目录

[序跋 5](#_Toc24726758)

[第一卷 6](#_Toc24726759)

[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7](#_Toc24726760)

[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10](#_Toc24726761)

[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13](#_Toc24726762)

[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16](#_Toc24726763)

[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19](#_Toc24726764)

[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22](#_Toc24726765)

[第七回 袁绍盘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25](#_Toc24726766)

[第二卷 28](#_Toc24726767)

[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29](#_Toc24726768)

[第九回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32](#_Toc24726769)

[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35](#_Toc24726770)

[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38](#_Toc24726771)

[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41](#_Toc24726772)

[第十三回 李傕敦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44](#_Toc24726773)

[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47](#_Toc24726774)

[第三卷 50](#_Toc24726775)

[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51](#_Toc24726776)

[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淯水 55](#_Toc24726777)

[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59](#_Toc24726778)

[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62](#_Toc24726779)

[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64](#_Toc24726780)

[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68](#_Toc24726781)

[第四卷 71](#_Toc24726782)

[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冑 72](#_Toc24726783)

[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75](#_Toc24726784)

[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79](#_Toc24726785)

[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83](#_Toc24726786)

[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85](#_Toc24726787)

[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88](#_Toc24726788)

[第五卷 91](#_Toc24726789)

[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92](#_Toc24726790)

[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95](#_Toc24726791)

[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99](#_Toc24726792)

[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102](#_Toc24726793)

[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106](#_Toc24726794)

[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109](#_Toc24726795)

[第六卷 112](#_Toc24726796)

[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113](#_Toc24726797)

[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116](#_Toc24726798)

[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119](#_Toc24726799)

[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122](#_Toc24726800)

[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125](#_Toc24726801)

[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128](#_Toc24726802)

[第七卷 132](#_Toc24726803)

[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133](#_Toc24726804)

[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136](#_Toc24726805)

[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139](#_Toc24726806)

[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143](#_Toc24726807)

[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146](#_Toc24726808)

[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149](#_Toc24726809)

[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152](#_Toc24726810)

[第八卷 155](#_Toc24726811)

[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156](#_Toc24726812)

[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159](#_Toc24726813)

[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162](#_Toc24726814)

[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165](#_Toc24726815)

[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169](#_Toc24726816)

[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172](#_Toc24726817)

[第九卷 175](#_Toc24726818)

[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176](#_Toc24726819)

[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179](#_Toc24726820)

[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182](#_Toc24726821)

[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185](#_Toc24726822)

[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188](#_Toc24726823)

[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191](#_Toc24726824)

[第十卷 194](#_Toc24726825)

[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瞒割须弃袍 195](#_Toc24726826)

[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198](#_Toc24726827)

[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201](#_Toc24726828)

[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 205](#_Toc24726829)

[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208](#_Toc24726830)

[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211](#_Toc24726831)

[第十一卷 214](#_Toc24726832)

[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215](#_Toc24726833)

[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218](#_Toc24726834)

[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221](#_Toc24726835)

[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224](#_Toc24726836)

[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227](#_Toc24726837)

[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230](#_Toc24726838)

[第十二卷 233](#_Toc24726839)

[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234](#_Toc24726840)

[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237](#_Toc24726841)

[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 240](#_Toc24726842)

[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243](#_Toc24726843)

[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246](#_Toc24726844)

[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249](#_Toc24726845)

[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252](#_Toc24726846)

[第十三卷 255](#_Toc24726847)

[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256](#_Toc24726848)

[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259](#_Toc24726849)

[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262](#_Toc24726850)

[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265](#_Toc24726851)

[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268](#_Toc24726852)

[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271](#_Toc24726853)

[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274](#_Toc24726854)

[第十四卷 277](#_Toc24726855)

[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278](#_Toc24726856)

[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281](#_Toc24726857)

[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285](#_Toc24726858)

[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288](#_Toc24726859)

[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291](#_Toc24726860)

[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294](#_Toc24726861)

[第十五卷 297](#_Toc24726862)

[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298](#_Toc24726863)

[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302](#_Toc24726864)

[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305](#_Toc24726865)

[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308](#_Toc24726866)

[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311](#_Toc24726867)

[第十六卷 314](#_Toc24726868)

[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315](#_Toc24726869)

[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318](#_Toc24726870)

[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321](#_Toc24726871)

[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324](#_Toc24726872)

[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327](#_Toc24726873)

[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330](#_Toc24726874)

[第十七卷 333](#_Toc24726875)

[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334](#_Toc24726876)

[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337](#_Toc24726877)

[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 341](#_Toc24726878)

[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344](#_Toc24726879)

[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347](#_Toc24726880)

[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350](#_Toc24726881)

[第十八卷 353](#_Toc24726882)

[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354](#_Toc24726883)

[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357](#_Toc24726884)

[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 360](#_Toc24726885)

[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363](#_Toc24726886)

[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366](#_Toc24726887)

[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368](#_Toc24726888)

[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 371](#_Toc24726889)

[第十九卷 374](#_Toc24726890)

[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375](#_Toc24726891)

[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378](#_Toc24726892)

[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381](#_Toc24726893)

[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384](#_Toc24726894)

[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387](#_Toc24726895)

[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390](#_Toc24726896)

[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393](#_Toc24726897)

# 序跋

金圣叹

余尝集才子书者六，其目曰：《庄》也，《骚》也，马之《史记》也，杜之《律诗》也，《水浒》也，《西厢》也。已谬加评订，海内君子皆许余以为知言。近又取《三国志》读之，见其据实指陈，非属臆造，堪与经史相表里。由是观之，奇又莫奇于《三国》矣。或曰：“凡自周秦而上，汉唐而下，依史以演义者，无不与《三国》相仿，何独奇乎《三国》？”曰：“三国者，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；而演《三国》者，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。异代之争天下，其事较平；取其事以为传，其手又较庸；故迥不得与《三国》并也。”

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，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。当汉献失柄，董卓擅权，群雄并起，四海鼎沸，使刘皇叔早谐鱼水之欢，先得荆襄之地，长驱河北，传檄淮南，江东、秦、雍以次略定，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，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。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，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名位虽虚，正朔未改。皇叔宛转避难，不得早建大义于天下，而大江南北已为吴、魏之所攘，独留西南一隅，为刘氏托足之地。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，西为汉中一摧，则汉益亦几折而入于曹，而吴亦不能独立，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，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。逮于华容遁去，鸡肋归来，鼎足而居，权侔力敌，而三分之势遂成。寻彼曹操一生，罪恶贯盈，神人共怒，檄之、骂之、刺之、药之、烧之、劫之，割须、折齿、堕马、落堑，濒死者数，而卒免于死，为敌者众，而为辅亦众，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，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蟊贼。且天生瑜以为亮对，又生懿以继曹后。——似皆恐鼎足之中折，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。

自古割据者有矣，分王者有矣，为十二国、为七国、为十六国、为南北朝、为东西魏、为前后汉。其间乍得乍失，或亡或存，远或不能一纪，近或不逾岁月，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，灭则俱灭，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。今览此书之奇，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，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；英雄豪杰读之而快，凡夫俗子读之而亦快也。昔者蒯通之说韩信，已有“鼎足三分”之说。其时信已臣汉，义不可背；项羽粗暴无谋，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：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。三分之几，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，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。且高祖以王汉兴，而先主以王汉亡，一能还定三秦，一不能取中原尺寸。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，以如是止，早有其成局于冥冥之中，遂致当世之人之事，才谋各别，境界独殊，以迥异于千古。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？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，而且无所事于穿凿，第贯穿其实事，错综其始末，而已无之不奇，此又人事之未经见者也。独是事奇矣，书奇矣，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，即或有人，而使心非锦心，口非绣口，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，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、汉唐而下诸演义等，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！

余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，会病未果。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《三国志》之稿，观其笔墨之快、心思之灵，先得我心之同然，因称快者再。而今而后，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《三国》也。故余序此数言，付毛子授剞之日弁于简端，使后之阅者，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。

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

金人瑞圣叹氏题

# 第一卷

##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

词曰：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

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以词起，以词结。

──调寄《临江仙》

人谓魏得天时、吴得地利、蜀得人和，乃三大国将兴，先有天公、地公、人公三小寇以引之。亦如刘季将为天子，有吴广、陈涉以先之；刘秀为天子，有赤眉、铜马以引之。以三寇引出三国，是全部中宾主；以张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园兄弟三人，此又一回中宾主。

今人结盟，必拜关帝；不知桃园当日，又拜何神？可见盟者，盟诸心，非盟诸神也。今人好通谱，往往非族认族；试观桃园三义，各自一姓：可见兄弟之约，取同心同德，不取同姓同宗也。若不信心而信神，不论德而论姓，则神道设教，莫如张角三人，同气连枝，亦莫如张角三人矣。而彼三人者，其视桃园为何如耶！

齐东绝倒之语，偏足煽惑愚人，如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是已。且安知南华老仙天书三卷，非张角谬言之而众人妄信之乎！愚以为裹黄巾、称黄天，由前而观，则黄门用事之应；由后而观，则黄初改元之兆也。

百忙中忽入刘、曹二小传：一则自幼便大，一则自幼便奸；一则中山靖王之后，一则中常侍之养孙：低昂已判矣。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，而书“蜀兵入寇”者，何哉？

许劭曰：“治世能臣，乱世奸雄”，此时岂治世耶？劭意在后一语，操喜亦喜在后一语。喜得恶，喜得险，喜得直，喜得无礼，喜得不平常，喜得不怀好意。只此一喜，便是奸雄本色。

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周末七国分争，并入于秦。及秦灭之后，楚、汉分争，又并入于汉；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，一统天下，后来光武中兴，传至献帝，遂分为三国。推其致乱之由，殆始于桓、灵二帝。《出师表》曰：“叹息痛恨于桓、灵。”故从桓、灵说起。桓、灵不用十常侍，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。刘禅不用黄皓，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。此一部大书，前后应照起。桓帝禁锢善类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灵帝即位，大将军窦武、太傅陈蕃共相辅佐。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，窦武、陈蕃谋诛之，机事不密，反为所害，中涓自此愈横。将说何进，先以陈、窦二人作引。

建宁二年四月望日，帝御温德殿。方升座，殿角狂风骤起。只见一条大青蛇，从梁上飞将下来，蟠于椅上。白蛇斩而汉兴，青蛇见而汉危。青蛇、白蛇，遥遥相对。○“惟虺惟蛇，女子之祥。”寺人正与女子一类也，故有此兆。帝惊倒，左右急救入宫，百官俱奔避。须臾，蛇不见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坏却房屋无数。建宁四年二月，洛阳地震。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尽被大浪卷入海中。水将灭火。光和元年，雌鸡化雄。此兆尤切中宦官。以男子而净身，则雄化为雌矣，以阉人而干政，则雌又化为雄也。六月朔，黑气十余丈，飞入温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见于玉堂。五原山岸，尽皆崩裂。种种不祥，非止一端。先说灾异，引起盗贼。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。议郎蔡邕上疏，以为霓堕、鸡化，乃妇寺干政之所致，言颇切直。首卷书以蔡邕起，以董卓结，盖邕固一代文人也，使不失身董卓，则《三国志》当成于蔡邕之手，岂成于陈寿之手哉？。帝览奏叹息，因起更衣。曹节在后窃视，悉宣告左右；遂以他事陷邕于罪，放归田里。后张让、赵忠、封谞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、蹇硕、程旷、夏恽、郭胜十人朋比为奸，号为“十常侍”。帝尊信张让，呼为“阿父”。有此张父，自然生出张角等兄弟三人来。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乱，盗贼蜂起。

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，以此兄弟三人，引出桃园兄弟三人来。一名张角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梁。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，脱儒冠而裹黄巾，负却秀才名色。因入山采药，遇一老人，碧眼童颜，手执藜杖，唤角至一洞中，以天书三卷授之，曰：“此名《太平要术》，汝得之当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；若萌异心，必获恶报。”若无此句，人不肯信。角拜问姓名。老人曰：“吾乃南华老仙也。”言讫，化阵清风而去。此事谁见来？张角是自言之，而人遂信之，正与篝火狐呜一般伎俩。角得此书，晓夜攻习，能呼风唤雨，号为“太平道人”。称谓绝奇。中平元年正月内，疫气流行，张角散施符水，为人治病，自称“大贤良师”。名号愈出愈奇。角有徒弟五百余人，云游四方，皆能书符念咒。次后徒众日多，角乃立三十六方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，称为将军。书符念咒，只好遣鬼为将，奈何以人为将乎！称“道人”，称“师”，又称“将军”，名号愈出愈奇。讹言：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”造语不通之极。如此秀才，宜其不第也。○汉将兴，有赤帝、白帝之奇谶；汉将亡，有苍天、黄天之妖言。赤、白、苍、黄，二帝二天，正遥遥相映。又云：“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令人各以白土书“甲子”二字于家中大门上。青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。天子既呼张让为父，天下又安得不奉角为师。角遣其党马元义，暗赍金帛，结交中涓封谞，以为内应。外寇必结连内寇。角与二弟商议曰：“至难得者，民心也。今民心已顺，若不乘势取天下，诚为可惜！”遂一面私造黄旗，约期举事；一面使弟子唐州驰书报封谞。唐周乃径赴省中告变。中涓反作奸细，奸细反作首人，可见内寇更恶于外寇。帝召大将军何进引出何进。调兵擒马元义，斩之；次收封谞等一干人下狱。何不便杀？张角闻知事露，星夜举兵，自称“天公将军”，张宝称“地公将军”，张梁称“人公将军”，隐然鼎足，为三国引子。申言于众曰：“今汉运将终，大圣人出。汝等皆宜顺天从正，以乐太平。”四方百姓，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。本黄天而裹黄巾，煞是好笑。贼势浩大，官军望风而靡。何进奏帝火速降诏，令各处备御，讨贼立功。一面遣中郎将卢植、皇甫嵩、朱隽，各引精兵、分三路讨之。好。

且说张角一军，前犯幽州界分。幽州太守刘焉，一个姓刘的，引出一个姓刘的出来。乃江夏竟陵人氏，汉鲁恭王之后也。鲁恭王之后，引出中山靖王之后来。当时闻得贼兵将至，召校尉邹靖计议。靖曰：“贼兵众，我兵寡，明公宜作速招军应敌。”刘焉然其说，随即出榜招募义兵。榜文行到涿县，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。方入此卷正文。先是一个英雄。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。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生得身长八尺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脂，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汉景帝阁下玄孙，可知蜀汉是正统。姓刘名备，字玄德。昔刘胜之子刘贞，汉武时封涿鹿亭侯，后坐酎金失侯，汉武时宗庙祭礼，命宗藩俱献金助祭。金色有不佳者，辄削其封。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。玄德祖刘雄，父刘弘。弘曾举孝廉，亦尝作吏，早丧。玄德幼孤，事母至孝。然则昭烈之事母，胜于高宗之事父矣。家贫，贩屦织席为业。汉武用主父偃计，削弱宗藩，以致光武起于田间，昭烈起于织席，可胜叹哉。家住本县楼桑村。其家之东南，有一大桑树，高五丈余，遥望之重重如车盖。相者云：“此家必出贵人。”只为此一株桑，遂使南阳八百株桑不能独乐其乐。玄德幼时，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，曰：“我为天子，当乘此车盖。”汉高微时，见始皇帝从曰：“丈夫不当如是耶？”正与此合。叔父刘元起奇其言，曰：“此儿非常人也！”因见玄德家贫，常资给之。好叔父。年十五岁，母使游学，尝师事郑玄、卢植，与公孙瓒等为友。以上是玄德一篇小传。及刘焉发榜招军时，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。

当日见了榜文，慨然长叹。此一叹，叹出无数大事来。随后一人厉声言曰：“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”斗然而来。玄德回视其人，身长八尺，豹头环眼，燕颔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又引出一个英雄。玄德见他形貌异常，问其姓名。其人曰：“某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世居涿郡，颇有庄田。卖酒屠猪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恰才见公看榜而叹，故此相问。”玄德曰：“我本汉室宗亲，姓刘，名备。今闻黄巾倡乱，有志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，故长叹耳。”飞曰：“吾颇有资财，当招募乡勇，与公同举大事，如何？”毕竟有资财者易于举大事。玄德甚喜，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。正饮间，见一大汉，推着一辆车子，到店门首歇了，入店坐下便唤酒保：“快斟酒来吃，我待赶入城去投军！”斗然而来。玄德看其人：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；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；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又引出一个英雄。○写玄德先遇张公，次遇关公，叙法参差有致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“吾姓关，名羽，字寿长，后改云长，河东解良人也。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，被吾杀了，颇与张翼德同性。逃难江湖，五六年矣。今闻此处招军破贼，特来应募。”玄德遂以己志告之，云长大喜。同到张飞庄上，共议大事。

飞曰：“我庄后有一桃园，花开正盛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，我三人结为兄弟，协力同心，然后可图大事。”黄巾贼有三个姓张的弟兄，不如张翼德结两个不姓张的弟兄较胜万倍。但论兄弟不兄弟，何论姓张不姓张哉！玄德、云长齐声应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次日，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。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：“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；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千古盟书，第一奇语。皇天后土，实鉴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戮！”誓毕，拜玄德为兄，关羽次之，张飞为弟。祭罢天地，复宰牛设酒，聚乡中勇士，得三百余人，就桃园中痛饮一醉。如此胜举，值得一醉。来日，收拾军器，但恨无马匹可乘。正思虑间，人报有两个客人，引一伙伴当，赶一群马，投庄上来。来得凑巧。玄德曰：“此天佑我也！”三人出庄迎接。原来二客乃中山大商：一名张世平，一名苏双，每年往北贩马，近因寇发而回。玄德请二人到庄，置酒管待，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。二客大喜，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；又赠金银五百两，镔铁一千斤，以资器用。大是佳客。玄德谢别二客，便命良匠打造双股剑。云长造青龙偃月刀，刀名奇。又名“冷艳锯”，更新奇。重八十二斤。张飞造丈八点钢矛。各置全身铠甲。共聚乡勇五百余人，来见邹靖。邹靖引见太守刘焉。三人参见毕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说起宗派，刘焉大喜，遂认玄德为侄。方作关、张之兄，又作刘焉之侄。

不数日，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五万来犯涿郡。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三人，统兵五百，前去破敌。看他以五百敌其五万。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，直至大兴山下，与贼相见。贼众皆披发，以黄巾抹额。当下两军相对，玄德出马，左有云长，右有翼德，扬鞭大骂：“反国逆贼，何不早降！”程远志大怒，遣副将邓茂出战。张飞挺丈八蛇矛直出，手起处，刺中邓茂心窝，翻身落马。极写翼德。程远志见折了邓茂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张飞；云长舞动大刀，纵马飞迎。程远志见了，早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云长刀起处挥为两段。极写云长。龙刀、蛇矛，初发利市。后人有诗赞二人曰：

英雄落颖在今朝，一试矛兮一试刀。初出便将威力展，三分好把姓名标。

众贼见程远志被斩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挥军追赶，投降者不计其数，大胜而回。刘焉亲自迎接，赏劳军士。次日，接得青州太守龚景牒文，言黄巾贼围城将陷，乞赐救援。刘焉与玄德商议。玄德曰：“备愿往救之。”壮甚。刘焉令邹靖将兵五千，同玄德、关、张，投青州来。贼众见救军至，分兵混战。玄德兵寡，不胜，退三十里下寨。前以五百而大胜，此以五千而小却，写得变幻。若每战必写获捷，便不成文字矣。玄德谓关、张曰：“贼众我寡，必出奇兵方可取胜。”乃分关公引一千军，伏山左，张飞引一千军，伏山右：鸣金为号，齐出接应。先写关、张斩将，次写玄德运筹，叙法亦参差有致。次日，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。贼众迎战，玄德引军便退。贼众乘势追赶，方过山岭，玄德军中一齐鸣金，左、右两军齐出，玄德麾军，回身复杀。三路夹攻，贼众大溃。极写玄德。直赶至青州城下，太守龚景，亦率民兵出城助战。带写青州戍兵一句好。贼势大败，剿戮极多，遂解青州之围。后人有诗赞玄德曰：

运筹决算有神功，二虎还须逊一龙。初出便能垂伟绩，自应分鼎在孤穷。

龚景犒军毕，邹靖欲回。玄德曰：“近闻中郎将卢植，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，备昔曾师事卢植，欲往助之。”壮甚，义甚。于是邹靖引军自回，玄德与关、张引本部五百人投广宗来。至卢植军中，入帐施礼，具道来意。卢植大喜，留在帐前听调。

时张角贼众十五万，植兵五万，相拒于广宗，未见胜负。植谓玄德曰：“我今围贼在此，贼弟张梁、张宝在颍川，与皇甫嵩、朱隽对垒。汝可引本部人马，我更助汝一千官军，前去颍川打探消息，约期剿捕。”玄德领命，引军星夜投颍川来。本来要助卢植，却使转助皇甫嵩、朱隽，叙法变幻。时皇甫嵩、朱隽领军拒贼，贼战不利，退入长社，依草结营。嵩与隽计曰：“贼依草结营，当用火攻之。”遂令军士每人束草一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风忽起，正与“呼风唤雨”相映作趣。二更以后，一齐纵火，嵩与隽各引兵攻击贼寨，火焰张天，贼众惊慌，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奔走。

杀到天明，张梁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。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，当头来到，截住去路。读至此，必谓是玄德、关、张来矣，不意竟不是。奇绝。为首闪出一将，身长七尺，细眼长髯，官拜骑都尉，沛国谯郡人也：姓曹，名操，字孟德。忽然飞来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，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瞒，一名吉利。曹操世系如此，岂得与靖王后裔、景帝玄孙同日论哉！操幼时，好游猎，喜歌舞，有权谋，多机变。操有叔父，见操游荡无度，尝怒之，玄德之叔父奇其侄，曹操之叔父怒其侄：都是好叔父。言于曹嵩，嵩责操。操忽心生一计，见叔父来，诈倒于地，作中风之状。叔父惊告嵩，嵩急视之。操故无恙。嵩曰：“叔言汝中风，今已愈乎？”操曰：“儿自来无此病；因失爱于叔父，故见罔耳。”欺其父、欺其叔，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？○玄德考其母，曹瞒欺其父、叔，正邪更别。嵩信其言。后叔父但言操过，嵩并不听。因此，操得恣意放荡。时人有桥玄者，谓操曰：“天下将乱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济。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”南阳何颙见操，言：“汉室将亡，安天下者必此人也。”二人皆不识曹操，曹操闻之亦不喜。汝南许劭，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见之，问曰：“我何如人？”劭不答。又问，劭曰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也。”二语定评。操闻言大喜。称之为奸雄而大喜，大喜便是真正奸雄。年二十，举孝廉，为郎，除洛阳北部尉。初到任，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贵，皆责之。中常侍蹇硕之叔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拿住，就棒责之。由是内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颇震。后为顿丘令。百忙中夹叙曹操一篇小传，奇。因黄巾起，拜为骑都尉，引马步军五千，前来颍川助战。正值张梁、张宝败走，曹操拦住，大杀一阵，斩首万余级，夺得旗幡、金鼓、马匹极多。张梁、张宝死战得脱。操见过皇甫嵩、朱隽，随即引兵追袭张梁、张宝去了。写曹操忽然飞来，忽然飞去，奇绝。

却说玄德引关、张来颍川，听得喊杀之声，又望见火光烛天。急引兵来时，贼已败散。玄德见皇甫嵩、朱隽，具道卢植之意。嵩曰：“张梁、张宝势穷力乏，必投广宗去依张角。玄德可即星夜往助。”玄德领命，遂引兵复回。卢植遣助皇甫嵩、朱隽，皇甫嵩、朱隽又遣助卢植，叙法变幻。到得半路，只见一簇军马，护送一辆槛车；车中之囚，乃卢植也。更极变幻。玄德大惊，滚鞍下马，问其缘故。植曰：“我围张角，将次可破﹔因角用妖术，未能即胜。张角妖术，在卢植口中虚叙一句，好。朝廷差黄门左丰前来体探，问我索取贿赂。我答曰：“军粮尚缺，安有余钱奉承天使？”左丰挟恨，回奏朝廷，说我高垒不战，惰慢军心。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将董卓来代将我兵，先伏一笔。取我回京问罪。”张飞听罢大怒，要斩护送军人，以救卢植。的是快人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朝廷自有公论，汝岂可造次？”军士簇拥卢植去了。

关公曰：“卢中郎已被逮，别人领兵，我等去无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”玄德从其言，遂引军北行。行无二日，忽闻山后喊声大震。玄德引关、张纵马上高冈望之，见汉军大败，后面漫山塞野，黄巾盖地而来，旗上大书“天公将军”。真是意外出奇。玄德曰：“此张角也！可速战！”玄德两番往来，本要助战，却都未战；今引兵欲回，本不想战，却反得一战：叙法俱变。”三人飞马引军而出。张角正杀败董卓，乘势赶来，忽遇三人冲杀，角军大乱，败走五十余里。三人救了董卓回寨。本要助卢植，却反救了董卓，变幻。○此回本叙刘、关、张，中间却夹叙曹操，末后又带出董卓，奇绝。卓问三人现居何职，玄德曰：“白身。”卓甚轻之，不为礼。可笑，可恶。玄德出，张飞大怒曰：“我等亲赴血战，救了这厮，他却如此无礼。若不杀之，难消我气！”便要提刀入帐，来杀董卓。见卢植受屈便要救，见董卓无礼便要杀，略无一毫算计。写张翼德，真是当时第一快人。正是：

人情势利古犹今，谁识英雄是白身？安得快人如翼德，尽诛世上负心人！

毕竟董卓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

翼德要救卢植，不曾救得；要杀董卓，不曾杀得；今遇督邮，更不能耐矣！督邮蠹国害民，是又一黄巾也。柳条一顿，可谓再破黄巾第二功。

写翼德十分性急，接手便写何进十分性慢。性急不曾误事，性慢误事不小。人谓项羽不能忍，是性急；高祖能忍，是性慢：此其说非也。项羽刻印将封，印敝而不忍与；鸿门会上，范增三举玦而不忍发，正病在迟疑不断，何尝性急？高祖四万斤金，可捐则捐之；三齐、九江、大梁之地，可割则割之；六国印，可销则销之；鸿沟之约，可背则背之，正妙在果断有余，何尝性慢？

西汉则外戚盛于宦官，东汉则宦官盛于外戚。惟其外戚盛也，故初则产、录几危汉祚，后则王莽遂移汉鼎。而宦官如弘恭、石显辈，虽尝擅权，未至如东汉之横。是西汉之亡，亡于外戚也。若东汉则不然，外戚与宦官迭为消长。而以宦官图外戚，则常胜，如郑众之杀窦宪、单超之杀梁冀是也。以外戚图宦官，则常不胜，如窦武见杀于前，而何进复见杀于后是也。是东汉之亡，亡于宦竖也。然窦武不胜，止于身死；何进不胜，遂以亡国。何也？曰：召外兵之故也。外戚图之而不胜，至召外兵以胜之，而前门拒虎，后门进狼，国于是乎非君之国矣。乱汉者，宦竖也。亡汉者，外镇也。而召外镇者，外戚也。然则谓东汉之亡，亦亡于外戚，可也。

前于玄德传中，忽然夹叙曹操；此又于玄德传中，忽然带表孙坚。一为魏太祖，一为吴太祖，三分鼎足之所从来也。分鼎虽属孙权，而伏线则已在此。此全部大关目处。

三大国将兴，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；三小丑既灭，又有众小丑为之余波。从来实事，未尝径遂率直。奈何今之作稗官者，本可任意添设，而反径遂率直耶！

且说董卓，字仲颖，陇西临洮人也，官拜河东太守，自来骄傲。一味骄傲，便算不得奸雄，便不及曹操。当日怠慢了玄德，张飞性发，便欲杀之。玄德与关公急止之曰：“他是朝廷命官，岂可擅杀？”飞曰：“若不杀这厮，反要在他部下听令，其实不甘！二兄要便住在此，我自投别处去也！”确是怒后愤急语。不然，三人义同生死，何出此言。玄德曰：“我三人义同生死，岂可相离？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。”飞曰：“若如此，稍解吾恨。”

于是三人连夜引军来投朱隽。隽待之甚厚，合兵一处，进讨张宝。是时曹操自跟皇甫嵩讨张梁，大战于曲阳。首回夹叙曹操，此处还他一句下落，且为后文伏线。这里朱隽进攻张宝，张宝引贼众八九万屯于山后。隽令玄德为其先锋，与贼对敌。张宝遣副将高升出马搦战，玄德使张飞击之。飞纵马挺矛，与升交战，不数合，刺升落马。玄德麾军直冲过去。张宝就马上披发仗剑，作起妖法，只见风雷大作，一股黑气从天而降，黑气中似有无限人马杀来。前张角妖术只在卢植口中虚点一句；今张宝妖术却用实叙，都好。玄德连忙回军，军中大乱。败阵而归，与朱隽计议。隽曰：“彼用妖术，我来日可宰猪羊狗血，令军士伏于山头﹔候贼赶来，从高坡上泼之，其法可解。”玄德听令，拨关公、张飞各引军一千，伏于山后高冈之上，盛猪羊狗血并秽物准备。次日，张宝摇旗擂鼓，引军搦战，玄德出迎。交锋之际，张宝作法，风雷大作，飞砂走石，黑气漫天，滚滚人马，自天而下。玄德拨马便走，张宝驱兵赶来。将过山头，关、张伏军放起号炮，秽物齐泼。但见空中纸人草马，纷纷坠地，风雷顿息，砂石不飞。《太平要术》甚是不济。○关公当日已可与翼德并称伏魔大帝。张宝见解了法，急欲退军。左关公，右张飞，两军都出，背后玄德、朱隽一齐赶上，贼兵大败。玄德望见“地公将军”旗号，飞马赶来，张宝落荒而走。玄德发箭，中其左臂。前写关、张，此写刘备。张宝带箭逃脱，走入阳城，坚守不出。朱隽引兵围住阳城攻打，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。探子回报，只如此带笔接叙，不冗不脱，绝妙经营。且说：“皇甫嵩大获胜捷，朝廷以董卓屡败，命嵩代之。带应董卓。嵩到时，张角已死，了却张角。张梁统其众，与我军相拒，被皇甫嵩连胜七阵，斩张梁于曲阳。发张角之棺，戮尸枭首，送往京师。余众俱降。朝廷加皇甫嵩为车骑将军，领冀州牧。皇甫嵩又表奏卢植有功无罪，朝廷复卢植原官。又带应卢植，妙。曹操亦以有功，除济南相，结曹操。即日将班师赴任。”一场大事，只就探子回报，带笔写出。一边实叙，一边虚叙，参差尽致。朱隽听说，催促军马悉力攻打阳城。贼势危急，贼将严政刺杀张宝，献首投降。了却张宝。○以三寇为三国作；而“天公”先亡，“人公”次之，“地公”后亡，正应着魏先亡，蜀次之，吴亡又次之：天然一个小样子。朱隽遂平数郡，上表献捷。

时又黄巾余党三人：三人方死，又有三人作余波。赵弘、韩忠、孙仲，聚众数万，望风烧劫，称与张角报仇。朝廷命朱隽即以得胜之师讨之。隽奉诏，率军前进。时贼据宛城，隽引兵攻之，赵弘遣韩忠出战。隽遣玄德、关、张攻城西南角。韩忠尽率精锐之众，来西南角抵敌。朱隽自纵铁骑三千，径取东北角。贼恐失城，急弃西南面回。玄德从背后掩杀，贼众大败，奔入宛城。朱隽分兵四面围定。城中断粮，韩忠使人出城投降。隽不许。不许得有见。玄德曰：“昔高祖之得天下，盖为能招降纳顺；公何拒韩忠耶？”隽曰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也。昔秦项之际，天下大乱，民无定主，故招降赏附，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惟黄巾造反﹔若容其降，无以劝善。使贼得利恣意劫掠，失利便投降，此长寇之志，非良策也。”此是正论。玄德曰：“不容寇降，是矣。今四面围如铁桶，贼乞降不得，必然死战。万人一心，尚不可当，况城中有数万死命之人乎？不若撤去东南，独攻西北。贼必弃城而走，无心恋战，可即擒也。”两策都是。隽然之，随撤东南二面军马，一齐攻打西北。韩忠果引军弃城而奔。隽与玄德、关、张率三军掩杀，射死韩忠，了却韩忠。余皆四散奔走。正追赶间，赵弘、孙仲引贼众到，与隽交战。隽见弘势大，引军暂退。弘乘势复夺宛城。隽离十里下寨。方欲攻打，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。来得突兀。为首一将，生得广额阔面，虎体熊腰；吴郡富春人也，姓孙，名坚，字文台，乃孙武子之后。年十七岁时，与父至钱塘，见海贼十余人，劫取商人财物，于岸上分赃。坚谓父曰：“此贼可擒也。”遂奋力提刀上岸，扬声大叫，东西指挥，如唤人状。贼以为官兵至，尽弃财物奔走。坚赶上，杀一贼。亦是自幼便奇。由是郡县知名，荐为校尉。后会稽奸贼许昌造反，自称“阳明皇帝”，聚众数万；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千余人，会合州郡破之，斩许昌并其子许韶。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，除坚为盐渎丞，又除盱音于。眙音夷。丞、下邳音披。丞。有此大功，只除一丞，可笑。今见黄巾寇起，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，并淮、泗精兵一千五百余人，前来接应。孙坚为吴国孙权之父，故百忙中特为立一小传。朱隽大喜，便令坚攻打南门，玄德打北门，朱隽打西门，留东门与贼走。孙坚首先登城，斩贼二十余人，贼众奔溃。赵弘飞马突槊，直取孙坚。坚从城上飞身夺弘槊，刺弘下马，了却赵弘。却骑弘马飞身往来杀贼。写得孙坚如此英雄，可见仲谋分鼎亦非易耳。孙仲引贼突出北门，正迎玄德，无心恋战，只待奔逃。玄德张弓一箭，正中孙仲，翻身落马。了却孙仲。朱隽大军随后掩杀，斩首数万级，降者不可胜计。南阳一路，十数郡皆平。隽班师回京，诏封为车骑将军，河南尹。隽表奏孙坚、刘备等功。坚有人情，除别郡司马，上任去了；饶他十分本事，终须靠着人情，为之一叹。惟玄德听候日久，不得除授。

三人郁郁不乐，上街闲行，正值郎中张钧车到。玄德见之，自陈功绩。钧大惊，随入朝见帝曰：“昔黄巾造反，其原皆由十常侍卖官鬻爵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诛，以致天下大乱。今宜斩十常侍，悬首南郊，遣使者布告天下，有功者重加赏赐，则四海自清平也。”不提起刘玄德，却只骂十常侍，拔本塞源之论。十常侍奏帝曰：“张钧欺主。”帝令武士逐出张钧。十常侍共议：“此必破黄巾有功者，不得除授，故生怨言。权且教省家铨注微名，待后却再理会未晚。”即伏后沙汰一着。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，克日赴任。玄德将兵散回乡里，细。止带亲随二十余人，与关、张来安喜县中到任。署县事一月，与民秋毫无犯，民皆感化。到任之后，与关、张食则同桌，寝则同床。如玄德在稠人广坐，关、张侍立，终日不倦。今复有此结拜兄弟否？

到县未及四月，朝廷降诏，凡有军功为长吏者，当沙汰。玄德疑在遣中。无人情者如此吃亏，为之一叹。适督邮行部至县，玄德出郭迎接，见督邮施礼。督邮坐于马上，惟微以鞭指回答。可恶，该打。关、张二公俱怒。及到馆驿，督邮南面高坐，玄德侍立阶下。良久，督邮问曰：“刘县尉是何出身？”玄德曰：“备乃中山靖王之后。自涿郡剿戮黄巾，大小三十余战，颇有微功，因得除今职。”督邮大喝曰：“汝诈称皇亲，虚报功绩！目今朝廷降诏，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！”可恶，该打。玄德喏喏连声而退。归到县中，与县吏商议。吏曰：“督邮作威，无非要贿赂耳。”此等机关，还是县吏精通。玄德曰：“我与民秋毫无犯，那得财物与他？”次日，督邮先提县吏去，勒令指称县尉害民。可恶，该打。玄德几番自往求免，俱被门役阻住，不肯放参。不过要一纸包耳。

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，乘马从馆驿前过。来了。督邮作威时，定然不知有老张。见五六十个老人，皆在门前痛哭。飞问其故，众老人答曰：“督邮逼勒县吏，欲害刘公。我等皆来苦告，不得放入，反遭把门人赶打！”张飞大怒，睁圆环眼，咬碎钢牙，滚鞍下马，径入馆驿，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，直奔后堂，见督邮正坐厅上，将县吏绑倒在地。飞大喝：“害民贼！认得我幺？”快人快事。妙在绝无商量。督邮未及开言，早被张飞揪住头发，扯出馆驿，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，前日坐马上，今日缚马桩上，好笑。攀下柳条，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，打得畅快。督邮所望者蒜条金耳，岂意张公以柳条鞭见赠。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。玄德正纳闷间，听得县前喧闹，问左右，答曰：“张将军绑一人，在县前痛打。”玄德忙去观之，见绑缚者乃督邮也。不谓南面高坐人一至于此。玄德惊问其故。飞曰：“此等害民贼，不打死等甚！”督邮告曰：“玄德公救我性命！”不敢不敢，我本诈称皇亲、虚报功绩者，安能救公耶？玄德终是仁慈的人，急喝张飞住手。傍边转过关公来，曰：“兄长建许多大功，仅得县尉，今反被督邮侮辱。吾思枳棘丛中，非栖鸾凤之所，不如杀督邮，弃官归乡，别图远大之计。”落落丈夫语。玄德乃取印绶，挂于督邮之颈，可谓挂印督邮。责之曰：“据汝害民，本当杀却，今姑饶汝命。翼德竟将打死之；关公乃欲杀之；而玄德则姑饶之。写三人各自一样，无不酷肖。吾缴还印绶，从此去矣。”如此缴印辞官法，绝奇绝趣。督邮归告定州太守，太守申文省府，差人捕捉。玄德、关、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。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，留匿在家不题。按下一头。

却说十常侍既握重权，互相商议，但有不从己者，诛之。赵忠、张让，差人问破黄巾将士索金帛，不从者奏罢职。皇甫嵩、朱隽皆不肯与，赵忠等俱奏罢其官。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，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。朝政愈坏，人民嗟怨。于是长沙贼区星作乱。又是黄巾余波。渔阳张举、张纯反，举称天子，纯称大将军。又是两个姓张的。表章雪片告急，十常侍皆藏匿不奏。

一日，帝在后园与十常侍饮宴。谏议大夫刘陶，径到帝前大恸。帝问其故。陶曰：“天下危在旦夕，陛下尚自与阉宦共饮耶？”帝曰：“国家承平，有何危急？”陶曰：“四方盗贼并起，侵掠州郡。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，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祸在目前矣！”刘陶不愧姓刘。十常侍皆免冠跪伏于帝前曰：“大臣不兼容，臣等不能活矣！愿乞性命归田里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。”言罢痛哭。何异骊姬半夜之哭？奸竖妖姬，一般身份。帝怒谓陶曰：“汝家亦有近侍之人，何独不容朕耶？”呼武士推出斩之。刘陶大呼：“臣死不惜！可怜汉室天下四百余年，到此一旦休矣！”好刘陶。武士拥陶出，方欲行刑，一大臣喝住曰：“勿得下手，待我谏去。”众视之，乃司徒陈耽，径入宫中来谏帝曰：“刘谏议得何罪而受诛？”帝曰：“毁谤近臣，冒渎朕躬。”耽曰：“天下人民，欲食十常侍之肉，陛下敬之如父母，身无寸功，皆封列侯。况封谞等，结连黄巾，欲为内乱。照应前文。陛下今不自省，社稷立见崩摧矣！”言言痛切。帝曰：“封谞作乱，其事不明。十常侍中，岂无一二忠臣？”谥之曰“灵”，名称其实。陈耽以头撞阶而谏。好陈耽。帝怒，命牵出，与刘陶皆下狱。是夜，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。可惜，可恨。假帝诏以孙坚为长沙太守，讨区星。

不五十日，报捷，江夏平。了却区星。诏封坚为乌程侯。封刘虞为幽州牧，领兵往渔阳征张举、张纯。代州刘恢，以书荐玄德见虞。虞大喜，令玄德为都尉，引兵直抵贼巢，与贼大战数日，挫动锐气。张纯专一凶暴，士卒心变，帐下头目刺杀张纯，将头纳献，了却张纯。率众来降。张举见势败，亦自缢死。了却张举。渔阳尽平。刘虞表奏刘备大功。朝廷赦免鞭督邮之罪，落得打。除下密丞，迁高堂尉。公孙瓒又表陈玄德前功，荐为别部司马，守平原县令。玄德在平原，颇有钱粮军马，重整旧日气象。刘虞平寇有功，封太尉。前文至此一束。

中平六年夏四月，灵帝病笃，召大将军何进入宫，商议后事。接入何进事。那何进起身屠家，因妹入宫为贵人，生皇子辩，遂立为皇后，进由是得权重任。帝又宠幸王美人，生皇子协。何后嫉妒，鸩杀王美人。可恶。皇子协养于董太后宫中。董太后乃灵帝之母，解渎亭侯刘苌之妻也。初因桓帝无子，迎立解渎亭侯之子，是为灵帝；灵帝入继大统，遂迎养母氏于宫中，尊为太后。插叙董太后，为后文伏线。○迎养则可，“尊为太后”，非礼也。若尊董氏为太后，亦将尊解渎亭侯为太皇乎？当时无有谏者，盖由奸邪擅权，言路闭塞耳。

董太后尝劝帝立皇子协为太子。帝亦偏爱协，欲立之。当时病笃，中常侍蹇硕奏曰：“若欲立协，必先诛何进，以绝后患。”帝然其说，因宣进入宫。进至宫门，司马潘隐谓进曰：“不可入宫。蹇硕欲谋杀公。”进大惊，急归私宅，召诸大臣，欲尽诛宦官。座上一人挺身出曰：“宦官之势，起自冲、质之时﹔朝廷滋蔓极广，安能尽诛？倘机不密，必有灭族之祸，请细详之。”一语道破。进视之，乃典军校尉曹操也。进叱曰：“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！”不知后来朝廷大事，都出此小辈之手。正踌躇间，潘隐至，言：“帝已崩。今赛硕与十常侍商议，秘不发丧，矫诏宣何国舅入宫，欲绝后患，册立皇子协为帝。”说未了，使命至，宣进速入以定后事。操曰：“今日之计，先宜正君位，然后图贼。”扼要语。进曰：“谁敢与吾正君讨贼？”一人挺身出曰：“愿借精兵五千，斩关入内，册立新君，尽诛阉竖，扫清朝廷，以安天下！”语亦不寻常。进视之，乃司徒袁逢之子，袁隗音危。之侄，名绍，字本初，现为司隶校尉。何进大喜，遂点御林军五千。绍全身披挂。何进引何颙、荀攸、郑泰等大臣三十余员，相继而入，就灵帝柩前扶立太子辩即皇帝位。

百官呼拜已毕，袁绍入宫收蹇硕。硕慌走入御园花阴下，为中常侍郭胜所杀。以宦官杀宦官。硕所领禁军尽皆投顺。绍谓何进曰：“中官结党。今日可乘势尽诛之。”是。张让等知事急，慌入告何后曰：“始初设谋陷害大将军者，止赛硕一人，并不干臣等事。今大将军听袁绍之言，欲尽诛臣等，乞娘娘怜悯！”何太后曰：“汝等勿忧，我当保汝。”传旨宣何进入。太后密谓曰：“我与汝出身寒微，非张让等，焉能享此富贵？今蹇硕不仁，既已伏诛，汝何听信人言，欲尽诛宦官耶？”妇人误事。何进听罢，出谓众官曰：“蹇硕设谋害我，可族灭其家。其余不必妄加残害。”何进如此无用，死不足惜。袁绍曰：“若不斩草除根，必为丧身之本。”是。进曰：“吾意已决，汝勿多言。”众官皆退。

次日，太后命何进参录尚书事，其余皆封官职。董太后宣张让等入宫商议，曰：“何进之妹，始初我抬举他；今日他孩儿即皇帝位，内外臣僚，皆其心腹。威权太重，我将如何？”让奏曰：“娘娘可临朝，垂帘听政；封皇子协为王；加国舅董重大官，掌握军权；重用臣等：张让意中只重此句。大事可图矣。”董太后大喜。次日设朝，董太后降旨，封皇子协为陈留王，董重为骠骑将军，张让等共预朝政。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，于宫中设一宴，请董太后赴席。酒至半酣，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：“我等皆妇人也，参预朝政非其所宜。昔吕后因握重权，宗族千口皆被戮。今我等宜深居九重，朝廷大事，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议，今国家之幸也。愿垂听焉。”董后大怒曰：“汝鸩死王美人，设心嫉妒。恶毒。分明劈心一拳。今倚汝子为君，与汝兄何进之势，辄敢乱言！吾敕骠骑断汝兄首，如反掌耳！”何后亦怒曰：“吾以好言相劝，何反怒耶？”董后曰：“汝家屠沽小辈，有何见识！”两宫互相争竞，体统坏尽。张让等各劝归宫。

何后连夜召何进入宫，告以前事。何进出，召三公共议。来早设朝，使廷臣奏“董太后原系藩妃，不宜久居宫中，合仍迁于河间安置”，限日下即出国门。一面遣人起送董后，一面点禁军围骠骑将军董重府宅，追索印绶。董重知事急，自刎于后堂。家人举哀，军士方散。以外戚杀外戚。张让、段珪见董后一枝已废，遂皆以金珠玩好结构何进弟何苗并其母舞阳君，令早晚入何太后处善言遮蔽：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。一班女子小人。

六月，何进暗使人鸩杀董后于河间驿庭。称太后则不可，然迎养宫中，灵帝所以尽子情也。出之外藩而又鸩杀之，何进之罪大矣。○今日姓何的弒董后，他日姓董的弒何后，天之报施亦巧。举柩回京，葬于文陵。进托病不出。司隶校尉袁绍入见进曰：“张让、段珪等流言于外，言公鸩杀董后，欲谋大事。乘此时不诛阉宦，后必为大祸。是。昔窦武欲诛内竖，机谋不密，反受其殃。今公兄弟部曲将吏皆英俊之士，兄弟倒未必。若使尽力，事在掌握：此天赞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进曰：“且容商议。”左右密报张让。家人骨肉个个向外，进之为人可知矣。让等转告何苗，又多送贿赂。苗入奏何后云：“大将军辅佐新君，不行仁慈，专务杀伐。今无端又欲杀十常侍，此取乱之道也。”后纳其言。少顷，何进入白后，欲诛中涓。何后曰：“中官统领禁省，汉家故事。先帝新弃天下，尔欲诛杀旧臣，非重宗庙也。”进本是没决断之人，没决断之人干得甚事？听太后言，唯唯而出。袁绍迎问曰：“大事若何？”进曰：“太后不允，如之奈何？”绍曰：“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勒兵来京，尽诛阉竖。此时事急，不容太后不从。”此计坏了。进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偏是此计不妙，他偏说大妙，想何进胸中如漆。便发檄至各镇，召赴京师。主薄陈琳曰：“不可！俗云：‘掩目而捕燕雀’，是自欺也，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况国家大事乎？今将军仗皇威，掌兵要，龙骧虎步，高下在心。若欲诛宦官，如鼓洪炉燎毛发耳。但当速发雷霆，行权立断，则天人顺之。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，英雄聚会，各怀一心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：功必不成，反生乱矣。”良言硕昼，炳若日星。何进笑曰：“此懦夫之见也！”颠倒不听好人言。傍边一人鼓掌大笑曰：“此事易如反掌，何必多议！”视之，乃曹操也。正是：

欲除君侧宵人乱，须听朝中智士谋。

不知曹操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

天子者日也。日而借光于萤火，不成其为日矣。后人以孔明在蜀，耿耿如长庚之照一方。夫长庚，则固胜于萤光百倍也。

李肃说吕布一段文字，花团锦簇。凡劝人背叛、劝人弒逆，是最难启齿之事；今偏不说出，偏要教他自说，妙不可言。

奸在君侧者，除之贵密、贵速。董卓上表以暴其威，是不密也。顿兵以观其变，是不速也。何进不知当密，卓则知之，而故为不密；何进不知当速，卓则知之，而故为不速：其意以为如是而何进必死，内乱必作，夫然后乘衅入朝，可以惟我所欲为耳。此皆出李儒之谋，儒亦智矣。乃劝卓收吕布为腹心，又何愚而失于计也！杀一义父，拜一义父，为其父者，不亦危乎？卓不疑布，布亦不虑卓之疑己，无谋之人，固不足怪。儒自以为智，而虑不及此，哀哉！

玄德结两异姓之弟，而得其死力；丁原结一异姓之子，而受其摧残。其故何也？一则择弟而弟，弟其所当弟；一则不择子而子，子其所不当子故也。观吕布，益服关、张之笃义；观丁原，益叹玄德之知人。

且说曹操当日对何进曰：“宦官之祸，古今皆有﹔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，使至于此。若欲治罪，当除元恶，但付一狱吏足矣，何必纷纷召外兵乎？欲尽诛之，事必宣露。吾料其必败也。”所见大胜本初。两人优劣俱在于此。何进怒曰：“孟德亦怀私意耶？”操退曰：“乱天下者，必进也。”进乃暗差使命，密诏星夜往各镇去。

却说前将军鳌乡侯西凉刺史董卓，先为破黄巾无功，朝议将治其罪，因贿赂十常侍幸免，贿赂十常侍之人，安能杀十常侍？后又约托朝贵迁他显官，统西州大军二十万，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时得诏大喜，点起军马，陆续便行。使其婿中郎将牛辅守住陕西，自己却带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等，提兵望洛阳进发。卓婿谋士李儒曰：“今虽奉诏，中间多有暗昧。何不差人上表，名正言顺，大事可图。”何进暗发密诏，李儒乃欲显上表章，明明要激成内乱。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

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，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之故。臣闻扬汤止沸，不如去薪；溃痈虽痛，胜于养毒。臣敢鸣钟鼓，入洛阳，请除让等。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何进得表，出示大臣。侍御史郑泰谏曰：“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，必食人矣。”欲去狐鼠，乃召豺狼。确论。进曰：“汝多疑，不足谋大事。”卢植亦谏曰：“植素知董卓，为人面善心狠。一入禁庭，必生祸患，不如止之勿来，免致生乱。”进不听，郑泰、卢植皆弃官而去。朝廷大臣去者大半。进使人迎董卓于渑池，卓按兵不动。先上表以示威，复按兵以观变，皆李儒之谋也。

张让等知外兵到，共议曰：“此何进之谋也。我等不先下手，皆灭族矣！”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，入告何太后曰：“今大将军矫诏召外兵至京师，欲灭臣等，望娘娘垂怜赐救！”太后曰：“汝等可诣大将军府谢罪。”让曰：“若到相府，骨肉齑粉矣。望娘娘宣大将军入宫，谕止之，如其不从，臣等只就娘娘前请死。”太后乃降诏宣进。妇人误事如此。进得诏便行，主簿陈琳谏曰：“太后此诏，必是十常侍之谋，切不可去。去必有祸。”智哉陈琳。进曰：“太后诏我，有何祸事？”袁绍曰：“今谋已泄，事已露，将军尚欲入宫耶？”曹操曰：“先召十常侍出，然后可入。”真应变之策。进笑曰：“此小儿之见也。好个大人。吾掌天下之权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！”绍曰：“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护从，以防不测。”于是袁绍、曹操各选精兵五百，命袁绍之弟袁术领之。袁术全身披挂，引兵布列青琐门外，绍与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。黄门传懿旨云：“太后特宣大将军，余人不许辄入。”将袁绍、曹操等都阻住宫门外。何进昂然直入。可谓大将军八面威风。至嘉德殿门，张让、段珪迎出，左右围住，进大惊。让厉声责进曰：“董后何罪，妄以鸩死？国母丧葬，托疾不出！汝本屠沽小辈，我等荐之天子，以致荣贵。不思报效，欲相谋害。汝言我等甚浊，其清者是谁？”《左传》曰：“惟无瑕者可以戮人。”何进谋杀董后，其罪亦与十常侍等。进慌急欲寻出路，至此而欲寻出路，真小儿之见也。宫门尽闭，伏甲齐出，将何进砍为两段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

汉室倾危天数终，无谋何进作三公。几番不听忠臣谏，难免宫中受剑锋。

让等既杀何进，袁绍久不见进出，乃于宫门外大叫曰：“请将军上车！”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，身不能上车而行，头乃得逾墙而出，还算逃得一半。宣谕曰：“何进谋反，已伏诛矣！其余胁从，尽皆赦宥。”袁绍厉声大叫：“阉官谋杀大臣！诛恶党者前来助战！”何进部将吴匡便于青琐门外放起火来。袁术引兵突入宫庭，但见阉官，不论大小，尽皆杀之。势必至此。然则又何必召外兵耶？袁绍、曹操，斩关入内。赵忠、程旷、夏恽、郭胜四个，被赶至翠花楼前，剁为肉泥。宫中火焰冲天。张让、段珪、曹节、侯览将太后及太子并陈留王劫去内省，从后道走北宫。时卢植弃官未去，见宫中事变，擐甲持戈，立于阁下。遥见段珪拥逼何后过来，植大呼曰：“段珪逆贼，安敢劫太后！”段珪回身便走。太后从窗中跳出，植急救得免。国舅逾墙，止剩一头；太后跳窗，得保全身：犹幸矣。吴匡杀入内庭，见何苗亦提剑出。匡大呼曰：“何苗同谋害兄，当共杀之！”众人俱曰：“愿斩谋兄之贼！”苗欲走，四面围定，砍为齑粉。绍复令军士分头来杀十常侍家属，不分大小尽皆诛绝，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。此时胡子大得便宜。曹操一面救灭宫中之火，请何太后权摄大事，遣兵追袭张让等，寻觅少帝。孟德举动毕竟不同。

且说张让、段珪劫拥少帝及陈留王，冒烟突火，连夜奔走。至北邙山，约二更时分，后面喊声大举，人马赶至。当前河南中部掾吏闵贡，大呼“逆贼休走！”张让见事急，遂投河而死。帝与陈留王未知虚实，不敢高声，伏于河边乱草之内。军马四散去赶，不知帝之所在。帝与王伏至四更，露水又下，腹中饥馁，相抱而哭。又怕人知觉，吞声草莽之中。寇则伏莽，帝亦伏莽，为之一叹。陈留王曰：“此间不可久恋，须别寻活路。”于是二人以衣相结，爬上岸边。满地荆棘，黑暗之中不见行路。正无奈何，忽有流萤千百成群，光芒照耀，只在帝前飞转。炎刘之势，昔如日月，今为萤光，火德衰矣。陈留王曰：“此天助我兄弟也！”遂随萤火而行，渐渐见路。行至五更，足痛不能行，山冈边见一草堆，帝与王卧于草堆之中。竟为草头皇帝矣。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。庄主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，两红日正应陈留亦为帝之兆。惊觉，披衣出户。四下观望，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，然则萤光相随，直以光引光耳。慌忙往视，却是二人卧于草畔。庄主问曰：“二少年谁家之子？”帝不敢应。陈留王指帝曰：“此是当今皇帝，遭十常侍之乱，逃难到此。吾乃皇弟陈留王也。”庄主大惊，再拜曰：“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。因见十常侍卖官嫉贤，故隐于此。”崔烈此弟颇胜于兄。遂扶帝入庄，跪进酒食。

却说闵贡赶上段珪，拿住问：“天子何在？”珪言：“已在半路相失，不知何往。”贡遂杀段珪，悬头于马项下，分兵四散寻觅，自己却独乘一马随路追寻。偶至崔毅庄，毅见首级，问之，贡说详细。崔毅引贡见帝。君臣痛哭。贡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陛下还都。”崔毅庄上止有瘦马一匹，备与帝乘。贡与陈留王共乘一马，帝曰万乘，王曰千乘，大夫亦曰百乘。今一帝、一王、一臣，止共骑得二马，可叹。离庄而行。不到三里，司徒王允、太尉杨彪、左军校尉淳于琼、右军校尉赵萌、后军校尉鲍信、中军校尉袁绍，一行人众，接着车驾。君臣皆哭。先使人将段珪首级往京师号令，另换好马，与帝及陈留王骑坐，细。簇帝还京。先是洛阳小儿谣曰：“帝非帝，王非王，千乘万骑走北（百）邙。”至此果应其谶。后来帝废为王，王反为帝，所谓“帝非帝，王非王”耶。此时只应得末一句，那知后来却应在首二句耶。

车驾行不到数里，忽见旌旗蔽日，尘土遮天，一枝人马到来，百官失色，帝亦大惊。袁绍骤马出问：“何人？”绣旗影里，一将飞出，厉声问：“天子何在？”不答袁绍，竟问天子，气质便来得不好。帝战栗不能言。陈留王勒马向前，叱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卓曰：“西凉刺史董卓也。”董卓至此时始来，皆李儒之计也。陈留王曰：“汝来保驾耶？汝来劫驾耶？”卓应曰：“特来保驾。”陈留王曰：“既来保驾，天子在此，何不下马！”卓大惊，慌忙下马，拜于道左。陈留王以言抚慰董卓，自初至终，并无失语。献帝此时，颇强人意，何后来倦惫之甚也？卓暗奇之，已怀废立之意。是日还宫，见何太后，俱各痛哭。检点宫中，不见了传国玉玺。为后文孙坚得玺伏线。董卓屯兵城外，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，横行街市，百姓惶惶不安。卓出入宫庭，略无忌惮。后军校尉鲍信来见袁绍，言：“董卓必有异心，可速除之。”若欲除之，不如勿召。既已召之，欲除则难矣。绍曰：“朝廷新定，未可轻动。”鲍信见王允，亦言其事。允曰：“且容商议。”信自引本部军兵，投泰山去了。

董卓招诱何进兄弟部下之兵，尽归掌握，私谓李儒曰：“吾欲废帝立陈留王，何如？”李儒曰：“今朝廷无主，不就此时行事，迟则有变矣。来日于温明园中，召集百官，谕以废立，有不从者斩之。则威权之行，正在今日。”卓喜。次日，大排筵会，遍请公卿。公卿皆惧董卓，谁敢不到？卓待百官到了，然后徐徐到园门下马，妆模做样，可恶可恶。带剑入席。酒行数巡，卓教停酒止乐，乃厉声曰：“吾有一言，众官静听。”众皆侧耳。卓曰：“天子为万民之主，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社稷。今上懦弱，不若陈留王聪明好学，可承大位。吾欲废帝立陈留王，诸大臣以为何如？”鸣钟鼓入洛阳，不是来杀十常侍，特来废皇帝耳。诸官听罢，不敢出声。座上一人推案直出，立于筵前，大呼：“不可！不可！汝是何人，敢发大语？天子乃先帝嫡子，初无过失，何得妄议废立！汝欲为篡逆耶？”此时此人不可少。卓视之，乃荆州刺史丁原也。卓怒叱曰：“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！”遂掣佩剑，欲斩丁原。时李儒见丁原背后一人，生得器宇轩昂，威风凛凛，手执方天画戟，怒目而视。先从李儒眼中虚画一吕布。○此处先写戟。李儒急进曰：“今日饮宴之处，不可谈国政，来日向都堂公论未迟。”众人皆劝，丁原上马而去。

卓问百官曰：“吾所言，合公道否？”卢植曰：“明公差矣。昔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于桐宫。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，造恶三千余条，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。今上虽幼，聪明仁智，并无分毫过失。公乃外郡刺史，素未参与国政，又无伊、霍之大才，何可强主废立之事？圣人云：‘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也。’”正论侃侃，不愧为玄德之师。卓大怒，拔剑向前，欲杀植。侍中蔡邕、议郎彭伯谏曰：“卢尚书海内人望，今先害之，恐天下震怖。”卓乃止。司徒王允曰：“废立之事，不可酒后相商，另日再议。”王允此时，胸中已有成算。于是百官皆散。

卓按剑立于园门，忽见一人跃马持戟，于园门外往来驰骤。又从董卓眼中虚画一吕布。卓问李儒：“此何人也？”儒曰：“此丁原义儿，姓吕，名布，字奉先者也。在李儒口中，方实叙出吕布姓名。主公且须避之！”添此一句，张皇之极。卓乃入园潜避。次日，人报丁原引军城外搦战。卓怒，引军同李儒出迎。两阵对圆，只见吕布顶束发金冠，披百花战袍，擐唐猊铠甲，系狮蛮宝带，纵马挺戟，随丁建阳出到阵前。又双从董卓、李儒眼中实写一吕布。○看他先写状貌，次写姓名，次写妆束；先写戟，次写马，次写冠带袍甲：都作三层出落，妙。建阳指卓骂曰：“国家不幸，阉官弄权，以致万民涂炭。尔无尺寸之功，焉敢妄言废立，欲乱朝廷！”董卓未及回言，吕布飞马直杀过来。董卓慌走，建阳率军掩杀。卓兵大败，退三十余里下寨，聚众商议。卓曰：“吾观吕布非常人也。吾若得此人，何虑天下哉！”帐前一人出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某与吕布同乡，知其勇而无谋，见利忘义。二语说尽奉先。某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吕布拱手来降，可乎？”卓大喜，观其人，乃虎贲中郎将李肃也。卓曰：“汝将何以说之？”肃曰：“某闻主公有名马一匹，号曰‘赤兔’，日行千里。此处轻轻略赞一句。须得此马，再用金珠，以利结其心。某更进说词，吕布必反丁原，来投主公矣。”卓问李儒曰：“此言可乎？”儒曰：“主公欲取天下，何惜一马！”看他翁婿二人口口稳取天下，煞是可笑。卓欣然与之，今不惜名马，后独惜爱妃，何也？更与黄金一千两、明珠数十颗、玉带一条。

李肃赍了礼物，投吕布寨来。伏路军人围住。肃曰：“可速报吕将军，有故人来见。”军人报知，布命入见。肃见布曰：“贤弟别来无恙？”布揖曰：“久不相见，今居何处？”肃曰：“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。闻贤弟匡扶社稷，不胜之喜。有良马一匹，日行千里，渡水登山，如履平地，名曰‘赤兔’：特献与贤弟，以助虎威。”且不说是董卓之马，妙甚。布便令牵过来看。果然那马，浑身上下火炭般赤，无半根杂毛，从头至尾长一丈，从蹄至项高八尺，嘶喊咆哮，有腾空入海之状。从吕布眼中方看出浑身上下好处，层次出落的妙○此马将为云长骑坐，故先于此处极写，妙。后人有诗单道赤兔马曰：

奔腾千里荡尘埃，渡水登山紫雾开。掣断丝缰摇玉辔，火龙飞下九天来。

布见了此马，大喜，极写名将爱马。谢肃曰：“兄赐此龙驹，将何以为报？”肃曰：“某为义气而来。岂望报乎！”布置酒相待。酒酣，肃曰：“肃与贤弟少得相见，令尊却常会来。”妙在同乡人口中称“令尊”，必谓是姓吕之父矣。布曰：“兄醉矣！先父弃世多年，安得与兄相会？”肃大笑曰：“非也！某说今日丁刺史耳。”妙，明明羞他。布惶恐曰：“某在丁建阳处，亦出于无奈。”等他自说，妙妙。肃曰：“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，四海孰不钦敬？功名富贵，如探囊取物，何言无奈而在人之下乎？”看他逼入去，恶极。布曰：“恨不逢其主耳。”等他自说，妙妙。肃笑曰：“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见机不早，悔之晚矣。”恶极。又逼入。布曰：“兄在朝廷，观何人为世之英雄？”等他先问，妙妙。肃曰：“某遍观群臣，皆不如董卓。疾入。董卓为人，敬贤礼士，赏罚分明，终成大业。”布曰：“某欲从之，恨无门路。”等他自说，妙妙。肃取金珠、玉带列于布前。马与金珠玉带，分两番取出，先后次序得妙。布惊曰：“何为有此？”肃令叱退左右，告布曰：“此是董公久慕大名，特令某将此奉献。赤兔马亦董公所赠也。”至此方才说明。妙极。布曰：“董公如此见爱，某将何以报之？”肃曰：“如某之不才，尚为虎贲中郎将；公若到彼，贵不可言。”布曰：“恨无涓埃之功，以为进见之礼。”等他自说，妙妙。肃曰：“功在翻手之间，公不肯为耳。”恶极妙极。布沉吟良久，曰：“吾欲杀丁原，引军归董卓，何如？”此句亦等他自说，恶极妙极。肃曰：“贤弟若能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！但事不宜迟，在于速决。”得他自肯，便即催之。布与肃约于明日来降，肃别去。

是夜二更时分，布提刀径入丁原帐中。原正秉烛观书，见布至，曰：“吾儿来有何事故？”布曰：“吾堂堂丈夫，安肯为汝子乎！”然一堂堂丈夫，又何独为董卓子乎。总是金珠赤兔在那里说话耳。原曰：“奉先何故心变？”布向前，一刀砍下丁原首级，大呼左右：“丁原不仁，吾已杀之。肯从吾者在此，不从者自去！”军士散其大半。次日，布持丁原首级，往见李肃。肃遂引布见卓。卓大喜，置酒相待，卓先下拜曰：“卓今得将军，如旱苗之得甘雨也。”布纳卓坐而拜之曰：“公若不弃，布请拜为义父。”方杀一义父，又拜一义父。杀得容易，亦拜得容易。卓以金甲锦袍赐布，畅饮而散。卓自是威势越大，自领前将军事，封弟董旻为左将军、鄠侯，封吕布为骑都尉、中郎将、都亭侯。

李儒劝卓早定废立之计。仍接叙到废立事。卓乃于省中设宴会集公卿，令吕布将甲士千余侍卫左右。是日太傅袁隗与百官皆到。酒行数巡，卓按剑曰“今上暗弱，不可以奉宗庙。吾将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特特引二故事，却是从卢植口中学来，足见其胸中无物。废帝为弘农王，立陈留王为帝。有不从者斩！”群臣惶怖莫敢对。中军校尉袁绍挺身出曰：“今上即位未几，并无失德。汝欲废嫡立庶，非反而何？”劝召外兵者公也，今日骂董卓晚矣。卓怒曰：“天下事在我！我今为之，谁敢不从？汝视我之剑不利否？”袁绍亦拔剑曰：“汝剑利，吾剑未尝不利！”两个在筵上对敌。正是：

丁原仗义身先丧，袁绍争锋势又危。

毕竟袁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

吕后惨杀戚姬，而惠帝无子；何后酖死王美人，而少帝不终：岂非天哉！且也前有何进之弒董后，后有董卓之弒何后：天道好还，于兹益信。

丁管、伍孚，奋不顾身，若使两人当曹操之地，必不肯为献刀之举矣。曹操欲谋人，必先全我身。丁管、伍孚所不及曹操者，智也；曹操所不及丁管、伍孚者，忠也。假令当日，县令不肯释放，伯奢果去报官，而曹操竟为董卓所杀，则天下后世，岂不以为汉末忠臣，固无有过于曹操者哉？王莽谦恭下士，而后人有诗叹之曰：“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”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不易也。

孟德杀伯奢一家，误也，可原也；至杀伯奢，则恶极矣。更说出“宁使我负人，休教人负我”之语，读书者至此，无不诟之、詈之，争欲杀之矣。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。试问天下人，谁不有此心者，谁复能开此口乎？至于讲道学诸公，且反其语曰：“宁使人负我，休教我负人。”非不说得好听，然察其行事，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。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；而此曹之口是心非，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。吾故曰：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。

若使首回张飞于路中杀却董卓，此回陈宫于店中杀却曹操，岂不大快。然使尔时即便杀却，安得后面有许多怪怪奇奇、异样惊人文字？苍苍者将演出无数排场，此二人却是要紧脚色，故特特留之耳。

且说董卓欲杀袁绍，李儒止之曰：“事未可定，不可妄杀。”袁绍手提宝刀，辞别百官而出，悬节东门，奔冀州去了。亦去得慷慨。卓谓太傅袁隗曰：“汝侄无礼，吾看汝面，姑恕之。今既因叔恕侄，后何因侄杀叔？废立之事若何？”隗曰：“太尉所见是也。”侄儿颇刚，叔子太软。卓曰：“敢有阻大议者，以军法从事！”群臣震恐，皆云：“一听尊命。”宴罢，卓问侍中周毖、校尉伍琼曰：“袁绍此去若何？”周毖曰：“袁绍忿忿而去，若购之急，势必为变。且袁氏树恩四世，门生故吏遍于天下﹔倘收豪杰以聚徒众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山东非公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为一郡守，则绍喜于免罪，必无患矣。”一个说他有用。伍琼曰：“袁绍好谋无断，四字评定。不足为虑。诚不若加之一郡守，以收民心。”一个说他无用。卓从之，即日差人拜绍为渤海太守。

九月朔，请帝升嘉德殿，大会文武。卓拔剑在手，对众曰：“天子闇弱，不足以君天下。今有策文一道，宜为宣读。”乃命李儒读策曰：

孝灵皇帝，早弃臣民﹔皇帝承嗣，海内侧望。而帝天资轻佻，威仪不恪，居丧慢惰。否德既彰，有忝大位。皇太后教无母仪，统政荒乱。永乐太后暴崩，众论惑焉。三纲之道，天地之纪，毋乃有阙？陈留王协，圣德伟懋，规矩肃然﹔居丧哀戚，言不以邪，休声美誉，天下所闻。宜承洪业，为万世统。兹废皇帝为弘农王，皇太后还政。请奉陈留王为皇帝，应天顺人，以慰生灵之望。

李儒读策毕，卓叱左右扶帝下殿，解其玺音徙。绶，北面长跪，称臣听命。又呼太后去服候敕。帝、后皆号哭，群臣无不悲惨。阶下一大臣，愤怒高叫曰：“贼臣董卓，敢为欺天之谋，吾当以颈血溅之！”挥手中象简直击董卓。此象简亦可云击贼笏。卓大怒，喝武士拿下：乃尚书丁管也。卓命牵出斩之。管骂不绝口，至死神色不变。此时何可无此一人！后人有诗叹之曰：

董贼潜怀废立图，汉家宗社委丘墟。满朝臣宰皆囊括，惟有丁公是丈夫。

卓请陈留王登殿，群臣朝贺毕，卓命扶何太后并弘农王及帝妃唐氏于永安宫闲住，封锁宫门，禁群臣无得擅入。昔桓、灵禁锢党人，今董卓禁锢天子。可怜少帝四月登基，至九月即被废。卓所立陈留王协，表字伯和，灵帝中子，即献帝也，时年九岁。改元初平。董卓为相国，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威福莫比。李儒劝卓擢用名流，以收人望，从来权臣大都如是。因荐蔡邕之才。卓命征之，邕不赴。初念原好。卓怒，使人谓邕曰：“如不来，当灭汝族。”求贤之法太峻。邕惧，只得应命而至。卓见邕大喜，一月三迁其官，拜为侍中，甚见亲厚。孔光屈节于董贤，谷永依托于王凤，扬雄失身于新莽，龟山应聘于蔡京：古今同叹。

却说少帝与何太后、唐妃困于永安宫中，衣服饮食渐渐少缺。少帝泪不曾干。李后主所云“此中日夕以眼泪洗面”也。一日偶见双燕飞于庭中，遂吟诗一首。空庭飞鸟，任其翔舞；冷宫废主，身被牢笼。触目感愤，抗声而吟，不知是诗，不知是泪？诗曰：

嫩草绿凝烟，袅袅双飞燕。洛水一条青，陌上人称羡。前半首咏燕，兴也，比也。远望碧云深，是吾旧宫殿。目断旧宫，不能奋飞，诚不如双燕之反故巢矣。伤哉！何人仗忠义，泄我心中怨？后半首自咏，赋也。○诗好。

董卓时常使人探听，是日获得此诗，来呈董卓。卓曰：“怨望作诗，杀之有名矣。”杀之何名？请教。○天子亦以文字取祸，千古异闻。遂命李儒带武士十人，入宫弒帝。帝与后、妃正在楼上，宫女报李儒至，帝大惊。儒以鸩酒奉帝。赋诗饮酒，最是雅事，不意有此燕诗鸩酒之惨毒也。帝问何故，儒曰：“春日融和，是双燕飞庭时节。董相国特上寿酒。”好个寿酒。太后曰：“既云寿酒，汝可先饮。”此酒岂可相劝。儒怒曰：“汝不饮耶？”呼左右持短刀、白练于前，曰：“寿酒不饮，可领此二物！”鸩酒可曰寿酒，则二物亦可曰寿礼。唐妃跪告曰：“妾身代帝饮酒，愿公存母子性命。”满朝文武，不如此一女子。儒叱曰：“汝何人，可代王死？”乃举酒与何太后曰：“汝可先饮？”后欲儒先饮，儒亦欲后先饮，只算还敬。后大骂：“何进无谋，引贼入京，致有今日之祸！”此时方悟何进误事，不识一念及董太后、王美人否？儒催逼帝，帝曰：“容我与太后作别。”乃大恸而作歌。甚矣，帝之多文矣。既作感怀诗于前，复作绝命词于后。文章无救于祸患，我为天子一哭，更为文章一哭。其歌曰：

天地易兮日月翻，弃万乘兮退守藩。为臣逼兮命不久，大势去兮空泪潸！音山。

唐妃亦作歌曰：

皇天将崩兮后土颓，身为帝姬兮恨不随。生死异路兮从此毕，奈何茕速兮心中悲！

歌罢，相抱而哭，李儒叱曰：“相国立等回报，汝等俄延，望谁救耶？”太后大骂：“董贼逼我母子，皇天不佑！汝等助恶，必当灭族！”儒大怒，双手扯住太后，直撺下楼；叱武士绞死唐妃；以鸩酒灌杀少帝。惨极。李儒之罪，浮于董卓。还报董卓，卓命葬于城外。自此每夜入宫，奸淫宫女，夜宿龙床。便是强盗所为，不成气候。尝引军出城，行到阳城地方。时当二月，村民社赛，男女皆集。卓命军士围住，尽皆杀之，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，悬头千余颗于车下，连轸还都，扬言杀贼大胜而回，末世官军捕盗，往往如此，堂堂宰相，亦为是耶？于城门外焚烧人头，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。

越骑校尉伍孚，字德瑜，见卓残暴，愤恨不平。尝于朝服内，披小铠，藏短刀，欲伺便杀卓。一日，卓入朝，孚迎至阁下，拔刀直刺卓。将叙曹操行刺，却先有伍孚行刺作引。天然奇妙。○孚之勇往直前较胜于操，盖曹操顾身，伍孚不顾身也。卓气力大，两手抠住；吕布便入，揪倒伍孚。卓问曰：“谁教汝反？”孚瞪目大喝曰：“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！反字驳得快畅。汝罪恶盈天，人人愿得而诛之，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！”卓大怒，命牵出剖剐之。孚至死骂不绝口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汉末忠臣说伍孚，冲天豪气世间无。朝堂杀贼名犹在，万古堪称大丈夫！

董卓自此出入，常带甲士护卫。

时袁绍在渤海，闻知董卓弄权，乃差人赍密书来见王允。夹写袁绍致书，前应悬节出奔，后伏兴兵会盟。书曰：

卓贼欺天废主，人不忍言。而公恣其跋扈，如不听闻，岂报国效忠之臣哉？绍今集兵练卒，欲扫清王室，未敢轻动。公若有心，当乘间图之。如有驱使，即当奉命。

王允得书，寻思无计。一日，于侍班阁子内，见旧臣俱在，允曰：“今日老夫贱降，晚间敢屈众位到舍小酌。”非请众官吃司徒寿酒，正为天子前日曾吃李儒寿酒耳。众官皆曰：“必来祝寿。”当晚王允设宴后堂，公卿皆至。酒行数巡，王允忽然掩面大哭。绝不说起胸中心事，突然放声大哭，一则想着前日天子吃寿酒之眼泪，一则引出今日众人吃寿酒之眼泪也。是至情，亦是妙用。众官惊问曰：“司徒贵诞，何故发悲？”允曰：“今日并非贱降，因欲与众位一叙，恐董卓见疑，故托言耳。董卓欺主弄权，社稷旦夕难保。想高皇诛秦灭楚，奄有天下，谁想传至今日，乃丧于董卓之手：此吾所以哭也。”于是众官皆哭。徒作楚囚相对，亦何益耶？坐中一人，独抚掌大笑。众人皆哭我独笑，的是妙人。曰：“满朝公卿，夜哭到明，明哭到夜，还能哭死董卓否？”妙语解颐。允视之，乃骁骑校尉曹操也。毕竟主意全别。允怒曰：“汝祖宗亦食禄汉朝，今不思报国，而反笑耶？”操曰：“吾非笑别事，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。操虽不才，愿即断董卓头，悬之都门，以谢天下。”其语甚壮。允避席问曰：“孟德有何高见？”操曰：“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，实欲乘间图之耳。有心人。今卓颇信操，操因得时近卓。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，愿借与操，入相府刺杀之，虽死不恨！”袁绍致书，孟德献刀，一样愤激，而操更壮。允曰：“孟德果有是心，天下幸甚！”遂亲自酌酒奉操。操沥酒设誓，允随取宝刀与之。操藏刀，饮酒毕，即起身辞别众官而去。写得慷慨动色，仿佛荆卿渡易水时。众官又坐了一回，亦俱散讫。

次日，曹操佩着宝刀，来至相府，问：“丞相何往？”从人云：“在小阁中。”操径入。见董卓坐于床上，吕布侍立于侧。读书者至此，为曹操捏一把汗。卓曰：“孟德来何迟？”操曰：“马羸行迟耳。”亏此一句，后来好逃走。卓顾谓布曰：“吾有西凉进来好马，奉先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。”多谢。少停，当以宝刀奉答。布领令而出。好机会。操暗忖曰：“此贼合死！”我亦谓然。即欲拔刀刺之，惧卓力大，未敢轻动。有鉴于伍孚之事也。卓胖大，不耐久坐，遂倒身而卧，转面向内。一发凑巧。操又思曰：“此贼当休矣！”我亦谓然。急掣宝刀在手，读至此，又为董卓捏一把汗。恰待要刺，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，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，意外出奇之事，写得情景如画。急回身问曰：“孟德何为？”读书者至此，大为曹操捏一把汗。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。夹写此句，要令读者吃惊不小。操惶遽，乃持刀跪下曰：“操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”好权变，确是奸雄。○赐马献刀，大好酬酢。○刺卓何必宝刀，其所以请宝刀者，预为地也。献刀之举，未必不在曹操算中。卓接视之，见其刀长尺余，七宝嵌饰，极其锋利。果宝刀也。补写宝刀，忙中闲笔。○如此宝刀，固不当以董卓之颈血污之。遂递与吕布收了。操解鞘付布。先拔刀，后解鞘，明明行刺。董卓愚莽，故不省得。卓引操出阁看马，操谢曰：“愿借试一骑。”妙。适未及试刀，今不得不急试马。卓就教与鞍辔。细。操牵马出相府，加鞭望东南而去。来便迟，去便快。○推托马羸，未必不为此时地也。奸雄妙算如神。布对卓曰：“适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，及被喝破，故推献刀。”毕竟吕布略乖觉些。卓曰：“吾亦疑之。”此是顺口话，适才并不曾疑。正说话间，适李儒至，此君若早来，孟德休矣。卓以其事告之。儒曰：“操无妻小在京，唯其如此，所以去得放心，去得干净。○是句在李儒口中带叙出来，省笔。只独居寓所。今差人往召，如彼无疑而便来，则是献刀；如推托不来，则必是行刺，便可擒而问也。”李儒甚有机变，惜为董卓令坦。卓然其说，即差狱卒四人往唤操。差狱卒，便是擒捉之状。去了良久，孟德去远矣。回报曰：“操不曾回寓，乘马飞出东门。门吏问之，操曰‘丞相差我有紧急公事。’纵马而去矣。”此段在狱卒口中补叙出来，省笔。儒曰：“操贼心虚逃窜，行刺无疑矣。”卓大怒曰：“我如此重用，反欲害我！”儒曰：“此必有同谋者，待拿拿住曹操，便可知矣。”读书者至此，又为王允担忧。卓遂令遍行文书，画影图形，捉拿曹操，擒献者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，窝藏者同罪。

且说曹操逃出城外，飞奔谯郡。路经中牟县，为守关军士所获。读书者至此，不特为曹操着急，且益为王允担忧。擒见县令。操言：“我是客商，覆姓皇甫。”何不云覆姓夏侯？县令熟视曹操，沉吟半晌，是何故耶？令人惊疑不定。乃曰：“吾前在洛阳求官时，曾认得汝是曹操，如何隐讳？且把来监下，明日解去京师请赏。”熟视沉吟后却说出此数语，孟德奈何？把关军士赐以酒食而去。细。至夜分，县令唤亲随入，暗地取出曹操，直至后院中审究。精细。此熟视沉吟时算定者。问曰：“我闻丞相待汝不薄，何故自取其祸？”操曰：“燕雀安知鸿鹄志哉！汝既拿住我，便当解去请赏。何必多问！”此县令须以此言动之，奸雄眼力过人。县令屏退左右，精细。谓操曰：“汝休小觑我。我非俗吏，奈未遇其主耳。”是有心人。操曰：“吾祖宗世食汉禄，若不思报国，与禽兽何异？偏是奸雄会说道学语。吾屈身事卓者，欲乘间图之，为国除害耳。今事不成，乃天意也！”曹操此时，竟是一位正人。县令曰：“孟德此行，将欲何往？”问得紧要。操曰：“吾将归乡里，发矫诏，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：吾之愿也。”词直气壮。○后文事先逗露于此。县令闻言，乃亲释其缚，扶之上坐，再拜曰：“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！”微独县令信之，读书者至此亦几信之。○写县令先沉吟，次密召，后拜服：最有次序。曹操亦拜问县令姓名。县令曰：“吾姓陈，名宫，字公台。至此方出姓名，好。老母妻子，皆在东郡。此处先说老母妻子，遥对后白门楼中语。今感公忠义，愿弃一官，从公而逃。”不特相救，且复相从，宫之于操，其恩不可谓不厚矣。操甚喜。是夜陈宫收拾盘费，与曹操更衣易服，各背剑一口，细。乘马投故乡来。

行了三日，至成皋地方。天色向晚，操以鞭指林深处，二语是绝妙一幅画景。谓宫曰：“此间有一人，姓吕，名伯奢，是吾父结义弟兄。就往问家中消息，觅一宿，如何？”闲闲而来。宫曰：“最好。”二人至庄前下马，入见伯奢。奢曰：“我闻朝廷遍行文书，捉汝甚急，汝父已避陈留去了。应上“家中消息”句。汝如何得至此？”操告以前事，曰：“若非陈县令，已粉骨碎身矣。”异日白门楼中何不记此一语？伯奢拜陈宫曰：“小侄若非使君，曹氏灭门矣。曹氏幸不灭门，君家却即刻有灭门之祸。使君宽怀安坐，今晚便可下榻草舍。”应上“觅宿”句。说罢，即起身入内。良久乃出，写得举动可疑。谓陈宫曰：“老夫家无好酒，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。”言讫，匆匆上驴而去。更是可疑。

操与宫坐久，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。一发惊疑。操曰：“吕伯奢非吾至亲，应上“结义兄弟”句。此去可疑，当窃听之。”微独操疑之，读书者至此亦深疑之。二人潜步入草堂后，但闻人语曰：“缚而杀之，何如？”吓杀。操曰：“是矣！二字摹神。今若不先下手，必遭擒获。”遂与宫拔剑直入，不问男女，皆杀之，不曾在董家试刀，却来吕家试剑。一连杀死八口。“八口之家”，无一全矣。搜至厨下，却见缚一猪欲杀。昔吕后錔以人为彘，今曹操误认彘为人，而吕氏全家被杀，伯奢岂吕氏苗裔与？否则何以有此恶报也。宫曰：“孟德心多，误杀好人矣！”急出庄上马而行。行不到二里，只见伯奢驴鞍前悬酒二瓶，手携果菜而来，又是一幅画图。叫曰：“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？”操曰：“被罪之人，不敢久住。”伯奢曰：“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，适来内良久，正为吩咐此耳。○丈人宿子路，不过鸡黍是供，今何必杀猪相款乎？伯奢真奢矣。贤侄、使君何憎一宿？速请转骑。”操不顾，策马便行。行不数步，忽拔剑复回，叫伯奢曰：“此来者何人？”伯奢回头看时，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。乃翁之结义兄弟也，而既杀其家，复杀其身，咄哉阿瞒！岂堪复与刘、关、张三人作狗彘耶？宫大惊曰：“适才误耳，今何为也？”操曰：“伯奢到家，见杀死多人，安肯干休？若率众来追，必遭其祸矣。”此等见识，在曹操原是不差。宫曰：“知而故杀，大不义也。”操曰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”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，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。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。陈宫默然。

当夜行数里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。又是一幅绝妙画景。○忙中偏有此点缀，妙。喂饱了马，曹操先睡。陈宫寻思：“我将谓曹操是好人，弃官跟他；原来是个狼心之徒！今日留之，必为后患！”不差。便欲拔剑来杀曹操。该杀。正是：

设心狠毒非良士，操卓原来一路人。

毕竟曹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

董卓不乱，诸镇不起；诸镇不起，三国不分。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。故先叙曹操发檄举事，次叙孙坚堂先敢战，末叙刘备三人英雄无敌。其余诸人，纷纷滚滚，不过如白茅之藉琬琰而己。

袁术不识玄德兄弟，无足责也；本初亦是人豪，乃亦拘牵俗见，不能格外用人：此孟德之所以为可儿也。今人都骂孟德奸雄，吾恐奸雄非寻常人所可骂，还应孟德骂人不奸雄耳。

甚矣，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！十八镇诸侯，以盟主推袁绍；而后来分鼎竟属孙、曹。且孙、曹虽为吴、魏之祖，而僭号称尊，尚在后嗣。其异日堂堂天子正位继统者，乃立公孙瓒背后之一县令。呜呼！英雄岂易量哉？公孙瓒背后之一人，为惊天动地之人；而此一人又有背后之两人，又是惊天动地之人。英雄不得志时，往往居人背后，俗眼不能识。直待其惊天动地，而后叹前者立人背后之日交臂失之。孰知其背后冷笑之意，固已视十八路诸侯如草芥矣。

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，忽转念曰：“我为国家跟他到此，杀之不义。不若弃而他往。”插剑上马，不等天明，自投东郡去了。陈宫不随曹操，可谓知人；然后来却随吕布，则犹未为知人也。操觉，不见陈宫，寻思：“此人见我说了这两句，疑我不仁，操自以为不仁，可谓自知之明。弃我而去。吾当急行，不可久留。”遂连夜到陈留，寻见父亲，备说前事，欲散家资招募义兵。父言：“资少恐不成事。此间有孝廉卫弘，疏财仗义。其家巨富，富者必不疏财，疏财者必不富。今曰疏财矣，而又曰其家巨富，何也？盖不疏财者，善藏其富，必不使人知其有富名。其家巨富，正在疏财上见得耳。若得相助，事可图矣。”

操置酒张筵，拜请卫弘到家，告曰：“今汉室无主，董卓专权，欺君害民，天下切齿。操欲力扶社稷，恨力不足。公乃忠义之士，敢求相助！”卫弘曰：“吾有是心久矣，恨未遇英雄耳。既孟德有大志，愿将家资相助。”脱尽富人习套，不愧为孝廉矣。操大喜。于是先发矫诏，驰报各道，然后招集义兵，竖起招兵白旗一面，上书“忠义”二字。有声有色，古来真正奸雄，未有不借此二字而起。不数日间，应募之士，如雨骈集。

一日，有一个阳平卫国人，姓乐，名进，字文谦，来投曹操。又有一个山阳巨鹿人，姓李，名典，字曼成，也来投曹操。操皆留为帐前吏。又有沛国谯人夏侯惇，字元让，乃夏侯婴之后。自小习枪棒，年十四，从师学武，有人辱骂其师，惇杀之，逃于外方。闻知曹操起兵，与其族弟夏侯渊两个，各引壮士千人来会。李典、乐进，各自一人来；夏侯惇、夏侯渊，却是两人同来，又带着千人而来。来法各自不同。此二人本操之弟兄：操父曹嵩，原是夏侯氏之子，过房与曹家，因此是同族。忽然替曹氏扳亲叙眷。虽是再将他家世细述一番，亦是作者闲中冷笔。不数日，曹氏兄弟曹仁、曹洪各引兵千余来助。不姓曹而同族者既有两人，今姓曹而同族者又有两人。可发一笑。曹仁字子孝，曹洪字子廉，二人弓马熟娴，武艺精通。操大喜，于村中调练军马。卫弘尽出家财，置办衣甲旗幡。兵精。四方送粮食者，不计其数。粮足。○以上一段极写曹氏。

时袁绍得操矫诏，乃聚麾下文武，引兵三万，离渤海来与曹操会盟。袁绍先到，正与前番致书王允相应。操作檄文以达诸郡，檄文曰：

操等谨以大义布告天下：董卓欺天罔地，灭国弒君，秽乱宫禁，残害生灵，狼戾不仁，罪恶充积。今奉天子密诏，大集义兵，誓欲扫清华夏，剿戮群凶。望兴义师，共泄公愤，扶持王室，拯救黎民。檄文到日，可速奉行！

操发檄文去后，各镇诸侯，皆起兵相应：第一镇，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。第二镇，冀州刺史韩馥。第三镇，豫州刺史孔由。第四镇，兖州刺史刘岱。第五镇，河内郡太守王匡。第六镇，陈留太守张邈。第七镇，东郡太守乔瑁。音妹。第八镇，山阳太守袁遗。第九镇，济北相鲍信。第十镇，北海太守孔融。第十一镇，广陵太守张超。第十二镇，徐州刺史陶谦。第十三镇，西凉太守马腾。第十四镇，北平太守公孙瓒。第十五镇，上党太守张杨。第十六镇，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。第十七镇，祁乡侯渤海太守袁绍。诸路军马，多少不等，有三万者，有一、二万者，各领文官武将，投洛阳来。

且说北平太守公孙瓒，统领精兵一万五千，路经德州平原县。正行之间，遥见桑树丛中，一面黄旗，数骑来迎。瓒视之，乃刘玄德也。刘玄德不列诸侯之内，却是公孙瓒路上相遇，叙得有意无意。孰知后来虎牢关前当先出色者，却是此人。瓒问曰：“贤弟何故在此？”玄德曰：“旧日蒙兄保备为平原县令，今闻大军过此，将来奉候，就请兄长入城歇马。”瓒指关、张而问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此关羽、张飞，备结义兄弟也。”瓒曰：“乃同破黄巾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皆此二人之力。”就从玄德表带关、张，为虎牢关张本。瓒曰：“今居何职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关羽为马弓手，张飞为步弓手。”瓒叹曰：“如此可谓埋没英雄！千古英雄往往如此，为之一叹。今董卓作乱，天下诸侯共往诛之。贤弟可弃此卑官，一同讨贼，力扶汉室，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愿往。”张飞曰：“当时若容我杀了此贼，免有今日之事。”快人快语。又照应前文。云长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即当收拾前去。”

玄德、关、张引数骑跟公孙瓒来，曹操接着。众诸侯亦陆续皆至，各自安营下寨，连接二百余里。操乃宰牛杀马，大会诸侯，商议进兵之策。太守王匡曰：“今奉大义，必立盟主。众听约束，然后进兵。”操曰：“袁本初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，汉朝名相之裔，可为盟主。”不过以门第推之。绍再三推辞，众皆曰：“非本初不可。”绍方应允。次日，筑台三层，遍列五方旗帜，上建白旄黄钺，兵符将印，请绍登坛。绍整衣佩剑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。其盟曰：

汉室不幸，皇纲失统。贼臣董卓，乘衅纵害，祸加至尊，虐流百姓。绍等惧社稷沦丧，纠合义兵，并赴国难。凡我同盟，齐心戮力，以致臣节，必无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坠其命，无克遗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灵，实皆鉴之！

读毕歃血。众因其辞气慷慨，皆涕泗横流。歃血已罢，下坛。众扶绍升帐而坐，两行依爵位年齿分列坐定。操行酒数巡，言曰：“今日既立盟主，各听调遣，同扶国家，勿以强弱计较。”先喝破。袁绍曰：“绍虽不才，既承公等推为盟主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。国有常刑，军有纪律，各宜遵守，勿得违犯。”众皆曰：“惟命是听。”绍曰：“吾弟袁术总督粮草，应付诸营，无使有缺。与后不肯发粮相照。更须一人为先锋，直抵汜水关挑战。余各据险要，以为接应。”

长沙太守孙坚出曰：“坚愿为前部。”此处极写孙氏。绍曰：“文台勇烈，可当此任。”坚遂引本部人马，杀奔汜水关来。守关将士，差流星马往洛阳丞相府告急。董卓自专大权之后，每日饮宴。李儒接得告急文书，径来禀卓。卓大惊，急聚众将商议。温侯吕布挺身出曰：“父亲勿虑。关外诸侯，布视之如草芥。愿提虎狼之师，尽斩其首，悬于都门。”卓大喜曰：“吾有奉先，高枕无忧矣！”言未绝，吕布背后一人吕布背后一人，那知公孙瓒背后又有人。高声出曰：“‘割鸡焉用牛刀’？不劳温侯亲往。吾斩众诸侯首级，如探囊取物耳！”卓视之，其人身长九尺，虎体狼腰，豹头猿臂：关西人也，姓华，名雄。卓闻言大喜，加为骁骑校尉。拨马步军五万，同李肃、胡轸、赵岑星夜赴关迎敌。

众诸侯内有济北相鲍信，寻思孙坚既为前部，怕他夺了头功，暗拨其弟鲍忠，先将马步军三千，径抄小路，直到关下搦战。华雄引铁骑五百，飞下关来，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鲍忠急待退，被华雄手起刀落，斩于马下。先写鲍忠之死，后写孙坚之勇。生擒将校极多。华雄遣人斋鲍忠首级来相府报捷，卓加雄为都督。

却说孙坚引四将直至关前。那四将？第一个，右北平土垠人，姓程，名普，字德谋，使一条铁脊蛇矛。第二个，姓黄，名盖，字公覆，零陵人也，使铁鞭。第三个，姓韩，名当，字义公，辽西令支人也，使一口大刀。第四个，姓祖，名茂，字太荣，吴郡富春人也，使双刀。孙坚披烂银铠，裹赤帻，此处先写赤帻，为后文伏线。横古锭刀，骑花鬃马，指关上而骂曰：“助恶匹夫，何不早降！”华雄副将胡轸引兵五千，出关迎战。程普飞马挺矛，直取胡轸。斗不数合，程普刺中胡轸咽喉，死于马下。写程普正是写孙坚。副将如此，主将可知。坚挥军直杀至关前，关上矢石如雨。孙坚引兵回至梁东屯住，使人于袁绍处报捷，就于袁术处催粮。

或说术曰：“孙坚乃江东猛虎，若打破洛阳，杀了董卓，正是除狼而得虎也。今不与粮，彼军必散。”术听之，不发粮草。袁术误事，可恨可恨。孙坚军缺食，军中自乱，细作报上关来。李肃为华雄谋曰：“今夜我引一军从小路下关，袭孙坚寨后。将军挥其前寨，坚可擒矣。”雄从之，传令军士饱餐，正是坚军缺食映照。乘夜下关。是夜月白风清，为照见赤帻伏线。到坚寨时已是半夜，鼓噪直进。坚慌忙披挂上马，正遇华雄。两马相交，斗不数合，后面李肃军到，竟天价放起火来，风月之下放火，风助火势，月助火光，分外猛烈。坚军乱窜。众将各自混战，止有祖茂跟定孙坚，突围而走。背后华雄追来。坚取箭，连放两箭，皆被华雄躲过；再放第三箭时，因用力太猛，拽折了鹊画弓，只得弃弓纵马而奔。祖茂曰：“主公头上赤帻射目，为贼所识认，可脱帻与某戴之。”祖茂智、勇、忠、义，色色具足。坚就脱帻换茂盔，孙坚脱帻，胜于曹操弃袍。分两路而走。雄军只望赤帻者追赶，坚乃从小路得脱。祖茂被华雄追急，将赤帻挂于人家烧不尽的庭柱上，却入树林潜躲。华雄军于月下遥见赤帻，四面围定，不敢近前。可知孙坚英勇，敌所摄服。用箭射之，方知是计，遂向前取了赤帻。祖茂于林后杀出，挥双刀欲劈华雄。雄大喝一声，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。杀至天明，雄方引兵上关。

程普、黄盖、韩当都来，寻见孙坚，再收拾军马屯扎。坚为折了祖茂，伤感不已，星夜遣人报知袁绍。绍大惊曰：“不想孙文台败于华雄之手！”便聚众诸侯商议。众人都到，只有公孙瓒后至，绍请入帐列坐。绍曰：“前日鲍将军之弟不遵调遣，擅自进兵，杀身丧命，折了许多军士；今者孙文台又败于华雄。挫动锐气，为之奈何？”独不说起袁术之不发粮，岂非徇私。诸侯并皆不语。绍举目遍视，见公孙瓒背后立着三人，容貌异常，都在那里冷笑。此处极写刘、关、张。○如此三人，却在人背后立着，岂不可叹！岂不可怪！绍问曰：“公孙太守背后何人？”瓒呼玄德出曰：“此吾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刘备是也。”曹操曰：“莫非破黄巾刘玄德乎？”偏是他记得。瓒曰：“然。”即令刘玄德拜见。瓒将玄德功劳，并其出身，细说一遍。绍曰：“既是汉室宗派，取坐来。”命坐。袁本初只重家世，不重功勋，可笑。备逊谢。绍曰：“吾非敬汝名爵，吾敬汝是帝室之冑耳。”玄德乃坐于末位，关、张叉手侍立于后。

忽探子来报：“华雄引铁骑下关，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，好照应。来寨前大骂搦战。”绍曰：“谁敢去战？”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，曰：“小将愿往。”绍喜，便着俞涉出马。即时报来：“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，被华雄斩了。”虚写，妙。众大惊。太守韩馥曰：“吾有上将潘凤，可斩华雄。”绍急令出战。潘凤手提大斧上马。去不多时，飞马来报：“潘凤又被华雄斩了。”都用虚写，妙。○写得华雄声势，越衬得云长声势。众皆失色。绍曰：“可惜吾上将颜良、文丑未至！得一人在此，何惧华雄！”衬入此数语，一发激恼云长。言未毕，阶下一人大呼出曰：“小将愿往斩华雄头，献于帐下！”更耐不得矣。众视之，见其人身长九尺，髯长二尺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声如巨钟，立于帐前。绍问何人。即异日杀颜良、文丑之人也。公孙瓒曰：“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。”绍问：“现居何职？”瓒曰：“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。”帐上袁术大喝曰：“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？量一弓手，安敢乱言！与我打出！”一弓手今且为王、为帝、为天尊矣。袁氏兄弟，四世三公，今何在哉？即为云长执鞭，云长之马亦决不肯也。曹操急止之曰：“公路息怒。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。试教出马，如其不胜，责之未迟。”袁绍曰：“使一弓手出战，必被华雄所笑。”袁绍、袁术，真乃难兄难弟。操曰：“此人仪表不俗，华雄安知他是弓手？”关公曰：“如不胜，请斩某头。”操教酾热酒一杯，与关公饮了上马。阿瞒的是可儿。关公曰：“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”壮哉。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，喊声大举，如天摧地塌、岳撼山崩，众皆失惊。亦用虚写，妙。正欲探听，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掷于地上。其酒尚温。写得百倍声势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威镇乾坤第一功，辕门画鼓响咚咚。云长停盏施英勇，酒尚温时斩华雄。

曹操大喜。只见玄德背后，转出张飞，高声大叫：“俺哥哥斩了华雄，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，更待何时！”快人快语。袁术大怒，喝曰：“俺大臣尚自谦让，量一县令手下小卒，安敢在此耀武扬威！都与赶出帐去！”袁术俗物，翼德何不以老拳断送之。世间此等俗物极多，一一该以老拳断送之也。曹操曰：“得功者赏，何计贵贱乎？”袁术曰：“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，我当告退。”操曰：“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？”命公孙瓒且带玄德、关、张回寨。众官皆散。曹操暗使人斋牛酒，抚慰三人。阿瞒毕竟是可儿。

却说华雄手下败军，报上关来。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，申闻董卓。卓急聚李儒、吕布等商议。儒曰：“今失了上将华雄，贼势浩大。袁绍为盟主，绍叔袁隗，现为太傅。倘或里应外合，深为不便，可先除之。请丞相亲领大军分拨剿捕。”卓然其说，唤李催、郭汜领兵五百，围住太傅袁隗家，不分老幼尽皆诛绝。先将袁隗首级去关前号令。袁绍外不能治其弟，内不能蔽其叔，为盟主何益。卓遂起兵二十万，分为两路而来：一路先令李傕、郭汜引兵五万，把住汜水关，不要厮杀；卓自将十五万，同李儒、吕布、樊稠、张济等守虎牢关。这关离洛阳五十里。军马到关，卓令吕布领三万军去关下扎住大寨。卓自在关上屯住。

流星马探听得，报入袁绍大寨而来。绍聚众商议。操曰：“董卓屯兵虎牢，截俺诸侯中路，今可勒兵一半迎敌。”绍乃分王匡、乔瑁、鲍信、袁遗、孔融、张杨、陶谦、公孙瓒八路诸侯往虎牢关迎敌。操引军往来救应。八路诸侯，各自起兵。河内太守王匡，引兵先到。先是一路人马。吕布带铁骑三千，飞奔来迎。王匡将军马列成阵势，勒马门旗下看时，见吕布出阵，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，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，身披兽面吞头连环铠，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。弓箭随身，手持画戟，坐下嘶风赤兔马，果然是“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”。写吕布声势，愈衬刘、关、张声势。王匡回头问曰：“谁敢出战？”后面一将，纵马挺枪而出。匡视之，乃河内名将方悦。两马相交，无五合，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，挺戟直冲过来。匡军大败，四散奔走。布东西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幸得乔瑁、袁遗两军皆至，又是两路人马。来救王匡，吕布方退。三路诸侯各折了些人马，退三十里下寨。随后五路军马都至，又是五路人马。八路人马，写得参差有势。一处商议。言吕布英雄，无人可敌。此时袁术何不以“四世三公”四字退却吕布也？

正虑间，小校报来：“吕布搦战。”八路诸侯，一齐上马。军分八队，布在高冈。遥望吕布一簇军马绣旗招飐，先来冲阵。上党太守张杨部将穆顺，出马挺枪迎战，被吕布手起一戟刺于马下。众大惊。北海太守孔融部将武安国，使铁锤飞马而出。吕布挥戟拍马来迎，战到十余合，一戟砍断安国手腕，弃锤于地而走。八路军兵齐出，救了武安国。吕布退回去了。众诸侯回寨商议。曹操曰：“吕布英勇无敌，可会十八路诸侯，共议良策。若擒了吕布，董卓易诛耳！”

正议间，吕布复引兵搦战。八路诸侯齐出。公孙瓒挥槊亲战吕布。战不数合，瓒败走，吕布纵赤兔马赶来。那马日行千里，飞走如风。看看赶上，布举画戟，望瓒后心便刺。傍边一将，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挺丈八蛇矛，飞马大叫：“三姓家奴休走！燕人张飞在此！”杀华雄先写云长，战吕布先写翼德，都好。吕布见了，弃了公孙瓒，便战张飞。飞抖擞精神，酣战吕布。连斗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云长见了，把马一拍，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，来夹攻吕布。三匹马丁字儿厮杀。战到三十合，战不倒吕布。刘玄德掣双股剑，骤黄鬃马，刺斜里也来助战。这三个围住吕布，转灯儿般厮杀，今日走马灯，多用三战吕布故事，这便是灯样。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。其实好看。此时众人亦只好看得。吕布架隔遮拦不定，看着玄德面上，虚刺一戟，玄德急闪。吕布荡开阵角，倒拖画戟，飞马便回。三个那里肯舍，拍马赶来。八路军兵，喊声大震，一齐掩杀。吕布军马望关上奔走，玄德、关、张随后赶来。古人曾有篇言语，单道着玄德、关、张三战吕布：

汉朝天数当桓灵，炎炎红日将西倾。奸臣董卓废少帝，刘协懦弱魂梦惊。曹操传檄告天下，诸侯奋怒皆兴兵。议立袁绍作盟主，誓扶王室定太平。温侯吕布世无比，雄才四海夸英伟。护躯银铠砌龙鳞，束发金冠簪雉尾。参差宝带兽平吞，错落锦袍飞凤起。龙驹跳踏起天风，画戟荧煌射秋水。出关搦战谁敢当？诸侯胆裂心惶惶。踊出燕人张冀德，手持蛇矛丈八枪。虎须倒竖翻金线，环眼圆睁起电光。酣战未能分胜败，阵前恼起关云长。青龙宝刀灿霜雪，鹦鹉战袍飞蛱蝶。马蹄到处鬼神嚎，目前一怒应流血。枭雄玄德掣双锋，抖擞天威施勇烈。三人围绕战多时，遮拦架隔无休歇。喊声震动天地翻，杀气迷漫牛斗寒。吕布力穷寻走路，遥望家山拍马还。倒拖画杆方天戟，乱散销金五彩幡。顿断线涤走赤兔，翻身飞上虎牢关。

三人直赶吕布到关下，看见关上西风飘动青罗伞盖。张飞大叫：“此必董卓！追吕布有甚强处？不如先拿董贼，便是斩草除根！”快人快语。拍马上关，来擒董卓。每回之末，定作异样惊人语。妙绝。正是：

擒贼定须擒贼首，奇功端的待奇人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

无故而迁天子，则比于蒙尘；无端而迁百姓，则等于流窜。迁天子不易，迁百姓更难。昔汉武徒关中豪杰，择富者而徙之：其贫者不中徙也。今董卓杀富户而徙贫民，富者既死于罪，贫者复死于徙：民生其时，富亦死，贫亦死，《诗》曰“周余黎民，靡有孑遗”，其不在周宣，而在汉献乎？

平王居东而周衰，光武居东而汉兴，其故何也？一则能诛王莽，而冠履之分明；一则不能讨申侯，而君臣之义灭也。盘庚复成汤之故宇而殷盛，献帝复高祖之故土（此）而汉亡，其故何也？一则天子当阳，而曲达其迓续民命之情；一则暴臣当国，而大逞其劫夺民生之恶也。总之君尊则治，君卑则乱；民安则治，民危则乱。安在西方之必胜于东而新都之宜复其旧哉？

观董卓行事，是愚蠢强盗，不是权诈奸雄。奸雄必要结民心，奸雄必假行仁义。今焚宫室、发陵寝，杀百姓、掳赀财，不过如张角等所为。后人并称卓、操，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！

人各一心，不能同事，苏秦洹水之约，所以不久而散也。前者孙坚欲战，而袁术沮之；今者曹操欲战，而袁绍复沮之，使有志之人，动而掣肘，可胜叹哉！至于刘表，徒负虚名。不闻其得曹操之檄而谋董卓，但见其奉袁绍之书而截孙坚，其无用可知矣。

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；众将易得，主将难求。为从者万辈，不若为首者一人之重也。“天下可无洪，不可无公”，此语可垂千古。

曹操几死者三：献刀而逃，在中牟军士所获，一死也；陈宫于客店欲杀之，二死也；荥阳之战，中箭堕马，三死也。脱此三死，人为曹幸，我独为操恨，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义之名。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，此类是也。

玉玺琢自祖龙，则祖龙以前，夏、商、周之为天子，何尝有玉玺耶？况祖龙三十六年玉玺失而复得，而祖龙即于明年死，是失之不足忧，得之不足喜也。孙坚举动，颇有忠义之气，一得玉玺，而忽怀异心，亦其见之不明耳。

却说张飞拍马赶到关下，关上矢石如雨，不得进而回。八路诸侯，同请玄德、关、张贺功，使人去袁绍寨中报捷。绍遂移檄孙坚，令其进兵。不奖刘、关、张战捷，只檄孙坚进兵；但教孙坚进兵，不责袁术给粮：殊为可笑。坚引程普、黄盖至袁术寨中相见。坚以杖画地曰：“董卓与我本无仇隙，今我奋不顾身，亲冒矢石来决死战者，上为国家讨贼，此句责他无君。下为将军家门之私。指袁隗受害。○此句责他无亲。而将军却听谗言，不发粮草，致坚败绩。将军何安？”术惶恐无言，命斩进谗之人，以谢孙坚。

忽人报坚曰：“关上有一将乘马来寨中，要见将军。”坚辞袁术，归到本寨，唤来问时，乃董卓爱将李傕。奇。坚曰：“汝来何为？”傕曰：“丞相所敬者，惟将军耳。今特使傕来结亲：丞相有女，欲配将军之子。”“匪寇，婚媾。”突如其来。坚大怒，叱曰：“董卓逆天无道，荡覆王室，吾欲夷其九族以谢天下，安肯与逆贼结亲耶！吾不斩汝，汝当速去，早早献关，饶你性命！倘若迟误，粉骨碎身！”孙坚是汉子，与吕布大异。

李傕抱头鼠窜，回见董卓，说孙坚如此无礼。卓怒，问李儒。儒曰：“温侯新败，兵无战心。不若引兵回洛阳，迁帝于长安，以应童谣。近日街市童谣曰：‘西头一个汉，东头一个汉。鹿走入长安，方可无斯难。’童谣甚奇。臣思此言：‘西头一个汉’，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，传一十二帝；‘东头一个汉’，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，今亦传一十二帝。李儒所解，不合童谣。盖“东头一个汉”乃指许都，“西头一个汉”乃指蜀汉也。天运合回。丞相迁回长安，乃保无虞。”卓大喜曰：“非汝言，吾实不悟。”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，商议迁都。聚文武于朝堂，卓曰：“汉东都洛阳三百余年，气数已衰。吾观旺气，实在长安。吾欲奉驾西幸，汝等各宜促装！”司徒杨彪曰：“关中残破零落。今无故捐宗庙、弃皇陵，恐百姓惊动。天下动之至易，安之至难，望丞相鉴察。”此从百姓起见，言现居不可动摇。卓怒曰：“汝阻国家大计耶？”太尉黄琬曰：“杨司徒之言是也。往者王莽篡逆，更始赤眉之时，焚烧长安，尽为瓦砾之地；更兼人民流移，百无一二。今弃宫室而就荒地，非所宜也。”此从朝廷起见，言荒地不可建都。卓曰：“关东贼起，天下播乱。长安有崤函之险；更近陇右，木石砖瓦克日可办，宫室营造不须月余。汝等再休乱言。”司徒荀爽谏曰：“丞相若欲迁都，百姓骚动不宁矣。”荀爽之意亦重在百姓。卓大怒曰：“吾为天下计，岂惜小民哉！”拋却百姓，安有天下？确是不通文理之言。即日罢杨彪、黄琬、荀爽为庶民。卓出上车，只见二人望车而揖，视之，乃尚书周毖、城门校尉伍琼也。卓问有何事，毖曰：“今闻丞相欲迁都长安，故来谏耳。”卓大怒曰：“我始初听你两个，保用袁绍；今绍已反，是汝等一党！”照应前文。叱武士推出都门斩首。遂下令迁都，限来日便行。李儒曰：“今钱粮缺少，洛阳富户极多，可籍没入官。但是袁绍等门下，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，必得巨万。”读“哿矣富人”之诗，而叹幽、厉之朝犹为盛世也。

卓即差铁骑五千、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，插旗头上，大书“反臣逆党”，尽斩于城外，取其金赀。何不竟题之曰“富户”，而必借逆党为名乎？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”人生乱世，不幸而富，便当族耳。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之，诚惧此也。李傕、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，前赴长安，富民死，贫民徙，所得何罪？每百姓一队，间军一队，互相拖押。死于沟壑者，不可胜数。又纵军士淫人妻女，夺人粮食。啼哭之声，震动天地。不是丞相要迁都，却是强盗殿场矣。卓临行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，并放火烧宗庙宫府。南北两宫，火焰相接；长乐宫庭，尽为焦土。仿佛楚人一炬。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，取其金宝。军士乘势掘官民坟冢殆尽。黄巾贼反不如此之甚。董卓装载金珠缎匹好物数千余车，劫了天子并后妃等，竟望长安去了。王莽知有《金縢》而学之，要做假圣人；董卓不知有《盘庚》而学之，竟做真强盗。

却说卓将赵岑见卓已弃洛阳而去，便献了汜水关。孙坚驱兵先入。玄德、关、张杀入虎牢关，诸侯各引军入。

且说孙坚飞奔洛阳，遥望火焰冲天，黑烟铺地，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。坚先发兵救灭了火，令众诸侯各于荒地上屯住军马。曹操来见袁绍曰：“今董贼西去，正可乘势追袭。本初按兵不动，何也？”众诸侯中，毕竟孙、曹二人出色。绍曰：“诸兵疲困，进恐无益。”庸夫无胆。操曰：“董贼焚烧宫室，劫迁天子，海内震动，不知所归。此天亡之时也，一战而天下定矣。诸公何疑而不进？”袁、曹优劣又见于此。众诸侯皆言不可轻动。俱是庸夫。操大怒曰：“竖子不足与谋！”遂自引兵万余，领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乐进，星夜来赶董卓。是壮举，不是轻动。

且说董卓行至荥阳地方，太守徐荣出接。李儒曰：“丞相新弃洛阳，防有追兵。可教徐荣伏军荥阳城外山坞之旁，若有兵追来，可竟放过，待我这里杀败，然后截住掩杀：令后来者不敢复追。”若十八路齐出，一徐荣何足当之！可恨众人愚懦，致令孟德败兵。卓从其计，又令吕布引精兵歇后。布正行间，曹操一军赶上。吕布大笑曰：“不出李儒所料也！”将军马摆开。曹操出马，大叫：“逆贼劫迁天子，流徙百姓，将欲何往？”吕布骂曰：“背主懦夫，何得妄言！”夏侯惇挺枪跃马，直取吕布。战不数合，李傕引一军从左边杀来，操急令夏侯渊迎敌。右边喊声又起，郭汜引军杀到，操急令曹仁迎敌。三路军马，势不可当。夏侯惇抵敌吕布不住，飞马回阵。布引铁骑掩杀。操军大败，回望荥阳而走。此败非操之罪，乃众诸侯之罪也。走至一荒山脚下，时约二更，月明如昼（画）。闲笔点缀，绝佳。方才聚集残兵，正欲埋锅造饭，只听得四围喊声，徐荣伏兵尽出。徐荣党恶，与李儒等。曹操慌忙策马，夺路奔逃，正遇徐荣，转身便走。荣搭上箭，射中操肩膊。操带箭逃命，踅过山坡，两个军士伏于草中，见操马来，二枪齐发，操马中枪而倒。操翻身落马，被二卒擒住。使读者吃一吓。只见一将飞马而来，挥刀砍死两个步军，下马救起曹操。不谓竟有此一救。○读到此处，方知“月明如昼（画）”四字点缀得好。惟其月明如昼（画），故一来便见；若暗黑中，正自摸不着也。操视之，乃曹洪也。操曰：“吾死于此矣，贤弟可速去！”洪曰：“公急上马！洪愿步行。”操曰：“贼兵赶上，汝将奈何？”洪曰：“天下可无洪，不可无公。”曹洪真好兄弟。乃不从一家起见，而以天下起见，所以更奇。操曰：“吾若再生，汝之力也。”操上马，洪脱去衣甲，拖刀跟马而走。天下可无洪，曹操却不可无洪。约走至四更余，只见前面一条大河阻住去路，后面喊声渐近。使读者又吃一吓。操曰：“命已至此，不得复活矣！”洪急扶操下马，脱去袍铠，负操渡水。此时又不可无洪。才过彼岸，追兵已到，隔水放箭。操带水而走。险杀，吓杀。比及天明，又走三十余里，土冈下少歇。忽然喊声起处，一彪人马赶来：却是徐荣从上流渡河来追。使读者又吃一吓。操正慌急间，只见夏侯惇、夏侯渊引数十骑飞至，大喝：“徐荣勿伤吾主！”不谓又有此一救。徐荣便奔夏侯惇，惇挺枪来迎。交马数合，惇刺徐荣于马下，杀得好。杀散余兵。随后曹仁同李典、乐进各引兵寻到。见了曹操，忧喜交集。聚集残兵五百余人，同回河内。曹操此一战，虽败犹荣。卓兵自往长安。

却说众诸侯分屯洛阳。孙坚救灭宫中余火，屯兵城内，设帐于建章殿基上。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；凡董卓所掘陵寝，尽皆掩闭。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三间，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，宰太牢祀之。孙坚忙中举动，大是可观。祭毕皆散。坚归寨中。是夜星月交辉，“明月自来还自去，更无人倚玉栏杆。”乃按剑露坐，仰观天文。见紫微垣中，白气漫漫，坚叹曰：“帝星不明，贼臣乱国，万民涂炭，京城一空！”言讫，不觉泪下。在瓦砾场上看月，又在旧殿基上看月。月色愈好，人情愈悲。孙坚洒泪数语，可当唐人怀古诗数首。

旁有军士指曰：“殿南有五色毫光，起于井中。”亦使读者眼光闪烁。坚唤军士点起火把，下井打捞。捞起一妇人尸首，虽然日久，其尸不烂：此妇人之死，不在董卓放火之时，却在张让作乱之时。宫样装束，项下带一锦囊。取开看时，内有朱红小匣，用金锁锁着。启视之，乃一玉玺：方圆四寸，上镌五龙交纽，旁缺一角，以黄金镶之。上有篆文八字，云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。前文不见了传国玺，今于此处还他下落，妙补前文。坚得玺，乃问程普。普曰：“此传国玺也！此玉是昔日卞和，于荆山之下，见凤凰栖于石上，载而进之楚文王。解之，果得玉。秦二十六年，令良工琢为玺，李斯篆此八字于其上。应上篆文八字句。二十八年始皇巡狩，至洞庭湖，风浪大作，舟将覆，急投玉玺于湖而止。未曾入井，先曾入湖。至三十六年，始皇巡狩至华阴，有人持玺遮道，与从者曰：‘持此还祖龙。’言讫不见。此玺复归于秦，始皇得玺于活人，孙坚得玺于死妇。明年始皇崩。得玺即死，又何取乎玺也。后来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。后至王莽篡逆，孝元皇太后将印打王寻、苏献，崩其一角，以金镶之。应上旁缺一角句。光武得此宝于宜阳，传位至今。近闻十常侍作乱，劫少帝出北邙，回宫失此宝。又与前失玺照应。今天授主公，必有登九五之分。孙坚改节，实因程普此二语。此处不可久留，宜速回江东，别图大事。”坚曰：“汝言正合吾意。明日便当托疾辞归。”孙坚得一玉玺便尔心变，惜哉！商议已定，密谕军士勿得泄漏。正为下文军人泄漏伏线。

谁想内中一军，是袁绍乡人，欲假此为进身之计，连夜偷出营寨来报袁绍。绍与之赏赐，暗留军中。次日，孙坚来辞袁绍，曰：“坚抱小疾，欲归长沙，特来别公。”绍笑曰：“吾知公疾，乃害传国玺耳。”趣甚。坚失色曰：“此言何来？”绍曰：“今兴兵讨贼，为国除害；玉玺乃朝廷之宝，公既获得，当对众留于盟主处。也不怀好意。候诛了董卓，复归朝廷。今匿之而去，意欲何为？”坚曰：“玉玺何由在吾处？”绍曰：“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？”坚曰：“吾本无之，何强相逼？”绍曰：“作速取出，免自生祸。”坚指天为誓曰：“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，异日不得善终，死刀箭之下！”今之盗物者极会赌咒，孙坚英雄，何亦尔尔？众诸侯曰：“文台如此说誓，想必无之。”绍唤军士出曰：“打捞之时，有此人否？”坚大怒，拔所佩之剑，要斩那军士。绍亦拔剑曰：“汝斩军人，乃欺我也。”绍背后颜良、文丑皆拔剑出鞘。坚背后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亦掣刀在手。众诸侯一齐劝住。坚随即上马，拔寨离洛阳而去。去了一个有用人。绍大怒，遂写书一封，差心腹人连夜往荆州送与刺史刘表，教就路上截住夺之。伏线。

次日，人报曹操追董卓，战于荥阳，大败而回。绍令人接至寨中，会众置酒，与操解闷。孙坚无心对月，曹操亦何心对酒。饮宴间，操叹曰：“吾始兴大义，为国除贼。诸公既仗义而来，操之初意，欲烦本初引河内之众，临孟津、酸枣；诸将固守成皋，据敖仓，塞轘辕、大谷，制其险要；公路率南阳之军，驻丹、析，入武关，以震三辅。皆深沟高垒，勿与战，益为疑兵，示天下形势。以顺诛逆，可立定也。所言确是良策。今迟疑不进，大失天下之望。操窃耻之！”绍等无言可对。既而席散，操见绍等各怀异心，料不能成事，自引军投扬州去了。又去了一个有用人。公孙瓒谓玄德、关、张曰：“袁绍无能为也，久必有变。吾等且归。”遂拔寨北行。又去了三个有用人。至平原，令玄德为平原相，自去守地养军。兖州太守刘岱，问东郡太守乔瑁借粮。瑁推辞不与，岱引军突入瑁营，杀死乔瑁，尽降其众。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，就领兵拔寨，离洛阳，投关东去了。盟主走了，好个盟主。

却说荆州刺史刘表，字景升，山阳高平人也。乃汉室宗亲。幼好结纳，与名士七人为友，时号“江夏八俊”。刘表徒负虚名。那七人？汝南陈翔，字仲麟；同郡范滂，字孟博；鲁国孔昱，字世元；渤海范康，字仲真；山阳檀敷，字文友；同郡张俭，字元节；南阳岑晊，字公孝：刘表与此七人为友。今之依托名流、自谓名士者，皆刘表类也。有延平人蒯良、蒯越，襄阳人蔡瑁为辅。当时看了袁绍书，随令蒯越、蔡瑁，引兵一万来截孙坚。既能引兵截孙坚，何不兴兵勤王室？坚军方到，蒯越将阵摆开，当先出马。孙坚问曰：“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？”越曰：“汝既为汉臣，如何私匿传国之宝？可速留下，放汝归去！”坚大怒，命黄盖出战。蔡瑁舞刀来迎。斗到数合，盖挥鞭打瑁，正中护心镜。瑁拨回马走，孙坚乘势杀过界口。山背后金鼓齐鸣，乃刘表亲自引军来到。孙坚就马上施礼曰：“景升何故信袁绍之书，相逼邻郡？”表曰：“汝匿传国玺，将欲反耶？”坚曰：“吾若有此物，死于刀箭之下！”只管赌咒。表曰：“汝若要我听信，将随军行李任我搜看。”坚怒曰：“汝有何力，敢小觑我！”方欲交兵，刘表便退。坚纵马赶去，两山后伏兵齐起，背后蔡瑁、蒯越赶来，将孙坚困在垓心。正是：

玉玺得来无用处，反因此宝动刀兵。

毕竟孙坚怎地脱身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回 袁绍盘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

诸侯纷纷，互相争竞，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势。一董卓未死，而天下又生出无数董卓。欲举而一之固难，欲举而三之，亦正不易也。

袁绍之取冀州，谋亦巧哉。然人知韩馥、公孙瓒为袁绍所愚，而不知袁绍又为董卓所愚。绍初为盟主以讨卓，何其壮也！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，而遂奉命不遑：呜呼，有愧曹操多矣！

善盗物者最会赌咒，亦惟善赌咒者最会盗物。观于孙坚故事，可为寒心。

一玉玺耳，孙坚匿焉，袁绍争焉，刘表截焉。究竟孙坚不因得玺而帝，反因得玺而死。若备之帝蜀，未尝得玺；丕之帝魏，权之帝吴，亦皆不因玺。噫嘻！皇帝不皇帝，岂在玉玺不玉玺哉？

看此回瓒与绍战，一日之间，忽败忽胜，忽胜忽败，变态不测。至于文弱如刘表，勇壮如孙坚，必以为胜在孙、败在刘，而事之相反，又不可料如此。嗟乎！茫茫世事，何常之有？一部《三国志》，俱当作如是观。微独《三国》而已，一部十七史，俱当作如是观。

此回叙孙坚之终，叙孙策之始，凡皆为孙权而叙之也。孙权于此卷方才出名，乃出名而犹未出色，止写得孙策出色耳。然与刘、曹鼎立者，孙权也，是孙权为主，而孙坚、孙策皆客也。且因孙权而叙其父兄，则又以孙坚、孙策为主，而袁绍、公孙瓒又其客也。然公孙瓒文中忽有一刘备，突如其来，倏焉而往，而公孙瓒遂表备为平原相，则因刘备而叙及公孙瓒，因公孙瓒而叙及袁绍：是又以袁绍之战公孙为主，而孙坚之击刘表为客矣。何也？分汉鼎者孙权，而继汉统者刘备也。以三国为主，则绍、瓒等皆其客；三国以刘备为主，则孙权又其客也。今此回之目曰“袁绍战公孙”，而注意乃在刘备；曰“孙坚击刘表”，而注意乃在孙权：宾中有主，主中又有宾，读《三国志》者不可以不辨。

却说孙坚被刘表围住，亏得程普、黄盖、韩当三将死救得脱，折兵大半。夺路引兵回江东。自此孙坚与刘表结怨。伏一笔。

且说袁绍屯兵河内，缺少粮草。冀州牧韩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。袁术不发粮而致孙坚之败，韩馥以送粮而启袁绍之谋。庸人举动皆错。谋士逢纪说绍曰：“大丈夫纵横天下，何待人送粮为食！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，将军何不取之？”绍曰：“未有良策。”纪曰：“可暗使人驰书与公孙瓒，令进兵取冀州，约以夹攻。瓒必兴兵。韩馥无谋之辈，必请将军领州事。就中取事，唾手可得。”绍大喜，即发书到瓒处。瓒得书，见说共攻冀州，平分其地，大喜，即日兴兵。绍却使人密报韩馥。馥慌聚荀谌、辛评二谋士商议。如此二人，亦称谋士，可笑。谌曰：“公孙瓒将燕、代之众，长驱而来，其锋不可当。兼有刘备、关、张助之，难以抵敌。今袁本初智勇过人，手下名将极广，将军可请彼同治州事。彼必厚待将军，无患公孙瓒矣。”正中逢纪之计。韩馥即差别驾关纯去请袁绍。长史耿武谏曰：“袁绍孤客穷军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，绝其乳哺立可饿死。奈何欲以州事委之？此引虎入羊群也！”冀州未尝无人。馥曰：“吾乃袁氏之故吏，才能又不如本初。古者择贤者而让之，诸君何嫉妒耶？”耿武叹曰：“冀州休矣！”于是弃职而去者三十余人，独耿武与关纯伏于城外，以待袁绍。数日后，绍引兵至，耿武、关纯拔刀而出，欲刺杀绍。绍将颜良立斩耿武，文丑砍死关纯。二人烈烈，可谓忠于韩馥。绍入冀州，以馥为奋威将军，以田丰、沮授、许攸、逢纪分掌州事，尽夺韩馥之权。“择贤而让”，贤者固如是乎？馥懊悔无及，遂弃下家小，匹马往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。虎入羊群，羊能存乎？其得去，犹幸矣。

却说公孙瓒知袁绍已据冀州，遣弟公孙越来见绍，欲分其地。绍曰：“可请汝兄自来，吾有商议。”越辞归。行不到五十里，道旁闪出一彪军马，口称：“我乃董丞相家将也！”乱箭射死公孙越。袁绍不能讨董卓，反假作董家兵以杀人。如此举动，有愧盟主多矣。从人逃回，见公孙瓒，报越已死。瓒大怒，曰：“袁绍诱我起兵攻韩馥，他却就里取事。今又诈董卓兵射死吾弟，此冤如何不报！”尽起本部兵杀奔冀州来。

绍知瓒兵至，亦领军出，二军会于盘河之上。绍军于盘河桥东，瓒军于桥西。瓒立马桥上，大呼曰：“背义之徒，何敢卖我！”绍亦策马至桥边，指瓒曰：“韩馥无才，愿让冀州于吾，与尔何干？”瓒曰：“昔日以汝为忠义，推为盟主，今之所为，真狼心狗行之徒，有何面目立于世间！”回思向日歃血定盟，可发一笑。今之称盟兄盟弟者须要仔细。袁绍大怒曰：“谁可擒之？”言未毕，文丑策马挺枪，直杀上桥。公孙瓒就桥边与文丑交锋。战不到十余合，瓒抵挡不住，败阵而回，文丑乘势追赶。瓒走入阵中，文丑飞马径入中军，往来冲突。瓒手下健将四员，一齐迎战，被文丑一枪刺一将下马，三将俱走。文丑直赶公孙瓒出阵后，瓒望山谷而逃。文丑骤马厉声大叫：“快下马受降！”瓒弓箭尽落，头盔坠地，披发纵马；奔转山坡，其马前失，瓒翻身落于坡下。文丑急捻枪来刺。读书者至此，必曰公孙瓒休矣。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个少年将军，飞马挺枪，直取文丑。来得突兀。公孙瓒扒上坡去，看那少年，生得身长八尺，浓眉大眼，阔面重颐，威风凛凛，与文丑大战五六十合，胜负未分。在公孙瓒眼中看出，分外声势。瓒部下救军到，文丑拨回马去了。那少年也不追赶。瓒忙下土坡，问那少年姓名。那少年欠身答曰：“某乃常山真定人也，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。此人突如其来。人谓当日公孙瓒得一救星，却是异日刘玄德得一帮手。本袁绍辖下之人。因见绍无忠君救民之心，故特弃彼而投麾下。子龙立志，高人一等。不期于此处相见。”瓒大喜，遂同归寨，整顿甲兵。

次日，瓒将军马分作左右两队，势如羽翼。马五千余匹，大半皆是白马。因公孙瓒曾与羌人战，尽选白马为先锋，号为“白马将军”，羌人但见白马便走，因此白马极多。闲文错杂得妙。袁绍令颜良、文丑为先锋，各引弓弩手一千，亦分作左右两队。令在左者射公孙瓒右军，在右者射公孙瓒左军。再令曲义引八百弓手，步兵一万五千，列于阵中。一边马多，一边箭多。袁绍自引马步军数万于后接应。公孙瓒初得赵云，不知心腹，令其另领一军在后。便非能知人、能用人之人。遣大将严纲为先锋。瓒自领中军，立马桥上，傍竖大红圈金线帅字旗于马前。有声有色。○先伏一笔。从辰时擂鼓，直到巳时，绍军不进。曲义令弓手皆伏于遮箭牌下，只听炮响发箭。严纲鼓噪吶喊，直取曲义。义军见严纲兵来，都伏而不动，直到来得至近，一声炮响，八百弓弩手一齐俱发。曲义亦能军。纲急待回，被曲义拍马舞刀，斩于马下。瓒军大败。左右两军欲来救应，都被颜良、文丑引弓弩手射住。马多不如箭多。绍军并进，直杀到界桥边。曲义马到，先斩执旗将，把绣旗砍倒。若使子龙在前，必不至此。公孙瓒见砍倒绣旗，回马下桥而走。瓒军一败。曲义引军直冲到后军，正撞着赵云，挺枪跃马，直取曲义。战不数合，一枪刺曲义于马下。赵云一骑马飞入绍军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公孙瓒引军杀回，绍军大败。瓒军一胜。

却说袁绍先使探马看时，回报曲义斩将搴旗，追赶败兵，因此不作准备。与田丰引着帐下持戟军士数百人，弓箭手数十骑，乘马出观，呵呵大笑：“公孙瓒无能之辈！”正说之间，忽见赵云冲到面前。弓箭手急待射时，云连刺数人，众军皆走。后面瓒军团团围裹上来。田丰慌对绍曰：“主公且于空墙中躲避。”绍以兜鍪扑地，大呼曰：“大丈夫愿临阵斗死，岂可入墙而望活乎！”此时气概，惜不用之于讨董卓之时。众军士齐心死战，赵云冲突不入，绍兵大队掩至，颜良亦引军来到，两路并杀。赵云保公孙瓒杀透重围，回到界桥。绍驱兵大进，复赶过桥，落水死者不计其数。瓒军又一败。○处处夹写桥，妙。袁绍当先赶来，不到五里，只听得山背后喊声大起，闪出一彪人马。为首三员大将，乃是刘玄德、关云长、张翼德。读书者至此，亦正想公等三人。因在平原探知公孙瓒与袁绍相争，特来助战。当下三匹马三般兵器，飞奔前来，直取袁绍。绍惊得魂飞天外，手中宝刀坠于马下，忙拨马而逃。四世三公，奈何惧此一县令、两弓手耶？众人死救过桥。瓒军又一胜。○写两军忽胜忽败，令读者目光霍霍。公孙瓒亦收军归寨。玄德、关、张动问毕，瓒曰：“若非玄德远来救我，几乎狼狈。”教与赵云相见，玄德甚相敬爱，便有不舍之心。眼力绝胜公孙瓒。○此为后文子龙归刘张本。

却说袁绍输了一阵，坚守不出。两军相拒月余，有人来长安报知董卓。李儒对卓曰：“袁绍与公孙瓒，亦当今豪杰。现在盘河厮杀，宜假天子之诏，差人往和解之。二人感德，必顺太师矣。”卓曰善。次日，便使太傅马日磾、音低。太仆赵岐，斋诏前去。二人来至河北，绍出迎于百里之外，再拜奉诏。此果天子诏耶？乃董卓令耳。昔日盟众而讨之，今日再拜而奉之，绍真懦夫哉！次日，二人至瓒营宣谕，瓒乃遣使致书于绍，互相讲和。二人自回京复命。瓒即日班师，又表荐刘玄德为平原相。玄德与赵云分别，执手垂泪，不忍相离。云叹曰：“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，今观所为，亦袁绍等辈耳！”玄德曰：“公且屈身事之，相见有日。”洒泪而别。此时子龙不即归刘，非子龙之恋瓒，乃玄德之爱瓒也。

却说袁术在南阳，闻袁绍新得冀州，遣使来求马千匹，绍不与。术怒，自此兄弟不睦。曹家兄弟相救，袁家兄弟相仇。袁曹优劣，又见于此。又遣使往荆州，问刘表借粮二十万，表亦不与。术恨之，密遣人遗书于孙坚，使伐刘表。袁术前以不发粮而致孙坚于败，今又恨他人之不发粮而误孙坚之死，可恨。其书略曰：

前者刘表截路，乃吾兄本初之谋也。今本初又与表私议，欲袭江东。公可速兴兵伐刘表，吾为公取本初，是何言欤！二仇可报。公取荆州，吾取冀州，切勿误也！有此一番致书，便为后文孙策投袁术张本。

坚得书曰：“叵耐刘表，昔日断吾归路，今不乘时报恨，更待何年！”聚帐下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商议。程普曰：“袁术多诈，未可准信。”坚曰：“吾自欲报仇，岂望袁术之助乎？”语亦壮。便差黄盖先来江边安排战船，多装军器粮草，大船装载战马，克日兴师。江中细作探知，来报刘表。表大惊，急聚文武将士商议。蒯良曰：“不必忧虑。可令黄祖部领江夏之兵为前驱，主公率荆襄之众为援。孙坚跨江涉湖而来，安能用武乎？”计亦通。表然之，令黄祖设备，随后便起大军。

却说孙坚有四子，皆吴夫人所生。长子名策，字伯符；次子名权，字仲谋；三子名翊，字叔弼；四子名匡，字季佐。孙坚将死，其子方欲出头，故百忙中特为叙出。吴夫人之妹，即为孙坚次妻，后有二乔，前有二吴。二乔各配一婿，二吴却共归一夫。亦生一子一女，子名朗，字早安；女名仁。并叙其女，为后配刘备张本。坚又过房俞氏一子，名韶，字公礼。坚有一弟，名静，字幼台。坚临行，静引诸子列拜于马前而谏曰：“今董卓专权，天子懦弱，海内大乱，各霸一方。江东方稍宁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非所宜也。愿兄详之！”文台之弟，胜似本初之弟。坚曰：“弟勿多言。吾将纵横天下，有仇岂可不报！”长子孙策曰：“如父亲必欲往，儿愿随行。”坚许之。遂与策登舟，杀奔樊城。樊城在襄阳府。黄祖伏弓弩手于江边，见船傍岸，乱箭俱发。坚令诸军不可轻动，只伏于船中，来往诱之﹔一连三日，船数十次傍岸。黄祖军只顾放箭，箭已放尽，坚却拔船上所得之箭，约十数万。当日正值顺风，坚令军士一齐放箭，朱晦翁见此，亦当注曰：“即以其人之箭，还射其人之兵。”岸上支吾不住，只得退走。坚军登岸，程普、黄盖分兵两路，直取黄祖营寨。背后韩当驱兵大进。三面夹攻，黄祖大败，弃却樊城，走入邓城。孙坚大胜。坚令黄盖守住船只，亲自统兵追袭。黄祖引军出迎，布阵于野。坚列成阵势，出马于门旗之下。孙策也全副披挂，挺枪立马于父侧。本初无弟，文台有儿。黄祖引二将出马：一个是江夏张虎，一个是襄阳陈生。黄祖扬鞭大骂：“江东鼠贼，安敢侵犯汉室宗亲境界！”便令张虎搦战。坚阵内韩当出迎。两骑相交，战三十余合，陈生见张虎力怯，飞马来助。孙策望见，按住手中枪，扯弓搭箭，正射中陈生面门，应弦落马。张虎见陈生坠地，吃了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韩当一刀，削去半个脑袋。程普纵马直来阵前捉黄祖。黄祖弃却头盔、战马，杂于步军内逃命。孙坚掩杀败军，直到汉水，汉水在襄阳城南，其源出陕西嶓冢山。命黄盖将船只进泊汉江。孙坚又大胜。

黄祖聚败军来见刘表，备言坚势不可当。表慌请蒯良商议。良曰：“目今新败，兵无战心，只可深沟高垒，以避其锋。却潜令人求救于袁绍，此围自可解也。”有袁术致书于孙坚，便有刘表求救于袁绍：势所必然。蔡瑁曰：“子柔之言，直拙计也。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岂可束手待毙！某虽不才，愿请军出城，以决一战。”刘表许之。蔡瑁引军万余，出襄阳城外，于岘山岘，贤上声。岘山在襄阳角城南。布阵。孙坚将得胜之兵，长驱大进。蔡瑁出马。坚曰：“此人是刘表后妻之兄也，谁与吾擒之？”蔡瑁出处从孙坚口中点出，叙事妙品。程普挺铁脊矛，出马与蔡瑁交战。不到数合，蔡瑁败走。坚驱大军，杀得尸横遍野。蔡瑁逃入襄阳。孙坚又大胜。蒯良言瑁不听良策，以致大败，按军法当斩。刘表以新娶其妹，不肯加刑。刘表溺爱后妻，便为后文废刘琦、立刘琮张本。

却说孙坚分兵四面，围住襄阳攻打。忽一日，狂风骤起，将中军帅字旗竿吹折。屡胜之后，忽有此不祥之兆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正应人有旦夕祸福。○公孙瓒帅字旗，敌军砍倒；孙坚帅字旗，天风吹折：两处闲闲相照。韩当曰：“此非吉兆，可暂班师。”坚曰：“吾屡战屡胜，取襄阳只在旦夕。岂可因风折旗竿，遽尔罢兵！”遂不听韩当之言，攻城愈急。蒯良谓刘表曰：“某夜观天象，见一将星欲坠；以分野度之，当应在孙坚。又一预兆。彼兆在风，此兆在星。○孙坚前在建章殿前看月，仰叹帝星不明；今于襄阳城下遇风，遂使将星下坠。一月、一风，帝星、将星，遥遥相对。主公可速致书袁绍，求其相助。”刘表写书，问谁敢突围而出。健将吕公应声愿往。蒯良曰：“汝既敢去，可听吾计。与汝军马五百，多带能射者。冲出阵去，即奔岘山，他必引军来赶。汝分一百人上山，寻石子准备；一百人执弓弩，伏于林中。但有追兵到时，不可径走，可盘旋曲折，引到埋伏之处，矢石俱发。若能取胜，放起连珠号炮，城中便出接应。本为求救防追，不谓便以此杀敌。如无追兵，不可放炮，趱程而去。主意在此三句，那知却是闲文。今夜月不甚明，黄昏便可出城。”吕公领了计策，拴束军马，黄昏时分，密开东门，引兵出城。孙坚在帐中忽闻喊声，急上马，引三十余骑出营来看。军士报说：“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，望岘山而去。”坚不会诸将，只引三十余骑赶来。吕公已于山林丛杂去处，上下埋伏。坚马快，单骑独来，前军不远。坚大叫：“休走！”吕公勒回马来战孙坚。交马只一合，吕公便走，闪入山路去。坚随后赶入，却不见了吕公。坚方欲上山，忽然一声锣响，山上石子乱下，林中乱箭齐发。坚体中石、箭，脑浆迸流，人马皆死于岘山之内，寿止三十七岁。刘备、曹操、孙坚，并起一时。而备及身而帝，操亦及身而王，独坚不帝不王而死于不虞之锋刃，岂非有幸有不幸哉？○孙坚此一死，不特坚所不及料，亦蒯良、吕公之所不及料也。

吕公截住三十骑，并皆杀尽，放起连珠号炮。城中黄祖、蒯越、蔡瑁分头引兵杀出，江东诸军大乱。黄盖听得喊声震天，引水军杀来，正迎着黄祖。战不两合，生擒黄祖。程普保着孙策，急待寻路，正遇吕公。程普纵马向前，战不到数合，一矛刺吕公于马下。两军大战，杀到天明，各自收军。刘表军自入城。孙策回到汉水，方知父亲被乱箭射死，尸首已被刘表军士扛抬入城去了，放声大哭。本欲报截路之仇，今又添一杀父之仇，是仇上加仇矣。众军俱号泣。策曰：“父尸在彼，安得回乡！”黄盖曰：“今活捉黄祖在此，得一人入城讲和，将黄祖去换主公尸首。”仇上添仇，而反欲遣换讲和者，重在父尸故耳。言未毕，军吏桓阶出曰：“某与刘表有旧，愿入城为使。”策许之。桓阶入城，见刘表，具说其事。表曰：“文台尸首、吾已用棺木盛贮在此。可速放回黄祖，两家各罢兵，再休侵犯。”桓阶拜谢欲行，阶下蒯良出曰：“不可不可！吾有一言，令江东诸军片甲不回。请先斩桓阶，然后用计。”正是：

追敌孙坚方殒命，求和桓阶又遭殃。

未知桓阶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（第一卷完）

# 第二卷

##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

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，而一貂蝉足以杀之；刘、关、张三人不能胜吕布，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。以衽席为战场，以脂粉为甲冑，以盻睐为戈矛，以嚬笑为弓矢，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，女将军真可畏哉！当为之语曰：“司徒妙计高天下，只用美人不用兵。”

为西施易，为貂蝉难。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；貂蝉一面要哄董卓，一面又要哄吕布，使出两副心肠，妆出两副面孔，大是不易。我谓貂蝉之功，可书竹帛。若使董卓伏诛后，王允不激成李、郭之乱，则汉室自此复安；而貂蝉一女子，岂不与麟阁、云台并垂不朽哉？最恨今人，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。夫貂蝉无可斩之罪，而有可嘉之绩：特为表而出之。

此回最妙在董卓赐金安慰吕布一段。若无此一段以缓之，则布之刺卓，不待凤仪亭相遇之后矣。且凤仪亭打戟堕地之时，吕布何难拾戟回刺董卓？而但往外急走，则皆此一缓之力也。

连环计之妙，不在专杀董卓也。设使董卓掷戟之时，刺中吕布，则卓自损其一臂，而卓可图矣。此皆在王允算中，亦未始不在貂蝉算中。王允岂独爱吕布，貂亦岂独爱吕布哉！吾尝谓“西子真心归范蠡，貂蝉假意对温侯”，盖貂蝉心中只有一王允尔。

前卷方叙龙争虎斗，此回忽写燕语莺声。温柔旖旎，真如铙吹之后，忽听玉箫；疾雷之余，忽见好月：令读者应接不暇。今人喜读稗官，恐稗官中反无如此妙笔也！

却说蒯良曰：“今孙坚已丧，其子皆幼。乘此虚弱之时，火速进军，江东一鼓可得。若还尸罢兵，容其养成气力，荆州之患也。”表曰：“吾有黄祖在彼营中，安忍弃之？”良曰：“舍一无谋黄祖而取江东，有何不可！”自是畅论。表曰：“吾与黄祖心腹之交，舍之不义。”遂送桓阶回营，相约以孙坚尸换黄祖。死孙坚换活黄祖，人道刘表便宜，我道刘表不便宜。黄祖十辈，不敌孙坚一人；孙坚之死，犹胜黄祖之生。

孙策换回黄祖，迎接灵柩，罢战回江东，葬父于曲阿之原。丧事已毕，引军居江都，招贤纳士，屈己待人，四方豪杰渐渐投之，便有不凡。不在话下。放过孙策，接入董卓。

却说董卓在长安闻孙坚已死，乃曰：“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！”问：“其子年几岁矣？”或答曰：“十七岁。”卓遂不以为意。自此愈加骄横，自号为“尚父”，王莽欲学周公，董卓又欲学太公，可发一笑。出入僭天子仪仗。封弟董旻为左将军、鄠侯，侄董璜为侍中，总领禁军。董氏宗族，不问长幼，皆封列侯。离长安城二百五十里，别筑“郿坞”，役民夫二十五万人筑之。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，昔有新丰，今有小长安。内盖宫室，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；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，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积不知其数。家属都住在内。为后文伏笔。卓往来长安，或半月一回，或一月一回，公卿皆候送于横门外。卓尝设帐于路，与公卿聚饮。一日，卓出横门，百官皆送，卓留宴。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。卓即命于座前，或断其手足，或凿其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锅煮之，哀号之声震天，百官战栗失箸，卓饮食谈笑自若。以杀降卒为下酒物，亦甚无趣。又一日，卓于省台大会百官，列坐两行。酒至数巡，吕布径入，向卓耳边言不数句。卓笑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命吕布于筵上揪司空张温下堂。百官失色。不多时，侍从将一红盘，托张温头入献。同时有两张温。此一张温，乃汉张温也。后孙权使张温至蜀，乃吴张温也。百官魂不附体。卓笑曰：“诸公勿惊。张温结连袁术，欲图害我，因使人寄书来，错下在吾儿奉先处，故斩之。张温事即在董卓口中叙出，省笔。公等无故，不必惊畏。”众官唯唯而散。

司徒王允归到府中，寻思今日席间之事，坐不安席。此处又放过董卓，接入王允。至夜深月明，策杖步入后园，立于荼蘼架侧，仰天垂泪。孙坚、王允，一样月下洒泪，而一是悲愤，一是忧郁。忽闻有人，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。允潜步窥之，乃府中歌伎貂蝉也。无端忽叙出一女子。不用王允想到此人，偏用此人来挑动王允，妙妙。其女自幼选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二八，色伎俱佳，允以亲女待之。是夜允听良久，喝曰：“贱人将有私情耶？”一喝妙甚。不用顺叙，偏用逆挑，最有波致。貂蝉惊跪答曰：“贱妾安敢有私！”允曰：“汝无所私，何夜深于此长叹？”蝉曰：“容妾伸肺腑之言。”允曰：“汝勿隐匿，当实告我。”蝉曰：“妾蒙大人恩养，训习歌舞，优礼相待，妾虽粉身碎骨，莫报万一。近见大人两眉愁锁，必有国家大事，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后，王允日夜忧闷光景，俱于貂蝉口中暗暗补出。又不敢问。今晚又见行坐不安，因此长叹。不想为大人窥见。倘有用妾之处，万死不辞！”好貂蝉。允以杖击地曰：“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！突作奇语，令人猜想不着。随我到画阁中来。”貂蝉跟允到阁中，允尽叱出妇妾，纳貂蝉于坐，叩头便拜。又特特作此惊人之笔，令人一发猜想不着。貂蝉惊伏于地，曰：“大人何故如此？”允曰：“汝可怜汉天下生灵！”看官试想：一个女子，教他如何救天下生灵？言讫泪如泉涌。貂蝉曰：“适间贱妾曾言：但有使令，万死不辞。”允跪而言曰：“百姓有倒悬之危，君臣有累卵之急，非汝不能救也。贼臣董卓，将欲篡位，朝中文武，无计可施。董卓有一义儿，姓吕，名布，骁勇异常。我观二人，皆好色之徒，今欲用连环计，计名奇。先将汝许嫁吕布，后献与董卓，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，令布杀卓，以绝大恶。重扶社稷，再立江山，皆汝之力也。不知汝意若何？”此处方说出计策，却要他成功衽席之上。貂蝉曰：“妾许大人万死不辞，望即献妾与彼。妾自有道理。”允曰：“事若泄漏，我灭门矣。”此句叮嘱断不可少。貂蝉曰：“大人勿忧。妾若不报大义，死于万刃之下。”允拜谢。

次日，便将家藏明珠数颗，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顶，使人密送吕布。本将玉女为钓，先用珠冠作饵。妙。布大喜，亲到王允宅致谢。不用王允去请，却使吕布自来。又妙。允预备嘉肴美馔，候吕布至，允出门迎迓，接入后堂，延之上坐。布曰：“吕布乃相府一将，司徒是朝廷大臣，何故错敬？”允曰：“方今天下别无英雄，惟有将军耳。允非敬将军之职，敬将军之才也。”布大喜。允殷勤敬酒，口称董太师并布之德不绝。极口奉承吕布，妙矣；却又于吕布面前褒奖太师，更妙。布大笑畅饮。允叱退左右，只留侍妾数人劝酒。酒至半酣，允曰：“唤孩儿来。”竟说是孩儿，妙。少顷，二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。布惊问何人。允曰：“小女貂蝉也。允蒙将军错爱，不异至亲，故令其与将军相见。”便命貂蝉与吕布把盏。貂蝉送酒与布，两下眉来眼去。来了。允佯醉曰：“孩儿央及将军痛饮几杯！吾一家全靠着将军哩。”布请貂蝉坐。貂蝉假意欲入，写得好看。允曰：“将军吾之至友，孩儿便坐何妨！”貂蝉便坐于允侧。先把盏，后同坐，以渐而亲，写得次序。吕布目不转睛的看。又饮数杯，允指蝉谓布曰：“吾欲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，还肯纳否？”布出席谢曰：“若得如此，布当效犬马之报！”允曰：“早晚选一良辰，送至府中。”布欣喜无限，频以目视貂蝉。貂蝉亦以秋波送情。写得好看。不意《三国志》中，有此一段温柔旖旎文字。少顷席散，允曰：“本欲留将军止宿，恐太师见疑。”布再三拜谢而去。

过了数日，允在朝堂见了董卓，趁吕布不在侧，精细。伏地拜请曰：“允欲屈太师车骑，到草舍赴宴，未审钧意若何？”卓曰：“司徒见招，即当趋赴。”允拜谢归家，水陆毕陈，于前厅正中设座，锦绣铺地，内外各设帏幔。写设宴，比前加倍尊严。次日晌午，董卓来到。董卓、吕布来法不同，一个自来，一个请来。允具朝服出迎，再拜起居。卓下车，左右持戟甲士百余，簇拥入堂，分列两旁。允于堂下再拜。卓命扶上，赐坐于侧。允曰：“太师盛德巍巍，伊、周不能及也。”卓大喜。进酒作乐，允极其致敬。天晚酒酣，允请卓入后堂。请入后堂，才出貂蝉，不特次序应然，亦见机密之至。卓叱退甲士。允捧觞称贺曰：“允自幼颇习天文，夜观乾象，汉家气数已尽。太师功德振于天下，若舜之受尧，禹之继舜，正合天心人意。”不但奉承董卓，便已埋伏后文。卓曰：“安敢望此！”允曰：“自古有道伐无道，无德让有德，岂过分乎！”卓笑曰：“若果天命归我，司徒当为元勋。”先许一个元勋稳当。允拜谢。堂中点上画烛，止留女使进酒供食。允曰：“教坊之乐，不足供奉。偶有家伎，敢使承应。”卓曰：“甚妙。”允教放下帘栊。笙簧缭绕，簇捧貂蝉舞于帘外。董卓先坐前堂，次入后堂；貂蝉先舞帘外，转入帘内：俱有次序。有词赞之曰：

原是昭阳宫里人，惊鸿宛转掌中身，只疑飞过洞庭春。

按彻《梁州》莲步稳，好花风袅一枝新。画堂香暖不胜春。

又诗曰：

红牙催拍燕飞忙，一片行云到画堂。眉黛促成游子恨，脸容初断故人肠。榆钱不买千金笑，柳带何须百宝妆。舞罢隔帘偷目送，不知谁是楚襄王？

舞罢，卓命近前。貂蝉转入帘内，深深再拜。来了。卓见貂蝉颜色美丽，便问：“此女何人？”允曰：“歌伎貂蝉也。”此时又不说是孩儿，更妙。卓曰：“能唱否？”允命貂蝉执檀板，低讴一曲，貂蝉见吕布只把盏，见董卓便歌舞。说女儿是女儿身分，说歌伎是歌伎身分。正是：

一点樱桃启绛唇，两行碎玉喷《阳春》。丁香舌吐衡钢剑，要斩奸邪乱国臣。

卓称赏不已。允命貂蝉把盏。卓擎杯问曰：“青春几何？”貂蝉曰：“贱妾年方二八。”卓笑曰：“真神仙中人也！”也来了。允起曰：“允欲将此女献上太师，未审肯容纳否？”卓曰：“如此见惠，何以报德？”允曰：“此女得侍太师，其福不浅。”卓再三称谢。允即命备毡车，先将貂蝉送到相府。女将军兵起前去了。○连忙送去，妙。卓亦起身告辞。允亲送董卓，直到相府，然后辞回。

乘马而行，不到半路，只见两行红灯照道，吕布骑马执戟而来，正与王允撞见。看到此处，为王允吃一吓。便勒住马，一把揪住衣襟，厉声问曰：“司徒既以貂蝉许我，今又送与太师，何相戏耶？”吓杀。允急止之曰：“此非说话处，且请到草舍去。”妙，有机变。布同允到家下马，入后堂，也入后堂，妙。叙礼毕，允曰：“将军何故反怪老夫？”布曰：“有人报我，说你把毡车送貂蝉入相府，是何意故？”允曰：“将军原来不知。昨日太师在朝堂中，对老夫说：‘我有一事，明日要到你家。’允因此准备小宴等候。太师饮酒中间，说：‘我闻你有一女名唤貂蝉，已许吾儿奉先。我恐你言未准，特来相求，并请一见。’老夫不敢有违，随引貂蝉出拜公公。公公二字搠心。妙。太师曰：‘今日良辰，吾即当取此女回去，配与奉先。’更妙。将军试思：太师亲临，老夫焉敢推阻？”一派鬼话，令人入其玄中。布曰：“司徒少罪。布一时错见，来日自当负荆。”允曰：“小女颇有妆奁，待过将军府下，便当送至。”此句找足得妙。想吕布此时，犹俨然以新郎自待也。布谢去。

次日，吕布在府中打听，绝不闻音耗。不闻“配与奉先”之音耗也。径入堂中，寻问诸侍妾。侍妾对曰：“夜来太师与新人共寝，至今未起。”董卓做干爷，难为了干娘；吕布做干儿，难为了干媳妇。布大怒，不得不怒。潜入卓卧房后窥探。时貂蝉起于窗下梳头，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，极长大，头戴束发冠：先见影，后见人，妙。偷眼视之，正是吕布。貂蝉故蹙双眉，做忧愁不乐之态；复以香罗频拭泪眼。笑亦倾人，颦亦倾人。吕布窥视良久，乃出。少顷又入，卓己坐于中堂。见布来，问曰：“外面无事乎？”布曰：“无事。”外面无事，里面却有事。侍立卓侧。卓方食，布偷目窃望，见绣帘内一女子往来观觑，微露半面，以目送情，此皆女将军绝妙兵法。布知是貂蝉，神魂飘荡。卓见布如此光景，心中疑忌，曰：“奉先无事且退。”布怏怏而出。

董卓自纳貂蝉后，为色所迷，月余不出理事。卓偶染小疾，貂蝉衣不解带，曲意逢迎，看他待布如彼，待卓又如此。使出两副心肠，妆出两副面孔，令我想杀女将军矣。卓心愈喜。吕布入内问安。正值卓睡。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，以手指心，又以手指董卓，挥泪不止。女将军韬略一至于此，孙吴不及也。布心如碎。卓朦胧双目，见布注视床后，目不转睛；回身一看，见貂蝉立于床后。卓大怒，叱布曰：“汝敢戏吾爱姬耶！”唤左右逐出，今后不许入堂。吕布怒恨而归。先为掷戟作引。路遇李儒，告知其故。儒急入见卓曰：“太师欲取天下，何故以小过见责温侯？倘彼心变，大事去矣！”卓曰：“奈何？”儒曰：“来朝唤入，赐以金帛，好言慰之，自然无事。”卓依言。次日，使人唤布入堂，慰之曰：“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，误言伤汝，汝勿记心！”随赐金十斤，锦二十匹。布谢归，此处忽又一顿。波澜倏起倏落，大有层折。然身虽在卓左右，心实系念貂蝉。

卓疾既愈，入朝议事。布执戟相随，见卓与献帝共谈，便乘间提戟出内门，一写戟。上马径投相府来。一写马。系马府前，再写马。提戟入后堂，再写戟。寻见貂蝉。蝉曰：“汝可去后园中凤仪亭边等我。”布提戟径往，三写戟。立于亭下曲栏之旁。良久，见貂蝉分花拂柳而来，果然如月宫仙子。花下看佳人，如马上看壮士，加倍动目。泣谓布曰：“我虽非王司徒亲女，然待之如已出。自见将军，许侍箕帚。妾已生平愿足。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，将妾淫污。妾恨不即死，止因未与将军一诀，故且忍辱偷生。今幸得见，妾愿毕矣！此身已污，不得复事英雄：愿死于君前，以明妾志！”语语动人。言讫，手攀曲栏，望荷花池便跳。以死动之。吕布慌忙抱住，泣曰：使布怒易，使布泣难。布而至于泣，董卓不能活矣。“我知汝心久矣！只恨不能共语！”貂蝉手扯布曰：“妾今生不能与君为妻，愿相期于来世。”再逼一句，妙。布曰：“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，非英雄也！”正要逼出他此句。蝉曰：“妾度日如年，愿君怜而救之。”明明催杀董卓。自己原不肯死。布曰：“我今偷空而来，恐老贼见疑，必当速去。”蝉牵其衣曰：“君如此惧怕老贼，妾身无见天日之期矣！”妙极，恶极。布立住曰：“容我徐图良策。”说罢，提戟欲去。四写戟。○若此时便去，那得撞着董卓？读书者至此，亦惟恐其去也。貂蝉曰：“妾在深闺，闻将军之名，如雷灌耳，以为当世一人而已。谁想反受他人之制乎！”言讫，泪下如雨。谚云：“请将不如激将。”是绝妙说士声口。布羞惭满面，重复倚戟，五写戟。回身搂抱貂蝉，用好言安慰。两个偎偎倚倚，不忍相离。此皆貂蝉故意淹留吕布，要他撞着董卓。女将军兵法神妙如许。

却说董卓在殿上，回头不见吕布，心中怀疑，连忙辞了献帝，登车回府。见布马系于府前。三写马。问门吏，吏答曰：“温侯入后堂去了。”卓叱退左右，径入后堂中，寻觅不见。唤貂蝉，蝉亦不见。急杀。急问侍妾，侍妾曰：“貂蝉在后园看花。”卓寻入后园，正见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语，画戟倚在一边。六写戟。卓怒，大喝一声。布见卓至，大惊，回身便走。卓抢了画戟，七写戟。挺着赶来。吕布走得快，卓肥胖赶不上，掷戟刺布。八写戟。布打戟落地。九写戟。卓拾戟再赶，十写戟。布已走远。卓赶出园门，一人飞奔前来，与卓胸膛相撞，卓倒于地。此何人耶？令人急欲看下文矣。正是：

冲天怒气高千丈，仆地肥躯做一堆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回 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

弒一君，复立一君，为所立者，未有不疑其弒我亦如前之君也。弒一父，复归一父，为所归者，未有不疑其弒我亦如前之父也。乃献帝畏董卓，而董卓不畏吕布；不惟不畏之，又复恃之。业已恃之，又不固结之，而反怨怒之、仇恨之；及其将杀己，又复望其援己而呼之。呜呼，董卓真蠢人哉！

王允劝吕布杀董卓一段文字，一急一缓，一起一落，一反一正，一纵一收，比李肃劝杀丁建阳更是淋漓痛快。今人俱以蔡邕哭卓为非，论固正矣；然情有可原，事有足录。何也？士各为知己者死。设有人受恩桀、纣，在他人固为桀、纣，在此人则尧、舜也。董卓诚为邕之知己，哭而报之，杀而殉之，不为过也。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余润，势衰则掉臂去之，甚至为操戈，为下石，无所不至者，毕竟蔡为君子，而此辈则真小人也。

吕布去后，貂蝉竟不知下落。何也？曰：成功者退。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正妙在不知下落。若必欲问他下落，则范大夫泛湖之后，又谁知西子踪迹乎？

张柬之不杀武三思而被害；恶党固不可赦，遗孽固不可留也。但李傕、郭泛拥兵于外，当散其众而徐图之。不当求之太急，以至生变耳。故柬之之病，病在缓；王允之病，病在急。

却说那撞倒董卓的人，正是李儒。当下李儒扶起董卓，至书院中坐定。卓曰：“汝为何来此？”儒曰：“儒适至府门，知太师怒入后园，寻问吕布，因急走来。正遇吕布奔走，云：‘太师杀我！’儒慌赶入园中劝解。不意误撞恩相，死罪！死罪！”李儒来此，只在李儒口中叙明，省笔之法。卓曰：“叵音颇。耐逆贼！戏吾爱姬，誓必杀之！”儒曰：“恩相差矣！昔楚庄王绝缨之会，不究戏爱姬之蒋雄，后为秦兵所困，得其死力相救。今貂蝉不过一女子，而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也。太师若就此机会，以蝉赐布，布感大恩，必以死报太师。太师请自三思。”李儒几破连环计。卓沉吟良久曰：“汝言亦是。我当思之。”儒谢而出。

卓入后堂，唤貂蝉问曰：“汝何与吕布私通耶？”蝉泣曰：“妾在后园看花，吕布突至。妾方惊避，布曰：‘我乃太师之子，何必相避？’提戟赶妾至凤仪亭。妾见其心不良，恐为所逼，欲投荷池自尽，却被这厮抱住。正在生死之间，得太师来救了性命。”此等巧言，溺爱者每为所惑。董卓曰：“我今将汝赐与吕布，何如？”貂蝉大惊，哭曰：惊是真惊，哭是假哭。“妾身已事贵人，今忽欲下赐家奴，妾宁死不辱！”遂掣壁间宝剑，欲自刎。亦以死动人。○今日妇人放刁，每以要死恐吓其夫，是学貂蝉而误者也。卓慌夺剑，拥抱曰：“吾戏汝！”只三字，如闻其声。貂蝉倒于卓怀，掩面大哭曰：“此必李儒之计也！儒与布交厚，故设此计，却不顾惜太师体面与贱妾性命。妾当生噬音示。其肉！”说破李儒尤妙。不特间吕布，并间李儒。卓曰：“吾安忍舍汝耶！”蝉曰：“虽蒙太师怜爱，但恐此处不宜久居，必被吕布所害。”卓曰：“吾明日和你归郿坞去，同受快乐，慎勿忧疑。”蝉方收泪拜谢。

次日，李儒入见曰：“今日良辰，可将貂蝉送与吕布。”卓曰：“布与我有父子之分，不便赐与。我只不究其罪。汝传我意，以好言慰之可也。”此处又用一顿。是听李儒一半言语，不然掷戟之后，安得虎头蛇尾？儒曰：“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。”卓变色曰：“汝之妻肯与吕布否？貂蝉之事，再勿多言，言则必斩！”李儒出，仰天叹曰：“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！”双股剑、青龙刀、丈八蛇矛，俱不及女将军兵器。今之好色者，仔细仔细！后人读书至此，有诗叹之曰：

司徒妙算托红裙。不用干戈不用兵。三战虎牢徒费力，凯歌却奏凤仪亭。

董卓即日下令还郿坞，百官俱拜送。貂蝉在车上，遥见吕布于稠人之内，眼望车中。貂蝉虚掩其面，如痛哭之状。哭是假哭。车已去远。布缓辔于土冈之上，眼望车尘，叹惜痛恨。恨是真恨。忽闻背后一人问曰：“温侯何不从太师去，乃在此遥望而发叹？”问得恶。布视之，乃司徒王允也。

相见毕，允曰：“老夫日来因染微恙，闭门不出，故久未得与将军一见。补笔，周旋得妙。今日太师驾归郿坞，只得扶病出送。却喜得晤将军！请问将军，为何在此长叹？”布曰：“正为公女耳。”允佯惊曰：“许多时，尚未与将军耶？”推托疾闭门，方掩饰得此句。不然，王允岂有不知之理？布曰：“老贼自宠幸久矣！”允佯大惊曰：“不信有此事！”布将前事一一告允。允仰面跌足，半晌不语，良久乃言曰：“不意太师作此禽兽之行！”因挽布手曰：“且到寒舍商议。”布随允归。允延入密室，置酒款待。布又将凤仪亭相遇之事，细述一遍。允曰：“太师淫吾之女，夺将军之妻，诚为天下耻笑。非笑太师，笑允与将军耳！一转，妙。然允老迈无能之辈，不足为道；可惜将军盖世英雄，亦受此污辱也！”又一转，更妙更恶。布怒气冲天，拍案大叫。允急曰：“老夫失语，将军息怒。”布曰：“誓当杀此老贼，以雪吾耻！”允急掩其口曰：“将军勿言，恐累及老夫。”不用顺口撺掇，却用反舌激恼。布曰：“大丈夫生居天地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？”允曰：“以将军之才，诚非董太师所可限制。”此处王允却用顺口撺掇。布曰：“吾欲杀此老贼，奈是父子之情，恐惹后人议论。”此处吕布却用反言跌顿。允微笑曰：“将军自姓吕，太师自姓董。掷戟之时，岂有父子情耶？”撺掇之中，又以“掷戟”二字激恼他。布奋然曰：“非司徒言，布几自误！”允见其意已决，便说之曰：“将军若扶汉室，乃忠臣也，青史传名，流芳百世。将军若助董卓，乃反臣也，载之史笔，遗臭万年！”数语撇却家门私怨，告以朝廷大义，乃是正文。布避席下拜曰：“布意已决，司徒勿疑。”允曰：“但恐事或不成，反招大祸。”当其奋怒，反掩口以止之；及其迟疑，则正言以动之；待其应允，又反吾以决之。凡用三番曲折。王允信是妙人。布拔带刀刺臂出血为誓。允跪谢曰：“汉祀不斩，皆出将军之赐也！切勿泄漏。临期有计，自当相报。”伏笔。布慨诺而去。

允即请仆射士孙瑞、司隶校尉黄琬商议。瑞曰：“方今主上有疾新愈，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郿坞，请卓议事。一面以天子密诏付吕布，使伏甲兵于朝门之内，引卓入，诛之，此上策也。”琬曰：“何人敢去？”瑞曰：“吕布同郡骑都尉李肃，以董卓不迁其官，甚是怀怨。若令此人去，卓必不疑。”允曰：“善。”请吕布共议。布曰：“昔日劝吾杀丁建阳，亦此人也。照应前文。今若不去，吾先斩之！”使人密请肃至。布曰：“昔日公说布，使杀丁建阳而投董卓。今卓上欺天子，下虐生灵，罪恶贯盈，人神共愤。公可传天子诏往郿坞，宣卓入朝，伏兵诛之。力扶汉室，共作忠臣。尊意若何？”肃曰：“我亦欲除此贼久矣，恨无同心者耳。今将军若此，是天赐也，肃岂敢有二心！”惯会杀父者，吕布也；惯劝人杀父者，李肃也。遂折箭为誓。允曰：“公若能干此事，何患不得显官？”正应“董卓不迁其官”句，直刺入李肃耳中。

次日，李肃引十数骑前到郿坞，人报天子有诏。卓教唤入。天子有诏，坐而受之，目中尚有天子二字乎？李肃入拜。卓曰：“天子有何诏？”肃曰：“天子病体新痊，欲会文武于未央殿，议将禅位于太师，故有此诏。”心中藏之久矣。此语亦直刺入董卓耳中。卓曰：“王允之意若何？”卓贼胸中，只碍一王允，想见王允平日气概。肃曰：“王司徒已命人筑受禅台，只等主公到来。”受禅台故事却在后文，于此处先虚点一笔。有此处之虚，乃有后文之实。卓大喜曰：“吾夜梦一龙罩身，今日果得此喜信。龙罩身者，帝治其罪也，此老如何省得。时哉不可失！”便命心腹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四人，领飞熊军三千，守郿坞，自己即日排驾回京。顾谓李肃曰：“吾为帝，汝当为执金吾。”又许一个执金吾。肃拜谢称臣。卓入辞其母。母时年九十余矣，此妪老而不死，以待典刑，皆董卓恶贯所致。问曰：“吾儿何往？”卓曰：“儿将往受汉禅，母亲早晚为太后也。”又许一个太后。母曰：“吾近日肉颤心惊，恐非吉兆。”卓曰：“将为国母，岂不预有惊报！”国母要做，只怕令孙不肯。遂辞母而行。临行，谓貂蝉曰：“吾为天子，当立汝为贵妃。”又许一个贵妃。貂蝉已明知就里，假作欢喜拜谢。凤仪亭战功将从今日奏凯矣。

卓出坞上车，前遮后拥，望长安来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所乘之车，忽折一轮。卓下车乘马。又行不到十里，那马咆哮嘶喊，掣断辔头。卓问肃曰：“车折轮，马断辔，其兆若何？”肃曰：“乃太师应绍汉禅，弃旧换新，将乘玉辇金鞍之兆也。”前则其母疑而董卓解之，此则董卓疑而李肃又解之。董卓解得勉强，李肃解得敏捷。卓喜而信其言。次日，正行间，忽然狂风骤起，昏雾蔽天。卓问肃曰：“此何祥也？”肃曰：“主公登龙位，必有红光紫雾，以壮天威耳。”卓又喜而不疑。既至城外，百官俱出迎接。只有李儒抱病在家，不能出迎。董卓此来无人谏阻，正为此耳。卓进至相府，吕布入贺。卓曰：“吾登九五，汝当总督天下兵马。”又许一个总督，真是做梦。布拜谢，就帐前歇宿。是夜有十数小儿于郊外作歌，风吹歌声入帐。歌曰：“千里草，何青青！十日上，不得生！”“千里草”，乃董字；“十日上”，乃卓字；不生者，言死也。歌声悲切。卓问李肃曰：“童谣主何吉凶？”肃曰：“亦只是言刘氏灭、董氏兴之意。”葫芦提得妙。

次日侵晨，董卓摆列仪从入朝，忽见一道人，青袍白巾，手执长竿，上缚布一丈，两头各书一“口”字。明明是“吕布”二字。卓问肃曰：“此道人何意？”肃曰：“乃心恙之人也。”呼将士驱去。卓进朝。群臣各具朝服，迎谒于道；李肃手执宝剑，扶车而行。到北掖音亦。门，军兵尽挡在门外，独有御车二十余人同入。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立于殿门，惊问肃曰：“持剑是何意？”肃不应，到此便不消解说矣。推车直入。王允大呼曰：“反贼至此，武士何在？”两旁转出百余人，持戟挺槊刺之。卓裹甲不入，伤臂堕车，大呼曰：“吾儿奉先何在？”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：“有诏讨贼！”以前叫过无数父亲，此处忽唤一“贼”字，可发一笑。一戟直刺咽喉。吕布孝丁原以刃，孝董卓以戟。或刀或戟，比以用力用劳，各尽子道。李肃早割头在手。吕布左手持戟，右手怀中取诏，大呼曰：“奉诏讨贼臣董卓，其余不问！”将吏皆呼“万岁”。后人有诗叹董卓曰：

伯业成时为帝王，不成且作富家郎。谁知天意无私曲，郿坞方成已灭亡。

却说当下吕布大呼曰：“助卓为虐者，皆李儒也！谁可擒之？”李肃应声愿往。忽听朝门外发喊，人报李儒家奴已将李儒绑缚来献。事甚省力，文甚省笔。王允命缚赴市曹斩之。又将董卓尸首号令通衢。卓尸肥胖，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，可称卓灯。膏流满地。百姓过者，莫不手掷其头，足践其尸。王允又命吕布同皇甫嵩、李肃领兵五万，至郿坞抄籍董卓家产、人口。

却说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闻董卓已死，吕布将至，便引了飞熊军，连夜奔凉州去了。吕布至郿坞，先取了貂蝉。吕布心中只为此一事。皇甫嵩命将坞中所藏良家子女，尽行释放。好。但系董卓亲属，不分老幼，悉皆诛戮，卓母亦被杀。是弒何太后之报。○董卓收得好儿子，此妪养得好儿子。卓弟董旻、侄董璜，皆斩首号令。收籍坞中所蓄，黄金数十万，白金数百万，绮罗、珠宝、器皿、粮食不计其数。刻剥民脂民膏，而今安在哉！可为贪夫之戒。回报王允，允乃大犒军士，设宴于都堂，召集众官酌酒称庆。

正饮宴间，忽人报曰：“董卓暴尸于市，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。”允怒曰：“董卓伏诛，士民莫不称贺，此何人独敢哭耶！”遂唤武士：“与吾擒来！”须臾擒至。众官见之，无不惊骇，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乃侍中蔡邕也。蔡邕之哭董卓，亦如栾布之哭彭越。允叱曰：“董卓逆贼，今日伏诛，国之大幸。汝为汉臣，乃不为国庆，反为贼哭，何也？”邕伏罪曰：“邕虽不才，亦知大义，岂肯背国而向卓？只因一时知遇之感，不觉为之一哭。自知罪大，愿公见原，倘得黔音钳。首刖足，使续成汉史，以赎其辜，邕之幸也。”若使邕成汉史，当夺范晔、陈寿之席。众官惜邕之才，皆力救之。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曰：“伯喈旷世逸才，若使续成汉史，诚为盛事。且其孝行素着，若遽杀之，恐失人望。”本是全孝不在忠，今《琵琶》曲本反说他全忠不能至孝，诬之甚矣。允曰：“昔孝武不杀司马迁，后使作史，遂致谤书流于后世。方今国运衰微，朝政错乱，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，使吾等蒙其讪议也。”王允所见亦是，恐其叙董卓处有曲笔耳。日磾无言而退，私谓众官曰：“王允其无后乎！善人国之纪也，制作国之典也。灭纪废典，岂能久乎？”当下王允不听马日磾之言，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，同一死也，若前日不从董卓而为卓所杀，岂不善乎？吾为邕惜之。一时士大夫闻者，尽为流涕。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，允之杀之亦为已甚。有诗叹曰：

董卓专权肆不仁，侍中何自竟亡身？当时诸葛隆中卧，安肯轻身事乱臣！

且说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逃居陕西，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。王允曰：“卓之跋扈，皆此四人助之。今虽大赦天下，独不赦此四人。”先赦其罪，后散其兵，而后图之，未为晚也。此是王允失算。使者回报李傕。傕曰：“求赦不得，各自逃生可也。”谋士贾诩曰：“诸君若弃军单行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。不若诱集陕人，并本部军马，杀入长安，与董卓报仇。事济，奉朝廷以正天下；若其不胜，走亦未迟。”只贾诩一言，便使长安大乱。武士兵端，起于说士舌端：可畏哉！傕等然其说，遂流言于西凉州曰：“王允将欲洗荡此方之人矣！”众皆惊惶。乃复扬言曰：“徒死无益，能从我反乎？”众皆愿从。于是聚众十余万，分作四路，杀奔长安来。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，引军五千人，欲去与丈人报仇。卓有二婿，李儒伏诛，牛辅漏网，何也？李傕便与合兵，使为前驱。四人陆续进发。

王允听知西凉兵来，与吕布商议。布曰：“司徒放心。量此鼠辈，何足数也！”遂引李肃将兵出敌。肃当先迎战，正与牛辅相遇，大杀一阵。牛辅抵敌不过，败阵而去。不想是夜二更，牛辅乘肃不备，竟来劫寨。肃军乱窜，败走三十余里，折军大半。来见吕布，布大怒，曰：“汝何挫吾锐气！”遂斩李肃，悬头军门。惯劝人杀父之报。不用别人杀之，即用杀父之人杀之，此天道之巧。次日，吕布进兵，与牛辅对敌。量牛辅如何敌得吕布，仍复大败而走。是夜牛辅唤心腹人胡赤儿商议曰：“吕布骁勇，万不能敌。不如瞒了李傕等四人，暗藏金珠，与亲随三五人弃军而去。”贼徒身分，正堪为董卓之婿。胡赤儿应允。是夜收拾金珠，弃营而走，随行者三四人。将渡一河，赤儿欲谋取金珠，竟杀死牛辅，将头来献吕布。一派贼徒。布问起情由，从人出首：“胡赤儿谋杀牛辅，夺其金宝。”布怒，即将赤儿诛杀。胡赤儿之杀牛辅，亦如吕布之杀董卓也。知人则明，自知则暗。领军前进，正迎着李傕军马。吕布不等他列阵，便挺戟跃马，麾军直冲过来。傕军不能抵当，退走五十余里。依山下寨，请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共议。曰：“吕布虽勇，然而无谋，不足为虑。我引军守住谷口，每日诱他厮杀；郭将军可领军抄击其后，效彭越挠楚之法，鸣金进兵，擂鼓收兵；张、樊二公却分兵两路，径取长安。彼首尾不能救应，必然大败。”贾诩固能谋，李傕亦善算。众用其计。

却说吕布勒兵到山下，李傕引军搦战。布忿怒，冲杀过去，傕退走上山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布军不能进。忽报郭汜在阵后杀来，布急回战。只闻鼓声大震，汜军已退。布方欲收军，锣声响处，傕军又来。未及对敌，背后郭汜又领军杀到。及至吕布来时，却又擂鼓收军去了。颠倒金鼓以乱之，所以疲其力也。激得吕布怒气填胸。一连如此几日，欲战不得，欲止不得。正在恼怒，忽然飞马报来，说张济、樊稠两路军马竟往长安，京城危急。布急领军回，背后李傕、郭汜杀来。布无心恋战，只顾奔走，折了好些人马。昔日能挡十八路诸，而今日不能胜李、郭、张、樊四军，何也？岂既得貂蝉后，勇力已不如前日矣！比及到长安，城下贼兵云屯雨集，围定城池，布军与战不利。军士畏吕布暴厉，多有降贼者，布心甚忧。

数日之后，董卓余党李蒙、王方在城中为贼内应，偷开城门，四路贼军一齐拥入。吕布左冲右突，拦挡不住，引数百骑往青琐门外，呼王允曰：“势急矣！请司徒上马，同出关去，别作良策！”王允若去，是弃天子而去也。贻天子以危，而己则逃其难，王允决下为矣。允曰：“若蒙社稷之灵，得安国家，吾之愿也﹔若不获已，则允奉身以死。临难苟免，吾不为也。为我谢关东诸公，努力以国家为念！”吕布再三相劝，王允只是不肯去。王允是汉子。不一时，各门火焰竟天，吕布只得弃却家小，貂蝉也不要了。引百余骑飞奔出关，投袁术去了。

李傕、郭汜纵兵大掠。太常卿种音充。拂、太仆鲁馗、大鸿胪周奂、音唤。城门校尉崔烈、越骑校尉王颀音奇。皆死于国难。贼兵围绕内庭至急，侍臣请天子上宣平门止乱。李傕等望见黄盖，约住军士，口呼“万岁”。献帝倚楼问曰：“卿不候奏请，辄入长安，意欲何为？”李傕、郭汜仰面奏曰：“董太师乃陛下社稷之臣，无端被王允谋杀，臣等特来报仇，非敢造反。如吴楚七国之欲杀晁错也。但见王允，臣便退兵。”王允时在帝侧，闻知此言，奏曰：“臣本为社稷计。事已至此，陛下不可惜臣，以误国家。臣请下见二贼。”帝徘徊不忍。允自宣平门楼上跳下楼去，王允跳楼，胜于杨雄跳阁。大呼曰：“王允在此！”好王允。李傕、郭汜拔剑叱曰：“董太师何罪而见杀？”允曰：“董贼之罪，弥天亘地，不可胜言。受诛之日，长安士民皆相庆贺，汝独不闻乎？”傕、汜曰：“太师有罪；我等何罪，不肯相赦？”本意在此句。王允大骂：“逆贼何必多言！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！”王允死之无益，不如随吕布而去。然不忍弃天子而走，乃其忠也。二贼手起，把王允杀于楼下。史官有诗赞曰：

王允运机筹，奸臣董卓休。心怀家国恨，眉锁庙堂忧。英气连霄汉，忠诚贯斗牛。至今魂与魄，犹绕凤凰楼。

众贼杀了王允，一面又差人将王允宗族老幼，尽行杀害。士民无不下泪。当下李傕、郭汜寻思曰：“既到这里，不杀天子谋大事，更待何时？”便持剑大呼，杀入内来。正是：

巨魁伏罪灾方息，从贼纵横祸又来。

未知献帝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

或问予曰：天雷击董卓于身后，何不击董卓于生前？击既死之元凶，何不击方兴之从贼？予应之曰：天有天理，亦有天数；待其恶贯既盈，而后假手于人以杀之。是亦气数使然。盖天理之天，不能不听于天数之天也。

贾诩深沟高垒之谋，亦即李左车劝陈余之策也。陈余不能用李左车之言，车固遇非其人；李傕能用贾诩之言，诩亦事非其主。君子择主而事，可不慎哉？

马超如此英勇，却于虎牢关前，并不见西凉兵将挺身一战，何也？意者马超此时尚幼，未随父来。又或马腾见袁绍不能用人，袁术不肯发粮，故无战心耶？不然今日讨李、郭者马腾，异日受衣带诏者亦马腾：既已烈烈于后，岂得冥冥于前？

曹操以荀彧为“吾之子房”，是隐然以高祖自待矣。何至加九钖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？文若不于此时疑之，直至后日而始疑之，惜哉，见之不早也！

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有意，陶谦害曹嵩一家是无心。曹操迁怒于陶谦，犹可言也；迁怒于徐州百姓则恶矣；至复迁怒于昔日救命之陈宫，则尤恶矣！恶人有言必践言之则必行之。前日杀吕家，是“宁可我负人”；今日欲报仇，是“不可人负我”。

却说李、郭二贼欲弒献帝。张济、樊稠谏曰：“不可。今日若便杀之，恐众人不服；不如仍旧奉之为主，赚诸侯入关。先去其羽翼，然后杀之，天下可图也。”一欲杀、一不杀，总是狂寇算计，与曹操不同。李、郭二人从其言，按住兵器。帝在楼上，宣谕曰：“王允既诛，军马何故不退？”李傕、郭汜曰：“臣等有功王室，未蒙赐爵，故不敢退军。”帝曰：“卿欲封何爵？”李、郭、张、樊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，勒要如此官品。今道士受箓，每自拟职衔以奏天庭，想亦用此法也。帝只得从之，封李傕为车骑将军、池阳侯，领司隶校尉，假节钺；郭汜为后将军、美阳侯，假节钺，同秉朝政。樊稠为右将军、万年侯；张济为骠骑将军、平阳侯，领兵屯弘农。其余李蒙、王方等各为校尉。然后谢恩，只算自封自，何谢之有？领兵出城。又下令追寻董卓尸首，获得些零碎皮骨，以香木雕成形体，安凑停当，大设祭祀，用王者衣衾棺椁，选择吉日，迁葬郿坞。临葬之期，天降大雷雨，平地水深数尺。霹雳震开其棺，尸首提出棺外。曹操七十二疑冢，天不一击之，而独击董卓之墓者，盖报其发掘陵寝之恶也。李傕候晴再葬，是夜又复如是。三次改葬，皆不能葬，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。前脐中置灯是人火。今雷火消灭是天火。天之怒卓。可谓甚矣！

且说李傕、郭汜既掌大权，残虐百姓。密遣心腹，侍帝左右，观其动静。献帝此时，举动荆棘。朝廷官员，并由二贼升降。因采人望，特宣朱隽入朝，封为太仆，同领朝政。董卓召蔡邕，李、郭用朱隽，正是一样意思。一日，人报西凉太守马腾、并州刺史韩遂二将，引军十余万，杀奔长安来，声言讨贼。原来二将先曾使人入长安，结连侍中马宇、谏议大夫种邵、左中郎将刘范三人为内应，共谋贼党。三人密奏献帝，封马腾为征西将军、韩遂为镇西将军，各受密诏，并力讨贼。此处讨李、郭有密诏，后文讨曹操亦有衣带诏。前后一辙。当下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闻二军将至，一同商议御敌之策。谋士贾诩曰：“二军远来，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守以拒之。不过百日，彼兵粮尽，必将自退，然后引兵追之，二将可擒矣。”此即李左车劝陈余之计。李蒙、王方出曰：“此非好计。愿借精兵万人，立斩马腾、韩遂之头，献于麾下。”贾诩曰：“今若即战，必当败绩。”李蒙、王方齐声曰：“若吾二人败，情愿斩首；吾若战胜，公亦当输首级与我。”诩谓李傕、郭汜曰：“长安西二百里盩厔音周质。山，其路险峻，可使张、樊两将军屯兵于此，坚壁守之；此似善棋者下一闲着，后来却是要着。待李蒙、王方自引兵迎敌可也。”李傕、郭汜从其言，点一万五千人马与李蒙、王方。二人忻喜而去，离长安二百八十里下寨。

西凉兵到，两个引军迎去。西凉军马拦路摆开阵势。马腾、韩遂联辔而出，指李蒙、王方骂曰：“反国之贼！谁去擒之？”言未绝，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如冠玉，眼若流星，虎体猿臂，彪腹狼腰，手执长枪，坐骑骏马，从阵中飞出。写得声势。原来那将即马腾之子马超，字孟起，年方十七岁，英勇无敌。王方欺他年幼，跃马迎战。战不到数合，早被马超一枪刺于马下。马超勒马便回。李蒙见王方刺死，一骑马从马超背后赶来。超只做不知。马腾在阵门下大叫：“背后有人追赶！”声犹未绝，只见马超已将李蒙擒在马上。二人皆败，不出贾诩之料。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，却故意俄延，等他马近举枪刺来，超将身一闪，李蒙搠个空。两马相并，被马超轻舒猿臂，生擒过去。马超乃五虎将之一。此处极写其英勇，正为后文伏线。军士无主，望风奔逃。马腾、韩遂乘势追杀，大获胜捷，直逼隘口下寨，把李蒙斩首号令。

李傕、郭汜听知李蒙、王方皆被马超杀了，方信贾诩有先见之明，重用其计，只理会紧守关防，由他搦战，并不出迎。果然西凉军未及两月粮草俱乏，商议回军。恰好长安城中马宇家僮出首家主与刘范、种邵外连马腾、韩遂欲为内应等情，后来董承谋讨曹亦被家僮所首，前后又出一辙。李傕、郭汜大怒，尽收三家老少良贱斩于市，把三颗首级直来门前号令。马腾、韩遂见军粮已尽，势不得不去。○起义之兵，却因食尽而沮：前有孙坚，后有韩、马。为之一叹。内应又泄，加一倍要去。只得拔寨退军。李傕、郭汜令张济引军赶马腾，樊稠引军赶韩遂，西凉军大败。马超在后死战，杀退张济。毕竟马超猛于韩遂。樊稠去赶韩遂，看看赶上，相近陈仓，韩遂勒马向樊稠曰：“吾与公乃同乡之人，今日何太无情？”国义不足以动之，而但以乡情动之。樊稠也勒住马答道：“上命不可违。”韩遂曰：“吾此来亦为国家耳，公何相逼之甚也？”先通乡情，后说国义。樊稠听罢，拨转马头，收兵回寨，让韩遂去了。

不提防李傕之侄李别，见樊稠放走韩遂，回报其叔。李傕大怒，便欲兴兵讨樊稠。贾翊曰：“目今人心未宁，频动干戈，深为不便。不若设一宴请张济、樊稠庆功，就席间擒稠斩之，毫不费力。”贾诩为傕谋，每每中窾，惜乎事非其主。李傕大喜，便设宴请张济、樊稠。二将忻然赴宴。酒半阑，李傕忽然变色曰：“樊稠何故交通韩遂，欲谋造反？”稠大惊，未及回言，只见刀斧手拥出，早把樊稠斩首于案下。樊稠犹知同乡之情，李傕更不念同事之情。吓得张济俯伏于地。李傕扶起曰：“樊稠谋反，故尔诛之。公乃吾之心腹，何须惊惧？”将樊稠军拨与张济管领。张济自回弘农去了。张济此时亦当心变，而终从李傕，非丈夫也。

李傕、郭汜自战败西凉兵，诸侯莫敢谁何。贾诩屡劝抚安百姓，结纳贤豪，自是朝廷微有生意。此等举动，比之李儒劝杀百姓，大不相同；惜其党恶，至今受人唾骂。不想青州黄巾又起，聚众数十万，头目不等，劫掠良民。黄巾与李、郭等真是声应气求，有董卓作之于上，自有黄巾余党应之于下。太仆朱隽保举一人可破群贼，李傕、郭汜问是何人。朱隽曰：“要破山东群贼，非曹孟德不可。”从李傕引出黄巾，又从黄巾引入曹操。下文独详叙曹操事，此正过枝接叶处也。李傕曰：“孟德今在何处？”隽曰：“见为东郡太守，广有军兵。若命此人讨贼，贼可克日而破也。”李傕大喜，星夜草诏，差人斋往东郡，命曹操与济北相鲍信一同破贼。又添出鲍信陪之。操领了圣旨，会合鲍信一同兴兵，击贼于寿阳。鲍信杀入重地，为贼所害。此处了却鲍信。操追赶贼兵直到济北，降者数万。操即用贼为前驱，兵马到处，无不降顺。不过百余日，招安到降兵三十余万，男女百余万口。操择精锐者，号为“青州兵”，其余尽令归农。操自此威名日重。捷书报到长安，朝廷加曹操为镇东将军。

操在兖州，招贤纳士。有叔侄二人来投操，先来二人。乃颍川颍阴人，姓荀，名彧，字文若，荀绲之子也。旧事袁绍，今弃绍投操。操与语，大悦，曰：“此吾之子房也！”隐然以高祖自待。遂以为行军司马。其侄荀攸，字公达，海内名士。曾拜黄门侍郎，后弃官归乡，今与其叔同投曹操，操以为行军教授。荀彧曰：“某闻兖州有一贤士，今此人不知何在。”操问是谁，彧曰：“乃东郡东阿人，姓程，名昱，音育。字仲德。”一人荐出一人。操曰：“吾亦闻名久矣。”遂遣人于乡中寻问。访得他在山中读书。操拜请之，程昱来见，曹操大喜。昱谓荀彧曰：“某孤陋寡闻，不足当公之荐。公之乡人，姓郭，名嘉，字奉孝，一人又荐出一人。乃当今贤士，何不罗而致之？”彧猛省曰：“吾几忘却！”遂启操征聘郭嘉到兖州，共论天下之事。郭嘉荐光武嫡派子孙，淮南成德人，姓刘，名晔，字子阳。一人又荐出一人。操即聘晔至。晔又荐二人：一个是山阳昌邑人，姓满，名宠，字伯宁；一个是武城人，姓吕，名虔，字子恪。一人荐出二人。曹操亦素知这两个名誉，就聘为军中从事。满宠、吕虔共荐一人，乃陈留平丘人，姓毛，名玠，字孝先。二人共荐一人。曹操亦聘为从事。

又有一将，引军数百人来投曹操：又自来一人。乃泰山巨平人，姓于，名禁，字文则。操见其人弓马熟娴，武艺出众，命为点军司马。一日，夏侯惇引一大汉来见，前所见皆先通姓名而后引见，惟夏侯惇所荐，先引见而后通姓名。又是一样笔法。操问何人，惇曰：“此乃陈留人，姓典，名韦，勇力过人。旧跟张邈，与帐下人不和，手杀数十人，逃窜山中。惇出射猎，见韦逐虎过涧，因收于军中。今特荐之于公。”典韦来历，只在夏侯惇口中叙出，好。操曰：“吾观此人容貌魁梧，必有勇力。”惇曰：“他曾为友报仇杀人，提头直出闹市，数百人不敢近。只今所使两枝铁戟，重八十斤，挟之上马，运使如飞。”操即令韦试之。韦挟戟骤马，往来驰骋。忽见帐下大旗为风所吹，岌岌欲倒，众军士挟持不定，韦下马喝退众军，一手执定旗杆，立于风中，巍然不动。操曰：“此古之恶来也！”恶来助纣，果然。遂命为帐前都尉，解身上锦袄，及骏马雕鞍赐之。叙典韦独详，文字参差有法。

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谋臣，武有猛将，威镇山东。总结一句。乃遣泰山太守应劭，往琅琊郡取父曹嵩。曹操去讨黄巾，不讨李、郭，是重外而轻内；不去勤王，先去取父，是先私而后公也。嵩自陈留避难，隐居琅琊。当日接了书信，便与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余口，并从者百余人、车百余辆，径望兖州而来。道径徐州，太守陶谦，字恭祖，为人温厚纯笃，向欲结纳曹操，正无其由；陶谦差矣。曹操何人，而必欲结纳之耶！知操父经过，遂出境迎接，再拜致敬，大设筵宴，款待两日。曹嵩要行，陶谦亲送出郭，特差都尉张闿将部兵五百护送。虽知为好反成怨？曹嵩率家小行到华、费间，时夏末秋初，大雨骤至，只得投一古寺歇宿。寺僧接入。嵩安顿家小，命张闿将军马屯于两廊。众军衣装都被雨打湿，同声叹怨。张闿唤手下头目于静处商议曰：“我们本是黄巾余党，勉强降顺陶谦，未有好处。如今曹家辎重车辆无数，你们欲得富贵不难。只就今夜三更，大家砍将入去，把曹嵩一家杀了，取了财物，同往山中落草：此计何如？”曹操讨黄巾，那知又受黄巾之害。众皆应允。是夜风雨未息，曹嵩正坐，忽闻四壁喊声大举。曹德提剑出看，就被搠死。曹嵩忙引一妾，奔入方丈后，欲越墙而走。妾肥胖不能出，嵩慌急，与妾躲于厕中，被乱军所杀。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之报。吕家害在一猪；曹家胖妾，亦一猪也。应劭死命逃脱，投袁绍去了。张闿杀尽曹嵩全家，取了财物，放火烧寺，与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。后人有诗曰：

曹操奸雄世所夸，曾将吕氏杀全家。如今阖户逢人杀，天理循环报不差。

当下应劭部下有逃命的军士，报与曹操。操闻之哭倒于地。众人救起。操切齿曰：“陶谦纵兵杀吾父，此仇不共戴天！吾今悉起大军，洗荡徐州，方雪吾恨！”遂留荀彧、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、范县、东阿三县，此二人为后来抵敌吕布伏线。其余尽杀奔徐州来。夏侯惇、于禁、典韦为先锋。操令但得城池，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，以雪父仇。迁怒百姓，殊为无理。当有九江太守边让，与陶谦交厚，闻知徐州有难，自引兵五千来救。操闻之大怒，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。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。时陈宫为东郡从事，亦与陶谦交厚，闻曹操起兵报仇，欲尽杀百姓，星夜前来见操。自前回客店中一去，陈宫却无下落，于此处补出。操知是为陶谦作说客，欲待不见，又灭不过旧恩，只得请入帐中相见。宫曰：“今闻明公以大兵临徐州，报尊父之仇，所到欲尽杀百姓，某因此特来进言。陶谦乃仁人君子，非好利忘义之辈。尊父遇害，乃张闿之恶，非谦罪也。且州县之民，与明公何仇？杀之不祥。望三思而行！”操怒曰：“公昔弃我而去，今有何面目，复来相见？迁怒陈宫，更是无理。陶谦杀吾一家，誓当摘胆剜心，以雪吾恨。然则吕伯奢全家被杀，又将摘何人之胆、剜何人之心，以雪其恨也？公虽为陶谦游说，其如吾不听何！”陈宫辞出，叹曰：“吾亦无面目见陶谦也！”遂驰马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。为后文使吕布攻徐州张本。

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，杀戮人民，发掘坟墓。此段亦在陈琳檄中。陶谦在徐州，闻曹操起军报仇，杀戮百姓，仰天恸哭曰：“我获罪于天，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！”急聚众官商议。曹豹曰：“曹兵既至，岂有束手待死，某愿助使君破之。”陶谦只得引兵出迎。远望操军如铺霜涌雪，中军竖起白旗二面，大书“报仇”“雪恨”四字。写得如此声势，读书者至此，为陶谦寒心，又为徐州百姓寒心。军马列成阵势，曹操纵马出阵，身穿缟素，扬鞭大骂。陶谦亦出马于门旗下，欠身施礼曰：“谦本欲结好明公，故托张闿护送。不想贼心不改，致有此事。实不干陶谦之故，望明公察之。”操大骂曰：“老匹夫！杀吾父，尚敢乱言！谁可生擒老贼？”夏侯惇应声而出。陶谦慌走入阵。夏侯惇赶来，曹豹挺枪跃马，前去迎敌。两马相交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两军皆乱，各自收兵。此时亦天之不欲绝徐州百姓也。

陶谦入城，与众计议曰：“曹兵势大难敌，吾当自缚往操营，任其剖割，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。”忧在百姓，仁者之言。言未绝，一人进前，言曰：“府君久镇徐州，人民感恩。今曹兵虽众，未能即破我城。府君与百姓，坚守勿出；某虽不才，愿施小策，教曹操死无葬身之地。”众人大惊，便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正是：

本为纳交反成怨，那知绝处又逢生。

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

本是陶谦求救，却弄出孔融求救；本是太史慈救孔融，却弄出刘玄德救孔融。本是孔融求玄德，却弄出陶谦求玄德；本是玄德退曹操，却弄出吕布退曹操：种种变幻，令人测摸不出。

看前回曹操咬牙切齿、秣马厉兵，观者必以为此回中定然踏平徐州，碎割陶谦矣。不意虎头蛇尾，竟自解围而去。所以然者，操以兖州为家，无兖州则无家也。顾家之情重，遂使报父之情轻，故乘便卖个人情与刘备。嗟乎！天下岂有报父仇而可以卖人情者乎？孝子报仇，不复顾身，奈何顾家而遂中止乎？太史慈为母报德，而终以克报：慈诚孝子也。曹操为父报仇，而竟不克报：以操非孝子也。

刘备之辞徐州，为真辞耶？为假辞耶？若以为真辞，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，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，何也？或曰：辞之愈力，则受之愈稳。大英雄人，往往有此算计，人自不知耳。

却说献计之人，乃东海朐县人，姓糜，名竺，字子仲。此人家世富豪，尝往洛阳买卖，乘车而回，路遇一美妇人来求同载。竺乃下车步行，让车与妇人坐。妇人请竺同载，竺上车端坐，目不邪视。其实难得。行及数里，妇人辞去。临别对竺曰：“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。离为中，女人固属阴，故火星化为妇人。奉上帝敕，往烧汝家。感君相待以礼，故明告君。君可速归，搬出财物。吾当夜来。”言讫不见。心火不动，天火亦不为害。然今之能为糜竺者，几人哉？天火安能烧得许多也！竺大惊，飞奔到家，将家中所有疾忙搬出。是晚果然厨中火起，尽烧其屋。竺因此广舍家财，济贫拔苦，后陶谦聘为别驾从事。夹叙糜竺一段闲情。叙事到极急时，偏用一缓。当日献计曰：“某愿亲往北海郡，求孔融起兵救援；更得一人，往青州田楷处求救。若二处军马齐来，操必退兵矣。”谦从之，遂写书二封，问帐下谁人敢去青州求救。一人应声愿往。众视之，乃广陵人，姓陈，名登，字元龙。陶谦先打发陈元龙往青州去讫，略过青州一边。下便详叙北海一边。然后命糜竺赍书赴北海，自己率众守城，以备攻击。

却说北海孔融，字文举，鲁国曲阜人也，孔子二十世孙，泰山都尉孔宙之子。自小聪明，年十岁时，往谒河南尹李膺。阍人难之，融曰：“我系李相通家。”及入见，膺问曰：“汝祖与吾祖何亲？”融曰：“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，融与君岂非累世通家？”今挟刺投人者多写通家，想亦学孔融而误也。膺大奇之。少顷，大中大夫陈炜至。膺指融曰：“此奇童也。”炜曰：“小时聪明，大时未必聪明。”融即应声曰：“如君所言，幼时必聪明者。”口角尖利，咄咄逼人。炜等皆笑曰：“此子长成，必当代之伟器也。”自此得名。后为中郎将，累迁北海太守。极好宾客，今之写通家帖拜客者，偏多悭吝，未必好客：此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。常曰：“座上客常满，樽中酒不空：吾之愿也。”高怀。惜今世无孔融，我亦欲写通家帖拜投门下矣。在北海六年，甚得民心。又夹叙孔融一段闲文。叙事到极急时，又用一缓。

当日正与客坐，人报徐州糜竺至。融请入见，问其来意。竺出陶谦书，言：“曹操攻围甚急，望明公垂救！”融曰：“吾与陶恭祖交厚，子仲又亲到此，如何不去？只是曹孟德与我无仇，当先遣人送书解和。如其不从，然后起兵。”竺曰：“曹操倚仗兵威，决不肯和。”融教一面点兵，一面差人送书。正商议间，忽报黄巾贼党管亥，部领群寇数万，杀奔前来。此数万人突如其来，怪绝。孔融大惊，急点本部人马，出城与贼迎战。管亥出马曰：“吾知北海粮广，可借一万石，即便退兵。不然，打破城池，老幼不留！”孔融叱曰：“吾乃大汉之臣，守大汉之地，岂有粮米与贼耶！”管亥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孔融。融将宗宝，挺枪出马，战不数合，被管亥一刀砍宗宝于马下。孔融兵大乱，奔入城中。管亥分兵四面围城，孔融心中郁闷。糜竺怀愁，更不可言。糜竺此时其车难过。

次日，孔融登城，遥望贼势浩大，倍添忧恼。忽见城外一人，挺枪跃马，杀入贼阵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直到城下，大叫“开门”。此一人又突如其来，怪绝。孔融不识其人，不敢开门。贼众赶到壕边，那人回身，连搠十数人下马，具见英雄。贼众倒退。融急命开门引入。其人下马弃枪，径到城上，拜见孔融。融问其姓名，对曰：“某东莱黄县人也，复姓太史，名慈，其名曰慈，其人必孝。字子义。老母重蒙恩顾。某昨自辽东回家省亲，知贼寇城。老母说：‘屡受府君深恩，汝当往救！’某故单马而来。”曹操为父报仇，太史慈为母报德。孔融大喜。原来孔融与太史慈虽未识面，却晓得他是个英雄。因他远出，有老母住在离城二十里之外，融常使人遗以粟帛。母感融德，故特使慈来救。好客而惠及其母，固当得此报。当下孔融重待太史慈，赠与衣甲鞍马。慈曰：“某愿借精兵一千，出城杀贼。”融曰：“君虽英勇，然贼势甚盛，不可轻出。”慈曰：“老母感君厚德，特遣慈来；如不能解围，慈亦无颜见母矣。的是孝子声口。愿决一死战！”融曰：“吾闻刘玄德乃当世英雄，若请得他来相救，此围自解。只无人可使耳。”慈曰：“府君修书，某当急往。”糜竺方为陶谦求救于孔融，太史慈又为孔融求救于刘备：变幻之极。融喜，修书付慈。慈擐甲上马，腰带弓矢，手持铁枪，饱食严装。城门开处，一骑飞出。近壕，贼将率众来战。慈连搠死数人，透围而出。管亥知有人出城，料必是请救兵的，便自引数百骑赶来，八面围定。慈倚住枪，拈弓搭箭，八面射之，无不应弦落马。贼众不敢来追。英雄之极。

太史慈得脱，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。施礼罢，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，呈上书札。玄德看毕，问慈曰：“足下何人？”慈曰：“某太史慈，东海之鄙人也。与孔融亲非骨肉，比非乡党，特以气谊相投，有分忧共患之意。语语打动玄德，妙。今管亥暴乱，北海被围，孤穷无告，危在旦夕。闻君仁义素着，能救人危急，故特令某冒锋突围，前来求救。”玄德敛容答曰：“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？”自负语，亦骯脏语。乃同云长、翼德点精兵三千，往北海郡进发。管亥望见救军来到，亲自引兵迎敌。因见玄德兵少，不以为意。玄德与关、张、太史慈，立马阵前。管亥忿怒直出，太史慈却待向前，云长早出，破黄巾贼却用一裹青巾者，可谓以木克土。直取管亥。两马相交，众军大喊。量管亥怎敌得云长？数十合之间，青龙刀起，劈管亥于马下。太史慈、张飞两骑齐出，双枪并举，杀入贼阵。玄德驱兵掩杀。城上孔融望见太史慈与关、张赶杀贼众，如虎入羊群，纵横莫当，只八字，写得何等声势。便驱兵出城。两下夹攻，大败群贼，降者无数。余党溃散。可谓“惯破黄巾刘、关、张”矣。

孔融迎接玄德入城，叙礼毕，大设筵宴庆贺。又引糜竺来见玄德，具言张闿杀曹嵩之事：“今曹操纵兵大掠，围住徐州，特来求救。”玄德曰：“陶恭祖乃仁人君子，不意受此无辜之冤！”孔融曰：“公乃汉室宗亲，今曹操残害百姓，倚强欺弱，何不与融同往救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备非敢推辞，奈兵微将寡，恐难轻动。”孔融曰：“融之欲救陶恭祖，虽因旧谊，亦为大义。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？”激励得好。玄德曰：“既如此，请文举先行，容备去公孙瓒处，借三五千人马，随后便来。”融曰：“公切勿失信。”玄德曰：“公以备为何如人也？正与“北海知世间有刘备”句相照。圣人云：‘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’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，必然亲至。”孔融应允，教糜竺先回徐州去报，融便收拾起程。太史慈拜谢曰：“慈奉母命，前来相助，今幸无虞。有扬州刺史刘繇，与慈同郡，有书来唤，不敢不去。容图再见。”融以金帛相酬，慈不肯受而归。何不留之，可惜可惜。其母见之，喜曰：“我喜汝有以报北海也！”子是孝子，母是贤母。遂遣慈往扬州去了。为后伏线。

不说孔融起兵。且说玄德离北海来见公孙瓒，具说欲救徐州之事。瓒曰：“曹操与君无仇，何苦替人出力？”玄德曰：“备已许人，不敢失信。”瓒曰：“我借与君马步军二千。”玄德曰：“更望借赵子龙一行。”未尝须臾忘此人。瓒许之。玄德遂与关、张引本部三千人为前部，子龙引二千人随后，往徐州来。

却说糜竺回报陶谦，言北海又请得刘玄德来助；陈元龙也回报青州田楷欣然领兵来救。一边实叙，一边虚叙，妙。陶谦心安。原来孔融、田楷两路军马，惧怕曹兵势猛，远远依山下寨，未敢轻进；曹操见两路军到，亦分了军势，不敢向前攻城。

却说刘玄德军到，见孔融。融曰：“曹兵势大，操又善于用兵，未可轻战。且观其动静，然后进兵。”玄德曰：“但恐城中无粮，难以持久。备令云长、子龙领军四千，在公部下相助；备与张飞杀奔曹营，径投徐州去见陶使君商议。”毕竟玄德英雄。融大喜，会合田楷，为掎角之势；云长、子龙领兵两边接应。是日玄德、张飞引一千人马，杀入曹兵寨边。正行之间，寨内一声鼓响，马军步兵如潮似浪拥将出来。当头一员大将，乃是于禁，勒马大叫：“何处狂徒！往那里去！”张飞见了，更不打话，直取于禁。两马相交，战到数合，玄德掣双股剑麾兵大进，于禁败走。张飞当前追杀，直到徐州城下。城上望见红旗白字，大书“平原刘玄德”，陶谦急令开门。玄德入城，陶谦接着，共到府衙。礼毕，设宴相待，一壁劳军。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，语言豁达，心中大喜，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，让与玄德。陶公祖一让徐州。玄德愕然曰：“公何意也？”谦曰：“今天下扰乱，王纲不振，公乃汉室宗亲，正宜力扶社稷。老夫年迈无能，情愿将徐州相让。公勿推辞。谦当自写表文，申奏朝廷。”玄德离席再拜曰：“刘备虽汉朝苗裔，功微德薄，为平原相犹恐不称职。今为大义，故来相助。公出此言，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？若举此念，皇天不佑！”谦曰：“此老夫之实情也。”再三相让，玄德那里肯受。真耶？假耶？糜竺进曰：“今兵临城下，且当商议退敌之策。待事平之日，再当相让可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备当遗书于曹操，劝令解和。操若不从，厮杀未迟。”于是传檄二寨，且按兵不动；遣人赍书以达曹操。

却说曹操正在军中，与诸将议事，人报徐州有战书到。操拆而观之，乃刘备书也。书略曰：

备自关外得拜君颜，嗣后天各一方，不及趋侍。向者尊父曹侯，实因张闿不仁，以致被害，非陶恭祖之罪也。目今黄巾遗孽扰乱于外，董卓余党盘踞于内。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，撤徐州之兵，以救国难。则徐州幸甚！天下幸甚！书好。

曹操看书，大骂：“刘备何人，敢以书来劝我！且中间有讥讽之意！”命斩来使，一面竭力攻城。郭嘉谏曰：“刘备远来救援，先礼后兵；主公当用好言答之，以慢备心。然后进兵攻城，城可破也。”操从其言，款留来使，候发回书。正商议间，忽流星马飞报祸事。操问其故，报说吕布已袭破兖州，进据濮阳。原来吕布自遭李、郭之乱，逃出武关，去投袁术。术怪吕布反复不定，拒而不纳。投袁绍，绍纳之，与布共破张燕于常山。布自以为得志，傲慢袁绍手下将士。绍欲杀之。布乃去投张杨，杨纳之。时庞舒在长安城中私藏吕布妻小，送还吕布。李傕、郭汜知之，遂斩庞舒；写书与张杨，教杀吕布。布因弃张杨，去投张邈。吕布出关后事，附补于此。恰好张邈弟张超引陈宫来见张邈。宫说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。君以千里之众，而反受制于人，不亦鄙乎！今曹操征东，兖州空虚。而吕布乃当世勇士，若与之共取兖州，伯业可图也。”陈宫妙人。张邈大喜，便令吕布袭破兖州，随据濮阳，止有鄄城、东阿、范县三处，被荀彧、程昱设计死守得全，亏得前番防守。其余俱破。曹仁屡战皆不能胜，特此告急。不是刘备救陶谦，却是吕布救陶谦；亦不是吕布救陶谦，仍是陈宫救陶谦也。操闻报，大惊曰：“兖州有失，使吾无家可归矣，不可不亟图之！”欲报父仇，奈何顾家耶！郭嘉曰：“主公正好卖个人情与刘备，退军去复兖州。”报仇何事，可卖人情乎？操然之。实时答书与刘备，拔寨退兵。前写曹操盛怒，有不可向迩之势。不意却作如此收局，奇幻。

且说来使回徐州，入城见陶谦，呈上书札，言曹兵已退。谦大喜，差人请孔融、田楷、云长、子龙等赴城大会。众军齐赴，必谓将有一场大战矣。不意曹兵已不战而退，奇幻。饮宴既毕，谦延玄德于上座，拱手对众曰：“老夫年迈，二子不才，不堪国家重任。刘公乃帝室之冑，德广才高，可领徐州。老夫情愿乞闲养病。”陶公祖二让徐州。玄德曰：“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，为义也。今无端据而有之，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。”糜竺曰：“今汉室陵迟，海宇颠覆，树功立业，正在此时。徐州殷富，户口百万，刘使君领此，不可辞也！”糜竺亦看上玄德了。玄德曰：“此事决不敢应命。”陈登曰：“陶府君多病，不能视事，明公勿辞。”玄德曰：“袁公路四世三公，海内所归，近在寿春，何不以州让之？”孔融曰：“袁公路冢中枯骨，四字骂得恶。何足挂齿！今日之事，天与不取，悔不可追。”玄德坚执不肯。陶谦泣下曰：“君若舍我而去，我死不瞑目矣！”云长曰：“既承陶公相让，兄且权领州事。”张飞曰：“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，他好意相让，何必苦苦推辞！”说得爽利。玄德曰：“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？”陶谦推让再三，玄德只是不受。真耶？假耶？陶谦曰：“如玄德必不肯从，此间近邑，名曰小沛，足可屯军，请玄德暂驻军此邑，以保徐州。何如？”众皆劝玄德留小沛，玄德从之。陶谦劳军已毕，赵云辞去，玄德执手挥泪而别。孔融、田楷亦各相别，引军自回。玄德与关、张引本部军来至小沛，修葺城垣，抚谕居民。高祖起于沛，玄德亦居小沛，可称小沛公。

却说曹操回军，曹仁接着，言吕布势大，更有陈宫为辅，兖州、濮阳已失，其鄄城、东阿、范县三处，赖荀彧、程昱二人设计相连，死守城郭。操曰：“吾料吕布有勇无谋，不足虑也。”教且安营下寨，再作商议。吕布知曹操回兵已过滕县，召副将薛兰、李封曰：“吾欲用汝二人久矣。汝可引军一万，坚守兖州。吾亲自率兵，前去破曹。”二人应诺。陈宫急入见曰：“将军弃兖州，欲何往乎？”布曰：“吾欲屯兵濮阳，以成鼎足之势。”宫曰：“差矣。薛兰必守兖州不住。具有先见。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，路险，可伏精兵万人在彼。曹兵闻失兖州，必然倍道而进，待其过半，一击可擒也。”洵是妙策。布曰：“吾屯濮阳，别有良谋，汝岂知之！”遂不用陈宫之言，而用薛兰守兖州而行。曹操兵行至泰山险路，郭嘉曰：“且不可进，恐此处有伏兵。”陈宫之言，郭嘉暗暗料着。曹操笑曰：“吕布无谋之辈，故教薛兰守兖州，自往濮阳，安得此处有埋伏耶？吕布不听陈宫之言，曹操又暗暗料着。教曹仁领一军围兖州，吾进兵濮阳，速攻吕布。”陈宫闻曹兵至近，乃献计曰：“今曹兵远来疲困，利在速战，不可养成气力。”布曰：“吾匹马纵横天下，何愁曹操？待其下寨，吾自擒之！”

却说曹操兵近濮阳，下住寨脚。次日，引众将出，陈兵于野。操立马于门旗下，遥望吕布兵到。阵圆处，吕布当先出马，两边摆开八员健将。第一个，雁门马邑人，姓张，名辽，字文远；第二个，泰山华阴人，姓臧，名霸，字宣高。两将又各引三员健将：郝萌、曹性、成廉，魏续、宋宪、侯成。布军五万，鼓声大震。操指吕布而言曰：“吾与汝自来无仇，何得夺吾州郡？”布曰：“汉家城池，诸人有分，偏尔合得？”极无理语，说来却甚是有理。便叫臧霸出马搦战。曹军内乐进出迎。两马相交，双枪齐举。战到三十余合，胜负不分。夏侯惇拍马便出助战，吕布阵上张辽截住厮杀。恼得吕布性起，挺戟骤马，冲出阵来。夏侯惇、乐进皆走，吕布掩杀，曹军大败，退三四十里。布自收军。曹操输了一阵，回寨与诸将商议。于禁曰：“某今日上山观望，濮阳之西，吕布有一寨，约无多军。今夜彼将谓我军败走，必不准备，可引兵击之。若得寨，布军必惧。此为上策。”操从其言，带曹洪、李典、毛玠、吕虔、于禁、典韦六将，选马步二万人，连夜从小路进发。

却说吕布于寨中劳军。陈宫曰：“西寨是个要紧去处，倘或曹操袭之，奈何？”布曰：“他今日输了一阵，如何敢来？”宫曰：“曹操是极能用兵之人，须防他攻我不备。”于禁之谋，陈宫又暗暗料着。布乃拨高顺并魏续、侯成引兵往守西寨。

却说曹操于黄昏时分，引军至西寨，四面突入。寨兵不能抵挡，四散奔走。曹操夺了寨。将及四更，高顺方引军到，杀将入来。布兵未至，西寨已夺，可见曹操行军之速。曹操自引军马来迎，正逢高顺，三军混战。将及天明，正西鼓声大震，人报吕布自引救军来了。操弃寨而走。既夺而使之不能不弃，可见陈宫应敌之妙。背后高顺、魏续、侯成赶来，当头吕布亲自引军来到。于禁、乐进双战吕布不住。操望北而行，山后一彪军出：左有张辽，右有臧霸。操使吕虔、曹洪战之，不利。操望西而走。忽又喊声大震，一彪军至：郝萌、曹性、成廉、宋宪四将拦住去路。杀得好看。陈宫兵法颇妙。众将死战，操当先冲阵。梆子响处，箭如骤雨射将来；操不能前进，无计可脱，大叫：“谁人救我！”马军队里，一将踊出，乃典韦也，手挺双铁戟，大叫：“主公勿忧！”飞身下马，插住双戟，取短戟十数枝挟在手中，吕布一戟，典韦双戟，奇矣；乃不用两大戟，而用无数小戟，更奇。顾从人曰：“贼来十步乃呼我！”奇。遂放开脚步，冒箭前行，布军数十骑追至，从人大叫曰：“十步矣！”韦曰：“五步乃呼我！”奇。从人又曰：“五步矣！”韦乃飞戟刺之，一戟一人坠马，并无虚发。百步箭一敌五步戟，奇绝。立杀十数人，众皆奔走。韦复飞身上马，挺一双大铁戟，冲杀入去。忽上马，忽下马；忽用小戟，忽用大戟。写典韦如生龙活虎。郝、曹、成、宋四将不能抵挡，各自逃去。典韦杀散敌军，救出曹操；众将随后也到，寻路归寨。看看天色傍晚，背后喊声起处，吕布骤马提戟赶来，大叫：“操贼休走！”此时人困马乏，大家面面相觑，各欲逃生。正是：

虽能暂把重围脱，只怕难当劲敌追。

不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

糜竺家中之火，天火也；濮阳城中之火，人火，亦天火也。糜竺知烧而避其烧，天所以全君子也；曹操不知烧而亦不死于烧，天所以留奸雄也。全君子是天理，留奸雄是天数。

曹操既据兖州，且将北取冀，安得不东取徐？是徐州固操所必争也。今虽暂舍之而去，其志岂能须臾忘徐州哉！玄德虽受陶谦之让，吾知终非其有尔。

荀文若曰：“河济之地，昔之关中、河内也。”是隐然以高祖、光武之所为教曹操矣。待其后自加九钖而恶其不臣，岂始既教之，而后复恶之耶？坡公称文若为圣人，吾未敢信。

吕布一听陈宫之言而辄胜，一不听陈宫之言而辄败，宫诚智矣。然田氏之叛，乃宫教之也。何也？先致其机也。若在老手，只须自用一人假作田使，不必使田氏知之。

曹操正慌走间，正南上一彪军到，乃夏侯惇引军来救援，截住吕布大战。斗到黄昏时分，自昨夜黄昏时分，直到今夜黄昏时分，好一场大杀。大雨如注，各自引军分散。操回寨，重赏典韦，加为领军都尉。

却说吕布到寨，与陈宫商议。宫曰：“濮阳城中有富户田氏，家僮千百，为一郡之巨室。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书，言‘吕温侯残暴不仁，民心大怨。后吕布之败，果然为此两句。今欲移兵黎阳，止有高顺在城内。可连夜进兵，我为内应。’不想后来弄假成真。操若来，诱之入城，四门放火，外设伏兵。曹操虽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到此安能得脱也？”吕布从其计，密谕田氏，使人径到操寨。操因新败，正在踌躇，忽报田氏人到。呈上密书云：“吕布已往黎阳，城中空虚。万望速来，当为内应。城上插白旗，大书‘义’字，便是暗号。”前日曹操在徐州城外以白旗示威，今日吕布在濮阳城中以白旗行诈。操大喜曰：“天使吾得濮阳也！”重赏来人，一面收拾起兵。刘晔曰：“布虽无谋，陈宫多计，只恐其中有诈，不可不防。明公欲去，当分三军为三队：两队伏城外接应，一队入城方可。”操之不死于是役，全亏刘晔此数语。

操从其言，分军三队，来至濮阳城下。操先往观之，见城上遍竖旗幡；西门角上，有一“义”字白旗。此时只此一点白，谁知少顷弄出一片红。心中暗喜。是日午牌，城门开处，两员将引军出战：前军侯成，后军高顺。操即使典韦出马，直取侯成。侯成抵敌不过，回马望城中走。韦赶到吊桥边，高顺亦拦挡不住，都退入城中去了。数内有军人乘势混过阵来见操，说是田氏之使，呈上密书。约云：“今夜初更时分，与前两番黄昏时分相照。城上鸣锣为号，便可进兵。某当献门。”操拨夏侯惇引军在左，曹洪引军在右，自己引夏侯渊、李典、乐进、典韦四将，率兵入城。李典曰：“主公且在城外，容某等先入城去。”李典所见亦是。操喝曰：“我不自往，谁肯向前！”遂当先领兵直入。时约初更，月光未上，将写火光之明，先写月光久暗以形之。○前写黄昏有雨，今写初更无月。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只听得西门上吹赢壳声，喊声忽起。门上火把缭乱，城门大开，吊桥放落。曹操争先拍马而入。直到州衙，路上不见一人。操知是计，忙拨回马，大叫：“退兵！”州衙中一声炮响，四门烈火轰天而起。金鼓齐鸣，喊声如江翻海沸。吓杀。东巷内转出张辽，西巷内转出臧霸，夹攻掩杀。操走北门。道旁转出郝萌、曹性，又杀一阵。操急走南门，高顺、侯成拦住。典韦怒目咬牙，冲杀出去。高顺、侯成倒走出城。中计者未得出城，杀敌者倒走出城，好笑。典韦杀到吊桥，回头不见了曹操，翻身复杀入城来。门下撞着李典，典韦问：“主公何在？”典曰：“吾亦寻不见。”韦曰：“汝在城外催救军，我入去寻主公！”李典去了。典韦杀入城中，寻觅不见，再杀出城壕边，撞着乐进。进曰：“主公何在？”韦曰：“我往复两遭，寻觅不见。”进曰：“同杀入去救主！”语亦壮。两人到门边，城上火炮滚下，乐进马不能入。典韦冒烟突火，又杀入去，到处寻觅。典韦三入火城，可谓忠勇。

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，四下里人马截来，不得出南门；再转北门，火光里正撞见吕布，挺戟跃马而来。吓杀。读书者至此，必谓曹操死矣。操以手掩面，加鞭纵马竟过。妙有智识。若此时便拨马回走，必反被擒矣。吕布从后拍马赶来，将戟于操盔上一击，问曰：“曹操何在？”因其掩面，故认不真：然亦以其纵马竟过，故不疑其即操也。操反指曰：“前面骑黄马者是他。”有急智。吕布听说，弃了曹操，纵马向前追赶。见了曹操，反问曹操；拾却曹操，别赶曹操。谚云“方说曹操，曹操就到”，当面错过，岂不好笑。曹操拨转马头，望东门而走，走得好。正逢典韦。韦拥护曹操，杀条血路，到城门边，火焰甚盛，城上推下柴草，遍地都是火。韦用戟拨开，飞马冒烟突火先出，曹操随后亦出。方到门道边，城门上崩下一条火梁来，正打着曹操战马后胯，那马扑地倒了。吓杀。读书者至此，又必谓曹操死矣。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，手臂须发尽被烧伤。曹操之须未割于漳关，先烧于濮阳。须不幸而为曹操之须，须亦苦矣。典韦回马来救。恰好夏侯渊亦到，两个同救起曹操，突火而出。操乘渊马，典韦杀条大路而走。直混战到天明，操方回寨。

众将拜伏问安，操仰面笑曰：如此一番惊吓后，忽然发笑，正谚所谓“哭不得而笑”耳。“误中匹夫之计，吾必当报之！”郭嘉曰：“计可速发。”操曰：“今只将计就计，诈言我被火伤，已经身死。昨日吕布使人诈降，今日曹操自己诈死。你诈我，我诈你，好看杀人。布必引兵来攻。我伏兵于马陵山中，候其兵半渡而击之，布可擒矣。”好计策。嘉曰：“真良策也！”于是令军士挂孝发丧，昨日濮阳城内一片红，今日濮阳城外一片白。红是真红，白是假白。○挂孝发丧，今人必以为不祥，可见婆子气人干不得事。诈言操死。早有人来濮阳报吕布，说曹操被火烧伤肢体，到寨身死。布随点起军马，杀奔马陵山来。将到操寨，一声鼓响，伏兵四起。吕布死战得脱，折了好些人马，败回濮阳，坚守不出。是年蝗虫忽起，食尽禾稻。关东一境，每谷一斛直钱五十贯，人民相食。曹操因军中粮尽，引兵回鄄城暂住。吕布亦引兵出屯山阳就食。因此二处权且罢兵。两家俱因凶荒罢兵，蝗虫倒是和事佬。

却说陶谦在徐州，时年已六十三岁，忽然染病，看看沉重，请糜竺、陈登议事。竺曰：“曹兵之去，止为吕布袭兖州故也。今因岁荒罢兵，来春又必至矣。势所必然。府君两番欲让位与刘玄德，时府君尚强健，故玄德不肯受。今病已沉重，正可就此而与之，玄德不肯辞矣。”糜竺心归玄德久矣。谦大喜，使人来小沛，请刘玄德商议军务。玄德引关、张带数十骑到徐州，陶谦教请入卧内。玄德问安毕，谦曰：“请玄德公来，不为别事，止因老夫病已危笃，朝夕难保，万望明公可怜汉家城池为重，“以汉家城池为重”，的是仁人君子之言。受取徐州牌印，老夫死亦瞑目矣！”玄德曰：“君有二子，何不传之？”谦曰：“长子商，次子应，其才皆不堪任。老夫死后，犹望明公教诲，不但让州，兼且托子，恭祖可谓知人。切勿令掌州事！”玄德曰：“备一身安能当此大任！”谦曰：“某举一人，可为公辅，系北海人，姓孙，名乾，字公佑。此人可使为从事。”又谓糜竺曰：“刘公当世人杰，汝当善事之。”玄德终是推托。陶谦以手指心而死。陶恭祖三让徐州。○其名曰谦，其字曰恭，其人则让，可谓名称其实。众军举哀毕，即捧牌印交送玄德。玄德固辞。次日，徐州百姓拥挤府前，哭拜曰：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！”民心悦服如此，想见刘公平日德政。关、张二公亦再三相劝。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，使孙乾、糜竺为辅，陈登为幕官。尽取小沛军马入城，出榜安民；一面安排丧事。玄德与大小军士，尽皆挂孝，濮阳外有假挂孝，徐州城中有真挂孝。大设祭奠祭毕，葬于黄河之原。将陶谦遗表，申奏朝廷。应前文。

操在鄄城，知陶谦已死，刘玄德领徐州牧，大怒曰：“我仇未报，汝不费半箭之功，坐得徐州。真是气杀。吾必先杀刘备，后戮谦尸，以雪先君之怨！”即传号令，克日起兵去打徐州。前番卖个人情，此时不肯做人情矣。荀彧入谏曰：“昔高祖保关中，光武据河内，皆深根固本、以正天下，进足以胜敌，退足以坚守。故虽有困，终济大业。明公本首事兖州，且河、济乃天下之要地，是亦昔之关中、河内也。文若此时已将高祖、光武望曹操矣，何后日九钖之加，而反有所不满乎？今若取徐州，多留兵则不足用，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：是无兖州也。若徐州不得，明公安所归乎？今陶谦虽死，已有刘备守之。徐州之民，既已服备，必助备死战。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，是弃大而就小，去本而求末，以安而易危也。愿熟思之。”药石之言，洞见利害。操曰：“今岁荒乏粮，军士坐守于此，终非良策。”彧曰：“不如东略陈地，使军就食汝南、颍川。黄巾余党何仪、黄劭等，劫掠州郡，多有金帛粮食。此等贼徒又容易破，破而取其粮，以养三军，朝廷喜，百姓悦，乃顺天之事也。”取粮于寇，是妙策。

操喜，从之，乃留夏侯惇、曹仁守鄄城等处，自引兵先略陈地，次及汝、颍。黄巾何仪、黄劭知曹兵到，引众来迎，会于羊山。时贼兵虽众，都是狐群狗党，并无队伍行列。操令强弓硬弩射住，令典韦出马。何仪令副元帅出战，不三合，被典韦一戟刺于马下。操引众乘势赶过羊山下寨。次日，黄劭自引军来。阵圆处，一将步行出战，头裹黄巾，身披绿袄，手提铁棒。大叫：“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。确是强盗绰号。谁敢与我厮斗？”曹洪见了，大喝一声，飞身下马，提刀步出。两下向阵前厮杀，四五十合，胜负不分。曹洪诈败而走，何曼赶来，洪用拖刀背砍计，转身一踅，砍中何曼，再复一刀杀死。杀得好。李典乘势，飞马直入贼阵。黄劭不及提备，被李典生擒活捉过来。曹兵掩杀贼众，夺其金帛、粮食无数。意正欲得此耳。何仪势孤，引数百骑奔走葛陂。正行之间，山背后撞出一军。为头一个壮士，身长八尺，腰大十围，手提大刀，截住去路。横闪出此一壮士，奇。何仪挺枪出迎，只一合，被那壮士活挟过去。余众着忙，皆下马受缚，被壮士尽驱入葛陂坞中。如驱牛羊。

却说典韦追袭何仪到葛陂，壮士引军迎住。典韦曰：“汝亦黄巾贼耶？”壮士曰：“黄巾数百骑，尽被我擒在坞内！”趣甚。韦曰：“何不献出？”壮士曰：“你若赢得手中宝刀，我便献出！”韦大怒，挺双戟向前来战。两个从辰至午，不分胜负，各自少歇。不一时，那壮士又出搦战，典韦亦出。直战到黄昏，各因马乏暂止。可见人自不乏。典韦手下军土，飞报曹操。操大惊，忙引众将来看。次日，壮士又出搦战。操见其人威风凛凛，心中暗喜，分付典韦：“今日且诈败。”韦领命出战，战到三十合，败走回阵。壮士赶到阵门中，弓弩射回。操急引军退五里，密使人掘下陷坑，暗伏钩手。次日再令典韦引百余骑出。壮士笑曰：“败将何敢复来！”便纵马接战。典韦略战数合，便回马走。壮士只顾望前赶来，不提防连人带马，都落于陷坑之内。黄巾被驱入坞中，而驱黄巾之人又陷入坑内，好笑。被钩手缚来见曹操。操下帐叱退军士，亲解其缚。急取衣衣之，命坐，问其乡贯姓名。曹操得英雄心俱用此法。壮士曰：“我乃谯国谯县人也。姓许，名褚，字仲康。向遭寇乱，聚宗族数百人，筑坚壁于坞中以御之。一日寇至，吾令众人多取石子准备，吾亲自飞石击之，无不中者。典韦飞戟，许褚飞石，俱可称“没羽箭”。寇乃退去。又一日寇至，坞中无粮，遂与贼和，约以耕牛换米。米已送到，贼驱牛至坞外，牛皆奔走回还，被我双手掣二牛尾，倒行百余步。真神力。贼大惊，不敢取牛而走。因此保守此处无事。”此人生平，又用此人自述为称。操曰：“吾闻大名久矣！还肯降否？”褚曰：“固所愿也。”遂招引宗族数百人俱降。操拜许褚为都尉，赏劳甚厚。随将何仪、黄劭斩讫。细。汝、颍悉平。

曹操班师，曹仁、夏侯惇接见，言：“近日细作报说兖州薛兰、李封军士皆出掳掠，城邑虚空。可引得胜之兵攻之，一鼓可下。”操遂引军径奔兖州。薛兰、李封出其不意，只得引兵出城迎战。许褚曰：“吾愿取此二人，以为贽见之礼。”操大喜，遂令出战。李封使画戟向前来迎。交马两合，许褚斩李封于马下。薛兰急走回阵，吊桥边李典拦住。薛兰不敢回城，引军投钜野而去，却被吕虔飞马赶来，一箭射于马下。果不出陈宫所料。军皆溃散。

曹操复得兖州，程昱便请进兵取濮阳。操令许褚、典韦为先锋，夏侯惇、夏侯渊为左军，李典、乐进为右军，操自领中军，于禁、吕虔为合后。兵至濮阳，吕布欲自将出迎，陈宫谏：“不可出战。待众将聚会后，方可。”吕布曰：“吾怕谁来？”遂不听宫言，引兵出阵，横戟大骂。许褚便出。斗二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操曰：“吕布非一人可胜。”便差典韦助战，两将夹攻，左边夏侯惇、夏侯渊，右边李典、乐进齐到，六员将共攻吕布，此可云六战吕布。布遮拦不住，拨马回城。城上田氏，见布败回，急令人拽起吊桥。布大叫：“开门！”田氏曰：“吾已降曹将军矣！”谁知弄假反成真。布大骂，引军奔定陶而去。陈宫急开东门，保护吕布老小出城。不知此时貂蝉安在？操遂得濮阳，恕田氏旧日之罪。刘晔曰：“吕布乃猛虎也，今日困之，不可少容。”操令刘晔等守濮阳，自己引军赶至定陶。时吕布与张邈、张超尽在城中，高顺、张辽、臧霸、侯成巡海打粮未回。巡海打粮，与黄巾何异。操军至定陶，连日不战，引军退四十里下寨。正值济郡麦熟，操即令军割麦为食。布军打粮未回，操军割麦为食，都照应前文岁荒乏粮。细作报知吕布，布引军赶来。将近操寨，见左边一望林木茂盛，恐有伏兵而回。操知布军回去，乃谓诸将曰：“布疑林中有伏兵耳，可多插旌旗于林中以疑之。前“义”字假白旗只得一面，此处假旗却又甚多。寨西一带长堤，无水，可尽伏精兵。明日吕布必来烧林，吕布心肠，早被曹操猜破。堤中军断其后，布可擒矣。”于是止留鼓手五十人，于寨中擂鼓；将村中掳来男女在寨内吶喊。打粮、割麦，又掳村中男女，民生此时亦大困矣。恐凶年又相寻也。精兵多伏堤中。

却说吕布回报陈宫。宫曰：“操多诡计，不可轻敌。”曹操诡计，又被陈宫猜破。布曰：“吾用火攻，可破伏兵。”乃留陈宫、高顺守城。布次日引大军来，遥见林中有旗，驱兵大进，四面放火，竟无一人。欲投寨中，却闻鼓声大震。正自疑惑不定，忽然寨后一彪军出。吕布纵马赶来，炮响处，堤内伏兵尽出。夏侯惇、夏侯渊、许褚、典韦、李典、乐进，骤马杀来。吕布料敌不过，落荒而走。从将成廉，被乐进一箭射死。布军三停去了二停，败卒回报陈宫。宫曰：“空城难守，不若急去。”遂与高顺保着吕布老小，弃定陶而走。处处写吕布老小，盖因吕布所注意者在此也。曹操将得胜之兵，杀入城中，势如劈竹。张超自焚，张邈投袁术去了。山东一境，尽被曹操所得。安民修城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吕布正走，逢诸将皆回，打粮回也。陈宫亦已寻着。布曰：“吾军虽少，尚可破曹操。”再引军来。正是：

兵家胜败真常事，卷甲重来未可知。

不知吕布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三回 李傕敦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

王允以妇人行反间，杨彪亦以妇人行反间。同一间也，允用之而乱稍平，彪用之而乱益甚。何也？盖吕布听允而为允所用，郭汜则未尝听彪而不为彪所用也。纵使汜能杀傕，犹以董卓杀董卓耳。傕与汜，是二董卓也。一董卓死，而一董卓愈横，曾何救于汉室哉！况二人合而离，离而复合。离而天子公卿受其毒，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。杨彪始而反间，续而讲和；既欲离之，又欲合之。主张不定，适以滋扰，以是谋国亦无策之甚矣。

吕布之诛董卓，奉天子诏者也。郭汜之攻李傕，不奉天子诏而自相吞并者也。一则假公义以报私仇；一则但知有私仇，而不知有公义。故布之行事与卓异，汜之肆恶与傕同。

杨奉、贾诩，其于李傕，亦始合而终离。乃一离而不复合，是则能补过者也。若郭阿多反复无常，与二人正自霄壤。

或问予曰：设使王允谋泄，郿坞兵变，其乱亦必至此？予应之曰：董卓不死，将不止于劫天子；而吕布不胜，则必不至于劫公卿，而亦必不至与董卓后合。何以知之？彼意在夺貂蝉，则不得不党王允；党王允，则不得不助献帝：势所必然耳。

若使今人入稗官，董卓之后，便必紧接曹操。而兹偏有傕、汜为董卓之余波，又有李、乐为傕、汜之余波，夫然后以杨奉、董承之救驾作一过文，徐徐转出曹操：何其曲折乃尔！天真善作稗官者哉！

却说曹操大破吕布于定陶。布乃收集败残军马于海滨，众将皆来会集，欲再与曹操决战，陈宫曰：“今曹兵势大，未可与争。先寻取安身之地，那时再来未迟。”布曰：“吾欲再投袁绍，何如？”未叙袁绍那边要来，先叙吕布这边要去。宫曰：“先使人往冀州探听消息，然后可去。”布从之。

且说袁绍在冀州，闻知曹操与吕布相持。谋士审配进曰：“吕布豺虎也，若得兖州，必图冀州。不若助操攻之，方可无患。”绍遂遣颜良将兵五万，往助曹操。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。细作探知这个消息，飞报吕布。布大惊，与陈宫商议。宫曰：“闻刘玄德新领徐州，可往投之。”布从其言，竟投徐州来。有人报知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布乃当今英勇之士，可出迎之。”糜竺曰：“吕布乃虎狼之徒，不可收留，收则伤人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前者非布袭兖州，怎解此郡之祸？前者曹军之退，名亏玄德，实亏吕布。今玄德明明说出，何等光明忠厚。今彼穷而投我，岂有他心！！”张飞曰：“哥哥心肠忒好。虽然如此，也要准备。”老张却是粗中有细。

玄德领众出城三十里，接着吕布，并马入城，都到州衙厅上。讲礼毕，坐下。布曰：“某自与王司徒计杀董卓之后，又遭傕、汜之变，飘零关东，诸侯多不能兼容。岂非以汝连杀两义父，故人多疑汝耶？近因曹贼不仁，侵犯徐州，蒙使君力救陶谦，布因袭兖州，以分其势。便有居功之意。不料反堕奸计，败兵折将。今投使君，共图大事，未审尊意如何？”玄德曰：“陶使君新逝，无人管领徐州，因令备权摄州事。今幸将军至此，合当相让。”遂将牌印送与吕布。有玄德今日之让，便有吕布后日之夺。一似先知其将夺，故作此让。吕布却待要接，只见玄德背后关、张二公各有怒色。布乃佯笑曰：“量吕布一勇夫，何能作州牧乎？”玄德又让。陈宫曰：“‘强宾不压主’，请使君勿疑。”玄德方止。遂设宴相待，收拾宅院安下。次日，吕布回席请玄德，玄德乃与关、张同往。饮酒至半酣，布请玄德入后堂，关、张随入。布令妻女出拜玄德，玄德再三谦让。布曰：“贤弟不必推让。”张飞听了嗔目大叱曰：“我哥哥是金枝玉叶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称我哥哥为贤弟！你来！我和你斗三百合！”翼德生平，只让得两个人为兄。其余则不惟不屑兄之，并不屑弟之也。吕布即欲为张公之弟且不可，况欲为其兄，且欲为其兄之兄乎？宜其忿然欲斗三百合也。○皇帝且称之为叔，而吕布乃呼之为弟，的是无礼。玄德连忙喝住，关公劝飞出。玄德与吕布陪话曰：“劣弟酒后狂言，兄勿见责。”布默然无语。须臾席散。布送玄德出门，张飞跃马横枪而来，大叫：“吕布！我和你并三百合！”的是快人。○写张飞与吕布不合，为后失徐州张本。玄德急令关公劝止。次日，吕布来辞玄德曰：“蒙使君不弃，但恐令弟辈不能兼容。布当别投他处。”玄德曰：“将军若去，某罪大矣。劣弟冒犯，另日当令陪话。近邑小沛，乃备昔日屯兵之处。将军不嫌浅狭，权且歇马，如何？粮食军需，谨当应付。”吕布谢了玄德，自引军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张飞不题。

却说曹操平了山东，表奏朝廷，加操为建德将军费亭侯。此时朝廷是李傕、郭汜做。封操者，傕、李也。其时李傕自为大司马，郭汜自为大将军，横行无忌，朝廷无人敢言。太尉杨彪、大司农朱隽暗奏献帝曰：“今曹操拥兵二十余万，谋臣武将数十员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党，天下幸甚！”以此时大势观之，其才其力足以勤王室者，必曹操也。献帝泣曰：“朕被二贼欺凌久矣。若得诛之，诚为大幸。”彪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：先令二贼自相残害，然后诏曹操引兵杀之，扫清贼党，以安朝廷。”献帝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彪曰：“闻郭汜之妻最妒，可令人于汜妻处用反间计，则二贼自相害矣。”又是女将军出头。

帝乃书密诏，付杨彪。此召曹操之诏也。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，连环计陪了一个貂蝉，此计却就用他妻子，更不费力。乘间告汜妻曰：“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，其情甚密。倘司马知之，必遭其害。夫人宜绝其往来为妙。”汜妻讶曰：“怪见他经宿不归！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！是妒妇声口。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。当慎防之。”彪妻告归，汜妻再三称谢而别。应该谢。过了数日，郭汜又将往李傕府中饮宴。妻曰：“傕性不测，况今两雄不并立，倘彼酒后置毒，妾将奈何？”汜不肯听，妻再三劝住。至晚间，傕使人送酒筵至，汜妻乃暗置毒于中，方始献入。汜便欲食。妻曰：“食自外来，岂可便食！”乃先与犬试之，犬立死。即用骊姬谮申生之术。此妇想亦曾读过《左传》。自此汜心怀疑。一日朝罢，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饮酒。至夜席散，汜醉而归，偶然腹痛。妻曰：“必中其毒矣！”急令将粪汁灌之，一吐方定。本为自己吃醋，却教丈夫吃粪。

汜大怒曰：“吾与李傕共图大事，今无端欲谋害我，我不先发，必遭毒手。”遂密整本部甲兵，欲攻李傕。何不亦设一酌以邀傕，如杀樊稠故事乎？郭汜失算甚矣。早有人报知傕。傕亦大怒曰：“郭阿多安敢如此！”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汜。两处合兵数万，就在长安城下混战，乘势掳掠居民。杨彪反间计反弄出不好来了。傕侄李暹音先。引兵围住宫院，用车二乘，一乘载天子，一乘载伏皇后，只为一妇人，致使祸及帝、后。使贾诩、左灵监押车驾。其余宫人、内侍，并皆步走。拥出后宰门，正遇郭汜兵到，乱箭齐发，射死宫人不知其数。李傕随后掩杀，郭汜兵退。车驾冒险出城，不由分说，竟拥到李傕营中。郭汜领兵入官，尽抢掳宫嫔采女入营，不畏妒妻耶？放火烧宫殿。董卓焚洛阳，郭汜焚长安，又见咸阳三月矣。次日，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，领军来营前厮杀。帝、后都受惊恐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

光武中兴兴汉世，上下相承十二帝。桓灵无道宗社堕，阉臣擅权为叔季。无谋何进作三公，欲除社鼠招奸雄。豺獭虽驱虎狼入，西州逆竖生淫凶。王允赤心托红粉，致令董吕成矛盾。渠魁殄灭天下宁，谁知李郭心怀愤。神州荆棘争奈何？六宫饥馑愁干戈。人心既离天命去，英雄割据分山河。后王规此存兢业，莫把金瓯等闲缺。生灵糜烂肝脑涂，剩水残山多怨血。我观遗史不胜悲，今古茫茫叹《黍离》。人君当守苞桑戒，太阿谁执全纲维？

却说郭汜兵到，李傕出营接战。汜军不利，暂且退去。傕乃移帝后车驾于郿坞，董贼郿坞，遗害至此，惜王允杀卓时不即堕之。使侄李暹监之，断绝内使，饮食不继，侍臣皆有饥色。帝令人问傕取米五斛、牛骨五具以赐左右。傕怒曰：“朝夕上饭，何又他求？”乃以腐肉朽粮与之，可恶。皆臭不可食。帝骂曰：“逆贼直如此相欺！”侍中杨琦急奏曰：“傕性残暴。事势至此，陛下且忍之，不可撄其锋也。”若必欲换好米好肉，恐亦如郭汜腹痛矣。帝乃低头无语，泪盈龙袍。

忽左右报曰：“有一路军马，枪刀映日，金鼓震天，前来救驾。”好消息。帝教打听是谁。乃郭汜也。原来即是此公。帝心转忧。只闻坞外喊声大起，原来李傕引兵出迎郭汜，鞭指郭汜而骂曰：“我待你不薄，你如何谋害我？”汜曰：“尔乃反贼，如何不杀你！”然则公又是何等人？傕曰：“我保驾在此，何为反贼？”汜曰：“此乃劫驾，何为保驾？”傕曰：“不须多言！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，只自并输赢。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。”以皇帝当赌输赢之物，可笑可叹。○皇帝上用一“把”字，皇帝下用“取去”字，自有皇帝二字以来，未有如此之狼狈者。二人便就阵前厮杀。战到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只见杨彪拍马而来，大叫：“二位将军少歇！老夫特邀众官，来与二位讲和。”杨彪始既欲用反间，今又欲为讲和，胸中全无主意。傕、汜乃各自还营。杨彪与朱隽会合朝廷官僚六十余人，先诣郭汜营中劝和。郭汜竟将众官尽行监下。众官曰：“我等为好而来，何乃如此相待？”汜曰：“李傕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？”极没理语，说来却是趣甚。杨彪曰：“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为？”汜大怒，便拔剑欲杀彪。中郎将杨密力劝，汜乃放了杨彪、朱隽，其余都监在营中。彪谓隽曰：“为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空生天地间耳！”固是正论，惜未得匡君救主之法。言讫，相抱而哭，昏绝于地。隽归家成病而死。朱隽与蔡邕不同。自此之后，傕、汜每日厮杀，一连五十余日。死者不知其数。

却说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术，常使女巫击鼓降神于军中。郭汜听妒妻之言，李傕信女巫之说。从来恶人，未有不听妇人言、不信师巫邪说者，可见听妇人言、信邪术，非好人。贾诩屡谏不听。侍中杨琦密奏帝曰：“臣观贾诩虽为李傕心腹，然实未尝忘君，陛下当与谋之。”正说之间，贾诩来到，帝乃屏退左右，泣谕诩曰：“卿能怜汉朝，救朕命乎？”“朕”字两头，忽着“救命”二字，自有朕字以来，未有如上之狼狈者。诩拜伏于地，曰：“固臣所愿也。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图之。”帝收泪而谢。少顷，李傕来见，带剑而入。帝面如土色。傕谓帝曰：“郭汜不臣，监禁公卿，欲劫陛下。非臣，则驾被掳矣！”帝拱手称谢，傕乃出。时皇甫郦入见帝。帝知郦能言，又与李傕同乡，诏使往两边解和。前有和事公卿，此有和事天子。郦奉诏，走至汜营说汜。汜曰：“如李傕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”郦即来见李傕曰：“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，与公同乡，特令某来劝和二公。汜已奉诏，公意若何？”傕曰：“吾有败吕布之大功，请问此是什么功劳？辅政四年，多着勋绩，劫天子、掳百姓，都算是勋绩。天下共知。郭阿多盗马贼耳，乃敢擅劫公卿，与我相抗，誓必诛之！君试观我方略士众，足胜郭阿多否？”郦答曰：“不然。昔有穷后羿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难，以致灭亡。近董太师之强，君所目见也，吕布受恩而反图之，斯须之间，头悬国门。则强固不足恃矣。将军身为上将，持钺仗节，子孙宗族皆居显位，国恩不可谓不厚。今郭阿多劫公卿，而将军劫至尊，果谁轻谁重耶？”其词太直，不是和事人。李傕大怒，拔剑叱曰：“天子使汝来辱我乎？我先斩汝头！”骑都尉场奉谏曰：“今郭汜未除，而杀天使，则汜兴兵有名，诸侯皆助之矣。贾诩亦力劝，傕怒少息。诩遂推皇甫郦出。郦大叫曰：“李傕不奉诏，欲弒君自立！”侍中胡邈急止之曰：“无出此言，恐于身不利。”郦叱之曰：“胡敬才！汝亦为朝廷之臣，如何附贼？君辱臣死，吾被李傕所杀，乃分也！”大骂不止。郦虽忠，李傕可以用计胜，不可以理争也。帝知之，急令皇甫郦回西凉。

却说李傕之军，大半是西凉人氏，更赖羌兵为助。却被皇甫郦扬言于西凉人曰：“李傕谋反，从之者即为贼党，后患不浅！”西凉人多有听郦之言，军心渐涣。军士肯听同乡人语，李傕却不肯听同乡人语。逆贼不知有国，并不知有乡。傕闻郦言，大怒，差虎贲王昌追之。昌知郦乃忠义之士，竟不往追，只回报曰：“郦已不知何往矣。”王昌殊有侠气。贾诩又密谕羌人曰：“天子知汝等忠义，久战劳苦，密诏使汝还郡，后当有重赏。”羌人正怨李傕不与爵赏，遂听诩言，都引兵去。诩又密奏帝曰：“李傕贪而无谋，今兵散心怯，可以重爵饵之。”帝乃降诏，封傕为大司马。傕喜曰：“此女巫降神祈祷之力也！”遂重赏女巫，却不赏军将。李傕如此着邪，其妻亦宜以粪汁灌之，盖郭汜是吃粪人，李傕亦是吃粪人也。骑都尉杨奉大怒，谓宋果曰：“吾等出生入死，身冒矢石，功反不及女巫耶！”宋果曰：“何不杀此贼，以救天子？”奉曰：“你于中军放火为号，吾当引兵外应。”二人约定是夜二更时分举事。不料其事不密，有人报知李傕。傕大怒，令人擒宋果先杀之。杨奉引兵在外，不见号火。李傕自将兵出，恰遇杨奉，就寨中混战到四更。奉不胜，引军投西安去了。为后救驾伏线。李傕自此军势渐衰。更兼郭汜常来攻击，杀死者甚多。忽人来报：“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，欲与二公解和。声言如不从者，引兵击之。”不记杀樊稠之时，伏地再拜耶？傕便卖个人情，先遣人赴张济军中许和。郭汜亦只得许诺。张济上表，请天子驾幸弘农。帝喜曰：“朕思东都久矣，今乘此得还，乃万幸也！”诏封张济为骠骑将军。济进粮食酒肉，供给百官。可称大酺。粮食酒肉，家常物耳，不意此时天子公卿，得之竟成至宝。汜放公卿出营。傕收拾车驾东行，遣旧有御林军数百持戟护送。

銮舆过新丰，至霸陵。时值秋天，金风骤起。帝后但知宫庭春暖，今日却受用鞍马秋风。得此点染，悲凉之极。忽闻喊声大作，数百军兵来至桥上拦住车驾，厉声问曰：“来者何人？”侍中杨琦拍马上桥曰：“圣驾过此，谁敢拦阻？”有二将出曰：“吾等奉郭将军命，把守此桥，以防奸细。既云圣驾，须亲见帝，方可准信。”杨琦高揭珠帘。帝谕曰：“朕躬在此，卿何不退？”众将皆呼“万岁”，分于两边，驾乃得过。霸陵秋景虽佳，天子过桥不易。二将回报郭汜曰：“驾已去矣。”汜曰：“我正欲哄过张济，劫驾再入郿坞。郿坞竟成陷阱。你如何擅自放了过去？”遂斩二将，起兵赶来。车驾正到华阴县，背后喊声震天，大叫：“车驾且休动！”帝泣告大臣曰：“方离狼窝，又逢虎口，如之奈何？”众皆失色。贼军渐近，吓杀。只听得一派鼓声，山背后转出一将。当先一面大旗，上书“大汉杨奉”四字，引军千余杀来。来得好。原来杨奉自为李傕所败，便引军屯终南山下，今闻驾至，特来保护。补应前文。当下列开阵势。汜将崔勇出马，大骂：“杨奉反贼！”奉大怒，回顾阵中曰：“公明何在？”一将手执大斧，飞骤骅骝，直取崔勇。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斩崔勇于马下。杨奉乘势掩杀，汜军大败，退走二十余里。奉乃收军来见天子。帝慰谕曰：“卿救朕躬，其功不小。”奉顿首拜谢。帝曰：“适斩贼将者何人？”奉乃引此将拜于车下曰：“此人河东杨郡人，姓徐，名晃，字公明。”先出字，后出姓名，又是一样叙法。帝慰劳之。杨奉保驾至华阴驻跸。将军段煨具衣服饮膳上献。是夜，天子宿于杨奉营中。

郭汜败了一阵，次日又点军杀至营前来。徐晃当先出马，郭汜大军八面围来，将天子、杨奉困在垓心。又吃一惊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然东南上喊声大震，一将引军纵马杀来。贼众奔溃。徐晃乘势攻击，大败汜军。那人来见天子，乃国戚董承也。杨奉、董承，参差而至。帝哭诉前事。承曰：“陛下免忧。臣与杨将军誓斩二贼，以靖天下。”帝命早赴东都。连夜驾起，前幸弘农。

却说郭汜引败军回，撞着李傕，言：“杨奉、董承救驾往弘农去了。若到山东，立脚得牢，必然布告天下，令诸侯共伐我等，三族不能保矣。”傕曰：“今张济兵据长安，未可轻动。我和你乘间合兵一处，至弘农杀了汉君，平分天下，有何不可？”汜喜诺。看李、郭二人如此一番相争后，忽又相合。《诗》云：“方茂尔恶，相尔矛矣。既夷既怿，如相酬矣。”小人之交，固都如是。二人合兵，于路劫掠，所过一空。杨奉、董承知贼兵远来，遂勒兵回，与贼大战于东涧。傕、汜二人商议：“我众彼寡，只可以混战胜之。”于是李傕在左，郭汜在右，漫山遍野拥来。杨奉、董承两边死战，刚保帝后车出。百官宫人，符册典籍，一应御用之物，尽皆拋弃。郭汜引军入弘农劫掠。承、奉保驾走陕北，傕、汜分兵赶来。

承、奉一面差人与傕、汜讲和，一面密传圣旨往河东，急召故白波帅韩暹、李乐、胡才三处军兵前来救应。此数人终非好相识。尔时何不便召曹操耶？那李乐亦是啸聚山林之贼，今不得已而召之。以贼攻贼，岂是善计？三处军闻天子赦罪赐官，如何不来，并拔本营军士，来与董承约会一齐，再取弘农。其时李傕、敦汜但到之处，劫掠百姓，老弱者杀之，强壮者充军。临敌则驱民兵在前，名曰“敢死军”。何尝敢死，只是不敢求活耳。不当名为“敢死军”，只当名为“替死军”。贼势浩大，李乐军到，会于渭阳。郭汜令军士将衣服物件拋弃于道。乐军见衣服满地，争往取之，队伍尽失。傕、汜二军，四面混战，乐军大败。杨奉、董承遮拦不住，保驾北走，背后贼军赶来，李乐曰：“事急矣！请天子上马先行！”帝曰：“朕不可舍百官而去。”众皆号泣相随。胡才被乱军所杀。承、奉见贼追急，请天子弃车驾，步行到黄河岸边，李乐等寻得一只小舟作渡船。时值天气严寒，帝与后强扶到岸。此时景象，比草堆萤火之时更是悲凉。前是兄弟流离，此则夫妇逃难也。边岸又高，不得下船，后面追兵将至。杨奉曰：“可解马疆绳接连，拴缚帝腰，放下船去。”人丛中国舅伏德挟白绢十数匹至，曰：“我于乱军中拾得此绢，可接连拽辇。”行军校尉尚弘，用绢包帝及后，令众先挂帝往下放之，乃得下船。以白绢挂天子下船，真可称白龙挂。李乐仗剑立于船头上。后兄伏德，负后下船中。岸上有不得下船者，争扯船缆，李乐尽砍于水中。渡过帝、后，再放船渡众人。其争渡者，皆被砍下手指，《左传》述晋败于邲之役，有云“舟中之指可掬也”。此将毋同？哭声震天。

既渡彼岸，帝左右止剩得十余人。杨奉寻得牛车一辆，载帝至大阳。绝食，晚宿于瓦屋中，野老进粟饭，上与后共食，粗粝不能下咽。“惟辟玉食”，乃有食粗粝之天子，为之一叹。次日，诏封李乐为征北将军，韩暹为征东将军。起驾前行，有二大臣寻至，哭拜车前，乃太尉杨彪、太仆韩融也。帝、后俱哭。韩融曰：“傕、汜二贼，颇信臣言。臣舍命去说二贼罢兵，陛下善保龙体。”韩融去了。李乐请帝入杨奉营暂歇。杨彪请帝都安邑县。驾至安邑，苦无高房，帝、后都居于茅屋中。又无门关闭，四边插荆棘以为屏蔽。帝与大臣，议事于茅屋之下，茅屋土阶，直欲比德唐尧。诸将引兵于篱外镇压。李乐等专权，百官稍有触犯，竟于帝前殴骂。故意送浊酒粗食与帝，禹尝菲饮食矣。既使之法尧，又使之学禹，李乐真爱君哉。帝勉强纳之。李乐、韩暹又连名保奏无徒、部曲、巫医、走卒二百余名，并为校尉、御史等官。李傕、郭汜做了官，原做强盗；李乐等部卒做了强盗，又要做官。强盗是官做，官又是强盗做。然则做了官是真做了强盗也。刻印不及，以锥画之，全不成体统。

却说韩融曲说傕、汜二贼，二贼从其言，乃放百官及宫人归。是岁大荒，百姓皆食枣菜，饿莩遍野。河内太守张杨献米肉，河东太守王邑献绢帛，帝稍得宁。董承、杨奉商议，一面差人修洛阳宫院，欲奉车驾还东都，李乐不从。董承谓李乐曰：“洛阳本天子建都之地，安邑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车驾？今奉驾还洛阳，是正理。”李乐曰：“汝等奉驾去，我只在此处住。”承、奉乃奉驾起程。李乐暗令人结连李傕、郭汜，一同劫驾。前犹以贼攻贼，今则以贼合贼。董承、杨奉、韩暹知其谋，连夜摆布军士，护送车驾前奔箕关。李乐闻知，不等傕、汜军到，自引本部人马前来追赶。四更左侧，赶到箕山下，大叫：“车驾休行！李傕、郭汜在此。”汝果与傕、汜无二。吓得献帝心惊胆战。山上火光遍起。正是：

前番两贼分为二，今番三贼合为一。

不知汉天子怎离此难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

或谓：杨彪请召曹操，何不请召刘备？曰：刘备兵少而势弱，曹操兵多而势强。以多少强弱衡之，则必舍备而取操矣。况有杨奉、韩暹怀二心以争之于内，又有诸大镇挟重兵以争之于外，一刘备之兵力，乌足以御之乎？荀彧告操曰“恐有先我而为之”者，抑知袁绍、袁术辈可为而不能为，刘备能为而不可为，舍曹操竟无有为之者尔。

操之迁帝许都，与卓之迁帝长安，傕、汜之迁帝郿坞，无以异也。然卓与傕、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顺者，勤王之师与劫驾不同，所以独成气候。晋文公要天子赴河阳，而诸侯宾服，真伯者之事也。

刘备不杀吕布，留以为操敌也。他日白门楼劝斩吕布，恐其为操翼也。前之不杀，与后之劝杀，各有深意。英雄所见，非凡人可及。

朱虚侯酒令，正为怪着姓吕的；张翼德酒风，亦为怪着姓吕的。朱虚侯意中只有一刘，那管我是吕家女婿；张翼德意中只有一刘，偏怪他说吕家丈人。

曹操为自己报父仇，而徐州卒未尝为操所破；吕布为老婆报父仇，而徐州竟为布所夺。鞭内父之怨，更甚于杀亲父之怨：人情爱父不如爱妻，可叹也。然爱父不如爱妻，则必有爱妻不如爱妾者。曹豹吃打，便思为老婆报仇；独不思王允被杀，何不为貂蝉报仇耶？不算爱貂蝉，还是怕老婆。为之一笑。

却说李乐引军诈称李傕、郭汜，来遍车驾，天子大惊。杨奉曰：“此李乐也。”遂令徐晃出迎之。李乐亲自出战。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于马下，也算杀一李傕、郭汜矣。杀散余党，保护车驾过箕关。太守张杨具粟帛，迎驾于轵道。帝封张杨为大司马。杨辞帝，屯兵野王去了。帝入洛阳，见宫室烧尽，街市荒芜，满目皆是蒿草，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。前即坚看月之处。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。百官朝贺，皆立于荆棘之中。天子一向在长安，亦如居荆棘中耳。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。建安一字，取建都安邦之义，可见天子之意固在洛阳也。孰知曹操乃欲移之耶？是岁又大荒。洛阳居民，仅有数百家，无可为食，尽出城去剥树皮、掘草根食之。尚书郎以下，皆自出城樵采，群臣何罪，皆为束薪？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。生不能为版筑宰相，死乃为墙下缙绅，哀哉。汉末气运之衰，无甚于此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

血流芒砀白蛇亡，赤帜纵横游四方。秦鹿逐翻兴社稷，楚骓推倒立封疆。天子懦弱奸邪起，气色雕零盗贼狂。看到两京遭难处，铁人无泪也恓惶！

太尉杨彪奏帝曰：“前蒙降诏，未曾发遣。今曹操在山东，兵强将盛，可宣入朝，以辅王室。”帝曰：“朕前既降诏，应前文。卿何必再奏，今即差人前去便了。”彪领旨，即差使命赴山东，宣召曹操。

却说曹操在山东，闻知车驾已还洛阳，聚谋士商议。荀彧进曰：“昔晋文公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服从；此劝以伯者之业。汉高祖为义帝发丧，而天下归心。此直劝以王者之事。今天子蒙尘，将军诚因此时，首倡义兵，奉天子以从众望，不世之略也。若不早图，人将先我而为之矣。”此时此事，除却曹操亦无人可为矣。曹操大喜。正要收拾起兵，忽报有天使赍诏宣召。操接诏，克日兴师。

却说帝在洛阳，百事未备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报李傕、郭汜领兵将到。帝大惊，问杨奉曰：“山东之使未回，李、郭之兵又至，为之奈何？”杨奉、韩暹曰：“臣愿与贼决死战，以保陛下！”董承曰：“城郭不坚，兵用不多，战如不胜，当复如何？不若且奉驾往山东避之。”帝从其言，即日起驾，望山东进发。前者使命未至，曹操先欲勤王；此时曹操未来，天子反欲投操。写得两不相照，匆忙变动之极。百官无马，皆随驾步行。出了洛阳，行无一箭之地，但见尘头蔽日，金鼓喧天，无限人马来到。又吃一吓，使人疑是傕、汜伏兵。帝、后战栗不能言。忽见一骑飞来，乃前差往山东之使命也。至车前拜启曰：“曹将军尽起山东之兵，应诏前来。闻李傕、郭汜犯洛阳，先差夏侯惇为先锋，引上将十员，精兵五万，前来保驾。”帝心方安。少顷，夏侯惇引许褚、典韦等，至驾前面君，俱以军礼见帝。慰谕方毕，忽报正东又有一路军到。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，回奏曰：“乃曹操步军也。”须臾曹洪、李典、乐进来见驾。通名毕，洪奏曰：“臣兄知贼兵至近，恐夏侯惇孤力难为，故又差臣等倍道而来协助。”帝曰：“曹将军真社稷臣也！”只怕未必。遂命护驾前行。探马来报：“李傕、郭汜领兵，长驱而来。”帝令夏侯惇分两路迎之。惇乃与曹洪分为两翼，马军先出，步军后随，尽力攻击，傕、汜贼兵大败，斩首万余。于是请帝还洛阳故宫。夏侯惇屯兵于城外。次日，曹操引大队人马到来。马军先到，步军继至，然后大队人马到。写曹操来得声势。安营毕，入城见帝、拜于殿阶之下。帝赐平身，宣谕慰劳。操曰：“臣向蒙国恩，刻思图报。今傕、汜二贼，罪恶贯盈。臣有精兵二十余万，以顺讨逆，无不克捷。陛下善保龙体，以社稷为重。”帝乃封操领司隶校尉、假节钺、录尚书事。

却说李傕、郭汜知操远来，议欲速战。贾诩谏曰：“不可。操兵精将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本身之罪。”傕怒曰：“尔敢灭吾锐气！”拔剑欲斩诩。众将劝免。是夜，贾诩单马走回乡里去了。去得是。独恨其不早耳。次日，李傕军马来迎操兵。操先令许褚、曹仁、典韦领三百铁骑，于傕阵中冲突三遭，方才布阵。阵圆处，李傕侄李暹、李别出马阵前。未及开言，许褚飞马过去，一刀先斩李暹。李别吃了一惊，倒撞下马。褚亦斩之，双挽人头回阵。曹操抚许褚之背曰：“子真吾之樊哙也！”又隐然以高祖自待。随令夏侯惇领兵左出、曹仁领兵右出，操自领中军冲阵。鼓响一声，三军齐进，贼兵抵敌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操亲掣宝剑押阵，率众连夜追杀，剿戮极多，降者不计其数。傕、汜望西逃命，忙忙似丧家之狗，自知无处容身，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。一向做官，原是做强盗。今去做强盗，原只算去做官。曹操回兵，仍屯于洛阳城外。杨奉、韩暹两个商议：“今曹操成了大功，必掌重权，如何容得我等？”乃入奏天子，只以追杀傕、汜为名，引本部军屯于大梁去了。

帝一日命人至操营，宣操入宫议事。操闻天使至，请入相见。只见那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。操暗想曰：“今东都大荒，官僚军民皆有饥色，此人何得独肥？”因问之曰：“公尊颜充腴，以何调理而至此？”对曰：“某无他法，只食淡二十年矣。”肥者必俗，好淡却是不俗。操乃颔之。又问曰：“君居何职？”对曰：“某居孝廉，然则是曹操年家。原为袁绍、张杨从事。今闻天子还都，特来朝觐，官封正议郎。济阴定陶人，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。”曹操避席曰：“闻名久矣！幸得于此相见。”遂置酒帐中相待，令与荀彧相会。忽人报曰：“一队军往东而去，不知何人。”操急令人探之。董昭曰：“此乃李傕旧将杨奉，与白波帅韩暹，因明公来此，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。”操曰：“莫非疑操乎？”昭曰：“此乃无谋之辈，明公何足虑也。”操又曰：“李、郭二贼，此去若何？”昭曰：“虎无爪，鸟无翼，不久当为明公所擒，无足介意。”看得杨、韩、李、郭四人雪淡。

操见昭言语投机，便问以朝廷大事。昭曰：“明公兴义兵以除暴乱，入朝辅佐天子，此五伯之功也。但诸将人殊意异，未必服从。今若留此，恐有不便。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。此策非为朝廷，专为曹操。然朝廷播越，新还京师，远近仰望，以冀一朝之安。今复徒驾，不厌众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：愿将军决计之。”不似食淡人语。然食盐醋人，又何能知此。操执昭手而笑曰：“此吾之本志也。但杨奉在大梁，大臣在朝，不有他变否？”昭曰：“易也。以书与杨奉，先安其心；明告大臣：以京师无粮，欲车驾幸许都，近鲁阳，转运粮食，庶无缺欠悬隔之忧。大臣闻之，当欣从也。”操大喜。昭谢别，操执其手曰：“凡操有所图，惟公教之。”昭称谢而去。曹操又得一谋士。

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。时侍中太史令王立，私谓宗正刘艾曰：“吾仰观天文，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、过天津，荧惑又逆行，与太白会于天关，金火交会，必有新天子出。吾观大汉气数将终，晋魏之地，必有兴者。”周时有《魏风》，而魏为晋所并，魏地遂入于晋。及晋卿魏斯求为诸侯，与韩、赵三分晋国，而魏复兴焉。《左传》曰：“魏大名也。故毕万卜居于此，而子孙乃昌。”魏居天下之中，中央属土，土之色黄，正应“黄天当立”之谶。又密奏献帝曰：“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。代火者土也。代汉而有天下者，当在魏。”操闻之，使人告立曰：“知公忠于朝廷，然天道深远，幸勿多言。”操以是告彧。彧曰：“汉以火德王，而明公乃土命也。许都属土，到彼必兴。火能生土，土能旺木，正合董昭、王立之言。他日必有兴者。”虽云地利，实合天时，故曰曹操得天时。操意遂决。次日入见帝，奏曰：“东都荒废久矣，不可修葺；更兼转运粮食艰辛。许都地近鲁阳，城郭宫室，钱粮民物，足可备用。臣敢请驾幸许都，惟陛下从之。”帝不敢不从﹔群臣皆惧操势，亦莫敢有异议。遂择日起驾。此时皇帝竟如双陆象棋，搬来搬去，凭人安放。操引军护行，百官皆从。

行不到数程，前至一高陵，忽然喊声大举，杨奉、韩暹领兵拦路。二人忽来夺驾。使其得志，未必不为傕、汜所为。徐晃当先，大叫：“曹操欲劫驾何往？”操出马视之，见徐晃威风凛凛，暗暗称奇。便令许褚出马与徐晃交锋。刀斧相交，战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操即鸣金收军，召谋士议曰：“杨奉、韩暹诚不足道，徐晃乃真良将也。吾不忍以力并之，当以计招之。”曹操见才便爱，安得不成大业。行军从事满宠曰：“主公勿虑。某向与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营，以言说之，管教他倾心来降。”操欣然遣之。

是夜满宠扮作小卒，混入彼军队中，偷至徐晃帐前，只见晃秉烛被甲而坐。宠突至其前，来得突兀，如华元登子反之床。揖曰：“故人别来无恙乎？”徐晃惊起，熟视之曰：“子非山阳满伯宁耶？何以至此？”宠曰：“某现为曹将军从事。今日于阵前得见故人，欲进一言，故特冒死而来。”晃乃延之坐，问其来意。宠曰：“公之勇略，世所罕有，奈何屈身于杨、韩之徒？曹将军当世英雄，其好贤礼士，天下所知也。今日阵前见公之勇，十分敬爱，故不忍以健将决死战，特遣宠来奉邀。公何不弃暗投明，共成大业？”语甚明快。晃沉吟良久，乃喟然叹曰：“吾固知奉、暹非立业之人，奈从之久矣，不忍相舍。”宠曰：“岂不闻‘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’？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，非丈夫也！”晃起谢曰：“愿从公言。”宠曰：“何不就杀奉、暹而去，以为进见之礼？”晃曰：“以臣弒主，大不义也。吾决不为。”与吕布杀丁原大相悬绝。公明真义士，故后来独与云长公交厚。宠曰：“公真义士也！”晃遂引帐下数十骑，连夜同满宠来投曹操。早有人报知杨奉。奉大怒，自引千骑来追，大叫：“徐晃反贼休走！”正追赶间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山上山下，火把齐明，伏军四出。曹操亲自引军当先，大喝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时。休教走脱！”满宠去而徐晃必来，徐晃来而杨奉必赶，都在曹操算中。杨奉大惊，急待回军，早被曹操围住。恰好韩暹引兵来救，两军混战，杨奉走脱。曹操趁彼军乱，乘势攻击，两家军士大半多降。杨奉、韩暹势孤，引败兵投袁术去了。后文伏线。

曹操收军回营。满宠引徐晃入见，操大喜，厚待之。于是迎銮驾到许都，盖造宫室殿宇，立宗庙、社稷、省台、司院、衙门，修城郭、府库。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。赏功罚罪，并听曹操处置。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；帝命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，毕竟封不畅，故不若自封之为爽快也。○李傕、郭汜自写职衔，勒令帝封；今曹操竟自封职衔，更不劳天子费心：愈出愈奇。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；荀攸为军师；郭嘉为司马祭酒；刘晔为司空曹掾；毛玠、任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催督钱粮；程昱为东平相；范成、董昭为洛阳令；满宠为许都令；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皆为将军；吕虔、李典、乐进、于禁、徐晃皆为校尉；许褚、典韦皆为都尉。其余将士，各各封官。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。总结一句。朝廷大务，先禀曹操，然后方奏天子。自此皇帝又在曹操手中过活矣。

操既定大事，乃设宴后堂，聚众谋士共议曰：“刘备屯兵徐州，自领州事；近吕布以兵败投之，备使居于小沛。若二人同心，引兵来犯，乃心腹之患也。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？”方定许都，遂以徐州为心腹之患，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争也。许褚曰：“愿借精兵五万，斩刘备、吕布之头，献于丞相。”荀彧曰：“将军勇则勇矣，不知用谋。今许都新定，未可造次用兵。彧有一计，名曰‘二虎竞食’之计。计名奇。今刘备虽领徐州，未得诏命。明公可奏请诏命，实授备为徐州牧，因密与一书，教杀吕布。事成，则备无猛士为辅，亦渐可图；事不成，则吕布必杀备矣：此乃二虎竞食之计也。”极似战国策士之谋。操从其言，实时奏请诏命，遣使赍往徐州，封刘备为征东将军、宜城亭侯、领徐州牧，并附密书一封。

却说刘玄德在徐州，闻帝幸许都，正欲上表庆贺，忽报天使至。出郭迎接入郡，拜受恩命毕，设宴款待来使。使曰：“君侯得此恩命，实曹将军于帝前保荐之力也。”玄德称谢。使者乃取出私书，递与玄德。玄德看罢，曰：“此事尚容计议。”已识破机关。席散，安歇来使于馆驿。玄德连夜与众商议此事。张飞曰：“吕布本无义之人，杀之无碍。”直心快口。玄德曰：“他势穷而来投我，我若杀之，亦是不义。”张飞曰：“好人难做。”看透世情语。然是为天下负好人者说法，非要人不做好人也。玄德不从。次日，吕布来贺，玄德教请入见。布曰：“闻公受朝廷恩命，特来相贺。”玄德逊谢。只见张飞扯剑上厅，要杀吕布，玄德慌忙阻住。布大惊曰：“翼德何故只要杀我？”张飞叫曰：“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，教我哥哥杀你！”曹操密书，却被他一口喊出。玄德连声喝退。乃引吕布同入后堂，实告前因，就将曹操所送密书与吕布看。此是玄德妙用。布看毕泣曰：“此乃曹贼欲令我二人不和耳！”玄德曰：“兄勿忧，刘备誓不为此不义之事。”吕布再三拜谢。备留布饮酒，至晚方回。关、张曰：“兄长何故不杀吕布？”玄德曰：“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，故用此计，使我两人自相吞并，彼却于中取利。奈何为所使乎？”荀彧之计早被料破，可见玄德机智绝人，不是一味忠厚。关公点头道是。张飞曰：“我只要杀此贼，以绝后患！”本心自要杀此贼，固不因孟德之书起见也。快人快语。玄德曰：“此非大丈夫之所为也。”

次日，玄德送使命回京，就拜表谢恩；并回书与曹操，只言容缓图之。使命回见曹操，言玄德不杀吕布之事。操问荀彧曰：“此计不成，奈何？”彧曰：“又有一计，名曰‘驱虎吞狼’之计。”计名又奇。操曰：“其计如何？”彧曰：“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，报说刘备上密表，要略南郡。术闻之必怒而攻备。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。两边相并，吕布必生异心。此驱虎吞狼之计也。”因刘、吕二人不市相并，又弄出一袁术来。操大喜，先发人往袁术处，次假天子诏，发人往徐州。

却说玄德在徐州，闻使命至，出郭迎接。开读诏书，却是要起兵讨袁术。玄德领命，送使者先回。糜竺曰：“此又是曹操之计。”玄德曰：“虽是计，王命不可违也。”曹操所以能令人者，只为假托王命。遂点军马，克日起程。孙乾曰：“可先定守城之人。”玄德曰：“二弟之中，谁人可守？”关公曰：“弟愿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早晚欲与你议事，岂可相离？”张飞曰：“小弟愿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你守不得此城。你一者酒后刚强，鞭挞士卒；为下文使酒伏线。二者作事轻易，不从人谏。为下文不听陈登伏线。吾不放心。”张飞曰：“弟自今以后不饮酒，只为不饮酒，倒弄出酒风来。不打军士，诸般听人劝谏便了。”糜竺曰：“只恐口不应心。”飞怒曰：“吾跟哥哥多年，未尝失信，你如何轻料我！”玄德曰：“弟言虽如此，吾终不放心。还请陈元龙辅之，早晚令其少饮酒，不曰不饮，而曰少饮，料得张公必不肯不饮酒也。勿致失事。”陈登应诺。玄德吩咐了当，乃统马步军二万，离徐州望南阳进发。

却说袁术闻说刘备上表，欲吞其州县，乃大怒曰：“汝乃织席编屦之夫，今辄占据大郡，与诸侯同列。吾正欲伐汝，汝却反欲图我，深为可恨！”乃使上将纪灵起兵十万，杀奔徐州。两军会于盱眙。玄德兵少，依山傍水下寨。那纪灵乃山东人，使一口三尖刀，重五十斤。是日引兵出阵，大骂：“刘备村夫，安敢侵吾境界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奉天子诏，以讨不臣。汝今敢来相拒，罪不容诛！”纪灵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玄德。关公大喝曰：“匹夫休得逞强！”出马与纪灵大战。一连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纪灵大叫：“少歇！”关公便拨马回阵，立于阵前候之。儒雅之极，是云长身份，不是翼德身份。纪灵却遣副将荀正出马。关公曰：“只教纪灵来，与他决个雌雄！”荀正曰：“汝乃无名下将，非纪将军对手！”关公大怒，直取荀正，交马一合，砍荀正于马下。玄德驱兵杀将过去，纪灵大败，退守淮阴河口。不敢交战，只教军士来偷营劫寨，皆被徐州兵杀败。两军相拒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张飞自送玄德起身后，一应杂事，俱付陈元龙管理；军机大务，自家参酌。一日设宴，请各官赴席。众人坐定。张飞开言曰：“我兄临去时，吩咐我少饮酒，恐致失事。众官今日尽此一醉，明日都各戒酒，自己不能戒酒，却要众人陪他戒酒，妙。帮我守城。今日却都要满饮。”言罢，起身与众官把盏。酒至曹豹面前，豹曰：“我从天戒，不饮酒。”“天戒”二字新。○你自不吃酒，天何尝戒你来。飞曰：“厮杀汉如何不饮酒！一死且不惜，斗酒安足辞。我要你吃一盏。”豹惧怕，只得饮了一杯。破天戒矣。张飞把遍各官，自斟巨觥，连饮了几十杯，不觉大醉。却又起身，与众官把盏。酒至曹豹，豹曰：“某实不能饮矣。”飞曰：“你恰才吃了，如今为何推却？”豹再三不饮。飞醉后使酒，今人每因使酒故戒酒，翼德偏因戒酒反致使酒。毕竟今人俗而翼德趣。便发怒曰：“你违我将令，该打一百！”以将令行酒令，令官不过取笑；以酒令行将令，将官却是认真。便喝军士拿下。陈元龙曰：“玄德公临去时，吩咐你甚来？”飞曰：“你文官只管文官事，休来管我。”违了将令，固非文官所得而管也。曹豹无奈，只得告求曰：“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，且恕我罢！”飞曰：“你女婿是谁？”豹曰：“吕布是也。”正提着他对头。飞大怒曰：“我本不欲打你，你把吕布来吓我，我偏要打你。我打你便是打吕布。”张飞使酒骂曹豹，意不在曹豹而在吕布。亦如灌夫使酒骂临汝侯，意不在临汝而在田蚡也。诸人劝不住。将曹豹鞭至五十，此五十鞭只算酒筹。众人苦苦告饶方止。不怕曹豹背痛，只怕吕布耳热。席散，曹豹回去，深恨张飞，连夜差人赍书一封，径投小沛见吕布，备说张飞无礼。且云：“玄德已往淮南，今夜可乘飞醉，引兵来袭徐州，不可错此机会。”

吕布见书，便请陈宫来议。宫曰：“小沛原非久居之地。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。失此不取，悔之晚矣。”两雄不并栖，况有陈宫为之谋，曹操为之构，即无张飞使酒，布能久居小沛哉？无徒以使酒责张飞也。布从之，随即披挂上马，领五百骑先行。使陈宫引大军继进，高顺亦随后进发。曹操之攻徐州，为父报仇；吕布之袭徐州，为妻之父报仇。小沛离徐州只四五十里，上马便到。吕布到城下时，恰才四更，月色澄清。当此月明人静，正好再饮酒，如何却动兵。城上更不知觉。布到城门边叫曰：“刘使君有机密使人至！”城上有曹豹军，报知曹豹。豹上城看之，便令军士开门。吕布一声暗号。众军齐入，喊声大举。张飞正醉卧府中，左右急忙摇醒，报说：“吕布赚开城门，杀将进来了！”张飞大怒，慌忙披挂，绰了丈八蛇矛。才出府门，上得马时，吕布军马已到，正与相迎。张飞此时酒犹未醒，不能力战；吕布素知飞勇，虎牢关前已曾领教。亦不敢相逼。十八骑燕将，保着张飞杀出东门，玄德家眷在府中，都不及顾了。

却说曹豹，见张飞只十数人护从，又欺他醉，遂引百十人赶来。岂非讨死。飞见豹大怒，拍马来迎。战了三合，曹豹败走。飞赶到河边，一枪正刺中曹豹后心，此一枪只算醉笔草草。○此时酒令已完，正好杀将。连人带马死于河中。活时不肯饮酒，死时罚他吃水。飞于城外招士卒，出城者尽随飞投淮南而去。吕布入城，安抚居民，令军士一百人，守把玄德宅门，诸人不许擅入。此非吕布用情，乃感玄德示以操书之情也。

却说张飞引数十骑直到盱眙，来见玄德，具说曹豹与吕布里应外合，夜袭徐州。众皆失色。玄德叹曰：“得何足喜，失何足忧！”落落丈夫语。关公曰：“嫂嫂安在？”问得要紧。飞曰：“皆陷于城中矣。”玄德默然无语。闻家眷失陷，只默然不语，后见翼德欲自刎，却放声大哭。是至情，亦是妙用。关公顿足埋怨曰：“你当初要守城时，说甚来？兄长吩咐你甚来？今日城池又失了，嫂嫂又陷了，如何得好！”张飞闻言，惶恐无地，掣剑欲自刎。正是：

举杯畅饮情何放，拔剑捐生悔已迟！

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（第二卷完）

# 第三卷

##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

吕布袭兖州，而曹操卒复兖州；吕布袭徐州，而刘备不能复徐州。非备之才不如，而实势不如也。本是吕布依刘备，今反成刘备依吕布。客转为主，主转为客，备之遇亦艰矣哉！

孙策信太史慈，而慈亦不欺孙策，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，所以能相与有成耳。若刘备不听曹操而杀吕布，吕布乃听袁术而欲攻刘备，及为袁术所欺，而后召刘备，何无信义乃尔！翼德之欲杀之，可谓知人，翼德非莽人也。

玉玺得而孙坚亡，玉玺失而孙策霸。甚矣，玉玺之无关重轻也！成大业者，以收人才、结民心为实，而玉玺不与焉。坚之匿之，不若策之弃之。策之英雄，殆过其父。

或曰：孙策如此英雄，何不先击刘表，以报父仇？予曰：脚头不立定，未可报仇；脚头才立定，亦未可报仇。曹操初得兖州，而遽击陶谦，则吕布旋议其后；刘备未定巴蜀，而遽攻曹操，则关、张不能为功。固筹之熟矣。

前回叙曹氏立国之始，此回叙孙氏开国之由。两家已各成一局面，而刘备则尚萤萤无依。然继汉正统者，备也，故前回以刘备结，此回以刘备始。叙两家，必夹叙刘备，盖既以备为正统，则叙刘处文虽少，是正文；叙孙、曹处虽多，皆旁文。于旁文之中，带出正文，如草中之蛇，于彼见头，于此见尾；又如空中之龙，于彼见鳞，于此见爪。记事之妙，无过于是。今人读《三国志》而犹欲别读稗官，则是未尝读《三国志》也。

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，玄德向前抱住，夺剑掷地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’《北风》云：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”从来衣服比妻子。衣服破，尚可缝；手足断，安可续？但闻人有继妻，不闻有继兄继弟。吾三人桃园结义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。今虽失了城池家小，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！况城池本非吾有，识时达势语。家眷虽被陷，吕布必不谋害，尚可设计救之。贤弟一时之误，何至遽欲捐生耶！”今之因妯娌不睦，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。同胞且然，何况异姓？观玄德数语，胜读《棠棣》一篇。说罢大哭。关、张俱感泣。

且说袁术知吕布袭了徐州，星夜差人至吕布处，许以粮五万斛、马五百匹、金银一万两、彩缎一千匹，使夹攻刘备。袁术前既不纳吕布，今天交通吕布，反复可笑。布喜，令高顺领兵五万，袭玄德之后。前曾为其所拒，今又为其所使，吕布不但无义，亦无气。玄德闻得此信，乘阴雨撤兵弃盱眙而走，思欲东取广陵。比及高顺军来，玄德已去。高顺与纪灵相见，就索所许之物。灵曰：“公且回军，容某见主公计之。”高顺乃别纪灵回军，见吕布，具述纪灵语。布正在迟疑，忽有袁术书至。书意云：“高顺虽来，而刘备未除；且待捉了刘备，那时方以所许之物相送。”前之所许，竟似商于六百里。布怒骂袁术失信，欲起兵伐之。陈宫曰：“不可。术据寿春，兵多粮广，不可轻敌。不如请玄德还屯小沛，使为我羽翼。他日令玄德为先锋，那时先取袁术，后取袁绍，可纵横天下矣。”布听其言，令人赍书迎玄德回。忽欲攻之，忽欲迎之，反复无常，可笑。

却说玄德引兵东取广陵，被袁术劫寨，折兵大半。回来正遇吕布之使，呈上书札，玄德大喜。关、张曰：“吕布乃无义之人，不可信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彼既以好情待我，奈何疑之？”遂来到徐州。此在他人决不肯来，亦决不敢来。布恐玄德疑惑，先令人送还家眷。甘、麋二夫人见玄德，具说吕布令兵把定宅门，禁诸人不得入；又常使侍妾送物，未尝有缺。玄德谓关、张曰：“我知吕布必不害我家眷也。”乃入城谢吕布。张飞恨吕布，不肯随往，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。玄德入见吕布拜谢。吕布曰：“我非欲夺城，因令弟张飞在此，恃酒杀人，恐有失事，故来守之耳。”多谢。玄德曰：“备欲让兄久矣。”布假意仍让玄德，玄德力辞，还屯小沛住扎。本是吕布寄寓于刘备，今反弄成刘备寄寓于吕布，真客反为主，主反为客。关、张心中不忿。玄德曰：“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时，不可与命争也。”能屈然后能伸，确是至言。吕布令人送粮米、缎匹，自此两家和好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袁术大宴将士于寿春。人报孙策征庐江太守陆康，得胜而回。术唤策至，策拜于堂下。问劳已毕，便令侍坐饮宴。此处接写孙策，忽写他在袁术堂下趋跄拜坐，令人不解其故。直至下文方与说明，笔法妙甚。原来孙策自父丧之后，退居江南，礼贤下士。后因陶谦与策母舅丹阳太守吴景不和，策乃移母并家属，居于曲阿，自己却投袁术。术甚爱之，常叹曰：“使术有子如孙郎，死复何恨！”因使为怀义校尉，引兵攻泾县大帅祖郎，得胜。术见策勇，复使攻陆康，今又得胜而回。补述简到。

当日筵散，策归营寨。见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，袁术与孙坚同辈，其待策之傲，自以为父执耳。不知英雄固不论年。策虽小，犹虎也；术虽发白，不过一老牛而已。心中郁闷，乃步月于中庭。因思：“父孙坚如此英雄，我今沦落至此！”不觉放声大哭。昔孙坚在洛阳时，曾于月下挥泪。今孙策在袁术处，亦于月下放声。一为国事伤情，一为家声发愤。“我有一片心，诉与天边月。”月之感人，甚矣哉！忽见一人自外而入，大笑曰：“伯符何故如此？尊父在日，多曾用我。君今有不决之事，何不问我；乃自哭耶！”策视之，乃丹阳故鄣人，姓朱，名治，字君理，孙坚旧从事官也。策收泪而延之坐，曰：“策所哭者，恨不能继父之志耳。”哭得英雄。治曰：“君何不告袁公路，借兵往江东，假名救吴景，实图大业，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？”正商议间，一人忽入曰：“公等所谋，吾已知之。吾手下有精壮百人，暂助伯符一马之力。”策视其人，乃袁术谋士，汝南细阳人，姓吕，名范，字子衡。袁术谋士为他人用，术之无成可知矣。策大喜，延坐共议。吕范曰：“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。”策曰：“吾有亡父留下传国玉玺，乃翁设誓抵赖，令子竟不隐讳。以为质当。”以无用之玺，换有用之兵，大有算计。范曰：“公路欲得此久矣。袁术平日妄想，却从吕范口中补出，妙。以此相质，必肯发兵。”三人计议已定。次日，策入见袁术，哭拜曰：“父仇不能报，今母舅吴璟，又为扬州刺史刘繇所逼。策老母家小，皆在曲阿，必将被害。先说报父仇，实重在救母难。策敢借雄兵数千，渡江救难省亲。恐明公不信，有亡父遗下玉玺，权为质当。”术闻有玉玺，取而视之，大喜曰：“吾非要你玉玺，今且权留在此。为后文僭号张本。我借兵三千、马五百匹与你。平定之后，可速回来。你职位卑微，难掌大权。我表你为折冲校尉、殄寇将军，不但借得兵马，兼得一个大官。克日领兵便行。”

策拜谢。遂引军马，带领朱治、吕范、旧将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，择日起兵。行至历阳，见一军到。当先一人，姿质风流，仪容秀丽，见了孙策，下马便拜。策视其人，乃庐江舒城人，姓周，名瑜，字公瑾。孙策是小霸王，此人亦小范增也。原来孙坚讨董卓之时，移家舒城。瑜与孙策同年，交情甚密，因结为昆仲。策长瑜两月，瑜以兄事策。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，今往省亲，不但同年，亦且同志。到此与策相遇。策见瑜大喜，诉以衷情。瑜曰：“某愿施犬马之力，共图大事。”策喜曰：“吾得公瑾，大事谐矣！”便令与朱治、吕范等相见。瑜谓策曰：“吾兄欲济大事，亦知江东有二张乎？”一人荐出二人。○能成大事者，必能得士；能助人成大事者，必能荐贤。策曰：“何为二张？”瑜曰：“一人乃彭城张昭，字子布；一人乃广陵张纮，字子纲。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因避乱隐居于此。吾兄何不聘之？”策喜，即便令人赍礼往聘，俱辞不至。有身份。若呼之即至者，周瑜亦不荐之矣。策乃亲到其家，与语大悦，力聘之，二人许允。策遂拜张昭为长史兼抚军中郎将，张纮为参谋、正议校尉，商议攻击刘繇。

却说刘繇字正礼，东莱牟平人也，亦是汉室宗亲，太尉刘宠之侄，兖州刺史刘岱之弟。旧为扬州刺史，屯于寿春，被袁术赶过江东，故来曲阿。叙明刘繇来历。当下闻孙策兵至，急聚众将商议。部将张英曰：“某领一军，屯于牛渚，纵有百万之兵，亦不能近。”言未毕，帐下一人高叫曰：“某愿为前部先锋！”众视之，乃东莱黄县人太史慈也。慈自解了北海之围后，便来见刘繇，繇留于帐下。补应前文。当日听得孙策来到，愿为前部先锋。繇曰：“你年尚轻，未可为大将，袁术以年轻孙策，刘繇亦以年轻太史慈：术与繇是一流人。只在吾左右听命。”太史慈不喜而退。张英领兵至牛渚，积粮十万于邸阁。孙策引兵到，张英出迎，两军会于牛渚滩上。孙策出马，张英大骂，黄盖便出。与张英战不数合，忽然张英军中大乱，报说寨中有人放火。此放火者，果何人耶？事诚意外之事，文亦意外之文。张英急回军。孙策引军前来，乘势掩杀。张英弃了牛渚，望深山而逃。原来那寨后放火的，乃是两员健将，一人乃九江寿春人，姓蒋，名钦，字公奕；一人乃九江下蔡人，姓周，名泰，字幼平。二人皆遭世乱，聚人在洋子江中，劫掠为生。久闻孙策为江东豪杰，能招贤纳士，故特引其党三百余人，前来相投。二人不待相投而后立功，乃先立功而后相投，来得甚奇。策大喜，用为军前校尉。收得牛渚邸阁粮食、军器，并降卒四千余人，遂进兵神亭。

却说张英败回见刘繇，繇怒欲斩之。谋士笮融、薛礼劝免，使屯兵零陵城拒敌。繇自领兵于神亭岭南下营，孙策于岭北下营。策问土人曰：“近山有汉光武庙否？”土人曰：“有庙在岭上。”光武庙宜在洛阳，奈何神亭岭亦有之？意者洛阳太庙焚毁，而刘繇自以为宗室，乃立庙于此耶？策曰：“吾夜梦光武召我相见，当往视之。”孙策后来不信神仙，此日独信梦兆，何也？长史张昭曰：“不可。岭南乃刘繇寨，倘有伏兵，奈何？”策曰：“神人佑我，吾何惧焉！”遂披挂绰枪上马，引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蒋钦、周泰等共十三骑，出寨上岭，到庙焚香。下马参拜已毕，策向前跪祝曰：“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，复兴故父之基，即当重修庙宇，四时祭祀。”卿自欲兴孙家基业，与刘家何与？且正与刘家宗亲作对，何反向汉室祖先致祝也？○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刘氏，当求项羽庙而祝之。祝毕，出庙上马，回顾众将曰：“吾欲过岭，探看刘繇寨栅。”诸将皆以为不可，策不从。遂同上岭，南望村林。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刘繇，繇曰：“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，不可追之。”太史慈踊跃曰：“此时不捉孙策，更待何时！”遂不候刘繇将令，竟自披挂上马，绰枪出营，大叫曰：“有胆气者都跟我来！”诸将不动，惟有一小将曰：“太史慈真猛将也！吾可助之！”拍马同行。此小将军不传其名，可竟称之为小太史慈。众将皆笑。燕雀笑鸿鹄。

却说孙策看了半晌，方始回马。足见孙策大胆。正行过岭，只听得岭上叫：“孙策休走！”策回头视之，见两匹马飞下岭来。策将十三骑，一齐摆开，策横枪立马，于岭下待之。儒雅之极。太史慈高叫曰：“那个是孙策？”策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，特来捉孙策！”策笑曰：“只我便是。从容之极。你两个一齐来并我一个，我不惧你。我若怕你，非孙伯符也。”孙郎独战太史慈，此项羽所谓独身挑战者也。慈曰：“你便众人都来，我亦不怕！”纵马横枪，直取孙策。策挺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程普等暗暗称奇。在旁观者眼中摹写一笔，妙。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，乃佯输诈败，引孙策赶来。慈却不由旧路上岭，竟转过山背后。策赶来，大喝曰：“走的不算好汉！”慈心中自恃：“这厮有十二从人，我只一个，便活捉了他，也吃众人夺去。不愁捉一得孙策，只愁捉了被人夺去，可谓目中无孙策矣。再引一程，教这厮没寻处，方好下手。”于是且战且走。策那里肯舍，一直赶到平川之地。慈兜回马再战，又到五十合。策一枪搠去，慈闪过挟住枪；慈也一枪搠去，策亦闪过挟住枪。两个用力，只一拖，都滚下马来。杀得好看。马不知走的那里去了。不惟从人失散，且复“爰丧其马”。两个弃了枪，揪住厮打，不打不成相识。战袍扯得粉碎。策手快，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；慈亦掣了策头上的兜鍪。策把戟来刺慈，慈把兜鍪遮架。策即以慈之戟刺慈，慈亦即以策之盔御策。同是以敌治敌，同是以我困我。忽然喊声后起，乃刘繇接应军到来，约有千余。策正慌急，程普等十二骑亦冲到。策与慈方才放手。慈于军中讨了一匹马，细。取了枪，上马复来。孙策的马却是程普收得，细。策亦取枪上马。刘繇一千余军和程普等十二骑混战，逶迤杀到神亭岭下。喊声起处，周瑜领军来到。赖有此军接应，不然孙策亦轻身陷敌矣。独不记乃尊岘山故事耶？刘繇自引大军，杀下岭来。时近黄昏，风雨暴至，两下各自收军。若非风雨，慈、策二人将直杀至大天明矣。

次日孙策引军到刘繇营前，刘繇引军出迎。两阵圆处，孙策把枪挑太史慈的小戟于阵前，令军士大叫曰：“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，已被刺死了！”太史慈亦将孙策兜鍪挑于阵前，前日虎牢关上，挑孙坚赤帻；今日神亭岭下，挑孙策兜鍪：可称落帽世家。也令军士大叫曰：“孙策头已在此！”两军吶喊，这边夸胜，那边道强。太史慈出马，要与孙策决个胜负，策遂欲出。程普曰：“不须主公劳力，某自擒之。”程普出到阵前，太史慈曰：“你非我之敌手，只教孙策出马来！”程普大怒，挺枪直取太史慈。两马相交，战到三十合，刘繇急鸣金收军。太史慈曰：“我正要捉拿贼将，何故收军？”刘繇曰：“人报周瑜领军袭取曲阿，有庐江松滋人陈武，字子烈，接应周瑜入去。此段事即在刘繇口中叙出，甚省笔。吾家基业已失，不可久留。速往秣陵，会薛礼、笮融军马，急来接应。”太史慈跟着刘繇退军，孙策不赶，收住人马。长史张昭曰：“彼军被周瑜袭取曲阿，无恋战之心，今夜正好劫营。”孙策然之。当夜分军五路，长驱大进，刘繇军兵大败，众皆四纷五落。太史慈独力难当，引十数骑连夜投泾县去了。

却说孙策又得陈武为辅，其人身长七尺，面黄睛赤，形容古怪。前只在刘繇口中述其事，今却在孙策眼中见其人，补叙的好。策甚敬爱之，拜为校尉，使作先锋攻薛礼。武引十数骑突入阵去，斩首级五十余颗，只十数骑耳，斩首如此之多，足见其勇。薛礼闭门不敢出。策正攻城，忽有人报：“刘繇会合笮融，去取牛渚。”孙策大怒，自提大军，竟奔牛渚。刘繇、笮融二人，出马迎敌。孙策曰：“吾今到此，你如何不降？”刘繇背后一人，挺枪出马，乃部将于糜也。与策战不三合，被策生擒过去，拨马回阵。繇将樊能见捉了于糜，挺枪来赶。那枪刚搠到策后心，策阵上军士大叫：“背后有人暗算！”策回头忽见樊能马到，乃大喝一声，声如巨雷。樊能惊骇，倒翻身撞下马来，破头而死。策到门旗下将于糜丢下，已被挟死。一霎时挟死一将，喝死一将，自此人皆呼孙策为“小霸王”。忙中夹注一笔，妙。霸王无面见江东，今小霸王复霸江东，或即项羽后身亦未可知。

当日刘繇兵大败，人马大半降策。策斩首级万余。刘繇与笮融走豫章，投刘表去了。又是到孙策仇人处。孙策还兵复攻秣陵，亲到城壕边，招谕薛礼投降。城上暗放一冷箭，正中孙策左腿，翻身落马。众将急救起，还营拔箭，以金疮药傅之。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。孙坚真被射死，孙策诈作射死。一真一假，一死一生，令人不测。军中举哀。拔寨齐起。薛礼听知孙策已死，连夜起城内之军，与骁将张英、陈横杀出城来追之。忽然伏兵四起，孙策当先出马，高声大叫曰：“孙郎在此！”孙策不死，无异孙坚复生。众军皆惊，尽弃枪刀，拜于地下。策令休杀一人。张英拨马回走，被陈武一枪刺死。陈横被蒋钦一箭射死。薛礼死于乱军中。策入秣陵，安辑居民，移兵至泾县来捉太史慈。

却说太史慈，招得精壮二千余人，并所部兵，正要来与刘繇报仇。孙策与周瑜，商议活捉太史慈之计。瑜令三面攻县，只留东门放走；离县二十五里，三路各伏一军，太史慈到那里，人困马乏，必然被擒。原来太史慈所招军，大半是山野之民，不谙纪律。然则虽有二千人，只太史慈一人耳。泾县城头，苦不甚高。当夜孙策命陈武短衣持刀，首先爬上城放火。太史慈见城上火起，上马投东门走，背后孙策引军来赶。太史慈正走，后军赶至三十里，却不赶了。太史慈走了五十里，人困马乏，芦苇之中，喊声忽起。慈急待走，两下里绊马索齐来，将马绊翻了，生擒太史慈，解投大寨。策知解到太史慈，亲自出营，喝散士卒，自释其缚，将自己锦袍衣之。孙策为小霸王，太史慈亦一小英布也。但项羽不能用英布，孙策能用慈，胜项羽多矣。请入寨中，谓曰：“我知子义真丈夫也。刘繇蠢辈，不能用为大将，以致此败。”贬驳刘繇，隐然夸奖自己。慈见策待之甚厚，遂请降。

策执慈手，笑曰：“神亭相战之时，若公获我，还相害否？”慈笑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极似穿封戌对楚灵王语。策大笑，请入帐，邀之上坐，设宴款待。慈曰：“刘君新破，士卒离心。某欲自往收拾余众以助明公，不识能相信否？”策起谢曰：“此诚策所愿也。今与公约：明日日中，望公来还。”慈应诺而去。诸将曰：“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。”策曰：“子义乃信义之士，必不背我。”众皆未信。次日立竿于营门以候日影。恰将日中，太史慈引一千余众到寨。孙策大喜，众皆服策之知人。有孙策之信太史慈，乃有孙权之信诸葛瑾：弟正学其兄也。于是孙策聚数万之众下江东，安民恤众，投者无数。江东之民，皆呼策为“孙郎”，但闻孙郎兵至，皆丧胆而走。及策军到，并不许一人掳掠，鸡犬不惊。人民皆悦，赍牛酒到寨劳军，策以金帛答之，欢声遍野。项羽好杀，每欲屠城，今小霸王绝胜老霸王矣。其刘繇旧军，愿从军者听从，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。江南之民，无不仰颂，勇者不必有仁，孙郎勇而能仁，尤为难得。由是兵势大盛。策乃迎母、叔、诸弟，俱归曲阿，使弟孙权与周泰守宣城，孙权此处方出头。策领兵南取吴郡。

时有严白虎，自称东吴德王，据吴郡，遣部将守住乌程、嘉兴。当日白虎闻策兵至，令弟严舆出兵，会于枫桥。孙郎既得陈武，又得太史慈，已有二虎，何惧此一虎？舆横刀立马于桥上。有人报入中军，策便欲出。一将之勇有余，君人之度未足。张纮谏曰：“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，不宜轻敌小寇，愿将军自重。”策谢曰：“先生之言如金石，但恐不亲冒矢石，则将士不用命耳。”随遣韩当出马。比及韩当到桥上时，蒋钦、陈武早驾小舟，从河岸边杀过桥来，乱箭射倒岸上军。二人飞身上岸砍杀，严舆退走。韩当引军直杀到阊门下，贼退入城里去了。策分兵水陆并进，围住吴城，一困三日，无人出战。策引众军到阊门外招谕。城上一员裨将，左手托定护梁，右手指着城下大骂。太史慈就马上拈弓取箭，顾军将曰：“看我射中这厮左手。”说声未绝，弓弦响处，果然射个正中，把那将的左手射透，反牢钉在护梁上。此将但会骂人，却不能回手相应。城上城下人见者无不喝采。城下人喜而喝采，宜矣；城上人正当着急，如何也喝采？想苏州人固应有此清兴。众人救了这人下城。白虎大惊曰：“彼军有如此人，安能敌乎？”遂商量求和。次日，使严舆出城来见孙策。策请舆入帐饮酒。酒酣，问舆曰：“令兄意欲如何？”舆曰：“欲与将军平分江东。”策大怒曰：“鼠辈安敢与吾相等！”命斩严舆。舆拨剑起身，策飞剑砍之，应手而倒，割下首级，令人送入城中。白虎料敌不过，弃城而走。

策进兵追袭，黄盖攻取嘉兴，太史慈攻取乌程，数州皆平。白虎奔余杭，于路劫掠，人遇孙家兵如遇青龙，遇严家兵真遇白虎。被土人凌操领乡人杀败，望会稽而走。凌操父子二人，来接孙策，策使为从征校尉，遂同引兵渡江。严白虎聚寇分布于西津渡口，程普与战，复大败之。连夜赶到会稽。

会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，忽一人出曰：“不可。孙策用仁义之师，白虎乃暴虐之众，还宜擒白虎以献孙策。”此言甚当。朗视之，乃会稽余姚人，姓虞，名翻，字仲翔，现为郡吏。朗怒叱之，翻长叹而出。朗遂引兵会合白虎，同陈兵于山阴之野。两阵对圆，孙策出马，谓王朗曰：“吾兴仁义之兵，来安浙江，汝何故助贼？”朗骂曰：“汝贪心不足！既得吴郡，而又强并吾界。今日特与严氏报仇！”王朗亦一时名士，何不识好歹至此。孙策大怒，正待交战，太史慈早出。王朗拍马舞刀，与慈战不数合，朗将周昕杀出助战。孙策阵中，黄盖飞马接住周昕交锋。两下鼓声大震，互相鏖战。忽王朗阵后先乱，一彪军从背后抄来。来得奇。朗大惊，急回马来迎，原来是周瑜与程普引军刺斜杀来。孙郎每亏周郎接应。孙郎之下江东，周郎之功居多。前后夹攻，王朗寡不敌众，与白虎、周昕杀条血路，走入城中，拽起吊桥，坚闭城门。孙策大军乘势赶到城下，分布众军四门攻打。王朗在城中见孙策攻城甚急，欲再出兵决一死战。严白虎曰：“孙策兵势甚大，足下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壁勿出。不消一月，彼军粮尽。自然退走。那时乘虚掩之，可不战而破也。”朗依其议，乃固守会稽城而不出。几如勾践之甲楯五千。孙策一连攻了数日，不能成功，乃与众将计议。孙静曰：“王朗负固守城，难可卒拔。会稽钱粮，大半屯于渣渎﹔其地离此数十里，莫若以兵先据其内：所谓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’也。”孙权有叔，孙坚有弟。策大喜曰：“叔父妙用，定破贼人矣！”即下令于各门燃火，虚张旗号，设为疑兵，连夜撤围南去。周瑜进曰：“主公大兵一起，王朗必然出城来赶，可用奇兵胜之。”策曰：“吾今准备下了，取城只在今夜。”遂令军马起行。名取渣渎，其意实在会稽。孙郎兵法颇妙，非徒勇也。

却说王朗闻报孙策军马退去，自引众人来敌楼上观望。见城下烟火并起，旌旗不杂，心下迟疑。周昕曰：“孙策走矣，特设此计以疑我耳。可出兵袭之。”严白虎曰：“孙策此去，莫非要去渣渎？我引部兵，与周将军追之。”朗曰：“渣渎是我屯粮之所，正须提防。汝引兵先行，吾随后接应。”白虎与周昕领五千兵出城追赶。将近初更，离城二十余里，忽密林里一声鼓响，火把齐明。白虎大惊，便勒马回走，一将当先拦住，火光中视之，乃孙策也。周昕舞刀来迎，被策一枪刺死。余众皆降。白虎杀条血路，望余杭而走。王朗听知前军已败，不敢入城，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。孙策复回大军，乘势取了城池，安定人民。不隔一日，只见一人将着严白虎首级，来孙策军前投献。策视其人，身长八尺，面方口阔。问其姓名，乃会稽余姚人，姓董，名袭，字元代。此人亦先立功而后出姓名，与前文一样笔法。策喜，命为别部司马。自是东路皆平，令叔孙静守之，令朱治为吴郡太守。收军回江东。

却说孙权与周泰守宣城，忽山贼窃发，四面杀至。时值更深，不及抵敌，泰抱权上马。数十贼众，用刀来砍。泰赤体步行，提刀杀贼，砍杀十余人。随后一贼跃马挺枪，直取周泰，被泰扯住枪拖下马来，夺了枪、马，杀条血路，救出孙权。余贼远遁。周泰身被十二枪，有如此用命之将，安得不兴。金疮发胀，命在须臾。策闻之大惊。帐下董袭曰：“某曾与海寇相持，身遭数枪。得会稽一个贤郡吏虞翻荐一医者，半月而愈。”因荐医遂并荐一荐医之人，曲折之甚。策曰：“虞翻莫非虞仲翔乎？”袭曰：“然。”策曰：“此贤士也！我当用之。”急于求医，更急于用贤。乃令张昭与董袭同往，聘请虞翻。翻至，策优礼相待，拜为公曹。因言及求医之意。先拜官而后问医，是为其贤士而用之，非专托其请医生也。翻曰：“此人乃沛国谯郡人，姓华，名佗，字元化，真当世之神医也。当引之来见。”不一日引至。策见其人童颜鹤发，飘然有出世之姿，华佗先于此处出现。乃待为上宾，请视周泰疮。佗曰：“此易事耳。”投之以药，一月而愈。策大喜，厚谢华佗。遂进兵，杀除山贼。江南皆平。孙策分拨将士守把各处隘口，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一面结交曹操，一面使人致书与袁术取玉玺。

却说袁术暗有称帝之心，乃回书推托不还。孙坚匿玺而不出，袁术赖玺而不还，皆以此玺为奇货。不知在人不在玺，犹之在德不在鼎也。急聚长史杨大将，都督张勋、纪灵、桥蕤，上将雷薄、陈芬等三十余人商议曰：“孙策借我军马起事，今日尽得江东地面。乃不思报本，而反来索玺，殊为无礼。当以何策图之？”长史杨大将曰：“孙策据长江之险，兵精粮广，未可图也。今当先伐刘备，此卷书以备始，亦以备终。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，然后图取孙策未迟。某献一计，使备即日就擒。”正是：

不去江东图虎豹，却来徐郡斗蛟龙。

不知其计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淯水

操欲杀布，而备出书以示布；术欲攻备，而布亦射戟以救备：相报之道也。操因备之不杀布，而使构怨于术；术因布之不攻备，而遂求婚于布：相取之谋也。以相报之道言之，布在玄德度内；以相取之谋论之，术亦在孟德算中。

尝纵观春秋时事，婚姻每为敌国。辰嬴在晋，而秦尝伐晋。穆姬在秦，而晋尝绝秦。况吕布不有其父，何有其婿；袁术不有其同族之兄，何有于异姓之戚：安在疏不间亲耶？或解之曰：天下尽有于父母则背之、于儿女则昵之者，于兄弟则背之、于外戚则亲之者。人情颠倒，往往如是。此固陈宫之所必欲劝，而陈珪之所必欲争耳。

毛遂对楚王曰：“合纵为楚，非为赵。”吕布恐袁术取小沛，则徐州危，其劝和也为己，非为备也。张仪劝楚绝齐欢，而楚遂为秦所弱。陈珪恐袁、吕之交合，则不利于刘，亦不利于曹，其劝绝也，亦为刘、为曹，而非为布也。惟布本不为备，故夺马求和，便不许备。而射戟之时，口口为备，矜德色于备，一似助备无有如布者。珪不惟不为布，方父子同谋以图布。而绝婚之谋，口口为布，谆谆爱布，一似效忠于布无有如珪者。《三国志》有《战国策》之谲，而《战国策》无《三国志》之巧，真绝世妙文哉！

操之忌备，前既欲使吕布图之，后又使袁术攻之，而决不肯自杀之者，要推恶人与别人做。盖以其为人望所归，而不欲使吾有害贤之名也。此等奸雄，奸到绝顶。伧父不解，读书至此，失声叹曰“曹操亦有好处”，此真为曹操所笑矣。

董卓爱妇人，曹操亦爱妇人。乃卓死于布，而操不死于绣，何也？曰：卓之死，为失心腹猛将之心；操之不死，为得心腹猛将之助也。兴亡成败，止在能用人与否耳，岂在好色不好色哉！吴王不用子胥，虽无西施亦亡。吴王能用子胥，虽有西施何害？袁中郎先生作《灵岩记》曰：“先齐有好内之桓公，仲父云无害霸；蜀宫无倾国之美人，刘禅竟为俘虏。”此千古风流妙论。

摹写典韦以死拒敌，淋漓痛快，令人读之，凛凛有生气。是篇中出色处。

却说杨大将献计，欲攻刘备。袁术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大将曰：“刘备屯军小沛，虽然易取，奈吕布虎踞徐州，前次许他金帛粮马，至今未与，恐其助备。今当令人送与粮食，以结其心，前番是赊，今番是现。使其按兵不动，则刘备可擒。先擒刘备，后图吕布，徐州可得也。”术喜，便具粟二十万斛，令韩胤赍密书往见吕布。先送后讲。吕布甚喜，赖物便怒，得物便喜，真如小儿。重待韩胤。胤回告袁术。术遂遣纪灵为大将，雷薄、陈兰为副将，统兵数万，进攻小沛。玄德闻知此信，聚众商议。张飞要出战。孙乾曰：“今小沛粮寡兵微，如何抵敌？可修书告急于吕布。”张飞曰：“那厮如何肯来？”玄德曰：“乾之言善。”遂修书与吕布。书略曰：

伏自将军垂念，令备于小沛容身，实拜云天之德。今袁术欲报私仇，遣纪灵领兵到县。亡在旦夕，非将军莫能救。望驱一旅之师，以救倒悬之急，不胜幸甚！

吕布看了书，与陈宫计议曰：“前者袁术送粮致书，盖欲使我不救玄德也。今玄德又来求救。吾想玄德屯军小沛，未必遂能为我害；若袁术并了玄德，则北连泰山诸将以图我，我不能安枕矣。不若救玄德。”遂点兵起程。吕布从来没有主张，独此番大有定见。

却说纪灵起兵，长驱大进，已到沛县东南，札下营寨。昼列旌旗，遮映山川；夜设火鼓，震明天地。形容得声势。玄德县中，止有五千余人，也只得勉强出县，布阵安营。忽报吕布引兵，离县一里西南上札下营寨。纪灵知吕布领兵来救刘备，急令人致书于吕布，责其无信。袁术先曾无信，今怪不得吕布。布笑曰：“我有一计，使袁、刘两家都不怨我。”乃发使往纪灵、刘备寨中，请二人饮宴。此非饮宴时，岂欲以杯酒释兵权耶？奇绝。玄德闻布相请，即便欲往。关、张曰：“兄长不可去。吕布必有异心。”玄德曰：“我待彼不薄，彼必不害我。”遂上马而行。去得有胆。关、张随往，到吕布寨中入见。布曰：“吾今特解公之危，且不明言解危之法，妙。异日得志，不可相忘。”与白门楼相照。玄德称谢。布请玄德坐。关、张按剑立于背后。人报纪灵到，玄德大惊，欲避之，布曰：“吾特请你二人来会议，勿得生疑。”玄德未知其意，心下不安。纪灵下马入寨，却见玄德在帐上坐，大惊，抽身便回，同是一惊，纪灵尤甚。左右留之不住。吕布向前一把扯回，如提童稚。数万之众，而以童稚将之，关、张兵虽少，不足惧也。灵曰：“将军欲杀纪灵耶？”此句着忙之极。布曰：“非也。”灵曰：“莫非杀大耳儿乎？”此句又过望之极。布曰：“亦非也。”灵曰：“然则为何？”布曰：“玄德与布，乃兄弟也。今为将军所困，故来救之。”且不明言救之之法，妙。灵曰：“若此，则杀灵也？”此句更着忙得妙。布曰：“无有此理。布平生不好斗，惟好解斗。吾今为两家解之。”极似今日讼师之言。灵曰：“请问解之之法？”未入门，先请问，情景逼真。布曰：“我有一法，从天所决。”且只含吐，不即说出，妙。乃拉灵入帐，与玄德相见。两人不以兵戎相见，而以酒食，大奇。二人各怀疑忌。布乃居中坐，使灵居左，备居右，主居中而客居左右，是大阿哥身分。且教设宴行酒。今大阿哥惯要备酒替人和事，盖有所觊觎于其间也。若吕布替玄德和事而不索谢，胜今之大阿哥多矣。

酒行数巡，布曰：“你两家看我面上，俱各罢兵。”开谈且只如此。玄德无语。灵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提十万之兵，专捉刘备，如何罢得？”张飞大怒，拔剑在手，叱曰：“吾虽兵少，觑汝辈如儿戏耳。吕布提之如童稚，则张飞觑之如儿戏矣。你比百万黄巾何如？你敢伤我哥哥？”有玄德之无语，少不得张飞之发作。关公急止之曰：“且看吕将军如何主意，那时各回营寨厮杀未迟。”有张公之发作，少不得关公之劝解。○做好做恶，自收自放，今之听处事者，多用此法。吕布曰：“我请你两家解斗，须不教尔厮杀。”是和事人声口。这边纪灵不忿，那边张飞只要厮杀。情景逼真。布大怒，教左右：“取我戟来！”布提画戟在手，纪灵、玄德尽皆失色。本是解和，却故作此惊人之笔。布曰：“我劝你两家不要厮杀，尽在天命。”令左右接过画戟，去辕门外远远插定。乃回顾纪灵、玄德曰：“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。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，你两家罢兵。方说出解之之法，妙。如射不中，你各自回营，安排厮杀。有不从吾言者，并力拒之。”鲁仲连聊城一矢，难为了燕将，只为得一边；不若吕奉先辕门一箭，却不难为纪灵，是两边都为。纪灵私忖：“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，安能便中？且落得应允。待其不中，那时凭我厮杀。”一个度其未必中。便一口许诺。玄德自无不允。布都教坐，再各饮一杯酒。读者至此，将拭目观射矣，却偏教再饮酒。顿跌绝妙。酒毕，布教取弓箭来。玄德暗祝曰：“只愿他射得中便好！”一个祝其必中。摹写两人心事如画。只见吕布挽起袍袖，搭上箭，扯满弓，叫一声：“着！”正是：弓开如秋月行天，箭去似流星落地。绝妙好词。一箭正中画戟小枝，帐上帐下将校，齐声喝采。读者至此亦为喝采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温侯神射世间稀，曾向辕门独解危。落日果然欺后羿，号猿直欲胜由基。虎筋弦响弓开处，雕羽翅飞箭到时。豹子尾摇穿画戟，雄兵十万脱征衣。

当下吕布射中画戟小枝，呵呵大笑，其实得意。掷弓于地，执纪灵、玄德之手曰：“此天令你两家罢兵也！”应前“从天所决”、“尽在天命”等语。喝教军士：“斟酒来，各饮一大觥！”处处夹写酒，妙。玄德暗称：“惭愧！”应前暗祝意。纪灵默然半晌，应前暗忖。告布曰：“将军之言，不敢不听。奈纪灵回去，主人如何肯信？”布曰：“吾自作书覆之便了。”一枝箭消缴二十万斛。酒又数巡，纪灵求书先回。布谓玄德曰：“非我则公危矣！”玄德拜谢，与关、张回。次日，三处军马都散。

不说玄德入小沛，吕布归徐州，却说纪灵回淮南见袁术，说吕布辕门射戟解和之事，呈上书信。袁术大怒曰：“吕布受吾许多粮米，正项军粮且不肯发，今白送落二十万斛，岂不着恼。反以此儿戏之事，偏护刘备！吾当自提重兵，亲征刘备，兼讨吕布。”纪灵曰：“主公不可造次。吕布勇力过人，一把如提童稚之时，实亲领教其勇力。兼有徐州之地。若布与备首尾相连，不易图也。灵闻布妻严氏有一女，已及笄；主公有一子，可令人求亲于布。布若嫁女于主公，必杀刘备。此乃‘疏不间亲’之计也。”贿赂不中，变为仇敌；仇敌不便，变为婚姻：愈出愈奇。○前处处说吕布妻小，知布儿女情深。袁术从之，即日遣韩胤为媒，赍礼物往徐州求亲。胤到徐州见布，称说：“主公仰慕将军，欲求令爱为儿妇，永结秦晋之好。”布入谋于妻严氏。原来吕布有二妻一妾：先娶严氏为正妻，后娶貂蝉为妾，及居小沛时，又娶曹豹之女为次妻。曹氏先亡无出，貂蝉亦无所出，惟严氏生一女，布最钟爱。补叙得妙。当下严氏对布曰：“吾闻袁公路久镇淮南，兵多粮广，早晚将为天子。为后袁术称帝伏笔。若成大事，则吾女有后妃之望。只不知他有几子？”确是妇人声口。布曰：“止有一子。”妻曰：“既如此，即当许之。纵不为皇后，吾徐州亦无忧矣。”人家婚姻，多凭妇人作主，只要亲家富贵。古今同然。布意遂决，厚款韩胤，许了亲事。韩胤回报袁术。术即备聘礼，仍令韩胤送至徐州。吕布受了，设席相待，留于馆驿安歇。

次日，陈宫竟往馆驿内，拜望韩胤。又一个帮做媒的来了。讲礼毕，坐定。宫乃叱退左右，对胤曰：“谁献此计，教袁公与奉先联姻？意在取刘玄德之头乎？”一语道破。胤失惊，起谢曰：“乞公台勿泄！”宫曰：“吾自不泄，只恐其事若迟，必被他人识破，事将中变。”为后陈珪说吕布绝婚伏线。胤曰：“然则奈何？愿公教之。”宫曰：“吾见奉先，使其即日送女就亲，何如？”一个方来下聘，一个便去催妆。胤大喜，称谢曰：“若如此，袁公感佩明德不浅矣！”宫遂辞别韩胤，入见吕布曰：“闻公女许嫁袁公路，甚善；但不知于何日结亲？”布曰：“尚容徐议。”宫曰：“古者自受聘成婚之期，各有定例。天子一年，诸侯半年，大夫一季，庶民一月。”布曰：“袁公路天赐国宝，映带玉玺，好。早晚当为帝，今从天子例，可乎？”是何言欤？与严氏如出一口。宫曰：“不可。”布曰：“然则仍从诸侯例？”宫曰：“亦不可。”等不及半年。布曰：“然则将从卿大夫例矣？”宫曰：“亦不可。”又等不及一季。布笑曰：“公岂欲吾依庶民例耶？”宫曰：“非也”。然则并一月亦等不及矣。布曰：“然则公意欲如何？”宫曰：“方今天下，诸侯互相争雄。今公与袁公路结亲，诸侯保无有嫉妒之心？若复远择吉期，或竟乘我良辰，伏兵半路以夺之，如之奈何？其言亦殊动听。为今之计，不许便休；既已许之，当趁诸侯未知之时，即便送女到寿春，“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。”另居别馆，然后择吉成亲，万无一失也。”布喜曰：“公台之言甚当。”遂入告严氏，连夜具办妆奁，收拾宝马香车，令宋宪、魏续一同韩胤送女前去。鼓乐喧天，送出城外。谚云：“朝种树，晚乘凉。”竟似娶妾一般，可笑。

时陈元龙之父陈珪，养老在家，闻鼓乐之声，遂问左右。左右告以故。珪曰：“此乃疏不间亲之计也。玄德危矣！”遂扶病来见吕布。“为吕者左袒”，陈宫是也。“为刘者右袒”，陈珪是也。布曰：“大夫何来？”珪曰：“闻将军死至，特来吊丧。”故作惊人语。婚、丧、贺、吊，映衬成文。布惊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珪曰：“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，欲杀刘玄德，而公以射戟解之。今忽来求亲，其意盖欲以公女为质，质物犹可，质人不堪；质子犹可，质女不堪。随后就来攻玄德而取小沛。小沛亡，徐州危矣。且彼或来借粮，或来借兵，公若应之，是疲于奔命，而又结怨于人；若其不允，是弃亲而启兵端也。言袁术将攻徐州。况闻袁术有称帝之意，是造反也。彼若造反，则公乃反贼亲属矣，得无为天下所不容乎？”言天下皆将攻徐州。布大惊曰：“陈宫误我！”急命张辽引兵追赶，至三十里之外，将女抢归。高宗刻印销印，正见其有决断；吕布送婚夺婚，正见其无主张。连韩胤都拿回监禁，不放归去。殊非待媒礼。却令人回复袁术，只说女儿妆奁未备，俟备毕便自送来。陈珪又说吕布，使解韩胤赴许都。恶极妙极。○又为后文伏线。布犹豫未决。

忽人报：“玄德在小沛招军买马，不知何意。”布曰：“此为将者本分事，何足为怪。”正话间，宋宪、魏续至，告布曰：“我二人奉明公之命，往山东买马，买得好马三百余匹。回至沛县界首，被强寇劫去一半。打听得乃刘备之弟张飞，诈妆山贼，抢劫马匹去了。”此是醒时夺的，不是使酒。吕布听了大怒，随即点兵往小沛来斗张飞。玄德闻知大惊，慌忙领兵出迎。两阵圆处，玄德出马曰：“兄长何故领兵到此？”布指骂曰：“我辕门射戟，救你大难，你何故夺我马匹？”玄德曰：“备因缺马，令人四下收买，安敢夺兄马匹？”布曰：“你便使张飞夺了我好马一百五十匹，尚自抵赖！”张飞挺枪出马曰：“是我夺了你好马！你今待怎么？”快人快语。布骂曰：“环眼贼！你累次渺视我！”飞曰：“我夺你马你便恼，你夺我哥哥的徐州，便不说了！”妙妙。其言又快直又公平。布挺戟出马，来战张飞，飞亦挺枪来迎。两个酣战一百余合，未见胜负。玄德恐有疏失，急鸣金收军入城。吕布分军，四面围定。玄德唤张飞，责之曰：“都是你夺他马匹，惹起事端，如今马匹在何处？”飞曰：“都寄在各寺院内。”玄德随令人出城至吕布营中，说情愿送还马匹，两相罢兵。布欲从之。陈宫曰：“今不杀刘备，久后必为所害！”亦伏白门楼之事。布听之，不从所请，攻城愈急。玄德与糜竺、孙乾商议。孙乾曰：“曹操所恨者，吕布也。不若弃城走许都，投奔曹操，借军破布，此为上策。”玄德曰：“谁可当先破围而出？”飞曰：“小弟情愿死战！”玄德令飞在前，云长在后，自居于中，保护老小。当夜三更，乘着月明，出北门而走。正遇宋宪、魏续，被翼德一阵杀退，得出重围。后面张辽赶来，关公敌住。吕布见玄德去了，也不来赶，随即入城安民，令高顺守小沛，自己仍回徐州去了。玄德既失徐州，又失小沛，虽皆因翼德起衅，然实陈宫构之也。

却说玄德前奔许都，到城外下寨，先使孙乾来见曹操，言被吕布追逼，特来相投。操曰：“玄德与吾兄弟也。”奸甚。便请入城相见。次日，玄德留关、张在城外，自带孙乾、糜竺入见操。操待以上宾之礼。玄德备诉吕布之事，操曰：“布乃无义之辈，吾与贤弟拼力诛之。”又是一个呼贤弟的。幸翼德此时不在侧耳。玄德称谢。操设宴相待，至晚送出。荀彧入见曰：“刘备，英雄也。今不早图，后必为患。”操不答。彧出，郭嘉入。操曰：“荀彧劝我杀玄德，当如何？”嘉曰：“不可。主公兴义兵，为百姓除暴，惟仗信义以招俊杰，犹惧其不来也。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，以困穷而来投，若杀之，是害贤也。天下智谋之士，闻而自疑，将裹足不前，主公谁与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阻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”数语非为玄德，实为曹操。操大喜曰：“君言正合吾心。”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。程昱谏曰：“刘备终不为人之下，不如早图之。”操曰：“方今正用英雄之时，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。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。”操非不欲杀备，但欲使吕布杀之、袁术杀之，必不欲自杀之也。奸雄奸雄。遂不听昱言，以兵三千、粮万斛送与玄德，使往豫州到任，进兵屯小沛，招集原散之兵攻吕布。玄德至豫州，令人约会曹操。

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吕布，忽流星马报说：“张济自关中引兵攻南阳，为流矢所中而死。济侄张绣统其众，用贾诩为谋士，结连刘表，屯兵宛城，欲兴兵犯阙夺驾。”补接处如奇峰矗起。操大怒，欲兴兵讨之，又恐吕布来侵许都，乃问计于荀彧。彧曰：“此易事耳。吕布无谋之辈，见利必喜。明公可遣使往徐州，加官赐赏，令与玄德解和。荀彧前欲使二人相斗，今又欲使二人相和，变幻百出。布喜，则不思远图矣。”操曰：“善。”遂差奉军都尉王则，赍官诰并和解书，往徐州去讫；一面起兵十五万，亲讨张绣，分军三路而行，以夏侯惇为先锋。军马至淯水下寨。贾诩劝张绣曰：“操兵势大，不可与敌，不如举众投降。”张绣从之，使贾诩至操寨通款。操见诩应对如流，甚爱之，欲用为谋士。诩曰：“某昔从李傕，得罪天下；自知之明。今从张绣，言听计从，未忍弃之。”为下文攻曹操张本。乃辞去。次日，引绣来见操，操待之甚厚。引兵入宛城屯札，余军分屯城外，寨栅联络十余里。一住数日，绣每日设宴请操。

一日操醉，退入寝所，私问左右曰：“此城中有妓女否？”因酒及色，阿瞒颇露本相。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，乃密对曰：“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，生得十分美丽。问之，即绣叔张济之妻也。”操闻言，便令安民领五十甲兵往取之。须臾，取到军中，以军中作桑中。操见之，果然美丽。问其姓，妇答曰：“妾乃张济之妻邹氏也。”操曰：“夫人识吾否？”邹氏曰：“久闻丞相威名，今夕幸得瞻拜。”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”操曰：“吾为夫人故，特纳张绣之降。不然，灭族矣。”忽将大人情卖与妇人，确是醉后狂语。邹氏拜曰：“实感再生之恩。”操曰：“今日得见夫人，乃天幸也。今宵愿同枕席，随吾还都安享富贵，何如？”丑极。邹氏拜谢。是夜，共宿于帐中。郭汜之妻妒，张济之妻淫，皆党恶之报。邹氏曰：“久住城中，绣必生疑，亦恐外人议论。”操曰：“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。”可称压寨夫人。次日，移于城外安歇，唤典韦就中军帐房外宿卫，他人非奉呼唤，不许辄入。因此，内外不通。操每日与邹氏取乐，不想归期。奸雄如操，至此亦流连忘返，色之于人，甚矣哉！

张绣家人密报绣。绣怒曰：“操贼辱我太甚！”张绣尚有廉耻。若使势利无耻者，当认曹操为继叔矣。便请贾诩商议。诩曰：“此事不可泄漏。来日等操出帐议事，如此如此。”次日，操坐帐中，张绣入告曰：“新降兵多有逃亡者，乞移屯中军。”操许之。绣乃移屯其军。分为四寨，刻期举事。贾诩之谋甚细密。因畏典韦勇猛，急切难近，乃与偏将胡车儿商议。那胡车儿力能负五百斤，日行七百里，亦异人也。当下献计于绣曰：“典韦之可畏者，双铁戟耳。主公明日可请他来吃酒，使尽醉而归，那时某便混入他跟来军士数内。偷入帐房，先盗其戟，此人不足畏矣。”既请吃酒，何不便于酒中置毒？既可偷入帐房，何不便刺典韦，且何不竟刺曹操耶？车儿计不及此，盖天未欲死操也。绣甚喜，预先准备弓箭、甲兵，告示各寨。至期，令贾诩致意，请典韦到寨，殷勤待酒。至晚醉归，胡车儿杂在众人队里，直入大寨。只叙得一半。是夜，曹操于帐中与邹氏饮酒。忽听帐外人言马嘶，捉奸的来了。操使人观之。回报：“是张绣军夜巡。”操乃不疑。时近二更，忽闻寨内吶喊，报说草车上火起。操曰：“军人失火，勿得惊动。”不是军人失火，只为主将要紧杀火。须臾，四下里火起。操始着忙，急唤典韦。韦方醉卧，睡梦中听得金鼓喊杀之声，便跳起身来，却寻不见了双戟。暗补车儿偷戟事，省笔。时敌兵已到辕门，韦急掣步卒腰刀在手，只见门首无数军马，各抵长枪，抢入寨来。韦奋力向前，砍死二十余人。马军方退，步军又到，两边枪如苇列。韦身无片甲，上下被数十枪，兀自死战。刀砍缺不堪用，韦即弃刀，双手提着两个军人迎敌，以双人当双戟，大奇。击死者八九人。真可谓以人治人。群贼不敢近，只远远以箭射之，箭如骤雨。韦犹死拒寨门。争奈寨后贼军已入，韦背上又中一枪，乃大叫数声，血流满地而死。死了半晌，还无一人敢从前门而入者。死典韦足拒生贼军。

却说曹操赖典韦当住寨门，乃得从寨后上马逃奔，只有曹安民步随。操右臂中了一箭，马亦中了三箭，亏得那马是大宛良马，熬得痛，走得快。刚刚走到淯水河边，贼兵追至，安民被砍为肉泥。马泊六死了。操急骤马，冲波过河。才上得岸，贼兵一箭射来，正中马眼，那马扑地倒了。操长子曹昂，即以己所乘之马奉操。操上马急奔。曹昂却被乱箭射死。爱将、爱子，皆死于妇人之手。操乃走脱。自己便走脱，只不知邹夫人如何下落。路逢诸将，收集残兵。时夏侯惇所领青州之兵，乘势下乡劫掠民家，平虏校尉于禁即将本部军于路剿杀，安抚乡民。为民杀兵，乃真将军。青州兵走回，迎操泣拜于地，言于禁造反，赶杀青州军马。操大惊。须臾，夏侯惇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都到。操言于禁造反，可整兵迎之。

却说于禁见操等俱到，乃引军射住阵角，凿堑音倩。安营。俨如对敌者。或告之曰：“青州军言将军造反，今丞相已到，何不分辩，乃先立营寨耶？”于禁曰：“今贼追兵在后，不时即至。若不先准备，何以拒敌？分辩小事，退敌大事。”退敌正是分辩。安营方毕，张绣军两路杀至。于禁身先出寨迎敌，绣急退兵。左右诸将见于禁向前，各引兵击之，绣军大败，追杀百余里。绣势穷力孤，引败兵投刘表去了。为后伏线。曹操收军点将，于禁入见，备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，大失民望，某故杀之。操曰：“不告我，先下寨，何也？”禁以前言对。操曰：“将军在匆忙之中，能整兵坚垒，任谤任劳，使反败为胜。虽古之名将，何以加兹！”乃赐以金器一副，封益寿亭侯；责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。治兵不严，虽猛将如惇、亲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责，况不如惇者乎！又设祭祭典韦。操亲自哭而奠之，顾谓诸将曰：“吾折长子、爱侄，俱无深痛，独号泣典韦也！”此是曹操得人心处。然必用自说，便知其假。众皆感叹。次日，下令班师。

不说曹操还兵许都。且说王则赍诏至徐州，布迎接，入府开读诏书：封布为平东将军，特赐印绶。又出操私书。王则在吕布面前，极道曹公相敬之意，布大喜。忽报袁术遣人至，布唤入问之。使言：“袁公早晚即皇帝位，立东宫，催取皇妃早到淮南。”布大怒曰：“反贼焉敢如此！”遂杀来使，将韩胤用枷钉了，真独桌请媒人矣。陈宫亦当陪吃一桌。遣陈登赍谢表，解韩胤，一同王则上许都来谢恩。且答书于操，欲求实授徐州牧。操知布绝婚袁术，大喜，遂斩韩胤于市曹。陈登密谏操曰：“吕布，豺狼也，勇而无谋，轻于去就。八字定评。宜早图之。”操曰：“吾素知吕布狼子野心，诚难久养。非公父子，莫能究其情，公当与吾谋之。”登曰：“丞相若有举动，某当为内应。”为后赚吕布张本。操喜，表赠陈珪秩中二千石，登为广陵太守。登辞回，操执登手曰：“东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”登点头允诺。回徐州，见吕布。布问之，登言：“父赠禄，某为太守。”布大怒曰：“汝不为吾求徐州牧，而乃自求爵禄。汝父教我协同曹公，绝婚公路，今吾所求，终无一获，而汝父子俱各显贵。吾为汝父子所卖耳！”遂拔剑欲斩之。登大笑曰：“将军何其不明之甚也！”从容之极。布曰：“吾何不明？”登曰：“吾见曹公，言养将军譬如养虎，当饱其肉，不饱则将噬人。曹公笑曰：‘不如卿言。吾待温侯如养鹰耳，狐兔未息，不敢先饱：饥则为用，饱则扬去。’张良以韩信、彭越、英布为虎，以绛、灌等诸将为鹰，此即借用其语，明是陈登捏出。某问谁为狐兔。曹公曰：淮南袁术、江东孙策、冀州袁绍、荆襄刘表、此四人前文已见。益州刘璋、汉中张鲁，此二人前文未见，于此处点出，为后文伏线。皆狐兔也。’”布掷剑笑曰：“曹公知我也！”痴人。正说话间，忽报袁术军取徐州。吕布闻言失惊。正是：

秦晋未谐吴越斗，婚姻惹出甲兵来。

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

泽麋虎皮，便为众射之的。袁术一僭帝号，天下共起而攻之。曹操所以迟迟而未发者，非薄天子而不为，正畏天下而不敢耳。况所乐乎为君，以其有令天下之权也。权则专之于己，名则归之于帝，操之谋善矣。操辞其名，而取其实；术无其实，而冒其名：岂非操巧而术拙？

或曰：蜀、吴、魏三国，后来皆称皇帝；独袁术之帝则不可，何也？曰：真能做皇帝者，每不在先而在后。其为正统混一之帝，必待海内削平，四方宾服；又必有群臣劝进，诸侯推戴，然后让再让三，辞之不得，而乃视南郊、改正朔焉。则受之也愈迟，而得之也愈固。即为闰统偏安之帝，亦必待小邦俱已兼并，大国仅存一二，外而邻境息烽，内而人民乐附，然而自侯而王，自王而帝，次第而升之。斯能传之后人，以为再世不拔之业。今观建安之初，曹操虽专，献帝尚在，而群雄角立，如刘备、孙策、袁绍、公孙瓒、吕布、张绣、张鲁、刘表、刘璋、马腾、韩遂之徒，曾未有一人遽敢盗窃名字者。而以寿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号，安得不速祸而召亡哉！

爱兵而不爱民，不可以为将。爱将而不爱民，不可以为君。最善将兵者，必能治兵，兼能治他人之兵，于禁是也。善将将者，必能治将，兼能治他人之将，刘备是也。曹操击绣之兵，以手扶麦而过，则知操之能为将矣。袁术攻徐之将，于路劫掠而来，则知术之不能为君矣。民为邦本，故此回之中三致意云。

操之忌备深矣，忌布亦深矣。方其相合，则私为之构以离之；及其既离，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；乃阳合之，而又私相嘱托欲其终离之。初则为二虎争食之谋，继又为驱虎吞狼之计，末更为掘坑待虎之策，种种不怀好意。吕布不知，而为其所弄。刘备知之，而权且应命。曹操亦明知刘备必然知之，而大家只做不知，真好看煞人。

曹操一生，无所不用其借：借天子以令诸侯，又借诸侯，以攻诸侯。至于欲安军心，则他人之头亦可借；欲申军令，则自己之发亦可借。借之谋愈奇，借之术愈幻，是千古第一奸雄。

却说袁术在淮南，地广粮多，又有孙策所质玉玺，遂思僭称帝号。如此举动，又可恶，又可笑，又可丑，又可怜。大会群下，议曰：“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，而有天下。今历年四百，气数已尽，海内鼎沸。吾家四世三公，久仰。○薄视亭长，重称四世三公，只是自矜家世。丑极。百姓所归。吾欲应天顺人，正位九五。尔众人以为何如？”主簿阁象曰：“不可。昔周后稷，积德累功；至于文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犹以服事殷。明公家世虽贵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汉室虽微，未若殷纣之暴也。此事决不可行。”此事曹操亦不敢行，而必留待其后人者，正怕此一段议论耳。术怒曰：“吾袁姓出于陈。陈乃大舜之后。然则不止四世三公矣。以土承火，正应其运。又谶云：‘代汉者，当涂高也。’吾字公路，正应其谶。当涂而高，象魏阙也。此曹操之谶，袁术何得冒认？又有传国玉玺。若不为君，背天道也。吾意已决，多言者斩！”但闻有群臣劝进而犹让者，不闻有群臣力谏而大怒者。皇帝岂是使性做的？遂建号仲氏，建号仲氏，想是虞舜第二房子孙。立台省等官，乘龙凤辇，祀南北郊。立冯方女为后，立子为东宫。因命使催取吕布之女为东宫妃。却闻布已将韩胤解赴许都，为曹操所斩，补接前文。乃大怒。遂拜张勋为大将军，统领大军二十余万，分七路征徐州：第一路，大将张勋居中，第二路，上将桥蕤居左；第三路，上将陈纪居右，第四路，副将雷薄居左；第五路，副将陈兰居右，第六路，降将韩暹居左；第七路，降将杨奉居右。末二路应前文、伏后文。各领部下健将，克日起行。命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，监运七路钱粮，尚不从。术杀之。以纪灵为七路都救应使。术自引军三万，使李丰、梁刚、乐就为催进使，接应七路之兵。写得声势。

吕布使人探听得张勋一军从大路径取徐州，桥蕤一军取小沛，陈纪一军取沂都，雷薄一军取琅琊，陈兰一军取碣石，韩暹一军取下邳，杨奉一军取浚山，此一段事，又从吕布探听处补叙出，好。七路军马，日行五十里，于路劫掠将来，好个皇帝兵。乃急召众谋士商议。陈宫与陈珪父子俱至。陈宫曰：“徐州之祸，乃陈珪父子所招，媚朝廷以求爵禄。今日移祸于将军。可斩二人之头献袁术，其军自退。”此时即杀陈珪父子，袁术必不退兵，陈宫此谋甚左。布听其言，即命擒下陈珪、陈登。没主意。陈登大笑曰：“何如是之懦也！吾观七路之兵，如七堆腐草，何足介意！”语多豪气。○元龙会说大话，亦会干大事。令人干大事则火如元龙，说大话则学元龙，可叹也！布曰：“汝若有计破敌、免汝死罪。”陈珪曰：“将军若用老夫之言，徐州可保无虞。”布曰：“试言之。”珪曰：“术兵虽众，皆乌合之师，素不亲信。我以正兵守之，出奇兵胜之，无不成功。更有一计，不止保安徐州，并可生擒袁术。”其语愈壮。布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珪曰：“韩暹、杨奉，乃汉旧臣，因惧曹操而走，无家可依，暂归袁术。术必轻之，彼亦不乐为术用。若凭尺书结为内应，更连刘备为外合，必擒袁术矣。”此彼失其二路，而我得其三路矣。布曰：“汝须亲到韩暹、杨奉处下书。”陈登允诺。布乃发表上许都，为后曹操攻术张本。并致书与豫州，为后云长助布张本。然后令陈登引数骑，先于下邳道上候韩暹。暹引兵至，下寨毕，登入见。暹问曰：“汝乃吕布之人，来此何干？”登笑曰：“某为大汉公卿，四字便打动韩暹。何谓吕布之人？若将军者，向为汉臣，今乃为叛贼之臣，使昔日关中保驾之功，化为乌有，窃为将军不取也。揭其前功，搔着痒处。且袁术性最多疑，将军后必为其所害。今不早图，悔之无及！”说出后患，刺着病处。暹叹曰：“吾欲归汉，恨无门耳。”登乃出布书。暹览书毕，曰：“吾已知之。公先回，吾与杨将军反戈击之。但看火起为号，温侯以兵相应可也。”前欲两处下书；今说得此一处，而彼一处已不必复往。如摧枯拉朽，全不费力。登辞暹，急回报吕布。

布乃分兵五路，高顺引一军进小沛，敌桥蕤；陈宫引一军进沂都，敌陈纪；一将敌一将。张辽、臧霸引一军出琅琊，敌雷薄；宋宪、魏续引一军出碣石，敌陈兰；吕布自引一军出大道，敌张勋。大将敌大将。各领军一万，余者守城。吕布出城三十里下寨。张勋军到，料敌吕布不过，且退二十里屯住，待四下兵接应。是夜二更时分，韩暹、杨奉分兵到处放火，接应吕家军入寨。勋军大乱。吕布乘势掩杀，张勋败走。吕布赶到天明，正撞纪灵接应。前日替人和事，今日自做对头。两军相迎，恰待交锋，韩暹、杨奉两路杀来。纪灵大败而走。吕布引兵追杀，山背后一彪军到，门旗开处，只见一队军马，打龙凤日月旗幡，四斗五方旌帜，金瓜银斧，黄钺白旄，黄罗绢金伞盖之下，袁术身披金甲，腕悬两刀，立马阵前。如泽之麋蒙虎之皮。大骂吕布：“背主家奴！”布怒，挺戟向前，术将李丰挺枪来迎。战不三合，被布刺伤其手，丰弃枪而走。吕布麾兵冲杀，术军大乱。吕布引军从后追赶，抢夺马匹衣甲无数。袁术引着败军，走不上数里，山背后一彪军出，截住去路。当先一将乃关云长也。即前日虎牢关前喝骂之马弓手也。○此时云长独来，则知翼德是必不来。大叫：“反贼还不受死！”袁术慌走，余众四散奔逃，被云长大杀了一阵。袁术收拾败军，奔回淮南去了。术兵甚不经战，真如腐草。吕布得胜，邀请云长并杨奉、韩暹等一行人马到徐州，大排筵宴管待，军士都有犒赏。次日，云长辞归。布保韩暹为沂都牧、杨奉为琅琊牧，商议欲留二人在徐州。陈珪曰：“不可。韩、杨二人据山东，不出一年，则山东城郭皆属将军也。”布然之，遂送二将暂于沂都、琅琊二处屯札，以候恩命。为后玄德杀二人张本。陈登私问父曰：“何不留二人在徐州，为杀吕布之根？”珪曰：“倘二人协助吕布，是反为虎添爪牙也。”登乃服父之高见。杀义父人，偏有父子同心人协谋之败。

却说袁术败回淮南，遣人往江东问孙策借兵报仇。策怒曰：“汝赖吾玉玺，僭称帝号，背反汉室，大逆不道！吾方欲加兵问罪，岂肯反助叛贼乎！”孙策甚是正气。遂作书以绝之。回思月下大哭之时，今日始得一雪其愤。使者赍书回见袁术。术看毕，怒曰：“黄口孺子，何敢乃尔！犹以年幼轻之，殊属梦寐。吾先伐之！”长史杨大将力谏方止。

却说孙策自发书后，防袁术兵来，点军守住江口。忽曹操使至，拜策为会稽太守，令起兵征讨袁术。策乃商议。便欲起兵。长史张昭曰：“术虽新败，兵多粮足，未可轻敌。不如遗书曹操，劝他南征，吾为后应。两军相援，术军必败。万一有失，亦望操救援。”策从其言，遣使以此意达曹操。

却说曹操至许都，思慕典韦，立祠祭之；封其子典满为中郎，收养在府。忙中照应前事。忽报孙策遣使致书。操览书毕，又有人报袁术乏粮，劫掠陈留。以劫掠为事，似强盗，不似皇帝。欲乘虚攻之，遂兴兵南征。令曹仁守许都，其余皆从征。马步兵十七万，粮食辎重千余车。一面先发人会合孙策与刘备、吕布。兵至豫州界上，玄德早引兵前迎，操命请入营。相见毕，玄德献上首级二颗。奇。操惊曰：“此是何人首级？”玄德曰：“此韩暹、杨奉之首级也。”奇。操曰：“何以得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吕布令二人权住沂都、琅琊两县。不意二人纵兵掠民，人人嗟怨。因此备乃设一宴诈请议事，饮酒间掷盏为号，使关、张二弟杀之，尽降其众。今特来请罪。”此事只在玄德口中叙出，省郄许多笔墨。操曰：“君为国家除害，正是大功，何言罪也？”遂厚劳玄德，纵兵掠民者，于禁治其兵，玄德治其将，更是痛快，固当厚劳。合兵到徐州界。吕布出迎，操善言抚慰，封为左将军，许于还都之时换给印绶。安放得好。布大喜。操即分吕布一军在左，玄德一军在右，自统大军居中，令夏侯惇、于禁为先锋。

袁术知操兵至，令大将桥蕤引兵五万作先锋。两军会于寿春界口。桥蕤当先出马，与夏侯惇战不三合，被夏侯惇搠死。术军大败，奔走回城。忽报孙策发船攻江边西面，吕布引兵攻东面，刘备、关、张引兵攻南面，操自引兵十七万攻北面。袁术攻徐州，分兵七路；曹操攻寿春，分兵四面。术大惊，急聚众文武商议。杨大将曰：“寿春水旱连年，人皆缺食，今又动兵扰民，民既生怨，兵至难以拒敌。不如留军在寿春，不必与战，待彼兵粮尽，必然生变。陛下且统御林军渡淮，一者就熟，二者暂避其锐。”方才称帝，便议迁都。术用其言，留李丰、乐就、梁刚、陈纪四人，分兵十万，坚守寿春。其余将卒并库藏金玉宝贝，尽数收拾，过淮去了。亦飞走矣。

却说曹兵十七万，日费粮食浩大，诸郡又荒旱，接济不及。操催军速战，李丰等闭门不出。操军相拒月余，粮食将尽，致书于孙策，借得粮米十万斛，不敷支散。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音后。入禀操曰：“兵多粮少，当如之何？”操曰：“可将小斛散之，权且救一时之急。”垕曰：“兵士倘怨，如何？”操曰：“吾自有策。”此策此时对王垕说不得。垕依命，以小斛分散。操暗使人各寨探听，无不嗟怨，皆言丞相欺众。操乃密召王垕入曰：“吾欲问汝借一物，以压众心，汝必勿吝。”不敢吝借，但此物只好借这一次。垕曰：“丞相欲用何物？”操曰：“欲借汝头以示众耳。”向孙策借粮不足，却向王垕借头。粮可借，头亦可借乎？借则借矣，未审何时得还？垕大惊曰：“某实无罪！”操曰：“吾亦知汝无罪，但不杀汝，军心变矣。汝死后，汝妻子吾自养之，汝勿虑也。”垕再欲言时，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，一刀斩讫，悬头高竿，出榜晓示曰：“王垕故行小斛，盗窃官粮，谨按军法。”于是众怨始解。纯用霸术。

次日，操传令各营将领：“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，皆斩！”操亲自至城下，督诸军搬土运石，填壕塞堑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有两员裨将畏避而回，操掣剑亲斩于城下，遂自下马，接土填坑。纯用霸术。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，军威大振。城上抵敌不住。曹兵争先上城，斩关落锁，大队拥入。李丰、陈纪、乐就、梁刚都被生擒，操令皆斩于市。焚烧伪造宫室殿宇、一应犯禁之物，寿春城中，收掠一空。收之掠之，得毋亦曰借乎。商议欲进兵渡淮，追赶袁术。荀彧谏曰：“年来荒旱，粮食艰难。若更进兵，劳军损民，未必有利。不若暂回许都，将来春麦熟，军粮足备，方可图之。”操踌躇未决。忽报马到，报说：“张绣依托刘表，复肆猖獗；南阳、江陵诸县复反。曹洪拒敌不住，连输数阵，今特来告急。”操乃驰书与孙策，令其跨江布阵，以为刘表疑兵，使不敢妄动。拒刘表专使孙策，妙。自己即日班师，别议征张绣之事。临行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，与吕布结为兄弟，互相救助，再无相侵。奸甚。吕布领兵自回徐州。操密谓玄德曰：“吾令汝屯兵小沛。是‘掘坑待虎’之计也。前“二虎竞食”、“驱虎吞狼”之计，已领教过矣。公但与陈珪父子商议，勿致有失。某当为公外援。”阳使合，阴使离，奸甚。话毕而别。

却说曹操引军回许都，人报：“段煨杀了李傕，伍习杀了郭汜，将头来献。”又省却无数笔墨。段煨并将李傕合族老小二百余口活解入许都。操令分于各门处斩，传首号令，真是快事。人民称快。天子升殿，会集文武，作太平筵宴；二贼之死，天子亦酌酒相贺。封段煨为荡寇将军，伍习为殄虏将军，各引兵镇守长安。二人谢恩而去。操即奏张绣作乱，当兴兵伐之。天子乃亲排銮驾，送操出师，时建安三年夏四月也。正是麦秋时。

操留荀彧在许都调遣兵将，自统大军进发。行军之次，见一路麦已熟，民因兵至逃避在外，不敢刈麦。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：“吾奉天子明诏，出兵讨逆，与民除害。方今麦熟之时，不得已而起兵，大小将校，凡过麦田，但有践踏者，并皆斩首。军法甚严，尔民勿得惊疑。”君以民为天，民以食为天，曹操可谓知天之天。百姓闻谕，无不欢喜称颂，望尘遮道而拜。官军经过麦田，皆下马以手扶麦，递相传送而过，并不敢践踏。因粮于敌可也，取粮于民不可也。故无粮，则寿春城中不妨收掠；有粮，则所过麦田不许践踏。操乘马正行，忽田中惊起一鸠。那马眼生，窜入麦中，践坏了一大块麦田。操随呼行军主簿，拟议自己践麦之罪。权诈可爱。主簿曰：“丞相岂可议罪？”操曰：“吾自制法，吾自犯之，何以服众？”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。权诈可爱。众急救住。郭嘉曰：“古者《春秋》之义：法不加于尊。丞相总统大军，岂可自戕？”操沉吟良久，乃曰：“既《春秋》有‘法不加于尊’之义，吾姑免死。”即借郭嘉口中语，轻轻将死罪拋开。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：“割发权代首。”使人以发传示三军，曰：“丞相践麦，本当斩首号令，今割发以代。”前既借人代己，今又借发代头，无所不用其借。于是三军悚然，无不懔遵军令。后人有诗论之曰：

十万貔貅十万心，一人号令众难禁。拔刀割发权为首，方见曹瞒诈术深。

却说张绣知操引兵来，急发书报刘表，使为后应。一面与雷叙、张先二将，领兵出城迎敌。两阵对圆，张绣出马，指操骂曰：“汝乃假仁义无廉耻之人，与禽兽何异！”隐然为其叔母发恨。操大怒，令许褚出马。绣令张先接战。只三合，许褚斩张先于马下，绣军大败。操引军赶至南阳城下，绣入城，闭门不出。操围城攻打，见城壕甚阔，水势又深，急难近城。乃令军士运土填壕，又用土布袋并柴薪、草把相杂，于城边作梯凳。又立云梯，窥望城中。操自骑马，绕城观之。如此三日，传令：“教军士于西门角上堆积柴薪，会集诸将，就那里上城。”城中贾诩见如此光景，便谓张绣曰：“某已知曹操之意矣。今可将计就计而行。”正是：

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用诈还逢识诈人。

不知其计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

“将在谋而不在勇”，贾诩之知彼知己，决胜决负，斯诚善矣。至于郭嘉论袁、曹优劣，破曹之疑，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。若夏侯惇拔矢啖晴，不过一武夫之能，未足多也。“十胜”、“十败”，其言皆确，吾独于“仁胜”、“德胜”则有辩焉。夫操何仁何德之有？假仁非仁也，市德非德也。但当曰“才胜”、“术胜”耳。

操之哭典韦，非为典韦哭也。哭一既死之典韦，而凡未死之典韦，无不感激。此非曹操忠厚处，正是曹操奸雄处。或曰：奸雄虽奸，安得此一副急泪？予答之曰：彼口中哭典韦，意中自哭亡儿、亡侄，我恶乎知之？

兵有先后着。此着宜在先，后一着不得；此着宜在后，先一着不得。操欲攻袁绍，而惧吕布之议其后也，于是舍绍而攻布。布既平，而后吾可安意肆志于袁绍。此先后着之不可乱也。

操亦巧矣哉！术方攻布，则助布以攻术，惧布之复与术和也；布既破术，则约备而攻布，知术之必不复与布和也。备、布之交合，而操之患深；袁、吕之交合，而操之患更深。今备既离，术亦离，而后布可图矣。老谋深算，信不可及。

却说贾诩料知曹操之意，便欲将计就计而行。乃谓张绣曰：“某在城上见曹操绕城而观者三日。他见城东南角，砖土之色新旧不等，鹿角多半毁坏，意将从此处攻进，却虚去西北上积草，诈为声势，欲哄我撤兵守西北。彼乘夜黑必爬东南角而进也。”虚者实之，实者虚之，早被贾生看破。绣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诩曰：“此易事耳。来日可令精壮之兵，饱食轻装，尽藏于东南房屋内。却教百姓假扮军士，虚守西北。夜间，任他在东南角上爬城；俟其爬进城时，一声炮响，伏兵齐起，操可擒矣。”以诈待诈，正是将计就计。绣喜从其计。早有探马报曹操，说张绣尽撤兵在西北角上，吶喊守城，东南却甚空虚。操曰：“中吾计矣！”谁知反中彼计。遂命军中密备锹锹镢、爬城器具。日间只引军攻西北角，至二更时分，却领精兵于东南角上爬过壕去，砍开鹿角。城中全无动静，众军一齐拥入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伏兵四起。曹军急退。背后张绣亲驱勇壮杀来。曹军大败，退出城外，奔走数十里。张绣直杀至天明，方收军入城。曹操计点败军，折兵五万余人，失去辎重无数；吕虔、于禁俱各被伤。此皆为城中有智囊也。

却说贾诩见操败走，急劝张绣遗书刘表，使起兵截其后路。表得书，即欲起兵。忽探马报：“孙策屯兵湖口。”应前。蒯良曰：“策屯兵湖口，乃曹操之计也。今操新败，若不乘势击之，后必有患。”蒯良之智，亦不在贾生下。表乃令黄祖坚守隘口，自己统兵至安众县，截操后路。一面约会张绣。绣知表兵已起，即同贾诩引兵袭操。

且说操军缓缓而行，故意缓行，便知有谋矣。至襄城，到淯水，操忽于马上放声大哭。奸雄可爱。众惊问其故，操曰：“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，不由不哭耳！”此老得将士心惯用斯法。○邹夫人不知如何下落，亦当一哭。因即下令屯住军马，大设祭筵，吊奠典韦亡魂。操亲自拈香哭拜，三军无不感叹。其所以亲自拈香哭拜者，正要使三军无不感叹耳。祭典韦毕，方祭侄曹安民及长子曹昂，先祭将而后及侄与子，是妙用。并祭阵亡军士，不是为亡的，正是为活的。连那匹射死的大宛马也都致祭。不是为马，正欲感人。○忙中来叙此一段事，提照前文，妙。次日，忽荀彧差人报说：“刘表助张绣屯兵安众，截吾归路。”操答彧书曰：“吾日行数里，非不知贼来追我。然吾计画已定，若到安众，破绣必矣。君等勿疑。”妙算先定，此时却不明言。便催军行。至安众县界，刘表军已守险要，张绣随后引军赶来。操乃令众军黑夜凿险开道，暗伏奇兵。前黑夜爬城，我中彼伏之计；今黑夜凿险，彼亦中我伏兵之计：真正奇妙。及天色微明，刘表、张绣军会合，见操兵少，疑操遁去，俱引兵入险击之。操纵奇兵出，大破两家之兵。曹兵出了安众界口，于隘外下塞。彼方截险，我能出险。所谓用兵如神。刘表、张绣各整败兵相见。表曰：“何期反中曹操奸计！”绣曰：“容再图之。”于是两军集于安众。

且说荀彧探知袁绍欲兴兵犯许都，星夜驰书报曹操。操得书心慌，即日回兵。细作报知张绣，绣欲追之。贾诩曰：“不可追也，追之必败。”其所以必败之故，且不说出。刘表曰：“今日不追，坐失机会矣。”力劝绣，引军万余同往追之。约行十余里，赶上曹军后队。曹军奋力接战，绣、表两军大败而还。截之者绕其前，追之者逐其后。绕其前而不胜，逐其后则宜胜矣，而又不胜，殊出意外。绣谓诩曰：“不用公言，果有此败。”诩曰：“今可整兵再往追之。”奇语似戏。绣与表俱曰：“今已败，奈何复追？”诩曰：“今番追去，必获大胜。如其不然，请斩吾首。”其所以必胜之故，且不说出。绣信之。亏他信。刘表疑虑，不肯同往。绣乃自引一军往追，绣乃深信诩言，诩所以不忍弃之也。操兵果然大败，军马辎重连路散弃而走。不叙战，只叙败，省笔。○曹兵一败之后，忽得两胜；两胜之后，又复一败：令读者闪烁不测。绣正往前追赶，忽山后一彪军拥出，此处且不说是何军，留在后文补出。叙法变幻。绣不敢前追，收军回安众。刘表问贾诩曰：“前以精兵追退兵，而公曰必败；后以败卒击胜兵，而公曰必克：究竟悉如公言。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？愿公明教我。”读者亦亟欲请教。诩曰：“此易知耳。将军虽善用兵，非曹操敌手。操军虽败，必有劲将为后殿，以防追兵，我兵虽锐，不能敌之也，故知必败。夫操之急于退兵者，必因许都有事。既破我追军之后，必轻车速回，不复为备。我乘其不备，而更追之，故能胜也。”必败必胜之故，至此方说明，盖前之追在曹操料中，后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。凿凿而谈，了了如见。刘表、张绣俱服其高见。不特表、绣服之，即曹操当亦服之。诩劝表回荆州，绣守襄城，以为唇齿。两军各散。

且说曹操正行间，闻报后军为绣所追，急引众将回身救应。补叙前文所未及，好。只见绣军已退。败兵回告操曰：“若非山后这一路人马阻住中路，我等皆被擒矣。”数语于败军口中点缀得好。操急问何人。那人绰枪下马，拜见曹操，乃镇威中郎将，江夏平春人，姓李，名通，字文达。至此方叙出姓名。操问何来。通曰：“近守汝南，闻丞相与张绣、刘表战，特来接应。”操喜，封之为建功侯，守汝南西界以防表、绣。忽然来，随即去，总不费笔墨。李通拜谢而去。操还许都，表奏孙策有功，封为讨逆将军，赐爵吴侯。遣使赍诏江东，谕令防剿刘表。操回府，众官参见毕，荀彧问曰：“丞相缓行至安众，何以知必胜贼兵？”读者也要请教。操曰：“彼退无归路，必将死战，吾缓诱之而暗图之，是以知其必胜也。”昔日书中所言，至此才说明。○前有贾诩论兵，此又有曹操论兵，可当兵书一则。荀彧拜服。

郭嘉入，操曰：“公来何暮也？”嘉袖出一书白操曰：“袁绍使人致书丞相，言欲出兵攻公孙瓒，特来借粮借兵。”操曰：“吾闻绍欲图许都，今见吾归，又别生他议。”遂拆书观之，见其词意骄慢。隋李密致书于李渊，词意骄慢，渊卑词答之。今绍正与密相类。乃问嘉曰：“袁绍如此无状，吾欲讨之，恨力不及，如何？”嘉曰：“刘、项之不敌，公所知也。隐然以高祖待操。高祖惟智胜，项羽虽强，终为所擒。今绍有十败，公有十胜，妙论。绍兵虽盛，不足惧也：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；大英雄不拘细节。绍自谓四世三公，故以繁礼为家数。不知太原公子，固自不衫不履也。绍以逆动，公以顺率，此义胜也；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其名固顺。桓、灵以来，政失于宽，绍以宽济，公以猛纠，此治胜也；前有子产治郑，后有孔明治蜀，皆是猛以济宽。绍外宽内忌，所任多亲戚，公外简内明，用人惟才，此度胜也；如袁绍为盟主时，不责袁术之羁粮；而曹操用兵，能奖于禁而责夏侯也。绍多谋少决，公得策辄行，此谋胜也；此袁、曹第一优劣处。绍专收名誉，公以至诚待人，未必。此德胜也；操外虽诚而内实诈，算不得德。绍恤近忽远，公虑无不周，此仁胜也；操何仁之有？但当曰才胜耳。绍听谗惑乱，公浸润不行，此明胜也；绍每疑田丰、沮授，而操深信郭嘉、荀彧是也。绍是非混淆，公法度严明，此文胜也；繁礼多仪不是文，法度严明乃真文。绍好为虚势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众，用兵如神，此武胜也。如后文袁绍驰檄讨操，乃顿兵不进；而操能以十万之众，破绍兵八十万是也。公有此十胜，于以败绍无难矣。”总结一句。○上文只说操之十胜，而绍之十败已举于中。操笑曰：“如公所言，孤何足以当之！”荀彧曰：“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，正与愚见相合。绍兵虽众，何足惧耶！”嘉曰：“徐州吕布，实心腹大患。今绍北征公孙瓒，我当乘其远出，先取吕布，扫除东南，然后图绍，乃为上计。否则我方攻绍，布必乘虚来犯许都，为害不浅也。”数陈十胜十败之后，读者必将谓攻绍矣，乃忽欲舍绍而攻布，殊出意表。操然其言，遂议东征吕布。荀彧曰：“可先使人往约刘备，待其回报，方可动兵。”为后漏书伏线。操从之，一面发书与玄德，一面厚遣绍使，奏封绍为大将军、太尉，兼都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，密书答之云：“公可讨公孙瓒。吾当相助。”奸巧。绍得书大喜，便进兵攻公孙瓒。便是谋之不胜。

且说吕布在徐州，每当宾客宴会之际，陈珪父子必盛称布德。待吕布只须如此。陈宫不悦，乘间告布曰：“陈珪父子面谀将军，其心不可测，宜善防之。”凡面谀人者，必腹算人者也。陈珪父子便是榜样。布怒叱曰：“汝无端献谗，欲害好人耶？”闻忠言则怒为献谗，闻谀言则信为好人：奉先殊属梦梦。虽然，世之如奉先者正复不少也。宫出叹曰：“忠言不入，吾辈必受殃矣！”意欲弃布他往，却又不忍，又恐被人嗤笑。此时若去，谁来笑你？不能引决，为可笑耳。乃终日闷闷不乐。一日，带领数骑去小沛地面围猎解闷，忽见官道上一骑驿马，飞奔前去。如此穿插接递，妙有情致。宫疑之，弃了围场，引从骑从小路赶上。“从小路”三字细甚，正对上“官道”二字说也。问曰：“汝是何处使命？”那使者知是吕布部下人，慌不能答。好。陈宫令搜其身，得玄德回答曹操密书一封。前日曹操密书，是玄德后堂取去；今日玄德回书，是陈宫半路得来。究竟前未见回札，今未见来柬，总各看得一半耳。宫即连人与书，拿见吕布。布问其故。来使曰：“曹丞相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，今得回书，不知书中所言何事。”使者差矣，那里有寄书的反瞒着鱼雁？○前慌不能答，此亦答犹不答。布乃拆书细看，陈宫不先拆，候吕布手拆，俱细甚。书略曰：

奉明命欲图吕布，敢不夙夜用心。但备兵微将少，不敢轻动。丞相兴大师，备当为前驱。谨严兵整甲，专待钧命。

吕布见了，大骂曰：“操贼焉敢如此！”遂将使者斩首。先使陈宫、臧霸、结连泰山寇孙观、吴敦、尹礼、昌豨，音希。绝了假皇帝，连结真强盗。东取山东兖州诸郡。令高顺、张辽取沛城，攻玄德。令宋宪、魏续西取汝、颍。布自总中军，为三路救应。本是操欲攻布，却反致布先发作，又出意表。

且说高顺等引兵出徐州，将至小沛。有人报知玄德，玄德急与众商议。孙乾曰：“可速告急于曹操。”玄德曰：“谁可去许都告急？”阶下一人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视之，乃玄德同乡人，姓简，名雍，字宪和，现为玄德幕宾。玄德即修书付简雍，使星夜赴许都求援。此番莫又遇陈宫。一面整顿守城器具。玄德自守南门，孙乾守北门，云长守西门，张飞守东门，令糜竺与其弟糜芳守护中军。原来糜竺有一妹嫁与玄德为次妻。玄德与他兄弟有郎舅之亲，故令其守中军保护妻小。忙中又夹叙闲事，正见玄德托人不苟，不似吕布妻小之托于宋宪、魏续焉。高顺军至，玄德在敌楼上问曰：“吾与奉先无隙，何故引兵至此？”顺曰：“你结连曹操，欲害吾主，今事已露，何不就缚！”言讫，便麾军攻城。玄德闭门不出。次日，张辽引兵攻打西门。云长在城上谓之曰：“公仪表非俗，何故失身于贼？”壮士惜壮士。○为后白门楼相救伏线。张辽低头不语。好张辽。云长知此人有忠义之气，更不以恶言相加，亦不出战。豪杰爱豪杰。辽引兵退至东门，张飞便出迎战。早有人报知关公。关公急来东门看时，只见张飞方出城，张辽军已退。好张辽。飞欲追赶，关公急召入城。飞曰：“彼惧而退，何不追之。”关公曰：“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。因我以正言感之，颇有自悔之心，故不与我等战耳。”好汉识好汉。飞乃悟，只令士卒坚守城门，更不出战。

却说简雍至许都见曹操，具言前事。操即聚众谋士议曰：“吾欲攻吕布，不忧袁绍掣肘，只恐刘表、张绣议其后耳。”提照前文。荀攸曰：“二人新破，未敢轻动。吕布骁勇，若更结连袁术，纵横淮、泗，急难图矣。”表与绣合不足虑，布与术合深足忧。郭嘉曰：“今可乘其初叛，众心未附，疾往击之。”操从其言。即命夏侯惇与夏侯渊、吕虔、李典领兵五万先行，自统大军陆续进发，简雍随行。叙事细甚。早有探马报知高顺。顺飞报吕布。布先令侯成、郝萌、曹性引二百余骑接应高顺，使离沛城三十里去迎曹军，自引大军随后接应。玄德在小沛城中见高顺退去，知是曹家兵至，乃只留孙乾守城，糜竺、糜芳守家，自己却与关、张二公，提兵尽出城外，分头下寨，接应曹军。空城出屯是失着。

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，正与高顺军相遇，便挺枪出马搦战。高顺迎敌。两马相交，战有四五十合，高顺抵敌不住，败下阵来。惇纵马追赶，顺绕阵而走。惇不舍，亦绕阵追之。阵上曹性看见，暗地拈弓搭箭，觑得亲切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夏侯惇左目。惇大叫一声，急用手拔箭，不想连眼珠拔出。好痛也。乃大呼曰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弃也！”遂纳于口内啖之。惇此时面上一眼，腹中一眼；一眼外观，一眼内视。己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矣。○若云“父精母血”，虽然自吃自，还算吃爹娘。仍复提枪纵马，直取曹性。性不及提防，早被一枪搠透面门，曹性面上反多一眼矣。死于马下。两边军士见者，无不骇然。夏侯惇既杀曹性，纵马便回。高顺从背后赶来，麾军齐上，曹兵大败。夏侯渊救护其兄而走，吕虔、李典将败军退去济北下寨。高顺得胜，引军回击玄德。恰好吕布大军亦至，布与张辽、高顺分兵三路，来攻玄德、关、张三寨。正是：

啖睛猛将虽能战，中箭先锋难久持。

未知玄德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

##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

使刘备于漏书之后，而小沛之战为布所杀，则操必曰：“非我也，布也。”及令备当淮南之冲，若其放走吕布而操杀之，则又必曰：“非我也，军令也。”欲使他人杀之，而无其隙构，吕布则有其隙矣。欲自杀之，而无其名，违军令则有其名矣。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，而外面却处处保护玄德；乃玄德心中亦步步堤防曹操，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。两雄相遇，两智相对，使读书者惊心悦目。

玄德尝曰：“元龙湖海之士，豪气未除。”又曰：“元龙如卧百尺楼上。”则元龙之为人，其英爽高明可知。乃英爽高明之人，而亦喜于用诈，何也？曰：兵不厌诈，亦在用之得其宜耳。不当诈而不诈，则有不欺人之羊叔子；当诈而诈，何妨有善骗人之陈元龙。

或曰：玄德既知丁原、董卓之事，何不劝操留布，以为图操之地？予曰：不然，操非丁原、董卓比也。操不杀布，则必用布；用布，则必防布。既能以利厚结之，而使为我用；又能以术牢笼之，而使不为我害：是为虎添翼也。操之周密，不似丁、董之疏虞，玄德其见及此乎？

易牙杀子以飨君，管仲以为非人情不可近，刘安之事，将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牙为利也，安为义也。君非绝食，则易牙之烹其子为不情；君当绝食，则介之推自割其肉不为过也。虽然，吕布之恋妻也太愚，刘安之杀妻也太忍，唯玄德为得其中。不得不弃而弃之，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，固不当学吕布；得保则保之，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，亦不当学刘安。

曹家人截嫁拦婚，并非拉着香囊酒吃；吕家女空回白转，不为少了开门前来。前日长枷钉韩胤，是独桌请了媒人；今番火炬烧下邳，是打灯接着新轿。军中得胜鼓，疑是娶亲人的奏乐人；马前大纛旗，权当迎女的扆闺帐。国丈自驮着贵妃出走，不顾辱没了东宫；皇帝更不教太子亲迎，只为了恶识了天使。《伐柯》诗咏成破斧，待大媒的是刀锯不是酒浆；血光星犯着红鸾，战通宵的是疆场不是枕席。此数联皆绝倒。

将欲和人戒酒，先特特邀人饮酒，张飞何其有礼；从未请人吃酒，便白白教人断酒，吕布大是不情。自要吃酒，却戒他人不吃酒，张飞怪得高怀；自不吃酒，却怒他人吃酒，吕布怒得没趣。送酒是好意，侯成遇张飞，定当引为腹心；拒酒是蠢才，曹豹与吕布，果然可称翁婿。先饮酒，后领棒，以醉人受醉棒，曹豹之痛好耐；既折酒，以醒棒打醒人，侯成之恨难消。张飞借老曹打老吕，实不曾打老曹；吕布为众将打一人，是分明打众将。张飞戒饮之饮，比不戒饮之饮愈多，翻觉戒饮为多事；吕布禁酒之害，比害酒之害更甚，可为禁酒之大惩。戒气胜戒酒，张飞但当戒一己之鞭笞；禁酒如禁色，吕布安能禁众人之夫妇。张飞杀过一夜酒风，明日便戒酒不成，倒便宜了醉汉；吕布打散他人筵席，自家竟与酒永别，活断送了醒人。张飞徐州之失，还堪以酒解其闷；吕布白门楼之死，谁能以酒奠其魂。此数联又绝倒。

却说高顺引张辽击关公寨，吕布自击张飞寨，关、张各出迎战，玄德引兵两路接应。吕布分军从背后杀来，关、张两军皆溃，玄德引数十骑奔回沛城。今日狼狈奔回，则知前日不当尽出城外下寨。吕布赶来，玄德急唤城上军士放下吊桥。吕布随后也到。城上欲待放箭，又恐射了玄德，叙事周致。被吕布乘势杀入城门，把门将士抵敌不住，都四散奔避。吕布招军入城。玄德见势已急，到家不及，只得弃了妻小，此卷中以玄德弃妻、刘安杀妻、吕布恋妻，相对成趣。穿城而过，走出西门，匹马逃难。又失了小沛城。此城凡三得三失矣。吕布赶到玄德家中，糜竺出迎，告布曰：“吾闻大丈夫不废人之妻子。今与将军争天下者，曹公耳。玄德常念辕门射戟之恩，不敢背将军也。今不得已而投曹公，惟将军怜之。”语亦动听。布曰：“吾与玄德旧交，岂忍害他妻子。”前布与袁术战时，玄德曾遣云长助之，故今以此相报耶？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。为后糜竺登城拒布伏案。布自引军投山东兖州境上，留高顺、张辽守小沛。此时孙乾已逃出城外，关、张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马，往山中住扎。补笔应前，亦便伏笔照后。

且说玄德匹马逃难，正行间，背后一人赶至，视之，乃孙乾也。孙乾先至，关、张慢来，叙法参差有致。玄德曰：“吾今两弟不知存亡，妻小失散，为之奈何？”先说两弟，后及妻小，妙。孙乾曰：“不若且投曹操，以图后计。”玄德依言，寻小路投许都。途次绝粮，尝往村中求食，但到处，闻刘豫州，皆争进饮食。绝胜重耳过卫时。○先写此句，为后刘安杀妻供食作引。一日，到一家投宿，其家一少年出拜，问其姓名，乃猎户刘安也。是喜吃野味人。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，欲寻野味供食，一时不能得，野味难得，不若家味之便。乃杀其妻以食之。奇绝。古名将亦有杀妻飨士者。妇人不幸生乱世，遂使命如草菅，哀哉！○玄德以妻子比衣服，此人以妻子为饮食，更奇。玄德曰：“此何肉也？”安曰：“乃狼肉也。”人有溺爱悍妻者，但知妻是肉，不知妻是狼，乃当以刘安之法处之。○若在惧内者言之，当名曰狮子肉。玄德不疑，遂饱食了一顿，曹操在吕伯奢家，误认猪是人；玄德在刘安家，误认人是狼。曹操不曾吃得一块猪肉，玄德饱吃一顿人肉。不吃猪肉者，反是恶人；吃人肉者，反不失为好人。天晚就宿。不知刘安此夜如何睡得着？至晓将去，往后院取马，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，不意取马，反忽见狼。臂上肉已都割去，昨宵深得此一臂之力。○玄德髀肉可复生，此妇臂肉安得复生耶？玄德惊问，方知昨夜食者，乃其妻之肉也。设或不见不问，则刘安终不使玄德知之。其立念比杀妻飨士者更奇。玄德不胜伤感，洒泪上马。刘安告玄德曰：“本欲相随使君，因老母在堂，未敢远行。”又是孝子。玄德称谢而别，取路出梁城。忽见尘头蔽日，一彪大军来到。玄德知是曹操之军，同孙乾径至中军旗下，与曹操相见。不必直到许都，即于途中相遇，好。具说失沛城、散二弟、陷妻小之事。操亦为之下泪。假慈悲。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，其事甚奇，不得不为一述。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。千金买骏骨，百金谢狼肉。一上黄金台，一饱刘君腹。○刘安得此金，又可娶一妻矣，但恐无人肯嫁之耳。何也，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。

军行至济北，夏侯渊等迎接入寨，备言兄夏侯惇损其一目，卧病未痊。回顾前文，好。操临卧处视之，令先回许都调理。好安放。一面使人打探吕布现在何处。探马回报云：“吕布与陈宫、臧霸结连泰山贼寇，共攻兖州诸郡。”照前文。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，操亲提大军，与玄德来战吕布。伏后案。前至山东，路近萧关，正遇泰山寇孙观、吴敦、尹礼、昌豨领兵三万余，拦住去路。操令许褚迎战。四将一齐出马，许褚奋力死战，四将抵敌不住，各自败走。操乘势掩杀，追至萧关。探马飞报吕布。此句是过文。

时布已回徐州，欲同陈登往救小沛，小沛休矣。令陈珪守徐州。徐州休矣。陈登临行，珪谓之曰：“昔曹公曾言东方事尽付与汝。今布将败，可便图之。”照应前文。登曰：“外面之事，儿自为之。倘布败回，父亲便请糜竺一同守城，休放布入。儿自有脱身之计。”珪曰：“布妻小在此，心腹颇多，为之奈何？”思虑周匝。登曰：“儿亦有计了。”是父是子。乃入见吕布曰：“徐州四面受敌，操必力攻。我当先思退步。可将钱粮移于下邳，只说钱粮，不说妻小，妙甚。倘徐州被围，下邳有粮可救。主公盍早为计？”布曰：“元龙之言甚善。吾当并妻小移去。”此句待他自说，甚妙。遂令宋宪、魏续保护妻小与钱粮，移屯下邳，妻小休矣。○此处点出宋宪、魏续，笔法闲警。一面自引军与陈登往救萧关。到半路，登曰：“容某先到关探曹操虚实，主公方可行。”此关休矣。布许之，登乃先到关上。陈宫等接见。登曰：“温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，要来责罚。”反间得妙。宫曰：“今曹兵势大，未可轻敌。吾等紧守关隘，可劝主公深保沛城，乃为上策。”陈登唯唯。至晚上关而望，见曹兵直逼关下，乃乘夜连写三封书，拴在箭上，射下关去。书中约他放火为号，杀入关中也。此处尚不说明。次日，辞了陈宫，飞马来见吕布曰：“关上孙观等皆欲献关，某已留下陈宫守把，将军可于黄昏时，杀去救应。”又反间得妙。盖孙观等皆新结之寇，且又新败，而陈宫实为吕布心腹，故必作如此语以诱布，而布乃无不信矣。○“黄昏时”三字，更有针线。布曰：“非公则此关休矣！”非公则此关安得休？便教陈登飞骑先至关，约陈宫为内应，举火为号。正暗合陈登书中之意。亦是“黄昏时”三字，有以启之也。登径往报宫曰：“曹兵已抄小路到关内，恐徐州有失。公等宜急回。”骗吕布又骗陈宫，两边夹叙，都用实叙，妙。宫遂引众弃关而走。也着了道儿。登就关上放起火来。不负书中之约，亦可谓不背吕布之令。吕布乘黑杀至，陈宫军和吕布军在黑暗里自相掩杀。只一陈登，弄得他七颠八倒，可知曹操用间之妙。曹兵望见号火，一齐杀到，乘势攻击。陈登箭上三书中语暗补于此，妙。孙观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。易聚易散，是贼寇身分。○此句伏后招安一案。吕布直杀到天明，方知是计，呆鸟。急与陈宫回徐州。到得城边叫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，前日小沛城上之箭，当移于此日射之。糜竺在敌楼上喝曰：“汝夺吾主城池，今当仍还吾主，汝不得复入此城也！”陈珪不出，使糜竺答话，妙甚。布大怒曰：“陈珪何在？”竺曰：“吾已杀之矣。”假说妙。若不如此说，恐陈登在吕布军中，为其所害也。然不知登已早脱身去矣。布回顾宫曰：“陈登安在？”已往小沛赚高顺、张辽去了。宫曰：“将军尚执迷而问此佞贼乎？”真是呆鸟。布令遍寻军中，却只不见。好笑。宫劝布急投小沛，布从之。行至半路，只见一彪军骤至，视之，乃高顺、张辽也。奇。布问之，答曰：“陈登来报，说主公被围，令某等急来救解。”不向陈登那边叙去，却从吕布这边听来，是用虚笔，与前文变。宫曰：“此又佞贼之计也。”布怒曰：“吾必杀此贼！”只怕杀他不得了。急驱马至小沛。只见小沛城上，尽插曹兵旗号。原来曹操已令曹仁袭了城池，引军守把。叙法虚实俱佳。吕布于城下大骂陈登。登在城上，指布骂曰：“吾乃汉臣，安肯事汝反贼耶！”此时却不面谀。布大怒，正待攻城，忽听背后喊声大起，一队人马来到，当先一将，乃是张飞。突如其来，来得凑巧。高顺出马迎敌，不能取胜，布亲自接战。正斗间，阵外喊声复起，曹操亲统大军冲杀前来。写张飞后，不即写云长，忽又夹叙曹操，用笔错落。吕布料难抵敌，引军东走。曹兵随后追赶。吕布走得人困马乏，忽又闪出一彪军拦住去路，为首一将，立马横刀，大喝：“吕布休走！关云长在此！”突如其来，来得凑巧。○看他写关、张之来，叙法各变，妙甚。吕布慌忙接战。背后张飞赶来，布无心恋战，与陈宫等杀开条路，径奔下邳。侯成引兵接应去了。略作一顿。○此处点出侯成，用笔闲警。

关、张相见，各洒泪言失散之事。写得有情致。云长曰：“我在海州路上住扎，探得消息，故来至此。”张飞曰：“弟在芒砀山住了这几时，今日幸得相遇。”补写二人踪迹，只在二公口中自叙，省笔。两个叙话毕，一同引兵来见玄德，哭拜于地。玄德悲喜交集，叙得有情致。引二人见曹操，便随操入徐州。糜竺接见，具言家属无恙，玄德甚喜。陈珪父子，亦来参拜曹操。叙事简到，一笔不漏。操设一大宴犒劳诸将，操自居中，使陈珪居右、玄德居左，亦学吕布坐法耶。其余将士，各依次坐。宴罢，操嘉陈珪父子之功，加封十县之禄，授登为伏波将军。完陈珪父子。

且说曹操得了徐州，心中大喜，可知其在兖州时，未尝须臾忘徐州也。商议起兵攻下邳。程昱曰：“布今止有下邳一城，若逼之太急，必死战而投袁术矣。确虑。布与术合，其势难攻。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径路，内防吕布，外当袁术。正是此意。况今山东尚有臧霸、孙观之徒未曾归顺，防之亦不可忽也。”此是余意。操曰：“吾自当山东诸路。其淮南径路，请玄德当之。”使玄德当袁、吕往来之要冲，亦即驱虎吞狼之计也。玄德曰：“丞相将令，安敢有违。”玄德此时不得不应。次日，玄德留糜竺、简雍在徐州，带孙乾、关、张引军住守淮南径路，曹操自引兵攻下邳。

且说吕布在下邳，自恃粮食足备，应前移屯钱粮。且有泗水之险，安心坐守，可保无虞。陈宫曰：“今操兵方来，可乘其寨栅未定，以逸击劳，无不胜者。”布曰：“吾方屡败，不可轻出。待其来攻而后击之，皆落泗水矣。”岂知此水反为我害。遂不听陈宫之言。过数日，曹兵下寨已定。操统众将至城下，大叫：“吕布答话！”布上城而立。操谓布曰：“闻奉先又欲结婚袁术，吾故领兵至此。夫术有反逆大罪，而公有讨董卓之功，今何自弃其前功，而从逆贼耶？倘城池一破，悔之晚矣。若早来降，共扶王室，当不失封侯之位。”此非诱布，实欲用布也。玄德在白门楼时，正虑此耳。布曰：“丞相且退，尚容商议。”主张不定。陈宫在布侧，大骂：“曹操奸贼！”一箭射中其麾盖。今日城上之一箭，不如前日店中之一剑。操指宫恨曰：“吾誓杀汝！”为白门楼伏案。○吕布辕门之射，玄德不必报恩；陈宫麾盖之射，曹操安得怀恨耶？遂引兵攻城。

宫谓布曰：“曹操远来，势不能久。将军可以步骑出屯于外，宫将余众闭守于内。操若攻将军，宫引兵击其背；若来攻城，将军为救于后。不过旬日，操军食尽，可一鼓而破。此乃掎角之势也。”玄德屯兵城外，而致失小沛者，为与关、张俱出，而城中空虚也。今陈宫所言，则诚大善。布曰：“公言极是。”遂归府收拾戎装。时方冬寒，吩咐从人多带绵衣，布妻严氏闻之，百忙中忽闪出一妇人，正应前“移置妻小”句。出问曰：“君欲何往？”布告以陈宫之谋。严氏曰：“君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军远出，倘一旦有变，妾岂得为将军之妻乎？”汝若肯死，安得为他人妻？只此一语，便非贞妇。布踌躇未决，三日不出。没主意。宫入见曰：“操军四面围城，若不早出，必受其困。”布曰：“吾思远出不如坚守。”没主意。宫曰：“近闻操军粮少，遣人往许都去取，早晚将至。又在陈宫口中，带叙曹操军中事。将军可引精兵往断其粮道。此计大妙。”布然其言，复入内对严氏说知此事。婚姻之事谋及妇人，犹可言也；军旅之事谋及妇人不可言也。严氏泣曰：“将军若出，陈宫、高顺安能坚守城池？倘有差失，悔无及矣！妾昔在长安，已为将军所弃，幸赖庞舒私藏妾身，再得与将军相聚。顿提前事，如千丈游丝，忽然一落。孰知今又弃妾而去乎？将军前程万里，请勿以妾为念！”言罢痛哭。先以危词动之，又以哀词诀之，然后继之以哭，不由丈夫不听。布闻言愁闷不决，入告貂蝉。貂蝉别来无恙。○既谋之妻，又谋之妾，总是没主张。貂蝉曰：“将军与妾作主，勿轻身自出。”严氏之言详，貂蝉之言略，叙法俱佳。布曰：“汝无忧虑。吾有画戟、赤兔马，谁敢近我！”频夸戟马，正为后文盗马、盗戟作反衬。乃出谓陈宫曰：“操军粮至者，诈也。操多诡计，吾未敢动。”惧内人偏不肯说是惧内，偏有许多解说。宫出，叹曰：“吾等死无葬身之地矣！”极似李儒叹董卓语。布于是终日不出，只同严氏、貂蝉饮酒解闷。饮酒二字，闲闲而起。谋士许汜、王楷入见布，进计曰：“今袁术在淮南，声势大振。将军旧曾与彼约婚，今何不仍求之？彼兵若至，内外夹攻，操不难破也。”此计不出程昱所料。布从其计，即日修书，就着二人前去。许汜曰：“须得一军引路冲出方好。”布令张辽、郝萌两个引兵一千，送出隘口。是夜二更，张辽在前，郝萌在后，保着许汜、王楷杀出城去。抹过玄德寨，众将追赶不及，已出隘口，读者至此，为玄德着急。郝萌将五百人，跟许汜、王楷而去。张辽引一半军回来。一军忽分两队，一去一回，写得变幻。到隘口时，云长拦住；未及交锋，高顺引兵出城救应，接入城中去了。此时捉住张辽，不如后日捉住郝萌。

且说许汜、王楷至寿春，拜见袁术，呈上书信。术曰：“前者杀吾使命，赖我婚姻！今又来相问，何也？”汜曰：“此为曹操奸计所误，愿明上详之。”术曰：“汝主不因曹兵困急，岂肯以女许我？”楷曰：“明上今不相救，恐唇亡齿寒，亦非明上之福也。”术曰：“奉先反复无信，可先送女，然后发兵。”孙策借兵，得他玉玺为质；吕布借兵，又要他女儿为质。一是死宝，一是活宝。许汜、王楷只得拜辞，和郝萌回来。到玄德寨边，汜曰：“日间不可过。夜半吾二人先行，郝将军断后。”商量停当。夜过玄德寨，许汜、王楷先过去了。郝萌正行之次，张飞出寨拦路。郝萌交马，只一合，被张飞生擒过去，五百人马尽被杀散。本恐许汜、王楷有失，故郝萌引军送之；不意彼二人反走脱，郝萌反被擒，写得变幻。○走张辽则写云长，擒郝萌则写张飞，都好。张飞解郝萌来见玄德，玄德押往大寨见曹操。郝萌备说求救许婚一事。操大怒，斩郝萌于军门。又杀了吕家一个媒人。使人传谕各寨，小心防守，如有走透吕布及彼军士者，依军法处治。玄德亦在约束之内。各寨悚然。玄德回营，分付关、张曰：“我等正当淮南冲要之处。二弟切宜小心在意，勿犯曹公军令。”飞曰：“捉了一员贼将，操不见有甚褒赏，却反来諕吓，何也？”几乎又惹此公发作。玄德曰：“非也。曹操统领多军，不以军令，何能服人？弟勿犯之。”玄德之意，不过“在他檐下过，不敢不低头”耳。然若以此语劝张飞，飞必不服，故以军令当严为辞，盖假话也。关、张应诺而退。

却说许汜、王楷回见吕布，具言袁术先欲得妇，然后起兵救援。布曰：“如何送去？”汜曰：“今郝萌被获，操必知我情，预作准备。若非将军亲自护送，谁能突出重围？”布曰：“今日便送去，如何？”又何仓卒至此。汜曰：“今日乃凶神值日，不可去。明日大利，宜用戌、亥时。”不唯会做媒，又会选日。布命张辽、高顺：“引三千军马，安排小车一辆，我亲送至二百里外，却使你两个送去。”次夜二更时分，是戌末亥初。吕布将女以绵缠身，用甲包裹，负于背上，提戟上马。只有随新人的送娘，那有背新人的送爹？只有盖新人的红罗，那有裹新人的铁甲？只有坐新人的花轿，那有骑新人的战马？可发一笑。放开城门，布当先出城，张辽、高顺跟着。将次到玄德寨前，一声鼓响，关、张二人拦住去路，大叫：“休走！”布无心恋战，只顾夺路而行。玄德自引一军杀来，两军混战。吕布虽勇，终是缚一女在身上，只恐有伤，不敢冲突重围。赵云怀小儿却能冲阵，吕布背女子不能突围。意者玄德之子紫微早已临身，奉先之女红鸾未曾照命耶？后面徐晃、许褚皆杀来，众军皆大叫曰：“不要走了吕布！”布见军来太急，只得仍退入城。前番是自己追转，今番是别人赶回。玄德收军，徐晃等各归寨，端的不曾走透一个。吕布回到城中，心中忧闷，不独吕布忧闷，女儿当亦忧闷。只是饮酒。聊当送亲酒。

却说曹操攻城，两月不下。忽报：“河内太守张杨出兵东市，欲救吕布，部将杨丑杀之，欲将头献丞相，却被张杨心腹将眭固所杀，反投犬城去了。”此事只在报人口中叙过，省笔。操闻报，即遣史涣追斩眭固。只一句了却，更省笔。因聚众将曰：“张杨虽幸自灭，然北有袁绍之忧，东有表、绣之患。下邳久围不克，吾欲舍布还都，暂且息战，何如？”荀攸急止曰：“不可。吕布屡败，锐气已堕。军以将为主，将衰则军无战心。彼陈宫虽有谋而迟。确迟。今布之气未复，宫之谋未定，作速攻之，布可擒也。”机会良不可失。若在袁绍，必不肯听此言。郭嘉曰：“某有一计，下邳城可立破，胜于二十万师。”荀彧曰：“莫非决沂、泗之水乎？”嘉笑曰：“正是此意。”不消郭嘉说出，荀彧早已道着。二口如出一心。操大喜，即令军士决两河之水。曹兵皆居高原，坐视水淹下邳。濮阳城中，吕布赠操以火；下邳城中，曹操答布以水。毕竟火不胜水。下邳一城，只剩得东门无水，为后侯成盗马出东门伏案。其余各门都被水淹。众军飞报吕布。布曰：“吾有赤兔马，渡水如平地，又何惧哉！”公则无惧矣，妻小奈何？恐不能尽驮在背上也。乃日与妻妾痛饮美酒。只顾自己吃酒，不顾他人吃水。因酒色过伤，形容销减。一日，取镜自照，惊曰：“吾被酒色伤矣！自今日始当戒之。”遂下令城中，但有饮酒者皆斩。不戒色，则戒酒；自己害酒，却戒别人饮酒。可笑。

却说侯成有马十五匹，被后槽人盗去，欲献与玄德。将写侯成盗马献曹操，先写后槽人盗马献玄德，天然奇妙。侯成知觉，追杀后槽人，将马夺回。诸将与侯成作贺。失马安知非福，得马安知非祸？嗟哉诸将，不若塞翁之高见矣。侯成酿得五六斛酒，欲与诸将会饮，恋妻妾者，既为游釜之鱼；会宾客者，亦作处堂之燕。有其上，必有其下也。恐吕布见罪，乃先以酒五瓶诣布府，禀曰：“托将军虎威，追得失马，众将皆来作贺。酿得些酒，未敢擅饮，特先奉上微意。”布大怒曰：“吾方禁酒，汝却酿酒会饮，莫非同谋伐我乎！”此语实启其杀机。命推出斩之。罪不至此。《酒诰》注曰：“予其杀者，未必杀也。”宋宪、魏续等诸将俱入告饶。布曰：“故犯吾令，理合斩首。今看众将面，且打一百。”众将又哀告，打了五十背花，与张飞打曹豹一样打法，但打曹豹的是醉棒，打侯成的是醒棒。然后放归。众将无不丧气。宋宪、魏续至侯成家来探视，侯成泣曰：“非公等，则吾死矣！”宪曰：“布只恋妻子，视吾等如草芥。”续曰：“军围城下，水绕壕边，吾等死无日矣！”然则水可吊也，马何可贺？宪曰：“布无仁无义，我等弃之而走，何如？”续曰：“非丈夫也。不若擒布献曹公。”一个商量要走，一个决计要擒，叙法又参差又次序。侯成曰：“我因追马受责，而布所倚恃者，赤兔马也。因马想到马。汝二人果能献门擒布，吾当先盗马去见曹公。”因盗马想到盗马。○侯成马后槽人不曾盗得，吕布马侯成反要盗去，奇幻。三人商议定了。三人者，或则托其防护妻小，或则赖其引兵接应，皆布之心腹也。而布卒死于此三人之手，异哉。○回思吕布“同谋伐吾”一语，竟是出口成谶。是夜侯成暗至马院，盗了那匹赤兔马，张飞夺马是一百五十匹，后槽偷马是一十五匹，今侯成盗马却只一匹。飞奔东门来。东门无水故也。魏续便开门放出，却佯作追赶之状。若真追转，吕布也该饮酒贺喜。侯成到曹操寨，献上马，侯成马不曾献与玄德，吕布马反先献与曹操，奇幻。备言宋宪、魏续插白旗为号，准备献门。濮阳城中白旗是诈，下邳城上白旗是真。○白旗之说，前三人商议时所画之策。乃却于此处补出。曹操闻此信，便押榜数十张，射入城去。一则惑其军心，一则暗约未宋、魏二人。○前陈登射书，今曹操射榜；陈登书连射三封，曹操榜又连射数十：正相对成趣。其榜曰：

大将军曹，特奉明诏，征伐吕布。如有抗拒大军者，破城之日，满门诛戮。上至将校，下至庶民，有能擒吕布来献，或献其首级者，重加官赏。为此榜谕，各宜知悉。前叙陈登书用暗补法，今叙曹操榜却明写其词，都好。

次日平明，城外喊声震地。吕布大惊，提戟上城，各门点视，责骂魏续走透侯成，失了战马，欲待治罪。城下曹兵望见城上白旗，竭力攻城，布只得亲自抵敌，从平明直打到日中。曹兵稍退，此时宋、魏二人不即献门者，惧布之勇也。布少憩门楼，此门楼其即白门楼耶？不觉睡着在椅上。既非酒醉，何便睡着？宋宪赶退左右，先盗其画戟，侯成盗马，宋宪盗戟，正相对。○被责者侯成，而首欲擒布者，反是魏续；首谋者魏续，而先盗戟者，反是宋宪：叙得参差变幻。便与魏续一齐动手，将吕布绳缠索绑，紧紧缚住。不意吕布竟被缚于二人。夫非二人之能缚布也，布实自缚于其妻妾耳。○“紧紧”二字，对后“缚太急”句。布从睡梦中惊醒，急唤左右，却都被二人杀散，把白旗一招，曹兵齐至城下。魏续大叫：“已生擒吕布矣！”夏侯渊尚未信，宋宪在城上掷下吕布画戟来，典韦之死，双戟先亡；吕布之擒，一戟先落。大开城门，曹兵一拥而入。高顺、张辽在西门，水围难出，为曹兵所擒。陈宫奔至南门，为徐晃所获。

曹操入城，即传令退了所决之水，出榜安民。叙事周。一面与玄德同坐白门楼上。关、张侍立于侧，提过擒获一干人来。吕布虽然长大，却被绳索捆作一团。真如细布。布叫曰：“缚太急，乞缓之！”既已被缚，何争缓急。操曰：“缚虎不得不急。”陈登说他是鹰，曹操偏说他是虎。布见侯成、魏续、宋宪皆立于侧，乃谓之曰：“我待诸将不薄，汝等何忍皆反？”宪曰：“听妻妾言，不听将计，何谓不薄？”责备得是。布默然。其实没得说。须臾，众拥高顺至。操问曰：“汝有何言？”顺不答。亦好。操怒，命斩之。徐晃解陈宫至。操曰：“公台别来无恙！”轻薄语。宫曰：“汝心术不正，吾故弃汝！”操曰：“吾心不正，公又奈何独事吕布？”亦责备得不差。宫曰：“布虽无谋，不似你诡诈奸险。”操曰：“公自谓足智多谋，今竟何如？”好嘲笑。宫顾吕布曰：“恨此人不从吾言！若从吾言，未必被擒也。”操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当如何？”问得恶。宫大声曰：“今日有死而已！”操如此问，宫必如此答。使操而有良心者，念其昔日活我之恩，若竟释之；释之而不降，则竟纵之；纵之而彼又来图我，而又获之，然后听其自杀：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，而操非其伦也。操曰：“公如是，奈公之老母妻子何？”又问得恶。○中牟县初遇时，曾谈及老母妻子，此处遥应前文。宫曰：“吾闻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亲；施仁政于天下者，不绝人之祀。老母妻子之存亡，亦在于明公耳。吾身既被擒，请即就戮，并无挂念。”并无一弱语。操有留恋之意。假惺惺。不记前城上射箭时，发狠要杀之耶？宫径步下楼，左右牵之不住。硬汉。操起身，泣而送之，假惺惺。宫并不回顾。硬汉。操谓从者曰：“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。怠慢者斩。”一味权诈。○谆谆母妻，亦为卷中杀妻恋妻等事作余波。宫闻言，亦不开口，伸颈就刑。硬汉。众皆下泪。操以棺椁盛其尸，葬于许都。宫初获操而不杀，客店欲杀而不果，宫之活操者再矣。而操不一活之，操真狠人哉。后人有诗叹之曰：

生死无二志，丈夫何壮哉！不从金石论，空负栋梁材。辅主真堪敬，辞亲实可哀。白门身死日，谁肯似公台？

方操送宫下楼时，布告玄德曰：“公为坐上客，布为阶下囚，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？”宫何硬，布何软。玄德点头。及操上楼来，布叫曰：“明公所患，不过于布，布今已服矣。公为大将，布副之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布言如此，备愈不肯出言相宽矣。操回顾玄德曰：“何如？”操意已动。玄德答曰：“公不见丁建阳、董卓之事乎？”妙极，似为操语。布目视玄德曰：“是儿最无信者！”聊以效颦。操令牵下楼缢之。布回顾玄德曰：“大耳儿！不记辕门射戟时耶？”即不辕门射戟，备未必死。操则负宫，备不为负布。忽一人大叫曰：“吕布匹夫！死则死耳，何惧之有！”未骂曹操，先骂吕布；未说自己不怕死，先骂吕布怕死：大是妙人。众视之，乃刀斧手拥张辽至。写吕布、陈宫、张辽、高顺陆续擒至，各有一样身分。操令将吕布缢死，然后枭首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洪水滔滔淹下邳，当年吕布受擒时。空余赤兔马千里，漫有方天戟一枝。缚虎望宽今太懦，养鹰休饱昔无疑。恋妻不纳陈宫谏，枉骂无恩大耳儿。

又有诗论玄德曰：

伤人饿虎缚体宽，董卓丁原血未干。玄德既知能啖父，争如留取害曹瞒？

却说武士拥张辽至。操指辽曰：“这人好生面善。”辽曰：“濮阳城中曾相遇，如何忘却？”操笑曰：“你原来也记得！”辽曰：“只是可惜！”奇语忽发。操曰：“可惜甚的？”辽曰：“可惜当日火不大，不曾烧死你这国贼！”因今日之水，提起昔日之火，妙甚。操大怒曰：“败将安敢辱吾！”拔剑在手，亲自来杀张辽。不觉露恨恶身。辽全无惧色，引颈待杀。所谓“死则死耳，何惧之有”？曹操背后，一人攀住臂膊，一人跪于面前，说道：“丞相且莫动手！”正是：

乞哀吕布无人救，骂贼张辽反得生。

毕竟救张辽的是谁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

赵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顺逆，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，奸臣心事，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！至于借弓不还，始而假借，既且实受，岂独一弓为然哉？即天位亦犹是尔。河阳之狩，以臣召君；许田之猎，以上从下：皆非天子意也。然重耳率诸侯以朝王，曹操代天子而受贺，操于是不得复为重耳矣。

云长之欲杀操，为人臣明大义也。玄德之不欲杀，为君父谋万全也。君侧之恶，除之最难。前后左右，皆其腹心爪牙，杀之而祸及我身，犹可耳；杀之而祸及君父，则不为功之首，而反为罪之魁矣，可不慎哉！

董承前曾拒傕、汜以救驾，今若能诛曹操，是再救驾也。马腾前同韩遂攻傕、汜曾受密诏，今同董承谋曹操，是再受诏也。前之救驾是实事，而后之救驾是虚谈。前之受诏用虚叙，而后之受诏用实写。一虚一实，参差变换，各各入妙。又妙在七人受诏处，或自受，或因人所受以为受；或先见诏，或后见诏；或约来，或自至；或两人同来，或一人独至；或潸然泪下，或咬牙切齿。文官有文官身分，武臣有武臣气概，人人不同，人人如画，真叙事妙品。

曹操无君之罪，至许田射鹿而大章明较着矣。人臣无将，将则必诛。袁术之僭，其既然者也；曹操之篡，其将然者也。将之与既，厥罪维均，故自有衣带诏之后，凡兴兵讨操者，俱大书“讨贼”以予之。

前有谋诛宦竖之何国舅，后有谋诛奸相之董国舅，遥遥相对，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语矣。进有鸩董后之罪，承有拒李傕之功；进则灵帝尝欲杀之，承则献帝倾心托之。乃二人之贤否不同，而同于败者，进之失在不断，承之失在不密。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事欲其秘，何必歃血会饮？迹恐其露，何必立券书名？虽然，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，天不祚汉，无徒为董承咎也。

话说曹操举剑欲杀张辽，玄德攀住臂膊，云长跪于面前。玄德曰：“此等赤心之人，正当留用。”云长曰：“关某素知文远忠义之士，愿以性命保之。”为后文张辽土山救关公张本。操掷剑笑曰：“我亦知文远忠义，故戏之耳。”恐他人做了人情，便说自家是戏。奸雄权变，真不可及。乃亲释其缚，解衣衣之，延之上坐。要杀则亲自拔剑，不杀则解衣延坐；怒便加一倍怒，爱亦加一倍爱。奸雄权变，真不可及。辽感其意，遂降。操拜辽为中郎将，赐爵关内侯，使招安臧霸。霸闻吕布已死，张辽已降，遂亦引本部军投降，操厚赏之。臧霸又招安孙观、吴敦、尹礼来降，独昌豨未肯归顺。操封臧霸为琅琊相，孙观等亦各加官，令守青、徐沿海地面。将吕布妻女，载回许都。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？大犒三军，拔寨班师。路过徐州，百姓焚香遮道，请留刘使君为牧。操曰：“刘使君功大，且待面君封爵，回来未迟。”操自欲取徐州，而不欲以予备，明矣。百姓叩谢。操唤车骑将军车冑权领徐州。为后文关公斩车冑张本。操军回许昌，封赏出征人员，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。

次日，献帝设朝，操表奏玄德军功，引玄德见帝。玄德具朝服拜于丹墀。帝宣上殿，问曰：“卿祖何人？”玄德奏曰：“臣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皇帝阁下玄孙，刘雄之孙，刘弘之子也。”首回中已叙过，此又于玄德口中自叙一番。帝教取宗族世谱检看，令宗正卿宣读曰：

孝景皇帝生十四子。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。胜生陆城亭侯刘贞。贞生沛侯刘昂。昂生漳侯刘禄。禄生沂水侯刘恋。恋生钦阳侯刘英。英生安国侯刘建。建生广陵侯刘哀。哀生胶水侯刘宪。宪生祖邑侯刘舒。舒生祁阳侯刘谊。谊生原泽侯刘必。必生颍川侯刘达。达生丰灵侯刘不疑。不疑生济川侯刘惠。惠生东郡范令刘雄。雄生刘弘。弘不仕。刘备乃刘弘之子也。

帝排世谱，则玄德乃帝之叔也。历按宗谱，章章可考，正为后文继汉正统张本。帝大喜，请入偏殿，叙叔侄之礼。帝暗思：“曹操弄权，国事都不由朕主。今得此英雄之叔，朕有助矣！”帝亦有眼力。遂拜玄德为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。皇帝面封，封得冠冕。设宴款待毕，玄德谢恩出朝。自此人皆称为“刘皇叔”。

曹操回府，荀彧等一班谋士入见曰：“天子认刘备为叔，恐无益于明公。”操曰：“彼既认为皇叔，吾以天子之诏令之，彼愈不敢不服矣。况吾留彼在许都，名虽近君，实在吾掌握之内，吾何惧哉！操不使备留徐州，正是此意。吾所虑者，太尉杨彪系袁术亲戚，倘与二袁为内应，为害不浅。当即除之。”乃密使人诬告彪交通袁术，遂收彪下狱，命满宠按治之。前彪实劝帝召操，今操即害彪，老贼大是忘本。时北海太守孔融在许都，孔融自玄德北海解围后，至此第二番出现。因谏操曰：“杨公四世清德，岂可因袁氏而罪之乎？”操曰：“此朝廷意也。”融曰：“使成王杀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耶？”操不得已，乃免彪官，放归田里。彪则幸免；而操之忌融，自此始矣。议郎赵彦愤操专横，上疏劾操不奉帝旨、擅收大臣之罪。操大怒，即收赵彦杀之。杀赵彦、收杨彪二事，俱见陈琳檄中。于是百官无不悚惧。谋士程昱说操曰：“今明公威名日盛，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业？”操曰：“朝廷股肱尚多，未可轻动。吾当请天子田猎，以观动静。”观动静者，观左右之顺逆也。

于是拣选良马、名鹰、俊犬、弓矢俱备，先聚兵城外，操入请天子田猎。帝曰：“田猎恐非正道。”绝非亡国之君之言，何天之不祚汉也？操曰：“古之帝王，春搜音守。、夏苗，秋狝、音先。冬狩，四时出郊，以示武于天下。今四海扰攘之时，正当借田猎以讲武。”帝不敢不从，周宣王之猎于东都，是天子当阳；汉献帝之猎于许田，是权臣耀武。随即上逍遥马，带宝雕弓、金鈚箭，排銮驾出城。玄德与关、张各弯弓插箭，内穿掩心甲，手持兵器，引数十骑随驾出许昌。满朝文武，独详叙刘、关、张，正为关公欲杀曹操张本。曹操骑爪黄飞电马，引十万之众，与天子猎于许田。军士排开围场，周广三百余里。操与天子并马而行，只争一马头。背后都是操之心腹将校。可知此时杀将曹操不得。文武百官，远远侍从，谁敢近前。当日献帝驰马到许田，刘玄德起居道旁。帝曰：“朕今欲看皇叔射猎。”玄德领命上马，忽草中赶起一兔。玄德射之，一箭正中那兔，将有曹操射鹿，先有玄德射兔以引之。帝喝采。转过土坡，忽见荆棘中，赶出一只大鹿。帝连射三箭不中，顾谓操曰：“卿射之。”操就讨天子宝雕弓、金鈚箭，扣满一射，正中鹿背，倒于草中。汉失其鹿，为操所得，正魏代汉之兆也。群臣将校，见了金鈚箭，只道天子射中，都踊跃向帝呼“万岁”。曹操纵马直出，遮于天子之前，以迎受之。弓箭可借，“万岁”亦可借乎？操之俨然迎受，正以观众人之所动静也。众皆失色。此句内伏下马腾一班人。玄德背后，云长大怒，剔起卧蚕眉，睁开丹凤眼，提刀拍马便出，要斩曹操。义气凛凛，须眉如睹。玄德见了，慌忙摇手送目，关公见兄如此，便不敢动。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：“丞相神射，世所罕及！”如此涵养，是英雄权变，是帝王度量。操笑曰：“此天子洪福耳。”乃回马向天子称贺，竟不献还宝雕弓，就自悬带。袁术窃玺，曹操窃弓，不意一时遂有二阳货。围场已罢，宴于许田。宴毕，驾回许都。众人各自归歇。云长问玄德曰：“操贼欺君罔上，我欲杀之，为国除害，兄何止我？”玄德曰：“‘投鼠忌器’。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，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。吾弟若逞一时之怒，轻有举动，倘事不成，有伤天子，罪反坐我等矣。”云长曰：“今日不杀此贼，后必为祸。”玄德曰：“且宜秘之，不可轻言。”云长耐不得，玄德偏耐得。

却说献帝回宫，泣谓伏皇后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奸雄并起。先受董卓之殃，后遭傕、汜之乱，常人未受之苦，吾与汝当之。后得曹操，以为社稷之臣，遥应前文。不意专国弄权，擅作威福。朕每见之，背若芒刺。今日在围场上身迎呼贺，无礼已极，早晚必有异谋。吾夫妇不知死所也！”异日曹操行凶，先害董妃，后及伏后。此时献帝密谋，却因伏后，乃及董妃。伏皇后曰：“满朝公卿俱食汉禄，竟无一人能救国难乎？”言未毕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“帝，后休忧。吾举一人，可除国害。”帝视之，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。伏完之死在后，董承之死在先；今却于董承之前，先将伏完引线，叙事妙品。帝掩泪问曰：“皇丈亦知操贼之专横乎？”完曰：“许田射鹿之事，谁不见之？但满朝之中，非操宗族，则其门下。若非国戚，谁肯尽忠讨贼？老臣无权，难行此事。车骑将军国舅董承，可托也。”帝曰：“董国舅多赴国难，朕躬素知。可宜入内，共议大事。”完曰：“陛下左右皆操贼心腹，倘事泄，为祸不浅。”帝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完曰：“臣有一计。陛下可制衣一领，取玉带一条，密赐董承；却于带衬内缝一密诏以赐之，令到家见诏，可以昼夜画策，神鬼不觉矣。”衣带诏之谋出自伏完，而伏完偏不在董承等七人之内，却说在后文另作一事，读者所不能测也。帝然之，伏完辞出。

帝乃自作一密诏，咬破指尖，以血写之。臣有刺血上表者矣，未有天子而刺血下诏者也。暗令伏皇后缝于玉带紫锦衬内，却自穿锦袍，自系此带，令内史宣董承入。承见帝礼毕，帝曰：“朕夜来与后说霸河之苦，念国舅大功，故特宣入慰劳。”承顿首谢。帝引承出殿，到太庙，转上功臣阁内。帝焚香礼毕，引承观画像。中间画汉高祖容像。帝曰：“吾高祖皇帝，起身何地？如何创业？”将说自己，先问高皇。承大惊曰：“陛下戏臣耳？圣祖之事，何为不知？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长，提三尺剑，斩蛇起义，纵横四海，三载亡秦，五年灭楚，遂有天下，立万世之基业。”与首回起处遥遥相应。帝曰：“祖宗如此英雄，子孙如此懦弱，岂不可叹！”因指左右二辅之像曰：“此二人，非留侯张良、酇侯萧何耶？”将命董承，先说留侯、酇侯。承曰：“然也。高祖开基创业，实赖二人之力。”帝回顾左右较远，乃密谓承曰：“卿亦当如此二人立于朕侧。”承曰：“臣无寸功，何以当此？”帝曰：“朕想卿西都救驾之功，未尝少忘，无可为赐。”因指所着袍带曰：“卿当衣朕此袍，系朕此带，常如在朕左右也。”承顿首谢。帝解袍、带赐承，意只在带，特以袍陪之。密语曰：“卿归可细观之，勿负朕意。”承会意，穿袍系带，辞帝下阁。早有人报知曹操曰：“帝与董承登功臣阁说话。”操即入朝来看。董承出阁，才过宫门，恰遇操来，急无躲避处，急杀。只得立于路侧施礼。操问曰：“国舅何来？”承曰：“适蒙天子宣召，赐以锦袍玉带。”操问曰：“何故见赐？”承曰：“因念某旧日西都救驾之功，故有此赐。”操曰：“解带我看。”急杀，急杀。承心知衣带中必有密诏，恐操看破，迟延不解。操叱左右：“急解下来！”急杀急杀，如何如何？看了半晌，笑曰：“果然是条好玉带！再脱下锦袍来借看。”承心中畏惧，不敢不从，遂脱袍献上。带不自解，袍却自脱，形容畏惧之态如画。操亲自以手提起，对日影中细细详看。看毕，自己穿在身上，系了玉带，回顾左右曰：“长短如何？”一边着急，一边故意卖弄，好看。左右称美。操谓承曰：“国舅即以此袍带转赐与吾，何如？”急杀急杀，如何如何！承告曰：“君恩所赐，不敢转赠，容某别制奉献。”操曰：“国舅受此衣带，莫非其中有谋乎？”吓杀。承惊曰：“某焉敢？丞相如要，便当留下。”操曰：“公受君赐，吾何相夺？聊为戏耳。”遂脱袍带还承。董承不肯献，操却偏要；董承愿献，操便不要。奸雄真奸猾之极。

承辞操归家，至夜独坐书院中，将袍仔细反复看了，并无一物。曹操细看袍，董承亦先看袍。承思曰：“天子赐我袍带，命我细观，必非无意。今不见甚踪迹，何也？”随又取玉带检看，乃白玉玲珑，碾成小龙穿花，背用紫锦为衬，缝缀端整，亦并无一物。承心疑，放于桌上，反复寻之。操见袍中无物，故不更疑及带。承正以袍中无物，故更猜及带。良久倦甚。正欲伏几而寝，忽然灯花落于带上，烧着背衬。承惊拭之，已烧破一处，微露素绢，隐见血迹。急取刀拆开视之，乃天子手书血字密诏也。不用自己寻着，却用灯花烧出，曲折之甚。诏曰：

朕闻人伦之大，父子为先；尊卑之殊，君臣为重。近日操贼弄权，欺压君父，结连党伍，败坏朝纲，敕赏封罚，不由朕主。朕夙夜忧思，恐天下将危。卿乃国之大臣，朕之至戚，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，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，殄灭奸党，复安社稷，祖宗幸甚！破指洒血，书诏付卿，再四慎之，勿负朕意！建安四年春三月诏。

董承览毕，涕泪交流，一夜寝不能寐。为下文隐几而卧伏线。晨起，复至书院中，将诏再三观看，无计可施。乃放诏于几上，沉思灭操之计。忖量未定，隐几而卧。因一夜不寐之故。忽侍郎王子服至，门吏知子服与董承交厚，不敢拦阻，竟入书院。见承伏几不醒，袖底压着素绢，微露“朕”字。形容得妙，与董承于灯花烧破处窥见血迹，一样惊人。子服疑之，默取看毕，藏于袖中。又为董承吃一吓。呼承曰：“国舅好自在！亏你如何睡得着！”只因一夜睡不着，故此时睡着耳。承惊觉，不见诏书，魂不附体，手脚慌乱。子服曰：“汝欲杀曹公！吾当出首。”急杀。承泣告曰：“若兄如此，汉室休矣！”子服曰：“吾戏耳。吾祖宗世食汉禄，岂无忠心？愿助兄一臂之力，共诛国贼。”承曰：“兄有此心，国之大幸！”子服曰：“当于密室同立义状，开口便要立盟书，颇觉书生气。是文官身分。各舍三族，以报汉君。”其言不祥。承大喜，取白绢一幅，先书名画字；子服亦即书名画字。书毕，子服曰：“将军吴子兰，与吾至厚，可与同谋。”子服引出一人。承曰：“满朝大臣，惟有长水校尉种辑、议郎吴硕是吾心腹，必能与我同事。”董承又引出二人。正商议间，家僮入报种辑、吴硕来探。来得凑巧，省笔之极。承曰：“此天助我也。”教子服暂避于屏后。避得妙。承接二人入书院坐定，茶毕，辑曰：“许田射猎之事，君亦怀恨乎？”承曰：“虽怀恨，无可奈何。”硕曰：“吾誓杀此贼，恨无助我者耳！”辑曰：“为国除害，虽死无怨。”不用董承先说，却用二人自说，妙。王子服从屏后出曰：“汝二人欲杀曹丞相！我当出首，董国舅便是证见。”亦用逆挑，不用顺接，妙。种辑怒曰：“忠臣不怕死！吾等死作汉鬼，强似你阿附国贼！”同一逆挑之话，而董承闻之着急，种辑闻之着恼，各各不同。承笑曰：“吾等正为此事，欲见二公。王侍郎之言乃戏耳。”便于袖中取出诏来与二人看。二人读诏，挥泪不止。承遂请书名。子服曰：“二公在此少待，吾去请吴子兰来。”子服去不多时，即同子兰至，两人自来，一人请至，又各不同。与众相见，亦书名毕。承邀于后堂会饮。

忽报：“西凉太守马腾相探。”又一个自来的。承曰：“只推我病，不能接见。”门吏回报。腾大怒曰：“我夜来在东华门外，亲见他锦袍玉带而出，又将袍带一提。何故推病耶！吾非无事而来，奈何拒我！”门吏入报，备言腾怒。承起曰：“诸公少待，暂容承出。”随即出厅延接。礼毕坐定，腾曰：“腾入觐将还，故来相辞，何见拒也？”承曰：“贱躯暴疾，有失迎候，罪甚！”腾曰：“面带春色，未见病容。”承无言可答。腾拂袖便起，自来的几乎又自去。嗟叹下阶曰：“皆非救国之人也！”承感其言，挽留之，彼来则拒之，彼去则留之，俱用逆写。问曰：“公谓何人非救国之人？”腾曰：“许田射猎之事，吾尚气满胸膛；公乃国之至戚，犹自耽于酒色，而不思讨贼，安得为皇家救难扶灾之人乎？”承恐其诈，佯惊曰：“曹丞相乃国之大臣，朝廷所倚赖，公何出此言？”纯用逆挑，妙。腾大怒曰：“汝尚以曹贼为好人耶！”承曰：“耳目甚近，请公低声。”前用王子服反说，董承正告；此用马腾正告，董承反说，又各不同。腾曰：“贪生怕死之徒，不足以论大事！”说罢，又欲起身。写马腾与董承落落难合，又非若前四人之一说便是也，妙。承知腾忠义，乃曰：“公且息怒。某请公看一物。”遂邀腾入书院，取诏示之。腾读毕，毛发倒竖，咬齿嚼唇，满口流血，写马腾又是马腾身份，与前五人不同。谓承曰：“公若有举动，吾即统西凉兵为外应。”承请腾与诸公相见，取出义状，教腾书名。腾乃取酒歃血为盟，天子刺血，马腾嚼血，六人歃血。只因一纸血诏，引动一片血诚。曰：“吾等誓死不负所约！”其言亦不详。指坐上五人言曰：“若得十人，大事谐矣。”承曰：“忠义之士，不可多得。若所与非人，则反相害矣。”人少做不得，人多亦做不得。腾教取《鸳行鹭序簿》来检看。检到刘氏宗族，乃拍手言曰：“何不共此人商议？”因外戚荐出一外戚，又因一外戚引出一宗室。众皆问何人。马腾不慌不忙，说出那人来。正是：

本因国舅承明诏，又见宗潢佐汉朝。

毕竟马腾之言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（第三卷完）

# 第四卷

##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冑

天子血诏从许田起见，诸臣定盟亦从许田起见。马腾之知玄德，以云长而知之；马腾之知云长，以许田而知之。想见许田当日，曹操之横，气焰逼人；云长之怒，须眉皆动。文有叙事在后幅，而适为前篇加倍衬染者，此类是也。

两雄不并立。不并立，则必相图。操以备为英雄，是操将图备矣，又逆知备之必将图我矣。备方与董承等同谋，而忽闻此言，安得不失惊落箸耶？是因落箸而假托闻雷，非因闻雷而故作落箸也。若因闻雷而故作落箸，以之欺小儿则可，岂所以欺曹操者？俗本多讹，故依原本校正之。

“一震之威，乃至于此。”只淡淡一语，轻轻混过，妙在有意无意之间，岂真学小儿掩耳缩颈之态耶？古史所载，后人多有误解之者。即如项羽困于垓下，闻汉兵四面皆楚歌，大惊曰：“汉已尽得楚乎？何楚人之多也！”是张良、韩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，乱其军心耳。今人看《千金记》，误以楚歌为思家之曲，劝楚人还乡。夫楚人有家，汉人亦有家；将解散客兵，而先解散我兵，为之奈何？不知作传奇者，不过分外妆点以图悦目，而乃错认其事，讹以传讹，宁不为识者所笑！

此时孙策在江东，曹操更不以英雄许之。直待后来孙权承袭，乃始叹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然则此老眼力，大是不谬。当青梅煮酒之日，英雄只有两人，鼎足尚缺其一也。

自车冑为云长所杀，而曹操之兵端起矣。玄德之不欲杀冑者，以此时衣带诏未泄，董承谋未露，尚欲与操羁縻勿绝，阳和而阴图之耳。英雄作事，须要审势量力，性急不得。玄德深心人，故有此等算计。云长直心人，别无此等肚肠。两人同是豪杰，却各自一样性格，云长之不及玄德者在此，玄德之不及云长者亦在此。

此回叙刘、曹相攻之始，而中间夹写公孙瓒并袁术二段文字。瓒之事只在满宠口中虚写，术之事却用一半虚写、一半实写。不独瓒、术两人于此回中收场，而玉玺下落，亦于此回中结局。前者汉帝失玉玺，今者玉玺归汉帝，相去十数回，遥遥相对；而又预伏七十回后曹丕受玺篡汉之由。有应有伏，一笔不漏，一笔不繁。每见近人纪事，叙却一头，拋却一头，失枝脱节，病在遗忘；未说这边，又说那边，手忙脚乱，病在冗杂。今试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其亦可以阁笔矣。

董承义状上大书左将军刘备，备之继正统而无愧者此也。只“左将军刘备”五字，消得“汉昭烈皇帝”五字。昔汉高祖讨项羽召曰：“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”于是名正言顺，海内归心。今玄德既奉衣带诏以讨贼，则仗义执言；武侯之六出祁山、姜维之九伐中原，皆自此诏始矣。然备于斩车冑之后，何不便将此诏布告天下乎？曰：诏词本以赐董承者也。董承在内，若遽暴之，恐害董承故也。待承死，而后此诏乃昭然共被于海内耳。

瓒之亡也，积粟三十万；术之亡也，剩麦三十斛。粮多亦亡，粮少亦亡，何也？曰：二人之无谋等也。无谋等，则粮之多少无异也。然瓒生平，尚有荐玄德之一节可取；若袁术生平，直是一无足取。初以不发粮而误人，既乃以绝粮而自毙。天之报施，诚不爽哉！

却说董承等问马腾曰：“公欲用何人？”马腾曰：“见有豫州牧刘玄德在此，何不求之？”因董承转出马腾，因马腾转出玄德。玄德为主，董、马二人不过做一引子耳。承曰：“此人虽系皇叔，今正依附曹操，安肯行此事耶？”玄德依附曹操，与曹操依附董卓，同一识见。腾曰：“吾观前日围场之中，曹操迎受众贺之时，云长在玄德背后，挺刀欲杀操，玄德以目视之而止。前回事又在马腾眼中、口中衬写一笔。玄德非不欲图操，恨操牙爪多，恐力不及耳。玄德心事，马腾一语道破。公试求之，当必应允。”吴硕曰：“此事不宜太速，当从容商议。”众皆散去。次日黑夜里，董承怀诏，径往玄德公馆中来。门吏入报，玄德迎出，请入小阁坐定。关、张侍立于侧。玄德曰：“国舅夤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”承曰：“白日乘马相访，恐操见疑，故黑夜相见。”玄德命取酒相待。承曰：“前日围场之中，云长欲杀曹操，将军动目摇头而退之，何也？”问得突兀。玄德失惊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承曰：“人皆不见，某独见之。”不说马腾看见，竟说自己看见，好。玄德不能隐讳，遂曰：“舍弟见操僭越，故不觉发怒耳。”承掩面而哭曰：“朝廷臣子若尽如云长，何忧不太平哉！”语殊慷慨淋漓。玄德恐是曹操使他来试探，乃佯言曰：“曹丞相治国，为何忧不太平？”前马腾正说，董承反说以试之；今董承正说，玄德反说以试之：妙甚。承变色而起曰：“公乃汉朝皇叔，故剖肝沥胆以相告，公何诈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恐国舅有诈，故相试耳。”于是董承取衣带诏令观之，玄德不胜悲愤。又将义状出示，上止有六位：一，车骑将军董承；二，工部侍郎王子服；三，长水校尉种辑；四，议郎吴硕；五，昭信将军吴子兰；六，西凉太守马腾。忽将前六人于此处历历叙明，却在玄德眼中看出，妙。玄德曰：“公既奉诏讨贼，备敢不效犬马之劳？”承拜谢，便请书名。玄德亦书“左将军刘备”，大书特书，五字堪传千古。押了字，付承收讫。承曰：“尚容再请三人，共聚十义，以图国贼。”刘备一人可当百矣，何必凑足十人耶？玄德曰：“切宜缓缓施行，不可轻泄。”共议到五更，相别去了。

玄德也防曹操谋害，就下处后园种菜，亲自浇灌，以为韬晦之计。邵平种瓜是无聊，玄德种菜是有意。关、张二人曰：“兄不留心天下大事，而学小人之事，何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此非二弟所知也。”此处且不说明，留在后文补出。二人乃不复言。

一日，关、张不在，玄德正在后园浇菜，许褚、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，曰：“丞相有命，请使君便行。”玄德惊问曰：“有甚紧事？”不特玄德惊疑，即读者亦为惊疑。许褚曰：“不知。只教我来相请。”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见操。操笑曰：“在家做得好大事！”吓杀。读者自此，必谓衣带诏泄矣。唬得玄德面如土色。读者亦吃一大吓。操执玄德手，直至后园，曰：“玄德学圃不易！”玄德方才放心，如水上惊涛，忽起忽落。答曰：“无事消遣耳。”操曰：“适见枝头梅子青青，忽感去年征张绣时，道上缺水，将士皆渴。吾心生一计，以鞭虚指曰：‘前面有梅林。’军士闻之，口皆生唾，由是不渴。征张绣事已隔数回，忽于此处补出一段闲文，妙绝妙绝。今见此梅，不可不赏，今见此梅，亦还想张济妻否？又值煮酒正熟，故邀使君小亭一会。”恐是睹物怀人，未能忘情，故欲以酒解之耳。玄德心神方定。随至小亭，已设樽俎，盘置青梅，一樽煮酒。二人对坐，开怀畅饮。叙得闲闲雅雅，与董承黑夜饮酒又自不同。

酒至半酣，忽阴云漠漠，骤雨将至。从人遥指天外龙挂，有景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。俨如一幅画图。操曰：“使君知龙之变化否？”闲闲说来。玄德曰：“未知其详。”假呆的妙。操曰：“龙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隐；大则兴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形，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。方今春深，龙乘时变化，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。龙之为物，可比世之英雄。玄德久历四方，必知当世英雄。请试指言之。”从龙说起，渐渐说到英雄，又渐渐说到当世人物。亦如雨之将至，而先有雷；雷之将至，而先有龙挂也。玄德曰：“备肉眼安识英雄？”一发假呆的妙。操曰：“休得过谦。”玄德曰：“备叨恩庇，得仕于朝。天下英雄，实有未知。”一味妆呆诈痴，即种菜之意。操曰：“既不识其面，亦闻其名。”玄德曰：“淮南袁术，兵粮足备，可为英雄？”因术称帝，故首举术为问。不知术之龙非真龙，备之问亦是假问。操笑曰：“冢中枯骨，吾早晚必擒之。”袁术即于此回中结局，与后文正相应。玄德曰：“河北袁绍，四世三公，门多故吏。今虎踞冀州之地，部下能事者极多，可为英雄？”为后文求救袁绍伏笔。操笑曰：“袁绍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；干大事而惜身，见小利而忘命，非英雄也。”为后文破袁绍伏线。玄德曰：“有一人名称八俊，威镇九州：刘景升可为英雄？”为后文依托刘表伏笔。○此下二段，又变一样文法。操曰：“刘表虚名无实，非英雄也。”看低世上多少名士。玄德曰：“有一人血气方刚，江东领袖：孙伯符乃英雄也。”为后文借寓江东伏笔。操曰：“孙策藉父之名，非英雄也。”看低当世多少公子。玄德曰：“益州刘季玉，可为英雄乎？”为后文入川伏笔。○又变一样文法。操曰：“刘璋虽系宗室，乃守户之犬耳，何足为英雄？”看低天下多少宗室。玄德曰：“如张绣、张鲁、韩遂等辈皆何如？”连问三人，又变一样文法。○言韩遂而不及马腾者，正与备共立义状，故隐之耳。袁术、袁绍、刘表、孙策、张绣、韩遂事之已见前文者也，刘璋、张鲁之事尚在后文者也。前文于此再一总，后文于此先一提。操鼓掌大笑曰：“此等碌碌小人，何足挂齿！”后三人皆降曹。玄德曰：“舍此之外，备实不知。”只是一味妆呆。操曰：“夫英雄者，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”满怀自负。玄德曰：“谁能当之？”倒问一句妙甚，不但不自以为英雄，且似乎并不知曹操为英雄者。操以手指玄德，后自指曰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！”曹操自以为英雄，又心畏玄德为英雄，一向只是以心相待，不曾当面说出。今番酒后，不觉一语道破。玄德闻言，吃了一惊，手中所执匙箸，不觉落于地下。半晌妆呆，却被一语道破，安得不惊？时正值天雨将至，雷声大作。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：“一震之威，乃至于此。”为甚说破英雄，便尔举止失措？曹操心多，安得不疑。亏此一语随机应变，平白地掩饰过去。操笑曰：“丈夫亦畏雷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圣人迅雷风烈必变，安得不畏？”将闻言失箸缘故，轻轻掩饰过了。真是灵警。操遂不疑玄德。竟被瞒过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勉从虎穴暂趋身，说破英雄惊杀人。巧借闻雷来掩饰，随机应变信如神。

天雨方住，见两个人撞入后园，手提宝剑，突至亭前，左右拦挡不住。操视之，乃关、张二人也。与鸿门会樊哙排盾而入，一样声势。原来二人从城外射箭方回，听得玄德被许褚、张辽请将去了，慌忙来相府打听，此处不说二公吃惊，留在后文云长口中补出，好。闻说在后园，只恐有失，故冲突而入。真好兄弟。却见玄德与操对坐饮酒。二人按剑而立，方说天上之龙，席间忽然来了二虎。操问二人何来。云长曰：“听知丞相和兄饮酒，特来舞剑，以助一笑。”操笑曰：“此非鸿门会，安用项庄、项伯乎？”语甚趣。玄德亦笑。到底只是假呆面孔，妙。操命：“取酒与二樊哙压惊。”语更趣甚。樊哙不容有二，今乃与樊哙有三矣。关、张拜谢。须臾席散，玄德辞操而归。云长曰：“险些惊杀我两个！”补前一笔。○不独二公吃惊，即读者亦曾吃惊。玄德以落箸事说与关、张。关、张问是何意。玄德曰：“吾之学圃，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；前日不说明，今乃补解之。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，我故失惊落箸。又恐操生疑，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。”于玄德口中，将前文下一脚注。关、张曰：“兄真高见！”

操次日又请玄德，正饮间，人报满宠去探听袁绍而回，操召入问之。宠曰：“公孙瓒已被袁绍破了。”一段大文，只在满庞口中一句点出，省笔之甚。玄德急问曰：“愿闻其详。”前盘河之战，玄德曾救公孙，此处不得不急问。宠曰：“瓒与绍战不利，筑城围圈，圈上建楼，高十丈，名曰‘易京楼’，积粟三十万以自守。战士出入不息，或有被绍围者，众请救之。瓒曰：‘若救一人，后之战者，只望人救，不肯死战矣。’遂不肯救。瓒之失事在此。因此袁绍兵来，多有降者。瓒势孤，使人持书赴许都求救，不意中途为绍军所获。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。瓒又遗书张燕，暗约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。下书人又被袁绍擒住，却来城外放火诱敌。瓒自出战，伏兵四起，军马折其大半。退守城中，被袁绍穿地，直入瓒所居之楼下，放起火来。瓒无走路，先杀妻子，然后自缢，全家都被火焚了。前文曹操破吕布却用实写，此处袁绍破公孙都用虚述。一详一略，皆叙事妙品。今袁绍得了瓒军，声势甚盛。绍弟袁术，在淮南骄奢过度，不恤军民，众皆背反。术使人归帝号于袁绍。绍欲取玉玺，术约亲自送至，见今弃淮南，欲归河北。若二人协力，急难收复。乞丞相作急图之。”本是探听袁绍，却并接入袁术，妙。玄德闻公孙瓒已死，追念昔日荐己之恩，不胜伤感，回顾前文，如千丈游丝，忽又一落。又不知赵子龙如何下落，放心不下。不独玄德欲知其下落，即读者亦急欲知其下落，乃此处偏不叙明，直至后古城聚义时方才出现。叙事真有草蛇灰线之奇。因暗想曰：“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，更待何时？”遂起身对操曰：“术若投绍，必从徐州过。备请一军，就半路截击，术可擒矣。”可见青梅煮酒时第一句便说他英雄，真是假话。操笑曰：“来日奏帝，即便起兵。”

次日，玄德面奏君，操令玄德总督五万人马，又差朱灵、路昭二人同行。奸狡之极。玄德辞帝，帝泣送之。此时董承想已递消息于帝，帝与备已心照矣。玄德到寓，星夜收拾军器鞍马，挂了将军印，催促便行。慌速之极。董承赶出十里长亭来送。玄德曰：“国舅宁耐。某此行必有以报命。”承曰：“公宜留意，勿负帝心。”二人分别。完却上文立义状一段事情。关、张在马上问曰：“兄今番出征，何故如此慌速？”玄德曰：“吾乃笼中鸟、网中鱼，此一行如鱼入大海、鸟上青霄，不受笼网之羁绊。”曹操比备为龙，然龙在网罗之中，与鱼鸟无异，故急欲脱此羁绊。因命关、张催朱灵、路昭军马速行。此句亦少不得。时郭嘉、程昱考较钱粮方回，亏得二人出外，玄德故能脱然而去。知曹操已遣玄德进兵徐州，慌入谏曰：“丞相何故令刘备督军？”操曰：“欲截袁术耳。”程昱曰：“昔刘备为豫州牧时，某等请杀之，丞相不听；又将前文一提。今日又与之兵，此放龙入海，纵虎归山也。后欲治之，其可得乎？”程昱直欲杀备。郭嘉曰：“丞相纵不杀备，亦不当使之去。古人云：‘一日纵敌，万世之患。’望丞相察之。”郭嘉只欲留备。操然其言，遂令许褚将兵五百前往，务要追玄德转来。许褚应诺而去。读者至此又为玄德着急。

却说玄德正行之间，只见后面尘头骤起，谓关、张曰：“此必曹兵追至也。”遂下了营寨，令关、张各执军器，立于两边。如欲厮杀状，掩卷猜之，必谓下文与许褚交战矣。许褚至，见严兵整甲，乃下马入营见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公来此何干？”褚曰：“奉丞相命，特请将军回去，别有商议。”玄德曰：“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’吾面过君，又蒙丞相钧语。今别无他议，公可速回，为我禀复丞相。”数语亦不激不随。许褚寻思：“丞相与他一向交好，今番又不曾教我来厮杀，只得将他言语回复，另候裁夺便了。”遂辞了玄德，领兵而回。许褚一来，如江潮忽起；许褚一去，又如江潮忽落。回见曹操，备述玄德之言。操犹豫未决。程昱、郭嘉曰：“备不肯回兵，可知其心变矣。”操曰：“我有朱灵、路昭二人在彼，料玄德未必敢心变。遣二人同去之意，此处方说出。况我既遣之，何可复悔？”遂不复追玄德。了却曹操一边。后人有诗叹玄德曰：

束兵秣马去匆匆，心念天言衣带中。撞破铁笼逃虎豹，顿开金锁走蛟龙。

却说马腾见玄德已去，边报又急，亦回西凉州去了。又安放马腾一句。玄德兵至徐州，刺史车冑出迎，公宴毕，孙乾、糜竺等都来参见。玄德回家探视老小，一向空身在京，家小自在徐州。至此补照出来，极周密。一面差人探听袁术。探子回报：“袁术奢侈太过，雷薄、陈兰皆投嵩山去了。为后劫粮伏线。术势甚衰，乃作书让帝号于袁绍。绍命人召术，术乃收拾人马、宫禁御用之物，先到徐州来。”

玄德知袁术将至，乃引关、张、朱灵、路昭五万军出，正迎着先锋纪灵至。张飞更不打话，直取纪灵。斗无十合，张飞大喝一声，刺纪灵于马下，有纪灵如此无用，知辕门射戟时，玄德非真了不得而必望吕布救之也。败军奔走。袁术自引军来斗。玄德分兵三路，朱灵、路昭在左，关、张在右，玄德自引兵居中，与术相见，在门旗下责骂曰：“汝反逆不道，吾今奉明诏前来讨汝！汝当束手受降，免你罪犯。”袁术骂曰：“织席编屦小辈，安敢轻我！”还是虎牢关前面孔，今日恐用不着。麾兵赶来，玄德暂退，让左右两路军杀出。杀得术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兵卒逃亡不可胜计。又被嵩山雷薄、陈兰劫去钱粮草料。欲回寿春，又被群盗所袭，“代汉当涂”，竟成虚谶。公路公路，竟是走头无路矣。只得住于江亭，止有一千余众，皆老弱之辈。时当盛暑，粮食尽绝，只剩麦三十斛，分派军士。家人无食，多有饿死者。术嫌饭粗，不能下咽，昨日“推位让国”，复无“垂拱平章”。不得“饱膳餐饭”，只得“饥厌糟糠”。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。庖人曰：“止有血水，安有蜜水！”术坐于床上，大叫一声，倒于地下，吐血斗余而死。未曾吃血水，奈何就还席。时建安四年六月也。后人有诗曰：

汉末刀兵起四方，无端袁术太猖狂，不思累世为公相，便欲孤身作帝王。强暴枉夸传国玺，骄奢妄说应天祥。渴思蜜水无由得，独卧空床呕血亡。

袁术已死，侄袁胤将灵柩及妻子奔庐江来，被徐璆尽杀之。璆夺得玉玺，赴许都献于曹操。操大喜，封徐璆为高陵太守。此时玉玺归操。为后文曹丕受玺篡汉张本。却说玄德知袁术已丧，写表申奏朝廷，书呈曹操。令朱灵、路昭回许都，留下军马保守徐州。一面亲自出城，招谕流散人民复业。爱民是玄德第一作用。

且说朱灵、路昭回许都见曹操，说玄德留下军马。操怒，欲斩二人。荀彧曰：“权归刘备，二人亦无奈何。”操乃赦之。彧又曰：“可写书与车冑，就内图之。”朱灵、路昭既无可奈何，车冑又复何用？操从其计，暗使人来见车冑，传曹操钧旨。冑随即请陈登商议此事。登曰：“此事极易。今刘备出城招民，不日将还，将军可命军士伏于瓮城边，只作接他，待马到来一刀斩之。某在城上射住后军，大事济矣。”冑从之。陈登回，见父陈珪，备言其事。珪命登先往报知玄德。登领父命，飞马去报，曹操写书与车冑而不写与陈登父子者，以其素与玄德相善故耳。车冑无谋，乃反与登商议，宜其死也。正迎着关、张，报说如此如此。本要去报玄德，却先报了关、张，变幻。原来关、张先回，玄德在后。注一句。张飞听得，便要去厮杀。云长曰：“他伏瓮城边待我，去必有失。我有一计，可杀车冑：乘夜扮做曹军到徐州，引车冑出迎，袭而杀之。”飞然其言。那部下军原有曹操旗号，衣甲都同。本是朱灵、路昭之兵，不消扮得。当夜三更，到城边叫门。城上问：“是谁？”众应是曹丞相差来张文远的人马。报知车冑，冑急请陈登议曰：“若不迎接，诚有疑；若出迎之，又恐有诈。”冑乃上城回言：“黑夜难以分辨，平明了相见。”车冑此时颇有主意，曹操所以托为心腹。城下答应：“只恐刘备知道，疾快开门！”妙。车冑犹豫未定，城外一片声叫“开门”。车冑只得披挂上马，引一千军出城。跑过吊桥，大叫：“文远何在？”火光中只见云长提刀纵马，直迎车冑，大叫曰：“匹夫安敢怀诈，欲杀吾兄！”车冑大惊，战未数合，遮拦不住，拨马便回。到吊桥边，城上陈登乱箭射下，前曾说过“我在城上射住后军”。车冑绕城而走。云长赶来，手起一刀，砍于马下，陈登本欲先报玄德，关、张却先斩车冑，变幻之极。割下首级提回，望城上呼曰：“反贼车冑，吾已杀之。众等无罪，投降免死！”诸军倒戈投降，军民皆安。

云长将冑头去迎玄德，具言车冑欲害之事，今已斩首。玄德大惊曰：“曹操若来。如之奈何？”是深心人。云长曰：“弟与张飞迎之。”是直心人。玄德懊悔不已，遂入徐州。百姓父老，伏道而接。玄德到府寻张飞，飞已将车冑全家杀尽。玄德曰：“杀了曹操心腹之人，如何肯休？”陈登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退曹操。”正是：

既把孤身离虎穴，还将妙计息狼烟。

不知陈登说出甚计来，且听下文分解

##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

荐刘备者公孙瓒也，杀公孙瓒者袁绍也，归袁绍者袁术也，攻袁术者刘备也。然则欲使袁绍救刘备，不独刘备意中以为必无之事，即读者意中亦以为必无之事矣。乃刘备偏往求之，袁绍偏肯救之。操之与备，合而忽离；绍之与备，离而忽合。读其前回，更不料有后回。事之变，文之幻，真令读者梦亦梦不到也。

陈登欲求援兵，试掩卷猜之，必以为求于马腾矣；乃舍马腾而求袁绍，何也？曰：马腾虽同受衣带诏，而徐州之发使于西凉也远，冀州之进兵于许都也近。且马腾势小，袁绍势大，舍其远者小者，求其大者近者，亦是英雄见识。

玄德之求袁绍也，以郑玄为之介绍，而首回叙述玄德生平，早有“师事郑玄”一语遥遥伏线。且郑玄、卢植俱为玄德所师，而卢植详见前文，郑玄直至此处方才出现。一先一后，参差错落，极叙事笔法之妙。况又于关公斩将之后，袁绍兴兵之前，忽然夹叙马氏歌姬、郑家诗婢一段风流文字，真如霹雳火中偶杂一片清冷云也。

曹操十胜、袁绍十败之说，于第十八回中见之，窃谓继此以后，必叙袁、曹交锋之事。乃隔着数回，直至斯篇，方始起兵相持，而犹未交锋也。各各奋勇而来，各各解散而去，虎头蛇尾，可发一笑。只因袁绍性格，不出谋士料中；遂使《三国》文字，竟出今人意外。

或疑操见檄必怒，似宜增病，而病反因之而愈，其故何也？曰：此与“闻许劭之言而大喜”同一意也。人莫能识其奸雄，而有人能识之，彼亦自以为知己；人莫能斥其罪恶，而有人焉能斥之，彼亦自以为快心。今有谀人者，谀得不着痛痒，受謏者必不乐；然则骂人者骂得切中要害，受骂者岂不觉爽乎！武曌见骆宾王檄，叹曰：“有如此才而不用，宰相之过也。”使武曌见檄而怒骂宾王，便不成武曌；使曹操见檄而怒骂陈琳，便不成曹操矣。事之成败不足论，而文人之笔千古常伸。袁本初虽不能胜曹操，徐敬业虽不能除武曌，而陈琳、宾王之文，至今脍炙人口，即谓曹操已为陈琳所杀、武曌已为宾王所诛可也。吾所惜者，宾王数武曌之恶已尽；陈琳数曹操之恶未尽。盖陈琳草檄之时，董妃尚未死，伏后尚未弒，董承等七人及融、耿纪等尚未遇害，故数操之恶，止数得一半耳。然而操已闻而汗下矣。若使于董妃既死、伏后既弒、董孔诸人既遇害之后，再邀陈琳之笔以骂之，其痛快又当何如哉！

当刘备立公孙瓒背后之时，刘岱固俨然座上一诸侯也。孰意今日乃俯首而为曹操爪牙，又被关、张提起放倒，呼来喝去，直如小儿，岂不可耻之甚乎？今之居上座者，切宜仔细，慎勿为立人背后者所窃笑也。

玄德获岱、忠二人而不杀，尚欲留为讲和之地；其与袁绍之顿兵河朔、迁延不进，毋乃同耶？曰：否。绍之力足以战，而不战；备之力不足以战，故不欲战。袁绍性慢，是无主意；刘备性慢，是有斟酌。

却说陈登献计于玄德曰：“曹操所惧者袁绍。绍虎踞冀、青、幽、并诸郡，带甲百万，文官武将极多。今何不写书，遣人到彼求救？”回想盘河一战，则此番求绍似乎极难，乃陈登偏计及此，奇绝。玄德曰：“绍向与我未通往来，今又新破其弟，安肯相助？”登曰：“此间有一人，与袁绍三世通家。若得其一书致绍，绍必来相助。”奇绝，此何人耶？玄德问何人。登曰：“此人乃公平日所折节敬礼者，何故忘之？”奇绝，此何人耶？玄德猛省曰：“莫非郑康成先生乎？”不用陈登说出，却用玄德想出。登笑曰：“然也。”

原来郑康成名玄，好学多才，尝受业于马融。融每当讲学，必设绛帐，前聚生徒，后陈声妓，侍女环列左右。玄听讲三年，目不邪视，风流先生，偏有此道学门生。融甚奇之。及学成而归。融叹曰：“得我学之秘者，惟郑玄一人耳！”玄家中侍婢，俱通《毛诗》。一婢尝忤玄意，玄命长跪阶前，一婢戏谓之曰：“‘胡为乎泥中？’”此婢应声曰：“‘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’”其风雅如此。道学主人，偏有此风流侍婢。或曰：先生有歌姬，弟子亦有诗婢，是先生风流，弟子亦风流也。予笑谓：不然。有如此婢，而忍使其跪于泥中，是道学不是风流。○忙中夹叙此一段闲文，趣甚。桓帝朝，玄官至尚书。后因十常侍之乱，弃官归田，居于徐州。补应前文。玄德在涿郡时，已曾师事之，与第一回中照应，又如千丈游丝，至此一落。及为徐州牧，时时造庐请教，敬礼特甚。玄德初到徐州时事，却从此处补出。

当下玄德想出此人，大喜，便同陈登亲至郑玄家中，求其作书。玄慨然依允，写书一封，付与玄德。玄德便差孙乾，星夜赍往袁绍处投递。绍览毕，自忖曰：“玄德攻灭吾弟，本不当相助；但重以郑尚书之命，不得不往救之。”袁、刘素不相亲，却用郑玄联络之，事出意外。遂聚文武官商议兴兵伐曹操。谋士田丰曰：“兵起连年，百姓疲弊，仓禀无积，不可复兴大军。宜先遣人献捷天子，献灭公孙瓒之捷也。若不得通，乃表称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后提兵屯黎阳，更于河内增益舟楫、缮置军器，分遣精兵屯扎边鄙。三年之中，大事可定也。”一个不要兴兵，是意在缓战。谋士审配曰：“不然。以明公之神武，抚河朔之强盛，兴兵讨曹贼，易如反掌。何必迁延日月？”一个要兴兵，是以势言，意在速战。谋士沮授曰：“制胜之策，不在强盛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练，比公孙瓒坐受困者不同。提照公孙瓒一句，应前文。今弃献捷良策，而兴无名之兵，窃为明公不取。”又一个不要兴兵，是在不战。谋士郭图曰：“非也。兵加曹操，岂曰无名？公正当及时早定大业。愿从郑尚书之言，与刘备共仗大义，剿灭曹贼，上合天意，下合民情，实为幸甚！”又一个要兴兵，是以理言，意在宜战。四人争论未定，袁绍躇踌不决。没主意。忽许攸、荀谌自外而入。绍曰：“二人多有见识，且看如何主张。”二人施礼毕，绍曰：“郑尚书有书来，令我起兵助刘备、攻曹操。起兵是乎？不起兵是乎？”二人齐声应曰：“明公以众克寡，以强攻弱，是以势言。讨汉贼以扶王室，是以理言。起兵是也。”又两个要兴兵的，是合理势而言。绍曰：“二人所见，正合我心。”便商议兴兵。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；六人谋，则依四人之论。先令孙乾回报郑玄，并约玄德准备接应。一面令审配、逢纪为统军，田丰、荀谌、许攸为谋士，颜良、文丑为将军，起马军十五万，步兵十五万，共精兵三十万，望黎阳进发。分拨已定，郭图进曰：“明公大举伐操，必须数操之恶，驰檄各郡，声罪致讨，然后名正言顺。”只因郭图数语，引出一篇绝世妙文来。绍从之，遂令书记陈琳草檄。琳字孔璋，素有才名。灵帝时为主簿，因谏何进不听，遥应第二卷中事。复遭董卓之乱，避难冀州，绍用为记室。忙中又夹叙陈琳事，极闲极警。当下领命草檄，援笔立就。其文曰：

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，忠臣虑难以立权。是以有非常之人，然后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后立非常之功。夫非常者，固非常人所拟也。数句作一冒。

曩者强秦弱主，赵高执柄，专制朝权，威福由己。时人迫胁，莫敢正言，终有望夷之败，祖宗焚灭，污辱至今，永为世鉴。将数操祖曹腾之恶，故先以赵高作一样子。及臻吕后季年，产、吕产。禄吕禄。专政，内兼二军，外统梁、赵，擅断万机，决事省禁，下陵上替，海内寒心。于是绛侯、周勃。朱虚，刘章。兴兵奋怒，诛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汉文帝。故能王道兴隆，光明显融：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。将数曹操之恶，又先以吕产、吕禄作一样子。绍隐然以绛侯自比，而以朱虚比玄德也。○以上泛论往昔，以下方入本题。

司空曹操：祖父中常侍腾，与左棺、徐璜并作妖孽，饕餮放横，伤化虐民；言腾与十常侍同恶。以上先骂其祖。父嵩，乞丐携养，嵩本姓夏侯，腾乞为己子，故曰“乞丐携养”。事见第一卷中。因赃假位，舆金辇璧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言嵩以贿赂，官至太尉。以上骂其父。绍自以四世三公，家世甚美，故先将曹氏家世丑诋一番。操赘阉遗丑，赘指嵩，阉指腾。本无懿德，摽狡锋协，好乱乐祸。此方数操恶。

幕府绍自谓。董统鹰扬，扫除凶逆，续遇董卓，侵官暴国。于是提剑挥鼓，发命东夏。收罗英雄，弃瑕取用，故遂与操同谘合谋，授以裨师，谓其鹰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此叙绍与操共事之由，事见第五回中。○本是操先起兵，请绍为盟主；今反说绍自起兵，用操为偏将。此文人曲笔也。至乃愚佻短略，轻进易退，伤夷折衄，数丧师徒。指荥阳之败。幕府辄复分兵命锐，修完补辑，表行东郡，领兖州刺史，操自领兖州，而绍居功，亦是曲笔。被以虎文，奖成威柄，冀获秦师一克之报。此言绍第二番不弃曹操，谓操宾羊质而被以虎文，乃绍奖成其威福也。秦师是引用孟明事。而操遂承资跋扈，恣行凶忒，割剥元元，残贤害善。

故九江太守边让，英才俊伟，天下知名，直言正色，论不阿谄，身首被枭悬之诛，妻拿受灰灭之咎。事见第十回中。自是士林愤痛，民怨弥重，一夫奋臂，举州同声。故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事见第十一回中。仿徨东裔，蹈据无所。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，且不登叛人之党，叛人指吕布。故复援旌擐甲，席卷起征，金鼓响振，布众奔沮，事在第十四回中。拯其死亡之患，复其方伯之位，此言绍第三番不弃曹操。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，而有大造于操也。总顿一笔，历言操无状而绍包容之，与吕相绝秦书一样入妙。后会銮驾返旆，群贼寇攻。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离局，傕、汜之乱，绍未勤王，此处斡旋得好。○北鄙之警，指公孙瓒盘河之战。故使从事中郎徐勋，就发遣操，使缮修郊庙，翊卫幼主。本系杨彪请帝召操，而乃谓是绍所使，亦是曲笔。操便放志，专行胁迁，当御省禁，当御谓驾驭也。卑侮王室，败法乱纪，坐领三台，专制朝政。爵赏由心，刑戮在口，所爱光五宗，所恶灭三族。群谈者受显诛，腹议者蒙隐戮，百寮钳口，道路以目。尚书记朝会，公卿充员品而已。

故太尉杨彪，典历二司，彪为司空，又为司徒。享国极位；操因缘疵睚，被以非罪，搒楚参并，五毒备至，触情任忒，不顾宪纲。事见第二十回中。又议郎赵彦，忠谏直言，义有可纳，是以圣朝含听，改容加饰。操欲迷夺时明，杜绝言路，擅收立杀，不俟报闻。事亦见第二十回中。又梁孝王，先帝母昆，同母兄弟。坟陵尊显，桑梓松柏，犹宜肃恭；而操帅将吏士，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掠取金宝。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操攻徐州，所过发冢，梁孝王冢亦被发，操知而不问。

操又特置“发丘中郎将”、“摸金校尉”，此等名色，乃时人呼之耳，非操所立也。今竟云操之特置，亦是深文。所过隳突，无骸不露。身处三公之位，而行盗贼之态，污国害民，毒施人鬼。操初时无赖，后颇好名，深讳前事。今斥言之，安得不汗下乎？加其细致惨苛，科防互设，罾缴充蹊，坑阱塞路，举手挂网罗，动足触机陷，是以兖、豫有无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历观载籍，无道之臣，贪残酷烈，于操为甚。三句将前文一总。

幕府方诘外奸，未及整训，加绪含容，冀可弥缝。言绍至此犹不弃操。顿笔绝佳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潜包祸谋，乃欲摧挠栋梁，孤弱汉室，除灭忠正，专为袅雄。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，强寇桀逆，拒围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阴交书命，外助王师，内相掩袭；会其行人发露，瓒亦枭夷，故使锋芒挫缩，厥图不果。事见第二十一回中。以上言绍屡次包容曹操，而操无礼特甚，是直在我而曲在彼也。

今乃屯据敖仓，阻河为固，欲以螳螂之斧，御隆车之隧。螳螂当车，语见《庄子》。螳螂举前两足，状如执斧，故云斧。隆车，雷车也，雷神名丰隆，故云隆车。隧，辙也。幕府奉汉威灵，折冲宇宙，长戟百万，胡骑千群，奋中黄、育、获之士，中黄、夏育、乌获，皆古力士。骋良弓劲弩之势。并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济、漯，绍甥高干为并州，绍子谭为青州。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，荆州下宛、叶而掎其后，荆州刘表与绍相结。掎，击也。雷震虎步，若举炎火以芮飞蓬，覆沧海以沃熛炭，有何不灭者哉！前言我直彼曲，是理胜；此言我强彼弱，是势胜也。

又操军吏士，其可战者，皆出自幽、冀，或故营部曲，咸怨旷思归，流涕北顾。其余兖、豫之民，及吕布、张杨之余众，覆亡迫胁，权时苟从，各被创夷，人为仇敌。若回旆反徂，登高冈而击鼓吹，扬素挥以启降路，必土崩瓦解，不俟血刃。此言操无可战之将，势固易破。○素，白也。挥，播也。

方今汉室陵迟，纲维弛绝，圣朝无一介之辅，股肱无折冲之势。方畿之内，简练之臣，皆垂头拓翼，莫所凭恃。虽有忠义之佐，胁于暴虐之臣，焉能展其节？

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，围守宫阙，外托宿卫，内实拘执。惧其篡逆之萌，因斯而作。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会，可不勖哉！此言操有篡逆之渐，理又难容，语殊悲壮。

操又矫命称制，遣使发兵。恐边远州郡，过听给与，违众旅叛，旅，助也，言助叛人。举以丧名，为天下笑，则明哲不取也。此段绝彼之党。

即日幽、并、青、冀，四州并进。绍子熙领幽州。书到荆州，便勒见兵，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。建忠将军指张绣。言荆州刘表已与张绣勒兵来助矣。州郡各整义兵，罗落境界，举武扬威，并匡社稷，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。此段广我之助，又应起处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意。

其得操首者，封五千户侯，赏钱五千万。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，勿有所问。广宜恩信，班扬符赏，布告天下，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。如律令！

绍览檄大喜，即命使将此檄遍行州郡，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。檄文传至许都，时曹操方患头风，卧病在床。“头风”二字，近为吉平事作引，远为华陀事伏线。左右将此檄传进。操见之，毛骨悚然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不觉头风顿愈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陈琳之文，胜是华陀之药。顾谓曹洪曰：“此檄何人所作？”洪曰：“闻是陈琳之笔。”操笑曰：“有文事者，必须以武略济之。陈琳文事虽佳，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！”方吓得汗出，便强言笑语，真是奸雄。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。

孔融闻之，来见操曰：“袁绍势大，不说理顺，只说势大，犹婉词也。不可与战，只可与和。”荀彧曰：“袁绍无用之人，何必议和？”融曰：“袁绍士广民强。其部下如许攸、郭图、审配、逢纪皆智谋之士，田丰、沮授皆忠臣也。颜良、文丑，勇冠三军。其余高览、张郃、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。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？”孔融此时便有左袒袁绍之意，为后文曹操杀融伏线。彧笑曰：“绍兵多而不整。田丰刚而犯上，许攸贪而不智，审配专而无谋，逢纪果而无用：此数人者，势不兼容，必生内变。历诋众谋士之短，但确中其病。可见知己知彼，不独能知彼之主，亦能知彼之辅也。颜良、文丑，匹夫之勇，一战可擒。其余碌碌等辈，纵有百万，何足道哉！”荀彧此一段话，与“十胜”、“十败”之说遥应。孔融默然。操大笑曰：“皆不出荀文若之料。”遂唤前军刘岱、后军王忠引军五万，打着丞相旗号，去徐州攻刘备。原来刘岱旧为兖州刺史，及操取兖州，岱降于操，操用为偏将，故今差他与王忠一同领兵。百忙中夹补前文之所未及。操却自引大军二十万进黎阳拒袁绍。程昱曰：“恐刘岱、王忠不称其使。”操曰：“吾亦知非刘备敌手，为后二人被擒伏线。权且虚张声势。”吩咐：“不可轻进。待我破绍，再勒兵破备。”刘岱、王忠领兵去了。

曹操自引兵至黎阳。两军隔八十里，各自深沟高垒，相持不战。自八月守至十月。原来许攸不乐审配领兵，沮授又恨绍不用其谋，各不相和，不图进取。果应荀彧之言。袁绍心怀疑惑，不思进兵。方起兵时先无主张，故今进兵时亦没要紧。操乃唤吕布手下降将臧霸守把青、徐；于禁、李典屯兵河上；曹仁总督大军，屯于官渡，操自引一军，竟回许都。袁、曹究竟未尝交手。○按住袁绍一边，以下独叙刘备一边。

且说刘岱、王忠引军五万，离徐州一百里下寨。中军虚打曹丞相旗号，未敢进兵，只打听河北消息。这里玄德也不知曹操虚实，未敢擅动，亦只探听河北。忽曹操差人催刘岱、王忠进战。二人在寨中商议。岱曰：“丞相催促攻城，你可先去。”王忠曰：“丞相先差你。”岱曰：“我是主将，如何先去？”二人互相推诿，亦如审配、许攸等互相疑沮，竟是一样局面。忠曰：“我和你同引兵去。”岱曰：“我与你拈阄，拈着的便去。”王忠拈着“先”字，袁绍与六人谋，则从其后者；曹操使二人战，则拈其先者。只得分一半军马，来攻徐州。玄德听知军马到来，请陈登商议曰：“袁本初虽屯兵黎阳，奈谋臣不和，尚未进取。曹操不知在何处？闻黎阳军中无操旗号，此事却从玄德口中补出，妙。如何这里却反有他旗号？”登曰：“操诡计百出，必以河北为重，亲自监督，却故意不建旗号，乃于此处虚张旗号。吾意操必不在此。”登之料操，亦如操之料绍。玄德曰：“两弟谁可探听虚实？”张飞曰：“小弟愿往。”玄德曰：“汝为人躁暴，不可去。”飞曰：“便是有曹操，也拿将来！”快人快语。云长曰：“待弟往观其动静。”玄德曰：“云长若去，我却放心。”于是云长引三千人马出徐州来。

时值初冬，阴云布合，雪花乱飘。才见青梅如豆，又见白雪如花。忽而杯酒，忽而干戈，一年之中，不独天时变，人事亦变矣。军马皆冒雪布阵。云长骤马提刀而出，想见赤面绿袍人在雪光中分外照耀。大叫王忠打话。忠出曰：“丞相到此，缘何不降？”云长曰：“请丞相出阵，我自有话说。”忠曰：“丞相岂肯轻见你！”云长大怒，骤马向前，王忠挺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云长拨马便走，王忠赶来。转过山坡，云长回马，大叫一声，舞刀直取。王忠拦截不住，恰待骤马奔逃，云长左手倒提宝刀，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绦，拖下鞍轿，横担于马上，回本阵来。王忠直如此易捉，可笑。王忠军四散奔走。以云长赶散王忠兵，亦如汤泼雪。云长押解王忠，回徐州见玄德。玄德问：“尔乃何人？现居何职？敢诈称曹丞相？”忠曰：“焉敢有诈。奉命教我虚张声势，以为疑兵。丞相实不在此。”老实人。老实原是没用表字。玄德教付衣服酒食，且暂监下，待捉了刘岱再作商议。云长曰：“某知兄有和解之意，故生擒将来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恐翼德躁暴，杀了王忠，故不教去。此等人杀之无益，留之可为解和之地。”此时尚欲求和，以袁绍既不决战，而自审其力未足拒操也。张飞曰：“二哥捉了王忠，我去生擒刘岱来！”玄德曰：“刘岱昔为兖州刺史，虎牢关伐董卓时，也是一镇诸侯。今日为前军，不可轻敌。”虎牢关事已隔十余回，此处忽然提照出来。飞曰：“量此辈何足道哉！我也似二哥生擒将来便了。”玄德曰：“只恐坏了他性命，误我大事。”飞曰：“如杀了，我偿他命！”快人快语。玄德遂与军三千。飞引兵前进。

却说刘岱知王忠被擒，坚守不出。张飞每日在寨前叫骂，岱听知是张飞，越不敢出。如此人使当刘备，阿瞒亦殊失计。飞守了数日，见岱不出，心生一计：莽人忽然用计，未尝莽也。且正妙在以莽惑人耳。传令：“今夜二更去劫寨。”日间却在帐中饮酒，奇绝妙绝。诈醉，寻军士罪过，打了一顿，缚在营中，曰：“待我今夜出兵时，将来祭旗！”却暗使左右纵之去。奇绝妙绝。军士得脱，偷走出营，径往刘岱营中来报劫寨之事。刘岱见降卒身受重伤，遂听其说，虚扎空寨，伏兵在外。是夜张飞却分兵三路。中间使三十余人劫寨放火；却教两路军抄出他寨后，看火起为号夹击之。三更时分，张飞自引精兵，先断刘岱后路。中路三十余人，抢入寨中放火。刘岱伏兵恰待杀入，张飞两路兵齐出。岱军自乱，正不知飞兵多少，各自溃散。前在雪光中照耀赤面，今在火光中照耀黑脸，一样怕人，敌军安得不溃。刘岱引一队残军夺路而走，正撞见张飞。狭路相逢，急难回避，交马只一合，早被张飞生擒过去。余众皆降。飞使人先报入徐州。玄德闻之，谓云长曰：“翼德自来粗莽，今亦用智，吾无忧矣！”乃亲自出郭迎之。非奖励其勇，奖励其智也。飞曰：“哥哥道我躁暴，今日如何？”其实得意。玄德曰：“不用言语相激，如何肯使机谋！”柔人激之则刚，直人激之则反曲。奇甚。飞大笑。

玄德见缚刘岱过来，慌下马解其缚曰：“小弟张飞误有冒渎，望乞恕罪。”还以兖州刺史待之，比王忠略有体面。遂迎入徐州，放出王忠，一同管待。玄德曰：“前因车冑欲害备，故不得不杀之。丞相错疑备反，遣二将军前来问罪。备受丞相大恩，正思报效，安敢反耶？二将军至许都，望善言为备分诉，备之幸也。”甘言卑词，一味虚假，还用青梅煮酒时身分。刘岱、王忠曰：“深荷使君不杀之恩，当于丞相处方便，以某两家老小保使君。”玄德称谢。次日，尽还原领军马，送出郭外。刘岱、王忠行不上十余里，一声鼓响，张飞拦路，大喝曰：“我哥哥忒没分晓！捉住贼将如何又放了！”諕得刘岱、王忠在马上发颤。张飞睁眼挺枪赶来，背后一人飞马大叫：“不得无礼！”视之乃云长也，刘岱、王忠方才放心。云长曰：“既兄长放了，吾弟如何不遵法令？”飞曰：“今番放了，下次又来。”云长曰：“待他再来，杀之未迟。”关、张二人一收一放，定是玄德作用。刘岱、王忠连声告退曰：“便丞相诛我三族，也不来了。望将军宽恕！”二人见云长之刀、翼德之谋，亦如曹操见陈琳之檄，不得不汗下也。飞曰：“便是曹操自来，也杀他片甲不回，今番权且寄下两颗头！”快人快语。刘岱、王忠抱头鼠窜而去。

云长、翼德回见玄德曰：“曹操必然复来。”孙乾谓玄德曰：“徐州受敌之地，不可久居，不若分兵屯小沛，守邳城，为犄角之势，以防曹操。”玄德用其言，令云长守下邳，甘、糜二夫人亦于下邳安置：前吕布以家小住下邳而殒命，今玄德亦以家小住下邳而出奔。婆子气人又要怨风水不好矣。甘夫人乃小沛人也，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。忽然夹叙二夫人出处，笔极闲极警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守徐州。玄德与张飞屯小沛。

刘岱、王忠回见曹操，具言刘备不反之事。操怒骂：“辱国之徒，留你何用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正是：

犬豕何堪共虎斗，鱼虾空自与龙争。

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

祢衡、孔融、杨修三人才同，而其品则有不同。杨修事操者也；孔融不事操，而犹与操周旋者也；祢衡则不事操，而并不屑与操周旋者也。三人皆为操所杀。而三人之中，惟衡最刚；故三人之死，亦惟衡独蚤。操自负奸雄，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，而祢衡鄙夷傲睨，视若无物，非胆勇过人，安能如此？生前既骂曹操，死后又骂王敦，至今鹦鹉洲英灵不泯，岂得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！或谓骂操如陈琳而不杀之，何以独忌祢正平乎？操之出使正平于诸侯者，以正平恃才而狂，欲使人磨折他一番，挫其锐气，然后用之耳；不虞黄祖之遽杀之也。先儒有《代曹操责黄祖书》，备言此意。予曰：不然。为此说者，未知祢、陈两人之优劣也。祢衡骂操以口，陈琳骂操以笔。虽同一骂，而衡之骂操，自骂者也；琳之骂操，代人骂者也。夫自骂之与代人骂，则有间矣。琳之言曰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使操用之以射人，则其代操骂敌，亦犹是也。陈琳骂操，而终于事操；祢衡骂操，则必不事操。代人骂者可降，自骂者断不降，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杀衡欤！

为刘表计者，既知曹操使祢衡之意，便不当使衡见黄祖，当仍令衡还许都，方是高曹操一头地。今操借刀于表，表复借刀于祖，是与操一般见识，终在曹操术中耳。

董承元宵一梦，何其快心；奈此梦不应，可为惋惜。虽然，天地梦薮也，古今梦缘也，人生梦魂也。汉之变而为三国，三国之变而为晋，犹之蕉耳，鹿耳，蝴蝶耳，邯郸与南柯耳。事之真者，何必非梦？则事之梦者，何必非真？梦如董承，直谓之真焉可矣。尝读《昙花记》，见冥王坐勘曹操，拷之问之，打之骂之。或曰：此后人欲泄其愤，无聊之极思耳。予曰：不然，理应如是，不可谓之戏也。古来缺陷不平之事，有欲反其事以补之者：一曰邓伯道父子团圆；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；一曰屈大夫重兴楚国；一曰燕太子克复秦仇；一曰王明妃再入汉关；一曰侯夫人生逢炀帝；一曰岳武穆寸斩秦桧；一曰南霁云立灭贺兰。斯皆以天数俯从人心，以人心挽回天数。然则董承剑起，曹操头落，忠魂所结，竟当作如是观。

上医医国，其吉平之谓乎？若吉平者，不愧为太医矣。以其药医曹操之头风，是毒药也；以其孳医献帝之心病，是良乐也。人谓其误以诈病为真病，不得谓之知病；我谓其能以毒药为良药，斯真谓之知医。惜乎其药不行耳。欲生人则生之，欲杀人则杀之，能生人是良医，能杀人亦是良医。独怪今之医家，心则华陀救周泰之心，药则吉平毒曹操之药，杀人而犹执生人之方，生人而适作杀人之孽，吾不知其医术居何等也。

孔融荐祢衡一篇文字，十分光彩。阅至此，掀髯称快，当满引一大白。祢衡鼓击三挝，令人泣下；吉平血流九指，令人呲裂。阅至此，慷慨悲怀，又当满引一大白。

此回起处，正是曹操欲攻刘备，却因招安表、绣，放下刘备，忽然接入董承。及董承事露，而首人不知有刘备；至搜出义状，而曹操始知与承同谋者之有刘备，于是下文攻刘备，更不容缓矣。然则此回虽无刘备之事，而实刘备传中一大关目也。

却说曹操欲斩刘岱、王忠。孔融谏曰：“二人本非刘备敌手，若斩之，恐失将士之心。”操乃免其死，黜罢爵禄。欲自起兵伐玄德。孔融曰：“方今隆冬盛寒，应前“雪花飘”句。未可动兵，待来春未为晚也。孔融心向玄德，来春之说乃缓词耳。可先使人招安张绣、刘表，然后再图徐州。”操然其言，先遣刘晔往说张绣。至襄城，先见贾诩，陈说曹公盛德。诩乃留晔于家中。次日来见张绣，说曹公遣刘晔招安之事。正议间，忽报袁绍有使至。绣命入。使者呈上书信。绣览之，亦是招安之意。诩问来使曰：“近日兴兵破曹操，胜负何如？”使曰：“隆冬寒月，权且罢兵。与孔融之言相合。今以将军与荆州刘表，俱有国士之风，故来相请耳。”使者口中就便带出刘表，正与陈琳檄文中相应。诩大笑曰：“汝可便回见本初，道：‘汝兄弟尚不能容，何能容天下国士乎！’”袁术始而误粮，绍不能以军法斩之；继而僭号，绍不能以大义诛之。责绍者，正当责其不能讨术，不当责其不能容术也。贾诩初随李傕，后随曹操，虽有知谋，不知顺逆，故其言如此。当面扯碎书，叱退来使。

张绣曰：“方今袁强曹弱。今毁书叱使，袁绍若至，当如之何？”诩曰：“不如去从曹操。”绣曰：“吾先与操有仇，安得兼容？”应前第十六回中事。诩曰：“从操，其便有三：夫曹公奉天子明诏，征伐天下，其宜从一也。绍强盛，我以少从之，必不以我为重；操虽弱，得我必喜，其宜从二也。今之锦上添花者，好向富厚处纳款，不乐向寡乏处通情，请听贾诩之论。曹公王霸之志，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，其宜从三也。愿将军无疑焉。”绣从其言，请刘晔相见。晔盛称操德，且曰：“丞相若记旧怨，安肯使某来结好将军乎？”绣大喜，即同贾诩等赴许都投降。绣见操，拜于阶下。操忙扶起，执其手曰：“有小过失，勿记于心。”乱其叔母，乃曰“小过失”，亏他这副老面皮。遂封绣为扬武将军，封贾诩为执金吾使。操又得一谋士。操即命绣作书招安刘表。贾诩进曰：“刘景升好结纳名流，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说之，方可降耳。”只此一句，引出祢正平来。操问荀攸曰：“谁人可去？”攸曰：“孔文举可当其任。”操然之。攸出见孔融曰：“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，以备行人之选。公可当此任否？”融曰：“吾友祢衡，字正平，其才十倍于我。此人宜在帝左右，不但可备行人而已。我当荐之天子。”不曰荐之丞相，而曰荐之天子，我知正平固不为操用者也。于是遂上表奏帝。其文曰：

臣闻洪水横流，帝思俾乂；旁求四方，以招贤俊。昔世宗继统，指汉武帝。将弘基业，畴咨熙载，群士响臻。陛下睿圣，纂承基绪，遭遇厄运，劳谦日昃。维岳降神，异人并出。窃见处士平原祢衡，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质贞亮，一句言其品。英才卓跞。一句言其才。初涉艺文，升堂睹奥。目所一见，辄诵之口；耳所暂闻，不忘于心。性与道合，思若有神，弘羊潜计，桑弘羊，武帝时人。安世默识，张安世，宣帝时人。以衡准之，诚不足怪。一段美其才。忠果正直，志怀霜雪，见善若惊，嫉恶若仇。任座抗行，任座，魏文侯时人。史鱼厉节，殆无以过也。一段美其品。只此数语，便为祢衡骂曹操张本。鸷鸟类百，不如一鹗。郭嘉、程昱等皆鸷鸟耳。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观。飞辩骋词，溢气坌涌；解疑释结，临敌有余。

昔贾谊求试属国，诡系单于；诡，责也。终军欲以长缨，牵制劲越：溺冠慷慨，前世美之。近日路粹、严象，亦用异才，擢拜台郎，衡宜与为比。一段言其少年有志，应前“年二十四”句。如得龙跃天衢，振翼云汉，扬声紫微，垂光虹霓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门之穆穆。钧天广乐，必有奇丽之观；帝室皇居，必蓄非常之宝。语亦奇丽非常。若衡等辈，不可多得。《激楚》、《阳阿》，曲名。至妙之容，掌伎者之所贪；飞兔、騕裊，皆良马。绝足奔放，良、王良。乐伯乐。之所急也。臣等区区，敢不以闻？陛下笃慎取士，必须效试，乞令衡以褐衣召见。如无可观采，臣等受面欺之罪。

帝览表，以付曹操，操遂使人召衡至。礼毕，操不命坐。无礼惹骂。祢衡仰天叹曰：“天地虽阔，何无一人也！”开口便异。操曰：“吾手下有数十人，皆当世英雄，何谓无人？”高祖踞见郦生，生责之，高祖便起谢。今曹操不谢，宜正平之终恶也。衡曰：“愿闻。”操曰：“荀彧、荀攸、郭嘉、程昱，机深智远，虽萧何、陈平不及也。张辽、许褚、李典、乐进，勇不可当，虽岑彭、马武不及也。吕虔、满宠为从事，于禁、徐晃为先锋。夏侯惇天下奇才，曹子孝世间福将。安得无人？”曹操自夸其谋臣、战将，叙得参差有势。衡笑曰：“公言差矣！此等人物，吾尽识之：荀彧可使吊丧问病，荀攸可使看坟守墓；程昱可使关门闭户，郭嘉可使白词念赋；张辽可使击鼓鸣金，许褚可使牧牛放马；乐进可使取状读招，李典可使传书送檄；吕虔可使磨刀铸剑，满宠可使饮酒食糟；于禁可使负版筑墙，徐晃可使屠猪杀狗；夏侯惇称为‘完体将军’，曹子孝呼为‘要钱太守’。“完体”反言之也，“要钱”正言之也。然恐天下，不独一曹子孝矣。其余皆是衣架饭囊，酒桶肉袋耳！”骂得畅快。操怒曰：“汝有何能？”衡曰：“天文地理，无一不通；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晓。上可以致君为尧、舜，下可以配德于孔、颜。异人处只在此二句。岂与俗子共论乎！”祢衡自赞，亦如孔融之赞衡。时止有张辽在侧，掣剑欲斩之。操曰：“吾正少一鼓吏，早晚朝贺宴享，可令祢衡充此职。”衡欲使张辽击鼓呜金，操即以其鄙薄张辽者命衡也。衡不推辞，应声而去。玩世不恭，有诗人《简兮》之风。辽曰：“此人出言不逊，何不杀之？”操曰：“此人素有虚名，远近所闻。今日杀之，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。彼自以为能，故令为鼓吏以辱之。”奸雄作用故欲辱衡，谁知反为衡所辱也。

来日，操于省厅上大宴宾客，令鼓吏挝鼓。旧吏云：“挝鼓必换新衣。”衡穿旧衣而入。遂击鼓为《渔阳三挝》，音节殊妙，渊渊有金石声，于革木之器，能作金石之音，正所谓《激楚》、《阳阿》，掌伎所贪者也。祢正平《渔阳挝》与嵇叔夜《广陵散》并称绝调，惜于今不传。坐客听之，莫不慷慨流涕。左右喝曰：“何不更衣！”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，裸体而立，浑身尽露，孟嘉落帽以傲桓温，祢衡裸衣以辱曹操。奸雄而遇狂士，大有可观。坐客皆掩面。衡乃徐徐着裤，颜色不变。真是目中无人。操叱曰：“庙堂之上，何太无礼！”衡曰：“欺君罔上，乃谓无礼。明明道着老贼。吾露父母之形，以显清白之体耳！”既听“伐鼓渊渊”，又见“白鸟鹤鹤”。操曰：“汝为清白，谁为污浊？”衡曰：“汝不识贤愚，是眼浊也；不读诗书，是口浊也；不纳忠言，是耳浊也；不通古今，是身浊也；不容诸侯，是腹浊也；常怀篡逆，是心浊也。前既力诋其谋臣将士，今却指名独骂曹操。又骂之于伐鼓之后，可谓“鸣鼓而攻之”矣。○孔融荐祢衡一篇文字，十分光彩；祢衡骂曹操一篇言语，十分锋铓：可称双绝。吾乃天下名士，用为鼓吏，是犹阳货轻仲尼，臧仓毁孟子耳。索性骂个尽情畅绝。欲成王霸之业，而如此轻人耶？”

时孔融在坐，恐操杀衡，乃从容进曰：“祢衡罪同胥靡，不足发明王之梦。”用高宗梦傅说事。古使有罪者充役，谓之“胥靡”；傅说筑墙于傅岩之野，是代罪人役也。操指衡而言曰：“令汝往荆州为使。如刘表来降，便用汝作公卿。”衡不肯往。操教备马三匹，令二人扶挟而行，祢衡崛强之态可掬。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。荀彧曰：“如祢衡来，不可起身。”衡至，下马入见，众皆端坐。衡放声大哭。荀彧问曰：“何为而哭？”衡曰：“行于死柩之中，如何不哭！”鼓音之悲，正为此耳。众皆曰：“吾等是死尸，汝乃无头狂鬼耳！”衡曰：“吾乃汉朝之臣，不作曹瞒之党，安得无头？”祢衡以汉帝为头，不似彼众人以曹操为头也。众欲杀之。荀彧急止之曰：“量鼠雀之辈，何足污刀！”衡曰：“吾乃鼠雀，尚有人性，汝等只可谓之蜾虫。”然则其事曹操，不过如蚁中之王，蜂中之长耳。众恨而散。

衡至荆州见刘表毕，虽颂德，实讥讽，表不喜。表好名士而不喜祢衡，如叶公之好龙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。令去江夏见黄祖。或问表曰：“祢衡戏谑主公，何不杀之？”表曰：“祢衡数辱曹操，操不杀者，恐失人望；故令作使于我，欲借我手杀之，使我受害贤之名也。吾今遣去见黄祖，使曹操知我有识。”刘表使见黄祖，即曹操使见刘表之意，是操借刀于表，而表复乞诸其邻而与之耳。众皆称善。

时袁绍亦遣使至。表问众谋士曰：“袁本初又遣使来，曹孟德又差祢衡在此，当从何便？”从事中郎将韩嵩进曰：“今两雄相持，将军若欲有为，乘此破敌可也。如其不然，将择其善者而从之。今曹操善能用兵，贤俊多归，其势必先取袁绍，然后移兵向江东，恐将军不能御。莫若举荆州以附操，操必重待将军矣。”与贾诩劝张绣相同。表曰：“汝且去许都，观其动静，再作商议。”嵩曰：“君臣各有定分。嵩今事将军，虽赴汤蹈火，一唯所命。将军若能上顺天子，下从曹公，使嵩可也；如持疑未定，嵩到京师，天子赐嵩一官，则嵩为天子之臣，不复为将军死矣。”先说在前，后来不得罪之。表曰：“汝且先往观之。吾别有主意。”嵩辞表，到许都见操。操遂拜嵩为侍中，领零陵太守。果应韩嵩之言。荀彧曰：“韩嵩来观动静，未有微功，重加此职，祢衡又无音耗，丞相遣而不问，何也？”荀彧双问韩、祢二人。操曰：“祢衡辱吾太甚，故借刘表手杀之，何必再问？”曹操单答祢衡一人。遂遣韩嵩回荆州说刘表。嵩回见表，称颂朝廷盛德，劝表遣子入侍。表大怒曰：“汝怀二心耶？”欲斩之。嵩大叫曰：“将军负嵩，焉不负将军。”蒯良曰：“嵩未去之前，先有此言矣。”刘表遂赦之。

人报黄祖斩了祢衡。此事不用实叙，只在使者口中虚写，省笔。表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黄祖与祢衡共饮，皆醉。祖问衡曰：‘君在许都有何人物？’衡曰：‘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除此二人，别无人物。’祖曰：‘似我何如？’衡曰：‘汝似庙中之神，虽受祭祀，恨无灵验。’祖大怒曰：‘汝以我为土木偶人耶！’衡之视人，不是死尸，即是木偶，所以取祸。遂斩之。衡至死，骂不绝口。”此非黄祖杀之，而刘表杀之；亦非刘表杀之，而曹操杀之也。刘表闻衡死，亦嗟呀不已，令葬于鹦鹉洲边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黄祖才非长者俦，祢衡丧首此江头。今来鹦鹉洲边过，惟有无情碧水流。

却说曹操知祢衡受害，笑曰：“腐儒舌剑，反自杀矣！”不说自己杀，又不说别人杀他，反说他自杀，奸雄之极。因不见刘表来降，便欲兴兵问罪。荀彧谏曰：“袁绍未平，刘备未灭，而欲用兵江汉，是犹舍心腹而顾手足也。可先灭袁绍，后灭刘备，江汉可一扫而平矣。”操从之。以上按下荆州一边，以下再叙许都一边。

且说董承自刘玄德去后，日夜与王子服等商议，无计可施。建安五年元旦朝贺，见曹操骄横愈甚，感愤成疾。将叙元宵饮酒，先叙元旦染病。老泉诗曰：“佳节每从愁里过，壮士犹傍醉中来。”正与此合。帝知国舅染病，令随朝太医前去医治。此医乃洛阳人，姓吉，名太，字称平，人皆呼为吉平，当时名医也。平到董承府用药调治，旦夕不离，常见董承长吁短叹，不敢动问。但知其身病，不知其心病也。

时值元宵，吉平辞去，承留住，二人共饮。饮至更余，承觉困倦，就和衣而睡。前二十回中隐几而卧，乃是日里，今和衣而睡，乃是夜间。前因隔夜未眠，此因病后困倦。写得有情有景。忽报王子服等四人至，承出接入。服曰：“大事谐矣！”承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服曰：“刘表结连袁绍，起兵五十万，共分十路杀来。快畅之极。马腾结连韩遂，起西凉军七十二万，从北杀来。快畅之极。曹操尽起许昌兵马，分头迎敌，城中空虚。若聚五家僮仆，可得千余人。乘今夜府中大宴，庆赏元宵，将府围住，突入杀之，不可失此机会！”更快畅之极。承大喜，即唤家奴各人收拾兵器，自己披挂绰枪上马，疾至此有起色矣。约会都在内门前相会，同时进兵。夜至一鼓，众兵皆到。董承手提宝剑，徒步直入，见操设宴后堂，大叫：“操贼休走！”一剑剁去，随手而倒。一路看来，竟似真有此快事，何其天从人愿至于如此之易也？霎时觉来，乃南柯一梦，半晌欢喜，读至此句，不觉扫兴。口中犹骂“操贼”不止。吉平向前叫曰：“汝欲害曹公乎？”承惊惧不能答。楚庄王将有所谋，必屏人独寝，恐梦中漏言，正为此也。吉平曰：“国舅休慌。某虽医人，未尝忘汉。某连日见国舅嗟叹，不敢动问。恰才梦中之言，已见真情，幸勿相瞒。倘有用某之处，虽灭九族，亦无后悔！”满朝文武，不及此一医生多矣。承掩面而哭曰：“只恐汝非真心。”平遂咬下一指为誓。献帝刺指写诏，吉平咬指为誓，二指正复应。

承乃取出衣带诏，令平视之，且曰：“今之谋望不成者，乃刘玄德、马腾各自去了，无计可施，因此感而成疾。”至此方说出真正病源。平曰：“不消诸公用心。操贼性命，只在某手中。”今日医生之手，皆如此之可畏。承问其故。平曰：“操贼常患头风，痛入骨髓，才一举发，便召某医治。如早晚有召，只用一服毒药，必然死矣。何必举刀兵乎？”一贴药胜是百万兵。承曰：“若得如此，救汉朝社稷者，皆赖君也！”方是真正良医，不但医董承身病，并医董承心病；不但医承心病，且医献帝心病矣。时吉平辞归，承心中暗喜，步入后堂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，在暗处私语，承大怒，唤左右捉下，欲杀之。夫人劝免其死，夫人大是误事。各人杖脊四十，将庆童锁于冷房。庆童怀恨，夤夜将铁锁扭断，跳墙而出，径入曹操府中，告有机密事。前十回中马宇为家僮所首，此处董承亦同为家僮所首。前略后详，事虽同而文各异。操唤入密室问之。庆童云：“王子服、吴子兰、种辑、吴硕、马腾五人，只说得五人，妙。在家主府中商议机密，必然是谋丞相。家主将出白绢一段，不知写道甚的。近日吉平咬指为誓，我也曾见。”秦庆童口中，妙在说得不明不白。但见白绢，不见血诏；但知写字咬指，不知所议谓何。正如断碑之文，不甚可读，而以意度之，自能猜测而得也。曹操藏匿庆童于府中，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，也不追寻。

次日，曹操诈患头风，召吉平用药。平自思曰：“此贼合休！”暗藏毒药入府。操之意是假病，平之医亦是假医。操卧于床上，令平下药。平曰：“此病可一服即愈。”自然不消第二服。教取药罐，当面煎之。药已半干，平已暗下毒药，亲自送上。操知有毒，故意迟延不服。平曰：“乘热服之，少汗即愈。”水二钟，姜三片，滓不再煎。操起曰：“汝既读儒书，必知礼义。君有疾饮药，臣先尝之；父有疾饮药，子先尝之。汝为我心腹之人，何不先尝而后进？”先尝则不能进矣。平曰：“药以治病，何用人尝？”平知事已泄，纵步向前，扯住操耳而灌之。操推药泼地，砖皆迸裂。操未及言，左右已将吉平执下。事虽未成，而吉平之勇过于鱄诸矣。操曰：“吾岂有疾，特试汝耳！汝果有害我之心！”遂唤二十个精壮狱卒，执平至后园拷问。此是一拷吉平。操坐于亭上，将平缚倒于地。吉平面不改容，略无惧怯。想其怀药入府时，已置死生于度外。操笑曰：“量汝是个医人，安敢下毒害我？必有人唆使你来。你说出那人，我便饶你。”平叱之曰：“汝乃欺君罔上之贼，天下皆欲杀汝，岂独我乎！”绝似施全对秦桧语。操再三磨问，平怒曰：“我自欲杀汝，安有人使我来？先说人皆欲杀，不独是我；又说我自欲杀，更不关人。若论有人指使，则天下人皆使我来；若论无人指使，则更无一人使我来也。今事不成，惟死而已！”操怒，教狱卒痛打。打到两个时辰，皮开肉裂，血流满阶。操恐打死无可对证，令狱卒揪去静处，权且将息。恶极。

传令次日设宴，请众大臣饮酒。惟董承托病不来。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，只得俱至。一人因恐而不来，数人因恐而皆至。操于后堂设席。酒行数巡，曰：“筵中无可为乐，我有一人，可为众官醒酒。吉平善用表汗汤，今操用他为醒酒汤。教二十个狱卒，与吾牵来！”须臾，只见一长枷钉着吉平，拖至阶下。此是二拷吉平。操曰：“众官不知，此人连结恶党，欲反背朝廷，谋害曹某。今日天败，请听口词。”操教先打一顿，昏绝于地，以水喷面。吉平苏醒，吉平被水喷醒，众官却被曹操吓醒。睁目切齿而骂曰：“操贼！不杀我，更待何时！”操曰：“同谋者先有六人。与汝共七人耶？”足七人之数者，刘玄德也。若添一吉平，则八人矣。乃白绢状上本无吉平，而庆童口中却无玄德，猜测得妙。平只是大骂。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觑，如坐针毡。曹操意中八人，认作七人；曹操座上六人，尚欠二人。参差不齐，错落有致。操教一面打，一面喷，平并无求饶之意。硬汉。操见不招，且教牵去。还不许他死，恶极。

众官席散，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。四人魂不附体，只得留待。操曰：“本不相留，争奈有事相问。汝四人，不知与董承商议何事？”子服曰：“并未商议甚事。”操曰：“白绢中写着何事？”子服等皆隐讳。操教唤出庆童对证。子服曰：“汝于何处见来？”庆童曰：“你回避了众人，六人在一处画字，如何赖得？”庆童只见得六人。子服曰：“此贼与国舅侍妾通奸，被责诬主，不可听也。”操曰：“吉平下毒，非董承所使而谁？”子服等皆言不知。操曰：“今晚自首，尚犹可恕。若待事发，其实难容！”子服等皆言：“并无此事！”操叱左右，将四人拿住监禁。

次日，带领众人径投董承家探病，前吉平至曹操府中看病，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，都是不怀好意。承只得出迎。操曰：“缘何夜来不赴宴？”承曰：“微疾未痊，不敢轻出。”操曰：“此是忧国家病耳。”曹操赚吉平是假病，董承患曹操是真病。承愕然。操曰：“国舅知吉平事乎？”承曰：“不知。”操冷笑曰：“国舅如何不知？”唤左右：“牵来与国舅起病。”意欲以吉平三拷当枚生《七发》。○前日醒酒，得以吉平为汤；今日起病，是又以吉平为酒矣。承举措无地。须臾，二十狱卒推吉平至阶下。此为三拷吉平。吉平大骂：“曹操逆贼！”见曹操便骂，硬汉。操指谓承曰：“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，吾已拏下廷尉。尚有一人，未曾捉获。”曹操只道一人，不知尚有三人。因问平曰：“谁使汝来药我？可速招出！”平曰：“天使我来杀逆贼！”妙。人心所存，即天理也。操怒教打，身上无容刑之处。承在座观之，心如刀割。操又问平曰：“你原有十指，今如何只有九指？”平曰：“嚼以为誓，誓杀国贼！”绝不抵赖，硬汉。操教取刀来，就阶下截去其九指，今之庸医以十指杀人者，亦当以此法杀之。曰：“一发截了，教你为誓！”平曰：“尚有口可以吞贼，有舌可以骂贼！”“为张睢阳齿，为颜常山舌。”操令割其舌。平曰：“且勿动手。吾今熬刑不过，只得供招，不知者读至此，必以为将供出董承矣。可释吾缚。”意在此句耳。操曰：“释之何碍？”遂命解其缚。平起身，望阙拜曰：“臣不能为国家除贼，乃天数也！”拜毕，撞阶而死。立誓以杀曹操，是其忠也；至死不招董承，是其义也。被祸最惨，性骨最烈，不意医生中乃有此人。操令分其肢体号令。时建安五年正月也。史官有诗曰：

汉朝无起色，医国有称平。立誓除奸党，捐躯报圣明。极刑词愈烈，惨死气如生。十指淋漓处，千秋仰异名。

操见吉平已死，教左右牵过秦庆童至面前。操曰：“国舅认得此人否？”承大怒曰：“逃奴在此，即当诛之！”操曰：“他首告谋反，今来对证，谁敢诛之？”承曰：“丞相何故听逃奴一面之说？”操曰：“王子服等吾已擒下，皆招证明白，汝尚抵赖乎？”即唤左右拿下，命从人直入董承卧房内，搜出衣带诏并义状。操看了，笑曰：“鼠辈安敢如此！”曹操一向只知有义状，今日方知有血诏；一向只知有六人，今日方知有七人矣。遂命：“将董承全家良贱尽皆监禁，休教走脱一个。”操回府，以诏状示众谋士商议，要废献帝，更立新君。曹操此时，意欲为董卓所为矣。正是：

数行丹诏成虚望，一纸盟书惹祸殃。

未知献帝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

尝咏唐人吊马嵬诗曰：“可怜四纪为天子，不及卢家有莫愁。”其言可谓悲矣。然杨妃之死，死于其兄之误国；董妃之死，死于其兄之爱君。夫以兄之罪而杀杨妃，今人犹为之惋惜；况以兄之忠而杀董妃，能不为之悼叹乎哉！吾以为董妃之冤，冤于太真；则献帝之痛，更痛于玄宗矣。

以天子之尊，而束缚于权臣，不得已耳；以方伯之重，而牵制于小儿，亦不得已耶？衣带诏之事既闻，董贵妃之事甚惨，正忠臣肝脑涂地之秋、义士发愤立功之日；而乃迁延岁月，坐失机会。天子不能保其嫔妃，诸侯且欲恋其家室。己之幼子有疾，犹然系怀；君之孕嗣遭殃，不为动念：以四世三公代食汉禄者，反不如一医生之尽节，良可叹也！

读徐文长《四声猿》，有祢衡骂曹操一篇文字，将祢衡死后之事，补骂一番，殊为痛快。今恨不将陈琳檄后之事，再教陈琳补骂一番也。虽然，惟无瑕者可以戮人。袁绍不奉天子之命，而袭取冀州，欺韩馥，又卖公孙瓒，其罪一；傕、泛之乱，不闻勤王，其罪二；袁术僭号而不能讨，及术归帝号而又欲近之，其罪三。为绍计者，恐我尽言以责操，而操亦尽言以责我，故一骂之后，不复更骂耳。昔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行权力而假仁义。聂北之救，坐视邢亡；楚丘之封，直待卫灭。又兄弟姊妹之间多惭德焉。是以其责楚也，不责其僭称王号，吞并诸姬，而但问以包茅不质、昭王不复。舍其大而责其小，舍其近而责其远，其同此意也夫？

田丰首欲缓战，今欲急战；前则无隙可伺，今则有虚可乘：审时劫而为谋，惜袁绍之不能用耳。然吾怪郭图、审配独无一言，何也？盖二人与田丰不和。故前者丰不欲战，二人以宜战之说争之；今者丰既欲战，二人更不以宜战之说助之：但从自己门户起见，不从国家大事起见，古来朋党之害，往往坐此。唐有牛、李之互持，宋有朔、洛、蜀之角立，朝廷且受其患，况袁绍一隅之主乎？

为天下者不顾家。玄德前败于吕布，遂弃妻小而不顾；今败于曹操，又弃妻小而不顾。与高祖委吕后于项羽，正复相同。彼袁绍室家情重，恋恋小儿，岂得为成大事之人！

袁绍与玄德三番相见：第一次在虎牢，第二次在盘河，第三次在冀州。玄德于袁绍三番求救：第一次郑玄作柬，第二次自己致书，第三次单骑亲往。绍则前倨而后恭，备亦昔疏而今密，非绍之贤而纳备，乃备之急而投绍耳。前乎此者，依托吕布，又依托曹操；后乎此者，依托刘表，又依托孙权。茕茕一身，常为客子，然则备之为君，殆在《旅》之六五云。

操之敌绍，能以寡胜众；备之敌操，不能以寡胜众。是备之用兵，不如操矣。然为将之道，在能用兵；为君之道，不在能用兵，而在能用用兵之人。备之所以败者，以此时未遇诸葛亮耳。未遇诸葛，虽关、张之勇无所用之；既遇诸葛，虽曹操之智不能当之。而诸葛不为操所得，独为备所得，善乎唐太宗之论操曰：“一将之智有余，万乘之才不足。”韩信善将兵，一将之智也；高祖不善将兵，而善将将，万乘之才也。岂非操之用兵则胜于备，而用人则逊于备欤？

却说曹操见了衣带诏，与众谋士商议，欲废却献帝，更择有德者立之。程昱谏曰：“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，号令天下者，以奉汉家名号故也。今诸侯未平，遽行废立之事，必起兵端矣。”操乃止。操贼几为董卓所为，而卒未为者，以自己曾讨董卓故也。只将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，押送各门处斩。死者共七百余人。城中官民见者，无不下泪。不特当日见者下泪，即今日读者亦为酸鼻。后人有诗叹董承曰：

密诏传衣带，天言出禁门。当年曾救驾，此日更承恩。忧国成心疾，除奸入梦魂。忠贞千古在，成败复谁论。

又有叹王子服等四人诗曰：

书名尺素矢忠谋，慷慨思将君父酬。赤胆可怜捐百口，丹心自是足千秋。

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，怒气未消，遂带剑入宫，来弒董贵妃。咄咄怪事。贵妃乃董承之妹，帝幸之，已怀孕五月。补叙贵妃一笔。当日帝在后宫，正与伏皇后私论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耗。点缀，好。忽见曹操带剑入宫，面有怒容，帝大惊失色。宰相面有怒容，而天子大惊失色，岂不奇绝。操曰：“董承谋反，陛下知否？”帝曰：“董卓已诛矣。”操言董承，而帝故意误言董卓，盖操乃今日之董卓也。帝意不在卓，殆暗指操耳。帝亦善于词令。操大声曰：“不是董卓！是董承！”帝战栗曰：“朕实不知。”尝读《左传．周郑交质》篇“王曰无之”句，为之一叹；今献帝“朕实不知”四字，正复相似。○此时宰相俨如问官，天子竟似罪人矣。操曰：“忘了破指修诏耶？”帝不能答。手迹既真，口词难赖。操叱武士擒董妃至。帝告曰：“董妃有五月身孕，望丞相见怜！”帝因孕而欲求免其身。操曰：“若非天败，吾已被害。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！”伏后告曰：“贬于冷宫，待分娩了，杀之未迟。”后度不能免其身，但求全其孕。○宰相作色，帝后哀求，皆绝奇之事。操曰：“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？”天子之嗣，乃曰“逆种”，是何言欤！董妃泣告曰：“乞全尸而死，勿令彰露。”妃度身、孕俱不能免，但泣求全尸矣。可怜可恨，令我不忍注目。操令取白练至面前。因乃兄列名于白绢，遂使其妹毕命于白练。帝泣谓妃曰：“卿于九泉之下，勿怨朕躬！”何言之痛也，读者能不鼻酸而发指否？言讫，泪下如雨。伏后亦大哭。操怒曰：“犹作儿女态耶！”叱武士牵出，勒死于宫门之外。巍巍至尊，不能庇一女子，真天翻地覆时也。后人有诗叹董妃曰：

春殿承恩亦枉然，伤哉龙种并时捐。堂堂帝主难相救，掩面徒看泪涌泉。

操谕监宫官曰：“今后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吾旨，辄入宫门者，斩，守御不严，与同罪。”为后文伏完事露伏笔。又拨心腹人三千充御林军，令曹洪统领，以为防察。献帝此时如坐牢狱中。

操谓程昱曰：“今董承等虽诛，尚有马腾、刘备亦在此数，不可不除。”昱曰：“马腾屯军西凉，未可轻取，但当以书慰劳，勿使生疑，诱入京师图之可也。为后诱出马腾伏笔。刘备现在徐州，分布掎角之势，亦不可轻敌。以上将马、刘二人并说。况今袁绍屯兵官渡，常有图许都之心。若我一旦东征，刘备势必求救于绍。绍乘虚来袭，何以当之？”放下马腾，专策刘备；又因刘备，转策袁绍。操曰：“非也。备乃人杰也，今若不击，待其羽翼既成，急难图矣。袁绍虽强，事多怀疑不决，何足忧乎！”操以玄德为英雄，不以本初为英雄，正与青梅煮酒时谈论相合。正议间，郭嘉自外而入。操问曰：“吾欲东征刘备，奈有袁绍之忧，如何？”嘉曰：“绍性迟而多疑，其谋士各相妒忌，比操语又添出谋士一句。不足忧也。刘备新整军兵，众心未服，二语为后张、关部卒降曹，降卒诈投关公袭取下邳等事伏笔。丞相引兵东征，一战可定矣。”操大喜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起二十万大军，分兵五路下徐州。下徐州五路分兵，攻小沛八面遣将。此五路只虚写，后八面却实写，俱妙。

细作探知，报入徐州。孙乾先往下邳报知关公，随至小沛报知玄德。玄德与孙乾计议曰：“此必求救于袁绍，方可解危。”于是玄德修书一封，此时玄德竟亲自写书，不必更烦郑康成矣。遣孙乾至河北。乾乃先见田丰，具言其事，求其引进。前托郑玄致书，今又托田丰引进，不啻先之以子贡、申之以冉有也。丰即引孙乾入见绍，呈上书信。只见绍形容憔悴，衣冠不整。却又作怪。丰曰：“今日主公何故如此？”绍曰：“我将死矣！”令人不解。丰曰：“主公何出此言？”绍曰：“吾生五子，惟最幼者极快吾意。妇人爱少子，丈夫亦如是耶？今患疥疮，命已垂绝。绍所患者，不过小儿之病；小儿所患者，又不过疥癣之疾。可发一笑。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？”可笑。丰曰：“今曹操东征刘玄德，许昌空虚。若以义兵乘虚而入，上可以保天子，下可以救万民。此不易得之机会也，惟明公裁之。”丰前欲缓战，今欲急战，此量时度势之言，与沮授一味言战者不同。绍曰：“吾亦知此最好，奈我心中恍惚，恐有不利。”丰曰：“何恍惚之有？”绍曰：“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异，倘有疏虞，吾命休矣。”遂决意不肯发兵，曹昂死，而曹操只言哭典韦；袁熙病，而袁绍不肯救刘备。袁、曹优劣，又见如此。况前郑玄致书之时，董承未死，血诏未泄；今此事已露，玄德书中必详言之。乃绍见书而不一发愤，可谓无气。乃谓孙乾曰：“汝回见玄德，可言其故。倘有不如意，可来相投，吾自有相助之处。”为后刘备投袁绍伏笔。田丰以杖击地曰：“遭此难遇之时，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，大事去矣！可痛惜哉！”跌足长叹而出。真正可惜。○玄德求救于绍，不出程昱所料。袁绍不肯发兵，不出郭嘉所料。

孙乾见绍不肯发兵，只得星夜回小沛见玄德，具说此事。玄德大惊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！”张飞曰：“兄长勿忧。曹兵远来，必然困乏，乘其初至，先去劫寨，可破曹操。”此计亦可，但瞒不过曹操耳。玄德曰：“素以汝为一勇夫耳，前者捉刘岱时，颇能用计，又将前事一提。今献此策，亦中兵法。”乃从其言，分兵劫寨。

且说曹操引军往小沛来。正行间，狂风骤至，忽听一声响亮，将一面牙旗吹折。孙坚之死，有风报应；曹操之胜，亦有风报应。操便令军兵且住，聚众谋士问吉凶。荀彧曰：“风从何方来？吹折甚颜色旗？”操曰：“风自东南方来，吹折角上牙旗，单旗曰角，双旗曰门。旗乃青红二色。”董承之死，祇因红诏一纸，白绢一幅；刘备之败，却因青红牙旗一面。彧曰：“不主别事，今夜刘备必来劫寨。”张飞之计，早被荀文若占出。操点头。忽毛玠入见，曰：“方才东南风起，吹折青红牙旗一面。主公以为主何吉凶？”操曰：“公意若何？”毛玠曰：“愚意以为今夜必主有人来劫寨。”谋士所见皆同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吁嗟帝冑势孤穷，全仗分兵劫寨功。争奈牙旗折有兆，老天何故纵奸雄？

操曰：“天报应我，当即防之。”遂分兵九队，只留一队向前虚扎营寨，余众八面埋伏。九里山前，十面埋伏；小沛城外，八面埋伏。是夜月色微明，既写风，又写月，忙中偏有此闲笔。玄德在左，张飞在右，分兵两队进发，只留孙乾守小沛。

且说张飞自以为得计，领轻骑在前突入操寨，但见零零落落无多人马，四边火光大起，喊声齐举，飞知中计，急出寨外。正东张辽、正西许褚、正南于禁、正北李典、东南徐晃、西南乐进，东北夏侯惇、西北夏侯渊八处军马杀来。曹操分拨八面之将，前不叙明，至此方点出。张飞左冲右突，前遮后当。所领军兵，原是曹操手下旧军，见事势已急，尽皆投降去了。正是朱灵、路昭及车冑所领之兵也。飞正杀间，逢着徐晃，大杀一阵，后面乐进赶到。飞杀条血路，突围而走，只有数十骑跟定。欲还小沛，去路已断；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恐曹军截住。寻思无路，只得望芒砀山而去。按下张飞，下文单叙玄德。

却说玄德引军劫寨，将近寨门，忽然喊声大震，后面冲出一军，先截去了一半人马。夏侯惇又到，玄德突围而走，夏侯渊又从后追来。玄德回顾，止有三十余骑跟随，急欲奔还小沛，叙张飞处既详，叙玄德处不得不略；然非略也，其详已在张飞劫寨中矣。早望见小沛城中火起，顺笔虚写，便算实叙，妙。只得弃了小沛。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见曹军漫山塞野，截住去路。亦虚写一句。玄德自思无路可归，想：“袁绍有言：‘倘不如意，可来相投’，今不若暂往依栖，别作良图。”还记盘河相遇时否？正是“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”也。遂望青州路而走，正逢李典拦住。玄德匹马落荒望北而逃，李典掳将从骑去了。李典在正北，夏侯惇在东北，夏侯渊在西北。玄德望北而逃，正当与此三路军相遇：一笔不乱。

且说玄德匹马投青州，日行三百里，奔至青州城下叫门。门吏问了姓名，来报刺史，刺史乃袁绍长子袁谭。谭素敬玄德，闻知匹马到来，即便开门出迎，袁谭较胜乃翁，而乃翁反爱其少子，何也？接入公廨，细问其故。玄德备言兵败相投之意。谭乃留玄德于馆驿中住下，发书报父袁绍，一面差本州人马，护送玄德至平原界口。袁绍亲自引众，出邺郡三十里迎接玄德。回想虎牢关时，真前倨而后恭也。玄德拜谢，绍忙答礼曰：“昨为小儿抱病，有失救援，于心怏怏不安。今幸得相见，大慰平生渴想之思。”繁礼多仪，虚文无当。玄德曰：“孤穷刘备，玄德此时正剩一身，自称“孤穷刘备”，真不诬也。久欲投于门下，奈机缘未遇。今为曹操所攻，妻子俱陷，天子不能保其一贵妃，董承等不能保其七百余口，玄德又安能保其二夫人乎？想将军容纳四方之士，故不避羞惭，径来相投。望乞收录。誓当图报。”绍大喜，相待甚厚，同居冀州。按下玄德，下文单叙云长。

且说曹操当夜取了小沛，随即进兵攻徐州。糜竺、简雍守把不住，只得弃城而走。陈登献了徐州。曹操大军入城。安民已毕，随唤众谋士议取下邳。荀彧曰：“云长保护玄德妻小，死守此城。若不速取，恐为袁绍所窃。”彧已知备之必竟投绍矣。操曰：“吾素爱云长武艺人材，欲得之以为己用，不若令人说之使降。”欲说降关公，亦大难事。郭嘉曰：“云长义气深重，必不肯降；曹操但知其武艺人材，郭嘉独知其义气。若使人说之，恐被其害。”帐下一人出曰：“某与关公有一面之交，愿往说之。”众视之，乃张辽也。回想白门楼相救之事，已隔数回，此处忽然照应。程昱曰：“文远虽与云长有旧，吾观此人，非可以言词说也。某有一计，使此人进退无路；然后用文远说之，彼必归丞相矣。”正是：

整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鳌鱼。

未知其计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

云长本来事汉，何云“降汉”？“降汉”云者，特为“不降曹”三字下一脚注耳。曹操借一“汉”字笼络天下，云长即提一“汉”字压倒曹操。如张绣、张鲁、韩遂等辈，名为降汉，而实则降曹者也。吕布、袁术等辈，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。华歆、王朗、郭嘉、程昱、张辽、许褚等辈，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。荀彧、荀攸，误以为汉即是曹、曹即是汉，而不知汉必非曹、曹必非汉者也。汉是汉，曹是曹，将两下划然分开，较然明白，是云长十分学问，十分见识。非熟读《春秋》，不能到此。

关公三事之约，先有张辽三罪之说以引起之。张辽三罪，第一是负皇叔，第二是陷二嫂，第三是不能匡扶汉室。关公三事，首言归汉，次言保嫂，末言寻兄；第一辨君臣之分，第二言男女之别，第三明兄弟之义。以张辽所云第三者为第一，以张辽所云第一者为第三，而曹操听之不以第一事为难，独以第三事为难，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。操曰“汉即吾也”，此特奸雄欺人之语。而关公以皇叔为汉，不以曹操为汉，即云“归汉不归曹”，是到底归刘不归操耳。

刘备与董承同谋，俨然列七人之数。而曹操于董贵妃则杀之，于五家七百口则杀之，独至甘、糜二夫人不惟不杀，又加礼焉，何也？曰：此非爱玄德而独能忘其仇，乃爱关公而以此结其心也。故凡操之不杀甘、糜者，为关公也。使关公而死于土山之围，则甘、糜二夫人，其不同于董贵妃与五家七百口者几希矣。

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，操欲乱其上下内外之礼，设心亦甚恶矣。忌玄德，仇玄德，故欲以此辱玄德；爱关公，敬关公，而又欲以此试关公。奸雄之奸，真是如鬼如蜮。

关公受袍则内之，受马则拜之，一举一动，处处不忘兄长，何其恩义之笃耶！“乐莫乐于新相知”，凡今之人，喜新而弃旧者多矣。读“我行其野”之篇，讽“习习谷风”之什，令人叹想云长之不置也。

玄德既在袁绍处，则袁之将即刘之将也。关公而杀袁之将，是即杀刘之将也。使绍因颜良之死而杀玄德，与关公杀之何异？然此不得为关公咎也。绍之纳备，虽有“倘不如意，当来相投”之语，而第一次致书，发兵而不战；第二次致书，并兵亦不发。关公此时，安知备之必投绍、绍之必纳备乎？曹操军中细作料已深知，而奸如曹操，又何难蒙蔽关公之耳目，而不使之知乎？关公曰：“我当立功报曹而后去。”则其杀袁将者，正谓归刘地耳。曹操知之，欲借此以绝其归刘之路；关公不知，欲借此以遂其归刘之心：故曰不得为关公咎也。

曹操厚待云长，袁绍亦厚待玄德。然曹操则始终不渝，袁绍则忽而加礼，忽而欲杀，主张不定。袁、曹优劣，又见于此。

却说程昱献计曰：“云长有万人之敌，非智谋不能取之。今可即差刘备手下投降之兵，入下邳见关公，只说是逃回的，伏于城中为内应。却引关公出战，诈败佯输，诱入他处，以精兵截其归路。然后说之可也。”此计亦甚善。操听其谋，即令徐州降兵数十，径投下邳来降关公。关公以为旧兵，留而不疑。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。次日，夏侯惇为先锋，领兵五千来搦战。关公不出，惇即使人于城下辱骂。非骂不足以激公。关公大怒，引三千人马出城，与夏侯惇交战。约战十余合，惇拨回马走。关公赶来，惇且战且走。关公约赶二十里，恐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公亦见及此，但恨尚迟耳。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左有徐晃，右有许褚，两队军截住去路。关公夺路而走，两边伏兵排下硬弩百张，箭如飞蝗，关公不得过。勒兵再回，徐晃、许褚接住交战。关公奋力杀退二人，引军欲回下邳，夏侯惇又截住厮杀。公战至日晚，无路可归，只得到一座土山，引兵屯于山头，权且少歇。曹兵团团将土山围住。此时甘、糜二嫂夫陷城中矣。○前张飞失陷二嫂于徐州，今关公亦失陷二嫂于下邳。一是夜间，一是日里；一是醉后，一是醒时。关公于土山遥望下邳，城中火光冲天，却是那诈降兵卒偷开城门，曹操自提大军杀入城中，只教举火以惑关公之心。不从曹操一边特叙起，却从关公一边带叙出，好。关公见下邳火起，心中惊惶，不特为失下邳着急，更为陷二嫂着急。连夜几番冲下山来，皆被乱箭射回。

捱到天晓，再欲整顿下山冲突，忽见一人跑马上山来，视之，乃张辽也。关公迎谓曰：“文远欲来相敌耶？”以己度人，各为其主。是关公语。辽曰：“非也。想故人旧日之情，特来相见。”遂弃刀下马，与关公叙礼毕，坐于山顶。公曰：“文远莫非说关某乎？”不是敌，便是说。关公此时语气，落落难合。辽曰：“不然。昔日蒙兄救弟，今日弟安得不救兄？”又将白门楼事一提。公曰：“然则文远将欲助我乎？”既非敌，又非说，则是助矣。以己度人，朋友情重。又确是关公语。辽曰：“亦非也。”公曰：“既不助我，来此何干？”语气又落落难合。辽曰：“玄德不知存亡，翼德未知生死。昨夜曹公已破下邳，军民尽无伤害，差人护卫玄德家眷，不许惊扰。先言二嫂无恙，以安其心。如此相待，弟特来报兄。”二句又含吐得妙。关公怒曰：“此言特说我也！不是敌，不是助，竟是说矣。吾今虽处绝地，视死如归。汝当速去，吾即下山迎战。”凛凛数语，至今读之，须眉如戟。张辽大笑曰：“兄此言，岂不为天下笑乎？”公曰：“吾仗忠义而死，安得为天下笑？”辽曰：“兄今即死，其罪有三。”凡说英雄人，誉之不动，责之则动；甘言卑词，不若严气正色。此极得说关公法。公曰：“汝且说我那三罪？”辽曰：“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使君方败，而兄即战死，倘使君复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复得，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一也。是玄德若死，关公不得独生；玄德若生，关公安得独死。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，兄今战死，二夫人无所依赖，负却使君依托之重。其罪二也。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，是公有憾于死；傥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，则公益有憾于死。兄武艺超群，兼通经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，徒欲赴汤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为义？其罪三也。关公心存汉室，辽即以汉室二字动之。○关公以死为义，乃张辽偏说不是义，妙。兄有此三罪，弟不得不告。”

公沉吟曰：“汝说我有三罪，欲我如何？”辽曰：“今四面皆曹公之兵，兄若不降，则必死﹔徒死无益，不若且降曹公，却打听刘使君音信，如知何处，即往投之。此二句方刺入关公耳中。一者可以保二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园之约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。有此三便，兄宜详之。”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二为第一，以三罪中第一为第二，错综得妙。古人本无印板说话，今人奈何有印板文字也？公曰：“兄言三便，吾有三约。若丞相能从，我即当卸甲﹔如其不允，吾宁受三罪而死。”辽因三罪说出三便，公又因三便说出三约。辽曰：“丞相宽洪大量，何所不容。愿闻三事。”公曰：“一者，吾与皇叔设誓，共扶汉室，吾今只降汉帝，不降曹操。辨君臣之分。二者，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，一应上下人等，皆不许到门。严男女之别。三者，但知刘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万里，便当辞去。明兄弟之义。三者缺一，断不肯降。望文远急急回报。”张辽应诺，遂上马。回见曹操，先说降汉不降曹之事。操笑曰：“吾为汉相，汉即吾也。曹操欺天下，而天下受其欺，正为此语。此可从之。”第一件似难却易。辽又言：“二夫人欲请皇叔俸给，并上下人等不许到门。”操曰：“吾于皇叔俸内，更加倍与之。至于严禁内外，乃是家法，又何疑焉！”第二件直是不难。辽又曰：“但知玄德信息，虽远必往。”操摇首曰：“然则吾养云长何用？此事却难从。”操之所难，正在第三件。辽曰：“岂不闻豫让‘众人’‘国士’之论乎？刘玄德待云长，不过恩厚耳。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，何忧云长之不服也？”为后文赠袍、赠金、赠马诸事张本。操曰：“文远之言甚当，吾愿从此三事。”

张辽再往山上，回报关公。关公曰：“虽然如此，暂请丞相退军，容我入城见二嫂告知其事，然后投降。”我以三事之后，又请一事。张辽再回，以此言报曹操。操即传令退军三十里。奸雄可爱。荀彧曰：“不可，恐有诈。”操曰：“云长义士，必不失信。”曹操生平以诈待人，独于关公则信之。遂引军退。关公引兵入下邳，见人民安妥不动，应前张辽所云“军民尽无伤害”。竟到府中来见二嫂。甘、糜二夫人听得关公到来，急出迎之。公拜于阶下曰：“使二嫂受惊，某之罪也。”二夫人曰：“皇叔今在何处？”公曰：“不知去向。”二夫人曰：“二叔今将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关某出城死战，被困土山，张辽劝我投降，我以三事相约。曹操已皆允从，故特退兵放我入城。我不曾得嫂嫂主意，未敢擅便。”事嫂如事兄，禀命于嫂，如禀命于兄也。二夫人问：“那三事？”关公将上项三事备述一遍。甘夫人曰：“昨日曹军入城，我等皆以为必死，谁想毫发不动，一军不敢入门。应前张辽所云“不许惊扰”。叔叔既已领诺，何必问我二人？只恐日后曹操不容叔叔去寻皇叔。”曹操难在第三事，二夫人亦疑操之难于第三事。公曰：“嫂嫂放心，关某自有主张。”为后文五关斩将伏笔。二夫人曰：“叔叔自家裁处，凡事不必问俺女流。”女流偏要插口，只此二语，可为女流之箴。

关公辞退，遂引数十骑来见曹操。操自出辕门相接。关公下马入拜，操慌忙答礼。关公曰：“败兵之将，深荷不杀之恩。”操曰：“素慕云长忠义，今日幸得相见，足慰平生之望。”与袁绍接玄德之语相似。然绍繁礼虚文，操深心厚貌，各自不同。关公曰：“文远代禀三事，蒙丞相应允，谅不食言。”再而决一句，妙。操曰：“吾言既出，安敢失信？”关公曰：“关某若知皇叔所在，虽陷水火、必往从之。独将第三事再申明一遍。此时恐不及拜辞，伏乞见原。”为后文不辞而去伏笔。操曰：“玄德若在，必从公去；但恐乱军中亡矣。公且宽心，尚容缉听。”缓语，亦妙。关公拜谢。操设宴相待。次日班师还许昌。关公收拾车仗，请二嫂上车，亲自护车而行。于路安歇馆驿，操欲乱其君臣之礼，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。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，自夜达旦，毫无倦色。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试之，而公男女之辨凛然不乱。操见公如此，愈加敬服。既到许昌，操拨一府与关公居住。关公分一宅为两院，内门拨老军十人把守，关公自居外宅。操引关公朝见献帝。帝命为偏将军，公谢恩归宅。操次日设大宴，会众谋臣武士，以客礼待关公，延之上座。礼貌不足以结之。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。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。金帛不足以动之。○为后封金伏笔。关公自到许昌，操待之甚厚：小宴三日，大宴五日。又送美女十人，使侍关公，关公尽送入内门，令伏侍二嫂。好色不足以眩之。却又三日一次，于内门外躬身施礼，动问：“二嫂安否？”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，曰“叔叔自便。”关公方敢退回。今天下有如此悌弟否？操闻之，又叹服关公不已。

一日，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，即度其身品，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。关公受之，穿于衣底，上仍用旧袍罩之。“衣锦尚絅”非恶其文之着，恶其旧之没也。操笑曰：“云长何如此之俭乎？”公曰：“某非俭也。旧袍乃刘皇叔所赐，某穿之如见兄，而不敢以丞相之新赐，而忘兄长之旧赐，故穿于上。”至性至情，读至此令人泪下。操叹曰：“真义士也！”然口虽称羡，心实不悦。一日，关公在府，忽报：“内院二夫人哭倒于地，不知为何，请将军速入。”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，问：“二嫂为何悲泣？”甘夫人曰：“我夜梦皇叔身陷于土坑之内，觉来与糜夫人论之，想在九泉之下矣，是以相哭。”董承有梦，甘夫人亦有梦；董之梦似吉反凶，甘之梦似凶反吉。梦长梦短，各自成趣。关公曰：“梦寐之事，不可凭信。此是嫂嫂想念之故。请勿忧愁。”

正说间，适曹操命使来请关公赴宴。公辞二嫂，往见操。操见公有泪容，前不叙关公下泪，此于曹操眼中补出。○关公之泪亦自难落。问其故。公曰：“二嫂思兄痛哭，不由某心不悲。”操笑而宽解之，频以酒相劝。公醉，自绰其髯而言曰：“生不能报国家，而背其兄，徒为人也！”酒后心热，乘醉绰髯，写关公如画。操问曰：“云长髯有数乎？”不慰其言中之意，而但问其手中之髯，极力把闲语漾开去，最得为人解闷之法。公曰：“约数百根。每秋月约退三五根。冬月多以皂纱囊裹之，恐其断也。”陆士龙自爱其须，惟公亦然。操以纱锦作囊，与关公护髯。媚其人，并媚其髯，媚人当如是矣。次日早朝见帝，帝见关公一纱锦囊垂于胸次，帝问之。关公奏曰：“臣髯颇长，丞相赐囊贮之。”帝令当殿披拂，过于其腹。帝曰：“真美髯公也！”此须既贮相囊，又经御赏，须之遭际，可谓独奇。因此人皆呼为“美髯公”。闲笔，趣甚。

忽一日，操请关公宴。临散，送公出府，见公马瘦，操曰：“公马因何而瘦？”关公曰：“贱躯颇重，马不能载，因此常瘦。”操令左右备一马来，须臾牵至。那马身如火炭，状甚雄伟。操指曰：“公识此马否？”公曰：“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？”自白门楼后此马不知下落，今忽然出现。操曰：“然也。”遂并鞍辔送与关公。人择主，马亦择主。幸哉赤兔，今乃得其主矣。○赤面人骑赤兔马，正如秋水长天。关公再拜称谢。操不悦曰：“吾累送美女金帛，公未尝下拜；公平日之不轻下拜，今在曹操口中补出。今吾赠马，乃喜而再拜：何贱人而贵畜耶？”关公曰：“吾知此马日行千里，今幸得之，若知兄长下落，可一日而见面矣。”非为马而拜，为兄而拜也。操愕然而悔。关公辞去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威倾三国着英豪，一宅分居义气高。奸相枉将虚礼待，岂知关羽不降曹。

操问张辽曰：“吾待云长不薄，而彼常怀去心，何也？”辽曰：“容某探其情。”次日，往见关公。礼毕，辽曰：“我荐兄在丞相处，不曾落后。”公曰：“深感丞相厚意。只是吾身虽在此，心念皇叔，未尝去怀。”心口如一，略无隐讳。辽曰：“兄言差矣，处世不分轻重，非丈夫也。玄德待兄，未必过于丞相；兄何故只怀去志？”公曰：“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。奈吾受刘皇叔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终不留此。要必立效以报曹公，然后去耳。”出言如金石。辽曰：“倘玄德已弃世，公何所归乎？”公曰：“愿从于地下。”不负桃园同死之盟。辽知公终不可留，乃告退。回见曹操，具以实告。操叹曰：“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义士也。”关公之义，能使奸雄心折。荀彧曰：“彼言立功方去，若不教彼立功，未必便去。”操然之。按住云长一边，以下再叙玄德。

却说玄德在袁绍处，旦夕烦恼。绍曰：“玄德何故常忧？”玄德曰：“二弟不知音耗，妻小陷于曹贼。玄德处处先说兄弟，后及妻小。上不能报国，下不能保家，安得不忧？”绍曰：“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。方今春暖，正好兴兵。”便商议破曹之策。田丰谏曰：“前操攻徐州，许都空虚，不及此时进兵。今徐州已破，操兵方锐，未可轻敌。不如以久持之，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。”田丰第一次不欲战，第二次欲战，今第三次又不欲战，随时通变，正与沮授不同。绍曰：“待我思之。”因问玄德曰：“田丰劝我固守，何如？”玄德曰：“曹操欺君之贼，明公若不讨之，恐失大义于天下。”玄德只以衣带诏为重。绍曰：“玄德之言甚善。”遂欲兴兵。田丰又谏。绍怒曰：“汝等弄文轻武，使我失大义！”田丰顿首曰：“若不听臣良言，出师不利。”绍大怒，欲斩之。玄德力劝。乃囚于狱中。不听其言，又辱其身。待士如此，安能胜操乎？沮授见田丰下狱，乃会其宗族，尽散家财，与之诀曰：“吾随军而去，胜则威无不加，败则一身不保矣！”众皆下泪送之。与蹇叔哭师相似。

绍遣大将颜良作先锋，进攻白马。沮授谏曰：“颜良性狭，虽骁勇，不可独任。”绍曰：“吾之上将，非汝等可料。”大军进发至黎阳，东郡太守刘延告急许昌。曹操急议兴兵抵敌。关公闻知，遂入相府见操曰：“闻丞相起兵，某愿为前部。”只为欲去，故急欲立功。操曰：“未敢烦将军。早晚有事，当来相请。”关公乃退。操引兵十五万，分三队而行，于路又连接刘延告急文书。操先提五万军亲临白马，靠土山札住。又是一座土山。遥望山前平川旷野之地，颜良前部精兵十万，排成阵势。操骇然，回顾吕布旧将宋宪曰：“吾闻汝乃吕布部下猛将，今可与颜良一战。”宋宪领诺，绰枪上马，直出阵前。颜良横刀立马于门旗下﹔见宋宪马至，良大喝一声，纵马来迎。战不三合，手起刀落，斩宋宪于阵前。曹操大惊曰：“真勇将也！”魏续曰：“杀我同伴，愿去报仇！”操许之。续上马持矛，径出阵前，大骂颜良。良更不打话，交马一合，照头一刀，劈魏续于马下。吕布之马，已为关公所骑；吕布之将，又为颜良所杀。操曰：“今谁敢当之？”徐晃应声而出，与颜良战二十合，败归本阵。写得颜良声势，越衬得云长声势。诸将栗然。曹操收军，良亦引军退去。

操见连折二将，心中忧闷。程昱曰：“某举一人，可敌颜良。”操问是谁。昱曰：“非关公不可。”操曰：“吾恐他立了功便去。”昱曰：“刘备若在，必投袁绍。今若使云长破袁绍之兵，绍必疑刘备而杀之矣。备既死，云长又安往乎？”是直欲借云长之手以杀玄德也，昱之计亦谲矣哉！操大喜，遂差人去请关公。关公即入辞二嫂。二嫂曰：“叔今此去，可打听皇叔消息。”早为后回伏线。

关公领诺而出，提青龙刀，上赤兔马，此关公第一次试马。○青龙、赤兔，正复成对。引从者数人，直至白马来见曹操。操叙说颜良连诛二将：“勇不可当，特请云长商议。”关公曰：“容某观之。”操置酒相待。忽报颜良搦战，操引关公上土山观看。操与关公坐，诸将环立。所谓以客礼相待。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，旗帜鲜明，枪刀森布，严整有威，乃谓关公曰：“河北人马如此雄壮！”关公曰：“以吾观之，如土鸡瓦犬耳！”语殊趣。○鸡犬矣，又以土瓦为之，轻之殊甚。操又指曰：“麾盖之下，绣袍金甲，持刀立马者，乃颜良也。”关公举目一望，谓操曰：“吾观颜良，如插标卖首耳！”山前颜铺，出卖首级，不误主顾。○关公出语，亦甚风流。然则世之建虚名者，大半皆卖首之标矣。操曰：“未可轻视。”夸奖颜良，正激怒关公。不用请他，却用激他，奸甚。关公起身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，来献丞相。”张辽曰：“军中无戏言，云长不可忽也。”亦激他一句。关公奋然上马，倒提青龙刀，跑下土山来；凤目圆睁，蚕眉直竖，直冲彼阵。河北军如波开浪裂。关公径奔颜良。颜良正在麾盖下，见关公冲来，方欲问时，关公赤兔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。颜良措手不及，被云长手起一刀，刺于马下。杀得出其不意，所以谓之刺也。忽地下马，割了颜良首级，拴于马项之下。插标卖首，今已被青龙刀买去矣。飞身上马，提刀出阵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描写神威，真如生龙活虎。河北兵将大惊，不战自乱，曹军乘势攻击，死者不可胜数，马匹器械，抢夺极多。关公纵马上山，众将尽皆称贺。公献首级于操前。操曰：“将军真神人也！”关公曰：“某何足道哉！吾弟张翼德，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既念其兄，又夸其弟，公固处处不忘兄弟也。○“探囊取物”与“插标卖首”，正映像成趣。○叙关公一边太热，觉翼德一边太冷，却从关公口中突然一提。操大惊，回顾左右曰：“今后如遇张翼德，不可轻敌。”令写于衣袍襟底以记之。为长板桥伏笔。

却说颜良败军奔回，半路迎见袁绍，报说被赤面长须使大刀一勇将不知其名，但言其状，在河北军士眼中口中，画出一关公。匹马入阵斩颜良而去，因此大败。绍惊问曰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沮授曰：“此必是刘玄德之弟关云长也。”绍大怒，指玄德曰：“汝弟斩吾爱将，汝必通谋，留尔何用！”唤刀斧手推出玄德斩之。使袁绍此时果杀玄德，云长知之，必立誓报仇，务杀袁绍而后死。是既借云长之手以杀玄德，又借云长之手以杀袁绍也。程昱之计，真是可畏。正是：

初见方为座上客，此日几同阶下囚。

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败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

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，遂以“汉”为国号，而直称之曰“寿亭侯”，即博雅家亦时有此。此起于俗本演义之误也。俗本云：“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，加以汉字而后受。”是齐东野人之语，读者不察，遂为所误。夫汉寿，地名也。亭侯，爵名也。汉有亭侯、乡侯、通侯之名，如孔愉为余不亭侯，钟繇为东武亭侯，玄德为宜城亭侯之类。《蜀志》：“大将军费祎会诸将于汉寿。”则汉寿亭侯犹言汉寿之亭侯耳，岂可去“汉”字而以“寿亭侯”为名耶？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：“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。”本自了然。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，曰“汉汉寿亭侯之祠”，则人人洞晓矣。俗本之误，今依古本校正。

曹操弃粮与马以饵敌，损金与印以饵士。同一饵也，欲杀之则饵之，欲用之则亦饵之。然文丑为操所饵，关公必不为操所饵，操亦无可如何耳。

颜良之死，出其不意；文丑之死，则非出其不意也。使丑亦如龚都之以玄德消息告云长，则必不至于死。故公之刺颜良，或为颜良惜；公之诛文丑，更不得为文丑惜。关公之斩袁将者再，袁绍之欲杀玄德者亦再，玄德此时，其不死也间不容发，而关公陷于不知。直待见孙乾、遇龚都，而始知我之所以报曹操者，几至于杀玄德，则安得不流涕北顾、奋然而决去哉！即使曹操追公而杀之，公所不顾也。即袁绍仇公而杀之，亦公所不顾也。前之爱一死，所以全其嫂；今之轻一死，所以报其兄。观其“见兄一面，万死不辞”之语，真一字一血泪矣。

曹操一生奸伪，如鬼如蜮，忽然遇着堂堂正正、凛凛烈烈、皎若青天、明若白日之一人，亦自有“珠玉在前，觉吾形秽”之愧，遂不觉爱之敬之，不忍杀之。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，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。虽然，吾奇关公，亦奇曹操。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，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；以豪杰敬爱豪杰不奇，以奸雄敬爱豪杰则奇。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，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；奸雄而能敬爱豪杰，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。

人情未有不爱财与色者也；不爱财与色，未有不重爵与禄者也；不重爵与禄，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、折节敬礼者也。曹操所以驾驭人才，笼络英俊者，恃此数者已耳。是以张辽旧事吕布，徐晃旧事杨奉，贾诩旧事张绣，文聘旧事刘表，张郃乃袁绍之旧臣，庞德乃马超之旧将，无不弃故从新，乐为之死。独至关公，而心恋故主，坚如铁石。金银美女之赐，不足以移之；偏将军、汉寿亭侯之封，不足以动之；分庭抗礼、杯酒交欢之异数，不足以夺之：夫而后奸雄之术穷矣。奸雄之术既穷，始骇天壤间不受驾驭、不受笼络者，乃有如此之一人，即欲不吁嗟、景仰，安可得乎？

来得明白，去得明白。推斯志也，纵无二嫂之羁绊而孑然一身，亦必不绐曹操而遁去也。明知袁绍为曹操之仇，而致书曹操明明说出，更不隐讳。不知兄在，则斩其将；既知兄在，则归其处：心事无不可对人言者。有人如此，安得不与日月争光。

却说袁绍欲斩玄德。玄德从容进曰：“明公只听一面之词，而绝向日之情耶？备自徐州失散，二弟云长未知存否。天下同貌者不少，岂赤面长须之人，即为关某也？明公何不察之？”此时云长尚在疑似之间，故玄德只说不是云长以解之。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，闻玄德之言，责沮授曰：“误听汝言，险杀好人。”第一次欲杀，被玄德躲过。遂仍请玄德上帐坐，议报颜良之仇。帐下一人应声而进曰：“颜良与我如兄弟，今被曹贼所杀，我安得不雪其恨？”玄德视其人，身长八尺，面如獬豸，乃河北名将文丑也。文丑之意，只在报颜良之仇，更不去打听关公消息，故卒为关公所杀也。袁绍大喜曰：“非汝不能报颜良之仇。吾与十万军兵，便渡黄河，追杀曹贼！”沮授曰：“不可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乃为上策。若轻举渡河，设或有变，众皆不能还矣。”沮授分兵守险之说，亦与田丰相合。绍怒曰：“皆是汝等迟缓军心，迁延日月，有妨大事！岂不闻‘兵贵神速’乎？”既知兵贵神速，何以前番两次不肯速战？沮授出，叹曰：“上盈其志，下务其功﹔悠悠黄河，吾其济乎！”与田丰以杖击地之言，亦复相同。遂托疾不出议事。玄德曰：“备蒙大恩，无可报效，意欲与文将军同行：一者报明公之德，二者就探云长的实信。”玄德意只重在此句。绍喜，唤文丑与玄德同领前部。文丑曰：“刘玄德屡败之将，于军不利。既主公要他去时，某分三万军，教他为后部。”若使玄德在前，文丑不至于死。于是文丑自领七万军先行，令玄德引三万军随后。

且说曹操见云长斩了颜良，倍加钦敬，表奏朝廷，封云长为汉寿亭侯，汉寿地名，亭侯爵名。俗本此处多讹，今依古本削去。铸印送关公。为后挂印张本。忽报：“袁绍又使大将文丑渡黄河，已据延津之上。”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，然后自领兵迎之。传下将令：以后军为前军，以前军为后军，文丑与玄德分前、后军，曹操却以前军、后军互相倒转。粮草先行，军兵在后。谲诈得妙。吕虔曰：“粮草在先，军兵在后，何意也？”操曰：“粮草在后，多被剽掠，故令在前。”此是假话。虔曰：“倘遇敌军劫去，如之奈何？”操曰：“且待敌军到时，却又理会。”只不说明。虔心疑未决。操令粮食辎重沿河堑至延津。操在后军，听得前军发喊，急教人看时，报说：“河北大将文丑兵至，我军皆弃粮草，四散奔走。后军又远，将如之何？”操以鞭指南阜曰：“此可暂避。”谲诈得妙。人马急奔土阜。操令军士皆解衣卸甲少歇，尽放其马。既弃粮，又弃马，真令人不测。文丑军掩至。众将曰：“贼至矣！可急收马匹，退回白马！”荀攸急止之曰：“此正可以饵敌，何故反退？”荀攸独知曹操之意。操急以目视荀攸而笑。攸知其意，不复言。曹操只不要说明。文丑军既得粮草车仗，又来抢马。军士不依队伍，自相杂乱。曹操却令军将一齐下土山击之，文丑军大乱。曹兵围裹将来，文丑挺身独战。军士自相践踏，文丑止遏不住，只得拨马回走。曹操能兵。操在土阜上指曰：“文丑为河北名将，谁可擒之？”张辽、徐晃飞马齐出，大叫：“文丑休走！”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，遂按住铁枪，拈弓搭箭，正射张辽。徐晃大叫：“贼将休放箭！”张辽低头急躲，一箭射中头盔，将簪缨射去。辽奋力再赶，坐下战马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，那马跪倒前蹄，张辽落地。文丑回马复来，徐晃急轮大斧，截住厮杀。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齐到，晃料敌不过，拨马而回，文丑沿河赶来。此亦先写文丑声势，以衬云长声势。忽见十余骑马，旗号翩翻，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，乃关云长也。突如其来，与斩颜良时又自一样气色。大喝：“贼将休走！”与文丑交马，战不三合，文丑心怯，拨马绕河而走。关公马快，赶上文丑，脑后一刀，将文丑斩下马来。曹操在土阜上，见关公砍了文丑，大驱人马掩杀。河北军大半落水，沮授言不可渡河，此处方验。粮草马匹仍被曹操夺回。如垂棘之璧，屈产之乘。

云长引数骑东冲西突，正杀之间，刘玄德领三万军随后到。读者至此，必谓二人相会矣。前面哨马探知，报与玄德云：“今番又是红面长髯的斩了文丑。”但闻其形，未见其人。玄德慌忙骤马来看，隔河望见一簇人马，往来如飞，旗上写着“汉寿亭侯关云长”七字。但见其旗，不见其面。玄德暗谢天地曰：“原来吾弟果然在曹操处！”知其在曹而反喜者，信其必不降操也。欲待招呼相见，被曹兵大队拥来，只得收兵回去。此时宜必相见矣，而意不相见。方喜在原之近，又恨陟冈之远，咫尺天涯，为之一叹。袁绍接应至官渡，下定寨栅。郭图、审配入见袁绍，说：“今番又是关某杀了文丑，刘备佯推不知。”袁绍大怒，骂曰：“大耳贼！焉敢如此！”少顷，玄德至，绍令推出斩之。读者至此，为玄德吃吓，又代关公吃吓。玄德曰：“某有何罪？”绍曰：“你故使汝弟又坏我一员大将，如何无罪？”玄德曰：“容伸一言而死。曹操素忌备，今知备在明公处，恐备助公，故特使云长诛杀二将。公知必怒。此借公之手以杀刘备也。愿明公思之。”程昱所言，不出玄德之料。袁绍曰：“玄德之言是也。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。”第二番欲杀，又被玄德躲过。喝退左右，请玄德上帐而坐。玄德谢曰：“荷明公宽大之恩，无可补报。欲令一心腹人，持密书去见云长，使知刘备消息。彼必星夜来到，辅佐明公，共诛曹操，以报颜良、文丑之仇，若何？”前者云长尚在疑似之间，则玄德只言不是云长以解之；今者云长更无疑惑矣，则又言招来云长以解之。袁绍大喜曰：“吾得云长，胜颜良、文丑十倍也。”还记虎牢关前，盟主高坐而叱之否？玄德修下书札，未有人送去。此时不即寄去，又作一顿，妙。

绍令退军武阳，连营数十里，按兵不动。又是虎头蛇尾。操乃使夏侯惇领兵守住官渡隘口，自己班师回许都，大宴众官，贺云长之功。因谓吕虔曰：“昔日吾以粮草在前者，乃饵敌之计也。惟荀公达知吾心耳。”此时方才说明。众皆叹服。正饮宴间，忽报：“汝南有黄巾刘辟、龚都，甚是猖獗。曹洪累战不利，乞遣兵救之。”云长闻言，进曰：“关某愿施犬马之劳，破汝南贼寇。”惟其急欲归刘，故急欲报曹耳。操曰：“云长建立大功，未曾重酬，岂可复劳征进？”公曰：“关某久闲，必生疾病。愿再一行。”英雄语。玄德“髀肉复生”之叹，亦是此意。曹操壮之，点兵五万，使于禁、乐进为副将，次日便行。荀彧密谓操曰：“云长常有归刘之心，倘知消息必去，不可频令出征。”操曰：“今次取功，吾不复教临敌矣。”

且说云长领兵将近汝南，扎住营寨。当夜营外拿了两个细作人来。云长视之，内中认得一人，乃孙乾也。来得突兀，出于意外。关公叱退左右，问乾曰：“公自溃散之后，一向踪迹不闻，今何为在此处？”乾曰：“某自逃难，飘泊汝南，幸得刘辟收留。孙乾一向踪迹，只用他口中一句叙出，极省笔。今将军为何在曹操处？未识甘、糜二夫人无恙否？”关公因将上项事细说一遍。乾曰：“近闻玄德公在袁绍处，欲往投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刘、龚二人归顺袁绍，相助攻曹。天幸得将军到此，因特令小军引路，教某为细作，来报将军。来日二人当虚败一阵，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绍处，与玄德公相见。”玄德寄书未到，孙乾相见在前。云长欲知乃兄消息，不从河北知之，却从汝南知之，皆出意外。关公曰：“既兄在袁绍处，吾必星夜而往。但恨吾斩绍二将，恐今事变矣。”恐事变者，非恐袁绍杀己也，恐因此而玄德又不在袁绍处耳。乾曰：“吾当先往探彼虚实，再来报将军。”公曰：“吾见兄长一面，虽万死不辞。言兄长果然在袁绍处，则绍虽欲杀我，亦必往也。今回许昌，便辞曹操也。”当夜密送孙乾去了。次日，关公引兵出，龚都披挂出阵。关公曰：“汝等何故背反朝廷？”都曰：“汝乃背主之人，何反责我？”关公曰：“我何为背主？”都曰：“刘玄德在袁本初处，汝却从曹操，何也？”孙乾在营中密语，龚都在阵上明言。○为后文军士报二夫人张本。关公更不打话，拍马舞刀向前。龚都便走，关公赶上。都回身告关公曰：“故主之恩，不可忘也。公当速进，我让汝南。”让汝南者，欲其立功报曹，以便速去耳。关公会意，驱军掩杀。刘、龚二人佯输诈败，四散去了。云长夺得州县，安民已定，班师回许昌。曹操出郭迎接，赏劳军士。

宴罢，云长回家，参拜二嫂于门外。甘夫人曰：“叔叔两番出军，可知皇叔音信否？”公答曰：“未也。”此时不即实告，是精细处。关公退，二夫人于门内痛哭曰：“想皇叔休矣！二叔恐我姊妹烦恼，故隐而不言。”将闻喜信，反先痛哭，叙事至此，又复一顿。正哭间，有一随行老军，听得哭声不绝，于门外告曰：“夫人休哭，主人现在河北袁绍处。”不用关公说知，却用军人报信，事曲而文亦曲。夫人曰：“汝何由知之？”军曰：“跟关将军出征，有人在阵上说来。”应龚都语。夫人急召云长，责之曰：“皇叔未尝负汝，汝今受曹操之恩，顿忘旧日之义，不以实情告我，何也？”关公顿首曰：“兄今委实在河北，未敢教嫂嫂知者，恐有泄漏也。恐有泄漏者，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耳。岂知操固与程昱筹之熟耳。事须缓图，不可欲速。”为欲待孙乾回报也，却又不说明，妙。甘夫人曰：“叔宜上紧。”公退，寻思去计，坐立不安。

原来于禁探知刘备在河北，报与曹操。公则必待孙乾报而后知，操岂待于禁报而后知耶？操令张辽来探关公意。关公正闷坐，张辽入贺曰：“闻兄在阵上知玄德音信，特来贺喜。”公方欲秘之，而辽已明言之，妙。关公曰：“故主虽在，未得一见，何喜之有？”辽既明言，公即不隐讳。辽曰：“兄与玄德交，比弟与兄交何如？”公曰：“我与兄，朋友之交也。我与玄德，是朋友而兄弟、兄弟而又主臣者也，岂可共论乎？”看他轻重较然，只二语中，已备五伦之三矣。辽曰：“今玄德在河北，兄往从否？”关公曰：“昔日之言，安肯背之！文远须为我致意丞相。”直心口快。张辽将关公之言，回告曹操，操曰：“吾自有计留之。”恐亦无甚妙计矣。

且说关公正寻思间，忽报有故人相访。读者至此，必谓孙乾有信至矣。及请入，却不相识。关公问曰：“公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乃袁绍部下南阳陈震也。”关公大惊，急退左右，问曰：“先生此来，必有所为？”震出书一缄，递与关公。公视之，乃玄德书也。玄德寄书人直至此处方来，来得突兀，出人意外。其略云：

备与足下自桃园缔盟，誓以同死。今何中道相违，割恩断义？君必欲取功名、图富贵，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。两番几被袁绍所杀，故言之激如此。书不尽言，死待来命。

关公看书毕，大哭曰：不得不哭。“某非不欲寻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？”既得此书，则知玄德尚在袁绍处，不必待孙乾回报。而公之去，更不容缓矣。震曰：“玄德望公甚切，公既不背旧盟，宜速往见。”关公曰：“人生天地间，无终始者，非君子也。吾来时明白，去时不可不明白。明明白白，是公一生过人处。吾今作书，烦公先达知兄长，容某辞却曹操，奉二嫂来相见。”震曰：“倘曹操不允。为之奈何？”陈震之意，公不告而竟去；公为人明白，则必告而后去。公曰：“吾宁死，岂肯久留于此！”言不死则必告，不去则必死也。震曰：“公速作回书，免致刘使君悬望。”关公写书答云：

窃闻义不负心，忠不顾死。自幼读书，粗知礼义，观羊角哀、左伯桃之事，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。前守下邳。内无积粟，外听援兵，欲即效死，奈有二嫂之重，未敢断首捐躯，致负所托，故尔暂且羁身，冀图后会。近至汝南，方知兄信，即当面辞曹公，奉二嫂归。羽但怀异心，神人共戮。披肝沥胆，笔楮难穷。瞻拜有期，伏惟照鉴。玄德来书，从关公眼中看出；关公答书，却从关公笔下写出，叙得参差有致。

陈震得书自回。关公入内告知二嫂，随即至相府拜辞曹操。操知来意，乃悬回避牌于门。操所谓有计留之者，别无他计，只是一个不肯相见耳。关公怏怏而回。命旧日跟随人役，收拾车马，早晚伺候；分付宅中所有原赐之物，尽皆留下，分毫不可带去。一尘不染，澄然以清。次日再往相府辞谢，门首又挂回避牌。操此时留公之计亦穷矣。关公一连去了数次，皆不得见。省笔。乃往张辽家相探，欲言其事。辽亦托疾不出。此想亦曹操之故也。关公思曰：“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。我去志已决，岂可复留！”即写书一封，辞谢曹操。书略曰：

羽少事皇叔，誓同生死﹔皇天后土，实闻斯言。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请三事，已蒙恩诺。今探知故主现在袁绍军中，明明说出，更不隐讳。回思昔日之盟，岂容违背？新恩虽厚，旧义难忘。兹特奉书告辞，伏惟照察。其有余恩未报，愿以俟之异日。为后文华容道伏线。

写毕封固，差人去相府投递；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，一一封置库中，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，封金挂印，至今传为千古美谈。请二夫人上车。关公上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刀，率领旧日跟随人役，护送车仗，径出北门。果于去，勇于去，更不踌躇疑沮于其去。门吏挡之。关公怒目横刀，大喝一声，门吏皆退避。先为五关斩将作一引。关公既出门，谓从者曰：“汝等护送车仗先行，但有追赶者，吾自当之，勿得惊动二位夫人。”从者推车，望官道进发。

却说曹操正论关公之事未定，左右报关公呈书。操即看毕，大惊曰：“云长去矣！”四字有无限爱惜、无限嗟呀之意。○曹操见书是第一段。忽北门守将飞报：“关公夺门而去，车仗鞍马二十余人，人数在北门守将口中补出。皆望北行。”北门守将来报是第二段。又关公宅中人来报说：“关公尽封所赐金银等物。美女十人，另居内室。此句又于关公宅中人口内补出。其汉寿亭侯印，悬于堂上。丞相所拨人役，皆不带去，只带原跟从人及随身行李，出北门去了。”关公宅中人来报是第三段。只关公一去，用三段文字以描写之。来得昂藏，去亦去得英烈。众皆愕然。一将挺身出曰：“某愿将铁骑三千，去生擒关某，献与丞相！”众视之，乃将军蔡阳也。预为后文斩蔡阳伏笔。正是：

欲离万丈蛟龙穴，又遇三千狼虎兵。

蔡阳要赶关公，毕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（第四卷完）

# 第五卷

##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

吾读此回而叹曹操之义，又未尝不叹曹操之奸也。其于关公之去，赠金、赠袍，亲自送行，而独吝一纸文凭，不即给与。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，或死于王植之纵火，则操必曰：“非我也，守关将吏也。”己则居爱贤之名，而但责将吏以误杀之罪，斯其奸不已甚欤！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，则虽似君子，而终怀小人之心。今人但见“各为其主”之语；便啧啧曹操不置，可谓不知鸟之雌雄矣。

文有伏线之妙。荥阳城中之事，先于东岭关前伏线，此即伏于一回之内者也。玉泉山顶之事，早于镇国寺中伏线，此伏于数十回之前者也。其间一传家信，一叙乡情，闲闲冷冷，极没要紧处却是极要紧处。如此叙事，虽龙门复生，无以过之。

关公斩蔡阳在后回，而此回先有蔡阳欲赶关公一段文字；廖化归关尚隔十数回，而此回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：皆所谓隔年下种者也。至于关公，行色匆匆，途中所历，忽然遇一少年，忽然遇一老人，忽然遇一强盗，忽然遇一和尚：点缀生波，殊不寂寞。天然有此妙事，助成此等妙文。若但过一关杀一将，五处关隘一味杀去，有何意趣？

自二十五回至此，皆为云长立传，而玄德、翼德两边，未免冷淡。乃于白马之役，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语，文中虽无翼德，而翼德之威灵如见。至于玄德行藏，或在袁绍一边玫书，或在关公一边接柬，或在龚都阵上口传，或在孙乾途中备述：处处提照出来，更不疏漏。真叙事妙品。

关公此行，其难有三。保二嫂车仗而行，必须缓辔相随，非比独行可以驰骋，虽有千里马，无所用之，一难也。自许昌而出，关隘重重，非止一处两处，可以侥幸而越，二难也。又所投之处乃曹操之仇，守关将士防御甚严，非比别处可以通融，三难也。有此三难，卒能脱然而去，虽邀天幸，实仗神威。总之，志不决，虽易者亦难；志既决，虽难者亦易耳。

五关斩将，非关公之意也，观其不杀刘延可见矣。延虽不肯借，而不敢拒公，则公竟舍之而不杀。推此而论，使胡班救公之后，王植不追，公亦何必索植而杀之乎。其余或以力敌，或以计害，皆不得已而杀之耳。故曰非公意也。

却说曹操部下诸将中，自张辽而外，只有徐晃与云长交厚，其余亦皆敬服。独蔡阳不服关公，故今日闻其去，欲往追之。操曰：“不忘故主，来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汝等皆当效之。”操视诸将中未尝有此人。遂叱退蔡阳，不令去赶。程昱曰：“丞相待关某甚厚，今彼不辞而去，乱言片楮，冒渎钧威，其罪大矣。若纵之使归袁绍，是与虎添翼也。不若追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又是一个要赶的。操曰：“吾昔已许之，岂可失信！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”袁绍欲杀玄德，而曹操不追关公。有始有终，是曹操高袁绍一头地。因谓张辽曰：“云长封金挂印，财贿不以动其心，爵禄不以移其志，此等人吾深敬之。操所以饵人者，不过财贿、爵禄耳。今二者不足以动关公，操安得不敬。想他去此不远，我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。汝可先去请住他，待我与他送行，更以路费征袍赠之，使为后日记念。”既不追之，则必饯之，索性加厚一倍。有心人算计，往往如此。张辽领命，单骑先往。曹操引数十骑随后而来。

却说云长所骑赤兔马，日行千里，本是赶不上；因欲护送车仗，不敢纵马，按辔徐行。忽听背后有人大叫：“云长且慢行！”公此时必谓追兵至矣。回头视之，见张辽拍马而至。尊恙已愈乎？关公教车仗从人，只管望大路紧行，为后被劫伏笔。自己勒住赤兔马，按定青龙刀，问曰：“文远莫非欲追我回乎？”辽曰：“非也。丞相知兄远行，欲来相送，特先使我请住台驾，别无他意。”关公曰：“便是丞相铁骑来，吾愿决一死战！”其言刚甚。遂立马于桥上望之。见曹操引数十骑，飞奔前来，背后乃是许褚、徐晃、于禁、李典之辈。操见关公横刀立马于桥上，此时何不挂回避牌？恐关公此时，反急欲回避矣。令诸将勒住马匹，左右排开。关公见众人手中皆无军器，方始放心。操曰：“云长行何太速？”关公于马上欠身答曰：“关某前曾禀过丞相，今故主在河北，不由某不急去。累次造府，不得参见，故拜书告辞，封金挂印纳还丞相。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。”言简而意尽。操曰：“吾欲取信于天下，安肯有负前言。恐将军途中乏用，特具路资相送。”一将便从马上托过黄金一盘。关公曰：“累蒙恩赐，尚有余资。留此黄金，以赏将士。”其人光明，其言磊落。操曰：“特以少酬大功于万一，何必推辞？”关公曰：“区区微劳，何足挂齿。”操笑曰：“云长天下义士，恨吾福薄，不得相留。自叹缘悭分浅，乃爱极慕极之语。锦袍一领，略表寸心。”令一将下马，双手捧袍过来。云长恐有他变，不敢下马，精细。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，勒马回头称谢曰：“蒙丞相赐袍，异日更得相会。”须贾以绨袍而得以不死，则曹操袍可留异日华容道一命矣。遂下桥望北而去。许褚曰：“此人无礼太甚，何不擒之？”操曰：“彼一人一骑，吾数十余人，安得不疑？代为之解。吾言既出，不可追也。”又自为解。曹操自引众将回城，于路叹想云长不已。见如此人，安得不惜别？

不说曹操自回。且说关公来赶车仗。约行三十里，却只不见。不知读者至此，必疑是曹操使人截去矣。云长心慌，纵马四下寻之。忽见山头一人，高叫：“关将军且住！”与张辽背后相呼正复相似，不知者读自此，又疑是曹操使人来留公矣。云长举目视之，只见一少年，黄巾锦衣，持枪跨马，马项下悬着首级一颗，引百余步卒，飞奔前来。奇。公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少年弃枪下马，拜伏于地。云长恐是诈，精细。勒马持刀问曰：“壮士愿通姓名。”答曰：“吾本襄阳人，姓廖，名化，字元俭。因世乱流落江湖，聚众五百余人，劫掠为生。恰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，误将两夫人劫掠上山。吾问从者，知是大汉刘皇叔夫人，且闻将军护送在此，吾即欲送下山来。杜远出言不逊，被某杀之。今献头与将军请罪。”此事只在廖化口中叙出，省笔。关公曰：“二夫人何在？”化曰：“现在山中。”关公教急取下山。不移时，百余人簇拥车仗前来。关公下马停刀，叉手于车前问候曰：“二嫂受惊否？”二夫人曰：“若非廖将军保全，已被杜远所辱。”又在二夫人口中略述一遍。关公问左右曰：“廖化怎生救夫人？”左右曰：“杜远劫上山去，就要与廖化各分一人为妻。廖化问起根由，好生拜敬，杜远不从，已被廖化杀了。”又在左右口中详述一遍。关公听言，乃拜谢廖化。廖化欲以部下人送关公，关公寻思：“此人终是黄巾余党，未可作伴。”乃谢却之。精细。廖化又拜送金帛，关公亦不受。丞相之金且不受，何况强盗之金乎？然不受丞相之金、亦不受强盗之金者，其视丞相之金与强盗之金，无以异也。廖化拜别，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。廖化终从关公，而此处不即相从合而暂离，遥为后文伏线，妙。

云长将曹操赠袍事，告知二嫂，催促车仗前行。至天晚，投一村庄安歇。庄主出迎，须发皆白，问曰：“将军姓甚名谁？”关公施礼曰：“吾乃刘玄德之弟关某也。”老人曰：“莫非斩颜良、文丑的关公否？”二人为河北名将，而公能杀之，则杀名将者之为名将，其名更着矣。○前卷事又从老人口中一提。公曰：“便是。”老人大喜，便请入庄。关公曰：“车上还有二位夫人。”老人便唤妻女出迎。二夫人至草堂上，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。老人请公坐，公曰：“尊嫂在上，安敢就坐！”极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。老人乃令妻女请二夫人入内室款待，自于草堂款待关公。关公问老人姓名。老人曰：“吾姓胡，名华。桓帝时曾为议郎，致仕归乡。今有小儿胡班，在荣阳太守王植部下为从事。将军若从此处经过，某有一书寄与小儿。”未至第一关，先为第四关脱难伏线，妙。

关公允诺。次日早膳毕，请二嫂上车，取了胡华书信，相别而行，取路投洛阳来。前至一关，名东岭关。第一关。把关将姓孔，名秀，引五百军兵在岭上把守。当日关公押车仗上岭，军士报知孔秀，秀出关来迎。关公下马，与孔秀施礼。秀曰：“将军何往？”公曰：“某辞丞相，特往河北寻兄。”秀曰：“河北袁绍，正是丞相对头。将军此去，必有丞相文凭。”前曹操送行，赠金、赠袍，而不与以文凭，是不留而留，送而不送也。公曰：“因行期慌迫，不曾讨得。”不说曹操不给，只说自己不讨。秀曰：“既无文凭，待我差人禀过丞相，方可放行。”关公曰：“待去禀时，须误了我行程。”秀曰：“法度所拘，不得不如此。”关公曰：“汝不容我过关乎？”其语渐硬。秀曰：“汝要过去，留下老小为质。”此言无礼。关公大怒，不得不怒。举刀就杀孔秀。秀退入关去，鸣鼓聚军，披挂上马，杀下关来，大喝曰：“汝敢过去么？”关公约退车仗，纵马提刀，竟不打话，直取孔秀，秀挺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只一合，钢刀起处，孔秀尸横马下。孔秀前恭后倨，关公亦先礼后兵。○斩却一将。众军便走。关公曰：“军士休走。吾杀孔秀，不得已也，可见五关斩将，原非关本意。与汝等无干。借汝众军之口，传语曹丞相，言孔秀欲害我，我故杀之。”恺切周至之及。众军俱拜于马前。

关公即请二夫人车仗出关，望洛阳进发。第二关。早有军士报知洛阳太守韩福。韩福急聚众将商议。牙将孟坦曰：“既无丞相文凭，即系私行。若不阻挡，必有罪责。”畏曹操，故不畏关公。韩福曰：“关公勇猛，颜良、文丑俱为所杀。又将杀颜良、文丑一提。今不可力敌，只须设计擒之。”孟坦曰：“吾有一计：先将鹿角拦定关口，待他到时，小将引兵和他交锋，佯败诱他来追。公可用暗箭射之。若关某坠马，即擒解许都，必得重赏。”既欲免罪，又伏贪赏。商议停当，人报关公车仗已到。韩福弯弓插箭，引一千人马摆列关口，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关公马上欠身言曰：“吾汉寿亭侯关某，敢借过路。”韩福曰：“有曹丞相文凭否？”已知其无，却又假问。关公曰：“事冗不曾讨得。”韩福曰：“吾奉承相钧命，镇守此地，专一盘诘往来奸细。若无文凭，即系逃窜。”关公怒曰：“东岭孔秀，已被吾杀。汝亦欲寻死耶？”韩福曰：“谁人与我擒之？”孟坦出马，轮双刀来取关公。关公约退车仗，拍马来迎。孟坦战不三合，拨回马便走。关公赶来。孟坦只指望引诱关公，不想关公马快，早已赶上，只一刀砍为两段。关公勒马回来，韩福闪在门首，尽力放了一箭，正射中关公左臂。公用口拔出箭，血流不住，飞马径奔韩福，冲散众军，韩福急走不迭，关公手起刀落，带头连肩斩于马下。此头与肩，足以报吾臂之恨矣。○斩却三将。杀散众军，保护车仗。

关公割帛束住箭伤，于路恐人暗算，不敢久住，连夜投沂水关来。第三关。把关将乃并州人氏，姓卞，名喜，善使流星锤，原是黄巾余党，廖化是强盗余党，卞喜亦是强盗余党。乃既做官之强盗，反不若未做官之强盗能识好人也。后投曹操，拨来守关。当下闻知关公将到，寻思一计，就关前镇国寺中，埋伏下刀斧手二百余人，诱关公至寺，约击盏为号，欲图相害。在佛地上谋杀好人，是强盗所为，然未必非和尚所为也。安排已定，出关迎接关公。公见卞喜来迎，便下马相见。喜曰：“将军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！今归皇叔，足见忠义！”小人欺君子，偏能为君子之言。关公诉说斩孔秀、韩福之事。卞喜曰：“将军杀之是也。某见丞相，代禀衷曲。”言之太甘，其中必苦。关公甚喜，同上马过了沂水关，到镇国寺前下马。众僧鸣钟出迎。原来那镇国寺乃汉明帝御前香火院，本寺有僧三十余人。内有一僧，却是关公同乡人，法名普净。当下普净已知其意，向前与关公问讯，胡班救关公，却于胡华家先期伏线；普净救关公，即在镇国寺当日相逢。曰：“将军离蒲东几年矣？”关公曰：“将及二十年矣。”普净曰：“还认得贫僧否？”虽然当日相逢，却叙昔年旧识。然则伏线又在二十年之前。公曰：“离乡多年，不能相识。”普净曰：“贫僧家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。”离乡人好与同乡人言乡，出家人亦与俗家人言家。卞喜见普净叙出乡里之情，恐有走泄，乃叱之曰：“吾欲请将军赴宴，汝僧人何得多言！”关公曰：“不然。乡人相遇，安得不叙旧情耶？”不是“逢僧话”，却是叙乡情；不是“浮生半日闲”，却是旅况几年阔。如借《西湘》曲者，不是“随喜到”，却是“望蒲东”耳。普净请关公方丈待茶。关公曰：“二位夫人在车上，可先献茶。”普净教取茶先奉夫人，然后请关公入方丈。普净以手举所佩戒刀，以目视关公，此僧大通，是慧明不是法聪。公会意，命左右持刀紧随。卞喜请关公于法堂筵席。关公曰：“卞君请关某，是好意，还是歹意？”卞喜未及回言，关公早望见壁衣中有刀斧手，乃大喝卞喜曰：“吾以汝为好人，安敢如此！”卞喜知事泄，大叫：“左右下手！”左右方欲动手，皆被关公拔剑砍之。卞喜下堂，绕廊而走，关公弃剑，执大刀来赶。卞喜暗取飞锤，掷打关公。关公用刀隔开锤，赶将入去，一刀劈卞喜为两段。要在佛地上杀好人是真强盗，能在佛地上杀歹人是真菩萨。○斩却四将。随即回身来看二嫂，早有军人围住，见关公来，四下奔走。关公赶散，谢普净曰：“若非吾师，已被此贼害矣。”救关公者普净，杀卞喜者亦普净。杀之而当，杀即生也。普净曰：“贫僧此处难容，收拾衣钵，亦往他处云游也。后会有期，将军保重。”早为玉泉山伏线。关公称谢，护送车仗，往荥阳进发。第四关。

荥阳太守王植，却与韩福是两亲家。闻得关公杀了韩福，商议欲暗害关公，关公念兄恩，王植重姻谊，闲闲相对。乃使人守住关口。待关公到时，王植出关，喜笑相迎。关公诉说寻兄之事。植曰：“将军于路驱驰，夫人车上劳困，且请入城，馆驿中暂歇一宵，来日登途未迟。”与卞喜一样弱法。关公见王植意甚殷勤，遂请二嫂入城。馆驿中皆铺陈了当。王植请公赴宴，公辞不往；前赴卞喜席，今遂不赴王植席，足见精细。植使人送筵席至馆驿。关公因于路辛苦，请二嫂晚膳毕，就正房歇定。遂吩咐从者各自安歇，饱喂马匹。关公亦解甲憩息。

却说王植密唤从事胡班听令曰：“关某背丞相而逃，又于路杀太守并守关将校，死罪不轻！此人武勇难敌。汝今晚点一千军围住馆驿，一人一个火把，待三更时分，一齐放火，不问是谁，尽皆烧死。不用壁中刀斧，却用门外火把。一在日里，一在夜间。吾亦自引军接应。”胡班领命，便点起军士，密将干柴引火之物搬于馆驿门首，约时举事。胡班寻思：“我久闻关云长之名，不识如何模样，试往窥之。”乃至驿中，问驿吏曰：“关将军在何处？”答曰：“正厅上观书者是也。”胡班潜至厅前，见关公左手绰髯，于灯下凭几看书。写得如画。班见了，失声叹曰：“真天人也！”公问何人，胡班入拜曰：“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。”关公曰：“莫非许都城外胡华之子否？”班曰：“然也。”公唤从者于行李中取书付班。普净叙乡情，胡班见家信，又闲闲相对。班看毕，叹曰：“险些误杀忠良！”遂密告曰：“王植心怀不仁，欲害将军，暗令人四面围住馆驿，约于三更放火。今某当先去开了城门，将军急收拾出城。”方信胡华寄书不是闲文。关公大惊，忙披挂提刀上马，请二嫂上车，尽出馆驿。果见军士各执火把听候。关公急来到城边，只见城门已开。关公催车仗急急出城。胡班还去放火。前是王植赚关公，此则胡班赚王植矣。关公行不到数里，背后火把照耀，人马赶来。来送命了。当先王植大叫：“关某休走！”关公勒马，大骂：“匹夫！我与你无仇，如何令人放火烧我？”王植拍马挺枪，径奔关公，被关公拦腰一刀，砍为两段，斩却五将。人马都赶散。关公催车仗速行，于路感胡班不已。为后文胡班归蜀伏笔。

行至滑州界首，有人报与刘延，延引数十骑出郭而迎。关公马上欠身而言曰：“太守别来无恙！”照应白马之役。延曰：“公今欲何往？”公曰：“辞了丞相，去寻家兄。”延曰：“玄德在袁绍处，绍乃丞相仇人，如何容公去？”公曰：“昔日曾言定来。”延曰：“今黄河渡口关隘，夏侯惇部将秦琪据守，恐不容将军过渡。”先报一信。公曰：“太守应付船只若何？”延曰：“船只虽有，不敢应付。”无用之人。公曰：“我前者诛颜良、文丑，亦曾与足下解厄，又在关公口中将前事一提。今日求一渡船而不与，何也？”延曰：“只恐夏侯惇知之，必然罪我。”无用之人。关公知刘延无用之人，遂自催车仗前进。有杀有不杀，妙甚。若逢人便杀，便不成关公矣。到黄河渡口，第五关。秦琪引军出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关公曰：“汉寿亭侯关某也。”琪曰：“今欲何往？”关公曰：“欲投河北去寻兄长刘玄德，敬来借渡。”琪曰：“丞相公文何在？”公曰：“吾不受丞相节制，有甚公文！”前托言事冗行忙，此则竟说不受节制，更是直捷痛快。琪曰：“吾奉夏侯将军将令，守把关隘，你便插翅，也飞不过去！”关公大怒曰：“你知我于路斩戮拦截者乎？”琪曰：“你只杀得无名下将，敢杀我么？”关公怒曰：“汝比颜良、文丑若何？”又将前事一提。秦琪大怒，纵马提刀，直取关公。二马相交，只一合，关公刀起，秦琪头落。斩却六将。关公曰：“当吾者已死，余人不必惊走。速备船只，送我渡河。”军士急撑舟傍岸。关公请二嫂上船渡河。渡过黄河，便是袁绍地方。关公所历关隘五处，斩将六员。将行程图总结一笔，斩将账总算一盘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挂印封金辞汉相，寻兄遥望远途还。马骑赤兔行千里，刀偃青龙出五关。忠义慨然冲宇宙，英雄从此震江山。独行斩将应无敌，今古留题翰墨间。

关公于马上自叹曰：“吾非欲沿途杀人，奈事不得已也。曹公知之，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。”观公此语，知后日华容道相遇，定然不杀。　正行间，忽见一骑自北而来，大叫：“云长少住！”关公勒马视之，乃孙乾也。关公曰：“自汝南相别，一向消息若何？”乾曰：“刘辟、龚都自将军回兵之后，复夺了汝南，此事只在孙乾口中补出，好。遣某往河北结好袁绍，请玄德同谋破曹之计。不想河北将士，各相妒忌。田丰尚囚狱中，沮授黜退不用，审配、郭图各自争权，袁绍多疑，主持不定。某与刘皇叔商议，先求脱身之计。今皇叔已往汝南会合刘辟去了。此回叙关公一边，十分热闹；放下玄德一边，未免冷落。今就孙乾口中，将河北事细述一遍，笔法又密又省。恐将军不知，反到袁绍处，或为所害，特遣某于路迎接将来。幸于此得见！将军可速往汝南，与皇叔相会。”陈震致书，在孙乾未知之前；孙乾报信，又在关公已行之后。叙得参差历落。关公教孙乾拜见夫人。写得周至。夫人问其动静，孙乾备说：“袁绍二次欲斩皇叔，前孙乾在汝南时未说此事，故至此方言。今幸脱身往汝南去了。夫人可与云长到此相会。”二夫人皆掩面垂泪。写得入情。关公依言，不投河北去，径取汝南来。本赴河北，忽转汝南。只因古人踪迹无常，遂使后人文字变幻。正行之间，背后尘埃起处，一彪人马赶来，当先夏侯惇大叫：“关某休走！”正是：

六将阻关徒受死，一军拦路复争锋。

毕竟关公怎生脱身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

曹操于关公之行，不使人导之出疆者，阳美其大义而阴忌其归刘，故听彼自往。若其于路阻截而复回，则是不留之留也；若其中途为人所害而死，则是不杀之杀也。迨至斩关而出，渡过黄河，当此之时，留之不可，杀之不得也；于是又恐不见了自己人情，然后令人赍送文凭以示恩厚。斯其设心，不大可见乎？文凭之送，不送于而用文凭之时，而送于不必用文凭之后。读者读至此，慎勿被曹操瞒过也。

关公既遇廖化，又遇周仓。廖化是黄巾，周仓亦是黄巾。化之从公后于仓，而仓之慕公切于化。夫使仓而不与公遇，不过绿林一豪客耳。今日立厢绘像，仓得捧大刀立于公之侧，竟附公以并垂不朽。可见人贵改图，士贵择主。虽失足雈苻，未尝不可以更新；而单身作仆，胜似拥喽啰称大王也。

人但知“降汉不降曹”为云长大节，而不知大节如翼德殆视云长而更烈也。云长辨汉与曹甚明，翼德辨汉与曹又甚明。操为汉贼，则从汉贼者亦汉贼；彼误以关公为降曹，故骂曹操并骂关公，而桃园旧好所以不暇顾矣。盖有君臣，然后有兄弟。君臣之义乖，即兄弟之义亦绝。衣带诏之公愤为重，而桃园之私盟为轻。推斯志也，使翼德而处土山之围，宁蹈白刃而死，岂肯权宜变通，姑与曹操周旋乎哉！翼德生平最怒吕布，以其灭伦绝理，故一见便呼为“三姓家奴”，而嗣后屡欲杀之，其怒曹操，亦犹是耳。恶吕布以正父子之伦，恶曹操以正君臣之礼，如翼德者，斯可谓之真孝子，斯可谓之真忠臣。

翼德失徐州，而云长责之；云长寄许都，而翼德责之。能如此以义相责，方是好兄弟。每怪今人好立朋党；一缔私盟，便互相遮护，虽有大过，不嫌其非。此以水济水耳，岂所称“和而不同”之君子乎？

玄德之于关公也，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；翼德之于关公也，古城觌面相逢而绰枪欲战，一兄一弟，何其不同如此哉？曰：既不降曹，而何以在曹？此翼德所以责关公者也。知其身虽在曹，而必不降曹，此玄德所以信关公者也。观弟之责其兄，则能为翼德之兄者，固自不易；观兄之信其弟，则能为云长之主者，大非偶然矣。

只因关公以弟寻兄、以叔保嫂，遂引出一派亲戚来：胡华与胡班为父子；韩福与王植为姻家；蔡阳与秦琪为甥舅。不唯各主其主，又复各亲其亲矣。至于不杀郭常之子，以存人祀；收养关定之子，以立己嗣：关公父子是初相见，桃园兄弟是重会合，玄德夫妇是再团圆。合前回与此回，殆共成一篇亲亲文字云。

玄德在许都听满宠报信，但知公孙瓒下落，不知赵子龙下落，令人郁郁不快。关公在汝南见孙乾报信，但知玄德下落，并不提起张翼德下落，又令人郁郁不快。今至此回，不约而同，不期而会，不特当日见者快然，即今日读者亦为之快然矣。由前而观，则桃园为初聚义，古城为再聚义；由后而观，则南阳会诸葛方为大聚义，古城合子龙为小聚义也。

刘、关、张三人两番聚散：一散于吕布之攻小沛，再散于曹操之攻徐州。而玄德则前投曹操，后投袁绍；关公则前在东海，后在许都；翼德则两次俱在芒砀山中。乃叙事者于前之散也，略关、张而独详玄德；于后之散也，则略翼德，稍详玄德，而独甚详关公。所以然者，三面之事，不能并时同叙，故取其事之长者而备载焉，取其事之短者而简括焉。史迁笔法，往往如此。

前回埋伏后文，此回收拾前文。如胡班、廖化、普净辈，俱于前回埋伏。糜竺、糜芳、简雍、赵云等，俱于此回收拾。

却说关公同孙乾保二嫂向汝南进发，不想夏侯惇领三百余骑，从后追来。孙乾保车仗前行。关公回身勒马按刀问曰：“汝来赶我，有失丞相大度。”夏侯惇曰：“丞相无明文传报，汝于路杀人，又斩吾部将，无礼太甚！我特来擒你，献与丞相发落！”言讫，便拍马挺枪欲斗。只见后面一骑飞来，大叫：“不可与云长交战！”关公按辔不动。来使于怀中取出公文，谓夏侯惇曰：“丞相敬爱关将军忠义，恐于路关隘拦截，故遣某特赍公文，遍行诸处。”直在渡河之后公文方到，此曹操奸猾处。惇曰：“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，丞相知否？”来使曰：“此却未知。”第一次斩关之时，关吏必己飞报许都矣。岂有五关俱斩，而操犹未知者乎？其“未知”者，曹操教之也，恐知之而后发使，不见了自己人情耳。惇曰：“我只活捉他去见丞相，待丞相自放他。”关公怒曰：“吾岂惧汝耶！”拍马持刀，直取夏侯惇。惇挺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不十合，忽又一骑飞至，大叫：“二将军少歇！”惇停枪问来使曰：“丞相叫擒关某乎？”此句问得更妙。惇意亦以斩关之事操必知之矣。使者曰：“非也。丞相恐守关诸将阻挡关将军，故又差某驰公文来放行。”未渡河前一纸公文不见，既渡河后公文连片而至，曹操大是奸猾。惇曰：“丞相知其于路杀人否？”使者曰：“未知。”第二番使命犹云“未知”，一发是诈。惇曰：“既未知其杀人，不可放去。”指挥手下军士，将关公围住。关公大怒，舞刀来迎。两个正欲交锋，阵后一人飞马而来，大叫：“云长、元让，休得争战！”众视之，乃张辽也。二人各勒住马。张辽近前言曰：“奉丞相钧旨：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，恐于路有阻，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，任便放行。”前两次言不知者，恐知其斩关而后发使，不见了人情。此直言已知者，见得知其斩关而并不怒，索性再卖个人情也。皆是曹操奸猾处。惇曰：“秦琪是蔡阳之甥。他将秦琪托付我处，今被关某所杀，怎肯干休？”伏后蔡阳厮杀事。辽曰：“我见蔡将军，自有分解。既丞相大度，教放云长去，公等不可废丞相之意。”夏侯惇只得将军马约退。五关俱已斩过，一夏侯惇何足阻之，此时亦落得做个人情矣。辽曰：“云长今欲何往？”关公曰：“闻兄长又不在袁绍处，吾今将遍天下寻之。”辽曰：“既未知玄德下落，且再回见丞相，若何？”本为放行而来，却转出挽留一语，趣甚。关公笑曰：“安有是理！文远回见丞相，幸为我谢罪。”说毕，与张辽拱手而别。公之来以辽终，公之去亦以辽终。于是张辽与夏侯惇领军自回。

关公赶上车仗，与孙乾说知此事。二人并马而行。行了数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装尽湿。出路人每有如此苦事。遥望山冈边有一所庄院，关公引着车仗，到彼借宿。庄内一老人出迎。又遇一老人。关公具言来意。老人曰：“某姓郭，名常，世居于此。久闻大名，幸得瞻拜。”遂宰羊置酒相待，请二夫人于后堂暂歇。郭常陪关公、孙乾于草堂饮酒，此老之待客与胡华相似。一边烘焙行李，照上“行装尽湿”句，细甚。一边喂养马匹。闲中带出马匹二字，为后偷马一逗，细甚。至黄昏时候，忽见一少年又遇一少年。引数人入庄，径上草堂。郭常唤曰：“吾儿来拜将军。”因谓关公曰：“此愚男也。”关公问何来。常曰：“射猎方回。”代答。少年见过关公，即下堂去了。写得闪闪忽忽。常流泪言曰：“老夫耕读传家，止生此子，不务本业，惟以游猎为事。是家门不幸也！”胡华之子贤，郭常之子不肖，闲闲相对。关公曰：“方今乱世，若武艺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云不幸？”常曰：“他若肯习武艺，便是有志之人。今专务游荡，无所不为，伏偷马事。老夫所以忧耳！”关公亦为叹息。至更深，郭常辞出。关公与孙乾方欲就寝，忽闻后院马嘶人叫。读者至此，疑又有卞喜伏兵，王值纵火之事。关公急唤从人，却都不应，乃与孙乾提剑往视之。只见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唤，从人正与庄客厮打。好看。公问其故。从人曰：“此人来盗赤兔马，前有劫车仗之盗，此又有偷马匹之贼，亦闲闲相对。被马踢倒。我等闻叫唤之声，起来巡看，庄客们反来厮闹。”公怒曰：“鼠贼焉敢盗吾马！”恰待发作，郭常奔至，告曰：“不肖子为此歹事，罪合万死！奈老妻最怜爱此子，人情多爱独子，而妇人之情，又每怜不肖之子。则此子之不肖，未必非怜爱酿成之也。乞将军仁慈宽恕！”关公曰：“此子果然不肖，适才老翁所言，真知子莫若父也。不知子者又莫若母。我看翁面，且姑恕之。”遂分付从人看好了马，喝散庄客，与孙乾回草堂歇息。次日，郭常夫妇出拜于堂前，谢曰：“犬子冒渎虎威，深感将军恩恕。”关公令唤出：“我以正言教之。”常曰：“他于四更时分，又引数个无赖之徒，不知何处去了。”为后劫马伏笔。

关公谢别郭常，奉二嫂上车，出了庄院，与孙乾并马，护着车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三十里，只见山背后拥出百余人，为首两骑马，本为盗一匹马，却引出两骑马来。前面那人头裹黄巾，身穿战袍，后面乃郭常之子也。奇绝。此子两番忽伏忽见。黄巾者曰：“我乃天公将军张角部将也！来者快留下赤兔马，放你过去！”关公大笑曰：“无知狂贼！汝既从张角为盗，亦知刘、关、张兄弟三人名字否？”第一回中事忽于此一提。○于关公口中补照刘、张，妙甚。黄巾者曰：“我只闻赤面长髯者名关云长，此人口中却放下刘、张，独问关公，又妙。却未识其面。现对赤面，何云未识？汝何人也？”公乃停刀立马，解开须囊，出长髯令视之。此人所以舍刘、张而独问关公者，盖已疑公之赤面，未见有长髯耳。故公即开出示之。其人滚鞍下马，脑揪郭常之子，拜献于马前。前有杀杜远之廖化，今有擒常子之裴元绍，又遥遥相对。关公问其姓名。告曰：“某姓裴，名元绍。自张角死后，一向无主，啸聚山林，权于此处藏伏。今早这厮来报：‘有一客人，更不问此客姓名，这厮可谓卤莽。骑一匹千里马，在我家投宿。’特邀某来劫夺此马。不想却遇将军。”前杜远事只在廖化口中虚述，今郭子事亦只在元绍口中虚述，皆省笔之法。郭常之子拜伏乞命。关公曰：“吾看汝父之面，饶你性命！”郭子抱头鼠窜而去。

公谓元绍曰：“汝不识吾面，何以知吾名？”元绍曰：“离此三十里，有一卧牛山。山上有一关西人，姓周，名仓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板肋虬髯，形容甚伟。原在黄巾张宝部下为将，张宝死，啸聚山林。他多曾与某说将军盛名，恨无门路相见。”因郭常引出郭常之子，因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绍，又因裴元绍引出周仓，方知郭常相见一段文字并非闲笔。郭常为周仓引头，亦如胡华为胡班伏线耳。关公曰：“绿林中非豪杰托足之处。公等今后可各去邪归正，勿自陷其身。”元绍拜谢。正说话间，遥望一彪人马来到。元绍曰：“此必周仓也。”关公乃立马待之。果见一人，黑面长身，持枪乘马，引众而至。周仓形状，前在元绍口中叙出，今又在关公眼中看出。见了关公，惊喜曰：“此关将军也！”疾忙下马，俯伏道傍，曰：“周仓参拜。”画出惊喜之状。关公曰：“壮士何处曾识关某来？”仓曰：“旧随黄巾张宝时，曾识尊颜。元绍但闻公名，周仓已识公面。恨失身贼党，不得相随。今日幸得拜见。愿将军不弃，收为步卒，早晚执鞭随镫，死亦甘心！”勇于从义，诚于慕贤，仓亦人杰矣哉！公见其意甚诚，乃谓曰：“汝若随我，汝手下人伴若何？”仓曰：“愿从则俱从，不愿从者听之可也。”于是众人皆曰：“愿从。”关公乃下马，至车前禀问二嫂。禀命而行，俨然有父兄在。甘夫人曰：“叔叔自离许都，于路独行，至此历过多少艰难，未尝要军马相随。前廖化欲相投，叔既却之，夫人口中，又将廖化事一提，照应前文。今何独容周仓之众耶？我辈女流浅见，叔自斟酌。”公曰：“嫂嫂之言是也。”遂谓周仓曰：“非关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从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寻见兄长，必来相招。”周仓顿首告曰：“仓乃一粗莽之夫，失身为盗，今遇将军，如重见天日，岂忍复错过！若以众人相随为不便，可令其尽跟裴元绍去。仓只身步行跟随将军，虽万里不辞也！”有匹马寻兄之主人，自有只身随主之从者。○仓之诚于从公如此，宜其与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。关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“一二人相从，无妨于事。”公乃令周仓拨人伴随裴元绍去。元绍曰：“我亦愿随关将军。”周仓曰：“汝若去时，人伴皆散。且当权时统领，我随关将军去，但有住扎处，便来取你。”伏一笔。元绍怏怏而别。元绍之不得从公，亦有幸有不幸也。

周仓跟着关公，往汝南进发。行了数日，遥见一座山城。公问土人：“此何处也？”土人曰：“此名古城。数月前有一将军，姓张，名飞，引数十骑到此，将县官逐去，逐县官，正与鞭督邮遥望。占住古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。今聚有三五千人马，四远无人敢敌。”芒砀一去，令人想杀。至此忽然出现，为之色喜。关公喜曰：“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谁想却在此！”本为寻兄，却先遇弟，奇文幻事。乃令孙乾先入城通报，教来迎接二嫂。本为寻常家数耳，不料下文幻出绝奇之事。

却说张飞在芒砀山中，住了月余。因出外探听玄德消息，又是一位寻兄的。偶过古城。入县借粮﹔县官不肯，此土人所未述。○这县官大不晓事。飞怒，因就逐去县官，夺了县印，将军权署知县印。占住城池，权且安身。补述张飞事，断不可少。当日孙乾领关公命，入城见飞。施礼毕，具言：“玄德离了袁绍处，投汝南去了。今云长直从许都送二位夫人至此，请将军出迎。”张飞听罢，更不回言，随即披挂持矛上马，引一千余人，径出北门。奇绝怪绝，不解其故。孙乾惊讶，又不敢问，只得随出城来。关公望见张飞到来，喜不自胜，付刀与周仓接了，拍马来迎。只见张飞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吼声如雷，挥矛向关公便搠。奇绝怪绝。一路胡华、郭常、廖化、周仓等辈，无不出庄拜迎、下马拜伏，至此爱弟相见，忽然挺矛便搠，真惊杀人。关公大惊，连忙闪过，便叫：“贤弟何故如此？岂忘了桃园结义耶？”首卷中事，公忽一提。飞喝曰：“你既无义，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！”前此称兄道弟，今忽作你我之呼。盖你我之为兄弟，本以义合也；你既无义，则你是你、我是我，你是做你的人，我是做我的人，你无面目见我，我亦无面目见你矣。说得字字愤，声声激。○前回极力写云长，此回极力写翼德。关公曰：“我如何无义？”飞曰：“你背了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。今又来赚我，竟说来赚我，冤屈得好。我今与你拼个死活！”桃园之誓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今你既背义，则你死我活，方为快也。字字愤，声声激。关公曰：“你原来不知！我也难说。现放着二位嫂嫂在此，贤弟请自问。”公不自说，推二嫂说，情景逼真。二夫人听得，揭帘而呼曰：“三叔何故如此？”飞曰：“嫂嫂住着。且看我杀了负义的人，然后请嫂嫂入城。”嫂犹兄也，杀负兄之人于嫂之前，犹杀之于兄前也。字字愤，声声激。○降曹即是负刘，负刘即是负义；义则兄之，负义则人之：翼德真圣人也。甘夫人曰：“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暂时栖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险阻，送我们到此。三叔休错见了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二叔向在许都，原出于无奈。”前翼德失陷二嫂于吕布，则云长责之，而玄德解之；今云长失陷二嫂于曹操，则翼德责之，而二嫂解之。前后亦遥遥相对。飞曰：“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。忠臣宁死而不辱，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！”可知云长之事，翼德所不能为，亦不肯为。关公曰：“贤弟休屈了我。”孙乾曰：“云长特来寻将军。”夹孙乾语，更妙。飞喝曰：“如何你也胡说？他那里有好心，必是来捉我！”真认云长为曹操心腹，故作此等语。关公曰：“我若捉你，须带军马来。”借此一语，带起下文，如针引线，极叙法之妙。○幸是不曾带得廖化、裴元绍等一班人伴来，不然真是没得辨。飞把手指曰：“兀的不是军马来也！”来得突兀。叙事妙品。

关公回顾，果见尘埃起处，一彪人马来到。风吹旗号，正是曹军。关公此时，真浑身是口难分说矣。张飞大怒曰：“今还敢支吾么？”不特翼德心疑，即关公亦心疑，读者至此亦心疑。挺丈八蛇矛便搠将来。关公急止之曰：“贤弟且住。你看我斩此来将，以表我真心。”绝妙辨冤法。飞曰：“你果有真心，我这里三通鼓罢。便要你斩来将！”祢衡之鼓三通，其节悲；张飞之鼓三通，其声壮。关公应诺。须臾，曹军至。为首一将，乃是蔡阳，挺刀纵马大喝曰：“你杀吾外甥秦琪，却原来逃在此！吾奉丞相命，特来拿你！”关公更不打话，举刀便砍。张飞亲自擂鼓。只见一通鼓未尽，关公刀起处，蔡阳头已落地。关公事借蔡阳头为辨揭，蔡阳头以张飞鼓为邀帖。众军士俱走。关公活捉执认旗的小卒过来，问取来由。小卒告说：“蔡阳闻将军杀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来河北与将军交战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刘辟。不想在这里遇着将军。”曹操一边事在军人口中补出，省笔。关公闻言，教去张飞前告说其事。飞将关公在许都时事细问小卒，小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飞方才信。既借曹将头辨心迹于目前，又借曹军口证往事于前日，张飞又不得不信服矣。

正说间，忽城中军士来报：“城南门外，有十数骑来的甚紧，不知是甚人。”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○读者至此，又疑是曹兵至矣。张飞心中疑虑，便转出南门看时，果见十数骑轻弓短箭而来。见了张飞，滚鞍下马。视之，乃糜竺、糜芳也。张飞在古城遇二糜，与关公在汝南遇孙乾，一样出人意外。飞亦下马相见。竺曰：“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逃难回乡。使人远近打听，知云长降了曹操，主公在于河北；又闻简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又在二糜口中带表简雍下落，妙。只不知将军在此。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，说有一姓张的将军如此模样，今据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，故来寻访。幸得相见！”二糜踪迹，亦只借他口中叙出，省笔。飞曰：“云长兄与孙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”二糜大喜，同来见关公，并参见二夫人。飞遂迎请二嫂入城。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诉说关公历过之事，张飞方才大哭，参拜云长。不知则大怒欲杀，知之则大哭下拜，英雄血性，固应尔尔。二糜亦俱伤感。张飞亦自诉别后之事，叙事简到。一面设宴贺喜。

次日，张飞欲与关公同赴汝南见玄德。写张飞。关公曰：“贤弟可保护二嫂暂住此城，待我与孙乾先去探听兄长消息。”保嫂寻兄之事，前此关公独任之，今则与翼德分任之矣。飞允诺。关公与孙乾引数骑奔汝南来。刘辟、龚都接着，关公便问：“皇叔何在？”刘辟曰：“皇叔到此住了数日，为见军少，复往河北袁本初处商议去了。”前赴河北，却在汝南；今至汝南，又在河北。古诗云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散而求复聚，如此之难，可发一叹。关公怏怏不乐。孙乾曰：“不必忧虑。再苦一番驱驰，仍往河北去报知皇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”关公依言，辞了刘辟、龚都，回至古城，与张飞说知此事。张飞便欲同至河北。写张飞。关公曰：“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处，未可轻弃。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，寻见兄长，来此相会。贤弟可坚守此城。”飞曰：“兄斩他颜良、文丑，如何去得？”斩颜良、文丑事，又在张飞口中一提。关公曰：“不妨。我到彼，当见机而变。”为后不入境伏笔。遂唤周仓问曰：“卧牛山裴元绍处共有多少人马？”仓曰：“约有四五百。”关公曰：“我今抄近路去寻兄长。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枝人马，从大路上接来。”欲使彼接应，以防不虞，不意后文又殊不然。仓领命而去。

关公与孙乾只带二十余骑投河北来。将至界首，乾曰：“将军未可轻入，只在此间暂歇。孙乾甚精细。○千里寻兄，及至兄所，却不即入见，变幻之极。待某先入见皇叔，别作商议。”关公依言，先打发孙乾去了。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，便与从人到彼投宿。庄内一老翁携杖而出，又遇一老人。与关公施礼。公具以实告。老翁曰：“某亦姓关，名定。久闻大名，幸得瞻谒。”遂命二子出见，又遇两少年。○此处且不叙明二子，妙。款留关公，并从人俱留于庄内。胡华之后有郭常，郭常之后有关定。一样蹊径，各自出奇。

且说孙乾匹马入冀州，见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“简雍亦在此间，先有二糜报信，此处便不突然。可暗请来同议。”少顷，简雍至，与孙乾相见毕，共议脱身之计。雍曰：“主公明日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说刘表共破曹操，便可乘机而去。”前在许都脱身，托言攻袁术；今在河北脱身，托言说刘表：一样骗法。玄德曰：“此计大妙！但公能随我去否？”雍曰：“某亦自有脱身之计。”此计且不说出。商议已定。次日，玄德入见袁绍，告曰：“刘景升镇守荆襄九郡，兵精粮足，宜与相约，共攻曹操。”绍曰：“吾尝遣使约之，奈彼未肯相从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是备同宗，备往说之，必无推阻。”绍曰：“若得刘表，胜刘辟多矣。”遂命玄德行。绍又曰：“近闻关云长已离了曹操，欲来河北。吾当杀之，以雪颜良、文丑之恨！”孙乾不与关公同入，确有主见。玄德曰：“明公前欲用之，吾故召之。又将前事一提。今何又欲杀之耶？且颜良、文丑比之，二鹿耳；云长乃一虎也。失二鹿而得一虎，何恨之有？”若绍之优柔无断，直一羊耳。羊安能用虎乎？绍笑曰：“吾实爱之，故戏言耳。公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来。”玄德曰：“即遣孙乾往召之可也。”玄德脱身之计，简雍预先画定；孙乾脱身之计，玄德随机化出。绍大喜，从之。玄德出，简雍进曰：“玄德此去，必不回矣。某愿与偕往：一则同说刘表，二则监住玄德。”妙人妙计。绍然其言，便命简雍与玄德同行。玄德请攻袁术，曹操使朱灵、路昭监之；玄德请约刘表，袁绍即使简雍监之：袁、曹愚智又别于此。郭图谏绍曰：“刘备前去说刘辟，未见成事；此事不实叙，只用虚笔点缀。今又使与简雍同往荆州，必不返矣。”绍曰：“汝勿多疑，简雍自有见识。”可发一笑。郭图嗟呀而出。

却说玄德先命孙乾出城回报关公，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，上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孙乾接着，同往关定庄上。关公迎门接拜，执手啼哭不止。刘、关至此方才相见。○“啼哭”二字，宛然孺慕之诚。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。玄德问其姓名。关公曰：“此人与弟同姓，有二子：长子关宁，学文；次子关平，学武。”二子姓名学业，至此方补叙，却用关公代说，妙。○郭常之子不肖，关定之子又贤，又复闲闲相对。关定曰：“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，未识肯容纳否？”郭子不肖，而郭常欲留之；关子贤，而关定欲遣之。毕竟郭常不脱常情，关定自有定见。玄德曰：“年几何矣？”定曰：“十八岁矣。”玄德曰：“既蒙长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贤郎为子，若何？”此从同姓上想出。异姓者既为兄弟，同姓者岂不当为父子耶？关定大喜，便命关平拜关公为父，呼玄德为伯父。关公本为寻兄，忽然得子；玄德方见一弟，又认一侄，奇文奇事。○前玄德于途中，遇杀妻为食之刘安；今关公于途中，遇遗子为嗣之关定：亦遥相映照。玄德恐袁绍追之，急收拾起行。关平随着关公，一齐起身。关定送了一程自回。

关公教取路往卧牛山来。正行间，忽见周仓引数十人带伤而来。奇文奇事，杂沓而来。关公引他见了玄德，细。问其何故受伤，仓曰：“某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元绍交锋，只一合，刺死裴元绍，关平为养子，有不必随行之关宁以陪之；周仓为前将，有不得随行之裴元绍以陪之。一虚一实，天然奇妙。尽数招降人伴，占住山寨。周仓到彼招诱人伴时，止有这几个过来，余者俱惧怕不敢擅离。仓不忿，与那将交战，被他连胜数次，身中三枪。因此来报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”仓曰：“极其雄壮，不知姓名。”关公遇张飞，妙在先知姓名；周仓见赵云，妙在不知姓名。于是关公纵马当先，玄德在后，径投卧牛山来。周仓在山下叫骂，只见那将全副披挂，持枪骤马，引众下山。玄德早挥鞭出马，大叫曰：“来者莫非子龙否？”意外出奇。那将见了玄德，滚鞍下马，拜伏道旁。原来果然是赵子龙。徐州一别，令人想杀。今此处忽然出现，又为之色喜。玄德、关公俱下马相见，问其何由至此。云曰：“云自别使君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。遥应第二十一回中语。袁绍屡次招云，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有见识。后欲至徐州投使君，是其生平一片之心。又闻徐州失守，云长已归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绍处。云几番欲来相投，只恐袁绍见怪。又精细。四海飘零，无容身之地。前偶过此处，适遇裴元绍下山来欲夺吾马，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误？云因杀之，借此安身。近闻翼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实。今幸得遇使君！”子龙一向踪迹，即借他口中历历叙出，又周至，又省笔，又妙在夹带刘、关、张三人事。玄德大喜，诉说从前之事。关公亦诉前事。“柬书欲寄何由达，旧事凄凉不可听。”玄德曰：“吾初见子龙，便有留恋不舍之情。遥应第七回中事。今幸得相遇！”云曰：“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随，大称平生。虽肝脑涂地无恨矣！”剖心沥胆之言。当日就烧毁山寨，率领人众，尽随玄德前赴古城。

张飞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诉。二夫人具言云长之事，玄德感叹不已。前刘、关相见时，云长但执手啼哭，并无一语自明。今二夫人代为言之。○云长心事，光明磊落，玄德已深信之；虽微二夫人言，固将感叹不已也。于是杀牛宰马，先拜谢天地，宛如桃园结义之时。然后遍劳诸军。玄德见兄弟重聚，将佐无缺，又新得了赵云；关公又得了关平、周仓二人，欢喜无限，连饮数日。其实可喜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当时手足似瓜分，信断音稀杳不闻。今日君臣重聚义，正如龙虎会风云。

时玄德、关、张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平、周仓部领马步军校，共四五千人。上已将前事一总，此时又总叙一笔，老甚。○上文单叙将，此兼叙兵。玄德欲弃了古城，去守汝南，究竟古城只作得书过文。恰好刘辟、龚都差人来请。省却多少笔墨，叙事妙品。于是遂起军往汝南驻札，招军买马，徐图征进，不在话下。放下玄德一边。

且说袁绍见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图曰：“刘备不足虑。曹操乃劲敌也，不可不除。刘表虽据荆州，不足为强。江东孙伯符威镇三江，地连六郡，谋臣武士极多，可使人结之，共攻曹操。”放下刘备，专重曹操，又放下刘表，转出孙策：此文字过枝接叶处。绍从其言，即修书，遣陈震为使，来会孙策。正是：

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东豪杰来。

未知其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

前孙坚以三十骑轻出，而至于死；今孙策以单骑轻出，而至于伤。轻而无备，此吴子寿梦之所以卒于巢也。万乘之重，壮者虑轻，坚与策之不得为帝王者在此。

智伯之客只一，许贡之客有三。未知许贡之待此三人，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让否也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许贡，其先亦如豫让之曾事他人否也？乃豫让伏桥入厕，吞炭漆身，未尝损赵襄子分毫，但能斩其衣袍而已。若三人之箭射枪搠，孙策皆以身亲受之，其事比豫让为尤快，其人亦比豫让为更烈。虽其姓名不传，固当表而出之，以愧后世之为臣而忘君者。

孙策不信于神仙，是孙策英雄处。英明如汉武，犹且惑神仙、好方士，而孙策不然，此其识见诚有大过人者。其死也，亦运数当绝、适逢其会耳，非于吉之能杀之也。世人不察，以为孙策死于于吉，然则张角所云“南华老仙授以《太平要术》”，亦将谓其有是事否？若于吉能杀孙策，何以南华老仙不能救张角乎？

孙策之怒，非怒于吉，怒士大夫之群然拜之也。至今吴下风俗，最好延僧礼道，并信诸巫祝鬼神之事，盖自昔日而已然矣。席间耳语，纷纷下楼，此等光景实不可耐。孙策见之，安得不怒乎？若于吉果系神仙，杀亦不死，何索命之有？其索命者，或孙策将亡，别有妖孽托言，必非于吉。正史但曰：“孙策为许贡之客所刺，伤重而殒。”并不载于吉一事，所以破世人之惑也。予今存而辨之，亦以破世人之惑云。

有父创业以遗其子者矣，未有兄创业以遗其弟者也。策无年而权有年，策无嗣而权有嗣；策也竭蹶而取之，权也安坐而享之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良由策之为策，冲锋陷阵，克敌之勇有余；雅俗坐镇，君人之度未足耳。孙策死而以帝业让之孙权，亦犹刘演死而以帝业让之刘秀。策于举事之初，便梦光武，此其应已在孙权矣。

鲁肃之济周瑜，是笃友，不是市恩。周瑜之举鲁肃，是荐贤，不是酬惠。试观鲁肃初见孙权数语，与孔明隆中所见略同。人但知其为谨厚，而不知其慷慨；但知其为诚实，而不知其英敏。岂得为知子敬者耶！

人谓管仲不如鲍叔，以鲍叔能荐贤，而管仲不能荐贤也。今周瑜荐鲁肃，鲁肃又荐诸葛瑾，张纮亦荐顾雍，其转相汲引如此。彼管仲于临终时，力短宾须无、宁越等诸人，而未尝荐一贤士以自代。然则如瑜、如肃、如纮者，贤于管仲远矣。

使刘表截孙坚者，袁绍也。使曹仁婚孙匡者，曹操也。孙策欲结袁绍以拒曹操，则合者忽离，离者忽合；孙权又却袁绍而顺曹操，则合者将离而终合，离者将合而终离。事之变幻，何其不可捉摸乃尔乎！前回正叙刘备脱离袁绍之事，后回将叙袁绍再攻曹操之事，而此回忽然夹叙东吴，如天外奇峰横插入来。事既变，叙事之文亦变。《三国》一书，诚非他书所能及。

却说孙策自霸江东，兵精粮足。建安四年，袭取庐江，败刘勋。庐江太守。使虞翻驰檄豫章，豫章太守华歆投降。后孙权使华歆至许昌，先于此处伏笔。○王朗不降孙策而归曹操，华歆则既降孙策而又归曹操。华歆人品，又在王朗之下。自此声势大振，乃遣张纮往许昌上表献捷。曹操知孙策强盛，叹曰：“狮儿难与争锋也！”刘景升之儿如豚犬，孙文台之儿如狮子。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，两家结婚。曹操结婚孙策，与袁术求婚吕布一样主意。留张纮在许昌。伏笔。孙策求为大司马，曹操不许。策恨之，常有袭许都之心。吕与袁以绝婚而不睦，孙与曹以结婚而亦不睦，两样局面。于是吴郡太守许贡，乃暗遣使赴许都，上书于曹操。其略曰：

孙策骁勇，与项籍相似。小霸王。朝廷宜外示荣宠，召在京师；不可使居外镇，以为后患。

使者赍书渡江，被防江将士所获，解赴孙策处。吕布获着刘备书是答书，孙策获着许贡书是送书。答书犹可原，送书不可耐。策观书大怒，斩其使，遣人假意请许贡议事。贡至，策出书示之，叱曰：“汝欲送我于死地耶！”命武士绞杀之。孙曹之交至此愈离。贡家属皆逃散。借家属衬出家客，妙。有家客三人，欲为许贡报仇，恨无其便。此三客惜不传其姓名。

一日，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，赶起一大鹿，策纵马上山逐之。曹操许田射鹿，何其严整；孙策丹徒逐鹿，何其轻率。正赶之间，只见树林之内，有三个人持枪带弓面立。比豫让伏桥更觉闪忽。策勒马问曰：“汝等何人？”答曰：“乃韩当军士也。在此射鹿。”策方举辔欲行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。写得突兀。策大惊，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，剑刃忽坠，止存剑靶在手，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，正中孙策面颊。不是射鹿，却是射狮。策就拔面上箭，取弓回射，放箭之人应弦面倒。狮儿甚能。那二人举枪向孙策乱搠，大叫曰：“我等是许贡家客，特来为主人报仇！”即在家客口中说明，省笔。○三人来所，却在两人口中说出，更妙。策别无器械，只以弓拒之，前太史慈以一盔抵一戟，今孙策以一弓抵二枪，前后映像。且拒且走。二人死战不退。策身被数枪，马亦带伤。前周泰以保护孙权而被枪，今孙策以无人保护而被伤，又前后映像。正危急之时，程普引数人至。孙策大叫：“杀贼！”程普引众齐上，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。义哉三客，胜徐晃、张辽辈多矣！看孙策时，血流满面，被伤至重，乃以刀割袍，裹其伤处，救回吴会养病。后人有诗赞许家三客曰：

孙郎智勇冠江湄，射猎山中受困危。许客三人能死义，杀身豫让未为奇。

却说孙策受伤而回，使人寻请华陀医治。不想华陀已往中原去了，华陀前医周泰，后医关公，故于此处更为一提。止有徒弟在吴。命其治疗，其徒曰：“箭头有药，毒已入骨。须静养百日，方可无虞；若怒气冲激，其疮难治。”先伏一笔。孙策为人最是性急，恨不得即日便愈。将息到二十余日，忽闻张纮有使者自许昌回。策唤问之。使者曰：“曹操甚惧主公，其帐下谋士亦俱敬服。惟有郭嘉不服。”此在使者口中补叙，省甚。策曰：“郭嘉曾有何说？”使者不敢言。策怒，固问之。使者只得从实告曰：“郭嘉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：‘轻而无备，性急少谋，乃匹夫之勇也，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。’”正与射猎受伤相照。嘉之料策，不于射猎知之，早于战太史慈知之矣。策闻言大怒曰：“匹夫安敢料吾！吾誓取许昌！”遂不待疮愈，便欲商议出兵。张昭谏曰：“医者戒主公百日休动，今何因一时之忿，自轻万金之躯？”

正话间，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。接引前卷。○陈震此来，恰中机会。策唤入问之。震具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，共攻曹操。正中下怀。策大喜，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，设宴款待陈震。饮酒之间，忽见诸将互相耳语，纷纷下楼。此等光景，其实可笑可恶。策怪问何故，左右曰：“有于神仙者，今从楼下过，诸将欲往拜之耳。”此时不即说明于神仙来历，留俟后文叙出，有情景。策起身凭栏观之，见一道人，身披鹤氅，手携藜杖，立于当道，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。吴人风俗，往往如此。策怒曰：“是何妖人？快与我擒来！”左右告曰：“此人姓于，名吉，寓居东方，往来吴会，普施符水，救人万病，无有不验。当世呼为神仙，未可轻渎。”华陀是医中之仙，于吉又是仙中之医。然则孙策被伤，诸将何不即荐于吉疗之，而必求华陀之徒也。策愈怒，喝令：“速速擒来！违者斩！”左右不得已，只得下楼，拥于吉至楼上。策叱曰：“狂道怎敢煽惑人心！”于吉曰：“贫道乃琅琊宫道士，顺帝时曾入山采药，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，号曰《太平青领道》，凡百余卷，皆治人疾病方术。此与张角得《太平要术》，俱是自说，无人看见。贫道得之，惟务代天宣化，普救万人，未曾取人毫厘之物。不取人物，则与今之方士不同。安得煽惑人心？”策曰：“汝毫不取人，衣服饮食，从何而得？汝即黄巾张角之流，张角事已隔二十余回，忽又于此提动。今若不诛，必为后患！”叱左右斩之。张昭谏曰：“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，并无过犯，不可杀害。”策曰：“此等妖人，吾杀之何异屠猪狗！”俗呼之为神仙，策乃骂之为猪狗，快绝。众官皆苦谏，陈震亦劝。策怒未息，命且囚于狱中。众官俱散。陈震自归馆驿安歇。

孙策归府，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。男子或有不信僧道者，却又拗妇人不过。夫人唤孙策入后堂，谓曰：“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缧绁。此人多曾医人疾病，军民敬仰，不可加害。”策曰：“此乃妖人，能以妖术惑众，不可不除！”夫人再三劝解。策曰：“母亲勿听外人妄言，儿自有区处。”乃出唤狱吏取于吉来问。原来狱吏皆敬信于吉，吉在狱中时，尽去其枷锁；及策唤取，方带枷锁而出。策访知大怒，痛责狱吏，仍将于吉械系下狱。策之杀吉，皆众人之激也。张昭等数十人，连名作状，拜求孙策，乞保于神仙。今有写连名保状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，未有代神仙拜托人而求保者也。可发一笑。策曰：“公等皆读书人，何不达理？昔交州刺史张津，听信邪教，鼓瑟焚香，常以红帕裹头，自称可助出军之威，后竟为敌军所杀。百忙中又于张角之前远引一故事。张角用黄巾，张津用红帕；张角是黄天当立，张津是赤地当兴矣。两下映像成趣。此等事甚无益，诸君自未悟耳。吾欲杀于吉，正思禁邪觉迷也。”

吕范曰：“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风祷雨。方今天旱，何不令其祈雨以赎罪？”前言治病，此忽转出祈雨，幻甚。策曰：“吾且看此妖人若何。”遂命于狱中取出于吉，开其枷锁，令登坛求雨。吉领命，即沐浴更衣，取绳自缚于烈日之中。前孙策欲拘囚于吉，则狱吏私开其枷锁；今孙策命开其枷锁，则于吉反取绳自缚。映像成趣。百姓观者，填街塞巷。夹写百姓一句，好。于吉谓众人曰：“吾求三尺甘霖，以救万民，然我终不免一死。”神仙不死，死者必非神仙。众人曰：“若有灵验，主公必然敬服。”于吉曰：“气数至此，恐不能逃。”极似郭璞语。既知气数难逃，便不当怼孙策矣。王敦之死，未闻郭璞作祟，然则孙策之死，安得谓是于吉作祟耶？少顷，孙策亲至坛中下令：“若午时无雨，即焚死于吉。”先令人堆积干柴伺候。亦是一祈雨法。将及午时，狂风骤起。风过处，四下阴云渐合。不便写下雨，妙有顿折。○前者“不速之客三人来”，此则“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”。策曰：“时已近午，空有阴云，而无甘雨，正是妖人！”叱左右将于吉扛上柴堆，四下举火，焰随风起，偏有此一折，妙甚。忽见黑烟一道，冲上空中，一声响亮，雷电齐发，大雨如注。顷刻之间，街市成河，溪涧皆满，足有三尺甘雨。遇雨之吉，群疑亡也。于吉仰卧于柴堆之上，大喝一声，云收雨住，复见太阳。看他一时写出风、云、烟、火、雷、电、雨、日，令读者惊心悦目。于是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，解去绳索，再拜称谢。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，不顾衣服，乃勃然大怒，此时众人不罗拜，孙策或未必杀吉。使策果于杀吉者，皆众人之过也。叱曰：“晴雨乃天地之定数，妖人偶乘其便，你等何得如此惑乱！”若果能欲雨而雨，欲晴而晴，则亦可欲死而死，欲生而生矣。今死生既云有定数，则晴雨安得无定数。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。众官力谏，策怒曰：“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！”众官乃不敢复言。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。能避火劫，不能避刀兵劫，毕竟不成神仙。只见一道青气，太平青领道。投东北去了。琅琊山在东北。策命将其尸号令于市，以正妖妄之罪。

是夜风雨交作，及晓，不见了于吉尸首。能于既死之后摄去其尸，何不先于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？守尸军士报知孙策。策怒，欲杀守尸军士。忽见一人，从堂前徐步而来，视之却是于吉。既往东北，何又来西南？策大怒，正欲拔剑砍之，忽然昏倒于地。左右急救入卧内，半晌方苏。吴太夫人来视疾，谓策曰：“吾儿屈杀神仙，四字好笑。故招此祸。”策笑曰：“儿自幼随父出征，杀人如麻，何曾有为祸之理？今杀妖人，正绝大祸，安得反为我祸？”孙策明理，毕竟英雄。夫人曰：“因汝不信，以致如此。今可作好事以禳之。”确是妇人声口。今日吴下，此风尤甚。○若云作好事，是将迫荐神仙矣。岂有神仙而望人追荐者乎？好笑。策曰：“吾命在天，妖人决不能为祸。何必禳耶？”夫人料劝不信，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。妇人信鬼之事，慈母爱子之情。○何不并禳许贡及其家客三人？岂鬼不为祟，而神仙反为祟乎？

是夜二更，策卧于内宅，忽然阴风骤起，灯灭而复明。灯影之下，见于吉立于床前。人之将死，而鬼物侮之，非真于吉之能为祸也。策大喝曰：“吾平生誓诛妖妄，以靖天下！汝既为阴鬼，何敢近我！”取床头剑掷之，忽然不见。吴太夫人闻之，转生忧闷。策乃扶病强行，以宽母心。孙策事母至孝，岂有神仙而害孝子者？母谓策曰：“圣人云：‘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’又云：‘祷尔于上下神祇。’鬼神之事，不可不信。今之信佛信仙者，偏会引孔孟之言为证，不独一吴太夫人也。汝屈杀于先生，岂无报应？吾已令人设醮于郡之玉清观内，设醮玉清，前不叙明，至此借吴太夫人口中说出，好。汝可亲往拜祷，自然安妥。”策不敢违母命，只得勉强乘轿至玉清观。孙策不得已而从母命，与今之信妇言而拜仙佛者不同。道士接入，请策焚香。策焚香而不谢，毕竟是强汉。忽然炉中烟起不散，结成一座华盖，上面端坐着于吉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策怒，唾骂之，走离殿宇，又见于吉立于殿门首，怒目视策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策顾左右曰：“汝等见妖鬼否？”左右皆云：“未见。”策愈怒，拔佩剑望于吉掷去，一人中剑而倒；众视之，乃前日动手杀于吉之小卒，被剑斫入脑袋，七窍流血而死。小卒动手杀于吉，非小卒之意；吉若恨而杀之，亦不成神仙矣。策命扛出葬之。比及出观，又见于吉走入观门来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策曰：“此观亦藏妖之所也！”直以玉清观与琅琊宫一例看。遂坐于观前，命武士五百人拆毁之。武士方上屋揭瓦，却见于吉立于屋上，飞瓦掷地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○不能禁其拆毁，只得反助其揭瓦，亦甚着乖。策大怒，传令逐出本观道士，放火烧毁殿宇。火起处，又见于吉立于火光之中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○此时何不更求甘雨以灭火耶？策怒归府，又见于吉立于府门前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策乃不入府，随点起三军，出城外下寨，传唤众将商议，欲起兵助袁绍夹攻曹操。忙中回顾陈震通好一事，妙甚。众将俱曰：“主公玉体违和，未可轻动。且待平愈出兵未迟。”

是夜，孙策宿于寨内，又见于吉披发而来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○“彼发而来”，一发像鬼，不像神仙。策于帐中叱喝不绝。次日，吴太夫人传命召策回府。策乃归见其母。夫人见策形容憔悴，泣曰：“儿失形矣！”策即引镜自照，果见形容十分瘦损，不觉失惊，顾左右曰：“吾奈何憔悴至此耶！”言未已，忽见于吉立于镜中。种种兴妖作怪，神仙必不为此。○闻神仙有照妖镜，不意凡人又有照神仙之镜。策拍镜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昏绝于地。曰“金疮迸裂”，则孙策仍死于许贡之客，非死于于吉也。夫人令扶入卧内。须臾苏醒，自叹曰：“吾不能复生矣！”随召张昭等诸人及弟孙权至卧榻前，嘱咐曰：“天下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大可有为。子布等幸善相吾弟。”乃取印绶与孙权曰：“若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于两阵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使各尽力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孙策深自知，亦深知其弟。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，善自图之！”权大哭，拜受印绶。策告母曰：“儿天年已尽，不能奉慈母。今将印绶付弟，望母朝夕训之。父兄旧人，慎勿轻怠。”孙策可谓孝于父母，友于兄弟。母哭曰：“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，当复如何？”策曰：“弟才胜儿十倍，足当大任。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。内事、外事分得妙。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嘱之也！”此句补得妙。又唤诸弟嘱曰：“吾死之后，汝等并辅仲谋。宗族中敢有生异心者，众共诛之。骨肉为逆，不得入祖坟安葬。”早为后文孙峻、孙琳伏线。诸弟泣受命。又唤妻乔夫人谓曰：“吾与汝不幸中途相分，汝须孝养尊姑。早晚汝妹入见，可嘱其转致周郎，尽心辅佐吾弟，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。”周郎之于孙策，犹樊哙之于汉高，皆两姨之亲也。○此处将二乔点叙一笔，为后文伏线。言讫，瞑目而逝。年止二十六岁。此是孙策当死，切勿认作于吉有灵。若于吉果能捉杀孙策，则后文左慈何不捉杀曹操耶？后人有诗赞曰：

独战东南地，人称小霸王。运筹如虎踞，决策似鹰扬。威镇三江靖，名闻四海香。临终遗大事，专意属周郎。

孙策既死，孙权哭倒于床前。张昭曰：“此非将军哭时也。语亦壮。宜一面治丧事，一面理军国大事。”权乃收泪。张昭令孙静理会丧事，请孙权出堂，受众文武谒贺。孙权生得方颐大口，碧眼紫髯。曹操有黄须儿，孙坚有紫须儿，紫须胜黄须多矣。昔汉使刘琬入吴，见孙家诸昆仲，因语人曰：“吾遍观孙氏兄弟，虽各才气秀达，然皆禄祚不终。惟仲谋形貌奇伟，骨格非常，乃大贵之表，又亨高寿，众皆不及也。”百忙中忽补叙刘琬善相，是闲笔，却又是紧笔。

且说当时孙权承孙策遗命，掌江东之事。经理未定，人报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吴。权曰：“公瑾已回，吾无忧矣。”原来周瑜守御巴丘。闻知孙策中箭被伤，因此回来问候。将至吴郡，闻策已亡，故星夜来奔丧。看他补叙处何等周致。当下周瑜哭拜于孙策灵柩之前。吴太夫人出，以遗嘱之语告瑜。瑜拜伏于地曰：“敢不效犬马之力，继之以死！”少顷，孙权入。周瑜拜见毕，权曰：“愿公无忘先兄遗命。”孙策不能面嘱周瑜，而特自嘱其妻，以转嘱其妻之妹；周瑜亦不能面见孙策，而但闻其母与弟述策之言。与白帝城托孤者，又是一样局面。瑜顿首曰：“愿以肝脑涂地，报知己之恩。”权曰：“今承父兄之业，将何策以守之？”瑜曰：“自古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为今之计，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，然后江东可定也。”权曰：“先兄遗言：内事托子布，外事全赖公瑾。”瑜曰：“子布贤达之士，足当大任。瑜不才，恐负倚托之重，愿荐一人以辅将军。”才如周郎，而能推贤让能，是其大过人处。权问何人。瑜曰：“姓鲁，名肃，字子敬，临淮东川人也。周瑜始荐张昭于孙策，今又荐鲁肃于孙权，始终以荐人为主，妙。此人胸怀韬略，腹隐机谋。早年丧父，事母至孝。其家极富，尝散财以济贫乏。瑜为居巢长之时，将数百人过临淮，因乏粮，闻鲁肃家有两囷米，各三千斛，因往求助。肃即指一囷相赠，其慷慨如此。孝亲笃友，轻财好施，此等人岂易于富翁中求之？○能孝亲笃友，则必能忠君矣。平生好击剑骑射，寓居曲阿。祖母亡，还葬东城。其友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郑宝，肃尚踌躇未往。今主公可速召之。”权大喜，即命周瑜往聘。瑜奉命亲往，见肃叙礼毕，具道孙权相慕之意。肃曰：“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，某将就之。”瑜曰：“昔马援对光武云：‘当今之世，非但君择臣，臣亦择君。’马援舍隗嚣而从光武，鲁肃亦当舍郑宝而从孙权。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，纳奇录异，世所罕有。足下不须他计，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。”肃从其言，遂同周瑜来见孙权。权甚敬之，与之谈论，终日不倦。

一日，众官皆散，权留鲁肃共饮，至晚同榻抵足而卧。极似李邺侯见唐肃宗时。夜半，权问肃曰：“方今汉室倾危，四方纷扰。孤承父兄余业，思为桓、文之事，君将何以教我？”肃曰：“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，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可比项羽，许贡以孙策比项羽，是言其骁勇；鲁肃以曹操比项羽，是言其跋扈。将军何由得为桓、文乎？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卒除。为将军计，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。今乘北方多务，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。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，此高祖之业也。”天下大势已了然胸中，其识见不在孔明以下。权闻言大喜，披衣起谢。次日，厚赠鲁肃，并将衣服帏帐等物赐肃之母。君能推其孝以及臣，则臣必将推其孝以及君。肃又荐一人见孙权：此人博学多才，事母至孝，君能孝，则所用之臣亦孝：臣能孝，则所荐之人亦孝。覆姓诸葛，名瑾，字子瑜，琅琊南阳人也。权拜之为上宾。瑾劝权勿通袁绍，且顺曹操，然后乘便图之。权依言，乃遣陈震回，以书绝袁绍。了前案。○孙策本欲通绍而攻曹，今权乃通曹而绝绍，机谋转变，倏忽不同。

却说曹操闻孙策已死，欲起兵下江南。侍御史张纮谏曰：用张纮谏，妙。“乘人之丧而伐之，既非义举，若其不克，弃好成仇。不如因而善遇之。”操然其说，乃即奏封孙权为将军，兼领会稽太守；即令张纮为会稽都尉，赍印往江东。后文曹操独留华歆，而此处不留张纮者，以纮之兄弟久事东吴，终不为操用耳。孙权大喜，又得张纮回吴，即命与张昭同理政事。张纮又荐一人于孙权：此人姓顾，名雍，字元叹，乃中郎蔡邕之徒，又是一孝子之徒。其为人少言语，不饮酒，严厉正大。雍性不饮酒，孙权尝曰：“顾公在座，使人不乐。”其人之严正可知。权以为丞，行太守事。自是孙权威震江东，深得民心。

且说陈震回见袁绍，具说：“孙策已亡，孙权继立；曹操封之为将军，结为外应矣。”袁绍大怒，遂起冀、青、幽、并等处人马七十余万，复来攻取许昌。正是：

江南兵革方休息，冀北干戈又复兴。

未知胜负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

当曹操攻吕布之时，袁绍可以全师袭许都而不袭，一失也。当曹操攻刘备之时，袁绍又可以全师袭许都而不袭，是再失也。迨吕布已灭，刘备已败，然后争之，斯已晚矣。然苟能以全师屯官渡而拒其前，以偏师袭许都而断其后，未尝不可以取胜，而绍又不为，是三失也。既已失之于始，谅不能得之于终，此田丰之所以知其必败耳。

项羽与高帝约割鸿沟以王，而高帝欲归；若非张良劝之勿归，楚、汉之胜负，未可知也。今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，而操以乏粮而欲归；若非荀彧劝之勿归，袁、曹之胜负，亦未可知也。读书至此，正是大关目处。如布棋者，满盘局势，所争只在一着而已。袁绍善疑，曹操亦善疑。然曹操之疑，荀彧决之而不疑，所以胜也；袁绍之疑，沮授决之而仍疑，许攸决之而愈疑，所以败也。曹操疑所疑，亦能信所信。韩猛之粮，不疑其诱敌；许攸之来，不疑其诈降，所以胜也。袁绍疑所不当疑，又信所不当信。见曹操致荀彧之书，则疑其虚；见审配罪许攸之书，则信其实；听许攸袭许都之语，则疑其诈；听郭图谮张郃之语，则信其真：所以败也。一败于白马而颜良死，再败于延津而文丑亡，犹小败耳。至三败，而七十万大军止存八百余骑。前者“十胜”“十败”之说，不于此大验乎哉！

凡用兵之法，以粮为重。然于己之粮，有弃之者矣；于人之粮，亦有弃之者矣。或两军相当，我弃我粮以诱敌，敌争取我粮则必乱，敌乱则我胜，我胜则粮仍归我，是弃未尝弃也。或大敌猝至，我欲坚壁，坚壁则必清野，清野则必自焚其积，不焚则粮为敌资，焚之则敌无所取，是非弃我粮，实断寇粮也。若夫粮之在敌，可劫则劫之，劫之而我因粮于敌，是敌粮皆我粮也。不可劫则焚之；劫之不尽，则我小受其利，而敌未必大损，焚之则敌之大损，即我之大利，是焚胜于劫也。总之以少攻多，以弱攻强，非用奇不能取胜。故高帝有给汉粮之萧何，不可无烧楚粮之彭越。曹操有能应粮之荀彧，不可无请烧粮之许攸。

高帝踞床跣足而见英布，是过为傲慢，以挫其气；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许攸，是过为殷勤，以悦其心。一则善驾驭，一则善结纳。其术不同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。光武焚书以安反侧，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；曹操焚书以靖众疑，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。一则有度量，一则有权谋。其事同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。帝王有帝王气象，奸雄有奸雄心事，真是好看。

袁绍兵多，可分之以袭许昌；曹操兵少，安能分之以袭邺郡，并取黎阳乎？故许攸之献计袁绍，是欲以实计破曹操，使曹操不及知之；荀攸之献计曹操，是欲以虚声恐袁绍，正欲使袁绍知之。此兵家虚虚实实之大不同者。《三国》一书，直可作《武经七书》读。

韩信、陈平，初皆在楚，而项羽驱之入汉；许攸、张郃，初皆事袁，而本初驱之归曹。良可叹也。其驱之不动者，在楚唯有范增，在袁惟有沮授而已。呜呼，如增、如授，能有几人哉！

却说袁绍兴兵望官渡进发。夏侯惇发书告急。曹操起军七万，前往迎敌，留荀彧守许都。绍兵临发，田丰从狱中上书谏曰：“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，不可妄兴大兵，恐有不利。”田丰第一次请缓战，第二次请急战，今第三、第四次皆请勿战，确有斟酌。逢纪谮曰：“主公兴仁义之师，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！”绍因怒，欲斩田丰。没主意。众官告免。绍恨曰：“待吾破了曹操，明正其罪！”若破了曹操，倒未必杀。正与后文反照。遂催军进发，旌旗遍野，刀剑如林。行至阳武，下定寨栅。沮授曰：“我军虽众，而勇猛不及彼军；彼军虽精，而粮草不如我军。彼军无粮，利在急战；我军有粮，宜且缓守。若能旷以日月，则彼军不战自败矣。”知彼知我。此即贾诩劝李傕拒马腾之计也。绍怒曰：“田丰慢我军心，吾回日必斩之。汝安敢又如此！”叱左右：“将沮授锁禁军中，待我破曹之后，与田丰一体治罪！”田丰意在不战，沮授意在缓战。不战但可免败，缓战实可致胜。乃皆不见用而反见罪，惜哉！于是下令，将大军七十万，东西南北，周围安营，连络九十余里。

细作探知虚实，报至官渡，曹军新到，闻之皆惧。曹操与众谋士商议。荀攸曰：“绍军虽多，不足惧也。我军俱精锐之士，无不一以当十。但利在急战。若迁延日月，粮草不敷，事可忧矣。”所见与沮授同。此用而彼不用者，所遇之主异耳。操曰：“所言正合吾意。”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。绍军来迎，两边排成阵势。审配拨弩手一万，伏于两翼﹔弓箭手五千，伏于门旗内：约炮响齐发。三通鼓罢，袁绍金盔金甲，锦袍玉带，立马阵前。左右排列着张郃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等诸将，旌旗节钺，甚是严整。曹阵上门旗开处，曹操出马。许诸、张辽、徐晃、李典等，各持兵器，前后拥卫。前写二人交战，俱未亲身对垒。此番方是大决雌雄。曹操以鞭指袁绍曰：“吾于天子之前，保奏你为大将军，今何故谋反？”绍怒曰：“汝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！恶罪弥天，甚于莽、卓，乃反诬人造反耶！”操曰：“吾今奉诏讨汝！”绍曰：“吾奉衣带诏讨贼！”只此七字，抵得一篇陈琳檄文。操怒，使张辽出战。张邰跃马来迎。二将斗了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负，曹操见了暗暗称奇。为后收用张邰伏笔。许褚挥刀纵马，直出助战，高览挺枪接住。四员将捉对儿厮杀。曹操令夏侯惇、曹洪，各引三千军，齐冲彼阵。审配见曹军来冲阵，便令放起号炮：两下万弩并发，中军内弓箭手一齐拥出阵前乱射。袁军惯以箭取胜，此北人长技也。曹军如何抵敌，望南急走。袁绍驱兵掩杀，曹军大败，尽退至官渡。

袁绍移军逼近官渡下寨。审配曰：“今可拨兵十万守官渡，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，令军人下视寨中放箭。操若弃此而去，吾得此隘口，许昌可破矣。”亦是好计。绍从之，于各寨内选精壮军人，用铁锹土担，齐来曹操寨边垒土成山。曹营内见袁军堆筑土山，欲待出去冲突，被审配弓弩手当住咽喉要路，不能前进。十日之内，筑成土山五十余座，上立高橹，分拨弓弩手于其上射箭。曹军大惧，皆顶着遮箭牌守御。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，箭下如雨，前之箭自北而南，今之箭则自上而下。曹军皆蒙楯伏地，袁军吶喊而笑。吶喊与笑相连，此等军声从来未有。曹操见军慌乱，集众谋士问计。刘晔进曰：“可作发石车以破之。”以石御箭，妙计。操令晔进车式，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，分布营墙内，正对着土山上云梯，候弓箭手射箭时，营内一齐拽动石车，炮石飞空，往上乱打。人无躲处，弓箭手死者无数。袁军皆号其车为“霹雳车”，箭自上而下，则谓之雨；石自下而上，则谓之雷。雨从天降，雷自地起。由是袁军不敢登高射箭。审配又献一计：令军人用铁锹暗打地道，直透曹营内，号为“掘子军”。霹雳车是震，为雷；掘子军又是坤，为地矣。曹兵望见袁军于山后掘土坑，报知曹操，操又问计于刘晔。晔曰：“此袁军不能攻明而攻暗，发掘伏道，欲从地下透营而入耳。”不能自上而下，又将自下而上。操曰：“何以御之？”晔曰：“可绕营掘长堑，则彼伏道无用也。”兵在山上，御之以石；兵在地中，御之以水，计更妙。操连夜差军掘堑。袁军掘伏道到堑边，果不能入，空费军力。

却说曹操守官渡，自八月起，至九月终，军力渐乏，粮草不继。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，迟疑未决，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。彧以书报之。此袁、曹成败关头。书略曰：

承尊命，使决进退之疑。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，欲与明公决胜负，公以至弱当至强，若不能制，必为所乘：是天下之大机也。绍军虽众，而不能用﹔以公之神武明哲，何向而不济？今军实虽少，未若楚、汉在荥阳、成皋间也。公今画地而守，扼其喉而使不能进，情见势竭，必将有变。此用奇之时，断不可失。惟明公裁察焉。

曹操得书大喜，令将士效力死守。绍军约退三十余里，操遣将出营巡哨。有徐晃部将史涣获得袁军细作，解见徐晃。晃问其军中虚实。答曰：“早晚大将韩猛运粮至军前接济，先令我等探路。”徐晃便将此事报知曹操。荀攸曰：“韩猛匹夫之勇耳。若遣一人引轻骑数千，从半路击之，断其粮草，绍军自乱。”我军缺粮，则必断敌之粮，自是军家要着。操曰：“谁人可往？”攸曰：“即遣徐晃可也。”操遂差徐晃将带史涣并所部兵先出，后使张辽、许褚引兵救应。当夜韩猛押粮车数千辆，解赴绍寨。正走之间，山谷内徐晃、史涣引军截住去路。韩猛飞马来战，徐晃接住厮杀，史涣便杀散人夫，放火焚烧粮车。此是第一次烧粮，小试其法。韩猛抵当不住，拨回马走。徐晃催军烧尽辎重。袁绍军中望见西北上火起，正惊疑间，败军报来粮草被劫，绍急遣张邰、高览去截大路。正遇徐晃烧粮而回，恰欲交锋，背后张辽、许诸军到。两下夹攻，杀散袁军，四将合兵一处，回官渡寨中。曹操大喜，重加赏劳。又分军于寨前结营，为掎角之势。

却说韩猛败军还营，绍大怒，欲斩韩猛，众官劝免。审配曰：“行军以粮食为重，不可不用心提防。乌巢乃屯粮之处，必得重兵守之。”韩猛所运是行粮，乌巢所积是坐粮。一是粮之小者，一是粮之大者。因失小，故思防大。袁绍曰：“吾筹策已定。汝可回邺都监督粮草，休教缺乏。”审配领命而去。袁绍遣大将淳于琼，部领督将眭元进、韩莒子、吕威璜、赵睿等，引二万人马守乌巢。那淳于琼性刚好酒，军士多畏之﹔既至乌巢，终日与诸将聚饮。楚国子反以饮酒误事，淳于琼者将毋同？

且说曹操军粮告竭，急发使往许昌，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，星夜解赴军前接济。使者赍书而往，行不上三十里，被袁军捉住，缚见谋士许攸。袁家细作为徐晃所获，曹家使者为许攸所获，正复相似。乃操能用晃，而绍不能用攸，为之一叹。那许攸字子远，少时曾与曹操为友，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。先叙明许攸来历。当下搜得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，径来见绍曰：“曹操屯军官渡，与我相持已久，许昌必空虚。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，则许昌可拔，而操可擒也。今操粮草已尽，正可乘此机会，两路击之。”此计若行，操无葬身之地矣。绍曰：“曹操诡计极多，此书乃诱敌之计也。”与吕布不用陈宫之谋前后一辙。攸曰：“今若不取，后将反受其害。”正话间，忽有使者自邺郡来，呈上审配书。荀彧答书于曹操，审配致书于袁绍，亦复相似。书中先说运粮事，后言：“许攸在冀州时，尝滥受民间财物，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，钱粮入己。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。”因运粮便借钱粮事寻出罪案，而又加以滥受民财一款，恶甚。绍见书大怒曰：“滥行匹夫！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！善用人者，使贪使诈，即攸果滥行，其计自是可用。独不闻陈平有受金之谤，而高祖捐金以予之乎？汝与曹操有旧，想今亦受他财贿，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！此疑所不当疑，是教之投操也。本当斩首，今权且寄头在项。可速退出，今后不许相见！”许攸出，仰天叹曰：“忠言逆耳，竖子不足与谋！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，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！”遂欲拔剑自刎。此处不即写投操，又作一曲折，妙。左右夺剑劝曰：“公何轻生至此？袁绍不纳直言，后必为曹操所擒。公既与曹公有旧，何不弃暗投明？”投操之计，反出自左右，写得曲折。只这两句言语，点醒许攸，于是许攸径投曹操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本初豪气盖中华，官渡相持枉叹嗟。若使许攸谋见用，山河争得属曹家？

却说许攸暗步出营，径投曹寨，伏路军人拿住。攸曰：“我是曹丞相故友，快与我通报，说南阳许攸来见。”军士忙报入寨中。时操方解衣歇息，闻说许攸私奔到寨，大喜，不及穿履，跣足出迎。荀彧所谓体任自然，与绍繁礼多仪者异也。遥见许攸，抚掌欢笑，携手共入。操先拜于地，看老奸何等殷勤。攸慌扶起曰：“公乃汉相，吾乃布衣，何谦恭如此！”操曰：“公乃操故友，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！”袁绍怒骂之，而曹操敬礼之，许攸安得不堕其术中耶？攸曰：“某不能择主，屈身袁绍，言不听，计不从。今特弃之，来见故人，愿赐收录。”操曰：“子远肯来，吾事济矣！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。”攸曰：“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，首尾相攻。”操欲求破绍之计，攸乃先说明破操之计，妙妙。操大惊曰：“若袁绍用子言，吾事败矣。”攸曰：“公今军粮尚有几何？”问得妙。操曰：“可支一年。”诞得妙。攸笑曰：“恐未必。”冷，妙。操曰：“有半年耳。”渐减，妙。攸拂袖而起，趋步出帐曰：“吾以诚相投，而公见欺如是，岂吾所望哉！”文势至此又一曲折。操挽留曰：“子远勿嗔，尚容实诉：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。”既云实诉，仍是虚言，妙甚。攸笑曰：“世人皆言孟德奸雄，今果然也。”又冷，妙。操亦笑曰：“岂不闻‘兵不厌诈’！”却又道“朋友有信”。遂附耳低言曰：好做作。“军中止有此月之粮。”曹操口中渐渐减来，凡作四番跌顿。攸大声曰：“休瞒我！粮已尽矣！”大声说破，正对附耳低言，妙。操愕然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：“此书何人所写？”摹写逼真。操惊问曰：“何处得之？”攸以获使之事相告。先问粮，然后出书；先出书，然后说得书缘故：亦作两番跌顿。操执其手曰：“子远既念旧交而来，愿即有以教我。”攸曰：“明公以孤军抗大敌，而不求急胜之方，此取死之道也。与荀彧书中之意略同。攸有一策，不过三日，使袁绍百万之众，不战自破。明公还肯听否？”妙在不即说出何策。操喜曰：“愿闻良策。”攸曰：“袁绍军粮辎重，尽积乌巢，今拨淳于琼守把。琼嗜酒无备。公可选精兵，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，乘间烧其粮草辎重，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。”烧韩猛所运之粮，不如烧乌巢所屯之粮。操大喜，重待许攸，留于寨中。留许攸于寨中，是曹操精细处。

次日，操自选马步军士五千，准备往乌巢劫粮。张辽曰：“袁绍屯粮之所，安得无备？丞相未可轻往，恐许攸有诈。”以张辽衬出曹操之知人。文势至此，又作一曲。操曰：“不然，许攸此来，天败袁绍。今吾军粮不给，难以久持，若不用许攸之计，是坐而待困也。善于料己。彼若有诈，安肯留我寨中？善于料人。○然则操之留攸于寨，正所以试之也。且吾亦欲劫寨久矣。又为后文伏笔。今劫粮之举，计在必行，君请勿疑。”辽曰：“亦须防袁绍乘虚来袭。”将欲劫人，先防人来劫我，亦是兵家要着。操笑曰：“吾已筹之熟矣。”便教荀攸、贾诩、曹洪同许攸守大寨，同许攸守寨，又是精细处。夏侯惇、夏侯渊领一军伏于左，曹仁、李典领一军伏于右，以备不虞。教张辽、许褚在前，徐晃、于禁在后，操自引诸将居中，居者分左右，行者分前后，有法。共五千人马，打着袁军旗号。军士皆束草负薪，人衔枚，马勒口，黄昏时望乌巢进发。是夜星光满天。忙中偏有此闲笔。

且说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，是夜因见众星朗列，乃命监者引出中庭，仰观天象。忽见太白逆行，侵犯牛、斗之分，正欲叙曹操烧粮，却忽叙沮授观星，奇妙。大惊曰：“祸将至矣！”遂连夜求见袁绍。时绍已醉卧，听说沮授有密事启报，唤入问之。授曰：“适观天象，见太白逆行于柳、鬼之间，流光射入牛、斗之分，恐有贼兵劫掠之害。乌巢屯粮之所，不可不提备。宜速遣精兵猛将，于间道山路巡哨，免为曹操所算。”前若用许攸之言，则绍可以胜；今若用沮授之言，则绍犹不至于败。文势至此，又作一曲。绍怒叱曰：“汝乃得罪之人，何敢妄言惑众！”因叱监者曰：“吾令汝拘囚之，何敢放出！”遂命斩监者，别唤人监押沮授。袁绍一误再误，天下事能堪几误耶！授出，掩泪叹曰：“我军亡在旦夕，我尸骸不知落何处也！”为后曹操殡葬沮授作反照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逆耳忠言反见仇，独夫袁绍少机谋。乌巢粮尽根基拔，犹欲区区守冀州。

却说曹操领兵夜行，前过袁绍别寨，寨兵问是何处军马。操使人应曰：“蒋奇奉命往乌巢护粮。”此是假蒋奇大赚真淳于。袁军见是自家旗号，遂不疑惑。凡过数处，皆诈称蒋奇之兵，并无阻碍。略得妙。及到乌巢，四更已尽。操教军士将束草周围举火，众将校鼓噪直入。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饮了酒醉卧帐中，绍醉卧，琼亦醉卧，是君是臣。闻鼓噪之声，连忙跳起问：“何故喧闹？”言未已，早被挠钩拖翻。醉汉倒了。眭元进、赵睿运粮方回，见屯上火起，急来救应。曹军飞报曹操，说：“贼兵在后，请分军拒之。”操大喝曰：“诸将只顾奋力向前，待贼至背后，方可回战！”有进无退，真善用兵。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，一霎时，火焰四起，烟迷太空。眭、赵二将驱兵来救，操勒马回战。二将抵敌不住，皆被曹军所杀，粮草尽行烧绝。前后两番烧粮，前是小粮，此是大粮。淳于琼被擒见操，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，缚于马上，放回绍营以辱之。醉汉此时想已醒矣。

却说袁绍在帐中，闻报正北上火光满天，不信星光，遂有火光。知是乌巢有失，急出帐召文武各官，商议遣兵往救。此时何不放出沮授耶？此时不放沮授，则知后日必杀田丰。张郃曰：“某与高览同往救之。”郭图曰：“不可。曹军劫粮，曹操必然亲往；操既自出，寨必空虚，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，操闻之必速还。此孙膑‘围魏救韩’之计也。”计非不佳，惜已为张辽所料。张邰曰：“非也。曹操多谋，外出必为内备，以防不虞。郃之言正与辽之计相合。今若攻操营而不拔，琼等见获，吾属皆被擒矣。”郭图曰：“曹操只顾劫粮，岂留兵在寨耶！”再三请劫曹营。绍乃遣张郃、高览引军五千，往官渡击曹营；遣蒋奇领兵一万，往救乌巢。使真蒋奇去敌假蒋奇。○若此时并力尽去救乌巢，则粮或不至尽烧。绍不听郃言，是一误、再误而又三误矣。

且说曹操杀散淳于琼部率，尽夺其衣甲旗帜，伪作淳于琼部下败军回寨。至山僻小路，正遇蒋奇军马。奇军问之，称是乌巢败军奔回，前是假蒋奇去赚真淳于，此又是假淳于来赚真蒋奇，妙。奇遂不疑，驱马径过。张辽、许褚忽至，大喝：“蒋奇休走！”奇措手不及，被张辽斩于马下，尽杀蒋奇之兵。又使人当先伪报云：“蒋奇已自杀散乌巢兵了。”袁绍因不复遣人接应乌巢，只添兵往官渡。既以假淳于赚真蒋奇，又以死蒋奇赚活袁绍，愈出愈幻。

却说张郃、高览攻打曹营，左边夏侯惇、右边曹仁，中路曹洪，一齐冲出：三下攻击，袁军大败。比及接应军到，曹操又从背后杀来，四下围住掩杀。张邰、高览夺路走脱。袁绍收得乌巢败残军马归寨，见淳于琼耳鼻皆无，手足尽落。绍问：“如何失了乌巢？”败军告说：“淳于琼醉卧，因此不能抵敌。”绍怒，立斩之。郭图恐张邰、高览回寨证对是非，先于袁绍前谮曰：“张邰、高览见主公兵败，心中必喜。”绍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图曰：“二人素有降曹之意，今遣击寨，故意不肯用力，以致损折士卒。”审配之书，是驱谋士以资敌；郭图之谮，又驱猛将以资敌矣。绍大怒，遂遣使急召二人归寨问罪。郭图先使人报二人云：“主公将杀汝矣。”极力驱之。及绍使至，高览问曰：“主公唤我等为何？”使者曰：“不知何故。”览遂拔剑斩来使。邰大惊。览曰：“袁绍听信谗言，必为曹操所擒，吾等岂可坐而待死？不如去投曹操。”邰曰：“吾亦有此心久矣。”于是二人领本部兵马，往曹操寨中投降。曹操既得许攸，又得二将，非曹得之，乃绍弃之耳。夏侯惇曰：“张、高二人来降，未知虚实。”操曰：“吾以恩遇之，虽有异心，亦可变矣。”老奸。遂开营门命二人入。二人倒戈卸甲，拜伏于地。操曰：“若使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，不至有败。今二将军肯来相投，如微子去殷，韩信归汉也。”纯用甘言抚慰，是老奸惯家。遂封张邰为偏将军、都亭侯，高览为偏将军、东莱侯，二人大喜。既慰以甘言，又縻以好爵，二人安得不堕其术中？

却说袁绍既去了许攸，又去了张邰、高览，又失了乌巢粮，军心皇皇。许攸又劝曹操作速进兵，张邰、高览请为先锋，袁家人都为曹家用，可发一叹。操从之。即令张邰、高览领兵往劫绍寨。以敌攻敌。○应前“吾久欲劫寨”句。当夜三更时分，出军三路劫寨，混战到明，各自收兵，绍军折其大半。略得好。荀攸献计曰：“今可扬言调拨人马，一路取酸枣、攻邺郡；一路取黎阳，断袁兵归路。袁绍闻之，必然惊惶，分兵拒我。我乘其兵动时击之，绍可破也。”许攸劝绍袭许昌是实话，荀攸劝操袭邺郡、黎阳是虚话，一实一虚，各是妙策。○先乱其心、分其势，然后乘其动而击之，此以少胜多之法。操用其计，使大小三军，四远扬言。绍军闻此信，来寨中报说：“曹操分兵两路：一路取邺郡，一路取黎阳去也。”绍大惊，急遣袁谭分兵五万救邺郡，辛明分兵五万救黎阳，连夜起行。不出所料。曹操探知袁绍兵动，便分大队军马，八路齐出，直冲绍营。袁军俱无斗志，四散奔走，遂大溃。袁绍披甲不迭，单衣幅巾上马；与前“金盔金甲、锦袍玉带，立马阵前”，相映成趣。幼子袁尚后随。张辽、许褚、徐晃、于禁四员将引军追赶袁绍，绍急渡河，尽弃图书、车仗、金帛，止引随行八百余骑而去。袁绍官渡之败，与曹操赤壁之败，一样狼狈之极。操军追之不及，尽获遗下之物。所杀八万余人，血流盈沟；溺水死者，不计其数。操获全胜，将所得金宝缎匹，给赏军士。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，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。左右曰：“可逐一点对姓名，收而杀之。”操曰：“当绍之强，孤亦不能自保，况他人乎？”奸雄可爱。遂命尽焚之，更不再问。光武尝焚书，使反侧于自安，曹操颇学此法。

却说袁绍兵败而奔，沮授因被囚禁，急走不脱，为曹军所获，擒见曹操。操素与授相识。授见操，大呼曰：“授不降也！”沮授与许攸皆为操故人，乃攸降而授不降，人品特绝。操曰：“本初无谋，不用君言，君何尚执迷耶？吾若早得足下，天下不足虑也。”因厚待之，留于军中。授乃于营中盗马，欲归袁氏。操怒，乃杀之。授至死，神色不变。有人如此，可谓群空冀北。操叹曰：“吾误杀忠义之士也！”命厚礼殡殓，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，题其墓曰：“忠烈沮君之墓”。袁绍不能识而曹操识之，为之一叹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河北多名士，忠贞推沮君：凝眸知阵法，仰面识天文。至死心如铁，临危气似云。曹公钦义烈，特与建孤坟。

操下令攻冀州。正是：

势弱只因多算胜，兵强却为寡谋亡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

前陈琳檄中未及衣带诏一事，以尔时董承谋未泄，故诏未宣布尔。及官渡之战，袁绍声言曰：“吾奉衣带诏讨贼！”此语差强人意，不劳陈琳再作檄文一篇矣。然犹未诵此诏于军前也。至玄德在军前将此诏朗诵一番，尤为痛快。《易》曰：“孚号有厉。”玄德有焉。大义所在，岂可以成败论之耶！

苏老泉读书至此而叹曰：此孟德、本初之所以兴亡乎！孟德既胜乌桓，曰：“吾所以胜者，幸也。前谏吾者，乃万全之策也。”遂赏谏者，曰：“后勿难言。”本初败于官渡，曰：“诸人闻吾败必相哀，惟田别驾不然，幸其言之中也。”乃杀田丰。为明主谋而忠，其言虽不验而见褒；为庸主谋而忠，其言虽已验而见罪。何其不同如此哉！玄德势小，曹操不敢小觑之；本初势大，曹操偏能小觑之。然徐州之役，八面埋伏，是小题大做，固不敢小视玄德也；仓亭之战，十面埋伏，是大题大做，亦不敢小视本初也。狮子搏兔搏象，皆用全力，曹操可谓能兵矣。

刘备之于曹操，初与之为交而后与之为仇者也。刘备之于袁绍，初与之为敌而后托之为援者也。刘备之于吕布，初与之为敌而后与之为交，既与之为交而又与之为敌者也。刘备之于孙权，初托之为援而后与之为敌，既与之为敌而终托之为援者也。在徐州则先为主而后为客，在西川则先为客而后为主。惟其于刘表可谓始终如一，惜表之不足与有为耳。

刘备与诸将聚饮沙滩之时，惜众人，遣众人，正所以留众人也；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，辞公子，别公子，正所以要公子也。遣之而其心愈坚，辞之而其心愈固。一是患难方深，一是安乐将至；一是以君怼臣，一是以臣结主。虽是两样局面，却是一样方法。

此回有伏笔，有补笔，有转笔，有换笔。如袁氏谭、尚相争尚在后面，而在郭图口中先伏一笔；刘备投托孙权尚隔数卷，而在孙乾口中先伏一笔；檀溪跃马逃难亦在后文，而于蔡瑁口中先伏一笔：此伏笔之法也。黄星垂象本桓帝时事，而于此方补一笔；袁绍爱幼子已见前回，尚未说明何人，而于此方补一笔；袁谭守青州已见前文，若袁熙、高干之守幽、并，未经叙明，而于此方补一笔：此补笔之法也。袁绍兵败心灰，正议后嗣，忽因二子一甥来助，复与曹操相持，是忽转一笔；操欲乘势攻绍，忽因秋成在即，又因刘备来袭，回救许昌，是忽转一笔；刘备既投荆州，曹操欲攻刘表，忽因程昱之谏，置表而图绍，又忽转一笔：此转笔之法也。仓亭之战，曹操设计，袁绍中计，前后详叙两番，至汝南之袭，但叙刘备中计，不叙曹操设计，前隐后现，又换一样笔法；袁绍授剑，田丰伏剑，刘备投表，刘表接备，皆详叙两边，至刘备之败，则用实写，龚都之死，却用虚写，又换一样笔法：此换笔之法也。诸如此类，妙不可言。

却说曹操乘袁绍之败，整顿军马，迤逦追袭。袁绍幅巾单衣，引八百余骑，奔至黎阳北岸，大将蒋义渠出寨迎接。绍以前事诉与义渠。义渠乃招谕离散之众，众闻绍在，又皆蚁聚，军势复振，议还冀州。军行之次，夜宿荒山。绍于帐中闻远远有哭声，军中闻夜哭，抵得唐人《塞上行》数篇。遂私往听之。却是败军相聚，诉说丧兄失弟，弃伴亡亲之苦，各各捶胸大哭，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是闻鬼哭，袁绍此夜是闻人哭。皆曰：“若听田丰之言，我等怎遭此祸！”不骂袁绍，只哭想田丰，袁绍愈觉难堪。绍大悔曰：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兵败将亡，今回去，有何面目见之耶！”不因其言验而敬信之，乃因其言验而羞见之，谗人之言自此得入也。次日，上马正行间，逢纪引军来接。绍对逢纪曰：“吾不听田丰之言，致有此败。吾今归去，羞见此人。”开之以谮端。逢纪因谮曰：“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，抚掌大笑曰：‘果不出吾之料！’”哭是耳闻，笑是传说；哭是实，笑是虚。袁绍大怒曰：“竖儒怎敢笑我！我必杀之！”逢纪之谮田丰，亦如郭图之谮张郃、高览，而绍皆信之，是当疑而不疑也。遂命使者赍宝剑先往冀州狱中杀田丰。晋惠公杀庆郑而后入，庆郑固有可死之罪也。袁绍杀田丰而后归，田丰有何可死之罪乎？

却说田丰在狱中。一日，狱吏来见丰曰：“与别驾贺喜。”用反击法，妙。丰曰：“何喜可贺？”狱吏曰：“袁将军大败而回，君必见重矣。”纯用反笔。丰笑曰：“吾今死矣！”奇。狱吏问曰：“人皆为君喜，君何言死也？”丰曰：“袁将军外宽而内忌，不念忠诚。若胜而喜，犹能赦我；贺得袁绍喜，方可贺得田丰喜。今战败则羞，吾不望生矣。”知人必败，又知其必羞，田丰真知人哉！狱吏未信。忽使者赍剑至，传袁绍命，欲取田丰之首，狱吏方惊。丰曰：“吾固知必死也。”狱吏皆流泪。军士夜哭，是思活田丰；狱吏流泪，是惜死田丰。丰曰：“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不识其主而事之，是无智也。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！”此绍不识丰，非丰不识绍也。然丰不怨绍，只怨自己；怨自己，真深于怨绍也。乃自刎于狱中。后人有诗曰：

昨朝沮授军中失，今日田丰狱内亡。河北栋梁皆折断，本初焉不丧家邦！

田丰既死，闻者皆为叹惜。

袁绍回冀州，心烦意乱，不理政事。其妻刘氏劝立后嗣。兵败之后，忽然劝立后嗣，正为后文伏笔。绍所生三子：长子袁谭，字显思，出守青州﹔次子袁熙，字显奕，出守幽州；三子袁尚，字显甫，是绍后妻刘氏所出，生得形貌俊伟，绍甚爱之，因此留在身边。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而不肯发兵，正是此人。自官渡兵败之后，刘氏劝立尚为后嗣，绍乃与审配、逢纪、辛评、郭图四人商议。原来审、逢二人，向辅袁尚；辛、郭二人，向辅袁谭。四人各为其主。一家之中，又分二党。当下袁绍谓四人曰：“今外患未息，内事不可不早定，吾将议立后嗣：长子谭，为人性刚好杀；次子熙，为人柔懦难成；三子尚，有英雄之表，礼贤敬士，吾欲立之。公等之意若何？”袁绍与刘表正是一流人。郭图曰：“三子之中，谭为长，今又居外﹔主公若废长立幼，此乱萌也。今军威稍挫，敌兵压境，岂可复使父子兄弟自相争乱耶？下回事早伏在此。主公且理会拒敌之策，立嗣之事，毋容多议。”言亦侃侃。袁绍踌躇未决。

忽报袁熙引兵六万自幽州来；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来；外甥高干亦引兵五万自并州来，各至冀州助战。绍喜，再整人马来战曹操。立嗣之事，至此忽然放下，文势一顿。时操引得胜之兵，陈列于河上，有土人箪食壶浆以迎之。操见父老数人，须发尽白，乃命入帐中赐坐，问之曰：“老丈多少年纪？”答曰：“皆近百岁矣。”操曰：“吾军士惊扰汝乡，吾甚不安。”父老曰：“桓帝时，有黄星见于楚、宋之分，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，夜宿于此，对老汉等言：‘黄星见于乾象，正照此间。后五十年，当有真人起于梁、沛之间。’前回于百忙中，忽叙沮授夜观天象；此回于百忙中，忽叙殷馗预卜星文。今以年计之，整整五十年。袁本初重敛于民，民皆怨之。丞相兴仁义之兵，吊民伐罪，官渡一战，破袁绍百万之众，正应当时殷馗之言，兆民可望太平矣。”操笑曰：“何敢当老丈所言？”遂取酒食绢帛赐老人而遣之。号令三军，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，如杀人之罪。有时贱人如鸡犬，有时贵鸡犬如人，皆老奸权变处。于是军民震服。操亦心中暗喜。喜得恶。

人报袁绍聚四州之兵，得二三十万，前至仓亭下寨。操提兵前进，下寨已定。次日，两军相对，各布成阵势。操引诸将出阵，绍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将出到阵前。操曰：“本初计穷力尽，何尚不思投降？直待刀临项上，悔无及矣！”绍大怒，回顾众将曰：“谁敢出马？”袁尚欲于父前逞能，便舞双刀飞马出阵，来往奔驰。操指问众将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有识者答曰：“此袁绍三子袁尚也。”言未毕，一将挺枪早出。操视之，乃徐晃部将史涣也。两骑相交，不三合，尚拨马刺斜而走。史涣赶来，袁尚拈弓搭箭，翻身背射，正中史涣左目，坠马而死。袁绍见子得胜，挥鞭一指，大队人马拥将过来混战。大杀一场，各鸣金收军还寨。叙战处亦先作一顿。

操与诸将商议破绍之策。程昱献十面埋伏之计，劝操：“退军于河上，伏兵十队，诱绍追至河上；我军无退路，必将死战，可胜绍矣。”十面埋伏，是韩信破项羽之计；背水为阵，是韩信破陈余之计。今抄两篇旧文字，合成一篇新文字。操然其计。左右各分五队。分左右妙。左：一队夏侯惇，二队张辽，三队李典，四队乐进，五队夏侯渊；右：一队曹洪，二队张郃，三队徐晃，四队于禁，五队高览。中军许褚为先锋。名为十面，却是十一队，名为十一队，却只是左右中三队。变化之极。次日，十队先进，埋伏左右已定。至半夜，操令许褚引兵前进，中军先进。伪作劫寨之势。好。袁绍五寨人马一齐俱起。五寨十队，彼此相对。许褚回军便走，袁绍引军赶来，喊声不绝。比及天明，赶至河上，曹军无去路。操大呼曰：“前无去路，诸军何不死战！”所谓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。众军回身奋力向前，许褚飞马当先，力斩十数将，袁军大乱。袁绍退军急回，背后曹军赶来。正行间：一声鼓响，左边夏侯渊，右边高览，两军冲出。第五队为第一。袁绍聚三子一甥，死冲血路奔走。又行不到十里，左边乐进，右边于禁杀出，第四队为第二。杀得袁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又行不到数里，左边李典，右边徐晃，两军截杀一阵。第三队为第三。袁绍父子胆丧心惊，奔入旧寨，令三军造饭。方欲待食，左边张辽，右边张郃，径来冲寨。第二队为第四。绍慌上马，前奔仓亭，人马困乏，欲待歇息，后面曹操大军赶来，忽说曹操大军，几疑忘却一队，不知其正是作顿跌也。袁绍舍命而走。正行之间，右边曹洪，左边夏侯惇，挡住去路。第一队为第五。○以上队队分明，前用顺叙，后用倒出，不惟阵法纵横，笔法亦甚错落。绍大呼曰：“若不决死战，必为所擒矣！”奋力冲突，得脱重围，袁熙、高干皆被箭伤。军马死亡殆尽。绍抱三子痛哭一场，不觉昏倒，众人急救，绍口吐鲜血不止，此时袁绍不即死，又作一顿。叹曰：“吾自历战数十场，不意今日狼狈至此！此天丧吾也！汝等各回本州，誓与曹贼一决雌雄！”便教辛评、郭图火急随袁谭前往青州整顿，恐曹操犯境；令袁熙仍回幽州，高干仍回并州，各去收拾人马以备调用。袁绍引袁尚等入冀州养病，令尚与审配、逢纪暂掌军事。此时立尚之意已决。

却说曹操自仓亭大胜，重赏三军﹔令人探察冀州虚实。细作回报，绍卧病在床。袁尚、审配紧守城池。袁谭，袁熙、高干皆回本州。众皆劝操急攻之。操曰：“冀州粮食极广，审配又有机谋，未可急拔。现今禾稼在田，恐废民业，姑待秋成后取之未晚。”前与吕布相持，以岁荒解兵；今与袁绍相持，以秋成解兵。前此为军食计，今却为民食计：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。正议间，忽荀彧有书到，报说：“刘备在汝南得刘辟、龚都数万之众。闻丞相提军出征河北，乃令刘辟守汝南，备亲自引兵乘虚来攻许昌。丞相可速回军御之。”忽然接入刘玄德。操大惊，留曹洪屯兵河上，虚张声势，操自提大兵往汝南来迎刘备。前使刘岱、王忠当刘备而自当袁绍，今使曹洪当袁绍而自当刘备，又与前异。

却说玄德与关、张、赵云等，引兵欲袭许都，行近穰山地面，正遇曹兵杀来，玄德便于穰山下寨。军分三队：云长屯兵于东南角上，张飞屯兵于西南角上，玄德与赵云于正南立寨。前曹兵分左右十队，今刘兵分东南、西南、正南三队，相对成趣。曹操兵至，玄德鼓噪而出。操布成阵势，叫玄德打话。玄德出马于门旗下，操以鞭指骂曰：“吾待汝为上宾，汝何背义忘恩？”玄德曰：“汝托名汉相，实为国贼。吾乃汉室宗亲，奉天子密诏，来讨反贼！”遂于马上朗诵衣带诏。读至此为之一快。操大怒，教许褚出战。玄德背后赵云挺枪出马。二将相交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东南角上云长冲突而来，西南角上张飞引军冲突而来，三处一齐掩杀。曹军远来疲困，不能抵当，大败而走。玄德得胜回营。不是以少胜多，实是以逸待劳。

次日，又使赵云搦战。操兵旬日不出。玄德再使张飞搦战，操兵亦不出。玄德愈疑。此正曹操遣兵截都、袭汝南时也。于此却不叙明，令人测摸不出。忽报龚都运粮至，被曹军围住，玄德急令张飞去救。忽又报夏侯惇引军抄背后径取汝南，不叙曹操一边发兵，单叙玄德一边闻报，省笔之法。玄德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吾前后受敌，无所归矣！”急遣云长救之。两军皆去。不一日，飞马来报，夏侯惇已打破汝南，刘辟弃城而走，云长现今被围。玄德大惊。又报张飞去救龚都，也被围住了。俱用虚笔，不用实叙。妙甚。玄德急欲回兵，又恐操兵后袭。忽报寨外许褚搦战，玄德不敢出战。候至天明，教军士饱餐，步军先起，马军后随，寨中虚传更点。玄德等离寨约行数里，转过土山，火把齐明，山头上大呼曰：“休教走了刘备！丞相在此专等！”来得突兀。玄德慌寻走路。赵云曰：“主公勿忧，但跟某来。”赵云挺枪跃马，杀开条路，玄德掣双股剑后随。正战间，许褚追至，与赵云力战。背后于禁、李典又至。玄德见势危，落荒而走。听得背后喊声渐远，玄德望深山僻路，单马逃生。捱到天明，侧首一彪军冲出，读至此为之一急。玄德大惊，视之，乃刘辟引败军千余骑，护送玄德家小前来，孙乾，简雍，糜芳亦至，读至此为之一宽。诉说：“夏侯惇军势甚锐，因此弃城而走。曹兵赶来，幸得云长挡住，因此得脱。”只在刘辟口中一叙，省却无数笔墨。玄德曰：“不知云长今在何处？”急问云长，妙。刘辟曰：“将军且行，却再理会。”不直说云长被围，最得慰人之法。行到数里，一棒鼓响，前面拥出一彪人马。当先大将，乃是张邰，大叫：“刘备快下马受降！”玄德方欲退后，只见山头上红旗麾动，一军从山坞内拥出，为首大将乃高览也。玄德两头无路，仰天大呼曰：“天何使我受此窘极耶！事势至此，不如就死！”欲拔剑自刎。读至此为之一急。刘辟急止之曰：“容某死战，夺路救君。”读至此为之一宽。言讫，便来与高览交锋。战不三合，被高览一刀砍于马下。先写刘辟之死，以衬赵云之勇。玄德正慌，方欲自战，高览后军忽然自乱，一将冲阵而来，枪起处，高览翻身落马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读至此又为一宽。玄德大喜。云纵马挺枪，杀散后队，又来前军独战张邰。邰与云战三十余合，拨马败走。云乘势冲杀，却被邰兵守住山隘，路窄不得出。读至此又为一急。正夺路间，只见云长、关平、周仓引三百军到。两下相攻，杀退张邰，各出隘口，占住山险下寨。读至此又为一宽。玄德使云长寻觅张飞。急寻张飞，妙。原来张飞去救龚都，龚都已被夏侯渊所杀。飞奋力杀退夏侯渊，迤逦赶去，却被乐进引军围住。云长路逢败军，寻踪而去，杀退乐进，与飞同回见玄德。叙得简净。人报曹军大队赶来，玄德教孙乾等保护老小先行，玄德与关、张、赵云在后，且战且走。操见玄德去远，收军不赶。

玄德败军不满一千，狼狈而奔。前至一江，唤土人问之，乃汉江也。玄德权且安营。土人知是玄德，奉献羊酒，前老人献酒于曹操，是畏其胜；今土人献酒于玄德，是怜其败。胜时之酒易得，败时之酒难当。乃聚饮于沙滩之上。玄德叹曰：“诸君皆有王佐之才，不幸跟随刘备。备之命窘，累及诸君。今日身无立锥，诚恐有误诸君。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乎？”数语呜咽慷慨，令人泣数行下。众皆掩面而哭。云长曰：“兄言差矣。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，数败于羽，后九里山一战成功，而开四百年基业。胜负兵家之常，何可自隳其志？”玄德此时不灭高祖睢水、荥阳时矣。

孙乾曰：“成败有时，不可丧志。此离荆州不远。刘景升坐镇九郡，兵强粮足，更且与公皆汉室宗亲，何不往投之？”此处突然接入刘表，妙。玄德曰：“但恐不容耳。”乾曰：“某愿先往说之，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。”不用备自往，却使表来迎，妙甚。玄德大喜，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。到郡，入见刘表，礼毕，刘表问曰：“公从玄德，何故至此？”乾曰：“刘使君天下英雄，虽兵微将寡，而志欲匡扶社稷。汝南刘辟、龚都素无亲故，亦以死报之。明公与使君同为汉室之冑，今使君新败，欲往江东投孙仲谋，此句只是虚话，不意后文却成实事。乾僭言曰：‘不可背亲而向疏。荆州刘将军礼贤下士，士归之如水之投东，何况同宗也！’因此使君特使乾先来拜白。惟明公命之。”乾亦善为说词。表大喜曰：“玄德，吾弟也。久欲相会而不可得；今肯惠顾，实为幸甚！”蔡瑁谮曰：“不可。刘备先从吕布，后事曹操，近投袁绍，皆不克终，足可见其为人。今若纳之，曹操必加兵于我，枉动干戈。不如斩孙乾之首以献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”先言刘备不可纳，次言曹操不可忤，后言杀孙乾以媚曹操，其言甚毒。孙乾正色曰：“乾非惧死之人也。刘使君忠心为国，非曹操、袁绍、吕布等比。前此相从，不得已也。今闻刘将军汉朝苗裔，谊切同宗，故千里相投。尔何献谗而妒贤如此耶？”刘表闻言，乃叱蔡瑁曰：“吾主意已定，汝勿多言。”蔡瑁惭恨而出。便伏后文谋害刘备事。刘表遂命孙乾先往报玄德，一面亲自出郭三十里迎接。玄德见表，执礼甚恭。表亦相待甚厚。玄德引关、张等拜见刘表，表遂与玄德等同入荆州，分拨院宅居住。表之迎备，与绍之迎备相同。然备之依绍，止是一人，今则与云长等同依刘表，比前又不同。

却说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刘表，便欲引兵攻之。程昱曰：“袁绍未除，而遽攻荆襄，傥袁绍从北而起，胜负未可知矣。不如还兵许都，养军蓄锐。待来年春暖，然后引兵先破袁绍，后取荆襄，南北之利，一举可收也。”前放下袁绍，转出刘备、刘表；今又放下二刘，仍转入袁绍，俱其妙处。操然其言，遂提兵回许都。至建安八年春正月，操复商议兴师。先差夏侯惇、满宠镇守汝南，以拒刘表；留曹仁、荀彧守许都；亲统大军前赴官渡屯扎。

且说袁绍自旧岁感冒吐血症候，今方稍愈，商议欲攻许都。审配谏曰：“旧岁官渡，仓亭之败，军心未振，尚当深沟高垒，以养军民之力。”前谏战者，田丰、沮授也；劝战者，郭图、审配也。今审配亦谏，大势可知。正议间，忽报曹操进兵官渡，来攻冀州。绍曰：“若候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然后拒敌，事已迟矣。吾当自领大军出迎。”袁尚曰：“父亲病体未痊，不可远征。儿愿提兵前去迎敌。”绍许之，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谭，幽州取袁熙，并州取高干：四路同破曹操。正是：

才向汝南鸣战鼓，又从冀北动征鼙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

君子观于袁氏之乱，而信古来图大事者，未有兄弟不协而能有济者也。桃园兄弟，以异姓而如骨肉，固无论已；他如权之据吴，则有“汝不如我，我不如汝”之兄；操之开魏，则有“宁可无洪，不可无公”之弟：同心同德，是以能成帝业。彼袁氏者，绍与术既相左于前，谭与尚复相争于后，各自矛盾，以贻敌人之利，岂不重可惜哉！

善处人骨肉之间者，其惟王修乎！若执从父之见，则当以袁尚为嗣；若执立长之说，则当以袁谭为嗣。然使谭而能为泰伯，则尚可受之；谭而不能为泰伯，则尚不宜受之矣。使尚而能为叔齐，则谭可取之；尚而不能为叔齐，则谭不宜争之矣。故审配之助弟以攻兄者，非也；郭图之助兄以攻弟者，亦非也；惟王修之言，为金玉之论云。

甚矣，朋党之为祸烈也！以袁氏观之，初则众谋士立党，后则两公子亦立党。初则田丰、沮授为一党，审配、郭图为一党；后则郭图与审配又因谭、尚而分为二党，于是逢纪党审配，辛评又党郭图。甚至审配之侄，背其叔而党其友，辛评之弟，背其兄而党其仇。然则谓袁氏之亡，亡于朋党可也。

曹操决漳河以淹冀州，与决泗水以淹下邳，前后两篇大约相类。然用水于南境不奇，用水于北境为奇；淹下邳之计出于曹操之谋士不奇，淹冀州之策即出于袁氏之旧臣为奇。且下邳之淹，止一水耳；若淹冀州，则先遏一水，通一水以运粮，然后决一水以破敌，是有三水矣。下邳之水，所以报濮阳之火，两家各用其一耳；若淹冀州，则先有却韩猛、烧乌巢之火于前，而乃有通白沟、决漳河之水于后，是一家兼用其两矣。

侯成以献酒被责而降曹，冯礼亦以饮酒被责而降曹。降曹同也，而一降于决水之后而不死，一降于决水之后而随死，则大异。魏续为友人抱愤而献门，审荣亦为友人抱愤而献门。献门同也，而吕布在城中而被执，袁尚在城外而未擒，则又异。就其极相类处，却有极不相类处，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，真是绝妙文章。

观乌巢之焚，令人追念易京楼之焚；观审配之死，令人追念耿武、关纪之死。一冀州耳，韩忽变而为袁，袁忽变而为曹。其始也，馥失之，瓒争之，而绍取之；其既也，谭失之，尚争之，而操取之。兴亡弹指，得丧转盼，夺人者，曾几何时而为人所夺。读书至此，为之三叹。

陈琳之檄，骂曹嵩，又骂曹腾，其骂也胜似杀矣。陶谦杀操之父，而操欲报仇；陈琳骂操之祖父，胜于杀操之祖父，而操不报仇，何也？曰：琳为袁绍而骂，则非琳骂之，而绍骂之也。绍为主而琳为从，不罪陈琳而归罪于袁绍，犹之不罪张闿而归罪于陶谦耳。虽然，使琳为曹操骂绍而为绍所获，则绍必杀琳。绍不能为此度外之事，而操独能为此度外之事，君子于此益识袁、曹之优劣矣。

此回叙袁、曹相攻，各有三层转变：袁尚始欲救谭，既而不救，终而复救；袁谭始欲降曹，既而合尚，终复降曹；曹操始攻冀州，既攻荆州，后复仍攻冀州。诸如此类，皆不测之极。

却说袁尚自斩史涣之后，自负其勇，不待袁谭等兵至，自引兵数万出黎阳，与曹军前队相迎。张辽当先出马，袁尚挺枪来战，不三合，架隔遮拦不住，大败而走。张辽乘势掩杀，袁尚不能主张，急急引军奔回冀州。袁绍闻袁尚败回，又受了一惊，旧病复发，吐血数斗，昏倒在地。尚之败，袁绍实纵之；绍之死，袁尚实速之也。刘夫人慌救入卧内，病势渐危。刘夫人急请审配、逢纪，直至袁绍榻前，商议后事。绍但以手指而不能言。刘夫人曰：“尚可继后嗣否？”绍点头。袁绍此时即不点头，亦不容不立尚矣。审配便就榻前写了遗嘱。绍翻身大叫一声，又吐血斗余而死。孙策死得磊磊落落，袁绍死得昏昏闷闷。后人有诗曰：

累世公卿立大名，少年意气自纵横。空招俊杰三千客，漫有英雄百万兵。羊质虎皮功不就，凤毛鸡胆事难成。更怜一种伤心处，家难徒延两弟兄。

袁绍既死，审配等主持丧事。刘夫人便将袁绍所爱宠妾五人，尽行杀害；妒性猖獗矣。又恐其阴魂于九泉之下再与绍相见，痴极，可发一笑！乃髡其发，刺其面，毁其尸：其妒恶如此。妒至于鬼，妒亦奇矣。妒其生，故欲其死；如又妒其死，则何不亦从之死耶？我为人，而人终不能防鬼；不若我亦为鬼，而鬼庶可以防鬼耳。袁尚恐宠妾家属为害，并收而杀之。惠帝见人彘而泣，今袁尚助母为虐，毋乃太甚。审配、逢纪立袁尚为大司马将军，领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牧，遣书报丧。此时袁谭已发兵离青州，知父死，便与郭图、辛评商议。图曰：“主公不在冀州，审配、逢纪必立显甫为主矣。当速行。”辛评曰：“审、逢二人必预定机谋。今若速往，必遭其祸。”袁谭曰：“若此当何如？”郭图曰：“可屯兵城外，观其动静。某当亲往察之。”谭依言。郭图遂入冀州，见袁尚，礼毕，尚问：“兄何不至？”图曰：“因抱病在军中，不能相见。”尚既僭立，谭不奔丧；尚固不弟，谭亦不子。尚曰：“吾受父亲遗命，立我为主，加兄为车骑将军。目下曹军压境，请兄为前部，吾随后便调兵接应也。”图曰：“军中无人商议良策，愿乞审正南、逢元图二人为辅。”郭图索二谋士，欲去尚之左右手也。独不思谭而谋尚，乃自去其手足耶！尚曰：“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画策，如何离得！”图曰：“然则于二人内遣一人去，何如？”尚不得已，乃令二人拈阄，拈著者便去。逢纪拈着，尚即命逢纪赍印绶，同郭图赴袁谭军中。纪随图至谭军，见谭无病，心中不安，献上印绶。谭大怒，欲斩逢纪。郭图密谏曰：“今曹军压境，且只款留逢纪在此，以安尚心。待破曹之后，却来争冀州不迟。”

谭从其言，实时拔寨起行，前至黎阳，与曹军相抵。谭遣大将汪昭出战，操遣徐晃迎敌。二将战不数合，徐晃一刀斩汪昭于马下。曹军乘势掩杀，谭军大败。谭收败军入黎阳，遣人求救于尚。原隰裒矣，兄弟求矣。尚与审配计议，只发兵五千余人相助。曹操探知救军已到，遣乐进、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，两头围住，尽杀之。救如无救。袁谭知尚止拨兵五千，又被半路坑杀，大怒，乃唤逢纪责骂。纪曰：“容某作书致主公，求其亲自来救。”谭即令纪作书，遣人到冀州致袁尚，与审配共议。配曰：“郭图多谋，前次不争而去者，为曹军在境也。今若破曹，必来争冀州矣。不如不发救兵，借操之力以除之。”是何言语？尚从其言，不肯发兵。前止少发兵，后竟不发兵，计愈左矣。使者回报，谭大怒，立斩逢纪，谮田丰之报。议欲降曹。早有细作密报袁尚。尚与审配议曰：“使谭降曹，并力来攻，则冀州危矣。”乃留审配并大将苏由固守冀州，自领大军来黎阳救谭。第一次少发兵，第二次不发兵，第三次亲自领：其反复无常，酷肖其父。尚问军中：“谁敢为前部？”大将吕旷、吕翔兄弟二人愿去。亦是兄弟二人，正与谭、尚映像。尚点兵三万，使为先锋，先至黎阳。谭闻尚自来，大喜，遂罢降曹之议。阋墙则阋，御侮则御，固兄弟之常理也。谭屯兵城中，尚屯兵城外，为掎角之势。

不一日，袁熙、高干皆领军到城外，屯兵三处，每日出兵与操相持。尚屡败，操兵屡胜。至建安八年春二月，操分路攻打，袁谭、袁熙、袁尚、高干皆大败，叙四路兵交战，却甚省笔。弃黎阳而走。操引兵追至冀州，谭与尚入城坚守；熙与干离城三十里下寨，虚张声势。四路合成一路。操兵连日攻打不下。郭嘉进曰：“袁氏废长立幼，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，各自树党，急之则相救，缓之则相争。后来遗计定辽东，亦是此意。不如举兵南向荆州，征讨刘表，以候袁氏兄弟之变；变成而后击之，可一举而定也。”正攻冀州，忽作一顿，匪夷所思。操善其言，命贾诩为太守，守黎阳；曹洪引兵守官渡。操引大军向荆州进兵。

谭、尚听知曹军自退，遂相庆贺。袁熙、高干各自辞去。袁谭与郭图、辛评议曰：“我为长子，反不能承父业；尚乃继母所生，反承大爵。心实不甘。”不出郭嘉所料。图曰：“主公可勒兵城外，只做请显甫、审配饮酒，伏刀斧手杀之，大事定矣。”谭从其言。适别驾王修自青州来，谭将此计告之。修曰：“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今与他人争斗，断其右手，而曰我必胜，安可得乎？夫弃兄弟而不亲，天下其谁亲之？彼谗人离间骨肉，以求一朝之利，愿塞耳勿听也！”数语抵得一篇《棠棣》之诗。谭怒，叱退王修，使人去请袁尚。尚与审配商议，配曰：“此必郭图之计也。主公若往，必遭奸计；不如乘势攻之。”袁尚依言，便披挂上马，引兵五万出城。未有带五万人赴席者，为之一笑。袁谭见袁尚引军来，情知事泄，亦即披挂上马，与尚交锋。尚见谭大骂。谭亦骂曰：“汝药死父亲，劈空造出一罪案。凡兄弟相争者，往往如此。篡夺爵位，今又来杀兄耶！”二人亲自交锋，岂复成兄弟也。袁谭大败。尚亲冒矢石，冲突掩杀。战操何其怯，追兄何其猛。谭引败军奔平原，尚收兵还。袁谭与郭图再议进兵，令岑璧为将，领兵前来。尚自引兵出冀州，两阵对圆，旗鼓相望。璧出骂阵，尚欲自战，大将吕旷拍马舞刀，来战岑璧。二将战无数合，旷斩岑璧于马下。谭兵又败，再奔平原。审配劝尚进兵，追至平原。谭抵挡不住，退入平原，坚守不出。尚三面围城攻打。谭与郭图计议。图曰：“今城中粮少，彼军方锐，势不相敌。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，使操将兵攻冀州，尚必还救。将军引兵夹击之，尚可擒矣。若操击破尚军，我因而敛其军实以拒操。操军远来，粮食不继，必自退去；我可以仍据冀州，以图进取也。”一袁尚且不能胜，乃欲胜既破袁尚之曹操，恐无是理，但说得好听耳。

谭从其言，始议降曹，既而合尚，今复从降曹之议：其没主意，亦酷肖其父。问曰：“何人可为使？”图曰：“辛评之弟辛毗，又是兄弟二人，映像成趣。字佐治，见为平原令。此人乃能言之士，可命为使。”谭即召辛毗，毗欣然而至。谭修书付毗，使三千军送毗出境。毗星夜赍书往见曹操。时操屯军西平伐刘表，表遣玄德引兵为前部以迎之。未及交锋，辛毗到操寨。见操礼毕，操问其来意，毗具言袁谭相求之意，呈上书信。操看书毕，留辛毗于寨中，聚文武计议。程昱曰：“袁谭被袁尚攻击太急，不得已而来降，不可准信。”吕虔、满宠亦曰：“丞相既引兵至此，安可复舍表而助谭？”荀攸曰：“三公之言未善。以愚意度之：天下方有事，而刘表坐保江、汉之间，不敢展足，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；料刘表如见。袁氏据四州之地，带甲数十万，若二子和睦，共守成业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今乘其兄弟相攻，势穷而投我；我提兵先除袁尚，后观其变，并灭袁谭，天下定矣。此机会不可失也。”荀攸欲先灭尚而后灭谭，后来却先灭谭而后灭尚，变化不同。若说一句是一句，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。操大喜，便邀辛毗饮酒，谓之曰：“袁谭之降，真耶诈耶？袁尚之兵，果可必胜耶？”毗对曰：“明公勿问真与诈也，只论其势可耳。袁氏连年丧败，兵革疲于外，谋臣诛于内；兄弟谗隙，国分为二；加之饥馑并臻，天灾人困：无问智愚，皆知土崩瓦解。此乃天灭袁氏之时也。今明公提兵攻邺，袁尚不还救，则失巢穴；若还救，则谭踵袭其后。以明公之威，击疲惫之众，如迅风之扫秋叶也。舍此之图而伐荆州。荆州丰乐之地，国和民顺，未可摇动。况四方之患，莫大于河北。河北既平，则霸业成矣。愿明公详之。”其言全不为袁谭，竟是为曹操。辛氏兄弟各怀一心，与袁氏兄弟正复相似。操大喜曰：“恨与辛佐治相见之晚也！”即日督军还取冀州。玄德恐操有谋，不跟追袭，引兵自回荆州。正攻荆州，又忽作一顿，匪夷所思。

却说袁尚知曹军渡河，急急引军还邺，命吕旷、吕翔断后。袁谭见尚退军，乃大起平原军马，随后赶来。行不到数十里，一声炮响，两军齐出：左边吕旷，右边吕翔，兄弟二人截住袁谭。谭勒马告二将曰：“吾父在日，吾并未慢待二将军，今何从吾弟而见逼耶？”二将闻言，乃下马降谭。谭曰：“勿降我，可降曹承相。”二将因随谭归营。谭候操军至，引二将见操。操大喜，以女许谭为妻，即令吕旷、吕翔为媒。人谓袁谭此时失却一弟，得却一妻，背却一父，得却一翁矣。孰知后来皆成画饼耶？谭请操攻取冀州。操曰：“方今粮草不接，搬运劳苦，我由济河，遏淇水入白沟，以通粮道，然后进兵。”运粮用水，后来攻城亦用水。遏淇水入白沟，先为决漳河伏线。令谭且居平原。操引军退屯黎阳，封吕旷、吕翔为列侯，随军听用。郭图谓袁谭曰：“曹操以女许婚，恐非真意。今又封赏吕旷、吕翔，带去军中，此乃牢笼河北人心，后必终为我祸。主公可刻将军印二颗，暗使人送与二吕，令作内应。待操破了袁尚，可乘便图之。”孰知二吕之不复为袁氏用乎？谭依言，遂刻将军印二颗，暗送与二吕。二印只算谢媒。二吕受讫，径将印来禀曹操。操大笑曰：“谭暗送印者，欲汝等为内助，待我破袁尚之后，就中取事耳。汝等且权受之，我自有主张。”自此曹操便有杀谭之心。曹操许女之意，既是假非真；郭图刻印之谋，亦弄巧成拙。

且说袁尚与审配商议：“今曹兵运粮入白沟，必来攻冀州，如之奈何？”配曰：“可发檄使武安长尹楷屯毛城，通上党运粮道；令沮授之子沮鹄守邯郸，遥为声援。主公可进兵平原，急攻袁谭，先绝袁谭，然后破曹。”不急攻仇而先攻兄，为计亦左。袁尚大喜，留审配与陈琳守冀州，使马延、张顗二将为先锋，连夜起兵攻打平原。谭知尚兵来近，告急于操。操曰：“吾今番必得冀州矣！”正说间，适许攸自许昌来，闻尚又攻谭，入见操曰：“丞相坐守于此，岂欲待天雷击杀二袁乎？”不用震为雷，将用坎为水。操笑曰：“吾已料定矣。”遂令曹洪先进兵攻邺，操自引一军来攻尹楷。兵临本境，楷引军来迎。楷出马，操曰：“许仲康安在？”许褚应声而出，纵马直取尹楷。楷措手不及，被许褚一刀斩于马下。叙许褚战功，为后杀许攸伏线。余众奔溃，操尽招降之，完却尹楷。即勒兵取邯郸。沮鹄进兵来迎。张辽出马与鹄交锋。战不三合，鹄大败，辽从后追赶。两马相离不远，辽急取弓射之，应弦落马。操指挥军马掩杀，众皆奔散。完却沮鹄。于是操引大军前抵冀州。曹洪已近城下。操令三军绕城筑起土山，又暗掘地道以攻之。前官渡之战，袁绍用土山地道；今冀州之攻，曹操亦用土山地道。孰知艮为山，坤为地，总不如坎为水也。审配设计坚守，法令甚严。东门守将冯礼，因酒醉有误巡警，淳于琼以酒失事，今冯礼又以酒失事，何袁将之善饮也。配痛责之。冯礼怀恨，潜地出城降操。操问破城之策，礼曰：“突门内土厚，可掘地道而入。”操便命冯礼引三百壮士，夤夜掘地道而入。

却说审配自冯礼出降之后，每夜亲自登城点视军马。当夜在突门阁上，望见城外无灯火。配曰：“冯礼必引兵从地道而入也。”急唤精兵运石击突闸门，门闭，冯礼及三百壮士皆死于土内。操折了这一场，遂罢地道之计，袁绍掘地道，曹操当之以堑；曹操掘地道，袁兵拒之以闸：前后遥映。退军于洹水之上，以候袁尚回兵。袁尚攻平原，闻曹操已破尹楷、沮鹄，大军围困冀州，乃掣兵回救。部将马延曰：“从大路去，曹操必有伏兵。可取小路，从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营，必解围也。”尚从其言，自领大军先行，令马延与张顗断后。早有细作去报曹操。操曰：“彼若从大路上来，吾当避之；若从西山小路而来，一战可擒也。吾料袁尚必举火为号，袁尚之火，不如曹操之水。令城中接应。吾可分兵击之。”于是分拨已定。

却说袁尚出滏水界口，东至阳平，屯军阳平亭，离冀州十七里，一边靠着滏水。尚令军士堆积柴薪干草，至夜焚烧为号。遣主簿李孚扮作曹军都督，直至城下，大叫：“开门！”审配认得是李孚声音，放入城中，说：“袁尚已陈兵在阳平亭，等候接应，若城中兵出，亦举火为号。”配教城中堆草放火，以通音信。屡用火字，引出下文水来。孚曰：“城中无粮，可发老弱残兵并妇人出降﹔彼必不为备，我即以兵继百姓之后出攻之。”尔时冀州百姓，未死于水而先死于兵矣。配从其论。次日，城上竖起白旗，上写“冀州百姓投降。”操曰：“此是城中无粮，教老弱百姓出降，后必有兵出也。”又早猜破。操教张辽、徐晃各引三千军来，伏于两边。操自乘马、张麾盖至城下，果见城门开处，百姓扶老携幼，手持白旛而出。百姓才出尽，城中兵突出。操教将红旗一招，白旗、红旗，映像成趣。张辽、徐晃两路兵齐出乱杀，城中兵只得复回。操自飞马赶来，到吊桥边，城中弩箭如雨，射中操盔，险透其顶。前在下邳城下，射中麾盖；今在冀州城下，射中头盔。两番用水之前，其被射亦复相似。众将急救回阵。操更衣换马，引众将来攻尚寨。尚自迎敌。时各路军马一齐杀至，两军混战，袁尚大败。尚引败兵退往西山下寨，令人催取马延、张顗军来。不知曹操已使吕旷、吕翔去招安二将；二将随二吕来降，操亦封为列侯。叙法甚省笔。即日进兵攻打西山，先使二吕、马延、张顗截断袁尚粮道。谭、尚相攻，是以袁攻袁；操即用袁氏之将，以截袁氏之粮，亦是以袁攻袁。尚情知西山守不住，夜走隘口，安营未定，四下火光并起，伏兵齐出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尚军大溃，退走五十里。势穷力极，只得遣豫州刺史阴夔至操营请降。操佯许之，却连夜使张辽、徐晃去劫寨，操于谭之降，则纳之；于尚之降，则劫之。又是一样做法。尚尽弃印绶、节钺、衣甲、辎重，望中山而逃。

操回军攻冀州。许攸献计曰：“何不决漳河之水以淹之？”前下邳之淹，其计出于曹操之谋士郭嘉；今漳河之决，其计出于袁氏之客许攸，是亦以袁攻袁也。操然其计，先差军于城外掘壕堑，周围四十里。审配在城上见操军在城外掘堑，却掘得甚浅。妙。配暗笑曰：“此欲决漳河之水以灌城耳。壕深可灌，如此之浅，有何用哉？”遂不为备。当夜曹操添十倍军士，并力发掘。比及天明，广深二丈，引漳水灌之，城中水深数尺；操之掘堑，先浅后深，诡谲可喜。更兼粮绝，军士皆饿死。辛毗在城外，用枪挑袁尚印绶衣服，招安城内之人。审配大怒，将辛毗家属老小八十余口，就于城上斩之，将头掷下。辛毗号哭不已。审配之侄审荣，素与辛毗相厚，见辛毗家属被害，心中怀忿，乃密写献门之书，拴于箭上，射下城来。审配前收捕许攸子侄，今又诛杀辛毗家属，而不能自禁其侄，可发一叹。军士拾献辛毗，毗将书献操。操先下令：如入冀州，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；军民降者免死。次日天明，审荣大开西门，放曹兵入。前淹下邳，有献门之宋宪、魏续；今淹冀州，有献门之审荣。前后亦复相似。辛毗跃马先入，军将随后，杀入冀州。审配在东南城楼上，见操军已入城中，引数骑下城死战。正迎徐晃交马，晃生擒审配，绑出城来。路逢辛毗，毗咬牙切齿，以鞭鞭配首曰：“贼杀才！今日死矣！”配大骂辛毗：“贼徒！引曹操破我冀州，我恨不杀汝也！”徐晃解配见操。操曰：“汝知献门接我者乎？”配曰：“不知。”操曰：“此汝侄审荣所献也。”配怒曰：“小儿不行，乃至于此！”袁氏兄弟相左，审氏叔侄亦相左，俱是骨肉之变。操曰：“昨孤至城下，何城中弩箭之多耶？”配曰：“恨少！恨少！”与张辽答濮阳之火语气相似。操曰：“卿忠于袁氏，不容不如此。今肯降吾否？”配曰：“不降！不降！”辛毗哭拜于地曰：“家属八十余口，尽遭此贼杀害。愿丞相戮之，以雪此恨！”配曰：“吾生为袁氏臣，死为袁氏鬼，不似汝辈谗谄阿谀之贼，可速斩我！”操教牵出。临受刑，叱行刑者曰：“吾主在北，不可使我面南而死！”乃向北跪，引颈就刃。审正南缘何正北而死？一笑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河北多名士，谁如审正南！命因昏主丧，心与古人参。忠直言无隐，廉能志不贪。临亡犹北面，降者尽羞惭。

审配既死，操怜其忠义，命葬于城北。众将请曹操入城。操方欲起行，只见刀斧手拥一人至，操视之，乃陈琳也。操谓之曰：“汝前为本初作檄，但罪状孤可也，何乃辱及祖、父耶？”陈琳作檄事已隔数卷，至此忽然一提。琳答曰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耳。”以箭自比，以弦比袁绍。箭非自发，乃弦发之也。操若能为琳之弦，琳亦愿为操之箭矣。左右劝操杀之。操怜其才，乃赦之，命为从事。杀审配极似杀陈宫，赦陈琳极似赦张辽，与淹下邳一篇文字遥遥相对。○曹操头风亏得陈琳医治，此时不杀，只算谢医。

却说操长子曹丕，字子桓，时年十八岁。丕初生时，有云气一片，其色青紫，圆如车盖，覆于其室，终日不散。有望气者密谓操曰：“此天子气也。令嗣贵不可言！”丕八岁能属文，有逸才，博古通今，善骑射，好击剑。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传，早为后文曹丕称帝伏线。○叙袁家儿子将完，忽接入曹家儿子事，妙笔。时操破冀州，丕随父在军中，先领随身军，径投袁绍家下马，拔剑而入。有一将当之曰：“丞相有命，诸人不许入绍府。”丕叱退，提剑入后堂。见两个妇人相抱而哭，丕向前欲杀之。正是：

四世公侯已成梦，一家骨肉又遭殃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（第五卷完）

# 第六卷

##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

袁尚母刘氏之妒，其酷烈也甚矣。乃城破之后，不能死节，而献甄氏于曹丕，以图苟全，又何其无烈性至此乎！可见妇之贞者必不妒，妇之妒者必不贞。吕氏为项羽所得而不死，所以有人彘之刑；飞燕曾事射鸟儿，所以多杀皇嗣；武曌有聚麀之耻，所以弒王后、杀萧妃：岂非妒妇之明验哉？

袁谭不得娶曹操之女，曹丕反得娶袁绍之妇，是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妇，袁绍失一妇而又失一妇也。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，犹当悼其死婿；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，毋乃负其生夫乎！婚可绝，婿可易，曹操不妨舍谭求后婿；婿可续，儿不可续，刘氏亦将认丕为继儿乎？绍妾毁既死之容，熙妻何不毁欲生之面？为绍妻者，妒及于既死之夫；为熙母者，何不念及于未死之子？总只因兄弟之变，遂引出夫妇之变、母子之变、翁婿之变、姑媳之变。君子读书至此，盖深有感于骨肉之间矣。

沮授不屈，审配亦不屈。同一不屈也，而沮授则一于事袁，审配则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谭，审配不如沮授多矣。许攸降操，王修亦降操。同一降也，而许攸则助曹谋袁，王修则不忍助曹谋袁，王修贤于许攸远矣。是不可以无辨。

杀许攸者，曹操也，非许褚也。许攸数侮曹操，操欲杀攸久矣。欲自杀之，而恐有杀故人、杀功臣之名，特假手于许褚耳。昔颠颉焚僖负羁之家，而重耳杀颠颉以旬于军；今许褚杀攸而操曾不之罪，故曰非许褚杀之，而曹操杀之也。曹操资许攸之力以得冀州，刘备资法正之力以得西川。而法正恃功而横，未闻见杀于关、张；许攸恃功而骄，遂乃见杀于许褚。君子以是知刘备之厚而曹操之薄。

王修和解二袁之言，是真语、激语、熟语。刘表和解二袁之言，是假语、缓语、冷语。然则刘表不过自解其不发兵之故，而在二袁听之，则当以表之言为良言也。董卓尝和解袁绍与公孙瓒矣，曹操尝和解刘备与吕布矣。仇敌相争，犹可暂时和解，况兄弟耶？而二袁不能听，悲夫！

曹操有时而仁，有时而暴。免百姓秋租，仁矣；而使百姓敲冰拽船，何其暴也。不杀逃民而纵之，仁矣；又戒令勿为君士所获，仍不禁军之杀民，何其暴也。其暴处多是真，其仁处多是假。盖曹操待冀州之民，与其待袁绍无以异耳。杀其子，夺其妇，取其地，而乃哭其墓；然则其哭也，真为慈悲乎，假为慈悲乎？奸雄之奸，非复常人意量所及。

“急之则合，缓之则争”，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；其策辽东亦犹是矣。曹操进军攻北，而谭与尚相和；及其回兵向南，而谭与尚遂相斗。观谭之与尚，而熙、尚之与公孙康，岂异此哉！但操之于谭则两之，于熙、尚与康则一存而一灭之；于冀州则待其乱而我灭之，于辽东则听其自灭而更不烦我灭之：此则微有不同者尔。

却说曹丕见二妇人啼哭，拔剑欲斩之。忽见红光满目，为甄氏立皇后伏笔。○曹操有黄星之应，曹丕有青云紫云之祥，正与红光相映成趣。遂按剑而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一妇人告曰：“妾乃袁将军之妻刘氏也。”丕曰：“此女何人？”刘氏曰：“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。因熙出镇幽州，甄氏不肯远行，故留于此。”丕拖此女近前，见披发垢面。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观之，见甄氏玉肌花貌，有倾国之色。二语包着一篇《洛神赋》。遂对刘氏曰：“吾乃曹丞相之子也。愿保汝家，汝勿忧虑。”遂按剑坐于堂上。

却说曹操统领众将入冀州城，将入城门，许攸纵马近前，以鞭指城门而呼操曰：“阿瞒，汝不得我，安能入此门？”骄甚，浅甚。操大笑。奸甚。众将闻言，俱怀不平。为后许褚杀许攸张本。操至绍府门下，问曰：“谁曾入此门来？”守将对曰：“世子在内。”操唤出责之。刘氏出拜曰：“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，愿就甄氏为世子执箕帚。”妒妇此时何无烈性？操教唤出，甄氏拜于前。操视之曰：“真吾儿妇也！”遂令曹丕纳之。本谓袁谭得妻，却弄出袁熙失妻；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，却弄出曹氏娶袁氏之妇。奇绝，幻绝。

操既定冀州，亲往袁绍墓下设祭，再拜而哭，甚哀。奸雄身段。顾谓众官曰：“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，本初问吾曰：‘若事不辑，方面何所可据？’吾问之曰：‘足下意欲若何？’本初曰：‘吾南据河，北阻燕、代，兼沙漠之众，南向以争天下，庶可以济乎？’吾答曰：‘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无所不可。’虎牢关以前之语，却从此处补出。此言如昨，而今本初已丧，吾不能不为流涕也！”众皆叹息。操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。刘氏受赐，不羞愧否？乃下令曰：“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，尽免今年租赋。”此奸雄收拾民心处。一面写表申朝，操自领冀州牧。

一日许褚走马入东门，正迎许攸，攸唤褚曰：“汝等无我，安能出入此门乎？”褚怒曰：“吾等千生万死，身冒血战，夺得城池，汝安敢夸口？”攸骂曰：“汝等皆匹夫耳，何足道哉！”褚大怒，拔剑杀攸，攸之当死，不在此时，早在呼阿瞒之时矣。提头来见曹操，说“许攸如此无礼，某杀之矣。”操曰：“子远与吾旧交，故相戏耳，何故杀之？”此奸雄假话。深责许褚，令厚葬许攸。都是奸雄欺人之处。乃令人遍访冀州贤士。冀民曰：“骑都尉崔琰，字季珪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数曾献计于袁绍，绍不从，因此托疾在家。”操即召琰为本州别驾从事，此奸雄收拾士心处。因谓曰：“昨按本州户籍，共计三十万众，可谓大州。”琰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相争，冀民暴骨原野，丞相不急存问风俗，救其涂炭，而先计校户籍，岂本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？”曹操方夸其众多，崔琰却惜其匮乏，贤士之名洵不虚传。操闻言，改容谢之，待为上宾。

操已定冀州，使人探袁谭消息。时谭引兵劫掠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间等处，闻袁尚败走中山，乃统军攻之。尚无心战斗，径奔幽州投袁熙。谭尽降其众，欲复图冀州。操使人召之，谭不至。操大怒，驰书绝其婚，吕布与袁氏既绝婚而又送女，曹操与袁氏既许女而又绝婚，前后遥遥相对。自统大军征之，直抵平原。谭闻操自统军来，遣人求救于刘表。表请玄德商议。玄德曰：“今操已破冀州，兵势正盛，袁氏兄弟不久必为操擒，救之无益﹔况操常有窥荆、襄之意，我只养兵自守，未可妄动。”表曰：“然则何以谢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可作书与袁氏兄弟，以和解为名，婉词谢之。”正叙谭、操相攻，忽夹叙备、表共议，文势至此又作一顿。表然其言，先遣人以书遗谭。书略曰：

君子违难，不适仇国。日前闻君屈膝降曹，则是忘先人之仇，弃手足之谊，而遗同盟之耻矣。若冀州不弟，当降心相从。待事定之后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高义耶？先责其降操，后劝其睦尚。

又与袁尚书曰：

青州天性峭急，迷于曲直。君当先除曹操，以卒先公之恨。事定之后，乃计曲直，不亦善乎？若迷而不返，则是韩卢、东郭自困于前，而遗田父之获也。先言睦谭之利，后言攻谭之害。○本为袁谭求救，而书并致袁尚，可见善和事人，不止劝一边也。

谭得表书，知表无发兵之意，又自料不能敌操，遂弃平原，走保南皮。曹操追至南皮，时天气寒肃，河道尽冻，粮船不能行动。操令本处百姓敲冰拽船，百姓闻令而逃。操大怒，欲捕斩之。露出奸雄本相。百姓闻得，乃亲往营中投首。操曰：“若不杀汝等，则吾号令不行；若杀汝等，吾又不忍：汝等快往山中藏避，休被我军士擒获。”己则方之，而复使军士获之，则曰：杀人者军士也，非我也。奸雄之极。百姓皆垂泪而去。

袁谭引兵出城，与曹军相敌。两阵对圆，操出马以鞭指谭而骂曰：“吾厚待汝，汝何生异心？”谭曰：“汝犯吾境界，夺吾城池，赖吾妻子，照应前言，文法趣甚。反说我有异心！”操大怒，使徐晃出马。谭使彭安接战。两马相交，不数合，晃斩彭安于马下。谭军败走，退入南皮。操遣军四面围住。谭着慌，使辛评见操约降。此时何不仍与袁尚相和，求救于袁尚耶？操曰：“袁谭小子，反复无常，吾难准信。汝弟辛毗，吾已重用，汝亦留此可也。”评曰：“丞相差矣。某闻主贵臣荣，主忧臣辱。某久事袁氏，岂可背之！”袁谭不与弟合是为私，辛评不与弟合是为公。操知其不可留，乃遣回。评回见谭，言操不准投降。谭叱曰：“汝弟现事曹操，汝怀二心耶？”评闻言，气满填胸，昏绝于地。谭令扶出，须臾而死。辛评之死，胜辛毗之生。谭亦悔之。郭图谓谭曰：“来日尽驱百姓当先，以军继其后，与曹操决一死战。”不惜百姓者，能惜土地乎？谭从其言。当夜尽驱南皮百姓，皆执刀枪听令。次日平明，大开四门，军在后，驱百姓在前，喊声大举，一齐拥出，直抵曹寨。两军混战，自辰至午，胜负未分，杀人遍地。操见未获全胜，弃马上山，亲自击鼓。将士见之，奋力向前，谭军大败。百姓被杀者无数。此时北方百姓大是当灾。曹洪奋威突阵，正迎袁谭，举刀乱砍，谭竟被曹洪杀于阵中。杀袁谭者，乃是曹操之弟。何曹氏有兄弟，而袁氏无兄弟耶？○曹洪杀袁谭，是叔翁杀侄婿矣。郭图见阵大乱，急驰入城中。乐进望见，拈弓搭箭，射下城壕，人马俱死。郭图驱民为兵，宜其死也。操引兵入南皮，安抚百姓。忽有一彪军来到，乃袁熙部将焦触、张南也。操自引军迎之。二将倒戈卸甲，特来投降。操封为列侯。又黑山贼张燕引军十万来降，操封为平北将军。

下令将袁谭首级号令，敢有哭者斩。头挂北门外。一人布冠衰衣，哭于头下。左右拿来见操。操问之，乃青州别驾王修也，王修哭袁谭之首，极似栾布哭彭越之头。因谏袁谭被逐，应前。今知谭死，故来哭之。操曰：“汝知吾令否？”修曰：“知之。”操曰：“汝不怕死耶？”修曰：“我生受其辟命，亡而不哭，非义也。畏死忘义，何以立世乎！若得收葬谭尸，受戮无恨。”语从血性中流出，读之可以作忠。操曰：“河北义士，何其如此之多也！可惜袁氏不能用；若能用，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！”连前沮授、审配、辛评等，总赞一句。遂命收葬谭尸，礼修为上宾，以为司金中郎将。因问之曰：“今袁尚已投袁熙，取之当用何策？”修不答。好王修。操曰：“忠臣也。”明于兄弟之义者，必知君臣之分。问郭嘉，嘉曰：“可使袁氏降将焦触、张南等自攻之。”操用其言，随差焦触、张南、吕旷、吕翔、马延、张顗各引本部兵，分三路进攻幽州。数人皆袁氏旧将，正与王修反照。一面使李典、乐进会合张燕，打并州，攻高干。前止策熙、尚，今忽带补高干。

且说袁尚、袁熙知曹兵将至，料难迎敌，乃弃城引兵，星夜奔辽西投乌桓去了。幽州刺史乌桓触聚幽州众官，歃血为盟，共议背袁向曹之事。乌桓触先言曰：“吾知曹丞相当世英雄，今往投降，有不遵令者斩！”依次歃血，循至别驾韩珩。珩乃掷剑于地，大呼曰：“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主败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于义缺矣！若北面而降操，吾不为也！”韩珩自是奇士。众皆失色。乌桓触曰：“夫兴大事，当立大义。事之济否，不待一人。韩珩既有志如此，听其自便。”推珩而出。乌桓不杀韩珩，亦是奇士。乌桓触乃出城迎接三路军马，径来降操。操大喜，加为镇北将军。

忽探马来报：“乐进、李典、张燕攻打并州，高干守住壶关口，不能下。”叙事甚省。操自勒兵前往。三将接着，说干拒关难过。操集众将共议破干之计。荀攸曰：“若破干，须用诈降计方可。”操然之。唤降将吕旷、吕翔，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方叙韩珩不降，接叙二吕诈降，又与韩珩反照。吕旷等引军数十，直抵关下，叫曰：“吾等原系袁氏旧将，不得已而降曹。曹操为人诡谲，薄待吾等。吾今还扶旧主。可疾开关相纳。”高干未信，只教二将自上关说话。二将卸甲弃马而入，谓干曰：“曹军新到，可乘其军心未定，今夜劫寨。某等愿当先。”干喜从其言，二吕舍尚而降谭，又舍谭而降曹，今复舍曹而降干。即使真降，亦当虑其反复矣。干乃信而不疑，宜其败也。是夜教二吕当先，引万余军前去。将至曹寨，背后喊声大震，伏兵四起。高干知是中计，急回壶关城，乐进、李典已夺了关。叙事又省笔。高干夺路走脱，往投单于。操领兵拒住关口，使人追袭高干。干到单于界，正迎北番左贤王。干下马拜伏于地，言：“曹操吞并疆土，今欲犯王子地面，万乞救援，同力克复，以保北方。”左贤王曰：“吾与曹操无仇，岂有侵我土地？汝欲使我结怨于曹氏耶！”叱退高干。后有公孙康不敢纳二袁，此先有左贤王不肯纳高干作引。干寻思无路，只得投刘表。行至上洛，被都尉王琰所杀，将头解送曹操。后有公孙康送二袁之头，此先有王琰送高干之头作引。操封琰为列侯。

并州既定，先取青州，次取冀州，又次取幽州，今又定并州，四州于此一结。操商议西击乌桓。曹洪等曰：“袁熙、袁尚兵败将亡，势穷力尽，远投沙漠。我今引兵西击，倘刘备、刘表乘虚袭许都，我救应不及，为祸不浅矣。请回师勿进为上。”此言二袁投乌桓不足患，而刘备投刘表为足患。郭嘉曰：“诸公所言错矣。主公虽威震天下，沙漠之人，恃其边远，必不设备。乘其无备，卒然击之，必可破也。先说乌桓可击。且袁绍与乌桓有恩，而尚与熙兄弟犹存，不可不除。次说乌桓不可不击。刘表坐谈之客耳，先言刘表不足虑。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，重任之则恐不能制，轻任之则备不为用。虽虚国远征，公无忧也。”次言刘备可虑而不足虑。操曰：“奉孝之言极是。”遂率大小三军，车数千辆，望前进发。但见黄沙漠漠，狂风四起，道路崎岖，人马难行。四语抵得一篇《塞上行》。操有回军之心，问于郭嘉。嘉此时不伏水土，卧病车上。操泣曰：“因我欲平沙漠，使公远涉艰辛，以至染病，吾心何安？”嘉曰：“某感丞相大恩，虽死不能报万一。”操曰：“吾见北地崎岖，意欲回军，若何？”嘉曰：“兵贵神速。今千里袭人，辎重多而难以趋利，不如轻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备。但须得识径路者为引导耳。”病人能作如此壮健语，毋怪今之壮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语也。

遂留郭嘉于易州养病，求向导官以引路。人荐袁绍旧将田畴深知此境，操召而问之，畴曰：“此道秋夏间有水，浅不通车马，深不载舟楫，最难行动。不如回军，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，出空虚之地，前近柳城，掩其不备，冒顿可一战而擒也。”地势如在指掌。操从其言，封田畴为靖北将军，作向导官，为前驱。张辽为次，操自押后，倍道轻骑而进。田畴引张辽前至白狼山，正遇袁熙、袁尚会合冒顿等数万骑前来。张辽飞报曹操。操自勒马登高望之，见冒顿兵无队伍，参差不整。操谓张辽曰：“敌兵不整，便可击之。”乃以麾授辽。辽引许褚、于禁、徐晃分四路下山，奋力急攻，冒顿大乱。辽拍马斩冒顿于马下，余众皆降。袁熙、袁尚引数千骑投辽东去了。

操收军入柳城，封田畴为柳亭侯，以守柳城。畴涕泣曰：“某负义逃窜之人耳，蒙厚恩全活，为幸多矣；岂可卖卢龙之寨以邀赏禄哉！死不敢受侯爵。”田畴为操设谋，虽不及王修之不答；而不受侯爵，则高于吕旷等多矣。操义之，乃拜畴为议郎。操抚慰单于人等，收得骏马万匹，即日回兵。时天气寒且旱，二百里无水，军又乏粮，杀马为食，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。回想决漳河、通白沟之时，何水之多；而今何水之少也。湿则极湿，干则极干，前后映像成趣。操回至易州，重赏先曾谏者，因谓众将曰：“孤前者乘危远征，侥幸成功。虽得胜，天所佑也，不可以为法。诸君之谏，乃万安之计，是以相赏。后勿难言。”与袁绍之杀田丰，真霄壤之隔。操到易州时，郭嘉已死数日，停柩在公廨。操往祭之，大哭曰：“奉孝死，乃天丧吾也！”回顾众官曰：“诸君年齿，皆孤等辈，惟奉孝最少，吾欲托以后事。不期中年夭折，使吾心肠崩裂矣！”前哭袁绍是假哭，后哭郭嘉是真哭。嘉之左右，将嘉临死所封之书呈上，曰：“郭公临亡，亲笔书此，嘱曰：‘丞相若从书中所言，辽东事定矣。’”先微露一句，却不叙明，妙。操拆书视之，点头嗟叹。诸人皆不知其意。此处更不说明，妙甚。次日，夏侯惇引众人禀曰：“辽东太守公孙康久不宾服。此处诸将口中点出，妙甚。今袁熙、袁尚又往投之，必为后患。不如乘其未动，速往征之，辽东可得也。”操笑曰：“不烦诸公虎威。数日之后，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。”奇语，疑惑煞人。诸将皆不肯信。不独当时诸将不肯信，即今读者亦不可信。

却说袁熙、袁尚引数千骑奔辽东。辽东太守公孙康，本襄平人，武威将军公孙度之子也。当日知袁熙、袁尚来投，遂聚本部属官商议此事。公孙恭曰：“袁绍在日，尝有吞辽东之心。今袁熙，袁尚兵败将亡，无处依栖，来此相投，是鸠夺鹊巢之意也。若容纳之，后必相图。不如赚入城中杀之，献头与曹公，曹公必重待我。”所言亦大是，然使公孙康此时即听其言，又不足为奇。康曰：“只怕曹操引兵下辽东，又不如纳二袁使为我助。”有此一折，方见郭嘉遗计之为奇。恭曰：“可使人探听。如曹兵来攻，则留二袁；如其不动，则杀二袁，送与曹公。”皆在郭嘉料中。康从之，使人去探消息。

却说袁熙、袁尚至辽东，二人密议曰：“辽东军兵数万骑，足可与曹操争衡。今暂投之，后当杀公孙康而夺其地，养成气力而抗中原，可复河北也。”不出公孙恭之料。商议已定，乃入见公孙康。康留于馆驿，只推有病，不即相见。不一日，细作回报：“曹公兵屯易州，并无下辽东之意。”公孙康大喜，乃先伏刀斧手于壁衣中，使二袁入。皆在郭嘉料中。相见礼毕，命坐。时天气严寒，尚见床榻上无裀褥，谓康曰：“愿铺坐席。”康瞋目言曰：“汝二人之头，将行万里，何席之有！”写得突兀惊人。尚大惊。康叱曰：“左右何不下手！”刀斧手拥出，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头，用木匣盛贮，使人送到易州来见曹操。皆在郭嘉料中。时操在易州，按兵不动。夏侯惇、张辽入禀曰：“如不下辽东，可回许都。恐刘表生心。”操曰：“待二袁首级至，即便回兵。”便不说明缘故，正不知葫芦里卖甚药。众皆暗笑。忽报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熙、袁尚首级至，众皆大惊。使者呈上书信，操大笑曰：“不出奉孝之料！”重赏来使，封公孙康为襄平侯、左将军。众官问曰：“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？”操遂出郭嘉书以示之。一路隐隐跃跃，至此方出书相示，文势绝妙。书略曰：

今闻袁熙、袁尚往投辽东，明公切不可加兵。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，二袁往投必疑。若以兵击之，必并力迎敌，急不可下；若缓之，公孙康、袁氏必自相图：其势然也。郭嘉遗书在众人眼中看出，妙。

众皆踊跃称善。操引众官复设祭于郭嘉灵前。亡年三十八岁，从征十有一年，多立奇勋。此处又补郭嘉行状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天生郭奉孝，豪杰冠群英。腹内藏经史，胸中隐甲兵。运谋如范蠡，决策似陈平。可惜身先丧，中原梁栋倾。

操领兵还冀州，使人先扶郭嘉灵柩于许都安葬。

程昱等请曰：“北方既定，今还许都，可早建下江南之策。”操笑曰：“吾有此志久矣！诸君所言，正合吾意。”早为后文赤壁鏖兵伏线。是夜宿于冀州城东角楼上，凭栏仰观天文。将叙地下金光，先叙天上星文。时荀攸在侧，操指曰：“南方旺气依然，恐未可图也。”又为后文赤壁兵败伏线。攸曰：“以丞相天威，何所不服？”正看间，忽见一道金光，从地而起。攸曰：“此必有宝于地下”。操下楼令人随光掘之。正是：

星文方向南中指，金宝旋从北地生。

不知所得何物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

管仲之有三归，或云是台，或云是女。以今度之，意者管仲喜得三归之女，而即以此名其台，未可知也。然则是台亦是女，非有两三归也。若铜雀之二桥则不然：曹植所欲建者，玉龙、金凤所接之二桥；曹操所欲得者，乃孙策、周瑜所娶之二乔。桥之与乔，则有辨矣。

此回以雀始，以马终。有曹操得雀，却远引舜母梦雀；有舜母梦雀，却便有禅母梦斗。又因铜雀生出金凤，又因金凤生出玉龙。前有凤与龙，后有鹤与马。将有的卢之跃，先有白鹤之鸣。至于张武丧马、赵云夺马、刘备送马、刘表还马、蒯越相马、伊籍谏马，种种波澜，无不层折入妙，此文中佳境。

前回百忙中忽叙曹丕生时之异，此回百忙中忽叙刘禅生时之祥，皆为后日称帝张本也。然叙曹丕于入冀州之时，是追叙已往；此叙刘禅于屯新野之日，是现叙目前，又是一样笔叙法。

袁绍昵后妻，刘表亦昵后妻；袁绍爱幼子，刘表亦爱幼子；袁绍优柔不断，刘表亦优柔不断；二人性情何其相似至于如此之甚也！一则以家世自矜，大而无当；一则以虚名自爱，文而无用：虽冑美三公，名高八俊，亦何益哉！然刘表亦有过于袁绍者：绍以逢纪之谮而杀田丰，表不以蔡瑁之谮而杀玄德；毕竟声望中人，犹较胜于阀阅中人。

曹操攻冀州之时，备不勤表袭许都；至操击乌桓之时，备乃勤表袭许都：其故何也？从冀州回救许都也近，近则不可袭；从乌桓回救许都也远，远则可袭：势不同也。且有不救袁谭以示怯于前，操必轻表而不设备；乘其不备而袭之，此所谓始如处女，后若脱兔，真兵家之妙算也。刘表不用备言，失此机会，可胜叹哉！

蔡夫人从屏风后窃听，大是怕人，玄德襄阳赴会，几乎丧命，皆此一听所致。不独景升害怕，玄德亦当害怕；不独玄德害怕，即读者至此亦为之寒心咋舌也。今日惧内之家，多有此风。凡宾客至堂中叙话者，切宜仔细，不可妄言，恐惊动屏风后窃听之人，不是耍处。

天下怕老婆之人，未有不缘于爱老婆者也。爱极生怕，怕则不敢，爱则不忍。不忍与不敢之心合，而于是妻之旨不可违，妻之锋不可犯，而妻党之权遂牢固而不可破矣。虽然，今天下岂少刘景升哉！笑景升者复为景升，吾正恐景升笑人耳。

光武过滹沱之马，安行水上；昭烈过檀溪之马，几陷水中。李世民过涧之马，却有三跪；刘玄德过溪之马，只是一跃。金太祖混同江之马，按辔而行；刘先主檀溪之马，超越而过。宋高宗渡江之马，死马当活马骑；汉昭烈过溪之马，劣马作神马用。读书至此，真千古奇观。

范增欲杀沛公，而项羽不忍；蔡瑁欲杀玄德，而刘表不忍。然鸿门之宴，项羽在，故范增不能为政；襄阳之宴，刘表不在，则蔡瑁为政：由此言之，襄阳一会，其更险于鸿门哉！

却说曹操于金光处掘出一铜雀，间荀攸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攸曰：“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；今得铜雀，亦吉祥之兆也。”后曹丕欲学舜之禅尧，于此先伏一笔。操大喜，遂命作高台以庆之。乃即日破土断木，烧瓦磨砖，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。约计一年而工毕。大兵之后，又兴大役，爱民者如是乎？少子曹植进曰：“若建层台，必立三座：中间高者，名为铜雀；左边一座，名为玉龙；右边一座，名为金凤。又生出玉龙、金凤以配铜雀，更觉分外生色。更作两条飞桥，横空而上，乃为壮观。”此所云二桥，乃“桥”也，非“乔”也。操曰：“吾儿所言甚善。他日台成，足可娱吾老矣！”为后大宴铜雀台及临终时遗命伏线。原来曹操有五子，惟植性敏慧，善文章，为后七步成章伏线。曹操平日最爱之。前文叙袁绍爱少子，后文叙刘表爱少子，此又叙曹操爱少子，正与前后相映像。于是留曹植与曹丕在邺郡造台，使张燕守北寨。操将所得袁绍之兵共五六十万，班师回许都，大封功臣。又表赠郭嘉为贞侯，养其子炎于府中。以上了却北方事，以下专叙南方事。复聚众谋士商议，欲南征刘表。荀彧曰：“大军方北征而回，未可复动。且待半年，养精蓄锐，刘表、孙权，可一鼓而下也。”带说孙权，早为后文伏线。操从之，遂分兵屯田，以候调用。

却说玄德自到荆州，刘表待之甚厚。一日，正相聚饮酒，忽报降将张武、陈孙在江夏掳掠人民，共谋造反。表惊曰：“二贼又反，为祸不小！”玄德曰：“不须兄长忧虑，备亲往讨之。”表大喜，即点三万军与玄德前去。玄德领命即行，不一日来到江夏。张武、陈孙引兵来迎。玄德与关、张、赵云出马在门旗下，望见张武所骑之马，极其雄骏。玄德曰：“此必千里马也。”曹操喜得死雀，刘备却爱活马。言未毕，赵云挺枪而出，径冲彼阵。张武纵马来迎，不三合，被赵云一枪刺落马下，随手扯住辔头，牵马回阵。子龙凑趣。陈孙见了，随赶来夺。张飞大喝一声，挺矛直出，将陈孙刺死。众皆溃散。玄德招安余党，平复江夏诸县，班师而回。此段事为得马而叙，为檀溪张本。○此番为得马而叙，而夺马杀将，偏用子龙、翼德，不用骑赤兔马之人，是其用笔闲处幻处。表出郭迎接入城，设宴庆功。酒至半酣，表曰：“吾弟如此雄才，荆州有倚赖也。但忧南越不时来寇，张鲁、孙权皆足虑也。”但虑南越、张鲁、孙权，而独不虑及曹操，可谓知近不知远矣。玄德曰：“弟有三将，足可委用：使张飞巡南越之境﹔云长拒固子城以镇张鲁，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。何足虑哉！”玄德所虑只在曹操耳。表喜，欲从其言。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：不告姊丈而告其姊，其姊之为姊可知，而姊丈之为姊丈亦可知矣。“刘备遣三将居外，而自居荆州，久必为患。”蔡夫人乃夜对刘表曰：夜对妙，谮得其时矣。“我闻荆州人多与刘备往来，不可不防之。今容其居住城中，无益，不若遣使他往。”表曰：“玄德仁人也。”蔡氏曰：“只恐他人不似汝心。”呼夫曰汝，夫人之尊如此。表沉吟不答。此时不即遣玄德，又作一顿，是刘表缓处，是文字曲处。

次日出城，见玄德所乘之马极骏，问之，知是张武之马。表称赞不已，玄德遂将此马送与刘表。刘备赞马，赵云凑趣夺来；刘表赞马，玄德又凑趣送去。表大喜，骑回城中。蒯越见而问之。表曰：“此玄德所送也。”越曰：“昔先兄蒯良，蒯良之死，只在蒯越口中带出。最善相马，越亦颇晓。此马眼下有泪槽，额边生白点，名为‘的卢’，骑则妨主。张武为此马而亡，主公不可乘之。”若云亡张武者是的卢，则亡吕布者岂赤兔马耶？恐马不任咎也。表听其言。次日请玄德饮宴，因言曰：“昨承惠良马，深感厚意。但贤弟不时征进，可以用之。敬当送还。”玄德起谢。表又曰：“贤弟久居此间，恐废武事。襄阳属邑新野县，颇有钱粮。弟可引本部军马于本县屯扎，何如？”数语已在前沉吟不语时算定矣。玄德领诺。次日谢别刘表，引本部军马径往新野。从荆州移屯新野，与前从徐州移屯小沛，同一局面。方出城门，只见一人在马前长揖曰：“公所骑马，不可乘也。”玄德视之，乃荆州幕宾伊籍，字机伯，山阳人也。玄德忙下马问之，籍曰：“昨闻蒯异度对刘荆州云：‘此马名的卢，乘则妨主。’因此还公。公岂可复乘之？”蒯越学蒯良之相马以告刘表，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马以告玄德。只一马耳，却生出无数曲折。玄德曰：“深感先生见爱。但凡人死生有命，岂马所能妨哉！”刘表惧怕，玄德不惧怕，即此可见两人高下。籍服其高见，自此常与玄德往来。为后伊籍两番救玄德伏线。

玄德自到新野，军民皆喜，政治一新。建安十二年春，甘夫人生刘禅。是夜有白鹤一只，飞来县衙屋上，雀从地出，鹤从天来，前后闲闲映像。高鸣四十余声，望西飞去。应后刘禅称帝西川四十余年。临分娩时，异香满室。甘夫人尝夜梦仰吞北斗，因而怀孕，故乳名阿斗。前见黄星，此梦北斗，又闲闲映像。○忙中忽夹叙阿斗降生事，却又并非闲笔。此时曹操正统兵北征。玄德乃往荆州，说刘表曰：“今曹操悉兵北征，许昌空虚，若以荆襄之众，乘间袭之，大事可就也。”读前回曹操北征乌桓之时，深怪刘备在荆州何处睡着；今观此处，方知英雄谋略。表曰：“吾坐据九州足矣，岂可别图？”不出前回郭嘉所料。玄德默然。表邀入后堂饮酒。酒至半酣，表忽然长叹，玄德曰：“兄长何故长叹？”表曰：“吾有心事，未易明言。”此时不即说出缘故，是刘表缓处，是文字曲处。玄德再欲问时，蔡夫人出立屏后，刘表乃垂头不语。写尽悍妇妨察之严，暗夫畏忌之状。○先写蔡夫人此番窃听，却无所闻，妙甚。须臾席散，玄德自归新野。

至是年冬，闻曹操自柳城回，玄德甚叹表之不用其言。忽一日，刘表遣使至，请玄德赴荆州相会。玄德随使而往，刘表接着，叙礼毕，请入后堂饮宴，因谓玄德曰：“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，势日强盛，必有吞并荆、襄之心。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，失此好机会。”九州铁铸不成此一大错。玄德曰：“今天下分裂，干戈日起，机会岂有尽乎？若能应之于后，未足为恨也。”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表曰：“吾弟之言甚当。”相与对饮。酒酣，表忽潸然泪下。前止长叹，此写下泪，文势纡徐有致。玄德问其故，表曰：“吾有心事，前者欲诉与贤弟，未得其便。”玄德曰：“兄长有何难决之事？倘有用弟之处，弟虽死不辞。”表曰：“前妻陈氏所生长子琦，为人虽贤，而柔懦不足立事；后妻蔡氏所生少子琮，颇聪明。此在刘表口叙出，省笔。吾欲废长立幼，恐碍于礼法；欲立长子，争奈蔡氏族中皆掌军务，后必生乱：因此委决不下。”前不说明，此方说出，文势纡徐有致。○既爱少子，又怜长子；既爱长子，又畏蔡氏；活画一没主意无决断人。玄德曰：“自古废长立幼，取乱之道。若忧蔡氏权重，可徐徐削之，不可溺爱而立少子也。”自是正论。表默然。

原来蔡夫人素疑玄德，凡遇玄德与表叙论，必来窃听。前既先写蔡夫人出立屏后，此处所叙便不突然。是时正在屏风后，闻玄德此言，心甚恨之。后文孔明不对刘琦之问，直至登楼去梯，而后言者，正恐此属垣之有耳也。玄德自知语失，遂起身如厕。因见己身髀肉复生，亦不觉潸然流涕。刘表下泪是儿女态，玄德下泪是英雄气。少顷复入席。表见玄德有泪容，怪问之。玄德长叹曰：“备往常身不离鞍，髀肉皆散；今久不骑，髀里肉生。日月磋跎，老将至矣，而功业不建，是以悲耳！”刘表为家庭系情，玄德为天下发愤。表曰：“吾闻贤弟在许昌，与曹操青梅煮酒，共论英雄，贤弟尽举当世名士，操皆不许，而独曰：‘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！’青梅煮酒事已隔数回，忽于此处一提。以曹操之权力，犹不敢居吾弟之先，何虑功业不建乎？”玄德乘着酒兴，失口答曰：“备若有基本，天下碌碌之辈，诚不足虑也。”前于曹操面前，假作愚人身分；今在刘表面前，却露出英雄本色。表闻言默然。玄德自知语失，托醉而起，归馆舍安歇。前写玄德默然，后写刘表默然；前写刘表长叹，后写玄德长叹；前写刘表下泪，后写玄德下泪；前云玄德自知失语，起身如厕，后又云玄德自知失语，托醉而起：皆故意作此两两相对之笔，闲甚，妙甚。后人有诗赞玄德曰：

曹公屈指从头数，天下英雄独使君。髀肉复生犹感叹，争教寰字不三分？

却说刘表闻玄德语，口虽不言，心怀不足，别了玄德，退入内宅。蔡夫人曰：“适间我于屏后听得玄德之言，甚轻觑人，足见其有吞并荆州之意。今若不除，必为后患。”屏后所闻，着怒只在前语；今激刘表，却只说他后语。妇人狡猾。表不答，但摇头而已。活画刘表。蔡氏乃密召蔡瑁入，商议此事。瑁曰：“请先就馆舍杀之，然后告知主公。”读至此，为玄德捏一把汗。蔡氏然其言。瑁出，便连夜点军。蔡瑁不奉刘表之命，便欲点军杀玄德，想见蔡瑁之横，蔡夫人之专，而刘表之弱。

却说玄德在馆舍中秉烛而坐，三更之后，方欲就寝，忽一人叩门而入，视之乃伊籍也。来得闪忽。原来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，特夤夜来报。此伊籍第一番救玄德。当下伊籍将蔡瑁之谋，报知玄德，催促玄德速速起身。玄德曰：“未辞景升，如何便去？”籍曰：“公若辞，必遭蔡瑁之害矣。”玄德乃谢别伊籍，急唤从者，一齐上马，不待天明，星夜奔回新野。比及蔡瑁领军到馆舍时，玄德已去远矣。瑁悔恨无及，乃写诗一首于壁间，幻想。径入见表曰：“刘备有反叛之意，题反诗于壁上，不辞而去矣。”玄德谏刘表是几句真话，蔡瑁陷玄德是一首假诗。表不信，亲诣馆舍观之，果有诗四句。诗曰：

数年徒守困，空对旧山川。龙岂池中物，乘雷欲上天！龙跃池中，正应马跃溪中。假诗之句，已预为之谶矣。

刘表见诗大怒，拔剑言曰：“誓杀此无义之徒！”行数步，猛省曰：“吾与玄德相处许多时，不曾见他作诗。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也。”遂回步入馆舍，用剑尖削去此诗，弃剑上马。忽而大怒，忽而猛省，忽而拔剑，忽而弃剑，如潮起潮落，是刘表好处，是文字曲处。蔡瑁请曰：“军士已点齐，可就往新野擒刘备。”表曰：“未可造次，容徐图之。”既识破假诗，不即说明，乃作此葫芦提语，是刘表缓处，是文字曲处。蔡瑁见表持疑不决，乃暗与蔡夫人商议，即日大会众官于襄阳，就彼处谋之。次日，瑁禀表曰：“近年丰熟，合聚众官于襄阳，以示抚劝之意。请主公一行。”表曰：“吾近日气疾作，实不能行。可令二子为主待客。”瑁曰：“公子年幼，恐失于礼节。”表曰：“可往新野请玄德待客。”请玄德赴会，不用蔡瑁说，却用刘表说。妙甚。瑁暗喜正中其计，便差人请玄德赴襄阳。

却说玄德奔回新野，自知失言取祸，未对众人言之。忽使者至，请赴襄阳。孙乾曰：“昨见主公匆匆而回，意甚不乐，愚意度之，在荆州必有事故。今忽请赴会，不可轻往。”一个说不该去。玄德方将前项事诉与诸人。归时不说，至此方说，曲甚。云长曰：“兄自疑心语失。刘荆州并无嗔责之意。外人之言，未可轻信。襄阳离此不远，若不去，则荆州反生疑矣。”一个说不该不去。玄德曰：“云长之言是也。”张飞曰：“筵无好筵，会无好会，不如不去。”又一个说不该去。赵云曰：“某将马步军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无事矣。”一个愿领兵随去。玄德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遂与赵云即日赴襄阳。蔡瑁出郭迎接，意甚谦谨。写蔡瑁之诈。随后刘琦、刘琮二子，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。玄德见二公子俱在，并不疑忌。是日请玄德于馆舍暂歇。赵云引三百军围绕保护。云披甲挂剑，行坐不离左右。写赵云之忠。刘琦告玄德曰：“父亲气疾作，不能行动，特请叔父待客，抚劝各处守收之官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本不敢当此，既有兄命，不敢不从。”次日，人报九郡四十二州官员俱已到齐。蔡瑁预请蒯越计议曰：“刘备世之枭雄，久留于此，后必为害，可就今日除之。”越曰：“恐失士民之望。”瑁曰：“吾已密领刘荆州言语在此。”蔡瑁欺刘表既用假诗，欺蒯越又传假命。越曰：“既如此，可预作准备。”瑁曰：“东门岘山大路，已使吾弟蔡和引军把守；南门外已使蔡中守把；北门外已使蔡勋守把。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口中叙出，最省笔。只有西门不必守把，前有檀溪阻隔，虽有数万之众，不易过也。”先说得如此之险，方见后文脱难之奇。越曰：“吾见赵云行坐不离玄德，恐难下手。”瑁曰：“吾伏五百军在城内准备。”越曰：“可使文聘、王威二人另设一席于外厅，以待武将。先请住赵云，然后可行事。”与张绣欲谋曹操，先使人灌醉典韦，同一方法。瑁从其言。当日杀牛宰马，大张筵席。玄德乘的卢马至州衙，命牵入后园拴系。此处写马、写后园，极似闲笔，却俱暗为后文伏线。妙。众官皆至堂中。玄德主席，二公子两边分坐，其余各依次而坐。赵云带剑立于玄德之侧。文聘、王威入请赵云赴席。云推辞不去，极写赵云精细。玄德令云就席，云勉强应命而出。蔡瑁在外收拾得铁桶相似，将玄德带来三百军，都遣归馆舍，只待半酣号起下手。读至此，又为玄德捏一把汗。酒至三巡，伊籍起把盏，至玄德前，以目视玄德，低声谓曰：“请更衣。”玄德会意，即起如厕。伊籍把盏毕，疾入后园，接着玄德，附耳报曰：“蔡瑁设计害君，城外东、南、北三处，皆有军马守把，惟西门可走，公宜速逃！”此伊籍第二番救玄德，写得又闪忽，又精微。玄德大惊，急解的卢马，开后园门牵出，飞身上马，不顾从者，匹马望西门而走。门吏问之，玄德不答，加鞭而出。门吏当之不住，飞报蔡瑁。瑁即上马，引五百军随后追赶。前云伏兵五百在城，正为此句伏线。

却说玄德撞出西门，行无数里，前有大溪拦住去路。读至此，又为玄德捏一把汗。那檀溪阔数丈，水通湘江，其波甚紧。极言其险，愈见后文脱难之奇。玄德到溪边，见不可渡，勒马再回。若此时便写跃马，则无步骤矣。勒马再回，情势逼真。遥望城西，尘头大起，追兵将至。玄德曰：“今番死矣！”遂回马到溪边。回头看时，追兵近矣，急极矣，险极矣。玄德着慌，纵马下溪。纵马下溪，是慌极举动，情势是逼真。行不数步，马前蹄忽陷，浸湿衣袍。不便写跃马，偏有此一折。愈出愈奇，愈险愈妙。玄德乃加鞭大呼曰：“的卢，的卢！今日妨吾！”急到没去处，险到没去处，读者以为必无生路矣。下文忽然死里逃生，真乃出人意表。言毕，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，一跃三丈，飞上西岸。玄德如从云雾中起。文不险不奇，事不急不快。急绝险绝之际，忽翻出奇绝快绝之事，可惊可喜。后来苏学士有古风一篇，单咏跃马檀溪事。诗曰：

老去花残春日暮，宦游偶至檀溪路；停骖遥望独徘徊，眼前零落飘红絮。暗想咸阳火德衰，龙争虎斗交相持。襄阳会上王孙饮，坐中玄德身将危。逃生独出西门道，背后追兵复将到。一川烟水是檀溪，急叱征骑往前跳。马蹄踏碎青玻璃，天风响处金鞭挥。耳畔但闻千骑走，波中忽见双龙飞。西川独霸真英主，坐下龙驹两相遇。檀溪溪水自东流，龙驹英主今何处？临流三叹心欲酸，斜阳寂寂照空山。三分鼎足浑如梦，踪迹空留在世间。

玄德跃过溪西，顾望东岸，蔡瑁已引军赶到溪边，大叫：“使君何故逃席而去？”本是逃死，乃云逃席。玄德曰：“吾与汝无仇，何故欲相害？”瑁曰：“吾并无此心。使君休听人言！”玄德见瑁手将拈弓取箭，乃急拨马望西南而去。写蔡瑁尚有余势，玄德尚有余慌。瑁谓左右曰：“是何神助也？”不特蔡瑁吃惊，即读者至今犹未信。方欲收军回城，只见西门内赵云引三百军赶来。前频写赵云随身保护，读者以为玄德全仗此人矣。不谓报信者乃伊籍，跃溪者乃的卢，赵云竟未及相助。今玄德已去，蔡瑁将归，而赵云忽然劈面赶来，读者又疑后文赵云必杀蔡瑁也。正是：

跃去龙驹能救主，追来虎将欲诛仇。

未知蔡瑁性命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

此回为玄德访孔明，孔明见玄德作一引子耳。将有南阳诸葛庐，先有南漳水镜庄以引之；将有孔明为军师，先有单福为军师以引之。不特此也，前回有玉龙金凤，此回乃有伏龙凤雏；前回有一雀一马，此回乃有一凤一龙：是前回又为此回作引也。究竟一凤一龙未曾明指其为谁，不但水镜不肯说龙凤姓名，即单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。庞统二子，在童子口中轻轻逗出，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为凤雏；元直二字，在水镜夜间轻轻逗出，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为单福。隐隐跃跃，如帘内美人，不露全身，只露半面，令人心神恍惚，猜测不定。至于诸葛亮三字，通篇更不一露，又如隔墙闻环佩声，并半面亦不得见。纯用虚笔，真绝世妙文。

赵云在襄阳城外，檀溪水边，接连几个转身，不见玄德，可谓急矣。若使翼德处此，必杀蔡瑁；若使云长处此，纵不杀蔡瑁，必要拿住蔡瑁，要在他身上寻还我兄：安肯将蔡瑁轻轻放过，却自寻到新野，又寻到南漳乎？三人忠勇一般，而子龙为人又精细而极安顿，一人有一人性格，各各不同，写来真是好看。

前玄德以髀肉复生而悲，何其壮也；今至南漳，道中见牧童吹笛而来，乃有吾不如也之叹，顿使英雄气尽。盖马蹄甚危，牛背甚稳；长鞭甚急，短笛甚闲。碌碌半生，征鞍劳苦，岂若散发林间，行吟泽畔，为足逍遥而适志耶！非但玄德不如，即效死之庞统，尽瘁之孔明，皆不如也。水镜先生宁老于南漳而不出，有以夫！

玄德于波翻浪滚之后，忽闻童子吹笛，先生鼓琴；于电走风驰之后，忽见石案香清，松轩茶熟；正在心惊胆战，俄而气定神闲。真如过弱水而访蓬莱，脱苦海而游阆苑，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。至于夜半听水镜与元直共语，仿佛王积薪听妇姑弈棋，虽极分明，却费揣度，可闻而不可知，可听而不可见，尤神妙之至。

水镜述襄阳童谣曰：“泥中蟠龙向天飞”，是以玄德比龙也；前蔡瑁捏造玄德反诗曰“龙岂池中物”，亦以玄德比龙也；苏子瞻檀溪古风一篇，有“波中忽见双龙飞”之句，是又谓真主一龙，骏马亦一龙也。然人但知如龙之主，自有如龙之马以救之；不知如龙之主，不可无如龙之士以佐之。泥中龙、池中龙、波中龙，凡写无数龙字，总只为引起伏龙一人而已。

水镜之荐伏龙、凤雏，不肯明指其人，是荐而犹未荐也；然不便说出，正深于荐者也。何也？其人郑重，而言之不甚郑重，则听者不知其为郑重矣；唯郑重言之，使知其人之重，说且不可轻说，见又不可轻见，用又何可轻用耶？此三顾之勤所以不敢后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。

袁绍之信逢纪，不知其恶也；其杀田丰，囚沮授，不知其善也。若刘表既知玄德之贤而不能用，既知蔡瑁之恶而不能去，是好贤不如《缁衣》，与不知贤者等；恶恶不如《巷伯》，与不知恶者等耳。元直之辞之也，宜哉！

观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，何其纡徐而曲折也。在水镜庄上，彼此各不相见。水镜与元直语，并不出说玄德；明日与玄德语，并不说出元直。及玄德归新野，元直亦更不造谒；直待市上行歌，马前邂逅，然后邀入县衙。读者至此，以为此时方得遇合矣，而不知其犹未即合也，又借相马作一波澜。一则将欲事之，乃先试之；一则将欲用之，忽欲拒之：迨说明相试之故，然后彼此欢洽。可见人之轻率径遂者，必非妙人；文之轻率径遂者，必非妙文。今人作稗官，每到两人相合处，便急欲其就，唯恐其不就，有如此之纡徐曲折者乎？故读稗官，愈思《三国》一书之妙也。

却说蔡瑁方欲回城，赵云引军赶出城来。原来赵云正饮酒间，忽见人马动，急入内观之，席上不见了玄德。前先叙蔡瑁路上见赵云，此方补叙赵云席上不见玄德，叙事妙品。云大惊，出投馆舍，听得人说：“蔡瑁引军望西赶去了。”云火急绰枪上马，引着原带来三百军，奔出西门，正迎着蔡瑁，急问曰：“吾主何在？”瑁曰：“使君逃席而去，不知何往。”赵云是谨细之人，不肯造次，此时不杀蔡瑁，是子龙精细处，然实读者所不测。即策马前行，遥望大溪。别无去路，乃复回马，喝问蔡瑁曰：“汝请吾主赴宴，何故引着军马追来？”瑁曰：“九郡四十二州县官僚俱在此，吾为上将，岂可不防护？”云曰：“汝逼吾主何处去了？”问语一句紧一句。瑁曰：“闻使君匹马出西门，到此却又不见。”云惊疑不定，直来溪边看时，只见隔岸一带水迹。写到隔岸水迹，闲甚、细甚。云暗忖曰：“难道连马跳过了溪去？”以为必无之事。令三百军四散观望，并不见踪迹。先远望，次近看，次令众人四散观望，写得情景逼真。云再回马时，蔡瑁已入城去了。云乃拿守门军士追问，皆说刘使君飞马出西门而去。云再欲入城，又恐有埋伏，遂急引军归新野。写子龙四番盘问，两度到溪，两次回马：极慌张又极精细。

却说玄德跃马过溪，似醉如痴，想此阔涧一跃而过，岂非天意！非惟读者不信，即玄德当日亦自不信。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。日将沉西，正行之间，见一牧童跨于牛背上，口吹短笛而来，忽然别出奇境。玄德叹曰：“吾不如也！”马背何如牛背稳，谁云骑马胜骑牛？遂立马观之。牧童亦停牛罢笛，熟视玄德，曰：“将军莫非破黄巾刘玄德否？”奇绝，幻绝。玄德惊问曰：“汝乃村僻小童，何以知吾姓字？”马背上人不识牛背上人，牛背上人却偏识马背上人。牧童曰：“我本不知，因常侍师父，有客到日，多曾说有一刘玄德，身长七尺五寸，垂手过膝，目能自顾其耳，乃当世之英雄。今观将军如此模样，想必是也。”借牧童口中画出一玄德。玄德曰：“汝师何人也？”牧童曰：“吾师覆姓司马，名徽，字德操，颍川人也。道号水镜先生。”能识英雄，不愧水镜之目。玄德曰：“汝师与谁为友？”不知其人视其友；亦以其自号水镜，故有此问也。小童曰：“与襄阳庞德公、庞统为友。”此卷叙玄德见司马徽，正为见诸葛亮伏线耳。乃童子口中不说诸葛，只说庞统，又添出一庞德公以陪之，奇妙。玄德曰：“庞德公乃庞统何人？”童子曰：“叔侄也。庞德公字山民，长俺师父十岁；庞统字士元，少俺师父五岁。一日，我师父在树上采桑，适庞统来相访，坐于树下，共相议论，终日不倦。吾师甚爱庞统，呼之为弟。”详叙庞统，略叙德公，俱妙。玄德曰：“汝师今居何处？”牧童遥指曰：“前面林中，便是庄院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是刘玄德。汝可引我去拜见你师父。”

童子便引玄德，行二里余，到庄前下马，入至中门，忽闻琴声甚美。玄德教童子且休通报，侧耳听之。既闻笛声，又听琴声，与从前马蹄声、波涛声大不相同矣。琴声忽住而不弹，一人笑而出曰：“琴韵清幽，音中忽起高抗之调。必有英雄窃听。”前不必玄德通名，而童子先知；今亦不必童子通报，而先生先出。是童子眼中看出一玄德，先生耳中又听出一玄德。童子指谓玄德曰：“此即吾师水镜先生也。”玄德视其人，松形鹤骨，器宇不凡，慌忙进前施礼，衣襟尚湿。点逗闲细。水镜曰：“公今日幸免大难！”仙乎，仙乎！玄德惊讶不已。小童曰：“此刘玄德也。”水镜请入草堂，分宾主坐定。玄德见架上满堆书卷，窗外盛栽松竹，横琴于石床之上，清气飘然。隐然为诸葛草庐先写一样子。水镜问曰：“明公何来？”玄德曰：“偶尔经由此地，因小童相指，得拜尊颜，不胜万幸！”水镜笑曰：“公不必隐讳。公今必逃难至此。”玄德遂以襄阳一事告之。至此方说出，曲折之甚。水镜曰：“吾观公气色，已知之矣。”因问玄德曰：“吾久闻明公大名，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？”玄德曰：“命途多蹇，所以至此。”水镜曰：“不然。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。”将欲荐出两人，先说他左右无人，是作一跌。玄德曰：“备虽不才，文有孙乾、糜竺、简雍之辈，武有关、张、赵云之流，竭忠辅相，颇赖其力。”盖说左右有人，并不向水镜求人，又作一顿。水镜曰：“关、张、赵云乃万人敌，惜无善用之之人。若孙乾、糜竺辈，乃白面书生，非经纶济世之才也。”隐然说他左右之人不及我意中之人，又作一跌。玄德曰：“备亦尝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，奈未遇其人何！”竟说山谷无人，更不向水镜求人，又作一顿。水镜曰：“岂不闻孔子云：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’何谓无人？”不说我意中有人，只说天下未尝无人，又作一跌。玄德曰：“备愚昧不识，愿赐指教。”直待水镜说未尝无人，然后玄德请问其人。至此方是极力一纵。水镜曰：“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？其谣曰：‘八九年间始欲衰，至十三年无孑遗。到头天命有所归，泥中蟠龙向天飞。’谣言大奇。此谣始于建安初。建安八年，刘景升丧却前妻，便生家乱，此所谓‘始欲衰’也。‘无孑遗’者，不久则景升将逝，文武零落无孑遗矣。‘天命有归’，‘龙向天飞’，盖应在将军也。”且不答所问之人，忽自述所闻之谣，又极力一纵。○蔡瑁题假诗，以龙比玄德；水镜解童谣，亦以龙比玄德。玄德闻言，惊谢曰：“备安敢当此！”不问所求之人，且谢所解之语，又极力一纵。水镜曰：“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，公当往求之。”彼方惊谢所解之谣，此则隐示以当求之人，亦极力一迎。玄德急问曰：“奇才安在？果系何人？”直待说出此间有人，然后急问何人，又极力一迎。水镜曰：“伏龙、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”只伏龙凤雏四字，凡作如许跌顿，如许迎纵，方才说出。何等曲折，何等郑重。玄德曰：“伏龙、凤雏何人也？”水镜抚掌大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如此一番跌顿迎纵，说出伏龙凤雏四字，却又不明指其姓名，只言“好好”，真绝世妙文。玄德再问时，水镜曰：“天色已晚，将军可于此暂宿一宵，明日当言之。”此时宜说出姓名矣，乃又欲迟至明日。逼近之至，又复漾开去。妙绝。即命小童具饮馔相待，马牵入后院喂养。此等句，俗笔几忘之。

玄德饮膳毕，即宿于草堂之侧。早为后文宿诸葛庐中作一引子。玄德因思水镜之言，寝不成寐。约至更深，忽听一人叩门而入。写得隐隐跃跃，闪闪忽忽。水镜曰：“元直何来？”将从市上相见，先在庐中听得，此伏笔之妙。玄德起床密听之，闻其人答曰：“久闻刘景升善善恶恶，特往谒之。及至相见，徒有虚名，盖善善而不能用，恶恶而不能去者也。此郭公之所以亡。故遗书别之，而来至此。”水镜曰：“公怀王佐之才，宜择人而事，奈何轻身往见景升乎？且英雄豪杰，只在眼前，公自不识耳。”隐隐道着起床密听之人。其人曰：“先生之言是也。”玄德闻之大喜，暗忖此人必是伏龙、凤雏，妙在并不是伏龙、凤雏。即欲出见，又恐造次。妙在不即相见。

候至天晓，玄德求见水镜，问曰：“昨夜来者是谁？”水镜曰：“此吾友也。”玄德求与相见。水镜曰：“此人欲往投明主，已到他处去了。”妙在不说出将投玄德。玄德请问其姓名。水镜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妙在不说出姓名。玄德再问：“伏龙、凤雏，果系何人？”水镜亦只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昨夜不语，待至明日；及至明日，只是不说。妙妙。玄德拜请水镜出山相助，同扶汉室。水镜曰：“山野闲散之人，不堪世用。自有胜吾十倍者来助公，公宜访之。”自己不出，只是荐人；及至荐人，又待其自访。妙妙。正谈论间，忽闻庄外人喊马嘶，小童来报：“有一将军，引数百人到庄来也。”读者至此，疑是蔡瑁追兵至矣。玄德大惊，急出视之，乃赵云也。玄德大喜。云下马入见曰：“某夜来回县，寻不见主公，连夜跟问到此。极写赵云之忠。主公可作速回县。只恐有人来县中厮杀。”此时只恐蔡瑁兵来，后文却是曹仁兵来。玄德辞了水镜，与赵云上马，投新野来。行不数里，一彪人马来到，视之，乃云长、翼德也。前写赵云，此写关、张。相见大喜。玄德诉说跃马檀溪之事，共相嗟讶。

到县中，与孙乾等商议。乾曰：“可先致书于景升，诉告此事。”玄德从其言，即令孙乾赍书至荆州。刘表唤入问曰：“吾请玄德襄阳赴会，缘何逃席而去？”孙乾呈上书札，具言蔡瑁设谋相害，赖跃马檀溪得脱。表大怒，急唤蔡瑁责骂曰：“汝焉敢害吾弟！”命推出斩之。蔡夫人出，哭求免死，表怒犹未息。孙乾告曰：“若杀蔡瑁，恐皇叔不能安居于此矣。”语中有刺，少在隐而不露。表乃责而释之，所谓恶恶而不能去。使长子刘琦同孙乾至玄德处请罪。

琦奉命赴新野，玄德接着，设宴相待。酒酣，琦忽然堕泪。刘表席间堕泪，是爱心难割；刘琦席间堕泪，是忧心未安。玄德问其故。琦曰：“继母蔡氏，常怀谋害之心，侄无计免祸，幸叔父指教。”先为后文求计诸葛作一引。玄德劝以“小心尽孝，自然无祸”。是叔父语。次日，琦泣别。玄德乘马送琦出郭，因指马谓琦曰：“若非此马，吾已为泉下之人矣。”点逗檀溪事，有情景。琦曰：“此非马之力，乃叔父之洪福也。”说罢相别，刘琦泣涕而去。

玄德回马入城，忽见市上一人，葛巾布袍，皂绦注：纟字旁绦。乌履，长歌而来。一人泣而去，一人歌而来，接应成趣。歌曰：

天地反复兮火欲殂，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。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，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。

玄德闻歌，暗思：“此人莫非水镜所言伏龙、凤雏乎？”玄德自闻伏龙、凤雏之后，不知伏龙、凤雏为谁，刻刻以此关心，处处以此猜测。妙，妙。遂下马相见，邀入县衙。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某乃颍上人也，姓单名福。妙在不说出真姓名。久闻使君纳士招贤，欲来投托，未敢辄造，故行歌于市，以动尊听耳。”孰知市上行歌之人，即庄上叩门之人乎？玄德大喜，待为上宾。单福曰：“适使君所乘之马，再乞一观。”玄德方喜得人，单福却先却看马。奇妙。玄德命去鞍牵于堂下。单福曰：“此非的卢马乎？虽是千里马，却只妨主，不可乘也。”又与蒯越相马、伊藉谏马相应。玄德曰：“已应之矣。”遂具言跃檀溪之事。妨主当应在张武之死，不应在檀溪之奔。福曰：“此乃救主，非妨主也。终必妨一主。某有一法可禳。”蒯越相马，伊藉谏马，单福禳马，真乃妙妙。玄德曰：“愿闻禳法。”福曰：“公意中有仇怨之人，可将此马赐之；待妨过了此人，然后乘之，自然无事。”借禳马作波澜，逆折而入，妙甚。○前回既详叙马，此处不好便住，亦即借此一段作收科。玄德闻言变色曰：“公初至此，不教吾以正道，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，备不敢闻教！”本欲相合，忽若相离，曲折之甚。福笑谢曰：“向闻使君仁德，未敢便信，故以此言相试耳。”本欲相投，忽先相试，曲折之甚。玄德亦改容起谢曰：“备安能有仁德及人，惟先生教之。”几欲相离，然后相合，曲折之极。福曰：“吾自颍上来此，闻新野之人歌曰：‘新野牧，刘皇叔。自到此，民丰足。’可见使君之仁德及人也。”水镜述襄阳之谣，单福述新野之歌，前后正相对。玄德乃拜单福为军师，调练本部人马。

却说曹操自冀州回许都，常有取荆州之意，特差曹仁、李典并降将吕旷、吕翔等领兵三万屯樊城，虎视襄阳，就探看虚实。此处补叙曹操一边，最是省笔。时吕旷、吕翔禀曹仁曰：“今刘备屯兵新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储粮，其志不小，不可不早图之。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后，未有寸功，愿请精兵五千，取刘备之头，以献丞相。”没用人偏会说大话。曹仁大喜，与二吕兵五千，前往新野厮杀。不想子龙所云厮杀，却应在此。探马飞报玄德。玄德请单福商议，福曰：“既有敌兵，不可令其入境。便是胜算。可使关公引一军从左面出，以敌来军中路；张飞引一军从右而出，以敌来军后路；公自引赵云出兵前路相迎：敌可破矣。”左军右军中军，却分作中路后路前路，大有变化。玄德从其言，即差关、张二人去讫；然后与单福、赵云等，共引二千人马，出关相迎。行不数里，只见山后尘头大起，吕旷、吕翔引军来到。两边各射住阵角。玄德出马于旗门下，大呼曰：“来者何人，敢犯吾境？”吕旷出马曰：“吾乃大将吕旷也。奉丞相命，特来擒汝！”玄德大怒，使赵云出马。二将交战，不数合，赵云一枪刺吕旷于马下。如此不耐杀之人，何苦无事讨事做。玄德麾军掩杀，吕翔抵敌不住，引军便走。正行间，路傍一军突出，为首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冲杀一阵，吕翔折兵大半，夺路走脱。行不到十里，又一军拦住去路，为首大将挺矛大叫：“张翼德在此！”叙法与前变。直取吕翔。翔措手不及，被张飞一矛刺中，翻身落马而死。不耐杀。余众四散奔走。玄德合军追赶，大半多被擒获。此番得胜，是单福第一功。玄德班师回县，重待单福，稿赏三军。

却说败军回见曹仁，报说二吕被杀，军士多被活捉。曹仁大惊，与李典商议。典曰：“二将欺敌而亡，今只宜按兵不动，申报丞相，起大兵来征剿，乃为上策。”早为后文伏线。仁曰：“不然。今二将阵亡，又折许多军马，此仇不可不急报。量新野弹丸之地，何劳丞相大军？”曹仁轻视其地。典曰：“刘备人杰也，不可轻视。”李典重视其人。仁曰：“公何怯也！”典曰：“兵法云：‘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’某非怯战，但恐不能必胜耳。”仁怒曰：“公怀二心耶？吾必欲生擒刘备！”典曰：“将军若去，某守樊城。”为后失樊城反照。仁曰：“汝若不同去，真怀二心矣！”典不得已，只得与曹仁点起二万五千军马，渡河投新野而来。正是：

偏裨既有舆尸辱，主将重兴雪耻兵。

未知胜负何如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

孔明乃《三国志》中第一妙人也。读《三国志》者必贪看孔明之事，乃阅过三十五回，尚不见孔明出现，令人心痒难熬；乃水镜说出伏龙二字，偏不肯便道姓名，愈令人心痒难熬。至此回徐庶既去之后，再回身转来，方才说出孔明。读者至此，急欲观其与玄德相遇矣；孰意徐庶往见，而孔明作色，却又落落难合。写来如海上仙山，将近忽远。绝世妙人，须此绝世妙文以副之。

叙单福用兵处，不须几；然设伏料敌，破阵取城之能，已略见一斑矣。后文有孔明无数神机妙算，此先有单福小试其端以引之。如将观名优演名剧，而此回则是副末登场也。

此回以孔明为主，而单福其宾也，即庞统亦其宾也。水镜双荐伏龙、凤雏，而单福专荐伏龙，带言凤雏。于孔明则详之，于庞统则略之，是又有宾主之别焉。盖主为重，则宾为轻。故玄德既知单福之即是元直，并不提起水镜庄上先曾听见；既知凤雏即是庞统，并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说出。此非玄德于此有所不暇言，而实作者于此亦有所不暇记。总之注意在正笔，而旁笔皆在所省耳。

庞统有叔，孔明亦有叔；徐庶有弟，孔明亦有弟。庞统之叔与水镜为友，孔明之叔与刘表为交。徐庶则母在而弟亡，孔明则弟在而父亡。庞统来历在牧童口中叙出，徐庶来历在程昱口中叙出，孔明来历在徐庶口中叙出。叙庞统止及其叔，叙徐庶止及其母与弟，叙孔明则不但及其弟与叔，并及其父与祖。或先或后，或略或详，参差错落，真叙事妙品。

渐离以筑击秦皇而秦皇杀渐离，徐母以砚击曹操而曹操不敢杀徐母，是徐母之威更烈于渐离矣。张良击秦不中而不见执于秦，徐母击操不中而拼见执于操，是徐母之胆更壮于张良矣。奇妇人胜似奇男子，不独列女传中罕见之，即豪士传中亦罕见之。

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，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，岂庶之智不如表哉？情切于母子故也。缓则易于审量，急则不及致详；疏则旁观者清，亲则关心者乱。若徐庶迟疑不赴，不成其为孝子矣。故君子于徐庶无讥焉。

曹操不强留关公，以全其兄弟之义；玄德不强留徐庶，以全其母子之恩。两人之心同乎？曰：不同。曹操之于关公，佯纵之而阴阻之，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；若玄德之于徐庶，则竟送之而已。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，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。一诈一诚，相去何啻天渊。

观玄德与徐庶作别一段，长亭分手，肠断阳关，“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”，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，几令人潸然下泪矣。乃忽然荐起一卧龙先生，顿使玄德破涕为欢，回愁作喜。一回之内，半幅之间，而哀乐倏变，奇事奇文。

却说曹仁忿怒，遂大起本部之兵，星夜渡河，意欲踏平新野。极写曹仁声势，以显单福之能。

且说单福得胜回县，谓玄德曰：“曹仁屯兵樊城，今知二将被诛，必起大军来战。”玄德曰：“当何以迎之？”福曰：“彼若尽提兵而来，樊城空虚，可乘间夺之。”写单福宛然一武侯小样。玄德问计。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此处妙在不叙明白。玄德大喜，预先准备已定。忽报马报说曹仁引大军渡河来了。单福曰：“果不出吾之料！”遂请玄德出军迎敌。两阵对圆，赵云出马，唤彼将答话。曹仁命李典出阵，与赵云交锋。约战十数合，李典料敌不过，拨马回阵。云纵马追赶，两翼军射住，遂各罢兵归寨。李典回见曹仁，言彼军精锐，不可轻敌，不如回樊城。又与下文失樊城相照。曹仁大怒曰：“汝未出军时，已慢吾军心；今又卖阵，罪当斩首！”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斩；众将苦告方免。乃调李典领后军，仁自引军为前部。次日，鸣鼓进军，布成一个阵势，使人问玄德曰：“识吾阵否？”极写曹仁弄巧，以显单福之智。单福便上高处观看毕，谓玄德曰：“此‘八门金锁阵’也。武侯八阵图，陆逊入而不觉；曹仁八阵势，单福一见便知。八门者：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。如从生门、景门、开门而入则吉；从伤门、惊门、休门而入则伤；从杜门、死门而入则亡。今八门虽布得整齐，只是中间通欠主将。见笑大方。如从东南角上生门击入，往正西景门而出，其阵必乱。”又写单福宛然一武侯小样。玄德传令，教军士把住阵角，命赵云引五百军从东南而入，径往西出。云得令，挺枪跃马，引兵径投东南角上，吶喊杀入中军。曹仁便投北走，云不追赶，却突出西门，又从西杀转东南角上来。曹仁军大乱。此非写赵云，是写单福。玄德麾军冲击，曹兵大败而退。单福命休追赶，收军自回。

却说曹仁输了一阵，方信李典之言，因复请典商议，言：“刘备军中必有能者，妙在此时不知是单福。吾阵竟为所破。”李典曰：“吾虽在此，甚忧樊城。”又为后文失樊城反照。曹仁曰：“今晚去劫寨。如得胜，再作计议；如不胜，便退军回樊城。”李典曰：“不可。刘备必有准备。”仁曰：“若如此多疑，何以用兵？”遂不听李典之言。自引军为前队，使李典为后应，当夜二更劫寨。

却说单福正与玄德在寨中议事，忽信风骤起。福曰：“今夜曹仁必来劫寨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敌之？”福笑曰：“吾已预算定了。”又宛然一武侯小样。遂密密分拨已毕。至二更，曹仁兵将近寨，只见寨中四围火起，烧着寨栅。曹仁知有准备，急令退军。赵云掩杀将来。仁不及收兵回寨，急望北河而走。将到河边，才欲寻船渡河，岸上一彪军杀到，为首大将，乃张飞也。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，不是写张飞，是写单福。曹仁死战，李典保护曹仁下船渡河。曹军大半淹死水中。曹仁渡过河面，上岸奔至樊城，令人叫门。只见城上一声鼓响，一将引军而出，大喝曰：“吾已取樊城多时矣！”众惊视之，乃关云长也。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，不是写云长，是写单福。○写袭樊城不用实叙，最省笔。仁大惊，拨马便走。云长追杀过来。曹仁又折了好些军马，星夜投许昌。于路打听，方知有单福为军师，设谋定计。妙在路上方知，曲折之甚。

不说曹仁败回许昌。且说玄德大获全胜，引军入樊城，县令刘泌出迎。玄德安民已定。那刘泌乃长沙人，亦汉室宗亲，遂请玄德到家，设宴相待。只见一人侍立于侧。玄德视其人器宇轩昂，因问泌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泌曰：“此吾之甥寇封，本罗侯寇氏之子也，因父母双亡，故依于此。”玄德爱之，欲嗣为义子。刘泌欣然从之，遂使寇封拜玄德为父，改名刘封。忙中夹叙刘封承嗣事，却并非闲笔。玄德带回，令拜云长、翼德为叔。云长曰：“兄长既有子，何必用螟蛉？后必生乱。”云长收关平为子，而独不欲玄德收寇封者，臣之子无争立之嫌，君之子则有争立之嫌故也。玄德曰：“吾待之如子，彼必事吾如父，何乱之有！”云长不悦。为后孟达说刘封伏线。玄德与单福计议，令赵云引一千军守樊城。玄德领众自回新野。

却说曹仁与李典回许都见曹操，泣拜于地请罪，具言损将折兵之事。操曰：“胜负乃军家之常。但不知谁为刘备画策？”问得紧要。曹仁言是单福之计。操曰：“单福何人也？”不但曹操不知其为何人，即玄德此时亦未知其果何人也。程昱笑曰：“此非单福也。奇绝。此人幼好学击剑，中平末年，尝为人报仇杀人，披发涂面而走，为吏所获。问其姓名不答，吏乃缚于车上，击鼓行于市，令市人识之，虽有识者不敢言。而同伴窃解救之，乃更姓名而逃，折节向学，遍访名师。尝与司马徽谈论。始为豪侠，继为名士。此人乃颍川徐庶，字元直。单福乃其托名也。”单福真姓名，直至此处，方借程昱口中叙明。妙甚。操曰：“徐庶之才，比君何如？”昱曰：“十倍于昱。”与后元直赞孔明语相似。操曰：“惜乎贤士归于刘备，羽翼成矣！奈何？”昱曰：“徐庶虽在彼，丞相要用，召来不难。”操曰：“安得彼来归？”昱曰：“徐庶为人至孝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庶既孝子，即安肯为操用乎？幼丧其父，止有老母在堂。现今其弟徐康已亡，老母无人侍养。丞相可使人赚其母至许昌，令作书召其子，则徐庶必至矣。”不以丞相召之，而以母召之，固知庶之不可召也。

操大喜，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。不一日，取至。省笔。操厚待之。因谓之曰：“闻令嗣徐元直，乃天下奇才也。今在新野，助逆臣刘备，背叛朝廷，正犹美玉落于污泥之中，诚为可惜。今烦老母作书，唤回许都，吾于天子之前保奏，必有重赏。”先以助逆背叛恐之，继以美玉污泥动之，而后复称天子以压之，举重赏以陷之：全是欺妇人语。遂命左右捧过文房四宝，命徐母作书。徐母曰：“刘备何如人也？”不亟发作，先问一句。妙甚。操曰：“沛郡小辈，妄称皇叔，全无信义，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。”先说玄德并非宗室，后说玄德并非好人：又全是欺妇人语。徐母厉声曰：“汝何虚诳之甚也！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皇帝阁下玄孙。说玄德的是宗亲。屈身下士，恭己待人，仁声素著。世之黄童、白叟、牧子、樵夫皆知其名，真当世之英雄也。说玄德的是好人。吾儿辅之，得其主矣。破“美玉污泥”句。汝虽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。破“天子之前保奏”句。乃反以玄德为逆臣，破“逆臣背叛”句。欲使吾儿背明投暗，岂不自耻乎！”破“作书唤回”句。○先极口赞玄德，后极口骂曹操，比祢衡、吉平尤为痛快。言讫，取石砚便打曹操。此一石砚抵得博浪椎。操大怒，叱武士执徐母出，将斩之。程昱急止之，入谏曰：“徐母触忤丞相者，欲求死也。丞相若杀之，则招不义之名，而成徐母之德。徐母既死，徐庶必死心助刘备以报仇矣。不如留之，使徐庶身心两处，纵使助刘备，亦不尽力也。且留得徐母在，昱自有计赚徐庶至此，以辅丞相。”昱之为操谋诚善。操然其言，遂不杀徐母，送于别室养之。操之不杀徐母者，念于王陵故事也。

程昱日往问候，诈言曾与徐庶结为兄弟，待徐母如亲母，时常馈送物件，必具手启，徐母因亦作手启答之。程昱赚得徐母笔迹，乃仿其字体，诈修家书一封，甚矣，妇人识字之为累也！为之一叹。差一心腹人，持书径奔新野县，寻问单福行幕。军士引见徐庶。庶知母有家书至，急唤入问之。来人曰：“某乃馆下走卒，奉老夫人言语，有书附达。”云长在曹操处得兄书，徐庶在玄德处得母书。一真一假，遥遥相应。庶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近汝弟康丧，举目无亲。正悲凄间，不期曹丞相使人赚至许昌，言汝背反，下我于缧绁，赖程昱等救免。若得汝降，能免我死。如书到日，可念劬劳之恩，星夜前来，以全孝道；然后徐图归耕故园，妙在此句，不教他事曹操，宛似其母声口。免遭大祸。吾今命若悬丝，专望救援！更不多嘱。

徐庶览毕，泪如泉涌。持书来见玄德曰：“某本颍川徐庶，字元直；因为逃难，更名单福。直至将去，方说出真名；向来不露真名者，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。前闻刘景升招贤纳士，特往见之。及与论事，方知是无用之人，故作书别之。夤夜至司马水镜庄上，诉说其事。水镜深责庶不识主，因说：‘刘豫州在此，何不事之？’只此句话玄德不曾听得，至此补出。妙甚。庶故作狂歌于市，以动使君；幸蒙不弃，即赐重用。争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计赚至许昌囚禁，将欲加害。老母手书来唤，庶不容不去。非不欲效犬马之劳，以报使君；奈慈亲被执，不得尽力。今当告归，容图后会。”油油然孝子之言，比绝裾之温峤，不啻天渊矣。玄德闻言大哭曰：“子母乃天性之亲，元直无以备为念。待与老夫人相见之后，或者再得奉教。”玄德更不相留，真善体孝子之情。徐庶便拜谢欲行。玄德曰：“乞再聚一宵，来日饯行。”孙乾密谓玄德曰：“元直天下奇才，久在新野，尽知我军中虚实。今若使归曹操，必然重用，我其危矣。主公宜苦留之，切勿放去。操见元直不去，必斩其母。元直知母死，必为母报仇。力攻曹操也。”此计亦妙，但非仁人所忍为。玄德曰：“不可。使人杀其母，而吾用其子，不仁也；留之不使去，以绝其子母之道，不义也。吾宁死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。”玄德谢孙乾留庶之计，与谢单福相马之说一样意思。众皆感叹。

玄德请徐庶饮酒，庶曰：“今闻老母被囚，虽金波玉液，不能下咽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备闻公将去，如失左右手，虽龙肝凤髓，亦不甘味。”龙凤二字，隐然逗下一龙一凤。二人相对而泣，坐以待旦。诸将已于郭外安排筵席饯行。玄德与徐庶并马出城，至长亭，下马相辞。送别光景，写得凄恻不胜。玄德举杯谓徐庶曰：“备分浅缘薄，不能与先生相聚；望先生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”“还将旧来意，怜取眼前人”，何其言之痛也！庶泣曰：“某才微智浅，深荷使君重用，今不幸半途而别，实为老母故也。纵使曹操相逼，庶亦终身不设一谋。”是血性语。其急归见母，则依依孺子；其誓不佐操，则烈烈丈夫。玄德曰：“先生既去，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。”此句方逼出下文。庶曰：“某所以与使君共图王霸之业者，恃此方寸耳。今以老母之故，方寸乱矣，纵使在此，无益于事。真情实语。使君宜别求高贤辅佐，共图大业，何便灰心如此？”此处但说不宜灰心，尚不提起孔明。玄德曰：“天下高贤，恐无出先生右者。”此句宜逼出孔明矣。庶曰：“某樗栎庸材，何敢当此重誉？”只自谦逊，尚不提起孔明。临别，又顾谓诸将曰：“愿诸公善事使君，以图名垂竹帛，功标青史，切勿效庶之无始终也。”哀痛之词，令人鼻酸。诸将无不伤感。玄德不忍相离，送了一程，又送一程。庶辞曰：“不劳使君远送，庶就此告别。”此时还只辞远送，不提起孔明。玄德就马上执庶之手曰：“先生此去，天各一方，未知相会却在何日？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依依不舍，极写玄德爱贤之笃。庶亦涕泣而别。玄德立马于林畔，看徐庶乘马与从者匆匆而去。匆匆而去，极写元直念母之孝。○元直匆匆之状，在玄德眼中看出。妙甚。玄德哭曰：“元直去矣！吾将奈何？”只此二语，抵得江文通《别赋》一篇。凝泪而望，却被一树林隔断。玄德以鞭指曰：“吾欲尽伐此处树木。”众问何故，玄德曰：“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。”《西厢》曲云：“青山隔送行，疏林不做美。”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。

正望间，忽见徐庶拍马而回。上文写到徐庶去后，已是水穷山尽，更无他望矣。此处忽然拍马而回，如绝处逢生，真奇妙之笔。玄德曰：“元直复回，莫非无去意乎？”此元直必无之事，玄德必有之想。遂欣然拍马向前迎问曰：“先生此回，必有主意。”庶勒马谓玄德曰：“某因心绪如麻，忘却一语。此间有一奇士，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。使君何不求之？”此时方说出一句要紧话，荐出一个要紧人，却又不言其名，先言其地。玄德曰：“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。”此语正与后文三顾草庐反映成趣。庶曰：“此人不可屈致，使君可亲往求之。若得此人，无异周得吕望、汉得张良矣。”只赞其人，不言其名。玄德曰：“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？”玄德亦不问其名，先问其人。庶曰：“以某比之，譬犹驽马并麒麟、寒鸦配鸾凤耳。此人每尝自比管仲，乐毅；以吾观之，管、乐殆不及此人。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，盖天下一人也。”还只赞其人，不言其名。玄德喜曰：“愿闻此人姓名。”玄德至此方问姓名。庶曰：“此人乃琅琊阳都人，覆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。至此方说出孔明姓名，纡徐之极，郑重之极。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。其父名珪，字子贡，为泰山郡丞，早卒。亮从其叔玄。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，因往依之，遂家于襄阳。后玄卒，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。细叙其家门履历。尝好为《梁父吟》。补叙其生平。所居之地有一冈，名卧龙冈，补叙其住处。因自号为‘卧龙先生’。补叙其别号。○自比管、乐与好为《梁父吟》分作两次叙出；南阳与卧龙冈、姓名与别号，亦都分作两次叙出，妙甚。此人乃绝代奇才，使君急宜枉驾见之。若此人肯相辅佐，何愁天下不定乎！”玄德曰：“昔水镜先生曾为备言：‘伏龙、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’今所云莫非即伏龙、凤雏乎？”因“卧龙”二字忆起伏龙，又因伏龙忆起凤雏，曲甚。庶曰：“凤雏乃襄阳庞统也。伏龙正是诸葛孔明。”水镜双荐两人，却并不曾说出一人；元直单荐一人，却早说出两人。妙极。玄德踊跃曰：半晌涕泣，此时踊跃。悲则极悲，喜则极喜。“今日方知伏龙、凤雏之语，何期大贤只在目前。非先生言，备有眼如盲也！”后人有赞徐庶走马荐诸葛诗曰：

痛恨高贤不再逢，临歧泣别两情浓。片言却似春雷震，能使南阳起卧龙。

徐庶荐了孔明，再别玄德，策马而去。玄德闻徐庶之语，方悟司马德操之言，似醉方醒，如梦初觉。引众将回至新野，便具厚币，同关、张前去南阳请孔明。写玄德求贤之急。

且说徐庶既别玄德，感其留恋之情，恐孔明不肯出山辅之，遂乘马直至卧龙冈下，入草庐见孔明。写元直为人之忠。孔明问其来意。庶曰：“庶本欲事刘豫州，奈老母为曹操所囚，驰书来召，只得舍之而往。临行时，将公荐与玄德。玄德即日将来奉谒，望公勿推阻，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辅之，幸甚！”孔明闻言作色曰：“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入。写孔明处己之高。庶羞惭而退，上马趱程，音瓒，散走也。赴许昌见母。正是：

嘱友一言因爱主，赴家千里为思亲。

未知后事若何，下文便见。

##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

徐庶之母与王陵之母，皆贤母也。陵母之死，恐其子之归楚；庶母之死，怒其子之归曹。然庶母不死于曹操召见之初，而死于徐庶既归之日，或恨其死之晚矣。予曰：不然。曹操非项羽比也，羽直而操诈。庶母即欲先死以绝庶之望，而奸诡如操，何难秘之而不使庶知，又何难于母死后假作母书以招庶乎？此不得为庶母咎也。

水镜之荐孔明，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：元直则相告相嘱，唯恐玄德之无人，唯恐孔明之不出，是极忙极热者也；水镜则自言自语，反以元之荐为多事，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，是极闲极冷者也。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，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；一有心，一无意。写来更无一笔相似，而各各入妙。

玄德望孔明之急，闻水镜而以为孔明，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，见石广元、孟公威而以为孔明，见诸葛均、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。正如永夜望曙者，见灯光而以为曙也，见月光而以为曙也，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；又如旱夜望雨者，听风声而以为雨也，听泉声而以为雨也，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。《西厢》曲云：“风动竹声，只道金佩响；月移花影，疑是玉人来。”玄德求贤如渴之情，有类此者。孔明即欲不出，安得而不出乎？

顺天者逸，逆天者劳。无论徐庶有始无终，不如不出；即如孔明尽瘁至死，毕竟魏未灭，吴未吞，济得甚事！然使春秋贤士尽学长沮、桀溺、接舆、丈人，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，则谁着尊周之义于万年？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、州平、广元、公威，而无志决身歼、不计利钝之孔明，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？玄德之言曰：“何敢委之数与命？”孔明其同此心欤！

淡泊宁静之语，是孔明一生本领。淡泊则其人之冷可知，宁静则其人之闲可知。天下非极闲极冷之人，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。后来自博望烧屯以至六出祁山，无数极忙极热文字，皆从极闲极冷中积蓄得来。

此回极写孔明，而篇中却无孔明。盖善写妙人者，不于有处写，正于无处写。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，而其人始远；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，而其人始尊。且孔明虽未得一遇，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，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，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，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，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，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；不待接席言欢，而孔明之为孔明，于此领略过半矣。玄德一访再访，已不觉入其玄中，又安能已于三顾耶！

每到玄德访孔明处，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。或谓孔明妆腔，玄德做势，一对空头，不若张翼德十分老实。予笑曰：为此言者，以论今人则可，以论玄德、孔明则不可。孔明真正养重，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，只因索价，假意留难；玄德真正慕贤，非比今人之本不爱客，只因好名，虚修礼貌也。

观水镜“未得其时”之言及州平“徒费心力”之语，令读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。盖在孔明未起手时，早为他结尾伏下一笔矣。今有作稗官者，往往前不顾后，后不顾前；更有阅稗官者，亦往往前忘其后，后忘其前。或曰：此等人当令其读《三国》。予曰：此等人正未许其读《三国》。

却说徐庶趱程赴许昌。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谋士往迎之。庶入相府拜见曹操。为亲屈，非为操屈也。操曰：“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刘备乎？”庶曰：“某幼逃难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与玄德交厚。老母在此，幸蒙慈念，不胜愧感。”人欲杀其母，而反谢其慈念，真万不得已之言。操曰：“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听清诲矣。”孰知此后晨昏永不得侍奉，而清诲亦誓不赐教乎！庶拜谢而出。急往见其母，泣拜于堂下。母大惊曰：“汝何故至此？”庶曰：“近于新野事刘豫州，因得母书，故星夜至此。”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骂曰：“辱子！飘荡江湖数年，吾以为汝学业有进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元直始不过为侠客，继则居然作名士，本是后胜于初，乃责其反不如初。妙甚。汝既读书，须知忠孝不能两全。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之贼！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，况又汉室之冑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，今凭一纸伪书，更不详察，遂弃明投暗，自取恶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？汝玷辱祖宗，空生于天地间耳！”前骂曹操可敬，今骂徐庶更可敬。骂庶深于骂操矣。骂得徐庶拜伏于地，不敢仰视，母自转入屏风后去了。少顷，家人出报曰：“老夫人自缢于梁间。”徐庶慌入救时，母气已绝。本欲全母之生以归，乃归而反速母之死，元直其抱恨终天乎！后人有《徐母赞》曰：

贤哉徐母，流芳千古。守节无亏，于家有补。教子多方，处身自苦。气若丘山，义出肺腑。赞美豫州，毁触魏武。不畏鼎镬，不惧刀斧。唯恐后嗣，玷辱先祖。伏剑同流，断机堪伍。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。贤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！

徐庶见母已死，哭绝于地，良久方苏。曹操使人赍礼吊问，又亲往祭奠。母而有灵，母其吐之！徐庶葬母柩于许昌之南原，居丧守墓。凡曹操所赐，庶俱不受。以上了却徐庶，以下专叙孔明。

时操欲商议南征。荀彧谏曰：“天寒未可用兵，天寒二字，照后风雪。姑待春暖，方可长驱大进。”操从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，名玄武池，于内教练水军，准备南征。汉武习水战于昆明池，是天子穷兵外国；曹操习水战于玄武池，是权臣黩武中华。○以上按下曹操，以下再叙玄德。

却说玄德正安排礼物，欲往隆中谒诸葛亮，忽人报：“门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带，道貌非常，特来相探。”伊何人乎？玄德曰：“此莫非即孔明否？”不独玄德疑是孔明，即读者至此亦疑是孔明矣。然孔明决不如此容易见也。遂整衣出迎。视之，乃司马徽也。突如其来，幻绝。玄德大喜，请入后堂高坐，拜问曰：“备自别仙颜，因军务倥偬，有失拜访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”徽曰：“闻徐元直在此，特来一会。”不是来荐孔明，却是来会徐庶。妙在极闲。玄德曰：“近因曹操囚其母，徐母遣人驰书唤回许昌去矣。”只答还他寻徐庶，尚不提起荐孔明。妙在极闲。徽曰：“此中曹操之计矣！吾素闻徐母最贤，虽为操所囚，必不肯驰书召其子，此书必诈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！”水镜之明于知人，与徐母之勇于死义，可称双绝。玄德惊问其故，徽曰：“徐母高义，必羞见其子也。”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，所谓关心者乱，旁观者清。玄德曰：“元直临行，荐南阳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”此处方是正文，以上只算闲话。徽笑曰：“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？”不荐之荐，不赞之赞。妙在极闲极冷。玄德曰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徽曰：“孔明与博陵崔州平、颍川石广元、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。本因徐庶知孔明，却又于徐庶之外，闲闲叙出三人。○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，今则连片说出。奇妙。此四人务于精纯，惟孔明独观其大略。藏精纯于大略之中。尝抱膝长吟，而指四人曰：‘公等仕进可至刺史、郡守。’众问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既述其言，又述其所不言；其言可知，其所不言不可量。○此补徐庶语中所未及。每常自比管仲、乐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”此申徐庶语中所已及。玄德曰：“何颍川之多贤乎！”徽曰：“昔有殷馗善观天文，尝谓群星聚于颍分，其地必多贤士。”玄德所求，水镜所荐，止一贤耳。乃舍一贤而美多贤，一称地灵，一称天文。妙在极忙中夹此闲语。时云长在侧曰：“某闻管仲、乐毅乃春秋、战国名人，功盖寰宇。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过？”云长高抬管、乐，将孔明一抑。徽笑曰：“以吾观之，不当比此二人，我欲另以二人比之。”极似顺云长语气。云长问：“那二人？”徽曰：“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。”云长意中必谓于管、乐之下更求其次矣，不想水镜却于管、乐之上请出太公、留侯来，索性抹倒管、乐，将孔明极力一扬。妙极，妙极。众皆愕然。徽下阶相辞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门，仰天大笑曰：“卧龙虽得其主，不得其时，惜哉！”言罢，飘然而去。写水镜如闲云野鹤，忽然飞来，忽然飞去，扬洒之极。玄德叹曰：“真隐居贤士也！”

次日，玄德同关、张并从人等来隆中。遥望山畔数人，荷锄耕于田间，而作歌曰：

苍天如圆盖，陆地似棋局。世人黑白分，往来争荣辱。荣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阳有隐居，高眠卧不足！的是好歌。

玄德闻歌，勒马唤农夫问曰：“此歌何人所作？”答曰：“乃卧龙先生所作也。”未见其人，先闻其歌。玄德曰：“卧龙先生住何处？”农夫曰：“自此山之南，一带高冈，乃卧龙冈也。冈前疏林内茅庐中，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。”玄德谢之，策马前行。不数里，遥望卧龙冈，果然清景异常。未见其人，先观其地。后人有古风一篇，单道卧龙居处。诗曰：

襄阳城西二十里，一带高冈枕流水。高冈屈曲压云根，流水潺潺飞石髓。势若困龙石上蟠，形如单凤松阴里。柴门半掩闭茅庐，中有高人卧不起。修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时篱落野花馨。床头堆积皆黄卷，座上往来无白丁。叩户苍猿时献果，守门老鹤夜听经。囊里名琴藏古锦，壁间宝剑映松文。庐中先生独幽雅，闲来亲自勤耕稼。专待春雷惊梦回，一声长啸安天下。诗亦不俗。

玄德来到庄前，下马亲叩柴门，一童出问。玄德曰：“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。”直是一个脚色手本。童子曰：“我记不得许多名字。”每见人家阍奴接着一大字名帖，辄便吃吓。今童子听得如许官衔，竟似不闻也者，真不愧为卧龙先生之童也。玄德曰：“你只说刘备来访。”称名而去其官，则得之矣。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早少出。”第一番不遇。玄德曰：“何处去了？”童子曰：“踪迹不定，不知何处去了。”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。”玄德曰：“几时归？”童子曰：“归期亦不定，或三五日，或十数日。”写童子闲冷之甚。玄德惆怅不已。张飞曰：“既不见，自归去罢了。”玄德曰：“且待片时。”云长曰：“不如且归，再使人来探听。”玄德从其言，嘱付童子：“如先生回，可言刘备拜访。”临行再嘱，极写殷勤。

遂上马，行数里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，地不广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，猿鹤相亲，松篁交翠，观之不已。再将卧龙所居之处赏鉴一番，妙在勒马回观。盖玩山色者，宜于遥看；游胜地者，不忍遽别也。忽见一人，容貌轩昂，丰姿俊爽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。伊何人乎？玄德曰：“此必卧龙先生也！”我亦疑是卧龙先生。急下马向前施礼，问曰：“先生非卧龙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将军是谁？”妙在不即答名，先问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刘备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，博陵崔州平也。”妙在此人不是孔明，使玄德望个空。玄德曰：“久闻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权坐，请教一言。”二人对坐于林间石上，关、张侍立于侧。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州平曰：“将军何故欲见孔明？”玄德曰：“方今天下大乱，四方云扰，欲见孔明，求安邦定国之策耳。”州平笑曰：“公以定乱为主，虽是仁心，但自古以来，治乱无常：自高祖斩蛇起义，诛无道秦，是由乱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，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乱；光武中兴，重整基业，复由乱而入治；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复四起，此正由治入乱之时，未可猝定也。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，补缀乾坤，恐不易为，徒费心力耳。岂不闻‘顺天者逸，逆天者劳’，‘数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夺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强之’乎？”妙在极忙极热之时，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。○说孔明徒费心力，是于孔明未出山时，早为他临终结局伏下一笔。妙。玄德曰：“先生所言，诚为高见。但备身为汉冑，合当匡扶汉室，何敢委之数与命？”与孔明“成败利钝，非所逆睹”之言一样意思。州平曰：“山野之夫，不足与论天下事，适承明问，故妄言之。”州平更不往复，一作收科。玄德曰：“蒙先生见教。但不知孔明往何处去了？”玄德见话不投机，亦借问孔明作收科。州平曰：“吾亦欲访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”愈问愈冷。玄德曰：“请先生同至敝县，若何？”如此闲冷之人，安肯到县？玄德此言，不过了世事语。州平曰：“愚性颇乐闲散，无意功名久矣，容他日再见。”既无意功名，安肯他日再见？州平此言，亦是了世事。言讫长揖而去。去得扬洒，与水镜一般。玄德与关、张上马而行。张飞曰：“孔明又访不着，却遇此腐儒，闲谈许久！”偏是腐儒最喜闲谈，翼德骂之，诚为畅快；但州平非其人耳。玄德曰：“此亦隐者之言也。”昔之隐士，翼德见之犹以为腐儒；若今之腐儒，恐玄德见之必不以为隐士也。

三人回至新野，过了数日，玄德使人探听孔明。回报曰：“卧龙先生已回矣。”玄德便教备马。张飞曰：“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，可使人唤来便了。”有翼德阻挡，愈衬得玄德殷勤。玄德叱曰：“汝岂不闻孟子云：‘欲见贤而不以其道，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’孔明当世大贤，岂可召乎！”孔明能比管、乐，玄德能读《孟子》。遂上马再往访孔明。关、张亦乘马相随。时值隆冬，天气严寒，彤云密布。行无数里，忽然朔风凛凛，瑞雪霏霏，山如玉簇，林似银妆。卧龙冈雪景必更可观。张飞曰：“天寒地冻，尚不用兵，正与前荀彧“大寒不可用兵”一语相反而相应。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？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。”写翼德愈衬出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。如弟辈怕冷，可先回去。”飞曰：“死且不怕，岂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劳神思。”用兵不怕冷，访客却怕冷。一笑。玄德曰：“勿多言，只相随同去。”将近茅庐，忽闻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。此何人？玄德立马听之。其歌曰：

壮士功名尚未成，呜呼久不遇阳春。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蓁，后车遂与文王亲。八百诸侯不期会，白鱼入舟涉孟津。牧野一战血流杵，鹰扬伟烈冠武臣。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，长楫芒砀隆准公。高谈王霸惊人耳，辍洗延坐钦英风。东下齐城七十二，天下无人能继踪。二人非际圣天子，至今谁肯论英雄？歌中之意，独有取于吕望与郦生者，隐然合着管仲、乐毅也。管仲相于齐，而吕望封于齐；乐毅下齐七十余城，而郦生亦下齐七十余城。孔明自比管、乐，而此作歌之人与孔明相仿佛；故其所歌之人，亦与管、乐相仿佛耳。

歌罢，又有一人击桌而歌，此又何人？其歌曰：

吾皇提剑清寰海，创业垂基四百载。桓灵季业火德衰，奸臣贼子调鼎鼐。青蛇飞下御座傍，又见妖虹降玉堂。首回中事，忽于此处一提。群盗四方如蚁聚，奸雄百辈皆鹰扬。吾侪长啸空拍手，闷来村店饮村酒。独善其身尽日安，何须千古名不朽！前歌是吊古，此歌是感今；前歌是嗟遇，此歌是自慰。一唱一和，如相赠答。

二人歌罢，抚掌大笑。玄德曰：“卧龙其在此间乎？”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卧龙。遂下马入店。见二人凭桌对饮，上首者白面长须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先闻其歌，后见其貌。玄德揖而问曰：“二公谁是卧龙先生？”长须者曰：“公何人？欲寻卧龙何干？”亦妙在不即通名，先问玄德。玄德曰：“某乃刘备也。欲访先生，求济世安民之术。”长须者曰：“我等非卧龙，皆卧龙之友也。又妙在两人都不是孔明，使玄德又望一个空。吾乃颍川石广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”水镜说孔明之友，自徐庶而外，更有崔、石、孟三人，今玄德俱不期而会。一则遇于初访孔明之后，一则遇于再访孔明之前；或一人独遇，或两人并遇：参差错落，妙事妙文。玄德喜曰：“备久闻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今有随行马匹在此，敢请二公同往卧龙庄上一谈。”广元曰：“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，不省治国安民之事，不劳下问。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。”又妙在极闲极冷。

玄德乃辞二人，上马投卧龙冈来。到庄前下马，扣门问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日在庄否？”童子曰：“现在堂上读书。”读者至此，疑其只有两顾，不消三顾矣。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门，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：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。”观此二语，想见其为人。玄德正看间，忽闻吟咏之声，乃立于门侧窥之，不即入见，且窥听之。写得纡徐有致。见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拥炉抱膝，歌曰：

凤翱翔于千仞兮，非梧不栖；疑其人之为龙，而听其歌，则又以凤自况。士伏处于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乐躬耕于陇亩兮，吾爱吾庐；聊寄傲于琴书兮，以待天时。

玄德待其歌罢，上草堂施礼曰：“备久慕先生，无缘拜会。昨因徐元直称荐，敬至仙庄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风雪而来，得瞻道貌，实为万幸。”此时玄德意中以为既遇孔明，即今读者意中亦以为既遇孔明矣。那少年慌忙答礼曰：“将军莫非刘豫州，欲见家兄否？”妙在又不是孔明，又使玄德望个空。玄德惊讶曰：“先生又非卧龙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：长兄诸葛瑾，现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；孔明乃二家兄。”前徐庶止叙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，今却在诸葛均口中补叙出诸葛瑾。玄德曰：“卧龙今在家否？”均曰：“昨为崔州平相约，出外闲游去矣。”第二番又不遇。○方欲邀石、孟同来，谁知反为州平约去。玄德曰：“何处闲游？”均曰：“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，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，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，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：往来莫测，不知去所。”说出高人韵事，又妙在极闲极冷。玄德曰：“刘备直如此缘分浅薄，两番不遇大贤！”均曰：“少坐献茶。”张飞曰：“那先生既不在，请哥哥上马。”我知翼德此时决耐不得矣。玄德曰：“我既到此间，如何无一语而回？”因问诸葛均曰：“闻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，日看兵书，可得闻乎？”均曰：“不知。”又答得极闲极冷。张飞曰：“问他则甚！风雪甚紧，不如早归。”又借翼德焦燥，衬出玄德谦恭。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“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车骑，容日却来回礼。”玄德曰：“岂敢望先生枉驾。数日之后，备当再至。愿借纸笔作一书，留达令兄，以表刘备殷勤之意。”第一次通名，第二次致书，以次而来，渐渐相近。均遂进文房四宝。玄德呵开冻笔，拂展云笺，写书曰：

备久慕高名，两次晋谒，不遇空回，惆怅何似！窃念备汉朝苗裔，滥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纲纪崩摧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备心胆俱裂。虽有匡济之诚，实乏经纶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义，慨然展吕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鸿略，称吕望、子房，正与司马徽、徐元直所言相应。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达，再容斋戒熏沐，特拜尊颜，面倾鄙悃。统希鉴原。

玄德写罢，递与诸葛均收了，拜辞出门。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别。第一次嘱其童，第二次嘱其弟，以次而来，又渐渐相近。方上马欲行，忽见童子招手篱外，叫曰：“老先生来也！”此必孔明无疑矣。玄德视之，见小桥之西，一人暖帽遮头，狐裘蔽体，骑着一驴，随后一青衣小童，携一葫芦酒，踏雪而来。绝妙一幅画图。转过小桥，口吟诗一首。又写得极闲极冷。诗曰：

一夜北风寒，万里彤雪厚。长空雪乱飘，改尽江山旧。仰面观太虚，疑是玉龙斗。纷纷鳞甲飞，顷刻遍宇宙。堂上之歌有凤，雪中之歌有龙：凤与龙又闲闲相对。骑驴过小桥，独叹梅花瘦！

玄德闻歌曰：“此真卧龙矣！”我亦以为此番定然不误。滚鞍下马，向前施礼曰：“先生冒寒不易！刘备等候久矣！”那人慌忙下驴答礼。诸葛均在后曰：“此非卧龙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。”妙在又不是孔明，又使玄德望个空。○不用黄承彦通名，却用诸葛均代说，又变一样文法。玄德曰：“适间所吟之句，极其高妙。”承彦曰：“老夫在小婿家观《梁父吟》，记得这一篇。适过小桥，偶见篱落间梅花，故感而诵之。不期为尊客所闻。”宋太祖雪中访赵普，见了《论语》半部；刘玄德雪中访孔明，听了诗歌几篇。然半部致太平，是赵普欺人之语，不若诗歌之足以动听也。玄德曰：“曾见令婿否？”承彦曰：“便是老夫也来看他。”又妙在答得极闲极冷。玄德闻言，辞别承彦，上马而归。正值风雪又大，回望卧龙冈，悒怏不已。前番玩景，此番无心玩景，惟有悒怏。写得有情致。后人有诗，单道玄德风雪访孔明。诗曰：

一天风雪访贤良，不遇空回意感伤。冻合溪桥山石滑，寒侵鞍马路途长。当头片片梨花落，扑面纷纷柳絮狂。回首停鞭遥望处，烂银堆满卧龙冈。

玄德回新野之后，光阴荏苒，又早新春。冬雪则龙蛰，春雪则龙起。访卧龙者，固当于春时访之。乃令卜者揲蓍，选择吉期，斋戒三日，熏沐更衣，再往卧龙冈谒孔明。明禋休享，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；斋戒熏沐，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。关、张闻之不悦，遂一齐入谏玄德。正是：

高贤未服英雄志，屈节偏生杰士疑。

未知其言若何，下文便晓。

##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

玄德第三番访孔明，已无阻隔。然使一去便见，一见便允，又径直没趣矣。妙在诸葛均不肯引见，待玄德自去，于此作一曲；及令童子通报，正值先生昼眠，则又一曲；玄德不敢惊动，待其自醒，而先生只是不醒，则又一曲；及半晌方醒，只不起身，却自吟诗，则又一曲；童子不即传言，直待先生问有俗客来否，然后说知，则又一曲；及既知之，却不即见，直待入内更衣，然后出迎，则又一曲：此未见以前之曲折也。及初见时，玄德称誉再三，孔明谦让再三，只不肯赐教，于此作一曲；及玄德又恳，方问其志若何，直待玄德促坐，细陈衷悃，然后为之画策，则又一曲；及孔明既画策，而玄德不忍取二刘，孔明复决言之，而后玄德始谢教，则又一曲；孔明虽代为画策，却不肯出山，直待玄德涕泣以请，然后许诺，则又一曲；既已许诺，却复固辞聘物，直待玄德殷勤致意，然后肯受，则又一曲；及既受聘，却不即行，直待留宿一宵，然后同归新野，则又一曲：此既见以后之曲折也。文之曲折至此，虽九曲武夷，不足拟之。

孔明既云曹操不可与争锋，而又曰中原可图，其故何哉？盖汉、贼不两立，虽知天时，必尽人事，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耳。且其言有应有不应：三分鼎足，言之应者也；功成归田，言之不必应者也。其必应者酬三顾之恩，其不必应者念托弧之重。大段规模，固已算定于前；而相理制宜，不妨变通于后。如必说一句定是一句，天下岂有印板事体，古人岂有印板言语，书中岂有印板文章乎？

或曰：孔明不劝玄德取孙、曹之地，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，将欲扶汉而反自剪其宗室，毋乃不可乎？予曰：不然。二刘之地，玄德不取，必为孙、曹所有。故争荆州于孙权，何如受荆州于刘表，此玄德之失计于先也；取西川于刘璋，无异取西川于曹操，此孔明之预规其后也。不得以此为孔明病。

正叙孔明出草庐之后，读者方欲拭目而观孔明之事，乃忽然舍却新野，夹叙东吴；不但为孙权一边不当冷落，亦将为孔明游说东吴张本也。且其间文字亦有相连而及者：孔明为玄德画策，便有周瑜为孙权画策以配之；孙权为孙坚报仇，便有徐氏为孙翊报仇以配之；又玄德得贤相，孙权亦得良将；孔明欲图荆、益，甘宁亦请图荆、益：凡如此类，皆天然成对，岂非妙文。

前太子辨与皇子协卧草堆之中，而崔毅有两日之梦；今孙策与孙权领江东之众，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梦。夫日为君象，民无二君，天无二日。辨既废而协始立，一日没而后一日升，原无两日并出之理也。若以孙权为日，则是与蜀、魏之君并出而为三日矣。吾以为正统之主则当日之，僭号之主则但当月之。就江东而论，则权为日而策为月；若就天下而论，则宜以刘备为日，而曹丕与孙权皆月耳。

二乔姊妹，分嫁二婿；二吴姊妹，同归一夫。权母谓权曰：“吾死之后，汝事吾妹如事我。”然则母死之前，权以母姨为庶母；母死之后，权即以母姨为继母矣。以母姨为庶母，与寻常之庶母不同；以母姨为继母，与寻常之继母不同：权即欲不尽孝而不可得矣。虽然，不独孙权宜然也。凡继母之与前母，亦姊妹行也；即庶母之与嫡母，亦姊妹行也。岂必母姨而后为母之姊妹，岂必事母之姊妹而后尽孝哉？

唐徐世绩起于盗贼之中，而甘宁亦起于盗贼之中；世绩初号“无赖贼”，继号“难当贼”，末号“佳贼”，而甘宁亦号“锦帆贼”。然世绩阿附武后，而甘宁忠事孙权：则世绩之佳不必佳，而甘宁之锦乃真锦也。

今之学孔明者，不能学其决策草庐，而但学其昼寝；学甘宁者，不能学其改邪归正，而但学其铜铃锦帆；学孙权者，不能学其尊贤礼士，为父报仇，而但学其丧中争战；学徐氏者，不能学其智谋节义，而但学其浓妆艳裹，言笑自若。为之一笑。

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，欲再往访之。关公曰：“兄长两次亲往拜谒，其礼太过矣。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，故避而不敢见。今有请名士作文、请名医治病而迟迟不赴者，乃当以此诮之。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！”玄德曰：“不然，昔齐桓公欲见东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关公爱读《春秋》，便对他说一春秋故事。况吾欲见大贤耶？”张飞曰：“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为大贤？今番不须哥哥去，他如不来，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！”将欲以麻绳当干旄之素丝耶？将欲以一缚当白驹之系维耶？如此请客，可发一笑。玄德叱曰：“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？既引齐桓，又述周文，每况愈高。可见玄德之卑以自牧，正其高于自待也。文王且如此敬贤，汝何太无礼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与云长去。”飞曰：“既两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后？”玄德曰：“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礼。”麻绳一条，不劳带得。飞应诺。

于是三人乘马引从者往隆中。离草庐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马步行，其恭也如是。正遇诸葛均。玄德忙施礼，问曰：“令兄在庄否？”均曰：“昨暮方归。将军今日可与相见。”言罢，飘然自去。玄德访孔明，必带着两个兄弟同去；孔明见玄德，更不消一个兄弟陪来。劳者自劳，逸者自逸。玄德曰：“今番侥幸，得见先生矣！”张飞曰：“此人无礼！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，何故竟自去了！”玄德曰：“彼各有事，岂可相强？”若使诸葛均一见玄德，便连忙回转，报出孔明，迎门相揖，则不成其为卧龙兄弟也。三人来到庄前叩门，童子开门出问。玄德曰：“有劳仙童转报，刘备专来拜见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今日先生虽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。”惟其为卧龙，故不妨昼寝。今有瞌睡汉，不能学孔明，而但学其昼寝，岂得谓之卧龙哉？直是卧牛、卧犬耳。玄德曰：“既如此，且休通报。”吩咐关、张二人，只在门首等着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阶下。《西厢》记之“伫立闲阶”，是未见其人而候之；玄德之伫立闲阶，是既见其人而候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关、张在外立久，不见动静，入见玄德犹然侍立。张飞大怒，谓云长曰：“这先生如何傲慢！见我哥哥侍立阶下，他竟高卧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”先生一生最善火攻，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，是班门弄斧矣。一笑。云长再三劝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。望堂上时，见先生翻身将起，忽又朝里壁睡着。妙在此时还不便醒。童子欲报。玄德曰：“且勿惊动。”又立了一个时辰，孔明才醒，口吟诗曰：妙在还不便起，且自吟诗。

大梦谁先觉？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或问先生何所梦？予曰：仲尼之梦，是梦周公；孔明之梦，必是梦伊尹。

孔明吟罢，翻身问童子曰：“有俗客来否？”妙在童子不即通报，待先生先问。○客曰“俗客”，太难为人。能来此地者，其客亦不俗矣。童子曰：“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。”孔明乃起身曰：“何不早报！尚容更衣。”还要更衣，妙。遂转入后堂。又半晌，又是半晌，妙。方整衣冠出迎。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，面如冠玉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概。在玄德眼中画出一孔明。玄德下拜曰：“汉室末冑、涿郡愚夫，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昨两次晋谒，不得一见；已书贱名于文几，未审得入览否？”孔明曰：“南阳野人，疏懒性成，屡蒙将军枉临，不胜愧赧。”乍见之时，却用玄德开谈，孔明回答。一述其来情，一谢其过访，都是套话。是第一段。二人叙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童子献茶。茶罢，孔明曰：“昨观书意，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。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误下问。”玄德曰：“司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语，岂虚谈哉？望先生不弃鄙贱，曲赐教诲。”茶罢之后，却用孔明开谈，玄德回答。一自谦才短，一称赞大名，其语尚远。是第二段。孔明曰：“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谈天下事？二公谬举矣。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大丈夫抱经世奇才，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？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开备愚鲁而赐教。”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辞，玄德再三请教，其语渐近。孔明笑曰：“愿闻将军之志。”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“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备不量力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；而智术浅短，迄无所就。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，实为万幸。”第四段是孔明问志，玄德言怀，方是深谈。孔明曰：“自董卓造逆以来，天下豪杰并起。曹操势不及袁绍，而竟能克绍者，非惟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先说曹操不可取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，国险而民附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。次说孙权不可取。荆州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，是殆天所以资将军，将军岂有意乎？此言荆州可取。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国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今刘璋暗弱，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君。此言益州可取。将军既帝室之冑，信义着于四海，总揽英雄，思贤如渴；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彝、越，外结孙权，孙权不可取则结之。内修政理，待天下有变，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？曹操虽不可取，而终当伐之。诚如是，则大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，惟将军图之。”未下棋时，先将一盘局劫算得停停当当，岂非天下第一手。言罢，命童子取出画一轴，挂于中堂，指谓玄德曰：“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。正不知先生几时觅下此一图画，可见其一向高卧，非真正睡着也。将军欲成霸业，北让曹操占天时，南让孙权占地利，将军可占人和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分得奇。先取荆州为家，后即取西川建基业，以成鼎足之势，然后可图中原也。”既曰“成鼎足”，又曰“图中原”。盖成鼎足是顺天时，图中原是尽人事。○孔明画策已尽于此。玄德闻言，避席拱手谢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顿开茅塞，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天。但荆州刘表、益州刘璋，皆汉室宗亲，备安忍夺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夜观天象，刘表不久人世；刘璋非立业之主，久后必归将军。”玄德闻言，顿首拜谢。此孔明重言以决而玄德谢教，乃作一收。只这一席话，乃孔明未出茅庐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万古之人不及也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豫州当日叹孤穷，何幸南阳有卧龙！欲识他年分鼎处，先生笑指画图中。

玄德拜请孔明曰：“备虽名微德薄，愿先生不弃鄙贱，出山相助。备当拱听明诲。”孔明曰：“亮久乐耕锄，懒于应世，不能奉命。”此孔明于决策之后忽然不肯出山，又作一折。玄德泣曰：“先生不出，如苍生何！”言毕，泪沾袍袖，衣襟尽湿。前至水镜庄上衣襟尽湿，今在卧龙庄上衣襟亦尽湿。前之湿是水，今之湿是泪。前遇难而不泪，今为求贤而反泪者：前不为一身而落泪，今则为苍生而泪也。孔明见其意甚诚，乃曰：“将军既不相弃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命关、张入，拜献金帛礼物。孔明固辞不受。孔明不肯受聘，又作一折。玄德曰：“此非聘大贤之礼，但表刘备寸心耳。”孔明方受。此因玄德又恳而孔明方受，又作一收。于是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。前宿水镜庄上，为想伏龙、凤雏，一夜睡不着。今此夜与前不同，定然睡着矣。次日，诸葛均回，孔明嘱付曰：“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于此，勿得荒芜田亩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当归隐。”方出山便思退步，是真淡泊宁静之人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身未升腾思退步，功成应忆去时言。只因先主丁宁后，星落秋风五丈原。

又有古风一篇曰：

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砀白蛇夜流血。平秦灭楚入咸阳，二百年前几断绝。大哉光武兴洛阳，传至桓灵又崩裂。献帝迁都幸许昌，纷纷四海生豪杰。曹操专权得天时，江东孙氏开鸿业。孤穷玄德走天下，独居新野愁民危。南阳卧龙有大志，腹内雄兵分正奇。只因徐庶临行语，茅庐三顾心相知。先生尔时年三九，亮出山时，年方二十七岁。收拾琴书离陇亩。先取荆州后取川，大展经纶补天手。纵横舌上鼓风雷，谈笑胸中换星斗。龙骧虎视安乾坤，万古千秋名不朽！

玄德等三人别了诸葛均，与孔明同归新野。玄德待孔明如师，食则同桌，寝则同榻，终日共论天下之事，孔明曰：“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，必有侵江南之意。可密令人过江探听虚实。”玄德从之，使人往江东探听。下文将叙东吴事，此乃过枝接叶处。

却说孙权自孙策死后，据住江东，承父兄基业，广纳贤士，开宾馆于吴会，命顾雍、张纮延接四方宾客。方写玄德求贤，又接写孙权好士。连年以来，你我相荐。时有会稽阚泽字德润、彭城严畯字曼才、沛县薛综字敬文、汝阳程秉字德枢、吴郡朱桓字休穆、陆绩字公纪、吴人张温字惠恕、张温有二：前董卓所杀之张温，乃洛阳张温；此张温则吴郡张温。会稽骆统字公绪、乌程吾粲字孔休：此数人皆至江东，孙权敬礼甚厚。又得良将数人，乃汝南吕蒙字子明、吴郡陆逊字伯言、琅琊徐盛字文向、东郡潘璋字文珪、庐江丁奉字承渊。文武诸人，共相辅佐，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。方写玄德得一贤，接写孙权得多士。○程普、黄盖、周泰、韩当则孙坚所得；周瑜、张绍、张纮、虞翻、太史慈等则孙策所得。若鲁肃、诸葛瑾、顾雍则孙权初立时所得；今阚泽、吕蒙等数人又独后至。前分叙，此总叙，或详或略，笔法各妙。

建安七年，曹操破袁绍，遣使往江东，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。袁术欲使吕布质女，曹操欲使孙权质子，一样意思。权犹豫未决。吴太夫人命周瑜、张昭等面议。张昭曰：“操欲令我遣子入朝，是牵制诸侯之法也。然若不令去，恐其兴兵下江东，势必危矣。”既知遣质之为牵制，而又忧不遣质之将危，是首鼠两端之语。周瑜曰：“将军承父兄余资，兼六郡之众，兵精粮足，将士用命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于人？质一入，不得不与曹氏连和；彼有命召，不得不往：如此则见制于人也。不如勿遣，徐观其变，别以良策御之。”孔明为玄德画策，只数语决疑；周瑜为孙权画策，亦只数语决疑。吴太夫人曰：“公瑾之言是也。”权遂从其言，谢使者，不遣子。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；但正值北方未宁，无暇南征。轻按下曹操，再接叙东吴。

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孙权引兵伐黄祖，战于大江之中，祖军败绩。权部将凌操，轻舟当先，杀入夏口，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死。凌操子凌统，时年方十五岁，奋力往夺父尸而归。前孙策求父尸，今凌统夺父尸，遥遥相对。权见风色不利，收军还东吴。

却说孙权弟孙翊，为丹阳太守，翊性刚好酒，醉后尝鞭挞士卒。前则有宋宪、魏续之叛吕布，后则有范疆、张达之刺张飞，皆为此也。丹阳督将妫览、郡丞戴员二人，常有杀翊之心，乃与翊从人边洪结为心腹，共谋杀翊。时诸将县令皆集丹阳，翊设宴相待。翊妻徐氏美而慧，极善卜《易》。女先生起课则有之矣，美夫人起课是所仅见。是日卜一卦，其象大凶，劝翊勿出会客。翊不从，不听妇言，本是好处；不听慧夫人言，却是蠢处。不信卜，只是莽处；不信慧夫人卜，却是俗处。遂与众大会。至晚席散，边洪带刀跟出门外，即抽刀砍死孙翊。妫览、戴员乃归罪边洪，斩之于市。与后文司马昭之归罪成济，正复相同。二人乘势掳翊家资侍妾。妫览见徐氏美貌，乃谓之曰：“吾为汝夫报仇，汝当从我；不从则死。”徐氏曰：“夫死未几，不忍便相从；可待至晦日，设祭除服，然后成亲未迟。”既不从，又不死，权变之极。览从之。徐氏乃密召孙翊心腹旧将孙高、傅婴二人入府，泣告曰：对妫览不泣，对孙、高二人则泣，权变之极。“先夫在日，常言二公忠义。今妫、戴二贼，谋杀我夫，只归罪边洪，将我家资童婢尽皆分去。妫览又欲强占妾身，妾已诈许之，以安其心。二将军可差人星夜报知吴侯，一面设密计以图二贼，雪此仇辱，生死衔恩！”言毕再拜。孙高、傅婴皆泣曰：“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，今日所以不即死难者，正欲为复仇计耳。此二语即徐氏之意。夫人所命，敢不效力！”于是密遣心腹使者往报孙权。至晦日，徐氏先召孙、傅二人，伏于密室帏幕之中，今之妇人，有丈夫新死而学徐氏之设人于帏幕者矣，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报而为此设伏也。然后设祭于堂上。祭毕，即除去孝服，沐浴熏香，浓妆艳裹，言笑自若。今之妇人，有丈夫新死而学徐氏之浓妆艳裹、言笑自若者矣，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报而为此权诈也。○古之寡妇，浓妆艳裹、言笑自若是假，披麻戴孝、掩面长号是真；今之寡妇，浓妆艳裹、言笑自若是真，披麻戴孝、掩面长号是假。古今之不相及，《柏舟》之诗、《黄鹄》之咏，其不可复作乎！妫览闻之甚喜。至夜，徐氏遗婢妾请览入府，倒先去请，权变之极。设席堂中饮酒。饮既醉，徐氏乃邀览入密室。览喜，乘醉而入。徐氏大呼曰：“孙、傅二将军何在！”二人即从帏幕中持刀跃出。妫览措手不及，被傅婴一刀砍倒在地，孙高再复一刀，登时杀死。不杀之于席间，而杀之于密室者，恐戴员知之而不来故也。精细之极。徐氏复传请戴员赴宴。何等机智。员入府来，至堂中，亦被孙、傅二将所杀。一杀之于密室，一杀之于堂中，各自一样杀法，妙甚。一面使人诛戮二贼家小及其余党。更是快畅。徐氏遂重穿孝服，《周书》曰“王释冕，反丧服。”盖暂时从吉云。将妫览、戴员首级祭于孙翊灵前。此方是真正设祭。不一日，孙权自领军马至丹阳，见徐氏已杀妫、戴二贼，比及孙权兵到，女将早已杀贼矣。其卜《易》则知是女先生，其用兵则是女军师。乃封孙高、傅婴为牙门将，令守丹阳，取徐氏归家养老。江东人无不称徐氏之德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才节双全世所无，奸回一旦受摧锄。庸臣从贼忠臣死，不及东吴女丈夫。

且说东吴各处山贼，尽皆平复。大江之中，有战船七千余只。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，总统江东水陆军马。为后赤壁鏖兵伏线。建安十二年，冬十月，权母吴太夫人病危，召周瑜、张昭二人至，谓曰：“我本吴人，幼亡父母，与弟吴景徒居越中。后嫁与孙氏，生四子。长子策生时，吾梦月入怀；后生次子权，又梦日入怀。日胜于月，为后孙权称帝伏线。○刘禅之母梦斗，即叙于其母分娩之初；孙权之母梦日，补叙于其母临终之。叙法各变，妙甚。卜者云：‘梦日月入怀者，其子大贵。’不幸策早丧，今将江东基业付权。望公等同心助之，吾死不朽矣！”又嘱权曰：“汝事子布、公瑾以师傅之礼，不可怠慢。吾妹与我共嫁汝父，则亦汝之母也。吾死之后，事吾妹如事我。汝妹亦当恩养，择佳婿以嫁之。”为后玄德入赘伏线。○看他先嘱其臣，后嘱其子；及其嘱子之言，又先嘱其以师傅之礼待臣，而后及其妹与女：盖先公而后私，先尊贤而后亲亲也。何东吴奇女子之多乎！言讫遂终。孙权哀哭，具丧葬之礼，自不必说。

至来年春，孙权商议欲伐黄祖。张昭曰：“居丧未及期年，不可动兵。”周瑜曰：“报仇雪恨，何待期年？”伐人之丧不可，丧中伐人亦不可；然以报父仇则无不可也。若论报仇，正当服缟素而兴师，何待服除之有！张昭之见，往往不及周瑜。权犹豫未定。适平北都尉吕蒙入见，告权曰：“某把龙湫水口，忽有黄祖部将甘宁来降。某细询之，宁字兴霸，巴郡临江人也，颇通书史，有气力，好游侠。尝招合亡命，纵横于江湖之中，腰悬铜铃，人听铃声，尽皆避之。响马贼有响箭，响船贼亦有响铃。然则贼之不响者，必无用之贼也。又尝以西川锦作帆幔，时人皆称为‘锦帆贼’。贼以“锦帆”为名，其贼甚趣。不唱“大江东”，却唱“锦帆开”矣。后悔前非，改行从善，引众投刘表。见表不能成事，即欲来投东吴，却被黄祖留住在夏口。前东吴破祖时，祖得甘宁之力，救回夏口，乃待宁甚薄。都督苏飞屡荐宁于祖，祖曰：‘宁乃劫江之贼，岂可重用？’周仓起于黄巾，而关公用为亲随，甘宁起于劫江，而黄祖不肯用为心腹。君子用人最是通融，小人用人偏极拘执。宁因此怀恨。为后杀黄祖伏线。苏飞知其意，乃置酒邀宁到家，谓之曰：‘吾荐公数次，奈主公不能用。日月逾迈，人生几何，宜自远图。吾当保公为鄂县长，自作去就之计。’苏飞之荐甘宁于黄祖，为甘宁也，非为黄祖也。若为黄祖，则当告祖曰：“不重用则杀之，勿以资敌国。”何乃导之入吴耶？飞之为友谋则忠矣，为主谋则不忠。宁因此得过夏口，欲投江东，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。某具言主公求贤若渴，不记旧恨；况各为其主，又何恨焉？宁欣然引众渡江，来见主公。乞钧旨定夺。”甘宁一段来历，不向黄祖一边叙去，却向吕蒙口内述来，最是省笔。孙权大喜曰：“吾得兴霸，破黄祖必矣。”遂命吕蒙引甘宁入见。参拜已毕，权曰：“兴霸来此，大获我心，岂有记恨之理？黄祖不录甘宁之力，孙权不记甘宁之怨，彼此正相反。请无怀疑。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。”宁曰：“今汉祚日危，曹操终必篡窃。南荆之地操所必争也。刘表无远虑，其子又愚劣，不能承业传基，明公宜早图之；若迟，则操先图之矣。孔明劝玄德取荆州，甘宁亦劝孙权取荆州。今宜先取黄祖。祖今年老昏迈，务于货利；侵求吏民，人心皆怨；战具不修，军无法律。明公若往攻之，其势必破。既破祖军，鼓行而西，据楚关而图巴、蜀，霸业可定也。”孔明劝玄德取巴、蜀，甘宁亦劝孙劝取巴、蜀。○如此见识，岂得以劫江之贼目之耶？孙权曰：“此金玉之论也。”

遂命周瑜为大都督，总水陆军兵；吕蒙为前部先锋，董袭与甘宁为副将；权自领大军十万，征讨黄祖。细作探知，报至江夏。黄祖急聚众商议，令苏飞为大将，陈就、邓龙为先锋，尽起江夏之兵迎敌。陈就、邓龙各引一队艨艟截住沔口，艨艟上各设强弓硬弩千余张，将大索系定艨艟于水面上。后文曹操之船用连环，此处黄祖之船用贯索。环不可断，索则可断也。东吴兵至，艨艟上鼓响，弓弩齐发，兵不敢进，约退数里水面。甘宁谓董袭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得不进。”乃选小船百余只，每船用精兵五十人，二十人撑船，三十人各披衣甲，手执钢刀。不避矢石，直至艨艟傍边，砍断大索，艨艟遂横。本是贯索勾陈，却遇了天煞白虎；本欲乘风破浪，却做了野渡横舟。为之一笑。甘宁飞上艨艟，将邓龙砍死。陈就弃船而走。吕蒙见了，跳下小船，自举橹棹，直入船队，放火烧船。陈就急待上岸，吕蒙舍命赶到跟前，当胸一刀砍翻。以上写水军战功。比及苏飞引军于岸上接应时，东吴诸将一齐上岸，势不可当。祖军大败。苏飞落荒而走，正遇东吴大将潘璋，两马相交，战不数合，被璋生擒过去，径至船中来见孙权。以上写陆路战功。权命左右以槛车囚之，待活捉黄祖，一并诛戮。催动三军，不分昼夜，攻打夏口。正是：

只因不用锦帆贼，至令冲开大索船。

不知黄祖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六卷完）

# 第七卷

##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

文有余波在后者，前有玄德三顾草庐一段奇文，后便有刘琦三求诸葛一段小文是也；文有作波在前者，将有孔明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，却先有孔明为刘琦画策一段小文是也。谋人国不可轻，故三顾始出；谋人家亦不可轻，故三请后言。谋国事不可不密，故屏人促坐；谋家事尤不可不密，故登楼去梯。刘琦方惧祸，孔明又惧其漏言之祸；孔明未授计，玄德先授以求计之计。玄德、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也。

君之适子，所以奉宗庙社稷之粢盛，朝夕视君膳者也。故适子不可以出外，不出外则得立，出外则不得立。然刘琦之求计于孔明者，非求立也，求生而已。不求立而求生，则宜在外，不直在内。若知其不得立而犹勉强以求立，势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，是岂仁人之所忍为哉！

或疑申生在内而死，扶苏在外而亦死，似孔明之教刘琦者，犹非万全之策也。予曰：不然。刘表之与始皇，则有间矣。始皇残暴人也，残暴素着，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杀扶苏于外；刘表柔懦人也，柔懦素着，则蔡瑁不得矫其旨以杀刘琦于外。势有相反，故事有不同，不可以一类论耳。

前徐庶在玄德面前夸奖孔明，是正笔、紧笔；今在曹操面前夸奖孔明，是旁笔、闲笔。然无旁笔、闲笔，则不见正笔、紧笔之妙。不但孔明一边愈加渲染，又使徐庶一边亦不冷落，真叙事妙品。

孔明初出茅庐，第一次用计便是火攻。夫兵犹火也，用兵如用火，用火亦如用兵。兵不足而以火济之，是以火济火也。乃玄德之言曰：“我得孔明，如鱼得水。”翼德亦曰：“何不使水去？”然则以孔明而用火，是犹以水济火矣。以火济火，而火之威烈；以水济火，而火之用神。

博望一烧，有无数衬染：写云浓月淡，是反衬；写秋飙夜风、林木芦苇，是正衬；写徐庶夸奖，是顺衬；写夏侯轻侮，关张不信，是逆衬。且其间又曲折多端：当赵云诱敌，则有韩浩谏追为一折；玄德诱敌，则有于禁、李典中涂疑沮为再折；人马走发，拦当不住，则又有夏侯猛省，传令勿追为三折。令读者至此，几疑计之不成，烧之不果；而功且终就，而敌且终破。方叹文章之妙，有非猜测之所能及者。若只一味直写，则竟依《纲目》例大书“诸葛亮大破曹兵于博望”，一句可了，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！

刘表因见黄祖被杀，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孙权；孔明欲留孙权为援，故劝玄德舍权而当曹操：此为后文伏线也。甘宁借江夏为避仇之地，而刘琦复借江夏为避患之地；乃孔明为刘琦谋今日安身之所，而早为玄德谋兵败借援之所：此亦为后文伏线也。不但此也，晋之代魏，尚隔数十回，而司马氏之家世，早详叙于曹操未攻博望之先。正如五月《姤》卦，方当五阳强盛之时，而一阴已伏于下。若必前人去然后有后人，前事毕然后有后事，不独古今无此不相贯之事，亦岂有此不相贯之文乎？

却说孙权督众攻打夏口，黄祖兵败将亡，情知守把不住，遂弃江夏，望荆州而走。甘宁料得黄祖必走荆州，乃于东门外伏兵等候。黄祖之不用甘宁，犹梁惠王之不用卫鞅也。祖带数十骑突出东门，正走之间，一声喊起，甘宁拦住。祖于马上谓宁曰：“我向日不曾轻待汝，今何相逼耶？”宁叱曰：“吾昔在江夏，多立功绩，汝乃以劫江贼待我，今日尚有何说？”前日劫水路，今日劫陆路。宁不自以为贼，而黄祖待之以贼。今日乃真为黄祖之贼矣。黄祖自知难免，拨马而走。甘宁冲开士卒，直赶将来。只听得后面喊声起处，又有数骑赶来。宁视之，乃程普也。宁恐普来争功，慌忙拈弓搭箭，背射黄祖，祖中箭翻身落马。宁枭其首级，回马与程普合兵一处，回见孙权，献黄祖首级。黄祖之死，不用程普杀之，必用甘宁杀之，可为不能用人之戒。权命以木匣盛贮，待回江东祭献于亡父灵前。应第七回中事，又与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像。○前孙策能以活黄祖换死孙坚，今孙权又能以死黄祖祭死孙坚，有子如此，孙坚不死矣。重赏三军，升甘宁为都尉。商议欲分兵守江夏。张昭曰：“孤城不可守，不如且回江东。刘表知我破黄祖，必来报仇；我以逸待劳，必败刘表。表败而后乘势攻之，荆、襄可得也。”意不在江夏，而在荆、襄，是舍小而图大。向来子布画策，唯此差强人意。权从其言，遂弃江夏，班师回江东。

苏飞在槛车内，密使人告甘宁求救。宁曰：“飞即不言，吾岂忘之？”今之忘恩者，幸其人之不言，甚且恶其人之言之矣。大军既至吴会，权命将苏飞袅首，与黄祖首级一同祭献。甘宁乃入见权，顿首哭告曰：“某向日若不得苏飞，则骨填沟壑矣，安能效命将军麾下哉？今飞罪当诛，某念其昔日之恩，情愿纳还官爵，以赎飞罪。”甘宁非吕蒙无由见孙权，然非苏飞则无由见吕蒙也。追本穷源，知恩报德，是有血性男子，不是无义气丈夫。权曰：“彼既有恩于君，吾为君赦之。但彼若逃去奈何？”宁曰：“飞得免诛戮，感恩无地，岂肯走乎！若飞去，宁愿将首级献于阶下。”既顺以官爵赎之，又愿以首级保之，如此报德，方不负施德之人。权乃赦苏飞，止将黄祖首级祭献。祭毕设宴，大会文武庆功。正饮酒间，忽见座上一人大哭而起，拔剑在手，直取甘宁。宁忙举坐椅以迎之。权惊视其人，乃凌统也，因甘宁在江夏时，射死他父亲凌操，今日相见，故欲报仇。方写孙权报仇，便接写甘宁报恩；方写甘宁报恩，又接写凌统报仇。义士之义，孝子之孝，各各出色。权连忙劝住，谓统曰：“兴霸射死卿父，彼时各为其主，不容不尽力。今既为一家人，岂可复理旧仇？万事皆看吾面。”孙权自欲报仇，却不许凌统报仇，似乎不情；为甘宁而赦苏飞，独不为凌统而杀甘宁，似乎偏向。然为报仇起见，人有恩于为我报仇之人则赦之，人而欲杀为我报仇之人则解之，情也，非偏也。凌统叩头大哭曰：“不共戴天之仇，岂容不报！”权与众官再三劝之，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。权即日命甘宁领兵五千、战船一百只，往夏口镇守，以避凌统。宁拜谢，领兵自往夏口去了。此处写甘宁往夏口，正为后文刘琦请守夏口伏线。权又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。统只得含恨而止。凌统不曾杀得甘宁，固是大仇未报；孙权但杀黄祖，不曾杀刘表，亦止报得一半，不若徐氏之报仇为快也。然则不独凌统含恨，孙权亦尚含恨。东吴自此广造战船，分兵守把江岸；又命孙静引一枝军守吴会，孙权自领大军屯柴桑，周瑜日于鄱阳湖教练水军，以备攻战。读者至此，必谓将来孙权与刘表攻战矣。孰知却为与曹操攻战之地乎？

话分两头。却说玄德差人打探江东消息，遥接前文。回报东吴已攻杀黄祖，现今屯兵柴桑。玄德便请孔明计议。正话间，忽刘表差人来请玄德赴荆州议事。不写玄德要去，却说刘表来请。妙甚。孔明曰：“此必因江东破了黄祖，故请主公商议报仇之事也。某当与主公同往，相机而行，自有良策。”读者至此，必谓孔明将为刘表画报仇之策矣。孰知后文却偏不与东吴交战。玄德从之，留云长守新野，令张飞引五百人马跟随往荆州来。玄德在马上谓孔明曰：“今见景升，当若何对答？”孔明曰：“当先谢襄阳之事。他若令主公去征讨江东，切不可应允，但说容归新野整顿军马。”此孔明不欲结怨孙权，正为后文投托东吴地步。玄德依言，来到荆州馆驿安下，留张飞屯兵城外，玄德与孔明入城见刘表。礼毕，玄德请罪于阶下。表曰：“吾已悉知贤弟被害之事。当时即欲斩蔡瑁之首以献贤弟，因众人告危，故姑恕之。贤弟幸勿见罪。”玄德曰：“非干蔡将军之事，想皆下人所为耳。”一语将前事轻轻抹过。表曰：“今江夏失守，黄祖遇害，故请贤弟共议报复之策。”玄德曰：“黄祖性暴，不能用人，故至此祸。隐然指着甘宁。然黄祖不能用甘宁，刘表不能杀蔡瑁，正复同病。玄德之意，殆借黄祖以讽刘表乎！今若兴兵南征，倘曹操北来，又当奈何？”表曰：“吾今年老多病，不能理事，贤弟可来助我。我死之后，弟便为荆州之主也。”前有陶谦让徐州，此有刘表让荆州，遥遥相对。玄德曰：“兄何出此言！量备安敢当此重任。”孔明以目视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容徐思良策。”遂辞出。回至馆驿，孔明曰：“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，奈何却之？”玄德曰：“景升待我，恩礼交至，安忍乘其危而夺之？”孔明叹曰：“真仁慈之主也！”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，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。使非玄德仁慈，安得文字曲折。

正商论间，忽报公子刘琦来见。玄德接入。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能兼容，性命只在旦夕，望叔父怜而救之。”前于徐庶未来之先，已早为此处伏下一笔。玄德曰：“此贤侄家事耳，奈何问我？”孔明微笑。玄德求计于孔明，孔明曰：“此家事，亮不敢与闻。”少时，玄德送琦出，附耳低言曰：“来日我使孔明回拜贤侄，可如此如此，彼定有妙计相告。”此处不即说明求计之法，叙事妙品。琦谢而去。次日，玄德只推腹痛，乃浼孔明代往回拜刘琦。孔明允诺，来至公子宅前，下马入见公子。公子邀入后堂。茶罢，琦曰：“琦不见容于继母，幸先生一言相救。”此刘琦第一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亮客寄于此，岂敢与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漏泄，为害不浅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此孔明第一次推却。○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顾，安敢漫别？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。饮酒之间，琦又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此刘琦第二番求计。孔明曰：“此非亮所敢谋也。”言讫，又欲辞去。此孔明第二次推却。第二次只一语谢之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则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复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书，请先生一观。”幻甚。乃引孔明登一小楼。自后堂而密室，自密室而小楼，写得曲细。孔明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继母不见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？”此刘琦第三番求计。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楼，此孔明第三次推却。○第三次不答一语。只见楼梯已撤去。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恐有泄漏，不肯出言。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，可以赐教矣。”此时并无隔屏窃听之人。孔明曰：“疏不间亲，亮何能为公子谋？”妙在此时还不肯说，又复作难，曲折之甚。琦曰：“先生终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请即死于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剑欲自刎。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，妙在此处写出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至此方说，亦是水穷山尽，绝处逢生。琦拜曰：“愿即赐教。”孔明曰：“公子岂不闻申生、重耳之事乎？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刘琦请孔明观古书，此却是孔明教刘琦观古书。今黄祖新亡，江夏乏人守御，公子何不上言，乞屯兵守江夏，则可以避祸矣。”或笑孔明为刘琦画策，不过是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耳，何须如此作难方才说出？不知走非容易，使人不知是走，方是会走；若使人知其走，便走不成、走不脱矣。琦再拜谢教，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楼。今之求人画策者，偏会拔短梯。一笑。孔明辞别，回见玄德，具言其事。玄德大喜。

次日，刘琦上言欲守江夏，刘表犹豫未决，请玄德共议。玄德曰：“江夏重地，固非他人可守，正须公子自往。东南之事，兄父子当之；西北之事，备愿当之。”使刘表当孙权，而自当曹操，亦孔明所教也。表曰：“近闻曹操于邺郡作玄武池以练水军，必有南征之意，不可不防。”刘表正欲防孙权，因玄德说出曹操，便顺口说防曹操。玄德曰：“备已知之，兄勿忧虑。”遂拜辞回新野。刘表令刘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镇守。为后玄德走江夏张本。

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，自以丞相兼之。以毛玠为东曹掾，崔琰为西曹掾，司马懿为文学掾。懿字仲达，河内温人也。颍川太守司马隽之孙，京兆尹司马防之子，主簿司马朗之弟也。叙司马懿独详其家世，盖在魏未代汉之先，早为晋之代魏伏笔。妙。自是文官大备，乃聚武将商议南征。夏侯惇进曰：“近闻刘备在新野，每日教演士卒，必为后患，可早图之。”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，于禁、李典、夏侯兰、韩浩为副将，领兵十万，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。不窥荆襄而窥新野，操固轻视刘表而重视玄德也。荀彧谏曰：“刘备英雄，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，不可轻敌。”惇曰：“刘备鼠辈耳，吾必擒之。”轻视玄德，与曹操相反。徐庶曰：“将军勿轻视刘玄德。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，如虎生翼矣。”用徐庶说，妙。徐庶不对曹操说，却对夏侯惇说，又妙。操曰：“诸葛亮何人也？”庶曰：“亮字孔明，道号卧龙先生。有经天纬地之才，出鬼入神之计，真当世之奇才，非可小觑。”此处徐庶赞孔明，与前程昱赞徐庶遥相对。操曰：“比公若何？”庶曰：“庶安敢比亮？庶如萤火之光，亮乃皓月之明也。”不愧名亮字孔明。夏侯惇曰：“元直之言谬矣。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，何足惧哉！吾若不一阵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，愿将首级献与丞相。”操曰：“汝早报捷书，以慰吾心。”惇奋然辞曹操，引军登程。

却说玄德自得孔明，以师礼待之。关、张二人不悦，曰：“孔明年幼，有甚才学？兄长待之太过！又未见他真实效验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得孔明，犹鱼之得水也。徐庶比孔明以月，玄德比孔明以水。月可以无萤，鱼不可以无水。两弟勿复多言。”关、张见说，不言而退。一日，有人送牦牛尾至。玄德取尾亲自结帽。孔明入见，正色曰：“明公无复有远志，但事此而已耶？”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：“吾聊假此以忘忧耳。”种菜所以避祸，结帽所以忘忧，遥遥相对。孔明曰：“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不如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明公之众，不过数千人，万一曹兵至，何以迎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愁此事，未得良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可速招募民兵，亮自教之，可以待敌。”玄德遂招新野之民，得三千人。孔明朝夕教演阵法。此处民兵正为后文诱敌之用。

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，杀奔新野来了。张飞闻知，谓云长曰：“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。”正说之间，玄德召二人入，谓曰：“夏侯惇引兵到来，如何迎敌？”张飞曰：“哥哥何不使‘水’去？”玄德曰：“智赖孔明，勇须二弟，何可推调？”关、张出，玄德请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但恐关、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。主公若欲亮行兵，乞假剑印。”韩信非挂印登坛不能令樊哙，孔明非取剑印不能令关、张。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，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。张飞谓云长曰：“且听令去，看他如何调度。”未听令之前，先写翼德要看他如何。孔明令曰：“博望之左有山，名曰豫山；右有林，名曰安林：可以埋伏军马。不识地理者，不可以为军师。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，等彼军至，放过休敌，其辎重粮草，必在后面，但看南面火起，可纵兵出击，就焚其粮草。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，只看南面火起，便可出，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。关平、刘封可引五百军，预备引火之物，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，至初更兵到，便可放火矣。”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，令为前部，不要赢，只要输。“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。各须依计而行，勿使有失。”前叙单福定计取樊城，在后文始见；今叙孔明用计烧博望，在前文说明，又是一样笔法。云长曰：“我等皆出迎敌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？”孔明曰：“我只坐守县城。”张飞大笑曰：“我们都去厮杀，你却在家里坐地，好自在！”总为后文作衬染。孔明曰：“剑印在此，违令者斩！”玄德曰：“岂不闻‘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’？二弟不可违令。”张飞冷笑而去。云长曰：“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，那时却来问他未迟。”既听令之后，又写云长要看他如何。二人去了。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，今虽听令，却都疑惑不定。又写众将多未信。○前夏侯惇轻孔明，是敌人不肯信；今众将疑孔明，是自家人亦不肯信：先有此两处不信，愈显得下文奇妙。孔明谓玄德曰：“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。来日黄昏，敌军必到，主公便弃营而走，但见火起，即回军掩杀。亮与糜竺、糜芳引五百军守县。命孙乾、简雍准备庆喜筵席，安排‘功劳簿’伺候。”妙极妙极。○前后调度用两番写，叙事入妙。派拨已毕，玄德亦疑惑不定。不惟众人不信，连玄德亦未信，愈显得下文奇妙。

却说夏侯惇与于禁等引兵至博望，分一半精兵作前队，其余尽护粮车而行。粮车在后，正应孔明所言。时当秋月，商飙徐起。此非闲笔，正为后文火势衬染。人马趱行之间，望见前面尘头忽起。惇便将人马摆开，问向导官曰：“此间是何处？”答曰：“前面便是博望城，后面是罗川口。”惇令于禁、李典押住阵脚，亲自出马阵前。遥望军马来到，惇忽然大笑。众问：“将军为何而笑？”惇曰：“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，夸诸葛亮为天人。今观其用兵，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，与吾对敌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！此是民兵诱敌之故。吾于丞相前夸口。要活捉刘备、诸葛亮，今必应吾言矣。”极写夏侯惇之骄，以反衬后文之败。遂自纵马向前。赵云出马，惇骂曰：“汝等随刘备，如孤魂随鬼矣！”骄极矣。云大怒，纵马来战。两马相交，不数合，云诈败而走。夏侯惇从后追赶。云约走十余里，回马又战。不数合又走。韩浩拍马向前谏曰：“赵云诱敌，恐有埋伏。”韩浩一谏，文势一曲。惇曰：“敌军如此，虽十面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遂不听浩言，直赶至博望坡。一声炮响，玄德自引军冲将过来，接应交战。夏侯惇笑谓韩浩曰：“此即埋伏之兵也！谁知此处伏兵亦是诱敌。吾今晚不到新野，誓不罢兵！”乃催军前进，玄德、赵云退后便走。

时天色已晚，浓云密布，又无月色，昼风既起，夜风愈大。先写月色之暗，以反衬后文火光之明；先写风力之大，以正衬后文火势之猛。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。于禁、李典赶到窄狭处，两边都是芦苇。典谓禁曰：“欺敌者必败。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。树木丛杂，倘彼用火攻奈何？”禁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；君可止住后军。”前有韩浩之谏，此有于禁、李典之言，文势又一曲。李典便勒回马，大叫：“后军慢行！”人马走发，那里拦当得住？于禁骤马大叫：“前军都督且住！”夏侯惇正走之间，见于禁从后军奔来，便问何故。禁曰：“南道路狭，山川相逼，树木丛杂，可防火攻。”夏侯惇猛省，即回马令军马勿进。前一路写风、写林木、写芦苇，读者至此，急欲观其烧矣；乃复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，竟似下文烧不成也者。如此曲折，试掩卷猜之，决猜不着也。言未已，只听背后喊声震起，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，随后两边芦苇亦着。一霎时四面八方，尽皆是火；先写背后，次写两边，然后写四面八方。极忙之中，却有次第。又值风大，火势愈猛。方信前写秋月、商飙，不是闲笔。曹家人马自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赵云回军赶杀，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。

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，急奔回博望城时，火光中一军拦住。当先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李典纵马混战，夺路而走。于禁见粮草车辆，都被火烧，便投小路奔逃去了。夏侯兰、韩浩来救粮草，正遇张飞。前调诸将，此处逐一叙出。前是布棋，此是收着。战不数合，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。韩浩夺路走脱。直杀到天明，却才收军。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后人有诗曰：

博望相持用火攻，指挥如意笑谈中。直须惊破曹公胆，初出茅庐第一功。

夏侯惇收拾残军，自回许昌。

却说孔明收军。关、张二人相谓曰：“孔明真英杰也！”唯有前番疑惑，乃有此处称叹。行不数里，见糜竺、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乃孔明也。关、张下马，拜伏于车前。唯有前番轻侮，乃有此处拜伏。须臾，玄德、赵云、刘封、关平等皆至，收聚众军，把所获粮草辎重，分赏将士，班师回新野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：“吾属生全，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！”不写玄德褒孔明，却写百姓颂玄德。颂玄德甚于颂孔明也。孔明回至县中，谓玄德曰：“夏侯惇虽败去，曹操必自引大军来。”玄德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计，可敌曹军。”正是：

破敌未堪息战马，避兵又必赖良谋。

未知其计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

前自三顾草庐之后，便当接火烧博望一篇，却夹叙孙权杀黄祖、刘琦屯江夏以间之；至火烧博望之后，便当接火烧新野一篇，却夹叙曹操杀孔融、刘琮献荆州以间之：盖几处同时之事，不得详却一处，略却数处也。看他叙新野，又叙荆州；叙荆州，又叙东吴与许昌：头绪多端，如一线穿，却不见断续之痕。尤妙在叙孔融处，补叙祢衡往事；叙荆州处，详叙王粲生平：偏能于极忙中叙此闲笔。

刘景升家难，与袁本初家难正自仿佛，而写来却无一笔相类者何也？盖本初始终爱少子，而景升则有临终立长子之命：其不同一也。谭、尚相攻；而刘琮则本有让琦之心，刘琦亦初无伐琮之意：其不同二也。谭之降操，以长子不得立之故；琮之降操，则以幼子僭立之故：其不同三也。谭之降操，其臣教之；琮之降操，虽其臣教之，而实其母成之：其不同四也。冀州为曹操所自夺，而荆州为刘琮所献：其不同五也。本初之死，尚未尝不讣告谭；而景升之死，刘琮竟匿而不发：其不同六也。种种不同，求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。岂非天然有此变化之事，以成此变化之文哉！

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，则不正；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，则无不正也。即谓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时，或有不正；而取荆州于刘琮降曹之日，则更无不正也。失此不取，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，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，于是借荆州、分荆州、索荆州、还荆州，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，则皆此回中一着之错耳。

孔融才大名高，意所予夺，天下从之，此曹操之所深忌者。奸雄必去其所忌，而后可以惟我欲为。故称魏王、加九锡之事，必待于融死之后也。当时即无郗虑之谮，而操之欲杀之久矣。《纲目》书操杀融而存其官，盖重予之云。

或谓文人无行，文如蔡邕，而失身董卓；文如王粲，而劝降曹操：斯固然矣。然如孔融、祢衡之互相称许，则岂非名称其实者哉！两人之志节，实足动义概而忤雄风。然则无行文人之说，其赖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欤！

凡用计之难，不难在第一次，而难在第二次。当敌人经过一番之后，仍以前法施之，而敌之依旧不觉，则奇莫奇于斯矣。然其前后用法亦微有不同者：前之火纯用火，后之火兼用水。若以卦象论之：前卦只是巽为风，离为火；后卦乃变成水火既济。惜乎曹操出兵之时，不早令管辂卜之也。

博望之火易料，新野之火难料。何也？博望之火在城外，新野之火在城中；博望之火在林木，新野之火在房屋也。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，吕布濮阳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；而吕布伏兵城中，孔明伏兵城外；火中之伏兵可见，火外之伏兵不可知。则新野之烧，更甚于濮阳矣。况火不足而继之以水，下邳之水是白日，白河之水是黑夜；冀州之水是灌城，白河之水是灌军：愈用愈幻，愈出愈奇。今日读者见之，犹目眩神摇；安得当日战者遇之，不魂飞胆落乎！

却说玄德问孔明求拒曹兵之计。孔明曰：“新野小县，不可久居。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，可乘此机会，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，庶可拒曹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公言甚善。但备受景升之恩，安忍图之！”孔明曰：“今若不取，后悔何及？”为后文争荆州伏线。玄德曰：“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。”孔明曰：“且再作商议。”

却说夏侯惇败回许昌，自缚见曹操，伏地请死。操释之。惇曰：“惇遭诸葛亮诡计，用火攻破我军。”操曰：“汝自幼用兵，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？”惇曰：“李典、于禁曾言及此，悔之不及。”操乃赏二人。兵败而有赏，曹瞒胜人之处。惇曰：“刘备如此猖狂，真腹心之患也，不可不急除。”操曰：“吾所虑者，刘备、孙权耳，余皆不足介意。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。”因叙刘备，就势带出孙权，为后文赤壁伏线。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，令曹仁、曹洪为第一队，张辽、张郃为第二队。夏侯渊、夏侯惇为第三队，于禁、李典为第四队，仍用夏侯、于、李，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帅。操自领诸将为第五队。每队各引兵十万。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，引兵三千为先锋。先锋反叙在后，叙法变幻。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。并记其日，重其事也。

太中大夫孔融谏曰：“刘备，刘表皆汉室宗亲，不可轻伐。以理言。孙权虎踞六郡，且有大江之险，亦不易取。以势言。○融意重在二刘，带言孙权。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，恐失天下之望。”操怒曰：“刘备、刘表、孙权皆逆命之臣，岂容不讨！”前操止言刘备、孙权，今亦带言刘表。遂叱退孔融，下令“如有再谏者必斩”。孔融出府，仰天叹曰：“以至不仁伐至仁，安得不败乎！”至仁独指刘备，而表与权又在所轻。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，报知郗虑。虑常被孔融侮慢，心正恨之，乃以此言入告曹操，且曰：“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，平日狎侮，却借郗虑口中带叙出来。又与祢衡相善，衡赞融曰‘仲尼不死’，融赞衡曰‘颜回复生’，孔、祢交誉语，亦借郗虑口中叙出。向者祢衡之辱丞相，乃融使之也。”又将祢衡前事一提。操大怒，遂命廷尉捕捉孔融。融有二子，年尚少，时方在家对坐弈棋，左右急报曰：“尊君被廷尉执去，将斩矣！二公子何不急避？”二子曰：“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乎？”操之残恶，二子早已看透。言未已，廷尉又至，尽收融家小，并二子皆斩之，操之杀祢衡，必假手于他人；今杀孔融，则竟自杀之，更不避杀贤士之名矣。号令融尸于市。京兆脂习伏尸而哭，操闻之大怒，欲杀之。荀彧曰：“彧闻脂习常谏融曰：‘公刚直太过，乃取祸之道。’脂习谏融语，却在荀彧口中补叙出来。今融死而来哭，乃义人也，不可杀。”脂习之哭孔融，与王修之哭袁谭正复相似。操乃止，习收融父子尸首，皆葬之。后人有诗赞孔融曰：

孔融居北海，豪气贯长虹：坐上客长满，樽中酒不空。此系融幼时语，应第十一回中。文章惊世俗，谈笑侮王公。史笔褒忠直，存官纪“太中”。《纲目》书曰“杀太中大夫孔融”，存其官也。

曹操既杀孔融，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。

却说荆州刘表病重，使人请玄德来托孤。玄德引关、张至荆州见刘表。表曰：“我病已入膏肓，不久便死矣，特托孤于贤弟。我子无才，恐不能承父业，我死之后，贤弟可自领荆州。”陶谦三让徐州，刘表可谓再让荆州矣。玄德泣拜曰：“备当竭力以辅贤侄，安敢有他意乎？”正说间，人报曹操自统大兵至。玄德急辞刘表，星夜回新野。刘表病中闻此信，吃惊不小，商议写遗嘱，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。刘表临死不听妇人言而立少子，虽不能正其始，犹能正其终也。蔡夫人闻之大怒，关上内门，使蔡瑁、张允二人把住外门。时刘琦在江夏，知父病危，来至荆州探病。方到外门，蔡瑁当住曰：“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，其任至重；今擅离职守，倘东吴兵至，如之奈何？若入见主公，主公必生嗔怒，病将转增，非孝也。宜速回。”蔡瑁此时但阻琦之见父，而不敢害琦者，畏玄德之在新野耳。刘琦立于门外，大哭一场，上马仍回江夏。刘表病势危笃，望刘琦不来，至八月戊申日，大叫数声而死。刘表欲立刘琦而不能杀蔡瑁，以至于此。后人有诗叹刘表曰：

昔闻袁氏居河朔，又见刘君霸汉阳。总为牝晨致家累，可怜不久尽销亡。

刘表既死，蔡夫人与蔡瑁、张允商议，假写遗嘱，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，袁绍之妻立少子，是顺夫之命；刘表之妻立少子，是逆夫之命，蔡氏更劣于刘氏矣。然后举哀报丧。时刘琮年方十四岁，颇聪明，乃聚众言曰：“吾父弃世，吾兄现在江夏，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。汝等立我为主。倘兄与叔兴兵问罪，如何解释？”刘琮贤于袁尚。众官未及对，幕官李珪答曰：“公子之言甚善。今可急发哀书至江夏，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，就命玄德一同理事。北可以敌曹操，南可以拒孙权。此万全之策也。”刘表有如此之臣，而平日不能重托之，乃使蔡瑁掌兵权，何其用人之舛误也！蔡瑁叱曰：“汝何人？敢乱言以逆主公遗命！”李珪大骂曰：“汝内外朋谋，假称遗命，废长立幼，眼见荆襄九郡，送于蔡氏之手！故主有灵，必当殛汝！”蔡瑁大怒，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李珪至死大骂不绝。李珪其泄冶之流乎！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。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。命治中邓义、别驾刘先守荆州。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，以防刘琦、刘备；就葬刘表之柩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，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。自死至葬而竟不讣告，妇人作事舛错至此，宜其亡之速也。

刘琮至襄阳，方才歇马，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。琮大惊，遂请蒯越、蔡瑁等商议。东曹掾傅巽进言曰：“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。今大公子在江夏，玄德在新野，我皆未往报丧，若彼兴兵问罪，荆襄危矣。巽有一计，可使荆、襄之民，安如泰山，又可保全主公名爵。”不忧曹操而忧玄德、刘琦，则其计可知矣。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巽曰：“不如将荆襄九郡，献与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”李珪既杀，此饯巽之言所由来也。琮叱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孤受先君之基业，坐尚未稳，岂可便弃之也？”刘琮贤于袁谭。蒯越曰：“傅公悌之言是也。夫逆顺有大体，强弱有定势。今曹操南征北讨，以朝廷为名，主公拒之，其名不顺。且主公新立，外患未宁，内忧将作。荆、襄之民，闻曹兵至，未战而胆先寒，安能与之敌哉？”蒯越尝助蔡瑁谋害玄德，宜其有此论。若蒯良在则必不至此。琮曰：“诸公善言，非我不从，但以先君之业，一旦弃与他人，恐贻笑于天下耳。”

言未已，一人昂然而进曰：“傅公悌、蒯异度之言甚善，何不从之？”众视之，乃山阳高平人，姓王，名粲，字仲宣。粲容貌瘦弱，身材短小。幼时往见中郎蔡邕，时邕高朋满座，闻粲至，倒履迎之，宾客皆惊曰：“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？”邕曰：“此子有异才，吾不如也。”蔡邕之敬王粲，如孔融之重祢衡。然王、蔡二人不如孔、祢二人多矣。粲博闻强记，人皆不及。尝观道旁碑文一过，便能记诵；观人弈棋，棋局乱，粲复为摆出，不差一子。又善算术。其文词妙绝一时。年十七，辟为黄门侍郎，不就。后因避乱至荆襄，刘表以为上宾。忽叙王粲生平，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当日谓刘琮曰：“将军自料比曹公何如？”琮曰：“不如也。”与玄德、孔明问答语相似。一则商议备敌，一则商议降敌，语同而意不同。粲曰：“曹公兵强将勇足智多谋，擒吕布于下邳，摧袁绍于官渡，逐刘备于陇右，破乌桓于白狼：又将曹操前事于此总叙一遍。枭除荡定者，不可胜计。今以大军南下荆襄，势难抵敌。傅、蒯二君之谋，乃长策也。将军不可迟疑，致生后悔。”文人不可与谋国事如此。琮曰：“先生见教极是。但须禀告母亲知道。”只见蔡夫人从屏后转出，惯立屏后窃听人语，此妇人恶态。谓琮曰：“既是仲宣、公悌、异度三人所见相同，何必告我？”我不怪妇人同此三人之见，却怪三人不异妇人之见。于是刘琮意决，便写降书，令宋忠潜地往曹操军前投献。宋忠领命，直至宛城，接着曹操，献上降书。操大喜，重赏宋忠，分付教刘琮出城迎接，便着他永为荆州之主。假语骗小儿。

宋忠拜辞曹操，取路回荆襄。将欲渡江，忽见一枝人马到来，视之，乃关云长也。宋忠回避不迭，被云长唤住，细问荆州之事。忠初时隐讳，后被云长盘问不过，只得将前后事情一一实告。云长大惊，随捉宋忠至新野见玄德，备言其事。玄德闻之大哭。此哀刘表而哭，非畏曹操而哭也。张飞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可先斩宋忠，随起兵渡江，夺了襄阳，杀了蔡氏、刘琮，然后与曹操交战。”快人快语。玄德曰：“你且缄口。我自有斟酌。”乃叱宋忠曰：“你知众人作事，何不早来报我？今虽斩汝，无益于事，可速去。”宋忠且不杀，岂肯杀刘琮母子乎？忠拜谢，抱头鼠窜而去。

玄德正忧闷间，忽报公子刘琦差伊籍到来。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，降阶迎之，再三称谢。照顾前文。籍曰：“大公子在江夏，闻荆州已故，蔡夫人与蔡瑁等商议，不来报丧，竟立刘琮为主。公子差人往襄阳探听，回说是实。恐使君不知，特差某赍哀书呈报；并求使君尽起麾下精兵，同往襄阳问罪。”刘琦求助于刘备，与袁谭之求助于曹操大不相同。玄德看书毕，谓伊籍曰：“机伯只知刘琮僭立，更不知刘琮已将荆、襄九郡，献与曹操矣！”本是伊籍报玄德信，却反是玄德报伊籍信。籍大惊曰：“使君从何知之？”玄德具言拿获宋忠之事。籍曰：“若如此，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，前赴襄阳，诱刘琮出迎，就便擒下，诛其党类，则荆州属使君矣。”最是善策。孔明曰：“机伯之言是也。主公可从之。”玄德垂泪曰：“吾兄临危托孤于我，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，异日死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复见吾兄乎？”刘琮既降曹操，则玄德非取荆州于刘琮，而取荆州于曹操也，何尚以刘表为言乎？○前刘表让之而不取，失一机会；今刘琮失之而不取，又失一机会。孔明曰：“如不行此事，今曹兵已至宛城，何以拒敌？”玄德曰：“不如走樊城以避之。”几与屯小沛时同一局面。

正商议间，探马飞报曹兵已到博望了。玄德慌忙发付伊籍回江夏整顿军马，一面与孔明商议拒敌之计。孔明曰：“主公且宽心。前番一把火，烧了夏侯惇大半人马；今番曹兵又来，必教他中这条计。不说出何计，正使人猜测不着。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，不如早到樊城去。”便差人四门张榜，晓谕居民：“无问老幼男女，愿从者，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，不可自误。”挈民同走，又是一番走法。差孙乾往河边调拨船只，救济百姓；差糜竺护送各官家眷到樊城。先说百姓，后及各官家眷，足见爱民之至。一面聚诸将听令，先教云长：“引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。各带布袋，多装沙土，遏住白河之水，至来日三更后，只听下流头人喊马嘶，急取起布袋，放水淹之，却顺水杀将下来接应。”前翼德曰：“何不使水去？”今番真是使水去了。又唤张飞：“引一千军去博陵渡口埋伏。此处水势最慢，曹军被淹，必从此逃难，可便乘势杀来接应。”第二次调拨，又在水边。又唤赵云：“引军三千，分为四队：自领一队伏于东门外，其三队分伏西、南、北三门；却先于城内人家屋上，多藏硫黄焰硝引火之物。曹军入城，必安歇民房。来日黄昏后，必有大风。不知天时者，不可以为军师。但看风起，便令西、南、北三门伏军尽将火箭射入城去；待城中火势大作，却于城外吶喊助威。第三次调拨，方用火攻。○既以风力助火势，又以人声助火威，自然分外猛烈。只留东门放他出走。汝却于东门外从后击之。从后击之，妙。赶他到水边去。天明会合关、张二将，收军回樊城。”又先算定收兵时候。再令糜芳、刘封二人：“带二千军，一半红旗，一半青旗，红属火，青属木，木能生火。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住。一见曹军到，红旗军走在左，青旗军走在右。他心疑必不敢追，汝二人却去分头埋伏。只望城中火起，便可追杀败兵，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。”前三次调拨已完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后，奇妙。○前一人一拨，此两人同拨。孔明分拨已定，乃与玄德登高瞭望，只候捷音。为下文登高对坐饮酒伏笔。

却说曹仁、曹洪引军十万为前队，前面已有许褚引三千铁甲军开路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新野来。是日午牌时分，来到鹊尾坡，午为火位，鹊应朱鹊，正为下文点染。望见坡前一簇人马，尽打青、红旗号，许褚催军向前。刘封、糜芳分为四队，青、红旗各归左右。前于第四次调拨，此却于第一次出现。许褚勒马，教：“且休进，前面必有伏兵。我兵只在此处住下。”许褚一骑马飞报前队曹仁，曹仁曰：“此是疑兵，必无埋伏。可速进兵，我当催军继至。”许褚复回坡前，提兵杀入。至林下追寻时，不见一人。时日已西坠，自午至晚，渐渐叙到夜来，却有次第。许褚方欲前进，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。抬头看时，只见山顶上一簇旗，旗丛中两把伞盖，左玄德，右孔明，二人对坐饮酒。相对饮酒，不是赏红灯，定是看烟火。许褚大怒，引军寻路上山，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，不能前进；又闻山后喊声大震。欲寻路厮杀，天色已晚。已晚。

曹仁领兵到，教且夺新野城歇马。军士至城下时，只见四门大开。曹兵突入，并无阻当，城中亦不见一人，竟是一座空城了。谁知以此空城作炉灶。曹洪曰：“此是势孤计穷，故尽带百姓逃窜去了。我军权且在城安歇，来日平明进兵。”此时各军走乏，都已饥饿，皆去夺房造饭。曹仁、曹洪就在衙内安歇。已入火瓮中矣。初更已后，初更。狂风大作。未写火，先写风。守门军士飞报火起。曹仁曰：“此必军士造饭不小心遗漏之火，不可自惊。”说犹未了，接连几次飞报，西、南、北三门皆火起。不见兵，只见火，奇幻。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，满县火起，上下通红。是夜之火，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。忽将前事对照以应上文，妙甚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奸雄曹操守中原，九月南征到汉川。风伯怒临新野县，祝融飞下焰摩天。

曹仁引众将突烟冒火，寻路奔走，闻说东门无火，急急奔出东门。军士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曹仁等方才脱得火厄，背后一声喊起，赵云引军赶来混战。前于第三次调拨，此第二次出现。败军各逃性命，谁肯回身厮杀。正奔走间，糜芳引一军至，又冲杀一阵。曹仁大败，夺路而走，刘封又引一军截杀一阵。糜、刘二人前已于第一次出现，今于第三、第四次又出现。前则一起出现，此则次第出现。到四更时分，四更。人困马乏，军士大半焦头烂额，奔至白河边，喜得河水不甚深，上流头有灰布袋故也。人马都下河吃水，人相喧嚷，马尽嘶鸣。

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。黄昏时分，望见新野火起；补黄昏一句甚妙。至四更，忽听得下流头人语马嘶，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，水势滔天，望下流冲去，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，死者极多。前于第一次调拨，今却于第五次出现。○既用火烧，又用水浸，十万之众，不为炭定为泥矣。曹仁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。行到博陵渡口，只听喊声大起，一军拦路，当先大将，乃张飞也，大叫：“曹贼快来纳命！”前于第二次调拨，今出于第六次出现。○看他叙得前后参差有势，却又一笔不乱。曹军大惊。正是：

城内才看红焰吐，水边又遇黑风来。

未知曹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

前孔明教刘琦，是走为上计；今教玄德，亦是走为上计。然刘琦之走得免于难，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，其故何也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。若非不忍于刘表，则可以不走；若非不忍于刘琮，则又可以不走。即走矣，若非不忍于百姓，则犹可以轻于走，捷于走，脱然于走。其走而及于难者，乃玄德之过于仁，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。

蔡氏之死，天不假手于玄德；刘琮之死，天不假手于刘琦：而杀之者乃是曹操，此造物者之巧也。然操于张绣之降则不杀，于张鲁之降则不杀，即于袁谭之初降而未叛，则亦不遽杀；而独于刘琮母子，则必杀之而后己，其故何居？曰：琮之意在永保荆州，失之则悔，悔则必怨，怨则旧臣之未降者或将嚧枯烬以复燃，则可虑者一；即其臣之已降者见故主尚在，亦将怀二心以图我，则可虑者二；且操方欲下江南，而琮或复与琦合，将结刘备以为我肘腋之患，则可虑者三。操之筹此至熟矣，琮即欲不死，岂可得哉？

檀溪之役，子龙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；长坂之役，子龙以一单骑而独能救阿斗：事之不可知者也。关公之保二夫人，历过五关，而皆得无恙；子龙之保二夫人，止过长坂，而不能两全；又事之不可知者也。或谓檀溪不关龙马之力，当阳亦岂虎将之功，天也，非人也；我谓关公尽事兄之节，子龙竭救主之忠，天也，亦人也。玄德弃荆州，既失其地利，犹幸邀天之佑，得人之助尔。

孙策之知太史慈，不以新降而疑其诈；玄德之信子龙，不以临难而疑其违：一则投契于一时，一则孚信于平日也。大约文字之妙，多在逆翻处。不有糜芳之告，翼德之疑，则玄德之识不奇，子龙之忠亦不显。《三国》叙事之法，往往善于用逆，所以绝胜他书。

文有伏线之妙：玄德之取长沙，魏延之救黄忠，尚隔数回，而此处襄阳城外，早有一魏延忽然而来，忽然而去；在此时初无补于玄德，初无益于襄阳，而孰知预为后日之用，真奇事奇文。

徐氏以不死报夫仇，糜氏以一死全夫嗣：皆贤妻也。吴夫人临死，托壮子于良臣；糜夫人临死，托幼子于猛将：皆贤母也。然死更难于不死；临难之托子，更难于平时之托子：则糜夫人之贤，又在东吴两妇之上。

凡叙事之难，不难在聚处，而难在散处。如当阳长坂一篇：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，东三西四，七断八续，详则不能加详，略又不可偏略，庸笔至此，几于束手。今作者将糜芳中箭，在玄德眼中叙出；简雍着枪，糜竺被缚，在赵云眼中叙出；二夫人弃车步行，在简雍口中叙出；简雍报信，在翼德口中叙出；甘夫人下落，则借军士口中详之；糜夫人及阿斗下落，则借百姓口中详之：历落参差，一笔不忙，一笔不漏。又有旁笔，写秋风，写秋夜，写旷野哭声，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。予尝读《史记》，至项羽垓下一战，写项羽、写虞姬、写楚歌、写九里山、写八千子弟、写韩信调军、写众将十面埋伏、写乌江自刎，以为文章纪事之妙，莫有奇于此者；及见《三国》当阳长坂之文，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。

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，遂引军从下流杀将来，截住曹仁混杀。忽遇许褚，便与交锋。许褚不敢恋战，夺路走脱。张飞赶来，接着玄德、孔明，一同沿河到上流。刘封、糜芳已安排船只等候，遂一齐渡河，尽望樊城而去，孔明教将船筏放火烧毁。水上之火，又其余事。

却说曹仁收拾残军，就新野屯住，使曹洪去见曹操，具言失利之事。操大怒曰：“诸葛村夫，安敢如此！”催动三军，漫山塞野，尽至新野下寨。传令军士一面搜山，一面填塞白河。令大军分作八路，一齐去取樊城。前是五队，今变作八路。刘晔曰：“丞相初至襄阳，必须先买民心，今刘备尽迁新野百姓入樊城，若我兵径进，二县为齑粉矣。不如先使人招降刘备。备即不降，亦可见我爱民之心；此句是正意。若其来降，则荆州之地，可不战而定也。”此句是陪说。操从其言，便问：“谁可为使？”刘晔曰：“徐庶与刘备至厚，今现在军中，何不命他一往？”操曰：“他去恐不复来。”晔曰：“他若不来，贻笑于人矣。丞相勿疑。”前者赚徐庶，程昱料其必来；今者遣徐庶，刘晔料其必返：前后相映。操乃召徐庶至，谓曰：“我本欲踏平樊城，奈怜众百姓之命。公可往说刘备，如肯来降，免罪赐爵；若更执迷，军民共戮，玉石俱焚。吾知公忠义，故特使公往。愿勿相负。”明知备之不降而招之，又明知庶之不勤备降而遣之，皆诈也，不过先礼后兵，以示虚惠于百姓耳。徐庶受命而行。至樊城，玄德、孔明接见，共诉旧日之情。庶曰：“曹操使庶来招降使君，乃假买民心也，今彼分兵八路，填白河而进。樊城恐不可守，宜速作行计。”不待徐庶教之行，而孔明之行计已定矣。玄德欲留徐庶。庶谢曰：“某若不还，恐惹人笑。今老母已丧，抱恨终天。身虽在彼，誓不为设一谋，公有卧龙辅佐，何愁大业不成？庶请辞。”若无卧龙辅佐，此时徐庶亦不留乎？或曰：徐庶，孝子也，母虽死而坟墓在焉，故不敢绝操耳。玄德不敢强留。

徐庶辞回，见了曹操，言玄德并无降意。操大怒，即日进兵。玄德问计于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速弃樊城，取襄阳暂歇。”本意在襄阳，孰知下文偏不是襄阳。玄德曰：“奈百姓相随许久，安忍弃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，有愿随者同去，不愿者留下。”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，令孙乾、简雍在城中扬声曰：“今曹兵将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愿随者，便同过江。”若使此时不告百姓，潜师宵遁，则后来必不为曹操所追及矣。两县之民，齐声大呼曰：“我等虽死，亦愿随使君！”此之谓人和。即日号泣而行，扶老携幼，将男带女，滚滚渡河，两岸哭声不绝。玄德于船上望见，大哭曰：“为吾一人，而使百姓遭此大难，吾何生哉！”欲投江而死，或曰，玄德之欲投江，与曹操之买民心，一样都是假处。然曹操之假，百姓知之；玄德之假，百姓偏不以为假。虽同一假也，而玄德胜曹操多矣。左右急救止。闻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傍岸，回顾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。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，方才上马。不携百姓则已，既已携之，岂可携其半而弃其半？则催船急渡，乃必然之势也。

行至襄阳东门，只见城上遍插旌旗，壕边密布鹿角，玄德勒马大叫曰：“刘琮贤侄，吾但欲救百姓，并无他念。可快开门。”亦以百姓动之。刘琮闻玄德至，惧而不出。蔡瑁、张允径来敌楼上，叱军士乱箭射下。城外百姓，皆望敌楼而哭。刘琮拒玄德则不义，弃百姓则不仁。城中忽有一将，引数百人径上城楼，大喝：“蔡瑁、张允卖国之贼！刘使君乃仁德之人，今为救民而来投，何得相拒！”突如其来，伊何人哉？众视其人，身长八尺，面如重枣，乃义阳人也，姓魏，名延，字文长。魏延之归玄德，尚在十数回之后，却早于此处出现，妙。当下魏延轮刀砍死守门将士，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大叫：“刘皇叔快领兵入城，共杀卖国之贼！”读者至此，必谓蔡瑁、张允此时必死，而玄德此时必入襄阳矣。张飞便跃马欲入，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休惊百姓！”处处以百姓为重。魏延只管招呼玄德军马入城。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，大喝：“魏延无名小卒，安敢造乱！认得我大将文聘么？”忽然又遇一阻隔。妙绝。魏延大怒，挺枪跃马，便来交战。两下军兵在城边混杀，喊声大震。玄德曰：“本欲保民，反害民也！吾不愿入襄阳！”处处以百姓为重。孔明曰：“江陵乃荆州要地，不如先取江陵为家。”本要取江陵，谁知后文又不是江陵。玄德曰：“正合吾心。”于是引着百姓，尽离襄阳大路，望江陵而走。襄阳城中百姓，多有乘乱逃出城来，跟玄德而去。此之谓人和。魏延与文聘交战，从巳至未，手下兵卒，皆已折尽。延乃拨马而逃，却寻不见玄德，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。为后救黄忠伏线。

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共数万，大小车数千辆，挑担背包者不计其数。路过刘表之墓，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，哭告曰：“辱弟备无德无才，负兄寄托之重，罪在备一身，与百姓无干。望兄英灵，垂救荆、襄之民！”言甚悲切，军民无不下泪。曹操哭袁绍之墓是假哭，玄德哭刘表之墓是真哭。○虽为刘表而哭，却为百姓而祝，处处以百姓为重。忽哨马报曰：“曹操大军，已屯樊城，使人收拾船筏，即日渡江赶来也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江陵要地，足可拒守。今拥民众数万，日行十余里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？倘曹兵到，如何迎敌？不如暂弃百姓，先行为上。”玄德泣曰：“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。今人归我，奈何弃之？”不携百姓则已，既已携之，岂可携于前而弃于后？到底同行，亦必然之势也。百姓闻玄德此言，莫不伤感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临难仁心存百姓，登舟挥泪动三军。至今凭吊襄江口，父老犹然忆使君。

却说玄德拥着百姓，缓缓而行。孔明曰：“追兵不久即至。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。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。”方知前日为刘琦画策，已早为今日玄德伏着。玄德从之，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领五百军往江夏求救；令张飞断后；为长坂桥伏线。赵云保护老小；为当阳伏笔。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。处处以百姓为重。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。

却说曹操在樊城，使人渡江至襄阳，召刘琮相见。琮惧怕不敢往见。蔡瑁、张允请行。王威密告琮曰：“将军既降，玄德又走，曹操必懈弛无备。愿将军奋整奇兵，设于险处击之，操可获矣。获操则威震天下，中原虽广，可传檄而定。此难遇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王威此计，妙不可言。刘琮若能行之，是一时快事；刘琮即不行之，亦千古快谈。琮以其言告蔡瑁。瑁叱王威曰：“汝不知天命，安敢妄言！”威怒骂曰：“卖国之徒，吾恨不生啖汝肉！”瑁欲杀之，蒯越劝止。李珪死而王威不死，亦侥幸耳。瑁遂与张允同至樊城，拜见曹操。瑁等辞色甚是谄佞。操问：“荆州军马钱粮，今有多少？”瑁曰：“马军五万，步军十五万，水军八万：共二十八万。钱粮大半在江陵，其余各处，亦足供给一载。”既有如此之兵粮，而不修战具，蔡瑁非人哉！操曰：“战船多少？原是何人管领？”瑁曰：“大小战船共七千余只，原是瑁等二人掌管。”操遂加瑁为镇南侯、水军大都督，张允为助顺侯、水军副都督。为赤壁伏线。二人大喜拜谢。狗才。操又曰：“刘景升既死，其子降顺，吾当表奏天子，使永为荆州之主。”连许两番，谁知都是假话。二人大喜而退。荀攸曰：“蔡瑁，张允乃谄佞之徒，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，更教都督水军乎？”操笑曰：“吾岂不识人？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，不习水战，故且权用此二人。待成事之后，别有理会。”奸雄用人，全是权诈，可恨可爱。

却说蔡瑁、张允归见刘琮，具言：“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、襄。”琮大喜。次日，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绶兵符，亲自渡江拜迎曹操。大事去矣。操抚慰毕，即引随征军将进屯襄阳城外。蔡瑁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。曹操俱用好言抚谕。百姓焚香是没奈何，曹操抚谕是了世事。入城至府中坐定，即召蒯越近前，抚慰曰：“吾不喜得荆州，喜得异度也。”老奸。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，傅巽、王粲等皆为关内侯；三人前劝刘琮降操，正为此耳。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，便教起程。两次诈许，今番变卦。恶极。琮闻命大惊，辞曰：“琮不愿为官，愿守父母乡土。”操曰：“青州近帝都，教你随朝为官，免在荆襄被人图害。”琮再三推辞，曹操不准，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。只有故将王威相随，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。刘琮此时行旅之况，更惨于玄德矣。操唤于禁嘱付曰：“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恶极，然亦势所必然。于禁得令，领众赶上，大喝曰：“我奉丞相令，教来杀汝母子，可早纳下首级。”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。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，欲再从屏风后窃听宾客之语，岂可得哉！虽然，吕布之妻严氏、袁绍之妻刘氏，皆被曹操取至许都；则蔡夫人之见杀，犹为死得干净也。于禁喝令军士下手，王威忿怒，奋力相斗，竟被众军所杀。冀州死节者有沮授、审配；荆州死节者惟王威一人。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，于禁回报曹操，操重赏于禁。便使人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，却不知去向，原来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内隐避矣。徐庶之母被执，而孔明之家杳然，毕竟卧龙妙人，胜元直十倍。操深恨之。

襄阳既定，荀攸进言曰：“江陵乃荆、襄重地，钱粮极广。刘备若据此地，急难动摇。”操曰：“孤岂忘之？”随命于襄阳诸将中选一员引军开道，诸将中却独不见文聘。操使人寻问，方才来见。操曰：“汝来何迟？”对曰：“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，心实悲惭，无颜早见耳。”言讫，欷歔流涕。与袁绍之客王修等相类。操曰：“真忠臣也。”除江夏太守，赐爵关内侯，便教引军开道。探马报说：“刘备带领百姓，日行止十数里，计程只有三百余里。”已行过一月矣。操教各部下精选五千铁骑，星夜前进，限一日一夜，赶上刘备。以一日一夜赶一月之程，兵虽锐而亦疲矣。大军陆续随后而进。

却说玄德引十数万百姓、三千余军马，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。赵云保护老小，张飞断后。将二人再点一句，为后文伏线。孔明曰：“云长往江夏去了，绝无回音，不知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。刘琦感公昔日之教，今若见公亲至，事必谐矣。”孔明允诺，便同刘封引五百军先往江夏求救去了。关公既去，孔明又行，止剩张、云二将矣。当日玄德自与简雍、糜竺、糜芳同行。正行间，忽然一阵狂风就马前刮起，尘土冲天，平遮红日。未写兵来，先写风报，使人凛凛。玄德惊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简雍颇明阴阳，袖占一课，失惊曰：“此大凶之兆也。应在今夜。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。”玄德曰：“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，吾安忍弃之？”处处以百姓为重。雍曰：“主公若恋而不弃，祸不远矣。”玄德问：“前面是何处？”左右答曰：“前面是当阳县。有座山名为景山。”玄德便教就此山扎住。时秋末冬初，凉风透骨；黄昏将近，哭声遍野。尝读李陵书曰：“凉秋九月，时闻悲风萧条之声。”又读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曰：“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。”未尝不愀然悲也。今此处兼彼二语，倍觉凄凉。○秋末冬初二句，早为后文赤壁借风作衬。至四更时分，只听得西北喊声震地而来。玄德大惊，急上马引本部精兵二千余人迎敌。曹兵掩至，势不可当。玄德死战。正在危迫之际，幸得张飞引军至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救玄德望东而走。文聘当先拦住，玄德骂曰：“背主之贼，尚有何面目见人！”文聘羞惭满面，引兵自投东北去了。文聘尚有良心。张飞保着玄德，且战且走。奔至天明，闻喊声渐渐远去，玄德方才歇马。看手下随行人，止有百余骑；百姓老小并糜竺、糜芳、简雍、赵云等一干人，皆不知下落。此处写得七零八落，后文一一点出。玄德大哭曰：“十数万生灵，皆因恋我，遭此大难，诸将及老小，皆不知存亡：虽土木之人，宁不悲乎！”先言百姓，次言诸将、老小，处处以百姓为重。

正恓惶时，忽见糜芳面带数箭，踉跄而来，糜芳带箭，在玄德眼中叙出，极省。妙。口言：“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！”将写赵云尽忠，却报赵云降操。是借糜芳口下反衬下文。玄德叱曰：“子龙是我故交，安肯反乎？”玄德之言，是正衬下文。张飞曰：“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图富贵耳。”糜芳不知赵云，张飞亦疑赵云，不独反衬玄德之识，正反衬赵云之忠。玄德曰：“子龙从我于患难，心如铁石，非富贵所能动摇也。”知心之语。糜芳曰：“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。”此却何故？张飞曰：“待我亲自寻他去。若撞见时，一枪刺死！”读者至此，为赵云寒心。玄德曰：“休错疑心。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、文丑之事乎？白马解围事已隔数回，至此忽然一提。子龙此去，必有事故。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。”张飞那里肯听，引二十余骑，至长坂桥。见桥东有一带树木，飞生一计，教所从二十余骑，都砍下树枝，拴在马尾上，在树林内往来驰骋，冲起尘土，以为疑兵。翼德渐能用智，想为孔明陶镕故也。飞却亲自横矛立马于桥上，向西而望。写得有声势。○此处权按下张飞，以下单叙赵云。

却说赵云自四更时分与曹军厮杀，往来冲突，杀至天明，寻不见玄德，又失了玄德老小。云自思曰：“主公将甘、糜二夫人与小主人阿斗，托付在我身上。今日军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见主人？不如去决一死战，好歹要寻主母与小主人下落。”方叙明不归东南，投转西北之故。回顾左右，只有三四十骑相随。云拍马在乱军中寻觅，二县百姓号哭之声，震天动地；中箭着枪，拋男弃女而走者，不计其数。将写二夫人，先写两县百姓，是以旁笔佐正笔。赵云正走之间，见一人卧在草中，视之，乃简雍也。借赵云眼中叙出简雍，又省笔。云急问曰：“曾见两位主母否？”雍曰：“二主母弃了车仗，抱阿斗而走。我飞马赶去，转过山坡，被一将刺了一枪，跌下马来，马被夺了去。我争斗不得，故卧在此。”云乃将从骑所骑之马，借一匹与简雍骑坐。又着二卒扶护简雍先去，报与主人：“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。如寻不见，死在沙场上也！”

说罢，拍马望长坂坡而去。妙在不叙简雍一边归报，只叙赵云一面去寻。忽一人大叫：“赵将军那里去？”云勒马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乃刘使君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士，被箭射倒在此。”赵云便问二夫人消息。军士曰：“恰才见甘夫人披头跣足，相随一伙百姓妇女，投南而走。”甘夫人下落，借军士口中叙出，又省笔。○简雍说两个夫人，都未有下落；军士只说一个夫人，却有下落。俱妙。云见说，也不顾军士，急纵马望南赶去。写赵云心忙，无暇更救军士，不独简雍与军士轻重有别，且夫人与军士缓急更殊也。只见一伙百姓，男女数百人，相携而走。云大叫曰：“内中有甘夫人否？”夫人在后面望见赵云，放声大哭。云下马插枪而泣曰：“使主母失散，云之罪也。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？”甘夫人曰：“我与糜夫人被逐，弃了车仗，杂于百姓内步行，与简雍语相应。又撞见一枝军马冲散。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，我独自逃生至此。”糜夫人失散，借甘夫人口中点出，又省笔。正言间，百姓发喊，又撞出一枝军来。赵云拔枪上马看时，面前马上绑着一人，乃糜竺也。糜竺被缚，借赵云眼中点出，又省笔。○糜芳中箭，简雍着枪，糜竺被缚，写得参差历落。妙。背后一将，手提大刀，引着千余军。乃曹仁部将淳于导，拿住糜竺，正要解去献功。补叙明白，笔法变换。赵云大喝一声，挺枪纵马，直取淳于导。导抵敌不住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向前救了糜竺，夺得马二匹。云请甘夫人上马，杀开条大路，直送至长坂坡。只见张飞横矛立马于桥上，大叫：“子龙！你如何反我哥哥？”此时已知不反，又问一句，为前文余波。云曰：“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，因此落后，何言反耶？”飞曰：“若非简雍先来报信，我今见你，怎肯干休也！”简雍报信，借翼德口中补叙出来，又极省笔。云曰：“主公在何处？”飞曰：“只在前面不远。”云谓糜竺曰：“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，待我仍往寻糜夫人与小主人去。”言罢，引数骑再回旧路。妙在此时不即见玄德。

正走之间，见一将手提铁枪，背着一口剑，引十数骑跃马而来。赵云更不打话，直取那将，交马只一合，把那将一枪刺倒，从骑皆走。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。本为曹操背剑，今为赵云送剑。曹操有宝剑二口，一名“倚天”，一名“青釭”，倚天剑自佩之，青釭剑令夏侯恩佩之。那青釭剑砍铁如泥，锋利无比。补叙宝剑来历，又以倚天陪青釭。急中偏有此缓笔，忙中偏有此闲笔。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，背着曹操，只顾引人抢夺掳掠。不想撞着赵云，被他一枪刺死，夺了那口剑，看靶上有金嵌“青釭”二字，方知是宝剑也。再补写宝剑一句。云插剑提枪，复杀入重围，回顾手下从骑，已没一人，只剩得孤身。得了宝剑，失了从骑。云并无半点退心，只顾往来寻觅，但逢百姓，便问糜夫人消息。忽一人指曰：“夫人抱着孩儿，左腿上着了枪，行走不得，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。”甘夫人下落，用军士报信；糜夫人下落，又用百姓报信。俱省笔。

赵云听了，连忙追寻。只见一个人家，被火烧坏土墙，糜夫人抱着阿斗，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。先将土墙枯井于此一逗。妙。云急下马伏地而拜。夫人曰：“妾得见将军，阿斗有命矣。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，只有这点骨血。将军可护持此子，教他得见父面，妾死无恨！”言之伤心，闻之酸鼻。○阿斗乃甘夫人所生，而患难之中，糜夫人能携持付托，胜如己出，更自难得。云曰：“夫人受难，云之罪也。不必多言，请夫人上马。云自步行死战，保夫人透出重围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不可！将军岂可无马？人知玄德过檀溪不可无马，不知赵云过当阳亦不可无马。此子全赖将军保护。妾已重伤，死何足惜！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，勿以妾为累也。”好夫人。云曰：“喊声将近，追兵已至，请夫人速速上马。”糜夫人曰：“妾身委实难去。休得两误。”乃将阿斗递与赵云曰：“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！”人知昭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，不知糜夫人在长坂坡托阿斗于子龙，一样付托之重。赵云三回五次，请夫人上马，夫人只不肯上马。四边喊声又起。云厉声曰：“夫人不听吾言，追军若至，为之奈何？”势迫事险，心忙语急，写来如画。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，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。人但知赵云不惜死以保其主，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。赵云固奇男子，糜夫人亦奇妇人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战将全凭马力多，步行怎把幼君扶？拚将一死存刘嗣，勇决还亏女丈夫。

赵云见夫人已死，恐曹军盗尸，便将土墙推倒，掩盖枯井。土墙枯井，前先点出，此处便不突然。可见其用笔闲细。掩讫，解开勒甲绦，放下掩心镜，将阿斗抱护在怀，吕布驮女儿在背，甚是累坠；赵云裹阿斗在怀，颇觉轻便。绰枪上马。早有一将引一队步军至，来得如此危急，愈足见糜夫人一死之妙。乃曹洪部将晏明也，持三尖两刃刀来战赵云。不三合，被赵云一枪刺倒，杀散众军，冲开一条路。正走间，前面又一枝军马拦住，当先一员大将，旗号分明，大书“河间张郃”。云更不答话，挺枪便战。约十余合，云不敢恋战，夺路而走。背后张郃赶来，云加鞭而行，不想趷跶一声，连马和人，颠入土坑之内。读者至此，必谓赵云不免矣。张郃挺枪来刺，忽然一道红光，从土坑中滚起，那匹马平空一跃，跳出坑外。亦大奇事。上是赵云保阿斗，此却是阿斗保赵云矣。○与玄德檀溪跃马仿佛相似。后人有诗曰：

红光罩体困龙飞，征马冲开长坂围。四十二年真命主，将军因得显神威。

张郃见了，大惊而退。赵云纵马正走，背后忽有二将大叫：“赵云休走！”前面又有二将，使两般军器，截住去路：后面赶的是马延、张顗，前面阻的是焦触、张南，都是袁绍手下降将。袁绍降将正与子龙映像。赵云力战四将，曹军一齐拥至。云乃拔青釭剑乱砍，手起处，衣甲平过，血如涌泉。杀退众军将，直透重围。玄德逃难赖良马，子龙杀将赖宝剑。一马一剑，正复相当。

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，望见一将，所到之处，威不可当，急问左右是谁。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：“军中战将可留姓名！”云应声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！”曹洪回报曹操。操曰：“真虎将也！吾当生致之。”遂令飞马传报各处：如赵云到，不许放冷箭，只要捉活的。因此赵云得脱此难，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。曹操要捉生赵云，却使赵云保得活阿斗。这一场杀，赵云怀抱后主，直透重围，砍倒大旗两面，夺槊三条；前后枪刺剑砍，杀死曹营名将五十余员。总叙一句，省却无数笔墨。后人有诗曰：

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。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。

赵云当下杀透重围，已离大阵，血满征袍。正行间，山坡下又撞出两枝军，乃夏侯惇部将钟晋、钟绅兄弟二人，一个使大斧，一个使画戟，大喝：“赵云快下马受缚！”上已作一收，不想此处又起。正是：

才离虎窟逃生去，又遇龙潭鼓浪来。

毕竟子龙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

前回写赵云，此回写张飞。写赵云是几番血战，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。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，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，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：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。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，浑无实际也；人吃尽老力，我只出一张寡嘴也。

翼德喝退曹军，若非有云长昔日夸奖之语，曹操当时未必如此之惧也。不但此也。翼德横矛立马于桥上，而曹兵疑为诱敌之计，若非有孔明两番火攻，惊破曹兵之胆，当时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。则非翼德之先声夺人，而实则云长之先声足以夺人；又非云长之先声夺人，而实则孔明之先声足以夺人耳。

玄德将阿斗掷地，亦掷得不差。由后观之：以一英雄之赵云，救一无用之刘禅，诚不如勿救矣。然从来豪杰不遇时，庸人多厚福。禅之智则劣于父，而其福则过于父。玄德劳苦一生，甫登大宝，未几而殂，反不如庸庸之子，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。长坂之役，本是庸主赖虎将之力而得生，人反谓虎将赖庸主之福而不死，为之一叹。

文章之妙，妙在猜不着。如玄德本欲投襄阳，忽变而江陵；既欲投江陵，又忽变而汉津：此猜所不及也。唯猜测不及，所以为妙。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，则必非妙事；观前文便知其有后文，则必非妙文。

读书之乐，不大惊则不大喜，不大疑则不大快，不大急则不大慰。当子龙杀出重围，人困马乏之后，又遇文聘追来，是一急；而及见玄德之时，怀中阿斗不见声息，是一疑；至翼德断桥之后，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，更无去路，又一急；及云长旱路接应之后，忽见江上战船拦路，不知是刘琦，又一惊；及刘琦同载之后，忽又见战船拦路，不知是孔明，又一疑一急。令读者眼中，如猛电之一去一来，怒涛之一起一落。不意尺幅之内，乃有如此之幻也。

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，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，所见略同；而孔明巧处，不用我去求人，偏使人来求我。若鲁肃一至，孔明慌忙出迎，便没趣矣；妙在鲁肃求见，然后肯出，此孔明之巧也。一见之后，若孔明先下说词，又没趣矣；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，鲁肃先来勾搭孔明，又孔明之巧也。鲁肃欲邀孔明同去，而若使孔明欣然应允，又没趣矣；妙在玄德假意作难，孔明勉强一行，又孔明之巧也。求人之意甚急，故作不屑求人之态；胸中十分要紧，口内十分迟疑：写来真是好看煞人。

前看李肃说吕布杀丁原，偏等吕布自说出来，是一段绝妙文字；又看王允说吕布杀董卓，亦等吕布自说出来，又是一段绝妙文字。今看孔明欲往东吴见孙权，必待鲁肃说出，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。前二段止是两人往复，此则夹一玄德在中；前二段一等吕布说出来时，便随口赞成，此则既等肃说出来时，却又诈言不肯。愈出愈幻，愈转愈曲，赏心悦目，蔑以过兹。

却说钟缙、钟绅二人拦住赵云厮杀。赵云挺枪便刺，钟缙当先挥大斧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不三合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夺路便走。背后钟绅持戟赶来，马尾相衔，那枝戟只在赵云后心内弄影。云急拨转马头，恰好两胸相拍。云左手持枪隔过画戟，右手拔出青釭宝剑砍去，带盔连脑，砍去一半，绅落马而死，既写赵云，又写宝剑。○赵云既斩曹营名将五十余员矣，不想五十余员后又有续案。余众奔散。赵云得脱，望长坂桥而走，只闻后面喊声大震，原来文聘引军赶来。赵云到得桥边，人马困乏，人马困乏矣，偏又有追军至，令读者着急。○此处写赵云人困马乏，愈见其适间威勇莫当。见张飞挺矛立马于桥上，云大呼曰：“翼德援我！”飞曰：“子龙速行，追兵我自当之。”本欲杀子龙而来，今反得为子龙之援。妙。

云纵马过桥，行二十余里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。云下马伏地而泣。玄德亦泣。几不得见而复见，故不得不泣。相见之泣，悲其前之相失也。写得恻恻入情。云喘息而言曰：此处写赵云喘息，愈见上文劳苦功高。“赵云之罪，万死犹轻。糜夫人身带重伤，不肯上马，投井而死，云只得推土墙掩之。怀抱公子，身突重围，赖主公洪福，幸而得脱。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，此一会不见动静，多是不能保也。”此处又着此疑人之笔，曲折之甚。遂解视之，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。阿斗一生，只是睡着未醒耳。云喜曰：“幸得公子无恙！”双手递与玄德。玄德接过，掷之于地曰：“为汝这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！”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，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：一智一愚，相去天壤。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，泣拜曰：“云虽肝脑涂地，不能报也！”后人有诗曰：

曹操军中飞虎出，赵云怀内小龙眠。无由抚慰忠臣意，故把亲儿掷马前。

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，只见张飞倒竖虎须，圆睁环眼，手绰蛇矛，立马桥上；借文聘眼中写一张飞。○此处按下赵云，只写张飞。又见桥东树林之后，尘头大起，疑有伏兵，便勒住马，不敢近前。可知系树枝于马后，驰骋林间，的是妙计。俄而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郃、许褚等都至，见飞怒目横矛，立马于桥上，又描一句，在诸将眼中再写一张飞。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，都不敢近前。正写张飞，又带写孔明。扎住阵脚，一字儿摆在桥西，使人飞报曹操。操闻知，急上马，从阵后来。张飞睁圆环眼，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、旄钺旌旗来到，料得是曹操心疑，亲自来看。前在诸将眼中写张飞，此又在张飞眼中写曹操。飞乃厉声大喝曰：半日不喝，此时方喝，妙。“我乃燕人张翼德也！谁敢与我决一死战？”二我字响甚。声如巨雷。曹军闻之，尽皆股栗。不待当时闻者股栗，即今日读之，犹觉其声如在纸上。曹操急令去其伞盖，第一喝早喝去了曹操伞盖。回顾左右曰：“我向曾闻云长言：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，如探囊取物。忽将白马解围时语于此处提照出来。今日相逢，不可轻敌。”言未已，张飞睁目又喝曰：“燕人张翼德在此！谁敢来决死战？”其声愈猛。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，颇有退心。又在曹操眼中写一张飞。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，第二喝又喝退了曹操后军。乃挺矛又喝曰：“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却是何故？”此一喝更极嘲笑。喊声未绝，曹操身边夏侯杰，惊得肝胆碎裂，倒撞于马下。第三喝直喝死了曹操近将。操便回马而走。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逃走。正是：黄口孺子，怎闻霹雳之声；病体樵夫，难听虎豹之吼。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，人如潮涌，马似山崩，自相践踏。前回写赵云死战，有死战之勇；此回写张飞不战，有不战之威。两样文章，一样出色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长坂桥头杀气生，横枪立马眼圆睁。一声好似轰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

却说曹操惧张飞之威，骤马望西而走，冠簪尽落，披发奔逃。与袁绍盘河遇关、张时一般光景。张辽、许褚赶上，扯住辔环，曹操仓皇失措。犹疑被翼德追获。张辽曰：“丞相休惊。料张飞一人，何足深惧！今急回军杀去，刘备可擒也。”曹操神色方才稍定，前写赵云喘息未定，是写赵云余勇；此写曹操神色方定，是写张飞余威。乃令张辽、许褚再至长坂桥探听消息。

且说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，不敢追赶，速唤回原随二十余骑，摘去马尾树枝，细甚。令将桥梁拆断，失算矣。然后回马来见玄德，具言断桥一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弟勇则勇矣，惜失于计较。”飞问其故。玄德曰：“曹操多谋。汝不合拆断桥梁，彼必追至矣。”妙在不即说明。飞曰：“他被我一喝，倒退数里，何敢再追？”玄德曰：“若不断桥，彼恐有埋伏，不敢进兵；今拆断了桥，彼料我无军而怯，必来追赶。彼有百万之众，虽涉江、汉，可填而过，岂惧一桥之断耶？”方说明缘故。○马尾树枝，是翼德巧处；拆断桥梁，是翼德拙处。莽人使乖，到底是莽。于是即刻起身，从小路斜投汉津，望沔阳路而走。

却说曹操使张辽、许褚探长坂桥消息，回报曰：“张飞已拆断桥梁而去矣。”操曰：“彼断桥而去，乃心怯也。”曹操料张飞，玄德料曹操，都各不差。遂传令差一万军，速搭三座浮桥，只今夜就要过。李典曰：“此恐是诸葛亮之诈谋，不可轻进。”操曰：“张飞一勇之夫，岂有诈谋？”李典之疑，是疑孔明；曹操之信，是信张飞。遂传下号令，火速进兵。

却说玄德行近汉津，忽见后面尘头大起，鼓声连天，喊声震地。玄德曰：“前有大江，后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几与檀溪之危相似。急命赵云准备抵敌。曹操下令军中曰：“今刘备釜中之鱼，阱中之虎；若不就此时擒捉，如放鱼入海，纵虎归山矣。众将可努力向前。”众将领命，一个个奋威追赶。有此一逼，更使读者寒心。忽山坡后鼓声响处，一队军马飞出，大叫曰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当头那员大将，手执青龙刀，坐下赤兔马，原来是关云长去江夏借得军马一万，探知当阳长坂大战，特地从此路截出。云长一边事于此处方才补出，正妙在突如其来。曹操一见云长，即勒住马，回顾众将曰：“又中诸葛亮之计也！”与李典之言相照。传令大军速退。

云长追赶十数里，即回军保护玄德等到汉津，已有船只伺候，云长请玄德并甘夫人、阿斗至船中坐定。云长问曰：“二嫂嫂如何不见？”玄德诉说当阳之事。叙得一笔不漏。云长叹曰：“曩日猎于许田时，若从吾意，可无今日之患。”第二十回中事，忽于此提照出来。玄德曰：“我于此时亦‘投鼠忌器’耳。”又追解前事。正说之间，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，舟船如蚁，顺风扬帆而来。故作惊人之笔。玄德大惊。船来至近，只见一人白袍银铠，立于船头上大呼曰：“叔父别来无恙！小侄得罪。”玄德视之，乃刘琦也。先听其言，后见其人，叙得变化。琦过船哭拜曰：“闻叔父困于曹操，小侄特来接应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合兵一处，放舟而行。在船中正诉情由，江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，乘风呼哨而至。又作惊人之笔，令读者再吃一惊。刘琦惊曰：“江夏之兵，小侄已尽起至此矣。今有战船拦路，非曹操之军，即江东之军也，如之奈何？”不但疑是曹军，且又疑是吴军。此在刘琦眼中想出，正与下文鲁肃至江夏反照。玄德出船头视之，见一人纶巾道服，坐在船头上，乃孔明也，背后立着孙乾。只云长、刘琦、孔明三人，分作三次相见，皆故作惊人之笔。玄德慌请过船，问其何故却在此。孔明曰：“亮自至江夏，先令云长于汉津登陆地而接。我料曹操必来追赶，主公必不从江陵来，必斜取汉津矣。故特请公子先来接应，我竟往夏口，尽起军前来相助。”孔明一边事，即借孔明口中补出。极省笔。玄德大悦，合为一处，商议破曹之策。孔明曰：“夏口城险，颇有钱粮，可以久守。请主公且到夏口屯住。公子自回江夏，整顿战船，收拾军器，为犄角之势，可以抵当曹操。若共归江夏，则势反孤矣。”特约刘琦接应，却又不到江夏，变化之极。刘琦曰：“军师之言甚善。但愚意欲请叔父暂至江夏，整顿军马停当，再回夏口不迟。”玄德曰：“贤侄之言亦是。”遂留下云长，引五千军守夏口。玄德、孔明、刘琦共投江夏。既欲往夏口，却又重到江夏。变化之极。

却说曹操见云长在旱路引军截出，疑有伏兵，不敢来追；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，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。荆州治中邓义、别驾刘先，已备知襄阳之事，料不能抵敌曹操，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。本是玄德欲取江陵，却反是曹操取江陵。变化之极。曹操入城、安民已定，释韩嵩之囚，加为大鸿胪。韩嵩之囚在三十三回中，至此方照应。其余众官，各有封赏。曹操与众将议曰：“今刘备已投江夏，恐结连东吴，是滋蔓也。结连东吴一句，早为下文伏线。当用何计破之？”荀攸曰：“我今大振兵威，遣使驰檄江东，请孙权会猎于江夏，共擒刘备，分荆州之地，永结盟好。孙权必惊疑而来降，则吾事济矣。”此李左车所谓先声而后实者也。操从其计，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；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，诈称一百万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沿江而来，西连荆、峡，东接蕲、黄，寨栅联络三百余里。极写曹操军威，正为下文赤壁衬染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江东孙权，屯兵柴桑郡，闻曹操大军至襄阳，刘琮已降，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，乃集众谋士商议御守之策。鲁肃曰：“荆州与国邻接，江山险固，士民殷富。吾若据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资也。今刘表新亡，刘备新败，肃请奉命往江夏吊丧，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，同心一意，共破曹操。备若喜而从命，则大事可定矣。”孔明欲得荆州，鲁肃亦欲得荆州；孔明欲合东吴以破曹，鲁肃亦欲合刘备以破曹：是鲁肃识见过人处。权喜从其言，即遣鲁肃赍礼往江夏吊丧。

却说玄德至江夏，与孔明、刘琦共议良策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势大，急难抵敌，不如往投东吴孙权，以为应援。正写鲁肃一边要来，却又写孔明一边要去。机括相投，甚妙。使南北相持，吾等于中取利，有何不可？”玄德曰：“江东人物极多，必有远谋，安肯兼容耶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今操引百万之众，虎踞江汉，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？若有人到此，亮借一帆风，直至江东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。若南军胜，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；此句是主。若北军胜，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。”此句是宾。玄德曰：“此论甚高。但如何得江东人到？”

正说间，人报江东孙权差鲁肃来吊丧，船已傍岸。孔明笑曰：“大事济矣！”写孔明之智，倍觉出色。遂问刘琦曰：“往日孙策亡时，襄阳曾遣人去吊丧否？”问得筋节。○孙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，忽于此处提照。琦曰：“江东与我家有杀父之仇，安得通庆吊之礼？”孙坚之死在第七回中，又忽于此处提照。孔明曰：“然则鲁肃之来，非为吊丧，乃来探听军情也。”以仇家而忽求通礼，是猜测不到之事，然其来意则可猜测矣。遂谓玄德曰：“鲁肃至，若问曹操动静，主公只推不知。再三问时，主公只说可问诸葛亮。”此今俗谚所云门角落里之人也。计会已定，使人迎接鲁肃。肃入城吊丧，收过礼物，刘琦请肃与玄德相见。鲁肃此时，非为见刘琦，正为见玄德。礼毕，邀入后堂饮酒，肃曰：“久闻皇叔大名，无缘拜会，今幸得见，实为欣慰。近闻皇叔与曹操会战，必知彼虚实。敢问操军约有几何？”欲问江夏动静，先问北军虚实。玄德曰：“备兵微将寡，一闻操至即走，竟不知彼虚实。”鲁肃曰：“闻皇叔用诸葛孔明之谋，“诸葛孔明”四字，不消玄德说出，却是鲁肃先说。妙甚。两场火烧得曹操魂亡胆落，何言不知耶？”玄德曰：“除非问孔明，便知其详。”肃曰：“孔明安在？愿求一见。”玄德教请孔明出来相见。只刘琦、玄德、孔明，分作三次相见。妙甚。

肃见孔明礼毕，问曰：“向慕先生才德，未得拜晤。今幸相遇，愿闻目今安危之事。”孔明曰：“曹操奸计，亮已尽知，但恨力未及，故且避之。”曰“亮已尽知”，隐然要孙权请教；曰“力未及”，隐然要孙权助力：却妙在不直说出来。肃曰：“皇叔今将止于此乎？”鲁肃逼近一句。孔明曰：“使君与苍梧太守吴臣有旧，将往投之。”偏不说要投孙权，偏说要投吴臣。此等说品，今人多有学之者。今之医生遇人相请，本是闲坐在家，只说要到别家看病；今之先生求人荐馆，本是没人聘他，只说又有别家致聘。可发一笑也。肃曰：“吴臣粮少兵微，自不能保，焉能容人？”又逼近一句。孔明曰：“吴臣处虽不足久居，今且暂依之，别有良图。”鲁肃只言吴臣不足依，还未说出孙权来；孔明亦言吴臣只可暂依，亦并不提起孙权。妙甚。肃曰：“孙将军虎踞六郡，兵精粮足，又极敬贤礼士，江表英雄，多归附之。今为君计。莫若遣心腹往结东吴，以共图大事。”鲁肃此时更耐不得，只得自说出孙将军来矣。孔明曰：“刘使君与孙将军自来无旧，恐虚费词说；且别无心腹之人可使。”见他说出孙权来，又故意议开一句，然正是逼近一句。言无心腹之人可使，隐然除却自己，更无人可去矣。妙在只不说出来。肃曰：“先生之兄，现为江东参谋，日望与先生相见。肃不才，愿与公同见孙将军，共议大事。”孔明自己要去，却待鲁肃请他；连诸葛瑾在彼并不提起，亦待鲁肃说出。妙不可言。玄德曰：“孔明是吾之师，顷刻不可相离，安可去也？”半晌只是孔明之语耳，此时玄德从旁会孔明、鲁肃两人往复之意，便来此一句，针锋相凑。肃坚请孔明同去，玄德佯不许。孔明曰：“事急矣，请奉命一行。”玄德方才许诺。为鲁肃一味老实，孔明、玄德两下会意，妆腔做势，好看之极。鲁肃遂别了玄德、刘琦，与孔明登舟，望柴桑郡来。正是：

只因诸葛扁舟去，致使曹兵一旦休。

不知孔明此去毕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

孔明将欲以东吴之兵破曹操之兵，而此回则是孔明之以舌为兵也。其战群儒以舌，其激孙权亦以舌。舌如悬河，则以舌为水；言扬属火，则又以舌为火。盖虽赤壁之兵未交，而卧龙先生先有一番水战，先有一番火战矣。

刘琮之事，即孙权前车之鉴也。琮之臣王粲、蒯越等皆为尊官，而琮独见杀；权而降操，亦犹是耳。善乎鲁肃之言曰：“诸臣皆可降，惟将军不可降。”真金玉之言哉！

文人之病，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。大兵将至，而口中无数之乎者也、诗云子曰，犹刺刺不休，此晋人之言谈、宋儒之讲学，所以无补于国事也。张昭等一班文士，得武人黄盖叱而止之，大是快事。

玄德客寓荆州，又值荡析，脱身南走，未有所归；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世。而孔明说权之言曰：“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则荆、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形成矣。”是以荆州自处，而分画三国也。不几大言乎？曰：此固草庐之所以语先主者也。不但荆州未取，而早为其意中所有；即益州未夺，而亦预为其目中所无。且其时刘表虽亡，而刘璋、张鲁、马腾、韩遂尚在，观其鼎足一语，竟似未尝有此数人者，岂非英雄识见有所先定欤！

曹操青梅煮酒之日，谓玄德曰：“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。”而孙权亦曰：“非豫州莫能当曹操者。”何其言之不谋而相合欤？盖天下唯英雄能识英雄，不待识之于鼎足之时，而早识之于孤穷之日。每怪今人肉眼，见人赫奕，则畏而重之；见人沦落，则鄙而笑之。异故相非，同必相识。英雄之不遇识者，正为天下更无有英雄如此人者耳。

此回文字曲处，妙在孔明一至东吴，鲁肃不即引见孙权，且歇馆驿，此一曲也；又妙在孙权不即请见，必待明日，此再曲也；及至明日，又不即见孙权，先见众谋士，此三曲也；及见众谋士，又彼此角辩，议论龃龉，四曲也；孔明言语既触众谋士，又忤孙权，此五曲也；迨孙权作色而起，拂衣而入，读者至此几疑玄德之与孙权终不相合，孔明之至东吴竟成虚往也者：然后下文峰回路转，词洽情投。将欲通之，忽若阻之；将欲近之，忽若远之。令人惊疑不定，真是文章妙境。

孙权既听鲁肃之说，定吾身之谋；又闻孔明之言，识彼军之势：此时破曹之计决矣。乃复踌躇不断，寝食俱废者，何哉？盖非此一折，则后文周瑜之略不显，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。不必孙权之果出于此，而作者特欲为后文取势耳。观此可悟文章之法。

却说鲁肃、孔明辞了玄德、刘琦，登舟望柴桑郡来。二人在舟中共议。鲁肃谓孔明曰：“先生见孙将军，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。”鲁肃第一次叮嘱。孔明曰：“不须子敬叮咛，亮自有对答之语。”孔明第一次应承。及船到岸，肃请孔明于馆驿中暂歇，先自往见孙权。此时不即引见，便有曲折。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，闻鲁肃回，急召入问曰：“子敬往江夏，体探虚实若何？”肃曰：“已知其略，尚容徐禀。”妙在不即说出孔明。权将曹操檄文示肃曰：“操昨遣使赍文至此，孤先发遣来使，现今会众商议未定。”曹操檄文之至，妙在孙权口中叙出。肃接檄文观看，曹操檄文之语，妙在鲁肃眼中看出。其略曰：

孤近承帝命，奉辞伐罪。旄麾南指，刘琮束手；荆襄之民，望风归顺。今统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，共伐刘备，同分土地，永结盟好。幸勿观望，速赐回音。

鲁肃看毕曰：“主公尊意若何？”权曰：“未有定论。”张昭曰：“曹操拥百万之众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征四方，拒之不顺。此是论理。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，长江也。今操既得荆州，长江之险，已与我共之矣，势不可敌。此是论势。以愚之计，不如纳降，为万安之策。”张昭第一次劝降。众谋士皆曰：“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”张昭只言地利不可恃，众人又言天意不可违。孙权沉吟不语。孙权第一次不答。张昭又曰：“主公不必多疑。如降操，则东吴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”张昭第二次劝降。孙权低头不语。孙权第二次不答。须臾，权起更衣，鲁肃随于权后。权知肃意，乃执肃手而言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肃曰：“恰才众人所言，深误将军。众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将军不可降曹操。”二语是至论。权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肃曰：“如肃等降操，当以肃还乡党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将军降操，欲安所归乎？位不过封侯，车不过一乘，骑不过一匹，从不过数人，岂得南面称孤哉！众人之意，各自为己，不可听也。将军宜早定大计。”众人只就东吴全势论，肃只望孙权一人身上说，极其痛快。权叹曰：“诸人议论，大失孤望。子敬开说大计，正与吾见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赐我也！张昭为孙策所得士，周瑜亦孙策所得士，惟鲁肃为孙权自得之，故独私为己有。但操新得袁绍之众，近又得荆州之兵，恐势大难以抵敌。”鲁肃嘱孔明，正为此也。肃曰：“肃至江夏，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问之，便知虚实。”妙在至此方说出孔明。权曰：“卧龙先生在此乎？”肃曰：“现在馆驿中安歇。”权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见。妙在说出孔明，又不相见。来日聚文武于帐下，先教见我江东英俊，然后升堂议事。”此是孙权好胜。至今吴人风俗往往如此。

肃领命而去。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，又嘱曰：“今见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。”鲁肃第二次叮嘱。孔明笑曰：“亮自见机而变，决不有误。”孔明第二次应承。肃乃引孔明至幕下，早见张昭、顾雍等一班文武二十余人，峨冠博带，整衣端坐。“衣裳楚楚”，《蜉蝣》之诗，其为诸名士咏乎！孔明逐一相见，各问姓名，施礼已毕，坐于客位。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，器宇轩昂，料道此人必来游说。张昭先以言挑之曰：“昭乃江东微末之士，久闻先生高卧隆中，自比管、乐。此语果有之乎？”张昭之意，即欲借管、乐厌倒孔明。俗谚所谓“借他的拳，撞他的嘴”也。孔明曰：“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”小可二字妙，意谓尚不止此。昭曰：“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为如鱼得水，思欲席卷荆、襄。今一旦以属曹操，未审是何主见？”亦问得恶，是当面嘲笑。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，若不先难倒他，如何说得孙权？意不在张昭，而在孙权。遂答曰：“吾观取汉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故力辞之。说得冠冕。刘琮孺子，听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别有良图，非等闲可知也。”亦是实话，并非大言。昭曰：“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违也。先生自比管、乐，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；乐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齐七十余城：此二人者，真济世之才也。先生在草庐之中，但笑傲风月，抱膝危坐。今既从事刘豫州，当为生灵兴利除害，剿灭乱贼。不责其不降曹，反责其不攻曹，恶极。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，尚且纵横寰宇，割据城池。此句更恶。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。虽三尺童蒙，亦谓彪虎生翼，将见汉室复兴，曹氏即灭矣。朝廷旧臣，山林隐士，无不拭目而待：以为拂高天之云翳，仰日月之光辉，拯民于水火之中，措天下于衽席之上，在此时也。故意先将他极口一赞。何先生自归豫州，曹兵一出，弃甲拋戈，望风而窜。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辅孤子而据疆土，乃弃新野，走樊城，败当阳，奔夏口，无容身之地。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，反不如其初也。将他极口一贬。说玄反不如初，是更进一层，其语尤恶。管仲、乐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见怪！”当面抢白。孔明听罢，哑然而笑曰：“鹏飞万里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？亦是实话，并非大言。譬如人染沉苛注：病字旁可。，当先用糜粥以饮之，和药以服之；待其腑脏调和，形体渐安，然后相肉食以补之，猛药以治之：则病根尽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气脉和缓，便投以猛药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诚为难矣。先生忽然讲医道，隐然笑张昭是庸臣谋国，如庸医杀人也。吾主刘豫州，向日军败于汝南，寄迹刘表，兵不满千，将止关、张、赵云而已：此正如病势尪赢已极之时也。三顾草庐，正是病重时求名医耳。新野山僻小县，人民稀少，粮食鲜薄，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，岂真将坐守于此耶？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军不经练，粮不继日，然而博望烧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，曹仁辈心惊胆裂：窃谓管仲、乐毅之用兵，未必过此。公然自赞。至于刘琮降操，豫州实出不知，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，此真大仁大义也。高抬玄德，美其亲亲之仁。当阳之败，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，扶老携幼相随，不忍弃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进取江陵，甘与同败，此亦大仁大义也。又高抬玄德，美其爱民之德。寡不敌众，胜负乃其常事。昔高皇数败于项羽，而垓下一战成功，此非韩信之良谋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尝累胜。隐然以玄德比高皇，自比韩信。盖国家大计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谋。非比夸辩之徒，虚誉欺人，坐议立谈，无人可及，临机应变，百无一能。诚为天下笑耳！”说尽秀才之病。这一篇言语，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。战胜了一个。

座上忽一人抗声问曰：“今曹公兵屯百万，将列千员，龙骧虎视，平吞江夏，公以为何如？”夸称曹操，便低一着，不及子布多矣。孔明视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曰：“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，劫刘表乌合之众，虽数百万不足惧也。”虞翻冷笑曰：“军败于当阳，计穷于夏口，区区求救于人，而犹言不惧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”亦是当面嘲笑。孔明曰：“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，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？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时也。今江东兵精粮足，且有长江之险，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，不顾天下耻笑。由此论之，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！”借赞玄德以鄙薄江东，词令妙品。虞翻不能对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间又一人问曰：“孔明欲效仪、秦之舌，游说东吴耶？”此人直是没甚说。孔明视之，乃步骘也。孔明曰：“步子山以苏秦、张仪为辩士，不知苏秦、张仪亦豪杰也。自赞则管、乐犹云小可，骂人则仪、秦亦是豪杰。苏秦佩六国相印，张仪两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国之谋，非比畏强凌弱，惧刀避剑之人也。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，便畏惧请降，敢笑苏秦、张仪乎？”借赞仪、秦以鄙薄江东，词令妙品。步骘默然无语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忽一人问曰：“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？”孔明视其人，乃薛综也。孔明答曰：“曹操乃汉贼也，又何必问？”综曰：“公言差矣。汉传世至今，天数将终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归心。虞翻但夸曹操之强犹可。至薛综乃辩其不是汉贼，丧心蔑理，比虞翻又低一着。刘豫州不识天时，强欲与争，正如以卵击石，安得不败乎？”孔明厉声曰：“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？称君父二字，喝倒薛综，题目正大。夫人生天地间，以忠孝为立身之本。公既为汉臣，则见有不臣之人，当誓共戮之，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，不思报效，反怀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共愤。公乃以天数归之，真无父无君之人也！不足与语！请勿复言！”凿凿侃侃，愧杀薛综。薛综满面羞惭，不能对答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：“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，犹是相国曹参之后。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，却无可稽考，眼见只是织席贩屦之夫耳，何足与曹操抗衡哉！”对臣骂主，已为失体，况又左袒曹操，更低一着。孔明视之，乃陆绩也。孔明笑曰：“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？请安坐，听吾一言。轻薄。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，则世为汉臣矣。今乃专权肆横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无君，亦且蔑祖，不惟汉室之乱臣，亦曹氏之贼子也。犹借曹参骂曹操，词令妙品。刘豫州堂堂帝冑，当今皇帝，按谱赐爵，何云无可稽考？其实冠冕正大。○按谱赐爵二十回中事，忽于此处提照。且高祖起身亭长，而终有天下﹔织席贩屦，又何足为辱乎？又以高祖比玄德。公小儿之见，不足与高士共语！”骂得畅。陆绩语塞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座上一人忽曰：“孔明所言，皆强词夺理，均非正论，不必再言。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？”一发问得没要紧，不济之极。孔明视之，乃严峻也。孔明曰：“寻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兴邦立事？且古耕莘伊尹，钓渭子牙，张良、陈平之流，邓禹、耿弇之辈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；岂亦效书生，区区于笔砚之间，数黑论黄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”若使卧龙以文章名世，亦不过蔡邕、王粲、陈琳、杨修等辈耳，何足为重。严峻低头丧气而不能对。又战胜了一个。

忽又一人大声曰：“公好为大言，未必真有实学，恐适为儒者所笑耳。”亦即是严峻之论，没甚添换。孔明视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枢也。孔明答曰：“儒有君子小人之别。君子之儒，忠君爱国，守正恶邪，务使泽及当时，名留后世；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务雕虫，专工翰墨，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，笔下虽有千言，胸中实无一策。看低天下多少文人学士。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阁而死，此所谓小人之儒也。虽日赋万言，亦何取哉！”以杨雄事莽为当出降操者比。程德枢不能对。又战胜了一个。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，尽皆失色。

时座上张温、骆统二人，又欲问难。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厉声言曰：“孔明乃当世奇才，君等以唇舌相难，非敬客之礼也。曹操大军临境，不思退敌之策，乃徒斗口耶！”彼此问难，一往一复，毕竟作何结局？得此人来喝倒，绝妙收科。众视其人，乃零陵人，姓黄名盖，字公覆，现为东吴粮官。为后文伏线。当时黄盖谓孔明曰：“愚闻多言获利，不如默而无言。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，乃与众人辩论也？”黄盖说语倒可胜得孔明，众谋士不及也。孔明曰：“诸君不知世务，互相问难，不容不答耳。”未见周郎与曹操战，先见孔明与诸谋士战。周郎之战是舟师水卒，孔明之战是舌剑唇枪。然周郎为应兵，孔明亦为应兵耳。于是黄盖与鲁肃引孔明入。至中门，正遇诸葛瑾，安放诸葛瑾在此处最妙，若与诸谋士一同相见，将以孔明为客乎，抑将不以孔明为客乎？将亦与孔明辩乎，抑独不与孔明辩乎？孔明施礼。瑾曰：“贤弟既到江东，如何不来见我？”孔明曰：“弟既事刘豫州，理宜先公后私。公事未毕，不敢及私。望兄见谅。”瑾曰：“贤弟见过吴侯，却来叙话。”说罢自去。去得妙。若与孔明一同入见孙权，则孙权与孔明坐，诸葛瑾将与诸谋士侍立耶？

鲁肃曰：“适间所嘱，不可有误。”鲁肃第三次叮嘱。孔明点头应诺。孔明第三次应承。引至堂上，孙权降阶而迎，优礼相待。施礼毕，赐孔明坐。众文武分两行而立。鲁肃立于孔明之侧，只看他讲话。孔明致玄德之意毕，偷眼看孙权，碧眼紫髯，堂堂一表。孔明暗思：“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说。等他问时，用言激之便了。”先生前讲医道，此又善相法。献茶已毕，孙权曰：“多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见，敢求教益。”孔明曰：“不才无学，有辱明问。”权曰：“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，必深知彼军虚实。”孙权之意，专在欲知曹兵虚实。孔明曰：“刘豫州兵微将寡，更兼新野城小无粮，安能与曹操相持？”只说玄德兵少，尚未说出曹兵多少。权曰：“曹兵共有多少？”孔明曰：“马步水军，约有一百余万。”三次应承鲁肃，至此忽然变卦。妙甚。权曰：“莫非诈乎？”孔明曰：“非诈也。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；平了袁绍，又得五六十万；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；今又得荆州之军二三十万：以此计之，不下一百五十万。亮以百万言之，恐惊江东之士也。”索性再说多些，不怕气坏了鲁肃。鲁肃在旁，闻言失色，以目视孔明，孔明只做不见。妙甚。权曰：“曹操部下战将，还有多少？”既问其兵，又问其将者，或兵虽多而将少，犹不足惧也。孔明曰：“足智多谋之士，能征惯战之将，何止一二千人！”既夸其兵，又夸其将，且又夸其谋臣，更不怕气坏了鲁肃。权曰：“今曹操平了荆、楚，复有远图乎？”或兵将虽多而无远志，犹不足惧也。孔明曰：“即今沿江下寨，准备战船，不欲图江东，待取何地？”此句直逼将来。权曰：“若彼有吞并之意，战与不战，请足下为我一决。”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言，但恐将军不肯依。”劝他投降，颇觉口重，故先着此一句。权曰：“愿闻高论。”孔明曰：“向者宇内大乱，故将军起江东，刘豫州收众汉南，与曹操并争天下。今操芟除大难，略已平矣。近又新破荆州，威震海内，纵有英雄，无用武之地，故豫州遁逃至此。愿将军量力而处之：若能以吴、越之众，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；此句反是宾。若其不能，何不从众谋士之论，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”此句反是主。权未及答。孔明又曰：“将军外托服从之名，内怀疑贰之见，事急而不断，祸至无日矣！”又逼下句。权曰：“诚如君言，刘豫州何不降操？”急问此句，已是不乐。孔明曰：“昔田横，齐之壮士耳，犹守义不辱；况刘豫州王室之冑，英才盖世，众士仰慕。事之不济，此乃天也。又安能屈处人下乎！”明明说孙权不及玄德，并不及田横。恶甚。○前鲁肃以为诸臣皆降，惟孙权不可降，高待孙权也；今孔明以为玄德皆不可降，唯孙权可降，薄待孙权也。孙权闻之，安得不怒乎？

孙权听了孔明此言，不觉勃然变色，拂衣而起，退入后堂。众皆哂笑而散。有此一折，几疑孙刘之好不合矣。而下文忽转出无数奇文奇事。鲁肃责孔明曰：“先生何故出此言？幸是吾主宽洪大度，不即面责。先生之言，藐视吾主甚矣。”孔明仰面笑曰：“何如此不能容物耶！反责孙权，妙。我自有破曹之计，彼不问我，我故不言。”方才说出真话，然却是不曾说出。肃曰：“果有良策，肃当请主公求教。”孔明曰：“吾视曹操百万之众，如群蚁耳！但我一举手，则皆为齑粉矣！”又说出大话，然却是不曾说出。肃闻言，便入后堂见孙权。权怒气未息，顾谓肃曰：“孔明欺吾太甚！”肃曰：“臣亦以此责孔明，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。破曹之策，孔明不肯轻言，主公何不求之？”权回嗔作喜曰：“原来孔明有良谋，故以言词激我。我一时浅见，几误大事。”好孙权。便同鲁肃重复出堂，再请孔明叙话。孔明前在草庐，必待玄德三请；今在江东，亦必待孙权再问。权见孔明，谢曰：“适来冒渎威严，幸勿见罪。”孔明亦谢曰：“亮言语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权邀孔明入后堂，置酒相待。

数巡之后，权曰：“曹操平生所恶者：吕布、刘表、袁绍、袁术、豫州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独豫州与孤尚存。孤不能以全吴之地，受制于人，吾计决矣。有志气。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，此句是求玄德相助。然豫州新败之后，安能抗此难乎？”此句是恐玄德不能相助。孔明曰：“豫州虽新败，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；刘琦领江夏战士，亦不下万人。言玄德之势不为弱。曹操之众，远来疲惫，近追豫州，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，此所谓‘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’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习水战。荆州士民附操者，迫于势耳，非本心也。言曹操之势不足畏。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，破曹军必矣。操军破，必北还，则荆、吴之势强，而鼎足之形成矣。隐然以荆州自处，而与吴、魏并列为三。成败之机，在于今日。惟将军裁之。”权大悦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顿开茅塞。吾意已决，更无他疑。即日商议起兵，共灭曹操！”遂令鲁肃将此意传谕文武官员，就送孔明于馆驿安歇。

张昭知孙权欲兴兵，遂与众议曰：“中了孔明之计也！”急入见权曰：“昭等闻主公将兴兵与曹操争锋，主公自思比袁绍若何？说他不如玄德，尚然不乐；说他不如袁绍，一发不喜。曹操向日兵微将寡，尚能一鼓克袁绍；何况今日拥百万之众南征，岂可轻敌？若听诸葛亮之言，妄动甲兵，此所谓负薪救火也。”张昭第三次劝降。孙权只低头不语。孙权第三次不答。顾雍曰：“刘备因为曹操所败，故欲借我江东之兵以拒之，主公奈何为其所用乎？愿听子布之言。”舌战之时，顾雍独无一言，却在此时开口。孙权沉吟未决。孔明已将曹操兵势虚实开说明白矣，何尚沉吟未决耶？作者于此，特欲借此逼出后文周郎耳，不必孙权之果如此也。张昭等出，鲁肃入见曰：“适张子布等，又劝主公休动兵，力主降议，此皆全躯保妻子之臣，为自谋之计耳。愿主公勿听也。”孙权尚在沉吟。都为后文取势。肃曰：“主公若迟疑，必为众人误矣。”权曰：“卿且暂退，容我三思。”都为后文取势。肃乃退出。时武将或有要战的，文官都是要降的，议论纷纷不一。前止写文官，此处又补写武将一句。

且说孙权退入内宅，寝食不安，犹豫不决。都为后文取势。吴国太见权如此，问曰：“何事在心，寝食俱废？”权曰：“今曹操屯兵于江、汉，有下江南之意。问诸文武，或欲降者，或欲战者。欲待战来，恐寡不敌众；欲待降来，又恐曹操不容。寡不敌众，是惩于刘备；恐操不容，是惩于刘琮。因此犹豫不决。”吴国太曰：“汝何不记吾姐临终之语乎？”忽将权母临终遗命一提。孙权如醉方醒，似梦初觉，想出这句话来。正是：

追思国母临终语，引得周郎立战功。

毕竟说着甚的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

孙权破操之计必待周瑜决之者，非决之以周瑜之言，而实决之以孙策临终之言；则谓周瑜之破操，一孙策之破操可也。不但此也，孙策之语，孙权能忆之者，忆之以权母临终之言，而又忆之以母姑忆姊之言也；则谓周瑜之破操，一吴氏两夫人之破操可也。且周瑜破操之计必待孔明激之者，非激之以孔明，而激之以二乔也；则谓周瑜之破操，一大乔、小乔之破操可也。赤壁鏖兵一场大功，得妇人之力居多。妇人真可畏哉！

张昭有负孙策付托之重。或解之曰“内事不决问张昭”，原不当以外事问之。不知天下未有能谋内事而不能谋外事者，又未有不能谋外事而能谋内事者。攘外乃所以安内，外患至而不能捍，谓之知内，吾不信也。

前回孙权谓孔明曰：“非豫州莫与当曹操者。”是孔明之激怒孙权，而致孙权之求助于玄德也。此回周瑜谓孔明曰：“望孔明助一臂之力，同破曹贼。”是孔明之激怒周瑜，而致周瑜之求助于孔明也。本是玄德求助于孙权，却能使孙权反求助于玄德；本是孔明求助于周瑜，却能使周瑜反求助于孔明：孔明之智，真妙绝千古。

周瑜拒操之志，早已决于胸中，而诈言降操者，是以言挑拨孔明，欲使其求助于我也。鲁肃不知其诈，而极力争之；孔明知其诈，而随口顺之。瑜、亮二人各自使乖，各说假话，大家暗暗猜着，大家只做不知；而中间夹着一至诚之鲁肃，时出几句老实语以形之：写来真是好看煞人。

入门问讳，岂有入其国而不知其国之夫人者乎？或疑孔明二乔之说，乃演义妆点耳，非真有是言也。然吾读杜牧之诗，有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之句，则使孔明不借风，周郎不纵火，将二乔之为二乔，其不等于张济之妻、袁熙之妇者几希矣！事既非曹操之所无，说何必非孔明之所有？

《铜雀》旧赋云：“连二桥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蝃蝀。”此言东西有玉龙、金凤之两台，而接之以桥也。以蝃蝀比之，即《阿房赋》所谓“长桥卧波，未云何龙；复道凌空，不霁何虹”者也。孔明乃将桥字改作乔字，将西字改作南字，将连字改作揽字，而下句钊全改之，遂轻轻划在二乔身上去，可谓善改文章者矣。刘贡父患疯疾，苏子瞻戏改《大风歌》以嘲之曰：“大疯起兮眉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鼻梁？”其殆学孔明之改赋乎！

以桥作乔，此读别字也。孔明欲欺周郎，故有意为之。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！弄璋而以为弄騿鹿上章下。，伏腊而以为伏猎矣，芋而以为羊、金根而以为金银矣，吾不知其将赚何人，将施何计，而亦学孔明之改别字也。为之一笑。

周瑜非忌孔明也，忌玄德也。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，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，则不忌也，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；非若庞涓之忌孙膑，同事一君而必欲杀之而后快也。一则在异国而招之使入我国，一则在我国而驱之使入异国。试以庞涓较周瑜，则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。

却说吴国太见孙权疑惑不决，乃谓之曰：“先姊遗言云：‘伯符临终有言：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。’今何不请公瑾问之？”国太述先姊遗言，先姊却又是述伯符遗言。○孙策遗命是二十九回中事，忽于此提照。权大喜，即遣使往鄱阳请周瑜议事。可知前文写孙权沉吟犹豫，不过欲逼出周瑜。原来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师，闻曹操大军至汉上，便星夜回柴桑郡议军机事。使者未发，周瑜已先到。不待孙权去请，却写周瑜自来，是极写周瑜。鲁肃与瑜最厚，先来接着，将前项事细述一番。不待周瑜问鲁肃，先写鲁肃告周瑜，是极写鲁肃。周瑜曰：“子敬休忧，瑜自有主张。与孔明答应鲁肃一般。今可速请孔明来相见。”鲁肃上马去了。

周瑜方才歇息，忽报张昭、顾雍、张纮、步骘四人来相探。瑜接入堂中坐定，叙寒温毕。张昭曰：“都督知江东之利害否？”问得惊惶之极。瑜曰：“未知也。”假胡涂。妙。昭曰：“曹操拥众百万，屯于汉上，昨传檄文至此，欲请主公会猎于江夏。虽有相吞之意，尚未露其形。昭等劝主公且降之，庶免江东之祸。不想鲁子敬从江夏带刘备军师诸葛亮至此，彼因自欲雪愤，特下说词以激主公，子敬却执迷不悟。正欲待都督一决。”瑜曰：“公等之见皆同否？”顾雍等曰：“所议皆同。”瑜曰：“吾亦欲降久矣。公等请回。明早见主公，自有定议。”只用顺口答应。妙。昭等辞去。

少顷，又报程普、黄盖、韩当等一班战将来见。瑜迎入，各问慰讫。程普曰：“都督知江东早晚属他人否？”问得愤懑之极。瑜曰：“未知也。”普曰：“吾等自随孙将军开基创业，大小数百战，方才战得六郡城池。今主公听谋士之言，欲降曹操，此真可耻可惜之事！吾等宁死不辱。望都督劝主公决计兴兵，吾等愿效死战。”写武将如寿。○前已写过黄盖，此处却写程普。瑜曰：“将军等所见皆同否？”黄盖忿然而起，以手拍额曰：“吾头可断，誓不降曹！”又独写黄盖。众人皆曰：“吾等都不愿降。”带表众人。瑜曰：“吾正欲与曹操决战，安肯投降？将军等请回。瑜见主公，自有定议。”亦只顺口答应。妙。程普等别去。

又未几，诸葛瑾、吕范一班儿文官相候。瑜迎入，讲礼方毕，诸葛瑾曰：“舍弟诸葛亮自汉上来，言刘豫州欲结东吴共伐曹操，文武商议未定。因舍弟为使，瑾不敢多言，是避嫌疑之语。专候都督来决此事。”瑜曰：“以公论之若何？”瑾曰：“降者易安，战者难保。”二语妙甚，明明说文官欲保身，武官不惜死。周瑜笑曰：“瑜自有主张。来日同至府下定议。”与对鲁肃语一般。瑾等辞退。

忽又报吕蒙、甘宁等一班儿来见。瑜请入，亦叙谈此事。有要战者，有要降者，互相争论。前是要降者与要战者分作两处相见，今并作一起相见。前详此略，笔法各异。瑜曰：“不必多言，来日都到府下公议。”妙在不置可否。众乃辞去。周瑜冷笑不止。不知他葫芦里卖甚药。

至晚，人报鲁子敬引孔明来拜。瑜出中门迎入，叙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肃先问瑜曰：“今曹操驱众南侵，和与战二策，主公不能决，一听于将军。将军之意若何？”是老实人先开口。瑜曰：“曹操以天子为名，其师不可拒；且其势大，未可轻敌。战则必败，降则易安。吾意已决，来日见主公，便当遣使纳降。”此是周郎假话，所以急孔明、试孔明也。鲁肃愕然曰：“君言差矣！江东基业，已历三世，岂可一旦弃于他人？伯符遗言，外事付托将军。今正欲仗将军保全国家，为泰山之靠，奈何从懦夫之议耶？”周瑜过欲挑拨孔明开口，却妙在孔明不言，只在鲁肃回答。瑜曰：“江东六郡，生灵无限；若罹兵革之祸，必有归怨于我，故决计请降耳。”孙权欲求助于豫州，周瑜却欲孔明求助于我，故又反言以挑拨之。肃曰：“不然。以将军之英雄，东吴之险固，操未必便能得志也。”又妙在孔明不言，让鲁肃回答。二人互相争辩，孔明只袖手冷笑。前写周瑜冷笑，此又写孔明冷笑矣。都是满腹春秋。瑜曰：“先生何故哂笑？”孔明曰：“亮不笑别人，笑子敬不识时务耳。”恶极，妙极。肃曰：“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识时务？”孔明曰：“公瑾主意欲降操，甚为合理。”恶极，妙极。瑜曰：“孔明乃识时务之士，必与吾有同心。”大家说假语，好看煞人。肃曰：“孔明，你也如何说此？”夹着鲁肃一句老实话以衬之。妙。孔明曰：“操极善用兵，天下莫敢当。向只有吕布、袁绍、袁术、刘表敢与对敌；今数人皆被操灭，天下无人矣。句句奚落孙权，又句句奚落周瑜。恶极，妙极。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，强与争衡；今孤身江夏，存亡未保。将军决计降曹，可以保妻子，可以全富贵。国祚迁移，付之天命，何足惜哉！”恶极，妙极。鲁肃大怒曰：“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国贼乎！”又夹着鲁肃一句老实话。

孔明曰：“愚有一计：并不劳牵羊担酒，纳土献印；亦不须亲自渡江；只须遣一介之使，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。操一得此两人，百万之众，皆卸甲卷旗而退矣。”说到此处，更奇极、妙极。瑜曰：“用何二人，可退操兵？”孔明曰：“江东去此两人，如大木飘一叶，太仓减一粟耳。而操得之，必大喜而去。”且不便说是何人，偏要待他再问。妙极。瑜又问：“果用何二人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居隆中时，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，名曰‘铜雀’，极其壮丽。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。先有此一句为实。操本好色之徒，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，长曰大乔，次曰小乔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方说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嫂。操曾发誓曰：‘吾一愿扫平四海，以成帝业。又先有一句为实。一愿得江东二乔，置之铜雀台，以乐晚年，虽死无恨矣。’恶极矣，妙极矣。今虽引百万之众，虎视江南，其实为此二女也。恶极，妙极。将军何不去寻乔公，以千金买此二女，佯作不知。妙。差人送与曹操。操得二女，称心满意，必班师矣。恶极，妙极。此范蠡献西施之计，何不速为之？”妙在又借故事为证。瑜曰：“操欲得二乔，有何证验？”周瑜不即怒骂，又核实一句。文势甚曲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幼子曹植，字子建，下笔成文。操尝命作一赋，名曰《铜雀台赋》。赋中之意，单道他家合为天子，又先有一句为实。誓取二乔。”有赋为证，竟似千真万真。瑜曰：“此赋公能记否？”又核实一句，不即发怒。妙甚。孔明曰：“吾爱其文华美，尝窃记之。”瑜曰：“试请一诵。”又核实一句，不即发怒。妙甚。孔明实时诵《铜雀台赋》云：

从明后以嬉游兮，登层台以娱情。见太府之广开兮。观圣德之所营。建高门之嵯峨兮，浮双阙乎太清。立中天之华观兮，连飞阁乎西城。临漳水之长流兮，望园果之滋荣。立双台于左右兮，有玉龙与金凤。揽“二乔”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。旧赋云：“连二乔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蝃蝀。”此“桥”也，非“乔”也。今孔明易此二语，便轻轻划在二乔身上去。俯皇都之宏丽兮，瞰云霞之浮动。欣群才之来萃兮，协飞熊之吉梦。仰春风之和穆兮，听百鸟之悲鸣。云天垣其既立兮，家愿得乎双逞，扬仁化于宇宙兮，尽肃恭于上京。惟桓文之为盛兮，岂足方乎圣明？

休矣！美矣！惠泽远扬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宁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规量兮，齐日月之辉光。永贵尊而无极兮，等君寿于东皇。御龙旗以遨游兮，回鸾驾而周章。恩化及乎四海兮，嘉物阜而民康。愿斯台之永固兮，乐终古而未央！

周瑜听罢，勃然大怒，离座指北而骂曰：“老贼欺吾太甚！”至此不得不怒，不得不急。孔明急起止之曰：“昔单于屡侵疆界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；今何惜民间二女乎？”偏说“民间”二字，佯为不知。恶极矣，妙极矣。瑜曰：“公有所不知，知之久矣。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，小乔乃瑜之妻也。”孔明佯作惶恐之状，曰：“亮实不知。失口乱言，死罪！死罪！”恶极，妙极。瑜曰：“吾与老贼誓不两立！”孔明曰：“事须三思，免致后悔。”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，又故意说此两句。愈恶，愈妙。瑜曰：“吾承伯符寄托，安有屈身降操之理？适来所言，故相试耳。方说出真话。吾自离鄱阳湖，便有北伐之心，虽刀斧加头，不易其志也。望孔明助一臂之力，同破曹贼。”前此说假话，本欲孔明来求我；今却是我求孔明。孔明曰：“若蒙不弃，愿效犬马之劳，早晚拱听驱策。”瑜曰：“来日入见主公，便议兴兵。”孔明与鲁肃辞出，相别而去。

次日清晨，孙权升堂。左边文官张昭、顾雍等三十余人，右边武官程普、黄盖等三十余人，衣冠济济，剑佩锵锵，分班侍立。前孔明入见，止列着文官；今周瑜入见，兼列着武官。两番写来，各自好看。少顷，周瑜入见。礼毕，孙权问慰罢。瑜曰：“近闻曹操引兵屯汉上，驰书至此，主公尊意若何？”权即取檄文与周瑜看。瑜看毕，笑曰：“老贼以我江东无人，敢如此相侮耶！”听赋则怒，见檄则笑；怒极而笑，笑正其怒也。权曰：“君之意若何？”瑜曰：“主公曾与众文武商议否？”权曰：“连日议此事：有劝我降者，有劝我战者。吾意未定，故请公瑾一决。”瑜曰：“谁劝主公降？”问得懊恼之极，如见其词色。权曰：“张子布等皆主其意。”瑜即问张昭曰：“愿闻先生所以主降之意。”昨日随口答应，此时忽然盘问。昭曰：“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，动以朝廷为名；近又得荆州，威势越大。吾江东可以拒操者，长江耳。今操艨艟战舰，何止千百？水陆并进，何可当之？不如且降，更图后计。”不知图甚后计。瑜曰：“此迂儒之论也！一句骂倒张昭。周瑜骂胜似孔明骂。江东自开国以来，今历三世，安忍一旦废弃？”权曰：“若此，计将安出？”瑜曰：“操虽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。将军以神武雄才，仗父兄余业，据有江东，兵精粮足，正当横行天下，为国家除残去暴，奈何降贼耶？以大义论之，则不当降操。且操今此来，多犯兵家之忌：北土未平，马腾、韩遂为其后患，而操久于南征，一忌也；此处忽提马腾，为前文董承义状照应，为后文徐庶流言伏笔。北军不熟水战，操舍鞍马，仗舟楫，与东吴争衡，二忌也；为后计杀蔡瑁、张允伏笔。又时值隆冬盛寒，马无蒿草，三忌也；时值隆冬，为后借东风伏笔。驱中国士卒，远涉江湖，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四忌也。为后献连环计伏笔。操兵犯此数忌，虽多必败。将军擒操，正在今日。以大势论之，则又不必降操。瑜请得精兵数万人，进屯夏口，为将军破之！”其言甚壮。权矍然起曰：“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，所惧二袁、吕布、刘表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惟孤尚存。与对孔明语一般。孤与老贼，誓不两立！卿言当伐，甚合孤意。此天以卿授我也。”与对鲁肃语一般。瑜曰：“臣为将军决一血战，万死不辞。只恐将军狐疑不定。”又反激孙权一句以决之。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：“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，与此案同！”张昭此时大难为情。言罢，便将此剑赐周瑜，即封瑜为大都督，程普为副都督，鲁肃为赞军校尉。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，即以此剑诛之。写得孙权出色。瑜受了剑，对众言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率众破曹。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。如迟误者，依七禁令、五十四斩施行。”写得周瑜声势。言罢，辞了孙权，起身出府。众文武各无言而散。

周瑜回到下处，便请孔明议事。孔明至。瑜曰：“今日府下公议已定，愿求破曹良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孙将军心尚未稳，不可以决策也。”拔剑砍案之后，又说他心未稳，不是孔明看不出。瑜曰：“何谓心不稳？”孔明曰：“心怯曹兵之多，怀寡不敌众之意。将军能以军数开解，使其了然无疑，然后大事可成。”孙权屡以曹兵多寡为问，孔明便从此看出他心未稳。瑜曰：“先生之论甚善。”乃复入见孙权。权曰：“公瑾夜至，必有事故。”瑜曰：“来日调拨军马，主公心有疑否？”权曰：“但忧曹操兵多，寡不敌众耳。他无所疑。”卧龙先生料事如此。瑜笑曰：“瑜特为此，特来开解主公。主公因见操檄文言水陆大军百万，故怀疑惧，不复料其虚实。今以实较之：彼将中国之兵，不过十五六万，且已久疲；所得袁氏之众，亦止七八万耳，尚多怀疑未服。将北来军兵平白地开销了无数。夫以久疲之卒，御狐疑之众，其数虽多，不足畏也。瑜得五万兵，自足破之。其言甚壮。愿主公勿以为虑。”权抚瑜背曰：“公瑾此言，足释吾疑。子布无谋，深失孤望。独卿及子敬与孤同心耳。又带骂张昭，带表鲁肃。卿可与子敬、程普即日选军前进。孤当续发人马，多载资粮，为卿后应。卿前军倘不如意，便还就孤。不算胜，先算败，其志愈坚。孤当亲与操贼决战，更无他疑。”其言亦甚壮。周瑜谢出，暗忖曰：“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，其计画又高我一头，久必为江东之患，不如杀之。”周郎欲杀孔明，正是孔明知己。乃令人连夜请鲁肃入帐，言欲杀孔明之事。肃曰：“不可。今操贼未破，先杀贤士，是自去其助也。”周瑜患孔明，子敬只患曹操。瑜曰：“此人助刘备，必为江东之患。”不是患孔明，乃患玄德之得孔明耳。肃曰：“诸葛瑾乃其亲兄，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，岂不妙哉？”瑜善其言。可见周郎非忌胜己者，特忌胜己者之为敌用耳。

次日平明，瑜赴行营，升中军帐高坐，左右立刀斧手，聚集文官武将听令。原来程普年长于瑜，今瑜爵居其上，心中不乐，是日乃托病不出，令长子程咨自代。周郎初点兵时，程普以年少轻周郎；与孔明初点兵时，关、张以年少轻孔明正复相似。瑜令众将曰：“王法无亲，诸君各守乃职。方今曹操弄权，甚于董卓：囚天子于许昌，屯暴兵于境上。吾今奉命讨之，诸君幸皆努力向前。大军到处，不得扰民；赏劳罚罪，并不徇纵。”誓师之言，先明大义，周郎大是可儿。令毕，即差韩当、黄盖为前部先锋，领本部战船，即日起行，前至三江口下寨，别听将令；蒋钦、周泰为第二队；凌统、潘璋为第三队；太史慈、吕蒙为第四队；陆逊、董袭为第五队；吕范、朱治为四方巡警使，催督六郡官军，水陆并进，克期取齐。只五万兵；观其调拨，却有数十万之势。调拨已毕，诸将各自收拾船只军器起行。程咨回见父程普，说周瑜调兵，动止有法。普大惊曰：“吾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，今能如此，真将才也！我如何不服？”遂亲诣行营谢罪。关、张之服孔明，在奏捷之后；程普之服周郎，即在调兵之时：又不同。瑜亦逊谢。

次日，瑜请诸葛瑾，谓曰：“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，如何屈身事刘备？今幸至江东，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，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，则主公既得良辅，此句为孙权，是周郎本意。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，此句为诸葛，是周郎傍意。岂不美哉？先生幸即一行。”瑾曰：“瑾自至江东，愧无寸功。今都督有命，敢不效力。”实时上马径投驿亭来见孔明。孔明接入，哭拜各诉阔情。瑾泣曰：“弟知伯夷、叔齐乎？”孔明暗思：“此必周郎教来说我也。”开口便见雌雄。遂答曰：“夷、齐古之圣贤也。”闲闲答应。瑾曰：“夷、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，兄弟二人亦在一处。我今与你同胞共乳，乃各事其主，不能旦暮相聚。视夷、齐之为人，能无愧乎？”亦善于词令。孔明曰：“兄所言者，情也；弟所守者，义也。此言弟不能从兄。弟与兄皆汉人；今刘皇叔乃汉室之冑，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叔，则上不愧为汉臣，而骨肉又得相聚，此情义两全之策也。此言兄可以来从弟。不识兄意以为何如？”瑾思曰：“我来说他，反被他说了我也。”真可笑矣。遂无言回答，起身辞去。回见周瑜，细述孔明之言。瑜曰：“公意若何？”问得妙。瑾曰：“吾受孙将军厚恩，安肯相背！”瑜曰：“公既忠心事主，不必多言。吾自有伏孔明之计。”在他阿兄面前，不好说得要杀耳。正是：

智与智逢宜必合，才和才角又难容。

毕竟周瑜定何计伏孔明，且看下回分解

##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

凡大功之将成，必有其端之先见。而所谓端者，又有顺有逆：敌方疑我，而我先小败以骄其志，此端之逆见者也；敌方轻我，而我先小胜以挫其锐，此端之顺见者也。曹操当刘琮新降，豫州新败之后，席卷荆、襄，气吞吴、会，骄盈极矣，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。周郎以江口之小胜，预为赤壁之端，殆不用逆而用顺者乎？

玄德有檀溪跃马一事在前，可谓险矣；而此处江口劳军之事则愈险。云长有单刀赴会一事在后，可谓奇矣；而此处江口相从之事则愈奇。险莫险于不知，奇莫奇于不露。蔡瑁追之，而仓皇出奔，是知其险者也；周瑜送之，而从容作别，是不知其险者也。却荆州之请，而以言折鲁肃，是露其奇者也；立玄德之后，而以不言慑周瑜，是不露其奇者也。前后两番，极其相类，又极其相反，真妙不可言。

文有正衬，有反衬。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，是反衬也；有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，是正衬也。譬如写国色者，以丑女形之而美，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；写虎将者，以懦夫形之而勇，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。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。

孔明未出草庐之时，即曰“外结孙权”。故荆州之守，关公欲分兵拒吴，则孔明止之；关公之殁，玄德欲兴兵伐吴，则孔明谏之。至白帝托孤以后，终孔明之世，未尝与吴相恶，盖欲结之以共讨汉贼也。惟鲁肃之见与孔明合，而周瑜之见独与鲁肃殊：肃方引孔明以相助，而瑜则欲杀孔明；肃方引玄德以相助，而瑜又欲杀玄德。是瑜不及鲁肃远矣。虽然，肃知玄德与孔明之为人杰，故欲得之以为援；周瑜亦知玄德、孔明为人杰，故必欲杀之以绝患。天下非人杰不能知人杰。呜呼，瑜亦人杰矣哉！

玄德在水镜庄上听元直之语，妙在句句明白；蒋干在周瑜帐中听军士之语，妙在不甚明白。玄德耳中虽甚明白，心中不知元直为谁，却是不明白；蒋干耳中虽不明白，眼中已见张、蔡降书，却是极明白。两样听法，亦作两样猜法。前后各各入妙。

陈宫在路上拾得玄德与曹操书，妙在千真万真；蒋干在帐中拾得张、蔡与周瑜书，妙在疑真疑假。吕布见书，更无不信；曹操见书，初信后疑。陈宫所拾之书，并非曹操所作；蒋干所拾之书，却是周瑜所为。一样拾法，两样来历。前后又各各入妙。

秦庆童述董承私语，只一句两句，秒在庆童不解；蒋干述周瑜私语，亦只一句两句，妙在蒋干先知。庆童所听，有义状为证，却是曹操搜出；蒋干所听，有降书为证，却是蒋干带来。一样述法，两样详法。前后又各各入妙。

周瑜诈睡，是骗蒋干；蒋干诈睡，又骗周瑜。周瑜假呼蒋干，是明知其诈睡；蒋干不应周瑜，是不知其诈呼。周瑜之醉，醉却是醒；蒋干之醒，醒却是梦。妙在先说破他是说客，使他开口不得；又妙在说他不是说客，一发使他开口不得。妙在梦中呼子翼、骂操贼，使他十分疑惑；又妙在醒来忘却呼子翼、骂操贼，一发使他十分疑惑。周瑜假做极疏，却步步是密；蒋干自道极乖，却步步是呆。写来真是好看。

却说周瑜闻诸葛瑾之言，转恨孔明，存心欲谋杀之。次日，点齐军将，入辞孙权。权曰：“卿先行，孤即起兵继后。”瑜辞出，与程普、鲁肃领兵起行，便邀孔明同往。邀孔明不是好意。孔明欣然从之。一同登舟，驾起帆樯，迤逦望夏口而进。离三江口五六十里，船依次第歇定。周瑜在中央下寨，岸上依西山结营，周围屯住。孔明只在一叶小舟内安身。孔明之舟如一叶，孔明之身亦如一叶。以一叶之身寄于东吴，而安如泰山，真神人也。

周瑜分拨已定，使人请孔明议事。孔明至中军帐，叙礼毕。瑜曰：“昔曹操兵少，袁绍兵多，而操反胜绍者，因用许攸之谋，先断乌巢之粮也。三十回中事，于此处提照。今操兵八十三万，我兵只五六万，安能拒之？亦必须先断操之粮，然后可破。我已探知操军粮草俱屯于聚铁山。先生久居汉上，熟知地理。敢烦先生与关、张、子龙辈，吾亦助兵千人，星夜往聚铁山断操粮道。彼此各为主人之事，幸勿推调。”天下唯不怀好意人最会说好话。孔明暗思：“此因说我不动，设计害我。我若推调，必为所笑；不如应之，别有计议。”乃欣然领诺。写孔明乖觉，只是不露出来。瑜大喜。孔明辞出。鲁肃密谓瑜曰：“公使孔明劫粮，是何意见？”瑜曰：“吾欲杀孔明，恐惹人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杀之，以绝后患耳。”写周瑜使乖，便自己说出来。肃闻言，乃往见孔明，看他知也不知。只见孔明略无难色，整点军马要行。妙人乖觉全不露。肃不忍，以言挑之曰：“先生此去，可成功否？”写鲁肃忠厚，以反衬周瑜。孔明笑曰：“吾水战、步战、马战、车战，各尽其妙，何愁功绩不成？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。”又用反激语。先生惯行此法。肃曰：“吾与公瑾何谓一能？”孔明曰：“吾闻江南小儿谣言云：‘伏路把关饶子敬，临江水战有周郎。’公等于陆地但能伏路把关；此句是宾。周公瑾但堪水战，不能陆战耳。”此句是主。

肃乃以此言告知周瑜。瑜怒曰：“何欺我不能陆战耶！不用他去！我自引一万马军，往聚铁山断操粮道。”写孔明耐得，写周瑜耐不得。肃又将此言告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公瑾令吾断粮者，实欲使曹操杀吾耳。吾故以片言戏之，公瑾便容纳不下。目今用人之际，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同心，则功可成；如各相谋害，大事休矣。此以正言教之，止其害我之谋。操贼多谋，他平生惯断人粮道，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？公瑾若去，必为所擒。此以忠言告之，平其好胜之气。今只当先决水战，挫动北军锐气，别寻妙计破之。为下文伏笔。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为幸。”鲁肃遂连夜回见周瑜，备述孔明之言。瑜摇首顿足曰：“此人见识胜吾十倍，今不除之，后必为我国之祸！”愈敬之，愈服之，愈欲杀之。肃曰：“今用人之际，望以国家为重。此句是主。且待破曹之后，图之未晚。”此句是宾。○处处写鲁肃忠厚，以反衬周瑜。瑜然其说。

却说玄德分付刘琦守江夏，自领众将引兵往夏口。遥望江南岸旗幡隐隐，戈戟重重，料是东吴已动兵矣，乃尽移江夏之兵，至樊口屯扎。玄德聚众曰：“孔明一去东吴，杳无音信，不知事体如何。谁人可去探听虚实回报？”鱼久脱水，毋乃涸乎？糜竺曰：“竺愿往。”玄德乃备羊酒礼物，令糜竺至东吴，以犒军为名，探听虚实。竺领命，驾小舟顺流而下，径至周瑜大寨前。军士入报周瑜，瑜召入。竺再拜，致玄德相敬之意，献上酒礼。瑜受讫，设宴款待糜竺。竺曰：“孔明在此已久，今愿与同回。”瑜曰：“孔明方与我同谋破曹，岂可便去？既不放去，又不令与糜竺相见。写周瑜不怀好意。吾亦欲见刘豫州，共议良策；奈身统大军，不可暂离。若豫州肯枉驾来临，深慰所望。”不放孔明去，反欲赚玄德来，写周瑜一发不怀好意了。竺应诺，拜辞而回。肃问瑜曰：“公欲见玄德，有何计议？”又夹写鲁肃老实，以衬周瑜。瑜曰：“玄德世之枭雄，不可不除。吾今乘机诱至杀之，实为国家除一后患。”既欲杀孔明，又欲杀玄德，何其狠也？鲁肃再三劝谏，又写鲁肃忠厚，以衬周瑜。瑜只不听，遂传密令：“如玄德至，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于壁衣中，看吾掷杯为号，便出下手。”读至此为玄德担忧。

却说糜竺回见玄德，具言周瑜欲请主公到彼面会，别有商议。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只，只今便行。又写玄德坦直，以衬周瑜。云长谏曰：“周瑜多谋之士，又无孔明书信，精细之极。恐其中有诈，不可轻去。”前襄阳赴会，是关公劝行；今周郎相邀，却是关公谏阻。与前文相类又相反。玄德曰：“我今结东吴以共破曹操，周郎欲见我，我若不往，非同盟之意。两相猜忌，事不谐矣。”玄德只防曹操，不防周瑜。云长曰：“兄长若坚意要去，弟愿同往。”写云长。张飞曰：“我也跟去。”写翼德。玄德曰：“只云长随我去。翼德与子龙守寨。简雍固守鄂县。我去便回。”吩咐毕，即与云长乘小舟，并从者二十余人，飞棹赴江东。前往襄阳，是子龙随去；今往江东，是关公随去。前是三百步卒，今只二十从人。又相类而相反。玄德观看江东艨艟战舰、旌旗甲兵，左右分布整齐，心中甚喜。又写玄德忠厚，以衬周瑜。军士飞报周瑜：“刘豫州来了。”瑜问：“带多少船只来？”军士答曰：“只有一只船，二十余从人。”瑜笑曰：“此人命合休矣！”读至此，又为玄德担忧。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，然后出寨迎接。玄德引云长等二十余人直到中军帐，叙礼毕，瑜请玄德上坐。天下惟不怀好意人最会虚恭敬。玄德曰：“将军名传天下，备不才，何烦将军重礼？”乃分宾主而坐。周瑜设宴相待。

且说孔明偶来江边，闻说玄德来此与都督相会，吃了一惊，此一惊不小。急入中军帐窃看动静。只见周瑜面有杀气，两边壁衣中密排刀斧。孔明大惊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！”读者至此，必疑下文定是孔明设计，然后玄德得脱矣。回视玄德，谈笑自若。履危而不知，使旁观者愈着急。却见玄德背后一人，按剑而立，乃云长也。在孔明眼中写一云长。孔明喜曰：“吾主无危矣。”遂不复入，仍回身至江边等候。妙在此时不即与玄德相见。

周瑜与玄德饮宴，酒行数巡，瑜起身把盏，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，再在周瑜眼中写一云长。忙问何人。玄德曰：“吾弟关云长也。”瑜惊曰：“非向日斩颜良、文丑者乎？”二十五回中事，忽于此处一提。玄德曰：“然也。”瑜大惊，汗流满背，便斟酒与云长把盏。不是写周瑜，正是写云长。少顷，鲁肃入。玄德曰：“孔明何在？烦子敬请来一会。”瑜曰：“且待破了曹操，与孔明相会未迟。”又不肯教孔明相见。写周瑜不怀好意。玄德不敢再言。云长以目视玄德。写云长。玄德会意，即起身辞瑜曰：“备暂告别。即日破敌收功之后，专当叩贺。”瑜亦不留，送出辕门。玄德别了周瑜，与云长等来至江边，只见孔明已在舟中。写孔明真是可爱。玄德大喜。孔明曰：“主公知今日之危乎？”玄德愕然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孔明曰：“若无云长，主公几为周郎所害矣。”玄德方才省悟，极写玄德忠厚老实。便请孔明同回樊口。孔明曰：“亮虽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唯龙能制虎。今主公但收拾船只军马候用。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，可令子龙驾小舟来南岸边等候。切勿有误。”为后文伏笔。写孔明真是可爱。玄德问其意。孔明曰：“但看东南风起，亮必还矣。”预先算定，真是奇绝妙绝。玄德再欲问时，孔明催促玄德作速开船。言讫自回。玄德与云长及从人开船，行不数里，忽见上流头放下五六十只船来。船头上一员大将，横矛而立，乃张飞也。因恐玄德有失，云长独力难支，特来接应。前已写过云长，此却极写张飞。于是三人一同回寨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周瑜送了玄德，回至寨中，鲁肃入问曰：“公既诱玄德至此，为何又不下手？”瑜曰：“关云长，世之虎将也，与玄德行坐相随，吾若下手，他必来害我。”此处方才说明。肃愕然。忽报曹操遣使送书至。瑜唤入。使者呈上书看时，封面上判云“汉大丞相付周都督开拆”。瑜大怒，更不开看，将书扯碎，掷于地下，此封书亦可作《铜崔台赋》观。喝斩来使。肃曰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。”瑜曰：“斩使以示威！”遂斩使者，将首级付从人持回。此人头回而身不回矣，当赠诗一句曰：“头在曹军身在吴矣。”随令甘宁为先锋，韩当为左翼，蒋钦为右翼，前分六队起身，每队二人；今遣三队迎敌出，每队只一人，与前甚是变换：此之谓小试其端也。瑜自部领诸将接应。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开船，鸣鼓吶喊而进。

却说曹操知周瑜毁书斩使，大怒，便唤蔡瑁、张允等一班荆州降将为前部，操自为后军，催督战船。到三江口，早见东吴船只，蔽江而来。为首一员大将，坐在船头上大呼曰：“吾乃甘宁也！谁敢来与我决战？”蔡瑁令弟蔡勋前进。两船将近，甘宁拈弓搭箭，望蔡勋射来，应弦而倒。先写先锋立功。宁驱船大进，万弩齐发，曹军不能抵当。右边蒋钦，左边韩当，直冲入曹军队中。次写左右翼。曹军大半是青、徐之兵，素不习水战，大江面上，战船一摆，早立脚不住。甘宁等三路战船，纵横水面。总写一句。周瑜又催船助战。曹军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，从巳时直杀到未时，周瑜虽得利，只恐寡不敌众，遂下令鸣金，收住船只。此孔明所谓“先挫北军锐气”者，虽是周瑜之功，亦即孔明之所教。曹军败回。操登旱寨，再整军士，唤蔡瑁、张允责之曰：“东吴兵少，反为所败，是汝等不用心耳！”为下文曹操误杀二人张本。蔡瑁曰：“荆州水军，久不操练；青、徐之军，又素不习水战：故尔致败。今当先立水寨，令青、徐军在中，荆州军在外，每日教习精熟，方可用之。”操曰：“汝既为水军都督，可以便宜从事，又何必禀我？”于是张、蔡二人，自去训练水军。沿江一带分二十四座水门，以大船居于外为城郭，小船居于内，可通往来。为周瑜计杀二人张本。至晚点上灯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红。旱寨三百余里，烟火不绝。将写周瑜所放之火，先写曹操军中之火。衬染绝妙。

却说周瑜得胜回寨，犒赏三军，一面差人到吴侯处报捷。当夜瑜登高观望，只见西边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“此皆北军灯火之光也。”又写火光，预为下文赤壁火光衬染。瑜亦心惊。次日，瑜欲亲往探看曹军水寨，乃命收拾楼船一只，带着鼓乐，随行健将数员，各带强弓硬弩，一齐上船，迤逦前进。至操寨边，瑜命下了丁注：石字旁丁。石，楼船上鼓乐齐奏。瑜暗窥他水寨，大惊曰：“此深得水军之妙也！”问：“水军都督是谁？”左右曰：“蔡瑁、张允。”瑜思曰：“二人久居江东，谙绝水战，吾必设计先除此二人，然后可以破曹。”为下文赚蒋干张本。正窥看间，早有曹军飞报曹操，说：“周瑜偷看吾寨。”操命纵船擒捉。瑜见水寨中旗号动，急教收起丁注：石字旁丁。石，两边四下一齐轮转橹棹，望江面上如飞而去。极写南船轻捷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时，周瑜的楼船，已离了十数里远，追之不及，回报曹操。

操问众将曰：“昨日输了一阵，挫动锐气；今又被他深窥吾寨。吾当作何计破之？”言未毕，忽帐下一人出曰：“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。”周瑜既观水寨之后，正欲使人渡江离间蔡瑁、张允，而蒋干请往江东，适中机会，恰好凑着周瑜也。曹操大喜，视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蒋，名干，字子翼，现为帐下幕宾。操问曰：“子翼与周公瑾相厚乎？”干曰：“丞相放心。干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”谁知此处倒使周瑜成功。操问：“要将何物去？”干曰：“只消一童随往，二仆驾舟，其余不用。”操甚喜，置酒与蒋干送行。干葛巾布袍，驾一只小舟，径到周瑜寨中，命传报：“故人蒋干相访。”周瑜正在帐中议事，闻干至，笑谓诸将曰：“说客至矣！”遂与众将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妙在不叙明所授何计，直待下文方见。众皆应命而去。

瑜整衣冠，引从者数百，皆锦衣花帽，前后簇拥而出。葛巾布袍，极其淡素；锦衣花帽，极其瑄赫：相形之下，甚是好看。蒋干引一青衣小童，昂然而来。瑜拜迎之。干曰：“公瑾别来无恙？”瑜曰：“子翼良苦：远涉江湖，为曹氏作说客耶？”妙在开口便说破他。干愕然曰：“吾久别足下，特来叙旧，奈何疑我作说客也？”瑜笑曰：“吾虽不及师旷之聪，闻弦歌而知雅意。”趣甚，不愧称顾曲周郎。干曰：“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请告退。”瑜笑而挽其臂曰：“吾但恐兄为曹氏作说客耳。既无此心，何速去也？”遂同入帐。叙礼毕，坐定，即传令悉召江左英杰与子翼相见。夸耀江东人物。

须臾，文官武将，各穿锦衣；帐下偏裨将校，都披银铠：分两行而入。夸耀江东殷富。瑜都教相见毕，就列于两傍而坐。大张筵席，奏军中得胜之乐，轮换行酒。瑜告众官曰：“此吾同窗契友也。虽从江北到此，却不是曹家说客。公等勿疑。”前妙在说破他是说客，此又妙在说他并不是客，使他开口不得。遂解佩剑付太史慈曰：“公可佩我剑作监酒：今日宴饮，但叙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，即斩之！”一发使他开口不得。妙甚，恶甚。太史慈应诺，按剑坐于席上。朱虚侯监酒，是禁人逃席；今太史慈监酒，是戒言公事：此等令官，真是怕人。蒋干惊愕，不敢多言。直是开口不得。周瑜曰：“吾自领军以来，滴酒不饮；今日见了故人，又无疑忌，当饮一醉。”说罢，大笑畅饮。为下文诈醉张本。座上觥筹交错。饮至半醋，瑜携干手，同步出帐外。左右军士，皆全装惯带，持戈执戟而立。夸耀江东军威。瑜曰：“吾之军士，颇雄壮否？”干曰：“真熊虎之士也。”瑜又引干到帐后一望，粮草堆如山积。又夸耀江东军粮。瑜曰：“吾之粮草，颇足备否？”干曰：“兵精粮足，名不虚传。”瑜佯醉大笑曰：“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，不曾望有今日。”干曰：“以吾兄高才，实不为过。”瑜执干手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计必从，祸福共之。假使苏秦、张仪、陆贾、郦生复出，口似悬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动我心哉！”说得风流慷慨，一发使他开口不得。言罢大笑。蒋干面如土色。瑜复携干入帐，会诸将再饮，因指诸将曰：“此皆江东之英杰。今日此会，可名‘群英会’。”盛称江东得士，非独夸示蒋干，正以夸示曹操也。饮至天晚，点上灯烛，瑜自起舞剑作歌。歌曰：

丈夫处世兮立功名；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将醉，吾将醉兮发狂吟！

歌罢，满座欢笑。至夜深，干辞曰：“不胜酒力矣。”瑜命撤席，诸将辞出。瑜曰：“久不与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”于是佯作大醉之状，携干入帐共寝。瑜和衣卧倒，呕吐狼藉。蒋干如何睡得着？妙在搅得他不能稳睡。伏枕听时，军中鼓打二更，起视残灯尚明。看周瑜时，鼻息如雷。干见帐内桌上，堆着一卷文书，乃起床偷视之，却都是往来书信。内有一封，上写“蔡瑁张允谨封”。恶极，妙极。干大惊，暗读之。书略曰：

某等降曹，非图仕禄，迫于势耳。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将操贼之首，献于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关报。幸勿见疑。先此敬覆。

干思曰：“原来蔡瑁、张允结连东吴！”遂将书暗藏于衣内。再欲检看他书时，床上周瑜翻身，干急灭灯就寝。瑜口内含糊曰：“子翼，我数日之内，教你看操贼之首！”既驱之以桌上来书，又骗之以帐中醉语。骗法愈妙。干勉强应之。瑜又曰：“子翼，且住！教你看操贼之首！”又复叠一句，宛然是醉人声口。及干问之，瑜又睡着。妙绝。干伏于床上，将近四更，只听得有人入帐唤曰：“都督醒否？”周瑜梦中做忽觉之状，妙绝。故问那人曰：“床上睡着何人？”又宛然是醉人情状。妆来逼真。答曰：“都督请子翼同寝，何故忘却？”瑜懊悔曰：“吾平日未尝饮醉；昨日醉后失事，不知可曾说甚言语？”既诈醉，又诈醒；既诈说，又诈忘。妆来逼真。那人曰：“江北有人到此。”瑜喝：“低声！”妙绝。便唤：“子翼。”妙绝。蒋干只妆睡着。前是周瑜假睡，此又是蒋干假睡。干受人骗，又要骗人。瑜潜出帐。干窃听之，只闻有人在外曰：“张、蔡二都督道：‘急切不得下手。’”既骗之以帐中醉话，又骗之以帐外人语。骗法愈妙。后面言语颇低，听不真实。只一句勾了，正不消多听。少顷，瑜入帐，又唤：“子翼。”妙绝。蒋干只是不应，蒙头假睡。蒋干只道自己骗人，不料已受人骗。瑜亦解衣就寝。计策已完，可以解衣矣。干寻思：“周瑜是个精细人，天明寻书不见，必然害我。”睡至五更，干起唤周瑜，瑜却睡着。几番诈醉，又几番诈睡，可谓神于骗矣。干戴上巾帻，潜步出帐，唤了小童，径出辕门。军士问：“先生那里去？”干曰：“吾在此恐误都督事，权且告别。”军士亦不阻当。皆是周瑜之计。

干下船，飞棹回见曹操。操问：“子翼干事若何？”干曰：“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词所能动也。”操怒曰：“事又不济，反为所笑！”干曰：“虽不能说周瑜，却与丞相打听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”干取出书信，将上项事逐一说与曹操。操大怒曰：“二贼如此无礼耶！”前只是蒋干中计，今曹操亦中计。即便唤蔡瑁、张允到帐下。操曰：“我欲使汝二人进兵。”瑁曰：“军尚未曾练熟，不可轻进。”操怒曰：“军若练熟，吾首级献于周郎矣！”蔡、张二人不知其意，惊慌不能回答。若使曹操出书示之，责以谋反，而蔡、张二人犹可辨，操亦不至于杀二人矣。正妙在不说明白，致二人惊惶失语，宛然是机谋已泄，不能抵对。操喝武士推出斩之。须臾，献头帐下，操方省悟曰：“吾中计矣！”聪明人只好愚弄他一时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曹操奸雄不可当，一时诡计中周郎。蔡张卖主求生计，谁料今朝剑下亡！

众将见杀了张、蔡二人，入问其故。操虽心知中计，却不肯认错，聪明人吃骗，往往不肯认错，不独曹操为然也。乃谓众将曰：“二人怠慢军法，吾故斩之。”众皆嗟呀不已。操于众将内选毛玠、于禁为水军都督，以代蔡、张二人之职。思二人火星进命矣。

细作探知，报过江东。周瑜大喜曰：“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剿除，吾无忧矣。”肃曰：“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贼不破乎！”瑜曰：“吾料诸将不知此计，独有诸葛亮识见胜我，想此谋亦不能瞒也。瞒过蒋干，瞒过曹操，安能瞒过孔明？子敬试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当回报。”正是：

还将反间成功事，去试从旁冷眼人。

未知肃去问孔明还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七卷完）

# 第八卷

##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

周瑜欲断北军之粮，明知其断不成，智也；孔明欲造江东之箭，明知其造不成，亦智也。乃周瑜不断粮，不能使北军无粮；而孔明不造箭，却能使江东有箭：则孔明之智为奇矣。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杀孔明，早被孔明识破；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，却使周瑜不知，则孔明之智为尤奇矣。十日之限已可畏，偏要缩至三日；三日之限已甚危，偏又放过两日。令读者阅至第三日之夜，为孔明十分着急，十分担忧，几于水尽山穷，径断路绝；而火意奏功俄顷，报命一朝。真乃妙事妙文。

借箭之计，其利有三：使东吴得十万箭之用，一利也。既得十万箭之用，而又省造十万箭之费，是以二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。我有所得，则利在我；我纵无所得，而能使敌有所失，则利亦在我。今我得十万箭之用，省造十万箭之费，而又令曹军有十余万箭之失，是以三十余万箭之利与江东也，三利也。在孔明不过施一小耳，而其利至于如此，真不愧军师之称哉！

孔明用计之妙，善于用借。破北军者，既借江东之兵；而助江东者，即借北军之箭：是借于东又借于北也。取箭者，既借鲁肃之舟；而疑操者，复借一江之雾：是借于人又借于天也。兵可借，箭可借，于是乎东风亦可借，荆州亦无不可借矣。

周瑜以蔡瑁、张允之假书赚曹操，而曹操即以蔡中、蔡和之假降赚周瑜，此相报之巧也；曹操以二蔡之诈降赚周瑜，而周瑜即假二蔡之诈降以赚曹操，又相报之巧也。乃蔡瑁、张允实实未尝叛曹操，而操误信其事；蔡中、蔡和明明是来降周瑜，而瑜已知其非，则操之巧不如瑜。操使游说之客于敌国，适以杀吾军得力之人；瑜纳诈降之将于彼军，遂借以通我将诈降之信：则瑜之巧过于操。两智相欺，两诈相敌，写来真足动心悦目。

孔明掌中之字，与周瑜掌中之字，不约而同，此合掌文字也；又参之以黄盖之言，是三人之文，皆为合掌矣。孔明新野之火，与博望之火，大同小异，此重复文字也；又将继之以赤壁之火，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复矣。然必文如公瑾，方许其合掌；文如孔明，方不厌其重复。每怪今人作文，动手便合，落笔便重，彼此只是一般，前后更无添换，即何不取周瑜、孔明之文而读之耶？

黄盖苦肉之计，苟非黄盖之所自愿，此岂周瑜之所能使哉！周瑜深欲用此计，而恨未得黄盖之一人；唯黄盖真能舍此身，而后可行苦肉之一计耳。作者于此，不是写周瑜之智，正是写黄盖之忠；亦只是写黄盖之忠，不是写黄盖之智。

周瑜反间之谋，只好黑夜里骗蒋干；黄盖苦肉之计，偏要竹日里瞒众人；盖不瞒众人，恐瞒不得曹操也。曹操之杀蔡瑁是真，周瑜偏识二蔡之降为假；黄盖之忤周瑜是假，二蔡已信周瑜之怒为真：盖欲瞒曹操，又必须先瞒二蔡也。乃众人可瞒，二蔡可瞒，曹操可瞒，而孔明必不可瞒；不但公瑾不能瞒孔明，而孔明反嘱子敬以瞒公瑾：则孔明之智又高公瑾数头。

吾尝观黄盖苦肉之计，而叹其计之行，亦有天意焉。盖此计之可虑者有三：使黄盖受棒太毒而至于死，虽捐躯而无尚于国事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，一可虑也；使众将不知，有愤激而生变者，则弄假成真，未图彼军，而先致我军之叛，二可虑也；又使曹操惩于蒋干之被欺，拒盖之降而不纳，则黄盖徒然受刑，周瑜枉自妆乔，适为曹操所笑，三可虑也。乃黄盖不死，诸将不叛，曹操不疑，而周郎竟以此成功，岂非天哉！

却说鲁肃领了周瑜言语，径来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对坐。肃曰：“连日措办军务，有失听教。”孔明曰：“便是亮亦未与都督贺喜。”奇妙。肃曰：“何喜？”孔明曰：“公瑾使先生来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这件事可贺喜耳。”妙在不等他开口，竟自说出，不想黑夜之事，孔明早已知之矣。唬得鲁肃失色问曰：“先生何由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这条计只好弄蒋干。曹操、虽被一时瞒过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认错耳。隔江之事，孔明又已知之矣。今蔡、张两人既死，江东无患矣，如何不贺喜！吾闻曹操换毛玠、于禁为水军都督，则这两个手里，好歹送了水军性命。”为后文赤壁伏线。鲁肃听了，开口不得，蒋干见周瑜开口不得，鲁肃见孔明亦开口不得。把些言语支吾了半晌，别孔明而回。孔明嘱曰：“望子敬在公瑾面前，勿言亮先知此事。公瑾要瞒孔明，孔明又要瞒公墐，妙甚。恐公瑾心怀妒忌，又要寻事害亮。”为下文造箭伏笔。鲁肃应诺而去，回见周瑜，把上项事只得实说了。写鲁肃老实。瑜大惊曰：“此人决不可留！吾决意斩之！”肃劝曰：“若杀孔明，却被曹操笑也。”写鲁肃忠厚。瑜曰：“吾自有公道斩之，教他死而无怨。”前欲使曹操杀之，此直欲自杀之。肃曰：“何以公道斩之？”瑜曰：“子敬休问，来日便见。”妙在不即说出。

次日，聚众将于帐下，教请孔明议事，孔明欣然而至。坐定，瑜问孔明曰：“即日将与曹军交战，水路交兵，当以何兵器为先？”孔明曰：“大江之上，以弓箭为先。”此语反是孔明说出，妙。瑜曰：“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。但今军中正缺箭用，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枝箭，以为应敌之具。此系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却。”前使断粮，今使造箭。前要断粮，是周瑜自说；今要用箭，却待孔明先说。妙甚。孔明曰：“都督见委，自当效劳。敢问十万枝箭，何时要用？”瑜曰：“十日之内，可完办否？”限期已促矣。孔明曰：“操军即日将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误大事。”不以为促，反以为缓。奇妙。瑜曰：“先生料几日可完办？”孔明曰：“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纳十万枝箭。”不唯不请宽期，反欲自己立限。真奇绝，妙绝。瑜曰：“军中无戏言。”孔明曰：“怎敢戏都督？愿纳军令状，三日不办，甘当重罚。”受罚不待周瑜说，偏是孔明自说。妙，妙。瑜大喜，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，置酒相待，曰：“待军事毕后，自有酬劳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日已不及，来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。”已算定江边。饮了数杯，辞去。鲁肃曰：“此人莫非诈乎？”是惊怪语。瑜曰：“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对众要了文书，他便两胁生翅，也飞不去。谁知乃是“万古凌霄一羽毛”耶！我只分付军匠人等，教他故意迟延，凡应用物件，都不与齐备。如此，必然误了日期。那时定罪，有何理说？恶极。读者至此当为孔明着急。公今可去探他虚实，却来回报。”

肃领命来见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吾曾告子敬，休对公瑾说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为我隐讳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来。三日内如何造得十万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”不知者读至此，又为孔明急矣。肃曰：“公自取其祸，我如何救得你？”孔明曰：“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，每船要军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为帐，各束草千余个，分布两边。吾别有妙用。箭料甚奇，不知如何造法。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枝箭。奇妙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，若彼知之，吾计败矣。”此却是切嘱。肃允诺，却不解其意，回报周瑜，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；前不瞒周瑜，是老实处；今不忍不瞒周瑜，是忠厚处。只言孔明并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胶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瑜大疑曰：“且看他三日后如何回复我？”

却说鲁肃私自拨轻快船二十只，各船三十余人，并布幔、束草等物，尽皆齐备，候孔明调用。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，放过第一日。第二日亦只不动。又放过第二日。至第三日四更时分，放过两日，至第三日，又到四更时分，险到没去处矣。孔明密请鲁肃到船中。肃问曰：“公召我来何意？”孔明曰：“特请子敬同往取箭。”正不知箭在何处。奇甚。肃曰：“何处去取？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休问，前去便见。”与周瑜对子敬语同。遂命将二十只船，用长索相连，径望北岸进发。是夜大雾漫天，长江之中，雾气更甚，对面不相见。此是预先算定。孔明促舟前进，果然是好大雾！前人有篇《大雾垂江赋》曰：

大哉长江！西接岷、峨，南控三吴，北带九河。汇百川而入海，历万古以扬波。至若龙伯、海若，江妃、水母，长鲸千丈，天蜈九首，鬼怪异类，咸集而有。盖夫鬼神之所凭依，英雄之所战守也。

时也阴阳既乱，昧爽不分。讶长空之一色，忽大雾之四屯。虽舆薪而莫睹，惟金鼓之可闻。初若溟蒙，才隐南山之豹；渐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鲲。然后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。渺乎苍茫，浩乎无际。鲸鲵出水而腾波，蛟龙潜渊而吐气。又如梅霖收溽，春阴酿寒，溟溟漠漠，浩浩漫漫。东失柴桑之岸，南无夏口之山。战船千艘，俱沉沦于岩壑；渔舟一叶，惊出没于波澜。甚则穹昊无光，朝阳失色，返白昼为昏黄，变丹山为水碧。虽大禹之智，不能测其浅深；离娄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

于是冯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，鱼鳖遁迹，鸟兽潜踪。隔断蓬莱之岛，暗围阊阖之宫。恍惚奔腾，如骤雨之将至；纷纭杂沓，若寒云之欲同。乃能中隐毒蛇，因之而为瘴疠；内藏妖魅，凭之而为祸害。降疾厄于人间，起风尘于塞外。小民遇之夭伤，大人观之感慨。盖将返元气于洪荒，混天地为大块。

当夜五更时候，三日之限已满。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，一带摆开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取箭之法甚奇。鲁肃惊曰：“倘曹兵齐出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顾酌酒取乐，待雾散便回。”酌酒是贺箭，亦是赏雾。

却说曹寨中听得擂鼓吶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。操传令曰：“重雾迷江，彼军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轻动。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。”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、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，火速到江边助射。胜东吴工匠多矣。比及号令到来，毛玠、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；先是一起送箭的。少顷，旱寨内弓弩手亦到，又是一起送箭的。约一万余人，尽皆向江中放箭，箭如雨发。孔明教把船吊回，头东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彼送来，我受之。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雾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。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，排满箭枝。不消胶漆、翎毛，箭已完办。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：“谢丞相箭！”曹操谨具奉申，孔明则写领谢帖矣。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，这里船轻水急，已放回二十余里，追之不及。曹操懊悔不已。

却说孔明回船谓鲁肃曰：“每船上箭约五六千矣。不费江东半分之力，已得十万余箭。明日即将来射曹军，却不甚便？”此时权领，后即送还。肃曰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？”孔明曰：“为将而不通天文，不识地利，不知奇门，不晓阴阳，不看阵图，不明兵势，是庸才也。“天文”一句是主，下几句陪说。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曹操正堕在孔明云雾中。公瑾教我十日完办，工匠料物，都不应手，将这一件风流罪过，明白要杀我。我命系于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！”此时方才说破。鲁肃拜服。

船到岸时，周瑜已差五百军在江边等候搬箭。孔明教于船上取之，可得十余万枝，都搬入中军帐交纳。鲁肃入见周瑜，备说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惊，慨然叹曰：“孔明神机妙算，吾不如也！”后人有诗赞曰：

一天浓雾满长江，远近难分水渺茫。骤雨飞蝗来战舰，孔明今日伏周郎。

少顷，孔明入寨见周瑜。瑜下帐迎之，称羡曰：“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”孔明曰：“诡谲小计，何足为奇？”自谦处正是自负。瑜邀孔明入帐共饮。瑜曰：“昨吾主遣使来催督进军，瑜未有奇计，愿先生教我。”前问用何兵器是假问,今问用何奇策是真问。孔明曰：“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计？”瑜曰：“某昨观曹操水寨，极是严整有法，非等闲可攻。思得一计，不知可否，先生幸为我一决之。”孔明曰：“都督且休言，各自写于手内，看同也不同。”瑜大喜，教取笔砚来，先自暗写了，却送与孔明，孔明亦暗写了。两个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观看，皆大笑。八十三万大军已尽于两人掌中矣。原来周瑜掌中字，乃一“火”字，孔明掌中，亦一“火”字。以箭射船，是金克木；以火烧兵，是火克金。○二火相合，明成《离》卦。离者，丽也。周郎正当与孔明相附丽而成功。瑜曰：“既我两人所见相同，更无疑矣。幸勿漏泄。”孔明曰：“两家公事，岂有漏泄之理？吾料曹操虽两番经我这条计，又将博望、新野事一提。然必不为备。今都督尽行之可也。”操能料之于陆，不能料之于水。饮罢分散，诸将皆不知其事。

却说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万箭，江东得箭十余，曹操失箭十五六万，盖大半射在船上，小半射落水中矣。若曹操亦整整只失得十万箭，不唯无此等文，亦无此等事也。心中气闷。荀攸进计曰：“江东有周瑜、诸葛亮二人用计，急切难破。可差人去东吴诈降，为奸细内应，以通消息，方可图也。”操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军中谁可行此计？”攸曰：“蔡瑁被诛，蔡氏宗族，皆在军中。瑁之族弟蔡中、蔡和现为副将。丞相可以恩结之，差往诈降东吴，必不见疑。”二蔡诈降，以杀兄为名，易使人信。操从之，当夜密唤二人入帐，嘱咐曰：“汝二人可引些少军士，去东吴诈降。但有动静，使人密报，事成之后，重加封赏。休怀二心！”二人曰：“吾等妻子俱在荆州，安敢怀二心？丞相勿疑。曹操之不疑者在此，周瑜之不信者亦在此。某二人必取周瑜、诸葛亮之首，献于麾下。”正与前文“取操贼之首”相应。操厚赏之。次日，二人带五百军士，蒋干作说客，只带一小童；二蔡为细作，乃有五百军士。驾船数只，顺风望着南岸来。

且说周瑜正理会进兵之事，忽报江北有船来到江口，称是蔡瑁之弟蔡和、蔡中，特来投降。瑜唤入。二人哭拜曰：“吾兄无罪，被操贼所杀。吾二人欲报兄仇，特来投降。杀蔡瑁者周瑜也；欲报兄仇，则不当投降矣。望赐收录，愿为前部。”瑜大喜，大喜者，非喜其真降，正喜其诈降也。重赏二人，即命与甘宁引军为前部。二人拜谢，以为中计。瑜密唤甘宁吩咐曰：“此二人不带家小，非真投降，正与二蔡对曹操语相应。乃曹操使来为奸细者。吾今欲将计就计，教他通报消息。为黄盖伏线。汝可殷勤相待，就里提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杀他两个祭旗。后文事先伏于此。汝切须小心，不可有误。”甘宁领命而去。鲁肃入见周瑜曰：“蔡中、蔡和之降，多应是诈，不可收用。”此非写鲁肃乖觉，正是写鲁肃老实。瑜叱曰：“彼因曹操杀其兄，欲报仇而来降，何诈之有！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？”二蔡诈，周瑜更诈。肃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。孔明笑而不言。周郎乖，孔明更乖。肃曰：“孔明何故哂笑？”孔明曰：“吾笑子敬不识公瑾用计耳。大江隔远，细作极难往来。操使蔡中、蔡和诈降，刺探我军中事，公瑾将计就计，正要他通报消息。一一都被看破，妙。兵不厌诈，公瑾之谋是也。”并瞒着鲁肃，所谓兵不厌诈。肃方才省悟。

却说周瑜夜坐帐中，忽见黄盖潜入中军来见周瑜。来得突兀。瑜问曰：“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谋见教。”盖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”孔明、公瑾掌中之字，已在黄盖意中。瑜曰：“谁教公献此计？”前戒孔明勿漏泄，今问此一句，正疑掌中“火”字漏泄也。盖曰：“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”虽非学古，却已合掌。瑜曰：“吾正欲如此，故留蔡中、蔡和诈降之人，以通消息；但恨无一人为我行诈降计耳。”自欲使人诈降，故深喜敌人来诈降；及有敌人来诈降，却恨无自家人去诈降。盖曰：“某愿行此计。”瑜曰：“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”炎上作苦，欲用火攻，安得不苦？盖曰：“某受孙氏厚恩，虽肝脑涂地，亦无怨悔。”瑜拜而谢之曰：“君若肯行此苦肉计，则江东之万幸也。”周瑜苦心，黄盖苦肉。苦心不易，苦肉更难。盖曰：“某死亦无怨。”遂谢而出。

次日，周瑜鸣鼓大会诸将于帐下，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“操引百万之众，连络三百余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诸将各领三个月粮草，准备御敌。”下文破敌只在一月之内，诈言三月，反衬下文。言未讫，黄盖进曰：“莫说三个月，便支三十个月粮草，也不济事。若是这个月破的，便破；若是这个月破不的，只可依张子布之言，弃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！”先说要降，为诈降张本。○又将前文张昭语一提。周瑜勃然变色，大怒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必斩。将前文砍案事一提。今两军相敌之际，汝敢出此言慢我军心，不斩汝首，难以服众！”喝左右将黄盖斩讫报来。明知众将必劝，故意妆此花面。黄盖亦怒曰：“吾自随破虏将军，纵横东南，已历三世，那有你来？”前说要降，与张昭相应；此以年少轻周郎，又与程普相应。瑜大怒，喝令速斩。越妆越像。甘宁进前告曰：“公覆乃东吴旧臣，望宽恕之。”瑜喝曰：“汝何敢多言，乱吾法度！”先叱左右将甘宁乱棒打出。前收二蔡是假喜，今打黄盖定是假怒，想甘宁早已心照矣。众官皆跪告曰：“黄盖罪固当诛，但于军不利。望都督宽恕，权且记罪。破曹之后，斩亦未迟。”瑜怒未息。越妆越像。众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“若不看众官面皮，决须斩首！今且免死！”命左右拖翻，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。隔夜商量，主意正在于此。众官又告免。瑜推翻案桌，叱退众官，喝教行杖。越妆越像。将黄盖剥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众官又复苦苦求免。瑜跃起指盖曰：“汝敢小觑我耶！正对“那有你来”一语。真乃越妆越像。且寄下五十棍。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罚！”恨声不绝而入帐中。此时苦肉计已毕，若不有此余怒，恐露出破绽来。真越妆越像。

众官扶起黄盖，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，扶归本寨，昏绝几次。动问之人，无不下泪。鲁肃也往看问了，来至孔明船中，谓孔明曰：“今日公瑾怒责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颜苦谏；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观，不发一语？”在鲁肃口中补写孔明适间光景。孔明笑曰：“子敬欺我。”不以老实待子敬，却以乖觉待子敬，早疑是周郎使来相试也。肃曰：“肃与先生渡江以来，未尝一事相欺。今何出此言？”孔明曰：“子敬岂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黄公覆，乃其计耶？如何要我劝他？”甘宁知之而劝，劝亦是诈；孔明知之而不劝，不劝是真。肃方悟。孔明曰：“不用苦肉计，何能瞒过曹操？今必令黄公覆去诈降，却教蔡中、蔡和报知其事矣。如见。子敬见公瑾时，切勿言亮先知其事，只说亮也埋怨都督便了。”公瑾瞒不得孔明，孔明又要瞒公瑾，妙。肃辞去，入帐见周瑜。瑜邀入帐后。肃曰：“今日何故痛责黄公覆？”瑜曰：“诸将怨否？”肃曰：“多有心中不安者。”瑜曰：“孔明之意若何？”肃曰：“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。”瑜笑曰：“今番须瞒过他也。”谁知反被他所瞒。肃曰：“何谓也？”瑜曰：“今日痛打黄盖，乃计也。吾欲令他诈降，先须用苦肉计，瞒过曹操，就中用火攻之，可以取胜。”前言二蔡之降非诈，是欺子敬；今言黄盖之打非真打，却不瞒子敬。肃乃暗思孔明之高见，却不敢明言。周郎不瞒子敬，那知子敬反瞒周郎。

且说黄盖卧于帐中，诸将皆来动问，盖不言语，但长吁而已。忽报参谋阚泽来问，盖令请入卧内，叱退左右。阚泽曰：“将军莫非与都督有仇？”盖曰：“非也。”泽曰：“然则公之受责，莫非苦肉计乎？”不用黄盖说明，先是阚泽猜破。妙。盖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泽曰：“某观公瑾举动，已料着八九分。”唯孔明便识得十分。盖曰：“某受吴侯三世厚恩，无以为报，故献此计以破曹操。吾虽受苦，亦无所恨。吾遍观军中，无一人可为心腹者。惟公素有忠义之心，敢以心腹相告。”泽曰：“公之告我，无非要我献诈降书耳。”又不用黄盖说明，先是阚泽猜破。妙甚。盖曰：“实有此意。未知肯否？”阚泽欣然领诺。正是：

勇将轻身思报主，谋臣为国有同心。

未知阚泽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

欺庸人易，欺奸雄难。黄盖受杖，犹可不死于杖；阚泽献书，宜其必死于书。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，以得说奸雄之法也。说奸雄之法与说英雄之法，皆不当用顺，而当用逆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，张辽之说关公，妙在责其轻死之非义；奸雄所自负者智耳，阚泽之说曹操，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：所谓用逆而不用顺者也。若使辽而甘言卑说，则公之拒愈峻；若使泽而伏地陈乞，则泽之死愈速矣。

前回写甘宁，此回写阚泽。而极写阚泽，必先极写曹操；不写曹操之奸，不显阚泽之巧。若彼不知为苦肉计而欺之不难，惟彼既知为苦肉计而欺之之为难也。彼不知为诈降书而中之不足奇，惟彼既知为诈降书而我终能中之之为奇也。计虽巧，而无行计之人则亦拙；计虽庸，而有行计之人则不庸耳。

蔡和、蔡中之诈降，两人同来者也；黄、阚二人之诈降，妙在一来而一未来。二蔡之诈降，竟以身来而不必先以书来者也；黄盖之诈降，妙在身不来而书来。二蔡之诈降，来而不返者也；阚泽之诈降，妙在速返，又妙在初时不肯复返，而次后乃欲速返，一似速返则得返，不速返则不得返者。一般是降，却有几样降法；一般是诈，却有几样诈法。愈出愈幻，非复读者意计之所及。

文章之妙，有各不相照者：二蔡现在，而黄盖之降书，初不烦二蔡为通；阚泽渡江，而二蔡之报信，不即使阚泽为奇。文章之妙，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：黄盖但以其谋告阚泽〔而阚泽〕献降书之后，比然添出一甘宁；阚泽未以其谋告甘宁，而甘宁欺二蔡之言，有如关会乎阚泽。写来真是变幻可喜。

御战船之法，有彼方连而我利其断者，有彼方断而我利其连者。黄祖之舟，以大索相连，冲之不能入，甘宁以刀断之，而艨艟遂横，此则利其断也；曹操之舟，散而不聚，烧之不能尽，庞统以环连之，而火攻始便，此则利其连也。兵法变化无常，孙膑以减灶胜，而虞诩又以增灶胜，随机而应，岂可执一论哉！

连环计一见于王允，再见于庞统。前之环虚名也，后之环实事也。王允以貂蝉双锁董、吕二人，如环之交互相连，故名连环耳。每见近日演《连环记》者，乃作吕布以玉连环赠与貂蝉，此又是传奇平空妆点出来，岂连环命名之意乎？若庞统则不然，实实以铁环连锁操船，与取名连环者不同。前以貂蝉为环，止有一环；后以铁环为环，乃有无数连环。前虚后实，前少后多，各极其妙。

北兵多病，而庞统以连环之方治之，此药毋乃太毒乎！虽然，卖毒药者不独一庞统也，黄盖、阚泽皆是也。盖之药甚苦，泽之药甚甘，统之药甚辣，合苦者、甘者、辣者金成一剂毒药；然后周郎煎之以火，孔明扇之以风：而八十三万大军，遂无一人有起色矣。

却说阚泽字德润，会稽山阴人也；家贫好学，尝借人书来看，看过一遍，更不遗忘。口才辨给，少有胆气。胆气从读书得来。孙权召为参谋，与黄盖最相善。百忙中略述阚泽生平，不烦不略。盖知其能言有胆，故欲使献诈降书。泽欣然应诺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不能立功建业，不几与草木同腐乎？公既捐躯报主，泽又何惜微生！”其言大有胆气。可见无胆气者，必不是能读书人。黄盖滚下床来，拜而谢之。黄盖拜阚泽，正与周瑜拜黄盖相对。泽曰：“事不可缓，即今便行。”盖曰：“书已修下了。”极写黄盖，而文字又省笔。

泽领了书，只就当夜扮作渔翁，以书作钩，以身作线，而以八十三万大军为鱼也。驾小舟望北岸而行。是夜寒星满天。闲笔点缀得妙。三更时候，半夜扁舟，机密之至。早到曹军水寨。巡江军士拿住，连夜报知曹操。操曰：“莫非是奸细么？”军士曰：“只一渔翁，自称是东吴参谋阚泽，有机密事来见。”操便教引将入来。军士引阚泽至，只见帐上灯烛辉煌，曹操凭几危坐，问曰：“汝既是东吴参谋，来此何干？”泽曰：“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，今观此问，甚不相合。黄公覆，汝又错寻思了也！”开口便用反激语。操曰：“吾与东吴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问？”泽曰：“黄公覆乃东吴三世旧臣，今被周瑜于众将之前，无端毒打，不胜忿恨。因欲投降丞相，为报仇之计，特谋之于我。我与公覆情同骨肉，径来为献密书。未知丞相肯容纳否？”操曰：“书在何处？”阚泽取书呈上。操拆书，就灯下观看。书略曰：

盖受孙氏厚恩，本不当怀二心。妙在先说此二句。然以今日事势论之：用江东六郡之卒，当中国百万之师，众寡不敌，海内所共见也。东吴将吏，无有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怀浅戆，自负其能，辄欲以卵敌石；兼之擅作威福，无罪受刑，有功不赏。盖系旧臣，无端为所摧辱，心实恨之！伏闻丞相诚心待物，虚怀纳士，盖愿率众归降，以图建功雪耻。粮草军仗，随船献纳。用计专在此二句。泣血拜白，万勿见疑。

曹操于几案上翻覆将书看了十余次，忽然拍案张目大怒曰：“黄盖用苦肉计，令汝下诈降书，就中取事，却敢来戏侮我耶！”二人机谋被他明明道破。读者至此，为黄盖惜，又为阚泽忧矣。便教左右推出斩之。左右将阚泽簇下。令读者急杀。泽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写阚泽真是有胆。操教牵回，叱曰：“吾已识破奸计，汝何故哂笑？”泽曰：“吾不笑你。吾笑黄公覆不识人耳。”笑黄公覆，正是笑你；却偏说不笑你，笑黄公覆。写阚泽真是能言。操曰：“何不识人？”泽曰：“杀便杀，何必多问！”写阚泽真是有胆。操曰：“吾自幼熟读兵书，深知奸伪之道。汝这条计，只好瞒别人，如何瞒得我？”奸雄自负语。泽曰：“你且说书中那件事是奸计？”操曰：“我说出你那破绽，教你死而无怨：你既是真心献书投降，如何不明约几时？你今有何理说？”阚泽待曹操问而后言，曹操亦待阚泽问而后说。顿跌有势。阚泽听罢，大笑曰：“亏汝不惶恐，敢自夸熟读兵书！还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傥若交战，必被周瑜擒矣！无学之辈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”自负有智，偏要笑他无学，纯用反激语。妙。操曰：“何谓我无学？”泽曰：“汝不识机谋，不明道理，岂非无学？”妙在不即说。操曰：“你且说我那几般不是处？”泽曰：“汝无待贤之礼，吾何必言！但有死而已。”妙在不肯说。操曰：“汝若说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”正要逼他说此一句，然后说耳。泽曰：“岂不闻‘背主作窃，不可定期’？傥今约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手，这里反来接应，事必泄漏。但可觑便而行，岂可预期相订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杀好人，真无学之辈也！”写阚泽真是能读书人。○方见孔明激孙权、激周瑜，又见阚泽激曹操。愈出愈奇。操闻言，改容下席而谢曰：“某见事不明，误犯尊威，幸勿挂怀。”惟聪明人能权变，亦惟聪明人偏着骗耳。既已道破，又被瞒过。泽曰：“吾与黄公覆倾心投降，如婴儿之望父母，岂有诈乎？”操大喜曰：“若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诸人之上。”泽曰：“某等非为爵禄而来，实应天顺人耳。”先骂后谀。骂则极其骂，谀则极其谀。操取酒待之。

少顷，有人入帐，于操耳边私语。操曰：“将书来看。”其人以密书呈上。操观之，颜色颇喜。阚泽暗思：“此必蔡中、蔡和来报黄盖受刑消息，操故喜我投降之事为真实也。”妙在曹操不说，阚泽亦不问，大家心里明白。如蒋干在周瑜帐中听帐外人语，一假一真，各各入妙。操曰：“烦先生再回江东，与黄公覆约定，先通消息过江，吾以兵接应。”可见不书时日之妙。泽曰：“某已离江东，不可复还。望丞相别遣机密人去。”妙在不肯去，竟似千真万真。操曰：“若他人去，事恐泄漏。”泽再三推辞，良久乃曰：“若去则不敢久停，便当行矣。”妙在欲速去，又似千真万真。

操赐以金帛，泽不受。辞别出营，再驾扁舟，重回江东，来见黄盖，细说前事。盖曰：“非公能辩，则盖徒受苦矣。”黄盖舍身，阚泽掉舌。然阚泽亦惟能舍身，故能掉舌耳；不似今人之不肯舍身，但能掉舌也。泽曰：“吾今去甘宁寨中，探蔡中、蔡和消息。”先在曹操坐中识得，再向甘宁寨里看来，前后紧紧相接。盖曰：“甚善。”泽至宁寨，宁接入。泽曰：“将军昨为救黄公覆，被周公瑾所辱，吾甚不平。”妙在反言以试之。宁笑而不答。写甘宁是解人。笑者，与阚泽会意也；不答者，瞒者二蔡也。正话间，蔡和、蔡中至。泽以目送甘宁，甘宁以笑，阚泽以目。一笑一目，如相问答。宁会意，乃曰：“周公瑾只自恃其能，全不以我等为念。我今被辱，羞见江左诸人！”说罢，咬牙切齿，拍案大叫。妆一个，像一个。泽乃虚与宁耳边低语。宁低头不言，长叹数声。两个妆模做样，好看杀人。蔡和、蔡中见宁、泽皆有反意，以言挑之曰：“将军何故烦恼？先生有何不平？”来了。泽曰：“吾等腹中之苦，汝岂知耶？”妙在假意不言。蔡和曰：“莫非欲背吴投曹耶？”蔡和此时更忍一住。阚泽失色，甘宁拔剑而起曰：“吾事已为窥破，不可不杀之以灭口！”一个失惊，一个佯怒，各妆一样，竟似千真万真。蔡和、蔡中慌曰：“二公勿忧。吾亦当以心腹之事相告。”又来了。宁曰：“可速言之！”蔡和曰：“吾二人乃曹公使来诈降者。二公若有归顺之心，吾当引进。”骗他两个自说出来。恶甚，妙甚。宁曰：“汝言果真？”妙在诈作不信。二人齐声曰：“安敢相欺？”宁佯喜曰：“若如此，是天赐其便也！”前已写过阚泽，此处单写甘宁，故一路只用甘宁说话。二蔡曰：“黄公覆与将军被辱之事，吾已报知丞相矣。”不打自招，正与阚泽于曹操席上所见照应。泽曰：“吾已为黄公覆献书丞相，今特来见兴霸，相约同降耳。”此处方用阚泽说话。宁曰：“大丈夫既遇明主，自当倾心相投。”前既假报周瑜，此又假谀曹操，越妆越像。于是四人共饮，同论心事。二蔡实时写书，密报曹操，说甘宁与某同为内应。阚泽另自修书，遣人密报曹操。妙在各不关会。书中具言黄盖欲来，未得其便，但看船头插青牙旗而来者，即是也。为后文赤壁伏线。

却说曹操连得二书，心中疑惑不定，聚众谋士商议曰：“江左甘宁，被周瑜所辱，愿为内应；黄盖受责，令阚泽来纳降：俱未可深信。写曹操奸猾。谁敢直入周瑜寨中探听实信？”不是又使一个人去，那得又引一个人来？蒋干进曰：“某前日空往东吴，未得成功，深怀惭愧。今愿舍身再往，务得实信回报丞相。”操大喜，即时令蒋干上船。干驾小舟，径到江南水寨边，蒋干第一番渡江，只送两个水军都督；第二番渡江，却送了八十三万大军。便使人传报。周瑜听得干又到，大喜曰：“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”遂嘱咐鲁肃：“请庞士元来，为我如此如此。”前番送去一封假书，今番又要送去一个假人。原来襄阳庞统，字士元，因避乱寓居江东，鲁肃曾荐之于周瑜，统未及往见，瑜先使肃问计于统曰：“破曹当用何策？”统密谓肃曰：“欲破曹兵，须用火攻。伏龙、凤雏所见略同，又是一篇合掌文字矣。但大江面上，一船着火，余船四散，除非献连环计，教他钉作一处，然后功可成也。”昔操作池练兵，取名玄武；谁知遇着连环，则为勾陈；遇着火攻，则为朱雀乎？肃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论，因谓肃曰：“为我行此计者，非庞士元不可。”肃曰：“只怕曹操奸猾，如何去得？”

周瑜沉吟未决，正寻思没个机会，忽报蒋干又来。来得凑巧，蒋干之功不小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庞统用计，一面坐于帐上，使人请干。干见不来接，心中疑虑，教把船于僻静岸口缆系，乃入寨见周瑜。瑜作色曰：“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！”前番尽欢，有尽欢之妙；今番变面，有变面之妙。写得周瑜真是可爱。蒋干笑曰：“吾想与你乃旧日弟兄，特来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”瑜曰：“汝要说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烂！前番吾念旧日交情，请你痛饮一醉，留你共榻；你却盗吾私书，不辞而去，归报曹操，杀了蔡瑁、张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正该谢他，反去责他，不当人子。今日无故又来，必不怀好意！吾不看旧日之情，一刀两段！正要用他，反谓要杀他，不当人子。本待送你过去，争奈吾一二日间，便要破曹贼；待留你在军中，又必有泄漏。”便教左右：“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时渡你过江未迟。”若不是他渡江，怎能勾破曹操。

蒋干再欲开言，周瑜已入帐后去了。左右取马与蒋干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后小庵歇息，拨两个军人伏侍。干在庵内，心中忧闷，寝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满天，与阚泽渡江时一般景致。一在水边，一在山边，各有闲趣。独步出庵后，只听得读书之声。信步寻去，见山岩畔有草屋数椽，内射灯光。又写灯光，与后文赤壁火光衬染。干往窥之，只见一人挂剑灯前，诵孙、吴兵书。干思此必异人也，叩户请见。其人开门出迎，仪表非俗。干问姓名，答曰：“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。”干曰：“莫非凤雏先生否？”统曰：“然也。”在三十四回出名，却于此处方才出现。干喜曰：“久闻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”答曰：“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隐居于此。庞统灯下之语，与周瑜帐中之言，一是醉里骂曹操，一是醒时骂周瑜。公乃何人？”干曰：“吾蒋干也。”统乃邀入草庵，共坐谈心。干曰：“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归曹，干当引进。”统曰：“吾亦欲离江东久矣。公既有引进之心，即今便当一行。如迟则周瑜闻之，必将见害。”甘宁、阚泽骗二蔡，庞统又骗蒋干，都是一片假语，前后正复相对。

于是与干连夜下山，至江边寻着原来船只，飞棹投江北。既至操寨，干先入见，备述前事。操闻凤雏先生来，只道凤雏飞来，那知却是火老鸦。亲自出帐迎入，分宾主坐定，问曰：“周瑜年幼，恃才欺众，不用良谋。操久闻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顾，乞不吝教诲。”曹操见阚泽则前倨而后恭，见庞统则前后俱恭。统曰：“某素闻丞相用兵有法，今愿一睹军容。”闲闲而来。操教备马，先邀统同观旱寨。统与操并马登高而望。统曰：“傍山依林，前后顾盼，出入有门，进退曲折，虽孙、吴再生，穰苴复出，亦不过此矣。”先以美言谀之，似更无计之可献。前看旱寨是宾，此看水寨是主。操曰：“先生勿得过誉，尚望指教。”于是又与同观水寨。见向南分二十四座门，皆有艨艟战舰，列为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来有巷，起伏有序，统笑曰：“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虚传！”因指江南而言曰：“周郎，周郎！克期必亡！”

操大喜。回寨，请入帐中，置酒共饮，同说兵机。统高谈雄辩，应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殷勤相待。妙在尚不献计，只说闲话。统佯醉曰：“敢问军中有良医否？”然后以微言挑之，却妙在一句便住，不即说明。操问何用。统曰：“水军多疾，须用良医治之。”方才说明其意，却妙在尚不即说连环。时操军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呕吐之疾，多有死者，操正虑此事，忽闻统言，如何不问。统曰：“丞相教练水军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”阚泽见曹操，先激而后谀；庞统见曹操，先谀而后讽。又妙在相类而相反。操再三请问，统曰：“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军，并无疾病，安稳成功。”庞统特来行医，特来用药；但恐疾虽愈而人则死耳。操大喜，请问妙策。统曰：“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风浪不息。北兵不惯乘舟，受此颠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为一排，或五十为一排，首尾用铁环连锁，上铺阔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马亦可走矣，乘此而行，任他风浪潮水上下，复何惧哉？”风浪虽不怕，只恐还怕一件东西。○士元此来，添油乎？增灰乎？惜乎老瞒竟不解也。曹操下席而谢曰：“非先生良谋，安能破东吴耶？”非先生良谋，安能烧北军耶？统曰：“愚浅之见，丞相自裁之。”操实时传令，唤军中铁匠，连夜打造连环大钉，锁住船只。诸军闻之，俱各喜悦。后人有诗曰：

赤壁鏖兵用火攻，运筹决策尽皆同。若非庞统连环计，公瑾安能立大功？

庞统又谓操曰：“某观江左豪杰，多有怨周瑜者。某凭三寸舌为丞相说之，使皆来降。借此为脱身之计。既下了火种，不得不为避火地也。周瑜孤立无援，必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则刘备无所用矣。”又带照刘备一句，妙。操曰：“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请奏闻天子，封为三公之列。”统曰：“某非为富贵，但欲救万民耳。丞相渡江，慎勿杀害。”又以美言骄之，使之不疑。妙。操曰：“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杀戮人民？”统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妙。操曰：“先生家属，现居何处？”统曰：“只在江边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”操命写榜佥押付统。阚泽递黄盖书，是送去一张火票；庞统讨曹操榜，是销缴一面火牌。统拜谢曰：“别后可速进兵，休待周郎知觉。”庞统临别偏有许多言语。阚泽妙在速行，庞统妙在缓行。操然之。

统拜别，至江边正欲下船，忽见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统曰：“你好大胆！黄盖用苦肉计，阚泽下诈降书，你又来献连环计，只恐烧不尽绝！你们把出这等毒手来，只好瞒曹操，也须瞒我不得。”唬得庞统魂飞魄散。每于终篇故作惊人之笔，令人疑惑不定。正是：

莫道东南能制胜，谁云西北独无人？

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

前于阚泽赚曹操一段正文之后，又有赚二蔡一段旁文以缀之；今于庞统献连环一段正文之后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缀之。所重在正文，而旁文不重也。然以赚二蔡带写甘宁，不但甘宁一边不冷落，而又使黄盖一边加渲染；以救徐庶照出马腾，不但徐庶一边不疏漏，而又使马腾一边不遗忘。有此天然妙事，凑成天然妙文，固今日作稗官者构思之所不能到也。

天下有最失意之事，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为之前焉。将写赤壁之败，则先写其轴轳千里，旌旗蔽空；将写华容之奔，则先写其东望武昌，西望夏口。盖志不得意不满，趾不高气不扬，则害不甚而祸不速也。写吴王者极写采莲之乐，非为采莲写也，为甬东写耳；写霸王者极写夜宴之乐，非写夜宴写也，为乌江写耳。然则曹操之横槊赋诗，其夫差之采莲、项羽之夜宴乎！

曹操当舞槊作歌之时，正志得意满之时也。而歌乃曰“忧思难忘”，又曰“何以解忧”，又曰“忧从中来”，何其宜乐而忧耶？盖乐者忧之所伏。《檀弓》之言曰：“桨斯陶，陶斯咏，咏斯舞，舞斯愠，愠斯戚，戚斯叹矣。”淳于之讽齐王，亦曰：“乐不可极，乐极生悲。”是不独“乌鹊南飞”为南征失利之兆，而即其酾酒临江，固知其忧必及之耳。

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。棋槊之歌，多引《风》、《雅》之句；而坡公《赤壁赋》一篇，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。其曰“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”，即所谓“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”也；其曰“哀吾生之须臾”，即所谓“譬若朝露，去日无多”也；其曰“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”，即所谓“皎皎如月，何时可辍”也。取古人之文以为我文，亦视其用之何如耳；苟其善用，岂必如今人之杜撰哉！

凡计之妙，欲使敌用我计而败，必有不用我计而败者以坚敌之心，则焦触、张南之败是也。吴所以愚操者，连环之计耳。焦触、张南败于无环之舟，使操知不用连环之不利，而用连环之志愈决矣。凡计之妙，我欲行此计而胜，必有不用此计而亦胜者以杜敌之疑，则韩当、周泰之胜是也。吴所欲用者，火攻之计耳。韩当、周泰胜以不火之舟，使操知东吴之不必用火，而从之用火乃为操所不及料矣。人但知前回之献连环、后回之烧赤壁为周郎破曹之事，而此回则似乎闲文之无当于前后者也，孰知乃前后之关目也耶？

火攻之策，不但孔明、公瑾、庞统、黄盖所知，而徐庶、程昱、荀攸之所知也。徐庶不为操言之，而攸与昱则为操言矣；为操言之，而操未尝不知矣；知之而终不免于犯之，其故何哉？盖操知风之不东，而不知风之可借；知火之不利于南，而不知火之可转于北。有回天之人，而天亦不可知；有助人之天，而人亦不可知耳。

事有与下文相反者，又有与下文相引者。如操之临江而歌，瑜之触风而倒，此与下文相反者也；刘馥以乌鹊之咏为不祥，周瑜以黄旗之折为预兆，此与下文相引者也。不相反则下文之事不奇，不相引则下文之事不现。可见事之幻文之变者，出人意外，未尝不在人意中。

却说庞统闻言，吃了一惊，急回视其人，原来却是徐庶。徐庶一向冷落，至此忽然出现。统见是故人，心下方定。回顾左右无人，乃曰：“你若说破我计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”庶笑曰：“此间八十三万人马，性命如何？”真是两位菩萨说法。统曰：“元直真欲破我计耶？”庶曰：“吾感刘皇叔厚恩，未尝忘报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说过终身不设一谋，又将三十一回中事一提。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随军在此，兵败之后，玉石不分，岂能免难？君当教我脱身之术，我即缄口远避矣。”前以几十万生灵为言，今只图逃却一身矣。统笑曰：“元直如此高见远识，谅此有何难哉！”庶曰：“愿先生赐教。”统去徐庶耳边略说数句。妙在不叙明白。庶大喜拜谢。庞统别却徐庶，下船自回江东。

且说徐庶当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谣言。附耳低言之计于此始见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头接耳而说。早有探事人报知曹操，说军中传言西凉州韩遂、马腾谋反，杀奔许都来。二人一向冷落，妙于此处提照。果有此事，真是快事；即无此事，亦是快文。操大惊，急聚众谋士商议曰：“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忧者，韩遂、马腾耳。军中谣言，虽未辨虚实，然不可不防。”不便信，又不得不信。言未毕，徐庶进曰：“庶蒙丞相收录，恨无寸功报效。请得三千人马，星夜往散关把住隘口；如有紧急，再行告报。”不是防兵，却是避火。操喜曰：“若得元直去，吾无忧矣！散关之上，亦有军兵，公统领之。目下拨三千马步军，命臧霸为先锋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迟。”带挈了三千人，又带挈了一个臧霸，想是火星不照命耳。徐庶辞了曹操，与臧霸便行。此便是庞统救徐庶之计。此处明写一句，以结上文。后人有诗曰：

曹操征南日日忧，马腾韩遂起戈矛。凤雏一语教徐庶，正似游鱼脱钓钩。

曹操自遣徐庶去后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只，于中央上建帅字旗号，两傍皆列水寨，船上埋伏弓弩千张，操居于上。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气晴明，平风静浪。写一风字，为下文借风相映。操令：“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，吾今夕欲会诸将。”天色向晚，东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。长江一带，如横素练。如读《赤壁赋》。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数百人，皆锦衣绣袄，荷戈执戟。文武众官，各依次而坐。操见南屏山色如画，东视柴桑之境，西观夏口之江，南望樊山，北觑乌林，四顾空阔。写江景如画。心中欢喜，谓众官曰：“吾自起义兵以来，与国家除凶去害，誓愿扫清四海，削平天下，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吾有百万雄师，更赖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耶！收服江南之后，天下无事，与诸公共享富贵，以乐太平。”写曹操骄盈之甚。文武皆起谢曰：“愿得早奏凯歌！我等终身皆赖丞相福荫。”操大喜，命左右行酒。饮至半夜，操酒酣，遥指南岸曰：“周瑜、鲁肃，不识天时！今幸有投降之人，为彼心腹之患，此天助吾也。”写曹操骄盈之甚。荀攸曰：“丞相勿言，恐有泄漏。”写荀攸精细，以形曹操骄盈。操大笑曰：“座上诸公，与近侍左右，皆吾心腹之人也，言之何碍？”不是写其坦易，正是写其骄盈。又指夏口曰：“刘备、诸葛亮，汝不料蝼蚁之力，欲撼泰山，何其愚耶！”既笑江东，又笑夏口，写曹操骄盈之甚。顾谓诸将曰：“吾今年五十四岁矣，如得江南，窃有所喜。昔日乔公与吾至契，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。后不料为孙策、周瑜所娶。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，如得江南，当娶二乔置之台上，以娱暮年，吾愿足矣！”须知孔明之言不是说谎，周瑜之怒亦不是错怪。言罢大笑。唐人杜牧之有诗曰：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曹操正笑谈间，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。只怕是火老鸦。操问曰：“此鸦缘何夜鸣？”左右答曰：“鸦见月明，疑是天晓，故离树而鸣也。”鹊噪未为吉，鸦鸣岂是凶。操又大笑。时操已醉，乃取槊立于船头上，以酒奠于江中，满饮三爵，横槊谓诸将曰：“我持此槊，破黄巾、擒吕布、灭袁术、收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抵辽东，纵横天下，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。历数往事，略述生平，趾高气扬，志得意满，写曹操骄盈之甚。今对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当作歌，汝等和之。”歌曰：

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当歌“当”字，多有莫解之者。如云“对酒宜歌”，则非也。“当”非该当之当，乃临当之当耳。如当风、当起、当场之类。言人生对酒临歌之时有几时哉！即“人生几见月当头”之意也。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忽着一个“忧”字。何以解忧？惟有杜康。又着一个“忧”字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萍；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时可辍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又一个“忧”字。篇中忽着无数“忧”字，盖乐极生悲，已为后文预兆矣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燕，心念旧恩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。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自比周公，骄盈极矣。

歌罢，众和之，共皆欢笑。忽座间一人进曰：“大军相当之际，将士用命之时，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”操视之，乃扬州刺史，沛国相人，姓刘，名馥，字元颖。馥起自合淝，创立州治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学校，广屯田，兴治教，久事曹操，多立功绩。夹叙刘馥生平，闲笔为妙。当下操横槊问曰：“吾言有何不吉？”馥曰：“‘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’此不吉之言也。”苏子瞻《赤壁赋》亦引此四句，以为孟德之困于周郎，盖南飞而无可依，主应其南征而无所得耳。操大怒曰：“汝安敢败吾兴！”手起一槊，刺死刘馥。醉后骄盈愈甚。众皆惊骇，遂罢宴。次日，操酒醒，懊恨不已。馥子刘熙，告请父尸归葬。操泣曰：“吾昨因醉误伤汝父，悔之无及。可以三公厚礼葬之。”又拨军士护送灵柩，即日回葬。临江饮酒，横槊赋诗，忽然刺杀一人，大是杀风景。况隔夜则歌，明日则泣，亦是不吉之兆。

次日，水军都督毛玠、于禁诣帐下请曰：“大小船只，俱已配搭连锁停当。旌旗战具，一一齐备。请丞相调遣，克日进兵。”极写北军壮盛。操至水军中央大战船上坐定，唤集诸将，各各听令。水旱二军，俱分五色旗号：青、黄、赤、黑、白，按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，正与后文无数火字映像。水军中央黄旗毛玠、于禁，前军红旗张郃，后军皂旗吕虔，左军青旗文聘，右军白旗吕通；极写水军严整。马步前军红旗徐晃，后军皂旗李典，左军青旗乐进，右军白旗夏侯渊。极写旱军严整。○以水军为主，故中央有黄旗，而旱路则无之。其余各分前后左右者，按东西南北也。乃前军皆用红旗，正与火攻相映像。水陆路都接应使：夏侯惇、曹洪；护卫往来监战使：许褚、张辽。九旗之后，又有二队，严整之极。其余骁将，各依队伍。令毕，水军寨中发擂三通，各队伍战船，分门而出。是日西北风骤起，写西北风，正与后文东风反照。各船拽起风帆，冲波激浪，稳如平地。北军在船上，踊跃施勇，刺枪使刀。前后左右各军，旗幡不杂。又有小船五十余只，往来巡警催督。为下文曹操下小船逃命张本。操立于将台之上，观看调练，心中大喜，以为必胜之法。骄盈之甚。教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操升帐谓众谋士曰：“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凤雏妙计？铁索连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”程昱曰：“船皆连锁，固是平稳；但彼若用火攻，难以回避。不可不防。”北军未尝无人。操大笑曰：“程仲德虽有远虑，却还有见不到处。”荀攸曰：“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”北军未尝无人。操曰：“凡用火攻，必藉风力。方今隆冬之际，但有西风北风，安有东风南风耶？吾居于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烧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惧哉？正与后文周瑜发病、孔明写方张本。若是十月小春之时，吾早已提备矣。”老贼未尝不奸猾。诸将皆拜伏曰：“丞相高见，众人不及。”操顾诸将曰：“青、徐、燕、代之众，不惯乘舟。今非此计，安能涉大江之险！”曹操前因作歌赋诗，送了一个人；今因夸环耀武，又送了两个人。只见班部中二将挺身出曰：“小将虽幽、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愿借巡船二十只，直至江口，夺旗鼓而还，以显北军亦能乘舟也。”二人舍其所长而争其所短，不亦病乎！

操视之，乃袁绍手下旧将焦触、张南也。操曰：“汝等皆生长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来水上，习练精熟，汝勿轻以性命为儿戏也。”焦触、张南大叫曰：“如其不胜，甘受军法！”操曰：“战船尽已连锁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战。”触曰：“若用大船，何足为奇？乞付小舟二十余只，某与张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须要夺旗斩将而还。”多大言者少成事。操曰：“吾与汝二十只船，差拨精锐军五百人，皆长枪硬弩。到来日天明，将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远为之势。更差文聘亦领三十只巡船接应汝回。”写曹操亦甚周密。焦触、张南欣喜而退。次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已定，早听得水寨中擂鼓鸣金。船皆出寨，分布水面，长江一带，青红旗号交杂。焦触、张南领哨船二十只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进发。

却说南岸隔夜听得鼓声喧震，遥望曹操调练水军，探事人报知周瑜。瑜往山顶观之，操军已收回。补叙隔日，一笔不漏。次日，忽又闻鼓声震天，军士急登高观望，见有小船冲波而来，飞报中军。周瑜问帐下：“谁敢先出？”韩当、周泰二人齐出曰：“某当权为先锋破敌。”因黄盖病，故二人权为先锋，与前后文相应。瑜喜，传令各寨严加守御，不可轻动。韩当、周泰各引哨船五只，分左右而出。

却说焦触、张南凭一勇之气，飞棹小船而来。韩当独披掩心，手执长枪，立于船头。焦触船先到，便命军士乱箭望韩当船上射来。当用牌遮隔。焦触捻长枪与韩当交锋。当手起一枪，刺死焦触。张南随后大叫赶来。隔斜里周泰船出。张南挺枪立于船头，两边弓矢乱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，两船相离七八尺，泰即飞身一跃，直跃过张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张南于水中，有此二人之死，愈令操信连环计之妙，而更不疑连环之不可用也。乱杀驾舟军士。众船飞棹急回。韩当、周泰催船追赶，到半江中，恰与文聘船相迎，两边便摆定船厮杀。

却说周瑜引众将立于山顶，遥望江北水面，艨艟战船排合江上，旗帜号带皆有次序。回看文聘与韩当、周泰相持，韩当、周泰奋力攻击，文聘抵敌不住，回船而走。文聘之败，又在周瑜眼中望见。叙法变换。韩、周二人，急催船追赶。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将白旗招飐，令众鸣金，二人乃挥棹而回。此写南军第二次小胜，亦是预为之兆。周瑜于山顶看隔江战船，尽入水寨。瑜顾谓众将曰：“江北战船如芦苇之密，操又多谋，当用何计以破之？”众未及对，忽见曹军寨中，被风吹折中央黄旗，飘入江中。曹军折旗，却在周瑜眼中望见。叙法变换。○将写周瑜旗角拂面，先写曹操军中折旗。衬染绝佳。瑜大笑曰：“此不祥之兆也！”写周瑜大笑，反衬下文大叫。正观之际，忽狂风大作，江中波涛拍岸。一阵风过，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试思猛想是何想？一事是何事？解人必已辨之。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口吐鲜血。诸将急救起时，却早不省人事。终篇又忽作惊人之笔，令人疑惑不定。正是：

一时忽笑又忽叫，难使南军破北军。

毕竟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

曹操假病，吉平以药药之而不死，不知其假也；周郎真病，孔明以不药药之而得生，独识其真也。北军之病，病在畏水，庞统镇以金而平其水，至水症平而火症发，则水不能制矣；周郎之病，病在畏风，孔明顺其气而疏其风，使寒风息而温风生，则风适为用矣。病若周郎，人所莫识；医如孔明，亦世所罕闻。

吾尝读《易》，观风火之为《家人》，火风之为《鼎》，窃以为可与赤壁之战相况也。惟孙、刘合为一家，而鼎足之形成。孙之合于刘，亦如火之合于风，风因火力而风愈扬，火藉风力而火乃烈。瑜之不可无亮，犹亮之不可无瑜耳。

孔明之祭风，其孔明之用兵乎？杖剑登坛，号令严肃，仿佛与命将相似；按二十八宿与六十四卦，仿佛与布阵相似；下一层以青红黑白分列四方旗帜，仿佛与四路奇兵相似；中一层又以五色间杂分布八方，仿佛与八路奇兵相似；上一层以四人分左右两翼，又仿佛与两阵奇兵相似。虽未用兵，而有同于用兵者：只一百二十人，不异千军万马之势。其视彼八十三万大军，不啻如腐草败苇，继而折之，真不费力矣。

写周郎用兵，不于既战时写之，正于将战未战时写之：一写其东风未发之前，各处打点，各人准备，秣马厉兵，治舟束甲，未战而已勃勃乎有欲战之势；一写其东风既发之后，诸将听令，各军赴敌，按部分班，星驰电走，将战而已森森然有必战之形。盖用兵之胜，决之于将战未战之时，而不待于既战之后也。若但观其战，不过某人射某人于水中，某人砍某人于马下而已，又何以见江东士气之壮，周郎兵略之善哉！

周郎赤壁一战，未调破曹操之兵，而先调取孔明之兵；以水陆十二队分取八十三万人，而独以两队当孔明一人，盖以孔明一人为大敌，又在八十三万人之上也。乃八十三万人可胜，而孔明终不可胜。知其不可胜而欲杀之，人以病周郎之刻；知其不可胜而强欲杀之，吾以笑周郎之愚。

赤壁之火，不自赤壁始也，其下种在二回之前矣。以大江为灶，而黄盖其担柴者也，阚泽其送炭者也，庞统其添油者也；况更有蒋干之乞薪于人以佐其炊，二蔡之采樵于外以资其爨者乎！迨乎孔明执扇而从之，周瑜因人而热之，而风伯施威，祝融凭怒，殆又其后事云。

周郎调兵分作两段，诸葛调兵亦分作两段，如周郎于调兵之先另取孔明，而孔明亦于调兵之后别命云长是也。然周郎既不知玄德之当结，又不知孔明之不死，则不知人而亦不知天；孔明既知曹操之不死，而又知云长之必释，则能知天而更能知人：由是观之，则周郎之不及孔明也远甚。

写风写火，此回可谓奇矣。而定谋之初，则机密之至。周郎命各书一字于掌中，孔明亦暗写一方于纸上。而不知纸上之风，风之始也；掌中之火，火之原也。从来燎灭之威，必始于炎炎之细；土囊之口，必始于青苹之末，其犹此夫！

此回写风之将来，有无数曲折；写风之既至，又有无数点染。所云曲折者：如孔明上坛三次，下坛三次，并无动静是也；又如等到天晚，不见风起，周瑜疑惑，言此时安得有东风是也；又如等到三更，先听风声响，出帐视之，旗带忽飘西北是也；又如周瑜叹诧为奇，而曹操一边见之，又以为一阳初生，偶亦有之，不足为奇是也。所云点染者：如丁奉、徐盛迎风而走，守坛将士当风而立是也；又如赵云扯篷，其船如飞，小校望见远帆，忽而孔明已到是也；又如曹操见月射波浪，金蛇万道是也；又如黄盖隔二里放火；又如风声正大，不听得弓弦响是也。至于此回有风，却于前回先写雾，于后回又写雨；其余写月、写星、写云，不一而足：俱与风相映像。吾尝叹今之薣画者，能画花、画云、画月，而独不能画风；今读七星坛一篇，而如见乎丹青矣。

却说周瑜立于山顶，观望良久，忽然望后而倒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帐中。诸将皆来动问，尽皆愕然相顾曰：“江北百万之众虎踞鲸吞。不争都督如此，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”慌忙差人申报吴侯，一面求医调治。北军求医，周瑜又求医。

却说鲁肃见周瑜卧病，心中忧闷，来见孔明，言周瑜卒病之事。孔明曰：“公以为何如？”肃曰：“此乃曹操之福，江东之祸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公瑾之病，亮亦能医。”北军之病，庞统医之；周瑜之病，必须孔明治之。肃曰：“诚如此，则国家万幸！”即请孔明同去看病。肃先入见周瑜。瑜以被蒙头而卧。肃曰：“都督病势若何？”鲁肃是真问病。周瑜曰：“心腹搅痛，时复昏迷。”肃曰：“曾服何药饵？”瑜曰：“心中呕逆，药不能下。”肃曰：“适来去望孔明，言能医都督之病。现在帐外，烦来医治，何如？”瑜命请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于床上。孔明曰：“连日不晤君颜，何期贵体不安！”孔明是假问病。瑜曰：“‘人有旦夕祸福’，岂能自保？”孔明笑曰：“‘天有不测风云’，人又岂能料乎？”一语道着心病。巧绝，妙绝。瑜闻失色，乃作呻吟之声。孔明曰：“都督心中似觉烦积否？”瑜曰：“然。”孔明曰：“必须用凉药以解之。”瑜曰：“已服凉药，全然无效。”孔明曰：“须先理其气；气若顺，则呼吸之间，自然痊可。”都是隐语、妙语。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欲得顺气，当服何药？”大家借病说哑谜，写来真是好看。孔明笑曰：“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气顺。”此等顺气方，谅用不着陈皮几分，乌药几钱也。瑜曰：“愿先生赐教。”孔明索纸笔，屏退左右，密书十六字曰：

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直是四句药性歌，恐《难经》、《脉诀》，万病回春，未必有此奇方。

写毕，递与周瑜曰：“此都督病源也。”此等病源，近世医家写不出。瑜见了大惊，暗思：“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实情告之。”乃笑曰：“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将用何药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赐教。”特求急救良方。孔明曰：“亮虽不才，曾遇异人，传授奇门遁甲天书，可以呼风唤雨。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孔明为卧龙，又为啸虎矣。都督若要东南风时，可于南屏山建一台，名曰七星坛，高九尺，作三层，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。亮于台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”病贵驱风，今反以风治病，盖三日之风，胜于七年之艾矣。瑜曰：“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风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迟缓。”不欲迟而多，但愿速而少，今人服药，往往如此。孔明曰：“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，如何？”周以甲子兴，纣以甲子亡；赤壁之战，几同牧野之师。瑜闻言大喜，矍然而起。只因“其风肆好”，遂尔“勿药有喜”。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，往南屏山筑坛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，听候使令。

孔明辞别出帐，与鲁肃上马，来南屏山相度地势，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，东南巽地，与风相取；色尚其赤，与火相照。方圆二十四丈，每一层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：东方七面青旗，按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布苍龙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，作玄武之势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红旗，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，成朱雀之状。前回曹操用兵，用五色旗号以按五方；今孔明祭风，亦用四方旗号以按列宿：前后正相映像。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曹操调兵，以黑、白、青、红列前后左右，而以黄旗立于中央；孔明祭风，以黑、白、青、红列台下四面，而以黄旗立于中层：前后又复映像。上一层用四人，各人戴束发冠，穿皂罗袍，凤衣博带，朱履方裾。前左立一人，手执长竿，竿尖上用鸡羽为葆。以招风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执长竿，竿上系七星号带，以表风色；后左立一人，捧宝剑；后右立一人，捧香炉。曹操调兵，分水陆二处；孔明祭风，分上中下三层。曹操于水军五队、旱军四队之外，又添设两队；孔明于二十八宿、六十四卦之上，又设立四人。前后又相映像。坛下二十四人，各持旌旗、宝盖、大戟、长戈、黄旄、白钺、朱幡、皂纛，环绕四面。第一层用四人，第二层六十四人，第三层二十八人，今又加以二十四人，恰好是一百二十人之数。看他调度，井然不乱，参差有法，或按八方，或按七星，虽一百二十人，如有千军万马之势。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发，来到坛前。吩咐鲁肃曰：“子敬自往军中相助公瑾调兵。倘亮所祈无应，不可有怪。”反说一句，愈衬下文之奇。鲁肃别去。孔明嘱咐守坛将士：“不许擅离方位，嗄。不许交头接耳，嗄。不许失口乱言，嗄。不许失惊打怪。嗄。如违令者斩！”嗄。○孔明筑坛祭风，与韩信登坛点将一样声势。众皆领命。孔明缓步登坛，观瞻方位已定，焚香于炉，注水于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坛入帐中少歇，令军士更替吃饭。孔明一日上坛三次，下坛三次。却并不见有东南风。先反写一句，妙。

且说周瑜请程普、鲁肃一班军官，在帐中伺候，只等东南风起，便调兵出；写周瑜一面等候，十分声势。一面关报孙权接应。好。黄盖已自准备火船二十只，船头密布大钉，船内装载芦苇干柴，灌以鱼油，上铺硫黄、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单遮盖。船头上插青龙牙旗，船尾各系走舸。在帐下听候，只等周瑜号令。又写黄盖一面准备，又十分声势。甘宁、阚泽窝盘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饮酒，不放一卒登岸。妙。周围尽是东吴军马，把得水泄不通：只等帐上号令下来。又写甘宁、阚泽一面打点，十分周密，十分声势。周瑜正在帐中坐议，探子来报：“吴侯船只离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”又写孙权一面等候，更觉十分声势。瑜即差鲁肃遍告各部下官兵将士：“俱各收拾船只、军器、帆橹等物。号令一出，时刻休违。倘有违误，即按军法。”又写鲁肃传令遍告，又是十分声势。众兵将得令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准备厮杀。又写众兵将一句，加倍声势。是日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风不动。再反写一句，以见下文之奇。近日道士祈雨，反祈出晴来，此不能学七星坛上下半夜之孔明，只学得上半日之孔明也。瑜谓鲁肃曰：“孔明之言谬矣。隆冬之时，怎得东南风乎？”再借周瑜口中极力反写一句，以见下文之奇。○万一此时无风奈何？或笑曰：从来南风极盛，必不虑也。肃曰：“吾料孔明必不谬谈。”将近三更时分，忽听风声响，旗幡转动。瑜出帐看时，旗脚竟飘西北，霎时间东南风大起。将写风起，先写声响，次写旗脚，以渐而来，妙甚。

瑜骇然曰：“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、鬼神不测之术！若留此人，乃东吴祸根也。及早杀却，免生他日之忧。”才借得风来，便欲杀借风之人，周郎可谓狠矣。不知风尚能借，杀岂不能远乎？急唤帐前护军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将：“各带一百人。徐盛从江内去，丁奉从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坛前，休问长短，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，将首级来请功。”未调各路破曹操之兵，先调两路杀孔明之兵，周郎之视孔明，重于曹操，重于八十三万大兵也。○今日道士求得雨，便要谢将；孔明借得风来，周郎却以斩首为谢将：可发一大笑。二将领命。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荡开棹桨；丁奉上马，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驹：往南屏山来。读书至此，为孔明捏一把汗。于路正迎着东南风起。但于有火处写风，不于无火处写风，则疏矣。今去杀孔明，初不赖风力，而于此处闲写一句，正见叙事笔法之密。后人有诗曰：

七星坛上卧龙登，一夜东风江水腾。不是孔明施妙计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？

丁奉马军先到，见坛上执旗将士，当风而立。又写一句风，妙甚。丁奉下马提剑上坛，不见孔明，慌问守坛将士。答曰：“恰才下坛去了。”周瑜旱路一军无用。丁奉忙下坛寻时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于江边。小卒报曰：“昨晚一只快船停在前面滩口。适间却见孔明披发下船，那船望上水去了。”周瑜水路一军无用。丁奉、徐盛便分水陆两路追袭。徐盛教拽起满帆，抢风而使。遥望前船不远，徐盛在船头上高声大叫：“军师休去！都督有请！”读书至此，又为孔明一急。只见孔明立于船尾大笑曰：“上覆都督：好好用兵；诸葛亮暂回夏口，异日再容相见。”写得孔明从容不迫，的是妙人。徐盛曰：“请暂少住，有紧话说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来加害，预先教赵子龙来相接。将军不必追赶。”第一次不说破，第二次方才说破。妙甚。徐盛见前船无篷，妙。只顾赶去。看看至近，赵云拈弓搭箭，立于船尾大叫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！奉令特来接军师。你如何来追赶？本待一箭射死你来，显得两家失了和气。教你知我手段！”孔明妙在第二次方说破，赵子龙妙在第三次方说出来。言讫，箭到处，射断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堕落下水，其船便横。赵云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满帆，更妙。乘顺风而去。其船如飞，追之不及。不是写篷，是写风。既借风破曹兵，又借风归夏口，可谓一事两得。岸上丁奉唤徐盛船近岸，言曰：“诸葛亮神机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汝知他当阳长坂时否？又将前事一提。吾等只索回报便了。”于是二人回见周瑜，言孔明预先约赵云迎接去了。周瑜大惊曰：“此人如此多谋，使我晓夜不安矣！”周瑜第一次调拨两路军出去，而丁、徐二人空身来见，竟无成功。是曹操可胜，八十三万大兵可胜，而孔明一人必不可胜也。鲁肃曰：“且待破曹之后，却再图之。”

瑜从其言，此处按下孔明一边，以下单叙周郎调拨之事。唤集诸将听令。先教甘宁：“带了蔡中妙甚。并降卒沿南岸而走，只打北军旗号，直取乌林地面，正当曹操屯粮之所。深入军中，举火为号。第一队旱路火军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帐下，我有用处。”只蔡和、蔡中二人，分作两处用之。妙甚。第二唤太史慈吩咐：“你可领三千兵，直奔黄州地界，断曹操合淝接应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为号。只看红旗，便是吴侯接应之兵。”第二队旱路火军。这两队兵最远，先发。又总叙一句，做一顿。第三唤吕蒙领三千兵去乌林接应甘宁，焚烧曹操寨栅。第三队旱路火军。第四唤凌统领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乌林火起，以兵应之。第四队旱路火军。第五唤董袭领三千兵，直取汉阳，从汉川杀奔曹操案中，看白旗接应。第五队旱路火军。第六唤潘璋领三千兵，尽打白旗，往汉阳接应董袭。第六队旱路火军。六队船只各自分路去了。又总叙一句，做一顿。却令黄盖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驰书约曹操，今夜来降。以上先调旱路放火之军，此处却是水路先锋，第一个放火的。一面拨战船四只，随于黄盖船后接应。为下文黄盖下小船捉曹操张本。第一队领兵军官韩当，第二队领兵军官周泰，第三队领兵军官蒋钦，第四队领兵军官陈武：四队各引战船三百只，前面各摆列火船二十只。将水路火军四队一齐叙出，又换一样笔法。周瑜自与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战，徐盛、丁奉为左右护卫。以上旱军六队。水军连黄盖与周瑜亦是六队，共是十二队；与前回曹操水军五队、旱军六队，正复相对。只留鲁肃共阚泽及众谋士守寨。程普见周瑜调军有法，甚相敬服。忙中又与前文映合。

却说孙权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说已差陆逊为先锋，直抵蕲、黄地面进兵，吴侯自为后应。此处写孙权又是两队。只五六万兵，叙得严整有法，隐然有百万之势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，南屏山举号旗。各各准备停当，只等黄昏举动。甲子日夜半有风，至乙丑日黄昏发火。黄昏以前，却是周瑜一一调拨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，忽见一队船到，乃是公子刘琦自来探听消息。玄德请上敌楼坐定，说：“东南风起多时，子龙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见到，吾心甚忧。”小校遥指樊口港上：“一帆风送扁舟来到，必军师也。”遥指而便到，是写风之顺也。玄德与刘琦下楼迎接。须臾船到，须臾亦是风顺。孔明、子龙登岸。玄德大喜。问候毕，孔明曰：“且无暇告诉别事。前者所约军马战船，皆已办否？”不说上项事，正作者补点上项事也。妙甚。玄德曰：“收拾久矣，只候军师调用。”孔明便与玄德、刘琦升帐坐定，谓赵云曰：“子龙可带三千军马，渡江径取乌林小路，拣树木芦苇密处埋伏。第一队亦取乌林，与周瑜相合。今夜四更已后，曹操必然从那条路奔走。算定四更，则非周瑜之所及也。等他军马过，就半中间放起火来。虽然不杀他尽绝，也杀一半。”第一队旱路火军。○说捉不得曹操，正为下文关公伏笔。云曰：“乌林有两条路：一条通南郡，一条取荆州。不知向那条路来？”孔明曰：“南郡势迫，曹操不敢往；必来荆州，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。”料如指掌。云领计去了。又唤张飞曰：“翼德可领三千兵渡江，截断彝陵这条路，去葫芦谷口埋伏。第二队亦取彝陵，与周瑜相合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来日雨过，必然来埋锅造饭。预知有雨，更非周瑜之所及也。只看烟起，便就山边放起火来。虽然不捉得曹操，翼德这场功料也不小。”第二队旱路火军。○又说捉不得曹操，正为下文关公伏笔。飞领计去了。又唤糜竺、糜芳、刘封三人各驾船只，绕江剿擒败军，夺取器械。第一队水军。三人领计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谓公子刘琦曰：“武昌一望之地。最为紧要。公子便请回，率领所部之兵，陈于岸口。操一败，必有逃来者，就而擒之，却不可轻离城郭。”第二队水军。刘琦便辞玄德、孔明去了。孔明谓玄德曰：“主公可于樊口屯兵，凭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”前遣过两路旱军，两路水军，却于此处故作一顿，独留一队旱军在后，与前周瑜调拨大是不同。

时云长在侧，孔明全然不睬。本要重用他，却反不睬他。妙甚。云长忍耐不住，乃高声曰：“关某自随兄长征战，许多年来未尝落后。今日逢大敌，军师却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”待关公自问，妙甚。无此愤激，不见后文之奇。孔明笑曰：“云长勿怪！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违碍，不敢教去。”不即一口说出，妙甚。然无此留难，却不见后文之奇。云长曰：“有何违碍？愿即见谕。”孔明曰：“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当有以报之。今日操兵败，必走华容道。若令足下去时，必然放他过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”言公必放者，不是激之使不放，正料定其必不肯不放也。云长曰：“军师好心多！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斩颜良，诛文丑，解白马之围，报过他了。今日撞见，岂肯放过！”前既愤激，此又辨白，愈显后文之奇。孔明曰：“倘若放了时，却如何？”云长曰：“愿依军法！”孔明曰：“如此，立下文书。”云长便与了军令状。此写关公之决。云长曰：“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，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我亦与你军令状。”此写孔明之智。云长大喜。孔明曰：“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，堆积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烟，引曹操来。”周郎既以火逐之，孔明又以火迎之。周郎善于用火，孔明更工于用火也。云长曰：“曹操望见烟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来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？操虽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瞒过他也。他见烟起，将谓虚张声势，必然投这条路来。奇绝，妙绝。将军休得容情。”前既留难，此又切嘱，愈显后文之奇。云长领了将令，引关平、周仓并五百校刀手，投华容道埋伏去了。前写周瑜调拨，后写孔明调拨，至此方完。玄德曰：“吾弟义气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，只恐端的放了。”不惟孔明料之，玄德已料之矣。孔明曰：“亮夜观乾象，操贼未合身亡。留这人情，教云长做了，亦是美事。”孔明既知人，又知天。玄德曰：“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”孔明遂与玄德往樊口，看周瑜用兵，留孙乾、简雍守城。此俗谚所云“云端里看厮杀”也。

却说曹操在大寨中，与众将商议，只等黄盖消息。当日东南风起甚紧。程昱入告曹操曰：“今日东南风起，宜预提防。”程昱亦甚精细。操笑曰：“冬至一阳生。来复之时，安得无东南风？何足为怪。”若曹操见风而惊，便不奇矣。正妙在处之泰然，乃见后文之出其不意也。军士忽报江东一只小船来到，说有黄盖密书。操急唤入。其人呈上书。书中诉说：“周瑜关防得紧，因此无计脱身。今有鄱阳湖新运到粮，周瑜差盖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杀江东名将，献首来降。只在今晚二更，船上插青龙牙旗者，即粮船也。”火军当插红旗，而用青旗者何也？曰：水生火也。曹军黄旗居中，而以青旗胜之，木克土也。操大喜，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，观望黄盖船到。

且说江东。天色向晚，周瑜唤出蔡和，令军士缚倒。和叫：“无罪！”瑜曰：“汝是何等人，敢来诈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愿借你首级。”送箭人情，已令江东拜赐；祭旗福物，又承曹操馈来。和抵赖不过，大叫曰：“汝家阚泽、甘宁亦曾与谋！”可发一笑。瑜曰：“此乃吾之所使也。”蔡和悔之无及。瑜令捉至江边皂纛旗下，奠酒烧纸，一刀斩了蔡和，用血祭旗毕，便令开船。黄盖在第三只火船上，独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书“先锋黄盖”。盖乘一天顺风，望赤壁进发。周瑜既献了活三牲，黄盖便去烧顺风纸矣。是时东风大作，波浪汹涌。操在中军，遥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万道金蛇，翻波戏浪。偏有闲笔写月、写波，以点染风势。操迎风大笑，自以为得志。此时老奸尚在梦中。忽一军指说：“江南隐隐一簇帆幔，使风而来。”操凭高望之。报称：“皆插青龙牙旗。内中有大旗，上书先锋黄盖名字。”操笑曰：“公覆来降，此天助我也！”来船渐近。程昱观望良久，谓操曰：“来船必诈。且休教近寨。”北军未尝无人。操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程昱曰：“粮在船中，船必稳重；今观来船，轻而且浮。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，倘有诈谋，何以当之？”可惜知觉得迟了。操省悟，有曹操大笑，乃见下文之奇；有曹操省悟，更见下文之奇。便问：“谁去止之？”文聘曰：“某在水上颇熟，愿请一往。”言毕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数只巡船随文聘船出。聘立于船头，大叫：“丞相钧旨：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抛住。”众军齐喝：“快下了篷！”言未绝，弓弦响处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受了十万枝箭后，先有此一箭回礼。船上大乱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黄盖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齐发火。火趁风威，风助火势，船如箭发，烟焰涨天。二十只火船，撞入水寨，写火猛、风猛、船猛、人猛，十分声势。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；又被铁环锁住，无处逃避。方见连环计之好。隔江炮响，四下火船齐到，但见三江面上，火逐风飞，一派通红，漫天彻地。适才见万道金蛇，此时却变作千条火龙矣。

曹操回观岸上营寨，几处烟火。黄盖跳在小船上，背后数人驾舟，冒烟突火，来寻曹操。操见势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张辽驾一小脚船，扶操下得船时，那只大船，已自着了。前以五十只小船为往来巡警之用，至此却为曹操救命之用。张辽与十数人保护曹操，飞奔岸口。黄盖望见穿绛红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进，手提利刃，高声大叫：“曹贼休走！黄盖在此！”操叫苦连声。张辽拈弓搭箭，觑着黄盖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时风声正大，黄盖在火光中，那里听得弓弦响，正中肩窝，翻身落水。正写曹操被火，忽写黄盖落水。正快意时，又见此不快意事，令人阅至此，不得不急欲看后文也。正是：

火厄盛时遭水厄，棒疮愈后患金疮。

未知黄盖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

凡计中之人，必度彼之为何如人而后中之，则未有不中者也；又度彼之料我为何如人而后中之，则未有不中者也。盖彼方自以为智，而我即中之以其智，则正迎乎彼之意中；彼方料我之智，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，则又出乎彼之意外：如孔明之料曹操于华容是也。夫举火于此而伏兵于彼，则智人之所为，而为彼之所知；举火在此而伏兵即在此，此愚人之匠为，而为彼之不及料。操固熟知有兵家虚实之法，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虚实之法，此其所以为孔明所中欤！

或疑关公之于操，何以欲杀之于许田，而不杀之于华容？曰：吾为朝廷斩贼，忠也；华容之不杀，义也。顺逆不分，不可以为忠；恩怨不明，不可以为义。如关公者，忠可千霄，义亦贯日，真千古一人。怀惠者，小人之情；报德者，烈士之志。虽其人之大奸大恶，得罪朝廷，得罪天下，而后能不害我，是即我之知己也。我杀我之知己，此在无意气丈夫则然，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？使关公当日以公义灭私恩，曰：吾为朝廷斩贼，吾为天下除凶，其谁曰不宜？而公之心，以为他人杀之则义，独我杀之则不义，故宁死而有所不忍耳。曹操可以释陈宫而不释，关公可以杀曹操而不杀，是关公之仁异于曹操。蔡邕哭董卓而王允罪之，关公释曹操而孔明谅之，则孔明之见高于王允矣。

孔明既知关公之不杀操，则华容之役，何不以翼德、子龙当之？曰：孔明知天者也。天未欲杀操，则虽当之以翼德、子龙，必无成功。故孔明之使关公者，所以成关公之义；而其不使翼德、子龙者，亦以掩翼德、子龙之短也。然则关公之释操，非公释之，而孔明释之；又非孔明释之，而实天释之耳。

前回写江中之火，此回写岸上之火；前回止写周郎之火，此回续写孔明之火。前回是写帆橹之风，此回是写林木之风；前回是写孔明之以风助火，此回是写孔明之以火继风。而至于风止火息之后，又有风之余势、火之余威以点缀之。于风之后而遇雨，火之后而见烟，烟与雨正风与火之余也。且其后文又有与前文相反者：衣甲尽湿，又当燥之以风；军士乏食，又当炊之以火。盖即一回之中，而前之风为害，后之风为利；前之火为仇，后之火又为恩云。

操之习水战而凿池于北方，其名则玄武也，其象则习坎也。而庞统进之以勾陈，周郎则应之以朱雀；孔明当之以重巽，周郎则应之以重离。至于走彝陵、奔华容，则又为螣蛇之惊，白虎之凶，明夷之于行不食，旅人之先笑后号矣。

曹操于舟中舞槊之时，既大笑；今在华容败走之前，又大笑。前之笑是得意，后之笑是强颜；前之笑是适己，后之笑是骂人；前之笑既乐极生悲，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。前之笑与后之笑都无是处，千古而下，又当笑其所笑。

曹操前哭典韦，而后哭郭嘉，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。哭典韦之哭，所以感众将士也；哭郭嘉之哭，所以愧众谋士也。前之哭胜似赏，后之哭胜似打。不谓奸雄眼泪，既可作钱帛用，又可作梃杖用。奸雄之〔奸〕，真是奸得可爱。

却说当夜张辽一箭射黄盖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寻着马匹走时，军已大乱。舍大舟就小舟，又舍水路奔旱路，写一时仓忙之甚。韩当冒烟突火来攻水寨，忽听得士卒报道：“后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将军表字。”韩当细听，但闻高叫：“义公救我！”当曰：“此黄公覆也！”急教救起。见黄盖负箭着伤，咬出箭杆，箭头陷在肉内。韩当急为脱去湿衣，用刀剜出箭头，扯旗束之，脱自己战袍与黄盖穿了，先令别船送回大寨医治。原来黄盖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时，和甲堕江，也逃得性命。黄盖苦肉于前，又苦肉于后，勇不避难，极写其忠。

却说当日满江火滚，喊声震地。左边是韩当、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，右边是周泰、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，先锋已去，将四队水军合作两队。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队船只都到。此是中军一队。火须兵应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三江水战，赤壁鏖兵。曹军着枪中箭、火焚水溺者，不计其数。后人有诗曰：

魏吴争斗决雌雄，赤壁楼船一扫空。烈火初张照云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

又有一绝云：

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叹前朝割据忙。南士无心迎魏武，东风有意便周郎。

不说江中鏖兵。且说甘宁令蔡中引入曹寨深处，宁将蔡中一刀砍于马下，只蔡中、蔡和两人，却有样杀法。妙。就草上放起火来。第一队旱军出现。吕蒙遥望中军火起，也放十数处火接应甘宁。第三队旱军出现。潘璋、董袭分头放火呐喊。第五队、第六队旱军出现。四下里鼓声大震。前已写过水军，此处写旱军，却又先写四队。曹操与张辽引百余骑，在火林内走，火林二字甚新。看前面无一处不着。正走之间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数骑到。韩当救黄盖，即叙在前；毛玠救文聘，补叙在后：笔法甚变。操令军寻路。张辽指道：“只有乌林，地面空阔可走。”操径奔乌林。正走间，背后一军赶到，大叫：“曹贼休走！”火光中现出吕蒙旗号。在曹操眼中看出，带写火光之盛。操催军马向前，留张辽断后，抵敌吕蒙。却见前面火把又起，从山谷中拥出一军，大叫：“凌统在此！”第四队旱军出现，却在凌统口中叫出。曹操肝胆皆裂。忽刺斜里一彪军到，大叫：“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”彼此混战一场，夺路望北而走。忽见一队军马屯在山坡前，徐晃出问，乃是袁绍手下降将马延、张顗，有三千北地军马，列寨在彼；当夜见满天火起，未敢转动，恰好接着曹操。两个替死鬼来了。操教二将引一千军马开路，其余留着护身。操得这枝生力军马，心中稍安。马延、张顗二将飞骑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声起处，一彪军出。为首一将，大呼曰：“吾乃东吴甘兴霸也！”甘宁忽没忽现，分两番写，极其声势。马延正欲交锋，早被甘宁一刀斩于马下。张顗挺枪来迎，宁大喝一声，顗措手不及，被宁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马。后军飞报曹操。操此时指望合淝有兵救应，不想孙权在合淝路口，望见江中火光，知是我军得胜，便教陆逊举火为号；太史慈见了，与陆逊合兵一处，冲杀将来。又是两路旱军。○周瑜调拨第二队是太史慈，今却于末后出现。叙得参差有致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见张郃，操令断后。

纵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渐远，操心方定，不是写曹操脱火，正是写火势猛烈。问曰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左右曰：“此是乌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”操见树木丛杂，山川险峻，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且不要笑，理会哭着。诸将问曰：“丞相何故大笑？”操曰：“吾不笑别人，单笑周瑜无谋，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时，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，如之奈何？”不要忙，孔明已先合着你意了。说犹未了，两边鼓声震响，火光竟天而起，前是周郎之火，此是孔明之火。前是孔明以风助火，此是孔明以火继风。惊得曹操几乎坠马。吓杀。刺斜里一彪军杀出，大叫：“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，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前孔明所拨第一队于此出现。操教徐晃、张郃双敌赵云，自己冒烟突火而去。子龙不来追赶，只顾抢夺旗帜。曹操得脱。

天色微明，黑云罩地，东南风尚不息。前写风是在有火处写，此写风又在无火处写。忽然大雨倾盆，湿透衣甲。可谓“水火既济”。操与军士冒雨而行，诸军皆有饥色。操令军士往村落中劫掠粮食，寻觅火种。火能为利，亦能为害。方脱其害，又求其利。前则遍地是火，此处却要寻觅，亦火之有盛必有衰也。方欲造饭，后面一军赶到。操心甚慌。原来却是李典、许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。写曹军七零八落，陆续凑合。叙法绝佳。操大喜，令军马且行，问：“前面是那里地面？”人报：“一边是南彝陵大路，一边是北彝陵山路。”操问：“那里投南郡江陵去近？”军士禀曰：“取南彝陵过葫芦口去最便。”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芦口，军皆饥馁，行走不上；马亦困乏，多有倒于路者。操教前面暂歇。马上有带得锣锅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，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饭，割马肉烧吃。回思横槊赋诗之时，真所谓昨日今朝大不同。尽皆脱去湿衣，于风头吹晒。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操坐于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宜哭又笑，想亦哭不得而笑耳。众官问曰：“适来丞相笑周瑜、诸葛亮，引惹出赵子龙来，又折了许多人马。恰像笑出来的。如今为何又笑？”操曰：“吾笑诸葛亮、周瑜毕竟智谋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时，就这个去处，也埋伏一彪军马，以逸待劳；我等纵然脱得性命，也不免重伤矣。彼见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”不要忙，孔明又合着你意了。正说间，前军后军一齐发喊。又笑出一个来了。操大惊，弃甲上马。众军多有不及收马者。早见四下火烟布合，山口又是孔明之火。此时不消寻觅火种矣。一军摆开，为首乃燕人张翼德，横矛立马，大叫：“操贼走那里去！”此是孔明所拨第二队出现。诸军众将见了张飞，尽皆胆寒。许褚骑无鞍马来战张飞。张辽、徐晃二将，纵马也来夹攻。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。操先拨马走脱，诸将各自脱身。张飞从后赶来。操迤逦奔逃，追兵渐远，回顾众将多已带伤。

正行间，军士禀曰：“前面有两条路，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？”操问：“那条近？”军士曰：“大路稍平，却远五十余里。小路投华容道，却近五十余里；只是地窄路险，坑坎难行。”操令人上山观望，回报：“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；大路并无动静。”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。不向无火处走，反向有烟处走，想尚烧得不快活也。诸将曰：“烽烟起处，必有军马，何故反走这条路？”操曰：“岂不闻兵书有云：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诸葛亮多谋，故使人于山僻烧烟，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，他却伏兵在大路等着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计！”不要忙，却已中他计了。诸将皆曰：“丞相妙算，人不可及。”且慢赞着。遂勒兵走华容道。此时人皆饥倒，马尽困乏，焦头烂额者扶策而行，中箭着枪者勉强而走。衣甲湿透，个个不全；此时又巴不得以火烘之矣。军器旗幡，纷纷不整。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赶得慌，只骑得秃马，鞍辔衣服，尽皆抛弃。正值隆冬严寒之时，其苦何可胜言。极写曹操狼狈，以衬关公释放之义。

操见前军停马不进，问是何故。回报曰：“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堑内积水不流，泥陷马蹄，不能前进。”前苦于火，今苦于水。操大怒，前大笑，笑得不情；此大怒，怒得无理。叱曰：“军旅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岂有泥泞不堪行之理！”传下号令，教老弱中伤军士在后慢行，强壮者担土束柴，搬草运芦，填塞道路；务要实时行动，如违令者斩。众军只得都下马，就路傍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后军来赶，令张辽、许褚、徐晃引百骑执刀在手，但迟慢者便斩之。既死于敌之火，又死于我之刀，操军几无孑遗矣。此时军已饥乏，众皆倒地，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行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号哭之声，于路不绝。操怒曰：“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？如再哭者立斩！”只许自己笑，不许别人哭。三停人马：一停落后，一停填了沟壑，一停跟随曹操。过了险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，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。八十三万大军，只剩得三百余骑。操催速行，众将曰：“马乏矣，只好少歇。”操曰：“赶到荆州将息未迟。”又行不到数里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。第三番又笑。一发笑得可笑。众将问：“丞相何又大笑？”操曰：“人皆言周瑜、诸葛亮足智多谋，以吾观之，到底是无能之辈。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，吾等皆束手受缚矣。”有此一句，乃见下文关公之义。

言未毕，一声炮响，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，为首大将关云长，提青龙刀，跨赤兔马，截住去路。又笑出一个来了。今番出此人来，一但笑不得，哭亦哭不得矣。操军见了，亡魂丧胆，面面相觑。操曰：“既到此处，只得决一死战！”众将曰：“人纵然不怯，马力已乏，安能复战？”程昱曰：“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；恩怨分明，信义素着。丞相旧日有恩于彼，今只亲自告之，可脱此难。”不但孔明能料云长，程昱亦能料之。操从其说，即纵马向前，欠身谓云长曰：“将军别来无恙？”云长亦欠身答曰：“关某奉军师将令，等候丞相多时。”不骂操贼，而称丞相，便有不杀之意。操曰：“曹操兵败势危，到此无路，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。”可谓哀鸣。云长曰：“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斩颜良，诛文丑，解白马之围，以奉报矣。今日之事，岂敢以私废公？”今日之事，君事也。此庾公对孺子之语耳，关公效之，便有不杀之意。操曰：“五关斩将之时，还能记否？此事在白马解围之后，则公之未及报也。大丈夫以信义为重。将军深明《春秋》，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”公明《春秋》，即以《春秋》动之。小人之乞怜于君子，必不以小人之情动君子，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。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，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，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，如何不动心？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，一发心中不忍。妙在不言处写。于是把马头勒回，谓众军曰：“四散摆开。”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见云长回马，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。云长回身时，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。云长大喝一声，众军皆下马，哭拜于地。云长愈加不忍。正犹豫间，张辽纵马而至。云长见了，又动故旧之情，张辽无言，关公亦无言，都妙在不言处写。长叹一声，并皆放去。一喝一叹，写得有势有情。后人有诗曰：

曹瞒兵败走华容，正与关公狭路逢。只为当初恩义重，放开金锁走蛟龙。

曹操既脱华容之难，行至谷口，回顾所随军兵，止有二十七骑。三百余骑残兵，又只剩得二十七人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齐明，一簇人马拦路。此处尚有火之余威。操大惊曰：“吾命休矣！”操之见火而惊，如牛之望月而喘也。只见一群哨马冲到，方认得是曹仁军马，操才安心。曹仁接着，言：“虽知兵败，不敢远离，只得在附近迎接。”操曰：“几与汝不相见也！”于是引众入南郡安歇。随后张辽也到，说云长之德。操点将校，中伤者极多，操皆令将息。曹仁置酒与操解闷，众谋士俱在座。操忽仰天大恸，宜哭反笑，宜笑反哭，奸雄哭笑，与人不同。众谋士曰：“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，全无惧怯；今到城中，人已得食，马已得料，正须整顿军马复仇，何反痛哭？”操曰：“吾哭郭奉孝耳！若奉孝在，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！”遂捶胸大哭曰：“哀哉奉孝！痛哉奉孝！惜哉奉孝！”哭死的与活的看，奸甚。○周郎知二蔡之诈，并非有人往江北探来；曹操信黄盖之真，自是有人到江东报去。拾伪书之蒋干，有谁请到江东？献连环之士元，问孰引归江北？不当哭郭嘉，还该笑自己。众谋士皆默然自惭。次日，操唤曹仁曰：“吾今暂回许都收拾军马，必来报仇。汝可保全南郡。吾有一计，密留在此，非急休开，急则开之。依计而行，使东吴不敢正视南郡。”为后文周瑜中箭伏线。仁曰：“合淝、襄阳，谁可保守？”操曰：“荆州托汝管领；襄阳吾已拨夏侯惇守把；合淝最为紧要之地，吾令张辽为主将，乐进、李典为副将，保守此地。但有缓急，飞报将来。”为后文孙权战张辽伏线。操分拨已定，遂上马引众奔回许昌。荆州原降文武各官，依旧带回许昌调用。曹仁自遣曹洪据守彝陵、南郡，以防周瑜。以上放下曹操，以下接叙关公。

却说关云长放了曹操，引军自回。此时诸路军马，皆得马匹、器械、钱粮，已回夏口；独云长不获一人一骑，空身回见玄德。关公无所得，其所得者义耳。孔明正与玄德作贺，忽报云长至。孔明忙离坐席，执杯相迎曰：“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，与普天下除大害，合宜远接庆贺！”若果然杀得曹操，真当酌酒相贺矣。虽未有此事，然不可无此文。云长默然。孔明曰：“将军莫非因吾等不曾远接，故尔不乐？”回顾左右曰：“汝等缘何不先报？”虽孔明未必如此之诈，而作文者不可无如此之曲。云长曰：“关某特来请死。”孔明曰：“莫非曹操不曾投华容道上来？”若不肯释曹操，便不是关公；若操不走华容，必不是孔明。云长曰：“是从那里来。关某无能，因此被他走脱。”孔明曰：“拿得甚将士来？”云长曰：“皆不曾拿。”既失其主，何问其从。孔明曰：“此是云长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但既有军令状在此，不得不按军法。”遂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好做作。正是：

拚将一死酬知己，致令千秋仰义名。

未知云长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

君子观于南郡之战，而叹兵家胜负之不可知也。曹操于赤壁大败之后，而遗计于曹仁，遂使周郎于赤壁大胜之后，而中箭于南郡。以八十三万之众不能胜瑜，而一曹仁足以胜之；以江口、乌林之兵未尝失利，而一南郡则失之：斯已奇矣。更可异者，由前而观，则黄盖之中箭，为大胜中之小挫；周瑜之中箭，又为大胜后之小挫。由后而观，则曹操之算周瑜，为大挫后之小胜；曹仁之失南郡，又为小胜后之大挫。夫事之难料至于如此，用兵者其何得以败而沮、胜而骄乎？

读前回而见孙、刘之合，读此回而见孙、刘之离。盖同患则相恤，同利则相争，凡人之情，大抵然矣。当曹操之来，气吞吴会；赤壁之战，吴非为刘，实以自为耳。迨乎曹操已破，北军已还，而荆州九郡，刘备欲之，孙权又欲之；孔明欲为玄德取之，周郎、鲁肃又欲为孙权取之。于是乃以破曹而德色于刘，因以索谢而取偿于荆，遂致孙与刘终不得为好相识，良可叹也。

荆州之地，孔明让吴先攻，而玄德患之；周瑜许刘后取，而鲁肃又患之。盖玄德之不欲夺刘表，不欲夺刘琮，与鲁肃之不欲杀玄德、不欲杀孔明，同一仁人之心；而其不欲以荆州让人，则皆忠厚人乖觉，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；老实人使心，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

吕布在濮阳开城赚曹操，曹仁在南郡亦开城赚周瑜。同一赚也，一则赚使入城而烧之，一则赚使入城而射之；一则使人诈降而赚之，一则以诈走而赚之：斯则其不同者矣。乃吕布使人诈降，其后乃至于真降；曹仁诈走，其后乃至于真走：是不同中又有相同处。真妙事妙文。

曹仁以诈走赚周瑜，周瑜即以诈死赚曹仁。同一诈也，而曹仁之诈，是曹操之所教；周瑜之诈，则是周瑜之所自为：斯则其不同者矣。且周瑜以诈死赚曹仁，曹操亦曾以诈死赚吕布，则曹仁之智不及周瑜，而周瑜之智同于曹操耳。乃曹操诈死，未便真死；而周瑜之诈死，则若有预兆焉。周瑜假作堕马，金疮假裂，其后至于真堕马，金疮真裂；其初佯怒、佯病、佯死，后乃至于真怒、真病、真死：是相同中更有不同处。真妙事妙文。

观孔明之袭南郡，其即吕蒙袭荆州之事所由伏乎！周瑜力战而任其劳，孔明安坐而享其利，瑜即欲不怒，安得而不怒？吴即欲不报，安得而不报？然而孔明则已有辞矣。孔明袭之于曹氏，非袭之于东吴；取东吴之所将取，非取东吴之所既取：则虽同一袭，而孔明之袭，又大异于吕蒙之袭矣。

周瑜之失南郡，不当怒孔明，当自怨其计之疏耳。昔赵人空壁逐韩信，而信先使人立赤帜于赵城；今瑜当曹仁劫寨之时，预伏一军于南郡之侧，则何至为子龙所袭乎？始之中箭，既轻进于前；继之失地，又迟发于后：是瑜之智殆出韩信之下。

当周瑜战曹仁之时，正孔明遣将取三城之时。妙在周瑜一边实写，孔明一边虚写；又妙在赵子龙一边在周瑜眼中实写，云长、翼德两边在周瑜耳中虚写：此叙事虚实之法。

却说孔明欲斩云长，玄德曰：“昔吾三人结义时，誓同生死。又将首卷中事一提。今云长虽犯法，不忍违却前盟。望权记过，容将功赎罪。”孔明方才饶了。两人先自说通，此时却一个做好，一个做恶。

且说周瑜收军点将，各各叙功，申报吴侯。所得降卒，尽行发付渡江。大犒三军，遂进兵攻取南郡。前队临江下寨，前后分五营，周瑜居中。瑜正与众商议征进之策，忽报：“刘玄德使孙乾来与都督作贺。”瑜命请入。乾施礼毕，言：“主公特命乾拜谢都督大德，有薄礼上献。”刘谢孙，孙亦当谢刘。瑜问曰：“玄德在何处？”乾答曰：“现移兵屯油江口。”瑜惊曰：“孔明亦在油江否？”此时吃惊，谁知后来还吃惊。乾曰：“孔明与主公同在油江。”瑜曰：“足下先回，某亲来相谢也。”刘谢孙，当谢周郎之火；孙谢刘，当谢孔明之风。瑜收了礼物，发付孙乾先回。肃曰：“却才都督为何失惊？”瑜曰：“刘备屯兵油江，必有取南郡之意。我等费了许多精神，军马用了许多钱粮，目下南郡反手可得。彼等心怀不仁，要就现成，须放着周瑜不死！”谁知后来就见成，偏在公活时。肃曰：“当用何策退之？”瑜曰：“吾自去和他说话。好便好；不好时，不等他取南郡，先结果了刘备！”须放着孔明不死。肃曰：“某愿同往。”于是瑜与鲁肃引三千轻骑，径投油江口来。

先说孙乾回见玄德，言周瑜将亲来相谢。玄德乃问孔明曰：“来意若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那里为这些薄礼肯来相谢？止为南郡而来。”一个乖似一个。玄德曰：“他若提兵来，何以待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他来便可如此如此应答。”须知下文玄德之言，皆是孔明之言。遂于油江口摆开战船，岸上列着军马。人报周瑜、鲁肃引兵到来，孔明使赵云领数骑来接。瑜见军势雄壮，心甚不安。须结果刘备不得。行至营门外，玄德、孔明迎入帐中，各叙礼毕，设宴相待。玄德举酒致谢鏖兵之事。酒至数巡，瑜曰：“豫州移兵在此，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？”只得直说出来。玄德曰：“闻都督欲取南郡，故来相助。谁知乃是玄德欲取南郡，周郎来相助乎？若都督不取，备必取之。”妙甚。瑜笑曰：“吾东吴久欲吞并汉江，今南郡已在掌中，如何不取？”只怕捏不牢。玄德曰：“胜负不可预定。曹操临归，令曹仁守南郡等处，必有奇计；暗照锦囊。更兼曹仁勇不可当，但恐都督不能取耳。”反激一句。恶甚，妙甚。瑜曰：“吾若取不得，那时任从公取。”玄德曰：“子敬、孔明在此为证，都督休悔。”妙在又决绝一句。鲁肃踌躇未对。瑜曰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何悔之有？”孔明曰：“都督此言，甚是公论。先让东吴去取；若不下，主公取之，有何不可？”恶甚，妙甚。瑜与肃辞别玄德、孔明，上马而去。玄德问孔明曰：“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，虽一时说了，展转寻思，于理未然。我今孤穷一身，无置足之地，欲得南郡，权且容身；若先教周瑜取了，城池已属东吴矣，却如何得住？”一向不要荆州，此时却说出实话来。孔明大笑曰：“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，主公不听，照应刘表病时，刘琮降时之事。今日却想耶？”趣甚。玄德曰：“前为景升之地，故不忍取；今为曹操之地，理合取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不须主公忧虑。尽着周瑜去厮杀，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。”玄德是让曹操先取而后取之，孔明是让周郎先取而后取之。第未识如何早晚便得高坐，令人不测。玄德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孔明曰：“只须如此如此。”妙在此处不叙明，却于后文始见。玄德大喜，只在江口屯扎，按兵不动。

却说周瑜、鲁肃回寨。肃曰：“都督如何亦许玄德取南郡？”毕竟鲁肃是实心。瑜曰：“吾弹指可得南郡，不要忒稳了。落得虚做人情。”谁知后来却实做了人情。随问帐下将士：“谁敢先取南郡？”一人应声而出，乃蒋钦也。瑜曰：“汝为先锋，徐盛、丁奉为副将，拨五千精锐军马，先渡江。吾随后引兵接应。”

且说曹仁在南郡，分付曹洪守彝陵，以为掎角之势。人报吴兵已渡汉江；仁曰：“坚守勿战为上。”若终能坚守，则不至于失矣。骁将牛金奋然进曰：“兵临城下而不出战，是怯也。况吾兵新败，正当重振锐气。照应赤壁之事。某愿借精兵五百，决一死战。”仁从之，令牛金引五百军出战。丁奉纵马来迎。约战四五合，奉诈败，牛金引军追赶入阵，奉指挥众军一裹，围牛金于阵中。金左右冲突，不能得出。曹仁在城上望见牛金困在垓心，遂披甲上马，引麾下壮士数百骑出城，奋力挥刀，杀入吴阵。徐盛迎战，不能抵挡。曹仁杀到垓心，救出牛金，回顾尚有数十骑在阵，不能得出，遂复翻身杀入，救出重围。写曹仁如此之勇，以见下文周瑜之胜不易。正遇蒋钦拦路，曹仁与牛金奋力冲散。丁奉、徐盛、蒋钦三人，点次错落。仁弟曹纯，亦引兵接应，混杀一阵，吴军败走，曹仁得胜而回。蒋钦兵败，回见周瑜，瑜怒欲斩之，写周瑜第一次失利，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众将告免。

瑜即点兵，要亲与曹仁决战。甘宁曰：“都督未可造次。今曹仁令曹洪据守彝陵，为掎角之势。某愿以精兵三千，径取彝陵，都督然后可取南郡。”计亦甚善。瑜服其论，先教甘宁领三千兵攻打彝陵。写周瑜分兵如此之劳，以见下文之胜不易。早有细作报知曹仁，仁与陈矫商议。矫曰：“彝陵有失，南郡亦不可守矣。宜速救之。”仁遂令曹纯与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。曹纯先使人报知曹洪，令洪出城诱敌。将写南郡弃城诱敌，先有彝陵出城诱敌为之作引。甘宁引兵至彝陵，洪出与甘宁交锋。战有二十余合，洪败走。宁夺了彝陵。至黄昏时，曹纯、牛金兵到，两下相合，围了彝陵。写周瑜第二次失利，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探马飞报周瑜，说甘宁困于彝陵城中，瑜大惊。程普曰：“可急分兵救之。”瑜曰：“此地正当冲要之处，若分兵去救，倘曹仁引兵来袭，奈何？”吕蒙曰：“甘兴霸乃江东大将，岂可不救？”瑜曰：“吾欲自往救之，但留何人在此，代当吾任？”蒙曰：“留凌公绩当之。蒙为前驱，都督断后；不须十日，必奏凯歌。”瑜曰：“未知凌公绩肯暂代吾任否？”凌统曰：“若十日为期，可当之；十日之外，不胜其任矣。”又写周瑜分兵如此之难，以见下文之胜不易。瑜大喜，遂留兵万余，付与凌统；即日起大兵投彝陵来。蒙谓瑜曰：“彝陵南僻小路，取南郡极便。可差五百军去砍倒树木，以断其路。彼军若败，必走此路；马不能行，必弃马而走，吾可得其马也。”得马之利，恐不足偿后文失地之辱。瑜从之，差军去讫。大兵将至彝陵，瑜问：“谁可突围而入，以救甘宁？”周泰愿往，实时绰刀纵马，直杀入曹军之中，径到城下。甘宁望见周泰至，自出城迎之。泰言：“都督自提兵至。”宁传令教军士严装饱食，准备内应。又写周瑜分兵如此之劳，以见下文之胜不易。却说曹洪、曹纯、牛金闻周瑜兵将至，先使人往南郡报知曹仁，一面分兵拒敌。及吴兵至，曹兵迎之。比及交锋，甘宁、周泰分两路杀出，曹兵大乱，吴兵四下掩杀。曹洪、曹纯、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，却被乱柴塞道，马不能行，尽皆弃马而走。吴兵得马五百余匹。两次失利，才得一胜。周瑜驱兵星夜赶到南郡，正遇曹仁军来救彝陵。两军接着，混战一场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曹仁回城中，与众商议。曹洪曰：“目今失了彝陵，势已危急，何不拆丞相遗计观之，以解此危？”此处妙在暗写。曹仁曰：“汝言正合吾意。”遂拆书观之，大喜，便传令，教五更造饭。平明，大小军马尽皆弃城，城上遍插旌旗，虚张声势，军分三门而出。

却说周瑜救出甘宁，陈兵于南郡城外。见曹兵分三门而出。瑜上将台观看，只见女墙边虚搠旌旗，无人守护；又见军士腰下各束缚包裹。此是曹操锦囊之计，以诈走赚周瑜也。方在赤壁真走之后，又教曹仁诈走之法；有赤壁之真，故不疑南郡之诈耳。瑜暗忖曹仁必先准备走路，遂下将台号令，分布两军为左右翼，如前军得胜，只顾向前追赶，直待鸣金，方许退步。命程普督后军，瑜亲自引军取城。对阵鼓声响处，曹洪出马搦战，瑜自至门旗下，使韩当出马，与曹洪交锋。战到三十余合，洪败走。曹仁自出接战，周泰纵马相迎；斗十余合，仁败走。阵势错乱。诈败以诱之。周瑜麾两翼军杀出，曹军大败。瑜自引军马追至南郡城下，曹军皆不入城，望西北面走。妙！竟似真败者。韩当、周泰引前部尽力追赶。瑜见城门大开，城上又无人，遂令众军抢城。数十骑当先而入。瑜在背后纵马加鞭，直入瓮城。陈矫在敌楼上，望见周瑜亲自入城来，暗暗喝采道：“丞相妙策如神！”一声梆子响，两边弓弩齐发，势如骤雨。争先入城的，都颠入陷坑内。周瑜急勒马回时，被一弩箭，正射中左肋，翻身落马。前受他十万枝箭，此一箭却受得不好。牛金从城中杀出，来捉周瑜；徐盛、丁奉二人舍命救去。城中曹兵突出，吴兵自相践踏，落堑坑者无数。程普急收军时，曹仁、曹洪分兵两路杀回，吴兵大败。幸得凌统引一军从刺斜里杀来，敌住曹兵。曹仁引得胜兵进城，程普收败军回寨。写周瑜第三次失利，愈见下文之胜不易。丁、徐二将救得周瑜到帐中，唤行军医者用铁钳子拔出箭头，将金疮药敷掩疮口，疼不可当，饮食俱废。写周瑜受如此之险，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医者曰：“此箭头上有毒，急切不能痊可。若怒气冲激，其疮复发。”伏后文。程普令三军紧守各寨，不许轻出。三日后，牛金引军来搦战，程普按兵不动，牛金骂至日暮方回。次日又来骂战，程普恐瑜生气，不敢报知。至第三日，牛金直至寨门外叫骂，声声只道要捉周瑜。既被射，又被骂，以见下文之胜不易。程普与众商议，欲暂且退兵，回见吴侯，却再理会。此处文势作一顿，正应孔明取不得南郡之语。

却说周瑜虽患疮痛，心中自有主张，已知曹兵常来寨前叫骂，却不见众将来禀。一日，曹仁自引大军，擂鼓呐喊，前来搦战，程普拒住不出。周瑜唤众将入帐问曰：“何处鼓噪呐喊？”众将曰：“军中教演士卒。”瑜怒曰：“何欺我也！吾已知曹兵常来寨前辱骂。程德谋既同掌兵权，何故坐视？”遂命人请程普入帐问之。普曰：“吾见公瑾病疮，医者言勿触怒，故曹兵搦战，不敢报知。”瑜曰：“公等不战，主意若何？”普曰：“众将皆欲收兵暂回江东。待公箭疮平复，再作区处。”瑜听罢，于床上奋然跃起曰：“大丈夫既食君禄，当死于战场，以马革裹尸还，幸也！岂可为我一人，而废国家大事乎？”语亦甚壮。言讫，即披甲上马。写周瑜如此之勇，以见下文之胜不易。诸军众将，无不骇然。遂引数百骑出营前，望见曹兵已布成阵势，曹仁自立马于门旗下，扬鞭大骂曰：“周瑜孺子，料必横夭，再不敢正觑我兵！”骂犹未绝，瑜从群骑内突然出曰：“曹仁匹夫！见周郎否！”妙甚，趣甚。曹军看见，尽皆惊骇。曹仁回顾众将曰：“可大骂之！”众军厉声大骂。周瑜大怒，使潘璋出战。未及交锋，周瑜忽大叫一声，口中喷血，坠于马下。有此假怒，以引下文真怒。曹兵冲来，众将向前抵住，混战一场，救起周瑜，回到帐中。程普问曰：“都督贵体若何？”瑜密谓普曰：“此吾之计也。”普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瑜曰：“吾身本无甚痛楚；吾所以为此者，欲令曹兵知我病危，必然欺敌。可使心腹军士去城中诈降，说吾已死，今夜曹仁必来劫寨。吾却于四下埋伏以应之，则曹仁可一鼓而擒也。”写周瑜费如此之计，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程普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随就帐下举起哀声。众军大惊，尽传言都督箭疮大发而死，各寨尽皆挂孝。赤壁江边一片红，南郡城外一片白，真红假白，正复相对。

却说曹仁在城中与众商议，言周瑜怒气冲发，金疮崩裂，以致口中喷血，坠于马下，不久必亡。正论间，忽报吴寨内有十数个军士来降，中间亦有二人，原是曹兵被掳过去的。妙在即用其人。曹仁忙唤入问之，军士曰：“今日周瑜阵前金疮碎裂，归寨即死。今众将皆已挂孝举哀。我等皆受程普之辱，故特归降，便报此事。”曹仁大喜，随即商议今晚便去劫寨，夺周瑜之尸，斩其首级，送赴许都。不能杀活周郎，却欲杀死周郎。一笑。陈矫曰：“此计速行，不可迟误。”曹仁遂令牛金为先锋，自为中军，曹洪、曹纯为合后，只留陈矫领些少军士守城，其余军兵尽起。为下文孔明拿住陈矫伏线。初更后出城，径投周瑜大寨。来到寨门，不见一人，但见虚插旗枪而已。情知中计，急忙退军。四下炮声齐发，东边韩当、蒋钦杀来，西边周泰、潘璋杀来，南边徐盛、丁奉杀来，北边陈武、吕蒙杀来。曹兵大败，三路军皆被冲散，以四面敌三路。写诸将如此劳苦功高，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首尾不能相救。曹仁引十数骑杀出重围，正遇曹洪，遂引败残军马一同奔走。杀到五更，离南郡不远，一声鼓响，凌统又引一军拦住去路，截杀一阵。曹仁引军刺斜而走，又遇甘宁，大杀一阵。四路之后，又有两路。写诸将如此劳苦功高，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。曹仁不敢回南郡，径投襄阳大路而行。吴军赶了一程，自回。

周瑜、程普收住众军，径到南郡城下，见旌旗布满，敌楼上一将叫曰：“都督少罪！吾奉军师将令，已取城了。吾乃常山赵子龙也。”一向忙了这几时，都为孔明出力。周瑜大怒，便命攻城。城上乱箭射下。瑜命且回军，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，径取荆州；凌统引数千军马，径取襄阳；然后却再取南郡未迟。正分拨间，忽然探马急来报说：“诸葛亮自得了南郡，遂用兵符，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，却教张飞袭了荆州。”荆州一路用虚写。又一探马飞来报说：“夏侯惇在襄阳，被诸葛亮差人赍兵符，诈称曹仁求救，诱惇引兵出，却教云长袭取了襄阳。”襄阳一路亦用虚写。二处城池，全不费力，皆属刘玄德矣。又总叙一句。取者不费力，叙者亦不费笔。周瑜曰：“诸葛亮怎得兵符？”程普曰：“他拿住陈矫，兵符自然尽属之矣。”探马口中不叙陈矫，却在程普口中补出。妙事妙品。周瑜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。前是诈骗曹仁，此番却弄出真来了。正是：

几郡城池无我分，一场辛苦为谁忙！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八卷完）

# 第九卷

##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

荆州者，大汉之荆州，而非刘表之荆州也。非刘表之荆州，何必刘表之子方可有？即以为刘表之荆州，而刘表之子可有，刘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？然使孔明执此语以谢鲁肃，则东吴之攻我必速矣。东吴攻我，则我势危；曹操见我与吴之相攻，而复乘其间以图我，则我愈危。故不若借刘琦以缓之；而彼不肯缓，则以将死之刘琦暂缓之：此孔明之明而熟于计也。

前回玄德所取者，荆州尚未半耳。周瑜即能听鲁肃之言而不攻刘备，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？周瑜之所以去者，有吴侯之召也；吴侯之所以召者，有合淝之战也。人但知周瑜之战曹仁，适为孔明取三郡之助；而不知孙权之战合淝，又适为孔明取四郡之助也。

三国人才绝异，而其形貌亦多有异者，如：大耳之玄德、赤面长髯之关公、虎须环眼之翼德、碧眼紫须之仲谋及须之曹彰，所皆奇矣；而又有白眉之马良，至今称众中之尤者，必曰白眉。虽然，形貌末耳。舜重瞳，重耳重瞳，项羽亦重瞳，黄巢左目亦重瞳；或圣而帝，或谲而霸，或勇而亡，或好杀而亡。人之贤不贤，岂在貌之异不异哉！

马良请表刘琦为荆州牧以安众心，可见荆州之人未忘刘表，其从曹操者，迫于势耳。使玄德于刘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，则人心必不附；人心不附，则曹操来追而内变必作。故知玄德之迟于取荆州，未为失算矣。或曰：荆州之人，既已未忘刘表；益州之人，岂其不念刘璋？玄德不背刘表于死后，而独可夺刘璋于生前，其故何欤？曰：荆州者，东吴之所必争也，宜权借刘琦以谢东吴；益州则非张鲁之所敢争也，不必存刘璋以谢张鲁。当曹操习战玄武之时，未尝须臾忘荆州也。外患既迫，我何能猝定荆州之人心而消其内忧？及曹操既破张鲁之后，势未暇遽窥益州也。外患尚迟，则我可徐抚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内变。是以荆州之事，不得以益州律之。

刘度纳降，只是一番；赵范纳降，却有两番；孔明取零陵，只是一番，子龙取桂阳，却有两番。于道荣之诈，孔明知之而纵之，以行我计，妙在暗写；陈应、鲍龙之诈，子龙知之而杀之，用其带来之人以行我计，妙在明写。即一回之中，而前事与后事无一毫相犯，前文后文亦无一毫相犯。问近日稗官能有此否？

刘备取刘焉妇，而赵云不取赵范之嫂，是赵云过于刘备矣；绣耻以其婶事曹操，而赵范愿以其嫂事赵云，是赵范不如张绣矣。赵范之意，以为嫂复作嫂，一重亲何妨更做两重亲；赵云之意，以为兄同是兄，一家人岂可更作两家事。

赵范之爱子龙，以为亲，却是极疏；子龙之怒赵范，以为疏，却是极亲。才通谱便令见嫂，是真以之为兄也，亲也；然才通谱便令娶嫂，是原不以之为兄也，疏也。才通谱便打，是不认之为弟也，疏也；然才通谱便打，是已认之为弟也，亲也。自子龙一打之后，而叔真是叔，嫂真是嫂，弟真是弟，兄真是兄也。

赵子龙之事，戏成数联云：太守华堂出粉面，可惜莽相如负却卓王孙；佳人翠袖捧金钟，又怜美玉环不遇韦节度。李靖无心，枉了善识人的红拂；令公有院，逢着不解事的千牛。老拳一击，打断了驾鹊仙桥；美酒三杯，撮不合行云巫峡。虽非认义哥哥，也仿着云长秉烛；不学多情叔叔，羞杀他曹植思甄。此数联俱堪绝倒。

却说周瑜见孔明袭了南郡，又闻他袭了荆襄，如何不气！真是气杀。气伤箭疮，半晌方苏，众将再三劝解。瑜曰：“若不杀诸葛村夫，怎息我心中怨气！程德谋可助我攻打南郡，定要夺还东吴。”读者至此，必谓下文与赵子龙厮杀也。正议间，鲁肃至。瑜谓之曰：“吾欲起兵与刘备、诸葛亮共决雌雄，复夺城池。子敬幸助我。”鲁肃曰：“不可。方今与曹操相持，尚未分成败；主公现攻合淝不下。为前文补笔，为后文伏笔。不争自家互相吞并，倘曹兵乘虚而来，其势危矣。鲁肃见识，到底是结刘以拒曹。况刘玄德旧曾与曹操相厚，若逼得紧急，献了城池，一同攻打东吴，如之奈何？”玄德自受衣带诏后，不复与曹操合矣。然在东吴揣之，何必不然？瑜曰：“吾等用计策，损兵马，费钱粮，他去图现成，岂不可恨！”也要思量东风是谁家的。肃曰：“公瑾且耐。容某亲见玄德，将理来说他。若说不通，那时动兵未迟。”诸将曰：“子敬之言甚善。”

于是鲁肃引从者径投南郡来，到城下叫门。赵云出问，肃曰：“我要见刘玄德有话说。”云答曰：“吾主与军师在荆州城中。”肃遂不入南郡，径投荆州。见旌旗整列，军容甚盛，肃暗羡曰：“孔明真非常人也！”又在鲁肃眼中补写孔明。军士报入城中，说鲁子敬要见。孔明令大开城门，接肃入衙。讲礼毕，分宾主而坐。茶罢，肃曰：“吾主吴侯，与都督公瑾，教某再三申意皇叔，前者，操引百万之众，名下江南，实欲来图皇叔；亦是实语。幸得东吴杀退曹兵，救了皇叔。所有荆州九郡，合当归于东吴。今皇叔用诡计，夺占荆襄，使江东空费钱粮军马，而皇叔安受其利，恐于理未顺。”子敬之言，不激不随，的是长者。孔明曰：“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亦出此言？常言道：‘物必归主。’荆襄九郡，非东吴之地，乃刘景升之基业。吾主固景升之弟也。景升虽亡，其子尚在。以叔辅侄，而取荆州，有何不可？”刘表乃东吴之仇，而孔明权借刘表以谢东吴者，以子敬曾来吊刘表之丧故耳。肃曰：“若果系公子刘琦占据，尚有可解；今公子在江夏，须不在这里！”孔明曰：“子敬欲见公子乎？”便命左右：“请公子出来。”赵云之至南郡，公子之到荆州，皆不用先叙在叙在前，此省笔之法。只见两从者从屏风后扶出刘琦。琦谓肃曰：“病躯不能施礼，子敬勿罪。”屏风后乃蔡夫人所立之处，今又换却刘琦。鲁肃吃了一惊，默然无语，良久，言曰：“公子若不在，便如何？”一见便望他死，是老实人语。孔明曰：“公子在一日，守一日；若不在，别有商议。”语甚含糊。妙。肃曰：“若公子不在，须将城池还我东吴。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之言是也。”葫芦提得妙。遂设宴相待。

宴罢，肃辞出城，连夜归寨，具言前事。瑜曰：“刘琦正青春年少，如何便得他死？这荆州何日得还？”肃曰：“都督放心。只在鲁肃身上，务要讨荆襄还东吴。”读此句，必谓子敬定有妙策。瑜曰：“子敬有何高见？”肃曰：“吾观刘琦过于酒色，病入膏肓，音荒。现今面色羸瘦，气喘呕血，不过半年，其人必死。那时往取荆州，刘备须无得推故。”子敬别无妙策，不过望刘琦死耳。可发一笑。周瑜犹自忿气未消，忽孙权遣使至，瑜令请入。使曰：“主公围合淝，累战不捷。几番厮杀，只用使者口中一句虚点。特令都督收回大军，且拨兵赴合淝相助。”亏此一事，按下周瑜。周瑜只得班师回柴桑养病，令程普部领战船士卒，来合淝听孙权调用。以上按下东吴一边，以下专叙玄德一边。

却说刘玄德自得荆州、南郡、襄阳，心中大喜，商议久远之计。忽见一人上厅献策，视之，乃伊籍也。玄德感其旧日之恩，十分相敬，又将檀溪事一提。坐而问之。籍曰：“要知荆州久远之计，何不求贤士以问之？”玄德曰：“贤士安在？”籍曰：“荆襄马氏兄弟五人，并有才名：幼者名谡，音速。字幼常；带叙马谡，为后文归蜀伏线。其最贤者，眉间有白毛，名良，字季常。伊籍前曾谏马，此又荐马。玄德前破张武得一马，今取荆州又得一马。良马马良，相映成趣。乡里为之谚曰：‘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’马良之贤不贤，不在眉之白不白也。若白眉而遂良，则今之社日生者，岂尽贤人也？公何不求此人而与之谋？”玄德遂命请之。马良至，玄德优礼相待，请问保守荆襄之策。良曰：“荆襄四面受敌之地，恐不可久守；可令公子刘琦于此养病，招谕旧人以守之，就表奏公子为荆州刺史，以安民心。孔明借公子以谢东吴，马良亦借公子以安民心，前后相应。然后南征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四郡，积收钱粮，以为根本。此久远之计也。”为后文取四郡张本。玄德大喜，遂问：“四郡当先取何郡？”良曰：“湘江之西，零陵最近，可先取之；次取武陵。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；长沙为后。”玄德遂用马良为从事，伊籍副之。请孔明商议送刘琦回襄阳，替云长回荆州。便调兵取零陵，差张飞为先锋，赵云合后，孔明、玄德为中军，人马一万五千。留云长守荆州，此处便是云长守荆州，预为后文伏线。糜竺、刘封守江陵。

却说零陵太守刘度，闻玄德军马到来，乃与其子刘贤商议。贤曰：“父亲放心。他虽有张飞、赵云之勇，我本州上将邢道荣，力敌万人，可以抵对。”刘度遂命刘贤与邢道荣引兵万余，离城三十里，依山靠水下寨。探马报说：“孔明自引一军到来。”前是暗袭，此是明攻。道荣便引军出战。两阵对圆，道荣出马，手使开山大斧，厉声高叫：“反贼安敢侵我境界！”只见对阵中一簇黄旗出，旗开处，推出一辆四轮车，车中端坐一人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羽扇，用扇招邢道荣曰：“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。曹操引百万之众，被吾聊施小计，杀得片甲不回，又将赤壁事一提。汝等岂堪与我对敌？我今来招安汝等，何不早降？”道荣大笑曰：“赤壁鏖兵，乃周郎之谋也，干汝何事，敢来夸语！”不知孔明风力。轮大斧竟奔孔明。孔明便回车，望阵中走，阵门复闭。道荣直冲杀过来，阵势急分两下而走。忽闭忽开，阵法纵横。道荣遥望中央一簇黄旗，料是孔明，乃只望黄旗而赶。抹过山脚，黄旗扎住，忽地中央分开，不见四轮车，只见一将挺矛跃马，大喝一声，直取道荣，乃张翼德也。孔明忽没，张飞忽现，来得突兀。道荣轮大斧来迎，战不数合，气力不加，拨马便走。翼德随后赶来，喊声大震，两下伏兵齐出。道荣舍死冲过，前面一员大将，拦住去路，大叫：“认得常山赵子龙否！”亦写得突兀。道荣料敌不过，又无处奔走，只得下马请降。子龙缚来寨中见玄德、孔明。玄德喝教斩首。孔明急止之，问道荣曰：“汝若与我捉了刘贤，便准你投降。”此处是孔明用计，妙在不先说明。道荣连声愿往。孔明曰：“你用何法捉他？”道荣曰：“军师若肯放某回去，某自有巧说。今晚军师调兵劫寨，某为内应，约来劫寨，便是诈言。活捉刘贤，献与军师。刘贤既擒，刘度自降矣。”玄德不信其言。孔明曰：“邢将军非谬言也。”浑身是计，却不叙明。遂放道荣归。道荣得放回寨，将前事实诉刘贤。贤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道荣曰：“可将计就计。今夜将兵伏于寨外，寨中虚立旗幡，待孔明来劫寨，就而擒之。”已在孔明算中。刘贤依计。

当夜二更，果然有一彪军到寨口，每人各带草把，一齐放火。刘贤、道荣两下杀来，放火军便退。此是孔明之计，不知者读至此，必谓孔明中计矣。刘贤、道荣两军乘势追赶，赶了十余里，军皆不见。奇绝，怪绝。刘贤、道荣大惊，急回本寨，只见火光未灭，寨中突出一将，乃张翼德也。全是孔明调度，妙在不先叙明。刘贤叫道荣：“不可入寨，却去劫孔明寨便了。”于是复回军。走不十里，赵云引一军刺斜里杀出，一枪刺道荣于马下。全是孔明调度，妙在不先叙明。刘贤急拨马奔走，背后张飞赶来，活捉过马，绑缚见孔明。贤告曰：“邢道荣教某如此，实非本心也。”孔明令释其缚，与衣穿了，赐酒压惊，教人送入城说父投降；待邢道荣则诈，待刘贤则真。如其不降，打破城池，满门尽诛。刘贤回零陵见父刘度，备述孔明之德，劝父投降。度从之，遂于城上竖起降旗，大开城门，赍捧印绶出城，竟投玄德大寨纳降。孔明教刘度仍为郡守，其子刘贤赴荆州随军办事。隐然以子为质。零陵一郡居民，尽皆喜悦。

玄德入城安抚已毕，赏劳三军。乃问众将曰：“零陵已取了，桂阳郡何人敢取？”马良之言，本是零陵之后便取武陵，今却先取桂阳。变换得妙。赵云应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张飞奋然出曰：“飞亦愿往！”二人相争。孔明曰：“终是子龙先应，只教子龙去。”张飞不服，定要去取。孔明教拈阉，拈着的便去。又是子龙拈着。张飞怒曰：“我并不要人相帮，只独领三千军去，稳取城池。”张飞争去，后却用取武陵。赵云曰：“某也只领三千军去。如不得城，愿受军令。”孔明大喜，责了军令状，选三千精兵付赵云去。前是两将双立战功，此却分开两处。张飞不服，玄德喝退。

赵云领了三千人马，径往桂阳进发。早有探马报知桂阳太守赵范。范急聚众商议。管军校尉陈应、鲍隆愿领兵出战。原来二人都是桂阳岭山乡猎户出身，陈应会使飞叉，鲍隆曾射杀双虎。忽夹叙陈应、鲍龙二句。忙中偏有此闲笔。二人自恃勇力，乃对赵范曰：“刘备若来，某二人愿为前部。”赵范曰：“我闻刘玄德乃大汉皇叔；更兼孔明多谋，关、张极勇；今领兵来的赵子龙，在当阳长坂百万军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又将子龙前事一提。我桂阳能有多少人马？不可迎敌，只可投降。”便为下文张本。应曰：“某请出战。若擒不得赵云，那时任太守投降不迟。”赵范拗不过，只得应允。

陈应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，早望见赵云领军来到。陈应列成阵势，飞马绰叉而出。赵云挺枪出马，责骂陈应曰：“吾主刘玄德，乃刘景升之弟，今辅公子刘琦同领荆州，又将前事一点。特来抚民。汝何敢迎敌！”陈应骂曰：“我等只服曹丞相，岂顺刘备！”赵云大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取陈应。应捻叉来迎，两马相交，战到四五合，陈应料敌不过，拨马便走。赵云追赶。陈应回顾赵云马来相近，用飞叉掷去，被赵云接住。回掷陈应。应急躲过，云马早到，将陈应活捉过马，掷于地下，喝军士绑缚回寨。败军四散奔走。云入寨叱陈应曰：“量汝安敢敌我！我今不杀汝，放汝回去；说与赵范，早来投降。”与孔明放邢道荣不同。陈应谢罪，抱头鼠窜，回到城中，对赵范尽言其事。范曰：“我本欲降，汝强要战，以致如此。”遂叱退陈应，赍捧印绶，引十数骑出城投大寨纳降。

云出寨迎接，待以宾礼，置酒共饮，纳了印绶，酒至数巡，范曰：“将军姓赵，某亦姓赵，五百年前，合是一家；近日此风盛行。将军乃真定人，某亦真定人，又是同乡。傥得不弃，结为兄弟，实为万幸。”今日异乡亦作通谱，何况同乡。云大喜，各叙年庚。云与范同年，云长范四个月，范遂拜云为兄。二人同乡，同年，又同姓，十分相得。不知者读至此，必谓二赵更密于关张矣；孰知后来却又不然。至晚席散，范辞回城。次日，范请云入城安民。云教军士休动，只带五十骑随入城中。第一次入城。居民执香伏道而接。云安民已毕，赵范邀请入衙饮宴。酒至半酣，范复邀云入后堂深处，洗盏更酌。云饮微醉，范忽请出一妇人，与云把酒。突如其来，出人意外。子龙见妇人身穿缟素，“缁衣綦巾，聊乐我员。”有倾国倾城之色，谁想此时忽然遇一文君。乃问范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范曰：“家嫂樊氏也。”不使妻拜伯，独使嫂见叔，便是作怪。子龙改容敬之。道学之极。樊氏把盏毕，范令就坐。亲热之极。云辞谢。道学之极。樊氏辞归后堂。云曰：“贤弟何必烦令嫂举杯耶？”范笑曰：“中间有个缘故，乞兄勿阻。先兄弃世已三载，正当再醮之时矣。家嫂寡居，终非了局，弟常劝其改嫁。嫂曰：‘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，我方嫁之：第一要文武双全，名闻天下；第二要相貌堂堂，威仪出众；第三要与家兄同姓。’再醮妇人，却如此拣择，为之一笑。你道天下那得有这般凑巧的？这样拣法，其实拣不出来。今尊兄堂堂仪表，名震四海，又与家兄同姓，正合家嫂所言。令嫂之巧则凑矣，只怕令兄未必肯凑。若不嫌家嫂貌陋，愿陪嫁资，与将军为妻，前呼尊兄，此忽然改呼将，正恐呼兄则有碍于娶嫂也。结累世之亲，如何？”云闻言，大怒而起，厉声曰：“吾既与汝结为兄弟，汝嫂即吾嫂也，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！”赵范看得通谱为泛，赵云看得通谱为真。近日世俗好言通，必得认真如赵云者，方可通之；恐天下赵范不少，切宜仔细。赵范羞惭满面，答曰：“我好意相待，如何这般无礼！”遂目视左右，有相害之意。云已觉，一拳打倒赵范，径出府门，上马出城去了。不算打媒人，还只算打兄弟。

范急唤陈应、鲍隆商议。应曰：“这人发怒去了，只索与他厮杀。”范曰：“但恐赢他不得。”鲍隆曰：“我两个诈降在他军中，太守却引兵来搦战，我二人就阵上擒之。”邢道荣是被困而诈降，今两人是自去诈降，又是一样诈法。陈应曰：“必须带些人马。”隆曰：“五百骑足矣。”当夜二人引五百军径奔赵云寨来投降。云已心知其诈，遂教唤入。二将到帐下，说：“赵范欲用美人计赚将军，赵范实无此心，东吴将有其事。一实一虚，前后相映。只等将军醉了，扶入后堂谋杀，将头去曹丞相处献功：如此不仁。某二人见将军怒出，必连累于某，因此投降。”赵云佯喜，置酒与二人痛饮。二人大醉，云乃缚于帐中，擒其手下人问之，果是诈降。邢道荣之诈，孔明肚里明白；陈、鲍二人之诈，赵云盘问出来。云唤五百军入，各赐酒食，传令曰：“要害我者，陈应、鲍隆也；不干众人之事。汝等听吾行计，皆有重赏。”众军拜谢。将降将陈、鲍二人当时斩了；却教五百军引路，云引一千军在后，连夜到桂阳城下叫门。妙在即用其人。城上听时，说：“陈、鲍二将军杀了赵云回军，请太守商议事务。”妙在即用其计。城上将火照看，果是自家军马。赵范急忙出城，云喝左右捉下。遂入城，安抚百姓已定，第二次入城。飞报玄德。

玄德与孔明亲赴桂阳，云迎接入城，推赵范于阶下。孔明问之，范备言以嫂许嫁之事。孔明谓云曰：“此亦美事，公何如此？”云曰：“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，今若娶其嫂，惹人唾骂，一也；此从兄弟起见。其妇再嫁，使失大节，二也；此从夫妇起见。赵范初降，其心难测，三也。主公新定江汉，枕席未安，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？”此从君臣起见。○当挥掌之时已不认赵范为兄弟；则得桂阳之后，何妨听军师做媒人。而子龙终不肯从，是子龙之不可及也。玄德曰：“今日大事已定，与汝娶之，若何？”云吾：“天下女子不少，但恐名誉不立，何患无妻子乎？”落落丈夫语。○赵范做媒不允，玄德亦不允，樊氏可谓数奇。玄德曰：“子龙真丈夫也！”遂释赵范，仍令为桂阳太守，重赏赵云。

张飞大叫曰：“偏子龙干得功，偏我是无用之人！不是眼红，却是技痒。只拨三千军与我去取武陵郡，活捉太守金旋来献！”谁知后来偏不是活捉。孔明大喜曰：“翼德要去不妨，但要依一件事。”正是：

军师决胜多奇策，将士争先立战功。

未知孔明说出那一件事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

孔明取七郡之地，前三郡用袭，后四郡用攻。而后四郡之中，两郡太守是降，两郡太守是死。零陵、桂阳是太守不欲战，手下人欲战；武陵、长沙是太守欲战，手下人不欲战。至于零陵与桂阳不同，武陵与长沙又异，求其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。事之天然变幻，于如此。后之作稗官者，即执笔效之，安能仿佛耶！

云长不杀黄忠，是好胜处，不是慈悲处，以为杀堕马之人，不足为勇故耳。若认作慈悲，则为宋襄公之仁义，岂所以论云长哉！设以宋襄公处此，不但堕马不杀，即不堕马亦不杀。何也？白发黄忠，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。

此处有云长义释黄忠，后复有翼德义释严颜以对之；此处有黄忠射盔缨不射关公，前却有赵云射篷索不射徐盛以对之。然关公不杀黄忠，是不便杀，欲留待后杀；翼德不杀严颜，是竟不杀；赵云不杀徐盛，是本当杀姑不杀；黄忠不杀关公，是直不忍杀：四人各有肚肠，写来更不相犯。

文章之妙，有前文方于此应，后文又于此伏者，如魏延之献长沙是也。前在襄阳城下大战文聘，今在长沙城上杀却韩玄，是前文于此应也；孔明既死，魏延乃有反汉之谋；魏延初降，孔明已有欲杀之志：是后文又于此伏也。通观全部，虽人与事纷纷，而伏应之妙，则一篇如一句，斯真有数文字。

黄忠者，五虎将之一也，于此回方才出名，写来亦极出色。写其刀，写其箭，犹但写其勇耳；至于不射关公，知重义；敦请始出，能自爱也；请葬韩玄，不记怨也；请以刘表之侄为郡守，不忘本也。不独勇略过人，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，与关、张、赵云并列，夫何愧焉。

方叙玄德取四郡，便接叙孙权战合淝，盖玄德取四郡之时，正孙权战合淝之时也。若不按下周瑜，召去程普，牵制孙权，则玄德安能从容而取汉上之地？故夹叙孙权一边，特为玄德一边发明也。且孙权虽失南郡，而犹能取合淝；则以此之得，偿彼之失，而索荆州之意不至于甚急耳。是合淝之役，不独为上文发明，又将为下文伏线也。

周瑜破曹仁，而孙权不能破张辽，非独张辽之智过于曹仁，亦孙权之智不如周瑜也。天下岂有一养马之后槽而可以杀大将？又岂有一小卒为细作而可放火开城门者乎？太史慈而死于是役，使周郎而在军中，必不至此。故凡权之所以败，皆以周郎怒气冲激，养病柴桑之故。则不但南郡之失，当致怨于孔明；而合淝之战，亦当归怨孔明耳。

张辽之守合淝，其真大将之才乎！赤壁之战，射黄盖以救曹操，犹不过战将之能耳。观于此回，有大将之才三：既胜而能惧，是其慎也；闻变而不乱，是其定也；乘机以诱敌，是其谋也。宜其为关公之器重欤！惟大将不惧大将，亦惟大将能知大将。于是黄忠见关公之神武，于张辽亦见关公之知人。

却说孔明谓张飞曰：“前者子龙取桂阳郡时，责下军令状而去。今日翼德要取武陵，必须也责下军令状，方可领兵去。”赵云军令状，是赵云情愿；张飞军令状，是孔明索取。张飞遂立军令状，欣然领三千军，星夜投武陵界上来。金旋听得张飞引兵到，乃集将校，整点精兵器械，出城迎敌。从事巩志谏曰：“刘玄德乃大汉皇叔，仁义布于天下；加之张翼德骁勇非常。不可迎敌，不如纳降为上。”此处独与桂阳相反。金旋大怒曰：“汝欲与贼通连为内变耶？”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众官皆告曰：“先斩家人，于军不利。”金旋乃喝退巩志，自率兵出。离城二十里，正迎张飞。飞挺矛立马，大喝金旋。旋问部将：“谁敢出战？”众皆畏惧，莫敢向前。如此将士而欲迎敌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旋自骤马舞刀迎之。张飞大喝一声，浑如巨雷，金旋失色，不敢交锋，拨马便走。张飞不消战得，又与前两处不同。飞引众军随后掩杀。金旋走至城边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旋惊视之，见巩志立于城上曰：“汝不顺天时，自取败亡，吾与百姓自降刘矣。”言未毕，一箭射中金旋面门，坠于马下。将写黄忠之箭，先写巩志之射，天然一个引子。军士割头献张飞。巩志出城纳降，飞就令巩志赍印绶，往桂阳见玄德。玄德大喜，遂令巩志代金旋之职。

玄德亲至武陵安民毕，驰书报云长，言翼德、子龙各得一郡。明明挑动云长。云长乃回书上请曰：“闻长沙尚未取，如兄长不以弟为不才，教关某干这件功劳甚好。”前既写过赵、张，此处却写关公。玄德大喜，遂教张飞星夜去替云长守荆州，令云长来取长沙。云长既至，入见玄德、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子龙取桂阳，翼德取武陵，都是三千军去。今长沙太守韩玄，固不足道。只是他有一员大将，乃南阳人，姓黄，名忠，字汉升，黄忠名字，却用孔明口中说出。叙法变换。是刘表帐下中郎将，与刘表之侄刘盘共守长沙，为后文廌刘盘张本。后事韩玄；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不可轻敌。先在孔明口中写黄忠。云长去，必须多带军马。”云长曰：“军师何故长别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？量一老卒，何足道哉！关某不须用三千军，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，决定斩黄忠、韩玄之首，献来麾下。”写云长好胜，更自出色。玄德苦挡。云长不依，只领五百校刀手而去。孔明谓玄德曰：“云长轻敌黄忠，只恐有失。主公当往接应。”玄德从之，随后引兵望长沙进发。独长沙却用孔明、玄德自去，与零陵相似，与桂阳、武陵相反。

却说长沙太守韩玄，平生性急，轻于杀戮，众皆恶之。为后文百姓助魏延张本。是时听知云长军到，便唤老将黄忠商议。忠曰：“不须主公忧虑。凭某这口刀，这张弓，一千个来，一千个死！”夸刀又夸弓，为射关公伏线。原来黄忠能开二石力之弓，百发百中。言未毕，阶下一人应声而出曰：“不须老将军出战，只就某手中定活捉关某。”韩玄视之，乃管军校尉杨龄。韩玄大喜，遂令杨龄引军一千，飞奔出城。约行五十里，望见尘头起处，云长军马早到。杨龄挺枪出马，立于阵前骂战。云长大怒，更不打话，飞马舞刀，直取杨龄。龄挺枪来迎。不三合，云长手起刀落，砍杨龄于马下。先写杨龄之死，以反衬黄忠之勇。追杀败兵，直至城下。韩玄闻之大惊，便教黄忠出马。玄自来城上观看。忠提刀纵马，引五百骑兵飞过吊桥。云长见一老将出马，知是黄忠，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摆开，横刀立马而问曰：“来将莫非黄忠否？”写得关公儒雅之极。忠曰：“既知我名，焉敢犯我境！”云长曰：“特来取汝首级！”趣甚。言罢，两马交锋。斗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写黄忠第一日。韩玄恐黄忠有失，鸣金收军。黄忠收军入城。云长也退军，离城十里下寨，心中暗忖：“老将黄忠，名不虚传：斗一百合，全无破绽。又在关公意中写一黄忠。来日必用拖刀计，背砍赢之。”

次日早饭毕，又来城下搦战。韩玄坐在城上，教黄忠出马。忠引数百骑杀过吊桥，再与云长交马。又斗五六十合，胜负不分。写黄忠第二日。两军齐声喝采。又在众人眼中旁写一笔。鼓声正急时，云长拨马便走。黄忠赶来。云长方欲用刀砍去，忽听得脑后一声响；急回头看时，见黄忠被战马前失，掀在地下。不知者读至此，必谓黄忠死矣。云长急回马，双手举刀猛喝曰：“我且饶你性命！快换马来厮杀！”此处却写关公。黄忠急提起马蹄，飞身上马，奔入城中。玄惊问之。忠曰：“此马久不上阵，故有此失。”玄曰：“汝箭百发百中，何不射之？”又借韩玄口中写一黄忠。忠曰：“来日再战，必然诈败，诱到吊桥边射之。”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马与黄忠。忠拜谢而退，寻思：“难得云长如此义气！他不忍杀害我，我又安忍射他？此处又写黄忠。若不射，又恐违了将令。”是夜踌躇未定。次日天晓，人报云长搦战。忠领兵出城。云长两日战黄忠不下，十分焦躁，抖擞威风，与忠交马。战不到三十余合，忠诈败，云长赶来。忠想昨日不杀之恩，不忍便射，带住刀，把弓虚拽弦响。不便射，妙。云长急闪，却不见箭。云长又赶，忠又虚拽，又不便射，更妙。云长急闪，又无箭，只道黄忠不会射，放心赶来。将近吊桥，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，弦响箭到，正射在云长盔缨根上。写黄忠第三日。○前是云长义释汉升，此又是汉升义释云长矣。前面军齐声喊起。云长吃了一惊，带箭回寨，方知黄忠有百步穿杨之能，今日只射盔缨，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也。又在云长意中写一黄忠。云长领兵而退。

黄忠回到城上来见韩玄，玄便喝左右捉下黄忠。忠叫曰：“无罪！”玄大怒曰：“我看了三日，汝敢欺我！汝前日不力战，必有私心；昨日马失，他不杀汝，必有关通；因他第三日，并疑他前两日。今日两番虚拽弓弦，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缨，如何不是外通内连？若不斩汝，必为后患！”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门外斩之。众将欲告，玄曰：“告免黄忠者，便是同情！”不知者读至此，又必谓黄忠死矣。刚推到门外，恰欲举刀，忽然一将挥刀杀入，砍死刀手，救起黄忠，救得突兀，出人意外。大叫曰：“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，今杀汉升，是杀长沙百姓也！此句便挑动百姓。韩玄残暴不仁，轻贤慢士，当众共殛之。愿随我者便来！”众视其人，面如重枣，目若朗星，乃义阳人魏延也。前四十一回中，早为此处伏线。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，来投韩玄；玄怪其傲慢少礼，不肯重用，故屈沉于此。补叙得妙。当日救下黄忠，教百姓同杀韩玄，袒臂一呼，相从者数百余人。黄忠拦当不住。又写黄忠。魏延直杀上城头，一刀砍韩玄为两段，提头上马，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。云长大喜，遂入城。安抚已毕，请黄忠相见，忠托病不出。又写黄忠。云长即使人去请玄德、孔明。

却说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，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。正行间，青旗倒卷，一鸦自北南飞，连叫三声而去。曹操乌鹊南飞，不是吉兆；偏有此处乌鹊，却是吉兆。玄德曰：“此应何祸福？”孔明就马上袖占一课，曰：“长沙郡已得，又主得大将。午时后定见分晓。”今日安得有此起课先生。少顷。见一小校飞报前来，说：“关将军已得长沙郡，降将黄忠、魏延。端等主公到彼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入长沙。云长接入厅上，具言黄忠之事。玄德乃亲往黄忠家相请，忠方出降，又写黄忠。求葬韩玄尸首于长沙之东。又写黄忠。后人有诗赞黄忠曰：

将军气概与天参，白发犹然困汉南。至死甘心无怨望，临降低首尚怀惭。宝刀灿雪彰神勇，铁骑临风忆战酣。千古高名应不泯，长随孤月照湘潭。

玄德待黄忠甚厚。云长引魏延来见，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。写得突然可怪。玄德惊问孔明曰：“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，军师何故欲杀之！”孔明曰：“食其禄而杀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土而献其地，是不义也。自是正论，然意却不重在此。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，久后必反，故斩之以绝祸根。”先生不惟善卜，又善相，早为一百回后伏线。玄德曰：“若斩此人，恐降者人人自危。望军师恕之。”孔明指魏延曰：“吾今饶汝性命。汝可尽忠报主，勿生异心，若生异心，我好歹取汝首级。”魏延喏喏连声而退。巩志杀金旋而孔明不罪之，乃独罪魏延者，知延之必反，故欲借此以杀延耳。黄忠荐刘表侄刘盘，现在攸县闲居。又写黄忠。玄德取回，教掌长沙郡。四郡已平，总叙一句，以括上文。玄德班师回荆州，改油江口为公安。自此钱粮广盛，贤士归之。将军马四散屯于隘口。以上按下玄德一边，以下接叙东吴一边。

却说周瑜自回柴桑养病，令甘宁守巴陵郡，令凌统守汉阳郡，二处分布战船，听候调遣。程普引其余将士投合淝县来。原来孙权自从赤壁鏖兵之后，久在合淝，补述前文。与曹兵交锋，大小十余战，未决胜负，一句包着无数文字，省却无数笔墨。不敢逼城下寨，离城五十里屯兵。闻程普兵到，孙权大喜，亲自出营劳军。人报鲁子敬先至，权乃下马立待之。正应“天以子敬赐我”之语。肃慌忙滚鞍下马施礼。众将见权如此待肃，皆大惊异。权请肃上马，并辔而行，密谓曰：“孤下马相迎，足显公否？”肃曰：“未也。”鲁肃大奇。权曰：“然则何如而后为显耶？”肃曰：“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，总括九州，克成帝业，使肃名书竹帛，始为显矣。”愿以其君显，非但以其身显也。权抚掌大笑。同至帐中，大设饮宴，犒劳鏖兵将士，商议破合淝之策。

忽报张辽差人来下战书。权拆书观毕，大怒曰：“张辽欺吾太甚！汝闻程普军来，故意使人搦战！来日吾不用新军赴敌，看我大战一场！”仲谋乃自好胜。传令当夜五更，三军出寨，望合淝进发。辰时左右，军马行至半途，曹兵已到。两边布成阵势。孙权金盔金甲，披挂出马；左宋谦，右贾华，二将使方天画戟，先将戟一逗。两边护卫。三通鼓罢，曹军阵中，门旗两开，三员将全装惯带，立于阵前：中央张辽，左边李典，右边乐进。张辽纵马当先，专搦孙权决战。权绰枪欲自战，阵门中一将挺枪骤马早出，乃太史慈也。太史慈一向冷落，于此略一写之。张辽挥刀来迎。两将战有七八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曹阵上李典谓乐进曰：“对面金盔者，孙权也。若捉得孙权，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。”又将赤壁事一提。说犹未了，乐进一骑马，一口刀，从刺斜里径取孙权，如一道电光，飞至面前，手起刀落。写得骇人。宋谦、贾华急将画戟遮架。刀到处，两枝戟齐断，更自骇人。只将戟杆望马头上打。乐进回马，宋谦绰军士手中枪赶来。李典搭上箭，望宋谦心窝里便射，应弦落马。太史慈见背后有人堕马，弃却张辽，望本阵便回。张辽乘势掩杀过来，吴兵大乱，四散奔走。张辽望见孙权，骤马赶来。看看赶上，更自骇人。刺斜里撞出一军，为首大将，乃程普也，来得突兀。截杀一阵，救了孙权。张辽收军自回合淝。

程普保孙权归大寨，败军陆续回营。孙权因见折了宋谦，放声大哭。长史张纮曰：“主公恃盛壮之气，轻视大敌，三军之众，莫不寒心。即使斩将搴旗，威振疆场，亦偏将之任，非主公所宜也。愿抑贲育之勇，怀王霸之计。且今日宋谦死于锋镝之下，皆主公轻敌之故。今后切宜保重。”孙坚以轻追而被箭，孙策以轻出而受创。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。权曰：“是孤之过也。从今当改之。”少顷，太史慈入帐，言其手下有一人，姓戈，名定，与张辽手下养马后槽是弟兄：“后槽被责怀怨，今晚使人报来，举火为号，刺杀张辽，报宋谦之仇。作奸细者不过一小卒，为内应者亦只一养马后槽，可发一笑。某请引兵为外应。”权曰：“戈定何在？”太史慈曰：“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。某愿乞五千兵去。”诸葛瑾曰：“张辽多谋，恐有准备，不可造次。”太史慈坚执要行。孙权轻出，太史慈又轻进，君臣〔皆轻〕，安得不败。权因伤感宋谦之死，急要报仇，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，去为外应。

却说戈定乃太史慈乡人；当日杂在军中，随入合淝城，寻见养马后槽，两个商议。戈定曰：“我已使人报太史慈将军去了，今夜必来接应。你如何用事？”此等人有甚计策商量出来。后槽曰：“此间离中军较远，夜间急不能进，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，你去前面叫反，城中兵乱，就里刺杀张辽，说得忒容易了。余军自走也。”戈定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是夜张辽得胜回城，赏劳三军，传令不许解甲宿睡。左右曰：“今日全胜，吴兵远遁，将军何不卸甲安息？”辽曰：“非也。为将之道：勿以胜为喜，勿以败为忧。倘吴兵度我无备，乘虚攻击，何以应之？今夜防备，当比每夜更加谨慎。”不但为将之道为然也，立身处世，大抵宜尔。说犹未了，后寨火起，一片声叫反，报者如麻。张辽出帐上马，唤亲从将校十数人，当道而立。左右曰：“喊声甚急，可往观之。”辽曰：“岂有一城皆反者？此是造反之人，故惊军士耳。如乱者先斩！”其智能谋，其静能镇。无移时，李典擒戈定并后槽至。辽询得其情，立斩于马前。只听得城门外鸣锣击鼓，喊声大震。辽曰：“此是吴兵外应，可就计破之。”便令人于城门内放起一把火，众皆叫反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。曹仁在南郡赚周瑜是白日，张辽在合淝赚太史慈是黑夜，前后相应。太史慈见城门大开，只道内变，挺枪纵马先入。城上一声炮响，乱箭射下，太史慈急退，身中数箭。太史慈中箭与周瑜中箭，前后又相似。背后李典、乐进杀出，吴兵折其大半，乘势直赶到寨前。陆逊，董袭杀出，救了太史慈。曹兵自回。孙权见太史慈身带重伤，愈加伤感。张昭请权罢兵。权从之，遂收兵下船，回南徐润州。比及屯住军马，太史慈病重；权使张昭等问安，太史慈大叫曰：“大丈夫生于乱世，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；今所志未遂，奈何死乎！”人人有此志，不能人人遂此志，为之三叹。言讫而亡，年四十一岁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矢志全忠孝，东莱太史慈：姓名昭远塞，弓马震雄师；北海酬恩日，神亭酣战时。临终言壮志，千古共嗟咨！

孙权闻慈死，伤悼不已，命厚葬于南徐北固山下，养其子太史亨于府中。以上按下孙权一边，以下再叙玄德一边。

却说玄德在荆州整顿军马，闻孙权合淝兵败，已回南徐，与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亮夜观星象，见西北有星坠地，必应折一皇族。”方叙太史慈死，只疑东南有将星坠地，乃忽然接出西北刘琦。接笔甚幻。正言间，忽报公子刘琦病亡。玄德闻之，痛哭不已。孔明劝曰：“生死分定，主公勿忧，恐伤贵体。且理大事：可急差人到彼守御城池，并料理葬事。”玄德曰：“谁可去？”孔明曰：“非云长不可。”实时便教云长前去襄阳保守。玄德曰：“今日刘琦已死，东吴必来讨荆州，如何对答？”孔明曰：“若有人来，亮自有言对答。”过了半月，人报东吴鲁肃特来吊丧。正是：

先将计策安排定，只等东吴使命来。

未知孔明如何对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

文章之奇，有不越半幅，而倏而吊丧，倏而作伐，倏而挂孝，倏而结亲，斯亦奇矣。然而凶则是凶，吉则是吉，犹未足为奇也。奇莫奇于戈矛剑戟之内，忽然花烛洞房；又莫奇于洞房花烛之中，仍是戈矛剑戟。凶即是吉，吉即是凶；吉伏于凶，凶又伏于吉。则此一篇，真为人意计之所不及量耳。

观孙权之使鲁肃吊丧，而叹今日之人情，大抵如斯矣。前之吊刘表，非为刘表而吊也，为刘备而吊也；后之吊刘琦，又非为刘备而吊也，为荆州而吊也。吊本为死，乃以为生；吊本为人，乃以为我。吊之而无益于我，则虽当吊而不吊焉；吊之而有益于我，则虽不必吊而亦吊焉。岂独东吴为然哉？又岂独吊丧为然哉？凡近世之纷纷往来，皆当作东吴吊丧观。

孔明之辞鲁肃也，刘琦未死，则以刘琦谢之；刘琦既死，则以取西川谢之。而第二番措词又与第一番不同：前则止用缓词耳；今则先折之以正论，既明示不还之情，后乃应之以权宜，始托为暂借之说。其云借也，是即其不还之意也。孔明尝借箭于敌矣，尝借风于天矣，借箭亦将还箭，借风亦将还风耶？

凡借物于人者，以己之所有借之，乃谓之借。荆州非孙氏之有也，何谓借乎？凡授契于人者，先立契而后取物，乃以契为信。荆州刘氏之所先取也，何契之有乎？近此有谋人之美产而必写借契者矣，亦有谢人之索逋而虚以抵契搪塞者矣，鲁肃、孔明，毋乃类是！至于两家互相欺诳，一则假写借契，一则假立婚书，借契疑真实假，婚书弄假成真。一对空头，真堪捧腹。

孔明诵《铜雀台赋》是以孙权之嫂、周瑜之妻激东吴也；今授锦囊密计，是又以孙权之母、周瑜之丈人助玄德也。其子之策，其母破之；其婿之策，其丈人又破之。妙在即用他自家人，教他怪别人不得。

袁术遣媒于吕布，认真做媒，却做不成；孙权遣媒于刘备，假意做媒，倒做成了。然则吕范非媒也，孙乾亦非媒也，乔国老乃真媒也。而乔国老之为媒，又孔明实使之。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，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。

烧了外太公的香，不怕舅爷作梗；倚了老丈母的势，便堪女婿放刁，和尚寺中相女婿，禅堂倩作蓝桥；新人房里接将军，锦帐又成赤壁。回廊下执斧健儿，须不是伐柯之斧；绣帏前持兵侍女，却可助行雨之兵。有成就良姻的太太，吴夫人不比崔夫人；遇不怀好意的哥哥，孙仲谋险做孙飞虎。此数联俱绝倒。

却说孔明闻鲁肃到，与玄德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廨，相见毕。肃曰：“主公闻令侄弃世，特具薄礼，遣某前来致祭。周都督再三致意刘皇叔、诸葛先生。”玄德、孔明起身称谢，收了礼物，置酒相待。肃曰：“前者皇叔有言：公子不在，即还荆州。今公子已去世，必然见还。不识几时可以交割？”第二次索荆州。玄德曰：“公且饮酒，有一个商议。”此是孔明所教。肃强饮数杯，又开言相问。玄德未及回答，孔明变色曰：“子敬好不通理，直须待人开口！前番用柔，此番用刚，忽柔忽刚，令人不测。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，开基立业，先抬出高皇帝来压倒东吴。传至于今；不幸奸雄并起，各据一方；少不得天道好还，复归正统。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皇帝玄孙，次抬出孝景皇帝来压倒东吴。今皇上之叔，次抬出今皇上来压倒东吴。岂不可分茅裂土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，弟承兄业，有何不顺？说到刘表，已是第四层意。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，素无功德于朝廷；今倚势力，占据六郡八十一州，尚自贪心不足，而欲并吞汉土。前既高抬皇叔，此又明骂孙权。刘氏天下，我主姓刘倒无分，汝主姓孙反要强争？且赤壁之战，我主多负勤劳，众将并皆用命，岂独是汝东吴之为？此言我不亏东吴。若非我借东南风，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？此言东吴反亏我。江南一破，休说二乔置于铜雀宫，照应四十四回中语。虽公等家小，亦不能保。恶极，妙极。适来我主人不即答应者，以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不待细说。何公不察之甚也！”脚头才立得定，便会变面，便会说硬话，今人多有之矣，但本事不及孔明耳。

一席话，说得鲁子敬缄口无言；半晌乃曰：“孔明之言，怕不有理；争奈鲁肃身上甚是不便。”理上说不去，只得以情告之。孔明曰：“有何不便处？”肃曰：“昔日皇叔当阳受难时，是肃引孔明渡江，见我主公；将四十三回中事一提。后来周公瑾要兴兵取荆州，又是肃挡住；至说待公子去世还荆州，又是肃担承。又将五十二回中事一提。今却不应前言，教鲁肃如何回复？主人面上说不去，只得以自己情分告知。我主与周公瑾必然见罪。肃死不恨，只恐惹恼东吴，兴动干戈，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，空为天下耻笑耳。”既告之以情，又动之以势。孔明曰：“曹操统百万之众，动以天子为名，吾亦不以为意，岂惧周郎一小儿乎！前是论理，此又论势。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，我劝主人立纸文书，暂借荆州为本；岂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？若云为本，正不知起利几分算。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，便交付还东吴。此论如何？”极似赖债者，并不回绝，只用话说。肃曰：“孔明待夺得何处，还我荆州？”孔明曰：“中原急未可图；西川刘璋暗弱，我主将图之。若图得西川，那时便还。”以荆州为本，以西川为利。待得利之后，单还本钱：则是不起利者矣。肃无奈，只得听从。玄德亲笔写成文书一纸，押了字。保人诸葛孔明也押了字。妙极。孔明曰：“亮是皇叔这里人，难道自家作保？烦子敬先生也押个字，回见吴侯也好看。”妙极，恶极。肃曰：“某知皇叔乃仁义之人，必不相负。”遂押了字，如此作中，不知可有中物相谢。收了文书。宴罢辞回，玄德、孔明，送到船边。孔明嘱曰：“子敬回见吴侯，善言伸意，休生妄想。若不准我文书，我翻了面皮，连八十一州都夺了。一句硬。今只要两家和气，休教曹贼笑话。”又一句软。

肃作别下船而回，先到柴桑郡见周瑜。瑜问曰：“子敬讨荆州如何？”肃曰：“有文书在此。”呈与周瑜，瑜顿足曰：“子敬中诸葛之谋也！名为借地，实是混赖。从来文书不足据，不独荆州为然也。他说取了西川便还，知他几时取西川？假如十年不得西川，十年不还？这等文书，如何中用？你却与他做保！从来保人难做，不独鲁肃为然也。他若不还时，必须连累足下，主公见罪奈何？”肃闻言，呆了半晌，曰：“恐玄德不负我。”活写老实人。瑜曰：“子敬乃诚实人也。刘备枭雄之辈，诸葛亮奸猾之徒，恐不似先生心地。”肃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瑜曰：“子敬是我恩人，想昔日指囷相赠之情，如何不救你？指囷时周郎原不曾有借契。你且宽心住数日，待江北探细的回，别有区处。”鲁肃跼蹐不安。

过了数日，细作回报：“荆州城中扬起布幡做好事，城外别建新坟，军士各挂孝。”瑜惊问曰：“没了甚人？”细作曰：“刘玄德没了甘夫人，即日安排殡葬。”刘琦之死，在荆州一边叙来；甘夫人之死，在东吴一边听得：文法变换。瑜谓鲁肃曰：“吾计成矣！使刘备束手就缚，荆州反掌可得。”妙极，令人不测。肃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瑜曰：“刘备丧妻，必将续娶。主公有一妹，极其刚勇，侍婢数百，居常带刀，房中军器摆列遍满，虽男子不及。为后文玄德惊恐张本。我今上书主公，教人去荆州为媒，说刘备来入赘。读者至此，疑是成亲之后，教孙夫人讨荆州也。赚到南徐，妻子不能勾得，幽囚在狱中，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。原来却不用夫人。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，我别有主意。于子敬身上，须无事也。”鲁肃拜谢。周瑜写了书呈，选快船送鲁肃投南徐见孙权，先说借荆州一事，呈上文书。权曰：“你却如此胡涂！这样文书，要他何用？”谚云：“不做媒人不做保，一世无烦恼。”子敬作保，既受埋怨；只怕周瑜做媒，终须淘气。肃曰：“周都督有书呈在此，说用此计，可得荆州。”权看毕，点头暗喜，寻思谁人可去，猛然省曰：“非吕范不可。”遂召吕范至，谓曰：“近闻刘玄德丧妇。吾有一妹，欲招赘玄德为婿，永结姻亲，同心破曹，以扶汉室。非子衡不可为媒，望即往荆州一言。”做媒不用鲁肃，却用吕范，正恐识破讨荆州耳。范领命，即日收拾船只，带数个从人望荆州来。

却说玄德自没了甘夫人，昼夜烦恼。一日，正与孔明闲叙，人报东吴差吕范到来。孔明笑曰：“此乃周瑜之计，必为荆州之故。亮只在屏风后潜听。也学蔡夫人身段。但有甚说话，主公都应承了。想孔明此时已料着七八分。留来人在馆驿中歇，别作商议。”玄德教请吕范入。礼毕坐定，茶罢，玄德问曰：“子衡来，必有所谕？”刘琦之死则吊，甘夫人之死则不吊。不吊丧而便作伐，便知作伐之非真也。范曰：“范近闻皇叔失偶，有一门好亲，故不避嫌，特来作媒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中年丧妻，大不幸也。骨肉未寒，安忍便议亲？”范曰：“人若无妻，如屋无梁，岂可中道而废人伦？吾主吴侯有一妹，美而贤，堪奉箕帚。若两家共结秦、晋之好，则曹贼不敢正视东南也。此事家国两便，请皇叔勿疑。但我国太吴夫人甚爱幼女，不肯远嫁，必求皇叔到东吴就婚。”先说联姻，次说入赘，语有次第。玄德曰：“此事吴侯知否？”已疑是周郎之计，故有此问。范曰：“不先禀吴侯，如何敢造次来说？”玄德曰：“吾年已半百，鬓发斑白；吴侯之妹，正当妙龄：恐非配偶。”范曰：“吴侯之妹，身虽女子，志胜男儿。常言：‘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事之。’极似赵范对子龙之语，其事一实一虚相应。今皇叔名闻四海，正所谓淑女配君子，岂以年齿上下相嫌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公且少留，来日回报。”是日设宴相待，留于馆舍。至晚，与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来意亮已知道了。总瞒不过此老。适间卜《易》，得一大吉大利之兆。卦象之辞，必是“老夫得其女妻”。主公便可应允。先教孙乾和吕范回见吴侯。立契时两边都有保人，说亲时两家亦各有媒人。面许已定，择日便去就亲。”玄德曰：“周瑜定计欲害刘备，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周瑜虽能用计，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！其实说得嘴响，不似今人单会说大话。略用小谋，使周瑜半筹不展；吴侯之妹，又属主公；荆州万无一失。”玄德将与孙夫人成鱼水之欢，终赖有如鱼得水之孔明也。玄德怀疑未决。孔明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。孙乾领了言语，与吕范同到江南，来见孙权。权曰：“吾愿将小妹招赘玄德，并无异心。”孙乾拜谢，回荆州见玄德，言吴侯专候主公去结亲。玄德怀疑不敢往。孔明曰：“吾已定下三条计策，非子龙不可行也。”雄媳妇全亏此男赠嫁。遂唤赵云近前，附耳言曰：“汝保主公入吴，当领此三个锦囊。囊中有三条妙计，依次而行。”仲谋、公瑾皆入孔明囊中矣。即将三个锦囊，与云贴肉收藏。孔明先使人往东吴纳了聘，一切完备。

时建安十四年冬十月。小春之吉，可咏《桃夭》。玄德与赵云、孙乾取快船十只，随行五百余人，离了荆州，前往南徐进发。荆州之事，皆听孔明裁处。玄德心中怏怏不安。不是新郎怕羞，却是赘婿胆怯。到南徐州，船已傍岸，云曰：“军师分付三条妙计，依次而行。今已到此，当先开第一个锦囊来看。”于是开囊看了计策。便唤五百随行军士，一一分付如此如此，众军领命而去。又教玄德先往见乔国老。不是赵云教玄德，却是孔明教赵云。那乔国老乃二乔之父，居于南徐。玄德牵羊担酒，先往拜见，说吕范为媒，娶夫人之事。先打外太公的关节。随行五百军士，俱披红挂彩，入南徐买办物件，传说玄德入赘东吴，城中人尽知其事。方知用五百人妙处。不然，以之防患则尚少，与之赠嫁则已多。孙权知玄德已到，教吕范相待，且就馆舍安歇。

却说乔国老既见玄德，便入见吴国太贺喜。已在孔明算中。国太曰：“有何喜事？”乔国老曰：“令爱已许刘玄德为夫人，今玄德已到，何故相瞒？”周瑜一个丈人，反为孔明用了。国太惊曰：“老身不知此事！”便使人请吴侯问虚实，一面先使人于城中探听。人皆回报：“果有此事。女婿已在馆驿安歇，五百随行军士都在城中买猪羊果品，准备成亲。在报事人口中、吴国太耳中写得热闹。做媒的女家是吕范，男家是孙乾，俱在馆驿中相待。”国太吃了一惊。少顷，孙权入后堂见母亲，国太捶胸大哭。孙权一个母亲，又为孔明用了。权曰：“母亲何故烦恼？”国太曰：“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得如无物！我姐姐临危之时，吩咐你甚么话来？”照应前文。孙权失惊曰：“母亲有话明说，何苦如此？”国太曰：“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，古今常理。我为你母亲，事当禀命于我。你招刘玄德为婿，如何瞒我？女儿须是我的！”俱在孔明算中。权吃了一惊，问曰：“那里得这话来？”国太曰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满城百姓，那一个不知？你倒瞒我！”乔国老曰：“老夫已知多日了，今特来贺喜。”妙在又夹乔国老一句。权曰：“非也。此是周瑜之计，因要取荆州，故将此为名，赚刘备来拘囚在此，要他把荆州来换；若其不从，先斩刘备。此是计策，非实意也。”国太大怒，骂周瑜曰：“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，直恁无条计策去取荆州，骂得是。却将我女儿为名使美人计！杀了刘备，我女便是望门寡，明日再怎的说亲？须误了我女儿一世。你们好做作！”前既大哭，此又大怒，俱在孔明算中。乔国老曰：“若用此计，便得荆州，也被天下人耻笑。此事如何行得！”妙在又夹乔国老一句。两个老人儿真是一吹一唱。说得孙权默然无语。

国太不住口的骂周瑜。骂周瑜便是骂孙权。乔国老劝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刘皇叔乃汉室宗亲，不如真个招他为婿，免得出丑。”外太公做媒人，一拍即上。权曰：“年纪恐不相当。”国老曰：“刘皇叔乃当世豪杰，若招得这个女婿，也不辱了令妹。”国太曰：“我不曾认得刘皇叔。明日约在甘露寺相见：如不中我意，任从你们行事；若中我的意，我自把女儿嫁他！”不由孙权作主。孙权乃大孝之人，见母亲如此言语，随即应承，出外唤吕范，吩咐来日甘露寺方丈设宴，国太要见刘备。吕范曰：“何不令贾华部领三百刀斧手，伏于两廊；若国太不喜时，一声号举，两边齐出，将他拿下。”读者至此，又为玄德捏一把汗。然国太定然相得中，亦在孔明算中矣。权遂唤贾华吩咐预先准备，只看国太举动。

却说乔国老辞吴国太归，使人去报玄德，言：“来日吴侯、国太亲自要见，好生在意。”活是一个媒人。玄德与孙乾、赵云商议。云曰：“来日此会，多凶少吉，云自引五百军保护。”赠嫁甚是精细。次日，吴国太、乔国老先在甘露寺方丈里坐定。孙权引一班谋士，随后都到，却教吕范来馆驿中请玄德。玄德内披细铠，外穿棉袍，新郎打扮簇新，但不知可曾有乌须药？从人背剑紧随，上马投甘露寺来。赵云全装惯带，引五百军随行。来到寺前下马，先见孙权。权观玄德仪表非凡，心中有畏惧之意。阿兄则畏，令妹必爱矣。二人叙礼毕，遂入方丈见国太。国太见了玄德，大喜，谓乔国老曰：“真吾婿也！”中了丈母意，自然中夫人意。国老曰：“玄德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；更兼仁德布于天下：国太得此佳婿，真可庆也！”乔国老此等言语，女婿知之，一定埋怨；然女婿计策出丑，还赖丈人为之斡旋耳。玄德拜谢，共宴于方丈之中。少刻，子龙带剑而入，立于玄德之侧。国太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常山赵子龙也。”国太曰：“莫非当阳长坂抱阿斗者乎？”照应四十一回中事。玄德曰：“然。”国太曰：“真将军也！”遂赐以酒。赵云所饮者喜酒，与鸿门饮樊哙之酒不同。赵云谓玄德曰：“却才某于廊下巡视，见房内有刀斧手埋伏，必无好意。可告知国太。”玄德乃跪于国太席前，泣而告曰：“若杀刘备，就此请诛。”才做女婿，便尔放刁。国太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玄德曰：“廊下暗伏刀斧手，非杀备而何？”国太大怒，责骂孙权：难为了舅子。“今日玄德既为我婿，即我之儿女也。亲爱之极。何故伏刀斧手于廊下！”权推不知，唤吕范问之；范推贾华；国太唤贾华责骂，华默然无言。国太喝令斩之。玄德告曰：“若斩大将，于亲不利，备难久居膝下矣。”又是他讨饶，一发见得女婿好处。乔国老也相劝。国太方叱退贾华。刀斧手皆抱头鼠窜而去。

玄德更衣出殿前，见庭下有一石块。玄德拔从者所佩之剑，仰天祝曰：“若刘备能勾回荆州，成王霸之业，一剑挥石为两段。如死于此地，剑剁石不开。”言讫，手起剑落，火光迸溅，砍石为两段。蓝田之玉，方种为双；寺门之石，忽分为二。孙权在后面看见，问曰：“玄德公如何恨此石？”玄德曰：“备年近五旬，不能为国家剿除贼党，心常自恨。今蒙国太招为女婿，此平生之际遇也。恰才问天买卦，如破曹兴汉，砍断此石。今果然如此。”权暗思：“刘备莫非用此言瞒我？”亦掣剑谓玄德曰：“吾亦问天买卦。若破得曹贼，亦断此石。”却暗暗祝告曰：“若再取得荆州，兴旺东吴，砍石为两半！”手起剑落，巨石亦开。大家暗祝心事，俱为后文伏线。至今有十字纹“恨石”尚存。后人观此胜迹，作诗赞曰：

宝剑落时山石断，金环响处火光生，两朝旺气皆天数。从此乾坤鼎足成。

二人弃剑，相携入席。又饮数巡，孙乾目视玄德，玄德辞曰：“备不胜酒力，告退。”孙权送出寺前，二人并立，观江山之景。玄德曰：“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！”一语品题，遂成佳语。至今甘露寺碑上云：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江山雨霁拥青螺，境界无忧乐最多。昔日英雄凝目处，岩崖依旧抵风波。

二人共览之次，江风浩荡，洪波滚雪，白浪掀天。忽见波上一叶小舟，行于江面上，如行平地。可作一幅江景图。玄德叹曰：“南人驾船，北人乘马，信有之也。”孙权闻言，自思曰：“刘备此言，戏我不惯乘马耳。”乃令左右牵过马来，飞身上马，驰骤下山，复加鞭上岭，笑谓玄德曰：“南人不能乘马乎？”玄德闻言，撩衣一跃，跃上马背，飞走下山，复驰骋而上。二人立马于山坡之上，扬鞭大笑。权能试马，玄德不能试舟，毕竟让舅爷一步。至今此处名为“驻马坡”。后人有诗曰：

驰骤龙驹气概多，二人并辔望山河。东吴西蜀成王霸，千古犹存驻马坡。

当日二人并辔而回。南徐之民，无不称贺。

玄德自回馆驿，与孙乾商议。乾曰：“主公只是哀求乔国老，早早毕姻，免生别事。”是媒人语，但不知如何谢媒。次日，玄德复至乔国老宅前下马。国老接入，礼毕，茶罢，玄德告曰：“江左之人，多有要害刘备者，恐不能久居。”国老曰：“玄德宽心。吾为公告国太，令作护持。”国老可为撮合山，毕竟小媒人不如大媒人。玄德拜谢自回。乔国老入见国太，言玄德恐人谋害，急急要回。国太大怒曰：“我的女婿，谁敢害他！”实时便教搬入书院暂住，择日毕姻。竟似养女婿矣。玄德自入告国太曰：“只恐赵云在外不便，军士无人约束。”国太教尽搬入府中安歇，玄德处处赖丈母之力。休留在馆驿中，免得生事。玄德暗喜。

数日之内，大排筵会，孙夫人与玄德结亲。至晚客散，两行红炬，接引玄德入房。灯光之下，但见枪刀簇满，侍婢皆佩剑悬刀，立于两傍。唬得玄德魂不附体。读至此，又疑是甘露寺之兵矣。正是：

惊看侍女横刀立，疑是东吴设伏兵。

毕竟是何缘故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

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，只是一番；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，却有两番。王允则专用实，周瑜则前虚而后实也：始之诈言入赘，诱其至吴，是虚以美人赚之；继欲娱其耳目，惑其心志，是实以美人赚之。计亦巧矣！孰知王允赚两人而皆得，周瑜赚一人而亦失；王允一用而辄得，周瑜两用而终失乎！

孙夫人房内设兵，而玄德心常凛凛。玄德非畏兵，而畏夫人之兵；亦非畏夫人，而畏好兵之夫人也。每怪今之惧内者，其夫人未尝好兵，而亦畏之，何也？曰：虽不好兵，而未尝不好战；好战而甚于好兵也。只夫人便是兵，又何必房中设兵而后谓之兵耶？

甚矣，孔明之计之妙也！既借孙权之母、周瑜之丈人为玄德成婚之助，又即借孙权之妹为玄德归荆州之助。不但乔国老、吴国太为孔明所借，即孙夫人亦为孔明所借矣。国老可借，国母可借，夫人可借，而荆州大何不可借哉？

孙夫人之配玄德，如齐姜之配重耳，皆丈夫女也。重耳不欲去而齐姜遣之，玄德欲去而孙夫人从之。齐姜听重耳独去，不独去恐去不成；孙夫人与玄德同去，不同去也去不成。重耳之去，齐姜不告于其父；玄德之去，孙夫人不告于其兄。一则杀采桑之女，是英雄手段；一则退拦路之兵，亦是英雄手段。

玄德在车前哀告夫人，涕泣请死，活似妇人乞怜取妍，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样。以英雄人作此儿女态，是特孔明之所教耳。不想今日风俗，夫网不振，竟若深得孔明妙计者。第三个锦囊，更不消卧龙先生传授得也。

吕布送女，送不过去，为撞着拉亲的曹老瞒；孙权追妹，追不转来，为遇着接亲的诸葛亮。袁术讨不成媳妇，止折了一个媒人；孙权杀不得妹夫，干赔了一个妹子。前后遥遥映像成趣。

老新郎学作妇人腔，宛然弱婿；小媳妇偏饶男子气，壮矣贤妻。一个向娘子身边长跪，顾不得膝下有黄金；一个为丈夫面上生嗔，那怕他军前排白刃。家将畏主人而尤畏其妹，赘婿之惧内可知；新娘听丈夫而不听其兄，女生之向外益信。前日单身入赘，赠嫁的只有赵子龙；今日两口回门，送亲的却是周公瑾。化难生恩的刘备，阑干贯索，翻成天喜红鸾；弄巧成拙的周郎，阳错阴差，引出丧门吊客。此数联俱绝倒。

却说玄德见孙夫人房中两边枪刀森列，侍婢皆佩剑，不觉失色。管家婆进曰：“贵人休得惊惧：夫人自幼好观武事，居常令侍婢击剑为乐，故尔如此。”今人妇人所乐之兵器，又是一样。玄德曰：“非夫人所观之事，吾甚心寒，可命暂去。”管家婆禀复孙夫人曰：“房中摆列兵器，娇客不安，今且去之。”孙夫人笑曰：“厮杀半生，尚惧兵器乎？”虽然厮杀半生，却不曾与女将军厮杀。命尽撤去，令侍婢解剑伏侍。当夜玄德与孙夫人成亲，两情欢洽。中间藏着无数欢洽。玄德又将金帛散给侍婢，以买其心。不但欲夫人欢洽，并欲侍婢欢洽。妙。先教孙乾回荆州报喜。自此连日饮酒。国太十分爱敬。女婿得岳母喜欢，那得做不起。

却说孙权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，说：“我母亲力主，已将吾妹嫁刘备。不想弄假成真，此事还复如何？”瑜闻大惊，撮合者乃是令岳。行坐不安，乃思一计，修密书付来人持回见孙权。权拆书视之。书略曰：

瑜所谋之事，不想反复如此。既已弄假成真，又当就此用计。刘备以枭雄之姿，有关、张、赵云之将，更兼诸葛用谋，必非久屈人下者。愚意莫如软困之于吴中：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心志；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；使分开关、张之情，隔远诸葛之契，各置一方，然后以兵击之，大事可定矣。今若纵之，恐蛟龙得云雨，终非池中物也。愿明公熟思之。

孙权看毕，以书示张昭。昭曰：“公瑾之谋，正合愚意。刘备起身微末，奔走天下，未尝受享富贵。今若以华堂大厦，子女金帛，令彼享用，自然疏远孔明、关、张等，使彼各生怨望，然后荆州可图也。主公可依公瑾之计而速行之。”前是假用美人计，此却真用美人计矣。权大喜，即日修整东府，广栽花木，盛设器用，请玄德与妹居住；又增女乐数十余人，并金玉锦绮玩好之物。国太只道孙权好意，喜不自胜。为丈母者，不但望婿女相得，尤喜郎舅相得。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荆州。已入温柔乡矣。

却说赵云与五百军在东府前住，终日无事，玄德太忙，子龙甚闲。只去城外射箭走马。看看年终。云猛省：“孔明吩咐三个锦囊与我，教我一到南徐，开第一个；住到年终，开第二个；临到危急无路之时，开第三个：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可保主公回家。孔明附耳吩咐语，至此方才补出。此时岁已将终，主公贪恋女色，并不见面，何不拆开第二个锦囊，看计而行？”玄德恋着贴肉的锦被，亏得赵云有贴肉的锦囊。遂拆开视之。原来如此神策。即日径到府堂，要见玄德。侍婢报曰：“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。”玄德唤入问之。云佯作失惊之状第一个锦囊用着乔国老并五百个军士，第二个锦囊却只用赵云一人。曰：“主公深居画堂，不想荆州耶？”玄德曰：“有甚事如此惊怪？”云曰：“今早孔明使人来报，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，起精兵五十万，杀奔荆州，甚是危急，请主公便回。”此是锦囊定计。玄德曰：“必须与夫人商议。”云曰：“若和夫人商议，必不肯教主公回。不如休说，今晚便好起程。迟则误事！”此是子龙激语。玄德曰：“你且暂退，我自有道理。”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。妙甚。玄德入见孙夫人，暗暗垂泪。孙夫人曰：“丈夫何故烦恼？”玄德曰：“念备一身飘荡异乡，生不能侍奉二亲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岁旦在迩，使备悒怏不已。”且说三分话。孙夫人曰：“你休瞒我，我已听知了也！方才赵子龙报说荆州危急，你欲还乡，故推此意。”已知其心。玄德跪而告曰：“夫人既知，备安敢相瞒。备欲不去，使荆州有失，被天下人耻笑；欲去，又舍不得夫人：因此烦恼。”前跪丈母，今跪夫人；前在有人处跪，今在无人处跪。此是从来做丈夫的衣钵，今日流传更广。夫人曰：“妾已事君，任君所之，妾当相随。”此时夫人亦是孔明囊中之物矣。玄德曰：“夫人之心，虽则如此，争奈国太与吴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怜刘备，暂时辞别。”言毕，泪如雨下。本是要他同去，反说暂时辞别。诈甚，妙甚。孙夫人劝曰：“丈夫休得烦恼。妾当苦告母亲，必放妾与君同去。”玄德曰：“纵然国太肯时，吴侯必然阻挡。”是要他瞒着哥哥。孙夫人沈吟良久，乃曰：“妾与君正旦拜贺时，推称江边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”玄德又跪而谢曰：“若如此，生死难忘！切勿漏泄。”善哭又善跪，夫人安得不入其玄中。两个商议已定。玄德密唤赵云分付：“正旦日，你先引军士出城，于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与夫人同走。”云领诺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，吴侯大会文武于堂上。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太。孙夫人曰：“夫主想父母宗祖坟墓，俱在涿郡，昼夜伤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边，望北遥祭，须告母亲得知。”听着丈夫之语，连母亲面前亦无实话。今日此风亦盛。国太曰：“此孝道也，岂有不从？汝虽不识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见为妇之礼。”俱在孔明算中。孙夫人同玄德拜谢而出。

此时只瞒着孙权。夫人乘车，止带随身一应细软。玄德上马，引数骑跟随出城，与赵云相会。五百军士前遮后拥，离了南徐，趱程而行。拣元旦回门，既是新春吉日；拣元旦逃走，妙在出奇不意。当日孙权大醉，左右近侍扶入后堂，文武皆散。比及众官探得玄德、夫人逃遁之时，天色已晚。要报孙权，权醉不醒。及至睡觉，已是五更。妹夫去远了。次日，孙权闻知走了玄德，急唤文武商议。张昭曰：“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祸乱。可急追之。”孙权令陈武、潘璋选五百精兵，无分昼夜，务要赶上拿回。二将领命去了。孙权深恨玄德，将案上玉砚摔为粉碎。为破曹而砍案，为追刘而摔砚。而曹可破，刘不可追，非若甘露寺中之石，可以随我所愿也。程普曰：“主公空有冲天之怒，某料陈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”权曰：“焉敢违我令！”普曰：“郡主自幼好观武事，严毅刚正，诸将皆惧。既然肯顺刘备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将，若见郡主，岂肯下手？”权大怒，掣所佩之剑，唤蒋钦、周泰听令，曰：“汝二人将这口剑去取吾妹并刘备头来！违令者立斩！”孙权此时已无兄妹之情，孰知夫人此时止有夫妻之爱。蒋钦、周泰领命，随后引一千军赶来。

却说玄德加鞭纵辔，趱程而行；当夜于路暂歇两个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看来到柴桑界首，望见后面尘头大起，人报：“追兵至矣！”读至此，为玄德着急。玄德慌问赵云曰：“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”赵云曰：“主公先行，某愿当后。”转过前面山脚，一彪军马拦住去路。当先两员大将，厉声高叫曰：“刘备早早下马受缚！吾奉周都督将令，守候多时！”读至此，一发为玄德着急。原来周瑜恐玄德走脱，先使徐盛、丁奉引三千军马于冲要之处扎营等候。时常令人登高遥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旱路，必经此道而过。当日徐盛、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，各绰兵器，截住去路。七星坛追孔明之时，此二人分作水旱二路，此处却都在旱路；前是追在背，此是挡在面前：其势比前更是可畏。玄德惊慌，勒回马问赵云曰：“前有拦截之兵，后有追赶之兵：前后无路，如之奈何？”云曰：“主公休慌。军师有三条妙计，多在锦囊之中。已拆了两个，并皆应验。今尚有第三个在此，吩咐遇危难之时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危急，当拆观之。”便将锦囊拆开，献与玄德。前两个锦囊皆是赵云自看，第三个锦囊却送与玄德自看。盖求夫人须是彼夫去求也。玄德看了，急来车前泣告孙夫人曰：“备有心腹之言，至此尽当实诉。”夫人曰：“丈夫有何言语，实对我说。”玄德曰：“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，将夫人招嫁刘备，实非为夫人计，乃欲幽困刘备而夺荆州耳。夺了荆州，必将杀备。是以夫人为香饵而钓备也。今香饵既得，金勾可脱。备不惧万死而来，盖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怜备。妙甚。昨闻吴侯将欲加害，故托荆州有难，以图归计。一片心和盘托出。幸得夫人不弃，同至于此。今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，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祸。如夫人不允，备请死于车前，以报夫人之德。”前在丈母面前请死，今又在夫人面前请死。此是从来夫人吓丈夫妙诀，不意玄德亦作此态。夫人怒曰：“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，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！今日之危，我当自解。”于是叱从人推车直出，卷起车帘，亲喝徐盛、丁奉曰：“你二人欲造反耶？”徐、丁二将慌忙下马，弃了兵器，声喏于车前曰：“安敢造反？为奉周都督将令，屯兵在此，专候刘备。”对夫人面呼玄德之名，煞是可恶。孙夫人大怒曰：“周瑜逆贼！我东吴不曾亏负你！玄德乃大汉皇叔，是我丈夫。只此四字，便足压倒丁、徐二将。我已对母亲、哥哥说知回荆州去。因二将为周瑜所使，故连哥哥亦说在内。今你两个于山脚去处，引着军马拦截道路，意欲劫掠我夫妻财物耶？”竟说他是劫掠，语甚可畏。徐盛、丁奉喏喏连声，口称：“不敢。请夫人息怒。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将令。”先喝倒了两个。孙夫人叱曰：“你只怕周瑜，独不怕我？周瑜杀得你，我岂杀不得周瑜？”把周瑜大骂一场，国太骂周瑜是为女儿，夫人骂周瑜是为丈夫。喝令推车前进。徐盛、丁奉自思：“我等是下人，安敢与夫人违拗？”又见赵云十分怒气，在徐、丁二人眼中写一赵云。若只写夫人，不写赵云，便有遗漏。只得把军喝住，放条大路教过去。已在孔明算中。

恰才行不得五六里，背后陈武、潘璋赶到。徐盛、丁奉备言其事。陈、潘二将曰：“你放他过去差矣！且慢埋怨着。我二人奉吴侯旨意，特来追捉他回去。”于是四将合兵一处，趱程赶来。玄德正行间，忽听得背后喊声大起。玄德又告孙夫人曰：“后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丈夫先行，我与子龙当后。”前既仗夫人为开路先锋，今又仗夫人为断后猛将。玄德先引三百军，望江岸去了。子龙勒马于车傍，将士卒摆开，专候来将。四员将见了孙夫人，只得下马，叉手而立。夫人曰：“陈武、潘璋，来此何干？”二将答曰：“奉主公之命，请夫人、玄德回。”不呼刘备而称玄德，不说追而说请，与徐、丁二将又自不同。夫人正色叱曰：“都是你这伙匹夫，离间我兄妹不睦！不骂孙权，反骂二将，妙甚。我已嫁他人，今日归去，须不是与人私奔。我奉母亲慈旨，令我夫妇回荆州。因二将为孙权所使，故又不说哥哥，只说母亲，妙甚。便是我哥哥来，也须依礼而行。前只骂周瑜，此处并将孙权压倒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杀害我耶？”骂得四人面面相觑，各自寻思：“他一万年也只是兄妹。更兼国太作主，吴侯乃大孝之人，怎敢违逆母言？明日翻过脸来，只是我等不是。不如做个人情。”又喝倒了两个。军中又不见玄德；但见赵云怒目睁眉，只待厮杀，又在陈、潘二人眼中带写赵云。因此四将喏喏连声而退。已在孔明算中。孙夫人令推车便行。徐盛曰：“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，告禀此事。”四人犹豫未定。忽见一军如旋风而来，来得声势。视之，乃蒋钦、周泰。逐一对差来，只算送亲的是高灯旺相耳。二将问曰：“你等曾见刘备否？”四人曰：“早晨过去，已半日矣。”蒋钦曰：“何不拏下？”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。蒋钦曰：“便是吴侯怕道如此，封一口剑在此，吴侯一剑，怎敌孔明三囊。教先杀他妹，后斩刘备。违者立斩！”四将曰：“去之已远，怎生奈何？”蒋钦曰：“他终是些步军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，教水路棹快船追赶；我四人在岸上追赶：无问水旱之路，赶上杀了，休听他言语。”于是徐盛、丁奉飞报周瑜；蒋钦、周泰、陈武、潘璋四个领兵沿江赶来。

却说玄德一行人马，离柴桑较远，来到刘郎浦，到了刘郎浦，便不怕孙家港矣。心才稍宽。沿着江岸寻渡，一望江水弥漫，并无船只。玄德俯首沉吟。赵云曰：“主公在虎口中逃出，今已近本界，吾料军师必有调度，何用犹疑？”玄德听罢，蓦然想起在吴繁华之事，不觉凄然泪下。又将上文回顾，叙事妙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吴蜀成婚此水浔，明珠步帐屋黄金。谁知一女轻天下，欲易刘郎鼎峙心。

玄德令赵云望前哨探船只，忽报后面尘土冲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见军马盖地而来，叹曰：“连日奔走，人困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无地矣！”看看喊声渐近。与檀溪跃马时一样危急。正慌急间，忽见江岸边一字儿抛着拖篷船二十余只。赵云曰：“天幸有船在此！何不速下，棹过对岸，再作区处！”玄德与孙夫人便奔上船。子龙引五百军亦都上船。只见船舱中一人纶巾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“主公且喜！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。”接亲的来了。船中扮作客人的，皆是荆州水军。玄德大喜。不移时，四将赶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：“吾已算定多时矣。有得他说嘴。汝等回去传示周郎，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。”若要再使，除非再送一个夫人。岸上乱箭射来，船已开的远了。蒋钦等四将，只好呆看。

玄德与孔明正行间，忽然江声大振。回头视之，只见战船无数，帅字旗下，周瑜自领惯战水军，左有黄盖，右有韩当，势如飞马，疾似流星。看看赶上。丈人成就了好事，女婿干做了冤家。孔明教棹船投北岸，弃了船，尽皆上岸而走，车马登程。周瑜赶到江边，亦皆上岸追袭。大小水军，尽是步行；止有为首官军骑马。周瑜当先，黄盖、韩当、徐盛、丁奉紧随。周瑜曰：“此处是那里？”军士答曰：“前面是黄州界首。”望见玄德车马不远，瑜令并力追袭。岂因玄德毕姻之后，不曾与大舅、姨公会亲，故特苦苦追逼耶？一笑。正赶之间，一声鼓响，山崦内一彪刀手拥出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关云长也。又是一个接亲的。周瑜举止失措，急拨马便走；云长赶来，周瑜纵马逃命。正奔走间，左边黄忠，右边魏延，两军杀出，又是两个接亲的。吴兵大败。周瑜急急下得船时，岸上军士齐声大叫曰：“周郎妙计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！”前在南郡时，则送了城池又折兵，犹可言也；今陪了夫人又折兵，则大不堪矣。瑜怒曰：“可再登岸，决一死战！”黄盖、韩当力阻。瑜自思曰：“吾计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见吴侯！”项王不曾把虞姬送与别人，犹云“无面见江东父老”；今周郎平白地把夫人送与玄德，更有何面目见江东主人？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倒于船上。众将急救，却早不省人事。此时既死，倒省了后文多少气。正是：

两番弄巧翻成拙，此日含嗔却带羞。

未知周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

曹操赤壁赋诗，在未败之前，是赏心乐事；铜台大宴，在既败之后，只算解闷消愁。未败之前，其语骄；既败之后，其语逊。然其曰愿题墓道云“曹侯之墓”，则奸雄欺人之语也。心则奸雄，口则圣贤。不但瞒众人，又欲瞒君子；不但瞒一时，直欲瞒尽天下后世：其斯之谓老瞒乎！

操以备之得荆州比龙之得水，其视备一龙也。乃自青梅煮酒之时，以龙比英雄，而曰“英雄惟使君与操”，则其自视亦一龙也。向则一龙失水，一龙得水，失水之龙，犹受制于得水之龙。而今则两龙皆得水矣：操以兖、许为水，而玄德以荆、襄为水。然玄德之得荆州，犹是借来之水，不若得西川方为自有之水，是得荆州犹未可云得水也。乃玄德不以荆州为水，亦不以西川为水，而直以孔明为水耳。以西川为水，则得水尚在荆州之后；以孔明为水，则得水已在荆州之前。况孔明固所称卧龙也，玄德遇孔明，如龙得水；孔明遇玄德，亦如龙得水。其卧南阳，以为勿用之潜龙；其出茅庐，则在田之见龙；其助玄德以讨曹操，则奉应运之飞龙，以敌战野之孽龙。水以济水，龙以辅龙。曹操虽如鬼如蜮，安能以一水敌二水，一龙当二龙哉！

孙权之表刘备为荆州牧，非结备也，正欲使曹之忌备而攻备也。操攻备，而我得乘间以取荆州，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让备，而实欲以备之所有者归我也。操之以周瑜为南郡守，非畏瑜也，正畏备而欲使瑜之攻备也。瑜攻备，而我亦得乘间以取荆州，是名以备之所得者授瑜，而实欲以我之所失者还归我也。然则以荆州刘表，即是鲁肃索荆州之心；以南郡授周瑜，无异曹仁守南郡之意：两样机谋，一样诡谲。《战国策》中多有此等文字，不谓于《三国》往往见之。

鲁肃之索荆州者三，孔明之辞鲁肃者亦三：初以刘琦未死辞之，继以候取西川辞之，终又以不忍取西川辞之。前既候取西川，而忽云不忍取西川；既云不忍取西川，而其后乃卒取西川：是前与后相谬也，诈也。孙权既使鲁肃索荆州，而又表刘备为荆州牧；既表刘备为荆州牧，而又使鲁肃索荆州：是前与后亦相谬也，诈也。彼以诈来，故此以诈往耳。孙权之上表，既不足据；而刘备之立契，又何足凭？周瑜之做媒，既非好意；而鲁肃之作保，又何必不受骗耶？

鲁肃见玄德之哭而不忍，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动其真之不忍也；周瑜闻玄德之喜而得意，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赚其真得意也。周瑜诈言取蜀而鲁肃误以为真，是老实人不晓得弄虚头；孔明诈许犒师而周瑜不知其诈，是聪明人又撞了撮空手：写来真是好看。

三顾草庐之文，妙在一连写去；三气周瑜之文，妙在断续叙来。一气周瑜之后，则有张辽合淝之战、孔明汉上之攻、玄德南徐之攻以间之；二气周瑜之后，则又有曹操铜雀台之宴以间之。其间断续之处，或长或短，正以参差入妙。

周瑜之欲杀玄德者三矣：诱令犒师江上，一也；诱使就婚南徐，二也；刘郎浦之追，三也。其欲杀孔明者亦三也：先使断粮，是欲令曹操杀之也，一也；继使造箭，是欲自以军令杀之也，二也；七星坛之遣将，是不以军令，而直欲以无罪杀之也，三也。彼有三杀，此有三气，亦相报之道宜然耳。况以气报杀，以一报两，报之犹为厚矣。

却说周瑜被诸葛亮预先埋伏关公、黄忠、魏延三枝军马，一击大败。黄盖、韩当急救下船，折却水军无数。遥观玄德、孙夫人车马仆从，都停住于山顶之上，瑜如何不气？不该气别人，只该气自己。箭疮未愈，因怒气冲激，疮口迸裂，昏绝于地。众将救醒，开船逃去。孔明教休追赶，自和玄德归荆州庆喜，赏赐众将。

周瑜自回柴桑，蒋钦等一行人马自归南徐报孙权。权不胜忿怒，欲拜程普为都督，起兵取荆州。周瑜又上书，请兴兵雪恨。张昭谏曰：“不可。曹操日夜思报赤壁之恨，因恐孙、刘同心，故未敢兴兵。今主公若以一时之忿，自相吞并，操必乘虚来攻，国势危矣。”以此时论之，则张昭之见胜于周瑜。顾雍曰：“许都岂无细作在此？若知孙、刘不睦，操必使人勾结刘备。备惧东吴，必投曹操。若是，则江南何日得安？为今之计，莫若使人赴许都，表刘备为荆州牧。曹操知之，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；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。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，令曹、刘相攻，吾乘隙而图之，斯为得耳。”顾雍之见，更胜张昭。权曰：“元叹之言甚善。但谁可为使？”雍曰：“此间有一人，乃曹操敬慕者，可以为使。”权问何人。雍曰：“华歆在此，何不遣之？”权大喜。即遣歆赍表赴许都。曹操恨刘备之取徐州，而反诏刘备为徐州牧，欲使吕布忌之也；今东吴亦恨刘备之取荆州，而反表刘备为荆州牧，欲使曹操忌之也：同是一样机谋。歆领命起程，径到许都来见曹操。闻操会群臣于邺郡，庆赏铜雀台，歆乃赴邺郡候见。

操自赤壁败后，常思报仇；只疑孙、刘并力，因此不敢轻进。时建安十五年春，造铜雀台成。筑台是三十四回中事，至此始成，其劳民伤财可知。曹操之有铜雀台，犹董卓之有郿坞也。操乃大会文武于邺郡，设宴庆贺。其台正临漳河，中央乃铜雀台，左边一座名玉龙台，右边一座名金凤台，各高十丈。上横二桥相通，千门万户，金碧交辉。八言可抵一篇《阿房宫赋》。是日，曹操头戴嵌宝金冠，身穿绿锦罗袍，宗族都命穿红，自己却又穿绿。玉带珠履，凭高而坐。文武侍立台下。

操欲观武官比试弓箭，乃使近侍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，挂于垂杨枝上，以一锦袍引出无数锦袍人来。○玄武池中习水战，是演武于赤壁未败之前；铜雀台前挂锦袍，是演武于赤壁既败之后。下设一箭垛，以百步为界。分武官为两队：曹氏宗族俱穿红，其余将士俱穿绿，前在赤壁江中，分五色旗号；今在铜雀台边，分红绿两班。各带雕弓长箭，跨鞍勒马，听候指挥。此日其实好看。操传令曰：“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，即以锦袍赐之；如射不中，罚水一杯。”号令方下，红袍队中，一个少年将军骤马而出，一个红。众视之，乃曹休也。休飞马往来，奔驰三次，第一个出来射箭的，却不便射，先往来驰骤作势。写得好看。扣上箭，拽满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红心。好看。金鼓齐鸣，夹写金鼓。众皆喝采。夹写众人。曹操于台上望见，大喜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！”又夹写曹操语。方欲使人取锦袍与曹休，只见绿袍队中一骑飞出，间一个绿。叫曰：“丞相锦袍，合让俺外姓先取，宗族中不宜搀越。”操视其人，乃文聘也。众官曰：“且看文仲业射法。”又夹写众官语。文聘拈弓纵马，一箭亦中红心。好看。众皆喝采，金鼓乱鸣。二句倒写，又与前变。聘大呼曰：“快取袍来！”只见红袍队中又一将飞马而出，又一个红。厉声曰：“文烈先射，汝何得争夺？看我与你两个解箭！”拽满弓，一箭射去，也中红心。好看。众人齐声喝采。只写众人，不写金鼓，文法又变。视其人，乃曹洪也。先写箭，后写人，文法又变。洪方欲取袍，只见绿袍队里又一将出，又间一个绿。扬弓叫曰：“你三人射法，何足为奇？看我射来！”众视之，乃张郃也。郃飞马翻身，背射一箭，也中红心。更好看。四枝箭齐齐的攒在红心里。又总写四箭一句。众人都道：“好射法！”写众人喝采，又变一法。○亦只写众人，不写金鼓。郃曰：“锦袍须该是我的！”言未已，红袍队中一将飞马而出，又一个红。大叫曰：“汝翻身背射，何足称异？看我夺射红心！”众视之，乃夏侯渊也。渊骤马至界口，纽回身一箭射去，正在四箭当中。更好看。金鼓齐鸣。只写金鼓，不写众人，文法又变。渊勒马按弓大叫曰：“此箭可夺得锦袍么？”只见绿袍队里，一将应声而出，又间一个绿。大叫：“且留下锦袍与我徐晃！”出徐晃名字，又是一样写法。渊曰：“汝更有何射法，可夺我袍？”晃曰：“汝夺射红心，不足为异。看吾单取锦袍！”拈弓搭箭，遥望柳条射去，恰好射断柳条，锦袍坠地。一发好看。徐晃飞取锦袍，披于身上，绿袍人变做红袍人矣。骤马至台前声喏曰：“谢丞相袍！”看至此，疑已结夺袍之局矣，不谓其殊未已也。曹操与众官无不称羡。一总写了曹操与众官一句。晃才勒马要回，猛然台边跃出一个绿袍将军，叙法又变。大呼曰：“你将锦袍那里去？早早留下与我。”众视之，乃许褚也。晃曰：“袍已在此，汝何敢强夺！”褚更不回答，竟飞马来夺袍。妙在夺得无理。○以前都是红袍人与绿袍人相争，此却是绿袍队里自相争夺。然此时徐晃身上已不是绿袍，恰好与许褚一红一绿相争，真是好看。两马相近，徐晃便把弓打许褚。褚一手按住弓，把徐晃拖离鞍鞒。晃急弃了弓，翻身下马，褚亦下马，两个揪住厮打。射箭起头，厮打结局，可发一笑。操急使人解开，那领锦袍已是扯得粉碎。人人射箭夺此袍，却被一不曾射箭人扯得粉碎。妙极，趣极。操令二人都上台。徐晃睁眉怒目，许褚切齿咬牙，各有相斗之意。操笑曰：“孤特视公等之勇耳。岂惜一锦袍哉！”便教诸将尽都上台，各赐蜀锦一匹，诸将各各称谢。操命各依位次而坐。乐声竞奏，水陆并陈。文官武将轮次把盏，献酬交错。与酾酒临江之时，正复相类。

操顾谓众文官曰：“武将既以骑射为乐，足显威勇矣。公等皆饱学之士，登此高台，可不进佳章以纪一时之胜事乎？”众官皆躬身而言曰：“愿从钧命。”前者横槊赋诗，横槊是武，赋诗是文，以一人兼文武，今则使众人分奏之。时有王朗、钟繇、王粲、陈琳一班文官，进献诗章。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、合当受命之意。王莽之时，《剧秦美新》只是一个，此日乃有无数扬雄。曹操逐一览毕，笑曰：“诸公佳作，过誉甚矣。孤本愚陋，始举孝廉。出身是文。后值天下大乱，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，欲春夏读书，一句文。秋冬射猎，一句武。以待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，出仕是武。遂更其意，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，图死后得题墓道曰：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’，平生愿足矣。后来称魏公、称魏王者谁耶？念自讨董卓，剿黄巾以来，除袁术、破吕布、灭袁绍、定刘表，遂平天下。武功绝顶。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已极，又复何望哉？文官极品。如国家无孤一人，正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别人称帝称王，未必弒母后、杀贵妃而大肆其恶也。或见孤权重，妄相忖度，疑孤有异心，此大谬也。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，此言耿耿在心。自比周文王，推不好人与子孙做。但欲孤委捐兵众，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，实不可耳。诚恐一解兵柄，为人所害。此是实话，亦骑虎难下之势矣。孤败则国家倾危，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。又将国家推头，奸甚。诸公必无知孤意者。”众皆起拜曰：“虽伊尹、周公，不及丞相矣！”曹操欲为文王，而众比之伊尹、周公，又非其意。后人有诗曰：

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士时。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？

曹操连饮数杯，不觉沉醉，唤左右捧过笔砚，亦欲作铜雀台诗。刚才下笔，忽报：“东吴使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，孙权以妹嫁刘备，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备矣。”操闻之，手脚慌乱，投笔于地。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，为催租人所阻。今曹操操连一句也无，何其惫也。程昱曰：“丞相在万军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际，未尝动心。今闻刘备得了荆州，何故如此失惊？”操曰：“刘备，人中之龙也，生平未尝得水。今得荆州，是困龙入大海矣。孤安得不动心也！”孰知其未得荆州之时，早已得水矣。何也？彼固以孔明为水也。程昱曰：“丞相知华歆来意否？”操曰：“未知。”昱曰：“孙权本忌刘备，欲以兵攻之，但恐丞相乘虚而击。故令华歆为使，表荐刘备，乃安备之心，以塞丞相之望耳。”当时乖人一个赛一个。操点头曰：“是也。”昱曰：“某有一计，使孙、刘自相吞并，丞相乘间图之，一鼓而二敌俱破。”操大喜，遂问其计。程昱曰：“东吴所倚者，周瑜也。丞相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，留华歆在朝重用之，瑜必自与刘备为仇敌矣。即荀彧所谓“二虎争食”之计。我乘其相并而图之，不亦善乎？”操曰：“仲德之言，正合孤意。”遂召华歆上台，重加赏赐。当日筵散，操即引文武回许昌，表奏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，程普为江夏太守。慷他人之慨。封华歆为大理少卿，留在许都。为六十六回伏线。使命至东吴，周瑜、程普各受职讫。有职而无地，竟是挂名太守。

周瑜既领南郡，愈思报仇，遂上书吴侯，乞令鲁肃去讨还荆州。孙权乃命肃曰：“汝昔保借荆州与刘备，今备迁延不还，等待何时？”肃曰：“文书上明白写着，得了西川便还。”权叱曰：“只说取西川，到今又不动兵，不等老了人！”肃曰：“某愿往言之。”遂乘船投荆州而来。第三次讨荆州。

却说玄德与孔明在荆州，广聚粮草，调练军马，远近之士多归之。忽报鲁肃到，玄德问孔明曰：“子敬此来何意？”孔明曰：“昨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，此是惧曹操之计。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，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，他好于中取事也。又是一个乖的，一个赛一个。今鲁肃此来，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，要来索荆州之意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孔明曰：“若肃提起荆州之事，主公便放声大哭。前来吊孝不哭，此非吊孝反哭。奇绝，怪绝。哭到悲切之处，亮自出来解劝。”计会已定，接鲁肃入府，礼毕叙坐。肃曰：“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，便是鲁肃主人，如何敢坐？”玄德笑曰：“子敬与我旧交，何必太谦？”肃乃就坐。茶罢，肃曰：“今奉吴侯钧命，专为荆州一事而来。皇叔已借住多时，未蒙见还。今既两家结亲，当看亲情面上，早早交付。”妹夫借阿舅的东西，又与外人不同了。玄德闻言，掩面大哭。亏得那里来这副急泪。肃惊曰：“皇叔何故如此？”玄德哭声不绝。孔明从屏后出曰：“亮听之久矣。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缘故么？”肃曰：“某实不知。”孔明曰：“有何难见？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，许下取得西川便还。仔细想来，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，一般都是汉朝骨肉。若要兴兵去取城池时，恐被外人唾骂；一层。若要不取，还了荆州，何处安身？二层。若不还时，于尊舅面上又不好看。三层。事实两难，因此泪出痛肠。”孔明说罢，触动玄德衷肠，真个捶胸顿足，放声大哭。越妆越像。鲁肃劝曰：“皇叔且休烦恼，与孔明从长计议。”孔明曰：“有烦子敬，回见吴侯，勿惜一言之劳，将此烦恼情节，恳告吴侯，再容几时。”妙在只用缓兵之计。肃曰：“倘吴侯不从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吴侯既以亲妹聘嫁皇叔，安得不从乎？望子敬善言回复。”第三次索荆州，俱用孔明回答。

鲁肃是个宽仁长者，见玄德如此哀痛，只得应允。定然陪出了几点眼泪矣。玄德、孔明拜谢。宴毕，送鲁肃下船。径到柴桑，见了周瑜，具言其事。周瑜顿足曰：“子敬又中诸葛亮之计也！当初刘备依刘表时，常有吞并之意，何况西川刘璋乎？似此推调，未免累及老兄矣。此时鲁肃亦该哭。吾有一计，使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。子敬便当一行。”肃曰：“愿闻妙策。”瑜曰：“子敬不必去见吴侯，再去荆州对刘备说：孙、刘两家，既结为亲，便是一家；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，我东吴起兵去取，取得西川时，以作嫁资，却把荆州交还东吴。”“何不即以荆州为嫁资？”肃曰：“西川迢递，取之非易。都督此计，莫非不可？”老实人说实心话。瑜笑曰：“子敬真长者也。长者是无用之别名。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？我只以此为名，实欲去取荆州，且教他不做准备。东吴军马收川，路过荆州，就问他索要钱粮，刘备必然出城劳军。那时乘势杀之，夺取荆州，雪吾之恨，解足下之祸。”此等计策，周郎甚是不济。鲁肃大喜，便再往荆州来。玄德与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鲁肃必不曾见吴侯，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计策，来诱我耳。但说的话，主公只看我点头，便满口应承。”或叫他不应，或叫他哭，或叫他应承，皆是孔明扯线。计会已定。鲁肃入见。礼毕，曰：“吴侯甚是称赞皇叔盛德，遂与诸将商议，起兵替皇叔收川。取了西川，却换荆州，以西川权当嫁资。荆州是现成妆奁，何必舍近而求远！但军马经过，却望应些钱粮。”孔明听了，忙点头曰：“难得吴侯好心！”玄德拱手称谢曰：“此皆子敬善言之力。”一个点头，一个会意。孔明曰：“如雄师到日，即当远接犒劳。”鲁肃暗喜，宴罢辞回。

玄德问孔明曰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周瑜死日近矣！这等计策，小儿也瞒不过！”玄德又问如何，小儿瞒不过，大人倒不晓得。孔明曰：“此乃假途灭虢之计也。虚名收川，实取荆州。等主公出城劳军，乘势拿下，杀入城来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也。”周瑜乖，孔明更乖。玄德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主公宽心，只顾准备窝弓以擒猛虎，安排香饵以钓鳌鱼。等周瑜到来，他便不死，也九分无气。”孔明只是顽皮作乐。便唤赵云听计：“如此如此，其余我自有摆布。”玄德大喜。后人有诗叹云：

周瑜决策取荆州，诸葛先知第一筹。指望长江香饵稳，不知暗里钓鱼钩。

却说鲁肃回见周瑜，说玄德、孔明欢喜一节，准备出城劳军。周瑜大笑曰：“原来今番也中了吾计！”且慢笑，准备气着。便教鲁肃禀报吴侯，并遣程普引军接应。周瑜此时箭疮已渐平愈，身躯无事，使甘宁为先锋，自与徐盛、丁奉为第二，凌统、吕蒙为后队，水陆大兵五万，望荆州而来。周瑜在船中，时复欢笑，以为孔明中计。周瑜对蒋干时尝诈说梦话，此则真说梦话矣。前军至夏口，周瑜问：“荆州有人在前面接否！”人报：“刘皇叔使糜竺来见都督。”瑜唤至，问劳军如何。糜竺曰：“主公皆准备安排下了。”准备窝弓以射猛虎，安排香饵以钓鳌鱼。瑜曰：“皇叔何在？”竺曰：“在荆州城门外相等，与都督把盏。”只怕周郎吃不得这一杯。瑜曰：“今为汝家之事，出兵远征；劳军之礼，休得轻易。”糜竺领了言语先回。

战船密密排在江上，依次而进，看看至公安，并无一只军船，又无一人远接。周瑜催船速行。离荆州十余里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。哨探的回报：“荆州城上，插两面白旗，送嫁资来，如何反插白旗？想预为周郎吊孝耳。并不见一人之影。”瑜心疑，教把船傍岸，亲自上岸乘马，带了甘宁、徐盛、丁奉一班军官，引亲随精军三千人，径望荆州来。既至城下，并不见动静。瑜勒住马，令军士叫门。城上问是谁人。只做不认得，妙。吴军答曰：“是东吴周都督亲自在此。”言未毕，忽一声梆子响，城上军一齐都竖起枪刀。敌楼上赵云出曰：“都督此行，端的为何？”不即说破，先问一句，妙。瑜曰：“吾替汝主取西川，汝岂犹未知耶？”云曰：“孔明军师已知都督假途灭虢之计，故留赵云在此。吾主公有言：孤与刘璋，皆汉室宗亲，安忍背义而取西川？若汝东吴端的取蜀，吾当披发入山，不失信于天下也。”偏与后文相反。周瑜闻之，勒马便回。只见一人打着令字旗，于马前报说：“探得四路军马，一齐杀到：关某从江陵杀来，张飞从秭归杀来，黄忠从公安杀来，魏延从孱陵小路杀来，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。喊声远近震动百余里，皆言要捉周瑜。”此是把盏劳军的。瑜马上大叫一声，箭疮复裂，坠于马下。正是：

一着棋高难对敌，几番算定总成空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

天下当治，人才辈出；天下当乱，人才亦辈出。君子观于生瑜生亮之叹，而窃以为当人才之并生，不独此二人为然也。其并生而相济者，如庶之先亮，统之赞亮，维之继亮，肃、蒙、逊、抗之嗣瑜，嘉、昱、彧、攸之佐操皆是矣；其并生而相难者，如备之遇操，亮之遇懿，维之遇艾皆是矣。天生一非常之人，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济之；而天生一非常之才，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难之。夫既生备，何生操？既生亮，何生懿？既生维，又何生艾哉？

孔明吊公瑾之曰：“从此天下，更无知音。”盖不独爱我者为知己，能忌我者亦知己也；不独欲用我者为知音，欲杀我者亦知音也。不宁唯是，苟能爱我而不能用，用我而用之不尽其才，反不如忌我杀我者之知我耳。

孔明吊公瑾之后，忽然遇着庞统，与庞统见曹操之后，忽然遇着徐庶，正复相似。前是将徐庶放去，此是将庞统引来。一样文法，两样局面，真叙事妙品。

元直、德操，并称伏龙、凤雏名字，已在三十六回之前，至此已隔二十回矣，而凤雏方与卧龙会于一处。其先则忽隐忽现，若灭若没，踪迹又自不同。始之为周瑜献连环，极似四皓为子房定太子；继之见孙权，极似王猛之见桓温；从之谒玄德，极似邓禹之谒光武：虽未及孔明，而写来亦甚出色。庞统走谒荆州，与徐庶之走谒新野，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阳，三顾而后出也；徐庶后归曹操，庞统亦先投孙，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庐始，以五丈原终，前后无二也。然庞统有荐书二封，初时并不取出，直待耒阳县中显过本事，然后将书呈送，可见有本事人不藉荐书之力。今之求讨荐牍专靠吹嘘者，恐为庞统所笑矣。

孙权既失一周瑜，又失一庞统，是再失；玄德既得一孔明，又得一庞统，是两得也。周瑜不能荐统，而肃乃荐统；周瑜忌孔明之助刘，而鲁肃则荐统以助刘。不但庞统所学，与周瑜大不相同；而鲁肃所见，亦与周瑜大不相同。

董承等七人同立义状，至此已隔三十余回矣。独马腾一人去西凉，杳无动静，令读者意甚悬悬。今忽于此回中照应出来，并与赤壁以前庞统教徐庶之语，暗相关合。如此叙事，真有一篇如一句者。不似今人之作稗官，如理词谱而见杂曲，如观演戏而点杂剧，逐段皆断，更不联络也。

事有前文所未识，而观于后文可以识前文者，如曹操之杀苗泽是也。即其后之杀苗泽，而前之杀秦庆童可知。岂有不赦黄奎之亲戚，而独纵董承之家奴乎？小人不独不容于君子，而并不见容于小人；不独以小人谋小人而不容于小人，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于小人：读此可为小人之戒。

却说周瑜怒气填胸，坠于马下，左右急救归船。军士传说：“玄德、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。”但自饮酒，更不来把盏。瑜大怒，咬牙切齿曰：“你道我取不得西川，吾誓取之！”正恨间，人报吴侯遣弟孙瑜到。周瑜接入，具言其事。孙瑜曰：“吾奉兄命来助都督。”遂令催军前行。行至巴丘，人报上流有刘封、关平二人领军截住水路。周瑜愈怒。忽又报孔明遣人送书至。催死文书到了。周瑜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，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：亮自柴桑一别，至今恋恋不忘。闻足下欲取西川，亮窃以为不可。益州民强地险，刘璋虽暗弱，足以自守。今劳师远征，转运万里，欲收全功，虽吴起不能定其规，孙武不能善其后也。恶极，妙极。曹操失利于赤壁，志岂须臾忘报仇哉？今足下兴兵远征，倘操乘虚而至，江南齑粉矣！亮不忍坐视，特此告知。幸垂照鉴。

周瑜览毕，长叹一声，忿极而叹，叹甚于忿。唤左右取纸笔作书上吴侯。乃聚众将曰：“吾非不欲尽忠报国，奈天命已绝矣。汝等善事吴侯，共成大业。”言讫，昏绝。徐徐又醒，仰天长叹曰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！”连叫数声而亡。周瑜少年，经怒不起，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。寿三十六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赤壁遗雄烈，青年有俊声。弦歌知雅意，杯酒谢良朋。曾谒三千斛，常驱十万兵。巴丘终命处，凭吊欲伤情。

周瑜停丧于巴丘。众将将所遗书缄，遣人飞报孙权。权闻瑜死，放声大哭。拆视其书，乃荐鲁肃以自代也。书略曰：

瑜以凡才，荷蒙殊遇，委任腹心，统御兵马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图报效。奈死生不测，修短有命，愚志未展，微躯已殒，遗恨何极！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场未静；刘备寄寓，有似养虎；曹操以备为龙，周郎又以备为虎。天下之事，尚未可知。此正朝士旰食之秋，至尊垂虑之日也。鲁肃忠烈，临事不苟，可以代瑜之任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倘蒙垂鉴，瑜死不朽矣。

孙权览毕，哭曰：“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忽短命而死，孤何赖哉？既遗书特荐子敬，孤敢不从之！”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，总统兵马；一面教发周瑜灵柩回葬。

却说孔明在荆州，夜观天文，见将星坠地，乃笑曰：“周瑜死矣！”至晓，白于玄德。玄德使人探之，果然死了。玄德问孔明曰：“周瑜既死，还当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代瑜领兵者，必鲁肃也。能料死，又能料生。亮观天象，将星聚于东方。亮当以吊丧为由，往江东走一遭，就寻贤士佐助主公。”预为庞统伏线。玄德曰：“只恐吴中将士加害于先生。”孔明曰：“瑜在之日，亮犹不惧；今瑜已死，又何患乎？”孔明吊丧，与关公赴会一样有胆。乃与赵云引五百军，具祭礼，下船赴巴丘吊丧。于路探听得孙权已令鲁肃为都督，周瑜灵柩已回柴桑。孔明径至柴桑，鲁肃以礼迎接。周瑜部将皆欲杀孔明，因见赵云带剑相随，不敢下手。孔明教设祭物于灵前，亲自奠酒，跪于地下，读祭文曰：

呜呼公瑾，不幸夭亡！修短故天，人岂不伤？我心实痛，酹酒一觞；君其有灵，享我烝尝！吊君幼学，以交伯符；仗义疏财，让舍以民。吊君弱冠，万里鹏抟；定建霸业，割据江南。吊君壮力，远镇巴丘；景升怀虑，讨逆无忧。吊君丰度，佳配小乔；汉臣之婿，不愧当朝。吊君气概，谏阻纳质；始不垂翅，终能奋翼。吊君鄱阳，蒋干来说；挥洒自如，雅量高志。吊君弘才，文武筹略；火攻破敌，挽强为弱。想君当年，雄姿英发。哭君早逝，俯地流血。忠义之心，英灵之气。命终三纪，名垂百世。哀君情切，愁肠千结。惟我肝胆，悲无断绝。昊天昏暗，三军怆然。主为哀泣，友为泪涟。

亮也不才，丐计求谋；助吴拒曹，辅汉安刘。掎角之援，首尾相俦。若存若亡，何虑何忧？呜呼公瑾，生死永别！朴守其贞，冥冥灭灭。魂如有灵，以鉴我心。从此天下，更无知音。也是实话。呜呼痛哉！伏惟尚飨。

孔明祭毕，伏地大哭，泪如涌泉，哀恸不已。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，乃真哭，非假哭也。众将相谓曰：“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，今观其祭奠之情，人皆虚言也。”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，亦为感伤，自思曰：“孔明自是多情，乃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”写鲁肃处处是实心人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卧龙南阳睡未醒，又添列曜下舒城。苍天既已生公瑾，尘世何须出孔明？

鲁肃设宴款待孔明。宴罢，孔明辞回。方欲下船，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，皂绦素履，一手揪住孔明，大笑曰：“汝气死周郎，却又来吊孝，明欺东吴无人耶？”孔明急视其人，乃凤雏先生庞统也。孔明此来，正为寻访贤士，乃不用孔明去寻，偏用庞统自来；又不用顺写，偏用逆写。妙甚。孔明亦大笑。两人携手登舟，各诉心事。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，嘱曰：“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。稍有不如意，可来荆州共扶玄德。此人宽仁厚德，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。”统允诺而别。不便偕归，妙有曲折。孔明自回荆州。

却说鲁肃送周瑜灵柩至芜湖，孙权接着，哭祭于前，命厚葬于本乡。了却周瑜。瑜有两男一女，长男循，次男胤，权皆厚恤之。鲁肃曰：“肃碌碌庸才，误蒙公瑾重荐，其实不称所职。愿举一人以助主公。此人上通天文，下晓地理；谋略不减于管、乐，枢机可并于孙、吴。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，孔明亦深服其智，现在江南，何不重用？”借鲁肃口极力写庞统。权闻言大喜，便问此人姓名。肃曰：“此人乃襄阳人，姓庞，名统，字士元，道号凤雏先生。”权曰：“孤亦闻其名久矣。今既在此，可即请来相见。”于是鲁肃邀请庞统入见孙权，施礼毕。权见其人浓眉掀鼻，黑面短髯，形容古怪，心中不喜，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。独不思碧眼紫髯，亦自形容古怪耶？乃问曰：“公平生所学，以何为主？”统曰：“不必拘执，随机应变。”权曰：“公之才学，比公瑾如何？”统笑曰：“某之所学，与公瑾大不相同。”权平生最喜周瑜，见统轻之，心中愈不乐，既厌其貌，又怪其言。乃谓统曰：“公且退。待有用公之时，却来相请。”统长叹一声而出。鲁肃曰：“主公何不用庞士元？”权曰：“狂士也，用之何益？”肃曰：“赤壁鏖兵之时，此人曾献连环策，成第一功。照应四十七回中事。主公想必知之。”权曰：“此时乃曹操自欲钉船，未必此人之功也，吾誓不用之。”鲁肃出谓庞统曰：“非肃不荐足下，奈吴侯不肯用公。公且耐心。”统低头长叹不语。肃曰：“公莫非无意于吴中乎？”统不答。肃曰：“公抱匡济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可实对肃言，将欲何往？”统曰：“吾欲投曹操去也。”反言以激之。肃曰：“此明珠暗投矣，可往荆州投刘皇叔，必然重用。”统曰：“统意实欲如此，前言戏耳。”肃曰：“某当作书奉荐，公辅玄德，必令孙、刘两家，无相攻击，同力破曹。”统曰：“此某平生之素志也。”乃求肃书，径往荆州来见玄德。

此时孔明按察四郡未回。妙有曲折。门吏传报江南名士庞统，特来相投。玄德久闻统名，便教请入相见。统见玄德，长揖不拜。玄德见统貌陋，心中亦不悦，曹操初见庞统，恭敬之极，仲谋、玄德反不如之。乃问统曰：“足下远来不易。”统不即取出鲁肃并孔明荐书，但答曰：“闻皇叔招贤纳士，特来相投。”妙有身分。若今之挟荐书投人者，未入门而先传进矣。玄德曰：“荆楚稍定，苦无闲职。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，有一县名耒阳县，缺一县宰，屈公任之，如后有缺，却当重用。”统思玄德待我何薄，欲以才学动之，见孔明不在，只得勉强相辞而去。妙有曲折。统到耒阳县，不理政事，终日饮酒为乐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一应钱粮词讼，并不理会。有人报知玄德，言庞统将耒阳县事尽废。玄德怒曰：“竖儒焉敢乱吾法度！”遂唤张飞吩咐：“引从人去荆南诸县巡视。如有不公不法者，就便究问。恐于事有不明处，可与孙乾同去。”

张飞领了言语，与孙乾前至耒阳县。军民官吏，皆出郭迎接，独不见县令。以饮酒废事，犹胜于以迎接废事。若善于迎接者，便非好县令。飞问曰：“县令何在？”同僚覆曰：“庞县令自到任及今，将百余日，县中之事，并不理问，每日饮酒，自旦及夜，只在醉乡。今日宿酒未醒，犹卧不起。”既有卧龙，安得无卧凤？卧治有余，卧亦是醒。彼暗于治者，虽日日醒，犹日日卧耳。张飞大怒，欲擒之。孙乾曰：“庞士元乃高明之人，未可轻忽。且到县问之。如果于理不当，治罪未晚。”飞乃入县正厅上坐定，教县令来见。统衣冠不整，扶醉而出。故作偃蹇之态。飞怒曰：“吾兄以汝为人，令作县宰，汝焉敢尽废县事？”统笑曰：“将军以吾废了县中何事？”奇绝，妙绝。飞曰：“汝到任百余日，终日在醉乡，安得不废政事？”统曰：“量百里小县，些小公事，何难决断？此不足为先生事。将军少坐，待我发落。”随即唤公吏，将百余日所积公务，都取来剖断。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，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。统手中批判，口中发落，耳内听词，刘穆之不足为奇。曲直分明，并无分毫差错。民皆叩首拜伏。不到半日，将百余日之事，尽断毕了，谁云大受者不可小知。投笔于地，而对张飞曰：“所废之事何在？妙极。曹操、孙权，吾视之若掌上观文，一语便露出圭角。量此小县，何足介意？”飞大惊，下席谢曰：“先生大才，小子失敬。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。”统乃将出鲁肃荐书。两封荐书，又只先取一封，藏却一封。妙有曲折。飞曰：“先生初见吾兄，何不将出？”统曰：“若便将出，似乎专藉荐书来干谒矣。”今之求讨荐书，一味钻刺者，能不愧死。飞顾谓孙乾曰：“非公则失一大贤也。”遂辞统回荆州见玄德，具说庞统之才。玄德大惊曰：“屈待大贤，吾之过也！”飞将鲁肃荐书呈上，不消鲁肃荐，先生先自荐矣。玄德拆视之，书略曰：

庞士元非百里之才，使处治中、别驾之任，始当展其骥足。如以貌取之，恐负所学，有鉴于孙权，而先为是言也。终为他人所用，实可惜也。

玄德看毕，正在嗟叹，忽报孔明回。玄德接入，礼毕。孔明先问曰：“庞军师近日无恙否？”问妙。玄德曰：“近治耒阳县，好酒废事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士元非百里之才，胸中之学，胜亮十倍。此句是过誉。足见孔明之谦，不似今人之妄自矜夸也。亮曾有荐书在士元处，曾达主公否？”玄德曰：“今日方得子敬书，却未见先生之书。”孔明曰：“大贤若处小任，往往以酒胡涂，倦于视事。”玄德曰：“若非吾弟所言，险失大贤。”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州内。玄德下阶请罪，统方将出孔明所荐之书。两封书作两次取出，写庞统极有身分。玄德看书中之意，言凤雏到日，宜即重用。玄德喜曰：“昔司马德操言：‘伏龙、凤雏，两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’照应三十五回中语。今吾二人皆得，汉室可兴矣。”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，与孔明共赞方略，教练军士，听候征伐。以下按下玄德一边，以下接叙曹操一边。

早有人报到许昌，言刘备有诸葛亮、庞统为谋士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连结东吴，早晚必兴兵北伐。曹操闻之，遂聚众谋士商议南征。荀攸进曰：“周瑜新死，可先取孙权，次攻刘备。”操曰：“我若远征，恐马腾来袭许都。前在赤壁之时，军中有讹言，亦传西凉入寇之事，照应四十八回中事。今不可不防也。”荀攸曰：“以愚所见，不若降诏加马腾为征南将军，使讨孙权，诱入京师，先除此人，则南征无患矣。”本因刘备转出孙权，又因孙权转入马腾，将二十回中事，至此忽然归结。操大喜，即日遣人赍诏至西凉召马腾。

却说腾字寿成，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。父名肃，字子硕，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；后失官流落陇西，与羌人杂处，遂娶羌女生腾。腾身长八尺。体貌雄异，禀性温良，人多敬之。灵帝末年，羌人多叛，腾招募民兵破之。初平中年，因讨贼有功，拜征西将军，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弟兄。又补叙马腾来历，是续前文之所未及。当日奉诏，乃与长子马超商议曰：“吾自与董承受衣带诏以来，与刘玄德约共讨贼，不幸董承已死，玄德屡败；我又僻处西凉，未能协助玄德。马腾一向冷落，不见出头，得此两句叙明。今闻玄德已得荆州，我正欲展昔日之志，而曹操反来召我，当是如何？”马超曰：“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亲。今若不往，彼必以逆命责我矣。当乘其来召，竟往京师，于中取事，则昔日之志可展也。”有马超之言，方见马腾此去，不是疏虞。马腾兄子马岱谏曰：“曹操心怀叵测，叔父若往，恐遭其害。”为下文伏笔。超曰：“儿愿尽起西凉之兵，随父亲杀入许昌，为天下除害，有何不可？”是马超声口。腾曰：“汝自统羌兵保守西凉，只教次子马休、马铁并侄马岱随我同往。曹操见有汝在西凉，又有韩遂相助，谅不敢加害于我也。”为后文韩遂助马超伏线。超曰：“父亲欲往，切不可轻入京师。当随机应变，观其动静。”腾曰：“吾自有处，不必多虑。”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，先教马休、马铁为前部，留马岱在后接应，为马岱逃回伏笔。迤逦望许昌而来。离许昌二十里，屯住军马。

曹操听知马腾已到，唤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曰：“目今马腾南征，吾命汝为行军参谋，先至马腾寨中劳军，可对马腾说：西凉路远，运粮甚难，不能多带人马。我当更遣大兵，协同前进。来日教他入城面君，赚他入城，便是诱杀之计。吾就应付粮草与之。”奎领命，来见马腾，腾置酒相待。奎酒半酣而言曰：“吾父黄琬，死于李傕、郭汜之难，尝怀痛恨。又将数十回前之事于此一提。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。”腾曰：“谁为欺君之贼？”奎曰：“欺君者操贼也。公岂不知之，而问我耶？”腾恐是操使来相探，急止之曰：“耳目较近，休得乱言。”奎叱曰：“公竟忘却衣带诏乎？”前马腾见董承时，马腾正言，董承隐讳；今黄奎见马腾，又是黄奎正言，马腾隐讳，前后遥遥相对。腾见他说出心事，乃密以实情告之。奎曰：“操欲公入城面君，必非好意。公不可轻入。来日当勒兵城下。待曹操出城点军，就点军处杀之，大事济矣。”二人商议已定。黄奎回家，恨气未息。其妻再三问之，奎不肯言。不告其妻而独告其妾，何也？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。泽欲得春香，正无计可施。与董承家秦庆童事又相仿佛。妾见黄奎愤恨，遂对泽曰：“黄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，意甚愤恨，不知为谁。”泽曰：“汝可以言挑之曰：‘人皆说刘皇叔仁德，曹操奸雄，何也？’看他说甚言语。”是夜黄奎果到春香房中。妾以言挑之。奎乘醉言曰：“汝乃妇人，尚知邪正，何况我乎？吾所恨者，欲杀曹操也。”妾曰：“若欲杀之，如何下手？”奎曰：“吾已约定马将军，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。”谋及妇人，宜其死耳。妾告于苗泽，泽报知曹操。操便密唤曹洪、许褚分付如此如此，又唤夏侯渊、徐晃分付如此如此。各人领命去了，一面先将黄奎一家老小拿下。

次日，马腾领着西凉兵马，将次近城，只见前面一簇红旗，打着丞相旗号。马腾只道曹操自来点军，拍马向前。忽听得一声炮响，红旗开处，弓弩齐发。一将当先，乃曹洪也。马腾急拨马回时，两下喊声又起：左边许褚杀来，右边夏侯渊杀来，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，截断西凉军马，两起调拨，却匀作四处出现。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垓心。马腾见不是头，奋力冲杀。马铁早被乱箭射死。三人中先死了一个。马休随着马腾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二人身带重伤，坐下马又被箭射倒。父子二人俱被执。曹操教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齐绑至，董承七人之外，添出一吉平；马腾父子之外，添出一黄奎：前后遥遥相对。黄奎大叫：“无罪！”操教苗泽对证。马腾大骂曰：“竖儒误我大事！我不能为国杀贼，是乃天也！”操命牵出。马腾骂不绝口，与其子马休及黄奎一同遇害。后人有诗叹马腾曰：

父子齐芳烈，忠贞着一门，捐生图国难，誓死答君恩。嚼血盟言在，诛奸义状存。西凉推世胄，不愧伏波孙。

苗泽告操曰：“不愿加赏，只求李春香为妻。”操笑曰：“你为了一妇人，害了你姐夫一家，留此不义之人何用！”奸雄快语，可儿可儿。便教将苗泽、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。观者无不叹息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苗泽因私害荩臣，春香未得反伤身。奸雄亦不兼容恕，枉自图谋作小人。

曹操教招安西凉兵马，谕之曰：“马腾父子谋反，不干众人之事。”一面使人分付把住关隘，休教走了马岱。

且说马岱自引一千兵在后。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士，报知马岱。岱大惊，只得弃了兵马，扮作客商，连夜逃遁去了。以上按下西凉一边。以下再叙许昌一边。曹操杀了马腾等，便决意南征。忽人报曰：“刘备调练军马，收拾器械，将欲取川。”操惊曰：“若刘备收川，则羽翼成矣。将何以图之？”言未毕，阶下一人进言曰：“某有一计，使刘备、孙权不能相顾，江南、西川皆归丞相。”正是：

西州豪杰方遭戮，南国英雄又受殃。

未知献计者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九卷完）

# 第十卷

##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瞒割须弃袍

周瑜在而孙、刘离，周瑜死而孙、刘合；曹操去而孙、刘离，曹操欲至而孙、刘又合：此两家离合之机也。乃孙方借刘以拒操，而刘忽借马以救孙则奇；刘方约马以拒操，而操忽约韩以取马则更奇；韩不为操以攻马，而马得合韩以攻曹则愈奇。至于刘不助马，而助马者乃是韩；刘不约韩，而约韩者乃是操；马非救孙，而救孙者实是马；马非应刘，而借马者实是刘：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约者矣。

曹操、孙权之欲报父仇，为父也，非为君也，私也；马超之欲报父仇，为父也，亦为君也，公也。马腾为衣带诏而死，则腾为忠臣；超为父之死于衣带诏而讨，则超为孝子亦为忠臣。而前史误书之为“贼”，误书之为“反”，则大谬矣。若断以《春秋》之义，直当书曰“马超起兵西凉讨曹操”，斯为得之。

曹操不能杀陶谦而以吕布回兵，孙权不能杀刘表而反使鲁肃吊孝，乌睹所谓不共天地、不同日月者乎？若马超者，是真能报仇矣。绕树之枪，渡河之箭，操之不死，间不容发。虽天方助操，不能遽斩国贼；而使之心寒胆落，魄散魂飞，则谓马超已诛曹操可也。

君子观于割袍之事，而窃以为是汉帝之威灵也。何也？衣带诏不降，则义状不立；义状不立，则马腾不死；马腾不死，则马超不来。惟有帝之刺血，所以有操之割须；惟有帝之解带，所以有操之弃袍耳。

曹操每至危急时，有曹洪救之，有许褚救之，有丁斐救之。然而曹洪、许褚救之，是以救救也；丁斐之救，是以不救救也。延津之战，弃粮与马；渭桥之战，放马与牛。前之饵敌，所以取胜；后之饵敌，所以救败。则洪与褚之勇，又不若丁斐之智耳。

当马超战潼关之时，孙、刘两家若乘虚而袭许都，此大也事，而孙权不为，刘备亦不为，其故何也？盖东吴之兵，但能应敌而不能取敌，一合淝且不下，而何有于许昌乎？且其所欲得者荆州耳，志固不在中原也。刘备则欲养其兵力以取西川，即东吴求救，且不肯轻劳我师，而何假于袭许昌乎？是其志虽在中原，而西川未得，不敢遽图中原也。曹操有可乘之势，而两家未有能乘之力。呜呼，岂非天哉！

赤壁鏖兵之日，徐庶曾乞一兵守潼关矣；而此回但见钟繇不见徐庶，何也？意者徐庶此时已死乎？不然，庶纵不肯为操设谋，而身在潼关，恐不能谢其责也。自赤壁一去，更不见徐庶下落。庶即不死，我知其必托病而归田里耳。

却说献策之人，乃治书侍御史陈群，字长文。操问曰：“陈长文有何良策？”群曰：“今刘备、孙权结为唇齿。若刘备欲取西川，丞相可命上将提兵，会合淝之众，径取江南，则孙权必求救于刘备。备意在西川，必无心救权；权无救则力乏兵衰，江东之地，必为丞相所得。前欲使马腾伐吴，意不在吴而在腾也；至此则真伐吴矣。若得江东，则荆州一鼓可平也。荆州既平，然后徐图西川，天下定矣。”操曰：“长文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实时起大兵三十万，径下江南，令合淝张辽，准备粮草，以为供给。

早有细作报知孙权。权聚众将商议。张昭曰：“可差人往鲁子敬处，教急发书到荆州，使玄德同力拒曹。子敬有恩于玄德，其言必从；且玄德既为东吴之婿，亦义不容辞。若玄德来相助，江南可无患矣。”事急则孙、刘复合。但内兄不致书于妹丈，而必欲烦鲁肃修书者，以前有江上之追故耳。故曰：“凡事留人情，后来好相见。”权从其言，即遣人谕鲁肃，使求救于玄德。肃领命，随即修书，使人送玄德，玄德看了书中之意，留使者于馆舍，差人往南郡请孔明。孔明到荆州，玄德将鲁肃书与孔明看毕，孔明曰：“也不消动江南之兵，也不必动荆州之兵，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。”妙在不即说明，令人测摸不出。便回书与鲁肃，教高枕无忧，若但有北兵侵犯，皇叔自有退兵之策。使者去了。玄德问曰：“今操起三十万大军，会合淝之众，一拥而来，先生有何妙计，可以退之？”孔明曰：“操平生所虑者，乃西凉之兵也。今操杀马腾，其子马超现统西凉之众，必切齿操贼。主公可作一书往结马超，使超兴兵入关，则操又何暇下江南乎？”玄德大喜，实时作书，遣一心腹人径往西凉州投下。

却说马超在西凉州，夜感一梦，梦见身卧雪地，群虎来咬。惊惧而觉，心中疑惑，聚帐下将佐，告说梦中之事。帐下一人应声曰：“此梦乃不祥之兆也。”众视其人，乃帐前心腹校尉，姓庞名德，字令明。超问：“令明所见若何？”德曰：“雪地遇虎，梦兆殊恶。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否？”言未毕，一人踉跄而入，接笋甚紧。哭拜于地曰：“叔父与弟皆死矣！”超视之，乃马岱也。超惊问何为。岱曰：“叔父与侍郎黄奎同谋杀操，不幸事泄，皆被斩于市，二弟亦遇害。惟岱扮作客商，星夜走脱。”超闻言，哭倒于地，众将救起。超咬牙切齿，痛恨操贼。忽报荆州刘皇叔遣人赍书至，马超正说梦，马岱忽来；马超正哭，玄德书又忽来。超拆视之。书略曰：

伏念汉室不幸，操贼专权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残。备昔与令先君同受密诏，誓诛此贼。照应二十回中事。今令先君被操所害，此将军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之仇也。若能率西凉之兵，以攻操之右，备当举荆襄之众，以遏操之前，句虚。则逆操可擒，奸党可灭，仇辱可报，汉室可兴矣。书不尽言，立待回音。

马超看毕，实时挥涕回书，发使者先回，随后便起西凉军马。正欲进发，忽西凉太守韩遂使人请马超往见。马超正欲起兵，韩遂之使忽来。接笋又是甚紧。超至遂府，遂将出曹操书示之。内云：“若将马超擒赴许都，即封汝为西凉侯。”玄德致书于马超用实写，曹操致书于韩遂用虚写。超拜伏于地曰：“请叔父就缚俺兄弟二人，解赴许昌，免叔父戈戟之劳。”有此一逆，文势更曲。韩遂扶起曰：“吾与汝父结为兄弟，安忍害汝？汝若兴兵，吾当相助。”玄德之助是虚，韩遂之助是实。马超拜谢。韩遂便将操使者推出斩之，乃点手下八部军马，一同进发。那八部？乃侯选、程银、李堪、张横、梁兴、成宜、马玩、杨秋也。八将随着韩遂，合马超手下庞德、马岱，共起二十万大兵，杀奔长安来。写得声势。长安郡守钟繇，飞报曹操；一面引军拒敌，布阵于野。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岱，引军一万五千，浩浩荡荡，漫山遍野而来。钟繇出马答话。岱使宝刀一口，与繇交战。不一合，繇大败奔走。只会写字，那里会厮杀？我有笔如刀，不若别人怀宝剑。岱提刀赶来。马超、韩遂引大军都到，围住长安。钟繇上城守护。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，城郭坚固，壕堑险深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一连围了十日，不能攻破。庞德进计曰：“长安城中土硬水碱，甚不堪食，更兼无柴。今围十日，军民饥荒。不如暂且收军，只须如此如此，长安唾手可得。”此时妙在不叙明白，至后方知是计。马超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实时差令字旗传与各部，尽教退军。马超亲自断后，各部军马渐渐退去。钟繇次日登城看时，军皆退了，只恐有计，令人哨探，果然远去，方才放心，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，大开城门，放人出入。即此便是计策。至第五日，人报马超兵又到，军民竞奔入城，此时庞德已杂其中矣。钟繇仍复闭城坚守。

却说钟繇弟钟进，守把西门，约近三更，城门里一把火起。钟进急来救时，城边转过一人，举刀纵马大喝曰：“庞德在此！”庞德入城不用明叙，至此突如其来，如亚夫将军从天而下。钟进措手不及，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，杀散军校，斩关断锁，放马超、韩遂军马入城。钟繇从东门弃城而走。马超、韩遂得了城池，赏劳三军。钟繇退守潼关，飞报曹操。操知失了长安，不敢议南征，照应前文东吴求救事。此马超救之，而实玄德救之也。遂唤曹洪、徐晃分付：“先带一万人马，替钟繇紧守潼关。如十日内失了关隘，皆斩；十日外，不干汝二人之事。我统大军随后便至。”二人领了将令，星夜便行。曹仁谏曰：“洪性躁，诚恐误事。”预为失潼关伏笔。操曰：“你与我押送粮草，便随后接应。”

却说曹洪、徐晃到潼关，替钟繇坚守关隘，并不出战。马超领军来关下，把曹操三代毁骂。又一陈琳。曹洪大怒，要提兵下关厮杀。徐晃谏曰：“此是马超要激将军厮杀，切不可与战。待丞相大军来，必有主画。”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。陈琳骂操以笔，马超骂操以口，笔止一笔，口有万口。曹洪只要厮杀，徐晃苦苦挡住。至第九日，在关上看时，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关前草地上坐；多半困乏，就于地上睡卧。诱敌之计。曹洪便教备马，点起三千兵，杀下关来。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。洪迤逦追赶。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，闻曹洪下关厮杀，大惊，急引兵随后赶来，大叫曹洪回马。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马岱引军杀至。城外见马岱，与城中见庞德，皆突如其来。写得声势。曹洪、徐晃急回走时，一棒鼓响，山背后两军截出：左是马超、右是庞德，混杀一阵。曹洪抵挡不住，折军大半，撞出重围，奔到关上。西凉兵随后赶来，洪等弃关而走。庞德直追过潼关，撞见曹仁军马，救了曹洪等一军。马超接应庞德上关。曹洪失了潼关。奔见曹操。操曰：“与你十日限，如何九日失了潼关？”洪曰：“西凉军兵百般辱骂，因见彼军懈怠，乘势赶去，不想中贼奸计。”操曰：“洪年幼躁暴，徐晃你须晓事！”晃曰：“累谏不从。当日晃在关上点粮车，比及知道，小将军已下关了。晃恐有失，连忙赶去，已中贼奸计矣。”操大怒，喝斩曹洪。忘却“宁可无洪，不可无公”之时耶？众官告免。曹洪服罪而退。

操进兵直扣潼关。曹仁曰：“可先下定寨栅，然后打关未迟。”操令砍伐树木，起立排栅，分作三寨：左寨曹仁，右寨夏侯渊，操自居中寨。次日，操引三寨大小将校，杀奔关隘前去，正遇西凉军马。两边各布阵势。操出马于门旗下，看西凉之兵，人人勇健，个个英雄。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腰细膀宽，声雄力猛，白袍银铠，手执长枪，立马阵前，借曹操眼中极写马超。上首庞德，下首马岱。操暗暗称奇，自纵马谓超曰：“汝乃汉朝名将子孙，何故背反耶？”超咬牙切齿，大骂：“操贼！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！害我父弟，不共戴天之仇！吾当活捉生啖汝肉！”前是背后骂，此是当面骂。只此数语，亦抵得一篇檄文。说罢，挺枪直杀过来。曹操背后于禁出迎。两马交战，斗得八九合，于禁败走。张郃出迎，战二十合亦败走。李通出迎，超奋威交战，数合之中，一枪刺李通于马下。超把枪望后一招，西凉兵一齐冲杀过来。操兵大败。西凉兵来得势猛，左右将佐皆抵当不住。马超、庞德、马岱引百余骑，直入中军来捉曹操。操在乱军中，只听得西凉军大叫：“穿红袍的是曹操！”畅绝，快绝。马超挂孝，曹操何敢穿红？操之去红，只算替马超带孝。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。又听得大叫：“长髯者是曹操！”操惊慌，掣所佩刀断其髯。袁绍入宫时，胡子大得便宜：马超追操时，胡子又极受累。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，超遂令人叫拿：“短髯者是曹操！”操闻知，即扯旗角包颈而逃。畅绝，快绝。关公囊长须，曹操包短须。若云“裹颈的是曹操”，则将断其颈乎？后人有诗曰：

潼关战败望风逃，孟德怆惶脱锦袍。剑割髭髯应丧胆，马超声价盖天高。

曹操正走之间，背后一骑赶来，回头视之，正是马超。吓杀。操大惊。左右将校见超赶来，各自逃命，只撇下曹操。超厉声大叫曰：“曹操休走！”操惊得马鞭坠地。看看赶上，马超从后使枪搠来。操绕树而走，超一枪搠在树上，急拔下时，操已走远。或曰：“恶人不死，天之道也。”予曰：“此非天道，特天数耳。”超纵马赶来，山坡边转过一将，大叫：“勿伤吾主！曹洪在此！”轮刀纵马，拦住马超，操得命走脱。与蔡阳救操仿佛相似。洪与马超战到四五十合，渐渐刀法散乱，气力不加。夏侯渊引数十骑随到。马超独自一人，恐被所算，乃拨马而回，夏侯渊也不来赶。

曹操回寨，却得曹仁死据定了寨栅，因此不曾多折军马。操入帐叹曰：“吾若杀了曹洪，今日必死于马超之手也！”不是写曹洪，是写马超。遂唤曹洪，重加赏赐。收拾败军，坚守寨栅，深沟高垒，不许出战。超每日引兵来寨前辱骂搦战，操传令教军士坚守，如乱动者斩。诸将曰：“西凉之兵，尽使长枪，当选弓弩迎之。”操曰：“战与不战，皆在于我，非在贼也。贼虽有长枪，安能便刺？诸公但坚壁观之，贼自退矣。”诸将皆私相议曰：“丞相自来征战，一身当先；今败于马超，何如此之弱也。”弱得作怪。过了几日，细作报来：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，乃是羌人部落。操闻知大喜。喜得作怪。诸将曰：“马超添兵，丞相反喜。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待吾胜了，却对汝等说。”三日后，又报关上又添军马。操又大喜，就于帐中设宴作贺。贺得作怪。诸将皆暗笑。操曰：“诸公笑我无破马超之谋，公等有何良策？”徐晃进曰：“今丞相盛兵在此，贼亦全部现屯关上，此去河西，必无准备；若得一军暗渡蒲阪津，先截贼归路，丞相径发河北击之，贼两不相应，势必危矣。”因曹操分兵，故韩与马亦分兵，分则易间也。操曰：“公明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便教徐晃：“引精兵四千，和朱灵同去，径袭河西，伏于山谷之中，待我渡河北，同时击之。”徐晃、朱灵领命、先引四千军暗暗去了。操下令，先教曹洪于蒲阪津安排船筏，留曹仁守寨，操自领兵渡渭河。早有细作报知马超。超曰：“今操不攻潼关，而使人准备船筏，欲渡河北，必将遏吾之后也。吾当引一军循河拒住岸北。操兵不得渡，不消二十日，河东粮尽，操兵必乱，却循河南而击之，操可擒矣。”长江不可渡，渭河亦几不可渡。韩遂曰：“不必如此。岂不闻兵法有云：‘兵半渡可击。’待操兵渡至一半，汝却于南岸击之，操兵皆死于河内矣。”不死于陆，必死于水。其不死者天也。超曰：“叔父之言甚善。”即使人探听曹操几时渡河。

却说曹操整兵已毕，分三停军前渡渭河。比及人马到河口时，日光初起。操先发精兵渡过北岸，开创营寨。操自引亲随护卫军将百人，按剑坐于南岸，看军渡河。忽然人报：“后边白袍将军到了！”白虎来临，螣蛇发动。众皆认得是马超，一拥下船。河边军争上船者，声喧不止。操犹坐而不动，按剑指约休闹。只顾其前，不顾其后，乌巢烧粮时亦用此法。只听得人喊马嘶，蜂拥而来，船上一将跃身上岸，呼曰：“贼至矣！请丞相下船！”操视之，乃许褚也。操口内犹言：“贼至何妨？”回头视之，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。吓杀。许褚拖操下船时，船已离岸一丈有余，褚负操一跃上船。随行将士尽皆下水，扳住船边，争欲上船逃命。船小将翻，褚掣刀乱砍，傍船手尽折，倒于水中。“舟中之指可掬。”急将船望下水棹去。许褚立于梢上。忙用木篙撑之。操伏在许褚脚边。许褚为曹操手下将，曹操反为许褚脚下人。马超赶到河岸，见船已流在半河，遂拈弓搭箭，喝令骁将绕河射之。矢如雨急，褚恐伤曹操，以左手举马鞍遮之。操无洪则死于陆，无褚则死于水，其不死者天也。马超箭不虚发，船上驾舟之人，应弦落水，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。其船反撑不定，于急水中旋转。许褚独奋神威，将两腿夹舵摇撼，一手使篙撑船，一手举鞍遮护曹操。以旗包颈，以鞍遮身，不谓旗与鞍却有如此用法。

时有渭南县令丁斐在南山之上，见马超追操甚急，恐伤操命，遂将寨内牛只马匹，尽驱于外，漫山遍野，皆是牛马。西凉兵见之，都回身争取牛马，无心追赶，曹操因此得脱。曹操不死，亏了树，亏了旗，亏了鞍，又亏了牛马。○亏了放牛，救了水中一老牛；亏了放，退了岸上一怒马。方到北岸，便把船筏凿沉。诸将听得曹操在河中逃难，急来救时，操已登岸。许褚身被重铠，箭皆嵌在甲上。众将保操至野寨中，皆拜于地而问安。操大笑曰：“我今日几为小贼所困！”每败必笑，奸雄故态。褚曰：“若非有人纵马放牛以诱贼，贼必努力渡河矣。”操问曰：“诱贼者谁也？”有知者答曰：“渭南县令丁斐也。”少顷，斐入见。操谢曰：“若非公之良谋，则吾被贼所擒矣。”遂命为典军校尉，斐曰：“贼虽暂去，明日必复来。须以良策拒之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准备了也。”遂唤诸将：“各分头循河筑起甬道，暂为寨脚。贼若来时，陈兵于甬道外，内虚立旌旗，以为疑兵。更沿河掘下壕堑，虚土棚盖，河内以兵诱之。贼急来必陷，贼陷便可击矣。”但为自守之计，是示之以弱。

却说马超回见韩遂，说：“几乎捉住曹操！有一将奋勇负操下船去了，不知何人。”遂曰：“吾闻曹操选极精壮之人，为帐前侍卫，名曰虎卫军，以骁将典韦、许褚领之。因许褚并提起典韦，照应击张绣时事。典韦已死，今救曹操者，必许褚也。此人勇力过人，人皆称为‘虎痴’，如遇之。不可轻敌。”超曰：“吾亦闻其名久矣。”遂曰：“今操渡河，将袭我后，可速攻之。不可令他创立营寨。若立营寨，急难剿除。”超曰：“以侄愚意。还只拒住北岸。使彼不得渡河，乃为上策。”遂曰：“贤侄守寨，吾引军循河战操，若何？”超曰：“令庞德为先锋，跟叔父前去。”于是韩遂与庞德将兵五万，直抵渭南。操令众将于甬道两旁诱之。庞德先引铁骑千余，冲突而来。喊声起处，人马俱落于陷马坑内。庞德踊身一跳，跃出土坑，立于平地，立杀数人，步行砍出重围。写庞德声势，为后文战关公伏笔。韩遂已被困在垓心，庞德步行救之，正遇着曹仁部将曹承，被庞德一刀砍于马下，夺其马，杀开一条血路，救出韩遂，投东南而走。庞德失马夺马，许褚跳船撑船，其勇相似。背后曹兵赶来，马超引军接应，杀败曹兵，复救出大半军马。战至日暮方回。计点人马，折了将佐程银、张横，陷坑中死者二百余人。韩遂八将中折了二人。超与韩遂商议：“若迁延日久，操于河北立了营寨，难以退敌；不若乘今夜引轻骑去劫野营。”遂曰：“须分兵前后相救。”于是超自为前部，令庞德、马岱为后应，当夜便行。

却说曹操收兵屯渭北，唤诸将曰：“贼欺我未立寨棚，必来劫野营。可四散伏兵，虚其中军。号炮响时，伏兵尽起，一鼓可擒也。”超、遂之谋，早为老贼所觉。众将依令伏兵已毕。当夜，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骑往前哨探。成宜见无人马，径入中军。操军见西凉兵到，遂放号炮。四面伏兵皆出，只围得三十骑。成宜被夏侯渊所杀。韩遂八将中又折了一人。马超却自从背后与庞德、马岱兵分三路，蜂拥杀来。正是：

纵有伏兵能候敌，怎当健将共争先？

未知胜负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

马超者，蜀中五虎将之一也。此回于其未入蜀之时，先写马超之勇；而将写马超之勇，先写许褚之勇：写许褚正以写马超也。然许褚但矜其勇，而马超斗之，亦不过以勇斗勇耳。马腾之轻入虎口，固为忠有余而智不足；马超之徒恃虎威，其亦勇有余而谋未足欤！

兵法有妙于用间者：胜一人难，胜两人易，以一人不可间，而两人则可间也；聚两人于一处而胜之难，分两人于两处而胜之易，以两人之聚不可间，而两人之分则可间也。然而间之则非一术矣：有马上之语，而书中之字可疑；有书中之字，而马上之语愈可疑。间之则又非无端矣：斩使之前，操先有书，有前之书而后之书可疑；割地之时，遂亦有书，有我之书而彼之书亦可疑。操之所以疑超者，盖深得兵家间法之妙云。

周瑜之愚蒋干，妙在黑夜；曹操之间韩遂，又妙在白日。愚蒋干之书，妙在明白；间韩遂之书，又妙在胡涂。周瑜帐前之语，妙在说极要紧话；曹操马上之语，又妙在说极没要紧话。骗法不同，愈出愈妙，写来好看杀人。

天下岂有两阵对圆，而但叙寒温，无一语及军事者？又岂有遣使送书，精密如曹操，而误封草稿者？此明系反间之计，而韩遂不知，乃含糊以对马超，马超安得不怒乎？然则马超之疑，虽曹操之智足以使之，而亦韩遂之愚有以成之耳。

马超断韩遂之手，犹自断其手也；韩遂因马超之疑而欲图马超，亦犹自断其手也。两人之相救当如左右手，而乃自相矛盾，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，袖手而观其败，岂不深可惜哉！

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，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，而唯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。虽有众谋士以赞之，而裁断出诸臣之上，又非刘备、孙权比也。观其每运一计，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，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。唐太宗题其墓曰“一将之智有余”，良然良然。

操每见西凉之添兵而大喜，盖以兵多则粮不能继，一可喜也；兵多则心不能一，二可喜也。乌巢之战，以少而胜；赤壁之战，以多而败。操之料人，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。

张角之以左道惑众，已隔五十余回矣，此回忽有一左道之张鲁以配之。角有兄弟三人，鲁则有父子祖孙三世；角有太平道人、大贤良师之名，鲁则有师君、祭酒、鬼卒之号。何其不谋而相类也？盖刘备之将聚桃园，则以黄巾为之始；而刘备之将入西蜀，则以张鲁为之端：是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。

却说当夜两兵混战，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马超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前后攻击。曹操在渭河内，将船筏锁链作浮桥三条，接连南岸。曹仁引军夹河立寨，将粮草车辆穿连以为屏障。马超闻之，教军士各挟草一束，带着火种，与韩遂引军并力杀到寨前，堆积草把，放起烈火。前有赤壁之烧，后有渭河之烧。大火之后，又有小火。操兵抵敌不住，弃寨而走。车乘、浮桥，尽被烧毁。西凉兵大胜，截住渭河。曹操立不起营寨，心中忧惧。荀攸曰：“可取渭河沙土，筑起土城，可以坚守。”操拨三万军担土筑城。马超又差庞德、马岱各引五百马军，往来冲突；更兼沙土不实，筑起便倒，操无计可施。时当九月尽，天气暴冷，彤云密布，连日不开。妙有闲笔点次时序。曹操在寨中纳闷。忽人报曰：“有一老人来见丞相，欲陈说方略。”操请入。见其人鹤骨松姿，形貌苍古。问之，乃京兆人也，隐居终南山，姓娄，名子伯，道号梦梅居士。操以客礼待之。子伯曰：“丞相欲跨渭安营久矣，今何不乘时筑之？”操曰：“沙土之地，筑垒不成。隐士有何良策赐教？”子伯曰：“丞相用兵如神，岂不知天时乎？连日阴云布合，朔风一起，必大冻矣。前文冀州之时，有老叟陈说星象；今战渭桥之日，又有老叟陈说天时，前后遥遥相对。风起之后，驱兵士运土泼水，比及天明，土城已就。”操大悟，厚赏子伯。子伯不受而去。不受金帛，高则高矣；但不明顺逆，有愧隐士之名。彼四皓助吕，不得为安刘；今梦梅助曹，岂得为安汉乎？

是夜北风大作。操尽驱兵士担土泼水；为无盛水之具，作缣囊盛水浇之，随筑随冻。比及天明，沙水冻紧，土城已筑完。超之焚寨，恃有火攻；操之筑寨，赖有水助。细作报知马超，超领兵观之，大惊，疑有神助。次日，集大军呜鼓而进。操自乘马出营，止有许褚一人随后。操扬鞭大呼曰：“孟德单骑至此，请马超出来答话。”超乘马挺枪而出。操曰：“汝欺我营寨不成，今一夜天已筑就，汝何不早降！”老贼妄称天命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马超大怒，意欲突前擒之，见操背后一人，睁圆怪眼，手提钢刀，勒马而立。极写许褚英勇，以衬马超之英勇。超疑是许褚，乃扬鞭问曰：“闻汝军中有虎侯，安在哉？”许褚提刀大叫曰：“吾即谯郡许褚也！”目射神光，威风抖擞。超不敢动，乃勒马回。前梦众虎而疑，今见一虎而退。操亦引许褚回寨。两军观之，无不骇然。操谓诸将曰：“贼亦知仲康乃虎侯也！”自此军中皆称褚为虎侯。百忙中夹注一笔。许褚曰：“某来日必擒马超。”操曰：“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。”褚曰：“某誓与死战！”即使人下战书，说虎侯单搦马超来日决战。超接书大怒曰：“何敢如此相欺耶！”即批次日誓杀虎痴。褚一虎也，超一虎也，虎超岂畏虎褚？

次日两军出营，布成阵势。超分庞德为左翼，马岱为右翼，韩遂押中军。超挺枪纵马，立于阵前，高叫：“虎痴快出！”曹操在门旗下回顾众将曰：“马超不减吕布之勇！”此许是激许褚。言未绝，许褚拍马舞刀而出。马超挺枪接战。斗了一百余合，胜负不分。马匹困乏，各回军中，换了马匹，又出阵前。又斗一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许褚性起，飞回阵中，卸了盔甲，浑身筋突，赤体提刀，翻身上马，来与马超决战。极写许褚正是极写马超。○曹操弃袍，许褚弃甲，弃甲亦算输矣。两军大骇。两个又斗到三十余合，褚奋威举刀便砍马超。超闪过，一枪望褚心窝刺来。褚弃刀将枪挟住。两个在马上夺枪。许诸力大，一声响，拗断枪杆，各拿半节在马上乱打。以厮杀始，以厮打终。操恐褚有失，遂令夏侯渊、曹洪两将齐出夹攻。庞德、马岱见操将齐出，麾两翼铁骑，横冲直撞，混杀将来。操兵大乱。许褚臂中两箭。谁教汝赤膊。诸将慌退入寨。马超直杀到壕边，操兵折伤大半。未行反间之前，操军屡败，可见将在谋而不在勇也。操令坚闭休出。马超回至渭口，谓韩遂曰：“吾见恶战者莫如许褚，真虎痴也！”

却说曹操料马超可以计破，乃密令徐晃、朱灵尽渡河西结营，前后夹攻。一日，操于城上见马超引数百骑直临寨前，往来如飞。操观良久，掷兜鍪于地曰：“马儿不死，吾无葬地矣！”伍员不死，楚不得安。曹操其有鞭墓之惧乎？夏侯渊听了，心中气忿，厉声曰：“吾宁死于此地，誓灭马贼！”遂引本部千余人，大开寨门，直赶去。操急止不住，恐其有失，慌自上马前来接应。马超见曹兵至，乃将前军作后队，后队作先锋，一字儿摆开。夏侯渊到，马超接往厮杀。超于乱军中遥见曹操，就撇了夏侯渊，直取曹操。写马超志在报仇，不但是勇，实见其孝。操大惊，拨马而走，曹兵大乱。正追之际，忽报操有一军，已在河西下了营寨，超大惊，无心追赶，急收军回寨，与韩遂商议，言：“操兵乘虚已渡河西，吾军前后受敌，如之奈何？”部将李堪曰：“不如割地请和，两家且各罢兵，捱过冬天，到春暖别作计议。”韩遂曰：“李堪之言最善，可从之。”

超犹豫未决。马超不欲和而韩遂欲和，即此便为下文生疑张本。杨秋、侯选皆劝求和，于是韩遂遣杨秋为使，直往操寨下书，言割地请和之事。曹操反间之书未来，韩遂求和之书先去。操曰：“汝且回寨，吾来日使人回报。”杨秋辞去。贾诩入见操曰：“丞相主意若何？”操曰：“公所见若何？”诩曰：“兵不厌诈，可伪许之；然后用反间计，令韩、马相疑，则一鼓可破也。”贾诩前为李傕策马腾，今为曹操策马超，始终助逆，虽智谋不足取也。操抚掌大喜曰：“天下高见，多有相合。文和之谋，正吾心中之事也。”于是遣人回书，言：“待我徐徐退兵，还汝河西之地。”一面教搭起浮桥，作退军之意。马超得书，谓韩遂曰：“曹操虽然许和，奸雄难测。倘不准备，反受其制。超与叔父轮流调兵，今日叔向操，超向徐晃；明日超向操，叔向徐晃：分头提备，以防其诈。”两下分开，反间之计便可从此而入。韩遂依计而行。

早有人报知曹操。操顾贾诩曰：“吾事济矣！”问：“来日是谁合向我这边？”人报曰：“韩遂。”次日，操引众将出营，左右围绕，操独显一骑于中央。韩遂部卒多有不识操者，出阵观看。操高叫曰：“汝诸军欲观曹公耶？吾亦犹人也，非有四目两口，但多智谋耳。”割须裹颈之时，惟恐被人识认；今却出面示，好生大胆。○两目一口，只是髭须割去几根耳。一笑。诸军皆有惧色。操使人过阵谓韩遂曰：“丞相谨请韩将军会话。”韩遂即出阵，见操并无甲仗，亦弃衣甲，轻服匹马而出。二人马头相交，各按辔对语。操曰：“吾与将军之父同举孝廉，吾尝以叔事之。吾亦与公同登仕路，不觉有年矣。对阵之时，忽叙年家。将军今年妙龄几何？”既叙寒温，又叙年齿，全不似对阵时语，是极没要紧话，却是极要紧处。韩遂答曰：“四十岁矣。”操曰：“往日在京师，皆青春年少，何期又中旬矣。安得天下清平共乐耶！”多时不见，髭须满面；今失去髭须，当有今昔之感。只把旧事细说，并不提起军情。奸极，妙极。说罢大笑，相谈有一个时辰，方回马而别，奸极，妙极。各自归寨。早有人将此事报知马超。超忙来问韩遂曰：“今日曹操阵前所言何事？”遂曰：“只诉京师旧事耳。”超曰：“安得不言军务乎？”遂曰：“曹操不言，吾何独言之？”超心甚疑，不言而退。在曹操算中。

却说曹操回寨，谓贾诩曰：“公知吾阵前对语之意否？”诩曰：“此意虽妙，尚未足间二人。某有一策，令韩、马自相仇杀。”操问其计。贾诩曰：“马超乃一勇之夫，不识机密。丞相亲笔作一书，单与韩遂，中间朦胧字样，于要害处，自行涂抹改易，然后封送与韩遂。故意使马超知之，超必索书来看。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，尽皆改抹，只猜是韩遂恐超知甚机密事，自行改抹，正合着单骑会语之疑；疑则必生乱。我更暗结韩遂部下诸将，使互相离间，超可图矣。”叙谈不足，继之以书，书中有涂抹，则疑语中亦必有隐讳矣。因前疑后，因后疑前，真是绝妙疑兵之计。操曰：“此计甚妙。”随写书一封，将紧要处尽皆改抹，然后实封，故意多遣从人送过寨去，多带从人，正欲使马超知之。下了书自回。果然有人报知马超。超心愈疑，径来韩遂处索书看。韩遂将书与超。超见上面有改抹字样，问遂曰：“书上如何都改抹胡涂？”遂曰：“原书如此，不知何故。”超曰：“岂有以草稿送与人耶？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详细，先改抹了。”俱在贾诩算中。遂曰：“莫非曹操错将草稿误封来了？”殷浩空函，曹操草稿，皆咄咄怪事。超曰：“吾又不信。曹操是精细之人，岂有差错？吾与叔父并力杀贼，奈何忽生异心？”遂曰：“汝若不信吾心，来日吾在阵前赚操说话，汝从阵内突出，一枪刺杀便了。”读至此，为曹操寒心。超曰：“若如此，方见叔父真心。”

两人约定。次日，韩遂引侯选、李堪、梁兴、马玩、杨秋五将出阵。马超藏在门影里。韩遂使人到操寨前，高叫：“韩将军请丞相攀话。”操乃令曹洪引数十骑径出阵前与韩遂相见。马离数步，洪马上欠身言曰：“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，切莫有误。”言讫便回马。对马之后，继之以可疑之书；送书之后，又继之以可疑之语。前既自出，后换他人。奸雄机智，真不可及。超听得大怒，挺枪骤马，便刺韩遂。五将拦住，劝解回寨。遂曰：“贤侄休疑，我无歹心。”马超那里肯信，恨怨而去。韩遂与五将商议曰：“这事如何解释？”杨秋曰：“马超倚仗武勇，常有欺凌主公之心，便胜得曹操，怎肯相让？以某愚见，不如暗投曹公，他日不失封侯之位。”弄假成真，俱在曹操，贾诩算中。遂曰：“吾与马腾结为兄弟，安忍背之？”杨秋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得不然。”遂曰：“谁可以通消息？”杨秋曰：“某愿往。”遂乃写密书，遣杨秋径来操寨，说投降之事。假书换得真书，曹操大得便宜。操大喜，许封韩遂为西凉侯、杨秋为西凉太守。其余皆有官爵。约定放火为号，共谋马超。杨秋拜辞，回见韩遂，备言其事：“约定今夜放火，里应外合。”遂大喜，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，五将各悬刀剑听候。韩遂商议欲设宴赚请马超，就席图之，犹豫未决。

不想马超早已探知备细，便带亲随数人，仗剑先行，令庞德、马岱为后应。超潜步入韩遂帐中，只见五将与韩遂密语，只听得杨秋口中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可速行之！”蒋干在周瑜帐中所听之语是虚，今马超在韩遂帐前所听之语是实。一实一虚，前后遥遥相映。超大怒，挥剑直入，大喝曰：“群贼焉敢谋害我！”众皆大惊。超一剑望韩遂面门剁去，遂慌以手迎之，左手早被砍落。五将挥刀齐出。超纵步出帐外，五将围绕混杀。超独挥宝剑，力敌五将。剑光明处，鲜血溅飞：砍翻马玩，剁倒梁兴，五将中又去其二。三将各自逃生。超复入帐中来杀韩遂时，已被左右救去。帐后一把火起，各寨兵皆动。超连忙上马，庞德、马岱亦至，互相混战。超领军杀出时，操兵四至：前有许褚，后有徐晃，左有夏侯渊，右有曹洪。西凉之兵，自相并杀。超不见了庞德、马岱，乃引百余骑截于渭桥之上。天色微明，方知混杀了一夜。只见李堪领一军从桥下过，超挺枪纵马逐之。李堪拖枪而走。恰好于禁从马超背后赶来，禁开弓射马超。超听得背后弦响，急闪过，却射中前面李堪，落马而死。三将又去其一。○曹操欲借韩遂杀马超，虽知马超又借于禁杀李堪。为之一笑。超回马来杀于禁，禁拍马走了。超回桥上住扎。操兵前后大至，虎卫军当先，乱箭夹射马超。超以枪拨之，矢皆纷纷落地。写得超可畏。超令从骑往来突杀。争奈曹兵围裹坚厚，不能冲出。超于桥上大喝一声，杀入河北，从骑皆被截断。超独在阵中冲突，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马，马超堕于地上，操军逼合。正在危急，忽西北角上一彪军杀来，乃庞德、马岱也。此是绝处逢生。二人救了马超，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骑了，翻身杀条血路，望西北而走。曹操闻马超走脱，传令诸将：“无分晓夜，务要赶到马儿。如得首级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；生获者封大将军。”与前追刘豫州仿佛相似。众将得令，各要争功，迤逦追袭。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，只顾奔走，从骑渐渐皆散。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。止剩得三十余骑，与庞德、马岱望陇西临洮而去。以上按下马超，以下专叙曹操。

曹操亲自追至安定，知马超去远，方收兵回长安。众将毕集。韩遂已无左手，做了残疾之人，韩遂无手，曹操无须，同病相怜，为之一笑。操教就于长安歇马，授西凉侯之职。杨秋、侯选皆封列侯，令守渭口。八将止剩其二。下令班师回许都。凉州参军杨阜，字义山，径来长安见操。操问之，杨阜曰：“马超有吕布之勇，深得羌人之心。今丞相若不乘势剿绝，他日养成气力，陇上诸郡，非复国家之有也。望丞相且休回兵。”为后文马超夺陇西张本。操曰：“吾本欲留兵征之，奈中原多事，南方未定，不可久留。君当为孤保之。”阜领诺，又保荐韦康为凉州刺史，同领兵屯冀城，以防马超。为后文杨阜破马超张本。阜临行，请于操曰：“长安必留重兵以为后援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定下，汝但放心。”阜辞而去。众将皆问曰：“初贼据潼关，渭北道缺，丞相不从河东击冯翊，而反守潼关，迁延日久，而后北渡，立营固守，何也？”老贼用兵，每为诸将所不识。操曰：“初贼守潼关，若吾初到，便取河东，贼必以各寨分守诸渡口，则河西不可渡矣。吾故盛兵皆聚于潼关前，使贼尽南守，而河西不准备，故徐晃、朱灵得渡也。吾然后引兵北渡，连车树栅，为甬道，筑水城，欲贼知吾弱，以骄其心，使不准备。吾乃巧用反间，畜士卒之力，一旦击破之。正所谓‘疾雷不及掩耳’。兵之变化，固非一道也。”荀彧谓操用兵如神，信然。众将又请问曰：“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，则有喜色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关中边远，若群贼各依险阻，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；今皆来聚一处，其众虽多，人心不一，易于离间，一举可灭：吾故喜也。”《孟德新书》虽不传，只此一段，可当《新书》一则。众将拜曰：“丞相神谋，众不及也。”操曰：“亦赖汝众文武之力。”遂重赏诸军。留夏侯渊屯兵长安，所得降兵，分拨各部。夏侯渊保举冯翊高陵人，姓张，名既，字德容，为京兆尹，与渊同守长安。操班师回都，献帝排銮驾出郭迎接。明明是迎贼，非迎讨贼之人。诏操赞拜不名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，如汉相萧何故事。自此威震中外。以上按下曹操。以下接入张鲁。

这消息播入汉中，早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。原来张鲁乃沛国丰人。其祖张陵，在西川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人，人皆敬之。陵死之后，其子张衡行之。百姓但有学道者，助米五斗。世号“米贼”。妙绝神号。张衡死，张鲁行之。张角与张鲁，一个横叙三人，一个竖传三世。一横一竖，前后遥遥相对。鲁在汉中，自号为“师君”，称谓奇绝。其来学道者，皆号为“鬼卒”，称谓奇绝。为首者号为“祭酒”，愈出愈奇。领众多者号为“治头大祭酒”。愈出愈奇。务以诚信为主，不许欺诈。如有病者，即设坛使病人居于静室之中，自思已过，当面陈首，然后为之祈祷。主祈祷之事者，号为“奸令祭酒”。愈出愈奇。祈祷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文三通，名为“三官手书”。一通放于山顶以奏天，一通埋于地以奏地，一通沈于水以申水官。天公、地公、人公与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前后遥遥相对。如此之后，但病痊可，将米五斗为谢。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，每以铺嬁镇坛，骗人米粟，不若米贼之犹为老实也。又盖义舍：舍内饭米、柴火、肉食齐备，许过往人量食多少，自取而食，多取者受天诛。天只怕不管此等闲事。境内有犯法者，必恕三次；不改者，然后施刑。所在并无官长，尽属祭酒所管。如此雄据汉中之地已三十年。国家以为地远不能征伐，就命鲁为镇南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，通进贡而已。张角称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，今张鲁在汉中，亦别有一天。当年闻操破西凉之众，威震天下，乃聚众商议曰：“西凉马腾遭戮，马超新败，曹操必将侵我汉中。我欲自称汉宁王，何不竟称汉中大师君、大祭酒？督兵拒曹操，诸君以为何如？”阎圃曰：“汉川之民户出十万余众，财富粮足，四面险固；今马超新败，西凉之民，从子午谷奔入汉中者，不下数万。愚意益州刘璋昏弱，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为本，然后称王未迟。”张鲁大喜，遂与弟张卫商议起兵。以上又按下张鲁，以下接入刘璋。○张角有弟，张鲁亦有弟。早有细作报入川中。

却说益州刘璋，字季玉，即刘焉之子，汉鲁恭王之后。章帝元和中，徙封竟陵，支庶因居于此。后焉官至益州牧，兴平元年患病疽而死。第一回中便以刘焉作引，至此方才叙明来历，遥应前文。州大吏赵韪等，共保璋为益州牧。璋曾杀张鲁母及弟，因此有仇。刘表与孙权有仇，刘璋与张鲁有仇，彼此遥遥相对。○张鲁、刘璋，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时，刘备已说出两人名字，至此方才叙明来历，亦遥应前文。璋使庞羲为巴西太守，以拒张鲁。时庞羲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，急报知刘璋。璋平生懦弱，闻得此信，心中大忧，急聚众官商议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主公放心。某虽不才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使张鲁不敢正眼来觑西川。”正是：

只因蜀地谋臣进，致引荆州豪杰来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

《孟德新书》或有以其不传为可惜者。不知兵不在书，即使其书传，而书中之意，岂书之所能传乎？得其书而化之，虽旧亦新；执其书而泥之，虽新亦旧。得其书中之意，则无以书为也；不得其书中之意，则又何以书为也？夫善兵者不言兵。曹操有书，而孔明无书，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明云。

张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与曹操，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让与玄德。玄德以谦得之，曹操以骄失之也。许攸狎侮曹操，而操独能忍者，当未破袁绍之时，故气抑而善下；张松狎侮曹操，而操不能忍者，以既破马超之后，故志满而易骄耳。

文有隐而愈现者：张松之至荆州，凡子龙、云长接待之礼，与玄德对答之言，明系孔明所教。篇中只写子龙、只写云长、只写玄德，更不叙孔明如何打点，如何指使，而令读者心头眼底处处有一孔明在焉。真神妙之笔。

孔明深欲为玄德取西川，又明知张松此来是卖西川，却教玄德只做不知，凭他挑拨，并不提起，直待张松忍耐不住，自吐衷曲。最似今之巧于贸易者，极欲买是物，偏故作不欲买之状，直待卖者求他，然后取之。写来真是好看。

西川画图一轴，孔明在草庐时已曾取以示玄德，何待张松而后见之？曰：孔明之图，不过形势之大略也。张松之图，必其险要曲折之详备者也。大略虽已可见，而至于何处可以屯粮、何处可以伏兵，不有张松，安能知其详哉！况将入一险峻之西川，则必有人焉为之先容，为之内应。是其得松，又不专在于得图耳。

玄德迎张松之计，孔明教之；而取西川之谋，则庞统主之。何也？盖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责自任，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庞统也。以荆州当吴、魏之冲，苟我方入川，而吴、魏乘虚来袭，将奈之何？故刘璋之使不来，则西川不可入；荆州之守不重，则西川亦不可入。

当刘表之迎刘备也，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。至于刘璋欲迎，而黄权争之，李恢争之，刘巴争之，王累又以死争之：此数人者，皆君子也。未得孔明之前，则一小人之忌，几为其所中；兼得庞统之后，则众君子之争，曾不以为忧。得士者昌，于兹益信。

却说那进计于刘璋者，乃益州别驾，姓张，名松，字永年。其人生得额镢头尖，鼻僵齿露，身短不满五尺，言语有若铜钟。庞统貌丑，张松亦貌丑，可见以貌取人者，不可以相天下士。刘璋问曰：“别驾有何高见，可解张鲁之危？”松曰：“某闻许都曹操，扫荡中原，吕布、二袁皆为所灭，近又破马超，天下无敌矣。主公可备进献之物，松亲往许都，说曹操兴兵取汉中，以图张鲁。则鲁拒敌不暇，何敢复窥蜀中耶？”张松看得曹操中意，谁知后来却是不然。刘璋大喜，收拾金珠锦绮，为进献之物，遣张松为使。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，画图为记，永年张铺出卖西川，不误主顾。带从人数骑，取路赴许都。早有人报入荆州。孔明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。有此一句，暗为下文伏线。

却说张松到了许都馆驿中住定，每日去相府伺候，求见曹操。原来曹操自破马超回，傲睨得志，每日饮宴，无事少出，国政皆在相府商议。张松候了三日，方得通姓名。左右近侍先要贿赂，却才引入。此苏秦所谓因鬼见帝者也。然走谒大人者，往往如此，岂独曹操为然哉！操坐于堂上，松拜毕，操问曰：“汝主刘璋连年不进贡，何也？”松曰：“为路途艰难，贼寇窃发，不能通进。”操叱曰：“吾扫清中原，有何盗贼？”好言太平而恶言盗贼者，秦之赵高、宋之贾似道则然，不谓曹操亦作此语。松曰：“南有孙权，北有张鲁，西有刘备，至少者亦带甲十余万，岂得为太平耶？”抢白的好。操先见张松人物猥琐，五分不喜；又闻语言冲撞，遂拂袖而起，转入后堂。曹操不以貌陋轻庞统，独以貌陋轻张松，何也？盖庞统谀之，而张松触之也。左右责松曰：“汝为使命，何不知礼，一味冲撞？幸得丞相看汝远来之面，不见罪责。汝可急急回去！”松笑曰：“吾川中无诌佞之人也。”身虽短，言则长。忽然阶下一人大喝曰：“汝川中不会谄佞，吾中原岂有谄佞者乎？”

松观其人，单眉细眼，貌白神清。一俊一丑，相形好看。问其姓名，乃太尉杨彪之子杨修，字德祖，现为丞相门下掌库主簿。此人博学能言，智识过人。松知修是个舌辩之士，有心难之。修亦自恃其才，小觑天下之士。当时见张松言语讥讽，遂邀出外面书院中，分宾主而坐，谓松曰：“蜀道崎岖，远来劳苦。”松曰：“奉主之命，虽赴汤蹈火，弗敢辞也。”修问：“蜀中风土何如？”松曰：“蜀为西郡，古号益州。路有锦江之险，地连剑阁之雄。回还二百八程，纵横三万余里。鸡鸣犬吠相闻，市井闾阎不断。田肥地茂，岁无水旱之忧；国富民丰，时有管弦之乐。所产之物，阜如山积。天下莫可及也！”张松口中夸示之语，亦抵得一幅画图。修又问曰：“蜀中人物如何？”松曰：“文有相如之赋，武有伏波之才；医有仲景之能，卜有君平之隐。九流三教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者，不可胜记，岂能尽数！”既夸地灵，又夸人杰。修又问曰：“方今刘季玉手下，如公者还有几人？”松曰：“文武全才，智勇足备，忠义慷慨之士，动以百数。如松不才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记。”既夸先贤，又夸时俊。修曰：“公近居何职？”松曰：“滥充别驾之任，甚不称职。敢问公为朝廷何官？”修曰：“现为丞相府主簿。”松曰：“久闻公世代簪缨，何不立于庙堂，辅佐天子，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？”孔融称杨彪四世清德，而其子乃为曹操所用。且操曾执辱杨彪，而修曾不以为嫌，宜其为松笑耳。杨修闻言，满面羞惭，强颜而答曰：“某虽居下寮，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，早晚多蒙丞相教诲，极有开发，故就此职耳。”不曰附操之势，而曰服操之才，亦是勉强支吾之语。松笑曰：“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、孟之道，武不达孙、吴之机，专务强霸而居大位，安能有所教诲，以开发明公耶？”既笑杨修，又笑曹操，妙甚，恶甚。修曰：“公居边隅，安知丞相大才乎？吾试令公观之。”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，以示张松。松观其题曰《孟德新书》。从头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共一十三篇，皆用兵之要法。曹操以兵为书，张松又以言为兵。松看毕，问曰：“公以此为何书耶？”修曰：“此是丞相酌古准今，仿《孙子》十三篇而作。若仿十三篇，便不得谓之“新书”。公欺丞相无才，此堪以传后世否？”松大笑曰：“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，亦能暗诵，何为新书？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，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，止好瞒足下耳！”今之盗窃他人文字以为己有者，恨不令张永年见之。修曰：“丞相秘藏之书，虽已成帖，未传于世。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，何相欺乎？”松曰：“公如不信，吾试诵之。”遂将《孟德新书》，从头至尾，朗诵一遍，并无一字差错。不是曹操蹈袭他人文，却是曹操之文，被张松蹈袭去了。修大惊曰：“公过目不忘，真天下奇才也！”后人有诗赞曰：

古怪形容异，清高体貌疏。语倾三峡水，目视十行书。胆量魁西蜀，文章贯太虚。百家并诸子，一览更无余。

当下张松欲辞回。修曰：“公且暂居馆舍，容某再禀丞相，令公面君。”松谢而退。

修入见操曰：“适来丞相何慢张松乎？”操曰：“言语不逊，吾故慢之。”修曰：“丞相尚容一祢衡，何不纳张松？”照应二十三回中事。操曰：“祢衡文章，播于当今，吾故不忍杀之。松有何能？”修曰：“且无论其口似悬河，辩才无碍。适修以丞相所撰《孟德新书》示之，彼观一遍，即能暗诵，如此博闻强记，世所罕有。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，蜀中小儿，皆能熟记。”操曰：“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？”令扯碎其书烧之。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，却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。修曰：“此人可使面君，教见天朝气象。”操曰：“来日我于西教场点军，汝可先引他来，使见我军容之盛，杨修夸之以文，曹操又耀之以武。教他回去传说：吾即日下了江南，便来收川。”修领命。

至次日，与张松同至西教场。操点虎卫雄兵五万，布于教场中。果然盔甲鲜明，衣袍灿烂；金鼓震天，戈矛耀日；四方八面，各分队伍；旌旗扬彩，人马腾空。松斜目视之。斜目便有傲睨不屑之意。良久，操唤松指而示曰：“汝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？”松曰：“吾蜀中不曾见此兵革，但以仁义治人。”妙甚，恶甚。○文不足以动之，而欲以武动之，曹操已低一着。操变色视之。松全无惧意。杨修频以目视松。操谓松曰：“吾视天下鼠辈犹草芥耳。大军到处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，顺吾者生，逆吾者死。汝知之乎？”松曰：“丞相驱兵到处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松亦素知。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，宛城战张绣之日；赤壁遇周郎，华容逢关羽；割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避箭于渭水：此皆无敌于天下也！”当面嘲笑，亦大快心。闻此数语，《新书》即不暗合古人亦当烧矣。操大怒曰：“竖儒怎敢揭吾短处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杨修谏曰：“松虽可斩，奈从蜀道而来入贡，若斩之，恐失远人之意。”操怒气未息。荀彧亦谏。操方免其死，令乱棒打出。有此一番受侮，愈衬下文之妙。

松归馆舍，连夜出城，收拾回川。松自思曰：“吾本欲献西川州郡与曹操，谁想如此慢人。把一个西川乱棒打落了。我来时于刘璋之前开了大口；今日怏怏空回，须被蜀中人所笑。吾闻荆州刘玄德仁义远播久矣，不如径由那条路回。试看此人如何，我自有主见。”一个主顾不着，只得再寻一个。于是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上而来。前至郢州界口，忽见一队军马，约有五百余骑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轻妆软扮，勒马前问曰：“来者莫非张别驾乎？”松曰：“然也。”那将慌忙下马，声喏曰：“赵云等候多时。”明明是孔明调遣，妙在不叙出来，令读者自知之。松下马答礼曰：“莫非常山赵子龙乎？”云曰：“然也，某奉主公刘玄德之命，为大夫远涉路途，鞍马驱驰，特命赵云聊奉酒食。”言罢，军士跪奉酒食，云敬进之。极其恭敬，便与曹操相反。松自思曰：“人言刘玄德宽仁爱客，今果如此。”俱在孔明算中。遂与赵云饮了数杯，上马同行，来到荆州界首。是日天晚，前到馆驿。见驿门外百余人侍立，击鼓相接。一将于马前施礼曰：“奉兄长将令，为大夫远涉风尘，令关某洒扫驿庭，以待歇宿。”又明明是孔明调遣，妙在只不叙明，令读者自知之。松下马与云长、赵云同入馆舍。讲礼叙坐，须臾排上酒筵，二人殷勤相劝。又极其恭敬，妙与曹操相反。饮至更阑，方始罢席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早膳毕，上马行不到三五里，只见一簇人马到。乃是玄德引着伏龙、凤雏，亲自来接。遥见张松，早先下马等候。非敬张松也，敬西川耳。松亦慌忙下马相见。玄德曰：“久闻大夫高名，如雷灌耳。恨云山遥远，不得听教。今闻回都，专此相接。倘蒙不弃，到荒州暂歇片时，以叙渴仰之思，实为万幸。”非请张松，直请得一个西川来了。松大喜，遂上马并辔入城。至府堂上，各各叙礼，分宾主依次而坐，设宴款待。饮酒间，玄德只说闲话，并不提起西川之事。孔明教法绝妙。松以言挑之曰：“今皇叔守荆州，还有几郡？”孔明答曰：“荆州乃暂借东吴的，每每使人取讨。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，故权且在此安身。”却用孔明回答，妙甚。松曰：“东吴据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强国富，犹且不知足耶？”庞统曰：“吾主汉朝皇叔，反不能占据州郡；其它皆汉之蟊贼，却都恃强侵占地土；惟智者不平焉。”又换庞统回答，妙甚。孔明只言玄德无处安身，庞统便言他人合当相让。一吹一唱，大家说着哑谜。玄德曰：“二公休言，吾有何德，敢多望乎？”庞统不平之语，渐渐说得近了，却用玄德一语漾开去。妙甚。松曰：“不然。明公乃汉室宗亲，仁义充塞乎四海。休道占据州郡，便代正统而居帝位，亦非分外。”玄德拱手谢曰：“公言太过，备何敢当。”玄德一味谦逊，只不拢来。妙甚。

自此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，并不提起川中之事。三日后还不提起，妙甚。松辞去，玄德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。玄德举酒酌松曰：“甚荷大夫不外，留叙三日。今日相别，不知何时再得听教？”到西川来领教便了。言罢，潸然泪下。非为松而泪，为西川而泪也。张松自思：“玄德如此宽仁爱士，安可舍之？不如说之，令取西川。”乃言曰：“松亦思朝暮趋侍，恨未有便耳。松观荆州东有孙权，常怀虎踞；北有曹操，每欲鲸吞。亦非可久恋之地也。”只说荆州不可居，尚未说出西川来，亦自觉引路。玄德曰：“故知如此，但未有安迹之所。”以言钓之。松曰：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。智能之士，久慕皇叔之德。若起荆襄之众，长驱西指，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”至此更耐不得，只得和盘托出。玄德曰：“备安敢当此？刘益州亦帝室宗亲，恩泽布蜀中久矣。他人岂可得而动摇乎？”张松明明说出，已是极力相就矣。妙在玄德又用一语漾开去。松曰：“某非卖主求荣，实实是此四字，偏要先辨白一句，亦自觉口重耳。今遇明公，不敢不披沥肝胆。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，禀性暗弱，不能任贤用能；加之张鲁在北，时思侵犯，人心离散，思得明主。松此一行，专欲纳款于操。何期逆贼恣逞奸雄，傲贤慢士，故特来见明公。不打自招，尽情说出。明公先取西川为基，然后北图汉中，收取中原，匡正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。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，松愿施犬马之劳，以为内应。未知钧意若何？”连日殷勤相待，止为要钓他这几句话。玄德曰：“深感君之厚意。奈刘季玉与备同宗，若攻之，恐天下人唾骂。”又推开一句。妙甚。松曰：“大丈夫处世，当努力建功立业，着鞭在先；今若不取，为他人所取，悔之晚矣。”皆是孔明、庞统意中之语，却偏要逼张松口中说出。妙甚。玄德曰：“备闻蜀道崎岖，千山万水，车不能方轨，马不能联辔；虽欲取之，用何良策？”此处方才应承，却便要钓他这本画图出来。松于袖中取出一图，递与玄德曰：“深感明公盛德，敢献此图。但看此图，便知蜀中道路矣。”玄德略展视之，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，远近阔狭，山川险要，府库钱粮，一一俱载明白。松曰：“明公可速图之。松有心腹契友二人：法正、孟达。此二人必能相助，如二人到荆州时，可以心事共议。”又引出两人来一同做贼。玄德拱手谢曰：“青山不老，绿水长存。他日事成，必当厚报。”松曰：“松遇明主，不得不尽情相告，岂敢望报乎？”说罢作别。极似迎宾馆中说分上者，直待临别时，方才一露来意。孔明命云长等护送数十里方回。

张松回益州，先见友人法正。正字孝直，右扶风郡人也，贤士法真之子。松见正，备说：“曹操轻贤傲士，只可同忧，不可同乐。吾已将益州许刘皇叔矣，专欲与兄共议。”轻轻将一国卖与人了。法正曰：“吾料刘璋无能，已有心见刘皇叔久矣。此心相同，又何疑焉？”少顷，孟达至。达字子庆，与法正同乡。达入，见正与松密语。达曰：“吾已知二公之意。将欲献益州耶？”松曰：“是欲如此。兄试猜之，合献与谁？”达曰：“非刘玄德不可。”三人抚掌大笑。做买卖归，又合着伙计了。法正谓松曰：“兄明日见刘璋，当若何？”松曰：“吾荐二公为使，可往荆州。”不用法、孟二人请往，却用松荐之。妙。二人应允。

次日，张松见刘璋。璋问：“干事若何？”松曰：“操乃汉贼，欲篡天下，不可为言。彼已有取川之心。”先将取川唬他。璋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松曰：“松有一谋，使张鲁、曹操必不敢轻犯西川。”不即说是何计，待他自问。璋曰：“何计？”松曰：“荆州刘皇叔，与主公同宗，仁慈宽厚，有长者风。赤壁鏖兵之后，操闻之而胆裂，何况张鲁乎？主公何不遣使结好，使为外援，可以拒曹操、张鲁矣。”不须玄德自来，却使刘璋去请，亦谓善于卖国矣。璋曰：“吾亦有此心久矣。谁可为使？”松曰：“非法正、孟达不可往也。”璋即召二人入，修书一封，令法正为使，先通情好；次遣孟达领精兵五千，迎玄德入川为援。正商议间，一人自外突入，汗流满面，大叫曰：“主公若听张松之言，则四十一州郡，已属他人矣！”松大惊，视其人，乃西阆中巴人，姓黄，名权，字公衡，现为刘璋府下主簿。黄权后亦从刘备，而此时则忠于刘璋。璋问曰：“玄德与我同宗，吾故结之为援，汝何出此言？”权曰：“某素知刘备：宽以待人，柔能克刚，英雄莫敌。远得人心，近得民望，兼有诸葛亮、庞统之智谋，关、张、赵云、黄忠、魏延为羽翼。若召到蜀中，以部曲待之，刘备安肯伏低做小？与郭嘉之度刘表，其语相同。若以客礼待之，又一国不容二主。今听臣言，则西蜀有泰山之安；不听臣言，主公有累卵之危矣。张松昨从荆州过，必与刘备同谋。其言如见。可先斩张松，后绝刘备，则西川万幸也。”璋曰：“曹操、张鲁到来，何以拒之？”权曰：“不如闭境绝塞，深沟高垒，以待时清。”璋曰：“贼兵犯界，有烧眉之急；若待时清，则是慢计也。”遂不从其言，遣法正行。又一人阻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璋视之，乃帐前从事官王累也。韩馥欲招袁绍，耿武、关纯谏之；刘璋欲招玄德，而黄权、王累谏之：前后正复相类。累顿首言曰：“主公今听张松之说，自取其祸。”璋曰：“不然。吾结好刘玄德，实欲拒张鲁也。”累曰：“张鲁犯界，乃癣疥之疾；刘备入川，乃心腹之大患。况刘备世之枭雄，先事曹操，便思谋害；后从孙权，便夺荆州。心术如此，安可同处乎？今若召来，西川休矣！”王累之言，更切于黄权，故其后黄权不死，而王累独死。璋叱曰：“再休乱道！玄德是我同宗，他安肯夺我基业？”便教扶二人出。遂命法正便行。

法正离益州，径取荆州，来见玄德。参拜已毕，呈上书信。玄德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族弟刘璋，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：久伏电天，蜀道崎岖，未及赍贡，甚切惶愧。璋闻“吉凶相救，患难相扶”，朋友尚然，况宗族乎？今张鲁在北，旦夕兴兵，侵犯璋界，甚不自安。专人谨奉尺书，上乞钧听。倘念同宗之情，全手足之义，即日兴师剿灭狂寇，永为唇齿，自有重酬。即以西川酬之。书不尽言，端候车骑。

玄德看毕大喜，设宴相待法正。酒过数巡，玄德屏退左右，密谓正曰：“久仰孝直英名，张别驾多谈盛德。今获听教，甚慰平生。”前张松初来，再三推调，今日却急于自说矣。前缓后急，变化不同。法正谢曰：“蜀中小吏，何足道哉！盖闻马逢伯乐而嘶，人遇知己而死。张别驾昔日之言，将军复有意乎？”只消将张松语一提，不必更说自家语。玄德曰：“备一身寄客，未尝不伤感而叹息。尝思鹪鹩尚存一枝，狡兔犹藏三窟，何况人乎？蜀中丰余之地，非不欲取；奈刘季玉系备同宗，不忍相图。”既言欲得西川，却又假意推调。法正曰：“益州天府之国，非治乱之主，不可居也，今刘季玉不能用贤，此业不久，必属他人。今日自付与将军，不可错失。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语乎？将军欲取，某当效死。”前得画图，今又得一乡导。玄德拱手谢曰：“尚容商议。”

当日席散，孔明亲送法正归馆舍。玄德独坐沉吟。庞统进曰：“事当决而不决者，愚人也。主公高明，何多疑耶？”玄德问曰：“以公之意，当复何如？”统曰：“荆州东有孙权，北有曹操，难以得志。益州户口百万，土广财富，可资大业。今幸张松、法正为内助，此天赐也。何必疑哉？”如范蠡“天以吴赐越”之语。玄德曰：“今与吾水火相敌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谲，吾以忠：每与操相反，事乃可成。不忍取刘表，正是此意。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，吾不忍也。”庞统笑曰：“主公之言，虽合天理，奈离乱之时，用兵争强，固非一道；若拘执常理，寸步不可行矣，宜从权变。且‘兼弱攻昧’、‘逆取顺守’，汤、武之道也。若事定之后，报之以义，封为大国，何负于信？此处说封以大国，后乃欲袭杀之于涪城，何耶？今日不取，终被他人取耳。主公幸熟思焉。”玄德乃恍然曰：“金石之言，当铭肺腑。”于是遂请孔明，同议起兵西行。孔明曰：“荆州重地，必须分兵守之。”玄德曰：“吾与庞士元、黄忠、魏延前往西川；军师可与关云长、张翼德、赵子龙守荆州。”孔明应允。取川之谋，惟庞统力劝；取川之事，亦惟庞统任之耳。于是孔明总守荆州；关公拒襄阳要路，当青泥隘口；张飞领四郡巡江；赵云屯江陵，镇公安。玄德令黄忠为前部，魏延为后军，玄德自与刘封、关平在中军，庞统为军师，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。临行时，忽廖化引一军来降。二十七卷中所伏之人，于此处始来。玄德便教廖化辅佐云长，以拒曹操。

是年冬月，引兵望西川进发。行不数程，孟达接着，拜见玄德，说刘益州令某领兵五千远来迎接。玄德使人入益州，先报刘璋。璋便发书告报沿途州郡，供给钱粮。璋欲自出涪城，亲接玄德，即下令准备车乘帐幔，旌旗铠甲，务要鲜明。主簿黄权入谏曰：“主公此去，必被刘备之害，某食禄多年，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计。望三思之！”既于遣使时谏之，又于出迎时谏之。张松曰：“黄权此言，疏间宗族之义，滋长寇盗之威，实无益于主公。”璋乃叱权曰：“吾意已决，汝何逆吾！”权叩首流血，近前口衔璋衣而谏。璋大怒，扯衣而起。权不放，顿落门牙两个。黄权之齿落，黄权之心尽矣。璋喝左右，推出黄权。权大哭而归。

璋欲行，一人叫曰：“主公不纳黄公衡忠言，乃欲自就死地耶！”伏于阶前而谏。璋视之，乃建宁俞元人也，姓李，名恢。叩首谏曰：“窃闻君有诤臣，父有诤子。黄公衡忠义之言，必当听从。若容刘备入川，是犹迎虎于门也。”李恢后来亦事玄德，然此时则忠于刘璋。则璋曰：“玄德是吾宗兄，安肯害吾？再言者必斩！”叱左右推出李恢。张松曰：“今蜀中文官各顾妻子，不复为主公效力；诸将恃功骄傲，各有外意。不得刘皇叔，则敌攻于外，民攻于内，必败之道也。”偏是卖国之人，反说别人不忠。璋曰：“公所谋深，于吾有益。”次日，上马出榆桥门。人报：“从事王累，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，一手执谏章，一手仗剑，口称如谏不从，自割断其绳索，撞死于此地。”如此谏法，从来未有。刘璋教取所执谏章观之。其略曰：

益州从事臣王累泣血恳告：窃闻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”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，会盟于武关，为秦所困。今主公轻离大郡，欲迎刘备于涪城，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。倘能斩张松于市，绝刘备之约，则蜀中老幼幸甚，主公之基业亦幸甚！

刘璋观毕，大怒曰：“吾与仁人相会，如亲芝兰，汝何数侮于吾耶！”王累大叫一声，自割断其索，撞死于地。黄权、李恢之识同于王累，而王累之忠则过于此二人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倒挂城门捧谏章，拚将一死报刘璋。黄权折齿终降备，矢节何如王累刚！

刘璋将三万人马往涪城来。后军装载资粮饯帛一千余辆，来接玄德。

却说玄德前军已到塾沮。所到之处，一者是西川供给；二者是玄德号令严明，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斩：于是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，百姓扶老携幼，满路瞻观，焚香礼拜。玄德皆用好言抚慰。初来便收拾人心。

却说法正密谓庞统曰：“近张松有密书到此，言于涪城相会刘璋，便可图之。机会切不可失。”张松之计太狠。统曰：“此意且勿言。待二刘相见，乘便图之。若预走泄，于中有变。”庞统直欲并瞒过玄德。法正乃秘而不言。涪城离成都三百六十里。璋已到，使人迎接玄德。两军皆屯于涪江之上。玄德入城，与刘璋相见，各叙兄弟之情。礼毕，挥泪诉告衷情。初见刘表未尝挥泪，今见刘璋而泪者，以将取其西川，故有所不忍而挥泪也。饮宴毕，各回寨中安歇。

璋谓众官曰：“可笑黄权、王累等辈，不知宗兄之心，妄相猜疑。吾今日见之，真仁义之人也。吾得他为外援，又何虑曹操、张鲁耶？非张松则失之矣。”且慢谢，须仔细着。乃脱所穿绿袍，并黄金五百两，令人往成都赐与张松。人言刘璋暗，即此便知其暗。时部下将佐刘璝、泠苞、张任、邓贤等一班文武官曰：“主公且休欢喜。刘备柔中有刚，其心未可测，还宜防之。”后来此四人皆死于战，可谓璋之忠臣。璋笑曰：“汝等皆多虑。吾兄岂有二心哉！”众皆嗟叹而退。

却说玄德归到寨中。庞统入见曰：“主公今日席上见刘季玉动静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季玉真诚实人也。”统曰：“季玉虽善，其臣刘璝、张任等皆有不平之色，其间吉凶未可保也。刘璋无隙可寻，以手下人为说。以统之计，莫若来日设宴，请季玉赴席，于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，主公掷杯为号，就筵上杀之。一拥入成都，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可坐而定也。”劝杀刘璋，孔明必不出此言。玄德曰：“季玉是吾同宗，诚心待吾；二句是宾。更兼吾初到蜀中，恩信未立；二句是主。若行此事，上天不容，下民亦怨。公此谋，虽霸者亦不为也。”不曰王者不为，曰霸者亦不为，拒绝之甚。统曰：“此非统之谋，是法孝直得张松密书，言事不宜迟，只在早晚当图之。”言未已，法正入见，曰：“某等非为自己，乃顺天命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刘季玉与吾同宗，不忍取之。”正曰：“明公差矣。若不如此，张鲁与蜀有杀母之仇，必来攻取。明公远涉山川，驱驰士马，既到此地，进则有功，退则无益。若执狐疑之心，迁延日久，大为失计。且恐机谋一泄，反为他人所算。庞统只言取之之利，法正却言不取之害，更进一层。不若乘此天与人归之时，出其不意，早立基业，实为上策。”庞统亦再三相劝。正是：

人主几番存厚道，才臣一意进权谋。

未知玄德心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瞒

取川者，玄德之心也。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，以夺其地，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，此玄德之所不欲为也。庞统以此劝之；劝之不从，而欲自行之。若孔明处此，必不然矣。是以庞统之智，虽不亚于孔明；而用谲而不失其正，行权而不诡于道，则孔明又在庞统之上欤？

英雄一生出色惊人之事，不可多得，得其一，便可传为美谈。今偏不止一番，却有两番，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。美云长者，但称其单刀赴会，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一事以为之前焉。美子龙者，但称其长坂救主，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。尝历观前史，求其出色惊人者，或代止有其一人，人止有其一事，孰有应接不暇如《三国》者乎？然则既读《三国》，虽有休书，不敢请矣。

孙夫人在荆，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；若使阿斗入吴，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。英明如夫人，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，而乃欲携之以归耶？国太病而取夫人，似也；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。取阿斗非国太之意，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，而夫人曾不察焉。然则由前而观，不愧为女丈夫；由后而观，依然女子之见耳。

荀彧之死，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，非也。初之劝操取兖州，则比之于高、光；继之劝操战官渡，则比之于楚、汉。凡其设策定计，无非助操僭逆之谋。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柜者，诚为至论矣。既以盗贼之事教之，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，何其前后之相谬耶？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，而欲盖之以晚节，毋乃为识者所笑？

父兄创业以贻子弟固难，子弟能承父兄之业尤难。当曹操讨董卓之时，与孙坚并列，权特操之后辈耳。操之言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。”隐然以前辈自居，而以后辈目权也。然袁术以年少轻孙策，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孙权，此老奸识英雄之眼，又非他人可及。

孙权之击合淝，宋谦死焉，太史慈又死焉。至于濡须而独能屡胜，何也？盖东吴之兵长于自守，而短于攻取。合淝攻取之兵也，濡须则自守之兵也。以攻取，则一城不能拔；以自守，虽四十万之众可以却之。其亦长短之劫有异乎？

前回与后回，皆叙玄德入川之事，而此回忽然放下西川更叙荆州，放下荆州更叙孙权，复因孙权夹叙曹操。盖阿斗为西川四十余年之帝，则取西川为刘氏大关目，夺阿斗亦刘氏大关目也。至于迁秣陵，应王气，为孙氏僭号之由；称魏公，加九锡，为曹氏僭号之本。而曹操梦日，孙权致书，互相畏忌，又鼎足三分一大关目也。以此三大关目，为此书半部中之眼。又妙在西川与荆州分作两边写，曹操与孙权合在一处写，叙事用笔之精，直与腐史不相上下。

却说庞统、法正二人，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“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决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说之，玄德只是不从。次日，复与刘璋宴于城中，彼此细叙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庞统与法正商议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堂舞剑，乘势杀刘璋。如范增之遣项庄。延遂拔剑进曰：“筵间无以为乐，愿舞剑为戏。”庞统便唤众武士入，列于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刘璋手下诸将，见魏延舞剑筵前，又见阶下武士，手按刀靶，直视堂上，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：“舞剑必须有对，某愿与魏将军同舞。”如项伯之对项庄。二人对舞于筵前。魏延目视刘封，封亦拔剑助舞。于是刘璝、泠苞、邓贤各掣剑出曰：“我等当群舞，以助一笑。”鸿门宴上，舞剑只有一人，今却有无数项庄、项伯，更是奇绝。玄德大惊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席上曰：“吾兄弟相逢痛饮，并无疑忌。又非鸿门会上，何用舞剑？不弃剑者立斩！”刘璋亦叱曰：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带刀？”命侍卫者尽去佩剑。众皆纷然下堂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，以酒赐之。鸿门宴上，止赐樊哙卮酒，今却有无数樊哙，更是奇绝。曰：“吾弟兄同宗骨血，共议大事，并无二心。汝等勿疑。”诸将皆拜谢。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：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。”二人欢饮，至晚而散。玄德归寨，责庞统曰：“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？今后断勿为此。”庞统、法正之谋太急，不如玄德之缓。急则不免于忽，缓则不失为仁。统嗟叹而退。

却说刘璋归寨，刘璝等曰：“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后患。”刘璋曰：“吾兄刘玄德，非比他人。”众将曰：“虽玄德无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，以图富贵。”从来帝王事业，多是手下人成之。璋曰：“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。”遂不听，日与玄德欢叙。忽报张鲁整顿兵马，将犯葭萌关。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领诺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。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玄德兵变。为后文取涪关张本。璋初时不从，后因众人苦劝，乃令白水都督杨怀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关。刘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关，严禁军士，广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玄德不欲遽杀刘璋，亦为收民心故耳。先收民心，而后取西川，此是玄德主意。

早有细作报入东吴。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。顾雍进曰：“刘备分兵远涉，出险而去，未易往还。何不差一军，先截川口，断其归路，后尽起东吴之兵，一鼓而下荆襄？此不可失之机会也。”此计但说得好听，须知荆州有孔明、关、张、赵云守之，未易得取也。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”正商议间，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：“进此计者可斩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？”刘表屏风后之一人，是玄德仇星；孙权屏风后之一人，是玄德救星。众惊视之，乃吴国太也。国太怒曰：“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与刘备。今若动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”前为孙夫人不欲杀玄德，今又为孙夫人不欲取荆州。因叱孙权曰：“汝掌父兄之业，坐领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！”孙权喏喏连声，答曰：“老母之训，岂敢有违。”遂叱退众官。国太恨恨而入。孙权立于轩下，自思：“此机会一失，荆襄何日可得？”孙权此时还当埋怨周郎。正沉吟间，只见张昭入问曰：“主公有何忧疑？”孙权曰：“正思适间之事。”张昭曰：“此极易也：今差心腹将一人，只带五百军，潜入荆州，下一封密书与郡主，只说国太病危，欲见亲女，若国太听得咒他，又当着恼。取郡主星夜回东吴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带来。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。前日折了一个夫人，今日却要赢他一个公子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动兵，更有何碍？”权曰：“此计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胆量。自幼穿房入户，多随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：“切勿漏泄。只此便令起行。”

于是密遣周善，将五百人，扮为商人，分作五船。后来吕蒙亦使人扮作客商，今却于此处先有一引子。更诈修国书，以备盘诘；船内暗藏兵器。周善领命，取荆州水路而来。船泊江边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门吏报孙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书。夫人见说国太病危，洒泪动问。不是太太要归神，却是哥哥会捣鬼。周善拜诉曰：“国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傥去得迟，恐不能相见。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。”阿斗不是孙夫人养的，既非国太亲外孙，如何要见？只此便可知其撒谎。夫人曰：“皇叔引兵远出，我今欲回，须使人知会军师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：“若军师回言道，须报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若不辞而去，恐有阻当。”周善曰：“大江之中，已准备下船只。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城。”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；昔日长坂坡前，亏了一个死夫人保来；今日荆州城里，几被一个活夫人取去。随行带三十余人，各跨刀剑，上马离荆州城，便来江边上船。府中人欲报时，孙夫人已到沙头镇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开船，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：“且休开船，容与夫人饯行！”视之，乃赵云也。来得突兀。○阿斗曾做赵云怀中之物，今日此去，如取其怀而夺之矣。原来赵云巡哨方回，听得这个消息，吃了一惊。只带四五骑，旋风般沿江赶来。前吴将追夫人是旱路，今子龙追夫人是水路。前是以旱追旱，今是以旱追水。前有六将，今只一人。周善手执长戈，大喝曰：“汝何人，敢当主母！”叱令军士一齐开船，各将军器出来，摆列在船上。风顺水急，船皆随流而去。赵云沿江赶叫：“任从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话拜禀。”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进。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。赵云弃马执枪，跳上渔船。只两人驾船前来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。渔船只取得鱼，今却借他取一小龙，可谓小材大用。周善教军士放箭。赵云以枪拨之，箭皆纷纷落水。离大船悬隔丈余，吴兵用枪乱刺。赵云弃枪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剑在手，分开枪搠，望吴船涌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此一跃之功，抵得长坂坡十战。吴兵尽皆惊倒。赵云入舱中，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，若非昔日在子龙怀中，安得今日在夫人怀中。喝赵云曰：“何故无礼！”云插剑声喏曰：“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军师知会？”夫人曰：“我母亲病在危笃，无暇报知。”云曰：“主母探病，何故带小主人去？”夫人曰：“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荆州无人看觑。”云曰：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这点骨血。极似糜夫人对子龙语。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，是何道理？”有得他说，说得嘴响。夫人怒曰：“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”云曰：“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：“汝半路辄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”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、丁奉面孔。云曰：“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纵然万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！”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捽，子龙前番救阿斗，是杀着男将；今番夺阿斗，却撞着女兵。被赵云推倒，就怀中夺了阿斗，抱出船头上。何等爽快。欲要傍岸，又无帮手；欲要行凶，又恐碍于道理，进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夺阿斗，赵云一手抱定阿斗，前做了男赠嫁，今却做了雄乳娘。一手仗剑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后梢挟住舵，只顾放船下水。风顺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赵云孤掌难鸣，只护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。

正在危急，忽见下流头港内，一字儿使出十余只船来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赵云自思：“今番中了东吴之计！”不独子龙着急，读者至此，亦替子龙着急。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，手执长矛，高声大叫：“嫂嫂留下侄儿去！”先闻其声。原来张飞巡哨，听得这个消息，急来油江夹口，正撞着吴船，急忙截住。后见其人。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。周善见张飞上船，提刀来迎，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，提头掷于孙夫人前。一颗人头，权当叔叔饯行之礼。夫人大惊曰：“叔叔何故无礼？”张飞曰：“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，私自归家，这便无礼。”快人快语。夫人曰：“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报，须误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！”

张飞与赵云商议：“若逼死夫人，非为臣下之道。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。”前日夫妇归荆，追之者意不在妇而在夫；今日母子归吴，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。乃谓夫人曰：“俺哥哥大汉皇叔，也不辱没嫂嫂。今日相别，若思哥哥恩义，早早回来。”说罢抱了阿斗，自与赵云回船，东吴许多将佐，追不得刘备转去；今只张、赵二人，却夺得阿斗转来。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。后人有诗赞子龙曰：

昔年救主在当阳，今日飞身向大江。船上吴兵皆胆裂，子龙英勇世无双！

又有诗赞翼德曰：

长坂桥边怒气腾，一声虎啸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应传万载名。

二人欢喜回船。行不数里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，前写张、赵，今写孔明。若孔明此时不来，便疏漏矣。见阿斗已夺回，大喜。三人并马而归。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，报知玄德。

却说孙夫人回吴，具说张飞、赵云杀了周善，截江夺了阿斗。孙权大怒曰：“今吾妹已归，与彼不亲，杀周善之仇，如何不报！”唤集文武，商议起军攻取荆州。此处只叙孙权取荆州之谋，便不叙母女怎生相见，并真病假病缘故，此省笔之法。正商议调兵，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，来报赤壁之仇。曹操起兵，不向曹操一边叙来，却在孙权一边听得，又省笔之法。孙权大惊，且按下荆州，商议拒敌曹操。人报长史张纮辞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书上呈。权拆视之，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，可速迁于此，以为万世之业。为后文称帝张本。孙权览书大哭，谓众官曰：“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，吾如何不从！”即命迁治建业，筑石头城。石头城自此而始。吕蒙进曰：“曹操兵来，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上岸击贼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筑城？”蒙曰：“兵有利钝，战无必胜。如猝然遇敌，步骑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”能守而后能战，有备而后无患，吕蒙可谓善计。权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子明之见甚远。”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。晓夜并工，刻期告竣。以下按过孙权，接叙曹操。

却说曹操在许都，威福日甚。长史董昭进曰：“自古以来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虽周公、吕望，莫可及也。栉风沐雨三十余年，扫荡群凶，与百姓除害，使汉室复存，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九锡以彰功德。”董昭前请迁都许昌，今天请加九锡，全乎为曹操腹心者也。不想食淡人，偏不肯淡。你道那九锡？

一，车马。大辂、戎辂各一。大辂，金车也。戎辂，兵车也。玄牡二驷，黄马八匹。二，衣服。衮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衮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三，乐悬。乐悬，王者之乐也。四，朱户。居以朱户，红门也。五，纳陛。纳陛以登。陛，阶也。六，虎贲虎贲三百人，守门之军也。七，鈇钺。鈇钺各一。鈇，即斧也。钺，斧属。八，弓矢。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旅【注：玄字旁旅。】弓十，旅【注：玄字旁旅。】矢千。旅【注：玄字旁旅。】，黑色也。九，秬鬯圭瓒秬鬯一卣，圭瓒副焉。秬，黑色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于阴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瓒，宗庙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

侍中荀彧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兴义兵，匡扶汉室，当秉忠贞之志，守谦退之节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荀彧向为曹操心腹，今日忽然作此等语，是教曹操以淡也。董昭淡而不淡，荀彧不淡而假淡，可发一笑。曹操闻言，勃然变色。董昭曰：“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？”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，加九锡。操愿书墓道曰“曹侯之墓”，今则与此言大不相同。荀彧叹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见此事！”操闻，深恨之，以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兴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，托病止于寿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，曹操有九锡，荀彧只有一锡。盒上有操亲笔封记。开盒视之，并无一物。彧会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汉文帝赐食于周亚夫而不设箸，是犹有食也。今操以空盒赐荀彧，是并食亦无有矣。明是使彧绝食之意，彧安得不死乎？年五十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文若才华天下闻，可怜失足在权门。后人休把留侯比，临没无颜见汉君。

其子荀恽，发哀书报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谥曰敬侯。

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，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，哨至江边。回报云：“遥望沿江一带，旗幡无数，不知兵聚何处。”方见藏兵在坞之妙。操放心不下，自领兵前进，就濡须口排开军阵。操领百余人，上山坡遥望战船，各分队伍，依次摆列；旗分五色，兵器鲜明。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，坐着孙权。左右文武侍立两边。操以鞭指曰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！若刘景升儿子，豚犬耳！”刘琮降操而操薄之，孙权拒操而操嘉之。奸雄赏鉴，亦自不凡。忽一声响动，南船一齐飞奔过来。濡须坞内又一军出，冲动曹兵。曹操军马退后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，为首马上一人，碧眼紫髯，众人认得正是孙权。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。操大惊，急回马时，东吴大将韩当、周泰，两骑马直冲将上来。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，敌住二将，曹操得脱归寨。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。操军一败。操回寨，重赏许褚，责骂众将：“临敌先退，挫吾锐气！后若如此，尽皆斩首！”是夜二更时分，忽寨外喊声大震。操急上马，见四下里火起，赤壁之火，于此再见。却被吴兵劫入大寨，杀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余里下寨。操军再败。操心中郁闷，闲看兵书。程昱曰：“丞相既知兵法，岂不知兵贵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迁延日久，故孙权得以准备，夹濡须水口为坞，难于攻击。不若且退兵还许都，别作良图。”操不应。不应便有退心。

程昱出。操伏几而卧，忽闻潮声汹涌，如万马争奔之状。操急视之，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，光华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两轮太阳对照。日而有三，正应鼎足之象。忽见江心那轮红日，直飞起来，坠于寨前山中，其声如雷。猛然惊觉，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。正征战时，忽然叙却一梦，一部《三国》皆当作如是观。帐前军报道午时。曹操教备马，引五十余骑，径奔出寨，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。正看之间，忽见一簇人马，当先一人金盔金甲。操视之，乃孙权也。孙权之母梦日而生权，曹操之梦正与权母之梦相合。三十八回中事，于此照应出来。权见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马，以鞭指操曰：“丞相坐镇中原，富贵已极，何故贪心不足，又来侵我江南？”操答曰：“汝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诏，特来讨汝！”孙权笑曰：“此言岂不羞乎？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？吾非不尊汉朝，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！”孙权题目，亦自正大。操大怒，叱诸将上山捉孙权。忽一声鼓响，山背后两彪军出：右边韩当、周泰，左边陈武、潘璋。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，矢如雨发。操急引众将回走。背后四将赶来甚急。赶到半路，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，救回曹操。操军三败。吴兵齐奏凯歌，回濡须去了。操还营自思：孙权非等闲人物。红日之应，久后必为帝王。正与秣陵王气相应。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东吴耻笑，进退未决。两边又相拒了月余，战了数场，互相胜负。省却无数笔墨。直至来年正月，春雨连绵，水港皆满，军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异常。赤壁连环之舟，水中如在岸上；濡须雨后之兵，岸上如在水中。操心甚忧。当日正在寨中，与众谋士商议。或劝操收兵；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归。操犹豫未定，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。操启视之。书略曰：

孤与丞相，彼此皆汉朝臣宰。丞相不思报国安民，乃妄动干戈，残虐生灵，岂仁人之所为哉！即日春水方生，公当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复有赤壁之祸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书背后又批两行云：

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操以权为英雄，权亦以操为英雄，正是两心相照。

曹操看毕，大笑曰：“孙仲谋不欺我也。”操畏权，权亦畏操。若云不畏，便是欺人之语。重赏来使，遂下令班师，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，自引大军回许昌。赤壁以遇火而退，濡须以遇水而归，前后遥遥相映。孙权亦收军回秣陵。权与众将商议：“曹操虽然北去，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，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荆州？”张昭献计曰：“且未可动兵。某有一计，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。”正是：

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谋壮志又图南。

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

读前回而见孙与刘之相离，读此回而见备与璋之相恶。一取妹而一夺子，孙、刘之所以离也；一吝粮而一毁书，璋、备之所以恶也。然孙、刘之离者，可以复合；而璋、备之恶者，不可以复合。何也？璋既迎备，则已有不能更拒之势，招之来而又欲麾之去，则首鼠两端，而衅必起矣；备既入川，则已有不能不取之势，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，则进退维谷，而祸及身矣。总之，召虎易而遣虎难，入险易而出险难耳。

玄德初以徐州为家，而布夺之，操又夺之；继以荆州为家，而操争之，权又争之；惟至于西川，则真为玄德之家矣。然其受陶谦之让，而不受刘表之让者，惩于徐州之得而复失，故重发于刘表也；不夺同宗之荆，而独夺同宗之益者，惩于荆州之迟而滋议，故不得复重发于刘璋也。此其先后迟速之机，因时而变者然也。

庞统之计三：一曰取成都，二曰取涪关，三曰回荆州。夫回荆州则是无策矣，不可谓之下策也。统之意，本以袭杀刘璋于初迎之时为上计，而自葭萌取成都为中计，自葭萌取涪关为下计。玄德之从其中，犹是从其下耳。然杀刘璋而急取之，则人心不附，而抚之也难。不杀刘璋而缓取之，则人心可服，而享之也固。是取乎其下者，乃其所以为上欤？

观于张肃、张松，而有慨于兄弟之间也。一则卖主求荣，而不告其兄；一则惧祸及己，而不顾其弟。在同胞之兄弟且然，而况备与璋之以同宗通谱者耶？读书至此，为之三叹。

玄德其不用壮而善于用老者乎？急于取川者，壮罔之谋也；缓于取川者，老成之算也。魏延以壮而败，黄忠以老而胜，老成则吉，壮罔则凶。为将之道固然，将将者用兵之道，何独不然？

有以闲笔为伏笔者：正当干戈争斗之时，忽有一紫虚上人，如古木寒鸦，苍岩怪石，此极忙中之闲笔也。乃涪关之役，庞统未死，孔明未来，而紫虚早有“一凤坠地，一龙升天”之，则已为后文伏笔也。与云长在镇国寺中见普净和尚，玄德在南漳庄上见水镜先生一样笔墨。

文有正笔，有奇笔。如玄德之杀杨、高，士元之取涪关，刘璝之谒紫虚，泠苞之议决水，皆以次而及者也，正笔也。如黄忠之救魏延，玄德之入敌塞，魏之捉泠苞，法正之见彭羕，皆突如其来者也，奇笔也。正笔发明在前，奇笔推原在后；正笔极其次第，奇笔极其突兀：可谓叙事妙品。

却说张昭献计曰：“且休要动兵。若一兴师，曹操必复至。不如修书二封：一封与刘璋，言刘备结连东吴，共取西川，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；一封与张鲁，教进兵向荆州来。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。我然后起兵取之，事可谐矣。”前者玄德欲救孙权而致书于马超，是不救之救；今者孙权欲图刘备而致书于璋、鲁，是不图之图。权从之，即发使二处去讫。

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书。知孙夫人已回东吴。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，乃与庞统议曰：“曹操击孙权，操胜必将取荆州，权胜亦必取荆州矣。为之奈何？”庞统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。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，只推‘曹操攻击孙权，权求救于荆州。吾与孙权唇齿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张鲁自守之贼，决不敢来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荆州，与孙权会同破曹操。孙权之书，以刘备结东吴为名；玄德之书，又以东吴求刘备为说。大家借题，互相欺讹，正是一对空头。奈兵少粮缺。望推同宗之谊，速发精兵三、四万，行粮十万斛相助。请勿有误。’若得军马钱粮，却另作商议。”此处不即说明。

玄德从之，遣人往成都，来到关前。杨怀、高沛闻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关，杨怀同使者入成都，见刘璋呈上书信。刘璋看毕，问杨怀：“为何亦同来。”杨怀曰：“专为此书而来。刘备自从入川，广布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军马钱粮，切不可与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”刘璋曰：“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，岂可不助？”一人出曰：“刘备枭雄，久留于蜀而不遣，是纵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，何异与虎添翼乎？”一以备为火，一以备为虎。谁知火已炽，不可灭；虎已入，不可出乎？众视其人，乃零陵烝阳人，姓刘名巴，字子初。刘璋闻刘巴之言，犹豫未决。黄权又复苦谏。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，米一万斛，发书遣使报玄德。是授之以隙矣。仍令杨怀、高沛紧守关隘。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，呈上回书。玄德大怒曰：“吾为汝御敌，费力劳心。汝今积财吝赏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”遂扯毁回书，大骂而起。正欲寻闹，得出一书，便好翻转面皮。使者逃回成都。庞统曰：“主公只以仁义为重，今日毁书发怒，前情尽弃矣！”玄德曰：“如此当若何？”庞统曰：“某有三条计策，请主公自择而行。”

玄德问：“那三条计？”统曰：“只今便选精兵，昼夜兼道径袭成都：此为上计。若就席间杀刘璋，则此又其中计矣。杨怀、高沛乃蜀中名将，各仗强兵拒守关隘。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，二将闻知必来相送，就送行处擒而杀之。夺了关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后却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此中计，凤雏已为下计矣。退还白帝，连夜回荆州，徐图进取，此为下计。若弃葭萌而归，此玄德所必不愿也。庞统特以此句激之，欲其行上二计耳。若沉吟不去，将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”又逼一句，然实是确话。玄德曰：“军师上计太促，下计太缓，中计不迟不疾，可以行之。”玄德不用上计，而用中计，犹有不忍之心。

于是发书致刘璋，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，众将抵敌不住，吾当亲往拒之，不及面会，特书相辞。书至成都，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，只道是真心。玄德此时不曾知会得张松。乃修书一封，欲令人送与玄德。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，松急藏书于袖中，与肃相陪说话。肃见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与肃共饮，献酬之间，忽落此书于地。画图藏得甚紧，手书何故不密。被肃从人拾得。席散后，从人以书呈肃。肃开视之。书略曰：

松昨进言于皇叔，并无虚谬，何乃迟迟不发？逆取顺守，古人所贵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？使松闻之，如有所失。书呈到日，疾速进兵。松当为内应，万勿自误。

张肃见了，大惊曰：“吾弟作灭门之事，不可不首。”连夜将书见刘璋，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，欲献西川。刘璋大怒曰：“吾平日未尝薄待他，何故欲谋反！”一向尚在梦中。遂下令捉张松全家，尽斩于市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一览无遗世所稀，谁知书信泄天机。未观玄德兴王业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

刘璋既斩张松，聚集文武商议曰：“刘备欲夺吾基业，当如之何？”黄权曰：“事不宜迟。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。”璋从其言，星夜驰檄各关去讫。若依庞统上计，则各关未必费力。

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报上涪水关，请杨怀、高沛出关相别。杨、高二将闻报，商议曰：“玄德此回若何？”高沛曰：“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处刺之，以绝吾主之患。”庞统正欲于送行时杀二将，二将亦欲于送行时刺玄德，但二将知己不知彼耳。杨怀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，出关送行，其余并留在关上。玄德大军尽发。前至涪水之上，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：“杨怀、高沛若欣然而来，可提防之。此句是主。若彼不来，便起兵径取其关，不可迟缓。”此句是宾。正说间，忽起一阵旋风，把马前“帅”字旗吹倒。不必风旗告变，庞统已知之矣。玄德问庞统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统曰：“此警报也，杨怀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铠，自佩宝剑防备。人报杨、高二将前来送行。玄德令军马歇定。庞统分付魏延、黄忠：“但关上来的军士，不问多少，马步军兵，一个也休放回。”为下文赚关之用。二将得令而去。

却说杨怀、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刃，带二百军兵，牵羊送酒，直至军前。见并无准备，心中暗喜，以为中计。入至帐下、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。二将声喏曰：“闻皇叔远回，特具薄礼相送。”遂进酒劝玄德。玄德曰：“二将军守关不易，当先饮此杯。”玄德不肯自饮，教他先饮，是玄德谨慎堤防处。二将饮酒毕，玄德曰：“吾有密事，与二将军商议，闲人退避。”遂将带来二百人，尽赶出中军。玄德叱曰：“左右与吾捉下二贼！”帐后刘封、关平应声而出。杨、高二人急待争斗，刘封、关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“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谋，离间亲情！”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亦将舞剑以助一笑乎？统便喝斩二人，玄德还犹未决。统曰：“二人本意欲杀吾主，罪不容诛！”遂叱刀斧手斩杨怀、高沛于帐前。黄忠、魏延早将二百从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个。玄德唤入，各赐酒压惊。善买人心。玄德曰：“杨怀、高沛离间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诛戮，尔等无罪，不必惊疑。”众各拜谢。庞统曰：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带吾军取关。各有重赏。”不欲走透一人，正为此耳。众皆应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军随后。前军至关下叫曰：“二将军有急事回，可速开关。”城上听得是自家军，实时开关。大军一拥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关。只杀得两人，甚不费力。蜀兵皆降，玄德各加重赏。随即分兵前后守把。次日劳军，设宴于公厅。玄德酒酣，顾庞统曰：“今日之会，可为乐乎？”未免露出真情。○玄德在刘表席间醉后失言，于此复见。庞统曰：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，非仁者之兵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吾闻昔日武王伐纣，作乐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欤？以纣比刘璋，亦拟之非其伦，确是醉话。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。”庞统大笑而起。亦有醉意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，左右以逐庞统之言告知玄德，玄德大悔。次早，穿衣升堂，请庞统谢罪曰：“昨日酒醉，言语触犯，幸勿挂怀。”庞统谈笑自若。玄德曰：“昨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”庞统曰：“君臣俱失，何独主公？”一语冰释，庞统亦妙。玄德亦大笑，其乐如初。

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、高二将，袭了涪水关，大惊曰：“不料今日果有此事。”始信王累之言。遂聚文武，问退兵之策。黄权曰：“可连夜遣兵屯雒县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刘备虽有精兵猛将，不能过也。”璋遂令刘璝、泠苞、张任、邓贤点五万大军，星夜往守雒县，以拒刘备。

四将行兵之次，刘璝曰：“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，道号紫虚上人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吾辈今日行军，正从锦屏山过。何不试往问之？”正厮杀时，忽见一世外之人。张任曰：“大丈夫行兵拒敌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？”是大丈夫语。璝曰：“不然。圣人云：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吾等问于高明之人，当趋吉避凶。”既一心为主，又何趋避之有。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，问径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绝顶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见一道童出迎。极与水镜庄上仿佛。问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问前程之事。紫虚上人曰：“贫道乃山野废人，岂知休咎？”刘璝再三拜问，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，写下八句言语，付与刘璝。其文曰：

左龙右凤，飞入西川。雏凤坠地，为落凤坡伏笔。卧龙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数当然。见机而作，勿丧九泉。

刘璝又问曰：“我四人气数如何？”紫虚上人曰：“定数难逃，何必再问！”四人无一生遗，亦先伏下一笔。璝又请问时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着的一般，并不答应。四人下山。刘璝曰：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张任曰：“此狂叟也，听之何益。”张任不降之意，于此已决。遂上马前行。既至雒县，分调人马，守把各处关隘口。刘璝曰：“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则成都难保。吾四人公议，着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县前面，依山傍险，扎下两个寨子，勿使敌兵临城。”泠苞、邓贤曰：“某愿往结寨。”刘璝大喜，分兵二万，与冷、邓二人，离城六十里下寨。玄德以二将当先，刘璋亦有二将当先。刘璝、张任守护雒城。

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，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。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，即日泠苞、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，扎下两个大寨。玄德聚众将问曰：“谁敢建头功，去取二将寨栅？”老将黄忠应声出曰：“老夫愿往。”写黄忠不异廉颇、马援。玄德曰：“老将军率本部人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泠苞、邓贤营寨，必当重赏。”

黄忠大喜，即领本部兵马，谢了要行。矍铄哉是翁。忽帐下一人出曰：“老将军年纪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将不才愿往。”玄德视之，乃是魏延。黄忠曰：“我已领下将令，你如何敢搀越？”魏延曰：“老者不以筋骨为能。吾闻泠苞、邓贤乃蜀中名将，血气方刚，恐老将军近他不得，岂不误了主公大事？魏延激恼黄忠，则黄忠之成功愈必。因此愿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黄忠大怒曰：“汝说吾老，敢与我比试武艺么？”此处黄忠欲与魏延比试，后文关公欲与马超比武，前后相映。魏延曰：“就主公之前，当面比试。赢得的便去，何如？”黄忠遂趋步下阶，便叫小校将刀过来。人虽老，宝刀不老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。须误了我大事。吾与你二人劝解，休得争论。”庞统曰：“汝二人不必相争。即今泠苞、邓贤下了两个营寨。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夺得者，便为头功。”赢者便为壮，输者便为老。于是分定黄忠打泠苞寨，魏延打邓贤寨。二人各领命去了。庞统曰：“此二人去，恐于路上相争，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。”预知魏延必争黄忠之功。玄德留庞统守城，自与刘封、关平引五千军，随后进发。

却说黄忠归寨，传令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结束，平明进兵，取左边山谷而进。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。探事人回报：“来日四更造饭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众军士二更造饭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邓贤寨边。厮杀时叙不得齿。写魏延贪功，亦甚壮勇。军士得令，都饱餐一顿，马摘铃，人衔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后，离寨前进。到半路，魏延马上寻思：“只去打邓贤寨，不显能处，不如先去打泠苞寨，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。两处功劳都是我的。”就马上传令，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。彼后我先，宜右忽左，魏延好胜，视今之推诿退避者，何异天渊。天色微明，离泠苞寨不远，教军士少歇，排搠金鼓旗幡、枪刀器械。

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，泠苞已有准备了。如此早去，又吃准备，可谓“夜眠清早起，又有早行人”。一声炮响，三军上马杀将出来。魏延纵马提刀，与泠苞接战。二将交马，战到三十合，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。汉军走了半夜，人马力乏，抵当不住，退后便走。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，撇了泠苞，拨马回走。川兵随后赶来，汉军大败。正为争功失功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，大叫：“魏延快下马受降！”魏延策马飞奔，那马忽失前蹄，引足跪地，将魏延掀将下来。读者至此，必谓魏延死矣。邓贤马奔到，挺枪来刺魏延。枪未到处，弓弦响，邓贤倒撞下马。后面泠苞方欲来救，一员大将，从山坡上跃马而来，厉声大叫：“老将黄忠在此！”先闻其弓，后见其人，为得声势。舞刀直取泠苞。泠苞抵敌不住，望后便走。黄忠乘势追赶，川兵大乱。

黄忠一枝军，救了魏延，魏延在长沙城上救了黄忠，此日真堪相报。杀了邓贤，直赶到寨前。泠苞回马与黄忠再战。不到十余合，后面军马拥将上来，泠苞只得弃了左寨，引败军来投右寨。只见寨中旗帜全别，泠苞大惊。兜住马看时，当头一员大将，金甲锦袍，乃是刘玄德。写得突兀。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，大喝道：“寨子吾已夺下，汝欲何往？”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，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。补叙得妙。泠苞两头无路，取山僻小径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狭路伏兵忽起，搭钩齐举，把泠苞活捉了。写得突兀。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，无可解释，收拾后军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这里，等个正着。补叙得妙。用索缚了泠苞，解投玄德寨来。

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并不许杀害。如伤者偿命。善买人心。又谕众降兵曰：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愿降者充军，不愿降者放回。”放回之人，又将为未取之地布其先声耳。黄忠安下寨脚，径来见玄德，说魏延违了军令，可斩之。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泠苞至。玄德曰：“延虽有罪，此功可赎。”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，今后毋得相争。魏延顿首伏罪。善于调停。玄德重赏黄忠。黄忠故自不老。使人押泠苞到帐下，玄德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问曰：“汝肯降否？”泠苞曰：“既蒙免死，如何不降！刘璝、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；若肯放某回去，当即招二人来降，就献雒城。”玄德大喜，便赐衣服、鞍马，令回雒城。总是收川将之心。魏延曰：“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脱身一去，不复来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吾以仁义待人，人不负我。”

却说泠苞得回雒城，见刘璝、张任，不说捉去放回，只说：“被我杀了十余人，夺得马匹逃回。”今人有讳言没体面事者，往往类此。刘璝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刘璋听知折了邓贤，大惊，慌忙聚众商议。长子刘循进曰：“儿愿领兵前去守雒城。”璋曰：“既吾儿肯去，当遣谁人为辅？”一人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璋视之，乃舅氏吴懿也。璋曰：“得尊舅去最好。谁可为副将？”吴懿保吴兰、雷同二人为副将。三人后皆为刘备所用。点二万军马，来到雒城。刘璝、张任接着，共言前事。吴懿曰：“兵临城下，难以拒敌，汝等有何高见？”泠苞曰：“此间一带正靠涪江，江水大急，前面寨占山脚，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军，各带锹锄前去，决涪江之水，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。”热人用火，冷人用水。一笑。吴懿从其计，即令泠苞前往决水，吴兰、雷铜引兵接应。泠苞领命，自去准备决水器械。

却说玄德令黄忠、魏延各守一寨，自回涪城，与军师庞统商议。细作报说：“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，将欲来攻葭萌关。”张鲁兴兵，不从张鲁一边叙来，却从玄德一边听得，此省笔之法。玄德惊曰：“若葭萌关有失，截断后路，吾进退不得，当如之何？”庞统谓孟达曰：“公乃蜀中人，多知地理，去守葭萌关如何？”达曰：“某保一人与某同去守关，万无一失。”玄德问何人。达曰：“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，乃南郡枝江人，姓霍，名峻，字仲邈。”玄德大喜，实时遣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去了。玄德此时腹背受敌，亦大危事，却只使两人去当后路，令人急欲观其后也。

庞统退归馆舍，门吏忽报：“有客特来相访。”统出迎接，见其人身长八尺，形貌甚伟；头发截短，披于颈上，发短而心甚长。衣服不甚齐整。统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其人不答，径登堂仰卧床上。来得作怪。统甚疑之。再三请问。其人曰：“且消停，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。”作怪，令人测摸不出。统闻之愈疑，命左右进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，并无谦逊。饮食甚多，食罢又睡。一发作怪。统疑惑不定，使人请法正视之，恐是细作。法正慌忙到来，统出迎接，谓正曰：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法正曰：“莫非彭永言乎？”奇。升阶视之。其人跃起曰：“孝直别来无恙！”正是：

只为川人逢旧识，遂令涪水息洪流。

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

前文之决水者二：曹操之决泗水以淹下邳，决漳水以淹冀州也。后文之决水者一：关公之决湘江以淹七军是也。独此回于涪水之决，则欲决而不能决，道不果决。有前之二实，不可无此之一虚。有此之一虚，然后又有后之一实。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，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，以助成此等妙文。

观于庞统之死，而知荆州之所以失，关公之所以亡也。何也？庞统不死，则收川之事委之庞统，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；纵使抚川之事托之孔明，而荆州又可转付庞统，虽有吕蒙、陆逊，何所施其诡计哉！故凡荆州之失与关公之亡，不关于吕蒙之多智，陆逊之能谋，而特由于庞统之死耳。然则谓孔明之哭庞统，即为关公哭也可，即为荆州哭也可。

甚矣，躁进之心不可不戒，而人己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！庞统未死之时，星为之告变矣，梦为之告变矣，马又为之告变矣；而统乃疑孔明之忌己，欲功名之速立，遂使“凤兮凤兮”，反不如“鸿飞冥冥”，足以避弋人之害。呜呼！虽曰天也，岂非人也！

孔明隆中决策之语，其曰“外结孙权”，所谓东和孙权也；其曰“然后中原可图”，所谓北拒曹操也，其告关公即以此耳。况孙夫人在而孙、刘暂合，孙夫人去而孙、刘遂离。孙既与刘离，必将北与操合。濡须之战，权不致书于备以求援，而独致书于操以解兵，便有与操连和之机矣。孙与刘离不足忧，而曹与孙合则大可惧。苟但知北拒曹操，而不知东和孙权，其又何能拒操也耶？

冀德生平有快事数端：前乎此者，鞭督邮矣，骂吕布矣，喝长坂矣，夺阿斗矣。然前数事之勇，不若擒严颜之智也；擒严颜之智，又不若释严颜之尤智也。未遇孔明之前，则勇有余而智不足；既遇孔明之后，则勇有余而智亦有余。盖一入孔明熏陶，而莽气化焉。勇不可学，而智可学。翼德之勇固其素有，而其智则孔明教之云。

严将军头本未尝断，而有“断头将军”语，遂使千古传为一美谈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曰：“为颜将军头。”而元人吊天祥诗亦曰：“忠如蜀将斩严时。”竟似严将军真曾断头也者。可见人虽不死，不可以畏死，虽不必不生，不可以贪生。

人但知树林中过去之张飞是假，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张飞亦是假。后之张飞，是以假张飞扮作真张飞；前之张飞，是以真张飞扮作假张飞。后之以假为假固奇，前之以真为假尤奇。

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，各抚掌而笑。庞统问之，正曰：“此公乃广汉人，姓彭，名羕，字永言，蜀中豪杰也。因直言触忤刘璋，被璋钳为徒隶，因此短发。”统乃以宾礼待之，问羕从何而来。羕曰：“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。见刘将军方可说。”妙在不即说明，先作此惊人之语。法正忙报玄德。玄德亲自谒见，请问其故。羕曰：“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？”玄德实告：“有黄忠，魏延在彼。”羕曰：“为将之道，岂可不知地理乎？前寨靠涪江，若决动江水，前后以兵塞之，一人无可逃也。”泠苞之计，早被猜破。玄德大悟。彭羕曰：“罡星在西方，太白临于此地，当有不吉之事，切宜慎之。”借决水一事，照下落凤坡。○方才说地理，便又说天文。玄德即拜彭羕为幕宾，使人密报魏延，黄忠，教朝幕用心巡警，以防决水。不消移营，甚妙。黄忠，魏延商议：“二人各轮一日；如遇敌军到来，互相通报。”

却说泠苞见当夜风雨大作，引了五千军，径循江边而进，安排决江，只听得后面喊声大起。泠苞知有准备，急急回军。后面魏延引军赶来，川兵自相践踏。泠苞正奔走间，撞着魏延。交马不数合，被魏延活捉去了。泠苞第二次被擒。比及吴兰，雷同来接应时，又被黄忠一军杀来。魏延解泠苞到涪关。玄德责之曰：“吾以仁义相待，放汝回去，何敢背我！今次难饶！”将泠苞推出斩之，重赏魏延。玄德设宴款待彭羕。忽报荆州诸葛亮军师特遣马良奉书至此。玄德召入问之。马良礼毕曰：“荆州平安，不劳主公忧念。”遂呈上军师书信。玄德拆书观之，略云：

亮夜算太乙数，今年岁次癸亥，罡星在西方；又观乾象，太白临于雒城之分，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。切宜谨慎。彭羕之言，早与孔明相合。

玄德看了书，便教马良先回。玄德曰：“吾将回荆州，去论此事。”庞统暗思：“孔明怕我取了西州成了功，故意将此书相阻耳。”此士元不及孔明处。乃对玄德曰：“统亦算太乙数，已知罡星在西，应主公合得西川，别不主凶事。亦算得着。统亦占天文，见太白临于雒城，先斩蜀将泠苞，已应凶兆矣。只因自己心热，却画在姓冷的身上去。主公不可疑心，可急进兵。”

玄德见庞统再三催促，乃引军前进。黄忠同魏延接入寨去。庞统问法正曰：“前至雒城，有多少路？”法正画地作图。玄德取张松所遗图本对之，并无差错。照应画图。法正言：“山北有条大路，正取雒城东门；山南有条小路，却取雒城西门。两条路俱可进兵。”庞统谓玄德曰：“统令魏延为先锋，取南小路而进；主公令黄忠作先锋，从山北大路而进。并到雒城取齐。”俱作画中人。玄德曰：“吾自幼熟于弓马，多行小路。军师可从大路去取东门，吾取西门。”庞统曰：“大路必有军邀拦，主公引兵当之。统取小路。”玄德曰：“军师不可。吾夜梦一神人，手执铁棒击吾右臂，觉来犹自臂痛。此行莫非不佳。”玄德以伏龙、凤雏为左右手，士元乃其右手也。庞统曰：“壮士临阵，不死带伤，理之自然也。何故以梦寐之事疑心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所疑者，孔明之书也。军师还守涪关，如何？”庞统大笑曰：“主公被孔明所惑矣。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前只肚里寻思，今却口中说出。心疑则致梦，何凶之有？统肝脑涂地，方称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。来早准行。”当日传下号令，军士五更造饭，平明上马。黄忠，魏延领军先行。玄德再与庞统约定，忽坐下马眼生前失，把庞统掀将下来。又是一个预兆。玄德跳下马，自来笼住那马。玄德曰：“军师何故乘此劣马？”庞统曰：“此马乘久，不曾如此。”玄德曰：“临阵眼生，误人性命。吾所骑白马，性极驯熟。军师可骑，万无一失。劣马吾自乘之。”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。庞统谢曰：“深感主公厚恩。虽万死亦不能报也。”说出死字，又是一个预兆。遂各上马取路而进。玄德见庞统去了，心中甚觉不快，怏怏而行。又是一个预兆。

却说雒城中吴懿，刘瑰听知折了泠苞，遂与众商议。张任曰：“城东南山僻有一条小路，最为要紧，某自引一军守之。诸公紧守雒城，勿得有失。”忽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。张任急引三千军，先来抄小路埋伏。见魏延兵过，张任教尽放过去，休得惊动。后见庞统军来，张任军士，遥指军中大将：“骑白马者必是刘备。”的卢救了玄德，白马送了士元，前后遥遥相对。张任大喜，传令教如此如此。

却说庞统迤逦前进，抬头见两山狭窄，树木丛杂；又值夏未秋初，枝叶茂盛。百忙中又夹此闲景，正合七夕。庞统心下甚疑，勒住马问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内有新降军士，指道：“此处地名落凤坡。”庞统惊曰：“吾道号凤雏，此处名落凤坡，不利于吾！”卧龙岗为孔明之始，落凤坡为士元之终，前后遥遥相对。令后军疾退。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，箭如飞蝗，只望骑白马者射来。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。时年止三十六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古岘相连紫翠堆，士元有宅傍山隈。儿童惯识呼鸠曲，闾巷曾闻展骥才。预计三分平刻削，长躯万里独徘徊。谁知天狗流星坠，不使将军衣锦回。

先是东南有童谣云：

一凤并一龙，相将到蜀中。才到半路里，凤死落坡东。风送雨，雨送风，隆汉兴时蜀道通，蜀道通时只有龙。又与紫虚上人语相应。○荆州之谣曰：“泥中蟠龙向天飞。”西川之谣曰：“蜀道通时只有龙。”前之龙应在君，后之龙应在臣。

当日张任，射死庞统，汉军拥塞，进退不得，死者大半。前军飞报魏延。魏延忙勒兵欲回，奈山路狭窄，厮杀不得。又被张任截断归路，在高阜处，用强弓硬弩射来，魏延心慌。魏延不死者，天幸也。而士元独不得邀天幸，惜哉！有新降蜀兵曰：“不如杀奔雒城下，取大路而进。”延从其言，当先开路，杀奔雒城来。尘埃起处，前面一军杀至，乃雒城守将吴兰，雷同也；后面张任引兵追来。前后夹攻，把魏延围在垓心。魏延死战不能得脱。但见吴兰雷同后军自乱，二将急回马去救。魏延乘势赶去，当先一将，舞刀拍马，大叫：“文长，吾特来救汝！”视之，乃老将黄忠也。前是魏延两擒泠苞，此是黄忠两救魏延。一回之中，又自相对。两下夹攻，杀败吴雷二将，直冲至雒城之下。刘瑰引兵杀出，却得玄德在后当住接应。黄忠，魏延翻身便回。玄德军马比及奔到寨中，张任军马又从小路里截出。刘瑰，吴兰，雷同，当先赶来。玄德守不住二寨，且战且走，奔回涪关。凤既死，龙亦受困。蜀兵得胜，迤逦追赶。玄德人困马乏，那里有心厮杀，且只顾奔走。将近涪关，张任一军追赶至紧。幸得左边刘封，右边关平，二将引三万生力兵截出，杀退张任；还赶二十里，夺回战马极多。白马既亡，别马何用。

玄德一行军马，再入涪关。问庞统消息。有落凤坡逃得性命的军士，报说：“军师连人带马，被乱箭射死于坡前。”玄德闻言，望西痛哭不已。接舆之歌，是悲生凤；玄德之哭，是悲死凤。遥为招魂设祭，诸将皆哭。黄忠曰：“今番折了庞统军师，张任必然来攻打涪关，如之奈何？不若差人往荆州，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收川之计。”正说之间，人报“张任引军直临城下搦战。”黄忠，魏延皆要出战。玄德曰：“锐气新挫，宜坚守以待军师来到。”黄忠魏延领命，只紧守城池。玄德写一封书，教关平分付：“你与我往荆州请军师去。”为后文关公守荆州伏笔。关平领了书，星夜往荆州来。玄德自守涪关，并不出战。

却说孔明在荆州，时当七夕佳节，大会众官夜宴，共说收川之事。只见正西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从天坠下，流光四散。孔明失惊，掷杯于地，掩面哭曰：“哀哉！痛哉！”众官慌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，不利于军师；天狗犯于吾军，只因天上一狗，却失人间一凤。○此句补前文所未及。太白临于雒城，已拜书主公，教谨防之。谁想今夕西方星坠，庞士元命必休矣！”言罢，大哭曰：“今吾主丧一臂矣！”与玄德之梦相应。众官皆惊，未信其言。孔明曰：“数日之内，必有消息。”是夕酒不尽欢而散。

数日之后，孔明与云长等正坐间，人报关平到。众官皆惊。关平入，呈上玄德书信。孔明视之，内言：“本年七月初七日，庞军师被张任在落凤坡前箭射身故。”本为渡鹊佳期，却为落凤忌日。孔明大哭，众官无不垂泪。孔明曰：“既主公在涪关，进退两难之际，亮不得不去。”西川失了一凤，换去一龙。云长曰：“军师去，谁人保守荆州？荆州乃重地，干系非轻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书中虽不明写其人，吾已知其意了。”在下书人身上着眼。乃将玄德书与众官看曰：“主公书中，把荆州托在吾身上，教我自量才委用。虽然如此，今教关平赍书前来，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。玄德差关平之意，在孔明口中说出，妙。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，又将首回中事一提。可竭力保守此地。责任非轻，公宜勉之。”荆州去了一龙，只留一虎。云长更不推辞，慨然领诺。孔明设宴，交割印绶。云长双手来接。孔明擎着印曰：“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。”郑重之至，写得如画。云长曰：“大丈夫既领重任，除死方休。”与庞统说死字，前后相对。孔明见云长说个“死”字，心中不悦；欲待不与，其言已出。孔明曰：“倘曹操引兵来到，当如之何？”云长曰：“以力拒之。”孔明又曰：“倘曹操，孙权，齐起兵来，如之奈何？”云长曰：“分兵拒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荆州危矣！未得西川，而荆州之失已兆于此。吾有八个字，将军牢记，可保守荆州。”云长问那八个字。孔明曰：“北拒曹操，东和孙权。”只重在东和孙权一句，八个字只两个字耳。若北拒曹操，关公已知之矣。云长曰：“军师之言，当铭肺腑。”

孔明遂与了印绶，令文官马良，伊籍，向朗，糜竺，武将糜芳，廖化，关平，周仓，一班儿辅佐云长，同守荆州。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后，便与云长不复相见；今自此回中孔明入川之后，亦不得复与云长相见。读书至此，为之愀然。一面亲自统兵入川。先拨精兵一万，教张飞部领，取大路杀奔巴州，雒城之西，先到者为头功。一路旱军。又拨一枝兵，教赵云为先锋，溯江而上，会于雒城。一路水军。孔明随后引简雍、蒋琬等起行。那蒋琬字公琰，零陵湘乡人也；乃荆襄名士，现为书记。此处铺叙蒋琬来历，殊不费笔。

当日孔明引兵一万五千，与张飞同日起行。张飞临行时，孔明嘱付曰：“西川豪杰甚多，不可轻敌。为严颜伏笔。于路戒约三军，勿得掳掠百姓，以失民心。所到之处，并宜存恤，勿得恣逞鞭挞士卒。望将军早会雒城，不可有误。”张飞欣然领诺，上马而去，迤逦前行。所到之处，但降者秋毫无犯。径取汉川路。前至巴郡，细作回报：“巴郡太守严颜，乃蜀中名将；年纪虽高，精力未衰；善开硬弓，使大刀；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隐然又是一个黄忠。据住城郭，不竖降旗。”张飞教离城十里下寨，差人入城去：“说与老匹夫，早早来降，饶你满城百姓性命！若不归顺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。”

却说严颜在巴郡，闻刘璋差法正请玄德入川，拊心而叹曰：“此所谓独坐穷山，引虎自卫者也。”可谓老识。后闻玄德据住涪关，大怒，屡欲提兵往战，又恐这条路上有兵来。补笔周到。当日闻知张飞兵到，便点起本部五六千人马，准备迎敌。或献计曰：“张飞在当阳长坂，一声喝退曹兵百万之众。曹操亦闻风而避之，不可轻敌。又将四十二回中事一提。今只宜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彼军无粮，不过一月，自然退去。更兼张飞性如烈火，专要鞭挞士卒；如不与战，必怒；怒则必以暴厉之气，待其军士；军心一变，乘势击之，张飞可擒也。”以昔日张飞度之。严颜从其言，教军士尽数上城守护。忽见一个军士，大叫：“开门！”严颜教放入问之。那军士告说是张将军差来的，把张飞言语依直便说。严颜大怒，骂曰：“匹夫怎敢无礼！吾严将军岂降贼者乎！借你口说与张飞！”唤武士把军士割下耳鼻，却放回寨。写严颜如此触怒张飞，愈见下文义释之奇。

军人回见张飞，哭告严颜如此毁骂。张飞大怒，咬牙睁目，披挂上马，引数百骑来巴郡城下搦战。城上众军百般痛骂。张飞性急，几番杀到吊桥，要过护城河，又被乱箭射回。到晚全无一个人出，张飞忍一肚气还寨。次日早晨，又引军去搦战。那严颜在城敌楼上，一箭射中张飞头盔。与黄忠射关公盔缨前后相对。飞指而恨曰：“吾拿住你这老匹夫，必亲自食你肉！”写张飞如此忿怒，愈见下文义释之奇。到晚又空回。第三日，张飞引了军，沿城去骂。原来那座城子是个山城，周围都是乱山。张飞自乘马登山，下视城中，见军士尽皆披挂，分列队伍，伏在城中，只是不出；又见民夫来来往往，搬砖运石，相助守城。张飞教马军下马，步军皆坐，引他出敌，并无动静。又骂了一日，依旧空回。至此已气了三日。张飞在寨中，自思：“终日叫骂，彼只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猛然思得一计，教众军不要前去搦战，都结束停当在寨中等候厮杀；却只教三五十个军士，直去城下叫骂，引严颜军出来，便与厮杀。张飞磨拳擦掌，只等敌军来。小军连骂了三日，全然不出。又气了三日。张飞眉头一皱，又生一计，传令教军士四散砍打柴草，寻觅路径，不来搦战。张飞此时不减孔明之谋。严颜在城中，连日不见张飞动静，心中疑惑，着十数个小军士，扮作张飞砍柴的军士，潜地出城，杂在军内，入山中探听。已在张飞算中。

当日诸军回寨。张飞坐在寨中，顿足大骂：“严颜老匹夫，枉气杀我！”此是昔日张飞真面目，却是今日张飞假腔调。只见帐前三四个人说道：“将军不须心焦。这几日打探得有一条小路，可以偷过巴郡。”张飞故意大叫曰：“既有这个去处，何不早来说！”莽人假莽，粗人假粗，却正是极精极细。众应曰：“这几日却才哨探得出。”张飞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只今夜二更造饭，趁三更月明，拔寨都起，人衔枚，马去铃，悄悄而行。我自前面开路，汝等依次而行。”传了令便满寨告报。妙人妙计。

探细的军听得这个消息，尽回城中来，报与严颜。颜大喜曰：“我算定这匹夫忍耐不得！能料其粗，不能料其细；能料其莽，不能料其细。你偷小路过去，须是粮草辎重在后；我截住后路，你如何得过？好无谋匹夫，中我之计！”谁知反中了张飞之计。实时传令，教军士准备赴敌：“今夜二更也造饭，三更出城，伏于树木丛杂去处。只等张飞过咽喉小路去了，车仗来时，只听鼓响，一齐杀出。”传了号令，看看近夜，严颜全军尽皆饱食，披挂停当，悄悄出城，四散伏住，只听鼓响；严颜自引十数裨将，下马伏于林中。约三更后，遥望见张飞亲自在前，横矛纵马，悄悄引军前进。读者至此，正不知张飞如何用计，若如此定为严颜所算。去不得三四里，背后车仗人马，陆续进发。严颜看得分晓，偏说是看得分晓。一齐擂鼓，四下伏兵尽起。正来抢夺车仗，背后一声锣响，一彪军掩到，大喝：“老贼休走！我等的你恰好！”严颜猛回头看时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豹头环眼，燕颔虎须，使丈八矛，骑深乌马，乃是张飞。忽然有两张飞，好生作怪。读者至此，几疑是《西游记》身外身法矣。四下里锣声大震，众军杀来。严颜见了张飞，举手无措。交马战不一合，张飞卖个破绽；严颜一刀砍来，张飞闪过，撞将入去，扯住严颜勒甲缝，生擒过来，掷于地下；众军向前，用索绑缚住了。原来先过去的是假张飞。此处方才叙明，绝妙用笔。料道严颜击鼓为号，张飞却教鸣金为号；金响诸军齐到，川兵大半弃甲倒戈而降。

张飞杀到巴郡城下，后军已自入城。张飞叫休杀百姓，出榜安民。群刀手把严颜推至。张飞坐于厅上，严颜不肯跪下。硬汉。飞怒目咬牙大叱曰：“大将到此，为何不降，而敢拒敌？”严颜全无惧色，回叱飞曰：“汝等无义，侵我州郡！但有断头将军！无降将军！”一语传为千古美谈。飞大怒，喝左右斩来。严颜喝曰：“贼匹夫！要砍便砍，何怒也？”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，面不改色，乃回嗔作喜，下阶喝退左右，亲解其缚，取衣衣之，扶在正中高坐，低头便拜曰：“适来言语冒渎，幸勿见责。吾素知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也。”此处出人意外，不但严颜所不料，亦读者所不料也。严颜感其恩义，乃降。后人有诗赞严颜曰：

白发居西蜀，清名震大邦。忠心如皎日，浩气卷长江。宁可断头死，安能屈膝降？巴州年老将，天下更无双。

又有赞张飞诗曰：

生获严颜勇绝伦，惟凭义气服军民。至今庙貌留巴蜀，社酒鸡豚日日春。

张飞请问入川之计。严颜曰：“败军之将，荷蒙厚恩，无以为报，愿施犬马之劳。不须张弓只箭，径取成都。”正是：

只因一将倾心后，致使连城唾手降。

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卷完）

# 第十一卷

##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

张任设伏以害庞统，孔明亦设伏以捉张任。同一伏也，而任则在山城，孔明则在平岸；张任则在林木，孔明则在芦苇；张任以强弓硬弩，孔明以长枪砍刀；张任之伏止一处，孔明伏不止一处；张任意在射杀，孔明意在捉活：又有甚不同者。则孔明之用兵为独奇。

玄德获张任，正当为庞统报仇，而不忍杀之，而欲降之。何哉？盖欲资其才以为用耳。章鄞射杀项梁，而项羽折箭以誓之；朱鲔谮杀刘演，而光武指河而誓之。天下未平，不敢怀怨以待人也。且勿论其远者，曹操不记杀典韦之怨而纳张绣，孙权不记杀凌操之怨而纳甘宁，亦此意也。乃玄德欲任降，而任终不肯降，若张任者，则真断头将军矣。

杨阜之为韦康报仇，义也；而其攻马超以助曹操，则非义。马腾两番受诏，两番讨贼，固汉之忠臣也；其子之欲雪父恨则孝，承父志而讨国贼则忠。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，而攻一忠孝之马超，以超为贼，而不知操之为贼，故杨阜之义，君子无取焉。

或曰：杨阜之助操以算马超，与陈登之助操以算吕布，将毋同乎？予曰：不同。马超孝子也，吕布无父之人也。且登之助操，在许田射鹿之前，尔时衣诏未发也，董贵人未死也。魏公未称，九锡未加，操之逆未露，而操之恶未彰，则其挟天子以令诸侯者，陈登信而助之无怪也。至于阜，而衣带诏发矣，董贵人死矣，魏公已称，九锡已加矣。操为国贼，而助国贼者亦贼，杨阜其何说之辞？

五虎将中，关、张、超、黄皆大将才也。若马超，则可为战将，而不可为大将。其杀韦康，屠百姓，不得谓之仁矣；其不疑杨阜，不得谓之智矣。前既惑于曹操，而攻韩遂；后复归于张鲁，而拒玄德：此其识见，当在四人之下。

人谓姜叙之母，同于太史慈之母：慈之母勉其子以报孔融，叙之母勉其子以报韦康，此则其可嘉者也。我谓姜叙之母，异于徐庶之母：庶之母知操之为贼，叙之母不知讨操者之非贼而助操者之为贼，此则其可惜者也。人谓赵昂之妻异于吕布之妻：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战，昂之妻励其夫以起兵，此则其可嘉者也。我谓赵昂之妻，同于刘表之妻：表之妻背刘备而从曹操，致其身与子俱死；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马超，身幸免于死，而亦致其子于死。此又其可惜者也。虽然，郭嘉、程昱等辈，天下所称智谋之士，犹然不明顺逆，而何论于妇人哉？尚论者于杨氏、王氏可勿讥云。

此回自孔明捉张任之后，便当接马超攻葭萌之事。而马超攻葭萌，由于张鲁遣马超；张鲁遣马超，由于马超投张鲁；马超投张鲁，则又由于杨阜破马超。夫杨阜之与刘璋，风马牛不相及也。而寻原溯委，遂忽然夹叙陇中一段文字，却与五十九回之末遥遥相接，此等叙事，宜求之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中。

却说张飞问计于严颜，颜曰：“从此取雒城，凡守御关隘，都是老夫所管，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。今感将军之恩，无可以报，老夫当为前部，所到之处，尽皆唤出拜降。”只因一个断头将军，引出无数降将军。张飞称谢不已。于是严颜为前部，张飞领军随后。凡到之处，尽是严颜所管，都唤出投降。有迟疑未决者，颜曰：“我尚且投降，何况汝乎？”自是望风归顺，并不曾厮杀一场。省事亦省笔。○以下按过翼德一边，接叙玄德一边。

却说孔明已将起程日期申报玄德，教都会聚雒城。玄德与众官商议：“今孔明、翼德分两路取川，会于雒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陆舟车已于七月二十日起程，此时将及待到。今我等便可进兵。”黄忠曰：“张任每日来搦战，见城中不出，彼军懈怠不做准备，今日夜间，分兵劫寨，胜如白昼厮杀。”上既写翼德，下又写黄忠。玄德从之。教黄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，玄德取中路。当夜二更，三路军马齐发。张任果然不做准备。汉军拥入大寨，放起火来，烈焰腾空。蜀兵奔走，连夜直赶到雒城，城中兵接应入去。玄德还中路下寨。次日，引兵直到雒城，围住攻打。张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四日，若孔明未来，便能攻破雒城，便不见孔明用计之妙。玄德自提一军攻打西门，令黄忠、魏延在东门攻打，留南门放军行走。原来南门一带，都是山路；北门有涪水，因此不围。张任望见玄德在西门，骑马往来，指挥打城，从辰至未，人马渐渐力乏。张任教吴兰、雷铜二将引兵出北门，转东门，敌黄忠、魏延；自己却引军出南门，转西门，单迎玄德。前射白马将，是射着假玄德；今出雒城门，是来寻真玄德。城内尽拨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

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，教后军先退。军士方回身，城上一片声喊起，南门内军马突出。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，玄德军中大乱。黄忠、魏延又被吴兰、雷铜敌住，两下不能相顾。玄德敌不住张任，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张任从背后追来，看看赶上。玄德独自一人一马。张任引数骑赶来。读至此为玄德一吓。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军冲来。读至此又为玄德一吓。玄德马上叫苦曰：“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”每于接笋处故作惊人之笔。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，乃是张飞。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路上来，望见尘埃起，知与川兵交战。张飞当先而来，张将军来得突兀，来得凑巧，不如此，不见义释严颜之妙。正撞着张任，便就交马。战到十余合，背后严颜引兵大进。张任火速回身。张飞直赶到城下。张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桥。

张飞回见玄德曰：“军师溯江而来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夺了头功。”有得他说嘴。玄德曰：“山路险阻，如何无军阻当，长驱大进，先到于此？”张飞曰：“于路关隘四十五处，皆出老将严颜之功，因此于路并不曾费分毫之力。”不是义释一人，却是智收诸郡。遂把义释严颜之事，从头说了一遍，引严颜见玄德。玄德谢曰：“若非老将军，吾弟安能到此？”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。为已降者奖，又为未降者劝。严颜拜谢。正待安排宴饮，忽闻哨马回报：“黄忠、魏延和川将吴兰、雷铜交锋，城中吴懿、刘璝又引兵助战，两下夹攻，我军抵敌不住，魏、黄二将败阵投东去了。”不从黄、魏一边叙来，却在刘张一边听得，省笔之法。张飞听得，便请玄德分兵两路，杀去救援。于是张飞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杀奔前来。吴懿、刘璝见后面喊声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吴兰、雷铜只顾引兵追赶黄忠、魏延，却被玄德、张飞截住归路。黄忠、魏延又回马转攻。吴兰、雷铜料敌不住，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。严颜之后，又是两个降将军。玄德准其降，收兵近城下寨。

却说张任失了二将，心中忧虑。吴懿、刘璝曰：“兵势甚危，不决一死战，如何得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，见主公告急；雒城求救于成都，便为成都求救于汉中张本。一面用计敌之。”张任曰：“吾来日领一军搦战，诈败，引转城北；城内再以一军冲出，截断其中：可获胜也。”吴懿曰：“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，我引兵冲出助战。”约会已定。次日，张任引数千人马，摇旗呐喊，出城搦战。张飞上马出迎，更不打话，与张任交锋。战不十余合，张任诈败，绕城而走。张飞尽力追之，吴懿一军截住，张任引军复回，把张飞围在垓心，进退不得。黄忠、魏延捉张任不得，张飞亦捉张任不得，方见下文孔明之妙。正没奈何，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。当先一员大将，挺枪跃马，与吴懿交锋，只一合，生擒吴懿，战退敌军，救出张飞。视之，乃赵云也。赵云此来，亦来得突兀，来得凑巧，与上文张飞来法一样笔墨。飞问：“军师何在？”云曰：“军师已至，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了也。”叙法甚妙。二人擒吴懿回寨。张任自退入东门去了。

张飞、赵云回寨中，见孔明、简雍、蒋琬已在帐中。飞下马来参军师。不向孔明一边叙来，却从张飞一边看出，用笔之妙。孔明惊问曰：“如何得先到？”玄德具述义释严颜之事。孔明贺曰：“张将军能用谋，皆主公之洪福也。”赵云解吴懿见玄德。玄德曰：“汝降否？”吴懿曰：“我既被捉，如何不降？”又是一个降将军。玄德大喜，亲解其缚。孔明问：“城中有几人守城？”吴懿曰：“有刘季玉之子刘循，辅将刘璝、张任。刘璝不打紧；张任乃蜀郡人，极有胆略，不可轻敌。”但借吴懿口中写张任，写张任正是写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先捉张任，然后取雒城。”问：“城东这座桥名为何桥？”吴懿曰：“金雁桥。”孔明遂乘马至桥边，绕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唤黄忠、魏延听令曰：“离金雁桥南五六里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，可以埋伏。金雁桥可为落凤坡答礼。魏延引一千枪手伏于左，单戳马上将；黄忠引一千刀手伏于右，单砍坐下马。杀散彼军，张任必投山东小路而来。张翼德引一千军，伏在那里，就彼处擒之。”又唤赵云伏于金雁桥北：“待我引张任过桥，你便将桥拆断，却勒兵于桥北，遥为之势，使张任不敢望北走，退投南去，却好中计。”每处用计，只是如此如此而已，此处详叙在前，又是一样笔法。调遣已定，军师自去诱敌。

却说刘璋差卓鹰、张翼二将，前至雒城助战。张任教张翼与刘璝守城，自与卓膺为前后二队，任为前队，膺为后队，出城退敌。孔明引一队不整不齐军，妙在不整不齐。过金雁桥来与张任对阵。孔明乘四轮车，纶巾羽扇而出，两边百余骑簇拥，遥指张任曰：“曹操以百万之众，闻吾之名，望风而走；今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”天下惟没用的人，最会说大话。不但不整不齐是诱敌，即说大话亦是诱敌。张任看见孔明军伍不齐，在马上冷笑曰：“人说诸葛亮用兵如神，原来有名无实！”把枪一招，大小军校齐杀过来。孔明弃了四轮车，上马退走过桥。张任从背后赶来，过了金雁桥，见玄德军在左，严颜军在右，冲杀将来。张任知是计，急回军时，桥已拆断了。过桥拆桥，何今日孔明之多也。一笑。欲投北去，只见赵云一军隔岸摆开，遂不敢投北，径往南绕河而走。走不到五七里，早到芦苇丛杂处。魏延一军从芦中忽起，都用长枪乱戳。黄忠一军伏在芦苇里，用长刀只剁马蹄。江边芦苇，可为城边林木答礼。马军尽倒，皆被执缚，步军那里敢来？张任引数十骑望山路而走，正撞着张飞。张任方欲退走，张飞大喝一声，众军齐上，将张任活捉了。原来卓膺见张任中计，已投赵云军前降了，又是一个降将军。○省笔法。一发都到大寨。玄德赏了卓膺。张飞解张任至。孔明亦坐于帐中。玄德谓张任曰：“蜀中诸将，望风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”张任睁目怒叫曰：“忠臣岂肯事二主乎？”玄德曰：“汝不识天时耳。降即免死。”任曰：“今日便降，久后也不降！可速杀我！”不肯诈降是硬汉，便说实话是直汉。玄德不忍杀之。张任厉声高骂。孔明命斩之，以全其名。张任倒是断头将军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烈士岂甘从二主，张君忠勇死犹生。高明正似天边月，夜夜流光照雒城。

玄德感叹不已，令收其尸首，葬于金雁桥侧，以表其忠。不取其头祭庞统，而反葬之，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。不是为死，正是为生。

次日，令严颜、吴懿等一班蜀中降将为前部。直至雒城，大叫：“早开门受降，免一城生灵受苦！”刘璝在城上大骂。严颜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见城上一将，拔剑砍翻刘璝，开门投降。又是一个降将军，却断他人之头以来降。玄德军马入雒城，刘循开西门走脱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。杀刘璝者，乃武阳人张翼也。叙明在后，笔法又变。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赏诸将。孔明曰：“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。惟恐外州郡不宁，可令张翼、吴懿引赵云抚外水、定江、犍为等处所属州郡；令严颜、卓膺引张飞抚巴西、德阳所属州郡，就委官按治平靖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齐。”先得外郡，便先抚外郡，处置得宜。张飞、赵云领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问：“前去有何处关隘？”蜀中降将曰：“止绵竹有重兵守御；若得绵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”孔明便商议进兵。法正曰：“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义服众，且勿进兵。某作一书上刘璋，陈说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”孔明曰：“孝直之言最善。”便令写书，遣人径往成都。前张松致书于玄德，致不过来；今法正致书于刘璋，却公然致去。

却说刘循逃回见父，说雒城已陷，刘璋慌聚众官商议。从事郑度献策曰：“今刘备虽攻城夺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众未附，野谷是资，军无辎重。不如尽驱巴西、梓潼民过涪水以西。其仓廪野谷，尽皆烧除，深沟高垒，静以待之。彼至请战，勿许。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虚击之，备可擒也。”亦似李左军教陈余之计。刘璋曰：“不然。吾闻拒敌以安民，未闻动民以备敌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计。”刘璋虽暗，亦有仁心。然从来有仁心者，每每吃亏，每每失事，为之一叹。正议间，人报法正有书至。刘璋唤入。呈上书。璋拆开视之。其略曰：

昨蒙遣差结好荆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荆州眷念旧情，不忘族谊。主公若得幡然归顺，量不薄待。望三思裁示。

刘璋大怒，扯毁其书，大骂：“法正卖主求荣，忘恩背义之贼！”逐其使者出城。刘璋既不听郑度之策，又不即从法正之言，犹豫不决，正是刘表、袁绍一流人。实时遣妻弟费观，提兵前去守把绵竹。费观举保南阳人姓李，名严，字方正，一同领兵。当下费观、李严点三万军来守绵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上书与刘璋，请往汉中借兵。璋曰：“张鲁与吾世仇，安肯相救？”今有与所亲为仇，而致欲结其仇以攻亲者矣。亲既变仇，而欲仇反变亲，不亦难乎？为之一叹。和曰：“虽然与我有仇，刘备军在雒城，势在危急，唇亡则齿寒，若以利害说之，必然肯从。”璋乃修书遣使前赴汉中。

却说马超自兵败入羌，二载有余，结好羌兵，攻拔陇西州郡。所到之处，尽皆归降，因刘璋求救于汉中，本该接叙张鲁；却放下张鲁，接叙马超。盖为马超投张鲁，张鲁遣马超之由也。此等叙事，如连山断岭，笔法逼真龙门。惟冀城攻打不下。刺史韦康，累遣人求救于夏侯渊。韦康求救于夏侯渊，与刘璋求救于张鲁，两相映衬。渊不得曹操言语，未敢动兵。韦康见救兵不来，与众商议，不如投降马超。参军杨阜哭谏曰：“超等叛君之徒，岂可降之？”康曰：“事势至此，不降何待？”阜苦谏不从。韦康大开城门，投拜马超。韦康出降，与后文刘璋出降，两相映衬。超大怒曰：“汝今事急请降，非真心也！”将韦康四十余口尽斩之，不留一人。马超杀韦康而失州郡之心，与后文玄德不害刘璋以收州邵之心，正是相反。有人言杨阜劝韦康休降，可斩之。超曰：“此人守义，不可斩也。”复用杨阜为参军。马超用杨阜，与后文玄德用刘巴、黄权，又相类而相反。阜荐梁宽、赵衢二人，超尽用为军官。此时一似真降者。杨阜告马超曰：阜妻死于临洮，乞告两个月假，归葬其妻便回。马超从之。

杨阜过历城，来见抚彝将军姜叙。叙与阜是姑表兄弟：叙之母是阜之姑，时年已八十二。当日，杨阜入姜叙内室，拜见其姑，哭告曰：“阜守城不能保，主亡不能死，愧无面目见姑。马超叛君，妄杀郡守，一州士民无不恨之。今吾兄坐据历城，竟无讨贼之心，此岂人臣之理乎？”言罢泪流出血。杨阜思报其主，当与许贡之客并称。叙母闻言，唤姜叙入，责之曰：“韦使君遇害，亦尔之罪也。”又谓阜曰：“汝既降人，且食其禄，何故又兴心讨之？”阜曰：“吾从贼者，欲留残生，与主报冤也。”叙曰：“马超英勇，急难图之。”阜曰：“有勇无谋，易图也。吾已暗约下梁宽、赵衢。兄若肯兴兵，二人必为内应。”方知所荐二人，不是真荐。叙母曰：“汝不早图，更待何时，谁不有死，死于忠义，死得其所也。勿以我为念。汝若不听义山之言，吾当先死，以绝汝念。”一个女丈夫，可比断头将军。

叙乃与统兵校尉尹奉、赵昂商议。原来赵昂之子赵月，现随马超为裨将。赵昂当日应允，归见其妻王氏曰：“吾今日与姜叙、杨阜、尹奉一处商议，欲报韦康之仇。吾想子赵月现随马超，今若兴兵，超必先杀吾子，奈何？”亦有谋及妇人而不失者，赵昂是也。其妻厉声曰：“雪君父之大耻，虽丧身亦不惜，何况一子乎！君若顾子而不行，吾当先死矣！”又一个女丈夫，可比断头将军。赵昂乃决。次日一同起兵。姜叙、杨阜屯历城，尹奉、赵昂屯祁山。王氏乃尽将首饰资帛，亲自往祁山军中赏劳军士，以励其众。当以夫人为主帅，以赵昂为偏裨。

马超闻姜叙、杨阜会合尹奉、赵昂举事，大怒，即将赵月斩之。赵昂先送了一个儿子。令庞德、马岱尽起军马，杀奔历城来。姜叙、杨阜引兵出。两阵圆处，杨阜、姜叙衣白袍而出，与马超在潼关时，正相映像。○叙与阜以干表兄弟而相援，备与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，为之一叹。大骂曰：“叛君无义之贼！”马超大怒，冲将过来，两军混战。姜叙、杨卓如何抵得马超，大败而走。马超驱兵赶来。背后喊声起处，尹奉、赵昂杀来。超急回时，两下夹攻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正斗间，刺斜里大队军马杀来。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军令，正领军来破马超。超如何当得三路军马，大败奔回。走了一夜，比及平明，到得翼城叫门时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梁宽、赵衢立在城上，大骂马超；将马超妻杨氏从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尸首来；又将马超幼子三人，并至亲十余口，都从城上一刀一个，剁将下来。超气噎塞胸，几乎坠下马来。杀了韦康一家，出乎尔者反乎尔，人苦不絜矩耳。背后夏侯渊引兵追赶。超见势大，不取恋战；与庞德、马岱杀开一条路走。前面又撞见姜叙、杨阜，杀了一阵；冲得过去，又撞着尹奉、赵昂，杀了一阵。零零落落，剩得五六十骑，连夜奔走，四更前后，走到历城下，守门者只道姜叙兵回，开门接入。超从城南门边杀起，尽洗城中百姓。百姓何辜，所谓怒于室而作色于市者也。至姜叙宅，拿出老母。母全无惧色，指马超而大骂。超大怒，自取剑斩之。姜叙又送了一个母亲。尹奉、赵昂全家老幼，亦尽被马超所杀。尹、赵又送了两家老幼。昂妻王氏因在军中得免于难。照应前文。次日，夏侯渊大军至，马超弃城杀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得二十里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的是杨阜。超切齿而恨，拍马挺枪刺之。阜宗弟七人，一齐来助战。马岱、庞德敌住后军。阜弟七人，皆被马超杀死。杨阜又送了七个兄弟。阜身中五枪，犹然死战。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，马超遂走。只有庞德、马岱五七骑后随而去。夏侯渊自行安抚陇西诸州人民，令姜叙等各各分守，用车载杨阜赴许都，见曹操。操封阜为关内侯。阜辞曰：“阜无捍难之功，又无死难之节，于法当诛，何颜受职。”操嘉之，卒与之爵。可谓操之忠臣。

却说马超与庞德、马岱商议，径往汉中投张鲁。此处方接入汉中。张鲁大喜，以为得马超，则西可以吞益州，东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议欲以女招超为婿。大将杨柏谏曰：“马超妻子遭惨祸，皆超之贻害也。主公岂可以女与之？”鲁从其言，遂罢招婿之议。张鲁欲婿马超而不果，与袁术欲婚吕布而不遂，前后遥遥相对。或以杨柏之言告知马超。超大怒，有杀杨柏之意。为后文杀杨柏伏笔。杨柏知之，与兄杨松商议，亦有图马超之心。为后文杨松谮马超伏笔。正值刘璋遣使求救于张鲁，鲁不从。忽报刘璋又遣黄权到。权先来见杨松，说：“东西两川，实为唇齿；西川若破，东川亦难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当以二十州相酬。”与孙权援刘备而欲以荆州九郡为谢，一实一虚，又相映像。松大喜，即引黄权来见张鲁，说唇齿利害，更以二十州相谢。鲁喜其利，从之。巴西阎圃谏曰：“刘璋与主公世仇，今事急求救，诈许割地，不可从也！”忽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乞一旅之师，生擒刘备。务要割地以还。”正是：

方看真主来西蜀，又见精兵出汉中。

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

孙权与刘表为仇，刘璋亦与张鲁为仇；黄权之求救于汉中，如鲁肃之吊丧于江夏，所谓同舟遇风，吴越可以相济者也。然玄德助仲谋，而张鲁不能助季玉，何哉？盖孙与刘非操之所能间也，璋与鲁则孔明之所能间者也。然使张鲁不用杨松，虽有间亦不能入，则非孔明之能间之，一张鲁之自间之耳。

蔡瑁在荆州，而刘备不能安其身；杨松在汉中，而马超亦不能安其身，是则同矣。然备之依表，欲以拒曹，超之归鲁，乃欲攻备，则超之志异于备矣。我方欲讨国贼，而伐其同心讨贼之人；我方欲报父仇，而伐其与父同事之友。超其忘衣带诏之事乎？不独内有杨松，而欲立功于葭萌为势之所不能；纵使内无杨松，而欲立功于葭萌，亦为理之所不可。

关公之欲与马超比试，非真欲与之比试也，欲借此以压服其心也。汉高初见英布，而倨傲跣腆以折之，恐其骄则不为我用耳。马超新降，其视川中诸将无出我右，将不免于自矜。得孔明一书，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绝伦超群如关公者，而超之骄气折矣。关公见书而笑曰：“孔明知吾心。”孔明其知此心哉！

玄德当奔走流离之时，而不忍弃百姓，而一得西川，乃欲以民田赏功，是不可无子龙之谏也。子龙爱民所以爱国，爱国则不复爱家。前于取桂阳之时，不以妻子动其心，今于入川之后，不以田宅累其念，有古大臣之风焉，岂独一名将之才足以尽之！

子产之言曰：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，故多死焉；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凡子产之用猛，正其善于用宽也。孔明之治蜀，其得此意乎？法行而知恩，即猛以济宽之道。玄德以孔明为水，而当其治蜀，则又不为水而为火矣。曹操徙刘琮于青州，而杀其母子；刘备迁刘璋于公安，而归其财物，则备与操异矣。刘备宽以抚蜀，而收之以恩；诸葛严以治蜀，而绳之以法，则亮又与备异矣。盖我与敌取其相反：敌以暴，我以仁，敌以急，我以缓，以相反为能者也。君与相取其相济：君以仁，相以义，君以柔，相以刚，以相济为用者也。不相反，则无以相胜；不相济，则无以相成。

却说阎圃正劝张鲁勿助刘璋，只见马超挺身出曰：“超感主公之恩，无可上报，愿领一军攻取葭萌关，生擒刘备，忘了董承义状。务要刘璋割二十州奉还主公。”张鲁大喜，先遣黄权从小路而回，随即点兵二万与马超。此时庞德卧病不能行，留于汉中。为后文归曹操张本。张鲁令杨柏监军，超与弟马岱选日起程。

却说玄德军马在雒城，法正所差下书人回报说：“郑虔劝刘璋尽烧野谷并各处仓廪，率巴西之民，避于涪水西，深沟高垒而不战。”前既在刘璋一边写来，此又在玄德一边听得，是两边双叙法。笔有省处，亦有不省处，变化不同。玄德、孔明闻之，皆大惊曰：“若用此言，吾势危矣。”法正笑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此计虽毒，刘璋必不能用也。”料刘璋如见，可谓知彼知己。不一日，人传刘璋不肯迁动百姓，不从郑虔之言。玄德闻之，方始宽心。玄德一边听得，匀两段写，妙甚。孔明曰：“可速进兵取绵竹。如得此处，成都易取矣。”遂遣黄忠、魏延领兵前进。费观听知玄德兵来，差李严出迎。严领三千兵也，各布阵完。黄忠出马，与李严战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孔明在阵中教鸣金收军。便有爱李严之意。黄忠回阵，问曰：“正待要擒李严，军师何故收兵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见李严武艺，不可力取。来日再战，汝可诈败，引入山峪，出奇兵以胜之。”黄忠领计。次日，李严再引兵来，黄忠又出战，不十合诈败，引兵便走。李严赶来，迤逦赶入出峪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来，前面魏延引兵摆开。孔明自在山头，唤曰：“公如不降，两下已伏强弩，欲与吾庞士元报仇矣。”姓张的射死了，却寻着姓李的，真是张冠李戴。李严慌下马，卸甲投降。又是一个降将军。军士不曾伤害一人。孔明引李严见玄德。玄德待之甚厚。严曰：“费观虽是刘益州亲戚，与某甚密，当往说之。”玄德即命李严回城招降费观。不疑李严，便是待之甚厚处。严入绵竹城，对费观赞玄德如此仁德；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祸。观从其言，开门投降。又是一个降将军。玄德遂入绵竹，商议分兵取成都。忽流星马急报，言：“孟达、霍峻守葭萌关，今被东川张鲁遣马超与杨柏、马岱领兵攻打甚急，救迟则关隘休矣。”接笋甚紧。玄德大惊。孔明曰：“须是张、赵二将，方可与敌。”玄德曰：“子龙引兵在外未回。翼德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”

却说张飞闻马超攻关，大叫而入曰：“辞了哥哥，便去战马超也！”写得张飞如画。孔明佯作不闻，对玄德曰：“今马超侵犯关隘，无人可敌；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，方可与敌。”为后文关公比试，虚伏一笔。张飞曰：“军师何故小觑吾！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，照应四十二回中事。岂愁马超一匹夫乎！”孔明曰：“翼德拒水断桥，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；若知虚实，将军岂得无事？今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，渭桥六战，杀得曹操割须弃袍，几乎丧命，照应五十八回中事。非等闲之比。云长且未必可胜。”纯用反激，妙。飞曰：“我只今便去；如胜不得马超，甘当军令！”孔明曰：“既尔肯写文书，便为先锋。请主公亲自去一遭，留亮守绵竹。待子龙来却作商议。”为后子龙守绵竹伏线。魏延曰：“某亦愿往。”添一个副手。孔明令魏延带五百哨马先行，张飞第二，玄德后队，望葭萌关进发。魏延哨马先到关下，正遇杨柏。魏延与杨柏交战，不十合，杨柏败走。魏延要夺张飞头功，乘势赶去。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乃是马岱。魏延只道是马超，舞刀跃马迎之。魏延与马岱，先作一个破题。与岱战不十合，岱败走。延赶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回马走。马岱赶到关前，只见一将喊声如雷，从关上飞奔至面前。原来是张飞初到关上，听得关前厮杀，便来看时，正见魏延中箭，因骤马下关，救了魏延。飞喝马岱曰：“汝是何人？先通姓名，然后厮杀？”马岱曰：“吾乃西凉马岱是也。”张飞曰：“你原来不是马超，快回去！非吾对手！只令马超那厮自来，说道燕人张飞在此！”批得一张通名红单帖。马岱大怒曰：“汝焉敢小觑我！”挺枪跃马，直取张飞。战不十合，马岱败走。张飞欲待追赶，关上一骑马到来，叫：“兄弟且休去！”飞回视之，原来是玄德到来。前军、中军、后军匀三次到，写得次第，亦写得突兀。飞遂不赶，一同上关。玄德曰：“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随后赶来到此。既然胜了马岱，且歇一宵，来日战马超。”

次日天明，关下鼓声大震，马超兵到。玄德在关上看时，门旗影里，马超纵骑持枪而出；狮盔兽带，银甲白袍：一来结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众。在玄德眼中，极写一马超。玄德叹曰：“人言锦马超，名不虚传！”又在玄德眼中，补写一马超。张飞便要下关。玄德急止之，曰：“且休出战。先当避其锐气。”关下马超单搦张飞出马，关上张飞恨不得平吞马超，“西地锦”惹动了“急三枪”。三五番皆被玄德当住。看看午后，玄德望见马超阵上人马皆倦，遂选五百骑，跟着张飞冲下关来。马超见张飞军到，把枪望后一招，约退军有一箭之地。张飞军马一齐扎住；关上军马陆续下来。张飞挺枪出马，大呼：“认得燕人张翼德么？”马超曰：“吾家屡世公侯，岂识村野匹夫！”又被马超一激。张飞大怒。两马齐出，二枪并举。约战百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一白一黑，杀得好看。玄德观之，叹曰：“真虎将也！”连翼德都赞在内。恐张飞有失，急鸣金收军。两将各回。写第一次交锋。张飞回到阵中，略歇马片时，不用头盔，只裹包巾，上马又出阵前搦马超厮杀。超又出，两个再战。玄德恐张飞有失，自披挂下关，直至阵前；看张飞与马超又斗百余合，两个精神倍加。玄德教鸣金收军。写第二次交锋。二将分开，各回本阵。是日天色已晚，玄德谓张飞曰：“马超英勇，不可轻敌，且退上关。来日再战。”张飞杀得性起，那里肯休？大叫曰：“誓死不回！”玄德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不可战矣。”飞曰：“多点火把，安排夜战！”好斗与好饮一般，既卜其昼，又卜其夜。马超亦换了马，再出阵前，大叫曰：“张飞！敢夜战么？”张飞性起，问玄德换了坐下马，抢出阵来，叫曰：“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关！”超曰：“我胜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”大家立誓，可称盟兄盟弟。两军呐喊，点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两将又向阵前鏖战。到二十余合，马超拨回马便走。张飞大叫曰：“走那里去！”原来马超见赢不得张飞，心生一计：诈败佯输，赚张飞赶来，暗掣铜锤在手，扭回身觑着张飞便打将来。比战许褚更自利害。张飞见马超走，心中也提防；比及铜锤打来时，张飞一闪，从耳朵边过去。张飞便勒回马走时，马超却又赶来。张飞带住马，拈弓搭箭，回射马超；超却闪过。二将各自回阵。一锤一箭，借作收科，不然将战个不住矣。玄德自于阵前叫曰：“吾以仁义待人。不施谲诈。马孟起，你收兵歇息，我不乘势赶你。”极会做人情。马超闻言，亲自断后，诸军渐退。玄德亦收军上关。

次日，张飞又欲下关战马超。人报军师来到。玄德接着孔明。孔明曰：“亮闻孟起世之虎将，若与翼德死战，必有一伤；故令子龙、汉升守住绵竹，我星夜来此。绵竹之守，借孔明口中叙出，省笔之甚。可用条小计令马超归降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见马超英勇，甚爱之。如何可得？”孔明曰：“亮闻东川张鲁，欲自立为‘汉宁王’。手下谋士杨松，极贪贿赂。主公可差人从小路径投汉中，先用金银结好杨松，后进书与张鲁云：‘吾与刘璋争西川，是与汝报仇。不可听信离间之语。事定之后，保汝为汉宁王。’刘璋许以地，孔明许以爵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地而取爵可也。令其撤回马超兵。待其来撤时，便可用计招降马超矣。”玄德大喜，实时修书，差孙乾赍金珠从小路径至汉中，先来见杨松，说知此事，送了金珠。松大喜，先引孙乾见张鲁陈言方便。全是金珠在那里说话。鲁曰：“玄德只是左将军，如何保得我为汉宁王？”杨松曰：“他是大汉皇叔，正合保奏。”不是皇叔保得，而金珠可以保得。张鲁大喜，便差人教马超罢兵。孙乾只在杨松家听回信。

不一日，使者回报：“马超言未成功，不可退兵。”未有奸臣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。张鲁又遣人去唤，又不肯回。一连三次不至。杨松曰：“此人素无信行，不肯罢兵，其意必反。”遂使人流言云：“马超意欲夺西川，自为蜀主，与父报仇，不肯臣于汉中。”全是金珠说话。张鲁闻之，问计于杨松。松曰：“一面差人去说与马超：‘汝既欲成功，与汝一月限，要依我三件事。若依得便有赏，否则必诛：一要取西川，二要刘璋首级，三要退荆州兵。三件事不成，可献头来。’出下三个难题目，马超关节不到，如何作文。一面教张卫点军守把关隘，防马超兵变。”鲁从之，差人到马超寨中说这三件事。超大惊曰：“如何变得恁的！”金珠之为物，极是善变。乃与马岱商议：“不如罢兵。”杨松又流言曰：“马超回兵，必怀异心。”不想金珠这等有用。于是张卫分七路军坚守隘口，不放马超兵入。超进退不得，无计可施。孔明谓玄德曰：“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，亮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亲往超寨，说马超来降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，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坚意要去，玄德再三不肯放去。

正踌躇间，忽报赵云有书荐西川一人来降。接笋甚妙。玄德召入问之。其人乃建宁俞元人也，姓李名恢，字德昂。玄德曰：“向日闻公苦谏刘璋，今何故归我？”照应前文。恢曰：“吾闻良禽相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，前谏刘益州者，以尽人臣之心；既不能用，知必败矣。今将军仁德布于蜀中，知事必成，故来归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此来，必有益于刘备。”恢曰：“今闻马超在进退两难之际。恢昔在陇西，与彼有一面之交，愿往说马超归降，若何？”李恢来得凑巧，恰好做了孔明替身。孔明曰：“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。愿闻公之说词。”李恢于孔明耳畔陈说如此如此。孔明大喜，实时遣行。入得孔明的耳，方入得马超的耳。

恢行至超寨，先使人通姓后。马超曰：“吾知李恢乃辩士，今必来说我。”先唤二十刀斧手伏于帐下，嘱曰：“令汝砍，即砍为肉酱！”须臾，李恢昂然而入。马超端坐帐中不动，叱李恢曰：“汝来为何？”恢曰：“特来作说客。”蒋干一见周瑜，辨明不是说客，李恢一见马超，妙在自说是说客。超曰：“吾匣中宝剑新磨。汝试言之，其言不通，便请试剑！”恢笑曰：“将军之祸不远矣！但恐新磨之剑，不能试吾之头，将欲自试也！”先以危言动之，妙在即借他题目发挥。超曰：“吾有何祸？”恢曰：“吾闻越之西子，善毁者不能闭其美；齐之无盐，善美者不能掩其丑；日中则昃，月满则亏：此天下之常理也。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；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，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；目下四海难容，一身无主；若复有渭桥之败，冀城之失，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？”李恢言语，当得金珠用，一字一金，一字一珠矣。超顿首谢曰：“公言极善，但超无路可行。”恢曰：“公既听吾言，帐下何故伏刀斧手？”超大惭，尽叱退。李恢舌剑，可以退帐下之剑。恢曰：“刘皇叔礼贤下士，吾知其必成，故舍刘璋而归之。公之尊人，昔年曾与皇叔约共讨贼，照应二十回中事。公何不背暗投明，以图上报父仇，下立功名乎？”马超大喜，即唤杨柏入，一剑斩之，方雪破婚之恨。将首级共恢一同上关来降玄德。玄德亲自接入，待以上宾之礼。超顿首谢曰：“今遇明主，如拨云雾而见青天！”时孙乾已回。玄德复命霍峻、孟达守关，便撤兵来取成都。赵云、黄忠接入绵竹。人报蜀将刘晙、马汉引军到。赵云曰：“某愿往擒此二人！”言讫，上马引军出。玄德在城上管待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，子龙已斩二人之头，献于筵前。张飞显过本事，却用赵云显本事与马超看。马超亦惊，倍加敬重。超曰：“不须主公军马厮杀，超自唤出刘璋来降。如不肯降，超自与弟马岱取成都，双手奉献。”子龙以两颗人头为安席之敬，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为进见之礼。玄德大喜。是日尽欢。

却说败兵回到益州报刘璋。璋大惊，闭门不出。人报城北马超救兵到，刘璋方敢登城望之。见马超、马岱立于城下，大叫：“请刘季玉答话。”刘璋在城上问之。超在马上以鞭指曰：“吾本领张鲁兵来救益州，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，反欲害我。今已归降刘皇叔。公可纳士拜降，免致生灵受苦。如或执迷，吾先攻城矣！”好一个请来的救星。刘璋惊得面如土色，气倒于城上。众官救醒。璋曰：“吾之不明，悔之何及！不若开门投降，以救满城百姓。”董和曰：“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；钱帛粮草，可支一年：奈何便降？”刘璋曰：“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，无恩德以加百姓；攻战三年，血肉捐于草野，皆我罪也。我心何安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。”忠厚为无用之别名，非忠厚之无用，忠厚而不精明之为无用也。刘璋失岂在仁，失在仁而不智耳。众人闻之，皆堕泪。忽一人进曰：“主公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”视之，乃巴西西充国人也，姓谯，名周，字允南。此人素晓天文。璋问之，周曰：“某夜观乾象，见群星聚于蜀郡；其大星光如皓月，乃帝王之象也。况一载之前，小儿谣云：‘若要吃新饭，须待先主来。’此乃预兆。为玄德称帝伏笔。不可逆天道。”黄权、刘巴闻言皆大怒，欲斩之。谯周惯说天文，后来劝后主出降，即此人也。权、巴欲杀之，亦不为过。刘璋挡住。忽报：“蜀郡太守许靖，逾城出降矣。”刘璋大哭归府。前不听挂城之王累，今却哭逾城之许靖，亦迟矣。

次日，人报刘皇叔遣幕宾简雍在城下唤门。璋令开门接入。雍坐车中，傲睨自若。忽一人掣剑大喝曰：“小辈得志，傍若无人！汝敢藐视吾蜀中人物耶！”雍慌下车迎之。此人乃广汉绵竹人也，姓秦名宓，字子敕。秦宓后来以舌辨难吴使，于此处先露圭角。雍笑曰：“不识贤兄，幸勿见责。”遂同入见刘璋，具说玄德宽洪大度，并无相害之意。于是刘璋决计投降，厚待简雍。次日，亲赍印绶文籍，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。玄德出寨迎接，握手流涕曰：“非吾不行仁义，奈势不得已也！”不得已三字，亦是玄德实话。然古来以此三字解说者多矣。如重耳之杀怀公，小白之杀子纠，唐太宗之杀建成、元吉皆是也。兄弟之变至于如此，为之一叹。共入寨，交割印绶文籍，并马入城。

玄德入成都，百姓香花灯烛，迎门而接。玄德到公厅，升堂坐定。郡内诸官，皆拜于堂下；惟黄权、刘巴闭门不出。众将忿怒，欲往杀之。玄德慌忙传令曰：“如有害此二人者，灭其三族！”汉高之封雍齿、赦蒯通，皆此意也。玄德亲自登门，请二人出仕。二人感玄德恩礼，乃出。孔明请曰：“今西川平定，难容二主，可将刘璋送去荆州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方得蜀郡，未可令季玉远去。”孔明曰：“刘璋失基业者，皆因太弱耳。主公若以妇人之仁，临事不决，恐此土难以长久。”一个做好，一个做恶，定是商量停当。玄德从之，设一大宴，请刘璋收拾财物，佩领振威将军印绶，令将妻子良贱，尽赴南郡公安住歇，即日起行。玄德迁刘璋于公安，与曹操迁刘琮于青州，正是一样算计。但一则杀之于路，一则善遣之去，为不同耳。

玄德自领益州牧。其所降文武，尽皆重赏，定以名爵：严颜为前将军，法正为蜀郡太守，董和为掌军中郎将，许靖为左将军长史，庞义为营中司马，刘巴为左将军，黄权为右将军。其余吴懿、费观、彭羕、卓膺、李严、吴兰、雷铜、李恢、张翼、秦宓、谯周、吕义，霍峻、邓芝、杨洪、周群、费祎、费诗、孟达，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，并皆擢用。先封新降之臣，然后封旧日之臣，皆是玄德权变处。诸葛亮为军师，关云长为荡寇将军、汉寿亭侯，张飞为征远将军、新亭侯，赵云为镇远将军，黄忠为征西将军，魏延为扬武将军，马超为平西将军。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刘封、吴班、关平、周仓、廖化、马良、马谡、蒋琬、伊籍，及旧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员，尽皆升赏。诸臣劳苦功高，至此方才受封，良是不易。遣使赍黄金五百斤、白银一千斤、钱五千万、蜀锦一千匹，赐与云长。既赏西川从征之将，遂念荆州留守之臣。盖不有留守，则从征不能成功，是西川之取，云长亦与有功也。其余官将，给赏有差。杀牛宰马，大饷士卒。开仓赈济百姓，既收士心，又结民心。军民大悦。

益州既定，玄德欲将成都有名田宅，分赐诸官。赵云谏曰：“益州人民，屡遭兵火，田宅皆空；今当归还百姓，令安居复业，民心方服；不宜夺之为私赏也。”萧何强买民间田宅以自污，为遇猜忌之主故然，今子龙遇玄德，不嫌市惠子民。玄德大喜，从其言。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，刑法颇重。法正曰：“昔高祖约法三章，黎民皆感其德。愿军师宽刑省法。以慰民望。”孔明曰：“君知其一、未知其二：秦用法暴虐，万民皆怨，故高祖以宽仁得之。高祖约法，是刑新国，用轻典。今刘璋暗弱，德政不举，威刑不肃；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残；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，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。为治之道，于斯着矣。”孔明治蜀，是刑乱国，用重典。法正拜服。自此军民安堵。四十一州地面，分兵镇抚，并皆平定。法正为蜀郡太守，凡平日一餐之德，睚毗之怨，无不报复。二句内包着无数事情，省笔之甚。或告孔明曰：“孝直太横，宜稍斥之。”孔明曰：“昔主公困守荆州，北畏曹操，东惮孙权，赖孝直为之辅翼，遂翻然翱翔，不可复制。今奈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耶？”因竟不问。继刘璋而用猛，是猛以（济）宽；遇法正而用宽，是宽以济猛。法正闻之，亦自敛戢。法行而知恩，恩行而亦知法矣。

一日，玄德正与孔明闲叙，忽报云长遣关平来谢所赐金帛。玄德召入。平拜罢，呈上书信曰：“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，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。教就禀伯父此事。”不必有此事，不可无此言。玄德大惊曰：“若云长入蜀，与孟起比试，势不两立。”孔明曰：“无妨。亮自作书回之。”孔明已会其意。玄德只恐云长性急，便教孔明写了书，发付关平星夜回荆州。平回至荆州，云长问曰：“我欲与马孟起比试，汝曾说否？”平答曰：“军师有书在此。”云长拆开视之。其书曰：

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。以亮度之：孟起虽雄烈过人，亦乃黥布、彭越之徒耳；当与翼德并驱争先，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。今公受任守荆州，不为不重；倘一入川，若荆州有失。罪莫大焉。惟冀明照。

云长看毕，自绰其髯笑曰：“孔明知我心也。”正欲孔明将自摇高，高以压服孟起耳，非喜其誉已也。将书遍示宾客，遂无入川之意。以下接过西川、荆州两边，接叙东吴一边。

却说东吴孙权知玄德并吞西川，将刘璋逐于公安，遂召张昭、顾雍商议曰：“当初刘备借我荆州时，说取了西川便还荆州。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，须用取索汉上诸郡。如其不还，即动干戈。”玄德方才得采，不想讨债的便来。张昭曰：“吴中方宁，不可动兵。昭有一计，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。”正是：

西蜀方开新日月，东吴又索旧山川。

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

关公不屑与东吴较量耳，我只将大汉二字压倒东吴，此其读《春秋》得力处也。吕布之对曹操曰：“汉家疆土，人人有分。”惟其无父，所以无君。关公之对诸葛瑾曰：“大汉疆土，岂可妄以寸与人？”惟其能为人臣，所以能为人弟。

玄德之就婚，妙在授计而往；关公之赴会，又妙在不消授计。玄德之就婚而归，妙在不别而行；关公之赴会而归，又妙在公然而别。张辽之请关公，妙在屡请方来；鲁肃之请关公，又妙在一请便来。关公之别曹操，妙在不劳他送；关公之别鲁肃，又妙在偏要他送。前日之五关斩将，妙在拦当不住；今日之扁舟江上；又妙在无人拦当。前日之独行千里，妙在来得明白，去得明白；今日之单刀赴会，又妙在来得轩昂，去得轩昂。读书至此，而叹公之往来自得，旁若无人，岂但在一时为然哉！直将独往独来于天地古今之中耳。

观曹操杖杀母后一事，天翻地覆，真前史之所绝无而仅见者矣。或为之解曰：献帝为高帝后身，伏后为吕后后身，曹操女为戚姬后身，华歆为赵王如意后身。鸣呼！其然耶？其不然耶？

以名士如华歆，而助操为恶至于如此之甚，原其初不过为荣利之心未忘也。拾金而观之，利未忘也；见乘轩者而视之，荣未忘也。止此贪荣慕利之心，遂成其党恶助虐之心。管幼安知割席分坐，殆逆料其后欤？

或谓管宁坐卧一楼，足不屦地，以地为魏地也，独不思楼非魏地之楼乎？予曰：不然。贤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。文丞相诗曰：“或为辽东帽，清操励冰雪。”而《纲目》亦书曰：“汉管宁卒于魏。”诚以清操如管宁，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。若以楼为魏之楼，则箕山亦为唐之山，颍水亦为虞之水，首阳之薇亦为周之薇矣。

以国戚害国戚者，何进也；以国戚荐国戚者，伏完也。以宦官害国戚者，张让也；以宦官助国戚者，穆顺也。以国戚谋国戚而胜，以国戚与国戚共谋权臣而不胜；以宦官谋国戚而胜，以宦官与国戚共谋权臣而亦不胜。然则权臣之恶，其更甚于宦官、国戚乎！然立曹贵人为皇后，则操亦居然国丈矣，丕亦居然国舅矣。王莽以国戚而为权臣，操与丕则又以权臣而为国戚矣。国戚不足惧，以权臣为之则可惧；权臣不足惧，权臣而又使之为国戚，则更可惧。魏之篡汉，又何疑焉？

荀彧以操之加九锡而死，荀攸以操之称魏王而死，君子惜其不死于杀董妃之时，以为死之已晚也；然尤幸其能死于弒伏后之前，以为死之未晚也。未杀董妃则加九锡、称魏王之渐也，称魏王则弒伏后之本也，弒伏后则篡国之机也。乃加九锡则董昭劝之，称魏王则王粲赞之，弒伏后则华歆助之，是彧与攸之为人，其犹有贤于董昭、王粲、华歆者耶！

却说孙权要索荆州。张昭献计曰：“刘备所倚仗者诸葛亮耳。其兄诸葛瑾今仕于吴，何不将瑾老小执下，使瑾入川告其弟，令劝刘备交割荆州：‘如其不还，必累及我老小。’亮念同胞之情，必然应允。”既夺不得阿斗，却用着诸葛瑾；不能取刘备之子以牵制刘备，却借孔明之兄以牵制孔明。权曰：“诸葛瑾乃诚实君子，安忍拘其老小？”昭曰：“明教知是计策，自然放心。”掩耳盗铃。权从之，召诸葛瑾老小，虚监在府；一面修书，打发诸葛瑾往西川去。第四次索荆州。○保人本是鲁肃，文书上原无诸葛瑾名字，今舍肃而使瑾，又是推班出色。不数日，早到成都，先使人报知玄德。玄德问孔明曰：“令兄此来为何？”孔明曰：“来索荆州耳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只须如此如此。”

计会已定，孔明出郭接瑾。不到私宅，径入宾馆。参拜毕，瑾放声大哭。老实人何处得此急泪？亮曰：“兄长有事但说。何故发哀？”瑾曰：“吾一家老小休矣！”亮曰：“莫非为不还荆州乎？因弟之故，执下兄长老小，弟心何安？兄休忧虑，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。”兄既假哭，弟亦假应，一兄一弟，俱不是真。瑾大喜，即同孔明入见玄德，呈上孙权书。玄德看了，怒曰：“孙权既以妹嫁我，却乘我不在荆州，竟将妹子潜地取去，情理难容！我正要大起川兵，杀下江南，报我之恨，却还想来索荆州乎！”前番只是借，今番却耍頼矣。孔明哭拜于地，妙。曰：“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，倘若不还，吾兄将全家被戮。兄死，亮岂能独生？望主公看亮之面，将荆州还了东吴，全亮兄弟之情！”孔明自做好人，却教玄德做难人。妙。玄德再三不肯，孔明只是哭求。三个人，都是装腔做势。玄德徐徐曰：“既如此，看军师面，分荆州一半还之：将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与他。”借债的先还一半。亮曰：“既蒙见允，便可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。”玄德曰：“子瑜到彼，须用善言求吾弟。吾弟性如烈火，吾尚惧之。切宜仔细。”玄德又自做好人，推关公做难人。妙。

瑾求了书，辞了玄德，别了孔明，登途径到荆州。云长请入中堂，宾主相叙。瑾出玄德书曰：“皇叔许先以三郡还东吴，望将军即日交割，令瑾好回见吾主。”云长变色曰：“吾与吾兄桃园结义，誓共匡扶汉室。荆州本大汉疆土，岂得妄以尺寸与人？提出大汉二字，辞严义正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虽吾兄有书来，我却只不还。”后文使伊藉知会关公便听了；此时只有诸葛瑾来，便知是孔明之计。瑾曰：“今吴侯执下瑾老小，若不得荆州，必将被诛。望将军怜之！”云长曰：“此是吴侯谲计，如何瞒得我过！”玄德、孔明知而不言，却被关公一口说破。瑾曰：“将军何太无面目？”云长执剑在手曰：“休再言！此剑上并无面目！”关平告曰：“军师面上不好看，望父亲息怒。”关平与关公，亦似约会一般。云长曰：“不看军师面上，教你回不得东吴！”

瑾满面羞惭，急辞下船，再往西川见孔明。孔明已自出巡去了。哥哥却为弟弟所弄。瑾只得再见玄德，哭告云长欲杀之事。前是假哭，此是真哭。玄德曰：“吾弟性急，极难与言。子瑜可暂回，容吾取了东川、汉中诸郡，调云长往守之，那时方得交付荆州。”取了西川，又等东川，极似今人赖债的，最会回债。瑾不得已，只得回东吴见孙权，具言前事。孙权大怒曰：“子瑜此去，反复奔走，莫非皆是诸葛亮之计？”然也。瑾曰：“非也。吾弟亦哭告玄德，方许将三郡先还，又无奈云长恃顽不肯。”子瑜是实心人，不像兄弟乖觉。孙权曰：“既刘备有先还三郡之言，便可差官前去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赴任，且看如何。”不曾会租，便要管业。瑾曰：“主公所言极善。”权乃令瑾取回老小，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。不一日，三郡差去官吏尽被逐回，告孙权曰：“关云长不肯兼容，连夜赶逐回吴。迟后者便要杀。”只是不肯写承揽。○逐回官吏之事，只借官吏口中说出，省笔。孙权大怒，差人召鲁肃责之曰：“子敬昔为刘备作保，借吾荆州；今刘备已得西川，不肯归还，子敬岂得坐视？”此时寻着保人，却要原中理直。肃曰：“肃已思得一计，正欲告主公。”权问：“何计？”肃曰：“今屯兵于陆口，使人请关云长赴会。若云长肯来，以善言说之；如其不从，伏下刀斧手杀之。如彼不肯来，随即进兵，与决胜负，夺取荆州便了。”中人没法，勉强生出两条计策。孙权曰：“正合吾意。可即行之。”阚泽进曰：“不可，关云长乃世之虎将，非等闲可及。恐事不谐，反遭其害。”孙权怒曰：“若如此，荆州何日可得？”便命鲁肃速行此计。肃乃辞孙权，至陆口，召吕蒙、甘宁商议，设宴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，只有借债的请中人，如何倒要中人费酒席。修下请书，选帐下能言快语一人为使，登舟渡江。江口关平问了，遂引使者入荆州，叩见云长，具道鲁肃相邀赴会之意，呈上请书。云长看书毕，谓来人曰：“既子敬相请，我明日便来赴宴。请帖上定写：翌日候教，恕乏人邀。汝可先回。”

使者辞去。关平曰：“鲁肃相邀，必无好意；父亲何故许之？”云长笑曰：“吾岂不知耶？此是诸葛瑾回报孙权，说吾不肯还三郡，故令鲁肃屯兵陆口，邀我赴会，便索荆州。吾若不往，道吾怯矣。若是怕讨债不吃酒，便是不会欠债的。吾来日独驾小舟，只用亲随十余人，单刀赴会，看鲁肃如何近我！”极写关公神威。平谏曰：“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，亲蹈虎狼之穴？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。”极写关平细腻。云长曰：“吾于千枪万刃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际，匹马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；岂忧江东群鼠乎？”下战书且不怕，请吃酒何足怕。马良亦谏曰：“鲁肃虽有长者之风，但今事急，不容不生异心。将军不可轻往。”须知中人要脱干系。云长曰：“昔战国时赵人蔺相如，无缚鸡之力，于渑池会上，觑秦国君臣如无物；况吾曾学万人敌者乎？公乃合廉、蔺为一人矣。既已许诺，不可失信。”良曰：“纵将军去，亦当有准备。”云长曰：“只教吾儿选快船十只，藏善水军五百，于江上等候。看吾红旗起处，便过江来。”平领命自去准备。先准备候客的。

却说使者回报鲁肃，说云长慨然应允，来日准到。肃与吕蒙商议：“此来若何？”蒙曰：“彼带军马来，某与甘宁各人领一军伏于岸侧，放炮为号，准备厮杀；如无军来，只于庭后伏刀斧手五十人，就筵间杀之。”计会已定。次日，肃令人于岸口遥望。辰时后，见江面上一只船来，梢公水手只数人，一面红旗，风中招飐，显出一个大“关”字来。今日演《单刀赴会》者，未必能如此之写生也。船渐近岸，见云长青巾绿袍，坐于船上；傍边周仓捧着大刀；八九个关西大汉，各跨腰刀一口。儒雅之极，英雄之极。○在鲁肃眼中看来，加倍出奇。鲁肃惊疑，接入庭内。叙礼毕，入席饮酒，举杯相劝，不敢仰视。云长谈笑自若。

酒至半酣，肃曰：“有一言诉与君侯，幸垂听焉：昔日令兄皇叔，使肃于吾主之前，保借荆州暂住，约于取川之后归还。今西川已得，而荆州未还，得毋失信乎？”不是请吃酒，却是讨债了。云长曰：“此国家之事，筵间不必论之。”似周瑜对蒋干语。肃曰：“吾主只区区江东之地，而肯以荆州相借者，为念君侯等兵败远来，无以为资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则荆州自应见还；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，而君侯又不从，恐于理上说不去。”前说玄德不肯还，此说关公不肯还，语又逼近。云长曰：“乌林之役，左将军亲冒矢石，戮力破敌，岂得徒劳而无尺土相资？今足下复来索地耶？”只略答他两句，妙在略而不详。肃曰：“不然。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坂，计穷力竭，将欲远窜，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，不爱土地，使有所托足，以图后功；而皇叔愆德隳好，已得西川，又占荆州，贪而背义，恐为天下所耻笑。惟君侯察之。”此将玄德与关公合说。云长曰：“此皆吾兄之事，非某所宜与也。”玄德推关公，关公又推玄德。关公对诸葛瑾之词严，对鲁肃之词婉，所以然者，饮酒之时，只宜如此对答。肃曰：“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。皇叔即君侯也，何得推托乎？”此又坐在云长身上去。云长未及回答，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：“天下土地，惟有德者居之。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！”忽夹周仓一语，是好伴当，便有催起身之意。云长变色而起，夺周仓所捧大刀，立于庭中，目视周仓而叱曰：”此国家之事，汝何敢多言！可速去！”妙在借周仓作一收科。仓会意，先到岸口，把红旗一招。关平船如箭发，奔过江东来。云长右手提刀，左手挽住鲁肃手，佯推醉曰：“公今请吾赴宴，莫提起荆州之事。吾今已醉，恐伤故旧之情。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，另作商议。”说得不激不随，绝妙收拾法。鲁肃魂不附体，被云长扯至江边。吕蒙、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，见云长手提大刀，亲握鲁肃，恐肃被伤，遂不敢动。关公把臂，不独鲁肃丧胆，兼使二将寒心。云长到船边，却才放手，早立于船首，与鲁肃作别。肃如痴似呆，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。后人有诗赞关公曰：

藐视吴臣若小儿，单刀赴会敢平欺。当年一段英雄气，尤胜相如在渑池。

云长自回荆州。鲁肃与吕蒙共议：“此计又不成，如之奈何？”蒙曰：“可即申报主公，起兵与云长决战。”肃实时使人申报孙权。权闻之大怒，商议起倾国之兵，来取荆州。忽报：“曹操又起三十万大军来也！”下文曹操兵竟不曾来，忽于此处借做一顿。权大惊，且教鲁肃休惹荆州之兵，移兵向合淝、濡须以拒曹操。以上按下东吴一边，以下专叙曹操一边。

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，参军傅干，字彦材，上书谏操。书略曰：

干闻用武则先威，用文则先德；威德相济，而后王业成。往者天下大乱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；今未承王命者，吴与蜀耳。吴有长江之险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难以威胜。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，按甲寝兵，息军养士，待时而动。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，傥贼凭险深藏，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，奇变无所用其权，则天威屈矣。惟明公详察焉。

曹操览之，遂罢南征，兴设学校，延礼文士。于是侍中王粲、杜袭、卫凯、和洽四人，议欲尊曹操为魏王。中书令荀攸曰：“不可。丞相官至魏公，荣加九锡，位已极矣。今又进升王位，于理不可。”荀彧谏九锡已晚矣，荀攸不谏九锡而谏称王，却又晚矣。曹操闻之，怒曰：“此人欲效荀彧耶？”又将前事一提。荀攸知之，忧愤成疾，卧病十数日而卒，亡年五十八岁。操厚葬之，遂罢魏王事。姑徐徐云尔，未必因荀攸之谏而遂止也。

一日，曹操带剑入宫，献帝正与伏后共坐。伏后见操来，慌忙起身。帝见曹操，战栗不已。操曰：“孙权、刘备各霸一方，不尊朝廷，当如之何？”帝曰：“尽在魏公裁处。”卫君所谓“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”。操怒曰：“陛下出此言，外人闻之，只道吾欺君也。”帝曰：“君若肯相辅则幸甚；不尔，愿垂恩相舍。”语极软；又似极刚。操闻言，怒目视帝，恨恨而出。左右或奏帝曰：“近闻魏公欲自立为王，不久必将篡位。”帝与伏后大哭。后曰：“妾父伏完，常有杀操之心，妾今当修书一封，密与父图之。”天子血诏尚且无成，皇后手书又复何用！帝曰：“昔董承为事不密，反遭大祸；今恐又泄漏，朕与汝皆休矣！”照应二十三回中事。后曰：“旦夕如坐针毡，似此为人，不如早亡。妾看宦官中之忠义可托者，莫如穆顺，当令寄此书。”穆顺与张让、赵忠相去天壤。乃即召穆顺入屏后，退去左右近侍。帝后大哭告顺曰：“操贼欲为魏王，早晚必行篡夺之事。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图此贼，而左右之人，俱贼心腹，无可托者。欲汝将皇后密书寄与伏完。量汝忠义，必不负朕。”顺泣曰：“臣感陛下大恩，敢不以死报！臣即请行。”国戚是好国戚，宦官亦是好宦官。后乃修书付顺。顺藏书于发中，潜出禁宫，带中诏，发中书，前后遥遥相映。径至伏完宅，将书呈上。完见是伏后亲笔，乃谓穆顺曰：“操贼心腹甚众，不可遽图。除非江东孙权、西川刘备，二处起兵于外，操必自往。此时却求在朝忠义之臣，一同谋之。内外夹攻，庶可有济。”董承义状上只存刘备一人，今又欲添出一孙权。顺曰：“皇丈可作书覆帝、后，求密诏，暗遣人往吴、蜀二处，令约会起兵，讨贼救主。”伏完即取纸写书付顺。何不口传，又要回书，不密之甚。顺乃藏于头髻内，辞完回宫。

原来早有人报知曹操。操先于宫门等候。穆顺回遇曹操，操问：“那里去来？”顺答曰：“皇后有病，命求医去。”害忧国病，欲求医国手耳。操曰：“召得医人何在？”顺曰：“还未召至。”操喝左右，遍搜身上，并无夹带。放行。忽然风吹落其帽。操又唤回，取帽视之，遍观无物，还帽令戴。穆顺双手倒戴其帽。冠履倒置之时，宜其帽之倒也。操心疑，令左右搜其头发中，搜出伏完书来。操看时，书中言欲结连孙、刘为外应。操大怒，执下穆顺于密室问之，顺不肯招。好穆顺。操连夜点起甲兵三千，围住伏完私宅，老幼并皆拿下。董承事泄得迟，伏完事泄得快，前后又自不同。搜出伏后亲笔之书，随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。平明，使御林将军郗虑持节入宫，先收皇后玺绶。

是日，帝在外殿，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。帝问曰：“有何事？”虑曰：“奉魏公命收皇后玺。”帝知事泄，心胆皆碎。虑至后宫，伏后方起。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。敢于收皇后玺，其不收传国玺者几希矣。伏后情知事发，便于殿后椒房内夹壁中藏躲。少顷，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，问宫人：“伏后何在？”宫人皆推不知。歆教甲兵打开朱户，寻觅不见；料在壁中，便喝甲士破壁搜寻。歆亲自动手，揪后头髻拖出。曹操搜穆顺之发，华歆揪伏后之发，其罪皆难擢发。后曰：“望免我一命！”歆叱曰：“汝自见魏公诉去！”后披发跣足，二甲士推拥而出。原来华歆素有才名，向与邴原、管宁相友善。时人称三人为一龙：华歆为龙头，邴原为龙腹，管宁为龙尾。今则有尾无头。若论歆之行凶，则是虎头豹头；若论歆之为操爪牙，则是狗头马头矣。一日，宁与歆共种园蔬，锄地见金。宁挥锄不顾；歆拾而视之，然后掷下。手虽掷下，心上好生舍不得。若非管宁看见，必然袖而藏之矣。又一日，宁与歆同坐观书，闻户外传呼之声，有贵人乘轩而过。宁端坐不动，歆弃书往观。今之艳羡富贵人者，比比皆是，我甚危之。宁自此鄙歆之为人，遂割席分坐，不复与之为友。头尾不复相连。后来管宁避居辽东，常戴白帽，坐卧一楼，足不履地，终身不肯仕魏。歆出而宁不出，是又见头不见尾。而歆乃先事孙权，后归曹操，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。百忙中忽然接叙华歆生平，极似闲笔，却不是闲笔。后人有诗叹华歆曰：

华歆当日逞凶谋，破壁生将母后收。助虐一朝添虎翼，骂名千载笑龙头！

又有诗赞管宁曰：

辽东传有管宁楼，人去楼空名独留。笑杀子鱼贪富贵，岂如白帽自风流。

且说华歆将伏后拥至外殿。帝望见后，乃下殿抱后而哭。歆曰：“魏公有命，可速行！”后哭谓帝曰：“不能复相活耶？”帝曰：“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！”为天子不能庇一浑家，为之一哭。甲士拥后而去，帝捶胸大恸。见郗虑在侧，帝曰：“郗公！如闻其声。天下宁有是事乎！”哭倒在地。郗虑令左右扶帝入宫。华歆拿伏后见操。操骂曰：“吾以诚心待汝等，汝等反欲害我耶！吾不杀汝，汝必杀我！”喝左右，乱棒打死。读至此令人发上指冠。随即入宫，将伏后所生二子，皆鸩杀之。当晚将伏完、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，皆斩于市。朝野之人，无不惊骇。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曹瞒凶残世所无，伏完忠义欲何如？可怜帝后分离处，不及民间妇与夫！

献帝自从坏了伏后，连日不食。操入曰：“陛下无忧，臣无异心。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，大贤大孝，宜居正宫。”献帝安敢不从。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，就庆贺正旦之节，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。皇后可以杖得，皇后亦有何荣？国丈可以杀得，国丈亦有何贵？而操犹以女为后，已为国丈耶？群下莫敢有言。

此时曹操威势日甚。会大臣商议收吴灭蜀之事。贾诩曰：“须召夏侯惇、曹仁二人回，商议此事。”操实时发使，星夜唤回。夏侯惇未至，曹仁先到，连夜便入府中见操。操方被酒而卧，许褚仗剑立于堂门之内，曹仁欲入，被许褚当住。曹仁大怒曰：“吾乃曹氏宗族，汝何敢阻当耶？”许褚曰：“将军虽亲，乃外藩镇守之官；许褚虽疏，现充内侍。主公醉卧堂上，不敢放入。”仁乃不敢入。曹操闻之，叹曰：“许褚真忠臣也！”逆臣手下，偏有忠臣，为之一叹。不数日，夏侯惇亦至，共议征伐。惇曰：“吴、蜀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汉中张鲁，以得胜之兵取蜀，可一鼓而下也。”曹操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起兵西征。正是：

方逞凶谋欺弱主，又驱劲卒扫偏邦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

操以许褚为忠臣，是贼臣亦爱忠臣也；操以杨松为贼臣，是贼臣亦恶贼臣也。然但以褚之助己者为忠，犹未为知忠臣；能以松之助我者为贼，则真能恶贼臣矣。夫贼而即见恶于贼，亦何乐而为贼？以贼而亦知贼之可恶，复奈何而自为贼哉？

庞德之背马超而从曹操，犹不至如杨阜之攻马超以助曹操也，而君子以为无异；不惟无异，且有甚焉。凡阜之所以涕泗纵横，必欲破马超而后快者，不过以韦康之见杀耳。阜为康之参军；而为康报仇至于如此之激；德为马腾家将，而乃甘心事一杀马腾之曹操，是独何心哉？君子曰：庞德于是乎不及杨阜。

操之得陇而不望蜀，苏子瞻以为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，斯固然矣。然操之怀惧者三：前以初破袁绍之众；远行疲敝，跋涉江河，致有赤壁之败；今以初平张鲁之众，历险阻，越山川，不恤其劳而用之，安能料其必胜乎？一可惧也。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，将奈之何？二可惧也。且心畏孔明之才，向以博望、新野蕞尔之城，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，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？三可惧也。操实有此三惧，而假托知足以为辞，此奸雄欺人之语耳。

孙、刘之分荆州，非孙、刘之分之，而曹操分之也。何也？曹操不下东川，则荆州不可得而分也。前此之许分而不果分，非关公之阻之，而孔明阻之也。何也？伊籍不至荆州，则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。交割三郡，但有诸葛瑾来，而无蜀中之使命偕之以来，关公已知孔明之佯许矣。若云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，何以伊籍一至，关公即便交割耶？

兵有迟则得，速则失者，郭嘉之定辽东是也；兵有速则得、迟则失者，吕蒙之取皖城是也。城有战则失、不战则不失者，曹拱之守潼关是也；城有战则能守、不战则不能守者，张辽之守合淝是也。或迟、或速、或战、或不战，用兵之道，变动不拘，可当《孙子》十三篇读。

金雁桥之断，孔明以此擒张任；小师桥之断，张辽不能擒孙权，非张辽之拙于人谋，而实孙权之邀有天幸也。君子于檀溪之奔，知成都之景历有归；于逍遥津之脱，亦知陵之王气有验。

却说曹操兴师西征，分兵三队：前部先锋夏侯渊；张郃；操自领诸将居中；后部曹仁、夏侯惇，押运粮草。早有细作报入汉中来。张鲁与弟张卫，商议退敌之策。何不使鬼卒当之。卫曰：“汉中最险无如阳平关；可于关之左右，依山傍林，下十余个寨栅，迎敌曹兵。兄在汉宁，多拨粮草应付。”米贼岂患米之不足。张鲁依言，遣大将杨昂、杨任，与其弟即日起程。军马到阳平关，下寨已定。夏侯渊、张郃前军随到，闻阳平关已有准备，离关一十五里下寨。是夜，军士疲困，各自歇息。忽寨后一把火起，杨昂、杨任两路兵杀来劫寨。夏侯渊、张郃急上得马，四下里大兵拥入，曹兵大败，曹兵第一次败。退见曹操。操怒曰：“汝二人行军许多年，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，可防劫寨？如何不作准备？”欲斩二人，以明军法。众官告免。

操次日自引兵为前队，见山势险恶，林木丛杂，不知路径，恐有伏兵，即引军回寨，谓许褚、徐晃二将曰：“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，必不起兵来。”入陇且如此之惧，又何必入蜀耶？早为后文不欲攻蜀，伏下一笔。许褚曰：“兵已至此，主公不可惮劳。”次日，操上马，只带许褚、徐晃二人，来看张卫寨栅。三匹马转过山坡，早望见张卫寨栅。操扬鞭遥指，谓二将曰：“如此坚固，急切难下！”初进便有退心。言未已，背后一声喊起，箭如雨发。杨昂、杨任分两路杀来。操大惊。许褚大呼曰：“吾当敌贼！徐公明善保主公。”说罢，提刀纵马向前，力敌二将。杨昂、杨任不能当许褚之勇，回马退去，其余不敢向前。徐晃保着曹操奔过山坡，前面又一军到；看时，却是夏侯渊；张郃二将听得喊声，故引军杀来接应。于是杀退杨昂、杨任，救得曹操回寨。操重赏四将。曹兵第二次又败。自此两边相拒五十余日，只不交战。曹操传令退军。贾诩曰：“贼势未见强弱，主公何故自退耶？”操曰：“吾料贼兵每日提备，急难取胜。吾以退军为名，使贼懈而无备，然后分轻骑抄袭其后，必胜贼矣。”前欲退是真退，此欲退是假退。贾诩曰：“丞相神机，不可测也。”于是令夏侯渊；张郃分兵两路，各引轻骑三千，取小路抄阳平关后。曹操一面引大军拔寨尽起。杨昂听得曹兵退，请杨任商议，欲乘势击之。杨任曰：“操诡计极多，未知真实，不可追赶。”若杨昂依得杨任，曹操未必能胜。杨昂曰：“公不往，吾当自去。”杨任苦谏不从。若杨任止得杨昂，曹操亦不能胜。杨昂尽提五寨军马前进，只留些少军士守寨。是日，大雾迷漫，对面不相见。前孔明借箭时，有江中大雾；今曹兵破敌时，有山中大雾。前有赋，此无赋者，只下文叙事情景，而赋已在其中矣。杨昂军至半路，不能行，权且扎住。

却说夏侯渊一军抄过山后，见重雾垂空，又闻人语马嘶，但闻人语，不见人形。但闻马嘶，不见马到，抵得一篇大雾赋。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马行动，大雾中误走到杨昂寨前。守寨军士听得马蹄响，只道是杨昂兵回，开门纳之。互相错认，妙。曹军一拥而入，见是空寨，便就寨中放起火来。火在雾中，则为红雾。五寨军士，尽皆弃寨而走。比及雾散，杨任领兵来救，与夏侯渊战不数合，背后张郃兵到。杨任杀条大路，奔回南郑。杨昂待要回时，已被夏侯渊、张郃两个占了寨栅。若非大雾，曹操亦未必能胜。背后曹操大队军马赶来。两下夹攻，四边无路。杨昂欲突阵而出，正撞着张郃。两个交手，被张郃杀死。败兵回投阳平关，来见张卫。原来卫知二将败走，诸营已失，半夜弃关奔回去了。曹操遂得阳平关并诸寨。若非张卫无用，曹操亦未必能胜。张卫、杨任回见张鲁。卫言二将失了隘口，因此守关不住。自己逃走了，却推在别人身上。张鲁大怒，欲斩杨任。任曰：“某曾谏杨昂休追操兵。他不肯听信，故有此败。任再乞一军前去挑战，必斩曹操。如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”一杨任何能为？张鲁取了军令状。杨任上马，引二万军离南郑下寨。

却说曹操提军将进，先令夏侯渊领五千军，往南郑路上哨探，正迎着杨任军马，两军摆开。任遣部将昌奇出马，与渊交锋；战不三合，被渊一刀斩于马下。杨任自挺枪出马，与渊战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渊佯败而走，任从后追来，被渊用拖刀计斩于马下。军士大败而回。两个姓杨的都死了，只剩一个姓杨的去送东川也。曹操知夏侯渊斩了杨任，实时进兵，直抵南郑下寨。张鲁慌聚文武商议。张鲁此时何不修书三封，以告天地鬼神乎？阎圃曰：“某保一人，可敌曹操手下诸将。”鲁问是谁。圃曰：“南安庞德，前随马超投主公；后马超往西川，庞德卧病不曾行。现今蒙主公恩养，何不令此人去？”在阎圃口中补照五十六回中事。

张鲁大喜，即召庞德至，厚加赏劳；点一万军马，令庞德出。离城十余里，与曹兵相对。庞德出马搦战。曹操在渭桥时深知庞德之勇，照应五十八回中事。乃嘱诸将曰：“庞德乃西凉勇将，原属马超；今虽依张鲁，未称其心。吾欲得此人。汝等须皆与缓斗，使其力乏，然后擒之。”徐晃事杨奉而操欲得之，庞德事张鲁而操又欲得之，一则使人往说，一则命将缓斗，前后遥遥相对。张郃先出，战了数合便退。夏侯渊也战数合退了。徐晃又战三五合，也退了。临后许褚战五十余合亦退。庞德力战四将，并无惧怯。各将皆于操前夸庞德好武艺。在诸将口中夸奖武艺，预为下文战关公伏笔。曹操心中大喜，与众将商议：“如何得此人投降？”贾诩曰：“某知张鲁手下，有一谋士杨松。其人极贪贿赂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，使谮庞德于张鲁，便可图矣。”前玄德欲得马超，孔明想着杨松；今曹操欲得庞德，贾诩亦想着杨松。松之贪着闻于外，而鲁独不知，哀哉！操曰：“何由得人入南郑？”诩曰：“来日交锋，诈败佯输，弃寨而走，使庞德据我寨。我却于夤夜引兵劫寨，庞德必退入城。却选一能言军士，扮作彼军，杂在阵中，便得入城。”操听其计，选一精细军校，重加赏赐，付与金掩心甲一副，秦以五羊皮换百里奚，今操以一金甲换了庞德。今披在贴肉，外穿汉中军士号衣，先于半路上等候。次日，先拨夏侯渊、张郃两枝军远去埋伏；却教徐晃挑战，不数合败走。庞德招军掩杀，曹兵尽退。庞德却夺了曹操寨栅。见寨中粮草极多，曹操既弃甲又弃粮，总为欲得庞德耳。而寨既劫，则粮仍是我粮；松可杀，则甲仍是我甲矣。大喜，实时申报张鲁；一面在寨中设宴庆贺。当夜二更之后，忽然三路火起：正中是徐晃、许褚，左张郃，右夏侯渊，三路军马，齐来劫寨。庞德不及提备，只得上马冲杀出来，望城而走。背后三路兵追来。庞德急唤开城门，领兵一拥而入。

此时细作已杂到城中，径投杨松府下谒见，具说：“魏公曹丞相久闻盛德，特使某送金甲为信。更有密书呈上。”松大喜，见金便喜，不独一杨松为然也。看了密书中言语，谓细作曰：“上覆魏公，但请放心。某自有良策奉报。”打发来人先回，便连夜入见张鲁，说庞德受了曹操贿赂，卖此一阵。偏是受贿人专要请人受贿。张鲁大怒，唤庞德责骂，欲斩之。若非张鲁不明，曹操亦必不能胜。阎圃苦谏。张鲁曰：“你来日出战，不胜必斩！”庞德抱恨而退。次日，曹兵攻城，庞德引兵冲出。操令许褚交战。褚诈败，庞德赶来。操自乘马于山坡上唤曰：“庞令明何不早降？”庞德寻思：“拿住曹操，抵一千员上将！”遂飞马上坡。此时犹是渭桥之心。一声喊起，天崩地塌，连人和马，跌入陷坑内去；四壁钩索一齐上前，活捉了庞德，押上坡来。曹操下马，叱退军士，亲释其缚，问庞德肯降否。庞德寻思张鲁不仁，情愿拜降。此时忘却渭桥矣。曹操亲扶上马，共回大寨，故意教城上望见。人报张鲁：“德与操并马而行。”鲁益信杨松之言为实。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人信为真者，往往如此。

次日，曹操三面竖立云梯，飞炮攻打。张鲁见其势已极，与弟张卫商议。卫曰：“放火尽烧仓廪府库，出奔南山，去守巴中可也。”与郑度勤刘璋一样意思。杨松曰：“不如开门投降。”张鲁犹豫不定。卫曰：“只是烧了便行。”张鲁曰：“我向本欲归命国家，而意未得达；今不得已而出奔，仓廪府库国家之有，不可废也。”遂尽封锁。与刘璋不欲烧涪水之粮，正相仿佛。是夜二更，张鲁引全家老小，开南门杀出。曹操教休追赶，提兵入南郑。见鲁封闭库藏，心甚怜之。遂差人往巴中，劝使投降。张鲁欲降，张卫不肯。杨松以密书报操，便教进兵，松为内应。金甲只要换庞德，不想直换了汉中。操得书，亲自引兵往巴中。张鲁使弟卫领兵出敌，与许褚交锋；被褚斩于马下。败军回报张鲁，鲁欲坚守。杨松曰：“今若不出，坐而待毙矣。某守城，主公当亲与决一死战。”鲁从之。刘璋能斩张松，张鲁到底信杨松，鲁之暗，比璋尤甚。阎圃谏鲁休出。鲁不听，遂引军出迎。未及交锋，后军已走。张鲁急退，背后曹兵赶来。鲁到城下，杨松闭门不开。贿赂之于人，甚矣哉！张鲁无路可走，操从后追至，大叫：“何不早降！”鲁乃下马投拜。操大喜；念其封仓库之心，优礼相待，米贼终以米得免。封鲁为镇南将军。阎圃等皆封列侯。于是汉中皆平。曹操传令各郡分设太守，置都尉，祭酒、师君之名，至此一换。大赏士卒。惟有杨松，卖主求荣，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。与杀苗泽一般快举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妨贤卖主逞奇功，积得金银总是空。家未荣华身受戮，令人千载笑杨松！

曹操已得东川，主簿司马懿进曰：“刘备以诈力取刘璋，蜀人尚未归心。今主公已得汉中，益州震动。可速进兵攻之，势必瓦解。智者贵于乘时，时不可失也。”一言取蜀之利。曹操叹曰：“人苦不知足，既得陇复望蜀耶？”初畏山川险峻，得陇已出望外，借知足而止兵，亦是老贼假语。刘晔曰：“司马仲达之言是也。若少迟缓，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，关、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民既定，据守关隘，不可犯矣。”一言不取蜀之害。操曰：“士卒远涉劳苦，且宜存恤。”遂按兵不动。以上按下曹操一边，以下接叙西川一边。

却说西川百姓，听知曹操已取东川，料必来取西川，一日之间数遍惊恐。玄德请军师商议。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计。曹操自退。”玄德问何计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分军屯合淝，惧孙权也。今我若分江夏、长沙、桂阳三郡还吴，前是假割三郡，此时方欲真制。遣舌辩之士，陈说利害，令吴起兵袭合淝，牵动其势，操必勒兵南向矣。”玄德问：“谁可为使？”伊籍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玄德大喜，遂作书具礼，令伊籍先到荆州，知会云长，可知前番不遣人知会，是明明愚弄诸葛瑾。然后入吴。到秣陵，来见孙权，先通了姓名。权召籍入。籍见权礼毕，权问曰：“汝到此何为？”籍曰：“昨承诸葛子瑜取长沙等三郡，为军师不在，有失交割，今传书送还。所有荆州南郡、零陵，本欲送还；被曹操袭取东川，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。前以玄德容身为辞，今又以关公容身为辞，总是活脱法。今合淝空虚，望君侯起兵攻之，使曹操撤兵回南。吾主若取了东川，即还荆州全土。”权曰：“汝且归馆舍，容吾商议。”伊籍退出，权问计于众谋士。张昭曰：“此是刘备恐曹操取西川，故为此谋。虽然如此，可因操在汉中。乘势取合淝，亦是上计。”权从之，发付伊籍回蜀去讫，便议起兵攻操。令鲁肃收取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三郡；此时关公并不作梗，则知前之不肯乃是默会孔明意也。屯兵于陆口，取吕蒙、甘宁回；又去余杭取凌统回。

不一日，吕蒙、甘宁先到。蒙献策曰：“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，屯兵于皖城，大开稻田，纳谷于合淝，以充军实。今可先取皖城，然后攻合淝。”操之怜张鲁，以钱粮为重，蒙之攻皖城意亦然。权曰：“此计甚合吾意。”遂教吕蒙、甘宁为先锋，蒋钦、潘璋为合后，权自引周泰、陈武、董袭、徐盛为中军。时程普、黄盖、韩当在各处镇守，都未随征。又补叙几个不来的。

却说军马渡江，取和州径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；一面固守城池，坚壁不出。权自到城下看时，城上箭如雨发，射中孙权麾盖。孙权亲冒矢石，皆为蜀中所取。权回寨问众将曰：“如何取得皖城？”董袭曰：“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。”徐盛曰：“可竖云梯，造虹桥，下观城中而攻之。”吕蒙曰：“此法皆费日月而成，合淝救军一至，不可图矣。今我军初到，士气方锐，正可乘此锐气，奋力攻击。来日平明进兵，午未时便当破城。”兵贵神速，此类是也。权从之。次日五更饭毕，三军大进。城上矢石齐下。甘宁手执铁链，冒矢石而上。甘宁可谓“拔鍪弧以先登”。朱光令弓弩手齐射，甘宁拨开箭林，“箭林”二字新。一链打倒朱光。吕蒙亲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拥而上，乱刀砍死朱光，余众多降。得了皖城，方才辰时。张辽引军至半路，哨马回报皖城已失。辽即回兵归合淝。不出吕蒙所算。

孙权入皖城，凌统亦引军到。权慰劳毕，大犒三军，重赏吕蒙、甘宁诸将，设宴庆功。吕蒙逊甘宁上坐，盛称其功劳。酒至半酣，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，照应三十八回中事。又见吕蒙夸美之，心中大怒，瞪目直视良久，忽拔左右所佩之剑，立于筵上曰：“筵前无乐，看吾舞剑。”甘宁知其意，推开果桌起身，两手取两枝戟挟定，纵步出曰：“看我筵前使戟。”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，便一手挽牌，一手提刀，立于其中曰：“二公虽能，皆不如我巧也。”说罢，舞起刀牌，将二人分于两下。与刘备、刘璋筵前看诸将舞剑，又是一样光景。早有人报知孙权。权慌跨马，直至筵前。众见权至，方各放下军器。权曰：“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，今日又何如此？”凌统哭拜于地。写凌统真是孝子。孙权再三劝止。至次日，起兵进取合淝，三军尽发。

张辽为失了皖城，回到合淝，心中愁闷。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，上有操封，傍书云：“贼来乃发。”合淝木匣，与南郡锦囊，遥遥相对。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，来攻合淝。张辽便开匣观之。内书云：“若孙权至，张、李二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城。”张辽将教帖与李典、乐进观之。乐进曰：“将军之意若何？”张辽曰：“主公远征在外，吴兵以为破我必矣。今可发兵出迎，奋力与战，折其锋锐，以安众心，然后可守也。”有以守为守者，有以战为守者，以战为守，张辽之言是也。李典素与张辽不睦，闻辽此言，默然不答。吴有甘、凌不睦，魏有张、李不睦，彼此相对。乐进见李典不语，便道：“贼众我寡，难以迎敌，不如坚守。”张辽曰：“公等皆是私意，不顾公事。吾今自出迎敌，决一死战。”便教左右备马。李典慨然而起曰：“将军如此，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？愿听指挥。”张辽大喜曰：“既曼成肯相助，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：待吴兵杀过来，可先断小师桥，与孔明断金雁桥一样方法。吾与乐文谦击之。”曹操只教两人出战，一人坚守，今却三人俱出，可见行军用兵贵随机应变，不可拘执也。李典领命，自去点军埋伏。

却说孙权令吕蒙、甘宁为前队，自与凌统居中，其余诸将陆续进发，望合淝杀来。吕蒙、甘宁前队兵进，正与乐进相迎。甘宁出马与乐进交锋，战不数合，乐进诈败而走。张辽本说两人诱敌，一人埋伏，今却用一人诱敌，两人埋伏，又是变化不拘。甘宁招呼吕蒙一齐引军赶去。孙权在第二队，听得前军得胜，催兵行至逍遥津北，忽闻连珠炮响，左边张辽一军杀来，右边李典一军杀来。孙权大惊，急令人唤吕蒙、甘宁回救时，张辽兵已到。读至此，为孙权一急。凌统手下止有三百余骑，当不得曹军势如山倒。凌统大呼曰：“主公何不速渡小师桥！”言未毕，张辽引二千余骑当先杀至。凌统翻身死战。孙权纵马上桥，桥南已折丈余，并无一片板。读至此，又为孙权一急。孙权惊得手足无措。牙将谷利大呼曰：“主公可约马退后，再放马向前，跳过桥去。”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余远，然后纵辔加鞭，那马一跳飞过桥南。与玄德檀溪跃马隐然相对。后人有诗曰：

的卢当日跳檀溪，又见吴侯败合淝。退后着鞭驰骏骑，逍遥津上玉龙飞。

孙权跳过桥南，徐盛、董袭驾舟相迎。玄德檀溪之奔，是出水登岸；孙权逍遥津之走，又舍陆从舟。凌统、谷利抵住张辽。甘宁、吕蒙引军回救，却被乐进从后追来，李典又截住厮杀，吴兵折了大半。吴人此时逍遥不得，逍遥津做了惶恐滩、零丁洋矣。凌统所领三百余人，尽被杀死。统身中数枪，杀到桥边，桥已折断，绕河而逃。凌统不能越桥，而孙权能越，可见权之实邀天幸也。称帝已兆于此。孙权在舟中望见，急令董袭棹舟接之，乃得渡回。吕蒙、甘宁皆死命逃过河南。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；闻张辽大名，小儿也不敢夜啼。小儿便害怕，大人原不必害怕，大人害怕，便是小儿。众将保护孙权回营。权乃重赏凌统、谷利，收军回濡须，整顿船只，商议水陆并进；一面差人回江南，再起人马来助战。以上按下孙权，以下再叙曹操。

却说张辽闻孙权在濡须，将欲兴兵进取，恐合淝兵少难以抵敌，急令薛悌星夜往汉中，报知曹操，求请救兵。操同众官议曰：“此时可收西川否？”刘晔曰：“今蜀中稍定，已有提备，不可击也。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，就下江南。”操乃留夏侯渊守汉中定军山隘口，留张郃守蒙头岩等隘口。其余军兵拔寨都起，杀奔濡须坞来。正是：

铁骑甫能平陇右，旌旄又复指江南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

鲁连一矢为人解纷，不若甘宁一矢为己解怨。我能解我怨，不待他人为之解纷也。廉颇怒蔺相如，相如让之，而廉颇之怒平；贾复怒寇恂，寇恂让之，而贾复之怒平；若凌统杀父之仇，是非一让之所能平矣。故甘宁之让凌统不难，而救凌统难。盖以仇让仇，不足奇；而以仇救仇，乃足为仇者之所深感耳。

荀攸谏操称王，而能暂寝称王之举；崔琰谏操称王，而不能复遏称王之谋。然君子以为琰之贤过于攸，何也？攸与彧初既党操，而继乃规操；初不知有汉，而继乃复知有汉。是失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者也。若崔琰则无助贼之计，惟有骂贼之节，故尚论者当以攸为魏之谋士，而以琰为汉之忠臣。

袁谭、袁尚，异母兄弟也；刘琦、刘琮，亦异母兄弟也。绍与表惟爱后妻，故欲立其所出。其溺少子也，以溺妇人故也。若曹操则不然。丕与植，皆为卞氏所生，而操独以才爱植，是为子之才不才起见，非为母之爱不爱起见。夫溺妇人之心，不可得而夺；而不溺妇人之意，则可得而回。此贾诩之谏，所以能入欤？

曹操当称魏王、立世子、江东请和、孙权纳贡之后，正志得意满之时也。威无不加，权无不遂，其劫力足以刑人、辱人、屠人、族人。而忽遇一无可奈何之左慈，刑之不得，辱之不得，屠之族之亦不得，而于是奸雄之威丧，奸雄之权沮，奸雄之势诎，奸雄之力尽矣。且有“土鼠随金虎，奸雄一旦休”之语，于极热闹中早笑其销灭。不啻于秦长脚之遇风魔，令读者快之。

但当空诸所有，不当实诸所无。左慈其借空相点化曹操乎？汉家箫鼓，魏国山河，不转盻而夕阳流水；吴宫花草，晋代衣冠，曾几时而幽径荒丘。汉也，魏也，吴也，晋也，殆无一非空者也。知过去之为空，即知现在之亦是空；不待脱手而后空，即入手之时而未尝不空，操若能知此意，则王位可以不贪，乘舆可以不僭，而汉祚可以不窃矣。

却说孙权在濡须口收拾军马，忽报曹操自汉中领兵四十万前来救合淝。孙权与谋士计议，先拨董袭、徐盛二人领五十只大船，在濡须口埋伏；令陈武带领人马，往来江岸巡哨。张昭曰：“今曹操远来，必须先挫其锐气。”张昭屡次以不战为主，此番却有胆气。权乃问帐下曰：“曹操远来，谁敢当先破敌，以挫其锐气？”凌统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权曰：“带多少军去？”统曰：“三千人足矣。”甘宁曰：“只须百骑，便可破敌，何必三千！”凌统大怒。两个就在孙权面前争竞起来。为上回余波。权曰：“曹军势大，不可轻敌。”乃命凌统带三千军出濡须口去哨探，遇曹兵便与交战。凌统领命，引着三千人马离濡须坞。尘头起处，曹兵早到。先锋张辽与凌统交锋，斗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孙权恐凌统有失，令吕蒙接应回营。

甘宁见凌统回，即告权曰：“宁今夜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；若折了一人一骑，也不算功。”一可当百，则百可当万。孙权壮之，乃调拨帐下一百精锐马兵付宁；又以酒五十瓶，羊肉五十斤，赏赐军士。甘宁回到营中，教一百人皆列坐，先将银碗斟酒，自吃两碗，乃语百人曰：“今夜奉命劫寨，请诸公各满饮一觞，努力向前。”或破敌而后饮，或先饮酒以壮胆，皆妙。众人闻言，面面相觑。甘宁见众人有难色，乃拔剑在手，怒叱曰：“我为上将，且不惜命；汝等何得迟疑！”众人见甘宁作色，皆起拜曰：“愿效死力。”南人本是无用，激之则有用。甘宁将酒肉与百人共饮食尽，约至二更时候，取白鹅翎一百根，插于盔上为号；前为锦帆贼，今天为鹅翎军矣。都披甲上马，飞奔曹操寨边，拔开鹿角，大喊一声，杀入寨中，径奔中军来杀曹操。原来中军人马，以车仗伏路穿连，围得铁桶相似，不能得进。既写甘宁有胆，又写曹操能军。甘宁只将百骑，左冲右突。曹兵惊慌，正不知敌兵多少，自相扰乱。那甘宁百骑，在营内纵横驰骤，逢着便杀。各营鼓噪，举火如星，喊声大震。张辽能止吴儿夜哭，甘宁能使北军夜惊，一样声势。甘宁从寨之南门杀出，无人敢当。孙权令周泰引一枝兵来接应。甘宁将百骑回到濡须。操兵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鼙鼓声喧震地来，吴师到处鬼神哀！百翎直贯曹家寨，尽说甘宁虎将才。

甘宁引百骑到寨，不折一人一骑；至营门，令百人皆击鼓吹笛，口称万岁，欢声大震。鼓笛之声，比铜铃响时又是一样气色。孙权自来迎接。甘宁下马拜伏。权扶起，携宁手曰：“将军此去，足使老贼惊骇。张辽吓小儿，不若甘宁吓老贼。非孤相舍，正欲观卿胆耳！”即赐绢千匹，利刀百口。宁拜受讫，遂分赏百人。权语诸将曰：“孟德有张辽，孤有甘兴霸，足以相敌也。”宁善将兵，权善将将。

次日，张辽引兵搦战。凌统见甘宁有功，奋然曰：“统愿敌张辽。”权许之。统遂领兵五千离濡须。权自引甘宁临阵观战。对阵圆处，张辽出马，左有李典，右有乐进。凌统纵马提刀，出至阵前。张辽使乐进出迎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未分胜败。曹操闻知，亲自策马到门旗下来看，见二将酣斗，乃令曹休暗放冷箭。曹休便闪在张辽背后，开弓一箭，正中凌统坐下马，那马直立起来，把凌统掀翻在地。乐进连忙持枪来刺。枪还未到，只听得弓弦响处，一箭射中乐进面门，翻身落马。曹休明写，甘宁暗写，妙甚。两军齐出，各救一将回营，鸣金罢战。凌统回寨中，拜谢孙权。权曰：“放箭救你者，甘宁也。”凌统乃顿首拜宁曰：“不想公能如此垂恩！”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，再不为恶。甘宁不是以德报怨，乃是以直报怨耳。

且说曹操见乐进中箭，令自到帐中调治。次日，分兵五路来袭濡须：操自领中路；左一路张辽，二路李典；右一路徐晃，二路庞德。每路各带一万人马，杀奔江边来。写曹军甚是声势。时董袭、徐盛二将，在楼船上见五路军马来到，诸军各有惧色。南人无用。徐盛曰：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何惧哉！”遂引猛士数百人，用小船渡过江边，杀入李典军中去了。甘宁百人在黑夜，徐盛数百人在白日，白日更难于黑夜。董袭在船上，令众军擂鼓呐喊助威。忽然江上猛风大作，白浪掀天，波涛汹涌。军士见大船将覆，争下脚舰逃命。董袭仗剑大喝曰：“将受君命，在此防贼，怎敢弃船而去！”立斩下船军士十余人。须臾风急船覆，董袭竟死于江口水中。宁不畏死而不死，袭不畏死而竟死，有幸有不幸焉。徐盛在李典军中，往来冲突。

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，引一军来，正与庞德相遇，两军混战。孙权在濡须坞中，听得曹兵杀到江边，亲自与周泰引军前来助战。写数万军马，分头交战，历历详明，一笔不乱。正见徐盛在李典军中搅做一团厮杀，便麾军杀入接应。却被张辽、徐晃两枝军，把孙权困在垓心。曹操上高阜处看见孙权被围，急令许诸纵马持刀杀入军中，把孙权军冲作两段，彼此不能相救。前张辽所断者桥也，今许褚所断者兵也，皆善于用截。

却说周泰从军中杀出，杀了出来。到江边不见了孙权，勒回马，从外又杀入阵中，又杀入去。问本部军：“主公何在？”军人以手指兵马厚处，曰：“主公被围甚急！”周泰挺身杀入，寻见孙权。泰曰：“主公可随泰杀出。”于是泰在前，权在后，奋力冲突。泰到江边，又杀出来。回头又不见孙权，乃复翻身杀入围中，又杀入去。○写周泰如生龙活虎，以前事论之，此是第二番，就此日论之，又有第三番。又寻见孙权。权曰：“弓弩齐发，不能得出，如何？”泰曰：“主公在前，某在后，可以出围。”孙权乃纵马前行。周泰左右遮护，身被数枪，箭透重铠，救得孙权。劫营难，救主尤难。到江边，吕蒙引一枝水军前来接应下船。权曰：“吾亏周泰三番冲杀，得脱重围。但徐盛在垓心，如何得脱？”周泰曰：“吾再救去。”救主之后，犹有余勇可贾。遂轮枪复翻身杀入重围之中，又杀入去。救出徐盛。又杀出来。二将各带重伤。吕蒙教军士乱箭射住岸上兵，救二将下船。

却说陈武与庞德大战，后面又无应兵，被庞德赶到峪口，树林丛密。陈武再欲回身交战，被树株抓往袍袖，不能迎敌，为庞德所杀。陈武之见杀于庞德，与祖茂之见杀于华雄，前后遥遥相对。曹操见孙权走脱了，自策马驱兵，赶到江边对射。吕蒙箭尽，正慌间，忽对江一军船到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乃是孙策女婿陆逊，自引十万兵到；一阵射退曹兵，亏得又有此路军。乘势登岸追杀曹兵，复夺战马数千匹，曹兵伤者，不计其数，大败而回。初有甘宁之劫营，后有陆逊之来救，中间没兴，有赖两头。于乱军中寻见陈武尸首。

孙权知陈武已亡，董袭又沉江而死，哀痛至切，令人入水中寻见董袭尸首，与陈武尸一齐厚葬之。又感周泰救护之功，设宴款之。权亲自把盏，抚其背，泪流满面，臣之感君有流涕纵横者矣，君之感臣亦涕泗纵横，君臣相得，莫过于此。曰：“卿两番相救，照应十五回中事。不惜性命，被枪数十，肤如刻画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、委卿以兵马之重乎？卿乃孤之功臣，孤当与卿共荣辱、同休戚也。”赞周泰正以励诸将。言罢，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：皮肉肌肤，如同刀剜，盘根遍体。孙权手指其痕，一一问之。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。一处伤令吃一觥酒。若欲以疮疤换酒吃，是欲饮必先痛，不痛不能饮矣；若但能饮不能痛，何以谓之“痛饮”乎！○以此行酒，恐惜死武臣终席无一杯相及也。是日，周泰大醉。权以青罗伞赐之，令出入张盖，以为显耀。无数疮疤，换得一顶罗盖。

权在濡须与操相拒月余，不能取胜。张昭，顾雍上言：“曹操势大，不可力取；若与久战，大损士卒：不若求和，安民为上。”孙曹之相和，自此始。孙刘之相离，亦自此兆。孙权从其言，令步骘往曹营求和，许年纳岁贡。操见江南急未可下，乃从之，令：“孙权先撤人马，吾然后班师。”步骘回复，权只留蒋钦、周泰守濡须口，尽发大兵上船回秣陵。以上按下孙权，以下再叙曹操。

操留曹仁、张辽屯合淝，班师回许昌。文武众官皆议立曹操为魏王。尚书崔琰力言不可。众官曰：“汝独不见荀文若乎？”琰大怒曰：“时乎，时乎！会当有变，任自为之！”崔琰之阻魏王，更烈于荀彧之阻九锡、荀攸之阻称王。有与琰不和者，告知操。操大怒，收琰下狱问之。琰虎目虬髯，只是大骂曹操欺君奸贼。荀彧、荀攸不闻其骂，而崔琰能骂，与二人不同。廷尉白操，操令杖杀崔琰在狱中。后人有赞曰：

清河崔琰，天性坚刚；虬髯虎目，铁石心肠；奸邪辟易，声节显昂；忠于汉主，千古名扬！

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，群臣表奏献帝，颂魏公曹操功德，极天际地，伊、周莫及，宜进爵为王。献帝即令钟繇草诏，册立曹操为魏王。曹操假意上书三辞。自封之而自让之，妆腔做势，可发一笑。诏三报不许，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，冕十二旒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用天子车服銮仪，出警入跸，于邺郡盖魏王宫，议立世子。操大妻丁夫人无出。妾刘氏生子曹昂，因征张绣时死于宛城；照应十八回中事。卞氏所生四子：长曰丕，次曰彰，三曰植，四曰熊。自称魏王，便是其子篡汉之兆，故于此处特详叙其子。于是黜丁夫人，而立卞氏为魏王后。第三子曹植，字子建，极聪明，举笔成章，操欲立之为后嗣。丕与植一母所生，而操独爱植，又与袁绍、刘表不同。绍与表是以其母起见，操则但以其子起见耳。长子曹丕恐不得立，乃问计于中大夫贾诩。诩教如此如此。自是但凡操出征，诸子送行，曹植乃称述功德，发言成章；惟曹丕辞父，只是流涕而拜，左右皆感伤。于是操疑植乖巧，诚心不及丕也。今人谓刘备基业是哭成的，不知曹丕帝位亦是哭来的。丕又使人买嘱近侍，皆言丕之德。操欲立后嗣，踌躇不定，乃问贾诩曰：“孤欲立后嗣，当立谁？”贾诩不答，妙甚。操问其故，诩曰：“正有所思，故不能即答耳。”妙甚。操曰：“何所思？”诩对曰：“思袁本初、刘景升父子也。”言简而意妙，妙在不谏之谏。操大笑，遂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。

冬十月，魏王宫成，差人往各处收取奇花异果，栽植后苑。有使者到吴地，见了孙权，传魏王令旨，再往温州取柑子。时孙权正尊让魏王，便令人于本城选了大柑子四十余担，星夜送往邺郡。曹操以青梅饷刘备，孙权以柑子馈老瞒，前后映像成趣。至中途，挑担役夫疲困，歇于山脚下，见一先生，眇一目，跛一足，头戴白藤冠，身穿青懒衣，来与脚夫作礼，言曰：“你等挑担劳苦，贫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？”众人大喜。于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。但是先生挑过的担儿都轻了。鹅笼先生能使身轻，今此先生能使担轻，更是奇幻。众皆惊疑。先生临去，与领柑子官说：“贫道乃魏王乡中故人，姓左，名慈，字元放，道号乌角先生。乌角，紫虚，相映成趣。如你到邺郡，可说左慈申意。”遂拂袖而去。

取柑人至邺郡见操，呈上柑子。操亲剖之，但只空壳，内并无肉。前以空盒赐荀彧，可谓一报还一报。一笑。操大惊，问取柑人。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对。操未肯信。门吏忽报：“有一先生，自称左慈，求见大王。”操召入。取柑人曰：“此正途中所见之人。”操叱之曰：“汝以何妖术，摄吾佳果？”慈笑曰：“岂有此事！”取柑剖之，内皆有肉，其味甚甜。但操自剖者，皆空壳。才入我手，便已成空。此是左慈点化奸雄也。称魏王，图汉鼎，皆当作如是观。操愈惊，乃赐左慈坐而问之。慈索酒肉，操令与之，饮酒五斗不醉，肉食全羊不饱。万羊丞相、斗酒学士，皆不及也。操问曰：“汝有何术，以至于此？”慈曰：“贫道于西川嘉陵峨嵋山中，学道三十年，忽闻石壁中有声呼我之名；及视不见。如此者数日。忽有天雷震碎石壁，得天书三卷，名曰《遁甲天书》。张角三人亦言受天书三卷矣，然张角以此煽惑天下，左慈以此点化奸雄，又自不同。上卷名‘天遁’，中卷名‘地遁’，下卷名‘人遁’。天遁能腾云跨风，飞升太虚；地遁能穿山透石；人遁能云游四海，藏形变身，飞剑掷刀，取人首级。此句便是恐吓老瞒。大王位极人臣，何不退步，跟贫道往峨嵋山中修行？当以三卷天书相授。”操在铜雀台上谓众官曰：“我若解兵柄，恐人谋害。”今若去修行，便没人谋害矣。操曰：“我亦久思急流勇退，奈朝廷未得其人耳。”慈笑曰：“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，何不让此位与之？不然，贫道当飞剑取汝之头也。”吉平骂之，祢衡骂之，不若左慈之快。操大怒曰：“此正是刘备细作！”喝左右拏下。慈大笑不止。操令十数狱卒，捉下拷之。狱卒着力痛打，看左慈时，却齁齁熟睡，全无痛楚。三拷吉平之威，至此全无用处。操怒，命取大枷铁钉钉了，铁锁锁了，送入牢中监收，令人看守。只见枷锁尽落，左慈卧于地上，并无伤损。械系杨彪之威，至此又无用处。连监禁七日，不与饮食。及看时，慈端坐于地上，面皮转红。先生面皮红，曹操面皮厚矣。狱卒报知曹操，操取出问之。慈曰：“我数十年不食，亦不妨；日食千羊，亦能尽。”操无可奈何。老贼奸计百出，至此亦有无可奈何之日，畅绝，快绝。

是日，诸官皆至王宫大宴。正行酒间，左慈足穿木履，立于筵前。众官惊怪。左慈曰：“大王今日水陆俱备，大宴群臣，四方异物极多，内中欠少何物，贫道愿取之。”操曰：“我要龙肝作羹，汝能取否？”慈曰：“有何难哉！”捋虎须且不惧，取龙肝又何难。取墨笔于粉墙上画一条龙，以袍袖一拂，龙腹自开。左慈于龙腹中提出龙肝一副，鲜血尚流。似龙真肝，是假是真。操不信，叱之曰：“汝先藏于袖中耳！”呆话。慈曰：“即今天寒，草木枯死；大王要甚好花，随意所欲。”操曰：“吾只要牡丹花。”慈曰：“易耳。”令取大花盆放筵前。以水噀之。顷刻发出牡丹一株，开放双花。空中有花，花即是空，亦是点化奸雄。众官大惊，邀慈同坐而食。少刻，庖人进鱼脍。慈曰：“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。”操曰：“千里之隔，安能取之？”愈呆。慈曰：“此亦何难取！”教把钓竿来，于堂下鱼池中钓之。顷刻，钓出数十尾大鲈鱼，放在殿上。温州之柑，既已化实成空；松江之鲈，何妨自无入有。操曰：“吾池中原有此鱼。”更呆。慈曰：“大王何相欺耶？天下鲈鱼只两腮，惟松江鲈鱼有四腮：此可辨也。”众官视之，果是四腮。“巨口细鳞”，苏子《赤壁赋》中曾有之矣。操见此鱼，亦记赤壁之事乎？慈曰：“烹松江鲈鱼，须紫芽姜方可。”操曰：“汝亦能取之否？”慈曰：“易耳。”令取金盆一个，慈以衣覆之。须臾得紫芽姜满盆，进上操前。操以手取之，忽盆内有书一本，题曰《孟德新书》。操取视之，一字不差。书在张松口中，不过记问之奇。今在左慈盆内，更见幻术之妙。操大疑，慈取桌上玉杯，满斟佳酿进操曰：“大王可饮此酒，寿有千年。”操曰：“汝可先饮。”慈遂拔冠上玉簪，于杯中一画，将酒分为两半；自饮一半，将一半奉操。操叱之。慈掷杯于空中，化成一白鸠，绕殿而飞。尝读《列仙传》，饭可为蜂，杖可化龙，则杯之变鸠，不足为奇。众官仰面视之，左慈不知所往。左右忽报：“左慈出宫门去了。”操曰：“如此妖人，必当除之！否则必将为害。”遂命许褚引三百铁甲军追擒之。褚上马，引军赶至城门，望见左慈穿木履在前，慢步而行。褚飞马追之，却只追不上。虎褚将军之威，至此亦全无用处。直赶到一山中，有牧羊小童，赶着一群羊而来，慈走入羊群内。羊亦可名乌角先生。褚取箭射之，慈即不见。褚尽杀群羊而回。追赶左慈不上，却将群羊出气。牧羊小童守羊而哭，忽见羊头在地上作人言，唤小童曰：“汝可将羊头都凑在死羊腔子上。”幻极。小童大惊，掩面而走。忽闻有人在后呼曰：“不须惊走，还汝活羊。”小童回顾，见左慈已将地上死羊凑活，赶将来了。断头之羊既可活，剖肝之龙亦未必死。小童急欲问时，左慈已拂袖而去。其行如飞，倏忽不见。正与前慢步而行，相对成趣。

小童归告主人，主人不敢隐讳，报知曹操。操画影图形，各处捉拿左慈。三日之内，城里城外，所捉眇一目、跛一足、白藤冠、青懒衣、穿木履先生，都一般模样者，有三四百个，孙行者变化之法，不谓《三国志》中已有之。哄动街市。操令众将，将猪羊血泼之，押送城南教场。曹操亲自引甲兵五百人围住，尽皆斩之。人人颈腔内，各起一道青气，到上天聚成一处，化成一个左慈。一致而有万殊，万殊仍归一处。向空招白鹤一只骑坐，白鸠绕殿而飞，白鸜自空而回，相映成趣。○或借群羊隐形，或乘白鹤遐举，幻甚，趣甚。拍手大笑曰：“土鼠随金虎，奸雄一旦休！”言操死于子年正月也，早为七十八回伏线。操令众将以弓箭射之。忽然狂风大作，走石扬沙；所斩之尸，皆跳起来，手提其头，奔上演武厅来打曹操。甘宁百骑是真人真马，左慈百辈是疑鬼疑神，前后后相映成趣。至此文官武将，掩面惊倒，各不相顾。正是：

奸雄权势能倾国，道士仙机更异人。

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

前回方写一左慈，此回又接写一管辂。左慈术之幻者也，管辂数之真者也。术之所变，令人不可测试；数之所定，亦令人无可奈何。诚知其无可奈何，而竭智尽能以图逞其欲者，亦复何为哉？故不独左慈之术所以点化老贼，而管辂之数亦所以醒悟奸雄。

当庞统未死，孔明未入蜀之时，先有紫虚上人八句谶语以为之兆；今当夏侯渊未死，曹丕未篡汉之时，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谶语以为之兆。此皆以前之闲文，为后之伏笔者也。乃紫虚八句，合作一篇，公明八句，分为两段；紫虚则刘璝往见，公明则许芝引来；紫虚则略其生平，公明则叙其往事。或略或详，前后更无一笔相犯，所以为佳。

金祎若能先约刘备，俟操之出救汉中而后举事，则备自外来，祎从中起，其事未必无成，而惜乎其发之太骤也。虽然，事之成败不足论，而其忠肝义胆，实可对后土而告皇天，安见此五贤之有异于三杰乎？史官仍魏史之旧，误书为耿纪、韦晃等谋反伏诛，大为背谬。自《网目》正之曰：“耿纪、韦晃讨曹操不克，死之。”《春秋》之旨，昭于千古矣。

或谓许昌失火之事，管辂不先言，则曹操不预防。操不预防，则操可以出汉中，而五臣之事，未必其无成矣。吉平、管辂，一医一卜，而吉氏一门忠义，管辂为操防灾，毋乃管辂之卜，不若吉平之医乎？虽然，此不足为管辂咎。五臣之举火，数也；管辂之言失火，亦数也；曹操得管辂之言，亦数也。数之既定，无可复逃。但在奸雄，则当思一定之数，以戢其篡窃之心；在忠臣，则不当因一定之数，而沮其报国之志耳。

元宵起义，董承先有其梦，而金祎乃实有其事，是前之梦早为后之事作引也。元宵相约，先有吉平饮酒于前，乃有二吉举火于后，是后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。隔三十余回，而虚实相生，父子相继，斯亦奇矣。至于马腾为汉名臣之后，金祎亦汉名臣之后，而腾之事泄甚迟，祎之事发甚速。吉邈、吉穆为父而死，马休、马铁亦为父而死，而马氏三人合在一处，吉氏三人分为两时。其照耀史册者，参差不同，种种各异，更是可观。

观耿、韦五家之僮仆，而窃叹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。董承之事，以一秦庆童泄之；而五家僮仆七百余人，竟无有一人泄其事者。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，而何以能若是哉！田横传，而田横之五百人赖以传；乃五百人传，而田横愈以传。君子于五家僮仆之贤，而益信五人之贤为不可及云。

却说当日曹操见黑风中群尸皆起，惊倒于地。须臾风定，群尸皆不见。百化为一，一又化为空，真是仙家妙理。左右扶操回宫，惊而成疾。后人有诗赞左慈曰：

飞步凌云遍九州，独凭遁甲自遨游。等闲施设神仙术，点悟曹瞒不转头。

曹操染病，服药无愈。适太史丞许芝，自许昌来见操。操令芝卜《易》。芝曰：“大王曾闻神卜管辂否？”一个起课先生，又荐出一个起课先生，不似今之起课者，自夸灵验，惟恐他人夺却道路也。操曰：“颇闻其名，未知其术。汝可详言之。”芝曰：“管辂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容貌粗丑，好酒疏狂。其父曾为琅琊郡丘长。辂自幼便喜仰视星辰，卜必兼星，不知星者不能卜。夜不肯寐，父母不能禁止。常云‘家鸡野鹄，尚自知时，何况为人在世乎？’与邻儿共戏，辄画地为天文，分布日月星辰。及稍长，即深明《周易》，仰观风角，数学通神，兼善相术。卜兼星，星又兼相。琅琊太守单子春闻其名，召辂相见。时有坐客百余人，皆能言之士。辂谓子春曰：‘辂年少，胆气未坚，先请美酒三升，饮而后言。’以兵战者，以酒壮胆；以舌战者，亦欲以酒壮胆。子春奇之，遂与酒三升。饮毕，辂问子春：‘今欲与辂为对者，若府君四座之士耶？’子春曰：‘吾自与卿旗鼓相当。’于是与辂讲论《易》理。辂亹亹而谈，言言精奥。子春反复辩难，辂对答如流。从晓至暮，酒食不行。晋人清谈，已兆于此。子春及众宾客，无不叹服。于是天下号为‘神童’。后有居民郭恩者，兄弟三人皆得躄疾，请辂卜之。辂曰：‘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，非君伯母即叔母也。昔饥荒之年，谋数升米之利，推之落井，以大石压破其头，孤魂痛苦，自诉于天，故君兄弟有此报。不可禳也。’曹操闻之，若想起董贵人、伏皇后之事，当为寒心。郭恩等涕泣伏罪。安平太守王基，知辂神卜，延辂至家。适信都令妻常患头风，正与曹操头风相映。其子又患心痛，若曹操不是心痛，当是心黑。心痛可医，心黑不可医。因请辂卜之。辂曰：‘此堂之西角，有二死尸：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。头在壁内，脚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头，故头痛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，故心痛。’乃掘之。入地八尺，果有二棺。一棺中有矛，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木俱已朽烂。辂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，妻与子遂无恙。能以卜治病，则又以卜而兼医。馆陶令诸葛原，迁新兴太守，辂往送行。客言辂能覆射。诸葛原不信，暗取燕卵、蜂窠、蜘蛛三物，分置三盒之中，令辂卜之。卦成，各写四句于盒上。左慈能取石中之书，管辂能猜盒中之物，又相映成趣。其一曰：‘含气须变，依乎宇堂；雌雄以形，羽翼舒张：此燕卵也。’其二曰：‘家室倒悬，门户众多；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：此蜂窠也。’其三曰：‘觳觫长足，吐丝成罗；寻网求食，利在昏夜：此蜘蛛也。’满座惊骇。管辂能猜燕卵、蜂窠等物，与左慈能取龙肝、鱼脍，相映成趣。乡中有老妇失牛，求卜之。辂判曰：‘北溪之滨，七人宰烹；急往追寻，皮肉尚存。’；老妇果往寻之：七人于茅舍后煮食，皮肉犹存。左慈能使死羊复活，管辂能使失牛复得，又相映成趣。妇告本郡太守刘邠，捕七人罪之。因问老妇曰：‘汝何以知之？’妇告以管辂之神卜。刘邠不信，请辂至府，取印囊及山鸡毛藏于盒中，令卜之。辂卜其一曰：‘内方外圆，五色成文；含宝守信，出则有章：此印囊也。’其二曰：‘岩岩有鸟，锦体朱衣；羽翼玄黄，鸣不失晨：此山鸡毛也。’玉印有囊，山鸡有毛，与玉杯、白鸠，又相映成趣。刘邠大惊，遂待为上宾。一日，出郊闲行，见一少年耕于田中，辂立道傍观之良久，问之曰：‘少年高姓贵庚？’答曰：‘姓赵，名颜，年十九岁矣。敢问先生为谁？’辂曰：‘吾管辂也。吾见汝眉间有死气，三日内必死。此是相术之验。汝貌美，可惜无寿。’赵颜回家，急告其父。父闻之，赶上管辂，哭拜于地曰：‘请归救吾子！’辂曰：‘此乃天命也，安可禳乎？’父告曰：‘老夫止有此子，望乞垂救！’赵颜亦哭求。辂见其父子情切，乃谓赵颜曰：‘汝可备净酒一瓶，鹿脯一块，来日赍往南山之中，大树之下，看盘石上有二人弈棋：一人向南坐，穿白袍，其貌甚恶；一人向北坐，穿红袍，其貌甚美。汝可乘其弈兴浓时，将酒及鹿脯跑进之。待其饮食毕，汝乃哭拜求寿，必得益算矣。但切勿言是吾所教。’管辂幼时能观星于天，画星于地，今又能使人见星于山，此时星学之奇。老人留辂在家。次日，赵颜携酒脯杯盘入南山之中。约行五六里，果有二人于大松树下盘石上着棋，全然不顾。赵颜跪进酒脯。二人贪着棋，不觉饮酒已尽。左慈饮酒食肉，两星君亦饮酒食肉，想他家原不忌酒肉也。今之不饮酒、不食肉者，吾知之矣。赵颜哭拜于地而求寿，二人大惊。穿红袍者曰：‘此必管子之言也。吾二人既受其私，必须怜之。’穿白袍者乃于身边取出簿籍检看，谓赵颜曰：‘汝今年十九岁当死。吾今于十字上添一九字，汝寿可至九十九。一酒一脯，换了八十年之寿。则淳于髠所谓一豚蹄，酒一盂，而祝满篝满车者，不为过也。回见管辂，教再休泄漏天机；不然必致天谴。’穿红者出笔添讫，一阵香风过处，二人化作二白鹤，冲天而去。与左慈骑白鹤，相映成趣。赵颜归问管辂。辂曰：‘穿红者，南斗也；穿白者，北斗也。’颜曰：‘吾闻北斗九星，何止一人？’辂曰：‘散而为九，合而为一也。一左慈能化众左慈，众左慈只是一左慈，又与星君变化相映。北斗注死，南斗注生。今已添注寿算，子复何忧？’父子拜谢。自此管辂恐泄天机，更不轻为人卜。以上忽借许芝口中，夹叙管辂生平，百中偏有此等闲笔。此人现在平原，大王欲知休咎，何不召之？”此处方总接入正文。

操大喜，即差人往平原召辂。辂至，参拜讫，操令卜之。辂答曰：“此幻术耳，何必为忧？”操心安，病乃渐可。操令卜天下之事。辂卜曰：“二八纵横，黄猪遇虎；定军之南，伤折一股。”为夏侯渊被斩伏笔。又令卜传祚修短之数。辂卜曰：“狮子宫中，以安神位；王道鼎新，子孙极贵。”为曹丕篡汉伏笔。操问其详。辂曰：“茫茫天数，不可预知。待后自验。”操欲封辂为太史。辂曰：“命薄相穷，不称此职，不敢受也。”操问其故，答曰：“辂额无主骨，眼无守睛；鼻无梁柱，脚无天根；背无三甲，腹无三壬：只可泰山治鬼，不能治生人也。”不说命，但说相，相穷便是命薄。操曰：“汝相吾若何？”辂曰：“位极人臣，又何必相？”相君之面，位止人臣；相君之背，贵不可言。再三问之，辂但笑而不答。操令辂遍相文武官僚。辂曰：“皆治世之臣也。”皆事乱世之奸雄者也，管辂不肯直言耳。若许劭之相曹操，便直说出来。操问休咎，皆不肯尽言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平原神卜管公明，能算南辰北斗星。八封幽微通鬼窍，六爻玄奥究天庭。预知相法应无寿，自觉心源极有灵。可惜当年奇异术，后人无复授遗经。

操令卜东吴、西蜀二处。辂设卦云：“东吴主亡一大将，西蜀有兵犯界。”操不信。忽合淝报来：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。操大惊，便差人往汉中探听消息。不数日，飞报刘玄德遣张飞、马超兵屯下辨取关。不从吴、蜀两边听来，却从曹操一边听得，省笔之甚。操大怒，便欲自领大兵再入汉中，令管辂卜之。辂曰：“大王未可妄动，来春许都必有火灾。”为耿纪事伏笔。操见辂言累验，故不敢轻动，留居邺郡。使曹洪领兵五万往助夏侯渊、张郃同守东川；又差夏侯惇领兵三万，于许都来往巡警，以备不虞；为夏侯惇救火伏笔。又教长史王必总督御林军马。主簿司马懿曰；“王必嗜酒性宽，恐不堪任此职。”操曰：“王必是孤披荆棘、厉艰难时相随之人，忠而且勤，心如铁石，最足相当。”遂委王必领御林军马，屯于许都东华门外。

时有一人姓耿，名纪，字季行，洛阳人也。旧为丞相府掾，后迁侍中、少府，与司直韦晃甚厚。见曹操进封王爵，出入用天子车服，心甚不平。与董承等七人见许田射鹿而不平，遥遥相对。时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。照后元宵。耿纪与韦晃密议曰：“操贼奸恶日甚，将来必为篡逆之事。吾等为汉臣，岂可同恶相济？”韦晃曰：“吾有心腹人，姓金，名祎，乃汉相金日磾之后，金日磾之后，与马伏波之后，遥相对照。素有讨操之心；更兼与王必甚厚。若得同谋，大事济矣。”耿纪曰：“他既与王必交厚，岂肯与我等同谋乎？”韦晃曰：“且往说之，看是如何。”于是二人同至金祎宅中。祎接入后堂，坐定。晃曰：“德伟与王长史甚厚，吾二人特来告求。”开口便妙。祎曰：“所求何事？”晃曰：“吾闻魏王早晚受禅，将登大宝，公与王长史必高迁。望不相弃，曲赐提携，感德非浅！”先用反言以挑之。祎拂袖而起。适从者奉茶至，便将茶泼于地上。晃佯惊曰：“德伟故人，何薄情也？”祎曰：“吾与汝交厚，为汝等是汉朝臣宰之后；今不思报本，欲辅造反之人，吾有何面目与汝为友！”被二人挑出心语。耿纪曰：“奈天数如此，不得不为耳！”妙在不便正说，再用反词。祎大怒。耿纪、韦晃见祎果有忠义之心，乃以实情相告曰：“吾等本欲讨贼，来求足下。前言特相试耳。”待他再怒，然后说明。祎曰：“吾累世汉臣，安能从贼！公等欲扶汉室，有何高见？”晃曰：“虽有报国之心，未有讨贼之计。”祎曰：“吾欲里应外合，杀了王必，夺其兵权，扶助銮舆。更结刘皇叔为外援，操贼可灭矣。”未结外援，而先谋内变，事安得成。二人闻之，抚掌称善。

祎曰：“我有心腹二人，与操贼有杀父之仇，现居城外，可用为羽翼。”耿纪问是何人。祎曰：“太医吉平之子：长名吉邈，字文然；次名吉穆，字思然。操昔日为董承衣带诏事，曾杀其父；二子逃窜远乡，得免于难。今已潜归许都，若使相助讨贼，无有不从。”马腾与马休、马铁合在一处写，吉平与吉邈、吉穆分作两处写。一处写只有一段事，两处写却有两段事。耿纪、韦晃大喜。金祎即使人密唤二吉。须臾，二人至。祎具言其事。二人感愤流泪，怨气冲天，誓杀国贼。一忠臣之后，又有两孝子，又与马超报仇遥遥相对。金祎曰：“正月十五日夜间，城中大张灯火，庆赏元宵。耿少府、韦司直，你二人各领家僮，杀到王必营前；只看营中火起，趁着百姓点灯，却用州官放火。分两路杀入；杀了王必，径跟我入内，请天子登五凤楼，召百官面谕讨贼。董承是先奉诏而后谋举事，金袆是先举事而后请发诏，又是一样局面。吉文然兄弟于城外杀入，放火为号，各要扬声，叫百姓诛杀国贼，截住城内救军；待天子降诏，招安已定，便进兵杀投邺郡擒曹操，即发使赍诏召刘皇叔。今日约定，至期二更举事。勿似董承自取其祸。”董承正月十五之梦，梦疑是真；金袆正月十五之事，事还成梦。五人对天说誓，歃血拜盟，与董承家歃血，遥相映对。各自归家，整顿军马器械，临期而行。

且说耿纪、韦晃二人，各有家僮三四百，预备器械。吉邈兄弟，亦聚三百人口，四家僮仆，共七百余人。只推围猎，安排已定。金祎先期来见王必，言：“方今海宇稍安，魏王威震天下；今值元宵令节，不可不放灯火以示太平气象。”王必然其言，告谕城内居民，尽张灯结彩，庆赏佳节。至正月十五夜，天色晴霁，星月交辉，六街三市，竞放花灯。真个金吾不禁，玉漏无催！百忙中偏有闲笔写元宵佳景，妙甚。王必与御林诸将在营中饮宴。二更以后，忽闻营中呐喊，人报营后火起。在元宵还疑是放烟火。王必慌忙出帐看时，只见火光乱滚；又闻喊杀连天，知是营中有变，急上马出南门，正遇耿纪，一箭射中肩膊，几乎坠马，遂望西门而走。射不杀王必便是天数。背后有军赶来。王必着忙，弃马步行。至金祎门首，慌叩其门。原来金祎一面使人于营中放火，一面亲领家僮随后助战，只留妇女在家。时家中闻王必叩门之声，只道金祎归来。祎妻从隔门便问曰：“王必那厮杀了么？”对王必问王必，与吕布在濮阳城中，对曹操问曹操，正是一般。王必大惊，方悟金祎同谋，径投曹休家，报知金祎、耿纪等同谋反。王必意中尚不知韦晃、二吉。休急披挂上马，引千余人在城中拒敌。城内四下火起，烧着五凤楼，帝避于深宫。百忙中又写汉帝避火。曹氏心腹爪牙，死据宫门。城中但闻人叫：“杀尽曹贼，以扶汉室！”百忙中又写城中百姓听得喊声。

原来夏侯惇奉曹操命，巡警许昌，领三万军离城五里屯扎。是夜，遥望见城中火起，便领大军前来，围住许都，使一枝军入城接应曹休。直混杀至天明。既写曹休一边，又写夏候惇一边。耿纪、韦晃等无人相助。人报金祎、二吉皆被杀死。金袆、二吉之死，只在耿、韦一边听得，用虚写法最省笔。耿纪、韦晃夺路杀出城门，正遇夏侯惇大军围住，活捉去了。耿、韦二人被擒却用实写。手下百余人皆被杀。夏侯惇入城，救灭遗火，尽收五人老小宗族，王必夜里但知有二人，天明时夏侯惇方知有五人。使人飞报曹操。操传令教将耿、韦二人，及五家宗族老小，皆斩于市，并将在朝大小百官，尽行拿解邺郡，听候发落。五家之外又被及众官，惨毒之极。夏侯惇押耿、韦二人至市曹。耿纪厉声大叫曰：“曹阿瞒！吾生不能杀汝，死当作厉鬼以击贼！”刽子以刀搠其口，流血满地，大骂不绝而死。韦晃以面颊顿地曰：“可恨！可恨！”咬牙皆碎而死。二人之烈，不灭吉平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耿纪精忠韦晃贤，各持空手欲扶天。谁知汉祚相将尽，恨满心胸丧九泉。

夏侯惇尽杀五家老小宗族，将百官解赴邺郡。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、白旗于右，下令曰：“耿纪、韦晃等造反，放火焚许都，汝等亦有出救火者，亦有闭门不出者。如曾救火者，可立于红旗下；如不曾救火者，可立于白旗下。”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，于是多奔红旗之下。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下。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。众官各言无罪。操曰：“汝当时之心，非是救火，实欲助贼耳。”尽命拿出漳河边斩之，死者三百余员。老贼至此，心愈毒，手愈辣矣。其立于白旗下者，尽皆赏赐，仍令还许都。时王必已被箭疮发而死，操命厚葬之。令曹休总督御林军马，钟繇为相国，华歆为御史大夫。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级，关中侯爵十七级，皆金印紫绶；又置关内、外侯十六级，银印龟纽墨绶；五大夫十五级，铜印环组绶。定爵封官，朝廷又换一班人物。变更官制，愈是篡国之兆。曹操方悟管辂火灾之说，遂重赏辂。辂不受。以下按下许昌一边，以下再叙东川一边。

却说曹洪领兵到汉中，令张郃、夏侯渊各据险要。曹洪亲自进兵拒敌。时张飞自与雷铜守把巴西。马超兵至下辨，令吴兰为先锋，领军哨出，正与曹洪军相遇。吴兰欲退，牙将任夔曰：“贼兵初至，若不先挫其锐气，何颜见孟起乎？”于是骤马挺枪，搦曹洪战。洪自提刀跃马而出。交锋三合，斩夔于马下，将有大败，必有小胜。乘势掩杀。吴兰大败，回见马超。超责之曰：“汝不得吾令，何故轻敌致败？”吴兰曰：“任夔不听吾言，故有此败？”马超曰：“可紧守隘口，勿与交锋。”一面申报成都，听候行止。曹洪见马超连日不出，恐有诈谋，引军退回南郑。张郃来见曹洪，问曰：“将军既已斩将，如何退兵？”洪曰：“吾见马超不出，恐有别谋。且我在邺都，闻神卜管辂有言：当于此地折一员大将。将管辂语照应：谁知不是此一员，却是那一员也。吾疑此言，故不敢轻进。”张郃大笑曰：“将军行兵半生，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！不信卜，亦是豪杰。郃虽不才，愿以本部兵取巴西。若得巴西，蜀郡易耳。”洪曰：“巴西守将张飞，非比等闲，不可轻敌。”张郃曰：“人皆怕张飞，吾视之如小儿耳。但曰彼丈夫我丈夫可耳，乃曰我丈夫而彼小儿，只怕这个老张，还不认得那个老张也。此去必擒之！”洪曰：“倘有疏失若何？” 郃曰：“甘当军令。”洪勒了文状，张郃进兵。正是：

自古骄兵多致败，从来轻敌少成功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一卷完）

# 第十二卷

##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

数回之前，方写关公饮酒，此处又接写翼德饮酒。单刀赴会之饮，是饮他人之酒；瓦口寨前之饮，是饮自己之酒。关公之饮酒是胆，翼德之饮酒是智；关公之饮酒是豪，翼德之饮酒是巧。夫以胆而饮，饮又可以壮胆；以豪而饮，饮又可以助豪。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。胆与豪，则与酒相近者也；巧与智，是不与酒相近者也。不与酒相近，而卒能于酒中用之，则饮如张公更不可及。

张郃草草用兵，误以张飞之用兵为草草耳。乃郃之骄，方视之如草；而飞之智，则又以草为人。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。若使醉为真醉，则真张飞无异草张飞；惟醉非真醉，故草张飞能赚真张郃，而真张郃反似草张飞耳。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张飞，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张飞，是前后竟有两张飞也。而今日赚张郃之张飞，即前日赚严颜之张飞，是前后原无两张飞也。乃其赚严颜者，林木前后，张飞有两；赚张郃者，寨门内外，张飞又有两。疑鬼疑神，几有同于左慈身外身也者，张公其酒中之仙乎？

《诗》称：“方叔元老。”《易·系》：“师贞丈人。”将之贵用老成人也明矣。然用老而以少者佐之，尤不若以老佐老之为妙也。有马首欲东之栾黡，则先轸不能行其意；有仡仡勇夫之三帅，则蹇叔不能用其谋。黄忠之请严颜为副，有以哉！

兵有贵于诱敌者，彼以我为莽，而我即诱之以粗疏；彼以我为老，而我即诱之以怯弱是也。然有诱兵居其前，必更有奇兵绕其后而后胜，如翼德、汉升皆以小路取关之背，斯则其兵之奇者矣。故无诱不能用奇，而无奇亦不可用诱。

却说张郃部兵三万，分为三寨，各傍山险：一名岩渠寨，一名蒙头寨。一名荡石寨。当日张郃于三寨中，各分军一半去取巴西，留一半守寨。早有探马报到巴西，说张郃引兵来了。张飞急唤雷同商议。铜曰：“阆中地恶山险，可以埋伏。将军引兵出战，我出奇兵相助，郃可擒矣。”彼分三寨，我分两路，以两对三，将名雷同，用军却不雷同。张飞拨精兵五千与雷同去讫。飞自引兵一万，离阆中三十里，与张郃兵相遇。两军摆开，张飞出马，单搦张郃。郃挺枪纵马而出。张与张同，枪与枪同，副将名雷同，主将亦是雷同。战到二十余合，郃后军忽然喊起：原来望见山背后，有蜀兵旗幡，故此扰乱。雷同伏兵，先用虚写。张郃不敢恋战，拨马回走。张飞从后掩杀。前面雷同又引兵杀出。两下夹攻，郃兵大败。张飞、雷同连夜追袭，直赶到岩渠山。张郃仍旧分兵守住三寨，多置擂木炮石，坚守不战。张飞离岩渠十里下寨，次日引兵搦战。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饮酒，并不下山。将写张飞饮酒，先写张郃饮酒。张飞令军士大骂，郃只不出。飞只得还营。次日，雷同又去山下搦战，郃又不出。雷同驱军士上山，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。雷同急退。荡石、蒙头两寨兵出，杀败雷同。次日，张飞又去搦战，张郃又不出。飞使军人百般秽骂，郃在山上亦骂。彼亦骂，此亦骂，不是相杀，竟是斗口。张飞寻思，无计可施。相拒五十余日，飞就在山前扎住大寨，每日饮酒饮至大醉，坐于山前辱骂。彼饮酒，此亦饮酒，不是相杀，竟是较量。

玄德差人犒军，见张飞终日饮酒，使者回报玄德。玄德大惊，忙来问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原来如此！军前恐无好酒；成都佳酿极多，可将五十瓮作三车装，送到军前与张将军饮。”不是知趣，却是知机。○管公明谈《易》，清酒三升；张翼德破敌，美酒五十瓮。玄德曰：“吾弟自来饮酒失事，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，还不知其为人耶？翼德自来刚强，然前于收川之时，义释严颜，此非勇夫所为也。又将六十一回中事一提。今与张郃相拒五十余日，酒醉之后，便坐山前辱骂，傍若无人：此非贪杯，乃败张郃之计耳。”在徐州时是真醉，在巴西时是假醉；玄德但知其真，孔明却知其假。玄德曰：“虽然如此，未可托大。可使魏延助之。”孔明令魏延解酒赴军前，车上各插黄旗，大书“军前公用美酒”。绝妙酒旗。魏延领命，解酒到寨中，见张飞，传说主公赐酒。飞拜受讫，分付魏延、雷同各引一枝人马，为左右翼；只看军中红旗起，便各进兵。绝妙酒令。教将酒摆列帐下，令军士大开旗鼓而饮。有细作报上山来，张郃自来山顶观望，见张飞坐于帐下饮酒，令二小卒于面前相扑为戏。绝妙下酒物。郃曰：“张飞欺我太甚！”传令今夜下山劫飞寨，令蒙头、荡石二寨皆出，为左右援。当夜张郃乘着月色微明，引军从山侧而下，径到寨前。遥望张飞大明灯烛，正在帐中饮酒。阅至此，只道张飞亲自诱敌。张郃当先大喊一声，山头擂鼓为助，直杀入中军。但见张飞端坐不动。张郃骤马到面前，一枪刺倒，阅至此为张飞一吓，为张郃一喜。却是一个草人。赚严颜的假张飞是活张飞，赚张郃的张飞却是死张飞。急勒马回时，帐后连珠炮起。一将当先，拦住去路，睁圆环眼，声如巨雷：乃张飞也。前遥见张飞饮酒，又近见张飞端坐，又刺倒张飞在地，此处又忽然走出一个张飞，就似孙行者，者行孙也。挺矛跃马，直取张郃。两将在火光中，战到三五十合。张郃只盼两寨来救，谁知两寨救兵，已被魏延，雷同两将杀退，就势夺了二寨。张郃不见救兵至，正没奈何，又见山上火起，已被张飞后军夺了寨栅。张郃三寨俱失，三寨之火，只用虚写。只得奔瓦口关去了。张飞大获胜捷，美酒五十瓮，当于此时饮之。报入成都。玄德大喜，方知翼德饮酒是计，只要诱张郃下山。方知醉张飞却是醒张飞。

却说张郃大败，退守瓦口关，三万军已折了二万，遣人问曹洪求救。洪大怒曰：“汝不听吾言，强要进兵，失了紧要隘口，却又来求救！”遂不肯发兵，使人催督张郃出战。郃心慌，前日开大口，今日也心慌，恐应管公明之数。只得定计，分两军去关口前山僻埋伏，分付曰：“我诈败，张飞必然赶来，汝等就截其归路。”当日张郃引军前进，正遇雷同。战不数合，张郃败走，雷同赶来。两军齐出，截断回路。张郃复回，刺雷同于马下。前次刺的是假张飞，今次刺的是真雷同。败军回报张飞，飞自来与张郃挑战。郃又诈败，张飞不赶。妙。郃又回战，不数合又败走。张飞知是计，收军回寨，饮酒后愈觉细腻，想是酒量比前更进。与魏延商议曰：“张郃用埋伏计杀了雷同，又要赚吾，何不将计就计？”以翼德而知人之计，已奇；又能将人之计就已之计，更奇。延问曰：“如何？”飞曰：“我明日先引一军前往，汝却引精兵于后，待伏兵出，汝可分兵击之。用车十余乘，各藏柴草，塞住小路，放火烧之。前既用草人，此又用草车，善于驱使草木。吾乘势擒张郃，与雷同报仇。”魏延领计。次日，张飞引兵前进。张郃兵又至，与张飞交锋。战到十合，郃又诈败。张飞引马步军赶来，前妙在不赶，今又妙在赶。郃且战且走。引张飞过山峪口，郃将后军为前，复扎住营，与飞又战，指望两彪伏兵出，要围困张飞。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，赶入峪口，将车辆截住山路，放火烧车，山谷草木皆着，烟迷其径，兵不得出。前张鲁兵败是雾锁，今张郃兵败是烟迷。张飞只顾引军冲突，张郃大败，死命杀开条路，走上瓦口关，收聚败兵，坚守不出。

张飞和魏延连日攻打关隘不下。飞见不济事，把军退二十里，却和魏延引数十骑，自来两边哨探小路。忽见男女数人，各背小包，于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。飞于马上用鞭指与魏延曰：“夺瓦口关，只在这几个百姓身上。”其言幻绝，匪夷所思。便唤军士分付：“休要惊恐他，好生唤那几个百姓过来。”军士连忙唤到马前。飞用好言以安其心，一步细腻一步，翼德何尝莽来。问其何来。百姓告曰：“某等皆汉中居民，今欲还乡。听知大军厮杀，塞闭阆中官道；今过苍溪，从梓潼山桧釿川入汉中，还家去。”飞曰：“这条路取瓦口关远近若何？”百姓曰：“从梓潼山小路，却是瓦口关背后。”飞大喜，带百姓入寨中，与了酒食；分付魏延：“引兵扣关攻打，我亲自引轻骑出梓潼山攻关后。”便令百姓引路，选轻骑五百，从小路而进。捉得几个乡导官。

却说张郃为救军不到，心中正闷。人报魏延在关下攻打。张郃披挂上马，却待下山，忽报：“关后四五路火起，不知何处兵来。”如亚夫将军从天而降。郃自领兵来迎。旗开处早见张飞。郃大惊，急往小路而走。马不堪行。后面张飞追赶甚急，郃弃马，上山寻径而逃，方得走脱。前则“踊跃用兵”，今则“爰丧其马”矣。随行只有十余人。步行入南郑，见曹洪。洪见张郃只剩下十余人，大怒曰：“吾教汝休去，汝取下文状要去；今日折尽大兵，尚不自死，还来做甚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前以张飞为小儿，今却被小儿骗了。行军司马郭淮谏曰：“三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张郃虽然有罪，乃魏王所深爱者也，不可便诛。可再与五千兵，径取葭萌关，牵动其各处之兵，汉中自安矣。前张鲁使马超取葭萌关，在玄德背后；今郭淮使张郃取葭萌，亦在翼德背后。如不成功，二罪俱罚。”曹洪从之，又与兵五千，教张郃取葭萌关。郃领命而去。

却说葭萌关守将孟达、霍峻，知张郃兵来。霍峻只要坚守；孟达定要迎敌，引军下关与张郃交锋，大败而回。先写孟达之败，以反衬黄忠之胜；先写孟达之真败，以正衬黄忠之假败。霍峻急申文书到成都。玄德闻知，请军师商议。孔明聚众将于堂上，问曰：“今葭萌关紧急，必须阆中取翼德，方可退张郃也。”法正曰：“今翼德兵屯瓦口，镇守阆中，亦是紧要之地，不可取回。帐中诸将内选一人去破张郃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张郃乃魏之名将，非等闲可及。除非翼德，无人可当。”惯用激将之法。忽一人厉声而出曰：“军师何轻视众人耶？吾虽不才，愿斩张郃首级，献于麾下。”众视之，乃老将黄忠也。激出一个老的来。孔明曰：“汉升虽勇，争奈年老，恐非张郃对手。”索性竭力一激。忠听了，白发倒竖而言曰：“某虽老，两臂尚开三石之弓，浑身还有千斤之力：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耶！”孔明曰：“将军年近七十，如何不老？”妙在只是反激。忠趋步下堂，取架上大刀，轮动如飞；壁上硬弓，连拽折两张。廉将军不独善饭。孔明曰：“将军要去，谁为副将？”忠曰：“老将严颜，可同我去。老的又请出一个老的来。○黄忠请严颜为副，大有意思。但有疏虞，先纳下这白头。”玄德大喜，即时令严颜、黄忠去与张郃交战。赵云谏曰：“今张郃亲犯葭萌关，军师休为儿戏。若葭萌一失，益州危矣。何故以二老将当此大敌乎？”玄德不知张飞，子龙亦不知黄忠；一则疑其莽，二则虑其老。孔明曰：“汝以二人老迈，不能成事，吾料汉中必于此二人手内可得。”赵云等各各哂笑而退。

却说黄忠、严颜到关上，孟达、霍峻见了，心中亦笑孔明欠调度：“是这般紧要去处，如何只教两个老的来？”有子龙笑之，又有孟达、霍峻笑之，愈显下文得胜之奇。黄忠谓严颜曰：“你可见诸人动静么？他笑我二人年老，今可建奇功，以服众心。”老将又激老将。严颜曰：“愿听将军之令。”两个商议定了。黄忠引军下关，与张郃对阵。张郃出马，见了黄忠，笑曰：“你许大年纪，犹不识羞，尚欲出战耶！”前欺张飞为小儿，以为小儿则欺之；以为老夫则又欺之。既欺小又欺老，安得不败。忠怒曰：“竖子欺吾年老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！”妙语。遂拍马向前与郃决战。二马相交，约战二十余合，忽然背后喊声起：原来是严颜从小路抄在张郃军后。两军夹攻，张郃大败。严颜虚写，来得突兀。○此即前两个商议之计，妙在前不明写，此方写明。连夜赶去，张郃兵退八九十里。黄忠、严颜收兵入寨，俱各按兵不动。曹洪听知张郃输了一阵，又欲见罪。郭淮曰：“张郃被迫，必投西蜀；今可遣将助之，就如监临，使不生外心。”郭淮亦善于将将。曹洪从之，即遣夏侯惇之侄夏侯尚并降将韩玄之弟韩浩，二人引五千兵，前来助战。二将实时起行。到张郃寨中，问及军情，郃言：“老将黄忠，甚是英雄，更有严颜相助，不可轻敌。”此时却让他一分。韩浩曰：“我在长沙，知此老贼利害。他和魏延献了城池，害吾亲兄，今既相遇，必当报仇！”照应五十三回中事。遂与夏侯尚引新军离寨前进。原来黄忠连日哨探，已知路径。严颜曰：“此去有山，名天荡山，山中乃是曹操屯粮积草之地。若取得那个去处，断其粮草，汉中可得也。”亦是老谋深算。忠曰：“将军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可与吾如此如此。”严颜依计，自领一枝军去了。妙在此处不叙明，留待后见。

却说黄忠听知夏侯尚、韩浩来，遂引军马出营。韩浩在阵前，大骂黄忠：“无义老贼！”拍马挺枪，来取黄忠。夏侯尚便出夹攻。黄忠力战二将，各斗十余合，黄忠败走。二将赶二十余里，夺了黄忠寨。忠又草创一营。次日，夏侯尚、韩浩赶来，忠又出阵，战数合又败走。读者至此，试掩卷猜之，真乎？假乎？二将又赶二十余里，夺了黄忠营寨，唤张郃守后寨。郃来前寨谏曰：“黄忠连退二日，于中必有诡计。”夏侯尚叱张郃曰：“你如此胆怯，可知屡次战败！今再休多言，看吾二人建功！”前是曹洪把细，张郃粗莽；今又是张郃把细，夏侯尚粗莽。张郃羞赧而退。次日，二将又战，黄忠又败，退二十里；二将迤逦赶上。次日，二将兵出，黄忠望风而走，连败数阵，省笔。直退在关上。二将扣关下寨，黄忠坚守不出。孟达暗暗发书，申报玄德，说：“黄忠连输数阵，现今退在关上。”玄德慌问孔明。孔明曰：“此乃老将骄兵之计也。”翼德诈醉知之，黄忠诈败则又知之，孔明可谓知人。赵云等不信。玄德差刘封来关上接应黄忠。忠与封相见，问刘封曰：“小将军来助战何意？”封曰：“父亲得知将军数败，故差某来。”忠笑曰：“此老夫骄兵之计也。与孔明如出一口。看今夜一阵，可尽复诸营，夺其粮食马匹。此是借寨与彼屯辎重耳。以空寨换实寨，大得便宜。今夜留霍峻守关，孟将军可与我搬粮草夺马匹，小将军看我破敌！”拿得定，算得到，写黄忠的是妙人。

是夜三更，忠引五千军，开关直下。原来夏侯尚、韩浩二将，连日见关上不出，尽皆懈怠；被黄忠破寨直入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二将各自逃命而走，军马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比及天明，连夺三寨。寨中丢下军器鞍马无数，尽教孟达搬运入关。黄忠催军马随后而进，刘封曰：“军士力困，可以暂歇。”忠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策马先进。宝刀不老，黄忠亦不老。士卒皆努力向前。张郃军兵，反被自家败兵冲动，都屯扎不住，望后而走，尽弃了许多寨栅，直奔至汉水傍。

张郃寻见夏侯尚、韩浩议曰：“此天荡山，乃粮草之所；更接米仓山，亦屯粮之地：是汉中军士养命之源。倘若疏失，是无汉中也。当思所以保之。”魏延送酒，张郃护米，前后相映成趣。夏侯尚曰：“米仓山有吾叔夏侯渊分兵守护，那里正接定军山，不必忧虑。谁知可虑正在此。天荡山有吾兄夏侯德镇守，我等宜往投之，就保此山。”于是张郃与二将连夜投天荡山来，见夏侯德，具言前事。夏侯德曰：“吾此处屯十万兵，你可引去，复取原寨。” 郃曰：“只宜坚守、不可妄动。”忽听山前金鼓大震，人报黄忠兵到。夏侯德大笑曰：“老贼不谙兵法，只恃勇耳！”孰知不专恃壮力，实有老谋。郃曰：“黄忠有谋，非止勇也。”已领略过矣。德曰：“川兵远涉而来，连日疲困，更兼深入战境，此无谋也。” 郃曰：“亦不可轻敌，且宜坚守。”韩浩曰：“愿借精兵三千击之，当无不克。”德遂分兵与浩下山，黄忠整兵来迎。刘封谏曰：“日已西沉矣，军皆远来劳困，且宜暂息。”少年倒似老人。忠笑曰：“不然。此天赐奇功，不取是逆天也。”言毕，鼓噪大进。韩浩引兵来战。黄忠挥刀直取浩，只一合，斩浩于马下。入虎穴，得虎子矣。蜀兵大喊，杀上山来。张郃、夏侯尚急引军来迎。忽听山后大喊，火光冲天而起，上下通红。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时，正遇老将严颜，手起刀落，斩夏侯德于马下。张飞袭瓦口关后，却用明写；严颜袭天荡山后，却用暗写。原来黄忠预先使严颜引军埋伏于山僻去处，只等黄忠军到，却来放火，柴草堆上一齐点着，烈焰飞腾，照耀山谷。此处方才叙明。严颜既斩夏侯德，从山后杀来。张郃、夏侯尚前后不能相顾，只得弃天荡山，望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去了。失了两个隘口。黄忠、严颜守住天荡山，捷音飞报成都。玄德闻之，聚众将庆喜。法正曰：“昔曹操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以图巴、蜀，乃留夏侯渊、张郃二将屯守，而自引大军北还：此失计也。今张郃新败，天荡失守，主公若乘此时举大兵亲往征之，汉中可定也。既定汉中，然后练兵积粟，观衅伺隙，进可讨贼，退可自守。此天与之时，不可失也。”为人和亦得天时，可乘此以取地利。

玄德、孔明皆深然之。遂传令赵云、张飞为先锋，玄德与孔明亲自引兵十万，择日图汉中；传檄各处，严加提防。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。玄德大军出葭萌关下营，召黄忠、严颜到寨，厚赏之。玄德曰：“人皆言将军老矣，惟军师独知将军之能。今果立奇功。但今汉中定军山，乃南郑保障，粮草积聚之所；若得定军山，阳平一路，无足忧矣。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？”黄忠慨然应诺，便要领兵前去。孔明急止之曰：“老将军虽然英勇，然夏侯渊非张郃之比也。又用反激法。渊深通韬略，善晓兵机，曹操倚之为西凉藩蔽：先曾屯兵长安，拒马孟起；照应五十八回中事。今又屯兵汉中。操不托他人而独托渊者，以渊有将才也。今将军虽胜张郃，未卜能胜夏侯渊。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，替回关将军来，方可敌之。”前借张飞激他，今天借关公激他。忠奋然答曰：“昔廉颇年八十，尚食斗米、肉十斤，诸侯畏其勇，不敢侵犯赵界，何况黄忠未及七十乎？若如此说，则公尚是年少。军师言吾老，吾今并不用副将，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，立斩夏侯渊首级，纳于麾下。”孔明再三不容。到底只是反激，甚妙。黄忠只是要去。孔明曰：“既将军要去，吾使一人为监军同去，若何？”正是：

请将须行激将法，少年不若老年人。

未知其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

夏候渊以妙才为字，可谓实不称其名矣。夏侯非妙才，若杨修庶为妙才。而有妙才之杨修，先有一妙才之蔡邕；有妙才之蔡邕，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郸淳。百忙中夹叙一段闲文，虽极不相蒙处，却有极相映合处，近日稗官中未见有此。

前回与此回，方叙战胜攻取之事，几于旌旗眩目，金鼓聒耳矣。忽于武功之内带表文词，猛将之中杂见列女：如曹女之孝，蔡琰之聪，“黄绢幼妇”之品题，“外孙虀臼”之颖悟，令人耳目顿换。纪事之妙，真不可方物。

有以二老将而共建奇功者，天荡山之役是也。有以一老将而再立奇功者，定军山之役是也。盖使可一不可再，则前者之功为幸邀矣；惟可一而又可再，益信前者之功非幸致矣。且老者报主之日短，则其报主之心愈殷，黄忠真不愧忠臣哉！

孔明之两用黄忠，非用其老也，用其老而壮也；又非专用其壮也，盖有老谋而后有壮事。老而壮，则其老不为弱；壮而老，则其壮不为轻。

上回于黄忠之前，先写张飞；此回于黄忠之后，独写赵云。云之救黄忠于重围，与前之救阿斗于重围无异也；云之据汉水以退曹兵，与飞之拒长坂以退曹兵无异也。然救阿斗与拒长坂，以两人分任之不奇，救黄忠与拒汉水，以一人兼任之则奇；救阿斗或仗后主之福不奇，救黄忠独赖将军之力则奇；拒长坂但欲止之勿来不奇，据汉水更能追之使去则奇。其事相同，而比前更自出色。

子龙以一身当数十万猝至之众，若闭寨而守则必死，即弃寨而走亦必死，乃不弃寨亦不闭寨，而掩旗息鼓立马在外，以疑兵胜之，非独胆包身，直是智包身耳。若但云胆而已，则大胆姜维何以屡败于邓艾耶？

却说孔明分付黄忠：“你既要去，吾教法正助你。凡事计议而行。绝妙法家，恰好姓法。吾随后拨人马来接应。”黄忠应允，和法正领本部兵去了。孔明告玄德曰：“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，虽去不能成功。他今既去，须拨人马前去接应。”乃唤赵云：“将一枝人马，从小路出奇兵接应黄忠：若忠胜，不必出战；倘忠有失，即去救应。”前以严颜助黄忠，是以老助老；此以赵云助黄忠，是以壮助老。又遣刘封、孟达：“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去处，多立旌旗，以壮我兵之声势，令敌人惊疑。”三人各自领兵去了。为后文袭定军山伏笔。又差人往下辨授计与马超，令他如此而行。此处不说明，为后文截曹操后路伏笔。又差严颜往巴西阆中守隘，替张飞、魏延来同取汉中。为后文袭南郑伏笔。

却说张郃与夏侯尚来见夏侯渊，说：“天荡山已失，折了夏侯德、韩浩。今闻刘备亲自领兵来取汉中，可速奏魏王，早发精兵猛将，前来接应。”夏侯渊便差人报知曹洪。以上按下西川一边，以下再叙曹操一边。洪星夜前到许昌，禀知曹操。操大惊，急聚文武商议，发兵救汉中。长史刘晔进曰：“汉中若失，中原震动。大王休辞劳苦，必须亲自征讨。”操自悔曰：“恨当时不用卿言，以致如此！”照应六十七回中语。忙传令旨，起兵四十万亲征。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。曹操兵分三路而进：前部先锋夏侯惇，操自领中军，使曹休押后，三军陆续起行。操骑白马金鞍，玉带锦衣；武士手执大红罗销金伞盖，左右金瓜银钺，镫棒戈矛，打日月龙凤旌旗；护驾龙虎官军二万五千，分为五队，每队五千，按青黄赤白黑五色，旗幡甲马，并依本色：光辉灿烂，极其雄壮。僭称王号之后，又是一样气色。

兵出潼关，操在马上望见一簇林木，极其茂盛，问近侍曰：“此何处也？”答曰：“此名蓝田。蓝田有玉，果有玉人在焉。林木之间，乃蔡邕庄也。今邕女蔡琰，与其夫董祀居此。”原来操素与蔡邕相善，蔡邕事至此已隔数十回，忽于闲中照应前文。先时其女蔡琰，乃卫仲道之妻；后被北方掳去，于北地生二子，作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入中原。此亦是绝妙好辞，可与《曹娥碑》作对。操深怜之，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。左贤王惧操之势，送蔡琰还汉，昭君不还，而蔡琰得还，有幸有不幸。操乃以琰配与董祀为妻。当日到庄前，因想起蔡邕之事，令军马先行，操引近侍百余骑，到庄门下马。时董祀出仕于外，止有蔡琰在家。琰闻操至，忙出迎接。操至堂，琰起居毕，侍立于侧。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，起身观之。问于蔡琰，琰答曰：“此乃曹娥之碑也。女子口中又叙出一女子来。昔和帝时，上虞有一巫者，名曹旴，能婆娑乐神；五月五日，醉舞舟中，堕江而死。其女年十四岁，绕江啼哭七昼夜，跳入波中；后五日，负父之尸浮于江面；里人葬之江边。上虞令度尚奏闻朝廷，表为孝女。昔有姓曹的孝女，今有姓曹的奸臣，老瞒辱没曹字多矣。度尚令邯郸淳作文镌碑以记其事。时邯郸淳年方十三岁，文不加点，一挥而就，又是一才子。立石墓侧，时人奇之。妾父蔡邕闻而往观，时日已暮，乃于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读之，手能看文，非手中有眼，实心中有眼耳。索笔大书八字于其背。后人镌石，并镌此八字。”操读八字云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齑臼。”奇文。操问琰曰：“汝解此意否？”琰曰：“虽先人遗笔，妾实不解其意。”蔡琰敏慧，自能省得。其不言者，欲操自解之也。操回顾众谋士曰：“汝等解否？”众皆不能答。于内一人出曰：“某已解其意。”操视之，乃主簿杨修也。操曰：“卿且勿言，容吾思之。”遂辞了蔡琰，引众出庄。上马行三里，忽省悟，未必。笑谓修曰：“卿试言之。”修曰：“此隐语耳。‘黄绢’，乃颜色之丝也：色傍加丝，是‘绝’字。‘幼妇’者，少女也：女傍少字，是‘妙’字。天下之妙，无有过于幼妇者。不独解字之形，亦可解字之义。‘外孙’乃女之子也：女傍子字，是‘好’字。‘齑臼’乃受五辛之器也：受傍辛字，是‘辞’字。总而言之，是‘绝妙好辞’四字。”操大惊曰：“正合孤意！”多应是老贼油嘴：若既晓得，何不写在掌中，如孔明、周瑜之互写“火”字者，而乃虚言合我意耶？读书者莫为他瞒过也。众皆叹羡杨修才识之敏。百忙中忽夹此一段闲文，叙事妙品。

不一日，军至南郑。曹洪接着，备言张郃之事。操曰：“非郃之罪，胜负乃兵家常事耳。”洪曰：“目今刘备使黄忠攻打定军山，夏侯渊知大王兵至，固守未曾出战。”操曰：“若不出战，是示懦也。”便差人持节到定军山，教夏侯渊进兵。刘晔谏曰：“渊性太刚，恐中奸计。”操乃作手书与之。使命持节到渊营，渊接入。使者出书，渊拆视之。略曰：

凡为将者，当以刚柔相济，不可徒恃其勇。若但任勇，则是一夫之敌耳。吾今屯大军于南郑，欲观卿之“妙才”，勿辱二字可也。若渊号妙才，便当有才；则操号孟德，何以不德乎？

夏侯渊览毕大喜。打发使命回讫，乃与张郃商议曰：“今魏王率大兵屯于南郑，以讨刘备。吾与汝久守此地，岂能建立功业？来日吾出战，务要生擒黄忠。”只怕妙才此番有些不妙。张郃曰：“黄忠谋勇兼备，况有法正相助，不可轻敌。此间山路险峻，只宜坚守。”惊弓之鸟。渊曰：“若他人建了功劳，吾与汝有何面目见魏王耶？汝只守山，吾去出战。”遂下令曰：“谁敢出哨诱敌？”夏侯尚曰：“吾愿往。”渊曰：“汝去出哨，与黄忠交战，只宜输，不宜赢。吾有妙计，如此如此。”且看妙才有何妙计。尚受令，引三千军离定军山大寨前行。

却说黄忠与法正引兵屯于定军山口，累次挑战，夏侯渊坚守不出。欲要进攻，又恐山路危险，难以料敌，只得据守。是日，忽报山上曹兵下来搦战。黄忠恰待引军出迎，牙将陈式曰：“将军休动，某愿当之。”文势一曲。忠大喜，遂令陈式引军一千，出山口列阵。夏侯尚兵至，遂与交锋。不数合，尚诈败而走。式赶去，行到半路，被两山上擂木炮石，打将下来，不能前进。正欲回时，背后夏侯渊引兵突出，陈式不能抵当，被夏侯渊生擒回寨。部卒多降。将有大败，必有小胜。有败军逃得性命，回报黄忠，说陈式被擒。忠慌与法正商议，正曰：“渊为人轻躁，恃勇少谋。可激劝士卒，拔寨前进，步步为营，诱渊来战而擒之：此乃反客为主之法。”妙才未必有才，法家果是有法。忠用其谋，将应有之物，尽赏三军，欢声满谷，愿效死战。黄忠即日拔寨而进，步步为营；每营住数日又进。渊闻之，欲出战。张郃曰：“此乃反客为主之计，不可出战，战则有失。”此番又是夏侯渊粗莽，张郃把细。渊不从，令夏侯尚引数千兵出战，直到黄忠寨前。忠上马提刀出迎，与夏侯尚交马，只一合，生擒夏侯尚归寨。余皆败走，为陈式答礼。回报夏侯渊。渊急使人到黄忠寨，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。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。次日，两军皆到山谷阔处，布成阵势。黄忠、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。黄忠带着夏侯尚，夏侯渊带着陈式，各不与袍铠，只穿蔽体薄衣。一声鼓响，陈式、侯夏尚各望本阵奔回。好看。○黄祖换孙坚，是活的换死的；陈式换夏侯尚，是活的换活的。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，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。尚带箭而回。多换了一箭，却是便宜。渊大怒，骤马径取黄忠。忠正要激渊厮杀。两将交马，战到二十余合，曹营内忽然鸣金收兵。渊慌拨马而回，被忠乘势杀了一阵。渊回阵，问押阵官：“为何鸣金？”答曰：“某见山凹中有蜀兵旗幡数处，恐是伏兵，故急招将军回。”渊信其说，遂坚守不出。

黄忠逼到定军山下，与法正商议。正以手指曰：“定军山西，巍然有一座高山，四下皆是险道。此山上足可下视定军山之虚实。将军若取得此山，定军山只在掌中也。”蔡邕读文，在掌中如在眼中；法正取山，在目中即在掌中。忠仰见山头稍平，山上有些少人马。是夜二更，忠引军士鸣金击鼓，直杀上山顶。此山有夏侯渊部将杜袭守把，止有数百余人。当时见黄忠大队拥上，只得弃山而走。忠得了山顶，正与定军山相对。法正曰：“将军可守在半山，某居山顶。待夏侯渊兵至，吾举白旗为号，将军却按兵勿动；待他倦怠无备，吾却举起红旗，将军便下山击之。以逸待劳，必当取胜。”曹操出兵有五色旗，今法正只用红白二旗，彼此闲闲相对。忠大喜，从其计。

却说杜袭引军逃回，见夏侯渊，说黄忠夺了对山。渊大怒曰：“黄忠占了对山，不容我不出战。”张郃谏曰：“此乃法正之谋也。将军不可出战，只宜坚守。”张郃此时小心之甚。渊曰：“占了吾对山，观吾虚实，如何不出战？” 郃苦谏不听。渊分军围住对山，大骂挑战。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；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，黄忠只不出战。午时以后，法正见曹兵倦怠，锐气已堕，多下马坐息，乃将红旗招展，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黄忠一马当先，驰下山来，犹如天崩地塌之势。夏侯渊措手不及，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，大喝一声，犹如雷吼。渊未及相迎，黄忠宝刀已落，连头带肩砍为两段。夏侯妙才绝于此，是黄绢不是幼妇。后人有诗赞黄忠曰：

苍头临大敌，皓首逞神威。力趁雕弓发，风迎雪刃挥。雄声如虎吼，骏马似龙飞。献馘功勋重，开疆展帝畿。

黄忠斩了夏侯渊，曹兵大溃，各自逃生。黄忠乘势去夺定军山，张郃领兵来迎。忠与陈式两下夹攻，混杀一阵，张郃败走。忽然山傍闪出一彪人马，当住去路；为首一员大将，大叫：“常山赵子龙在此！”子龙来得突兀。张郃大惊，引败军夺路望定军山而走。只见前面一枝兵来迎，乃杜袭也。袭曰：“今定军山已被刘封、孟达夺了。”刘封、孟达在杜袭口中点出，与子龙是一虚一实，叙事妙品。郃大惊，遂与杜袭引败兵到汉水扎营；一面令人飞报曹操。操闻渊死，放声大哭，方悟管辂所言“三八纵横”，乃建安二十四年也，“黄猪遇虎”，乃岁在己亥正月也；“定军之南”，乃定军山之南也；“伤折一股”，乃渊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。管辂占辞，至此方悟，则知蔡邕碑文八字，未必实时悟出。○占辞虽是前定妙数，然亦魏王手书一封为催命文书耳。操令人寻管辂时，不知何处去了。去得妙。天下事尽多，岂能一一全知。即知之而不可救，徒乱人意耳。是以君子不问数。操深恨黄忠，既是定数，又有何恨？遂亲统大军，来定军山与夏侯渊报仇，令徐晃作先锋。行到汉水，张郃、杜袭接着曹操。二将曰：“今定军山已失，可将米仓山粮草移于北山寨中屯积，然后进兵。”曹操依允。

却说黄忠斩了夏侯渊首级，来葭萌关上见玄德献功。前战张郃时愿纳下白头，今却献上一颗黑头。玄德大喜，加忠为征西大将军，设宴庆贺。忽牙将张著来报说：“曹操自领大军二十万，来与夏侯渊报仇。目今合在米仓山搬运粮草，移于汉水北山脚下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操引大兵至此，恐粮草不敷，故勒兵不进；若得一人深入其境，烧其粮草，夺其辎重，则操之锐气挫矣。”直与乌巢断粮遥遥相映。黄忠曰：“老夫愿当此任。”孔明曰：“操非夏侯渊之比，不可轻敌。”又用反激法。玄德曰：“夏侯渊虽是总帅，乃一勇夫耳，安及张郃？若斩得张郃，胜斩夏侯渊十倍也。”忠奋然曰：“吾愿往斩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你可与赵子龙同领一枝兵去；凡事计议而行，看谁立功。”又激他。忠应允便行。孔明就令张著为副将同去。云谓忠曰：“今操引二十万众，分屯十营，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粮，非小可之事。将军当用何策？”忠曰：“看我先去，如何？”云曰：“等我先去。”忠曰：“我是主将，你是副将，如何先争？”云曰：“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，何必计较？我二人拈阄，拈着的先去。”忠依允。当时黄忠拈着先去。拈阄亦是叙齿。云曰：“既将军先去，某当相助。可约定时刻。如将军依时而还，某按兵不动；若将军过时而不还，某即引军来接应。”忠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于是二人约定午时为期。黄忠斩夏侯，妙在晚刻；赵云约黄忠，妙在午刻。云回本寨，谓部将张翼曰：“黄汉升约定明日去夺粮草，若午时不回，我当往助。吾营前临汉水，地势危险；我若去时，汝可谨守寨栅，不可轻动。”张翼应诺。

却说黄忠回到寨中，谓副将张著曰；“我斩了夏侯渊，张郃丧胆；吾明日领命去劫粮草，只留五百军守营。你可助吾。今夜三更，尽皆饱食；四更离营，杀到北山脚下，先捉张郃，后劫粮草。”各人吩咐自家副将：赵云极其精细，黄忠极其勇往。张著依令。当夜黄忠领人马在前，张著在后，偷过汉水，直到北山之下。东方日出，见粮积如山。有些少军士看守，见蜀兵到，尽弃而走。黄忠教马军一齐下马，取柴堆于米粮之上。正欲放火，张郃兵到，与忠混战一处。曹操闻知，急令徐晃接应。晃领兵前进，将黄忠困于垓心。张著引三百军走脱，正要回寨，忽一枝兵撞出，拦住去路；为首大将乃是文聘；后面曹兵又至，把张著围住。前周郎欲取聚铁山，孔明以为难，今米仓山亦复不易。

却说赵云在营中，看看等到午时，不见忠回，急忙披挂上马，引三千军向前接应；临行，谓张翼曰：“汝可坚守营寨。两壁厢多设弓弩，以为准备。”此时已预算退步，写赵云精细之极。翼连声应诺。云挺枪骤马，直杀往前去。迎头一将拦路，乃文聘部将慕容烈也，拍马舞刀来迎赵云；被云手起一枪刺死。曹兵败走。云直杀入重围，又一枝兵截住；为首乃魏将焦炳。云喝问曰：“蜀兵何在？”炳曰：“已杀尽矣！”云大怒，骤马一枪，又刺死焦炳。前写黄忠，此写赵云。杀散余兵，直至北山之下，见张郃、徐晃两人围住黄忠，军士被困多时。云大喝一声，挺枪骤马杀入重围，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那枪浑身上下，若舞梨花；遍体纷纷，如飘瑞雪。四句是绝妙枪赞。○黄忠斩夏侯，有红旗一面；子龙救汉升，见白光一道。一红一白，相映成趣。张郃、徐晃心惊胆战，不敢迎敌。云救出黄忠，且战且走；所到之处，无人敢阻。操于高处望见，惊问众将曰：“此将何人也？”有识者告曰：“此乃常山赵子龙也。”操曰：“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！”提照前文。急传令曰：“所到之处，不许轻敌。”赵云救了黄忠，杀透重围，有军士指曰：“东南上围的，必是副将张著。”云不回本寨，遂望东南杀来。所到之处，但见“常山赵云”四字旗号，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，互相传说，尽皆逃窜。先声夺人，又为前事渲染。○此在众人眼中写赵云。云又救了张著。

曹操见云东冲西突，所向无前，莫敢迎敌；此又在曹操眼中写赵云。救了黄忠，又救了张著，奋然大怒，自领左右将士来赶赵云。云已杀回本寨。部将张翼接着，望见后面尘起，知是曹兵追来，即谓云曰：“追兵渐近，可令军士闭上寨门，上敌楼防护。”云喝曰：“休闭寨门！汝岂不知吾昔在当阳长坂时，单枪匹马，觑曹兵八十三万如草芥！今有军有将，又何惧哉！”上文是别人传说，此却是自家说；英雄一生快事，不嫌自负。今人亦欲自负，怎奈没得说也。遂拨弓弩手于寨外壕中埋伏；将营内旗枪尽皆倒偃，金鼓不鸣。云匹马单枪，立于营门之外。张飞在长坂桥边，以树枝结于马尾，妆作有兵之状；今赵云偏反作无兵之状，妙在极相类又极相反。

却说张郃、徐晃领兵追至蜀寨，天色已暮；见寨中偃旗息鼓，又见赵云匹马单枪，立于营外，寨门大开，二将不敢前进。正疑之间，曹操亲到，急催督众军向前。众军听令，大喊一声，杀奔营前；见赵云全然不动，草张飞端坐不动，今活赵云亦全然不动。奇妙，绝妙。曹兵翻身就回。赵云把枪一招，壕中弓弩齐发。时天色昏黑，正不知蜀兵多少。操先拨回马走。只听得后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蜀兵赶来。曹兵自相践踏，拥到汉水河边，落水死者，不知其数。子龙一人有胆，曹操数十万军皆丧胆。赵云、黄忠、张著各引兵一枝，追杀甚急。操正奔走间，忽刘封、孟达率二枝兵，从米仓山路杀来，放火烧粮草。操弃了北山粮草，忙回南郑。徐晃、张郃扎脚不住，亦弃本寨而走。赵云占了曹寨，黄忠夺了粮草，汉水所得军器无数，大获胜捷，差人去报玄德。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汉水，问赵云的部卒曰：“子龙如何厮杀？”军士将子龙救黄忠、拒汉水之事，细述一遍。玄德大喜，看了山前山后险峻之路，欣然谓孔明曰：“子龙一身都是胆也！”姜维胆大如卵，犹是身包胆耳。子龙是胆包身，其大当不止如卵也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昔日战长坂，威风犹未减。突阵显英雄，被围施勇敢。鬼哭与神号，天惊并地惨。常山赵子龙，一身都是胆！

于是玄德号子龙为“虎威将军”，大劳将士，欢宴至晚。

忽报曹操复遣大军从斜谷小路而进，来取汉水。玄德笑曰：“操此来无能为也。我料必得汉水矣。”乃率兵于汉水之西以迎之。只因子龙有胆，玄德此时亦是大胆。曹操命徐晃为先锋，前来决战。帐前一人出曰：“某深知地理，愿助徐将军同去破蜀。”操视之，乃巴西岩渠人也，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均；现充牙门将军。操大喜，遂命王平为副先锋，相助徐晃。操屯兵于定军山北。徐晃、王平引军至汉水，晃令前军渡水列阵。平曰：“军若渡水，倘要急退，如之奈何？”晃曰：“昔韩信背水为阵，所谓‘致之死地而后生’也。”恰与后文马谡对王平语相合。平曰：“不然。昔者韩信料敌人无谋而用此计；今将军能料赵云、黄忠之意否？”赵云、黄忠诚非陈余之比。○恰与后文谏马谡相照。晃曰：“汝可引步军拒敌，看我引马军破之。”遂令搭起浮桥，随即过河来战蜀兵。正是：

魏人妄意宗韩信，蜀相那知是子房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瞒兵退斜谷

曹操善疑，而孔明即以疑兵胜操。此非孔明之疑操，而操之自疑也。然虽操之自疑，而非孔明则不能疑之也。烧于博望、挫于新野、困于乌林、穷于华容，操之畏孔明久矣。见他人之疑兵未必疑，惟见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。故善用疑兵者，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，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后用之耳。即如韩信以背水胜，徐晃以背水败，同一法而今昔之势异；徐晃以背水败，孔明以背水胜，同一时而彼此之势又异。兵之善用，岂不视乎其人哉！

操之不能守汉中，犹备之不能守徐州也。操既取兖州，则徐州为操之所必取；备既取西川，则汉中亦为备之必取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耶？操欲跋涉山川，以与备争此土，吾知其难矣。

汉高之破项王，赖有彭越以扰其后；先主之破曹操，亦有马超以扰其后：前后殆如一辙也。五虎将中，关公既守荆州，而张飞、赵云、黄忠之建功又备写于前回，独于马超未有及焉。今观此回，则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。

孔融、荀彧、杨修皆为忤操而死，而修则不如融，并不如彧。何也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，孔融也；先以不正不直事操，而后以正直忤操者，荀彧也；既以不正不直事操，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，杨修也。修为杨彪之子，而屈身事操，既有愧于家门；复为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，又不善处人骨肉。夫以正直忤操，则罪在操；以不正不直忤操，则罪在修。故修之死，君子于操无责焉。

或疑操以才忌杨修者，非也。士之才有二：一曰谋士之才，一曰文士之才。以谋士之才而为操用者，如郭嘉、程昱、荀彧、荀攸、贾诩、刘晔等是也；以文士之才而为操用者，如杨修、陈琳、王粲、阮瑀等是也。文士之才，不若谋士之才之为足忌。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锡之故，前此未之忌焉，其余谋士亦曾未之忌焉。其视谋士之才且然，而何忌于文士哉？故虽骂操如陈琳，而操不以为罪，盖才而不为我用则忌之，才而为我用则不忌耳。使修非党植以欺曹操，则操可以不怒，而修可以不死。彼谓修之以才见忌者，殆未为笃论矣。

曹操于定军之南，折其一股，又于汉川之东，折其二齿。股之折非真，而齿之落则真矣。于潼关之役，割须数茎，又于汉中之役，落齿两个，须之割不痛，而齿之落则痛矣。弟既死，身又伤，其兆大凶，恨不再令管辂卜之；须既短，齿又缺，其相已破，恨不再令管辂相之。

此回叙事之法，有倒生在前者：其人将来，而先有一语以启之，如操之称黄须是也。有补叙在后者，其人既死，而举其未死之前追叙之，如操之恶杨修是也。有横间在中者：正叙此一事，而忽引他事以夹之，如两军交战之时，而杂以曹彰、杨修两人之生平是也。至于曹操之平代北，则因曹彰而及焉；曹丕之忌曹植，则又因杨修而及焉。其它正文之中，张、赵、马、魏、孟达、刘封诸将，或于彼忽伏，或于此忽现，参差断续，纵横出奇，令人心惊目眩。作者用笔，直与孔明用兵相去不远。

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，王平苦谏不听，渡过汉水扎营。黄忠、赵云告玄德曰：“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。”玄德应允。二人引兵而行。忠谓云曰：“今徐晃恃勇而来，且休与敌；待日暮兵疲，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。”即法正教黄忠之策。云然之，各引一军据住寨栅。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，直至申时，蜀兵不动。晃尽教弓弩手向前，望蜀营射去。黄忠谓赵云曰：“徐晃令弓弩射者，其军必将退也：可乘时击之。”言未已，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。于是蜀营鼓声大震：黄忠领兵左出，赵云领兵右出，两下夹攻，徐晃大败，军士逼入汉水，死者无数。晃曰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今则置之死地而竟死矣。晃死战得脱，回营责王平曰：“汝见吾军势将危，如何不救？”平曰：“我若来救，此寨亦不能保。我曾谏公休去，公不肯听，以致此败。”晃大怒，欲杀王平。平当夜引本部军就营中放起火来，曹兵大乱，徐晃弃营而走。王平渡汉水来投赵云，云引见玄德。王平尽言汉水地理。玄德大喜曰：“孤得王子均，取汉中无疑矣。”遂命王平为偏将军，领乡导使。曹操送一个乡导来了。

却说徐晃逃回见操，说：“王平反去降刘备矣！”操大怒，亲统大军来夺汉水寨栅。赵云恐孤军难立，遂退于汉水之西。两军隔水相拒，玄德与孔明来观形势。孔明见汉水上流头，有一带土山，可伏千余人；乃回到营中，唤赵云分付：“汝可引五百人，皆带鼓角伏于土山之下；或半夜，或黄昏，只听我营中炮响：炮响一番，擂鼓一番。只不要出战。”以虚声胜之。子龙受计去了。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。次日，曹兵到来搦战，蜀营中一人不出，弓弩亦都不发。曹兵自回。当夜更深，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，军士歇定，遂放号炮。子龙听得，令鼓角齐鸣。曹兵惊慌，只疑劫寨。及至出营，不见一军。但闻“击鼓其镗”，不见“踊跃用兵”。方才回营欲歇，号炮又响，鼓角又鸣，呐喊震地，山谷应声。“呜鼓而攻之”可也，焉用战？曹兵彻夜不安。一连三夜，如此惊疑，操心怯，拔寨退三十里，就空阔处扎营。老贼不经吓。孔明笑曰：“曹操虽知兵法，不知诡计。”遂请玄德亲渡汉水，背水结营。徐晃背水而败，孔明又用背水而胜。玄德问计，孔明曰：“可如此如此。”

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，心中疑惑，使人来下战书。孔明批：“来日决战。”次日，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，列成阵势。操出马立于门旗下，两行布列龙凤旌旗，擂鼓三通，唤玄德答话。玄德引刘封、孟达并川中诸将而出。操扬鞭大骂曰：“刘备忘恩失义，反叛朝廷之贼！”玄德曰：“吾乃大汉宗亲，奉诏讨贼。汝上弑母后，自立为王，僭用天子銮舆，非反而何？”自面诵衣带诏之后，阔别久矣。今此数语，又抵得一篇衣带诏。操怒，命徐晃出马来战，刘封出迎。交战之时，玄德先走入阵。封敌晃不住，拨马便走。操下令：“捉得刘备，便为西川之主。”大军齐呐喊，杀过阵来。蜀兵望汉水而逃，尽弃营寨，马匹军器丢满道上。曹军皆争取。操急鸣金收军。众将曰：“某等正待捉刘备，大王何故收军？”操曰：“吾见蜀兵背汉水安营，其可疑一也；多弃马匹军器，其可疑二也。可急退军，休取衣物。”遂下令曰：“妄取一物者立斩。火速退兵。”曹兵方回头时，孔明号旗举起：玄德中军领兵便出，黄忠左边杀来，赵云右边杀来。俱在前文“如此如此”之中。曹兵大溃而逃，孔明连夜追赶。操传令军回南郑，只见五路火起，原来魏延、张飞得严颜代守阆中，分兵杀来，先得了南郑。在七十一回中伏笔，至此方见。操心惊，望阳平关而走。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。安民已毕，玄德问孔明曰：“曹操此来，何败之速也？”孔明曰：“操平生为人多疑，虽能用兵，疑则多败。吾以疑兵胜之。”曹操善疑，孔明又善信；惟信得真，故拿得定。○操惟多疑，所以死亦有七十二疑冢。玄德曰：“今操退守阳平关，其势已孤，先生将何策以退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已算定了。”便差张飞、魏延分兵两路去截曹操粮道，令黄忠、赵云分兵两路去放火烧山。四路军将，各引向导官军去了。此处四路兵，又是第二番差遣。

却说曹操退守阳平关，令军哨探。回报曰：“今蜀兵将远近小路，尽皆塞断；砍柴去处，尽放火烧绝。不知兵在何处。”先写黄忠、赵云两路。操正疑惑间，又报张飞、魏延分兵劫粮。次写张飞、魏延两路。操问曰：“谁敢敌张飞？”许褚曰：“某愿往！”操令许褚引一千精兵，去阳平关路上，护接粮草。解粮官接着，喜曰：“若非将军到此，粮不得到阳平矣。”恐将军到此亦无益。遂将车上的酒肉献与许褚。褚痛饮，前醉张飞是假醉，今醉许褚是真醉。便乘酒兴，催粮车行。解粮官曰：“日已暮矣，前褒州之地山势险恶，未可过去。”褚曰：“吾有万夫之勇，岂惧他人哉！今夜乘着月色，正好使粮车行走。”醉人在月下，一发动了酒兴。许褚当先，横刀纵马，引军前进。二更已后，往褒州路上而来。行至半路，忽山凹里鼓角震天，一枝军当住。为首大将乃张飞也，挺矛纵马，直取许褚。褚舞刀来迎，却因酒醉，敌不住张飞；战不数合，被飞一矛刺中肩膀，翻身落马；军士急忙救起，退后便走。万夫之勇，原来如此。张飞尽夺粮草车辆而回。只因酒肉之故，失却粮食。○烧山用虚写，抢粮用实写。然留下魏延，只写张飞，实之中又有虚写。妙甚。

却说众将保着许褚，回见曹操。操令医士疗治金疮，一面亲自提兵来与蜀兵决战。玄德引军出迎。两阵对圆，玄德令刘封出马。操骂曰：“卖履小儿，常使假子拒敌！吾若唤黄须儿来，汝假子为肉泥矣！”吴有紫须，魏有黄须，并复相对。刘封大怒，挺枪骤马，径取曹操。操令徐晃来迎，封诈败而走。操引兵追赶。蜀兵营中，四下炮响，鼓角齐鸣。亦是疑兵。操恐有伏兵，急教退军。曹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极多，奔回阳平关，方才歇定。蜀兵赶到城下：东门放火，西门呐喊；南门放火，北门擂鼓。操大惧，弃关而走。老贼只是不经吓。蜀兵从后追袭。操正走之间，前面张飞引一枝兵截住，赵云引一枝兵从背后杀来，黄忠又引兵从褒州杀来。前所拨四路，先写三路，留一路在后。写的参差有势。操大败。诸将保护曹操，夺路而走。方逃至斜谷界口，前面尘头忽起，一枝兵到。操曰：“此军若是伏兵，吾休矣！”及兵将近，乃操次子曹彰也。正想着他，来得凑巧。

彰字子文，少善骑射；膂力过人，能手格猛兽。操尝戒之曰：“汝不读书，而好弓马，此匹夫之勇，何足贵乎？”彰曰：“大丈夫当学卫青、霍去病，立功沙漠，长驱数十万众，纵横天下；何能作博士也？”说得博士无用。教杨修、王粲等一班文人何处生活？操尝问诸子之志。彰曰：“好为将。”操问：“为将何如？”彰曰：“披坚执锐，临难不顾，身先士卒；赏必行，罚必信。”颇为老瞒肖子。操大笑。建安二十三年，代郡乌桓反，操令彰引兵五万讨之；临行戒之曰：“居家为父子，受事为君臣。法不徇情，尔宜深戒。”即彰所云“赏必行、罚必信”之意。彰到代北，身先战阵，直杀至桑干，北方皆平；因闻操在阳平败阵，故来助战。操见彰至，大喜曰：“我黄须儿来，破刘备必矣！”正恐未必。遂勒兵复回，于斜谷界口安营。有人报玄德言曹彰到。玄德问曰：“谁敢去战曹彰？”刘封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孟达又说要去。玄德曰：“汝二人同去，看谁成功。”各引兵五千来迎。刘封在先，孟达在后，曹彰出马，与封交战，只三合，封大败而回。假子不及真儿。孟达引兵前进，方欲交锋，只见曹兵大乱。原来马超、吴兰两军杀来，在七十二回中伏着，至此方见。曹兵惊动。孟达引兵夹攻。马超士卒，蓄锐日久，到此耀武扬威，势不可当。曹兵败走。曹彰正遇吴兰，两个交锋，不数合，曹彰一戟刺吴兰于马下。有曹操夸奖一番，得此卿足解嘲。○谚云“黄须无弱汉”，果然。三军混战。操收兵于斜谷界口扎住。

操屯兵日久，欲要进兵，又被马超拒守；欲收兵回，又恐被蜀兵耻笑，心中犹豫不决。适庖官进鸡汤。许褚啖酒肉，曹操啖鸡汤，可比太史公酒肉帐簿。操见碗中有鸡肋，因而有感于怀。正沈吟间，夏侯惇入帐，禀请夜间口号。操随口曰：“鸡肋！鸡肋！”直是席面上生风，绝妙酒令。惇传令众官，都称“鸡肋”。行军主簿杨修，见传“鸡肋”二字，便教随行军士，各收拾行装，准备归程。弄聪明。有人报知夏侯惇。惇大惊，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：“公何收拾行装？”修曰：“以今夜号令，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：鸡肋者，食之无肉，弃之有味。今进不能胜，退恐人笑，在此无益，不如早归：来日魏王必班师矣。知人之所不言，其罪大矣。故先收拾行装，免得临行慌乱。”若云弃之有味，犹不欲遽弃也。夏侯惇曰：“公真知魏王肺腑也！”遂亦收拾行装。于是寨中诸将，无不准备归计。当夜曹操心乱，不能稳睡，遂手提钢斧，绕寨私行。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，各准备行装。操大惊，急回帐召惇问其故。惇曰：“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。”操唤杨修问之，修以鸡肋之意对。操大怒曰：“汝怎敢造言，乱我军心！”碑文八字解得不差，不想口号二字竟解差了。喝刀斧手推出斩之，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。

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，数犯曹操之忌。操尝造花园一所；造成，操往观之，不置褒贬，只取笔于门上书一“活”字而去。人皆不晓其意。修曰：“门内添‘活’字，乃阔字也。丞相嫌园门阔耳。”于是再筑墙围，改造停当，又请操观之。操大喜，问曰：“谁知吾意？”左右曰：“杨修也。”操虽称美，心甚忌之。非忌其才，忌其知我意也。曹操意中不言之事，最畏人知。又一日，塞北送酥一盒至。操自写“一合酥”三字于盒上，置之案头。修入见之，竟取匙与众分食讫。操问其故，修答曰：“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，岂敢违丞相之命乎？”操虽喜笑，而心恶之。操尝以空盒遣荀彧，今杨修以空盒还曹操，操安得不怒。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，常分付左右：“吾梦中好杀人；凡吾睡着，汝等切勿近前。”周瑜诈作梦中语，只要驱得蒋干一个；曹操之诈，却欲骗尽众人，奸雄之极。一日昼寝帐中，落被于地，一近侍慌取覆盖。操跃起，拔剑斩之，复上床睡；半晌而起，佯惊问：“何人杀吾近侍？”众以实对。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假梦、假睡、假问、假哭，一片是假。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。惟修知其意，临葬时指而叹曰：“丞相非在梦中，君乃在梦中耳！”操闻而愈恶之。周郎瞒不得孔明，曹操瞒不得杨修，便一样欲杀之。操第三子曹植，爱修之才，常邀修谈论，终夜不息。操与众商议，欲立植为世子，曹丕知之，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；因恐有人知觉，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，只说是绢匹在内，加载府中。修知其事，径来告操。操即不杀修，修后必为丕所杀。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。丕慌告吴质，质曰：“无忧也：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。”以假混真，以真混假，巧妙之极。丕如其言，以大簏载绢入。使者搜看簏中，果绢也，回报曹操。操因疑修谮害曹丕，愈恶之。其实可恶。操欲试曹丕、曹植之才干。一日，令各出邺城门；却密使人分付门吏，令勿放出。曹丕先至，门吏阻之，丕只得退回。植闻之，问于修。修曰：“君奉王命而出，如有阻当者，竟斩之可也。”植然其言。及至门，门吏阻住。植叱曰：“吾奉王命，谁敢阻当？”立斩之。于是曹操以植为能。修以杀人教人，操又以杀人为能，都不是好人。后有人告操曰：“此乃杨修之所教也。”操大怒，因此亦不喜植。杨修不能处人骨肉之间。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，但操有问，植即依条答之。子建亦倩人代笔也。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，植对答如流。操心中甚疑。后曹丕暗买植左右，偷答教来告操。操见了，大怒曰：“匹夫安敢欺我耶！”此时已有杀修之心；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。补叙杨修生平与见杀之由，又于百忙中夹叙闲事，笔法殊妙。修死年三十四岁。后人有诗曰：

聪明杨德祖，世代继簪缨。笔下龙蛇走，胸中锦绣成。开谈惊四座，捷对冠群英。身死因才误，非关欲退兵。

曹操既杀杨修，佯怒夏侯惇，亦欲斩之。众官告免。操乃叱退夏侯惇，下令来日进兵。次日，兵出斜谷界口，前面一军相迎，为首大将乃魏延也。魏延一路，于此处方见。操招魏延归降，延大骂。操令庞德出战。二将正斗间，曹寨内火起。人报马超劫了中后二寨。马超忽没忽现，写来又是一样声势。操拔剑在手曰：“诸将退后者斩！”众将努力向前，魏延诈败而走。操方麾军回战马超，自立马于高阜处，看两军争战。忽一彪军撞至面前，大叫：“魏延在此！”魏延忽去忽来，写得亦与马超一样声势。拈弓搭箭，射中曹操。操翻身落马。延弃弓绰刀，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。读至此，为之拍案一快。刺斜里闪出一将，大叫：“休伤吾主！”忘却旧主，而以操为吾主，岂不羞杀。视之，乃庞德也。德奋力向前，战退魏延，保操前行。读至此，为之废书一叹。马超已退。操带伤归寨：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，折却门牙两个。曹操此时愈嚼不得鸡肋矣。急令医士调治。方忆杨修之言，随将修尸收回厚葬，就令班师，却教庞德断后。操卧于毡车之中，左右虎贲军护卫而行。忽报斜谷山上两边火起，伏兵赶来。曹兵人人惊恐。正是：

依稀昔日潼关厄，仿佛当年赤壁危。

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

刘备之为徐州牧，为豫州牧，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；其为荆州牧，孙权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；若其为益州牧，则备自予之者也。然而自予之胜于曹操之予之者，以操为国贼，故操之予不足重也。备之为左将军、宜城亭侯，是天子为之者也；若其为汉中王，则非天子爵之，而自爵之者也。然而自爵之无异于天子之爵之者，以备能讨国贼，则固天子之所欲爵也。表奏献帝之文，称与董承同受密诏；既受王爵之后，便令关公北伐樊城。大义昭然，炳若日月，故《纲目》于备之领益州牧、称汉中王，无贬辞焉。

曹操称公称王，而子孙又追称之为帝：而称于朝者夺于天下，称于一时者夺于后世。天下后世之称操，不曰公、不曰王、不曰帝，直曰贼而已矣。若关公之为汉寿亭侯，又为前将军：一国爵之，天下不得而议之；一时爵之，后世不得而议之。后时且不独侯之将之，又从而王之帝之。可见爵以人重耳，人岂以爵重哉！

孙权之求婚于关公也，当代为公致对曰：“两家之和不和，不在婚与不婚也。汉中王尝受室于东吴矣，吴侯能惠顾前好，则有孙夫人在，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？苟其不能，虽婚无益。”如是则辞婉而意妙，不至大伤东吴之心也。虽然，若谓荆州之失，为关公拒婚所致，则又不然。曹仁之女曾配孙权之弟，而竟无解于赤壁之师；曹操之女亦为献帝之后，而究不改其篡夺之志。此非其明验耶？且玄德之自吴逃归，权欲追而杀之，又欲并其妹而杀之。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，安能以娶关公之女故而不夺荆州？然则公之拒婚，诚不为过，但“犬子”一语太觉不堪耳。

吕范假意做媒，倒弄假成真；诸葛瑾好意做媒，反为好成怨。或戏曰：孙权之子，当令姑娘作伐；关公之女，须待伯母主婚。既欲亲上加亲，何不即使亲人说亲乎？予笑曰：姑娘撇却姑夫而归，伯母不顾伯父而去，上一辈正与下一辈看样。东吴若传孙夫人之命，一发不济矣。

孔明若不使关公取樊城，则荆州可以不失；即欲使公取樊城，而另遣一大将以代公守荆州，则荆州亦可以不失。而孔明计不出此，此不得为孔明咎也，天也。关公若能听王甫而不用潘浚，则关公可以不死；若不用糜芳、傅士仁，则关公亦可以不死。而关公又计不及此，此不得为关公咎也，天也。人欲兴汉，而天不祚汉，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！

此回正叙得襄阳之事，下回又叙斩庞德、获于禁之事，皆快事也。而出兵之前，乃有失火为之告凶，又有恶梦为之告变，是早为七十六回伏线也。夫为失意伏线，而伏于将失意之时不足奇，惟伏于将快意之时则深足奇。此非作者有意为如此之文，而实古来天然有如此之事。奈何今人眼光甚短，但能及寸，不能及尺，但能及尺，不能及丈耶！

却说曹操退兵至斜谷，孔明料他必弃汉中而走，故差马超等诸将分兵十数路，不时攻劫。补注前文。因此操不能久住，又被魏延射了一箭，急急班师。三军锐气堕尽。前队才行，两下火起，乃是马超伏兵追赶。曹兵人人丧胆。操令军士急行，晓夜奔走无停；直至京兆，方始安心。此时颇快人意。

且说玄德命刘封、孟达、王平等攻取上庸诸郡，申耽等闻操已弃汉中而走，遂皆投降。玄德安民已定，大赏三军，人心大悦。不独当日人心大悦，即今日读者至此，亦为之大悦。于是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；未敢径启，却来禀告诸葛军师。孔明曰：“吾意已有定夺了。”随引法正等入见玄德曰：“今曹操专权，百姓无主；主公仁义着于天下，今已抚有两川之地，可以应天顺人，即皇帝位。孔明之意非蔑献帝也，殆欲如唐肃宗灵武之事，尊帝为上皇耳。名正言顺，以讨国贼。事不宜迟，便请择吉。”玄德大惊曰：“军师之言差矣。刘备虽然汉之宗室，乃臣子也；若为此事，是反汉矣！”玄德以在上之天子为辞。孔明曰：“非也。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并起，各霸一方，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，皆欲攀龙附凤，建立功名也。今主公避嫌守义，恐失众人之望。愿主公熟思之。”孔明以在下之人心为辞。玄德曰：“要吾僭居尊位，吾必不敢。可再商议长策。”诸将齐言曰：“主公若只推却，众心解矣！”上是孔明劝进，此又写诸将进戴。孔明曰：“主公平生以义为本，未肯便称尊号。今有荆襄、两川之地，可暂为汉中王。”玄德曰：“汝等虽欲尊吾为王，不得天子明诏，是僭也。”不是辞王，但欲请诏。孔明曰：“今宜从权，不可拘执常理。”张飞大叫曰：“异姓之人皆欲为君，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。莫说汉中王，就称皇帝，有何不可！”每到玄德谦让处，便是张飞直叫出来。玄德叱曰：“汝勿多言！”孔明曰：“主公宜从权变，先进位汉中王，然后表奏天子，未为迟也。”操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天子之诏，乃操主之者也。故先称王，而后奉表，乃权宜之法。

玄德再三推辞不过，只得依允。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，筑坛于沔阳，方圆九里，分布五方，各设旌旗仪仗。群臣皆依次序排列。许靖、法正请玄德登坛，进冠冕玺绶讫，面南而坐，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。称得堂堂正正，与魏王加九锡不同。子刘禅，立为王世子。封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；诸葛亮为军师，总理军国重事。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为五虎大将，魏延为汉中太守。其余各拟功勋定爵。玄德既为汉中王，遂修表一道，差人赍赴许都。表曰：

备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将之任，总督三军，奉辞于外；不能扫除寇难，靖匡王室，久使陛下圣教陵迟，六合之内否而未泰：惟忧反侧，疢如疾首。先用自责。

曩者董卓，伪为乱阶。自是之后，群凶纵横，残剥海内。赖陛下圣德威临，人臣同应，或忠义奋讨，或上天降罚，暴逆并殪，以渐冰消。次以董卓、傕、汜之乱，以下方说曹操。惟独曹操，久未枭除，侵擅国权，恣心极乱。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，机事不密，承见陷害。即奉衣带诏一事，消受得一个汉中王。臣播越失据，忠义不果，自述起兵徐州以后之事。遂得使操穷凶极逆：主后戮杀，皇子鸩害。此二事足定操贼罪案。虽纠合同盟，念在奋力；懦弱不武，历年未效。常恐殒没，辜负国恩；寤寐永叹，夕惕若厉。又是自责之语。

今臣群僚以为：在昔《虞书》，敦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；帝王相传，此道不废；周监二代，并建诸姬，实赖晋、郑夹辅之力；高祖龙兴，尊王子弟，大启九国，卒斩诸吕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，包藏祸心，篡盗已显；既宗室微弱，帝族无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权宜：上臣为大司马、汉中王。以上述群下推戴之意。

臣伏自三省：受国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陈力未效，所获已过，不宜复忝高位，以重罪谤。以上自叙谦让之怀。群僚见逼，迫臣以义。臣退惟寇贼不枭，国难未已；宗庙倾危，社稷将坠：诚臣忧心碎首之日。若应权通变，以宁静圣朝，虽赴水火，所不得辞。辄顺众议，拜受印玺，以崇国威。以上又述群下复请，不得复辞之故。

仰惟爵号，位高宠厚；俯思报效，忧深责重。惊怖惕息，如临于谷。敢不尽力输诚，奖励六师，率齐群义，应天顺时，以宁社稷。此又述受爵以后，当讨贼自效。谨拜表以闻。

表到许都，曹操在邺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，大怒曰：“织席小儿，安敢如此！吾誓灭之！”实时传令，尽起倾国之兵，赴两川与汉中王决雌雄。操以备为英，自青梅煮酒之时已知有今日矣，又何为而怒耶？一人出班谏曰：“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，亲劳车驾远征。臣有一计，不须张弓只箭，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；待其兵衰力尽，只须一将往征之，便可成功。”操视其人，乃司马懿也。仲达此时渐渐出头。操喜问曰：“仲达有何高见？”懿曰：“江东孙权，以妹嫁刘备，而又乘间窃取回去；照应六十一回中事。刘备又据占荆州不还：彼此俱有切齿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辩之士，赍书往说孙权，使兴兵取荆州；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。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，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，势必危矣。”不消自家费力，却去挑拨他人。

操大喜，即修书令满宠为使，星夜投江东来见孙权。权知满宠到，遂与谋士商议。张昭进曰：“魏与吴本无仇；前因听诸葛之说词，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，生灵遭其涂炭。今满伯宁来，必有讲和之意，可以礼接之。”独不记二乔铜雀之事乎？是操为仇，而备乃婚姻也。权依其言，令众谋士接满宠入城相见。礼毕，权以宾礼待宠。宠呈上操书，曰：“吴、魏自来无仇，皆因刘备之故，致生衅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约将军攻取荆州，魏王以兵临汉川，首尾夹击。破刘之后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”玄德不肯还荆州，曹操独肯分疆土耶？孙权览书毕，设筵相待满宠，送归馆舍安歇。

权与众谋士商议。顾雍曰：“虽是说词，其中有理。温州柑子四十担，前已送过；今日之议，敢不奉承？今可一面送满宠回，约会曹操首尾相击；一面使人过江探云长动静，方可行事。”诸葛瑾曰：“某闻云长自到荆州，刘备娶与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，未许字人。云长家事，却借诸葛瑾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。若云长肯许，即与云长计议，共破曹操；若云长不肯，然后助曹取荆州。”诸葛瑾有鲁肃之风。孙权用其谋，先送满宠回许都；却遣诸葛瑾为使，投荆州来。入城见云长，礼毕。云长曰：“子瑜此来何意？”瑾曰：“特来求结两家之好：吾主吴侯有一子，甚聪明；闻将军有一女，特来求亲。两家结好，并力破曹。此诚美事，请君侯思之。”吕范做媒是假，诸葛瑾做媒是真。一是求婿，一是求嫁，各各不同。云长勃然大怒曰：“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！虎女犬子，太觉言重。玄德曾配孙夫人矣，是虎兄而配犬妹也；孙夫人为公之嫂矣，是虎叔而有犬嫂也。不看汝弟之面，立斩汝首！再休多言！”遂唤左右逐出。做媒的往往讨怠慢。瑾抱头鼠窜，回见吴侯；不敢隐匿，遂以实告。权大怒曰：“何太无礼耶！”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取荆州之策。步骘曰：“曹操久欲篡汉，所惧者刘备也；今遣使来令吴兴兵吞蜀，此嫁祸于吴也。”云长不肯嫁女，于吴无损；曹操有意嫁祸，不利于吴。权曰：“孤亦欲取荆州久矣。”骘曰：“今曹仁见屯兵于襄阳、樊城，又无长江之险，旱路可取荆州；如何不取，却令主公动兵？只此便见其心。步隲略有见识，张昭不如也。主公可遣使去许都见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，云长必掣荆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云长一动，主公可遣一将，暗取荆州，一举可得矣。”后为吕蒙袭荆州张本。权从其议，实时遣使过江，上书曹操，陈说此事。操大喜，发付使者先回，随遣满宠往樊城助曹仁，为参谋官，商议动兵。吴让魏先发，是着乖处。一面驰檄东吴令领兵水路接应，以取荆州。以上按下吴、魏两边，以下接应先主一边。

却说汉中王令魏延总督军马，守御东川。遂引百官回成都。差官起造宫庭，又置馆舍。自成都至白水，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。广积粮草。多造军器，以图进取中原。写西川大起景色。细作人探听得曹操结连东吴，欲取荆州，即飞报入蜀。汉中王忙请孔明商议。孔明曰：“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；然吴中谋士极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矣。”明见万里，是以谓之孔明。汉中王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敌军胆寒，自然瓦解矣。”吴欲使魏先发，孔明又使云长先发，一是让先，一是占先。汉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，赍捧诰命，投荆州来。云长出郭，迎接入城。至公廨礼毕，云长问曰：“汉中王封我何爵？”诗曰：“五虎大将之首。”云长问：“哪五虎将？”诗曰：“关、张、赵、马、黄是也。”云长怒曰：“翼德吾弟也；孟起世代名家；子龙久随吾兄，即吾弟也；位与吾相并可也。黄忠何等人，敢与吾同列？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？”遂不肯受印。公太好胜，既不肯以虎配犬，又不肯以虎并虎。○严颜老而翼德以为壮，黄忠不服老而云长以为老，二公情性又自不同。诗笑曰：“将军差矣。昔萧何、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，最为亲近，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；然信位为王，居萧、曹之上，未闻萧、曹以此为怨。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封，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，视同一体，以兄弟之义动之。将军即汉中王，汉中王即将军也。岂与诸人等哉？将军受汉中王厚恩，当与同休戚共祸福，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。愿将军熟思之。”诗之善于说词，与张辽等。云长大悟，乃再拜曰：“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见教，几误大事。”即拜受印绶。

费诗方出王旨，令云长领兵取樊城。云长领命，实时便差傅士仁、糜芳二人为先锋，先引一军于荆州城外屯扎；一面设宴城中款待费诗。饮至二更，忽报城外寨中火起。云长急披挂上马，出城看时，乃是傅士仁、糜芳饮酒，帐后遗火，烧着火炮，满营撼动，把军器粮草尽皆烧毁。便是不祥之兆。云长引兵救扑，至四更方才火灭。云长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责之曰：“吾令汝二人作先锋，不曾出师，先将许多军器粮草烧毁，火炮打死本部军人。如此误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？”叱令斩之。为后文二人背公伏线。○于诸葛瑾当看军师之面，于糜芳当看亡嫂之面。费诗告曰：“未曾出师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。可暂免其罪。”云长怒气不息，叱二人曰：“吾不看费司马之面，必斩汝二人之首！”乃唤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锋印绶，罚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。既轻待之，又重托之，此公之所以误也。且曰：“若吾得胜回来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罚！”二人满面羞惭，喏喏而去。云长便令廖化为先锋，关平为副将，自总中军，马良、伊籍为参谋，一同征进。先是，有胡华之子胡班，到荆州来投降关公；公念其旧日相救之情，甚爱之，胡班救关公是二十七回中事，于此照应出来。令随费诗入川，见汉中王受爵。费诗辞别关公，带了胡班，自回蜀中去了。

且说关公是日祭了帅字大旗，假寐于帐中。忽见一猪，其大如牛，浑身黑色，奔入帐中，径咬云长之足。水属亥，亥者水也。其江东谋害之象乎？云长大怒，急拔剑斩之，声如裂帛。霎然惊觉，乃是一梦。便觉左足阴阴疼痛，又是不祥之兆。先主梦臂疼，应在庞统；关公梦足痛，应在自身。心中大疑。唤关平至，以梦告之。平对曰：“猪亦有龙象。龙附足，乃升腾之意，不必疑忌。”云长聚多官于帐下，告以梦兆。或言吉祥者，或言不祥者，众论不一。云长曰：“吾大丈夫，年近六旬，即死何憾！”说一死字，亦是不祥之兆。正言间，蜀使至，传汉中王旨，拜云长为前将军，假节钺，都督荆、襄九郡事。云长受命讫，众官拜贺曰：“此足见猪龙之瑞也。”今日详梦者，大都类此。于是云长坦然不疑，遂起兵奔襄阳大路而来。

曹仁正在城中，忽报云长自领兵来。仁大惊，欲坚守不出，副将翟元曰：“今魏王令将军约会东吴取荆州；今彼自来，是送死也，何故避之？”参谋满宠谏曰：“吾素知云长勇而有谋，未可轻敌。不如坚守，乃为上策。”骁将夏侯存曰：“此书生之言耳。岂不闻‘水来土掩，岂知淹七军之水，竟不能以土掩乎？将至兵迎？’我军以逸待劳，自可取胜。”曹仁从其言，令满宠守樊城，自领兵来迎云长。云长知曹兵来，唤关平、廖化二将，受计而往。与曹兵两阵对圆，廖化出马搦战。翟元出迎。二将战不多时，化诈败，拨马便走，翟元从后追杀，荆州兵退二十里。先退后进，公亦善于用兵。次日，又来搦战，夏侯存、翟元一齐出迎，荆州兵又败，又追杀二十余里。一退再退，诱敌殊妙。忽听得背后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。曹仁即命前军速回，背后关平、廖化杀来，曹兵大乱。曹仁知是中计，先掣一军飞奔襄阳；离城数里，前面绣旗招飐，云长勒马横刀，拦住去路。写得云长声势。曹仁胆战心惊，不敢交锋，望襄阳斜路而走。云长不赶。须臾，夏侯存军至，见了云长，大怒，便与云长交锋，只一合，被云长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关平赶上，一刀斩之。乘势追杀，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云长得了襄阳，赏军抚民。此时取襄阳如反掌，诚不料有后事。随军司马王甫曰：“将军一鼓而下襄阳，曹兵虽然丧胆，然以愚意论之：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，常有吞并荆州之意；倘率兵径取荆州，如之奈何？”为吕蒙袭荆州伏笔。云长曰：“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提调此事：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，每台用五十军守之；倘吴兵渡江，夜则明火，昼则举烟为号。吾当亲往击之。”守之以烽火，不守之以人。王甫曰：“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；必须再得一人以总督荆州。”为后糜、傅二人背汉伏线。云长曰：“吾已差治中潘浚守之，有何虑焉？”甫曰：“潘浚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。为后文潘浚失事伏笔。可差军前都督粮料官赵累代之。赵累为人忠城廉直。若用此人，万无一失。”惜不用王甫之言。云长曰：“吾素知潘浚为人。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赵累现掌粮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言，只与我筑烽火台去。”王甫怏怏拜辞而行。荆州之失，实原于此。云长令关平准备船只渡襄江，攻打樊城。

却说曹仁折了二将，退守樊城，谓满宠曰：“不听公言，兵败将亡，失却襄阳，如之奈何？”宠曰：“云长虎将，足智多谋，不可轻敌，只宜坚守。”正言间，人报云长渡江而来，攻打樊城。离荆州愈远。仁大惊，宠曰：“只宜坚守。”部将吕常奋然曰：“某乞兵数千，愿当来军于襄江之内。”宠谏曰：“不可。”吕常怒曰：“据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坚守，何能退敌？岂不闻兵法云：‘军半渡可击。’兵法成语，拘执不得。今云长军半渡襄江，何不击之？若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急难抵当矣。”仁即与兵二千，令吕常出樊城迎战。吕常来至江口，只见前面绣旗开处，云长横刀出马。吕常却欲来迎，后面众军见云长神威凛凛，不战先走。写得云长声势。吕常喝止不住。云长混杀过来，曹兵大败。马步军折其大半，残败军奔入樊城。曹仁急差人求救，使命星夜至长安，将书呈上曹操，言：“云长破了襄阳，现围樊城甚急。望拨大将前来救援。”曹操指班部内一人而言曰：“汝可去解樊城之围。”其人应声而出。众视之乃于禁也。曹操此时颇无眼力。禁曰：“某求一将作先锋，领兵同去。”操又问众人曰：“谁敢作先锋？”一人奋然出曰：“某愿施犬马之劳，生擒关某，献于麾下。”操观之大喜。正是：

未见东吴来伺隙，先看北魏又添兵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榇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

关公初欲与马超比试，而今与马超之部将争锋，是与战马超无异也。马超既与关公为一家，而庞德乃与关公死战，是亦与战马超无异也。以关公敌马超，犹未为损重；而以庞德斗马超，毋乃为背主乎？其后既不肯背曹操而降关公，其初何以背马腾而降曹操？故庞德之死，君子无取焉。

关公以水胜者有二：一为白河之水，一为襄江之水。白河之水，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；襄江之水，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。小用之，不过火后之余波；大用之，遂作军前之胜算。盖孔明以水济火，而关公则纯用水。纯用水，而水之功更大于前矣。虽然，玄德以孔明为水，孔明而用水，犹之以水济水耳。若关公性烈如火，面赤如火，坐下之马亦如火，则虽纯用水，而亦可谓之以水济火云。

襄江之决，可以淹七军，而不足以取樊城，何也？曰：水之灌兵也易，而灌城也难。灌兵之水，顺而速；灌城之水，渐而迟。速则敌不及防，而迟则敌能自守也。然则决泗水而取下邳，决漳水而取冀州，将毋曹操之用水独胜于关公乎？曰：是又不然。使下邳无侯成之纳款，冀州无审荣之献门，则二城未必可入。操之幸胜，岂尽水之力哉！

关公之欲决襄江，与冷苞之欲决涪江，其谋无异，不可以成败论也。苞之所以败者，彭羕告焉，而庞统防焉；公之所以胜者，成何觉焉，而于禁昧焉。法正知之早，故不移营而无伤；庞德知之晚，虽欲移营而无及。同一谋，而谋之成不成，亦视敌之愚与不愚耳。

鱼入罾口，而关公坐享渔人之利矣。而庞德几为网之漏，而卒为俎之登；于禁不为校之烹，而幸为池之畜。其故何也？盖鱼入罾而难脱，此禁之所以被擒；鱼得水而不涸，此禁之所以终活欤？

观于樊城之不下，而知天之不欲复兴汉室也。当单福取樊城之时，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，故其后终至弃樊城。及关公围樊城之时，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，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，而惜乎其中阻也。读书之此，为之三叹。

却说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，问众将谁敢作先锋。一人应声愿往。操视之，乃庞德也。操大喜曰：“关某威震华夏，未逢对手；今遇令明，真劲敌也。”遂加于禁为征南将军，加宠德为征西都先锋，大起七军，前往樊城。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，七固水之数也。这七军，皆北方强壮之士。两员领军将校：一名董衡，一名董超；当日引各头目参拜于禁。董衡曰：“今将军提七枝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厄，期在必胜，乃用庞德为先锋，岂不误事？”禁惊问其故。衡曰：“庞德原系马超手下副将，不得已而降魏；今其故主在蜀，职居‘五虎上将’，照应前事。况其亲兄庞柔亦在西川为官。又补叙前文所未及。今使他为先锋，是泼油救火也。将军何不启知魏王，别换一人去？”有此一段言语，愈见下文庞德之不易也。

禁闻此语，遂连夜入府启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即唤庞德至阶下，令纳下先锋印。德大惊曰：“某正欲与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见用？”操曰：“孤本无猜疑；但今马超现在西川，汝兄庞柔亦在西川，俱佐刘备。孤纵不疑，奈众口何？”操推托别人，亦一激之意。庞德闻之，免冠顿首，流血满面而告曰：“某自汉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，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；大王何疑于德也？德昔在故乡时，与兄同居，嫂甚不贤，德乘醉杀之；兄恨德入骨髓，誓不相见，恩已断矣。杀嫂绝兄，是为无亲。故主马超有勇无谋，兵败地亡，孤身入川，今与德各事其主，旧义已绝。背主从操，是为无君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萌异志？惟大王察之！”操乃扶起庞德，抚慰曰：“孤素知卿忠义，前言特以安众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。卿不负孤，孤亦必不负卿也。”老贼善于用人。

德拜谢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木榇。亦是死兆。次日，请诸友赴席，列榇于堂。众亲友见之，皆惊问曰：“将军出师，何用此不祥之物？”德举杯谓亲友曰：“吾受魏王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，我若不能杀彼，必为彼所杀；即不为彼所杀，我亦当自杀。故先备此榇，以示无空回之理。”若死于疆场，当以马革裹尸耳，何以榇为？众皆嗟叹。德唤其妻李氏与其子庞会出，谓其妻曰：“吾今为先锋，义当效死疆场。我若死，汝好生看养吾儿；吾儿有异相，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。”以死自誓固是好汉，惜其用之不当耳。妻子痛哭送别，德令扶榇而行。临行，谓部将曰：“吾今去与关某死战，我若被关某所杀，汝等即取吾尸置此榇中。后被周仓活擒，究竟此榇无用。我若杀了关某，吾亦即取其首，置此榇内，回献魏王。”榇为己设则可，若为敌设，益觉无谓。部将五百人皆曰：“将军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！”于是引军前进。有人将此言报知曹操。操喜曰：“庞德忠勇如此，孤何忧焉！”贾诩曰：“庞德恃血气之勇，欲与关某决死战，臣窃虑之。”贾诩先料其败。操然其言，急令人传旨戒庞德曰：“关某智勇双全，切不可轻敌。可取则取，不可取则宜谨守。”庞德闻命，谓众将曰：“大王何重视关某也？吾料此去，当挫关某三十年之声价。”谁知关公声价，虽死不挫乎。禁曰：“魏王之言，不可不从。”德奋然趱军前至樊城，耀武扬威，鸣锣击鼓。

却说关公正坐帐中，忽探马飞报：“曹操差于禁为将，领七枝精壮兵到来。前部先锋庞德，军前抬一木榇，口出不逊之言，誓欲与将军决一死战。兵离城止三十里矣。”关公闻言，勃然变色，美髯飘动，大怒曰：“天下英雄闻吾之名，无不畏服；庞德竖子，何敢藐视吾耶！关公好胜，又遇着一个不怕死的。关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斩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”平曰：“父亲不可以泰山之重，与顽石争高下。辱子愿代父去战庞德。”关公曰：“汝试一往，吾随后便来接应。”关平出帐，提刀上马，领兵来迎庞德。两阵对圆，魏营一面皂旗，上大书“南安庞德”四个白字。用白书字，便是挂孝之兆，颇似今之铭旌。庞德青袍银铠，钢刀白马，立于阵前；背后五百军兵紧随，步卒数人肩抬木榇而出。关平大骂庞德：“背主之贼！”背主二字，骂得切当。庞德问部卒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或答曰：“此关公义子关平也。”德叫曰：“吾奉魏王旨，来取汝父之首！汝乃疥癞小儿，吾不杀汝！快唤汝父来！”庞德无兄，岂识关公有子。平大怒，纵马舞刀，来取庞德。德横刀来迎。战三十合，不分胜负，两家各歇。不是写庞德，是写关公。

早有人报知关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己亲来迎敌庞德。关平接着，言与庞德交战不分胜负。关公随即横刀出马，大叫曰：“关云长在此，庞德何不早来受死！”庞德来讨死，公乃欲以死与之。鼓声响处，庞德出马曰：“吾奉魏王旨，特来取汝首！恐汝不信，备榇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马受降！”关公大骂曰：“量汝一匹夫，亦何能为！可惜我青龙刀，斩汝鼠贼！”为刀惜，亦当为公惜。纵马舞刀，来取庞德。德轮刀来迎。二将战有百余合，精神倍长。两军各看得痴呆了。在众人眼中写一句。魏军恐庞德有失，急令鸣金收军。关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鸣金。二将各退。庞德归寨，对众曰：“人言关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。”德亦心服。正言间，于禁至。相见毕，禁曰：“闻将军战关公，百合之上，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军避之？”德奋然曰：“魏王命将军为大将，何太弱也？吾来日与关某共决一死，誓不退避！”到底只是要寻死。禁不敢阻而回。

却说关公回寨，谓关平曰：“庞德刀法惯熟，真吾敌手。”平曰：“俗云：‘初生之犊不惧虎。’父亲纵然斩了此人，只是西羌一小卒耳。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托也。”关平之言，深见大体。关公曰：“吾不杀此人，何以雪恨？吾意已决，再勿多言！”次日，上马引兵前进。庞德亦引兵来迎。两阵对圆，二将齐出，更不打话，出马交锋。斗至五十余合，庞德拨回马，拖刀而走。关公随后追赶。关平恐有疏失，亦随后赶去。关平处处精细。关公口中大骂：“庞贼！欲使拖刀计，吾岂惧汝？”原来庞德虚作拖刀势，却把刀就鞍鞒挂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箭射将来。不能以刀胜，而欲以箭胜，亦不算英雄。关平眼快，见庞德拽弓，大叫：“贼将休放冷箭！”关平能。关公急睁眼看时，弓弦响处，箭早到来；躲闪不及，正中左臂。关平马到，救父回营。庞德勒回马，轮刀赶来，忽听得本营锣声大震。德恐后军有失，急勒马回。原来于禁见庞德射中关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灭己威风，故鸣金收军。于禁初阻庞德，今故忌之。庞德回马，问：“何故鸣金？”于禁曰：“魏王有戒：关公智勇双全。他虽中箭，只恐有诈，故鸣金收军。”德曰：“若不收军，吾已斩了此人也！”有关平相救，只怕未必。禁曰：“紧行无好步，当缓图之。”庞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却说关公回营，拔了箭头。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疮药敷之。后文有一箭射得重，此处先有一箭射得轻，为之作引。关公痛恨庞德，谓众将曰：“吾誓报此一箭之仇！”众将对曰：“将军且暂安息几日，然后与战未迟。”次日，人报庞德引军搦战。关公就要出战。众将劝住。庞德令小军毁骂。关平把住隘口，分付众将休报知关公。写关平精细之极。庞德搦战十余日，无人出迎，乃与于禁商议曰：“眼见关公箭疮举发，不能动止；不若乘此机会，统七军一拥杀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围。”于禁恐庞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动兵。于禁忌庞德，正为庞德背马超之报。庞德累欲动兵，于禁只不允，乃移七军转过山口，离樊城北十里，依山下寨，禁自领兵截断大路，令庞德屯兵于谷后，使德不能进兵成功。庞德前为杨松之忌，遂降曹操；今有于禁之忌，何不降关公？

却说关平见关公箭疮已合，甚是喜悦。忽听得于禁移七军于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谋，即报知关公。公遂上马，引数骑上高阜处望之，见樊城城上旗号不整，军士慌乱；又在关公眼中带写樊城一笔。城北十里山谷之内，屯着军马；又见襄江水势甚急。伏笔甚妙。看了半晌，唤向导官问曰：“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”对曰：“罾口川也。”关公喜曰：“于禁必为我擒矣。”将士问曰：“将军何以知之？”关公曰：“鱼入罾口，岂能久乎？”坡名落凤，庞统被射；川名罾口，于禁被擒，正复相似。而庞统则自觉之，于禁则不自知，而关公知之。诸将未信。公回本寨。时值八月秋天，骤雨数日。公令人预备船筏，收拾水具。关平问曰：“陆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”公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于禁七军不屯于广易之地，而聚于罾口川险隘之处；方今秋雨连绵，襄江之水必然泛涨；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，待水发时，乘高就船，放水一淹，樊城、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。”不独于禁为鱼，七军皆为鱼矣。关平拜服。

却说魏军屯于罾口川，连日大雨不止，督将成何来见于禁曰：“大军屯于川口，地势甚低；虽有土山，离营稍远。即今秋雨连绵，军士艰辛。近有人报说荆州兵移于高阜处，关公移兵，在成何口中补出。又于汉水口预备战筏，倘江水泛涨，我军危矣。宜早为计。”于禁叱曰：“匹夫惑吾军心耶！再有多言者，斩之！”于禁素来知兵，今何愚昧之甚？总之人不可以有私，私则蔽明，可不戒哉！成何羞惭而退，却来见庞德，说此事。德曰：“汝所见甚当。奈大军不肯移兵，吾明日自移军，屯于他处。”只怕等明日不得。

计议方定，是夜风雨大作。庞德坐于帐中，只听得万马争奔，征鼙震地。德大惊，急出帐上马看时，四面八方风雨骤至；七军乱窜，随波逐浪者不计其数。平地水深丈余，于禁、庞德与诸将，各登小山避水。地水师化作水山蹇。比及平明，关公及众将皆摇旗鼓噪，乘大船而来。于禁见四下无路，左右止有五六十人，料不能逃，口称愿降。不济事。关公令尽去衣甲，拘收入船，初入罾口，今则已入鱼舟。然后来擒庞德。时庞德并二董及成何，与步卒五百人，皆无衣甲，立在堤上。见关公来，庞德全无惧怯，奋然前来接战。关公将船四面围定，军士一齐放箭，射死魏兵大半。董衡、董超见势已危，乃告庞德曰：“军士折伤大半，四下无路，不如投降。”庞德大怒曰：“吾受魏王厚恩，岂肯屈节于人！”遂亲斩董衡、董超于前，其初本是二董疑庞德，今反是庞德杀二董，出于意外。厉声曰：“再说降者，以此二人为例！”于是众皆奋力御敌。自平明战至日中，勇力倍增。关公催四面急攻，矢石如雨。德令军士用短兵接战。德回顾成何曰：“吾闻‘勇将不怯死以苟免，壮士不毁节而求生。’此一语在被擒于曹操时何不记之？今日乃我死日也。死则死矣，但不知木榇何处去耳。汝可努力死战。”成何依令向前，被关公一箭射落水中。众军皆降，止有庞德一人力战。正遇荆州数十人，驾小船近堤来，德提刀飞身一跃，早上小船，立杀十余人，有此本事，可惜力之不得其当。余皆弃船赴水逃命。庞德一手提刀，一手使短棹，欲向樊城而走。与许褚渭桥之舟仿佛相类。只见上流头一将，撑大筏而至，将小船撞翻，庞德落于水中。船上那将跳下水去，生擒庞德上船。众视之，擒庞德者，乃周仓也。先叙其功，后出其名。仓素知水性，又在荆州住了数年，愈加惯熟；更兼力大，因此擒了庞德。又补叙周仓武艺。于禁所领七军，皆死于水中。其会水者，料无去路，亦皆投降。后人有诗曰：

夜半征鼙响震天，襄樊平地作深渊。关公神算谁能及，华夏威名万古传。

关公回到高阜去处，升帐而坐。群刀手押过于禁来。禁拜伏于地，乞哀请命。大失体面。关公曰：“汝怎敢抗吾？”禁曰：“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怜悯，誓以死报。”公绰髯笑曰：“吾杀汝，犹杀狗彘耳，空污刀斧！”令人缚送荆州，大牢内监候，荆州大牢，权作放身也。“待吾回，别作区处。”发落去讫。为后文伏笔。关公又令押过庞德。德睁眉怒目，立而不跪。不肯跪关公，独肯跪曹操，殊无足取。关公曰：“汝兄现在汉中；汝故主马超，亦在蜀中为大将。汝如何不早降？”绝不记被射之恨，何等卓荦。德大怒曰：“吾宁死于刀下，岂降汝耶！”德之所以不降者，想以妻子在许昌故耶？嫂可杀，兄可绝，而妻子独不可弃耶？骂不绝口。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。德引颈受刑。关公怜而葬之。此时定是关公另以木榇葬之，原来之榇，不知漂没归何所矣。于是乘水势未退，复上战船，引大小将校来攻樊城。

却说樊城周围，白浪滔天，水势益甚，城垣渐渐浸塌，男女担土搬砖，填塞不住。曹军众将无不丧胆，慌忙来告曹仁曰：“今日之危，非力可救；可趁敌军未至，乘舟夜走，虽然失城，尚可全身。”皆是怕死的。仁从其言。方欲备船出走，满宠谏曰：“不可出。山水骤至，岂能长存？不旬日，即当自退。成何知水之将来，满宠知水之将去，而一见听，一不见听，亦有幸有不幸焉。关公虽未攻城，已遣别将在郏下。其所以不敢轻进者，虑吾军袭其后也。今若弃城而去，黄河以南，非国家之有矣。愿将军固守此城，以为保障。”仁拱手称谢曰：“非伯宁之教，几误大事。”若无满宠，则樊城必为关公所有；关公既得樊城，则举黄河以南，皆可据而有之。如是则吕蒙虽袭荆州，而关公犹不至于无以自立也。而满宠言之，曹仁听之，岂非天哉！乃骑白马上城，聚众将发誓曰：“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；但有言弃城而去者，斩！”诸将皆曰：“某等愿以死据守！”仁大喜，就城上设弓弩数百，军士昼夜防护，不敢懈怠。老幼居民，担土石填塞城垣。旬日之内，水势渐退。

关公自擒魏将于禁等，威震天下，无不惊骇。忽次子关兴来寨内省亲。关兴于此处出现。公就令兴赍诸官立功文书去成都，见汉中王，各求升迁。但求升迁，而不求添兵相助，是亦疏虞处。兴拜辞父亲，径投成都去讫。亏此一去，关公留得一子。

却说关公分兵一半，直抵郏下。公自领兵四面攻打樊城。当日关公自到北门，立马扬鞭，指而问曰：“汝等鼠辈，不早来降，更待何时？”正言间，曹仁在敌楼上见关公身上止披掩心甲，斜袒着绿袍，乃急招五百弓弩手，一齐放箭。公急勒马回时，右臂上中一弩箭，翻身落马。正是：

水里七军方丧胆，城中一箭忽伤身。

未知关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

吉平截指骂贼，是良医为烈汉；关公刮骨疗毒，是烈汉遇良医。可见忠臣义士，不怕疼痛；若怕疼痛，便做不得忠臣义士矣。然临难不怕，必是平日先不怕。惟平日有刮骨之关公，然后临难有裁指之吉平也。

华佗医周泰，一请便到，医关公，不请自来。古之名医，志在济人利物；绝不似今之名医，善于拿班，巧于图利，几番邀请，方才入门，先讲谢仪，然后开手也。能慕忠臣者，即是忠臣；能救义士者，即是义士。吉平、华陀是一人，不是两人。

此回方写关有病而如无病，便即写吕蒙无病而诈有病；方写华佗医真病，便接写陆逊医假病。华佗知药箭之毒，而去其毒，是以药治药也；陆逊知吕蒙之假病，而又教之以托病，是以病医病也。而又有奇焉者：关公有受病之臂，亦有受病之心，尊己而傲物，是受病之心也；陆逊有去病之方，亦有发病之方，币重而言甘，是发病之方也。吕蒙辞职，而关公以为去一疾，视去臂上之疾而更快；乃荆州撒备，而关公又中一毒，视中药箭之毒而更深。若孔明以借风医周郎而周郎愈，庞统以连环医北军而北军亡。二公分用之，而陆逊以一人兼用之，比前文更自出色。

观孙权之听吕蒙，而吴与魏皆为汉贼矣。权若乘关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，以共分中原，则汉室可兴，而操贼可灭。奈何忘砍案之誓，背昔日之盟，而反阴与操约，以图关公乎？所以然者，不过一荆州耳。刘备取荆州于曹操，本未尝假荆州于孙权，其曰借曰还，不过孔明一时权变之辞，欲结权以为讨操之助；而乃认为真借，而望其真还，分之不足，又从而袭之，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，而关公之功不得就，岂不重可恨哉！

周瑜在而孙、刘之交离，周瑜死而孙、刘之交合；鲁肃用而孙、刘之交合，鲁肃死而孙、刘之交又离。盖周瑜之见异于鲁肃，而鲁肃之见又异于吕蒙也。肃欲结刘备以拒操，与孔明所见略同，故终鲁肃之世，吴、蜀未尝相攻。及吕蒙柄用，而背盟失义至于如此，悲夫！

曹仁欲弃樊城，而满宠止之；曹操又离许昌，而可马懿又止之。夫樊城弃，而大河以南皆震动矣；许都迁，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动矣。乃韩信破赵之先声，足以夺燕而遂能取燕；关公破襄阳之先声，足以夺操而卒不能取操。岂关公之用兵，不如韩信哉？遭时之不偶耳。唐人诗云：“关张无命欲何如。”诚哉，其无命也！

先主轻陆逊而败，早有关公轻陆逊而失以为之样子矣。吕蒙白衣摇橹而取荆州，先有周善白衣摇橹而取孙夫人以为样子矣。凡有一事于后，必先有一事以见其端者。故曰：“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”

却说曹仁见关公落马，即引兵冲出城来。被关平一阵杀回，救关公归寨，拔出臂箭。原来箭头有药，毒已入骨，右臂青肿，不能运动。庞德心毒而箭不毒，曹仁则箭毒而心亦毒。关平慌与众将商议曰：“父亲若损此臂，安能出敌？不如暂回荆州调理。”于是与众将入帐见关公。公问曰：“汝等来，有何事？”众对曰：“某等因见君侯右臂损伤，恐临敌致怒，冲突不便。众议可暂班师回荆州调理。”周郎在南郡中箭，而程普劝其回军；关公在樊城中箭，而关平劝其回军。周郎之受伤也轻，关公之受伤也重。极相似，又极不相似。怒曰：“吾取樊城，只在目前；取了樊城，即当长驱大进，径到许都，剿灭操贼，以安汉室。不必有是事，不可无是心；既已有是心，即如有是事。壮哉关公！千古仰之。岂可因小疮而误大事？汝等敢慢吾军心耶！”平等默然而退。

众将见公不肯退兵，疮又不痊，只得四方访问名医。忽一日，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，直至寨前。小校引见关平。平视其人：方巾阔服，臂挽青囊；自言姓名：“乃沛国谯郡人，姓华，名佗，字元化。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，今中毒箭，特来医治。”不请自来，脱尽近日名医之套。平曰：“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？”佗曰：“然。”平大喜，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。时关公本是臂疼，恐慢军心，无可消遣，正与马良弈棋；闻有医者至，即召入。礼毕，赐坐。茶罢，佗请臂视之。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佗看视。佗曰：“此乃弩箭所伤，其中有乌头之药，直透入骨；若不早治，此臂无用矣。”先讲病源。公曰：“用何物治之？”佗曰：“某自有治法，但恐君侯惧耳。”未说出治法，先用一惊人语。公笑曰：“吾视死如归，有何惧哉？”不惧敌，岂惧医。佗曰：“当于静处，立一标柱，上钉大环，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，以绳系之，然后以被蒙其首。吾用尖刀割开皮肉，直至于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药敷之，以线缝其口，方可无事。但恐君侯惧耳。”既说出治法，又用一惊人语。公笑曰：“如此，容易！何用柱环？”不惧箭，岂惧刀。令设酒席相待。

公饮数杯酒毕，一面仍与马良弈棋，伸臂令佗割之。如此神医难得，如此病人更难得。佗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。佗曰：“某便下手，君侯勿惊。”临下手时，再用一惊人语。公曰：“任汝医治，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？”华陀之语惊人，关公之语更是惊人。佗乃下刀，割开皮肉，直至于骨，骨上已青；佗用刀刮骨，悉悉有声。帐上帐下，见者皆掩面失色。今日读者亦为之寒心，何况当日见者，能不为之失色？公饮酒食肉，谈笑弈棋，全无痛苦之色。若以他人，当此臂色既青，面色必白，青色既去，面色亦失矣。

须臾，血流盈盆。佗刮尽其毒，敷上药，以线缝之。公大笑而起，谓众将曰：“此臂伸舒如故，并无痛矣。先生真神医也！”如此医人是神医，如此病人亦是神人。佗曰：“某为医一生，未尝见此。君侯真天神也！”病人未尝见此医人，医人亦未尝见此病人。后人有诗曰：

治病须分内外科，世间妙艺苦无多。神威罕及惟关将，圣手能医说华佗。

关公箭疮既愈，设席款谢华佗。佗曰：“君侯箭疮虽治，然须爱护。切勿怒气伤触。过百日后，平复如旧矣。”关公以金百两酬之。佗曰：“某闻君侯高义，特来医治，岂望报乎！”坚辞不受。不索谢仪，又脱尽近日名医之套。留药一帖，以敷疮口，辞别而去。

却说关公擒了于禁，斩了庞德，威名大震，华夏皆惊。探马报到许都。以上按下关公一边，以下再叙曹操一边。曹操大惊，聚文武商议曰：“某素知云长智勇盖世，今据荆襄，如虎生翼。于禁被擒，庞德被斩，魏兵挫锐；倘彼率兵直至许都，如之奈何？孤欲迁都以避之。”此时老贼亦胆落矣。曹操欲离许都，与曹仁欲弃樊城，一样怕法。司马懿谏曰：“不可。于禁等被水所淹，非战之故；于国家大计，本无所损。今孙、刘失好，云长得志，孙权必不喜；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，令孙权暗暗起兵蹑云长之后，许事平之日，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，则樊城之危自解矣。”司马懿之止曹操，与满宠之止曹仁，差足相仿。主簿蒋济曰：“仲达之言是也。今可即发使往东吴，不必迁都动众。”操依允，遂不迁都；因叹谓诸将曰：“于禁从孤三十年，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？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是不易也。今一面遣使致书东吴，一面必得一大将以当云长之锐。”言未毕，阶下一将应声而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操视之，乃徐晃也。操大喜，遂拨精兵五万，令徐晃为将，吕建副之，克日起兵，曹仁有援兵，关公无应兵，众寡之势不敌。前到阳陵坡驻扎；看东南有应，然后征进。以上按下曹操一边，以下接入孙权一边。

却说孙权接得曹操书信，览毕，欣然应允。自满宠致书以后，此是第二封矣。即修书发付使者先回，乃聚文武商议。张昭曰：“近闻云长擒于禁，斩庞德，威震华夏，此言关公未可胜。操欲迁都以避其锋。今樊城危急，遣使求救，事定之后，恐有反复。”此言关公纵可胜，而曹操又可疑。权未及发言，忽报吕蒙乘小舟自陆口来，有事面禀。权召入问之，蒙曰：“今云长提兵围樊城，可乘其远出，袭取荆州。”但算关公一边，不算曹操一边。权曰：“孤欲北取徐州如何？”按下关公，欲取曹操。蒙曰：“今操远在河北，未暇东顾，徐州守兵无多，往自可克；然其地势利于陆战，不利水战；纵然得之，亦难保守。不如先取荆州，全据长江，别作良图。”按下曹操，欲取荆州。权曰：“孤本欲取荆州，前言特以试卿耳。卿可速为孤图之。孤当随后便起兵也。”鲁肃若在，必主取徐州之议以共分中原，必不使孙权攻关公以助曹操。

吕蒙辞了孙权，回至陆口，早有哨马报说，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高阜处各有烽火台。又闻荆州军马整肃，预有准备。蒙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急难图也。我一时在吴侯面前劝取荆州，今却如何处置？”寻思无计，乃托病不出。周郎感东风而病，吕蒙感烽火而病，一是风症，一是火症。使人回报孙权。权闻吕蒙患病，心甚怏怏。陆逊进言曰：“吕子明之病，乃诈耳，非真病也。”惟孔明知周瑜之病，惟陆逊知吕蒙之病。权曰：“伯言既知其诈，可往视之。”陆逊领命，星夜至陆口寨中，来见吕蒙，果然面无病色。关公真病而无病色，吕蒙假病而无病色。一是神威莫及，一是奸伪难遮。逊曰：“某奉吴侯命，敬探子明贵恙。”蒙曰：“贱躯偶病，何劳探问。”逊曰：“吴侯以重任付公，公不乘时而动，空怀郁结，何也？”蒙目视陆逊，良久不语。逊又曰：“愚有小方，能治将军之疾，未审可用否？”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，陆逊亦能以方治吕蒙之病。蒙乃屏退左右而问曰：“伯言良方，乞早赐教。”逊笑曰：“子明之疾，不过因荆州兵马整肃，沿江有烽火台之备耳。先说病源。予有一计，令沿江守吏不能举火；荆州之兵束手归降，可乎？”后说医法。蒙惊谢曰：“伯言之语，如见我肺腑。愿闻良策。”陆逊曰：“云长倚恃英雄，自料无敌，所虑者惟将军耳。将军乘此机会，托疾辞职，要医他真病，却仍教化诈病，医法绝奇绝幻，更非华陀所能及。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，他人者，自己也。陆逊不好说得自己，故但云他人。以人视我，则我是他。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，以骄其心，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。若荆州无备，用一旅之师，别出奇计以袭之，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。”此是去病之药，三关六部，俱已看明，故有此妙剂。蒙大喜曰：“真良策也。”

由是吕蒙托病不起，上书辞职。陆逊回见孙权，具言前计。孙权乃召吕蒙还建业养病。蒙至，入见权，权问曰：“陆口之任，昔周公谨荐鲁子敬以自代，后子敬又荐卿自代，鲁肃荐子明却于孙权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今卿亦须荐一才望兼隆者，代卿为妙。”蒙曰：“若用望重之人，云长必然提备。陆逊意思深长，而未有远名，非云长所忌；若即用以代臣之任，必有所济。”天下有名无实之人尽多，若有实无名之人，正不可多得。权大喜，即日拜陆逊为偏将军、右都督，代蒙守陆口。逊谢曰：“某年幼无学，恐不堪重任。”正取其年幼为关公所轻。权曰：“子明保卿，必不差错。卿毋得推辞。”逊乃拜受印绶，连夜往陆口，交割马步水三军已毕，即修书一封，具名马、异锦、酒礼等物，遣使赍送樊城见关公。药吕蒙者是良药，药关公者是毒药。良马、异锦等物，抵得箭上乌头。

时公正将息箭疮，按兵不动。忽报：“江东陆口守将吕蒙病危，孙权取回调理，近拜陆逊为将，代吕蒙守陆口。今逊差人赍书具礼，特来拜见。”关公召入，指来使而言曰：“仲谋见识短浅，用此孺子为将！”以汉升为老卒，以伯言为孺，老与幼皆不入公之眼。来使伏地告曰：“陆将军呈书备礼：一来与君侯作贺，二来求两家和好。幸乞笑留。”币重而言甘，诱我也。公拆书视之，书词极其卑谨。言之大甘，其中必苦。关公览毕，仰面大笑，令左右收了礼物，发付使者回去。使者回见陆逊曰：“关公欣喜，无复有忧江东之意。”

逊大喜，密遣人探得关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，苦言药也，甘言疾也，吕蒙之疾愈，关公之疾作也。只待箭疮痊可，便欲进兵。逊察知备细，即差人星夜报知孙权。孙权召吕蒙商议曰：“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，攻取樊城，便可设计袭取荆州。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，何如？”孙皎字叔明，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。蒙曰：“主公若以蒙可用，则独用蒙；若以叔明可用，则独用叔明。兼用则败，专任则胜，自古而然。岂不闻昔日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都督，事虽决于瑜，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，颇不相睦；后因见瑜之才，方始敬服。照应四十回中事。今蒙之才不及瑜，而叔明之亲胜于普，恐未必能相济也。”老成之见。

权大悟，遂拜吕蒙为大都督，总制江东诸路军马；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。蒙拜谢，点兵三万，快船八十余只，选会水者扮作商人，皆穿白衣，在船上摇橹，周善用此法，是小用之；吕蒙用此法，是大用之。却将精兵伏于沟舟字旁沟。鹿舟字旁鹿。船中。次调韩当、蒋钦、朱然、潘璋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等七员大将，相继而进。其余皆随吴侯为合后救应。一面遣使致书曹操，令进兵以袭云长之后。此处不写曹操一边，是省笔。一面先传报陆逊。此处不再写陆逊一边，亦是省笔。然后发白衣人，驾快船往浔阳江去。昼夜趱行，直抵北岸。江边烽火台上守台军盘问时，吴人答曰：“我等皆是客商，因江中阻风，到此一避。”随将财物送与守台军士。军士信之，遂任其停泊江边。约至二更，沟舟字旁沟。鹿舟字旁鹿。中精兵齐出，将烽火台上官军缚倒，暗号一声，八十余船精兵俱起，将紧要去处墩台之军，尽行捉入船中，不曾走了一个。于是长驱大进，径取荆州，无人知觉。赵云、关、张袭三郡，用虚写，今吕蒙袭荆州用实写。将至荆州，吕蒙将沿江墩台所获官军，用好言抚慰，各各重赏，令赚开城门，纵火为号。众军领命，吕蒙便教前导。比及半夜，到城下叫门。门吏认得是荆州之兵，开了城门。众军一声喊起，就城门里放起号火。前有城外之火，今有城中之火。吴兵齐入，袭了荆州。吕蒙便传令：“军中如有妄杀一人，妄取民间一物者，定按军法。”原任官吏，并依旧职。此非吕蒙好处，正是吕蒙奸处。将关公家属，另养别宅，不许闲人搅扰。与吕布不害玄德家小相似。一面遣人申报孙权。

一日大雨，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。忽见一人取民间箸笠以盖铠甲，蒙喝左右执下问之，乃蒙之乡人也。蒙曰：“汝虽系我同乡，但吾号令已出，汝故犯之，当按军法。”只欲结荆州之人也，顾不得同乡之人。其人泣告曰：“某恐雨湿官铠，故取遮盖，非为私用。乞将军念同乡之情！”蒙曰：“吾固知汝为覆官铠，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。”叱左右推下斩之。枭首传示毕，然后收其尸首，泣而葬之。与曹操割发以示众一样奸诈。自是三军震肃。

不一日，孙权领众至。吕蒙出郭迎接入衙。权慰劳毕，仍命潘浚为治中，掌荆州事。潘浚无用，果应王甫之言。监内放出于禁，遣归曹操。为后文灵庙伏笔。安民赏军，设宴庆贺。权谓吕蒙曰：“今荆州已得，但公安傅士仁、南郡糜芳，此二处如何收复？”言未毕，忽一人出曰：“不须张弓只箭，某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公安傅士仁来降，可乎？”众视之，乃虞翻也。权曰：“仲翔有何良策，可使傅士仁归降？”翻曰：“某自幼与士仁交厚；今若以利害说之，彼必归矣。”与李恢说马超仿佛相似。权大喜，遂令虞翻领五百军，径奔公安来。

却说傅士仁听知荆州有失，急令闭城坚守。虞翻至，见城门紧闭，遂写书拴于箭上，射入城中。军士拾得，献与傅士仁。士仁拆书视之，乃招降之意。览毕，想起关公去日恨吾之意，不如早降。照应七十三回中事。即令大开城门，请虞翻入城。二人礼毕，各诉旧情。翻说吴侯宽洪大度，礼贤下土；士仁大喜，即同虞翻赍印绶来荆州投降。孙权大悦，仍令去守公安。未识此时刘璋在公安作何行径。今玄德取益州于刘璋，而荆州又为人所夺，得无报反之道有然耶？为之一叹。吕蒙密谓权曰：“今云长未获，留士仁于公安，久必有变；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归降。”招糜芳即用传士仁，殊不费力。权乃召傅士仁谓曰：“糜芳与卿交厚，卿可招来归降，孤自当有重赏。”傅士仁慨然领诺，遂引十余骑，径投南郡招安糜芳。正是：

今日公安无守志，从前王甫是良言。

未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

徐晃声东击西，此没彼现，只一员正将，两员副将，写来似有千军万马之势，可谓用兵之能者矣。晃之战沔水，与张辽之战合淝，仿佛相类。两人皆有大将才，故关公与之友善。然辽能救公于患难之中，晃独穷公于患难之际，则晃之为人殆逊于辽云。

田单之克复齐城也，因骑劫焚城外之骨；关公之不得复荆州也，以吕蒙能抚城中之民：此则其事之相反者也。张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，欲使楚人之去；吕蒙之以荆州兵召荆兵也，欲使荆人之来：此则其事之相类而相反者矣。关公用阳，而吕蒙用阴；关公用刚，而吕蒙用柔。其存恤将士之家，重待使命之辱，极加厚处，正是极奸猾处。

吕蒙之算傅士仁，与傅士仁之算糜芳，同一机谋也。蒙恐士仁之志未坚，招糜芳，则士仁无貮心矣。士仁恐糜芳之意未决，杀使者，则糜芳无归路矣。孙权之策荆州，与曹操之策樊城，各一机谋也。吴致魏书而嘱魏勿泄，恐关公知之而回救，则荆州之袭未稳矣；魏得吴书而故令公知，使荆兵知之而欲归，则樊城之围自解矣。或同或异，俱极机谋之巧。

或谓关公之走麦城，与前之屯土山无异也。何以前不拒张辽之说，而后独拒诸葛瑾之言？曰：公固降汉不降曹者也，操非借汉之名以招之，终不能致之者也。公但知有汉，不知有曹；不知有曹，又何知有孙。然则其守麦城之心，犹然守土山之心耳。

刘封之不发救兵，孟达实教之。然则刘封之罪，其将视孟达而未减乎？曰：是不然。达故蜀之降将，刘璋可背，则关公何不可背？我无责焉耳。若刘封则汉中王之养子也，王与关公为一体，负关公则是负王。负关公犹可言也，负汉中王不可言也。此不得为刘封恕。

却说糜芳闻荆州有失，正无计可施。忽报公安守将傅士仁至，芳忙接入城，问其事故。士仁曰：“吾非不忠。势危力困，不能支持，我今已降东吴。将军亦不如早降。”芳曰：“吾等受汉中王厚恩，安忍背之？”此人尚有良心。士仁曰：“关公去日，痛恨吾二人；倘一日得胜而回，必无轻恕。公细察之。”芳曰：“吾兄弟久事汉中王，岂可一朝相背？”不忍背玄德，又不忍背糜竺。正犹豫间，忽报关公遣使至，接入厅上。使者曰：“关公军中缺粮，特来南郡、公安二处，取白米十万石，令二将军星夜解去军前交割。如迟立斩。”分明是一道催批，催入东吴。芳大惊，顾谓傅士仁曰：“今荆州已被东吴所取，此粮怎得过去？”士仁厉声曰：“不必多疑！”遂拔剑斩来使于堂上。二人之罪，糜芳从末减。芳惊曰：“公如何？”士仁曰：“关公此意，正要斩我二人。我等安可束手受死？公今不早降东吴，必被关公所杀。”正说间，忽报吕蒙引兵杀至城下。又是一道摧批。芳大惊，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。刘璋之妻弟费观，背姊夫而从玄德；玄德之妻弟糜芳，亦背姊夫而从东吴：两事相类。蒙大喜，引见孙权。权重赏二人。安民已毕，大犒三军。以上按下孙权一边，以下再叙曹操一边。

时曹操在许都，正与众谋士议荆州之事，忽报东吴遣使奉书至。操召人，使者呈上书信。操拆视之，书中具言吴兵将袭荆州，求操夹攻云长。且嘱勿泄漏，使云长有备也。书在袭荆州之前。此处照应前文。操与众谋士商议，主簿董昭曰：“今樊城被困，引颈望救，不如令人将书射入樊城，以宽军心；且使关公知东吴将袭荆州。彼恐荆州有失，必速退兵，却令徐晃乘势掩杀，可获全功。”东吴嘱魏勿泄，魏却欲泄之，以乱关公之心。各人使乖，各人为己，两样肚肠，一般权诈。操从其谋，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战；一面亲统大兵，径往洛阳之南阳陵坡驻扎，以救曹仁。以上按下曹操，以下又叙徐晃。

却说徐晃正坐帐中，忽报魏王使至。晃接入问之，使曰：“今魏王引兵，已过洛阳；令将军急战关公，以解樊城之困。”正说间，探马报说：“关平屯兵在偃城，廖化屯兵在四冢：前后一十二个寨栅，连络不绝。”晃即差副将徐商、吕建假着徐晃旗号，前赴偃城与关平交战。晃却自引精兵五百，循沔水去袭偃城之后。吕蒙袭荆州用假客船，徐晃袭偃城用假旗号。

且说关平闻徐晃自引兵至，遂提本部兵迎敌。两阵对圆，关平出马，与徐商交锋，只三合，商大败而走；吕建出战，五六合亦败走。平乘胜追杀二十余里，忽报城中火起。平知中计，急勒兵回救偃城。正遇一彪军摆开，徐晃立马在门旗下，高叫曰：“关平贤侄，好不知死！汝荆州已被东吴夺了，犹然在此狂为！”故意在军前说，将以乱众军之心。平大怒，纵马轮刀，直取徐晃；不三四合，三军喊叫，偃城中火光大起。平不敢恋战，杀条大路，径奔四冢寨来。廖化接着。化曰：“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，军心惊慌，如之奈何？”皆是魏军散布此言，却在廖化口中叙出。平曰：“此必讹言也。军士再言者斩之！”忽流星马到，报说：“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领兵攻打。”此特假徐晃，非真徐晃也。平曰：“若第一屯有失，诸营岂得安宁？此间皆靠沔水，贼兵不敢到此。吾与汝同去救第一屯。”廖化唤部将分付曰：“汝等坚守营寨，如有贼到，即便举火。”部将曰：“四冢寨鹿角十重，虽飞鸟亦不能入，何虑贼兵。”为后文做反衬。于是关平、廖化尽起四冢寨精兵，奔至第一屯住扎。关平看见魏兵屯于浅山之上，诱敌之计。谓廖化曰：“徐晃屯兵不得地利，今夜可引兵劫寨。”化曰：“将军可分兵一半前去，某当谨守本寨。”

是夜，关平引一枝兵，杀入魏寨，不见一人。平知是计，火速退时，左边徐商，右边吕建，两下夹攻。但见二将，不见徐晃，徐晃此时已在四冢寨矣。平大败回营，魏兵乘势追杀前来，四面围住。关平、廖化支持不住，弃了第一屯，径投四冢寨来。早望见寨中火起，急到寨前，只见皆是魏兵旗号。夺偃城用实写，夺四冢用虚写。关平等退兵，忙奔樊城大路而走。前面一军拦住，为首大将，乃是徐晃也。写得徐晃出没不测。平、化二人奋力死战，夺路而走。回到大寨，来见关公曰：“今徐晃夺了偃城等处；又兼曹操自引大军，分三路来救樊城；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。”关公喝曰：“此敌人讹言，以乱我军心耳！东吴吕蒙病危，孺子陆逊代之，不足为虑！”方知陆逊用计之妙。

言未毕，忽报徐晃兵至。公令备马。平谏曰：“父体未痊，不可与敌。”公曰：“徐晃与吾有旧，深知其能；若彼不退，吾先斩之，以警魏将。”遂披挂提刀上马，奋然而出。魏军见之，无不惊惧。关公之威，虽死犹在，何况当日。公勒马问曰：“徐公明安在？”魏营门旗开处，徐晃出马，欠身而言曰：“自别君侯，倏忽数载不见，不想君侯须发已苍白矣！忆昔壮年相从，多蒙教诲，感谢不忘。今君侯英风，震于华夏，使故人闻之，不胜叹羡。兹幸得一见，深慰渴怀。”与曹操对韩遂语相似。公曰：“吾与公明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；今何故数穷吾儿耶？”晃回顾众将，厉声大叫曰：“若取得云长首级者，重赏千金！”忽然变脸，前恭后倨，又与曹操对韩遂大是不同。公惊曰：“公明何出此言？”晃曰：“今日乃国家之事，某不敢以私废公。”与关公在华容时，何啻天壤。言讫，挥大斧直取关公。公大怒，亦挥刀迎之。战八十余合，公虽武艺绝伦，终是右臂少力。关平恐公有失，火急鸣金，公拨马回寨。忽闻四下里喊声大震。原来是樊城曹仁闻曹操救兵至，引军杀出城来。不从曹仁一边叙来，却从关公一边写出，省笔。与徐晃会合，两下夹攻，荆州兵大乱。关公上马，引众将急奔襄江上流头。背后魏兵追至。关公急渡过襄江，望襄阳而奔。忽流星马到，报说荆州已被吕蒙所夺，家眷被陷。此时方知荆州事。关公大惊。不敢奔襄阳，提兵投公安来。探马又报，公安傅士仁已降东吴了。此时方知公安事。关公大怒。忽催粮人到，报说公安傅士仁往南郡，杀了使命，招糜芳都降东吴去了。此时方知南郡事。

关公闻言，怒气冲塞，疮口迸裂，昏绝于地。众将救醒，公顾谓司马王甫曰：“悔不听足下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。”照应七十三回中语。因问：“沿江上下，何不举火？”探马答曰：“吕蒙使水手尽穿白衣，扮作客商渡江，将精兵伏于沟舟字旁沟。鹿舟字旁鹿。之中，先擒了守台士卒，因此不得举火。”公跌足叹曰：“吾中奸贼之谋矣！有何面目见兄长耶！”公此时之志，已誓在必死。管粮都督赵累曰：“今事急矣，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，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。”关公依言，差马良、伊籍赍文三道，星夜赴成都求救；恨请援之不早耳。一面引兵来取荆州，自领前队先行，留廖化、关平断后。按下关公，再叙曹操。

却说樊城围解，曹仁引众将来见曹操，泣拜请罪。操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汝等之罪也。”操重赏三军，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，顾谓众将曰：“荆州兵围堑鹿角数重，徐公明深入其中，竟获全功。孤用兵三十余年，未敢长驱径入敌围。公明真胆识兼优者也！”玄德赞子龙，只是一身胆；今曹操赞徐晃，又添一个“识”字。众皆叹服。操班师还于摩陂驻扎。徐晃兵至，操亲出寨迎之，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，并无差乱。操大喜曰：“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！”直欲以摩陂当细柳。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，同夏侯尚守襄阳，以遏关公之师。操因荆州未定，荆州已定而云未定者，以关公尚在故耳。就屯兵于摩陂，以候消息。按下曹操，再叙关公。

却说关公在荆州路上，进退无路，谓赵累曰：“目今前有吴兵，后有魏兵，吾在其中，救兵不至，如之奈何？”累曰：“昔吕蒙在陆口时，尝致书君侯，两家约好共诛操贼，前文但叙陆逊致书，未叙吕蒙致书，此又补前文之所未及。今却助操而袭我，是背盟也。君侯暂驻军于此，可差人遗书吕蒙责之，看彼如何对答。”关公从其言，遂修书遣使赴荆州来。

却说吕蒙在荆州，传下号令：凡荆州诸郡，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，不许吴兵搅扰，按月给与粮米；有患病者，遣医治疗。将士之家，感其恩惠，安堵不动。不是吕蒙好处，正是吕蒙奸处。忽报关公使至，吕蒙出郭迎接入城，以宾礼相待。恶极。使者呈书与蒙。蒙看毕，谓来使曰：“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，乃一己之私见；今日之事，乃上命差遣，不得自主。烦使者回报将军，善言致意。”关公单刀赴会全用硬，吕蒙此时全用软。遂设宴款待，送归馆驿安歇。于是随征将士之家，皆来问信。有附家书者，有口传音信者，皆言家门无恙，衣食不缺。皆在吕蒙术中。

使者辞别吕蒙，蒙亲送出城。使者回见关公，具道吕蒙之语，并说：“荆州城中，君侯宝眷并诸将家属，俱各无恙，供给不缺。”公大怒曰：“此奸贼之计也！我生不能杀此贼，死必杀之，以雪吾恨！”为后文伏线。喝退使者。使者出寨，众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。使者具言各家安好，吕蒙极其恩恤，并将书信传送各将。各将欣喜，皆无战心。俱在吕蒙术中。

关公率兵取荆州，军行之次，将士多有逃回荆州者。关公愈加恨怒，遂催军前进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乃蒋钦也，不从东吴叙来，却从关公一边撞见，省笔之法。勒马挺枪，大叫曰：“云长何不早降！”关公骂曰：“吾乃汉将，岂降贼乎？”拍马舞刀，直取蒋钦。不三合，钦败走。关公提刀追杀二十余里，喊声忽起，左边山谷中韩当领军冲出，右边山谷中周泰引军冲出，蒋钦回马复战，三路夹攻。关公急撒军回走。行无数里，只见南山冈上人烟聚集，一面白旗招飐，上写“荆州土人”四字。众人都叫：“本处人速速投降！”皆催散关公兵之计。关公大怒，欲上冈杀之。山崦内又有两军撞出，左边丁奉，右边徐盛，并合蒋钦等三路军马，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将关公困在垓心。东吴既袭荆州，可以已矣，又使众将来攻关公，其恶已甚。手下将士，渐渐消疏。比及杀到黄昏，关公遥望四山之上，皆是荆州士兵，呼兄唤弟，觅子寻爷，喊声不住。军心尽变，皆应声而去。皆在吕蒙术中。关公止喝不住，部从止有三百余人。杀至三更，正东上喊声连天，乃是关平、廖化分两路兵，杀入重围，救出关公。关平告曰：“军心乱矣，必得城池暂屯，以待援兵。麦城虽小，足可屯扎。”关公从之，催促残军前至麦城。此时走麦城，与二十五回奔土山相似。分兵紧守四门，聚将士商议。赵累曰：“此处相近上庸，现有刘封、孟达在彼把守，可速差人往求救兵。成都之救远，上庸之救近，急则取其近者。若得这枝军马接济，以待川兵大至，军心自安矣。”

正议间，忽报吴兵已至，将城四面围定。公问曰：“谁敢突围而出，往上庸求救？”廖化曰：“某愿往。”马良、伊藉之去也易，廖化之去也难，急则不避其难者。关平曰：“我护送汝出重围。”关公即修书付廖化，藏于身畔。饱食上马，开门出城。正遇吴将丁奉截往。被关平奋力冲杀，奉败走。廖化乘势杀出重围，投上庸去了。关平入城，坚守不出。

且说刘封、孟达自取上庸，太守申耽率众归降，因此汉中王加刘封为副将军，与孟达同守上庸。接叙七十二回中事。当日探知关公兵败，二人正议间，忽报廖化至。封令请人问之。化曰：“关公兵败，见困于麦城，被围至急，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，特命某突围而出，来此求救。望二将军速起上庸之兵，以救此危。倘稍迟延，公必陷矣。”太史慈求救于平原，是突如其来；廖化求救于上庸，是有因而至。一则言之慷慨，一则言之急切。封曰：“将军且歇，容某计议。”如此急事，有何计议，计议便不像了。

化乃至馆驿安歇，端候发兵。刘封谓孟达曰：“叔父被困，如之奈何？”达曰：“东吴兵精将勇。且荆州九郡，俱已属彼，止有麦城，乃弹丸之地。又闻曹操亲督大军四五十万，屯于摩陂，量我等山城之众，安能敌得两家之强兵？不可轻敌。”又是一个傅士仁。封曰：“吾亦知之。奈关公是吾叔父，安忍坐视而不救乎？”达笑曰：“将军以关公为叔，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。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，关公即不悦。照应前文。后汉中王登位之后，欲立后嗣，问于孔明，孔明曰：‘此家事也，问关、张可矣，’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。关公以将军乃螟蛉之子，不可僭立，补前文之所未及。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，以杜后患。此特孟达挑构之语。此事人人知之，将军岂反不知耶？何今日犹沾沾以叔侄之义，而欲冒险轻动乎？”如此挑构阻挠，可恨可恶。封曰：“君言虽是，但以何词却之？”达曰：“但言山城初附，民心未定，不敢造次兴兵，恐失所守。”封从其言。次日，请廖化至，言此山城初附之所，未能分兵相救。又是一个糜芳。○玄德于孔融疏矣，于陶谦又疏矣，而能因太史慈之请而救孔融，又能因融之请而救陶谦，今刘封乃听孟达而拒廖化，安得为肖子乎？化大惊，以头叩地曰：“若如此则关公休矣！”达曰：“我今即往，一杯之水，安能救一车薪之火乎？将军速回，静候蜀兵至可也。”化大恸告求，直欲效包胥之哭。刘封、孟达皆拂袖而入。刘封之杀兆于此。廖化知事不谐，寻思须告汉中王求救，遂上马大骂出城，望成都而去。

却说关公在麦城，盼望上庸兵到，却不见动静。手下止有五六百人，多半带伤；城中无粮，甚是苦楚。忽报城下一人教休放箭，有话来见君侯。公令放入，问之，乃诸葛瑾也。礼毕，茶罢，瑾曰：“今奉吴侯命，特来劝谕将军。自古道：‘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’今将军所统汉上九郡，皆已属他人矣；止有孤城一区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危在旦夕。将军何不从瑾之言，归顺吴侯，复镇荆襄，可以保全家眷。幸君侯熟思之。”张辽说关公，是说之以理；诸葛瑾说关公，但告之以势。公为理屈，不为势屈也。关公正色而言曰：“吾乃解良一武夫，汉文帝与南越王书曰：“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。”公开口一语，正与相类。蒙吾主以手足相待，安肯背义投敌国乎？城若破，有死而已。玉可碎，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，而不可毁其节；身虽殒，名可垂于竹帛也。言贯金石。汝勿多言，速请出城，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！”瑾曰：“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，同力破曹，共扶汉室，别无他意。君侯何执迷如是？”又照应前文做媒之事。言未毕，关平拔剑而前，欲斩诸葛瑾。意气凛然，今之立于公侧，诚不愧矣。公止之曰：“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，今若杀彼，伤其兄弟之情也。”自重其兄弟，以及人之兄弟；惟其能忠，所以能恕。遂令左右逐出诸葛瑾。瑾满面羞惭，上马出城，回见吴侯曰：“关公心如铁石，不可说也。”孙权曰：“真忠臣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吕范曰：“某请卜其休咎。”魏有管辂之卜，吴有吕范之卜；一则知定军于先时，一则占麦城于临事。权即令卜之。范揲蓍成象，乃“地水师”卦，更有玄武临应，主敌人远奔。权问吕蒙曰：“卦主敌人远奔，卿以何策擒之？”蒙笑曰：“卦象正合某之机也。关公虽有冲天之翼，飞不出吾罗网矣！”正是：

龙游沟壑遭虾戏，凤入牢笼被鸟欺。

毕竟吕蒙之计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二卷完）

# 第十三卷

##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

“云长安在”一语，抵得一部《金刚经》妙义。以“安在”二字推之，微独云长为然也。吴安在？魏安在？蜀安在？三分事业，三国人才，皆安在哉？凡有在者不在，而惟无在者常在，知其所在，而云长乃千古如在矣。

昔之和尚能感神，今之和尚善捣鬼。看普静独自一个在玉泉山修行，方是清净法师，所以能点化云长耳。每见近日有一等没发光棍，略诵几句《多心经》，辄欲升座说法；盗袭几句野狐禅，便称棒喝宗门。聚徒成群，过都越国，哄动男女，填塞街巷，布施金钱。和尚捣鬼，众人见鬼，总是一派鬼混。恨不借云长青龙刀，一斩其魔障也。

云长英灵不泯固矣，而赤兔马亦在云中。岂马为英雄之马，其英灵亦胜于人耶？况青巾绿袍，并青龙偃月刀，皆依然如故，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？曰：无疑也。其神灵则不独相随之人附之而灵，其所用之物亦与之而俱灵。平也、仓也、马也、刀也、巾袍也，皆宜与云长并垂不朽者也。

或疑关、张并是英雄，而云长显圣，不闻翼德显圣，何也？曰：翼德何尝不显圣？相传有在唐留姓，在宋留名之说。今张睢阳、岳武穆，声灵赫然，庙祀甚肃，岂非翼德之未尝死乎？况桃园三人，非三人也，一人而已。云长存，即谓之翼德存可耳；且谓与玄德俱存，亦无不可耳。

关公既经普静点化之后，人相我相，一切皆空，何又有追吕蒙、骂孙权、惊曹操、告玄德之事乎？曰：云长不以生死而有异，玉泉山之关公，与镇国寺之关公，非有两关公也。善善恶恶，因乎自然，而我无与焉。追所当追，骂所当骂，惊所当惊，告所当告，直以为未尝追，未尝骂，未尝惊，未尝告而已矣。不宁惟是，五关斩将直是未尝斩，水淹七军直是未尝淹也。

却说孙权求计于吕蒙。蒙曰：“吾料关某兵少，必不从大路而逃，麦城正北有险峻小路，必从此路而去。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，伏于麦城之北二十里；彼军至，不可与敌，只可随后掩杀。彼军定无战心，必奔临沮。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于临沮山僻小路，关某可擒矣。权志在于得荆州耳，何必害关公而后快？若使鲁肃而在，决不为此。今遣将士各门攻打，只空北门待其出走。”操围公于土山，不使之走；权围公于麦城，偏欲使之走。权闻计，令吕范再卜之。管辂只有一卜，吕范一事而有再卜。卦成，范告曰：“此卦主敌人投西北而走，今夜亥时必然就擒。”亥属水，乃合玄武临应之兆。权大喜，遂令朱然、潘璋领两枝精兵，各依军令埋伏去讫。

且说关公在麦城，计点马步军兵，止剩三百余人；粮草又尽。是夜，城外吴兵招唤各军姓名，越城而去者甚多。项羽垓下之役，八千子弟且俱散去，何况三百人乎？救兵又不见到。心中无计，谓王甫曰：“吾悔昔日不用公言！今日危急，将复何如？”甫哭告曰：“今日之事，虽子牙复生，亦无计可施也。”孔明见在，但远不能救耳。赵累曰：“上庸救兵不至，乃刘封、孟达按兵不动之故。何不弃此孤城，奔入西川，再整兵来，以图恢复？”公曰：“吾亦欲如此。”遂上城观之。见北门外敌军不多，因问本城居民：“此去往北，地势若何？”答曰：“此去皆是山僻小路，可通西川。”公曰：“今夜可走此路。”王甫谏曰：“小路有埋伏，可走大路。”此时若用王甫之言，或犹可免未可知也。公曰：“虽有埋伏，吾何惧哉！”即下令马步官军，严整装束，准备出城。甫哭曰：“君侯于路小心保重！某与部卒百余人，死据此城；城虽破，身不降也！此言亦可贯金石，与公并垂不朽矣。专望君侯速来救援！”

公亦与泣别。遂留周仓与王甫同守麦城，关公自与关平、赵累，引残卒二百余人，突出北门。公于此时不即自杀者，尚欲图后举，以报汉中王也。关公横刀前进，行至初更以后，是亥时了。约走二十余里。只见山凹处，金鼓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到，为首大将朱然，骤马挺枪叫曰：“云长休走！趁早投降，免得一死！”公大怒，拍马轮刀来战。朱然便走，公乘势追杀。一棒鼓响，四下伏兵皆起。公不敢战，望临沮小路而走，朱然率兵掩杀。关公所随之兵，渐渐稀少。兵之渐少，非必尽死也，大率为荆州兵招去耳。去不得四五里，前面喊声又震，火光大起，潘璋骤马舞刀杀来。公大怒，轮刀相迎，只三合，潘璋败走。公不敢恋战，急望山路而走。背后关平赶来，报说赵累已死于乱军中。赵累之死，在关平口中叙出，用虚写妙。关公不胜悲惶，遂令关平断后，公自在前开路，随行止剩得十余人。行至决石，两下是山，山边皆芦苇败草，树木丛杂。时已五更将尽。吕范卜在亥时，今却到五更，读者窃幸其数之不着矣。正走之间，一声喊起，两下伏兵尽出，长钩套索，一齐并举，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。关公翻身落马，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。读至此，令人拍案一叫。关平知父被擒，火速来救；背后潘璋、朱然率兵齐至，把关平四下围住。平孤身独战，力尽亦被执。读至此，又拍案一叫。至天明，孙权闻关公父子已被擒获，大喜，聚众将于帐中。

少时，马忠簇拥关公至前。权曰：“孤久慕将军盛德，欲结秦晋之好，何相弃耶？原来是不肯扳亲之恨。一笑。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？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？”曹操敬礼关公，而孙权笑之，不及曹操多矣。关公厉声骂曰：“碧眼小儿，紫髯鼠辈！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，誓扶汉室，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？操为汉贼，而助操攻公，则吴亦叛汉之贼也。骂得快畅。我今误中奸计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”权回顾众官曰：“云长世之豪杰，孤深爱之。今欲以礼相待，劝使归降，何如？”主簿左咸曰：“不可。昔曹操得此人时，封侯赐爵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马一提金，下马一提银：如此恩礼，毕竟留之不住，听其斩关杀将而去。将公往事一提，照应二十七回之前。致使今日反为所逼，几欲迁都以避其锋。独不提起华容之事何耶？今主公既已擒之，若不即除，恐贻后患。”孙权沉吟半晌曰：“斯言是也。”遂命推出。于是关公父子皆遇害。曹操不害关公，而孙权害之，不及曹操多矣。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。关公亡年五十八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汉末才无敌，云长独出群：神威能奋武，儒雅更知文。天日心如镜，《春秋》义薄云。昭然垂万古，不止冠三分。

又有诗曰：

人杰惟追古解良，士民争拜汉云长。桃园一日兄和弟，俎豆千秋帝与王。气挟风雷无匹敌，志垂日月有光芒。至今庙貌盈天下，古木寒鸦几夕阳。

关公既殁，坐下赤兔马被马忠所获，献与孙权。权即赐马忠骑坐。其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。此马不为吕布死，而为关公死，死得其所矣，马亦能择主乎？

却说王甫在麦城中，骨颤肉惊，乃问周仓曰：“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，立于前；急问之，忽然惊觉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前有关公之梦，此又有王甫之梦。正说间，忽报吴兵在城下，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。王甫、周仓大惊，急登城视之，果关公父子首级也。王甫大叫一声，堕城而死。周仓自刎而亡。二人死且不朽，今人但塑平与仓之像于公侧，而不及王甫、赵累二人，犹为有阙也。于是麦城亦属东吴。

却说关公英魂不散，荡荡悠悠，直至一处：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，名为玉泉山。山上有一老僧，法名普净，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。二十七回中之人，至此忽然照出。后因云游天下，来到此处，见山明水秀，就此结草为庵，每日坐禅参道，是普净法师，不是热闹和尚。身边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饭度日。小行者而忍使之化饭，便不似今之爱恤徒弟的和尚了。是夜，月白风清，三更已后，普净正在庵中默坐，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：“还我头来！”既在空，何有我？本无我，何有头？本无头，何有还？本无头去，何有头来？○若云无头，呼者是谁？若从还头，还于何处？普净仰面谛视，只见空中一人，骑赤兔马，提青龙刀，左有一白面将军、右有一黑脸虬髯之人相随，关平、周仓，在普静眼中写出，妙在不知其人。一齐按落云头，至玉泉山顶。普净认得是关公，遂以手中麈尾，击其户曰：“云长安在？”此语抵得一声棒喝。关公英魂顿悟，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，叉手问曰：“吾师何人？愿求法号。”普净曰：“老僧普净，昔日汜水关前镇国寺中，曾与君侯相会，今日岂遂忘之耶？”云长空，普静亦空，何必忘，何必不忘。公曰：“向蒙相救，铭感不忘。今某己遇祸而死，愿求清诲，指点迷途。”普净曰：“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论；后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四语抵得升座说法一场。今将军为吕蒙所害，大呼‘还我头来’，然则颜良、文丑，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，又将向谁索耶？”现前因果。于是关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依而去。稽首则无头而有头，皈依则有我而无我矣。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，乡人感其德，就于山顶上建庙，四时致祭。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：

赤面秉赤心、骑赤兔追风，驰驱时无忘赤帝；

青灯观青史、仗青龙偃月，隐微处不愧青天。

却说孙权既害了关公，遂尽收荆襄之地，赏稿三军，设宴大会诸将庆功；置吕蒙于上位，顾谓众将曰：“孤久不得荆州，今唾手而得，皆子明之功也。”蒙再三逊谢。权曰：“昔周郎雄略过人，破曹操于赤壁，不幸早夭，鲁子敬代之。子敬初见孤时，便及帝王大略，此一快也；曹操东下，诸人皆劝孤降，子敬独劝孤召公瑾逆而击之，此二快也。子敬未尝结连曹操，又胜于子明。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，是其一短。借备以荆州，合力拒操，正是长策，何云短也。今子明设计定谋，立取荆州，胜子敬、周郎多矣！”昧讨贼之义，是吕蒙不如二人，何得反曰胜之？

于是亲酌酒赐吕蒙。吕蒙接酒欲饮，忽然掷杯于地，一手揪住孙权，厉声大骂曰：“碧眼小儿！紫髯鼠辈！还识我否？”令人吓杀，○“我”字叫得响。众将大惊，急救时，蒙推倒孙权，大步前进，坐于孙权位上，两眉倒竖，双眼圆睁，大喝曰：“我自破黄巾以来，纵横天下三十余年，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，我生不能啖汝之肉，死当追吕贼之魂！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。”惊天动地之人，自有此作威显圣之事。权大惊，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。只见吕蒙倒于地上，七窍流血而死。死得快畅，孙权亦险些儿。众将见之，无不恐惧。权将吕蒙尸首具棺安葬，赠南郡太守、孱陵侯；命其子吕霸袭爵。孙权自此感关公之事，惊讶不已。

忽报张昭自建业而来。权召入问之。昭曰：“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，江东祸不远矣！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。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；更兼诸葛亮之谋，张、黄、马、赵之勇。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，必起倾国之兵，奋力报仇，恐东吴难与敌也。”势所必然。权闻之大惊，跌足曰：“孤失计较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却才被死吕蒙吓了一跳，今见活张昭又吓了一跳。昭曰：“主公勿忧。某有一计，令西蜀之兵不犯东吴，荆州如盘石之安。”权问：“何计？”昭曰：“今曹操拥百万之众，虎视华夏，刘备急欲报仇，必与操约和。玄德必不与操连和，但在东吴，须以此度之耳。若二处连兵而来，东吴危矣。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转送与曹操，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，必痛恨于操，西蜀之兵不向吴，而向魏矣。虽是东吴之所谋，实亦曹操之所使，嫁祸于操，诚为不过。吾乃观其胜负，于中取事。此为上策。”既欲嫁祸于人，又欲取利于己，人情大抵如是。

权从其言，随遣使者以木匣盛关公首级，星夜送与曹操。时操从摩陂班师回洛阳，闻东吴送关公首级至，喜曰：“云长已死，吾夜眠贴席矣。”夜眠今始贴席，孰知席将不能久贴也。阶下一人出曰：“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。”又早识破。操视之，乃主簿司马懿也。操问其故。懿曰：“昔刘、关、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东吴害了关公，惧其复仇，故将首级献与大王，使刘备迁怒大王；不攻吴而攻魏，他却于中乘便而图事耳。”如烛照而龟卜。操曰：“仲达之言是也。孤以何策解之？”懿曰：“此事极易。大王可将关公首级，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礼；刘备知之，必深恨孙权，尽力南征。我却观其胜负：蜀胜则击吴，吴胜则击蜀。二处若得一处，那一处亦不久也。”乖的又撞着乖的。操大喜，从其计，遂召吴使入。呈上木匣，操开匣视之，见关公面如平日。操笑曰：“云长公别来无恙？”与华容道相见之语一般，前是恭敬，此是戏谑。言未讫，只见关公口开目动，须发皆张，操惊倒。才吓倒孙权，又吓倒曹操，关公竟未尝死也。众官急救，良久方醒，顾谓众官曰：“关将军真天神也！”吴使又将关公显圣附体、骂孙权追吕蒙之事告操。操愈加恐惧，活关公可怕，死关公更可怕；死关公无异活关公，则尤可怕。遂设牲醴祭祀，刻沉香木为躯，以王侯之礼，葬于洛阳南门外，令大小官员送殡，操自拜祭，赠为荆王，差官守墓；即遣吴使回江东去讫。以上按下曹操，以下接叙孙权。

却说汉中王自东川回成都，法正奏曰：“王上先夫人去世；孙夫人又南归，未必再来。糜夫人死而糜芳叛去，孙夫人去而孙权见图。正叙西川一边，却紧照荆州一边。人伦之道，不可废也，必纳王妃以襄内政。”汉中王从之，法正复奏曰：“吴懿有一妹，美而且贤。尝闻有相者，相此女后必大贵。前叙卜，此叙相，闲闲相对。先曾许刘焉之子刘瑁，瑁早夭。其女至今寡居，大王可纳之为妃。”正说婚姻，却关碍兄弟。汉中王曰：“刘瑁与我同宗，于理不可。”笃于异姓兄弟，岂忍忘同族兄弟。法正曰：“论其亲疏，何异晋文之与怀嬴乎？”法正做媒，颇为不正。汉中王乃依允，遂纳吴氏为王妃。玄德应允，大是从权。后生二子：长刘永，字公寿；次刘理，字奉孝。带笔叙及。

且说东西两川，民安国富，田禾大成。忽有人自荆州来，言东吴求婚于关公，关公力拒之。法正议婚，东吴亦议婚。玄德应允，关公不肯应允，正相映像。孔明曰：“荆州危矣！可使人替关公回。”若能如此，荆州不失，惜乎有此言，未有此事。正商议间，荆州捷报使命络绎而至。不一日，关兴到，具言水淹七军之事。忽又报马到来，报说：“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，提防甚密，万无一失。”因此玄德放心。补叙玄德。

忽一日，玄德自觉浑身肉颤，行坐不安；至夜不能宁睡，起坐内堂秉烛看书。觉神思昏迷，伏几而卧；就室中起一阵冷风，灯灭复明，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。写得闪忽可畏。玄德问曰：“汝何人，夤夜至吾内室？”其人不答。玄德疑怪，自起视之，乃是关公，于灯影下往来躲避。与玉泉山顶，孙权座间，另是一般光景。玄德曰：“贤弟别来无恙！夜深至此，必有大故。吾与汝情同骨肉，因何回避？”关公泣告曰：“愿兄起兵，以雪弟恨！”言讫，冷风骤起，关公不见。玄德忽然惊觉，乃是一梦。前叙王甫一梦，此又叙玄德一梦。时正三鼓。玄德大疑，急出前殿，使人请孔明来。孔明入见，玄德细言梦警。孔明曰：“此乃主上心思关公，故有此梦。何必多疑？”人亦有言，将信将疑，睊睊心目，寤寐见之。玄德再三疑虑，孔明以善言解之。读者至此，心疑孔明胡涂矣。

孔明辞出，至中门外迎见许靖。靖曰：“某才赴军师府下报一机密，听知军师入宫，特来至此。”孔明曰：“有何机密？”靖曰：“某适闻外人传说，东吴吕蒙已袭荆州，关公已遇害！故特来密报军师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夜观天象，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，已知云长必然被祸，但恐主上忧虑，故未敢言。”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。二人正说之间，忽然殿内转出一人，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：“如此凶信，公何瞒我？”孔明视之，乃玄德也。玄德忽见灯下一人，孔明忽见殿后一人，皆写得突兀。孔明、许靖奏曰：“适来所言，皆传闻之事，未足深信。愿王上宽怀，勿生忧虑。”玄德曰：“孤与云长，誓同生死。彼若有失，孤岂能独生耶？”有此一语，二公一发不肯说实话。

孔明、许靖正劝解之间，忽近侍奏曰：“马良、伊籍至。”接笋甚紧。玄德急召入问之。二人具说荆州已失，关公兵败求救。妙在只晓得一半，尚不知有后事。呈上表章。未及拆观，侍臣又奏：“荆州廖化至。”接笋更急。玄德急召入。化哭拜于地，细奏刘封、孟达不发救兵之事。亦只晓得一大半，尚不知有后事。玄德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吾弟休矣！”孔明曰：“刘封、孟达如此无礼，罪不容诛！主上宽心，亮亲提一旅之师，去救荆襄之急。”有此言，不必有此事。玄德泣曰：“云长有失，孤断不独生，孤来日自提一军，去救云长。”遂一面差人赴阆中报知翼德，一面差人会集人马。预为后文伏笔，足见三人同心。未及天明，一连数次，报说关公夜走临沮，为吴将所获，义不屈节，父子归神。一路俱作吞吐之事，至此方才叙完。绝妙笔法。玄德听罢，大叫一声，昏绝于地。正是：

为念当年同誓死，忽教今日独捐生。

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

曹操之杀华佗，以佗之将杀操也。佗疗操，而何以云杀操？曰：凿其头，则是欲杀之也。臂则刮，未闻头可凿，如凿其头而能活，必如左慈之幻术则可，若以言医：则无是理也。无是理，则其欲杀之无疑也。曷为疗关公则疗之，疗曹操则欲杀之？曰：能慕义者必恶恶。于其慕关公之义而疗公，则知其必能杀操者耳。故华佗之死，当与吉平之死并传。

或惜华佗之书不传，而后世无神医，此言非笃论也。医者，意也。意岂书之所能传乎？不可知之谓神，医而曰神，神岂书之所得而解乎？以书治病者，不谓之知医。犹之以书用兵者，不谓之知兵。佗之书与《孟德新书》而俱焚，焚之诚是矣。吴氏之妇焚之，为其书之足以杀身。若使吴氏之妇不焚之，而今人学之，又恐其书之足以杀人耳。

曹操死于庚子之年，戊寅之月，而十回之前早有左慈“土鼠金虎”一言伏案矣。然而数之未尽，事在将来，触左慈而不死，触树神而后死：前文之左慈，特为此回之引子也。犹之合眼见关公而不死，开眼见伏后诸人而后死：此回之关公，特为前回之余波也。且树神又为伏后诸人之引子；而夏侯惇见伏后，又为曹操见伏后之余波。斯篇略借鬼神之事，警戒奸雄，事极其妙，文亦极其妙。

曹操之托文王，与王莽之托周公相似，而曹操又巧于王莽。何也？篡国之事，王莽身自为之，曹操不自为之，而使其子为之，则莽拙而操巧也。王莽以金腾学周公，又以居摄学虞舜，是欲以一身而兼学两圣人之事。曹操以其身学文王，而使其子学武王，是欲以两世而分学两圣人之事。呜呼！以圣人之事，而乃为奸雄之所窃，岂不重可叹耶！

或见曹操分香卖履之令，以为平生奸伪，死见真性。不知此非曹操之真，乃是曹操之伪也。非至死而见真，乃至死而犹伪也。临终遗命，有大于禅代者乎？乃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，而独无一语及禅代之事，是欲使天下后世，信其无篡国之心；于是子孙蒙其恶名，而己则避之，即自比周文之意耳。其意欲欺尽天下后世之人，而天下后世之无识者，乃遂为其所欺。操真奸雄之尤哉！

曹操平生无真，至死犹假，则分香卖履是也。临死无真，死后犹假，则疑冢七十二是也。以生曹操欺人不奇，以死曹操欺人则奇矣。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，以无数假曹操欺人则更奇矣。然曹操之死，以假混真，虽有无数假曹操，其中却有一真曹操。曹操之生，有假无真，人只见得一假曹操，到底不曾认得一真曹操。不独死曹操是假，即活曹操亦是假；不独假曹操是假，即真曹操亦是假，是其生又幻于其死云。

曹操既护其生前之身，又护其死后之身，则疑冢七十二是也。既护其死后之形，又欲娱其死后之魂，则命设帷帐于铜雀台，每进食必奏乐是也。其生前之作恶，不畏死后之受谴者，以死后之无知耳。若欲娱死后之魂，则是有知矣。岂受谴则无知，而娱乐则有知乎？其杀人于生前不畏其报复于死后者，以他人死后之无知耳。若自娱其死后之魂，则己固有知矣。岂己之死则有知，而他人之死则无知乎？究竟果报昭然，厉鬼终当杀贼；地狱既设，游魂难到铜台。我叹曹操之巧，终笑曹操之愚。

观三马同槽之梦，又在马腾既死之后，而窃叹数之所伏，有非人意计之所得防也。周王以“檿弧”之谣杀弓人，而不知其应在褒姒；汉武以狱中天子气而杀罪人，而不知其应在病己；王莽以易名应谶之故而杀刘歆，而不知其应在光武。今操之梦兆亦有是矣。若谓前之梦为西凉，则马休、马铁固合而为三；若谓后之梦为西凉，则马超、马岱已仅存其二。因后之谬，并识前之非。而既识前之非，更无从考其后之是。读者至此，为之喟然。

却说汉中王闻关公父子遇害，哭倒于地。众文武急救，半晌方醒，扶入内殿。孔明劝曰：“主上少忧。自古道死生有命；关公平日刚而自矜，故今日有此祸。以不记军师“东和孙权”一语，故似有埋怨之意。王上且宜保养尊体，徐图报仇。”玄德曰：“孤与关、张二弟桃园结义时，誓同生死。今云长已亡，孤岂能独享富贵乎？”言未已，只见关兴号恸而来。玄德见了，大叫一声，又哭绝于地。羊舌见向戍而泣，况玄德乎？众官救醒。一日哭绝三五次，三日水浆不进，只是痛哭，泪湿衣襟，斑斑成血。是真哥哥，不是假哥哥。孔明与众官再三劝解。玄德曰：“孤与东吴，誓不同日月也！”不反兵之仇，非不共戴之仇。孔明曰：“闻东吴将关公首级献与曹操，操以王侯礼祭葬之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何意也？”孔明曰：“此是东吴欲移祸于曹操，操知其谋，故以厚礼葬关公，令主上归怨于吴也。”张昭、司马懿之计，总不能逃此公之明鉴。玄德曰：“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，以雪吾恨！”舍魏而单举吴。孔明谏曰：“不可。方今吴欲令我伐魏，魏亦欲令我伐吴，各怀谲计，伺隙而乘。王上只宜按兵不动，且与关公发丧。待吴、魏不和，乘时而伐之可也。”此以吴、魏并说。众官又再三劝谏，玄德方才进膳，传旨川中大小将士，尽皆挂孝。早为后文张飞伏笔。汉中王亲出南门招魂祭奠，号哭终日。《诗》曰：“上慎旃哉，犹来无死。”今竟死矣！吊祭不至，招魂何依？为之兄者，能不悲哉？○以上按下玄德，以下先叙曹操。

却说曹操在洛阳，自葬关公后，每夜合眼便见关公。与孙策见于吉仿佛相似。操甚惊惧，问于众官。众官曰：“洛阳行宫旧殿多妖，可造新殿居之。”操自将死，与殿何干？操曰：“吾欲起一殿，名建始殿。当名曰命终殿。恨无良工。”贾诩曰：“洛阳良工有苏越者，最有巧思。”操召入，令画图像。苏越画成九间大殿，前后廊庑楼阁，呈与操。操视之曰：“汝画甚合孤意，但恐无栋梁之材。”“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。”苏越曰：“此去离城三十里，有一潭，名跃龙潭；前有一祠，名跃龙祠。祠傍有一株大梨树，高十余丈，堪作建始殿之梁。”

操大喜，“工师得大木则王喜。”即令人工到彼砍伐。次日，回报此树锯解不开，斧砍不入，不能斩伐。操不信，自领数百骑，直至跃龙祠前下马。仰观那树，亭亭如华盖，直侵云汉，并无曲节。在曹操眼中细看一番。操命砍之，乡老数人前来谏曰：“此树已数百年矣，常有神人居其上，恐未可伐。”卧龙冈有栋梁之才，跃龙祠亦有栋梁之材，皆是神奇不同。操大怒曰：“吾平生游历普天之下四十余年，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无不惧孤；是何妖神，敢违孤意！”好言。言讫拔所佩剑，亲自砍之，铮然有声，血溅满身。操愕然大惊，掷剑上马，回至宫内。是夜二更，操睡卧不安，坐于殿中隐几而寐。忽见一人披发仗剑，身穿皂衣，直至面前，指操喝曰：“吾乃梨树之神也。汝盖建始殿意欲篡逆，却来伐吾神木。吾知汝数尽，特来杀汝！”草木非人，尚能讨贼；人非草木，却多从贼。操大惊，急呼：“武士安在？”皂衣人仗剑砍操。操大叫一声，忽然惊觉，头脑疼痛不可忍。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，不能痊可。众官皆忧。

华歆入奏曰：“大王知有神医华佗否？”华歆不识曾通谱否？操曰：“即江东医周泰者乎？”又将十五回事提照。歆曰：“是也。”操曰：“虽闻其名，未知其术。”歆曰：“华佗字元化，沛国谯郡人也。其医术之妙，世所罕有。但有患者，或用药，或用针，或用灸，随手而愈。若患五脏六腑之疾，药不能效者，以‘麻肺汤’饮之，令病者如醉死；却用尖刀剖开其腹，以药汤洗其脏腑，曹操一肚皮奸猾，当用何药汤洗之？病人略无疼痛；洗毕，然后以药线缝口，用药敷之；或一月，或二十日，即平复矣。其神妙如此。一日，佗行于道上，闻一人呻吟之声。佗曰：‘此饮食不下之病。’问之果然。佗令取蒜齑汁三升饮之，吐蛇一条长二三尺，饮食即下。曹操腹中毒蛇，恐不止一条。广陵太守陈登，心中烦懑，面赤不能饮食，求佗医治。佗以药饮之，吐虫三升，皆赤头，首尾动摇。登问其故，佗曰：‘此因多食鱼腥，故有此毒。今日虽可，三年之后必将复发，不可救也。’后陈登果三年而死。陈登在徐州，事已隔数十回，忽以闲笔应出，妙。又有一人，眉间生一瘤，痒不可当，令佗视之。佗曰：‘内有飞物。’人皆笑之。佗以刀割开，一黄雀飞去，病者即愈。奇绝。○操之事君如赘瘤，惜献帝之不能飞也。有一人，被犬咬足指，随长肉二块，一痛，一痒，俱不可忍。佗曰：‘痛者内有针十个，痒者内有黑白棋子二枚。’更奇。○操之能刺人，能算人，恐亦当生此二物。人皆不信。佗以刀割开，果应其言。此人真扁鹊，仓公之流也。于百忙中，忽叙几桩闲事。现居金城，离此不远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

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，令诊脉视疾。佗曰：“大王头脑疼痛，因患风而起。病根在脑袋中，风涎不能出，枉服汤药，不可治疗。某有一法：先饮麻肺汤，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，取出风涎，方可除根。”与吉平用药之意相同。操大怒曰：“汝要杀孤耶！”佗曰：“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，伤其右臂，某刮骨疗毒，关公略无惧色。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应，关公事在华佗口中照应，只两事匀作两番写，又以华佗口中一段闲文叙之。妙品。今大王小可之疾，何多疑焉？”操曰：“臂痛可刮，脑袋安可砍开？汝必与关公情熟，乘此机会欲报仇耳！”非但为关公报仇，直将为天子讨贼。呼左右拿下狱中，拷问其情。贾诩谏曰：“似此良医，世罕其匹，未可废也。”操叱曰：“此人欲乘机害我，正与吉平无异！”照应二十二回中事。急令追拷。

华佗在狱，有一狱卒，姓吴，人皆称为吴押狱。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华佗，佗感其恩。乃告曰：“我今将死，恨有《青囊书》未传于世。感公厚意，无可为报，我修一书，公可遣人送与我家，取《青囊书》来赠公，以继吾术。”吴押狱大喜曰：“我若得此书，弃了此役，医治天下病人，以传先生之德。”有此心，便可继华陀，不必书也。佗即修书付吴押狱。吴押狱直至金城，问佗之妻取了《青囊书》；回至狱中，付与华佗。检看毕，佗即将书赠与吴押狱。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。以酒肉换《青囊》，大是便宜。换了此书，便有无数酒肉吃矣。旬日之后，华佗竟死于狱中。吴押狱买棺殡殓讫。只算谢师钱。脱了差役回家，欲取《青囊书》看习，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。妇人不爱医，非不爱书。吴押狱大惊，连忙抢夺，全卷已被烧毁，只剩得一两叶。吴押狱怒骂其妻。妻曰：“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，只落得死于牢中，要他何用？”亦是达人之言。吴押狱嗟叹而止。因此《青囊书》不曾传于世，所传者止阉鸡猪等小法，乃烧剩一两叶中所载也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华佗仙术比长桑，神识如窥垣一方。惆怅人亡书亦绝，后人无复见《青囊》。

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，病势愈重，又忧吴、蜀之事。正虑间，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。操取书拆视之，略曰：

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，伏望早正大位，遣将剿灭刘备，扫平两川，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。孙权此时断断为汉贼无疑矣。

操观毕大笑，出示群臣曰：“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！”侍中陈群等奏曰：“汉室久已衰微，殿下功德巍巍，生灵仰望。今孙权称臣归命，此天人之应，异气齐声。殿下宜应天顺人，早正大位。”令人追思荀彧、荀攸尚有良心。操笑曰：“吾事汉多年，虽有功德及民，然位至于王，名爵已极，何敢更有他望？苟天命在孤，孤为周文王矣。”隐然以篡逆之事，留与曹丕。司马懿曰：“今孙权既称臣归附，王上可封官赐爵，令拒刘备。”权欲使操攻备，操又使权攻备，两家之意，只在于此。至于一劝进，一赐爵，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操从之，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、南昌侯，领荆州牧。即日遣使赍诰敕赴东吴去讫。

操病势转加。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，及晓，问贾诩曰：“孤向日曾梦三马同槽，疑是马腾父子为祸。此梦在杀马腾之前，于此补照出来。今腾已死，昨夜复梦三马同槽。主何吉凶？”曹丕未篡，早为司马氏预兆。诩曰：“禄马，吉兆也。禄马归于槽，王上何必疑乎？”与关平解猪为龙仿佛相似。操因此不疑。后人有诗曰：

三马同槽事可疑，不知已植晋根基。曹瞒空有奸雄略，岂识朝中司马师？

是夜，操卧寝室，至三更，觉头目昏眩，乃起伏几而卧。忽闻殿中声如裂帛，操惊视之，忽见伏皇后、董贵人、二皇子，并伏完、董承等二十余人，浑身血污，立于愁云之内，隐隐闻索命之声。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操急拔剑，望空砍去，忽然一声响亮，震塌殿宇西南一角。新殿造不成，旧殿又塌了。操惊倒于地，近侍救出，迁于别宫养病。次夜，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。吕蒙是神附于身，曹操是鬼集于户。然操何以不附？曰：一则可附，多则不胜其附，故不附耳。至晓，操召群臣入曰：“孤在戎马之中，三十余年，未尝信怪异之事。今日为何如此？”群臣奏曰：“大王当命道士设醮修禳。”操叹曰：“圣人云：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孤天命已尽，安可救乎？”遂不允设醮。

次日，觉气冲上焦，目不见物，急召夏侯惇商议。惇至殿门前，忽见伏皇后、董贵人、二皇子、伏完、董承等，立在阴云之中。曹操是双眼见之，夏侯惇是一眼见之。惇大惊昏倒，左右扶出，自此得病。操召曹洪、陈群、贾诩、司马懿等，同至卧榻前，嘱以后事。曹洪等顿首曰：“大王善保玉体，不日定当霍然。”操曰：“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，群雄皆灭，止有江东孙权、西蜀刘备未曾剿除。孤今病危，不能再与卿等相叙，特以家事相托。但言家事，而不言国事，是老贼奸猾处。孤长子曹昂，刘氏所生，不幸早年殁于宛城。又将前事一提。今卞氏生四子：丕、彰、植、熊。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，为人虚华少诚实，嗜酒放纵，因此不立。次子曹彰，勇而无谋；四子曹熊，多病难保。惟长子曹丕，笃厚恭谨，可继我业。卿等宜辅佐之。”但言立丕自继，更不说到禅代事，奸猾之极。

曹洪等涕泣领命而出。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，分赐诸侍妾。且嘱曰：“吾死之后，汝等须勤习女工，多造丝履，卖之可以得钱自给。”不知操者，但谓其儿女情长，英雄气尽。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，每日设祭，必令女伎奏乐上食。刘表之妻妒及于鬼，恐其以鬼悦鬼也。今操之遗命又欲以人悦鬼。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，设立疑冢七十二：“勿令后人知吾葬处，恐为人所发掘故也。”以此自防，亦甚苦矣。若使后人将七十二冢尽掘之，为奈何？嘱毕，长叹一声，泪如雨下。须臾，气绝而死。寿六十六岁。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。是子年寅月，正应左慈语。后人有《邺中歌》一篇叹曹操云：

邺则邺城水漳水，定有异人从此起：雄谋韵事与文心，君臣兄弟而父子；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没岂随人眼底？功首罪魁非两人，遗臭流芳本一身。文章有神霸有气，岂能苟尔化为群？横流筑台距太行，气与理势相低昂；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为霸大不王？霸王降作儿女鸣，无可奈何中不平；向帐明知非有益，分香未可谓无情。呜呼！古人作事无巨细，寂寞豪华皆有意；书生轻议冢中人，冢中笑尔书生气！

却说曹操身亡，文武百官尽皆举哀；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、鄢陵侯曹彰、临淄侯曹植、萧怀侯曹熊处报丧。曹操未见四子而死，为之一叹。众官用金棺银椁将操入殓，星夜举灵榇赴邺郡来。曹操不死于邺郡而死于洛阳，与先主不死于成都而死于白帝相似。曹丕闻知父丧，放声痛哭，率大小官员出城十里，伏道迎榇入城，停于偏殿。官僚挂孝，聚哭于殿上。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“请世子息哀，且议大事。”众视之，乃中庶子司马孚也。孚曰：“魏王既薨，天下震动；当早立嗣王，以安众心。何但哭泣耶？”群臣曰：“世子宣嗣位，但未得天子诏命，岂可造次而行？”此时天子诏已属其父，而犹欲待之者，欺人耳目耳。兵部尚书陈矫曰：“王薨于外，爱子私立，彼此生变，则社稷危矣。”遂拔剑割下袍袖，厉声曰：“即今日便请世子嗣位。众官有异议者，以此袍为例！”此时已不欲奉天子诏矣。百官悚惧。忽报华歆自许昌飞马而至，众皆大惊。须臾华歆入，众问其来意，歆曰：“今魏王薨逝，天下震动，何不早请世子嗣位？”众官曰：“正因不及候诏命，方议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为王。”未得父命，乃欲奉母令。然操之所以无令者，以天子诏可以取之如寄，群臣自能为我请之，故不必以己之令令之也。歆曰：“吾已于汉帝处索得诏命在此。”众皆踊跃称贺。歆于怀中取出诏命开读。一班乱贼赞成曹丕篡汉之基。原来华歆谄事魏，故草此诏，威逼献帝降之；与破壁取后，正是一样尽忠。帝只得听从，故下诏即封曹丕为魏王、丞相、冀州牧。丕即日登位，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。

正宴会庆贺间，忽报鄢陵侯曹彰，自长安领十万大军来到。丕大惊，前华歆来，众官吃一諕；今曹彰来，曹丕亦吃一諕。遂问群臣曰：“黄须小弟；平日性刚，深通武艺。今提兵远来，必与孤争王位也。如之奈何？”忽阶下一人应声出曰：“臣请往见鄢陵侯，以片言折之。”众皆曰：“非大夫莫能解此祸也。”正是：

试看曹氏丕彰事，几作袁家谭尚争。

未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

刘、曹之相形，何厚薄之悬殊乎！玄德以异姓之兄，而痛悼其弟之亡；曹丕以同胞之兄，而急欲其弟之死。一则痛义弟之死，而不顾其养子之恩；一则欲亲弟之亡，而不顾其生母之爱。君子于此，有天伦之感焉。

甚矣，名之不可窃，而实之不可诬也！操以武王之事遗其子，而自比于文王；丕则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，而仍谥之曰武王。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让之后人，子又避改革之实而归之先世也。归之先世，而魏之篡汉非丕篡之，实操篡之耳。操将欺人，而子先不能欺；操欲自掩，而子不为之掩。呜呼！奸雄之奸，亦复何用哉？

文章足以杀身，而有时乎亦足以救死；文章足以取忌，而有时乎亦足以动人。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。杨恽种豆之歌，适触君王之怒，不若子建煮豆之咏，能发兄弟之悲；朱虚耕田之吟，但寒异姓之心，不若子建燃豆之诗，能解同气之怨；刘胜闻乐之对，自述涕泣之情，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辞，能陨他人之泪。此岂独当时为然哉？凡今之人有与兄弟而相煎者，观于其文，亦宜为之泣然矣。

曹子建亦尝倩人代笔矣，杨修手教数十条是也。然子建倩人代笔，面试却不出丑；不似今人倩人代笔，面试即便出丑。面试不出丑，连平日之代笔者，亦信其自作；面试一出丑，连平日之自作者，亦疑其代笔。故惟才如子建，可不倩人；亦惟才如子建，可以偶一倩人。

观曹氏之得免于内乱，而知天之不欲祚汉也。懦若曹熊不足论耳，曹彰以勇略自矜，而驱雄兵于邺郡；曹植以才名自恃，而集文士于临淄：岌岌乎几不免内乱之作矣。使亦如谭与尚之相争，琦与琮之相恶，而汉中王得乘隙以攻之，岂不大快事哉！乃熊既死，彰既归，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缚，君子以为魏之幸而汉之不幸云。

刘封之拒孟达，与糜芳之从傅士仁则有异矣。然既然拒之于终，何不拒之于始；既能斩孟达之使而不降曹操，何以听孟达之谮而不救关公乎？南郡之救樊城也难，糜芳不听士仁则必死；上庸之援麦城也易，封不听孟达则未必至于死。惜其见之不早耳。

刘封虽有罪，而先主杀之亦未得其当也。其不救关公也，可罪；其不降曹氏也，可原；其拒孟达于后也，可嘉；则其悔听孟于前也，亦可谅。而丧一义弟，又杀一义儿，诚计之左矣。且既欲杀之，不即召而杀之，而使丧师失地以重其辜，则先主有三失焉：彼自知获戾，而将兵于外，安保其无降魏之心？其失算者一。以一刘封当徐晃、夏侯尚、孟达之师，明知其非敌，而故遣焉，是弃刘封并弃五万人，其失算者二。孟达已去，不更令别将以守上庸，而至有申耽，申仪之叛，使刘封进退无路，是弃刘封并弃上庸之地，其失算者三。有此三失，宜先主之终悔欤？

张松、法正、孟达、彭羕四人皆卖国，而各有不同：初欲投曹操，而继乃向先主者，张松也。既归先主，而又欲叛先主者，彭羕也。事刘而复降曹，降曹而其后又欲归刘者，孟达也。其背刘璋之后，始终事先主者，惟法正一人而已。虽然，法正、孟达功同一体，孟达有罪，法正必不自安，幸其时正已死耳。若正而在，安保其不为彭羕乎？苟曰始终无二，吾于法正未之敢信。

却说曹丕闻曹彰提兵而来，惊问众官；一人挺身而出，愿往折服之。众视其人，乃谏议大夫贾逵也。曹丕大喜，即命贾逵前往。逵领命出城，迎见曹彰。彰问曰：“先王玺绶安在？”一见便问玺绶，黄须儿几欲学紫须儿。逵正色而言曰：“家有长子，国有储君。先王玺绶，非君侯之所宜问也。”意正而词严。彰默然无语，乃与贾逵同入城。至宫门前，逵问曰：“君侯此来，欲奔丧耶？欲争位耶？”本欲其退兵，却先问此二语。妙甚。彰曰：“吾来奔丧，别无异心。”逵曰：“既无异心，何故带兵入城？”彰实时叱退左右将士，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。只身入内，拜见曹丕。兄弟二人，相抱大哭。曹彰将本部军马，尽交与曹丕。丕令彰回鄢陵自守，彰拜辞而去。

于是曹丕安居王位，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。未篡位，先改元，奇绝。○谚云：自肚里改年号，即此便为篡位之兆。封贾诩为太尉，华歆为相国，王朗为御史大夫；大小官僚尽皆升赏。谥曹操曰武王，曹操自比文王，而曹丕偏不谥之曰文，偏隘之曰武。葬于邺郡高陵，令于禁董治陵事。禁奉命到彼，只见陵屋中白粉壁上，图画关云长水淹七军擒获于禁之事。文字照应之妙。画云长俨然上坐，庞德愤怒不屈，于禁拜伏于地，哀求乞命之状。教他看曹操的坟墓，却看了自己的行乐。既看了自己的行乐，又看了关公的喜神。原来曹丕以于禁兵败被擒，不能死节，既降敌而复归，心鄙其为人，故先令人图画陵屋粉壁，故意使之往见以愧之。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画，难兄弟是一首诗。看画所以陶情，吟诗所以遣兴。自有诗画以来，未有如于禁、曹植之不堪者也。当下于禁见此画像，又羞又恼，气愤成病，不久而死。死迟了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三十年来说旧交，可怜临难不忠曹。知人未向心中识，画虎今从骨里描。

却说华歆奏曹丕曰：“鄢陵侯已交割军马，赴本国去了；临淄侯植、萧怀侯熊，二人竟不来奔丧，理当问罪。”不知君臣之义者，定不善处人兄弟之间。丕从之，即分遣二使，往二处问罪。不一日，萧怀使者回报：萧怀侯曹熊惧罪，自缢身死。先逼杀了一个兄弟。丕令厚葬之，追赠萧怀王。又过了一日，临淄使者回报说：“临淄侯日与丁仪、丁廙兄弟二人酣饮，悖慢无礼，闻使命至，临淄侯端坐不动；丁仪骂曰：‘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，被谗臣所阻；今王丧未远，便问罪于骨肉，何也？’是责曹丕。丁廙又曰：‘据吾主聪明冠世，自当承嗣大位，今反不得立。汝那庙堂之臣，何不识人才若此？’是责群臣。临淄侯因怒叱武士，将臣乱棒打出。”曹植之事，不在临淄一边叙来，只在邺使口中说出，笔法甚省。

丕闻之大怒，即令许褚领虎卫军三千，火速至临淄，擒曹植等一干人来。褚奉命，引军至临淄城。守将拦阻，褚立斩之，直入城中，无一人敢当锋锐，径到府堂。只见曹植与丁仪、丁廙等尽皆醉倒。丧中醉倒，难为孝子。丕虽不兄，植亦不子。褚皆缚之，载于车上，并将府下大小属官，尽行拿解邺郡，听候曹丕发落。丕下令，先将丁仪、丁廙等尽行诛戳。丁仪字正礼，丁廙字敬礼，沛郡人，乃一时文士。及其被杀，人多惜之。文章不能免祸，为之一叹。

却说曹丕之母卞氏，听得曹熊缢死，心甚悲伤。忽又闻曹植被擒，其党丁仪等已杀，大惊，急出殿召曹丕相见。群臣无一人为曹植请命者，而必待其母自出，为之一叹。丕见母出殿，慌来拜谒。卞氏哭谓丕曰：“汝弟植，平生嗜酒疏狂，盖因自恃胸中之才，故尔放纵。汝可念同胞之情，存其性命。吾至九泉，亦瞑目也。”吴氏为女之故而骂孙权，其词厉；卞氏为植之故而求曹丕，其词哀。丕曰：“儿亦深爱其才，安肯害他？今正欲戒其性耳。母亲勿忧。”

卞氏洒泪而入。丕出偏殿，召曹植入见。华歆问曰：“适来莫非太后劝殿下勿杀子建乎？”丕曰：“然。”歆曰：“子建怀才抱智，终非池中物；若不早除，必为后患。”华歆不知有伏后，何知有卞氏。丕曰：“母命不可违。”歆曰：“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，臣未深信。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，若不能，即杀之；若果能，则贬之，以绝天下文人之口。”不难助臣谋主，何难助兄谋弟。丕从之。须臾，曹植入见，惶恐伏拜请罪。丕曰：“吾与汝情虽兄弟，义属君臣，汝安敢恃才蔑礼？昔先君在日，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，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。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。若果能，则免一死；若不能，则从重治罪，决不姑恕。”纵使倩人代笔，罪不至死；若以此论死，则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。植曰：“愿乞题目。”时殿上悬一水墨画，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，一牛坠井而亡。丕指画曰：“即以此画为题。诗中不许犯着‘二牛斗墙下，一牛坠井死’字样。”阿哥做考官，乃出如此难题目。植行七步，其诗已成。诗曰：

两肉齐道行，头上带凹骨。相遇块山下，歘起相搪突。二敌不俱刚，一肉卧土窟。非是力不如，盛气不泄毕。

曹丕及群臣皆惊。丕又曰：“七步成章，吾犹以为迟。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？”面试中式，偏不作准，又要覆试。植曰：“愿即命题。”丕曰：“吾与汝乃兄弟也。以此为题。亦不许犯着‘兄弟’字样。”前题在牵牛章，此题在《棠棣》章。植略不思索，即口占一首曰：

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

曹丕闻之，潸然泪下。四句诗，赛过一篇求通亲亲表，闻之安得不泪！其母卞氏，从殿后出曰：“兄何逼弟之甚耶？”丕慌忙离坐告曰：“国法不可废耳。”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。试了好文字，犹然降等。若文字不佳，将不止劣等矣。植拜辞，上马而去。

曹丕自继位之后，法令一新，威逼汉帝，甚于其父。早有细作报入成都。以上按下曹丕，以下再叙先主。汉中王闻之大惊，即与文武商议曰：“曹操已死，曹丕继位，威逼天子，更甚于操。东吴孙权，拱手称臣。孤欲先伐东吴，以报云长之仇；以关公之仇仇之则私，以臣魏之罪罪之则公。次讨中原，以除乱贼。”言未毕，廖化出班，哭拜于地曰：“关公父子遇害，实刘封、孟达之罪。乞诛此二贼。”玄德便欲遣人擒之。孔明谏曰：“不可。且宜缓图之，急则生变矣。恐其不降吴则降魏耳。可升此二人为郡守，分调开去，然后可擒。”

玄德从之，遂遣使升刘封去守绵竹。原来彭羕与孟达甚厚，听知此事，急回家作书，遣心腹人驰报孟达。本为欲治二人之罪，却引出一人来。使者方出南门外，被马超巡视军捉获，解见马超。超审知此事，即往见彭羕。羕接入，置酒相待。酒至数巡，超以言挑之曰：“昔汉中王待公甚厚，今何渐薄也？”马超性直，此时亦能用诈。羕因酒醉，恨骂曰：“老革荒悖，吾必有以报之！”超又探曰：“某亦怀怨心久矣。”羕曰：“公起本部军，结连孟达为外合，某领川兵为内应，大事可图也。”前被髡于刘璋，今发长未几而复生异心，恐不但断发，将断其头矣。超曰：“先生之言甚当。来日再议。”超辞了彭羕，即将人与书解见汉中王，细言其事。玄德大怒，即令擒彭羕，下狱拷问其情。羕在狱中，悔之无及。玄德问孔明曰：“彭羕有谋反之意，当何以治之？”孔明曰：“羕虽狂士，然留之久必生祸。”于是玄德赐彭羕死于狱。与张松事泄而死仿佛相似。

羕既死，有人报知孟达。达大惊，举止失措。忽使命至，调刘封回守绵竹去讫。孟达慌请上庸、房陵都尉申耽、申仪弟兄二人商议曰：“我与法孝直同有功于汉中王；今孝直已死，法正之死，在孟达口中补出。而汉中王忘我前功，乃欲见害，为之奈何？”耽曰：“某有一计，使汉中王不能加害于公。”达大喜，急问何计。耽曰：“吾弟兄欲投魏久矣，公可作一表，辞了汉中王，投魏王曹丕，丕必重用。吾二人亦随后来降也。”又因孟达一人，引出两人之叛。达猛然省悟，即写表一通，付与来使；当晚引五十余骑投魏去了。使命持表回成都，奏汉中王，言孟达投魏之事。先主大怒。览其表曰：

臣达伏惟殿下将建伊、吕之业，追桓、文之功，大事草创，假势吴、楚，是以有为之士，望风归顺。臣委质以来，愆戾山积。臣犹自知，况于君乎？今王朝英俊鳞集，臣内无辅佐之器，外无将领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诚足自愧。

臣闻范蠡识微，浮于五湖；舅犯谢罪，逡巡河上。夫际会之间，请命乞身，何哉？欲洁去就之分也。况臣卑鄙，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，窃慕前贤，早思远耻。昔申生至孝，见疑于亲；子胥至忠，见诛于君。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，乐毅破齐而遭谗佞。臣每读其书，未尝不感慨流涕；而亲当其事，益用伤悼。

迩者，荆州覆败，大臣失节，百无一还。惟臣寻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复乞身自放于外。伏想殿下圣恩感悟，愍臣之心，悼臣之举。臣诚小人，不能始终。知而为之，敢谓非罪？臣每闻“交绝无恶声，去臣无怨辞”，臣过奉教于君子，愿君王勉之，臣不胜惶恐之至！

玄德看毕，大怒曰：“匹夫叛吾，安敢以文辞相戏耶！”即欲起兵擒之。孔明曰：“可就遣刘封进兵，令二虎相并；刘封或有功，或败绩，必归成都，就而除之，可绝两害。”一举两得，殊不费力。玄德从之，遂遣使到绵竹传谕刘封。封受命，率兵来擒孟达。

却说曹丕正聚文武议事，忽近臣奏曰：“蜀将孟达来降。”丕召入问曰：“汝此来，莫非诈降乎？”达曰：“臣为不救关公之危，汉中王欲杀臣，因此惧罪来降，别无他意。”曹丕尚未准信，忽报刘封引五万兵来取襄阳，单搦孟达厮杀。丕曰：“汝既是真心，便可去襄阳取刘封首级来，孤方准信。”与吕蒙使傅士仁招糜芳一般意思。达曰：“臣以利害说之，不必动兵，令刘封亦来降也。”丕大喜，遂加孟达为散骑常侍、建武将军、平阳亭侯，领新城太守，去守襄阳、樊城。原来夏侯尚、徐晃已先在襄阳，正将收取上庸诸部。孟达到了襄阳，与二将礼毕，探得刘封离城五十里下寨。达即修书一封，使人赍赴蜀寨，招降刘封。与傅士仁说糜芳相似。刘封览书，大怒曰：“此贼误吾叔侄之义，又间吾父子之亲，使吾为不忠不孝之人也！”遂扯碎来书，斩其使。刘封此时，却与糜芳大异。次日，引军前来搦战。

孟达知刘封扯书斩使，勃然大怒，亦领兵出迎。两阵对圆，封立马于门旗下。以刀指骂曰：“背国反贼，安敢乱言！”孟达曰：“汝死已临头上，还自执迷不省！”封大怒，拍马轮刀，直奔孟达。战不三合，达败走。便是诱敌之计。封乘虚追杀二十余里，一声喊起，伏兵尽出，左边夏侯尚杀来，右边徐晃杀来，孟达回身复战。三军夹攻，刘封大败而走，连夜奔回上庸，背后魏兵赶来。刘封到城下叫门，城上乱箭射下，申耽在敌楼上叫曰：“吾已降了魏也！”早为十数回后闭门射孟达作一样子。封大怒，欲要攻城，背后追军将至，封立脚不住，只得望房陵而奔，见城上已尽插魏旗。申仪在敌楼上，将旗一飐，城后一彪军出，旗上大书右将军徐晃。与沔水之战相似。封抵敌不住，急望西川而走。晃乘势追杀。刘封部下只剩得百余骑。到了成都，入见汉中王，哭拜于地，细奏前事。玄德怒曰：“辱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？”封曰：“叔父之难，非儿不救，因孟达谏阻故耳。”今番却推脱不干净了。玄德转怒曰：“汝须食人食、穿人衣，非土木偶人，安可听谗贼所阻！”命左右推出斩之。此时悔听孟达之言而不救关公，又悔不听孟达之言而不降魏矣。汉中王既斩刘封，后闻孟达招之，毁书斩使之事，心中颇悔，又哀痛关公，以致染病。因此按兵不动。以上按下先主，以下再叙曹丕。

且说魏王曹丕自即王位，将文武官僚尽皆升赏；遂统甲兵三十万南巡沛国谯县，大飨先茔。乡中父老，扬尘遮道，奉觞进酒，效汉高祖还沛之事。正尔居丧守制，却便衣锦还乡，恐不如高祖之威加海内而归也。人报大将军夏侯惇病危，丕即还邺郡，时惇已卒。照应前文见鬼事。不为挂孝，以厚礼殉葬。

是岁八月间，报称石邑县凤凰来仪，临淄城麒麟出现，黄龙现于邺郡。此凤、此麟、此龙不当来而来，非魏之祯祥，乃汉之妖孽耳。于是中郎将李伏、太史丞许芝商议：种种瑞征，乃魏当代汉之兆，可安排受禅之礼，令汉帝将天下让与魏王。遂同华歆、王朗、辛毗、贾诩、刘廙、刘晔、陈矫、陈群、桓阶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余人，直入内殿，来奏汉献帝，请禅位于魏王曹丕。正是：

魏家社稷今将建，汉代江山忽已移。

未知献帝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

三代以后，学汤、武之征诛则是，学舜、禹之受禅则非，盖征诛可学，而受禅不可学也。汉高学汤、武，虽未必遂可汤、武，而犹不失为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。若夫受禅之举，一学之而谬者有王莽，再学之而谬者有曹丕。彼但知舜、禹之事，而不知舜、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。舜、禹之事，行之以舜、禹之心。后人乃以羿、浞之心，而欲行舜、禹之事；居尧宫而逼尧子，夺舜玺而逼舜禅，天下有如是之舜，如是之禹哉？

有妖孽而为祯祥者，如九年之水开圣帝，七年之旱启贤王是也。有祯祥而为妖孽者，如鲁桓公之书大有，鲁哀公之志获麟是也。不当瑞而瑞，即谓之妖；不当祥而祥，即谓之孽。麟凤黄龙，非曹丕受命之祯，乃献帝失国之兆。然则麟也、凤也、龙也，直等之青蛇之堕、雌鸡之化而已矣。

观曹丕受禅之时，有怪风之警，而知天心之未尝不与人心合也。人有心，天亦有心。人心不与魏，岂天心独与魏哉？然不与魏者天心也，不与魏而终不能禁魏之篡者，天数也。不独人不能违数，即天亦不能自违其数。数不可凭，而福善祸淫之心则可凭。紫阳《纲目》不以魏为正统，盖不以天数与之，还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夺之耳。

汉高之返沛县，有《大风》之歌，此汉初之雄风也。献帝之禅许昌，有怪风之变，此汉末之悲风也。风在汉初而雄，在汉末而悲，同一风而有盛衰之异焉。虽然，风至汉末，风斯息矣，汉末安得有风？当仍归之高祖在天之灵可也。

吕雉王产、禄，而刘几化吕；武曌宠三思，而周几代唐。若曹后者，诚过之矣。曹后之骂曹丕，比之王后之骂王莽，庶几相似乎？然以后之贵而贵其族者，王后也；以族之贵而贵为后者，曹后也。族以后之故而得贵，则后之斥之也易；后因族之故而得立，则后之不党其族也难。推曹后之心，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，我知其必与父兄同谋讨贼，如伏后、董妃之事耳。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，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。曹后之贤，殆将与伏后、董妃并列为三云。

玄德帝成都，曹丕帝洛阳，同一帝也，而史家予玄德，而不予曹丕者，正与僭之异也。若论玄德之取西川，则以刘夺刘，或以为逆取而顺守；若论玄德之即帝位，则以刘继刘，直是顺取而顺守矣。所可议者，续高、光之业而不坠其统，固所以尊祖；乃纳刘瑁之妻而立之为后，似不免于宾祖。君子于此，不能无遗憾焉。

玄德之称汉中王也，在曹操称魏王之后。夫曹氏可王，而刘氏独不可王乎？非刘氏而王者，高祖有禁，即以献帝临之，曹可夺而刘可予也。玄德之即帝位也，在曹丕篡帝位之后。夫丕可以篡汉，而帝室之冑反不可以继汉乎？丕篡之，而玄德继之，是献帝废而未废也。“宋”之司马氏，乃帝魏而寇蜀，吾不知其作何解？

却说华歆等一班文武，入见献帝。歆奏曰：“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，德布四方，仁及万物，越古超今，虽唐、虞无以过此。语语寒心。群臣会议，言汉祚已终，望陛下效尧、舜之道，以山川社稷，禅与魏王：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，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，祖宗幸甚！生灵幸甚！臣等议定，特来奏请。”东吴讨一荆州，关公且不许，华歆却把一皇帝轻轻讨去。帝闻奏大惊，半晌无言，觑百官而哭曰：“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，平秦灭楚，创造基业，世统相传四百年矣。朕虽不才，初无过恶，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？汝百官再从公计议。”议便不妥。

华歆引李伏、许芝近前奏曰：“陛下若不信，可问此二人。”李伏奏曰：“自魏王即位以来，麒麟降生，凤凰来仪，黄龙出现，嘉禾蔚生，甘露下降，此是上天示瑞，魏当代汉之象也。”何不竟指青龙见坐、雌雉化雄之灾异以为言乎？许芝又奏曰：“臣等职掌司天，夜观乾象，见炎汉气数已终，陛下帝星隐匿不明；魏国乾象，极天察地，言之难尽。更兼上应图谶，其谶曰：‘鬼在边，委相连；当代汉，无可言。言在东，午在西；两日并光上下移。’以此论之，陛下可早禅位。‘鬼在边，委相连’，是魏字也；‘言在东，午在西’，乃许字也；‘两日并光上下移’，乃昌字也。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。愿陛下察之。”此等图谶，想亦华歆等捏造耳。帝曰：“祥瑞图谶，皆虚妄之事；奈何以虚妄之事，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？”王朗奏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有兴必有废，有盛必有衰，岂有不亡之国、不败之家乎？汉室相传四百余年，延至陛下气数已尽，宜早退避，不可迟疑；迟则生变矣！”未闻当日皐、夔、稷、契如此苦劝唐尧。帝大哭，入后殿去了。百官哂笑而退。

次日，官僚又集于大殿，令宦官入请献帝。帝忧惧不敢出。曹后曰：“百官请陛下设朝，陛下何故推阻？”帝泣曰：“汝兄欲篡位，令百官相逼，朕故不出。”曹后大怒曰：“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！”曹后深明大义，不是女生外向。言未已，只见曹洪、曹休带剑而入，请帝出殿。曹后大骂曰：“俱是汝等乱贼，希图富贵，共造逆谋！吾父功盖寰区，威震天下，然且不敢篡窃神器。今吾兄嗣位未几，辄思篡汉，皇天必不祚尔！”比孙夫人之叱吴将更为激烈，不意曹瞒老贼却有如此一位贤女。言罢，痛哭入宫。左右侍者，皆歔欷流涕。

曹洪、曹休力请献帝出殿。帝被逼不过，只得更衣出前殿。华歆奏曰：“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，免遭大祸。”四岳荐舜，未闻有此恐唬语。帝痛哭曰：“卿等皆食汉禄久矣；中间多有汉朝功臣子孙，何忍作此不臣之事？”月正元日未闻唐尧如此苦告四岳。歆曰：“陛下若不从众议，恐旦夕萧墙祸起，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。”帝曰：“谁敢弑朕耶？”歆厉声曰：“天下之人，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，以致四方大乱。若非魏王在朝，弑陛下者，何止一人？陛下尚不知恩报德，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？”使管宁而在，不但割席，当割其舌；不但分坐，当分其尸矣。帝大惊，拂袖而起。王朗以目视华歆。歆纵步向前，扯住龙袍，变色而言曰：“许与不许，早发一言！”露出昔日破壁面孔。帝战栗不能言。曹洪、曹休拔剑大呼曰：“符宝郎何在？”祖弼应声出曰：“符宝郎在此！”曹洪索要玉玺。祖弼叱曰：“玉玺乃天子之宝，安得擅索！”忠臣国之宝也，符宝非宝，祖弼是宝。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奸宄专权汉室亡，诈称禅位效虞唐。满朝百辟皆尊魏，仅见忠臣符宝郎。

帝颤栗不已。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，皆是魏兵。帝泣谓群臣曰：“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，幸留残喘，以终天年。”贾诩曰：“魏王必不负陛下。陛下可急降诏，以安众心。”非安众心，乃安一身耳。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，令华歆赍捧诏玺，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。本是天子所赐，乃曰献纳，可叹。曹丕大喜。开读诏曰：

朕在位三十二年，遭天下荡覆，幸赖祖宗之灵，危而复存。原非大臣之力。然今仰瞻天象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数既终，行运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，今王又光耀明德，以应其期。历数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唐尧不私于厥子，而名播于无穷，朕窃慕焉，今其追踵尧典，禅位于丞相魏王。王其毋辞！

曹丕听毕，便欲受诏。司马懿谏曰：“不可。虽然诏玺已至，殿下宜且上表谦辞，以绝天下之谤。”天下难欺，与其诈让不如从直。丕从之，令王朗作表，自称德薄，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。不曰天位不可让，而曰别求大贤，便是欲天子避位之意。帝览表，心甚惊疑，谓群臣曰：“魏王谦逊，如之奈何？”天子若信老实，不更与他，看他如何再诈。华歆曰：“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，三辞而诏不许，然后受之。此是家传奸诈衣钵。今陛下可再降诏，魏王自当允从。”子效父之诈，臣导君以诈，真堪羞杀。

帝不得已，又令桓阶草诏，遣高庙使张音持节奉玺至魏王宫。曹丕开读。诏曰：

咨尔魏王，上书谦让。朕窃为汉道陵迟，为日已久；幸赖武王操，德膺符运，奋扬神武，芟除凶暴，清定区夏。今王丕缵承前绪，至德光昭，声教被四海，仁风扇八区。天之历数，实在尔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勋禅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导之绩，而重华禅以帝位。汉承尧运，有传圣之义，加顺灵袛，绍天明命，使行御史大夫张音，持节奉皇帝玺绶，王其受之。

曹丕接诏欣喜，谓贾诩曰：“虽二次有诏，然终恐天下后世，不免篡窃之名也。”既畏此名，何如不做。诩曰：“此事极易，可再命张音赍回玺绶，却教华歆令汉帝筑一坛，名受禅坛。前李肃赚董卓，曾言筑受禅台矣。有前之虚禅，乃有此之即真。择吉日良辰，集大小公卿尽到坛下，令天子亲奉玺绶，禅天下与王。差人送来不算，却要天子亲自送来。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。”

丕大喜，即令张音赍回玺绶，仍作表谦辞。音回奏献帝。帝问群臣曰：“魏王又让，其意若何？”若天子第二次竟做假呆，曹丕将如之何？华歆奏曰：“陛下可筑一坛，名曰受禅坛，集公卿庶民，明白禅位。到底不明不白。则陛下子子孙孙，必蒙魏恩矣。”帝从之，乃遣太常院官，卜地于繁阳，筑起三层高坛，择于十月庚午日寅时禅让。

至期献帝请魏王曹丕登坛受禅，坛下集大小官僚四百余员，御林虎贲禁军三十余万。众目昭章，其罪愈着。帝亲捧玉玺奉曹丕。丕受之。坛下群臣跪听册曰：

咨尔魏王！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：天命不于常，惟归有德。汉道陵迟，世失其序；降及朕躬，大乱滋昏，群凶恣逆，宇内颠覆。赖武王神武，拯兹难于四方，惟清区夏，以保绥我宗庙；岂予一人获乂，俾九服实受其赐。今王钦承前绪，光于乃德；恢文武之大业，昭尔考之弘烈。皇灵降瑞，人神告征；诞惟亮采，师锡朕命。佥曰：尔度克协于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逊尔位。于戏！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君其袛顺大礼，飨万国以肃承天命！

读册已毕，魏王曹丕即受入殿大礼，登了帝位。贾诩引大小官僚朝于台下。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，张角所云“黄天当立”，于此始验。国号大魏。丕即传旨，大赦天下。谥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。华歆奏曰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。汉帝既禅天下，理宜退就藩服。乞降明旨，安置刘氏于何地？”言讫扶献帝跪于台下听旨。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，方信不是齐东之语。丕降旨封帝为山阳公，即日便行。华歆按剑，指帝厉声而言曰：“立一帝，废一帝，古之常道！今上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封汝为山阳公。今日便行，非宣召不许入朝！”龙头之恶，一至于此。追原舜、跖之分，只在拾金一刻。献帝含泪拜谢，上马而去。台下军民人等见之，伤感不已。旁写一笔，见献帝之难堪。丕谓群臣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朕知之矣！”天下有如此舜、禹乎？群臣皆呼万岁。后人观此受禅坛，有诗叹曰：

两汉经营事颇难，一朝失却旧江山。黄初欲学唐虞事，司马将来作样看。

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。丕方下拜，忽然台前卷起一阵怪风，飞砂走石，急如骤雨，对面不见；坛上火烛，尽皆吹灭。此亦是祥瑞耶？虞舜当日四方风动，恐未必如此风也。丕惊倒于台上，百官急救下台，半晌方醒。“烈风雷雨弗迷”，丕何以不如舜。侍臣扶入宫中，数日不能设朝。后病稍可，方出殿受群臣朝贺。封华歆为司徒，王朗为司空，大小官僚一一升赏。不疾未痊，疑许昌宫室多妖。曹操之疾既疑洛阳有鬼，曹丕之疾又疑许昌多妖。究竟何鬼何妖？不过因操奸如鬼，故以鬼召鬼；丕恶如妖，故以妖召妖耳。乃自许昌幸洛阳，大建宫室。以上按下曹丕，以下接叙先主。

早有人到成都，报说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，于洛阳盖造宫殿；且传言汉帝已遇害。此传言之误。按献帝废为山阳公者十五年，至曹睿青龙二年始卒。汉中王闻知，痛哭终日。下令百官挂孝，遥望设祭，上尊谥曰“孝愍皇帝”。玄德因此忧虑，致染成疾，不能理事，政务皆托与孔明。孔明与太傅许靖、光禄大夫谯周商议，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，欲尊汉中王为帝。放下先主，接叙孔明，为即帝位斗笋。谯周曰：“近有祥风庆云之瑞；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；帝星见于毕、胃、昴之分，煌煌如月。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，以继汉统，更复何疑？”孔明但言人事，谯周兼言天象。

于是孔明与许靖，引大小官僚上表，请汉中王即皇帝位。汉中王览表，大惊曰：“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？”孔明奏曰：“非也。曹丕篡汉自立，王上乃汉室苗裔，理合继统以延汉祀。”汉中王勃然变色曰：“孤岂效逆贼所为！”拂袖而起，入于后宫。曹丕逼勒天子之诏，先主不受群臣之表，相去甚远。众官皆散。三日后，孔明又引众官入朝，请汉中王出。众皆拜伏于前。许靖奏曰：“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，王上不即帝位，兴师讨逆，不得为忠义也。今天下无不欲王上为君，为孝愍皇帝雪恨。若不从臣等所议，是失民望矣。”不以大德推之，而以大义则之，善于劝进。汉中王曰：“孤虽是景帝之孙，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；今一旦自立为帝，与篡窃何异？”不言义不当立，但言德不堪受，渐渐相近。孔明苦劝数次，汉中王坚执不从。孔明乃设一计，谓众官曰：“如此如此。”于是孔明托病不出。

汉中王闻孔明病笃，亲到府中，直入卧榻边，问曰：“军师所感何疾？”害着要立皇帝的病。孔明答曰：“忧心如焚，命不久矣！”故作可骇之语。汉中王曰：“军师所忧何事？”连问数次，孔明只推病重，瞑目不答。先是先主作难，此处却是孔明作难。妙绝。汉中王再三请问。孔明喟然叹曰：“臣自出茅庐，得遇大王，相随至今，言听计从；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，不负臣夙昔之言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汉祀将斩，文武官僚，咸欲奉大王为帝，灭魏兴刘，共图功名；不想大王坚执不肯，众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尽散矣。不以己动之，而以群臣动之。若文武皆散，吴、魏来攻，两川难保。臣安得不忧乎？”既以群臣动之，又以两川动之。汉中王曰：“吾非推阻，恐天下人议论耳。”不言己德不堪，但忧人心不服，比前又渐渐相近。孔明曰：“圣人云：‘名不正，则言不顺。’今大王名正言顺，有何可议？此言人事允宜。岂不闻：‘天与弗取，反受其咎？’”此言天命可受。汉中王曰：“待军师病可，行之未迟。”此句已是十分应承。孔明听罢，从榻上跃然而起，将屏风一击，外面文武众官皆入，拜伏于地曰：“王上既允，便请择日以行大礼。”只露得一句口风，便被众人拾去。汉中王视之，乃是太傅许靖、安汉将军糜竺、青衣侯向举、阳泉侯刘豹、别驾赵祚、治中杨洪、议曹杜琼、从事张爽、太常卿赖恭、光禄卿黄权、祭酒何曾、学士尹默、司业谯周、大司马殷纯、偏将军张裔、少府王谋、昭文博士伊籍、从事郎秦宓等众也。先闻其人，后详其人，不想屏风之外，早有埋伏。

汉中王惊曰：“陷孤于不义，皆卿等也！”埋怨一句，实是应承。孔明曰：“主上既允所请，便可筑台，择吉恭行大礼。”核实一句，便难推调。实时送汉中王还宫；一面令博士许慈、谏议郎孟光掌礼，筑台于成都武担之南。诸事齐备，多官整设銮驾，迎请汉中王登坛致祭。谯周在坛上高声朗读祭文曰：

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，越十二日丁巳，皇帝备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：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阻兵残忍，戮杀主后，罪恶滔天；操子丕，载肆凶逆，窃据神器。群下将士，以为汉祀堕废，备宜延之，嗣武二祖，躬行天罚。备惧无德忝帝位，询于庶民，外及遐荒君长。佥曰：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业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无主。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备畏天明命，又惧高、光之业将坠于地，谨择吉日，登坛告祭，受皇帝玺绶，抚临四方。惟神飨祚汉家，永绥历服！魏家之诏欺人，汉家之文告天。语有三通，却不是真；文止一篇，却不是假。

读罢祭文，孔明率众官恭上玉玺。汉中王受了，捧于坛上，再三推辞曰：“备无才德，请择有才德者受之。”此让虽是虚文，然与曹丕之让不同。孔明奏曰：“王上平定四海，功德昭于天下，况是大汉宗派，宜即正位。已祭告天神，复何让焉！”文武各官皆呼万岁，拜舞礼毕，改元章武元年。与曹丕一般改元，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。立妃吴氏为皇后，长子刘禅为太子；封次子刘永为鲁王，三子刘理为梁王；封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，大小官僚，一一升赏。大赦天下。两川军民，无不欣跃。一样做皇帝，只此一语，曹丕却输与先主。

次日设朝，文武官僚拜毕，列为两班。先主降诏曰：“朕自桃园与关、张结义，誓同生死。不幸二弟云长，被东吴孙权所害；若不报仇，是负盟也。朕欲起倾国之兵，剪伐东吴，生擒逆贼，以雪此恨。”篡献帝之仇更大于害关公之仇，乃先关公而后献帝者，特以其事有先后耳。言未毕，班内一人拜伏于阶下，谏曰：“不可。”先主视之，乃虎威将军赵云也。正是：

君王未及行天讨，臣下曾闻进直言。

未知子龙所谏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

翼德之不欲先伐魏，而请先伐吴者，非但知兄弟而知君臣之义也。观其古城之役，误疑关公之降操，而欲拒关公，岂非君臣之义重而兄弟之情轻乎？其伐吴之意，以为魏固汉贼，而吴之党魏亦为汉贼，从来除残去暴者，必先剪其党。如殷将伐桀而先伐韦、伐顾、伐昆吾，周将伐纣而先伐崇、伐密是也。盖不独为兄弟起见，而伐吴在所当先；即为君臣起见，而伐吴亦在所当先耳。观于翼德之亡，而先主伐吴之计，愈不得不决矣。翼德之死，为关公而死也。为关公而死，则其与孙权杀之无异也。杀一弟之仇不可忍，杀两弟之仇又何可忍乎？为一己之私恩而释曹操，人不以此病关公；则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，岂得以此訾先主！

有关兴而云长不死，有苞而翼德复生。君子观于此二人，而独为先主之堂构惜也。使刘禅而有兴、苞之风；则邓艾不能越阴平，钟会不能逾剑阁，而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言，不至为晋武所笑矣。呜呼！天不祚汉，其谓之何哉！

李意之见先主，与紫虚上人，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。而紫虚则有数言，李意止写一字；公明惟凭卦象，李意自写画图：极相类，又极不相类，而皆为后文伏笔。令读者于数回之后，追验前文，方知其文之一线穿却也。

陈震之请李意，当是孔明教之。先主决意伐吴，孔明争之不得，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。然张良能以南山四皓止储君之废，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吴之师，谋之成不成，盖有幸有不幸焉。

先主一生，见画图者三：初见孔明画图一幅，定三分之形；继见张松画图一幅，定入川之计；最后见李意画图一幅，为白帝托孤之兆。盖其一生，俱是画中人也。

当关公显圣之后，便当接先主杀刘封，而中间忽有曹操患病，华陀被杀，曹丕袭爵，曹植赋诗一段文字以间之。及刘封既斩之后，便当接翼德被刺、先主伐吴，而中间又有献帝禅位、曹丕篡汉、成都闻变、孔明劝进一段文字以间之。其过枝接叶处，全不见其断续之痕；而两边夹叙，一笔不漏。如此叙事，真可直追迁史。

却说先主欲起兵东征，赵云谏曰：“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汉，神人共怒。陛下可早图关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；若舍魏以伐吴，兵势一交，岂能骤解？愿陛下察之。”先君臣之公义，而后兄弟之私仇，子龙独见其大。先主曰：“孙权害了朕弟，又兼傅士仁、糜芳、潘璋、马忠皆有切齿之仇：啖其肉而灭其族，方雪朕恨！卿何阻耶？”云曰：“汉贼之仇，公也；兄弟之仇，私也。愿以天下为重。”子龙见识有大臣谏臣之风，不当以战将目之。先主答曰：“朕不为弟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”遂不听赵云之谏，下令起兵伐吴。且发使往五溪借番兵五万，共相策应。一面差使往阆中，迁张飞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封西乡侯兼阆中牧。使命赍诏而去。

却说张飞在阆中，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，旦夕号泣，血湿衣襟。是真兄弟，不是假兄弟。诸将以酒解劝，酒醉怒气愈加。帐上帐下，但有犯者，即鞭挞之，多有鞭死者。为后文鞭范疆、张达张本。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，放声痛哭不已。其声其泪，俱从血性中流出。忽报使至，慌忙接入，开读诏旨。飞受爵，望北拜毕，设酒款待来使。飞曰：“吾兄被害，仇深似海；庙堂之臣，何不早奏兴兵？”使者曰：“多有劝先灭魏而后伐吴者。”飞怒曰：“是何言也！昔我三人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；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独享富贵耶？独生且不愿，何况独受富贵。吾当面见天子，愿为前部先锋，挂孝伐吴，为后文制办白旗白甲伏笔。生擒逆贼，祭告二兄，以践前盟！”言讫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来。

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，克日兴师，御驾亲征。于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见孔明，曰：“今天子初临大位，亲统军伍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此不谏征吴，但谏亲征。丞相秉钧衡之职，何不规谏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苦谏数次，只是不听。孔明之谏，在孔明口中补出。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谏去。”当下孔明引百官来奏先主曰：“陛下初登宝位，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，方可亲统六师；若只欲伐吴，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，何必亲劳圣驾？”言伐魏则当亲征，伐吴则不当亲征，主意又与众官不同。先主见孔明苦谏，心中稍回。忽报张飞到来，先主急召入。飞至演武厅，拜伏于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以手足论之，先主缺其一足矣，故抱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飞曰：“陛下今日为君，早忘了桃园之誓！二兄之仇如何不报？”先主曰：“多官谏阻，未敢轻举。”飞曰：“他人岂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舍此躯，与二兄报仇。若不能报时，臣宁死不见陛下也！”只说自家去，便是要先主去。先主曰：“朕与卿同往。卿提本部兵自阆州而出，朕统精兵会于江州，共伐东吴，以雪此恨！”飞临行，先主嘱曰：“朕素知卿酒后暴怒，鞭挞健儿，而复令在左右：此取祸之道也。今后务宜宽容，不可如前。”先为下文伏笔。○史称关公善待卒伍，骄于士大夫，张飞爱君子而不恤军人，故先主以此嘱之。飞拜辞而去。

次日，先主整兵要行。学士秦宓奏曰：“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，古人所不取也。愿陛下思之。”先主曰：“云长与朕犹一体也。大义尚在，岂可忘耶？”宓伏地不起曰：“陛下不从臣言，诚恐有失。”预为后文伏笔。先主大怒曰：“朕欲兴兵，尔何出此不利之言！”叱武士推出斩之。非此一怒，则众官之谏不息。宓面不改色，回顾先主而笑曰：“臣死无恨，但可惜新创之业，又将颠覆耳！”众官皆为秦宓告免。先主曰：“暂且囚下，待朕报仇回时发落。”孔明闻知，即上表救秦宓。其略曰：

臣亮等窃以吴贼逞奸诡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；陨将星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：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刘祚者，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吴自宾服。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，则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先主看毕，掷表于地曰：“朕意已决，毋得再谏！”先主以孔明为水，今伐吴之心其急如火，水亦不能制火矣。遂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；时法正既死，孔明又不同往，则后来之败，势所必然。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，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，以当魏兵；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，兼督粮草；因赵云曾谏，故不用为先锋。黄权、程畿为参谋；马良、陈震掌理文书；黄忠为前部先锋；冯习、张南为副将；傅彤、张翼为中军护尉；赵融、廖淳为合后。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，共兵七十五万，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。

却说张飞回到阆中，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伐吴。关公之死，为江上有白衣；翼德之死，为军中需白衣。次日，帐下两员末将范疆、张达，入帐告曰：“白旗白甲，一时无措，须宽限方可。”飞大怒曰：“吾急欲报仇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，义气凛凛，是真兄弟，不是假兄弟。汝安敢违我将令！”叱武士缚于树上，各鞭背五十。前之鞭督邮是怒，继之鞭曹豹是醉，今之鞭范、张是痛。因痛而鞭，鞭必倍痛矣。鞭毕，以手指之曰：“来日俱要完备！若违了限，即杀汝二人示众！”打得二人满口出血。回到营中商议，范疆曰：“今日受了刑责，着我等如何办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倘来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杀矣！”张达曰：“比如他杀我，不如我杀他。”与糜芳、傅士仁一般商议，前后相对。疆曰：“怎奈不得近前。”达曰：“我两个若不当死，则他醉于床上；若是当死，则他不醉。”吕布以戒酒而为部将所害，张飞以饮酒而为部将所害，前后相反而相对。二人商议停当。

却说张飞在帐中神思昏乱，动止恍惚。与关公梦猪咬足，前后相对。一则以梦为醒时之兆，一则以醒为梦时之兆。乃问部将曰：“吾今心惊肉颠，坐卧不安，此何意也？”部将答曰：“此是君侯思念关公，以致如此。”飞令人将酒来，与部将同饮。本是以酒节哀，谁知以酒致死。不觉大醉，卧于帐中。凡人饭酒易醉，闷饮更是易醉。范、张二贼探知消息，初更时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帐中，诈言欲禀机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原来张飞每睡不合眼。当夜寝于帐中，二贼见他须竖目张，本不敢动手。写得张飞声势。曹操见关公于匣中，虽死不死；范、张见翼德于帐中，虽睡不睡。因闻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飞腹。飞大叫一声而亡。读书至此，亦为之拍案大叫。时年五十五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安喜曾闻鞭督邮，黄巾扫尽佐炎刘。虎牢关上声先震，长坂桥边水逆流。义释严颜安蜀境，智欺张郃定中州。伐吴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长遗阆地愁。

却说二贼当夜割了张飞首级，便引数十人，连夜投东吴去了。次日，军中闻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时有张飞部将吴班，向自荆州来见先主，先主用为牙门将，使佐张飞守阆中。吴班事补前文所未及。○胡班古本作吴班，今从之。当下吴班先发表章奏知天子；然后令长子张苞，具棺椁盛贮，令弟张绍守阆中，苞自来报先主。时先主已择期出师。大小官僚皆随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怏怏不乐，顾谓众官曰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东行也。”孔明劝取西川，昭烈不听，法正劝之而即听。然则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。

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，寝卧不安。出帐仰观天文，见西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忽然坠地。关公之死，先主感梦；翼德之死，先主见星，前后相对。先主大疑，连夜令人求问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“合损一上将。三日之内，必有惊报。”先主因此按兵不动。忽侍臣奏曰：“阆中张车骑部将吴班，差人赍表至。”先主顿足曰：“噫！三弟休矣！”结义之始，先遇翼德，次遇关公；临终之时，先丧关公，次丧翼德。参差不同。及至览表，果报张飞凶信。先主放声大哭，昏绝于地。众官救醒。次日，人报一队军马骤风而至，先主出营观之。良久，见一员小将，白袍银铠，滚鞍下马，伏地而哭，乃张苞也。张飞挂孝是一重孝，张苞挂孝是两重孝。苞曰：“范疆、张达杀了臣父，将首级投吴去了！”先主哀痛至甚，饮食不进。群臣苦谏曰：“陛下方欲为二弟报仇，何可先自摧残龙体？”先主方才进膳，遂谓张苞曰：“卿与吴班，敢引本部军作先锋，为卿父报仇否？”苞曰：“为国为父，万死不辞！”不但为父，又为伯父。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报一彪军风拥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。须臾，侍臣引一小将军，白袍银铠，入营伏地而哭。先主视之，乃关兴也。此是制中期服，与张苞亦是两重孝。先主见了关兴，想起关公，又放声大哭。众官苦劝。先主曰：“朕想布衣时与关、张结义，誓同生死；今朕为天子，正欲与两弟同享富贵，不幸俱死于非命！见此二侄，能不断肠？”张飞曾见先主为天子，关公尚不曾见先主为天子。一则乍见而死，一则未见而死，俱为可痛。言讫又哭。

众官曰：“二小将军且退。容圣上将息龙体。”侍臣奏曰：“陛下年过六旬，不宜过于哀痛。”先主曰：“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独生！”言讫，以头顿地而哭。先主从来善哭，何况此时；哭上加哭，宜其哭个不住。多官商议曰：“今天子如此烦恼，将何解劝？”马良曰：“主上亲统大兵伐吴，终日号泣，于军不利。”陈震曰：“吾闻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隐者，姓李，名意。世人传说此老已三百余岁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当世之神仙也。百忙中忽叙出一个仙人，与魏之左慈，吴之于吉，遥相映像。何不奏知天子，召此老来，问他吉凶，胜如吾等之言。”遂入奏先主。先主从之，即遣陈震赍诏，往青城山宣召。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乡人引入山谷深处，遥望仙庄清云隐隐，瑞气非凡。与卧龙冈仿佛相似。忽见一小童来迎曰：“来者莫非陈孝起乎？”与水镜童子仿佛相似。震大惊曰：“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？”童子曰：“吾师昨者有言：今日必有皇帝诏命至；使者必是陈孝起。”震曰：“真神仙也！人言信不诬矣。”遂与小童同入仙庄，拜见李意，宣天子诏命。李意推老不行。震曰：“天子急欲见仙翁一面，幸勿吝鹤驾。”再三敦请，李意方行。与隆中三请仿佛相似。即至御营，入见先主。先主见李意鹤发童颜，碧眼方瞳，灼灼有光，身如古柏之状，李意行状在先主眼中写出。○写李意三百岁人，另是一样光景。知是异人，优礼相待。李意曰：“老夫乃荒山村叟，无学无识。辱陛下宣召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与关、张二弟生死之交，三十余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亲统大军报仇，未知休咎如何。久闻仙翁通晓玄机，望乞赐教。”何不于关公未死之前问之？李意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老夫所知也。”先主再三求问，意乃索纸笔，画兵马器械四十余张。画毕，便一一扯碎。此应后文连营四十皆被烧毁。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，傍边一人掘土埋之，上写一大白字。此应后文白帝托孤之兆。遂稽首而去。先主不悦，谓群臣曰：“此狂叟也！不足为信。”即以火焚之，为后文火焚之兆。便催军前进。

张苞入奏曰：“吴班军马已至。小臣乞为先锋。”先主壮其志，即取先锋印赐张苞。苞方欲挂印，又一少年将奋然出曰：“留下印与我！”视之，乃关兴也。二人争印，与许褚、徐晃争袍，遥相映像。苞曰：“我已奉诏矣。”兴曰：“汝有何能，敢当此任？”苞曰：“我自幼习学武艺，箭无虚发。”先主曰：“朕正要观贤侄武艺，以定优劣。”苞令军士于百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画一红心。旗上画红心，是权时从吉。苞拈弓取箭，连射三箭，皆中红心。写张苞。众皆称善。关兴挽弓在手曰：“射中红心，何足为奇？”正言间，忽值头上一行雁过。兴指曰：“吾射这飞雁第三只。”一箭射去，那只雁应弦而落。写关兴。○雁行可比兄弟，不独失却第三，先失却第二矣。文武官僚齐声喝采。又写众人。苞大怒，飞身上马，手挺父所使丈八点钢矛，大叫曰：“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？”兴亦上马，绰家传大砍刀纵马而出曰：“偏你能使矛！吾岂不能使刀！”曹操铜雀台前，是一红一绿相争，此处却是两白相争，又自不同。

二将方欲交锋，先主喝曰：“二子休得无礼！”兴、苞二人慌忙下马，各弃兵器，拜伏请罪。作者欲写二小将英雄，故借争印稍加点染，今既显过本事，便当如此收科。先主曰：“朕自涿郡与卿等之父结异姓之交，亲如骨肉；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当同心协力，共报父仇；奈何自相争竞，失其大义！父丧未远而犹如此，况日后乎？”近日之丧中计利，兄弟相争者，当愧死矣。二人再拜伏罪。先主问曰：“卿二人谁年长？”苞曰：“臣长关兴一岁。”先主即命兴拜苞为兄。二人就帐前折箭为誓，永相救护。桃园之后，又是一番小结义。先主下诏，使吴班为先锋，令张苞、关兴护驾。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吴国来。以上按下先主，以下再叙东吴。

却说范疆、张达将张飞首级，投献吴侯，细告前事。孙权听罢，收了二人。乃谓百官曰：“今刘玄德即了帝位，统精兵七十余万，御驾亲征，其势甚大，如之奈何？”百官尽皆失色，面面相觑。南人无用，为之一笑。诸葛瑾出曰：“某食君侯禄久矣，无可报效，愿舍残生，去见蜀主，以利害说之，使两国相和，共讨曹丕之罪。”诸葛瑾所见，到底与鲁肃相似。权大喜，即遣诸葛瑾为使，来说先主罢兵。正是：

两国相争通使命，一言解难赖行人。

未知诸葛瑾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

魏王受九锡，吴侯亦受九锡。君子于魏之受，讥曹操之不臣；于吴之受，笑孙权之不君。何也？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，韩侯之所以自奋也。江东之地，岂其小于韩邦哉？且降魏而有益于吴，则亦已耳；无益于吴而徒受屈膝之耻，可足叹矣！

操之九锡，操自加之者也；权之九锡，非孙权自加之，而待魏加之者也。自加之与待人加，则有间矣。操之九锡，天子所不敢不与者也；权之九锡，魏欲加之而权所不敢不受者也。人所不敢不与，与己所不敢不受，则又有间矣。且受汉之九锡则足荣，受魏之九锡则足耻。为篡汉而受汉之九锡则为强，为降魏而受魏之九锡则为弱。吾甚为孙权惜之。

孙权前后如二人。前之拔剑砍案，何其壮也；后之俯首称臣，何其惫也。所以然者，失在争荆州而开隙于刘耳。其始也结刘为援，则以周郎五万人，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万之师。其既也与刘为仇，则以江东八十一州，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。君子于此，叹与国之不可绝，而辅车相依之势为不可离云。

赵咨之对曹丕，有二语为最妙：其以“获于禁而不害为仁”，所以暴彼之短；其以“屈于陛下为略”，所以抑彼之骄。夫七军覆，庞德死，非魏之见辱于关公者乎？使非东吴，则于禁不得生还矣。是言蜀之凌魏，而吴之大有造于魏也。至于稽首称臣，不曰是诚服，不曰是有礼，不曰是识时务，而乃曰略者，明言降魏非其本心，不过一时权宜之计，而吴终不为魏下也。词令之妙至于如此，真不愧行人之选哉！

为国者之学，不比书生寻章摘句，旨哉斯言乎！石勒未尝识字，闻郦生劝立六国后，以为此法当失；及闻张良止之，乃曰赖有此耳。是其能读《汉书》者也。宋理宗好探究理学，而史弥远以小人见用，真德秀、魏了翁以君子见斥，则虽终日读性理，却是不曾读得。

孙策不疑太史慈，孙权不疑诸葛瑾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策当兵势方盛之时，其信慈为易；权当国势可忧之日，其信瑾为难也。庞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，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吴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德事马超而不终，则德之义为非义；瑾事孙权而无贰，则瑾之忠乃真忠也。且瑾在昔日，以瑾之不往，信亮之不留；权在今日，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，信瑾之不往。君臣之相信，殆于兄弟之相信决之耳。

还我汝阳，归我叛人，此鲁之所以与齐盟也。而还荆州不许，还降将不许，则先主之于吴，毋乃已甚乎？晋君朝以入，则婢子夕以死，夕以入则朝以死，此秦之所以归晋侯也。而送还孙夫人亦不许，则先主之于吴，又毋乃太甚乎？然使仇自此而遂解，兵自此而遂回，则不成其为刘玄德矣。今人称结义必称桃园，玄德之为玄德，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极之一人，可以愧后世之朋友寒盟、兄弟解体者。

却说章武元年秋八月，先主起大军至夔关，驾屯白帝城。白帝城三字先于此处一逗。前队军马已出川口。近臣奏曰：“吴使诸葛瑾至。”先主传旨，教休放入。黄权奏曰：“瑾弟在蜀为相，必有事而来。陛下何故绝之？当召入，看他言语。可从则从；如不可，则就借彼口说与孙权，令知问罪有名也。”先主从之，召瑾入城。瑾拜伏于地。不似前番待鲁肃之礼。先主问曰：“子瑜远来，有何事故？”瑾曰：“臣弟久事陛下，臣故不避斧钺，特来奏荆州之事。先将孔明说起，要他看军师之面纳其所言。前者，关公在荆州时，吴侯数次求亲，关公不允。此二句隐然责备关公，反推在关公身上。后关公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吴侯，使袭荆州，又推在曹操身上。吴侯本不肯许。因吕蒙与关公不睦，故擅自兴兵，误成大事。今吴侯悔之不及，此乃吕蒙之罪，非吴侯之过也。又推在吕蒙身上。今吕蒙已死，冤仇已息。孙夫人一向思归，关公死矣，曹操死矣，吕蒙死矣，俱在三个死人身上。却请出一个活夫人来，又要他看夫人之面纳其所言。今吴侯令臣为使，愿送归夫人，缚还降将，并将荆州仍旧交还，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动之，又说还荆州，还降将以陪之。降将本是汉将，曰“还”是矣。若荆州向以为东吴所当有，而借与玄德者也，今亦曰“还”，则荆州亦本是汉地，不曾借矣。永结盟好，共灭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。”末句归重伐魏。前是动之以情，此则动之以义。先主怒曰：“汝东吴害了朕弟，今日敢以巧言来说乎？”瑾曰：“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，与陛下论之。陛下乃汉朝皇叔，今汉帝已被曹丕篡夺，不思剿除；却为异姓之亲，而屈万乘之尊：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。先论义之大小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，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：是弃重而取轻也。次论利之轻重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兴汉室，恢复山河；今陛下置魏不问，反欲伐吴，窃为陛下不取。”前还在两家情分上说，此又单就先主身上说。前所言是私，后所言是公。先主大怒曰：“杀吾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欲朕罢兵，除死方休。早为后文谶兆。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斩汝首。今且放汝回去，说与孙权，洗颈就戮！”诸葛瑾见先主不听，只得自回江南。

却说张昭见孙权曰：“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，故假以请和为辞，欲背吴入蜀，此去必不回矣。”有此一段议论，愈见孙权知人之明。权曰：“孤与子瑜，有生死不易之盟；孤不负子瑜，子瑜亦不负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时，孔明来吴，孤欲使子瑜留之。子瑜曰：‘弟已事玄德，义无二心；弟之不留，犹瑾之不往。’补四十四回中所未及。其言足贯神明，今日岂肯降蜀乎？孤与子瑜，可谓神交，非外言所得间也。”朋友不相信，而君臣之相信如此，为朋友者，可以愧矣。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瑾回。权曰：“孤言若何？”张昭满面羞惭而退。真正可羞。瑾见孙权，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权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则江南危矣！”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。”视之，乃中大夫赵咨也。权曰：“德度有何良策？”咨曰：“主公可作一表，某愿为使，往见魏帝曹丕；陈说利害，使袭汉中，则蜀兵自危矣。”先主不肯与吴共伐曹丕，其势必至于此。权曰：“此计最善。但卿此去，休失了东吴气象。”咨曰：“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死，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！”

权大喜，即写表称臣，恐孙权此时亦难见江南人物。令赵咨为使。星夜到了许都，先见太尉贾诩等并大小官僚。次日早朝，贾诩出班奏曰：“东吴遣中大夫赵咨上表。”曹丕笑曰：“此欲退蜀兵故也。”有急来求，早已猜着。即令召入。咨拜伏于丹墀。丕览表毕，遂问咨曰：“吴侯乃何如主也？”咨曰：“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。”自夸其君。丕笑曰：“卿褒奖毋乃太甚？”咨曰：“臣非过誉也。吴侯纳鲁肃于凡品，是其聪也；拔吕蒙于行阵，是其明也；带言鲁肃、吕蒙。自夸其君，又自夸其臣。获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是以己之长，形彼之短。为人所获，难乎为臣；臣为人获，难乎为君。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略也。略者，权谋之谓也。即将现前事解“略”字，甚妙。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？”丕又问曰：“吴主颇知学乎？”咨曰：“吴主浮江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；少有余闲，博览书传，历观史籍，采其大旨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”帝王之学，与书生不同。若寻章摘句，即霸王亦不为也。丕曰：“朕欲伐吴可乎？”咨曰：“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御备之策。”不失东吴气象。丕曰：“吴畏魏乎？”咨曰：“带甲百万，江汉为池，何畏之有？”不失东吴气象。丕曰：“东吴如大夫者几人？”咨曰：“聪明特达者，八九十人；如臣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”前表鲁肃、吕蒙是借君夸臣，此却单就臣说。丕叹曰：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卿可以当之矣。”

于是即降诏命太常卿邢贞赍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与前曹操加九锡，相反而相对。赵咨谢恩出城。大夫刘晔谏曰：“今孙权惧蜀兵之势，故来请降。以臣愚见，蜀吴交兵，乃天亡之也。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，渡江袭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内，吴国之亡，不出旬日。吴亡则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图之？”刘晔劝攻吴，非所以助蜀，正所以图蜀，可见二国之不宜相恶也。丕曰：“孙权既以礼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；不若纳之为是。”刘晔又曰：“孙权虽有雄才，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。官轻则势微，尚有畏中原之心；若加以王位，则去陛下一阶矣。今陛下信其诈降，崇其位号以封殖之，是与虎添翼也。”此则书生之见耳。魏即不封吴，吴岂不能自王哉？魏之帝可僭，吴之王何不可僭？丕曰：“不然。朕不助吴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吴、蜀交兵，若灭一国，止存一国，那时除之，有何难哉？刘晔是踏沉船，曹丕是看冷铺。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”遂命太常卿邢贞同赵咨捧报册锡，径至东吴。

却说孙权聚集百官，商议御蜀兵之策。忽报：“魏帝封主公为王，礼当远接。”顾雍谏曰：“主公宜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，不当受魏帝封爵。”盖以自称则虽伯犹荣，受封则虽王亦辱耳。权曰：“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，盖因时也；何故却之？”亦解嘲语。遂率百官出城迎接。孙权出丑。邢贞自恃上国天使，入门不下车。张昭大怒，厉声曰：“礼无不敬，法无不肃，而君敢自尊大，岂以江南无方寸之刃耶？”与秦宓之叱简雍仿佛相似。○子布此时颇有胆气。邢贞慌忙下车，与孙权相见，赵咨足以服魏君，张昭足以服魏臣。并车入城。忽车后一人放声哭曰：“吾等不能奋身舍命，为主并魏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辱乎！”众视之，乃徐盛也。赵咨之后有张昭，不谓张昭之后又有徐盛。邢贞闻之，叹曰：“江东将相如此，终非久在人下者也！”

却说孙权受了封爵，众文武官僚拜贺已毕，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赍进谢恩。孙权丑极。早有细作报说：“蜀主引本国大兵，及蛮王沙摩柯番兵数万，又有洞溪汉将杜路、刘宁二枝兵，水陆并进，声势震天。水路军已出巫口，旱路军已到秭归。”时孙权虽登王位，奈魏主不肯接应，王位、九锡岂足以弹压蜀兵乎？一笑。乃问文武曰：“蜀兵势大，当复如何？”众皆默然。权叹曰：“周郎之后有鲁肃，鲁肃之后有吕蒙，今吕蒙已亡，无人与孤分忧也。”此是激将之言。言未毕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将奋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“臣虽年幼，颇习兵书。愿乞数万之兵，以破蜀兵。”权视之，乃孙桓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俞氏，与刘封本姓寇正复相似。孙策爱之，赐姓孙，因此亦系吴王宗族。河生四子，桓居其长，弓马熟娴，常从吴王征讨，累立奇功，官授武卫都尉；时年二十五岁。百忙中补叙孙桓来历。权曰：“汝有何策胜之？”桓曰：“臣有大将二员：一名李异，一名谢旌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乞数万之众，往擒刘备。”不过恃二勇夫，便不是良策。权曰：“侄虽英勇，争奈年幼；必得一人相助方可。”虎威将军朱然出曰：“臣愿与小将军同擒刘备。”权许之，遂点水陆军五万，封孙桓为左都督，朱然为右都督，与前遗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遥相对照。即日起兵。哨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。孙桓引二万五千军马屯于宜都界口，前后分作三营，以拒蜀兵。

却说蜀将吴班领先锋之印，自出川以来，所到之处，望风而降，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；探知孙桓在彼下寨，飞奏先主。时先主已到秭归，闻奏怒曰：“量此小儿，安敢与朕抗耶！”少年有可轻有不可轻。此处以少年轻孙桓则可，后文以少年轻陆逊则不可。关兴奏曰：“既孙权令此子为将，不劳陛下遣大将，臣愿往擒之。”以少年敌少年。先主曰：“朕正欲观汝壮气。”即命关兴前往。兴拜辞欲行，张苞出曰：“既关兴前去讨贼，臣愿同行。”以两少年敌一少年。先主曰：“二侄同行甚妙，但须谨慎，不可造次。”

二人拜辞先主，会合先锋，一同进兵，列成阵势。孙桓听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两阵对圆，桓领李异、谢旌立马于门旗之下，见蜀营中，拥出二员大将，皆银盔银铠，白马白旗：上首张苞，挺丈八点钢矛，下首关兴，横着大砍刀。再就吴将眼中写出二小将声势。苞大骂曰：“孙桓竖子，死在临时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！”桓亦骂曰：“汝父已作无头之鬼；今汝又来讨死，好生不智！”张苞大怒，挺枪直取孙桓。此处独写张苞出头，未写关兴。桓背后谢旌骤马来迎。两将战有三十余合，旌败走，苞乘胜赶来。李异见谢旌败了，慌忙拍马轮蘸金斧，接战张苞。与战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写张苞连战二将，又未写关兴。吴军中裨将谭雄，见张苞英勇，李异不能胜，却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张苞所骑之马。那马负痛奔回本阵，未到门旗边，扑地便倒，将张苞掀在地上。李异急向前轮起大斧，望张苞脑袋便砍。故作惊人之笔。忽一道红光闪处，李异头早落地。读至此，疑有神助。及阅下文，方知是人不是鬼。原来关兴见张苞马回，正待接应，忽见张苞马倒，李异赶来，兴大喝一声，劈李异于马下，此处关兴突然而出，却先见斩将，后见其人，笔法奇甚。救了张苞。乘势掩杀，孙桓大败。各自鸣金收军。

次日，孙桓又引军来。张苞、关兴齐出。关兴立马于阵前，单搦孙桓交锋。此写关兴。桓大怒，拍马轮刀，与关兴战三十余合，气力不加，大败回阵。二小将追杀入营，吴班引着张南、冯习驱兵掩杀。张苞奋勇当先，杀入吴军，正遇谢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此写张苞。吴军四散奔走。蜀将得胜收兵，只不见了关兴。忽然突出，又忽然不见，写得关兴奇妙。张苞大惊曰：“安国有失，吾不独生。”此又写张苞。言讫，绰枪上马。寻不数里，只见关兴左手提刀，右手活挟一将。此又写关兴。苞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兴笑答曰：“吾在乱军中，正遇仇人，故生擒来。”苞视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谭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营，斩首沥血，祭了死马。做了豪杰的马，即死也不辱了。遂写表差人赴先主处报捷。

孙桓折了李异、谢旌、谭雄等许多将士，力穷势孤，不能抵敌，即差人回吴求救。蜀将张南、冯习谓吴班曰：“目今吴兵势败，正好乘虚劫寨。”班曰：“孙桓虽然折了许多将士，朱然水军现今结营江上，未曾损折。朱然一军不见厮杀，在吴班口中补叙出来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倘水军上岸断我归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南曰：“此事至易，可教关、张二将军，各引五千军，伏于山谷中；如朱然来救，左右两军齐出夹攻，必然取胜。”南亦能军。班曰：“不如先使小卒诈作降兵，却将劫寨事告与朱然；然见火起，必来救应，却令伏兵击之，则大事济矣。”前写过兴、苞，此又写吴班三将。冯习等大喜，遂依计而行。

却说朱然听知孙桓损兵折将，正欲来救。忽伏路军引几个小卒上船投降。然问之，小卒曰：“我等是冯习帐下士卒，因赏罚不明，待来投降，就报机密。”然曰：“所报何事？”小卒曰：“今晚冯习乘虚要劫孙将军营寨，约定举火为号。”朱然听毕，即使人报知孙桓，报事人行至半途，被关兴杀了。假报了朱然，真报偏不许报孙桓。朱然一面商议，欲引兵去救应孙桓。部将崔禹曰：“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。倘有疏虞，水陆二军尽皆休矣。将军只宜稳守水寨，某愿替将军一行。”是朱然替死鬼。然从之，遂令崔禹引一万军前去。是夜，冯习、张南、吴班分兵三路，直杀入孙桓寨中，四面火起，吴兵大乱，寻路奔走。

且说崔禹正行之间，忽见火起，急催兵前进。刚才转过山来，忽山谷中鼓声大震：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两路夹攻。崔禹大惊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张苞，交马只一合，被苞生擒而回。关兴杀一人擒一人，张苞亦杀一人擒一人，二人功勋正是相对。○关兴擒谭雄用虚写，张苞擒崔禹用实写，又自不同。朱然听知危急，将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。此写吴兵水路。孙桓引败军逃走，问部将曰：“前去何处城坚粮广？”部将曰：“此去正北，彝陵城可以屯兵。”桓引败军急望彝陵而走。此写吴兵陆路。方进得城，吴班等追至，将城四面围定。关兴、张苞等解崔禹到秭归来。先主大喜，传旨将崔禹斩却，大赏三军。自此威风震动，江南诸将，无不胆寒。

却说孙桓令人求救于吴王，吴王大惊，即召文武商议曰：“今孙桓受困于彝陵，朱然大败于江中，蜀兵势大，如之奈何？”张昭奏曰：“今诸将虽多物故，然尚有十余人，何虑于刘备？可命韩当为正将，周泰为副将，潘璋为先锋，凌统为合后，甘宁为救应，起兵十万拒之。”权依所奏，即命诸将速行。此时甘宁已患痢疾，带病从征。为后文死于江边伏线。

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，直接彝陵界分，七十余里，连结四十余寨；见关兴、张苞屡立大功，叹曰：“昔日从朕诸将皆老迈无用矣；复有二侄如此英雄，朕何虑孙权乎？”重少轻老，则失之黄忠；重老轻小，则失之陆逊。正言间，忽报韩当、周泰领兵来到。先主方欲遣将迎敌，近臣奏曰：“老将黄忠引五六人，投东吴去了。”先主笑曰：“黄汉升非反叛之人也；因朕失口误言老者无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奋力去相持矣。”先主之信汉升，与权之信子瑜，前后恰好相对。即召关兴、张苞曰：“黄汉升此去，必然有失。贤侄休辞劳苦，可去相助。略有微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”二小将拜辞先主，引本部军来助黄忠。正是：

老臣素矢忠君志，年少能成报国功。

未知黄忠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

关公显圣，不一而足，前文既追吕蒙，此回又擒潘璋。或疑为演义妆点，未必其事之果然，而不知无庸疑也。即公之不没于今日，可以信其不没于当年。以为有关公，何处是关公？以为无关公，何处非关公？岂必拜像瞻图，见赤面长髯者而后谓之关公哉！“是气所磅礡，凛烈万古存。”殆无日不有一关公在天地，无日不有一关公在人心耳。

潘璋之死，妙在关公显圣；糜芳、傅士仁、马忠之死，又妙在不必关公显圣。若必待关公显圣而后获之，则不胜其显圣矣。且孙权、陆逊亦当显圣以杀之，连营七百里之失，亦当显圣以告之，而全蜀之师可不动，先主之兵可不败，鱼腹浦之八阵图可不设矣。《三国志》本以纪人事，岂尽如《西游记》仗孙行者之神通，赖南海观音之相救乎？虽然，糜芳之欲降，马忠之被刺，关公之灵实式凭焉，则亦谓之关公之显圣可也。不宁惟是，即孙权之缚送范疆、张达，安知非翼德之灵实使其然，则亦谓之翼德显圣可也。

观先主之伐孙权，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。不以孙夫人之尚在而宽孙权，岂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？又观先主之杀糜芳，而知其必不释东吴也。不以殉难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兄，肯以不告而归之孙夫人而恕其兄乎？凡人妻子之情，每足夺其兄弟之情；而爱兄弟之情，每不如其爱妻子之情。观于先主亦可以风矣。

书生而有大将之才，不得以书生目之。亦惟书生而有大将之才，则正以其书生而取之。先轸悦礼乐而敦诗书，晋之名将一书生也；张巡读书过目不忘，唐之名将一书生也；岳飞歌雅投壶，孟珙扫地焚香，宋之名将一书生也。每怪今人以书生相诟詈，见其人之文而无用者，辄笑之为书生气。试观陆逊之为书生，奈何轻量书生哉？

从来未有不忍辱而能负重者：韩信非为胯下之夫，则不能成兴汉之烈；张良非进圮桥之履，则不能成报韩之功。又未有不能负重而能忍辱者：子胥惟怀破楚之略，故能乞食于丹阳；范蠡惟怀沼吴之谋，故甘受屈于石室。古今大有为之人，一生力奋，只在负重二字；一生学问，只在忍辱二字。熟读一卷《老子》，便当得一卷《阴符经》。

爱老而不爱少者，不可以用才；爱少而不爱老者，亦不可以用才。孔明之用黄忠，非以其老而用之也，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、破浪之宗悫、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。阚泽之荐陆逊，非以其少而荐之也，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、白发之充国、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。总之人而才，则老亦可，少亦可；人而不才，则老亦不可，少亦不可。但当论其才与不才，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。

周郎之战赤壁，庞统与有力焉。吕蒙之袭荆州，陆逊亦与有力焉。乃鲁肃荐统，而孙权不听；阚泽荐逊，而孙权听之。岂信鲁肃不如其信阚泽哉？亦前后之势有不同耳。一当赤壁大胜之后，故气骄而言难入；一当猇亭新败之日，故心小而谋易从也。

却说章武二年春正月，正月叙起，时序分明。武威后将军黄忠随先主伐吴，忽闻先主言老将无用，即提刀上马，引亲随五六人，径到彝陵营中。此老倔强犹昔。吴班与张南、冯习接入，问曰：“老将军此来，有何事故？”忠曰：“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负勤劳。今虽七旬有余，尚食肉十斤，臂开二石之弓，能乘千里之马，未足为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，故来此与东吴交锋，看吾斩将，老也不老！”黄忠不服老，陆逊不服少，正与后文相对。

正言间，忽报吴兵前部已到，哨马临营。忠奋然而起，出帐上马。冯习等劝曰：“老将军且休轻进。”忠不听，纵马而去。吴班令冯习引兵助战。忠在吴军阵前，勒马横刀，单搦先锋潘璋交战。意在待仇人。璋引部将史迹出马。迹欺忠年老，挺枪出战；斗不三合，被忠一刀斩于马下。潘璋大怒，挥关公使的青龙刀，为前孙权赐刀照应，为后关兴得刀伏笔。来战黄忠。交马数合，不分胜负。忠奋力恶战，璋料敌不过，拨马便走。忠乘势追杀，全胜而回。第一日黄忠不老。路逢关兴、张苞。兴曰：“我等奉圣旨来助老将军；既已立了功，速请回营。”忠不听。

次日，潘璋又来搦战。黄忠奋然上马。兴、苞二人要助战，忠不从；吴班要助战，忠亦不从；譬之善奕棋者，有人从旁帮之，虽赢不喜。只自引五千军出迎。战不数合，璋拖刀便走。忠纵马追之，厉声大叫曰：“贼将休走！吾今为关公报仇！”第二日黄忠又不老。追至三十余里，四面喊声大震，伏兵齐出：右边周泰，左边韩当，前有潘璋，后有凌统，把黄忠困在垓心。忽然狂风大起，忠急退时，山坡上马忠引一军出，一箭射中黄忠肩窝，险些儿落马。中箭后偏不能落马，亦是他不老处。吴兵见忠中箭，一齐来攻。读者至此为黄忠着急。忽后面喊声大起，两路军杀来，吴兵溃散，救出黄忠，乃关兴、张苞也。来得突兀，写得声势。二小将保送黄忠，径到御前营中。忠年老血衰，箭疮痛裂，病甚沉重。先主御驾自来看视，抚其背曰：“令老将军中伤，朕之过也！”忠曰：“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下。臣今年七十有五，寿亦足矣。望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图中原！”不以江东为重，而以中原为重，与赵云一样见识。言讫，不省人事。是夜殒于御营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老将说黄忠，收川立大功。重披金锁甲，双挽铁胎弓。胆气惊河北，威名镇蜀中。临亡头似雪，犹自显英雄。

先主见黄忠气绝，哀伤不已，敕具棺椁，葬于成都。先主叹曰：“五虎大将，已亡三人。朕尚不能复仇，深可痛哉！”又因黄忠并念关、张，毕竟黄忠是客，关、张是主。乃引御林军直至猇亭，大会诸将，分军八路，水陆俱进。水路令黄权领兵，先主自率大军于旱路进发：时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。自正月序至二月，时序分开，正为下文夏月烧营伏笔。

韩当、周泰听知先主御驾来征，引兵出迎。孙权屡次自临阵前，独至此时不敢出面，可谓怯矣。两阵对圆，韩当、周泰出马。只见蜀营门旗开处，先主自出，黄罗销金伞盖，左右白旌黄钺，金银旌节，前后围绕。自为帝之后，须此一番渲染，与受魏九锡者不同。当大叫曰：“陛下今为蜀主，何自轻出？倘有疎虞，悔之何及！”先主遥指骂曰：“汝等吴狗，伤朕手足，誓不与立于天地之间！”当回顾众将曰：“谁敢冲突蜀兵？”部将夏恂，挺枪出马。先主背后张苞挺丈八矛纵马而出，大喝一声，直取夏恂。恂见苞声若巨雷，心中惊惧；恰待要走，周泰弟周平见恂抵敌不住，挥刀纵马而来。关兴见了，跃马提刀来迎。张苞大喝一声，一矛刺中夏恂，倒撞下马。周平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关兴一刀斩了。此处双写二将。二小将便取韩当、周泰。韩、周二人，慌退入阵。先主视之，叹曰：“虎父无犬子也！”先主处处念着兄弟，又与关公虎子、犬女语遥遥相对。用御鞭一指，蜀兵一齐掩杀过去。吴兵大败，那八路兵，势如泉涌，杀的那吴军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

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，听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马，正遇一彪蛮兵，人皆被发跣足，皆使弓弩长枪，搪牌刀斧；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，生得面如噀血，碧眼突出，使一个铁蒺藜骨朵，腰带两张弓，威风抖擞。写得番王可畏，早为南蛮孟获伏笔。甘宁见其势大，不敢交锋，拨马而走；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。宁带箭而走。甘宁病中中箭，犹能带箭而走。黄忠虽老不老，甘宁虽病不病，两人虽死不死矣。到于富池口，坐于大树之下而死。树上群鸦数百，围绕其尸。吴王闻之，哀痛不已，具礼厚葬，立庙祭祀。至今富池口有甘兴霸庙，往来客商祭祀，有神鸦送客一程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吴郡甘兴霸，长江锦幔舟。酬君重知己，报友化仇雠。劫寨将轻骑，驱兵饮巨瓯。神鸦能显圣，香火永千秋。

却说先主乘势追杀，遂得猇亭。吴兵四散逃走。先主收兵，只不见关兴。第二次又不见关兴，写得出没不测。先主慌令张苞等四面跟寻。原来关兴杀入吴阵，正遇仇人潘璋，骤马追之。璋大惊，奔入山谷内，不知所往。兴寻思只在山里，往来寻觅不见。看看天晚，迷踪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，正与二月中旬相应，用笔闲警。追至山僻之间，时已二更，到一庄上，下马叩门。一老者出问何人。兴曰：“吾是战将，迷路到此，求一饭充饥。”老人引入，兴见堂内点着明烛，中堂绘画关公神像。当年便已如此，何况今日？兴大哭而拜。老人问曰：“将军何故哭拜？”兴曰：“此吾父也。”老人闻言，即便下拜。兴曰：“何故供养吾父？”老人答曰：“此间皆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，家家侍奉，何况今日为神乎？近来造生祠者，生则祠之，没则已焉，与关公大不相同。老夫只望蜀兵早早报仇。今将军到此，百姓有福矣。”遂置酒食待之，卸鞍喂马。

三更已后，忽门外又一人击户。老人出而问之，乃吴将潘璋亦来投宿。狭路相逢，天道之巧，往往如此，可不畏哉！恰入草堂，关兴见了，按剑大喝曰：“反贼休走！”璋回身便出。忽门外一人，面如重枣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飘三缕美髯，绿袍金铠，按剑而入。潘璋门外所见，与老人堂中所供，有两关公乎？曰是一，不是二。璋见是关公显圣，大叫一声，神魂惊散；欲待转身，早被关兴手起剑落，斩于地上，取心沥血，就关公神像前祭祀。非关兴杀之，而关公杀之也。兴得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刀，大刀亦“大刀环”矣。却将潘璋首级擐于马项之下，辞了老人，就骑了潘璋的马，望本营而来。老人自将潘璋之尸，拖出烧化。细甚。

且说关兴行无数里，忽听得人言马嘶，一彪军来到；为首一将，乃潘璋部将马忠也。又恰好遇着仇人。忠见兴杀了主将潘璋，将首级擐于马项之下，青龙刀又被兴得了，勃然大怒，纵马来取关兴。兴见马忠是害父仇人，气冲牛斗，举青龙刀，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军，并力上前，一声喊起，将关兴围在垓心。兴力孤势危。读者至此，又必谓关公此时显圣杀马忠矣。忽见西北上一彪军杀来，乃是张苞。马忠见救兵到来，慌忙引军自退。关兴、张苞一处赶来。赶不数里，前面糜芳、傅士仁引兵来寻马忠。两军相合，混战一处。苞、兴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。此时马忠即死，糜芳、傅士仁一并就擒，岂不甚快。然事如此，便不曲；文如此，便不奇。回至猇亭，来见先主，献上首级，具言此事。先主惊异，赏犒三军。

却说马忠回见韩当、周泰，收聚败军，各分头守把。军士中伤者，不计其数。马忠引傅士仁、糜芳于江渚屯扎。当夜三更，军士皆哭声不止。既写老人，又写众军，想见关公旧德不泯。糜芳暗听之。有一伙军言曰：“我等皆是荆州之兵，被吕蒙诡计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刘皇叔御驾亲征，东吴早晚休矣。所恨者，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杀此二贼，去蜀营投降，功劳不小。”又一伙军言曰：“不要性急，等个空儿便就下手。”听得历历分明，声声仔细，与蒋干听周瑜，先主听徐庶，更是不同。

糜芳听毕大惊，遂与傅士仁商议曰：“军心变动，我二人性命难保。今蜀主所恨者马忠耳，何不杀了他，将首级去献蜀主？此时不消关公显圣，却假手于糜芳，乃见天道之巧。告称：我等不得已而降吴，今知御驾前来，特地诣营请罪。”仁曰：“不可。去必有祸。”芳曰：“蜀主宽仁厚德，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国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”有此数语，愈见下文先主之笃于兄弟也。二人计较已定，先备了马。三更时分，入帐刺杀马忠，将首级割了，二人带数十骑，径投猇亭而来。糜、傅之杀马忠，与范、张之刺张飞，相类而相反。伏路军人先引见张南、冯习，具说其事。次日，到御营中来见先主，献上马忠首级，哭告于前曰：“臣等实无反心；被吕蒙诡计称言关公已亡，赚开城门，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闻圣驾前来，特杀此贼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。”糜芳之重投先主，与刘封之不降曹操，又相类而相反。先主大怒曰：“朕自离成都许多时，你两个如何不来请罪？今日势危，故来巧言，欲全性命！朕若饶你，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见关公乎？”更不思九泉之下有糜夫人。言讫，令关兴在御营中设关公灵位。先主亲捧马忠首级，诣前祭祀。一个死三牲。又令关兴将糜芳、傅士仁剥去衣服，跪于灵前，亲自用刀剐之，以祭关公。两个活三牲。忽张苞上帐哭拜于前曰：“二伯父仇人皆已诛戮；臣父冤仇何日可报？”先主曰：“贤侄勿忧。朕当削平江南，杀尽吴狗，务擒二贼，与汝亲自醢之，以祭汝父。”范疆、张达在吴，而先主伐吴，不独为关公报仇，亦为翼德报仇耳。苞泣谢而退。

此时先主威声大震，江南之人尽皆胆裂，日夜号哭。韩当、周泰大惊，急奏吴王，具言糜芳、傅士仁杀了马忠，去归蜀帝，亦被蜀帝杀了。孙权心怯，遂聚文武商议。步骘奏曰：“蜀主所恨者，乃吕蒙、潘璋、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数人皆亡，独有范疆、张达二人见在东吴。何不擒此二人，并张飞首级，遣使送还，步骘为此语，却是翼德有灵。交与荆州，送归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会前情，共图灭魏，则蜀兵自退矣。”诸葛瑾已曾与先主言之矣。权从其言，遂具沉香木匣，盛贮飞首，绑缚范疆、张达，囚于槛车之内，马忠是送死的，范、张是送活的，一是私送，一是公送。令程秉为使，赍国书望猇亭而来。

却说先主欲发兵前进。忽近臣奏曰：“东吴遣使送张车骑之首，并囚范疆、张达二贼至。”先主两手加额曰：“此天之所赐，亦由三弟之灵也！”即令张苞设飞灵位。先主见张飞首级在匣中面不改色，与曹操在木匣中见关公正是相对。放声大哭。张苞自仗利刀，将范疆、张达万剐凌迟，祭父之灵。亦是一副活三牲。

祭毕，先主怒气不息，定要灭吴。马良奏曰：“仇人尽戳，其恨可雪矣。吴大夫程秉到此，欲还荆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结盟好，共图灭魏，伏候圣旨。”先主怒曰：“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。今若与之连和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。今先灭吴，次灭魏。”不肯得风便转，却是不识时务。便欲斩来使，以绝吴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头鼠窜，回奏吴主曰：“蜀不从讲和，誓欲先灭东吴，然后伐魏。众臣苦谏不听，如之奈何？”

权大惊，举止失措。阚泽出班奏曰：“现有擎天之柱，如何不用耶？”只因先主不见机，就引出这个人来。权急问何人。泽曰：“昔日东吴大事，全任周郎；后鲁子敬代之；子敬亡后，决于吕子明；今子明虽丧，见有陆伯言在荆州。此人名虽儒生，实有雄才大略。儒生诚不可小视。以臣论之，不在周郎之下。以今论之，当在周郎之上。前破关公，其谋皆出于伯言。补照七十五回中事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愿与同罪。”权曰：“非德润之言，孤几误大事。”张昭曰：“陆逊乃一书生耳，非刘备敌手；恐不可用。”张昭不知诸葛瑾，安能知陆逊？顾雍亦曰：“陆逊年幼望轻，恐诸公不服。若不服，则生祸乱，必误大事。”昭以书生轻之，雍又以年幼轻之。步骘亦曰：“逊才堪治郡耳；若托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”雍嫌其望轻，骘又嫌其才短，人固不易知，知人亦不易也。阚泽大呼曰：“若不用陆伯言，则东吴休矣！臣愿以全家保之！”前止以一身保，此又以全家保，如此荐人，荐得着人。权曰：“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。孤意已决，卿等勿言。”前不听鲁肃而用庞统，今独听阚泽而用陆逊，可谓昔非今是。

于是命召陆逊。逊本名陆议，后改名逊，字伯言，乃吴郡吴人也；汉城门校尉陆纡之孙，九江都尉陆骏之子；身长八尺，面如美玉；官领镇西将军。百忙中补叙陆逊生平。当下奉召而至，参拜毕，权曰：“今蜀兵临境，孤特命卿总督军马，以破刘备。”逊曰：“江东文武，皆大王故旧之臣；臣年幼无才，安能制之？”陆逊故意作难，便有邀求筑坛赐剑之意。权曰：“阚德润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知卿才。今拜卿为大都督，卿勿推辞。”逊曰：“倘文武不服，何如？”权取所佩剑与之曰：“如有不听号令者，先斩后奏。”与前赐剑周瑜相似。逊曰：“荷蒙重托，敢不拜命；但乞大王于来日会聚众官，然后赐臣。”意在压服众人，故要众人面前受之。阚泽曰：“古之命将，必筑台会众，赐白旄黄钺、印绶兵符，然后威行令肃。今大王宜遵此礼，择日筑台，拜伯言为大都督，假节钺，则众人自无不服矣。”如萧何荐韩信故事。权从之，命人连夜筑坛完备，大会百官，请陆逊登坛，拜为大都督、右护军镇西将军，进封娄候，赐以宝剑印绶，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。吴王嘱之曰：“阃以内孤主之；阃以外将军制之。”比周郎为都督时倍觉冠冕。

逊领命下坛，令徐盛、丁奉为护卫，即日出师；一面调诸路军马，水陆并进。文书到猇亭，韩当、周泰大惊曰：“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？”韩当、周泰乃孙坚旧将，周瑜尚是后辈，况陆逊乎；以今之世俗论之，当写眷晚生名帖者，安得不惊。比及逊至，众皆不服。韩信拜大将而一军皆惊，今众人之轻陆逊仿佛似之。逊升帐议事，众人勉强参贺。逊曰：“主上命吾为大将，督军破蜀。军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违者王法无亲，勿致后悔。”众皆默然。周泰曰：“目今安东将军孙桓，乃主上之侄，现困于彝陵城中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；请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孙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”逊曰：“吾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，必能坚守，又在陆逊口中带表孙桓。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后，彼自出矣。”早已算定。众皆暗笑而退。韩当谓周泰曰：“今此孺子为将，东吴休矣！公见彼所行乎？”泰曰：“吾聊以言试之，早无一计，安能破蜀也？”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，今不服陆逊却是韩、周二人。

次日，陆逊传下号令，教诸将各处关防，牢守隘口，不许轻敌。众皆笑其懦，不肯坚守。次日，陆逊升帐唤诸将曰：“吾钦承王命，总督诸军，昨已三令五申，令汝等各处坚守；俱不遵吾令，何也？”此时陆逊为将，亦大难事。韩当曰：“吾自从孙将军平定江南，经数百战；其余诸将，或从讨逆将军，或从当今大王，皆披坚执锐，出生入死之士。今主上命公为大都督，令退蜀兵，宜早定计，调拨军马，分头征进，以图大事；乃只令坚守勿战，岂欲待天自杀贼耶？吾非贪生怕死之人，奈何使吾等堕其锐气？”韩当以言触陆逊，与黄盖以言触周郎，一假一真，前后相映。于是帐下诸将，皆应声而言曰：“韩将军之言是也。吾等情愿决一死战！”陆逊听毕，掣剑在手，厉声曰：“仆虽一介书生，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，以吾有尺寸可取，能忍辱负重故也。“忍辱负重”四字，后来成大事人无不出此。汝等只各守隘口，牢把险要，不许妄动，如违令者皆斩！”此所谓“始如处女，敌人闭户”者也。众皆愤愤而退。

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，直至川口，接连七百里，前后四十营寨，昼则旌旗蔽日，夜则火光耀天。与曹操赤壁一样声势。○此处“火光”二字，与后文火光相映像。忽细作报说：“东吴用陆逊为大都督，总制军马。逊令诸将各守险要不出。”先主问曰：“陆逊何如人也？”马良奏曰：“逊虽东吴一书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谋略；前袭荆州皆系此人之诡计。”又在马良口中照应七十五回中事。先主大怒曰：“竖子诡计，损朕二弟，今当擒之！”便传令进兵。马良谏曰：“陆逊之才，不亚周郎，未可轻敌。”马良与阚泽之见相同。先主曰：“朕用兵老矣，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？”先主与张昭、周泰等之见相似。遂亲领前军，攻打诸处关津隘口。

韩当见先主兵来，差人报知陆逊。逊恐韩当妄动，急飞马自来观看，正见韩当立马于山上；远望蜀兵，漫山遍野而来，军中隐隐有黄罗盖伞。韩当接着陆逊，并马而观。当指曰：“军中必有刘备，吾欲击之。”写韩当之猛。视彼驱之战而不战者，又复天渊。逊曰：“刘备举兵东下，连胜十余阵，锐气正盛；今只乘高守险，不可轻出，出则不利。但宜奖励将士，广布守御之策，以观其变。今彼驰骋于平原广野之间，正自得志；我坚守不出，彼求战不得，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。吾当以奇计胜之。”写后文伏笔。

韩当口虽应诺，心中只是不服，先主使前队搦战，辱骂百端。逊令塞耳休听，不许出迎，亲自遍历诸关隘口，抚慰将士，皆令坚守。的是忍辱负重之人。先主见吴军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马良曰：“陆逊深有谋略。今陛下远来攻战，自春历夏；彼之不出，欲待我军之变也。愿陛下察之。”马良之智，亦不输于陆逊。先主曰：“彼有何谋？但怯敌耳。向者数败，今安敢再出？”先锋冯习奏曰：“即今天气炎热，军屯于赤火之中，谁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？日之火易耐，火之火难当。取水深为不便。”先主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，近溪傍涧，待过夏到秋，并力进兵。冯习遂奉旨，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。马良奏曰：“我军若动，倘吴兵骤至，如之奈何？”不言移营之不可，而但言移营之难，犹是第二着。先主曰：“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，近吴寨平地屯住；朕亲选八千精兵，伏于山谷之中。若陆逊知朕移营，必乘势来击，却令吴班诈败，逊若追来，朕引兵突出，断其归路，小子可擒矣。”若不遇陆逊，则此计未尝不妙。文武皆贺曰：“陛下神机妙算，诸臣不及也！”

马良曰：“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，画成图本，问于丞相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亦颇知兵法，何必又问丞相？”良曰：“古云‘兼听则明，偏听则蔽’，望陛下察之。”先主曰：“卿可自去各营，画成四至八道图本，亲到东川去向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急来报知。”只怕来不及了。马良领命而去。于是先主移兵于林木阴密处避暑。早有细作报知韩当、周泰。二人听得此事，大喜，来见陆逊曰：“目今蜀兵四十余营，皆移于山林密处，依溪傍涧，就水歇凉。都督可乘虚击之。”正是：

蜀主有谋能设伏，吴兵好勇定遭擒。

未知陆逊可听其言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三卷完）

# 第十四卷

##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

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，后复有火攻破蜀之陆逊。同一火也，而陆逊之事，难于周郎。周郎受命于吴师方锐之时；陆逊受命于吴师屡挫之后，一难也。周郎则有同心拒敌之刘备；陆逊则有乘间窥我之曹丕，二难也。周郎则孔明助之，庞统助之，黄盖、阚泽、甘宁又助之；陆逊则张昭疑之，顾雍、步骘疑之，韩当、周泰又疑之，三难也。故曰：陆逊之事难于周郎也。然言其易，则亦有较前而独易者。瑜之火在冬月，逊之火在夏天。冬月风逆，必待借风而后烧；夏天风顺，不必待借风而后烧，则烧之易。瑜之火在水上，逊之火在林间。水寨隔绝，必使人诈降而后可烧；旱路通达，不必使人诈降而后可烧，则烧之易。又曹操之船不自连锁，玄德之营先自连属。不自连者，必使人赚之使连而后可烧；先自连者，不必使人赚之使连而后可烧，则烧之易。有此三易，以济三难，故逊之成功与周郎等尔。

兵有挫敌人之锐者，将有大战，先有小战以挫之；将有大战而胜，先有小战而胜以挫之是也。此法周郎用焉。兵有骄敌人之志者，将有大出，先有不出以骄之；将有大出而胜，先有小出而不胜以骄之是也。此法陆逊用焉。当敌人初来之时，宜避其锐，而反挫其锐，则周郎用法之奇；当敌人屡胜之后，宜破其骄，而反益其骄，则陆逊用法之变。

关公之失，只因不听孔明“东和孙权”一语耳。先主之败，与关公岂有异哉？不但此也，诸葛瑾两次说关公，一次说玄德，亦止此一语之意也。可见子瑜之才虽不及孔明，而其识见大略相同，真不愧难兄难弟。

曹操赤壁之兵，骄兵也；先主猇亭之兵，愤兵也。骄亦败，愤亦必。况以陆逊为年少书生而心轻之，则愤而益之以骄矣。制胜之道，在小其心而平其气。善乎先师之言曰：“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。”小其心故能惧，平其气故能谋。

苻坚之败也，王猛已亡；先主之败也，孔明自在：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。然八公山之草木，初非谢安能使之为兵；鱼腹浦之石块，实系孔明能布之作阵：是孔明之才高于谢安矣。况在入川时，已逆知白帝城之奔，而预设阵图以待陆逊；又逆知逊之数不当绝，而特令丈人黄老做个人情。其神机妙算至于如此，诸葛公真神仙中人，岂后世智谋之士所能及哉！

吴之胜蜀，孔明知之，而曹丕亦先知之；魏之袭吴，陆逊知之，而孔明亦先知之：斯已奇矣。陆逊又知孔明之必知吴之胜，孔明又知陆逊之必知魏之袭，料人料事，彼此奇中至于如此，真非他书所有。

一部书中，前后两篇大文，特特相犯，而更无一笔相犯，如周郎、陆逊之两番用火是矣。然周郎止做得半篇，孔明接了后半篇，则华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。陆逊亦只做得半篇，亦有孔明接了后半篇，则鱼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。操不能设伏以待追兵，却是孔明设伏以待败兵；陆逊不能设伏以待败兵，却是孔明设伏以待追兵。曹操从江边有烟火处逃来，又向路傍有烟火处走去，以前之烟火为真，而误以后之烟火为假。陆逊向山中有杀气处堤防，不向水边有杀气处躲避，以前之杀气为实，而误以后之杀气为虚。华容道胜周郎十二队之雄师，却只是五百兵捧着一将；鱼腹浦先主七百里之劲卒，却到底十万兵不见一人。种种变幻，真天地有数文字。

却说韩当、周泰探知先主移营就凉，急来报知陆逊。逊大喜，韩当、周泰喜而欲出，陆逊喜而不出，另有喜处。遂引兵自来观看动静：只见平地一屯不满万余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众，大书“先锋吴班”旗号。吴班军在陆逊眼中看出。周泰曰：“吾视此等兵如儿戏耳。愿同韩将军分两路击之。如其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”陆逊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“前面山谷中。隐隐有杀气起。此处望山中杀气，与后文望水边杀气正相映。其下必有伏兵，故于平地设此弱兵以诱我耳。诸公切不可出。”棋高一着，先被猜破。众将听了，皆以为懦。

次日，吴班引兵到关前搦战，耀武扬威，辱骂不绝；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体，或睡或坐。与马超之诱曹仁，前后相似。徐盛、丁奉入帐禀陆逊曰：“蜀兵欺我太甚！某等愿出击之！”逊笑曰：“公等但恃血气之勇，未知孙吴妙法，此彼诱敌之计也：三日后必见其诈矣。”徐盛曰：“三日后，彼移营已定，安能击之乎？”逊曰：“吾正欲令彼移营也。”此处尚不说明缘故。诸将哂笑而退。过三日后，会诸将于关上观望，见吴班兵已退去。逊指曰：“杀气起矣。刘备必从山谷中出也。”言未毕，只见蜀兵皆全装惯束，拥先主而过。吴兵见了，尽皆胆裂。此时方信陆逊之言。逊曰：“吾之不听诸公击班者，正为此也。此时已验，众人信之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内，必破蜀矣。”此句未验，众所未信。诸将皆曰：“破蜀当在初时，今连营五六百里，相守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”果然信其前语，未信其后语。逊曰：“诸公不知兵法。备乃世之枭雄，更多智谋，其兵始集，法度精专；今守之久矣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”至此方才说明。诸将方才叹服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虎帐谈兵按六韬，安排香饵钓鲸鳌。三分自是多英俊，又显江南陆逊高。

却说陆逊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笺遣使奏闻孙权，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。权览毕，大喜曰：“江东复有此异人，孤何忧哉！诸将皆上书言其懦，孤独不信。诸将上书，又在孙权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今观其言，果非懦也。”于是大起吴兵来接应。

却说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，顺流而下，沿江屯扎水寨，深入吴境。黄权谏曰：“水军沿江而下，进则易，退则难。黄权不谏移营，但谏深入，亦是第二着。臣愿为前驱。陛下宜在后阵，庶万无一失。”先主曰：“吴贼胆落，朕长驱大进，有何碍乎？”众官苦谏，先主不从。遂分兵两路：命黄权督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。为黄权投魏张本。先主自督江南诸军，夹江分立营寨，以图进取。细作探知，连夜报知魏主，百忙中却放下吴、蜀两边，忽叙北魏一边，笔法又周致，又飘忽。言蜀兵伐吴，树栅连营纵横七百余里，分四十余屯，皆傍山林下寨。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，每日出哨百余里，不知何意。

魏主闻之，仰面笑曰：“刘备将败矣！”旁观者清。群臣请问其故。魏主曰：“刘玄德不晓兵法；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？包原隰险阻屯兵者，此兵法之大忌也。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，旬日之内消息必至矣。”曹丕可谓知兵，乃郎亦不输于老子。群臣犹未信，皆请拨兵备之。魏主曰：“陆逊若胜，必尽举吴兵去取西川；吴兵远去，国中空虚，朕虚托以兵助战，令三路一齐进兵，东吴唾手可取也。”前刘晔劝取东吴，曹丕不乘其危而取之，今反欲乘其胜而取之，诡谲之甚。众皆拜服。魏主下令，使曹仁督一军出濡须，曹休督一军出洞口，曹真督一军出南郡：三路军马会合日期，暗袭东吴。朕随后自来接应。”又为后文伐吴伏线。调遣已定。

不说魏兵袭吴。且说马良至川，入见孔明，呈上图本而言曰：“今移营夹江，横占七百里，下四十余屯，皆依溪傍涧，林木茂盛之处。皇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。”孔明看讫，拍案叫苦曰：“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斩此人！”不好说得先主，却把别人来骂。马良曰：“皆主上自为，非他人之谋。”孔明叹曰：“汉朝气数休矣！”妙在尚不说明。良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包原隰险阻而结营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先生一向惯用火攻，此正是以己度人之法。又岂有连营七百里，而可拒敌乎？祸不远矣！陆逊拒守不出，正为此也。汝当速去见天子，改屯诸营，不可如此。”良曰：“倘今吴兵已胜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陆逊不敢来追，成都可保无虞。”奇绝，令人测摸不出。良曰：“逊何故不追？”孔明曰：“恐魏兵袭其后也。料事如此。主上若有失，当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时，已伏下十万兵在鱼腹浦矣。”奇绝，令人一发测摸不出。○于禁入鱼詈之内，陆逊亦几葬鱼腹之中。关公得一鱼，孔明又几得一鹿。良大惊曰：“某于鱼腹浦往来数次，未尝见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诈语？”孔明曰：“后来必见，不劳多问。”奇绝。○先主之败，孔明不于此时知之，早于入川之时知之，真是神妙不测。马良求了表章，火速投御营来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调拨军马救应。

却说陆逊见蜀兵懈怠，不复堤防，升帐聚大小将士听令曰：“吾自受命以来，未尝出战。今观蜀兵，足知动静，故欲先取江南岸一营。谁敢去取？”言未毕，韩当、周泰、凌统等应声而出曰：“某等愿往。”逊教退，皆不用，妙在不要胜，先要败，故不用此数人。独唤阶下末将淳于丹曰：“吾与汝五千军，去取江南第四营，蜀将傅彤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。吾自提兵接应。”淳于丹引兵去了，又唤徐盛、丁奉曰：“汝等各领兵三千，屯于寨外五里，如淳于丹败回，有兵赶来，当出救之，却不可追去。”预知其败而使之，真是人所不识。二将自引军去了。

却说淳于丹于黄昏时分，领兵前进，到蜀寨时，已三更之后。丹令众军鼓噪而入。蜀营内傅彤引军杀出，挺枪直取淳于丹；丹敌不住，拨马便回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拦住去路：为首大将赵融。丹夺路而走，折兵大半，正走之间，山后一彪蛮兵拦住：为首番将沙摩柯。丹死战得脱，背后三路军赶来。比及离营五里，吴兵徐盛、丁奉二人两下杀来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丹回营。丹带箭入见陆逊请罪。逊曰：“非汝之过也。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。蜀兵虚实逊已尽知，此句亦是托言，不过欲骄敌之心耳。破蜀之计，吾已定矣。”奇绝。徐盛、丁奉曰：“蜀兵势大，难以破之，空自损兵折将耳。”逊笑曰：“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”正与上文孔明之言相应。

遂集大小将士听令：使朱然于水路进兵，来日午后东南风大作，六月里东南风更不消借得。用船装载茅草，依计而行；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军攻江南岸，旱路只差二将，与水军朱然正是三路。却与周郎赤壁十二队相似。每人手执茅草一把，内藏硫黄焰硝，各带火种，各执枪刀，一齐而上，但到蜀营，顺风举火；蜀兵四十屯，只烧二十屯，每间一屯烧一屯。周郎只是连烧，陆逊用间烧，又是一样烧法。各军预带干粮，不许暂退，昼夜追袭，只擒了刘备方止。众将听了军令，各受计而去。

却说先主正在御营寻思破吴之计，忽见帐前中军旗幡无风自倒。与曹操江中折旗相似。乃问程畿曰：“此为何兆？”畿曰：“今夜莫非吴兵来劫营？”先主曰：“昨夜杀尽，安敢再来？”骄敌极矣，安得不败。畿曰：“倘是陆逊试敌，奈何？”畿亦长于料事。正言间，人报山上远远望见吴兵尽沿山望东去了。先主曰：“此是疑兵，令众休动。”命关兴、张苞各引五百骑出巡。黄昏时分，黄昏时。关兴回奏曰：“江北营中火起。”先是一路火起。先主急令关兴往江北，张苞往江南探看虚实：“倘吴兵到时，可急回报。”

二将领命去了。初更时分，初更时。东南风骤起。此句写风。只见御营左屯火发。又是一路火起。方欲救时，御营右屯又火起。与前共是三路火起。风紧火急，树木皆着。此句写林木。喊声大震。两屯军马齐出，奔离御营中，御营军自相践踏，死者不知其数。后面吴兵杀到，又不知多少军马。先主急上马，奔冯习营。时习营中火光连天而起，与前共是四路火起。江南、江北照耀如同白日。总写火光一句，此时已不止四路矣。冯习慌上马，引数十骑而走，正逢吴将徐盛军到，敌住厮杀。先主见了，拨马投西便走。徐盛舍了冯习，引兵追来。先主正慌，前面又一军拦住，乃是吴将丁奉，两下夹攻。先主大惊，四面无路。此处为先主一急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重围，乃是张苞，救了先主，引御林军奔走。此时为先主一宽。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又到，乃蜀将傅彤也，合兵一处而行。背后吴兵追至。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马鞍山。马鞍、鱼腹，闲闲相对。张苞、傅彤请先主上的山时，山下喊声又起。陆逊大队人马，将马鞍山围住。又为先主一急。张苞、傅彤死据山口。先主遥望，遍野火光不绝，又总写火光一句，四十营都在其中。死尸重叠，塞江而下。方写岸上，又带写江中一句，妙。

次日，吴兵又四下放火烧山，此又是第二日之火。军士乱窜。先主惊慌，忽然火光中，一将引数骑杀上山来，视之乃关兴也。又为先主一宽。兴伏地请曰：“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军马可也。”白帝城三字，又在关兴口中一逗。先主曰：“谁敢断后？”傅彤奏曰：“臣愿以死当之！”当日黄昏，此是第二个黄昏，已烧过一夜一日矣。关兴在前，张苞在中，留傅彤断后，保着先主杀下山来。吴兵见先主奔走，皆要争功，各引大军，遮天盖地往西追赶。先主令军士尽脱袍铠，塞道而焚，以断后军。前是吴兵敌火，此是蜀兵放。以水救火者有之矣，未闻有以火救火者也，真大奇之事。正奔走间，喊声大震，吴将朱然引一军从江岸边杀来，截住去路。陆逊第一路先遣朱然，今却于末后出现。先主叫曰：“朕死于此矣！”关兴、张苞纵马冲突，被乱箭射回，各带重伤，不能杀出。背后喊声大起，陆逊引大军，从山谷中杀来。故作吃吓之笔，以跌出下文子龙来，方见来得奇来得妙也。

先主正慌急之间，此时天色已微明，此时第三日天明，已烧过一日两夜矣。只见前面喊声震天，朱然军纷纷落涧，滚滚投岩，一彪军杀入前来救驾。先主大喜，视之乃常山赵子龙也。又为先主一宽。时赵云在川中江州，闻吴、蜀交兵，遂引军出；忽见东南一带，火光冲天，云心惊，远远探视，不想先主被困，云奋勇冲杀而来。前先主初出兵时，便令子龙为应，后却于此处照出。陆逊闻是赵云，急令军退。云正杀之间，忽遇朱然，便与交锋，不一合，一枪刺朱然于马下，杀散吴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以前在火光中几为赤帝，今始是白帝。先主曰：“朕虽得脱，诸将士将奈何？”云曰：“敌军在后，不可久迟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应诸将。”为救吴班张本。此时先主仅存百余人入白帝城。后人有诗赞陆逊曰：

持矛举火破连营，玄德穷奔白帝城。一旦威名惊蜀魏，吴王宁不敬书生。

却说傅彤断后，被吴军八面围住。丁奉大叫曰：“川兵死者无数，降者极多，汝主刘备已被擒获，今汝力穷势孤，何不早降！”傅彤叱曰：“吾乃汉将，安肯降吴狗乎！”骂吴为狗，此时却是众狗攒枪矣。挺枪纵马，率蜀军奋力死战，不下百余合，往来冲突，不能得脱。彤长叹曰：“吾今休矣！”言讫，口中吐血，死于吴军之中。傅彤胜黄权多矣。后人赞傅彤诗曰：

彝陵吴蜀大交兵，陆逊施谋用火焚。至死犹然骂“吴狗”，傅彤不愧汉将军。

蜀祭酒程畿，匹马奔至江边，招呼水军赴敌，吴兵随后追来，水军四散奔逃。畿部将叫曰：“吴兵至矣！程祭酒快走罢！”畿怒曰：“吾自从主上出军，未尝赴敌而逃！”即在程畿口中补叙生平，省笔。言未毕，吴兵骤至，四下无路，畿拔剑自刎。文臣亦有武将之风，惟书生能忍辱，亦惟书生不肯受辱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慷慨蜀中程祭酒，身留一剑答君王。临危不改平生志，博得声名万古香。

时吴班、张南久围彝陵城，忽冯习到，言蜀兵败，遂引军来救先主，孙桓方才得脱。彝陵之围自解，前已在陆逊算中。张、冯二将正行之间，前面吴兵杀来，背后孙桓从彝陵城杀出，两下夹攻。张南、冯习奋力冲突，不能得脱，死于乱军之中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冯习忠无二，张南义少双。沙场甘战死，史册共流芳。

吴班杀出重围，又遇吴兵追赶，幸得赵云接着，救回白帝城去了。时有蛮王沙摩柯，匹马奔走，正逢周泰，战二十余合，被泰所杀。番将能为汉死节，死为汉之忠臣。蜀将杜路，刘宁尽皆降吴。蜀营一应粮草器仗，尺寸不存。蜀将川兵，降者无数。时孙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，讹传先主死于军中，遂驱车至江边，望西遥哭，投江而死。当夫人怒叱吴兵之时，何其壮也。及观其携阿斗而归，疑其志不如前。今观其哭先主而死，则其烈不减于昔矣。后人立庙江滨，号曰枭姬祠。尚论者作诗叹之曰：

先主兵归白帝城，夫人闻难独捐生。至今江畔遗碑在，犹着千秋烈女名。

却说陆逊大获全功，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。前离夔关不远，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，一阵杀气冲天而起。与初时望山中杀气，一实一虚，前后不同。遂勒马，回顾众将曰：“前面必有埋伏，三军不可轻进。”即倒退十余里，于地势空阔处，排成阵势，以御敌军。却是见鬼。即差哨马前去探视。回报并无军屯在此。逊不信，下马登高望之，杀气复起。读书至此，又疑是关公显圣。逊再令人仔细探视，哨马回报，前面并无一人一骑。逊见日将西沉，杀气越加，奇绝。心中犹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回报江边止有乱石八九十堆，并无人马。只此便是人马。逊大疑，令寻土人问之。须臾有数人到。逊问曰：“何人将乱石作堆？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？”土人曰：“此处地名鱼腹浦。诸葛亮入川之时，驱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。自此常常有气如云，从内而起。”陆逊以火为兵，不若孔明以石为兵。

陆逊听罢，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，立马于山坡之上，但见四面八方，皆有门有户。逊笑曰：“此乃惑人之术耳，有何益焉！”且看仔细。遂引数骑下山坡来，直入石阵观看。部将曰：“日暮矣，请都督早回。”逊方欲出阵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奉答一夜东南风。一霎时，飞沙走石，遮天盖地。但见怪石嵯峨，槎丫似剑；横沙立土，重叠如山；江声浪涌，有如剑鼓之声。比七百里连营更是声势。逊大惊曰：“吾中诸葛之计也！”却不道是惑人之术。急欲回时，无路可出。正惊疑间，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，笑曰：“将军欲出此阵乎？”奇绝。逊曰：“愿长者引出。”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径出石阵，并无所碍，送至山坡之上。逊问曰：“长者何人？”老人答曰：“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。先主三顾草庐时，曾遇黄承彦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至此忽然照应出来。昔小婿入川之时，于此布下石阵，名‘八阵图’。反复八门，按遁甲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。每日每时，变化无端，可比十万精兵。应孔明所言十万兵之语。临去之时，曾分付老夫道：‘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，莫要引他出来。’妙。老夫适于山岩之上，见将军从死门而入，料想不识此阵，必为所迷。当面嘲笑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将军陷没于此，故特自生门引出也。”孔明明知陆逊不该死，却留个人情与丈人做。逊曰：“公曾学此阵法否？”黄承彦曰：“变化无穷，不能学也。”逊慌忙下马，拜谢而回。关公在华容道义释曹操，此则是黄承彦在鱼腹浦义释陆逊矣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

功盖三分国，名成八阵图。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

陆逊回寨，叹曰：“孔明真卧龙也！吾不能及！”于是下令班师。左右曰：“刘备兵败势穷，困守一城，正好乘势击之；今见石阵而退何也？”逊曰：“吾非惧石阵而退；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与父无异，今知吾追赶蜀兵，必乘虚来袭。吾若深入西川，急难退矣。”非是畏其前，却是料其后。曹丕在陆逊算中，陆逊又在孔明算中。遂令一将断后，逊率大军而回。退兵未及二日，三处人来飞报：“魏兵曹仁出濡须，曹休出洞口，曹真出南郡：三路兵马数十万，星夜至境，未知何意。”照应前文。逊笑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。吾已令兵拒之矣。”前文未叙其事，在陆逊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正是：

雄心方欲吞西蜀，胜算还须御北朝。

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

高祖斩白帝子而创业，光武起白水村而中兴，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，二帝始于白，一帝终于白，正合李意白字之义。自桃园至此，可谓一大结局矣。然先主之事自此终，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。前之取西川、定汉中，从草庐三顾中来。后之七擒孟获、六出祁山，从白帝托孤中来。故此一篇，在前幅则为煞尾，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。

观先主托孤之语，而知其不以伐吴为重，终以伐魏为重矣。其曰“君才十倍曹丕”，何以不曰十倍孙权乎？盖以与汉为仇者魏耳，与我为对者曹氏耳。其曰“嗣子可辅则辅之，不可辅则自取之”，犹云能讨贼则辅之，不能讨贼则取之也。重在讨贼，故不重在嗣位，此前后出师之表，所以不能已欤？

先主教太子之言，已知太子之无用也。何也？刘禅固不能为大善，亦不能为大恶者也。不能为大善，则但勉之以小善而已；不能为大恶，则但戒之以小恶而已。先主枭雄之才，其权谋通变，料非其子之所能学，故曰：汝父德薄不足效。知子莫若父，然哉！然哉！

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，为真话乎，为假语乎？曰：以为真，则是真；以为假，则亦假也。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，则其义之所必不敢出，必不忍出者也。知其必不敢，必不忍，而故令之闻此言，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。且使太子闻此言，则其听孔明，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。陶谦之让徐州，全是真不是假；刘表之让荆州，半是假半是真。与先主之遗命，皆不可同年而语。

图事之法，与弈棋同。有同此一着，而用之于前则妙，用之于后则失者。如张耳劝陈涉立六国后，便是妙着；郦生劝高帝立六国后，便是失着。先后之势异耳。刘晔先言蜀可伐，后言蜀不可伐，一在曹操初破张鲁之时，一在魏兵留守汉中之后也。刘晔先言吴可伐，后言吴不可伐，一在先主初下江东之时，一在陆逊大破蜀兵之后也。刘晔可谓知弈矣。

伊尹三聘，孔明三顾，孔明一伊尹也。吕望钓鱼，孔明观鱼，孔明一吕望也。或谓孔明辅蜀在乃翁手中拿班，又在乃郎手中拿班，似乎妆腔太甚。不知不如此，则师相之体不尊；师相之体不尊，则言不听，计不从矣。嗟乎，孔明岂得已哉！

曹丕以三路取吴，以五路取蜀，读至此必谓有一场大厮杀在后。不意三路则一战而即退，五路则不战而自解，虎头蛇尾，可发一笑。有此省力之事者，亦以省力之笔传之。三路之中，两路虚写，惟濡须之兵用实写；五路之中，四路虚写，惟邓芝之使用实写。又魏之侵吴，吴之御魏，但叙曹丕，不叙孙权；魏之侵蜀，蜀之御魏，既叙曹丕、司马懿，又叙后主、孔明。或详或略，各各不同，尤见笔法之妙。

却说章武二年夏六月，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彝陵之地；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赵云引兵据守。忽马良至，见大军已败，懊悔不及，将孔明之言奏知先主。补照前文。先主叹曰：“朕早听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败。又照应八十一回中语。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！”遂传旨就白帝城住扎，将馆驿改为永安宫。人报冯习、张南、傅彤、程畿、沙摩柯等皆殁于王事，先主伤感不已。又总点前文。又近臣奏称：“黄权引江北之兵，降魏去了。黄权下落，但在先主一边听得。妙。陛下可将彼家属送有司问罪。”先主曰：“黄权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，欲归无路，不得已而降魏。是朕负权，非权负朕也，何必罪其家属？”仍给禄米以养之。先主之待黄权，胜于曹丕之待于禁。

却说黄权降魏，诸将引见曹丕，丕曰：“卿今降朕，欲追慕于陈、韩耶？”权泣而奏曰：“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诸军于江北，被陆逊绝断。臣归蜀无路，降吴不可，此正体贴先主之意。故来投陛下。败军之将，免死为幸，安敢追慕于古人耶！”丕大喜，遂拜黄权为镇南将军。权坚辞不受。不受爵，还有可取。忽近臣奏曰：“有细作人自蜀中来，说蜀主将黄权家属尽皆诛戮。”权曰：“臣与蜀主，推诚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。”权若能死，尤为相信。丕然之。后人有诗责黄权曰：

降吴不可却降曹，忠义安能事两朝？堪叹黄权惜一死，紫阳书法不轻饶。

曹丕问贾诩曰：“朕欲一统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吴乎？”诩曰：“刘备雄才，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；东吴孙权，能识虚实，陆逊现屯兵于险要，隔江泛湖，皆难卒谋。以臣观之，诸将之中皆无孙权、刘备敌手。不说主上，而说臣下，亦是不好说得曹丕耳。虽以陛下天威临之，亦未见万全之势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国之变。”贾诩可谓知己知彼。丕曰：“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吴，安有不胜之理？”曹丕能料蜀兵之必败，而不能料魏兵之不胜，亦只见得别人，不曾见得自己。尚书刘晔曰：“近东吴陆逊新破蜀兵七十万，上下齐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，陆逊多谋，必有准备。”刘晔之见，不在贾诩之下。丕曰：“卿前劝朕伐吴，今又谏阻，何也？”照应前文。晔曰：“时有不同也。昔东吴累败于蜀，其势顿挫，故可击耳。今既获全胜，锐气百倍，未可攻也。”刘晔前后两样说法，实有两样解说，不似今人之首鼠两端，反复不定也。丕曰：“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”遂引御林军亲往接应三路兵马。早有哨马报说东吴已有准备：令吕范引兵拒住曹休，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引兵当住濡须以拒曹仁。东吴三路兵却借探马口中叙来，省笔之法。刘晔曰：“既有准备，去恐无益。”丕不从，引兵而去。

却说吴将朱桓，年方二十七岁，极有胆略，孙权甚爱之。时督军于濡须，闻曹仁引大军去取羡溪，桓遂尽拨军守把羡溪去了，为后文战败曹仁张本。止留五千骑守城。忽报曹仁令大将常雕同诸葛虔、王双、引五万精兵飞奔濡须城来。众军皆有惧色。桓按剑而言曰：“胜负在将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云：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胜于客兵。此论主客之异。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马疲困；此论劳逸之异。吾与汝等共据高城，南临大江，北背山险，此论形势之异。以逸待劳，以主制客：此乃百战百胜之势。三句分顶上文。虽曹丕自来，尚不足忧，况仁等耶？”预为曹丕自来伏笔。于是传令，教众军偃旗息鼓，只作无人守把之状。桓亦能军。

且说魏将先锋常雕，领精兵来取濡须城，遥望城上并无军马。雕催军急进，离城不远，一声炮响，旌旗齐竖。朱桓横刀飞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忽然有人，写得突兀。战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斩常雕于马下。吴兵乘势冲杀一阵，魏兵大败，死者无数。朱桓大胜，得了无数旌旗军器战马。是东吴一胜。曹仁领兵随后到来，却被吴兵从羡溪杀出，曹仁大败而退，是东吴再胜。○此一路交锋，却用实写。回见魏主，细奏大败之事。丕大惊。正议之间，忽探马报：“曹真、夏侯尚围了南郡，被陆逊伏兵于内，诸葛瑾伏兵于外，内外夹攻，因此大败。”此一路交锋月虚写，妙。言未毕，忽探马又报：“曹休亦被吕范杀败。”此一路交锋亦用虚写，妙。丕听知三路兵败，乃喟然叹曰：“朕不听贾诩、刘晔之言，果有此败。”与先主不听孔明大同小异。时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马步军十死六七，遂引军回洛阳。吴、魏自此不和。吴、魏不和，此大关目处。○以上按下吴、魏，以下再叙西蜀。

却说先主在永安宫染病不起，渐渐沉重。至章武三年夏四月，一病经年。先主自知病入四肢；又哭关、张二弟，其病愈深。两目昏花，厌见侍从之人，乃叱退左右，独卧于龙榻之上。将写梦，先写卧；将写见鬼，先写厌见人。忽然阴风骤起，将灯吹摇，灭而复明。只见灯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“朕心绪不宁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来？”叱之不退，先主起而视之：上首乃云长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惊曰：“二弟原来尚在？”宛然梦中之语。云长曰：“臣等非人，乃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，皆敕命为神。哥哥与兄弟聚会不远矣。”忽曰鬼，忽曰神，忽称君臣，忽称哥弟，宛然梦中所听之语。先主扯定大哭，忽然惊觉，二弟不见。直待梦觉，方知是梦，写来如画。即唤从人问之，时正三更。直待知梦，方始知时，写来如画。先主叹曰：“朕不久于人世矣！”遂遣使往成都，请丞相诸葛亮、尚书令李严等星夜来永安宫听受遗命。孔明等与先主次子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理来永安宫见帝，留太子刘禅守成都。先主在白帝而刘禅在成都，与曹操在洛阳而曹丕在邺郡，临终之时父子皆不相见，仿佛相似。

且说孔明到永安宫，见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下。先主传旨，请孔明坐于龙榻之侧。自起兵伐吴以来，至此已有两年之别。抚其背曰：“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业。何期智识浅陋，不纳丞相之言，自取其败，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嗣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托。”以三顾始，以托孤终，三顾之礼为自己下定钱，托孤之请又为儿子下定钱。言讫泪流满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“愿陛下善保龙体，以副天下之望。”先主以目遍视，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谡退出。先主谓孔明曰：“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？”百忙中忽论马谡人才，极似闲话，不知后来却是要紧话。孔明曰：“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。”先主曰：“不然。朕观此人，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”早为九十六回伏线。分付毕，传旨召诸臣入殿，取纸笔写了遗诏，递与孔明而叹曰：“朕不读书，粗知大略。与孙权学问相似。圣人云：‘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’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，共扶汉室，临终之时，更不提起东吴，只说曹贼，则伐吴之举，亦悔之矣。不幸中道而别。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，令勿以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。”既自教之，又欲孔明教之。孔明等泣拜于地曰：“愿陛下将息龙体，臣等尽施犬马之劳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。”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泪，一手执其手，曰：“朕今死矣，有心腹之言相告。”郑重其语，不即说出，又作一顿。孔明曰：“有何圣谕？”先主泣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国，终定大事。独以曹丕比较，是以伐魏为重也。若嗣子可辅则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为成都之主。”宛似刘表让荆州之语。○人疑此语乃先主所以结孔明之心，吾谓此语乃深知刘禅之无用也。孔明听毕，汗流遍体，手足失措，泣拜于地曰：“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尽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乎？”言讫，叩头流血。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，唤鲁王刘永、梁王刘理近前，分付曰：“尔等皆记朕言：朕亡之后，尔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”只吩咐二子，连三子俱吩咐在内。言罢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二王拜毕。孔明曰：“臣虽肝脑涂地，安能报知遇之恩也！”

先主谓众官曰：“朕已托孤于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负朕望。”此处方及众官。又嘱赵云曰：“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，不想于此地分别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觑吾子，勿负朕言。”一番保阿斗，一番夺阿斗，与别将不同，故又特嘱之。云泣拜曰：“臣敢不效犬马之劳！”先主又谓众官曰：“卿等众官，朕不能一一分嘱，愿皆自爱。”此句又极周至。○看他以上历历吩咐众官之言，无一语及私，与曹操不同。言毕，驾崩，寿六十三岁。时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后杜工部有诗叹曰：

蜀主窥吴向三峡，崩年亦在永安宫。翠华想象空山外，玉殿虚无野寺中。前解。首句如疾雷破山，何等声势；次句如落日掩照，何等苍凉；三处写当年；四实叹今日也。山外安觅翠华，意中却有；寺中旧为玉殿，目下却无。是无是有，是有是无，二语闪烁不定。翠华玉殿，又极声势；空山野寺，又极苍凉。只一句中，上下忽变，真是异样笔墨。古庙杉松巢水鹤，岁时伏腊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长邻近，一体君臣祭祀同。后解。翠华玉殿，既不可见，所见惟古庙存焉。而昭烈故天子也，以天子而有庙，必也玄堂太室，所谓振鸾来宾，和鸾至止者也，而今乃巢水鹤耳。以天子之庙而有祭，必也八佾九献，所谓群公执爵，髦士奉璋者也，而今乃走村翁耳。祠屋近是一样水鹤杉松，祭祀同是一样村翁伏腊，非幸其君臣一体，正荡其君臣无别也。○少陵为依严武而入蜀，蜀主为伐孙权而窥吴。后人所经，前人亦经焉；后人所止，前人亦止焉。后人吊前人，后人复吊后人。不独玉殿翠华，徒劳想象；抑且空山野寺，亦属虚无。蜀主与武侯同尽，千载莫辨君臣；村翁与水鹤俱湮，一时何分人物。昔年白帝托孤，已作英雄往事；今日蜀中怀古，岂非文士空花。吾于此诗，得禅理矣。

先主驾崩，文武官僚，无不哀痛。孔明率众官奉梓宫还成都。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柩，安于正殿之内。举哀行礼毕，开读遗诏。诏曰：

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后转生杂病，殆不自济。朕闻人年五十，不称夭寿。今朕年六十有余，死复何恨？但以卿兄弟为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。卿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卿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闻达。至嘱！至嘱！

群臣读诏已毕。孔明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请立嗣君，以承汉统。”乃立太子禅即皇帝位，改元建兴。加诸葛亮为武乡侯，领益州牧。葬先主于惠陵，谥曰昭烈皇帝。昭者，光也；烈者，武也。隐然以光武比之。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；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亦追谥为皇后。升赏群臣，大赦天下。以上按下西蜀，以下再叙魏国。

早有魏军探知此事，报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“刘备已亡，朕无忧矣。何不乘其国中无主，起兵伐之？”伐吴不克；却想伐蜀，是谚所云“东边不着西边着”也。贾诩谏曰：“刘备虽亡，必托孤于诸葛亮。亮感备知遇之恩，必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仓卒伐之。”与刘晔谏伐吴一般见识。正言间，忽一人从班部中奋然而出曰：“不乘此时进兵，更待何时？”众视之，乃司马懿也。司马懿惯与蜀兵对头，却于此处早伏一笔。丕大喜，遂问计于懿。懿曰：“若只起中国之兵，急难取胜。须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夹攻，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，然后可图。”伐吴用三路，伐蜀用五路。三路出曹丕之意，五路出司马之谋，前后相对。

丕问何五路，懿曰：“可修书一封，差使往辽东鲜卑国，见国王轲比能，赂以金帛，令起辽西羌兵十万，先从旱路取西平关，此一路也。先主用沙摩柯，今司马亦欲用轲比能，正与前文照应。再修书遣使赍官诰赏赐，直入南蛮，见蛮王孟获，令起兵十万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、越嶲四郡，以击西川之南，此二路也。早为后文七擒七纵张本。再遣使入吴修好，许以割地，令孙权起兵十万，攻两川峡口，径取涪城，此三路也。以上三路俱是客兵。先言西路南路，而后及东路，先其近者，而后其远者也。又可差使至降将孟达处，起上庸兵十万，西攻汉中，此四路也。此一路用蜀中降将，虽是主兵，亦属客兵，犹之以蜀攻蜀耳。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，提兵十万，由京兆径出阳平关取西川，此五路也。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将，自家之兵。共大兵五十万，五路并进，诸葛亮便有吕望之才，安能当此乎？”丕大喜，随即密遣能言官四员为使前去；又命曹真为大都督，领兵十万，径取阳平关。此时张辽等一班旧将，皆封列侯、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淝等处，据守关津隘口，故不复调用。百忙里又补叙别将，笔法周密。○以上按下魏国，以下再接西蜀。

却说蜀汉后主刘禅，自即位以来，旧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细说。闲闲总点一句。凡一应朝廷选法，钱粮、词讼等事，皆听诸葛丞相裁处。时后主未立皇后，孔明与群臣上言曰：“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，年十七岁，可纳为正宫皇后。”后主即纳之。若论桃园结义，则两人当是兄妹。然异姓为婚，原不碍也。非若吴孟子、管狐姬之类。

建兴元年秋八月，忽有边报说：“魏调五路大兵，来取西川；第一路，曹真为大都督，起兵十万，取阳平关；魏兵此为第五路，蜀却以此为第一路。第二路，乃反将孟达，起上庸兵十万，犯汉中；魏以此为第四路，蜀却以此为第二路。第三路乃东吴孙权，起精兵十万，取峡口入川；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。第四路乃蛮王孟获，起蛮兵十万，犯益州四郡；魏以此为第二路，蜀却以此为第四路。第五路乃番王轲比能，起羌兵十万，犯西平关。魏以此为第一路，蜀却以此为第五路。○魏意以客兵为助，重在客兵。蜀报以魏兵为主，重在魏兵。故前后次序各各不同。别处叙事，或一边实写，一边虚写，此处独两边皆详叙一番，又换一样笔法。此五路军马，甚是利害。已先报知丞相，报后主用实写，报孔明用虚写。就详叙中又一虚一实。丞相不知为何，数日不出视事。”奇绝，令人猜测不出。后主听罢大惊，不但后主惊，读者至此亦惊。即差近侍赍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第一日差近待宣召。使命去了半日，回报：“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”奇绝，令人猜测不出。后主转慌；不但后主慌，读者至此亦慌。次日，又命黄门侍郎董允、谏议大夫杜琼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。第二日差大臣往告。董、杜二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奇绝，令人猜测不出。杜琼曰：“先帝托孤于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宝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军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”不说真病，竟说他推病，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。良久，门吏传丞相令，言：“病体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议事。”董、杜二人叹息而回。次日，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。第三日多官往候。从早至晚，又不见出。奇绝，令人猜测不出。多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琼入奏后主曰：“请陛下圣驾亲往丞相府问计。”后主即引多官入宫，启奏皇太后。太后大惊曰：“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负先帝委托之意也！我当自往。”故作惊人之笔，以显下文孔明之奇。董允奏曰：“娘娘未可轻往。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。董允颇有见识。且待主上先往。如果怠慢，请娘娘于太庙中召丞相问之未迟。”请入太庙问之，是重之以先帝之灵也。皆故作惊人之笔，以显下文孔明之奇。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后主车驾亲至相府。第四日御驾亲临。门吏见驾到，慌忙拜伏于地而迎。后主问曰：“丞相在何处？”门吏曰：“不知在何处。只有丞相钧旨，教挡住百官，勿得辄入。”后主乃下车步行，与先主亲造草庐相似。独进第三重门，过了第三日，又过三重门，与先主三顾草庐相似。见孔明独倚竹杖，在小池边观鱼。与草庐中高卧相似。后主在后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“丞相安乐否？”与先主阶前立候相似。孔明回顾，见是后主，慌忙弃杖，拜伏于地曰：“臣该万死！”后主扶起问曰：“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，相父缘何不肯出府视事？”孔明大笑，扶后主入内室坐定，奏曰：“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，臣非观鱼，有所思也。”观鱼者，观吴也。后主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羌王轲比能，蛮王孟获，反将孟达，魏将曹真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奇绝妙绝，真是出人意表。止有孙权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之之计，但须一能言之人为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忧乎？”孔明之意，只致意在第三路。

后主听罢，又惊又喜曰：“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！愿闻退兵之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？成都众官，皆不晓兵法之妙，贵在使人不测，岂可泄漏于人？先言自己托病不出、不与众官议事之故。老臣先知西番国王轲比能引兵犯西平关；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，“神威天将军”名色甚奇。觉“宇宙大将军”之称，不足为怪矣。○忙中带补马超一边事，妙甚。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驰檄，令马超紧守西平关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换，以兵拒之：此一路不必忧矣。一向单写子龙、汉升等战功，马超颇觉冷落，于此处用之，功却不小。又南蛮孟获，兵犯四郡，臣亦飞檄遣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为疑兵之计：蛮兵惟凭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见疑兵，必不敢进：此一路又不足忧矣。此处用着魏延，魏延亦不冷落。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；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，臣回成都时，留李严守永安宫，托孤时事，却与此处补出。臣已作一书，只做李严亲笔，令人送与孟达，达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军心，此一路又不足忧矣。此处用着李严，方知托孤时同受遗命不为无谓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阳平关；此地险峻，可以保守。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隘，并不出战。曹真若见我军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此处又用子龙，却不用战而用守，又是一样用法。此四路兵俱不足忧，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调关兴、张苞二将，各引兵三万，屯于紧要之处，为各路救应。又总用兴、苞二将，布置周密。此数处调遣之事，皆不曾经由成都，故无人知觉。又说明众人不知之故。只有东吴这一路兵，未必便动。如见四路兵胜，川中危急，必来相攻；若四路不济，安肯动乎？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侵吴之怨，必不肯从其言。孔明意中却以孙权一路为第五路，似以此一路为轻。虽然如此，须用一舌辩之士，径往东吴，以利害说之。则先退东吴，其四路之兵，何足忧乎！孔明意中，又以孙权一路为第一路，却又以此一路为重。但未得说吴之人，臣故踌躇。何劳陛下圣驾来临？”后主曰：“太后亦欲来见相父。今朕闻相父之言，如梦初觉。复何忧哉！”

孔明与后主共饮数杯，连日受恐，此数杯酒只算压惊。送后主出府。众官皆环立于门外，见后主面有喜色。后主别了孔明，上御车回朝。众皆疑惑不定。不知葫芦里卖甚药。孔明见众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不曾吃酒亦有春色，如此人者不可不与饮酒，然惟如此人者可不与饮酒。孔明视之，乃义阳新野人，姓邓，名芝，字伯苗，现为户部尚书，汉司马邓禹之后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邓芝。多官皆散，孔明请芝到书院中，问芝曰：“今蜀、魏、吴鼎分三国，欲讨二国，一统中兴，当先伐何国？”不用邓芝问孔明，先用孔明问邓芝以试之，妙甚。芝曰：“以愚意论之：魏虽汉贼，其势甚大，急难摇动，当徐徐缓图。今主上初登宝位，民心未安，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，一洗先帝旧怨，此乃长久之计也。正合着“东和孙权”一语。未审丞相钧意若何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。今日方得也。”芝曰：“丞相欲其人何为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欲使人往结东吴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吴之任，非公不可！”妙在待他自说出来，然后教他去。芝曰：“愚才疏智浅，恐不堪当此任。”孔明曰：“吾来日奏知天子，便请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辞。”芝应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准后主，差邓芝往说东吴。芝拜辞望东吴而来。正是：

吴人方见干戈息，蜀使还将玉帛通。

未知邓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
自曹丕以三路取吴，而吴、魏之衅生；自曹丕以五路取蜀，而吴、蜀之交复合。吴、蜀之交复合，而吴、魏之衅乃愈生矣。以前回观之，则五路之中，孔明又以孙权一路为急。盖其于四路，不过退之已耳。若孙权一路，则不但退之，又将用之。退之使不侵蜀，用之即侵魏也。吴纵不侵魏，而魏必侵吴，以致吴之侵魏；既致吴之侵，而吴必结我以侵魏。是吴以两路答三路之师，蜀亦以两路答五路之师也。然则魏之伐吴，适所以自伐；而蜀之通吴，乃其所以伐魏欤？

孔明之遣邓芝，为伐魏地也。然为伐魏地，亦正为吞吴地也。先主尝仇吴矣，先主仇之，而孔明通之，岂孔明之心异于先主哉？以为不先灭魏，则吴未可吞；而不先通吴，则魏未可灭。魏灭而蜀与吴势不两存。观邓芝“天无二日”之言，章章可见。然则孔明反先主伐吴之事，实欲终先主吞吴之志耳。

屈灵均作《天问》，柳子厚作《天对》，一问于千百载之前，一对于千百载之后。窃谓子厚未识灵均寄托之本意，恨不再起灵均以难之。若秦宓既为天对以答问，又复为天问以索对，殆以一人而兼灵均、子厚之长矣。

吴侯初以刀锯鼎镬待蜀使，而吴使至蜀，蜀岂得无答礼乎？有秦宓之舌剑，可以当刀斧手；其悬河之口，可以当油鼎之沸矣。然孔明亦尝舌战东吴之士，何以不自折之，而乃用秦宓也？曰：师相之体固宜养重，与前番入吴时，又自不同故也。

前有周郎赤壁之火，又有陆逊猇亭之火，无分毫相犯，斯亦事与文之最奇者矣。乃不意两番之后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，又与前两番无分毫相犯。如赤壁、猇亭之用火甚迟，南徐之用火甚速，其不同者一。曹操、先主之兵烧之而后退，曹丕之兵至于退而后烧；前两番则以火蹑其后，后一番则以火截其前，其不同者二。周郎之兵先小胜而后大胜，陆逊之兵先小败而后大胜，而徐盛则止是一胜，其不同者三。不但此也。程普不服周郎，韩当、周泰不服陆逊，是以老成轻量少年；孙韶不服徐盛，是以少年轻量老成，此则其同而不同者也。曹操有连环之舟，先主有连营之屯，其连在敌；徐盛有连城之势，其连在我，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。孔明以草为人，用之大雾之中；徐盛以草为人，见之大雾之后。孔明以石为兵，御陆逊于既胜；徐盛以木为城，惑曹丕于初来。其仿佛处皆种种各别。如此妙事，如此妙文，使今之捏造稗官者执笔而摹之，岂能效其万一耶？

若曹丕自守邺都，吴亦以徐盛代守荆州，而令司马懿与陆逊相拒于江淮之间，其斗智必有可观，惜未见此两人之交手也。且使攻南徐者为曹操，则龙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惫；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，则曹丕之奔必无生还之路矣。读书者将前后彼此相易而观之，则其人才之分数自出。

却说东吴陆逊，自退魏兵之后，吴王拜逊为辅国将军，江陵侯，领荆州牧。自此军权皆归于逊。张昭、顾雍启奏吴王，请自改元。权从之，遂改为黄武元年。魏曰黄初，吴亦曰黄武，皆应“黄天当立”之谶。忽报魏主遣使至，权召入。使命陈说：“蜀前使人求救于魏，魏一时不明，故发兵应之，蜀安肯求救于魏，如此说谎骗孙权不信。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东吴可来接应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”前既救蜀，今又取蜀，便是自相矛盾之语。

权闻言不能决，乃问于张昭、顾雍等。昭曰：“陆伯言极有高见，可问之。”权即召陆逊至。逊奏曰：“曹丕坐镇中原，急不可图，今若不从必为仇矣。臣料魏与吴皆无诸葛亮之敌手，今且勉强应允，整军预备，只探听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胜，川中危急，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则发兵以应之，先取成都，深为上策。如四路兵败，别作商议。”已在孔明算中。权从之，乃谓魏使曰：“军需未办，择日便当起程。”使者拜辞而去。权令人探得：西番兵出西平关，见了马超，不战自退；南蛮孟获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回洞去了；上庸孟达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阳平关，赵子龙拒住各处险道，果然“一将守关，万夫莫开”，曹真屯兵于斜谷道，不能取胜而回。四路兵退却，在孙权一边听得，不向西蜀一边叙来，笔法变换，却又极省笔。

孙权知了此信，乃谓文武曰：“陆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若妄动，又结怨于西蜀矣。”怕结怨于蜀一语，绝妙斗笋。忽报西蜀遣邓芝到。张昭曰：“此又是诸葛亮退兵之计，遣邓芝为说客也。”权曰：“当何以答之？”昭曰：“先于殿前立一大鼎，贮油数百斤，下用炭烧。待其油沸，可选身长面大武士一千人，各执刀在手，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，却唤芝入见。休等此人开言下说词，责以郦食其说齐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对答。”如此恐吓，亦是下着。

权从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于左右，各执军器，召邓芝入。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宫门前，只见两行武士，威风凛凛，各持钢刀、大斧、长戟、短剑，直列至殿上。芝晓其意，并无惧色，昂然而行。以前能有喜色，故此时能无惧色。至殿前，又见鼎镬内热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视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帘前，邓芝长揖不拜。妙。权令卷起珠帘，大喝曰：“何不拜！”芝昂然而答曰：“上国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”以硬对硬。权大怒曰：“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郦生说齐乎？可速入油鼎。”芝大笑曰：“人皆言东吴多贤，谁想惧一儒生。”不但说自己不惧，反说东吴惧他，妙甚。权转怒曰：“孤何惧尔一匹夫耶？”芝曰：“既不惧邓伯苗，何愁来说汝等也？”权曰：“尔欲为诸葛亮作说客，来说孤绝魏向蜀，是否？”芝曰：“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为吴国利害而来。不说为蜀，反说为吴，妙甚。乃设兵陈鼎，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？”又用激法。

权闻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赐坐而问曰：“吴、魏之利害若何？愿先生教我。”芝曰：“大王欲与蜀和，还是欲与魏和？”妙在先问他主意。权曰：“孤正欲与蜀主讲和；此句待他自说，妙甚。但恐蜀主年轻识浅，不能全始全终耳。”芝曰：“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；蜀有山川之险，吴有三江之固。上二语说吴、蜀人才，此二语说吴、蜀形势。若二国连和，共为唇齿，进则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则可以鼎足而立。此言与蜀和之利。今大王若委贽称臣于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觐，求太子以为内侍。如其不从，则兴兵来攻，蜀亦顺流而进取。妙在又用一句硬话。如此则江南之地，不复为大王有矣。此言与魏和之害。若大王以愚言为不然，愚将就死于大王之前，以绝说客之名也。”答还说客一句，妙甚。言讫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此等做法，却是放刁，妙不可言。权急命止之，请入后殿，以上宾之礼相待。权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与蜀主连和，先生肯为我介绍乎？”反使孙权求他，妙不可言。芝曰：“适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。大王犹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于人？”反是他作难起来。妙不可言。权曰：“孤意已决，先生勿疑。”以孙权不决，故撩他此一句出来。

于是吴王留住邓芝，集多官问曰：“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荆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？蜀有邓芝，不辱其主；吴并无一人入蜀，以达孤意。”孙权亦用激法。忽一人出班奏曰：“臣愿为使。”众视之，乃吴郡吴人，姓张，名温，字惠恕，现为中郎将。权曰：“恐卿到蜀见诸葛亮，不能达孤之情。”又激他。温曰：“孔明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？”孙权不注意后主而注意孔明，使者之意亦不在后主而在孔明。权大喜，重赏张温，使同邓芝入川通好。以上按下东吴，以下再叙西蜀。

却说孔明自邓芝去后，奏后主曰：“邓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吴地多贤，定有人来答礼，陛下当礼貌之，不必用油锅武士。令彼回吴以通盟好。吴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。吴、魏宁靖，臣当征南，平定蛮方，便为七擒孟获张本。然后图魏。便为六出祁山张本。魏削则东吴亦不能久存，仍照顾先主伐吴之意。可以复一统之基业也。”后主然之。

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芝入川答礼。后主聚文武于丹墀，令邓芝、张温入。温自以为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见后主施礼。后主赐锦墩坐于殿左，设御宴待之。后主但敬礼而已。说不出一句话。宴罢，百官送张温到馆舍。次日，孔明设宴相待。孔明谓张温曰：“先帝在日，与吴不睦，今已晏驾。当今主上，深慕吴王，欲捐旧忿，永结盟好，并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”邓芝见吴主，不曾提起先主伐吴之事，却于孔明对吴使补出。张温领诺。酒至半酣，张温喜笑自若，颇有傲慢之意。孔明此日任其傲慢，不与计较，自是相体。

次日，后主将金帛赐与张温，设宴于城南邮亭之上，命众官相送。孔明殷勤劝酒。正饮酒间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长揖，入席就坐。此人定是孔明约来。温怪之，乃问孔明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孔明答曰：“姓秦，名宓，字子勑，现为益州学士。”温笑曰：“名称学士，未知胸中曾学事否？”此句笑今人则可，笑秦宓则不可。宓正色而言曰：“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学，何况于我？”温曰：“且说公何所学？”宓对曰：“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诸子百家，无所不通；古今兴废，圣贤经传，无所不览。”此等大话，我今亦闻之矣，但未是真有如秦宓者耳。温笑曰：“公既出大言，请即以天为问：天有头乎？”问得诙谐。宓曰：“有头。”答亦诙谐。温曰：“头在何方？”宓曰：“在西方。《诗》云：‘乃眷西顾。’以此推之，头在西方也。”便将西蜀高抬。温又问：“天有耳乎？”诙谐。宓答曰：“天处高而听卑。《诗》云：‘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’无耳何能听？”敏妙之极。温又问：“天有足乎？”诙谐。宓曰：“有足。《诗》云：‘天步艰难。’无足何能步？”敏妙之极。温又问：“天有姓乎？”诙谐。宓曰：“岂得无姓！”妙。温曰：“何姓？”宓答曰：“姓刘。”温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宓曰：“天子姓刘，以故知之。”天子为天之子，以子之姓，姓其父也。然则天子屡易姓，则天之姓亦屡易矣。温又问曰：“日生于东乎？”日言君象，是言君在东吴也。宓对曰：“虽生于东，而没于西。”又将西蜀抹倒东吴。

此时秦宓语言清朗，答问如流，满座皆惊。张温无语。宓乃问曰：“先生东吴名士，既以天事下问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阴阳剖判；轻清者上浮而为天，重浊者下凝而为地。至共工氏战败，头触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维缺：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。天既轻清而上浮，何以倾其西北乎？张温之问天是诙谐，秦宓却认真问起来，教他如何对答。又未知轻清之外，还是何物？此一句又问天之外，一发难对。愿先生教我。”张温无言可对，乃避席而谢曰：“不意蜀中多出俊杰！恰闻讲论，使仆顿开茅塞。”孔明恐温羞愧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“席间问难，皆戏谈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，何在唇齿之戏哉？”暗约秦宓来难倒了他，却又自己收科，孔明真是妙人。温拜谢。孔明又令邓芝入吴答礼，就与张温同行。张、邓二人拜辞孔明，望东吴而来。

却说吴王见张温入蜀未还，乃聚文武商议。忽近臣奏曰：“蜀遣邓芝同张温入国答礼。”权召入。张温拜于殿前，备称后主、孔明之德，愿求永结盟好，特遣邓尚书又来答礼。权大喜，乃设宴待之。权问邓芝曰：“若吴、蜀二国同心灭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岂不乐乎？”芝答曰：“天无二日，秦宓论天，邓芝又论天。民无二王。如灭魏之后，未识天命所归何人。但为君者各修其德；为臣者各尽其忠：则战争方息耳。”邓芝到底不弱，胜张温多矣。权大笑曰：“君之诚款，乃如是耶！”遂厚赠邓芝还蜀。自此吴、蜀通好。自此一和之后，永不相伐，又是一大关目处。以上按下吴、蜀两边，以下接叙魏国一边。

却说魏国细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报入中原。魏主曹丕听知，大怒曰：“吴、蜀连和，必有图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。”于是大集文武，商议起兵伐吴。头醋不酸，只怕二醋不辣。此时大司马曹仁、太尉贾诩已亡。侍中辛毗出班奏曰：“中原之地，土阔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见其利。今日之计，莫若养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后用之，则吴、蜀方可破也。”辛毗十年之说太远，与贾诩、刘晔之谏伐吴不同。丕怒曰：“此迂儒之论也。今吴、蜀连和，早晚必来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！”即传旨起兵伐吴。司马懿奏曰：“吴有长江之险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驾亲征，可选大小战船，从蔡、颖而入淮，取寿春，至广陵，渡江口，径取南徐：此为上策。”与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。盖曹操既得荆州，故赤壁之兵欲从荆州渡江；今荆州已属孙权，故淮上之军欲从广陵渡江。地势既殊，局面亦异。丕从之。于是日夜并工，造龙舟十只，长二十余丈，可容二千余人；此时好向镇江看大龙舟也。收拾战船三千余只。魏黄初五年秋八月，会聚大小将士，令曹真为前部，张辽、张郃、文聘、徐晃等为大将先行，许褚、吕虔为中军护卫，曹休为合后，刘晔、蒋济为参谋官。刘晔此时何以不谏？前后水陆军马三十余万，克日起兵。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，留在许昌，凡国政大事，并皆听懿决断。便为司马氏专权之兆。

不说魏兵起程。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，报入吴国。近臣慌奏吴王曰：“今魏王曹丕亲自乘驾龙舟，提水陆大军三十余万，从蔡、颖出淮，必取广陵渡江来下江南，甚为利害。”孙权大惊，即聚文武商议。顾雍曰：“今主上既与西蜀连和，可修书与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汉中，以分其势。为下文赵云取阳平关伏线。一面遣一大将，屯兵南徐以拒之。”权曰：“非陆伯言不可当此大任。”雍曰：“陆伯言镇守荆州，不可轻动。”丕之不取荆州，想亦为陆逊在彼之故。权曰：“孤非不知，奈眼前无替力之人。”孙权惯用激将法。言未尽，一人从班部内应声而出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愿统一军以当魏兵。若曹丕亲渡大江，臣必生擒以献殿下；若不渡江，亦杀魏兵大半，今魏兵不敢正视东吴。”权视之，乃徐盛也。守南徐，恰好用着姓徐的。权大喜曰：“如得卿守江南一带，孤何忧哉！”遂封徐盛为安东将军，总镇都督建业、南徐军马。盛谢恩，领命而退；即传令教众官军多置器械，多设旌旗，以为守护江岸之计。其地曰徐，其将曰徐，其用兵亦不疾而徐。

忽一人挺身出曰：“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将军，欲破魏兵以擒曹丕，将军何不早发军马渡江，于淮南之地迎敌？直待曹丕兵至，恐无及矣。”与韩当、周泰不服陆逊仿佛相似。盛视之，乃吴王侄孙韶也。韶字公礼，官授扬威将军，曾在广陵守御；年幼负气，极有胆勇。陆逊以年少，人不服他；孙韶亦以年少，不肯服人。盛曰：“曹丕势大，更有名将为先锋，不可渡江迎敌。待彼船皆集于北岸，吾自有计破之。”与陆逊候先主移营仿佛相似。韶曰：“吾手下自有三千军马，更兼深知广陵路势，吾愿自去江北，与曹丕决一死战。如不胜，甘当军令。”盛不从，韶坚执要去。盛只是不肯，韶再三要行。盛怒曰：“汝如此不听号令，吾安能制诸将乎？”叱武士推出斩之。如韩信之欲斩樊哙。刀斧手拥孙韶出辕门之外，立起皂旗。韶部将飞报孙权。权听知，急上马来救。樊哙是相国来救，孙韶却是君王自救。武士恰待行刑，孙权早到，喝散刀斧手，救了孙韶。韶哭奏曰：“臣往年在广陵，深知地利；不就那里与曹丕厮杀，直待他下了长江，东吴指日休矣！”孙韶有终军、宗悫之风。权径入营来。徐盛迎接入帐，奏曰：“大王命臣为都督提兵拒魏；今扬威将军孙韶不遵军法，违令当斩，大王何故赦之？”权曰：“韶倚血气之壮，误犯军法，万希宽恕。”盛曰：“法非臣所立，亦非大王所立，乃国家之典刑也。若以亲而免之，何以令众乎？”徐盛有穰苴、孙武之风。权曰：“韶犯法，本应任将军处治；奈此子虽本姓俞氏，然孤兄甚爱之，赐姓孙；于孤颇有劳绩。今若杀之，负兄义矣。”孙权笃于兄弟，与曹丕不同。盛曰：“且看大王之面，寄下死罪。”权令孙韶拜谢。韶不肯拜，厉声而言曰：“据吾之见，只是引军去破曹丕，便死也不服你的见识。”可谓强项将军。徐盛变色。权叱退孙韶，谓徐盛曰：“便无此子，何损于兵？今后勿再用之。”善于调停。言讫自回。是夜，人报徐盛说：“孙韶引本部三千精兵，潜地过江去了。”盛恐有失，于吴王面上不好看，乃唤丁奉授以密计，引三千兵渡江接应。徐盛亦得体，若弃韶而不救，便不成大将矣。

却说魏主驾龙舟至广陵，前部曹真已领兵列于大江之岸。曹丕问曰：“江岸有多少兵？”真曰：“隔岸远望，并不见一人，亦无旌旗营寨。”与朱桓之在濡须仿佛相似。丕曰：“此必诡计也。朕自往观其虚实。”于是大开江道，放龙舟直至大江，泊于江岸。船上建龙凤日月五色旌旗，仪銮簇拥，光耀射目。此等龙舟，只好去汨罗江吊屈原耳。曹丕端坐舟中，遥望江南，不见一人，回顾刘晔、蒋济曰：“可渡江否？”晔曰：“兵法实实虚虚。彼见大军至，如何不作整备？陛下未可造次。且待三五日，看其动静，然后发先锋渡江以探之。”丕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”

是日天晚，宿于江中。当夜月黑，将写雾，先写月。军士皆执灯火，明耀天地，恰如白昼。遥望江南，并不见半点儿火光。连写灯火火光，正为后文火攻点染。丕问左右曰：“此何故也？”近臣奏曰：“想闻陛下天兵来到，故望风逃窜耳。”丕暗笑。及至天晓，大雾迷漫，对面不见。既写月黑，又写雾天。与曹操舞槊之月，孔明借箭之雾，前后闲闲相映。须臾风起，雾散云收，望见江南一带，皆是连城：城楼上枪刀耀日，遍城尽插旌旗号带。顷刻数次人来报：“南徐沿江一带，直至石头城，一连数百里，城郭舟车，连绵不绝，一夜成就。”如海市蜃楼之不测。曹丕大惊。读者见之亦吃一惊。原来徐盛束缚芦苇为人，尽穿青衣，执旌旗，立于假城疑楼之上。假城疑楼，只用假人守把。妙。魏兵见城上许多人马，如何不胆寒。丕叹曰：“魏虽有武士千群，无所用之。江南人物如此，未可图也！”然则特地到此，只当龙舟一乐。

正惊讶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水溅湿龙袍，大船将覆。曹真慌令文聘撑小舟急来救驾。龙舟上人立站不住。文聘跳上龙舟，负丕下得小舟，奔入河港。忽流星马报道：“赵云引兵出阳平关，径取长安。”与曹操在赤壁时闻马腾消息，一虚一实，前后又闲闲相映。丕听得，大惊失色，便教回军。众军各自奔走。背后吴兵追至。丕传旨教尽弃御用之物而走。龙舟将次入淮，忽然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刺斜里一彪军杀到：为首大将乃孙韶也。魏兵不能抵当，折其大半，淹死者无数。少年负气，未尝误事，与近日少年不同。诸将奋力救出魏主。魏主渡淮河，行不三十里，淮河中一带芦苇，预灌鱼油，尽皆火着；前徐盛所授之计，至此始见。顺风而下，风势甚急，火焰漫空，截住龙舟。曹操之火背后烧来，曹丕之火当面截住，便是着急。丕大惊，急下小船傍岸时，龙舟上早已火着。此时十只龙舟已化作十条火龙矣。丕慌忙上马。岸上一彪军杀来；为首一将乃丁奉也。张辽急拍马来迎，被奉一箭射中其腰，可与太史慈报仇。却得徐晃救了，同保魏主而走，折军无数。背后孙韶、丁奉夺得马匹、车仗、船只、器械不计其数。魏兵大败而回。吴将徐盛全获大功，吴王重加赏赐。张辽回到许昌，箭疮迸裂而亡，曹丕厚葬之，不在话下。以上按下东吴，以下再叙西蜀。

却说赵云引兵杀出阳平关之次，忽报丞相有文书到，说益州耆帅雍闿结连蛮王孟获，起十万蛮兵，侵掠四郡；因此宣云回军，令马超坚守阳平关，丞相欲自南征。南蛮消息却从赵云一边听得，绝妙接笋。赵云乃急收兵而回。此时孔明在成都整饬军马，亲自南征。正是：

方见东吴敌北魏，又看西蜀战南蛮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

孔明通吴之后，便当接以伐魏之事，乃忽置中原而从事于南方者何哉？曰：孙权之兵，曹丕欲借以攻蜀者也；孟获之兵，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。魏借孙权以攻蜀，而蜀得收之以为我用；乃魏借孟获以攻蜀，而蜀不得收之为我用。不惟不为我用，又深足为我患，则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？不以全力取之，而遽欲伐魏，则孟获将乘虚而议我之后矣。故凡孔明之通吴，非注意于东，而注意在北；孔明之征南蛮，亦非注意于南，而注意在北也。

曹操致韩遂之书，妙在先与韩遂看，后与马超看；孔明致雍闿之书，又妙在不令雍闿看，却令高定看。周瑜假作张、蔡之书，妙在不与蒋干看，却令蒋干偷看；孔明假作朱褒之书，又妙在自与高定看，更不消高定偷看。曹操、周郎分用之而各见其奇，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极其变。

吕凯之图善矣，犹不若马谡之说为善也。何也？吕凯能绘其地，未能绘其人；即能绘其人，未能绘其人之心也。马谡之意不在取其地、取其人，而在取其人之心。故披吕凯之图，能使南方无处不在孔明之目中；听马谡之说，直当使孔明无日不在南人之心中耳。

用兵之家，但知攻城与兵战，至于攻心、心战之论，则六韬三略之所未及详，黄石素书、孙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载也。惟南巢、牧野之师，为能得此意，而不谓马谡能言之；然非待马谡言而孔明始知之，孔明特因马谡之言而愈决之耳。

此回叙孔明一擒一纵之始事也。而就第一番擒纵之中，已有三番擒纵之妙。如郭焕之被获，是一番擒纵也；董、阿二人之被获，又一番擒纵也；至孟获而三矣。且其间交战者三，而用计者五。若第一番用计，则故以雍闿人认为高定人；第二番用计，则又故以高定人认为雍闿人；第三番用计，则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认为假降；至于设伏以擒董、阿，设伏以擒孟获，非又用计之第四番、第五番乎？只一起手时，而事之变化，已不可方物如此，岂非绝世奇文！

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，事无大小，皆亲自从公决断。两川之民，忻乐太平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又幸连年大熟，老幼鼓腹讴歌，凡遇差徭，争先早办。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，无不完备；米满仓廒，财盈府库。先叙蜀中富庶，以见内安而后可以外攘也。

建兴三年，益州飞报：“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，犯境侵掠。孟获犹是曹丕五路中之一路，此时乃去而复来。建宁太守雍闿，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，今结连孟获造反。牂牁郡太守朱褒、越嶲郡太守高定，二人献了城；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。现今雍闿、朱褒、高定三人部下人马，皆与孟获为响导官，攻打永昌郡。今王伉与功曹吕凯，会集百姓，死守此城。”其报甚急。只用传报，不用实叙，皆是省笔。孔明乃入朝奏后主曰：“臣观南蛮不服，实国家之大患也。臣当自领大军，前去征讨。”不伐魏而亲自征蛮，出人意外。后主曰：“东有孙权，北有曹丕，今相父弃朕而去，倘吴、魏来攻，如之奈何？”先有孙权，次说曹丕，且吴方连和，而并言吴、魏来攻，便见其胸中没分晓。孔明曰：“东吴方与我国讲和，料无异心；若有异心，李严在白帝城，此人可当陆逊也。放下东吴。曹丕新败，锐气已丧，未能远图；且有马超守把汉中诸处关口，不必忧也。放下北魏。臣又留关兴、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，保陛下万无一失。今臣先去扫荡蛮方，然后北伐，以图中原，归重中原，征蛮正为伐魏地耳。报先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。”后主曰：“朕年幼无知，惟相父斟酌行之。”言未毕，班部内一人出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众视之，乃南阳人也，姓王，名连，字文仪，现为谏议大夫。连谏曰：“南方不毛之地，瘴疫之乡；丞相秉钧衡之重任，而自远征，非所宜也。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，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，必然成功。”不知南方未平，不是疥癣之疾，直是心腹之患。孔明曰：“南蛮之地，离国甚远，人多不习王化，收伏甚难，吾当亲去征之。可刚可柔，别有斟酌，非可容易托人。”七纵七擒之意，于此日先定矣，不消待马谡说得。

王连再三苦劝，孔明不从。是日，孔明辞了后主，令蒋琬为参军，费祎为长史，董厥、樊建二人为掾史；赵云、魏延为大将，总督军马；王平、张翼为副将；并川将数十员：共起川兵五十万，前望益州进发。似乎小题大做。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，入军来见孔明曰：“自荆州失陷，逃难在鲍家庄养病。每要赴川见先帝报仇，疮痕未合，不能起行。近已安痊，打探得东吴仇人已皆诛戮，径来西川见帝，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，特来投见。”关索踪迹，直于此处叙出，补前文所未及。孔明闻之，嗟讶不已；一面遣人申报朝廷，就令关索为前部先锋，一同征南。大队人马，各依队伍而行。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；所经之处，秋毫无犯。的是王者之兵。

却说雍闿听知孔明自统大军而来，即与高定、朱褒商议，分兵三路：高定取中路，雍闿在左，朱褒在右；三路各引兵五六万迎敌。孟获本是一路，忽先有三路。于是高定令鄂焕为前部先锋。焕身长九尺，面貌丑恶，使一枝方天戟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；领本部兵，离了大寨，来迎蜀兵。三路又先写一路。

却说孔明统大军已到益州界分。前部先锋魏延，副将张翼、王平，才入界口，正遇鄂焕军马。两阵对圆，魏延出马大骂曰：“反贼早早受降！”鄂焕拍马与魏延交锋，战不数合，延诈败走，焕随后赶来。走不数里，喊声大震，张翼、王平两路军杀来，绝其后路。延复回，三员将并力拒战，生擒鄂焕。解到大寨，入见孔明。孔明令去其缚，以酒食待之。此待孟获之法，先将鄂焕做个引子。问曰：“汝是何人部将？”焕曰：“某是高定部将。”孔明曰：“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，今为雍闿所惑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放汝回去，令高太守早早归降，免遭大祸。”鄂焕拜谢而去。妙，亦算一擒一纵。回见高定，说孔明之德。定亦感激不已。次日，雍闿至寨。礼毕，闿曰：“如何得鄂焕回也？”定曰：“诸葛亮以义放之。”闿曰：“此乃诸葛亮反间之计，欲令我两人不和，故施此谋也。”雍闿作梗，与高定罪有轻重。定半信不信，心中犹豫。忽报蜀将搦战，闿自引三万兵出迎。战不数合，闿拨马便走。延率兵大进，追杀二十余里。三路中又写一路。次日，雍闿又起兵来迎。孔明一连二日不出。至第四日，雍闿、高定分兵两路，来取蜀寨。三路中并写两路，却不见朱褒一路。

却说孔明令魏延等两路伺候；果然雍闿、高定两路兵来，被伏兵杀伤大半，生擒者无数，都解到大寨来。雍闿的人，囚在一边；高定的人，囚在一边。却令军士谣说：“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闿的人尽杀。”妙计。众军皆闻此言。少时，孔明令取雍闿的人到帐前问曰：“汝等皆是何人部从？”众伪曰：“高定部下人也。”必然如此。孔明教皆免其死，与酒食赏劳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纵放回寨。先发遣雍闿的人，妙在故意认作高定的人，以疑雍闿。孔明又唤高定的人问之。众皆告曰：“吾等实是高定部下军士。”孔明亦皆免其死，赐以酒食。却扬言曰：“雍闿今日使人投降，要献汝主并朱褒首级以为功劳，吾甚不忍。汝等既是高定部下军，吾放汝等回去，再不可背反。若再擒来，决不轻恕。”

众皆拜谢而去，次发遣高定的人，又妙在诈称雍闿之约，以疑高定，又带朱褒在内。回到本寨，入见高定，说知此事。定乃密遣人去雍闿寨中探听。却有一般放回的人，言说孔明之德。因此雍闿部军，多有归顺高定之心。虽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稳，又令一人来孔明寨中探听虚实。被伏路军捉来见孔明。孔明故意认做雍闿的人。前将雍闿的人，故意认作高定的人；今又将高定的人，故认作雍闿的人。巧妙之极。唤入帐中问曰：“汝元帅既约下献高定、朱褒二人首级，因何误了日期？汝这厮不精细，如何做得细作！”妙在对高定的人说雍闿的话。军士含糊答应。孔明以酒食赐之，修密书一封，付军士曰：“汝持此书付雍闿，教他早早下手，休得误事。”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闿的书。细作拜谢而去，回见高定，呈上孔明之书，说雍闿如此如此。定看书毕，大怒曰：“吾以真心待之，彼反欲害吾，情理难容！”便唤鄂焕商议。焕曰：“孔明乃仁人，背之不祥。孔明已先下种。我等谋反作恶，皆雍闿之故；不如杀闿以投孔明。”皆在孔明算中。定曰：“如何下手？”焕曰：“可设一席，令人去请雍闿。彼若无异心，必坦然而来；若其不来，必有异心。我主可攻其前，某伏于寨后小路候之；闿可擒矣。”高定从其言，设席请雍闿。闿果疑前日放回军士之言，惧而不来。与假书相合。是夜，高定引兵杀投雍闿寨中。原来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皆想高定之德，乘时助战。又是孔明先下的种。雍闿军不战自乱。闿上马望山路而走。行不二里，鼓声响处，一彪军出，乃鄂焕也：挺方天戟，骤马当先。雍闿措手不及，被焕一戟刺于马下，就枭其首级。非鄂焕杀之，亦非高定杀之，是孔明杀之耳。闿部下军士皆降高定。定引两部军来降孔明，献雍闿首级于帐下。孔明高坐于帐上，喝令左右，推转高定斩首报来。读至此，令人不解其故。定曰：“某感丞相大恩，今将雍闿首级来降，何故斩也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汝来诈降。敢瞒吾耶？”实是我瞒他，反说他瞒我。妙甚。定曰：“丞相何以知吾诈降？”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缄，与高定曰：“朱褒已使人密献降书，说你与雍闿结生死之交，岂肯一旦便杀此人？吾故知汝诈也。”既假致雍闿之书，又假作朱褒之书，一派是假。定叫屈曰：“朱褒乃反间之计也，不是朱褒反间，实是孔明反间。丞相切不可信！”孔明曰：“吾亦难凭一面之词。汝若捉得朱褒，方表真心。”杀朱褒，又只用高定，殊不费力。定曰：“丞相休疑。某去擒朱褒来见丞相，若何？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吾疑心方息也。”

高定即引部将鄂焕并本部兵，杀奔朱褒营来。比及离寨约有十里，山后一彪军到，乃朱褒也。来得凑巧，此处方写朱褒一路。褒见高定军来，慌忙与高定答话。定大骂曰：“汝如何写书与诸葛丞相处，使反间之计害吾耶？”褒目瞪口呆，不能回答。雍闿妙在先知，朱褒妙在不知。忽然鄂焕于马后转过，一戟刺朱褒于马下。定厉声而言曰：“如不顺者皆戮之！”于是众军一齐拜降。定引两部军来见孔明，献朱褒首级于帐下。孔明大笑曰：“吾故使汝杀此二贼，以表忠心。”算高定于股掌之上。遂命高定为益州太守，总摄三郡；令鄂焕为牙将。三路军马已平。以上了却三路。

于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。孔明入城已毕，问曰：“谁与公守此城，以保无虞？”伉曰：“某今日得此郡无危者，皆赖永昌不韦人，姓吕，名凯，字季平。皆此人之力。”孔明遂请吕凯至。凯入见礼毕。孔明曰：“久闻公乃永昌高士，多亏公保守此城。今欲平蛮方，公有何高见？”吕凯遂取一图呈与孔明曰：“某自历仕以来，知南人欲反久矣，故密遣人入其境，察看可屯兵交战之处，画成一图，名曰《平蛮指掌图》。蛮人已在掌中。今敢献与明公。明公试观之，可为征蛮之一助也。”与张松献图前后相对。○先主无张松不能入西川，孔明无吕凯不能平孟获。孔明大喜，就用吕凯为行军教授，兼向导官。于是孔明提兵大进，深入南蛮之境。

正行军之次，忽报天子差使命至。孔明请入中军，但见一人素袍白衣而进，乃马谡也。为兄马良新亡，因此挂孝。马良之死，在此带叙出来，省笔之法。谡曰：“奉主上敕命，赐众军酒帛。”孔明接诏已毕，依命一一给散。遂留马谡在帐叙话。孔明问曰：“吾奉天子诏，削平蛮方；久闻幼常高见，望乞赐教。”足见孔明虚心，非今人可及。谡曰：“愚有片言，望丞相察之；南蛮恃其地远山险，不服久矣；虽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叛。丞相大军到彼，必然平服；但班师之日，必用北伐曹丕；蛮兵若知内虚，其反必速。算到北魏，正合孔明意中之事。夫用兵之道：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。此四语是兵法中之所无，却是绝妙兵法，又在孙、吴之上。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。”的的高见。孔明叹曰：“幼常足知吾肺腑也！”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，即统大兵前进。

却说蛮王孟获，听知孔明智破雍闿等，遂聚三洞元帅商议。第一洞乃金环三结元帅，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帅，第三洞乃阿会喃元帅。平了三郡，却又生出三洞来，正与三郡相对。三洞元帅入见孟获。获曰：“今诸葛丞相领大军来侵我境界，不得不并力敌之。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进。如得胜者，便为洞主。”于是分金环三结取中路，董荼那取左路，阿会喃取右路：各引五万蛮兵，依令而行。前三郡分三路，今三洞亦分三路；前三路只是两路厮杀，今却一齐都出。

却说孔明正在寨中议事，忽哨马飞报，说三洞元帅分兵三路到来。孔明听毕，即唤赵云、魏延至，却都不分付；不吩咐却是胜于吩咐。更唤王平、马忠至，马忠有二，一为吴之马忠，一为蜀之马忠。吴之马忠已死，此乃蜀之马忠也。嘱之曰：“今蛮兵三路而来，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；此二人不识地理，未敢用之。孔明惯用激将之法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敌，马忠可往右路迎敌。吾却使子龙、文长随后接应。今日整顿军马，来日平明进发。”二人听令而去。又唤张嶷、张翼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同领一军，往中路迎敌。今日整点军马，来日与王平、马忠约会而进。吾欲令子龙、文长去取，奈二人不识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”妙在又说一句，再激他一激。张嶷、张翼听令去了。

赵云、魏延见孔明不用，各有愠色。孔明曰：“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以中年涉险，为蛮人所算，失其锐气耳。”此是第三番激他。赵云曰：“倘我等识地理若何？”孔明曰：“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动。”妙。止之正以激之也。二人怏怏而退。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曰：“吾二人为先锋，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后辈，吾等岂不羞乎？”延曰：“吾二人只今就上马，亲去探之，捉住土人，便教引进，以敌蛮兵，大事可成。”皆在孔明算中。云从之，遂上马径取中路而来。方行不数里，远远望见尘头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时，果见数十骑蛮兵纵马而来。二人两路冲出。蛮兵见了，大惊而走。赵云、魏延各生擒几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却细问其故。蛮兵告曰：“前面是金环三结元帅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边东西两路，却通五溪洞，一个洞名。并董荼那、阿会喃各寨之后。”

赵云、魏延听知此话，遂点精兵五千，教擒来蛮兵引路。比及起军时，已是二更天气，月明星朗，趁着月色而行。百忙中偏有闲笔写星写月。刚到金环三结大寨之时，约有四更。行了两个更次。蛮兵方起造饭，准备天明厮杀。忽然赵云、魏延两路杀入，蛮兵大乱。赵云直杀入中军，正逢金环三结元帅；交马只一合，被云一枪刺落马下，就枭其首级。余军溃散。魏延便分兵一半，望东路抄董荼那寨来；赵云分兵一半，望西路抄阿会喃寨来。比及杀到蛮兵大寨之时，天已平明。又杀了一个更次。

先说魏延杀奔董荼那寨来，董荼那听知寨后有军杀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敌。忽然寨前门一声喊起，蛮兵大乱。原来王平军马早已到了。明明是孔明教他接应魏延。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。董荼那夺路走脱，魏延追赶不上。

却说赵云引兵杀到阿会喃寨后之时，马忠已杀至寨前。明明是孔明教他接应赵云。两下夹攻，蛮兵大败，阿会喃乘乱走脱。各自收军回见孔明。孔明问曰：“三洞蛮兵走了两洞之主，金环三结元帅首级安在？”赵云将首级献功。众皆言曰：“董荼那、阿会喃皆弃马越岭而去，因此赶他不上。”孔明大笑曰：“二人吾已擒下了。”奇幻之极。赵、魏二人并诸将皆不信。少顷，张嶷解董荼那到，张翼解阿会喃到。妙，令人不解其故。众皆惊讶。孔明曰：“吾观吕凯图本，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激子龙、文长之锐气，故教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环三结，随即分兵左右寨后抄出，以王平、马忠应之。非子龙、文长不可当此任也。此时却极力赞他一句，真神妙不测。吾料董荼那、阿会喃必从便径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张嶷、张翼以伏兵待之，令关索以兵接应，擒此二人。”至此方才说明。诸将皆拜伏曰：“丞相机算，神鬼莫测！”

孔明令押过董荼那、阿会喃至帐下，尽去其缚，以酒食衣服赐之，令各自归洞，勿得助恶。孔明自此以后，只用此法。二人泣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孔明谓诸将曰：“来日孟获必然亲自引兵厮杀，便可就此擒之。”乃唤赵云、魏延至，付与计策，各引五千兵去了。前是暗使，此是明遣。又唤王平、关索同引一军，授计而去。孔明分拨已毕，坐于帐上待之。

却说蛮王孟获在帐中正坐，忽哨马报来，说三洞元帅俱被孔明捉将去了，部下之兵各自溃散。获大怒，不大惊而大怒，便见其倔强。遂起蛮兵迤逦进发，正遇王平军马。两阵对圆，王平出马，横刀望之：只见门旗开处，数百南蛮骑将两势摆开。中间孟获出马：头顶嵌宝紫金冠，身披缨络红锦袍，腰系碾玉狮子带，脚穿鹰嘴抹绿靴，骑一匹卷毛赤兔马，悬两口松纹镶宝剑，写得孟获怕人，乃见擒之非易，纵之亦非易。昂然观望，回顾左右蛮将曰：“人每说诸葛亮善能用兵；今观此阵，旌旗杂乱，队伍交错；刀枪器械无一可能胜吾者：始知前日之言谬也！在孟获眼中写出孔明诱敌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时矣。谁敢去擒蜀将，以振军威？”言未尽，一将应声而出，名唤忙牙长，使一口截头大刀，骑一匹黄骠马，来取王平。二将交锋，战不数合，王平便走。明明是诱敌。孟获驱兵大进，迤逦追赶。关索略战又走，又明明是诱敌。约退二十余里。孟获正追杀之间，忽然喊声大起，左有张嶷，右有张翼，两路兵杀出，截断归路。只道此二人为伏兵，那知又有子龙、文长在后。王平、关索复兵杀回。前后夹攻，蛮兵大败。孟获引部将死战得脱，望锦带山而逃。背后三路兵追杀将来。获正奔走之间，前面喊声大起，一彪军拦住：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。获见了大惊，慌忙奔锦带山小路而走。子龙冲杀一阵，蛮兵大败，生擒者无数。孟获止与数十骑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后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狭，马不能行，乃弃了马匹，爬山越岭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，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计策，引五百步军伏于此处。孟获抵敌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。前二张擒董、阿用虚写，今魏延擒孟获用实写。○此是一擒。从骑皆降。

魏延解孟获到大寨来见孔明。孔明早已杀牛宰羊，设宴在寨。却教帐中排开七重围子手，刀枪剑戟，灿若霜雪；又执御赐黄金钺斧，曲柄伞盖，前后羽葆鼓吹，左右排开御林军，布列得十分严整。令孟获见汉官威仪。孔明端坐于帐上，只见蛮兵纷纷穰穰，解到无数。孔明唤到帐中，尽去其缚，抚谕曰：“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获所拘，今受惊諕。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；若听知阵败，定然割肚牵肠，眼中流血。吾今尽放汝等回去，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。”言讫，各赐酒食米粮而遣之。一路只用此法。蛮兵深感其恩，泣拜而去。孔明教唤武士押过孟获来。不移时，前推后拥，缚至帐前。获跪与帐下。孔明曰：“先帝待汝不薄，汝何敢背反？”获曰：“两川之地，皆是他人所占土地，汝主倚强夺之，自称为帝。吾世居此处，汝等无礼，侵我土地，何为反耶？”两川之地须不是你的。孔明曰：“吾今擒汝，汝心服否？”“心”字正与攻心之战相应。获曰：“山僻路狭，误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！”孔明曰：“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”妙。获曰：“汝放我回去，再整军马，共决雌雄；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”孔明即令去其缚，与衣服穿了，赐以酒食，给与鞍马，差人送出路，径望本寨而去。此是一纵。正是：

寇入掌中还放去，人居化外未能降。

未知再来交战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

二擒孟获即《出师表》所谓“五月渡泸”者也。诗云：“六月萋萋，戎军是饬。”孔明之征南蛮，其宣王之伐玁狁乎？然深入不毛，独与“薄伐玁狁，至于太原”者有异，何哉？盖孟获于初擒之时，则有辞矣，以为彼来犯境，而擒之不足以相服，必深入彼境而擒之，乃足以相服。宣王不再传，而有骊山之祸，正以未尽伐之之力耳。

二擒之计，已在一擒之中也。何也？董荼那、阿会喃即初擒孟获时之所纵也。不必我擒之，使彼之人自擒之；彼之人自擒之，而一如我之擒之。孔明不费力者在此，孟获之不肯服者亦在此。

兵家有必败之法，非避之之难，而犯之之难；又非犯之之难，而犯而避之之为难。如先主猇亭之兵屯于林木之间，孔明泸水之兵亦屯于林木之间，而先主败而孔明胜者，先主以此自愚；而孔明以此愚敌也，则犯之之妙。

不独二擒止是一擒，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。何也？二擒孟获之时，使之遍观各营虚实，正欲其来攻而中我之计也。则三擒之计，亦于二擒时早伏之也。三擒有相连而及之势，三纵亦有相连而及之势。二擒止是一擒，而孟获不服，所以有三擒；三擒又止是一擒，而孟获又不服，所以有三纵云。

马岱自成都来，而孔明用其力；马谡自成都来，而孔明用其谋。用其力所以分众人之力也，用其谋所以合一己之谋也。知攻心之为上，是与孔明七纵之谋合；知孟获之诈降，是与孔明三擒之谋合。妙在皆不说明，事后方见。即令读者猜之，亦不能测其玄机，况当日孟获遇之，安得不中其妙计乎？

却说孔明放了孟获，众将上帐问曰：“孟获乃南蛮渠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；丞相何故放之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掌中物即囊中物。直须降伏其心，自然平矣。”诸将闻言，皆未肯信。

当日孟获行至泸水，先在此处点泸水。正遇手下败残的蛮兵，皆来寻探。众兵见了孟获，且惊且喜，拜问曰：“大王如何能勾回来？”获曰：“蜀人监我在帐中，被我杀死十余人，乘夜黑而走；正行间，逢着一哨马军，亦被我杀之，夺了此马，因此得脱。”背地出丑之事，在人前遮瞒得干干净净，何近日孟获之多也。众皆大喜，拥孟获渡了泸水，下住寨栅，会集各洞酋长，陆续招聚原放回的蛮兵，约有十余万骑。此时董荼那、阿会喃已在洞中。前三郡太守杀其二，而存其一；今三洞元帅杀其一，而存其二。孟获使人去请，二人惧怕，只得也引洞兵来。孟获何等倔强，二人何等疲软。获传令曰：“吾已知诸葛亮之计矣，不可与战，战则中他诡计。彼川兵远来劳苦，况即日天炎，彼兵岂能久住？吾等有此泸水之险，将船筏尽拘在南岸，一带皆筑土城，深沟高垒，看诸葛亮如何施谋！”蛮子胆怯。众酋长从其计，尽拘船筏，于南岸一带筑起土城：有依山傍崖之地，高竖敌楼；楼上多设弓弩炮石，准备久处之计。粮草皆是各洞供运。孟获以为万全之策，坦然不忧。蛮子胆大。

却说孔明提兵大进，前军已至泸水。哨马飞报说：“泸水之内，并无船筏；又兼水势甚急，隔岸一带筑起土城，皆有蛮兵守把。”时值五月，天气炎热，南方之地，分外炎酷，军马衣甲，皆穿不得。南方属火故也，仿佛似《西游记》火焰山。孔明自至泸水边观毕，回到本寨，聚诸将至帐中，传令曰：“今孟获兵屯泸水之南，深沟高垒，以拒我兵。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各引兵，依山傍树，拣林木茂盛之处，与我将息人马。”先主在猇亭，亦屯于林木茂盛之处，但孔明不是连营耳。乃遣吕凯离泸水百里，拣阴凉之地，分作四个寨子；使王平、张嶷、张翼、关索各守一寨，内外皆搭草棚，遮盖马匹，将士乘凉，以避暑气。参军蒋琬看了，入问孔明曰：“某看吕凯所造之寨甚不好，正犯昔日先帝败于东吴时之地势矣。回顾前文。倘蛮兵偷渡泸水，前来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公勿多疑，吾自有妙算。”可知孔明在猇亭必不被烧。蒋琬等皆不晓其意。

忽报蜀中差马岱解暑药并粮米到。孔明令入。岱参拜毕，一面将米药分派四寨。此时用得几服香薷饮。孔明问曰：“汝将带多少军来？”马岱曰：“有三千军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军累战疲困，欲用汝军，未知肯向前否？”岱曰：“皆是朝廷军马，何分彼我？丞相要用，虽死不辞。”说出一个死字，果应下文死了一半。孔明曰：“今孟获拒住泸水，无路可渡。吾欲先断其粮道，令彼军自乱。”岱曰：“如何断得？”孔明曰：“离此一百五十里，泸水下流沙口，此处水慢，可以扎筏而渡。观吕凯图本，连水之急慢亦多晓得。汝提本部三千军渡水，直入蛮洞，先断其粮，然后会合董荼那、阿会喃两个洞主，便为内应。不可有误。”亦如前回中之用鄂焕。

马岱欣然去了，领兵前到沙口，驱兵渡水。因见水浅，大半不下筏，只裸衣而过，半渡皆倒；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仿佛《西游记》通天河。马岱大惊，连夜回告孔明。孔明随唤向导土人问之。土人曰：“目今炎天，毒聚泸水，日间甚热，毒气正发。有人渡水，必中其毒；或饮此水，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时，须待夜静水冷，毒气不起，饱食渡之，方可无事。”此又吕凯图中所未及。孔明遂令土人引路，又选精壮军五六百，随着马岱，来到泸水沙口，扎起木筏，半夜渡水，果然无事，岱领着二千壮军，令土人引路，径取蛮洞运粮总路口夹山峪而来。那夹山峪，两下是山，中间一条路，止容一人一马而过。与后文邓艾渡阴平岭仿佛相似。马岱占了夹山峪，分拨军士，立起寨栅。洞蛮不知，正解粮到，被岱前后截住，夺粮百余车，蛮人报入孟获大寨中。

此时孟获在寨中，终日饮酒取乐，不理军务。如避暑九成宫。谓众酋长曰：“吾若与诸葛亮对敌，必中奸计。今靠此泸水之险，深沟高垒以待之。蜀人受不过酷热，必然退走。那时吾与汝等随后击之，便可擒诸葛亮也。”言讫，呵呵大笑。蛮子且慢作乐，苦便到也。忽然班内一酋长曰：“沙口水浅，倘蜀兵透漏过来，深为利害；当分军守把。”获笑曰：“汝是本处土人，如何不知？吾正要蜀兵来渡此水，渡则必死于水中矣。”土人之语，又在孟获口中说一遍。酋长又曰：“倘有土人说与夜渡之法，当复何如？”获曰：“不必多疑。吾境内之人安肯助敌人耶？”痴蛮子。正言之间，忽报蜀兵不知多少，暗渡泸水，绝断了夹山粮道，打着平北将军马岱旗号。马岱名字妙在旗号上看出。○平北将军今作平南将军矣。获笑曰：“量此小辈，何足道哉！”即遣副将忙牙长，引三千兵投夹山峪来。

却说马岱望见蛮兵已到，遂将二千军摆在山前。两阵对圆，忙牙长出马，与马岱交锋；只一合，被岱一刀斩于马下。蛮子无用。蛮兵大败走回，来见孟获，细言其事。获唤诸将问曰：“谁敢去敌马岱？”言未毕，董荼那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孟获大喜，遂与三千兵而去。获又恐有人再渡泸水，即遣阿会喃引三千兵，去守把沙口。

却说董荼那引蛮兵到了夹山峪下寨，马岱引兵来迎。部内军有认得是董荼那，说与马岱如此如此。妙在部下人认得，不然马岱如何知之？方知孔明拨与五六百军，正为此时用也。岱纵马向前，大骂曰：“无义背恩之徒！吾丞相饶汝性命，今又背反，岂不自羞？”董荼那满面惭愧，无言可答，不战而退。蛮子原有良心。马岱掩杀一阵而回。董荼那回见孟获曰：“马岱英雄，抵敌不住。”获大怒曰：“吾知汝原受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战而退，正是卖阵之计！”喝教推出斩了。众酋长再三哀告，方才免死。叱武士将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，放归本寨。孟获取祸之道。诸多酋长皆来告董荼那曰：“我等虽居蛮方，未尝敢犯中国，中国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获势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。想孔明神机莫测，曹操、孙权尚自惧之，何况我等蛮方乎？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，无可为报。是说孔明之仁。今欲舍一死命，杀孟获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。”势所必然。董荼那曰：“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”内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齐同声应曰：“愿往！”于是董荼那手执钢刀，引百余人，直奔大寨而来，时孟获大醉于帐中。董荼那引众人持刀而入，帐下有两将侍立。董荼那以刀指曰：“汝等亦受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当报效。”二将曰：“不须将军下手，某当生擒孟获，去献丞相。”皆在孔明算中。于是一齐入帐，将孟获执缚已定，押到泸水边，驾船直过北岸，蛮子此时却蛮不过。○此是二擒。先使人报知孔明。

却说孔明已有细作探知此事，于是密传号令，教各寨将士，整顿军器，方教为首酋长解孟获入来，其余皆回本寨听候。董荼那先入中军见孔明，细说其事。孔明重加赏劳，用好言抚慰，遣董荼那引众酋长去了，然后令刀斧手推孟获入。孔明笑曰：“汝前者有言：‘但再擒得，便肯降服！’今日如何？”获曰：“此非汝之能也；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。如何肯服！”蛮子嘴硬，偏会解说。孔明曰：“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”妙。孟获曰：“吾虽蛮人，颇知兵法；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，吾当率兵再决胜负。若丞相这番再擒得我，那时倾心吐胆归降，并不敢改移也。”亏他此副老面皮。孔明曰：“这番生擒，如又不服，必无轻恕。”令左右去其绳索，仍前赐以酒食，列坐于帐上。前但赐酒，今又赐坐，第二番更是加厚。孔明曰：“吾自出茅庐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取。汝蛮邦之人，何为不服？”第二番放他，偏有许多话说。获默然不答。

孔明酒后，唤孟获同上马出寨，观看诸营寨栅所屯粮草，所积军器。故意教他看虚实，妙。孔明指谓孟获曰：“汝不降吾，真愚人也。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，粮草兵器，汝安能胜吾哉？汝若早降，吾当奏闻天子，令汝不失王位，子子孙孙，永镇蛮邦。意下若何？”获曰：“某虽肯降，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放回去，就当招安本部人马，同心合胆，方可归顺。”蛮子说谎。孔明忻然，又与孟获回到大寨。饮酒至晚，获辞去，孔明亲自送至泸水边，以船送获归寨。此是二纵。

孟获来到本寨，先伏刀斧手于帐下，差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会喃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至，将二人赚到大寨帐下，尽皆杀之，弃尸于涧。好狠蛮子。孟获随即遣亲信之人，守把隘口，自引军出了夹山峪，要与马岱交战，却并不见一人；及问土人，皆言昨夜尽搬粮草，复渡泸水归大寨去了。孔明撤回马岱，却在孟获一边虚写。获再回洞中，与亲弟孟优商议曰：“如今诸葛亮之虚实，吾已尽知，汝可去如此如此。”已在孔明算中。

孟优领了兄计，引百余蛮兵，搬载金珠、宝贝、象牙、犀角之类，渡了泸水，径投孔明大寨而来。方才过了河时，前面鼓角齐鸣，一彪军摆开，为首大将乃马岱也。此时忽然又是马岱，写得出没不测。孟优大惊。岱问了来情，令在外厢，差人来报孔明。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、吕凯、蒋琬、费祎等共议平蛮之事，忽帐下一人，报称孟获差弟孟优来进宝贝。孔明回顾马谡曰：“汝知其来意否？”谡曰：“不敢明言。容某暗写于纸上，呈与丞相，看合钧意否？”与孔明、周郎各写“火”字于掌中仿佛相似。孔明从之。马谡写讫，呈与孔明。孔明看毕，抚掌大笑曰：“擒孟获之计，吾已差派下也。汝之所见正与吾同。”妙在不叙出所说何语，令读者自知之。遂唤赵云入，向耳畔吩咐如此如此；又唤魏延入，亦低言吩咐；又唤王平、马忠、关索入，亦密密地吩咐。

各人受了计策，皆依令而去，妙在不叙出所用何计，待后文方见。方召孟优入帐，优再拜于帐下曰：“家兄孟获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奉献，辄具金珠宝贝若干，权为赏军之资。续后别有进贡天子礼物。”前说手下人不肯降，今却手下人先来，明明是诈。孔明曰：“汝兄今在何处？”优曰：“为感丞相天恩，径往银坑山中，银坑山先在此处点出，为后文伏线。收拾宝物去了，少时便回来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汝带多少人来？”优曰：“不敢多带。只是随行百余人，皆运货物者。”孔明尽教入帐看时，皆是青眼黑面，黄发紫须，耳带金环，鬅头跣足，身长力大之士。名为波斯献宝，却是夜叉作怪。孔明就令随席而坐，教诸将劝酒，殷勤相待。

却说孟获在帐中专望回音，忽报有二人回了；唤入问之，具说：“诸葛亮受了礼物大喜，将随行之人，皆唤入帐中，杀牛宰羊，设宴相待。二大王令某密报大王：今夜二更，里应外合，以成大事。”孟获所授之计，至此方才叙明。

孟获听知甚喜，即点起三万蛮兵，分为三队。获唤各洞酋长吩咐曰：“各军尽带火具。今晚到了蜀寨时，放火为号。吾当自取中军，以擒诸葛亮。”痴蛮子说得如此容易。诸多蛮将受了计策，黄昏左侧，各渡泸水而来。孟获带领心腹蛮将百余人，径投孔明大寨，于路并无一军阻当。前至寨门，获率众将骤马而入，乃是空寨，并不见一人。孔明吩咐诸将之计，亦至此方才叙明。获撞入中军，只见帐中灯烛荧煌，孟优并番兵尽皆醉倒。蛮子贪嘴。原来孟优被孔明教马谡、吕凯二人管待，令乐人搬做杂剧，殷勤劝酒，酒内下药，尽皆昏倒，浑如醉死之人。奉答泸水之毒。孟获入帐问之，内有醒者，但指口而已。好看。获知中计，急救了孟优等一干人；却待奔回中队，前面喊声大震，火光骤起，蛮兵各自逃窜。一彪军杀到，乃是蜀将王平。获大惊，急奔左队时，火光冲天，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魏延。获慌忙望右队而来，只见火光又起，又一彪军杀到，为首蜀将乃是赵云。三将之来，写得参差错落。三路军夹攻将来，四下无路。孟获弃了军士，匹马望泸水而逃。正见泸水上数十个蛮兵，驾一小舟。获慌令近岸。人马方才下船，一声号起，将孟获缚住。此是三擒。原来马岱受了计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蛮兵，撑船在此，诱擒孟获。前未叙孔明吩咐马岱，却于此处补出。

于是孔明招安蛮兵，降者无数。孔明一一抚慰，并不加害。一路多用此法。就教救灭了余火。须臾，马岱擒孟获至，此是前文所有，用实写。赵云擒孟优至，此是前文未叙，用虚写。魏延、马忠、王平、关索擒诸洞酋长至。马忠、关索于此补出，其诸洞酋长亦用虚写。孔明指孟获而笑曰：“汝先令汝弟以礼诈降，如何瞒得过吾。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”获曰：“此乃吾弟贪口腹之故，误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来，弟以兵应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败，非吾之不能也，如何肯服！”每次不服，必有一段解说，蛮子油嘴。○极似今日低棋输了，到底不服输。孔明曰：“今已三次，如何不服？”孟获低头无语。孔明笑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。”妙。孟获曰：“丞相若肯放吾兄弟回去，收拾家下亲丁，和丞相大战一场。那时擒得，方才死心塌地而降。”孔明曰：“再若擒住，必不轻恕。汝可小心在意，勤攻韬略之书，再整亲信之士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后悔。”十分调笑，十分作乐。遂令武士去其绳索，放起孟获，并孟优及各洞酋长，一齐都放。孟获等拜谢去了。此是三纵。此时蜀兵已渡泸水。孟获等过了泸水，只见岸口陈兵列将，旗帜纷纷。获到营前，马岱高坐，以剑指之曰：“这番拿住，必无轻放！”前一番赐酒赐坐，今第三番又是换一样面孔矣。孟获到了自己寨时，赵云早已袭了此寨，布列兵马。云坐于大旗下，按剑而言曰：“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！”马岱之言纯是刚，赵云之言刚中带宽。获喏喏连声而去。将出界口山坡，魏延引一千精兵，摆在坡上，勒马厉声而言曰：“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夺汝险要；汝尚自愚迷，抗拒大军！这回拿住，碎尸万段，决不轻饶！”赵云之言略宽，魏延之言又刚，真是三收三放。孟获等抱头鼠窜，望本洞而去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五月驱兵入不毛，月明泸水瘴烟高。誓将雄略酬三顾，岂惮征蛮七纵劳。

却说孔明渡了泸水，下寨已毕，大赏三军，聚众将于帐下曰：“孟获第二番擒来，吾令遍观各营虚实，正欲令其来劫营也。吾知孟获颇晓兵法，吾以兵马粮草炫耀，实令孟获看吾破绽，必用火攻。彼令其弟诈降，欲为内应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杀，诚欲服其心，不欲灭其类也。上项事此处方才说明。吾今明告汝等，勿得辞劳，可用心报国。”又激劝众人，是孔明妙处。众将拜伏曰：“丞相智、仁、勇三者足备，虽子牙、张良不能及也。”孔明曰：“吾今安敢望古人耶？皆赖汝等之力，共成功业耳。”又奖励众人，皆是孔明妙处。帐下诸将听得孔明之言，尽皆喜悦。

却说孟获受了三擒之气，还亏蛮子肚皮大，着得这许多气。忿忿归到银坑洞中，即差心腹人赍金珠宝贝，往八番九十三甸等处，并蛮方部落，借使牌刀獠丁。军健数十万，引出无数蛮子来了。克日齐备，各队人马，云推雾拥，俱听孟获调用。伏路军探知其事，来报孔明，孔明笑曰：“吾正欲令蛮兵皆至，见吾之能也。”遂上小车而行。正是：

若非洞主威风猛，怎显军师手段高！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

泸水之险不可涉，西洱河之险不可方舟，可谓险之极矣。不谓又有哑泉、柔泉、黑泉、灭泉之恶，尤有甚焉。南方属火，炎天如火，蜀兵方苦于火，而忽又苦于水，真有出于意料之外者。惟南方险阻出于意料之外，乃愈显丞相功绩，出于意料之外耳。

四擒孟获，以假弃旧寨为欲退之势而擒之，是以退为进也。五擒孟获，以深入重地为不可退之势而擒之，是以进为进也。五擒之难，倍难于四擒；则五纵之难，亦倍难于四纵。于四擒见孔明之智，于五擒见孔明之勇，于四纵五纵见孔明之仁。

孔明乃先主之所谓水也，而有四泉以难孔明，则是以水厄水矣。又有二溪以助孔明，则又以水济水矣。至于拜井出泉，而水又自能生水。然则蜀人之有孔明，其亦如鱼得水乎！

每读《封神演义》，满纸仙道，满目鬼神，觉姜子牙竟一无所用，不若《三国志》中之偶一见之也。如伏波显圣，山神指迷，入山求草，祝井出泉，未尝不仰邀神助，恍遇仙翁；然不可无一，不容有二。使尽赖鬼谋，何以见人谋之善；使尽仗仙力，何以见人力之奇哉！

文章之妙，妙在极热时写一冷人，极忙中写一闲景。如万安隐者，飘飘然有世外之风，其地则柏涧松岩，其人则竹冠藜杖。孔明之遇之，殆与先主之遇水镜，刘璝之问紫虚，陈震之谒青城，几相仿佛矣。然先主遇水镜于难后，孔明则求万安于难中；紫虚、青城未尝赖之以救败，万安则实赖之以救死。是彼虽极闲，而见者之心极忙；彼虽极冷，而见者之心极热：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无意，为可见可不见之人也。最相类又最不相类，岂非绝世奇事，绝世奇文。

孔明之见隐者不足奇，而奇莫奇于即孟获之兄也。有四泉之恶，则有二溪之美以为之反；有助虐之孟优，则有助善之孟节以为之反：地既有之，人亦宜然。然我谓孟获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。何也？纳孟获之弟之诈降以诱孟获，与以孟获诱孟获无异也；赖孟获之兄之相救以制孟获，与以孟获制孟获无异也。以孟获诱孟获，而孟获不服；以孟获制孟获，愈不服；惟以孔明胜孟获，而孟获始倾心折服。则吾得而更观五纵之后矣。

却说孔明自驾小车，引数百骑前来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西洱河，水势虽慢，并无一只船筏。孔明令伐木为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沉。东方有弱水，南方亦有弱水。孔明遂问吕凯，凯曰：“闻西洱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数围。可令人伐之，于河上搭起竹桥，以渡军马。”孔明即调三万兵入山，伐竹数十万根，顺水放下，于河面狭处，搭起竹桥，阔十余丈。渡泸水尚可用筏，渡此处只可搭桥，比前又险。乃调大军于河北岸一字儿下寨，便以河为壕堑，以浮桥为门，垒土为城。过桥南岸，一字下三个大营，以待蛮兵。倚竹桥为寨，全赖篾片之力。

却说孟获引数十万蛮兵，恨怒而来。将近西洱河，孟获引前部一万刀牌獠丁，直扣前寨搦战。孔明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执羽扇，乘驷马车，左右众将簇拥而出。一边忿怒，一边安闲，相形之下，好看煞人。孔明见孟获身穿犀皮甲，头顶朱红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执刀，骑赤毛牛，又是一样打扮。口中辱骂；手下万余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来冲突。孔明急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紧闭，不许出战。蛮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门前叫骂。蛮子一味蛮骂。诸将大怒，皆来禀孔明曰：“某等情愿出寨，决一死战！”孔明不许。诸将再三欲战。孔明止曰：“蛮方之人不遵王化，今此一来，狂恶正盛，不可迎也。且宜坚守数日，待其猖獗少懈，吾自有妙计破之。”蛮人正使蛮性，须要让他头势。

于是蜀兵坚守数日。孔明在高阜处探之，窥见蛮兵已多懈怠，乃聚诸将曰：“汝等敢出战否？”众将欣然要出。孔明先唤赵云、魏延入帐，向耳畔低言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计策先进。却唤王平、马忠入帐，受计去了。此两路受计，不叙明白。又唤马岱分付曰：“吾今弃此三寨，退过河北；吾军一退，汝可便拆浮桥，移于下流，却渡赵云、魏延军马过河来接应。”岱受计而去。又唤张翼曰：“吾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。孟获知之，必来追赶，汝却断其后。”张翼受计而退。此两路受计，先说明白，又是一样笔法。孔明只教关索护车。众军退去，寨中多设灯火。蛮兵望见，不敢冲突。

次日平明，孟获引大队蛮兵径到蜀寨之时，只见三个大寨，皆无人马，于内弃下粮草车仗数百余辆。孟优曰：“诸葛弃寨而走，莫非有计否？”孟获曰：“吾料诸葛亮弃辎重而去，必因国中有紧急之事：若非吴侵，定是魏伐。故虚张灯火，以为疑兵，弃车仗而去也。看这般光景，必然料到此处，蛮子原不呆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错过。”于是孟获自驱前部，直到西洱河边。望见河北岸上寨中，旗帜整齐如故，灿若云锦；沿河一带，又设锦城。蛮兵哨见，皆不敢进。获谓优曰：“此是诸葛亮惧吾追赶，故就河北岸少住，不二日必走矣。”蛮子亦会猜，但孔明手法太高，故猜不着耳。遂将蛮兵屯于河岸；又使人去山上砍竹为筏，以备渡河；却将敢战之兵，皆移于寨前面。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。只一句轻轻拈出，方知前所嘱赵云、魏延之计，乃此计也。

是日，狂风大起。四壁厢火明鼓响，蜀兵杀到。蛮兵獠丁，自相冲突，孟获大惊，急引宗族洞丁杀开条路，径奔旧寨。忽一彪军从寨中杀出，乃是赵云。来得突兀。获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处而走。又一彪军杀出，乃是马岱。此处方知所授马岱之计。孟获只剩得数十个败残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见南北西三处尘头火光，因此不敢前进，此处火光是王平、马忠，妙在虚写，令读者自知。只得望东奔走，方才转过山口，见一大林之前，数十从人，引一辆小车；车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曰：“蛮王孟获！天败至此，吾已等候多时也！”作乐得他好。获大怒，回顾左右曰：“吾遭此人诡计！受辱三次；今幸得这里相遇。汝等奋力前去，连人带车砍为粉碎！”痴蛮子只怕踏了空。数骑蛮兵，猛力向前。孟获当先呐喊，抢到大林之前，趷踏一声，踏了陷坑，一齐塌倒。大林之内，转出魏延，引数百军来，一个个拖出，用索缚定。此是四擒。孔明先到寨中，招安蛮兵，并诸甸酋长洞丁。此时大半皆归本乡去了，除死伤外，其余尽皆归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抚慰，尽令放回。到底只用此法。蛮兵皆感叹而去。少顷，张翼解孟优至。擒孟优只用虚写。孔明诲之曰：“汝兄愚迷，汝当谏之。今被吾擒了四番，有何面目再见人耶？”孟优羞惭满面。伏地告求免死。孔明曰：“吾杀汝不在今日。吾且饶汝性命，劝谕汝兄。”令武士解其绳索，放起孟优。优泣拜而去。先打发去一个。

不一时，魏延解孟获至。孔明大怒曰：“你今番又被吾擒了，有何理说！”此时又是一样面孔。获曰：“吾今误中诡计，死不瞑目！”孔明叱武士推出斩之。此时又是一样做法，若只管赐酒食善言劝之，便没趣矣。获全无惧色，回顾孔明曰：“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报四番之恨。”蛮子真是蛮皮。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就坐于帐中。先硬后软。孔明问曰：“吾今四次以礼相待，汝尚然不服，何也？”获曰：“吾虽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专施诡计，吾如何肯服？”蛮子偏会强辩。孔明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，复能战乎？”获曰：“丞相若再拿住吾，吾那时倾心降服，尽献本洞之物犒军，誓不反乱。”蛮子偏会活脱。

孔明即笑而遣之。获忻然拜谢而去。此是四纵。于是聚得诸洞壮丁数千人，望南迤逦而行。早望见尘头起处，一队兵到；乃是兄弟孟优，重整残兵，来与兄报仇。两人一样蛮皮。兄弟二人，抱头相哭，诉说前事。优曰：“我兵屡败，蜀兵屡胜，难以抵当。只可就山阴洞中，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过暑气，自然退矣。”获问曰：“何处可避？”优曰：“此去西南有一洞，名曰秃龙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洞名人名，宛似《西游记》上名色。与弟甚厚，可投之。”于是孟获先教孟优到秃龙洞，秃龙争当卧龙？见了朵思大王。朵思慌引洞兵出迎，孟获入洞，礼毕，诉说前事。朵思曰：“大王宽心。若蜀兵到来，令他一人一骑不得还乡，与诸葛亮皆死于此处！”说得利害，竟似洞中妖怪声口。获大喜，问计于朵思。朵思曰：“此洞中止有两条路：东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来之路，地势平坦，土厚水甜，人马可行；若以木石垒断洞口，虽有百万之众，不能进也。关门塞狗洞，不算好汉。西北上有一条路，山险岭恶，道路窄狭；其中虽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恶蝎；黄昏时分，烟瘴大起，直至已午时方收，与泸水可以夜渡者又不同。惟未、申、酉三时，可以往来；水不可饮，人马难行。此处更有四个毒泉：一名哑泉，其水颇甜，人若饮之，则不能言，不过旬日必死；人之哓哓多言者，当令饮此。二曰灭泉，此水与汤无异，人若沐浴，则皮肉皆烂，见骨必死；今之好洁太甚者，当令遇此。三曰黑泉，其水微清，人若溅之在身，则手足皆黑而死；若此泉，恐世人多有在心。四曰柔泉，其水如冰，人若饮之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如绵而死。今之刚狠太甚者，当令饮此。此处虫鸟皆无，惟有汉伏波将军曾到，此处先点伏波一句，为下文孔明祷伏波伏线。自此以后，更无一人到此。今垒断东北大路，令大王稳居敝洞，若蜀兵见东路截断，必从西路而入；于路无水，若见此四泉，定然饮水，虽百万之众，皆无归矣。何用刀兵耶！”孔明惯用火攻，朵思却欲以水胜。孟获大喜，以手加额曰：“今日方有容身之地！”又望北指曰：“任诸葛神机妙算，难以施设！四泉之水，足以报败兵之恨也！”先主以孔明为水，谁知好水又遇着恶水。自此，孟获、孟优终日与朵思大王筵宴。

却说孔明连日不见孟获兵出，遂传号令教大军离西洱河，望南进发。此时正当六月炎天，其热如火。与上文五月渡泸相应。○火字与水字正相应。有后人咏南方苦热诗曰：

山泽欲焦枯，火光覆太虚。不知天地外，暑气更何如？

又有诗曰：

赤帝施权柄，阴云不敢生。云蒸孤鹤喘，海热巨鳌惊。忍舍溪边坐，慵抛竹里行。如何沙塞客，擐甲复长征。

孔明统领大兵正行之际，忽哨马飞报：“孟获退往秃龙洞中不出，将洞口要路垒断，内有兵把守；山恶岭峻，不能前进。”孔明请吕凯问之，凯曰：“某曾闻此洞有条路，实不知详细。”四泉恐亦图中之所未详。蒋琬曰：“孟获四次遭擒，既已丧胆，安敢再出？况今天气炎热，军马疲乏，征之无益；不如班师回国。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正中孟获之计也。吾军一退，彼必乘势追之。今已到此，安有复回之理？”此时之势，骑虎难下。○入而不能出矣。遂令王平领数百军为前部；却教新降蛮兵引路，寻西北小径而入。前到一泉，人马皆渴，争饮此水。王平探有此路，回报孔明。比及到大寨之时，皆不能言，但指口而已。与孟优等中酒毒以手指口，前后相对。

孔明大惊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驾小车，引数十人前来看时，见一潭清水，深不见底，水气凛凛，军不敢试。孔明下车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峰岭，鸟雀不闻，心中大疑。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，有一古庙。孔明攀藤附葛而到，见一石屋之中，塑一将军端坐，旁有石碑，乃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庙：因平蛮到此，土人立庙祀之。此处忽然遇着马超、马岱之祖。孔明再拜曰：“亮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圣旨，到此平蛮；欲待蛮方既平，然后伐魏吞吴，重安汉室。大主意。今军士不识地理，误饮毒水，不能出声。万望尊神，念本朝恩义，通灵显圣，护佑三军！”祈祷已毕，出庙寻土人问之。隐隐望见对山一老叟扶杖而来，形容甚异。来得奇，与陆逊之遇黄承彦相似。孔明请老叟入庙，礼毕，对坐于石上。孔明问曰：“丈者高姓？”老叟曰：“老夫久闻大国丞相隆名，幸得拜见。蛮方之人，多蒙丞相活命，皆感恩不浅。”孔明问泉水之故，老叟答曰：“军所饮水，乃哑泉之水也，饮之难言，数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三泉：东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饮水，咽喉无暖气，身躯软弱而死，名曰柔泉；正南有一泉，人若溅之在身，手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；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热汤，人若浴之，皮肉尽脱而死，名曰灭泉。又将四泉历叙一遍，却与朵思大王所言参差，前后文法甚变。敝处有此四泉，毒气所聚，无药可治，又烟瘴甚起，惟未、申、酉三个时辰可往来；余者时辰，皆瘴气密布，触之即死。”亦与朵思之言照应。

孔明曰：“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。蛮方不平，安能并吞吴、魏，再兴汉室？有负先帝托孤之重，生不如死也！”读者至此已是水穷山尽。老叟曰：“丞相勿忧。老夫指引一处，可以解之。”忽然绝处逢生。孔明曰：“老丈有何高见，望乞指教。”老叟曰：“此去正西数里，有一山谷，入内行二十里，有一溪名曰万安溪。只万安二字，便可破得四泉名色。上有一高士，号为万安隐者；人以溪名乎？溪以人名乎？此人不出溪有数十余年矣。其草庵后有一泉，名安乐泉。只安乐两字，又可破得四泉名色。人若中毒，汲其水饮之即愈；有人或生疥癞，或感瘴气，于万安溪内浴之，自然无事。以水治水，以一水治四水。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薤叶芸香，好名色。人若口含一叶，则瘴气不染。草头郎中赛过服药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”孔明拜谢，问曰：“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，感刻不胜。愿闻高姓。”老叟入庙曰：“吾乃本处山神，奉伏波将军之命，特来指引。”言讫、喝开庙后石壁而入。前有关公显圣，此处有伏波显圣。关公自显圣，伏波又使山神显圣，愈出愈奇。孔明惊讶不已，再拜庙神，寻旧路上车回到大寨。

次日，孔明备信香、礼物，引王平及众哑军，连夜望山神所言去处，迤逦而进。入山谷小径，约行二十余里，但见长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环绕一庄；篱落之中，有数间茅屋，闻得馨香喷鼻。又是一个水镜庄、卧龙冈也。孔明大喜，到庄前扣户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皂绦，碧眼黄发，忻然出曰：“来者莫非汉丞相否？”又与紫虚上人、青城老叟一般风致。孔明笑曰：“高士何以知之？”隐者曰：“久闻丞相大纛南征，安得不知！”遂邀孔明入草堂。礼毕，分宾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“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，今承嗣君圣旨，领大军至此，欲服蛮邦，使归王化。不期孟获潜入洞中，军士误饮哑泉之水。夜来蒙伏波将军显圣，言高士有药泉，可以治之。望乞矜念，赐神水以救众兵残生。”水火不求人，孰知此时水亦甚贵。隐者曰：“量老夫山野废人，何劳丞相枉驾。此泉就在庵后。”教取来饮。

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哑军，来到溪边，汲水饮之；随即吐出恶涎，便能言语。如今之服半夏者饮着生姜汤。童子又引众军到万安溪中沐浴。隐者于庵中进柏子茶、松花菜，以待孔明。百忙中却偏叙出隐士清冷之况，令人烦襟顿涤。隐者告曰：“此间蛮洞多毒蛇恶蝎，柳花飘入溪泉之间，水不可饮；但掘地为泉，汲水饮之方可。”孔明求薤叶芸香，隐者令众军尽意采取：“各人口含一叶，自然瘴气不侵。”留香草根何如此草之妙。孔明拜求隐者姓名，隐者笑曰：“某乃孟获之兄孟节是也。”说出姓名，令人一吓。孔明愕然。隐者又曰：“丞相休疑，容伸片言：某一父母所生三人：长即老夫孟节，次孟获，又次孟优。父母皆亡。二弟强恶，不归王化。某屡谏不从，故更名改姓，隐居于此。兄弟之不得如此，可叹。今辱弟造反，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生受，孟节合该万死，故先于丞相之前请罪。”孔明叹曰：“方信盗跖、下惠之事，今亦有之。”遂与孟节曰：“吾申奏天子，立公为王，可乎？”节曰：“为嫌功名而逃于此，岂复有贪富贵之意！”泰伯让天下而逃之蛮方，此蛮又让蛮王之位而逃之深山，其殆比泰伯之让而更甚耶？名之曰节，真不愧其名。孔明乃具金帛赠之，孟节坚辞不受。孔明嗟叹不已，拜别而回。后人有诗曰：

高士幽栖独闭关，武侯曾此破诸蛮。至今古木无人境，犹有寒烟锁旧山。

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军士掘地取水。掘下二十余丈，并无滴水；凡掘十余处，皆是如此。军士惊慌。又作一折，令读者再吃一惊。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：“臣亮不才，仰承大汉之福，受命平蛮。今途中乏水，军马枯渴。倘上天不绝大汉，即赐甘泉；若气运已终，臣亮等愿死于此处。”是夜祝罢，平明视之，皆得满井甘泉。与后文司马昭祝井遥相对照。后人有诗曰：

为国平蛮统大兵，心存正道合神明。耿恭拜井甘泉出，诸葛虔诚水夜生。

孔明军马既得甘泉，遂安然由小径直入秃龙洞前下寨。蛮兵探知，来报孟获曰：“蜀兵不染瘴疫之气，又无枯渴之患，诸泉皆不应。”孟获不是失地利，乃失人和耳。朵思大王闻知不信，自与孟获来高山望之。只见蜀兵安然无事，大桶小担，搬运水浆，饮马造饭。朵思见之，毛发耸然，回顾孟获曰：“此乃神兵也！”有此处疑为神兵，便生出后文神兽来。获曰：“吾兄弟二人与蜀兵决一死战，就殒于军前，安肯束手受缚！”朵思曰：“若大王兵败，吾妻子亦休矣。当杀牛宰马，大赏洞丁，不避水火，直冲蜀寨，方可得胜。”

于是大赏蛮兵，正欲起程。读者至此必谓有一场大厮杀矣，不知下文竟不消厮杀得。忽报洞后迤西银冶洞二十一洞主杨锋引三万兵来助战。读者至此必谓下文又有一场助战矣，不知却是相反。孟获大喜曰：“邻兵助我，我必胜矣！”即与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杨锋引兵入曰：“吾有精兵三万，皆披铁甲，能飞山越岭，足以敌蜀兵百万；我有五子，皆武艺足备。愿助大王。”锋令五子入拜，皆彪躯虎体，威风抖擞。孟获大喜，遂设席相待杨锋父子。酒至半酣，锋曰：“军中少乐，吾随军有蛮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”先主与刘璋饮酒之时，有诸将舞剑；今杨锋与孟获饮酒之时，有花蛮舞刀：正复相似。获忻然从之。须臾，数十蛮姑，皆披发跣足，从帐外舞跳而入，群蛮拍手以歌和之。杨锋令二子把盏。二子举杯诣孟获、孟优前。二人接杯，方欲饮酒，锋大喝一声，二子早将孟获、孟优执下座来。董荼那之擒孟获，则读者之所料也；杨锋之擒孟获，则非读者之所料。朵思大王却待要走，已被杨锋擒了。蛮姑横截于帐上，谁敢近前。获曰：“免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吾与汝皆是各洞之主，往日无冤，何故害我？”锋曰：“吾兄弟子侄皆感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无可以报。又与前文放回蛮兵照应。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献？”

于是各洞蛮兵皆走回本乡。杨锋将孟获、孟优、朵思等解赴孔明寨来。此是五擒。孔明令入，杨锋等拜于帐下曰：“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获、孟优等呈献。”孔明重赏之，令驱孟获入。孔明笑曰：“汝今番心服乎？”获曰：“非汝之能，乃吾洞中之人，自相残害，以致如此。要杀便杀，只是不服！”甚矣，攻心之难。孔明曰：“汝赚吾入无水之地，更以哑泉、灭泉、黑泉、柔泉如此之毒，吾军无恙，岂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执迷？”获又曰：“吾祖居银坑山中，有三江之险，重关之固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当子子孙孙，倾心服事。”纵虎归穴，然后入穴取虎，更自不易。孔明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马，与吾共决胜负；如那时擒住，汝再不服，当灭九族。”叱左右去其缚，放起孟获。获再拜而去。此是五纵。孔明又将孟优并朵思大王皆释其缚，赐酒食压惊。二人悚惧不敢正视。孔明令鞍马送回。前番先放孟优，次放孟获；此又先放孟获，次放孟优。正是：

深临险地非容易，更展奇谋岂偶然。

未知孟获整兵再来，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四卷完）

# 第十五卷

##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

天下惟猛兽最难降，又惟妇人最难降，降猛兽而猛汉不足忧矣，降妇人而猛兽又不足忧矣。木鹿大王之驱虎豹，是猛汉仗猛兽之不以跋扈者也；孟获之有祝融夫人，是男蛮仗女蛮之不以跋扈者也。降女蛮之法，妙在以我之汉将擒彼之女蛮，即以彼之女蛮易我之汉将，而女蛮亦为我所用。降猛兽之法，妙在以我之假兽逐彼之真兽，又使彼之猛汉即受逐于彼之猛兽，于彼之猛兽亦为我所用。诸葛真神人哉！

木兽之用不可无一，不容有二，何也？木鹿大王亦兽类也。彼既以兽驱兽，我亦以兽胜兽，特因其人而用之耳。使尽欲不用人而用兽，岂长恃之法哉！齐用火牛以攻燕而胜，楚用燧象以攻吴而不胜，观于往事，可为明鉴。

前回祝井出泉，是孔明但邀神助；此回以扇反风，是孔明自有神通。每读《西游记》，见孙行者之降妖，读《水浒传》，见公孙胜之斗法，以为奇幻；不谓《三国志》中已备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之长矣。况彼以捏造之事，虽层见叠出，总属虚谈，不若此为真实之事。即偶有一二，已括彼全部也。

七擒之中，缚送者三，有前二者之真，而后之一假生焉。七擒之中，诈降者二，有前者之诈，而后之诈又因焉。孔明辨其真于二擒五擒，而又辨其假于六擒，则知其异。识其诈于二纵之后，而又识其诈于七擒之前，则知其同。

武侯博望之火、新野之火及助周郎赤壁之火，皆烧之不尽不绝，而独于藤甲军则烧之尽绝，毋乃太酷乎？曰：此藤甲军之自取耳。能御金，能御水，而独不能御火；不惟不能御火，又特特引火，是如身负硫黄焰硝而行，于人何尤焉？且既有四泉之恶，又有桃花溪之恶，而孔明以火治之，此以火胜水也。若夫南方属火，而用火于南，此又以火胜火也。火与火遇，而火之威安得不烈耶！

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用孟获者，真深得安蛮之道哉！得其土而欲守之，不能不分兵，分兵则不能不转饷，转饷而输挽徒劳，不若使自守之，而庇荫之下皆吾土也。得其人而欲治之，不能不设官，设官则不能不用法，用法而刑狱滋扰，不若使自治之，而函盖之下皆吾人也。不但此也，杀其身不能变其心，杀之不足以为武；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，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。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，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。

武侯仍以孟获王南蛮，何如立孟节以王南蛮？曰：孟节在蛮而超于蛮者也。在蛮而超于蛮，则孟节非蛮人也。以非蛮治蛮，岂若以蛮治蛮之为善乎？故虽使孟节肯受爵，而用节不如用获也。然则荆蛮曷为有泰伯？曰：泰伯圣人也，孟节贤人也。惟贤守节，惟圣达权。圣人可以治蛮，而贤人不可以治蛮，则惟听蛮人之自相治而已矣。

却说孔明放了孟获等一干人，杨锋父子皆封官爵，重赏洞兵。杨锋等拜谢而去。孟获等连夜奔回银坑洞。那洞外有三江：乃是泸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。三路水会合，故为三江。泸水之外又添出二水。其洞北近平坦三百余里，多产万物。洞西二百里，有盐井。西南二百里，直抵泸、甘。正南三百里，乃是梁都洞，洞中有山，环抱其洞；山上出银矿，故名为银坑山。产银之山而谓之坑，可见钱与粪土一般。奈何今人之陷此坑而不悟也！山中置宫殿楼台，以为蛮王巢穴。其中建一祖庙，名曰“家鬼”。老蛮子谓之祖，死蛮子谓之鬼。四时杀牛宰马享祭，名为“卜鬼”。以祭为卜，则其俗之无卜可知。管辂、吕范全用不着矣。每年常以蜀人并外乡之人祭之。平蛮之后，此风始革。武侯之功不小。若人患病，不肯服药，只祷师巫，名为“药鬼”。以祷为药，则其俗之无医可知。华陀、吉平全用不着矣。其处无刑法，但犯罪即斩。倒爽利。有女长成，却于溪中沐浴，男女自相混淆，任其自配，父母不禁，名为“学艺”。问他所学何艺？可发一笑。年岁雨水均调，则种稻谷；倘若不熟，杀蛇为羹，煮象为饭。是蛮食。每方隅之中，上户号曰“洞主”，次曰“酋长”。每月初一、十五两日，皆在三江城中买卖，转易货物。其风俗如此。如此风俗，何必设官理之。宜孔明服蛮之后不复设官也。○以上抵得一篇南蛮风俗志。吕凯但能图之，此则谱之也。

却说孟获在洞中，聚集宗党千余人，谓之曰：“吾屡受辱于蜀兵，立誓欲报之。汝等有何高见？”言未毕，一人应曰：“吾举一人，可破诸葛亮。”众视之，乃孟获妻弟，现为八番部长，名曰带来洞主。获大喜，急问何人。带来洞主曰：“此去西南八纳洞，洞主木鹿大王，深通法术：出则骑象，能呼风唤雨，常有虎豹豺狼、毒蛇恶蝎跟随。真是一洞妖魔。如《西游记》金角、银角、虎力、鹿力之类。手下更有三万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又如《水浒传》樊瑞、高廉之类。大王可修书具礼，某亲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惧蜀兵哉！”获忻然，令国舅赍书而去。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为前面屏障。东吴以江为固，南蛮亦以江为固。俨然鼎足以外又是一足。

却说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，遥望见此城三面傍江，一面通旱；即遣魏延、赵云同领一军，于旱路打城。军到城下时，城上弓弩齐发。原来洞中之人，多习弓弩，一弩齐发十矢，箭头上皆用毒药，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烂，见五脏而死。此药不灭四泉之毒。赵云、魏延不能取胜，回见孔明，言药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车，到军前看了虚实，回到寨中，令军退数里下寨。所以疏敌之防。蛮兵望见蜀兵远退，皆大笑作贺，只疑蜀兵惧怯而退，因此夜间安心稳睡，不去哨探。是在孔明算中。

却说孔明约军退后，即闭寨不出。一连五日，并无号令。疏敌之防。黄昏左侧，忽起微风。孔明传令曰：“每军要衣襟一幅，限一更时分应点。无者立斩。”奇。诸将皆不知其意。读者亦不知其意。众军依令预备。初更时分，又传令曰：“每军衣襟一幅，包土一包。无者立斩。”奇。众军亦不知其意，读者亦不知其意。只得依令预备。孔明又传令曰：“诸军包土，俱在三江城下交割，先到者有赏。”妙。众军闻令，皆包净土，飞奔城下。孔明令积土为蹬道，先上城者为头功。妙，原来为此。○四番号令，两言罚，两言赏。于是蜀兵十余万，并降兵万余，将所包之土，一齐弃于城下。一霎时，积土成山，接连城上。一声暗号，蜀兵皆上城。有前之退，故有此之速。蛮兵急放弩时，大半早被执下，余者弃城而走。朵思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想朵思此时已剁了两刀矣。蜀将督军分路剿杀。孔明取了三江城，所得珍宝，皆赏三军。败残蛮兵逃回见孟获说：“朵思大王身死。失了三江城。”获大惊。

正虑之间，人报蜀兵已渡江，现在本洞前下寨。孟获甚是慌张。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曰：“既为男子，何无智也？我虽是一妇人，愿与你出战。”获视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蛮子还蛮不了，蛮婆又蛮起来，真好看煞人。夫人世居南蛮，乃祝融氏之后，南方属火，故有此火种。然此妇如火一般热，如何煞得他火气？善使飞刀，百发百中。孟获起身称谢。夫人忻然上马，引宗党猛将数百员、生力洞兵五万，出银坑宫阙来与蜀兵对敌。貂婵可当女将军，然未尝用兵也；孙夫人虽好兵，然未尝以兵战也。此处却真有一员女将出来，《三国志》中真是无所不有。方才转过洞口，一彪军拦住，为首蜀将，乃是张嶷。蛮兵见之，却早两路摆开。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飞刀，还有一口软剪刀，更利害。手挺丈八长标，夫人亦喜挺长标耶？坐下卷毛赤兔马。夫人坐下之物又毛又赤，可发一笑。张嶷见之，暗暗称奇。二人骤马交锋。战不数合，夫人拨马便走。张嶷赶去，空中一把飞刀落下。嶷急用手隔，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马。蛮兵发一声喊，将张嶷执缚去了。这一张斗他不过。马忠听得张嶷被执，急出救时，早被蛮兵困住，望见祝融夫人挺标勒马而立，忠忿怒向前去战，坐下马绊倒，亦被擒了。夫人又战倒了一个。都解入洞中来见孟获。获设席庆贺。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张嶷、马忠要斩，获止曰：“诸葛亮放吾五次，今番若杀彼将，是不义也。毕竟蛮婆心狠，还是蛮子心软。且囚在洞中，待擒住诸葛亮，杀之未迟。”夫人从其言，笑饮作乐。

却说败残兵来见孔明，告知其事。孔明即唤马岱、赵云、魏延三人受计，各自领军前去。两个战倒了，又差三个去。次日，蛮兵报入洞中，说赵云搦战。祝融夫人即上马出迎。二人战不数合，云拨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蛮婆甚乖。魏延又引军来搦战，夫人纵马相迎。正交锋紧急，延诈败而逃，夫人只不赶。又不赶来，毕竟蛮婆乖似蛮子。次日，赵云又引军来搦战，夫人领洞兵出迎。二人战不数合，云诈败而走，夫人按标不赶。欲收兵回洞时，魏延引军齐声辱骂。骂得必然好听，大约是啰唣也。夫人急挺标来取魏延。延拨马便走。夫人忿怒赶来，延骤马奔入山僻小路。忽然背后一声响亮，延回头视之，夫人仰鞍落马，仰字妙，想见此时两脚朝天，甚是好看。原来马岱埋伏在此，用绊马索绊倒。就里擒缚，解投大寨而来。前孔明所授之计，至此方叙明。蛮将洞兵皆来救时，赵云一阵杀散。孔明端坐于帐上，马岱解祝融夫人到。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缚，请在别帐赐酒压惊，遣使往告孟获，欲送夫人换张嶷、马忠二将。此番交易，不知谁得便宜。

孟获允诺，即放出张嶷、马忠，还了孔明。孔明遂送夫人入洞。夫人有洞可入，可发一笑。孟获接入，又喜又恼。忽报八纳洞主到。孟获出洞迎接，见其人骑着白象，身穿金珠缨络，腰悬两口大刀，领着一班喂养虎豹豺狼之士，簇拥而入。蛮妇人不济事，又换一起蛮畜生来了。○先在孟获眼中写木鹿声势。获再拜哀告，诉说前事。木鹿大王许以报仇。获大喜，设宴相待。次日，木鹿大王引本洞兵，带猛兽而出，赵云、魏延听知蛮兵出，遂将军马布成阵势。二将并辔立于阵前视之，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，人多不穿衣甲，尽裸身赤体，面目丑陋；身带四把尖刀。军中不鸣鼓角，但筛金为号。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，手执蒂钟，身骑白象，从大旗中而出。又在蜀将眼中写木鹿声势。赵云见了，谓魏延曰：“我等上阵一生，未尝见如此人物。”二人正沉吟之际，只见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语，手摇蒂钟，念咒摇钟，极似今日和尚道士语。恐和尚道士之毒，亦不输与木鹿大王也。忽然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如同骤雨；一声画角响，虎豹豺狼，毒蛇猛兽，乘风而出，张牙舞爪，冲将过来。蛮子是禽兽，禽兽亦只算是蛮子。蜀兵如何抵当，往后便退。蛮兵随后追杀，直赶到三江界路方回。赵云、魏延收聚败兵，来孔明帐前请罪，细说此事。

孔明笑曰：“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庐之时，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。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。与鱼腹浦石块正复相似。随军有二十辆车，俱封记在此，车中是何物，令人不测。今日且用一半；留下一半，后有别用。”早为七擒伏线。遂令左右取了十辆红油柜车到帐下，留十辆黑油柜车在后。众皆不知其意。孔明将柜打开，皆是木刻彩画巨兽，俱用五色绒线为毛衣，钢铁为牙爪，一个可骑坐十人。与后木牛流马仿佛相似。孔明选了精壮军士一千余人，领了一百，口内装烟火之物，藏在军中。早为烧藤甲之火作一引子。次日，孔明驱兵大进，布于洞口。蛮兵探知，入洞报与蛮王。木鹿大王自谓无敌，即与孟获引洞兵而出。孔明纶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坐于车中。孟获指曰：“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！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！”贪心蛮子。木鹿大王口中念咒，手摇蒂钟。顷刻之间，狂风大作，猛兽突出。孔明将羽扇一摇，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。孔明能借风，又能退风。蜀阵中假兽拥出，蛮洞真兽见蜀阵巨兽口吐火焰，鼻出黑烟，身摇铜铃，张牙舞爪而来，诸恶兽不敢前进，皆奔回蛮洞，反将蛮兵冲倒无数。不是真破假，反是假破真，奇幻之极。孔明驱兵大进，鼓角齐鸣，望前追杀。木鹿大王死于乱军之中。又当摇钟召之。洞内孟获宗党，皆弃宫阙，扒山越岭而走。孔明大军占了银坑洞。

次日，孔明正要分兵缉擒孟获，忽报：“蛮王孟获妻弟带来洞主，因劝孟获归降，获不从，今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余人尽皆擒来，献与丞相。”前只使孟获诈降，今却一齐都来，更不费力。孔明听知，即唤张嶷、马忠，吩咐如此如此。二将受了计，引二千精壮兵，伏于两廊。孔明即令守门将俱放进来。带来洞主引刀斧手解孟获等数百人，拜于殿下。孔明大喝曰：“与吾擒下！”两廊壮兵齐出，二人捉一人，尽被执缚。此是六擒。孔明大笑曰：“量汝些小诡计，如何瞒得过我？汝见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来降，吾不加害；汝只道吾深信，故来诈降，欲就洞中杀吾！”孟获一边算计，却在孔明一边叙出。喝令武士搜其身畔，果然各带利刀。孔明问孟获曰：“汝原说在汝家擒住，方始心服；今日如何？”获曰：“此是我等自来送死，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”南蛮巧舌。孔明曰：“吾擒住六番，尚然不服，欲待何时耶？”获曰：“汝第七次擒住，吾方倾心归服，誓不反矣。”孔明曰：“巢穴已破，吾何虑哉！”令武士尽去其缚，叱之曰：“这番擒住，再若支吾，必不轻恕！”孟获等抱头鼠窜而去。此是六纵。○纵去与前又异。

却说败残蛮兵有千余人，大半中伤而逃，正遇蛮王孟获。获收了败兵，心中稍喜，却与带来洞主商议曰：“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，今投何地安身？”带来洞主曰：“止有一国可以破蜀。”前荐一人，此又荐一国。是此国之人死期至矣。获喜曰：“何处可去？”带来洞主曰：“此去东南七百里有一国，名乌戈国。国主兀突骨，身长丈二，不食五谷，以生蛇恶兽为饭；亦与杀蛇为羹、煮象为饭者差不多。身有鳞甲，刀箭不能侵。今人腹中有鳞甲，亦一乌戈国也。其手下军士，俱穿藤甲。木鹿之兵不穿甲，乌戈之兵穿藤甲，愈出愈奇。○其军以藤为甲，不若其主身自有鳞甲。其藤生于山涧之中，盘于石壁之上；国人采取，浸于油中，半年方取出晒之；晒干复浸，凡十余遍，却才造成铠甲。好个引火之物！穿在身上，渡江不沈，经水不湿，刀箭皆不能入：因此号为‘藤甲军’。不惧水，不惧金，独不能御火耳。今大王可往求之。若得彼相助，擒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。”孰知竹能破藤。孟获大喜，遂投乌戈国，来见兀突骨。其洞无宇舍，皆居土穴之内。孟获入洞，再拜哀告前事。兀突骨曰：“吾起本洞之兵，与汝报仇。”获欣然拜谢。于是兀突骨唤两个领兵俘长，一名土安，一名奚泥，起三万兵，皆穿藤甲，离乌戈国望东北而来。行至一江，名桃花水，两岸有桃树，历年落叶于水中，若别国人饮之尽死，惟乌戈国人饮之，倍添精神。桃花之名甚美，而独不宜于他国，岂尽如桃花源之未许人间津者耶？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，以待蜀兵。

却说孔明令蛮人哨探孟获消息，回报曰：“孟获请乌戈国主，引三万藤甲军，现屯于桃花渡口。孟获又在各番聚集蛮兵，并力拒战。”此时将服，定须大战一场，以作收尾。孔明听说，提兵大进，直至桃花渡口。隔岸望见蛮兵，不类人形，甚是丑恶；又问土人，言说即日桃叶正落，水不可饮。孔明退五里下寨，留魏延守寨。

次日，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，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迎。蛮兵卷地而来，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，皆不能透，俱落于地；刀砍枪刺，亦不能入。此番作怪，又与木鹿大王不同。蛮兵皆使利刀钢叉，蜀兵如何抵当，尽皆败走。蛮兵不赶而回。魏延复回，赶到桃花渡口，只见蛮兵带甲渡水而去；内有困乏者，将甲脱下，放在水面，以身坐其上而渡。以甲为舟，更是奇幻。魏延急回大寨，来禀孔明，细言其事。孔明请吕凯并土人问之。凯曰：“某素闻南蛮中有一乌戈国，无人伦者也。更有藤甲护身，急切难伤。又有桃叶恶水，本国人饮之，反添精神；别国人饮之即死：如此蛮方，纵使全胜，有何益焉？不如班师早回。”借吕凯口中作一顿，文势便曲。孔明笑曰：“吾非容易到此，岂可便去？吾明日自有平蛮之策。”于是令赵云助魏延守寨，且休轻出。

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车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处，遍观地理。山险岭峻之处，车不能行，孔明弃车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见一谷，形如长蛇，皆光峭石壁，并无树木，中间一条大路。孔明问土人曰：“此谷何名？”土人答曰：“此处名为盘蛇谷。后即变作火龙洞。出谷则三江城大路，谷前名塔郎甸。”孔明大喜曰：“此乃天赐吾成功于此也！”遂回旧路，上车归寨，唤马岱分付曰：“与汝黑油柜车十辆，须用竹竿千条，以竹竿对藤甲，皆是草木门。柜内之物，如此如此。妙在不说明柜中何物。可将本部兵去把住盘蛇谷两头，依法而行。与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备。至期如此施设。倘有走漏，定按军法。”马岱受计而去。又唤赵云吩咐曰：“汝去盘蛇谷后，三江大路口，如此守把。所用之物，克日完备。”妙在不说明所用何物。赵云受计而去。又唤魏延吩咐曰：“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。如蛮兵渡水来敌，汝便弃了寨，望白旗处而走。白旗正与后文红焰相映。限半个月内，须要连输十五阵，弃七个寨栅。若输十四阵，也休来见我。”骄敌之计，大妙，大妙。魏延领命，心中不乐，怏怏而去。今之畏厮杀者，遇如此军令有何不乐！孔明又唤张翼另引一军，依所指之处，筑立寨栅去了；却令张嶷、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，如此行之。此是用降兵以赚孟获耳，妙在不便叙明。各人都依计而行。

却说孟获与乌戈国主兀突骨曰：“诸葛亮多有巧计，只是埋伏。今后交战，分付三军：但见山谷之中，林木多处，不可轻进。”只避林木多处，谁知却在无林木处等你。兀突骨曰：“大王说的有理。吾已知道中国人多行诡计。今后依此言行之。吾在前面厮杀；汝在背后教我。”两人商议已定。忽报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营寨。兀突骨即差二俘长引藤甲军渡了河，来与蜀兵交战。不数合，魏延败走。是第一日败。蛮兵恐有埋伏，不赶自回。次日，魏延又去立了营寨。蛮兵哨得，又引众军渡过河来战。延出迎之。不数合，延败走。是第二日败。蛮兵追杀十余里，见四下并无动静，便在蜀寨中屯住。弃了第一个寨。次日，二俘长请兀突骨到寨，说知此事。兀突骨即引兵大进，将魏延追一阵。蜀兵皆弃甲抛戈而走。所弃之甲，蛮兵却用不着。○是第三日败。只见前有白旗。延引败兵急奔到白旗处，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住。兀突骨驱兵追至，魏延引兵弃寨而走。弃第二个寨。蛮兵得了蜀寨。次日，又望前追杀。魏延回兵交战，不三合又败，只看白旗处而走，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住。次日，蛮兵又至。延略战又走。是第五日败。蛮兵占了蜀寨。弃第三个寨。

话休絮烦，魏延且战且走，已败十五阵，连弃七个营寨。前逐日写弃寨，写至此却总叙一句。省笔之法。蛮兵大进追杀。兀突骨自在军前破敌，于路但见林木茂盛之处，便不敢进；却使人远望，果见树阴之中，旌旗招飐。孔明疑兵，在兀突骨眼中点出。兀突骨谓孟获曰：“果不出大王所料。”孟获大笑曰：“诸葛亮今番被吾识破！大王连日胜了他十五阵，夺了七个营寨，蜀兵望风而走。诸葛亮已是计穷；只此一进，大事定矣！”当彼丧胆之后，而欲骄其志为最难。有六擒以挫之，须此十五阵以骄之。兀突骨大喜，遂不以蜀兵为念。至第十六日，魏延引败残兵，来与藤甲军对敌，兀突骨骑象当先，头戴日月狼须帽，身披金珠缨络，两肋下露出生鳞甲，眼目中微有光芒，在魏延眼中写兀突骨声势，以见孔明胜之之难。手指魏延大骂。延拨马便走。后面蛮兵大进。魏延引兵转过了盘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突骨统引兵众，随后追杀。兀突骨望见山上并无草木，料无埋伏，放心追杀。呆蛮子。赶到谷中，见数十辆黑油柜车在当路。蛮兵报曰：“此是蜀兵运粮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撇下粮车而走。”此粮是烫手的。兀突骨大喜，催兵追赶。将出谷口，不见蜀兵，只见横木乱石滚下，垒断谷口。兀突骨令兵开路而进，忽见前面大小车辆，装载干柴，尽皆火起。粮车未取，草车反来。兀突骨忙教退兵，只闻后军发喊，报说谷口已被干柴垒断，车中原来皆是火药，一齐烧着。兀突骨见无草木，心尚不慌，藤甲军身上已自各有草木。令寻路而走。只见山上两边乱丢火把，火把到处，地中药线皆着，就地飞起铁炮。火自下而上。满谷中火光乱舞，但逢藤甲，无有不着。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，烧得互相拥抱，死于盘蛇谷中。几番用火者是横烧，此番用火却是竖着。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时，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，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，皆死于谷中，臭不可闻。真是臭蛮子。孔明垂泪而叹曰：“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寿矣！”此为后人好杀者说法耳。五丈原之殒星，岂真为此乎？若真为此，则新野、博望前后共二十万之兵，赤壁亦有八十三万之兵，其生还者无几，殆更多于藤甲军也。左右将士，无不感叹。

却说孟获在寨中，正望蛮兵回报。忽然千余人笑拜于寨前，言说：“乌戈国兵与蜀兵大战，将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中了。特请大王前去接应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；今知大王前到，特来助战。”前受计降兵，于此处方才明白。孟获大喜，即引宗党并所聚番人，连夜上马；就令蛮兵引路。方到盘蛇谷时，只见火光甚起，臭气难闻。获知中计，急退兵时，左边张嶷，右边马忠，两路军杀出。获方欲抵敌，一声喊起，蛮兵中大半皆是蜀兵，将蛮王宗党并聚集的番人，尽皆擒了。孟获匹马杀出重围，望山径而走。孟获此时不即就擒，妙有曲折。

正走之间，见山凹里一簇人马，拥出一辆小车；车中端坐一人，纶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“反贼孟获！今番如何？”获急回马走。不似前番赶出，乃是惊弓之鸟矣。旁边闪过一将，拦住去路，乃是马岱。孟获措手不及，被马岱生擒活捉了。此是七擒。此时王平、张翼已引一军赶到蛮寨中，将祝融夫人并一应老小皆活捉而来。蛮子是第七番出丑，蛮婆是第二番出丑。

孔明归到寨中，升帐而坐，谓众将曰：“吾今此计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大损阴德。我料敌人必算吾于林木多处埋伏，吾却空设旌旗，实无兵马，疑其心也。吾令魏文长连输十五阵者，坚其心也。坚其心，使专追一处。吾见盘蛇谷止一条路，两壁厢皆是光石，并无树木，下面都是沙土，因令马岱将黑油柜安排于谷中，车中油柜内，皆是预先造下的火炮，名曰‘地雷’。先生能使风，又能使雷。一炮中藏九炮，三十步埋之，中用竹竿通节，以引药线；才一发动，山损石裂。吾又令赵子龙预备草车，安排于谷口，又于山上准备大木乱石。却令魏延赚兀突骨并藤甲军入谷，放出魏延，即断其路，随后焚之。此处方将上项事一一说出。吾闻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，藤甲虽刀箭不能入，乃油浸之物，见火必着。蛮兵如此顽皮，非火攻，安能取胜？又说明用计之意。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，是吾之大罪也！”大罪乃是大功。众将拜伏曰：“丞相天机，鬼神莫测也！”孔明令押过孟获来。孟获跪于帐下。孔明令去其缚，教且在别帐与酒食压惊。妙。孔明唤管酒食官至坐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吩咐而去。

却说孟获与祝融夫人并孟优、带来洞主、一切宗党在别帐饮酒。忽一人入帐谓孟获曰：“丞相面羞，不欲与公相见。不说孟获羞，倒说孔明羞，其羞孟获甚矣。特令我来放公回去，再招人马来决胜负。公今可速去。”妙妙！胜似打，胜似杀。孟获垂泪言曰：“七擒七纵，自古未尝有也。吾虽化外之人，颇知礼义，直如此无羞耻乎？”此时蛮子亦蛮不过矣。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，皆匍匐跪于帐下，肉袒谢罪曰：“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复反矣！”攻心之法，至此方贺战胜。孔明曰：“公今服乎？”获泣谢曰：“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！”前说畏威，此说感恩，恩威交至。孔明乃请孟获上帐，设宴庆贺，就令永为洞主。所夺之地，尽皆退还。孟获宗党及诸蛮兵，无不感戴，皆欣然跳跃而去。此是七纵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

羽扇纶巾拥碧幢，七擒妙策制蛮王。至今溪洞传威德，为选高原立庙堂。

长史费祎入谏曰：“今丞相亲提士卒，深入不毛，收服蛮方。今蛮王既已归服，何不置官吏，与孟获一同守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如此有三不易：留外人则当留兵，兵无所食，一不易也；此言留兵之难。蛮人伤破，父兄死亡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必成祸患，二不易也；此言不留兵之难。蛮人累有废杀之罪，自有嫌疑，留外人终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此言设官之难。今吾不留人，不运粮，与相安于无事而已。”蛇羮象饭，不可以汉人饭食之道治之；沐浴学艺，不可以汉人男女之道治之；卜鬼药鬼，不可以汉人祭祀之道治之。不可治而不治，正治之以不治也。众人尽服。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为孔明立生祠，四时享祭，如此人不愧生祠矣。与前回马伏波祠正是相映。皆呼之为“慈父”；各送珍珠金宝、丹漆药材、耕牛战马，以资军用，誓不再反。南方已定。文势至此一束。

却说孔明犒军已毕，班师回蜀，令魏延引本部兵为前锋。延引兵方至泸水，忽然阴云四合，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军不能进。延退兵回报孔明。孔明遂请孟获问之。正是：

塞外蛮人方帖服，水边鬼卒又猖狂。

未知孟获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

观伏波之显圣，而知南人之信神，真有神；观泸水之夜哭，而知南人之信鬼，真有鬼也。虽然，明于天地之理者，不可惑于神怪。使鬼能作祟，何以猇亭七十余万之众，不闻为祟于林间，以阻陆生之驾；赤壁八十三万之师，不闻为祟于江上，以阻周郎之舟乎？若畏其鬼而祭之，则藤甲三万人，孔明亦哀之矣，曷为不祭盘蛇谷而独祭泸水也？所以然者，为死于王事，理所当恤。非动于猖獗之足畏，而动忠义之可矜耳。且也曹操哭既死之典韦，以劝未死之典韦；武侯哭阵亡之蜀将，以劝未亡之蜀将。盖不独为死者而不得不祭，亦为生者而不得不祭云。

读武侯祭泸水一篇，而叹兵之不可轻用也。古人不得已而用兵，则有遣戍卒之诗，有劳还卒之诗，必备述其骨肉绸缪、室家系恋之况。至于杨柳雨雪，蟏户鹿场，无不代写离忧，为之永叹。其待生者且然，况既死乎？若为上者不哀之，而使其人自哀之，则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，《卫风》所以悲也。“转予于恤，有母尸饔”，《祈父》所以怨也。谁无父母，提携捧负，恐其不寿；谁无兄弟，如足如手；谁无妻子，如宾如友。尝览唐人《从军行》及诸《塞上曲》，如“碛里征人三十万，一时回首月中看”，又如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深闺梦里人”，其词之痛，情之伤，有令人泫然泣下者。今武侯秋夜奠文，可以仿佛矣。

兵固不可轻用，而有不得不用者，迫于讨贼之义也。然伐魏所以讨贼，平蛮岂亦以讨贼乎？而伐魏之师，必在平蛮之后者何也？亦犹曹操之不灭吕布，则未敢谋袁绍；不灭袁绍，则未敢窥江南耳。不然而夫差争长于横池，勾践已入于国；苻坚投鞭于淝水，慕容已袭其邦：岂非其明验哉！且魏欲借蛮以攻蜀，则武侯之平蛮，即谓之代魏也可。平蛮即为伐魏，则武侯之初伐魏，即谓之再伐魏也可。

武侯北伐，而无南顾之忧，此武侯之所乐也。武侯外伐，而不免终于内顾之忧，此则武侯之所惧也。何也？平蛮之后，忧不在于南人，而忧乃在于后主也。试观武侯《出师》一篇曰：“临表涕泣。”夫伐魏即伐魏耳，何用涕泣为哉？正惟此日国事，实当危急存亡之际，而此日嗣主，方在醉生梦死之中。知子莫如父，惟“不可辅”之言，固已验矣；岂知臣莫如君，而“自取之”之语，乃遂敢真蹈也？于是而身提重师，万万不可不去；而心牵钝物，又万万不能少宽。因而切切开导，勤勤叮宁，一回如严父，一回如慈妪。盖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，固有甚难于嗣主者，非但为汉贼之不两立也。后日杜工部有诗云：“干排雷雨犹力争，根断泉源岂天意。”正是此一副眼泪矣。今人但知此表为讨贼之义，而不知其为恋主之忠，安得为知武侯者耶？

《周礼》阉人领之大宰，则外庭有制内庭之体，而内庭无侵外庭之权。武侯之敎后主者，止在“宫中府中”一语。使宫中亲而府中疏，遂至小人近而贤人远，此桓、灵之所以失也。于六出祁山之前，早知有后主宠黄皓之事；在七擒孟获之后，犹回顾桓、灵宠常侍之文。后事于此伏焉，前文又于此照焉。《三国》一书，当以此回为一大关键，一大章法。

武侯《出师》一表，固为前后文之伏应。而马谡反间之计，亦为前后文之伏应也。何也？曹操欲立曹植而问贾诩，则在初称魏王之时矣。“煮豆燃豆”之诗，则在曹丕初立时矣。三马同槽，一梦于马腾未死之前，一梦于曹操将死之日矣。而谡之行反间，言曹植之当立，则前文于此应也；言司马氏之欲反，则后文又于此伏也。不但此也。好言天象者，莫如谯周。前称天象以劝刘璋之出降，后复称天象以劝刘禅之出降。而此回谏武侯之语，亦正与前后文相连属云。

蜀使入吴，而有徐盛南徐之役，是虽吴之破魏，而实蜀之以吴破魏也。吴使入蜀，而有赵云阳平之兵，是虽蜀之为吴伐魏，而实蜀之为汉伐魏也。然犹未大伸讨贼之义也。《纲目》书云“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出师伐魏”，则讨贼之义所由大伸者，断自武侯出师始。

却说孔明班师回国，孟获率引大小洞主酋长及诸部落，罗拜相送。前军至泸水，时值九月秋天，与前五月渡泸相应。忽然阴云布合，狂风骤起，兵不能渡，回报孔明。孔明遂问孟获，获曰：“此水原有猖神作祸，往来者必须祭之。”猖神者，蛮鬼也。孔明曰：“用何物祭享？”获曰：“旧时国中因猖神作祸，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，自然风恬浪静，更兼连年丰稔。”假使四十九个鬼又作祸，将奈何？孔明曰：“吾今事已平定，安可妄杀一人？”遂自到泸水岸边观看。果见阴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人马皆惊。再在武侯眼中一写。孔明甚疑，即寻土人问之。土人告说：“自丞相经过之后，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。自黄昏直至天晚，哭声不绝。瘴烟之内，阴鬼无数。又在土人口中补写。因此作祸，无人敢渡。”孔明曰：“此乃我之罪愆也。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，皆死于水中；照应八十八回中事。更兼杀死南人，尽弃此处，狂魂怨鬼，不能解释，以致如此。“往往鬼哭，天阴则闻”，方信李华《吊古战场文》不是虚话。吾今晚当亲自往祭。”土人曰：“须依旧例，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，则怨鬼自散也。”如此则是以鬼祭鬼。孔明曰：“本为人死而成怨鬼，岂可又杀生人耶？若为鬼杀人，而人又成鬼，是鬼与鬼相怨无已时也。吾自有主意。”唤行厨宰杀牛马，和面为剂，塑成人头，内以牛羊等肉代之，名曰“馒头”。是国法亦是佛法，今日和尚吃馒头，恨不以此为之。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，铺祭物，列灯四十九盏，扬幡招魂；将馒头等物，陈设于地。三更时分，孔明金冠鹤氅，亲自临祭，令董厥读祭文。其文曰：

维大汉建兴三年秋九月一日，武乡侯、领益州牧、丞相诸葛亮，谨陈祭仪，享于故殁王事蜀中将校及南人亡者阴魂曰：

我大汉皇帝，威胜五霸，明继三王。昨自远方侵境，异俗起兵，纵虿尾以兴妖，盗狼心而逞乱。我奉王命，问罪遐荒；大举貔貅，悉除蝼蚁。雄军云集，狂寇冰消；才闻破竹之声，便是失猿之势。但士卒儿郎，尽是九州豪杰；官僚将校，皆为四海英雄。习武从戎，投明事主，莫不同申三令，共展七擒；齐坚奉国之诚，并效忠君之志。何期汝等偶失兵机，缘落奸计：或为流矢所中，魂掩泉台；或为刀剑所伤，魄归长夜。生则有勇，死则成名，今凯歌欲还，献俘将及。汝等英灵尚在，祈祷必闻。随我旌旗，逐我部曲，同回上国，各认本乡，受骨肉之蒸尝，领家人之祭祀；莫作他乡之鬼，徒为异域之魂。我当奏之天子，使汝等各家尽沾恩露，年给衣粮，月赐廪禄。用兹酬答，以慰汝心。至于本境土神，南方亡鬼，血食有常，凭依不远。生者既凛天威，死者亦归王化。想宜宁帖，毋致号陶。聊表丹诚，敬陈祭祀。呜呼，哀哉！伏惟尚飨！

读毕祭文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极其痛切，情动三军，无不下泪。孟获等众，尽皆哭泣。只见愁云怨雾之中，隐隐有数千鬼魂，皆随风而散。恐今日和尚施食，倒无此等应验。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。

次日，孔明引大军俱到泸水南岸，但见云收雾散，风静浪平。蜀兵安然尽渡泸水。果然“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”。绝妙好辞。行到永昌，孔明留王伉、吕凯守四郡；发付孟获领众自回，嘱其勤政驭下，善抚居民，勿失农务。孟获涕泣拜别而去。蛮子原有良心，若没良心人，虽十擒十纵，亦不服也。孔明自引大军回成都。后主排銮驾，出郭三十里迎接，下辇立于道傍，以侯孔明。与献帝迎曹操相类，而君之诚伪既殊，臣之忠奸亦别。孔明慌下车，伏道而言曰：“臣不能速平南方，使主上怀忧，臣之罪也。”后主扶起孔明，并车而回，设太平筵会，重赏三军。自此远邦进贡来朝者二百余处。服者不但南人。孔明奏准后主，将殁于王事者之家，一一优恤。人心欢悦，朝野清平。以上按下蜀汉一边，以下再叙魏国一边。

却说魏主曹丕在位七年，即蜀汉建兴四年也。丕先纳夫人甄氏，即袁绍次子袁熙之妇，前破邺城时所得。追应三十三回中事。后生一子，名睿，字元仲，自幼聪明，丕甚爱之。后丕又纳安平广宗人郭永之女为贵妃，甚有颜色。其父尝曰：“吾女乃女中之王也。”故号为“女王”。便有夺后之意。自丕纳为贵妃，因甄夫人失宠，郭贵妃欲谋为后，却与幸臣张韬商议。时丕有疾，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，上书天子年月日时，为魇镇之事。丕大怒，遂将甄夫人赐死，立郭贵妃为后。郭后夺嫡，亦比于曹丕之篡位。因无出，如此人自然绝嗣。养曹睿为己子。虽甚爱之，不立为嗣。睿年至十五岁，弓马熟娴。当年春二月，丕带睿出猎。行于山坞之间，赶出子母二鹿，丕一箭射倒母鹿，回观小鹿驰于曹睿马前。丕大呼曰：“吾儿何不射之？”睿在马上泣告曰：“陛下已杀其母，臣安忍复杀其子？”曹操射鹿失君臣之礼，曹睿射鹿动母子之情，前后相对。丕闻之，掷弓于地曰：“吾儿真仁德之主也！”于是遂封睿为平原王。

夏五月，丕感寒疾，医治不痊，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三人入寝宫。丕唤曹睿至，指谓曹真等曰：“今朕病已沉重，不能复生。此子年幼，卿等三人可善辅之，勿负朕心。”三人皆告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愿竭力以事陛下，至千秋万岁。”丕曰：“今年许昌城门无故自崩，乃不祥之兆，朕故自知必死也。”许昌灾异，从曹丕口中补出。正言间，内侍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。三人召来，一人自来。丕召入谓曰：“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，若能同心辅朕之子，朕死亦瞑目矣！”言讫，堕泪而薨。时年四十岁，在位七年。于是曹真、陈群、司马懿、曹休等，一面举哀，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。谥父丕为文皇帝，谥之曰文，取继体守文之意也。然则造篡汉之基者，断归之曹操矣。谥母甄氏为文昭皇后。封钟繇为太傅，曹真为大将军，曹休为大司马，华歆为太尉，王朗为司徒，陈群为司空，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。其余文武官僚，各各封赠，大赦天下。时雍、凉二州缺人守把，司马懿上表乞守西凉等处。司马懿注意在西，所畏者蜀也。曹睿从之，遂封懿提督雍、凉等处兵马，领诏去讫。

早有细作飞报入川。斗笋甚紧。孔明大惊曰：“曹丕已死，孺子曹睿即位，余皆不足虑；司马懿深有谋略，今督雍、凉兵马，倘训练成时，必为蜀中之大患。不如先起兵伐之。”司马懿患蜀，蜀亦患司马懿。参军马谡曰：“今丞相平南方回，军马疲敝，只宜存恤，岂可复远征？某有一计，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睿之手，未知丞相钧意允否？”孔明问是何计。马谡曰：“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，曹睿素怀疑忌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、邺郡等处，布散流言，道此人欲反；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，遍贴诸处。使曹睿心疑，必然杀此人也。”此一时反间之计耳，孰知后来果应司马氏篡位。孔明从之，即遣人密行此计去了。

却说邺城门上。忽一日见贴下告示一道。守门者揭了，来奏曹睿。睿观之，其文曰：

骠骑大将军总领雍、凉等处兵马事司马懿，谨以信义布告天下：昔太祖武皇帝创立基业，本欲立陈思王子建为社稷主；不幸奸谗交集，岁久潜龙。皇孙曹睿，素无德行，妄自居尊，有负太祖之遗意。今吾应天顺人，克日兴师，以慰万民之望。告示到日，各宜归命新君。如不顺者，当灭九族！先此告闻，想宜知悉。

曹睿览毕，大惊失色，急问群臣。太尉华歆奏曰：“司马懿上表乞守雍、凉，正为此也。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：‘司马懿鹰视狼顾，不可付以兵权，久必为国家大祸。’曹孟德语，却从此处补出。今日反情已萌，可速诛之。”王朗奏曰：“司马懿深明韬略，善晓兵机，素有大志；若不早除，久必为祸。”又是一个趁脚跷的。睿乃降旨，欲兴兵御驾亲征。忽班部中闪出大将军曹真奏曰：“不可。文皇帝托孤于臣等数人，是知司马仲达无异志也。今事未知真假，遽尔加兵，乃逼之反耳。或者蜀、吴奸细行反间之计，使我君臣自乱，彼却乘虚而击，未可知也。陛下幸察之。”曹子丹略有见识。睿曰：“司马懿若果谋反，将奈何？”真曰：“如陛下心疑，可仿汉高伪游云梦之计。御驾幸安邑，司马懿必然来迎；观其动静，就车前擒之，可也。”此时仲达亦危矣。睿从之，遂命曹真监国，亲自领御林军十万，径到安邑。

司马懿不知其故，欲令天子知其威严，乃整兵马，率甲士数万来迎。仲达虽乖，此时却着了道儿。近臣奏曰：“司马懿果率兵十余万，前来抗拒，实有反心矣。”睿慌命曹休先领兵迎之。司马懿见兵马前来，只疑车驾亲至，伏道而迎。曹休出曰：“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何故反耶？”问得出其不意。懿大惊失色，汗流遍体，乃问其故。休备言前事。懿曰：“此吴、蜀奸细反间之计，欲使我君臣自相残害，彼却乘虚而袭。某当自见天子辨之。”毕竟仲达乖觉。遂急退了军马，至睿车前俯伏泣奏曰：“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敢有异心？必是吴、蜀之奸计。臣请提一旅之师，先破蜀，后伐吴，报先帝与陛下，以明臣心。”睿疑虑未决。华歆奏曰：“不可付之兵权。可即罢归田里。”名士见识，亦甚平常。睿依言，将司马懿削职回乡，未见三马同槽，先见一马离槽。命曹休总督雍；凉军马。曹睿驾回洛阳。以上按下魏国一边，以下再叙蜀汉一边。

却说细作探知此事，报入川中。孔明闻之大喜曰：“吾欲伐魏久矣，奈有司马懿总雍、凉之兵。今既中计遭贬，吾有何忧！”次日，后主早朝，大会官僚，孔明出班，上《出师表》一道。表曰：

臣亮言：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落笔更不着半句闲言语，只用八字恸哭先帝，早使读者精诚发越。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罢敝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笔态一伏。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：盖追先帝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。笔态一起。一面读其妙文，一面记其口口先帝。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弘志士之气，此是说宜。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也。此是说不宜。宜不宜二语，发起一篇。○妄自菲薄是子弟大病，引喻失义又是子弟大病，此特说尽。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此又说宜。○恐其昵于宫中，已预知有宠黄皓之事。陟罚臧否，不宜异同。此又说不宜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，此又说宜。不宜偏私，使内外异法也。此又说不宜。○宫中昵，府中疏，出师进表，全为此一段可知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实，志虑忠纯，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。重之以先帝，句句不脱先帝。愚以为宫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然后施行，必得裨补阙漏，有所广益。切嘱宫中。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之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重之以先帝。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。看此处入“众义”二字，嫌疑不小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事无大小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阵和穆，优劣得所也。切嘱府中。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明明龟镜之言，亦必重之以先帝，哀哉！○桓、灵之宠十常侍，正与后主之宠黄皓同。侍中、尚书、陈震。长史、参军，蒋琬。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，愿陛下亲之信之，则汉室之隆，可计日而待也。此二人先生所进，恐出师后未必用，故又另属。

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自叙，最悲苦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谘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自叙，最悲苦。后值倾覆，受任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间：尔来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谨慎，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自叙，最悲苦。受命以来，夙夜忧虑，恐付托不效，以伤先帝之明，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。自叙，最悲苦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当奖帅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弩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：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。至于斟酌损益，进尽忠言，则攸之、祎、允之任也。自叙，最悲苦。此非以师保推三臣，盖自既解任去而出师，则必使之自代耳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；不效，则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灵。若无兴复一本作兴德。之言，则责攸之、祎、允等之咎，以彰其慢。说自出师必连三臣裨补者，此表所忧不在外贼，而在内蛊也，哀哉！陛下亦宜自谋，以谘诹善道，察纳雅言。深追先帝遗诏，要他纳言，亦必重之以先帝。臣不胜受恩感激。今当远离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非为伐魏而涕泣，为后主而涕泣也。

后主览表曰：“相父南征，远涉艰难；方始回都，坐未安席；今又欲北征，恐劳神思。”孔明曰：“臣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夙夜未尝有怠。今南方已平，可无内顾之忧，一向南征，正是为此。不就此时讨贼，恢复中原，更待何日？”忽班部中太史谯周出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北方旺气正盛，星曜倍明，未可图也。”与后文《仇国论》相应。乃顾孔明曰：“丞相深明天文，何故强为？”孔明曰：“天道变易不常，岂可拘执？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，观其动静而后行。”谯周苦谏不从。于是孔明乃留郭攸之、董允、费祎等为侍中，总摄宫中之事；正应表中。又留向宠为大将，总督御林军马；又应表中。陈震为侍中，蒋琬为参军，此表中所已及。张裔为长史，掌丞相府事；杜琼为谏议大夫；杜微、杨洪为尚书；孟光、来敏为祭酒；尹默、李撰为博士；郄正、费诗为秘书；谯周为太史。内外文武官僚一百余员，同理蜀中之事。此又表中所未及。

孔明受诏归府，唤诸将听令：前督部，镇北将军、领丞相司马、凉州刺史、都亭侯魏延；前军都督，领扶风太守张翼；牙门将，裨将军王平；征军领兵使，安汉将军、领建宁太守李恢；副将，定远将军、领汉中太守吕义；兼管运粮左军领兵使，平北将军、陈仓侯马岱；副将，飞卫将军廖化；右军领兵使，奋威将军、博阳亭侯马忠；镇抚将军、关内侯张嶷；行中军师，车骑大将军、都乡侯刘琰；中监军，扬武将军邓芝；中参军，安远将军马谡；前将军，都亭侯袁綝；左将军，高阳侯吴懿；右将军，玄都侯高翔；后将军，安乐侯吴班；领长史，绥军将军杨仪；前将军，征南将军刘巴；前护军，偏将军、汉成亭侯许允；左护军，笃信中郎将丁咸；右护军，偏将军刘致；后护军，典军中郎将官雍；行参军，昭武中郎将胡济；行参军，谏议将军阎晏；行参军，偏将军爨习；行参军，裨将军杜义、武略中郎将杜祺、绥军都尉盛勃；从事，武略中郎将樊岐；典军书记樊建；丞相令史董厥；帐前左护卫使，龙骧将军关兴；右护卫使，虎翼将军张苞。以上历叙诸将官衔，以出师伐魏，故特书其官以予之也。以上一应官员，都随着平北大都督、丞相、武乡侯、领益州牧、知内外事诸葛亮。大书特书。分拨已定，又檄李严等守川口，以拒东吴。周密之至。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师伐魏。至此方大伸讨贼之义。忽帐下一老将厉声而进曰：“我虽年迈，尚有廉颇之勇，马援之雄。此二古人皆不服老，何故不用我耶？”众视之，乃赵云也。孔明曰：“吾自平南回都，马孟起病故，马超之死，在孔明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吾甚惜之，以为折一臂也。今将军年纪已高，倘稍有参差，动摇一世英名，减却蜀中锐气。”又用激将之法。云厉声曰：“吾自随先帝以来，临阵不退，遇敌则先。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，幸也，吾何恨焉？愿为前部先锋！”孔明再三苦劝不住。云曰：“如不教我为先锋，就撞死于阶下！”写子龙悍勇之极。孔明曰：“将军既要为先锋，须得一人同去。”言未尽，一人应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助老将军先引一军，前去破敌。”孔明视之，乃邓芝也。即是不畏油鼎之人。孔明大喜，即拨精兵五千，副将十员，随赵云、邓芝去讫。孔明出师，后主引百官送于北门外十里。孔明辞了后主，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率军望汉中迤逦进发。写得孔明堂堂正正，十分声势。

却说边庭探知此事，报入洛阳。是日，曹睿设朝，近臣奏曰：“边官报称，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，出屯汉中，孔明兵数在曹睿近臣口中补出，妙。令赵云、邓芝为前部先锋，引兵入境。”睿大惊，问群臣曰：“谁可为将，以退蜀兵？”忽一人应声而出曰：“臣父死于汉中，切齿之恨，未尝得报。照应七十一回中事。今蜀兵犯境，臣愿引本部猛将，更乞陛下赐关西之兵，前往破蜀，上为国家效力，下报父仇，臣万死不恨！”众视之，乃夏侯渊之子夏侯楙也。楙字子休，其性最急又最吝。乃父已负妙才之名，此子却又不才之甚。自幼嗣与夏侯惇为子。后夏侯渊为黄忠所斩，曹操怜之，以女清河公主招楙为驸马，曹操本姓夏侯，而以女与楙，则是同姓为婚，渎祖甚矣。因此朝中钦敬。虽掌兵权，未尝临阵。当时自请出征，曹睿即命为大都督，调关西诸路军马前去迎敌。司徒王朗谏曰：“不可。夏侯驸马素不曾经战，今付以大任，非其所宜。更兼诸葛亮足智多谋，深通韧略，不可轻敌。”夏侯楙叱曰：“司徒莫非结连诸葛亮欲为内应耶？吾自幼从父学习韬略，深通兵法。汝何欺我年幼？吾若不生擒诸葛亮，誓不回见天子！”志大言大之人，每每无用。王朗等皆不敢言。夏侯楙辞了魏主，星夜到长安，调关西诸路军马二十余万，来敌孔明。正是：

欲秉白旄摩将士，却教黄吻掌兵权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

此回首写赵云战功，所以成云之志也。曷成乎云之志？曰：先主初即帝位时，云即以伐魏为劝矣。先主之伐吴，以云为后应，为其志不在伐吴故也。武侯之伐魏，以云为先锋，为其志在伐魏故也。英雄行复仇之志者，自惜其年，又惜仇人之年。不能及曹丕之未死而伐魏，已深为曹丕惜；不更及赵云之未死而伐魏，不得不为赵云惜哉！然则云之复仇，不敢以老而自爱，正以老而愈不得不奋耳。

魏延子午谷之谋，未尝不善，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，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，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。知天意之不可回，而行险以夺之，即争之未必胜。争之不胜，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，为我咎矣。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，出于万全之策，而终一能回天意于万一，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。

一擒孟获之前，先取三郡；一出祁山之前，亦先取三郡，斯则同矣。而前三郡之取则俱易，后三郡之取则两易而一难。前者高定真降，妙在假疑其诈；今者崔谅诈降，妙在假信其真。前者高定与雍闿不睦，妙在使中我之计；今者崔谅与杨陵同谋，又妙在即用彼之计。令读者观其前文，更不能测其后文；观其后文，乃始解其前文。事之巧，文之幻，皆妙绝今古。

蜀之有姜维，非继武侯而终伐魏之事者乎？六出祁山之后，始有九伐中原之事。而一出祁山之前，早伏一九伐中原之人。将正伏之，先反伏之。正伏之为蜀之姜维，反伏之为魏之姜维。而此回则犹反伏之者也。观天地古今自然之文，可以悟作文者结构之法矣。

却说孔明率兵前至沔阳，经过马超坟墓，乃令其弟马岱挂孝，孔明亲自祭之。祭死的与活的看。祭毕，回到寨中，商议进兵。忽哨马报道：“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，调关中诸路军马，前来拒敌。”魏延上帐献策曰：“夏侯楙乃膏粱子弟，懦弱无谋。魏延之谋瞒不过司马懿，却瞒得夏侯楙。延愿得精兵五千，取路出褒中，循秦岭以东，当子午谷而投北，不过十日，可到长安。夏侯楙若闻某骤至，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。某却从东方而来，丞相可大驱士马，自斜谷而进。如此行之，则咸阳以西，一举可定也。”此亦韩信暗渡陈仓之计。惜孔明之不用也。孔明笑曰：“此非万全之计也。汝欺中原无好人物，早为下文姜维之来虚伏一笔。倘有人进言，于山僻中以兵截杀，非惟五千人受害，亦大伤锐气，决不可用。”武侯只是小心，不肯放胆。魏延又曰：“丞相兵从大路进发，彼必尽起关中之兵，于路迎敌：则旷日持久，何时而得中原？”孔明曰：“吾从陇右取平坦大路，依法进兵，何忧不胜！”出师之名既正，出师之路亦取其正。遂不用魏延之计。魏延怏怏不悦。早为后文伏笔。孔明差人令赵云进兵。

却说夏侯楙在长安聚集诸路军马。时有西凉大将韩德，善使开山大斧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引西羌诸路兵八万到来；见了夏侯楙，楙重赏之，就遣为先锋。德有四子，皆精通武艺，弓马过人：长子韩瑛，次子韩瑶，三子韩琼，四子韩琪。以四小将衬出一老将。韩德带四子并西羌兵八万，取路至凤鸣山，正遇蜀兵。两阵对圆。韩德出马，四子列于两边。德厉声大骂曰：“反国之贼，安敢犯吾境界！”赵云大怒，挺枪纵马，单搦韩德交战。长子韩瑛，跃马来迎；战不三合，被赵云一枪刺死于马下。子龙不老。次子韩瑶见之，纵马挥刀来战。赵云施逞旧日虎威，抖擞精神迎战。瑶抵挡不住。子龙真不老。三子韩琼，急挺方天戟，骤马前来夹攻。云全然不惧，枪法不乱。子龙不老。四子韩琪，见二兄战云不下，也纵马抡两口日月刀而来，围住赵云。云在中央，独战三将。少时，韩琪中枪落马，子龙着实不老。韩阵中偏将急出救去。云拖枪便走。韩琼按戟，急取弓箭射之，连放三箭，皆被赵云用枪拨落。琼大怒，仍绰方天戟，纵马赶来，却被赵云一箭射中面门，落马而死。受过三箭，只答一礼，已当不起。韩瑶纵马举宝刀便砍赵云。云弃枪于地，闪过宝刀，生擒韩瑶归阵，复纵马取枪杀过阵来。子龙着实不老。○赵能灭韩，亦将灭魏。韩德见四子皆丧赵云之手，肝胆皆裂，先走入阵去。西凉兵素知赵云之名，今见其英勇如昔，谁敢交锋？赵云马到处，阵阵到退。赵云匹马单枪，往来冲突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子龙着实不老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忆昔常山赵子龙，年登七十建奇功。独诛四将来冲阵，犹似当阳救主雄。

邓芝见赵云大胜，率蜀兵掩杀，西凉兵大败而走。韩德险被赵云擒住，弃甲步行而逃。云与邓芝收军回寨。芝贺曰：“将军寿已七旬，英勇如昨。今日阵前力斩四将，世所罕有！”云曰：“丞相以吾年迈，不肯见用，吾故聊以自表耳。”有得他说嘴，权将少年人试我老本事。遂差人解韩瑶，申报捷书，以达孔明。

却说韩德引败军回见夏侯楙，哭告其事。一丧其父，一丧其子，正是愁人说与愁人道。楙自统兵来迎赵云。探马报入蜀寨，说夏侯楙引兵到。云上马绰枪，引千余军，就凤鸣山前摆成阵势。当日夏侯楙戴金盔，坐白马，手提大砍刀，立在门旗之下。见赵云跃马挺枪，往来驰骋，楙欲自战。韩德曰：“杀吾四子之仇，如何不报！”纵马轮开山大斧，直取赵云。云奋怒挺枪来迎；战不三合，枪起处，刺死韩德于马下，彼老不如此老。急拨马直取夏侯楙。楙慌忙闪入本阵。邓芝驱兵掩杀。魏兵又折一阵，退十余里下寨。楙连夜与众将商议曰：“吾久闻赵云之名，未尝见面；今日年老，英雄尚在，方信当阳长坂之事。又提照四十一回中事。似此无人可敌，如之奈何？”参军程武乃程昱之子也，进言曰：“某料赵云有勇无谋，不足为虑。来日都督再引兵出，先伏两军于左右；都督临阵先退，诱赵云到伏兵处；都督却登山指挥，四面军马，重叠围住，云可擒矣。”此计亦平常，不过赵云太猛，故中之耳。楙从其言，遂遣董禧引三万军伏于左，薛则引三万军伏于右：二人埋伏已定。

次日，夏侯楙复整金鼓旗幡，率兵而进。赵云、邓芝出迎。芝在马上谓赵云曰：“昨夜魏兵大败而走，今日复来，必有诈也。老将军防之。”邓芝甚是仔细，与孔明之小心相似。子龙曰：“量此乳臭小儿，何足道哉！吾今日必当擒之！”便跃马而出。魏将潘遂出迎，战不三合，拨马便走。赵云赶去，魏阵中八员将一齐来迎。放过夏侯楙先走，八将陆续奔走。赵云乘势追杀，邓芝引兵继进。赵云深入重地，只听得四面喊声大震。邓芝急收军退回，左有董禧，右有薛则，两路兵杀到。邓芝兵少，不能解救。赵云被困在垓心，东冲西突，魏兵越厚。时赵云手下止有千余人，杀到山坡之下，只见夏侯楙在山上指挥三军。赵云投东则望东指，投西则望西指：因此赵云不能突围，乃引兵杀上山来。半山中擂木炮石打将下来，不能上山。与黄汉升之战猇亭仿佛相似。赵云从辰时杀至酉时，不得脱走，只得下马少歇，且待月明再战。却才卸甲而坐，月光方出，忽四下火光冲天，鼓声大震，矢石如雨，魏兵杀到，皆叫曰：“赵云早降！”云急上马迎敌。四面军马渐渐逼近，八方弩箭交射甚急，人马皆不能向前。云仰天叹曰：“吾不服老，死于此地矣！”故做惊人之笔，跌出下文。忽东北角上喊声大起，魏兵纷纷乱窜：一彪军马杀到，为首大将持丈八点钢矛，马项下挂一颗人头。云视之，乃张苞也。来得突兀。苞见了赵云，言曰：“丞相恐老将军有失，特遣某引五千兵接应。闻老将军被困，故杀透重围。正遇魏将薛则拦路，被某杀之。”斩薛则在张苞口中叙出，殊不费力。云大喜，即与张苞杀出西北角来。只见魏兵弃戈奔走：一彪军从外吶喊杀入，为首大将提偃月青龙刀，手挽人头。云视之，乃关兴也。亦来得突兀。○两颗人头，一在马项下，一在手中，两样写法。兴曰：“奉丞相之命，恐老将军有失，特引五千兵前来接应。却才阵上逢着魏将董禧，被吾一刀斩之，枭首在此。斩董禧在关兴口中叙出，殊不费力。丞相随后便到也。”云曰：“二将军已建奇功，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，以定大事？”好子龙，有志气。张苞闻言，遂引兵去了。兴曰：“我也干功去。”遂亦引兵去了。前写子龙，此处又夹写兴、苞。云回顾左右曰：“他两个是吾子侄辈，尚且争先干功；吾乃国家上将，朝廷旧臣，反不如此小儿耶？吾当舍老命以报先帝之恩！”杀了一日犹然如此，子龙到底不老。于是引兵来捉夏侯楙。当夜三路兵夹攻，大破魏军一阵。邓芝引兵接应，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夏侯楙乃无谋之人，更兼年幼，不曾经战，见军大乱，遂引帐下骁将百余人，望南安郡而走。曹操女婿甚是不济。众军见无主，尽皆逃窜。兴、苞二将闻夏侯楙望南安去了，连夜赶来。楙走入城中，令紧闭城门，驱兵守御。兴、苞二人赶到，将城围住；赵云随后也到。三面攻打。少时，邓芝亦引兵到。前将四人分开，今将四人合叙。一连围了十日，攻打不下。忽报丞相留后军住沔阳，左军屯阳平，右军屯石城，自引中军来到。赵云、邓芝、关兴、张苞皆来拜问孔明，说连日攻城不下。

孔明遂乘小车亲到城边周围看了一遍，回寨升帐而坐。众将环立听令。读至此，似已有取南安之策，却猜不着有下文。孔明曰：“此郡壕深城峻，不易攻也。吾正事不在此城，汝等如只久攻，倘魏兵分道而出，以取汉中，吾军危矣。”读至此，又以有不欲取南安之意，更猜不出下文。邓芝曰：“夏侯楙乃魏之驸马，若擒此人，胜斩百将。今困于此，岂可弃之而去？”邓芝不以南安为重，却以夏侯楙为重。孔明曰：“吾自有计。此处西连天水郡，北抵安定郡：二处太守不知何人？”孔明不于南安用计，却欲以天水、安定用计，奇巧。探卒答曰：“天水太守马遵，安定太守崔谅。”孔明大喜，乃唤魏延受计，如此如此；又唤关兴、张苞受计，如此如此；又唤心腹军士二人受计，如此行之。妙在此处不叙明白。各将领命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却在南安城外，令军运柴草堆于城下，口称“烧城”。魏兵闻之，皆大笑不惧。

却说安定太守崔谅，在城中闻蜀兵围了南安，困住夏侯楙，十分慌惧，即点军马约共四千，守住城池。忽见一人自正南而来，口称有机密事。方知心腹军士如此用法。崔谅唤入问之，答曰：“某是夏侯都督帐下心腹将裴绪。今奉都督将令，特来求救于天水、安定二郡。南安甚急，每日城上纵火为号，专望二郡救兵，并不见到；因复差某杀出重围，来此告急。可星夜起兵为外应。都督若见二郡兵到，却开城门接应也。”此是孔明吩咐之语，至此方才明白。谅曰：“有都督文书否？”绪贴肉取出，汗已湿透；略教一视，假文书不堪再看。急令手下换了马匹，便出城望天水而去。故作着忙之状，妆得活像。不二日，又有报马到，告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，教安定早早接应。此亦心腹军士，又是一样用法。崔谅与府官商议。多官曰：“若不去救，失了南安，送了夏侯驸马，皆我两郡之罪也：只得救之。”谅即点起人马，离城而去，只留文官守城。此失城之由。崔谅提兵向南安大路进发，遥望见火光冲天，催兵星夜前进。离南安尚有五十余里，忽闻前后喊声大震，哨马报道：“前面关兴截住去路，背后张苞杀来！”前吩咐兴、苞之计，于此方见。安定之兵，四下逃窜。谅大惊，乃领手下百余人，往小路死战得脱，奔回安定。方到城壕边，城上乱箭射下来。蜀将魏延在城上叫曰：“吾已取了城也！何不早降？”前吩咐魏延之计，于此方见。原来魏延扮作安定军，夤夜赚开城门，蜀兵尽入，因此得了安定。兴、苞截路用实写，魏延取城用虚写，两样笔法。

崔谅慌投天水郡来。行不到一程，前面一彪军摆开。大旗之下，一人纶巾羽扇，道袍鹤氅，端坐于车上。谅视之，乃孔明也，急拨回马走。关兴、张苞两路兵追到，只叫：“早降！”崔谅见四面皆是蜀兵，不得已遂降，同归大寨。孔明以上宾相待。孔明曰：“南安太守与足下交厚否？”谅曰：“此人乃杨阜之族弟杨陵也；南安太守姓名，在崔谅口中补出。与某邻郡，交契甚厚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欲烦足下入城，说杨陵擒夏侯楙，可乎？”谅曰：“丞相若令某去，可暂退军马，容某入城说之。”孔明从其言，实时传令，教四面军马各退二十里下寨。崔谅假应承，孔明亦假信任。以假对假，自有妙用。崔谅匹马到城边叫开城门，入到府中，与杨陵礼毕，细言其事。陵曰：“我等受魏主大恩，安忍背之？可将计就计而行。”杨陵欲将计就计，熟知孔明又将计就计。遂引崔谅到夏侯楙处，备细说知。楙曰：“当用何计？”杨陵曰：“只推某献城门，赚蜀兵入，却就城中杀之。”

崔谅依计而行，出城见孔明，说：“杨陵献城门，放大军入城，以擒夏侯楙。杨陵本欲自捉，因手下勇士不多，未敢轻动。”此句便知其假。孔明曰：“此事至易：今有足下原降兵百余人，于内暗藏蜀将，扮作安定军马，带入城去，此是真话。先伏于夏侯楙府中；却暗约杨陵，待半夜之时献开城门，里应外合。”此是假话。崔谅暗思：“若不带蜀将去，恐孔明生疑。且带入去，就内先斩之，举火为号，赚孔明入来，杀之可也。”暗写崔谅意中之语。因此应允。孔明嘱曰：“吾遣亲信将关兴、张苞随足下先去，此是真话。只推救军杀入城中，以安夏侯楙之心。但举火，吾当亲入城去擒之。”又是假语。时值黄昏，关兴、张苞受了孔明密计，妙在不叙明白。披挂上马，各执兵器，杂在安定军中，随崔谅来到南安城下。杨陵在城上撑起悬空板，倚定护心栏，问曰：“何处军马？”崔谅曰：“安定救兵来到。”谅先射一号箭上城，箭上带着密书曰：“今诸葛亮先遣二将伏于城中，要里应外合；且不可惊动，恐泄漏计策。待入府中图之。”崔谅极乖，却不知已在孔明算中。杨陵将书见了夏侯楙，细言其事。楙曰：“既然诸葛亮中计，可教刀斧手百余人，伏于府中。如二将随崔太守到府下马，闭门斩之。不知者为兴、苞捏一把汗。却于城上举火，赚诸葛亮入城。伏兵齐出，亮可擒矣。”不知者又为孔明捏一把汗。安排已毕，杨陵回到城上言曰：“既是安定军马，可放入城。”关兴跟崔谅先行，张苞在后。杨陵下城，在门边迎接。兴手起刀落，斩杨陵于马下。方知临行时所受密计，却不是府中，是门边；却不是半夜，是黄昏也。崔谅大惊，急拨马走到吊桥边。张苞大喝曰：“贼子休走！汝等诡计，如何瞒得丞相耶！”手起一枪，刺崔谅于马下。读至此，方识孔明将计就计之妙。关兴早到城上，放起火来。四面蜀兵齐入。夏侯楙措手不及，开南门并力杀出。一彪军拦住，为首大将，乃是王平。交马只一合，生擒夏侯楙于马下，丈人做尽了人，女婿却如此出丑。余皆杀死。

孔明入南安，招谕军民，秋毫无犯。众将各各献功。孔明将夏侯楙囚于车中。邓芝问曰：“丞相何故知崔谅诈也？”读书者至此亦欲急问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吾已知此人无降心，故意使入城。彼必尽情告与夏侯楙，欲将计就计而行。吾见来情，足知其诈，复使二将同去，以稳其心。此人若有真心，必然阻当；彼忻然同去者，恐吾疑也。他意中度二将同去，赚入城内杀之未迟；又令吾军有托，放心而进。窥见肺腑。吾已暗嘱二将，就城门下图之。城内必无准备，吾军随后便到：此出其不意也。”前面一派疑阵，至此方才说明。众将拜服。孔明曰：“赚崔谅者，吾使心腹人诈作魏将裴绪也。假裴绪亦于此处叙明。吾又去赚天水郡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赚天水亦于此处补出。今可乘势取之。”乃留吴懿守南安，刘琰守安定，替出魏延军马去取天水郡。

却说天水郡太守马遵，听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，乃聚文武官商议。功曹梁绪、主簿尹赏、主记梁虔等曰：“夏侯驸马乃金枝玉叶，倘有疏虞，难逃坐视之罪。太守何不尽起本部兵以救之？”若依此计，不消孔明赚得。马遵正疑虑间，忽报夏侯驸马差心腹将裴绪到。又是一个假斐绪，即是前番做斐绪，换汤不换药。绪入府，取公文付马遵，说：“都督求安定、天水两郡之兵，星夜救应。”言讫，匆匆而去。次日又有报马到，称说：“安定兵已先去了，教太守火急前来会合。”两个军士两样用法，亦换汤不换药。马遵正欲起兵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“太守中诸葛亮之计矣！”众视之，乃天水冀人也，姓姜名维，字伯约。姜维于此出现，又为后文张本。父名冏，昔日曾为天水郡功曹，因羌人乱，没于王事。维自幼博览群书，兵法武艺，无所不通；奉母至孝，郡人敬之。后为中郎将，就参本郡军事。详叙伯约生平，正为后文伐魏脚注。当日姜维谓马遵曰：“近闻诸葛亮杀拜夏侯楙，困于南安，水泄不通，安得有人自重围之中而出？又且裴绪乃无名下将，从不曾见，赚安定之假裴绪，在孔明口中说明；赚天水之假裴绪，又在伯约口中道破。况安定报马又无公文。以此察之，此人乃蜀将诈称魏将，赚得太守出城，料城中无备，必然暗伏一军于左近，乘虚而取天水也。”孔明瞒过夏侯楙，却瞒不过姜维。马遵大悟曰：“非伯约之言，则误中奸计矣！”维笑曰：“太守放心。某有一计，可擒诸葛亮，解南安之危。”正是：

运筹又遇强中手，斗智还逢意外人。

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

有将计就计之孔明，以破崔谅之计，斯已奇矣；又有将计就计之姜维，以破孔明之计，则更奇。以假裴绪赚天水，而姜维能料，斯已奇矣；即以假姜维赚天水，而姜维不能料，则更奇矣；以孔明之计，而有破之之人，则其人固孔明之所深爱也。以能料孔明之计之人，而终有不及料之事，则孔明又其人之所不得不服也。纵一夏侯楙以招姜维，而诈称姜维之有书，是犹在人意想之中；遣一假姜维以见夏侯楙，而即称夏侯楙之有书，是则出人意想之外。其变幻不测，疑鬼疑神，今日读之者且为之迷心眩目，况当日遇之者，能不俯首屈膝哉！

此回有假姜维，前乎此者有假张飞矣。假张飞有二，一则张飞所以赚严颜，一则张飞所以赚张郃。而假姜维不容有二，乃孔明所以困姜维。试以《西游记》拟之，则前之假张飞，是孙行者毫毛所变之假行者也；后之假姜维，是六耳狝猴所冒之假行者也。同一假，而或自假之，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。然则《三国》之幻，殆不灭《西游》云。

姜维有母，而孔明即以姜维之母牵制姜维，亦犹徐庶有母，而曹操即以徐庶之母牵制徐庶也。然曹操假其母之书以招其子，孔明则不必假其母之书以招其子。所以然者，欲其人之背顺归逆，不得不以母子之情，夺其君臣之义；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顺，则自有君臣之义，正不专恃其母子之情耳。且曹操之才，不足以胜徐庶；而孔明之才，实足以服姜维。庶不为曹屈，而但为母屈；维则不独为母屈，而真为孔明屈矣。

人但知讨贼者当诛其首，而不知讨贼者当先诛其从。何也？无贾充、成济，则司马氏父子不能肆其凶；无华歆、王朗，则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恶。故骂曹操而不骂华歆，未足夺曹操之魄；骂曹丕、曹睿而不骂王朗，未足褫曹丕、曹睿之魂也。骂曹操者，有陈琳之檄矣，有衣带之诏也，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，独于曹丕而缺焉。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，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。今观骂王朗一篇，即以此当骂曹丕，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。

兵家之有劫寨，题目旧矣，独至此回，而有翻陈出新者。料彼不知我劫而劫之，不足奇；料彼知我劫而仍劫之，则奇矣。待彼来劫我，而我往劫之，不足奇；知彼待我之往劫而后来，而我故赚其来，则又奇矣。不但如此，以我劫寨之兵，截其归寨之兵，又使彼归寨之兵，即被杀于防我劫寨之兵，则愈出愈幻，至于如此。每见他书所纪劫寨之事，不过“杀入寨中，并无一人，情知中计，望后便走”等语耳。层层叠叠，数见不鲜。问有以旧题而作新文，若此回之神妙者乎？

却说姜维献计于马遵曰：“诸葛亮必伏兵于郡后，赚我兵出城，乘虚袭我。某愿请精兵三千，伏于要路。太守随后发兵出城，不可远去，止行三十里便回；但看火起为号，前后夹攻，可获大胜。如诸葛亮自来，必为某所擒矣。”前回孔明用计说明在后，此处姜维用计说明在前。遵用其计，付精兵与姜维去讫，然后自与梁虔引兵出城等候；只留梁绪、尹赏守城。原来孔明果遣赵云引一军埋伏于山僻之中，只待天水人马离城，便乘虚袭之。当日细作回报赵云，说天水太守马遵，起兵出城，只留文官守城。赵云大喜，又令人报与张翼、高翔，教于要路截杀马遵。此二处兵亦是孔明预先埋伏。前回之事，补叙于此。

却说赵云引兵五千，径投天水郡城下，高叫曰：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。汝知中计，早献城池，免遭诛戮。”城上梁绪大笑曰：“汝中吾姜伯约之计，尚然不知耶？”前是孔明将计就计，此是姜维将计就计，可谓礼无不答。云恰待攻城，忽然喊声大震，四面火光冲天。当先一员少年将军，挺枪跃马而言曰：“汝见天水姜伯约乎！”在子龙眼中写一姜维。○语亦自负之甚。云挺枪直取姜维。战不数合，维精神倍长。云大惊，暗忖曰：“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！”又在子龙意中写一姜维。正战时，两路军夹攻来：乃是马遵、梁虔引军杀回。赵云首尾不能相顾，冲开条路，引败兵奔走，姜维赶来。亏得张翼、高翔两路军杀出，接应回去。又亏此一路接应，子龙虽败，可见孔明用计之妙。赵云归见孔明，说中了敌人之计。孔明惊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，识吾玄机？”有南安人告曰：“此人姓姜，名维，字伯约，天水冀人也：事母至孝，文武双全，智勇足备，真当世之英杰也。”又在安南人口中写一姜维。赵云又夸奖姜维枪法，与他人大不同。又在子龙口中写一姜维。孔明曰：“吾今欲取天水，不想有此人。”遂起大军前来。

却说姜维回见马遵曰：“赵云败去，孔明必然自来。彼料我军必在城中。今可将本部军马，分为四枝：某引一军伏于城东，如彼兵到则截之。太守与梁虔、尹赏各引一军城外埋伏。梁绪率百姓在城上守御。”写姜维第二翻用计，亦用明写。分拨已定。

却说孔明因虑姜维，自为前部，望天水郡进发。将到城边，孔明传令曰：“凡攻城池：以初到之日激励三军，鼓噪直上。若迟延日久，锐气尽隳，急难破矣。”于是大军径到城下。因见城上旗帜整齐，未敢轻攻。此非写梁绪，亦非写姜维。候至半夜，忽然四下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，正不知何处兵来。只见城上亦鼓噪吶喊相应，蜀兵乱窜。孔明急上马，有关兴、张苞二将保护，杀出重围。回头看时，正东上马军，一带火光，势若长蛇。四路兵独写正东，以三路之无用衬出一路之独奇。孔明令关兴探视，回报曰：“此姜维兵也。”孔明叹曰：“兵不在多，在人之调遣耳。此人真将才也！”又在孔明眼中、口中写一姜维。收兵归寨，思之良久，乃唤安定人问曰：“姜维之母，现在何处？”从“事母至孝”上得来。答曰：“维母今居冀县。”孔明唤魏延分付曰：“汝可引一军，虚张声势，诈取冀县。若姜维到，可放入城。”又问：“此地何处紧要？”安定人曰：“天水钱粮，皆在上邽；若打破上邽，则粮道自绝矣。”孔明大喜，教赵云引一军去攻上邽。欲取天水，却不于天水用计，又于别处用计，妙！孔明离城三十里下寨。早有人报入天水郡，说蜀兵分为三路：一军守此郡，一军取上邽，一军取冀城。姜维闻之，哀告马遵曰：“维母现在冀城，恐母有失。维乞一军往救此城，兼保老母。”亦如徐庶所云，方寸乱矣。马遵从之，遂令姜维引三千军去保冀城，梁虔引三千军去保上邽。

却说姜维引兵至冀城，前面一彪军摆开，为首蜀将乃是魏延。二将交锋数合，延诈败奔走。维入城闭门，率兵守护，拜见老母，并不出战。赵云亦放过梁虔入上邽城去了。详于姜维而略于梁虔。人有轻重，故叙有详略。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，取夏侯楙至帐下。孔明曰：“汝惧死乎？”楙慌拜伏乞命。曹家女婿如此出丑。孔明曰：“目今天水姜维现守冀城，使人持书来说：‘但得驸马在，我愿来降。’吾今饶汝性命，汝肯招安姜维否？”楙曰：“情愿招安。”孔明乃与衣服鞍马，不令人跟随，放之自去。又用前番纵崔谅之法。楙得脱出寨，欲寻路而走，奈不知路径。正行之间，逢数人奔走。楙问之，答曰：“我等是冀县百姓；今被姜维献了城池，归降诸葛亮，蜀将魏延纵火劫财，我等因此弃家而走，投上邽去也。”此是孔明之计，妙在不叙明白，令读者自知之。楙又问曰：“今守天水城是谁？”土人曰：“天水城中乃马太守也。”楙闻之，纵马望天水而行。又见百姓携男抱女而来，所说皆同。妙哉计乎！楙至天水城下叫门，城上人认得是夏侯楙，慌忙开门迎接。马遵惊拜问之。楙细言姜维之事；又将百姓所言说了。遵叹曰：“不想姜维反投蜀矣！”孔明只赚夏侯楙，却借夏侯楙以赚马遵，赚一个便是赚两个。梁绪曰：“彼意欲救都督，故以此言虚降。”楙曰：“今维已降，何为虚也？”正踌躇间，时已初更，蜀兵又来攻城。火光中见姜维在城下挺枪勒马，大叫曰：“请夏侯都督答话！”试令读者掩卷猜之，此是真姜维乎？假姜维乎？夏侯楙与马遵等皆到城上；见姜维耀武扬威，大叫曰：“我为都督而降，都督何背前言？”妙极。楙曰：“汝受魏恩，何故降蜀？有何前言耶？”维应曰：“汝写书教我降蜀，何出此言？汝欲脱身，却将我陷了！明明当面说谎，却使夏侯楙闻之，又疑是孔明假作楙书以赚姜维矣。我今降蜀，加为上将，安有还魏之理？”言讫，驱兵打城，至晓便退。若待天明便认得是假姜维矣。原来夜间妆姜维者，乃孔明之计，令部卒形貌相似者，假扮姜维攻城，因火光之中，不辨真伪。此处方才说明。○《水浒传》假秦明从此学来，然不如此处曲折之妙也。

孔明却引兵来攻冀城。城中粮少，军食不敷。姜维在城上，见蜀军大车小辆，搬运粮草入魏延寨中去了。维引三千兵出城径来劫粮。蜀兵尽弃了粮草，寻路而走。弃一驸马以赚之，又弃无数粮车以赚之。足见姜维身价之重。姜维夺得粮车，欲要入城。忽然一彪军拦住：为首蜀将张翼也。二将交锋，战不数合，王平引一军又到，两下夹攻。维力穷抵敌不住，夺路归城；城上早插蜀兵旗号，原来已被魏延袭了。此番却着了道儿。维杀条路奔天水城，手下尚有十余骑，又遇张苞杀了一阵。维止剩得匹马单枪，来到天水城下叫门。城上军见是姜维，慌报马遵。遵曰：“此是姜维来赚我城门也。”令城上乱箭射下。前把假姜维认作真姜维，今把真姜维认作假姜维，被孔明弄得七颠八倒。姜维回顾蜀兵至近，遂飞奔上邽城来。城上梁虔见了姜维，大骂曰：“反国之贼，安敢来赚我城池！吾已知汝降蜀矣。”遂乱箭射下。梁虔一边知道却用暗写，此省笔处。姜维不能分说，仰天长叹，两眼泪流，拨马往长安而走。行不数里，前至一派大树茂林之处，一声喊起，数千兵拥出：为首蜀将关兴截住去路。孔明用计，不在孔明一边写去，只在姜维一边见来。异样笔法。维人困马乏，不能抵当，勒回马便走。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中转出，一辆小车，抵得一队大兵。其人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手摇羽扇：乃孔明也。孔明唤姜维曰：“伯约，此时何尚不降？”维寻思良久，前有孔明，后有关兴，又无去路，只得下马投降。只此一降，便生出后来无数文字。孔明慌忙下车而迎，执维手曰：“吾自出茅庐以来，遍求贤者，欲传授平生之学，恨未得其人。今遇伯约，吾愿足矣！”一见便有此深谈，此收拾英雄之法。维大喜拜谢。

孔明遂同姜维回寨，升帐商议取天水、上邽之计。维曰：“天水城中，尹赏、梁绪，与某至厚；当写密书二封，射入城中，使其内乱，城可得矣。”弄假成真。孔明从之。姜维写了二封密书，拴在箭上，纵马直至城下，射入城中。小校拾得，呈与马遵。遵大疑，与夏侯楙商议曰：“梁绪、尹赏与姜维结连，欲为内应，都督宜早决之。”楙曰：“可杀二人。”尹赏知此消息，乃谓梁绪曰：“不如纳城降蜀，以图进用。”又在姜维算中。是夜，夏侯楙数次使人请梁、尹二人说话。二人料知事急，遂披挂上马，各执兵器，引本部军大开城门，放蜀兵入。夏侯楙、马遵惊慌，引数百人出西门，弃城投羌城而去。梁绪、尹赏迎接孔明入城。安民已毕，孔明问取上邽之计。梁绪曰：“此城乃某亲弟梁虔守之，愿招来降。”甚不费力。孔明大喜。绪当日到上邽唤梁虔出城来降。孔明重加赏劳，就令梁绪为天水太守，尹赏为冀城令，梁虔为上邽令。孔明分拨已毕，整兵进发。诸将问曰：“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放夏侯楙，如放一鸭耳。今得伯约，得一凤也。”凤雏之后，又有一凤。

孔明自得三城之后，威声大震，远近州郡，望风归降。孔明整顿军马，尽提汉中之兵，前出祁山，是一出祁山。兵临渭水之西。细作报入洛阳。以下按过孔明，再叙魏国。

时魏主曹睿太和元年，升殿设朝。近臣奏曰：“夏侯驸马已失三郡，逃窜羌中去了。今蜀兵已到祁山，前军临渭水之西，乞早发兵破敌。”睿大惊，乃问群臣曰：“谁可为朕退蜀兵耶？”司徒王朗出班奏曰：“臣观先帝每用大将军曹真，所到必克；今陛下何不拜为大都督以退蜀兵？”亦强夏侯楙不多。睿准奏，乃宣曹真曰：“先帝托孤与卿，今蜀兵入寇中原，卿安忍坐视乎？”真奏曰：“臣才疏智浅，不称其职。”王朗曰：“将军乃社稷之臣，不可固辞。老臣虽驽钝，愿随将军一往。”此老死期至矣。真又奏曰：“臣受大恩，安敢推辞？但乞一人为副将。”睿曰：“卿自举之。”真乃保太原阳曲人：姓郭，名淮，字伯济，官封射亭侯，领雍州刺史。睿从之，遂拜曹真为大都督，赐节钺；命郭淮为副都督，王朗为军师。朗时年已七十六岁矣。“老而不死是为贼。”选拨东西二京军马二十万与曹真。真命宗弟曹遵为先锋，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。当年十一月出师，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之外方回。

曹真领大军来到长安，过渭河之西下寨。真与王朗、郭淮共议退兵之策。朗曰：“来日可严整队伍，大展旌旗。老夫自出，只用一席话，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，蜀兵不战自退。”痴老儿真在梦中，可发一笑。真大喜，是夜传令：来日四更造饭，平明务要队伍整齐，人马威仪，旌旗鼓角，各按次序。当时使人先下战书。次日，两军相迎，列成阵势于祁山之前。蜀军见魏兵甚是雄壮，与夏侯楙大不相同。在蜀兵眼中写魏国军容之盛。

三军鼓角已罢，司徒王朗乘马而出。上首乃都督曹真，下首乃副都督郭淮，两个先锋压住阵角。探子马出军前大叫曰：“请对阵主将答话！”只见蜀兵门旗开处，关兴、张苞分左右而出，立马于两边；次后一队队骁将分列；在魏兵眼中写蜀汉军容之盛。门旗影下，中央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车中，纶巾羽扇，素衣皂绦，飘然而出。孔明举目见魏阵前三个麾盖，旗上大书姓名：中央白髯老者，乃军师司徒王朗。孔明暗忖曰：“王朗必下说词，吾当随机应之。”遂教推车出阵外，令护军小校传曰：“汉丞相与司徒会话。”只一“汉”字，可以压倒王朗。○司徒上削“魏”字，不予其事魏也，亦不加以“汉”字者，以不成其为汉臣也。王朗纵马而出。孔明于车上拱手，朗在马上欠身答礼。朗曰：“久闻公之大名，今幸一会。公既知天命、识时务，何故兴无名之兵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奉诏讨贼，何谓无名？”不但奉后主之诏，直奉先主之诏也。又不但奉先主之诏，直奉衣带诏之诏也。朗曰：“天数有变，开口便说一“天”字来压孔明。神器更易，而归有德之人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曩自桓、灵以来，黄巾倡乱，天下争横。应第一回中事。降至初平、建安之岁，董卓造逆，应第九回以前事。傕、汜继虐，应十三回以前事。袁术僭号于寿春，应十七回以前事。袁绍称雄于邺土。应三十一回以前事。刘表占据荆州，应三十九回以前事。吕布虎吞徐郡：应十九回以前事。盗贼蜂起，奸雄鹰扬，社稷有垒卵之危，生灵有倒悬之急。将群雄总叙四句。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，席卷八荒，万姓倾心，四方仰德，非以权势取之，实天命所归也。应七十八回以前事。○称一“天”字以尊曹操。世祖文帝，神文圣武，以膺大统，应天合人，法尧禅舜，处中国以临万邦：岂非天心人意乎？应九十一回以前事。○称一“天”字，又添出一“人”字，以尊曹丕。今公蕴大才、抱大器，自欲比于管、乐，先将孔明一扬。何乃强欲逆天理、背人情而行事耶？又将孔明一抑。○但言逆天数则可，若云逆天理则不可。勉强将一“理”字换却“数”字，又勉强添一“人”字倍却“天”字。岂不闻古人云：‘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究竟只好归重“天”字上去。今我大魏带甲百万，良将千员。谅腐草之萤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礼来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国安民乐，岂不美哉！”

孔明在车上大笑曰：“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，必有高论，劈头将一“汉”字对他“天”字。岂期出此鄙言！吾有一言，诸军静听：要在众人面前出他丑。昔桓、灵之世，汉统凌替，宦官酿祸；国乱岁凶，四方扰攘。黄巾之后，董卓、傕、汜等接踵而起，迁劫汉帝，残暴生灵。略叙往时之乱，櫽括不烦。因庙堂之上，朽木为官；殿陛之间，禽兽食禄。狼心狗行之辈，滚滚当朝；奴颜婢膝之徒，纷纷秉政。以致社稷丘墟，苍生涂炭。骂尽汉臣，暗切王朗。吾素知汝所行：世居东海之滨，初举孝廉入仕，理合匡君辅国，安汉兴刘，何期反助逆贼，同谋篡位！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，天下之人，愿食汝肉！方指名骂也。今幸天意不绝炎汉，此以天理决天数。昭烈皇帝继统西川。吾今奉嗣君之旨，兴师讨贼。自叙出师伐魏之意，不但奉诏讨贼，亦是奉天讨贼。汝既为谄谀之臣，只可潜身缩首，苟图衣食；安敢在行伍之前，妄称天数耶？折倒他天数之语。皓首匹夫！苍髯老贼！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？又奉列圣之灵以折之，连死后都骂到。老贼速退！可叫反臣与吾共决胜负！”

王朗听罢，气满胸膛，大叫一声，撞死于马下。周瑜有三气，王朗只是一气，老儿气不起，不似少年熬得。后人有诗赞孔明曰：

兵马出西秦，雄才敌万人。轻摇三寸舌，骂死老奸臣。

孔明以扇指曹真曰：“吾不逼汝。汝可整顿军马，来日决战。”言讫回军。于是两军皆退。

曹真将王朗尸首，用棺木盛贮，送回长安去了。一个军师，早完了局。副都督郭淮曰：“诸葛亮料吾军中治丧，今夜必来劫寨。可分兵四路：两路兵从山僻小路，乘虚去劫蜀寨；两路兵伏于本寨外，左右击之。”算到敌人劫寨，却又去劫敌人寨，其计亦巧。曹真大喜曰：“此计与吾相合。”遂传令唤曹遵、朱赞两个先锋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万军，抄出祁山之后，但见蜀兵望吾寨而来，汝可进兵去劫蜀寨。如蜀兵不动，便撤兵回，不可轻进。”若彼不劫，我亦不劫，其谋亦慎。二人受计，引兵而去。真谓淮曰：“我两个各引一枝军，伏于寨外，寨中虚堆柴草，只留数人。如蜀兵到，放火为号。”诸将皆分左右，各自准备去了。

却说孔明归帐，先唤赵云、魏延听令。孔明曰：“汝二人各引本部军去劫魏寨。”魏延进曰：“曹真深明兵法，必料我乘丧劫寨。他岂不提防？”此写魏延。孔明笑曰：“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。妙极。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后，待我兵过去，却来袭我寨；吾故令汝二人，引兵前去，过山脚后路，远下营寨，任魏兵来劫吾寨。汝看火起为号，分兵两路：文长拒住山口；子龙引兵杀回，必遇魏兵，却放彼走回，汝乘势攻之，彼必自相掩杀：可获全胜。”妙在原来不教他劫寨，只教他杀劫寨之人。二将引兵受计而去。又唤关兴、张苞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军，伏于祁山要路，放过魏兵，却从魏兵来路，杀奔魏寨而去。”这两个却是教他劫寨。二人引兵受计去了。又令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张嶷四将伏于寨外，四面迎击魏兵。孔明乃虚立寨栅，居中堆起柴草，以备火号；自引诸将退于寨后，以观动静。既防他来劫寨，又要骗他来劫寨。神妙之极。

却说魏先锋曹遵、朱赞黄昏离寨，迤逦前进。二更左侧，遥望山前隐隐有军行动。曹遵自思曰：“郭都督真神机妙算！”且慢赞着。遂催兵急进。到蜀寨时，将及三更。曹遵先杀入寨，却是空寨，并无一人。料知中计，急撤军回。寨中火起。朱赞兵到，自相掩杀，人马大乱。曹遵与朱赞交马，方知自相践踏。是此以魏伐魏，妙！妙！急合兵时，忽四面喊声大震，王平、马岱、张嶷、张翼杀到。第三次吩咐的，第一次出现。曹、朱二人引心腹军百余骑，望大路奔走。忽然鼓角齐鸣，一彪军截住去路，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，第一次吩咐的，第二次先是一个出现。大叫曰：“贼将那里去！早早受死！”曹、朱二人夺路而走。忽喊声又起，魏延又引一彪军杀到。第一次吩咐的，第三次又是一个出现。曹、朱二人大败，夺路奔回本寨。守寨军士只道蜀兵来劫寨，慌忙放起号火。左边曹真杀至，右边郭淮杀至，自相掩杀。又是以魏伐魏，妙！妙！背后三路蜀兵杀到：中央魏延，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大杀一阵，第二次吩咐的，第四次出现，又妙在魏延再出现。魏兵败走十余里，魏将死者极多。孔明全获大胜，方始收兵。曹真、郭淮收拾败军回寨，商议曰：“今魏兵势孤，蜀兵势大，将何策以退之？”淮曰：“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不足为忧。某有一计，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顾，定然自走矣。”正是：

可怜魏将难成事，欲向西方索救兵。

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

读《三国》者读至此回，而知文之彼此相伏、前后相因，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、只如一句也。其相反而相因者，有助汉之沙摩柯，乃有抗汉之孟获；其不相反而相因者，有借羌兵之曹丕，乃有借羌兵之曹真。其相类而相因者，有马超在而即去之柯比能，乃有马超死而忽忽来之彻里吉；其不相类而相因者，有六纵而不服之蛮王，乃有一纵而即服之雅丹丞相。至于孟达致书于李严，早有李严致书于孟达以为之伏笔矣。申仪助司马而杀孟达，早有孟达之约申仪而背刘封以为之伏笔矣。文如常山率然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则首尾皆应，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！

此回之内，忽有一关公为神，突如其来，倏然而往。一救关兴，再救张苞，可谓英灵之极矣。然越吉元帅之头，何不即取之以云中显圣之偃月刀，而必待孔明之用计而后斩之乎？曰：《三国》一书，所以纪人事，非以纪鬼神。惟有一番筹度，一番诱敌，乃见相臣之劳心，诸将之用命，不似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等书，原非正史，可以任意结构也。

平蛮之后，又有平羌；藤甲之后，又有铁车。一则在于未伐魏之始，一则间于既伐魏之中；一则炎天，一则雪地；一则出其全力持之旷日，一则施以小计定之终朝。或详或略，或长或短，事不雷同，文亦不合掌，如此妙事，如此妙文，真他书之所未有。

司马懿不用，则孟达不死。孟达不死，则两京可图。两京可图，则曹氏可灭。曹氏之不遽灭，以为司马懿之功也。然而救魏之事，即为篡魏之阶。魏之以懿拒汉，犹之前门拒虎、后户进狼耳。此回于司马懿起复之初，便叙师、昭二子之英英灵爽，盖非魏之亡于此救，而正魏之亡于此兆云。

蜀事之坏，一坏于失荆州，再坏于失上庸也。荆州不失，则可由荆州以定襄、樊；上庸不失，则可由上庸以取宛、洛。而原其所以失，则有故焉。当关公离荆州以伐魏之时，使别遣一上将以守荆州，则荆州可以不失；当孟达弃上庸而奔魏之时，更遣一上将以守上庸，则上庸可以不失。而先主不虑之，孔明亦不虑之，则皆天也，非人也。其所以失而不复者，又有故焉。当先主大战猇亭之初，孙权愿献荆州，而先主不之拒，则荆州虽失而可复；当孔明初出祁山之时，孟达欲献上庸，而司马懿未之知，则上庸虽失而可复。而先主必拒之，司马懿必知之，则又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不祚汉，亦何咎于先主，又何咎于孟达耶？

孟达不足咎，而孟达之不知人，则可咎也。于诸葛亮之小心不之信，于申仪、申耽则信之矣；于司马懿之机警不之信，于李辅、邓贤则信之矣。不能料申仪、申耽，而何能料司马懿？不能识李辅、邓贤，而何能识诸葛亮哉？盖惟诸葛亮能知司马懿，亦惟司马懿能知诸葛亮耳。

却说郭淮谓曹真曰：“西羌之人，自太祖时连年入贡，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；我等今可据住险阻，遣人从小路直入羌中求救，许以和亲，羌人必起兵袭蜀之后。即曹丕五路中之一也。吾却以大兵击之，首尾夹攻，岂不大胜？”真从之，即遣人星夜驰书赴羌。

却说西羌国王彻里吉，自曹操时年年入贡；手下有一文一武：文乃雅丹丞相，武乃越吉元师。亦如董茶那、阿会喃等名色。时魏使赍金珠并书到国，先来见雅丹丞相；送了礼物，具言求救之意。雅丹引见国王，呈上书礼。彻里吉览了书，与众商议。雅丹曰：“我与魏国素相往来，今曹都督求救，且许和亲，理合依允。”是金帛说话。彻里吉从其言，即命雅丹与越吉元帅起羌兵一十五万，皆惯使弓弩、枪刀、蒺藜、飞锤等器；又有战车，用铁叶裹钉，装载粮食军器什物：或用骆驼驾车，或用骡马驾车，号为“铁车兵”。写得羌兵可畏，以衬孔明之能。二人辞了国王，领兵直扣西平关。

守关蜀将韩祯，急差人赍文报知孔明。孔明闻报，问众将曰：“谁敢去退羌兵？”张苞、关兴应曰：“某等愿往。”孔明曰：“汝二人要去，奈路途不熟。”遂唤马岱曰：“汝素知羌人之性，久居彼处，可作乡导。”用马岱可谓最得其人。便起精兵五万，与兴、苞二人同往。兴、苞等引兵而去。行有数日，早遇羌兵。关兴引百余骑登山坡看时，只见羌兵把铁车首尾相连，随处结寨；车上遍排兵器，就似城池一般。赤壁江中有连舟，西平关外有连车。连舟易破，连车不易破。兴睹之良久，无破敌之策，回寨与张苞、马岱商议。岱曰：“且待来日见阵，观看虚实，另作计议。”马超已死，马岱亦无如之何。次早分兵三路：关兴在中，张苞在左，马岱在右，三路兵齐进。羌兵阵里，越吉元帅手挽铁锤，腰悬宝雕弓，跃马奋勇而出。关兴招三路兵径进。忽见羌兵在两边，中央放出铁车，如潮涌一般，其静也如城，其动也如水。弓弩一齐骤发。蜀兵大败：马岱、张苞两军先退；关兴一军，被羌兵一裹，直围入西北角上去了。

兴在垓心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兴至此好生着急。铁车密围，就如城池。蜀兵你我不能相顾。兴望山谷中寻路走。看看天晚，但见一簇皂旗蜂拥而来，一员羌将手提铁锤，大叫曰：“小将休走！吾乃越吉元帅也！”关兴急走到前面，尽力纵马加鞭，正遇断涧，兴至此好生着急。只得回马来战越吉。兴终是胆寒，抵敌不住，望涧中而逃；被越吉赶到，一铁锤打来，兴急闪过，正中马胯。那马望涧中便倒，兴落于水中。兴至此又好生着急。忽听得一声响处，背后越吉连人带马，平白地倒下水来。兴就水中挣起看时，只见岸上一员大将，杀退羌兵。绝处逢生，出于意外。兴提刀待砍越吉，吉跃水而走。此时未便斩越吉，更妙。关兴得了越吉马，牵到岸上，整顿鞍辔，绰刀上马。只见那员将，尚在前面追杀羌兵。读者至此，必谓不是张苞，定是马岱。兴自思此人救我性命，当与相见，遂拍马赶来。看看至近，只见云雾之中，隐隐有一大将，面如重枣，眉若卧蚕，绿袍金铠，提青龙刀，骑赤兔马，手绰美髯，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。关公又于此处显圣，却是意想不到。兴大惊。忽见关公以手望东南指曰：“吾儿可速望此路去。吾当护汝归寨。”言讫不见。关兴望东南急走。至半夜，前是黄昏，此是半夜，正与斩潘璋时相似。忽见一彪军到，乃张苞也。问兴曰：“你曾见二伯父否？”问得奇特。兴曰：“你何由知之？”苞曰：“我被铁车军追急，忽见伯父自空而下，惊退羌兵，关公在张苞一边显圣，却用虚写。指曰：‘汝从这条路去救吾儿。’因此引军径来寻你。”关兴亦说前事，共相嗟异。二人同归寨内。马岱接着，对二人说：“此军无计可退，我守住寨栅，你二人去禀丞相，用计破之。”虽有关公神助，终赖诸葛奇谋。于是兴、苞二人，星夜来见孔明，备说此事。

孔明随命赵云、魏延各引一军埋伏去讫；然后点三万军，带了姜维、张翼、关兴、张苞，亲自来到马岱寨中歇定。次日上高阜处观看，见铁车连络不绝，人马纵横，往来驰骤。孔明曰：“此不难破也。”别人难，他偏不难。唤马岱、张翼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去了。妙在不叙出来。乃唤姜维曰：“伯约知破车之法否？”维曰：“羌人惟恃一勇力，岂知妙计乎？”妙在不说出来。孔明笑曰：“汝知吾心也。今彤云密布，朔风紧急，天将降雪，吾计可施矣。”隐隐说出，却早不曾说出。便令关兴、张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讫；又是两路伏兵。令姜维领兵出战：但有铁车兵来，退后便走；寨口虚立旌旗，不设军马。准备已定。

是时十二月终，果然天降大雪。姜维引军出，越吉引铁车兵来。姜维即退走。羌兵赶到寨前，姜维从寨后而去。羌兵直到寨外观看，听得寨内鼓琴之声，当歌白雪之诗以和之。四壁皆空竖旌旗，急回报越吉。越吉心疑，未敢轻进。雅丹丞相曰：“此诸葛亮诡计，虚设疑兵耳。可以攻之。”越吉引兵至寨前，但见孔明携琴上车，赋诗不能退敌，携琴却可以诱敌。引数骑入寨，望后而走。羌兵抢入寨栅，直赶过山口，见小车隐隐转入林中去了。以小车引出大车。雅丹谓越吉曰：“这等兵虽有埋伏，不足为惧。”遂引大兵追赶。又见姜维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。越吉大怒，催兵急追。山路被雪漫盖，一望平坦。绝妙雪景。○此句不是闲笔。正赶之间，忽报蜀兵自山后而出。雅丹曰：“纵有些小伏兵，何足惧哉！”只顾催趱兵马，往前进发。忽然一声响，如山崩地陷，羌兵俱落于坑堑之中；所云乘雪用计，乃此计也。背后铁车正行得紧溜，急难收止，并拥而来，自相践踏。后兵急要回时，左边关兴，右边张苞，两军冲出，万弩齐发；背后姜维、马岱、张翼，三路兵又杀到。铁车兵大乱。越吉元帅望后面山谷间而逃，正逢关兴。交马只一合，被兴举刀大喝一声，砍死于马下。若在关公显圣时杀之，便不见关兴之勇，又不知孔明之能矣。雅丹丞相早被马岱活捉，解投大寨来。羌兵四散逃窜。孔明升帐，马岱押过雅丹来。孔明叱武士去其缚，赐酒压惊，用好言抚慰。又用纵孟获之法。雅丹深感其德。孔明曰：“吾主乃大汉皇帝，今命吾讨贼，尔如何反助逆？吾今放汝回去，说与汝主：吾国与尔乃邻邦，永结盟好，勿听反贼之言。”遂将所获羌兵及车马器械，尽给还雅丹，俱放回国。众皆拜谢而去。羌人不复反矣。孔明引三军连夜投祁山大寨而来，命关兴、张苞引军先行；一面差人赍表奏报捷音。

却说曹真连日望羌人消息，忽有伏路军来报说：“蜀兵拔寨收拾起程。”孔明用计，却在曹真一边写出。郭淮大喜曰：“此因羌兵攻击，故尔退去。”遂分两路追赶。前面蜀兵乱走，魏兵随后追袭。先锋曹遵正赶之间，忽然鼓声大震，一彪军闪出：为首大将乃魏延也，孔明使魏延埋伏，于此处写出。大叫：“反贼休走！”曹遵大惊，拍马交锋；不三合，被魏延一刀斩于马下。副先锋朱赞引兵追赶，忽然一彪军闪出：为首大将乃赵云也，孔明使赵云埋伏，于此写出。朱赞措手不及，被云一枪刺死。曹真、郭淮见两路先锋有失，欲收兵回，背后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关兴、张苞两路兵杀出，兴、苞埋伏，于此写出。围了曹真、郭淮，痛杀一阵。曹、郭二人引败兵冲路走脱。蜀兵全胜，直追到渭水，夺了魏寨。曹真折了两个先锋，哀伤不已，只得写本申朝，乞拨援兵。

却说魏主曹睿设朝，近臣奏曰：“大都督曹真，数败于蜀，折了两个先锋，羌兵又折了无数，其势甚急。今上表求救，请陛下裁处。”睿大惊，急问退军之策。华歆奏曰：“须是陛下御驾亲征，大会诸侯，人皆用命，方可退也。不然，长安有失，关中危矣。”也得孔明骂他一场便好。太傅钟繇奏曰：“凡为将者，知过于人，则能制人。孙子云：‘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’臣量曹真虽久用兵，非诸葛亮对手。臣以全家良贱保举一人，可退蜀兵。未知圣意准否？”自然引出这个人来。睿曰：“卿乃大老元臣，有何贤士可退蜀兵？早召来与朕分忧。”钟繇奏曰：“向者，诸葛亮欲兴师犯境，但惧此人，故散流言，使陛下疑而去之，前疑吴、蜀反间，今专指蜀人。方敢长驱大进。今若复用之，则亮自退矣。”睿问何人。繇曰：“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也。”郑重说出。睿叹曰：“此事朕亦悔之。今仲达现在何处？”繇曰：“近闻仲达在宛城闲住。”睿即降诏，遣使持节，复司马懿官职，加为平西都督，就起南阳诸路军马，前赴长安。睿御驾亲征，令司马懿克日到彼聚会。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。以下按过魏国，再叙孔明。

却说孔明自出师以来，累获全胜，心中甚喜；正在祁山寨中会聚议事，忽报镇守永安宫李严令子李丰来见。孔明只道东吴犯境，心甚惊疑，有此一句，反衬下文之喜。唤入帐中问之。丰曰：“特来报喜。”孔明曰：“有何喜？”丰曰：“昔日孟达降魏，乃不得已也。彼时曹丕爱其才，时以骏马金珠赐之，曾同辈出入，封为散骑常侍，领新城太守，镇守上庸、金城等处，委以西南之任。曹丕恩遇孟达，却于此处补出。自丕死后，曹睿即位，朝中多人嫉妒，孟达日夜不安，常谓诸将曰：‘我本蜀将，势逼于此。’今累差心腹人，持书来见家父，教早晚代禀丞相。前者五路下川之时，曾见此意。又将前事补照一句。今在新城，听知丞相伐魏，欲起金城、新城、上庸三处军马，就彼举事，径取洛阳；丞相取长安，两京大定矣。此事若成，岂不大妙！今某引来人并累次书信呈上。”孔明大喜，厚赏李丰等。忽细作人报说：“魏主曹睿，一面驾幸长安；一面诏司马懿复职，加为平西都督，起本处之兵，于长安聚会。”孔明大惊。一惊之后忽有一喜，一喜之后又忽有一惊。参军马谡曰：“量曹睿何足道！若来长安，可就而擒之。丞相何故惊讶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岂惧曹睿耶？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。今孟达欲举大事，若遇司马懿，事必败矣！达非司马懿对手，必被所擒。孟达若死，中原不易得也。”下文之事早于孔明口中说出。马谡曰：“何不急修书，令孟达堤防？”孔明从之，即修书，令来人星夜回报孟达。

却说孟达在新城，专望心腹人回报。一日，心腹人到来，将孔明回书呈上。孟达拆封视之。书略曰：

近得书，足知公忠义之心，不忘故旧，吾甚喜慰。若成大事，则公汉朝中兴第一功臣也。然极宜谨密，不可轻易托人。慎之！戒之！近闻曹睿复诏司马懿起宛、洛之兵，若闻公举事，必先至矣。管辂之卜，无此奇验。须万全堤备，勿视为等闲也。

孟达览毕，笑曰：“人言孔明心多，今观此事可知矣。”乃具回书，令心腹人来答孔明。唤入帐中。其人呈上回书。孔明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适承钧教，安敢少怠？窃谓司马懿之事，不必惧也。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。若司马懿闻达举事，须表奏魏主。往复一月间事，达城池已固，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，司马懿即来，达何惧哉？丞相宽怀，惟听捷报！

孔明看毕，掷书于地而顿足曰：“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！”管辂之卜，无此奇验。马谡问曰：“丞相何谓也？”孔明曰：“兵法云：‘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’岂容料在一月之期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，逢寇即除，何待奏闻？若知孟达反，不须十日，兵必到矣，安能措手耶？”英雄所见略同。众将皆服。孔明急令来人回报曰：“若未举事，切莫教同事者知之；知之则必败。”又早知二申之叛。其人拜辞归新城去了。

却说司马懿在宛城闲住，闻知魏兵累败于蜀，乃仰天长叹。此老心痒难熬。懿长子司马师，字子元；次子司马昭，字子尚：二人素有大志，通晓兵书。此处忽写二子，为晋伐魏张本。当日侍立于侧，见懿长叹，乃问曰：“父亲何为长叹？”懿曰：“汝辈岂知大事耶？”司马师曰：“莫非叹魏主不用乎？”司马昭笑曰：“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。”昭更英敏。言未已，忽报天使持节至。懿听诏毕，遂调宛城诸路军马。忽又报金城太守申仪家人，有机密事求见。懿唤入密室问之。其人细说孟达欲反之事。更有孟达心腹人李辅并达外甥邓贤，随状出首。方知“不可容易托人”之语，乃孔明金玉之言。司马懿听毕，以手加额曰：“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！诸葛亮兵在祁山，杀得内外人胆落；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，若旦夕不用吾时，孟达一举，两京破矣！此时司马懿原是魏之功臣。此贼必通谋诸葛亮：吾先破之，诸葛亮定然心寒，自退兵也。”长子司马师曰：“父亲可急写表申奏天子。”懿曰：“若等圣旨，往复一月之间，事无及矣。”与孔明之言不谋而合。即传令教人马起程，一日要行两日之路，如迟立斩。一面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，教孟达等准备征进，使其不疑。更是周密。梁畿先行，懿在后发兵。行了二日，山坡下转出一军，乃是右将军徐晃。晃下马见懿，说：“天子驾到长安，亲拒蜀兵，今都督何往？”懿低言曰：“今孟达造反，吾去擒之耳。”写仲达机密之至。晃曰：“某愿为先锋。”懿大喜，合兵一处。徐晃为前部，懿在中军，二子押后。又行了二日，前军哨马捉住孟达心腹人，搜出孔明回书，来见司马懿。懿曰：“吾不杀汝。汝从头细说。”其人只得将孔明、孟达往复之事，一一告说。懿看了孔明回书，大惊曰：“世间能者所见皆同，两能相遇，彼此皆惊。吾机先被孔明识破。幸得天子有福，获此消息。孟达今无能为矣。”遂星夜催军前行。

却说孟达在新城约下金城太守申仪、上庸太守申耽，克日举事。耽、仪二人佯许之，每日调练军马，只待魏兵到，便为内应；却报孟达，军器粮草俱未完备，不敢约期起事。达信之不疑。写孟达疏虞之至。忽报参军梁畿来到，孟达迎入城中。畿传司马懿将令曰：“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，起诸路军以退蜀兵。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。”达问曰：“都督何日起程？”畿曰：“此时约离宛城，望长安去了。”谁知不向长安，却向上庸。达暗喜曰：“吾大事成矣！”遂设宴待了梁畿，送出城外，即报申耽、申仪知道：“明日举事，换上大汉旗号，发诸路军马径取洛阳。”写孟达卤莽之至。忽报城外尘土冲天，不知何处兵来。孟达登城视之，只见一彪军打着“右将军徐晃”旗号，飞奔城下。达大惊，急扯起吊桥。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，直来到壕边，高叫曰：“反贼孟达：早早受降！”达大怒，急开弓射之，正中徐晃头额。魏将救去。城上乱箭射下，魏兵方退。孟达恰待开门追赶，四面旌旗蔽日，司马懿兵到。懿真可谓能。达仰天长叹曰：“果不出孔明所料也！”悔之晚矣。于是闭门坚守。

却说徐晃被孟达射中头额，众军救到寨中，取了箭头，令医调治，当晚身死。时年五十九岁。可为关平报仇。司马懿令人扶柩还洛阳安葬。次日，孟达登城遍视，只见魏兵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达行坐不安，惊疑未定，忽见两路兵自外杀来，旗上大书“申耽”、“申仪”。孟达只道是救军到，忙引本部兵大开城门杀出。写孟达愚暗之至。耽、仪大叫曰：“反贼休走！早早受死！”达见事变，拨马望城中便走，城上乱箭射下。李辅、邓贤二人在城上大骂曰：“吾等已献了城也！”达夺路而走，申耽赶来。达人困马乏，措手不及，被申耽一枪刺于马下，可为害刘封之报。枭其首级。余军皆降。李辅、邓贤大开城门，迎接司马懿入城。抚民劳军已毕，遂遣人奏知魏主曹睿。睿大喜，教将孟达首级去洛阳城示众；加申耽、申仪官职，就随司马懿征进；示命李辅、邓贤守新城、上庸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城外下寨。懿入城来见魏主。睿大喜曰：“朕一时不明，误中反间之计，悔之无及！今达造反，非卿等制之，两京休矣。”孰知用了司马，两京终不姓曹。懿奏曰：“臣闻申仪密告反情，意欲表奏陛下，恐往复迟滞，故不待圣旨，星夜而去。若待奏闻，则中诸葛亮之计也。”借司马懿口中将孔明所料明白说一遍，不是写仲达，正是写孔明。言罢，将孔明回孟达密书奉上。睿看毕，大喜曰：“卿之学识，过于孙、吴矣！”赐金钺斧一对，后遇机密重事，不必奏闻，便宜行事。机密之事孰有大于篡位者乎？将来亦不必奏闻矣。司马氏谨如命。就令司马懿出关破蜀。懿奏曰：“臣举一大将，可为先锋。”睿曰：“卿举何人？”懿曰：“右将军张郃，可当此任。”张辽、徐晃已死，独张郃尚存，一向冷落，此处却又出头。睿笑曰：“朕正欲用之。”遂命张郃为前部先锋，随司马懿离长安来破蜀兵。正是：

既有谋臣能用智，又求猛将助施威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五卷完）

# 第十六卷

##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

前回方写孟达不听孔明之言而失上庸，此回便接写马谡不听孔明之言而失街亭。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，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。何也？无街亭则阳平关危，阳平关危则不惟进无所得，而且退有所失也。未失者且忧其失，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？于是南安不得不弃，安定不得不损，天水不得不委，箕谷之兵不得不撤，西城之饷不得不收。遂令向之擒夏侯、斩崔谅、杀杨陵、取上邽、袭冀县、骂王朗、破曹真者，其功都付之乌有。悲夫！

兵家胜败之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同而异者。徐晃拒王平之谏，而背水以为阵；马谡拒王平之谏，而依山以为营：水与山异，而必败之势则同也。黄忠屯兵于山，而能斩夏侯渊；马谡屯兵于山，而不能退司马懿：山与山同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。马谡之所以败者，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，不过曰“凭高视下，势如劈竹”耳。孰知坐论则是，起行则非，读书虽多，致用则误，岂不重可叹哉！故善用人者不以言，善用兵者不在书。

请守街亭之马谡，即献计平蛮之马谡也，又即反间司马懿之马谡也。何以前则智而后则愚？曰：此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试以前二事论之：其策南人，则其言果效；其策司马，则其言始效而不终效。岂非天方授魏，天方启晋，而人实不能与天争乎？故知一效一不尽效之故。而街亭之失，不必为马谡咎，更不必为用马谡者咎。

此回乃司马懿初与孔明对垒之时也。而孔明利在战，司马懿利在不战。夏侯楙、曹真皆以战而败，司马懿则欲以不战而胜。其守郿城、箕谷者，所以遏孔明之前，而使不得进也；其取街亭、列柳城者，所以截孔明之后，而可使不得不退也。使不得不退，而懿于是乎可以不战矣。非不欲战，实不敢战，畏蜀如虎，盖自此日而已然云。

唯小心人不做大胆事，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。魏延欲出子午谷，而孔明以为危计，是小心者惟孔明也。坐守空城，只以二十军士扫门，而退司马懿十五万之众，是大胆者亦惟孔明也。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，必不敢大胆于一时。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，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。

为将之道，不独进兵难，退兵亦难。能进兵是十分本事，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。当不得不退之时，而又当必不可退之势，进将被擒，退亦受执，于此而权略不足以济之，欲全师而退，难矣！试观孔明焚香操琴，以不退为退；子龙设伏斩将，又能以退为进。蜀中有如此之相，如此之将，而卒不能克复中原。呜呼！天不祚汉耳，岂战之罪哉！

自九十二回至此，叙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。而始之以赵云，终之以赵云者，冲锋陷阵唯子龙，子龙为功首也；班师整旅，亦唯子龙为首功也。以连斩五将始，以杀一将释一将终。觉长坂之英雄如昨，汉水之胆智犹新，务自伸其讨魏报汉之志，真不愧先主之旧臣矣！

却说魏主曹睿令张郃为先锋，与司马懿一同征进；一面令辛毗、孙礼二人领兵五万，往助曹真。二人奉诏而去。且说司马懿引二十万军出关下寨，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：“诸葛亮生平谨慎，未敢造次行事。若吾用兵，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，早得多时矣。魏延之计早为司马懿所料。他非无谋，但恐有失，不肯弄险。孔明不用魏延之计，反为司马懿所料。今必出军斜谷，来取郿城。若取郿城，必分兵两路，一军取箕谷矣。因祁山算出郿城一路，因郿城又算出箕谷一路。吾已发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，若兵来不可出战；此一路是不战。令孙礼、辛毗截住箕谷道口，若兵来则出奇兵击之。”此一路是战。○以上曹真一枝兵，孙礼、辛毗一枝兵，皆在司马懿口中叙出。省笔之法。郃曰：“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？”懿曰：“吾素知秦岭之西，有一条路，地名街亭；傍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：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。前算出两路，今又算出两路。诸葛亮欺子丹无备，定从此进。吾与汝径取街亭，两路原只重在一路。望阳平关不远矣。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，绝其粮道，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，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。彼若回动，吾提兵于小路击之，可得全胜；料孔明必出于此，是正说。若不归时，吾却将诸处小路，尽皆垒断，俱以兵守之。一月无粮，蜀兵皆饿死，亮必被吾擒矣。”料孔明必不出于此，此是反说。张郃大悟，拜伏于地曰：“都督神算也！”懿曰：“虽然如此，诸葛亮不比孟达。将军为先锋，不可轻进。当传与诸将：循山西路，远远哨探。如无伏兵，方可前进。若是怠忽，必中诸葛亮之计。”亦以小心对小心。张郃受计引军而行。

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，忽报新城探细人来到。孔明急唤入问之。细作告曰：“司马懿倍道而行，八日已到新城，孟达措手不及；又被申耽、申仪、李辅、邓贤为内应，孟达被乱军所杀。今司马懿撤兵到长安，见了魏主，同张郃引兵出关，来拒我师也。”櫽括不烦。孔明大惊曰：“孟达作事不密，死固当然。今司马懿出关，必取街亭，断吾咽喉之路。”司马懿之计已在孔明算中。便问：“谁敢引兵去守街亭？”言未毕，参军马谡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孔明曰：“街亭虽小，干系甚重：倘街亭有失，吾大军皆休矣。汝虽深通谋略，此地奈无城郭，又无险阻，守之极难。”惟其无城郭可守，无险阻可依，所以马谡欲屯兵山上也。谡曰：“某自幼熟读兵书，颇知兵法，正坏在此。岂一街亭不能守耶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非等闲之辈；更有先锋张郃，乃魏之名将：恐汝不能敌之。”十分疑虑。谡曰：“休道司马懿、张郃，便是曹睿亲来，有何惧哉！此句便差，曹睿不足惧，司马懿乃足惧耳。若有差失，乞斩全家。”孔明曰：“军中无戏言。”谡曰：“愿立军令状。”孔明从之。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。孔明曰：“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，再拨一员上将，相助你去。”即唤王平分付曰：“吾素知汝平生谨慎，故特以此重任相托。汝可小心谨慎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，正与马谡山上屯兵相反。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。安营既毕，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。十分仔细。凡事商议停当而行，不可轻易。如所守无危，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。戒之！戒之！”十分叮咛。二人拜辞，引兵而去。

孔明寻思，恐二人有失，十分堤防。又唤高翔曰：“街亭东北上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，乃山僻小路：此可以屯兵扎寨。与汝一万兵，去此城屯扎。但街亭危，可引兵救之。”十分周密。高翔引兵而去。孔明又思高翔非张郃对手，必得一员大将，屯兵于街亭之右，方可防之，十分小心。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。十分到家。延曰：“某为前部，理合当先破敌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？”孔明曰：“前锋破敌，乃偏裨之事耳。今令汝接应街亭，当阳平关冲要道路，总守汉中咽喉，此乃大任也。何为安闲乎？汝勿以等闲视之，失吾大事。切宜小心在意！”十分郑重。魏延大喜，引兵而去。孔明恰才心安，乃唤赵云、邓芝分付曰：“今司马懿出兵，与往日不同。汝二人各引一军出箕谷，以为疑兵。如逢魏兵，或战、或不战，以惊其心。司马懿所算，孔明亦算到此。吾自统大军，由斜谷径取郿城：若得郿城，长安可破矣。”街亭是算退后路，郿城是算进前路。二人受命而去。孔明令姜维作先锋，兵出斜谷。

却说马谡、王平二人兵到街亭，看了地势。马谡笑曰：“丞相何故多心也？量此山僻之处，魏兵如何敢来！”孔明一团正经，却看待如此没要紧。王平曰：“虽然魏兵不敢来，可就此五路总口下寨；此孔明所谓要道也。即令军士伐木为栅，以图久计。”谡曰：“当道岂是下寨之地？此处侧边一山，四面皆不相连，且树木极广，此乃天赐之险也。可就山上屯军。”平曰：“参军差矣：若屯兵当道，筑起城垣，贼兵总有十万，不能偷过；今若弃此要路，屯兵于山上，倘魏兵骤至，四面围定，将何策保之？”后文之事，先在王平口中道破。谡大笑曰：“汝真女子之见！兵法云：‘凭高视下，势如破竹。’泥成法者，不可与论兵。若魏兵到来，吾教他片甲不回！”会说大话的每每误事。平曰：“吾累随丞相经阵，每到之处，丞相尽意指教。今观此山，乃绝地也，王平会看风水，赛过今日堪舆先生。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，军士不战自乱矣。”后文之事，又在王平口中道破。谡曰：“汝莫乱道！孙子云：‘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’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，蜀兵岂不死战？以一可当百也。吾素读兵书，丞相诸事尚问于我，汝奈何相阻耶？”马谡只记得许多兵书，记得多却是见得少也。平曰：“若参军欲在山上下寨，可分兵与我，自于山西下一小寨，为犄角之势。倘魏兵至，可以相应。”马谡不听王平是大话，王平不听马谡是小心。马谡不从。忽然山中居民，成群结队，飞奔而来，报说魏兵已到。王平欲辞去。马谡曰：“汝既不听吾令，与汝五千兵自去下寨。二万五千兵，如何止拨五千？若多与之，犹不至于败。待吾破了魏兵，到丞相面前须分不得功！”王平引兵离山十里下寨，画成图本，星夜差人去禀孔明，具说马谡自于山上下寨。照应上文。

却说司马懿在城中，令次子司马昭去探前路；若街亭有兵守御，即当按兵不行。司马昭奉令探了一遍，回见父曰：“街亭有兵守把。”懿叹曰：“诸葛亮真乃神人，吾不如也！”昭笑曰：“父亲何故自堕志气耶？男料街亭易取。”前写司马懿，此处写司马昭。懿问曰：“汝安敢出此大言耶？”昭曰：“男亲自哨见，当道并无寨栅，军皆屯于山上，故知可破也。”见识高于马谡。懿大喜曰：“若兵果在山上，乃天使吾成功矣！”又写司马懿。遂更换衣服，引百余骑亲自来看。是夜天晴月朗，闲笔点染。直至山下，周围巡哨了一遍，方回。马谡在山上见之，大笑曰：“彼若有命，不来围山。”你若有命，不屯在山。传令与诸将：“倘兵来，只见山顶上红旗招动，即四面皆下。”一面写司马懿在山下探看，一面写马谡在山上传令，夹写得妙。

却说司马懿回到寨中，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。回报曰：“乃马良之弟马谡也。”懿笑曰：“徒有虚名，乃庸才耳！虚名是平日听来，庸才是今日看出。孔明用如此人物，如何不误事！”又问：“街亭左右别有军否？”探马报曰：“离山十里有王平安营。”懿乃命张郃引一军，当住王平来路。懿亦十分周密。又令申耽、申仪引两路兵围山，先断了汲水道路，果应王平之言。待蜀兵自乱，然后乘势击之。当夜调度已定。次日天明，张郃引兵先往背后去了。司马懿大驱军马，一拥而进，把山四面围定。竟来围山，不怕无命。马谡在山上看时，只见魏兵漫山遍野，旌旗队伍，甚是严整。蜀兵见之，尽皆丧胆，不敢下山。马谡将红旗招动，军将你我相推，无一人敢动。红旗不济事。谡大怒，自杀二将。众军惊惧，只得努力下山来冲魏兵。魏兵端然不动。蜀兵又退上山去。谡曰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今则置之死地而竟死矣。马谡见事不谐，教军紧守寨门，只等外应。困守穷山以待外应，岂亦兵书中有此策耶？

却说王平见魏兵到，引军杀来，正遇张郃；战有数十余合，平力穷势孤，只得退去。更无外应了。魏兵自辰时困至戌时，山上无水，军不得食，寨中大乱。嚷到半夜时分，口枯舌干，怕嚷不响。山南蜀兵大开寨门，下山降魏。马谡禁止不住。兵法何在？司马懿又令人于沿山放火，既绝之以水，又赠之以火。山上蜀兵愈乱。马谡料守不住，只得驱残兵杀下山西逃奔。坏了，街亭失了！好个熟读兵书深明韬略的。司马懿放条大路，让过马谡。背后张郃引兵赶来。赶到三十余里，前面鼓角齐鸣，一彪军出，放过马谡，拦住张郃；视之，乃魏延也。孔明使魏延，本为守街亭，谁知却是救得马谡。挥刀纵马，直取张郃。郃回军便走。延驱兵赶来，复夺街亭。至此为孔明一喜。赶到五十余里，一声喊起，两边伏兵齐出：左边司马懿，右边司马昭，却抄在魏延背后，把延困在垓心。张郃复来，三路兵合在一处。魏延左冲右突，不得脱身，折兵大半。至此又为孔明一叹。正危急间，忽一彪军杀入，乃王平也。孔明用王平本为守街亭，谁知却是救魏延。延大喜曰：“吾得生矣！”二将合兵一处，大杀一阵，魏兵方退。二将慌忙奔回寨时，营中皆是魏兵旌旗。申耽、申仪从营中杀出。王平、魏延径奔列柳城，来投高翔。此时高翔闻知街亭有失，尽起列柳城之兵前来救应，接笋甚紧。正遇延、平二人，诉说前事。高翔曰：“不如今晚去劫魏寨，再复街亭。”当时三人在山坡下商议已定。三人商议，难出司马懿所料。待天色将晚，兵分三路。魏延引兵先进，径到街亭，不见一人，此是司马懿用计，却在魏延一边写出。心中大疑，不敢轻进，且伏在路口等候。忽见高翔兵到，二人共说魏兵不知在何处。正没理会，却不见王平兵到。亏得他还未到。忽然一声炮响，火光冲天，鼓声震地。魏兵齐出，把魏延、高翔围在垓心。二人尽力冲突，不得脱身。忽听得山坡后喊声若雷，一彪军杀入，乃是王平，救了高、魏二人，此王平第二次救魏延。径奔列柳城来。比及奔到城下时，城边早有一军杀到，旗上大书“魏都督郭淮”字样。原来郭淮与曹真商议，恐司马懿得了全功，乃分淮来取街亭；闻知司马懿、张郃成上此功，遂引兵径袭列柳城。此是趁现成。正遇三将，大杀一阵。蜀兵伤者极多。魏延恐阳平关有失，慌与王平、高翔望阳平关来。

却说郭淮收了军马，乃谓左右曰：“吾虽不得街亭，却取了列柳城，亦是大功。”且慢喜着，还有手长的。引兵径到城下叫门，只见城上一声炮响，旗帜皆竖，当头一面大旗，上书“平西都督司马懿”。懿撑起悬空板，倚定护心木栏杆，大笑曰：“郭伯济来何迟也？”本是郭淮要趁现成，又被司马懿趁去了，妙甚。淮大惊曰：“仲达神机，吾不及也！”遂入城。相见已毕，懿曰：“今街亭已失，诸葛亮必走。公可速与子丹星夜追之。”郭淮从其言，出城而去。懿唤张郃曰：“子丹、伯济，恐吾全获大功，故来取此城池。吾非独欲成功，乃侥幸而已。吾料魏延、王平、马谡、高翔等辈，必先去据阳平关。魏延等三人商议，又不出司马懿所料。吾若去取关，诸葛亮必随后掩杀，中其计矣。司马懿算计，却非魏延等所料。兵法云：‘归师勿掩，穷寇莫追。’汝可从小路抄箕谷退兵，此是孙礼、辛毗所守处。吾自引兵当斜谷之兵。若彼败走，不可相拒，只宜中途截住，蜀兵辎重，可尽得也。”慢着，且保守了自己辎重着。张郃受计，引兵一半去了。懿下令：“径取斜谷：由西城而进。西城虽山僻小县，乃蜀兵屯粮之所，又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总路。若得此城，三郡可复矣。”又算出一个紧要去处。于是司马懿留申耽、申仪守列柳城，自领大军望斜谷进发。以上按下司马懿，以下再叙孔明。

却说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，犹豫不定。忽王平使人送图本至。孔明唤入，左右呈上图本。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，拍案大惊曰：“马谡无知，坑陷吾军矣！”与见猇亭图本时一样吃唬。左右问曰：“丞相何故失惊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观此图本，失却要路，占山为寨。倘魏兵大至，四面围合，断汲水道路，不须二日，军自乱矣。先生如见。若街亭有失，吾等安归？”长史杨仪进曰：“某虽不才，愿替马幼常回。”杨仪于此处出现。孔明将安营之法，一一吩咐与杨仪。正待要行，忽报马到来，说街亭、列柳城尽皆失了。孔明跌足长叹曰：“大事去矣！此吾之过也！”孟达之失，孔明有知人之明。马谡之败，孔明自引不知人之过。急唤关兴、张苞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，投武功山小路而行。如遇魏兵，不可大击，只鼓噪吶喊，为疑兵惊之。彼当自走，亦不可追。读者必谓此蜀兵定退将来追孔明之魏兵矣，不知却反是孔明走了魏兵，真正神妙。待军退尽，便投阳平关去。”先是两个领兵去了。又令张翼先引军去修理剑阁，以备归路。又是一个引兵去了。又密传号令，教大军暗暗收拾行装，以备起程。又令马岱、姜维断后，先伏于山谷中，待诸军退尽，方始收兵。又是两个领兵去了。又差心腹人，分路报与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军民，皆入汉中。是弃三郡。又令心腹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，送入汉中。更周匝之极。

孔明分拨已定，先引五千兵去西城县搬运粮草，只剩孔明一个。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，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，望西城蜂拥而来。时孔明身边并无大将，只有一班文官，所引五千军，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，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。以二千五百人当十五万之众，看先生如何布置。众官听得这个消息，尽皆失色。孔明登城望之，果然尘土冲天，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。孔明传令，教：“将旌旗尽皆藏匿，奇绝，怪绝。诸将各守城铺。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。奇绝，怪绝。大开四门，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，洒扫街道。奇绝，怪绝。○二千五百人当不得十五万之众，二十人却反当得十五万之众，妙，妙。如魏兵到时，不可擅动，吾自有计。”正不知先生将用何计？孔明乃披鹤氅，戴纶巾，引二小童携琴一张，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，焚香操琴。奇绝，妙绝。弄出隆中故态，只怕此时之琴，有杀声在弦中见矣。

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，见了如此模样，皆不敢进，急报与司马懿，懿笑而不信，不惟仲达不信，至今我亦不信。遂止住三军，自飞马远远望之。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，笑容可掬，傍若无人焚香操琴。左有一童子，手捧宝剑；右有一童子，手执麈尾。城门内外，有二十余名百姓，低头洒扫，旁若无人。懿看毕大疑，作怪跷蹊。不独仲达大疑，至今我亦大疑。便到中军，教后军作前军，前军作后军，望北山路而退。妙妙，仲达反唬走了。次子司马昭曰：“莫非诸葛亮无军，故作此态？父亲何便退兵？”司马昭胜似其父。懿曰：“亮平生谨慎，不曾弄险。今大开城门，必有埋伏。我兵若进，中其计也。汝辈岂知？宜速退。”正以平日信之，故于此时疑之。于是两路兵尽退去。孔明见魏军远去，抚掌而笑。众官无不骇然。乃问孔明曰：“司马懿乃魏之名将，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，见了丞相，便速退去，何也？”莫非孔明弹琴时默念退兵咒语？孔明曰：“此人料吾平生谨慎，必不弄险；见如此模样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。知彼之能知己，因出于彼所不及知之外，以善全夫己。真正神妙。吾非行险，盖因不得已而用之。此日之险，比子午谷更险。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。吾已令兴、苞二人在彼等候。”不惟自己不唬，倒还要去唬人。众皆惊服曰：“丞相之玄机，神鬼莫测。若某等之见，必弃城而走矣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兵止有二千五百，若弃城而走，必不能远遁。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？”走则不能走，不走则能走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瑶琴三尺胜雄师，诸葛西城退敌时。十五万人回马处，士人指点到今疑。

言讫，拍手大笑曰：“吾若为司马懿，必不便退也。”使仲达为先生将如何？遂下令：“教西城百姓随军入汉中；司马懿必将复来。”只疑得他一时，料他必然省觉。于是孔明离西城望汉中而走。天水、安定、南安三郡官吏军民，陆续而来。

却说司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。忽然山坡后喊杀连天，鼓声震地。才闻琴声，又听鼓声。懿回顾二子曰：“吾若不走，必中诸葛亮之计矣！”你今走，正中了诸葛之计矣。只见大路上一军杀来，旗上大书“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”。只在旗鼓上写得声势。魏兵皆弃甲拋戈而走。行不到一程，山谷中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前面一杆大旗，上书“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”。亦只在旗鼓上写得声势。山谷应声，不知蜀兵多少；更兼魏军心疑，不敢久停，只得尽弃辎重而去。欲夺蜀兵辎重，反自弃其辎重。兴、苞二人皆遵将令，不敢追袭，多得军器粮草而归。司马懿见山谷中皆是蜀兵，不敢出大路，遂回街亭。此时曹真听知孔明退兵，急引兵追赶。山背后一声炮响，蜀兵漫山遍野而来，为首大将，乃是姜维、马岱。二将齐出，叙法与前变。真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先锋陈造已被马岱所斩。真引兵鼠窜而还。司马懿尚不能赶，曹真又何能为！蜀兵连夜皆奔回汉中。

却说赵云、邓芝伏兵于箕谷道中。闻孔明传令退军，云谓芝曰：“魏军知吾兵退，必然来追。吾先引一军伏于其后，公却引兵打吾旗号，徐徐而退，吾一步步自有护送也。”写赵云更是精细。

却说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，唤先锋苏颙分付曰：“蜀将赵云，英勇无敌，汝可小心提防。彼军若退，必有计也。”苏颙欣然曰：“都督若肯接应，某当生擒赵云。”马谡只为说大话坏了事，今又是一个说大话的。遂引前部三千兵，奔入箕谷。看看赶上蜀兵，只见山坡后闪出红旗白字，上书“赵云”，不知旗下却是邓芝。苏颙急收兵退走。好个说大话的，见了假的便唬一跳。行不到数里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撞出；为首大将，挺枪跃马，大喝曰：“汝识赵子龙否？”苏颙大惊曰：“如何这里又有赵云？”竟似身外身法。措手不及，被赵云一枪刺死于马下，说大话的看样。余军溃散。云迤逦前进，背后又一军到，乃郭淮部将万政也。云见魏兵追急，乃勒马挺枪，立于路口，待来将交锋。蜀兵已去三十余里，到底浑身是胆。万政认得是赵云，不敢前进。云等得天色黄昏，方才拨回马缓缓而进。郭淮兵到，万政言赵云英勇如旧，因此不敢近前。淮传令教军急赶，政令数百骑壮士赶来。勉强生活。行至一大林，忽听得背后大喝一声曰：“赵子龙在此！”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，余者皆越岭而去。长坂坡之先声，至此犹烈。万政勉强来敌，被云一箭射中盔缨，惊跌于涧中。云以枪指之曰：“吾饶汝性命回去！快教郭淮赶来！”妙在不杀他，教他寄信去唬郭淮。万政脱命而回。云护送车仗人马，望汉中而去，沿途并无遗失。曹真、郭淮复夺三郡，以为己功。聊为列柳城遮羞。

却说司马懿分兵而进。此时蜀兵尽回汉中去了，懿引一军复到西城，因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，皆言孔明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，又无武将，只有几个文官，别无埋伏。武功山小民告曰：“关兴、张苞只各有三千军转山吶喊，鼓噪惊追，又无别军，并不敢厮杀。”懿悔之不及，仰天叹曰：“吾不如孔明也！”只好去欺瞒曹真。遂安抚了官民，引兵径还长安，朝见魏主。睿曰：“今日复得陇西诸郡，皆卿之功也。”懿奏曰：“今蜀兵皆在汉中，未尽剿灭。臣乞大兵并力收川，以报陛下。”睿大喜，令懿即便兴兵。忽班内一人出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足可定蜀降吴。”正是：

蜀中将相方归国，魏地君臣又逞谋。

未知献计者是谁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

观孔明之自贬，而愈知马谡之斩难宽也。丞相且以用参军之误而引罪，参军得不以负丞相之故而坐法乎？又观孔明之斩谡，而愈知自贬之情非伪也。参军且以误丞相之故而受诛，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责乎？奉《春秋》先自治之义，既容责人而恕己；准《尚书》克厥爱之文，又不容责己而恕人。盖孔明之治蜀以严，而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国而己。

赵括之母预知其子之必败，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。先主之知马谡，亦犹此乎？以战为戏之子玉，其病在玩；过门超乘之三帅，其病在轻；举趾高心不固之莫敖，其病在骄；截截善谝言之杞子，其病在佞：此数者，皆兵家之所忌。览马谡之事，可为用兵者鉴，又可为用人者鉴。

武侯之临表涕泣，恋后主也。武侯之临刑涕泣，念先帝也。其出师之初，一则曰先帝，再则曰先帝；其悔败之余，亦一则曰先帝，再则曰先帝。不独斩马谡，为奉先帝以斩之；即自贬三等，亦奉先帝以贬之耳。君子于街亭之自责，而知武侯之尽瘁；于枋头之自讳，而知桓温之不臣。

樊城之役，蜀方伐魏，而有吕蒙袭荆州之事，是吴乃汉之罪人也。街亭之役，魏方胜蜀，而有陆逊破曹休之事，是吴又汉之功臣也。然非吴之能为罪又能为功也，在乎蜀之能用之耳。武侯唯善用之，故终武侯之世，吴不为罪而但为功云。

黄盖、甘宁、阚泽之后，复有周鲂，何南人之多诈欤？不知此非南人诈也，乃南人之忠也。用以欺敌，则谓之诈；用以报主，则谓之忠。不当曰南人多诈，正当曰南人多忠耳。有谓南人不可为宰相者，此宋朝迂儒之论。试观东吴当日，岂尝借才于异国哉？曹操诈欲自刎而割其发，周鲂亦诈欲自刎而割其发。曹操以此欺我军，所以申军法也；周鲂以此欺敌国，所以成战功也。世之不古，乃有以父母之遗体而行诈者。虽然，发如此用，方为不负此发，发不虚生，亦不虚弃。不似今日之和尚无故自髠，又不似今日之割发者，徒以供妇人云髻之用也。

却说献计者，乃尚书孙资也。曹睿问曰：“卿有何妙计？”资奏曰：“昔太祖武皇帝收张鲁时，危而后济，常对群臣曰：‘南郑之地，真为天狱。’“天狱”二字亦奇。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，非用武之地。补六十七回中所未及。今若尽起天下之兵伐蜀，则东吴又将入寇。不如以现在之兵，分命大将据守险要，养精蓄锐。不过数年，中国日盛，吴、蜀二国必自相残害，那时图之，岂非胜算？乞陛下裁之。”特地画裁，不过是守而不战。睿乃问司马懿曰：“此论若何？”懿奏曰：“孙尚书所言极当。”睿从之，命懿分拨诸将守把险要，留郭淮、张郃守长安。大赏三军，驾回洛阳。按下魏国，再叙孔明。

却说孔明回到汉中，计点军士，只少赵云、邓芝，心中甚忧；乃令关兴、张苞各引一军接应。二人正欲起身，忽报赵云、邓芝到来，并不曾折一人一骑；辎重等器亦无遗失。此番一出，便斩五将，可谓全始全终。孔明大喜，亲引诸将出迎。赵云慌忙下马伏地曰：“败军之将，何劳丞相远接？”孔明急扶起，执手而言曰：“是吾不识贤愚，以致如此！越是有本事人，更不瞒着短处。各处兵将败损，惟子龙不折一人一骑，何也？”邓芝告曰：“某引兵先行，子龙独自断后，斩将立功，敌人惊怕，因此军资什物，不曾遗弃。”孔明曰：“真将军也！”遂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，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。败而整旅，更难于胜而班师，赏之不谬。云辞曰：“三军无尺寸之功，某等俱各有罪；若反受赏，乃丞相赏罚不明也。且请寄库，候今冬赐与诸军未迟。”与谏先主分田意同。孔明叹曰：“先帝在日，常称子龙之德，今果如此。”赞子龙亦思先帝。乃倍加钦敬。

忽报马谡、王平、魏延、高翔至。孔明先唤王平入帐，责之曰：“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，汝何不谏之，致使失事？”平曰：“某再三相劝，要在当道筑土城，安营把守。参军大怒不从，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。魏兵骤至，把山四面围合，某引兵冲杀十余次，十余次在此补出。皆不能入。次日土崩瓦解，降者无数。某孤军难立，故投魏文长求救。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，某奋死杀出。比及归寨，早被魏兵占了。及投列柳城时，路逢高翔，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，指望克复街亭。因见街亭并无伏路军，以此心疑。登高望之，此句亦是补出。只见魏延、高翔被魏兵围住，某即杀入重围，救出二将，就同参军并在一处。某恐失却阳平关，因此急来回守。非某之不谏也。将上项事诉说一遍，凡载之未详者，皆于王平口中补出。丞相不信，可问各部将校。”孔明喝退，又唤马谡入帐。谡自缚跪于帐前。孔明变色曰：“汝自幼饱读兵书，熟谙战法。说笑他是可惜。吾累次叮咛告戒，街亭是吾根本。汝以全家之命，领此重任。汝若早听王平之言，岂有此祸？今败军折将，失地陷城，皆汝之过也！西城之役，连孔明亦几乎送在他手中。若不明正军律，何以服众？汝今犯法，休得怨吾。汝死之后，汝之家小，吾按月给与禄粮，汝不必挂心矣。”此是法外之恩。叱左右推出斩之。谡泣曰：“丞相视某如子，某以丞相为父。某之死罪实以难逃，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，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！”言讫大哭。孔明挥泪曰：“吾与汝义同兄弟，谡曰父子，亮曰兄弟，情好如此而终不免一死，可见军法之严。汝之子即吾之子也，不必多嘱。”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，将斩。参军蒋琬自成都至，见武士欲斩马谡，大惊，高叫：“留人！”入见孔明曰：“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。引一春秋故事。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谋之臣，岂不可惜乎？”孔明流涕而答曰：“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亦引一春秋故事。今四方分争，兵戈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以讨贼耶？合当斩之。”须臾，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。孔明大哭不已。蒋琬问曰：“今幼常得罪，既正军法，丞相何故哭耶？”孔明曰：“吾非为马谡而哭。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，曾嘱吾曰：‘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。’应八十五回中事。今果应此言。乃深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明，因此痛哭耳！”前赏赵云，口口念着先帝；今杀马谡，亦口口念着先帝。大小将士，无不流涕。马谡亡年三十九岁，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。后人有诗曰：

失守街亭罪不轻，堪嗟马谡枉谈兵。辕门斩首严军法，拭泪犹思先帝明。

却说孔明斩了马谡，将首级遍示各营已毕，用线缝在尸上，具棺葬之，自修祭文享祀；将谡家小加意抚恤，按月给与禄米。先尽法，后尽情。于是孔明自作表文，令蒋琬申奏后主，请自贬丞相之职。光明正大，无一毫掩饰之意。琬回成都，入见后主，进上孔明表章。后主拆视之。表曰：

臣本庸才，叨窃非据，亲秉旄钺，以励三军。不能训章明法，临事而惧，至有街亭违命之阙，箕谷不戒之失。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，虑事多暗。不似曹操不肯认差。《春秋》责师，臣职是当。请自贬三等，以督厥咎。不胜惭愧，俯伏待命！

后主览毕曰：“胜负兵家常事，丞相何出此言？”侍中费祎奏曰：“臣闻治国者，必以奉法为重。法若不行，何以服人？丞相败绩，自行贬降，正其宜也。”丞相杀参军，天子贬丞相，皆法也。后主从之，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，行丞相事，照旧总督军马，就命费祎继诏到汉中。孔明受诏，贬降讫，祎恐孔明羞赧，乃贺曰：“蜀中之民，知丞相初拔四县，深以为喜。”背后正言，当面世事，此等人今日最多。孔明变色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得而复失，与不得同。公以此贺我，实足使我愧赧耳。”取三郡不自功。祎又曰：“近闻丞相得姜维，天子甚喜。”孔明怒曰：“兵败师还，不曾夺得寸土，此吾之大罪也。量得一姜维，于魏何损？”收姜维亦不自功。祎又曰：“丞相现统雄师数十万，可再伐魏乎？”孔明曰：“昔大军屯于祁山、箕谷之时，我兵多于贼兵，而不能破贼，反为贼所破，此病不在兵之多寡，在主将耳。今欲减兵省将，明罚思过，较变通之道于将来；如其不然，虽兵多何用。自今以后，诸人有远虑于国者，但勤攻吾之阙，责吾之短，则事可成，贼可灭，功可翘足而待矣。”深戒面谀之人。费祎、诸将皆服其论。费祎自回成都。孔明在汉中，惜军爱民，励兵讲武，置造攻城渡水之器，聚积粮草，预备战筏，以为后图。细作探知，报入洛阳。按过孔明，再叙魏国。

魏主曹睿闻知，即召司马懿商议收川之策。懿曰：“蜀未可攻也。方今天道亢炎，蜀兵必不出；若我军深入其地，彼守其险要，急切难下。”只肯为应蜀之兵，不敢为攻蜀之兵。睿曰：“倘蜀兵再来入寇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度陈仓之计。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，筑城守御，万无一失。此人身长九尺，猿臂善射，深有谋略。若诸葛亮入寇，此人足可当之。”又引出一个人来。睿大喜，问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懿奏曰：“乃太原人，姓郝，名昭，字伯道，现为杂号将军，镇守河西。”前荐一张郃，今又荐一郝昭。

睿从之，加郝昭为镇西将军，命守把陈仓道口。早为后文孔明攻陈仓伏线。遣使持诏去讫。忽报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上表，说东吴鄱阳太守周鲂，愿以郡来降，密遣人陈言七事，说东吴可破，乞早发兵取之。睿就御床上展开，与司马懿同观。懿奏曰：“此言极有理，吴当灭矣！司马懿此时亦猜不着。臣愿引一军往助曹休。”忽班中一人进曰：“吴人之言，反复不一，未可深信。周鲂智谋之士，必不肯降，此特诱兵之诡计也。”此人见识胜似仲达。众视之，乃建威将军贾逵也。懿曰：“此言亦不可不听，机会亦不可错失。”两可之论。魏主曰：“仲达可与贾逵同助曹休。”二人领命去讫。于是曹休引大军径取皖城，贾逵引前将军满宠、东莞太守胡质，径取阳城，直向东关；司马懿引本部军径取江陵。按下魏国，再叙东吴。

却说吴主孙权，在武昌东关，会多官商议曰：“今有鄱阳太守周鲂密表，奏称魏扬州都督曹休，有入寇之意。今鲂诈施诡计，暗陈七事，引诱魏兵深入重地，可设伏兵擒之。读者至此，方知仲达之见不如贾逵。今魏兵分三路而来，诸卿有何高见？”顾雍进曰：“此大任非陆伯言不敢当也。”权大喜，乃召陆逊，封为辅国大将军、平北都元帅，统御林大兵，摄行王事，授以白旄黄钺，文武百官，皆听约束。权亲自与逊执鞭。此时陆逊宠荣之极。逊领命谢恩毕，乃保二人为左右都督，分兵以迎三道。权问何人，逊曰：“奋威将军朱桓，绥南将军全琮，二人可为辅佐。”权从之，即命朱桓为左都督，全琮为右都督。于是陆逊总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众七十余万，令朱桓在左，全琮在右，逊自居中，三路进兵。以三路对三路。朱桓献策曰：“曹休以亲见任，非智勇之将也。今听周鲂诱言，深入重地，元帅以兵击之，曹休必败。败后必走两条路：左乃夹石，右乃桂车。此二条路，皆山僻小径，最为险峻。某愿与全子璜各引一军，伏于山险，先以柴木大石塞断其路，曹休可擒矣。若擒了曹休，便长驱直进，唾手而得寿春，以窥许、洛，此万世一时也。”说得高兴，可为蜀中吐气。逊曰：“此非善策，吾自有妙计。”于是朱桓怀不平而退。逊令诸葛瑾等拒守江陵，以敌司马懿。诸路俱各调拨停当。

却说曹休兵临皖城，周鲂来迎，径到曹休帐下。休问曰：“近得足下之书，所陈七事，深为有理，奏闻天子，故起大军三路进发。若得江东之地，足下之功不小。有人言足下多谋，诚恐所言不实。吾料足下必不欺我。”周鲂大哭，从何得此一副急泪。急挚从人所佩剑欲自刎。今之欲以死诈人者，大都是学周鲂。休急止之。鲂仗剑而言曰：“吾所陈七事，恨不能吐出心肝。今反生疑，必有吴人使反间之计也。若听其言，吾必死矣。吾之忠心，惟天可表！”言讫，又欲自刎。越妆越像，劝愈力则妆愈甚。曹休大惊，慌忙抱住曰：“吾戏言耳，足下何故如此！”鲂乃用剑割发掷于地曰：“吾以忠心待公，公以吾为戏，吾割父母所遗之发，以表此心！”只怕头发是空心的。○周鲂断发易，黄盖苦肉难，以断不痛而苦肉则痛也。然亦视所赚之人何如耳。赚曹操，不痛不信；赚曹休，直是不消痛得。曹休乃深信之，设宴相待。席罢，周鲂辞去。忽报建威将军贾逵来见，休令入，问曰：“汝来此何为？”逵曰：“某料东吴之兵，必尽屯于皖城。都督不可轻进，待某两下夹攻，贼兵可破矣。”休怒曰：“汝欲夺吾功耶？”痴人声口。逵曰：“又闻周鲂断发为誓，此乃诈也，昔要离断臂，刺杀庆忌，未可深信。”亦引一吴中故事。休大怒曰：“吾正欲进兵，汝何出此言以慢军心！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若发可当头，何亦断其发以示罚。众将告曰：“未及进兵，先斩大将，于军不利。且乞暂免。”休从之，将贾逵兵留在寨中调用，自引一军来取东关。时周鲂听知贾逵削去兵权，暗喜曰：“曹休若用贾逵之言，则东吴败矣！若如此，白做了一个光头。今天使我成功也！”即遣人密到皖城，报知陆逊。逊唤诸将听令曰：“前面石亭虽是山路，足可埋伏。早先去占石亭阔处，布成阵势，以待魏军。”遂令徐盛为先锋，引兵前进。

却说曹休命周鲂引兵而进，正行间，休问曰：“前至何处？”鲂曰：“前面石亭也，堪以屯兵。”休从之，遂率大军并车仗等器，尽赴石亭驻扎。骗上路了。次日，哨马报道：“前面吴兵不知多少，据住山口。”休大惊曰：“周鲂言无兵，为何有准备？”急寻鲂问之。人报周鲂引数十人，不知何处去了。有头发做当头，怕他则甚。休大悔曰：“吾中贼之计矣！虽然如此，亦不足惧！”生姜汤自暖肚。遂令大将张普为先锋，引数千兵来与吴兵交战。两阵对圆，张普出马骂曰：“贼将早降！”徐盛出马相迎。战无数合，普抵敌不住，勒马收兵，回见曹休，言徐盛勇不可当。休曰：“吾当以奇兵胜之。”何奇之有？就令张普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南，又令薛乔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北：“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战，却佯输诈败，诱到北山之前，放炮为号，三面夹攻，必获大胜。”如此便自以为奇兵，到却都做了败兵耶！二将受计，各引二万军到晚埋伏去了。

却说陆逊唤朱桓、全琮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三万军，从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后，放火为号；吾亲率大军从中路而进，可擒曹休也。”当日黄昏，二将受计引兵而进。二更时分，朱桓引一军正抄到魏寨后，迎着张普伏兵。普不知是吴兵，径来问时，被朱桓一刀斩于马下。魏兵便走。桓令后军放火。恰好此一路伏兵，遇着此一路伏兵。全琮引一军抄到魏寨后，正撞在薛乔阵里，就那里大杀一阵。薛乔败走，魏兵大损，奔回本寨。又是一路伏兵，遇着一路伏兵。四伏相遇，大家撞破，魏兵吃亏。后面朱桓、全琮两路杀来。曹休寨中大乱，自相冲击。休慌上马，望夹石道奔走。徐盛引大队军马，从正路杀来，魏兵死者不可胜数，逃命者尽弃衣甲。曹休大惊，在夹石道中奋力奔走，忽见一彪军从小路冲出，为首大将乃贾逵也。休惊慌少息，自愧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果遭此败。”周鲂已拼发短，曹休自觉颜厚。逵曰：“都督可速出此道：若被吴兵以木石塞断，吾等皆危矣！”于是曹休骤马而行，贾逵断后。逵于林木盛茂处及险峻小径，多设旌旗以为疑兵。亏此得脱。及至徐盛赶到，见山坡下闪出旗角，疑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收兵而回。周鲂以空头驱了曹休，贾逵又以空头驱了徐盛。因此救了曹休。司马懿听知休败，亦引兵退去。仲达此时亦虎头蛇尾。

却说陆逊正望捷音，须臾，徐盛、朱桓、全琮皆到。所得车仗、牛马、驴骡、军资、器械不计其数，降兵数万余人。逊大喜，即同太守周鲂并诸将班师还吴。吴主孙权，领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，以御盖覆逊而入。陆逊此时十分荣耀，年少书生，固未可量。诸将尽皆升赏。权见周鲂无发，周鲂没发，却弄得曹休没法。慰劳曰：“卿断发成此大事，功名当书于竹帛也。”即封周鲂为关内侯，光了头，宜封他为国师。大设筵会，劳军庆贺。陆逊奏曰：“今曹休大败，魏已丧胆；可修国书，遣使入川，教诸葛亮进兵攻之。”权从其言，遂遣使继书入川去。正是：

只因东国能施计，致令西川又动兵。

未知孔明再来伐魏，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

《前出师表》开导嗣君，《后出师表》力辩众议：辩众议亦所以开嗣君也。《前出师表》忧在国中，《后出师表》虑在境外：虑境外亦所以忧国中也。何也？自失街亭斩马谡以来，议者以为但宜安蜀，不宜伐魏。武侯则以为若不伐魏不能安蜀，我不灭贼，贼必灭我，此不两立之势，非不欲偏安，正恐欲偏安而不能耳。汉与贼不两立，则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，既以义断之，而在所当奋矣。贼亦与汉不两立，则如曲有莠，如粟有秕，不又以势度之，而在所当虑乎？“不两立”一语，今人但见得汉一边，不曾见得贼一边，然则表中“虑”字将何所指？是虽读过《后出师表》一篇，却是未尝读一字也。

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，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。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后为之，此智者之事也；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为之，此愚者之心也。不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蹈之，此愚而愚者之事也；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，此智而愚者之心也。先生未出草庐，已知三分天下。然则伐魏之无成，出师之不利，先生料之熟矣。明明逆覩而乃云非所逆覩者，何哉？盖以智而愚者，自尽老臣之责，而仍以愚而愚者，上杜幼主之疑。

武侯之死，尚在数回之后，而此处表中结语，早下一“死”字，已为五丈原伏笔矣。先生不但知伐魏之无成、出师之不利，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。以汉、贼不两立之故，而至于败亦不惜，钝亦不惜，即死亦不惜。呜呼！先生真大汉之忠臣哉！文天祥《正气歌》曰：“或为《出师表》，鬼神泣壮烈。”殆于后一篇而愈见之。

武侯未出祁山，而天使姜维归汉，特以备六出祁山以后之用耳。然将写其归武侯，不先写其敌武侯，不见姜维之才之妙也。但写其敌武侯于前，不写其佐武侯于后，又不见姜维之才之妙也。此回之赚曹真，则其佐武侯则矣。武侯未死而有佐武侯之姜维，然后武侯既死而有继武侯之姜维。人但知武侯既死，而后显一能伐魏之姜维，不知武侯未死，而早见一能破魏之姜维。然则九伐中原之事，殆兆端于此乎！

周鲂降魏，而曹休信之；姜维降魏，而曹真又信之：其事相类。而鲂以书往，又以身往，维则不以身往，但以书往；曹休则赚之而来，曹真则赚之不来，而真之部将来：此则其不相类者也。孟达以蜀人归蜀，而武侯信之；姜维以魏人归魏，而曹真亦信之：其事相类。而一则信之而是，一则信之而非；一则真而孟达之谋不谐，一则诈而姜维之谋克遂：此又其不相类者也。至于天水城外，有一叫门之假姜维；曹真书中，又有一降魏之假姜维，或假而假，或真而假，前后无不映像成趣。

却说蜀汉建兴六年秋九月，魏都督曹休被东吴陆逊大破于石亭，车仗马匹，军资器械，并皆罄尽。休惶恐之甚，气忧成病，到洛阳，疽发背而死。陆逊气杀曹休，与孔明气杀王郎正复相似。魏主曹睿敕令厚葬。司马懿引兵还，众将接入问曰：“曹都督兵败，即元帅之干系，何故急回耶？”懿曰：“吾料诸葛亮知吾兵败，必乘虚来取长安。倘陇西紧急，何人救之？吾故回耳。”疑其惧吴，却是惧蜀。众皆以为惧怯，哂笑而退。

却说东吴遣使致书蜀中，请兵伐魏，并言大破曹休之事：一者显自己威风，二者通和会之好。叙事中忽断二语，直是史语笔法。后主大喜，令人持书至汉中，报知孔明。时孔明兵强马壮，粮草丰足，所用之物，一切完备，正要出师。听知此事，即设宴大会诸将，计议出师。忽一阵大风，自东北角上而起，把庭前松树吹折。正应栋梁之才将折。众皆大惊。孔明就占一课，曰：“此风主损一大将！”诸将未信。正饮酒间，忽报镇南将军赵云长子赵统、次子赵广，来见丞相。孔明大惊，掷杯于地曰：“子龙休矣！”二子入见，拜哭曰：“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。”前出师以子龙始，以子龙终者，以子龙如此结局也。孔明跌足而哭曰：“子龙身故，国家损一栋梁，吾去一臂也！”众将无不挥涕。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报丧。后主闻云死，放声大哭曰：“朕昔年幼，非子龙则死于乱军之中矣！”追应四十一回中之事。即下诏追赠大将军，谥封顺平侯，敕葬于成都锦屏山之东；建立庙堂，四时享祭。后人有诗曰：

常山有虎将，智勇匹关张：汉水功勋在，当阳姓字鄣。两番扶幼主，一念答先皇。青史书忠烈，应流百世芳。

却说后主思念赵云昔日之功，祭葬甚厚；封赵统为虎贲中郎，赵广为牙门将，就令守坟。二人辞谢而去。忽近臣奏曰：“诸葛丞相将军马分拨已定，即日将出师伐魏。”后主问在朝诸臣，诸臣多言未可轻动。只因朝臣多有言不当伐魏者，故先生《后出师表》中历历辨之。后主疑虑未决。忽奏丞相令杨仪赍出师表至。后主宣入，仪呈上表章。后主就御案上拆视，其表曰：

先帝虑汉、贼不两立，汉、贼不两立，从来人只解得一半。但曰汉不与贼两立，止是誓不共戴之意耳；不知汉不灭贼，则贼必灭汉，贼亦不与汉两立，此则先主之所深虑也。若第云誓不共戴，又何虑之有哉？今人却是不曾解得“虑”字。王业不偏安，此句承上“虑”字说来。言我不讨贼，则贼必伐我，是偏安不成矣。今人都认作不欲偏安，便觉上文“虑”字说不去。故托臣以讨贼也。重以先帝之托。可见武侯不讨贼，则是不忠；后主不使武侯讨贼，则是不孝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贼，才弱敌强也。“故”字作“固”字解。此四句反说，以跌下文。明明自己谦逊，却借先帝来说。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。正是“不两立”脚注。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？是故托臣而弗疑也。此四句正说，自起至此述先帝见托之意。臣受命之日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；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，可见先生入南正是为北。故五月渡泸，深入不毛，并日而食。臣非不自惜也，亦反跌一句，以起下文。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，“不可”犹言“不能”。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。自“臣受命”一句至此，自叙其挚先帝之意。而议者谓为非计。只因此一句，生出下文六“未解”来。今贼适疲于西，指街亭之相持。又务于东，指石亭之战败。兵法“乘劳”：此进趋之时也。此四句，正今日伐魏主意。谨陈其事如左：以上作一冒。

高帝明并日月，谋臣渊深，然涉险被创，危然后安。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谋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长策取胜，坐定天下：此臣之未解一也。此言贼不可待其自灭。特借高帝为证，以破议者未可轻动之说。刘繇、王朗，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，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坐大，遂并江东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此言狃于偏安之必失，又借刘繇、王朗为证，以破议者姑守一隅之说。曹操智计殊绝于人，其用兵也，仿佛孙、吴，然困于南阳，险于乌巢，危于祁连，逼于黎阳，几败北山，殆死潼关，然后伪定一时尔；况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此借曹操之屡败，自解其街亭之败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，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，先帝每称操为能，犹有此失，况臣驽下，何能必胜？此臣之未解四也。此又借曹操用人之误，自解其用马谡之误。自臣到汉中，中间期年耳，然丧赵云、阳群、马玉、阎芝、丁立、白寿、刘合、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，突将、无前，丛叟、青羌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，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复数年，则损三分之二也，当何以图敌？此臣之未解五也。此言旧臣代谢，若不及时讨贼，恐将来无讨贼之人。今民穷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，事不可息，则住与行劳费正等，而不及早图之，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此言一隅难恃，若不及时讨贼，恐蜀中非持久之地。○以上六段皆用反说，驳倒议者之论。

夫难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败军于楚，当此时，曹操拊手，谓天下已定。此是汉败而贼成，汉钝而贼利。然后先帝东连吴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举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。此是贼败而汉成，贼钝而汉利。然后吴更违盟，关某毁败，秭归蹉跌，曹丕称帝。汉又败而贼又成，汉又钝而贼又利。凡事如是，难可逆料。此言往事之难料，以见后事之难期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说到终篇下一“死”字，虽云非所逆睹，已预知有五丈原之事。

后主览表甚喜，即敕令孔明出师。孔明受命，起三十万精兵，令魏延总督前部先锋，径奔陈仓道口而来。

早有细作报入洛阳。以上按下蜀汉一边，以下再叙魏国一边。司马懿奏知魏主，大会文武商议。大将军曹真出班奏曰：“臣昨守陇西，功微罪大，不胜惶恐。今乞引大军往擒诸葛亮。有曹休伐吴，看样也要仔细。臣近得一员大将，使六十斤大刀，骑千里征宛马，开两石铁胎弓，暗藏三个流星锤，百发百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乃陇西狄道人，姓王，名双，字子全。臣保此人为先锋。”司马懿进一郝昭，曹真亦荐一王双，互相赌赛。睿大喜，便召王双上殿。视之，身长九尺，面黑睛黄，熊腰虎背。王双之勇在曹真口中叙出，王双之形在曹睿眼中看见。睿笑曰：“朕得此大将，有何虑哉！”遂赐锦袍金甲，封为虎威将军、前部大先锋。此曹睿之许褚也。曹真为大都督。真谢恩出朝，遂引十五万精兵，会合郭淮、张郃，分道守把隘口。

却说蜀兵前队哨至陈仓，回报孔明，说：“陈仓口已筑起一城，内有大将郝昭守把，一回之前，预为此处埋伏。深沟高垒，遍排鹿角，十分谨严；不如弃了此城，从太白岭鸟道出祁山甚便。”孔明曰：“陈仓正北是街亭，必得此城，方可进兵。”六出祁山而陈仓未得，则有内顾之忧故也。命魏延引兵到城下，四面攻之。连日不能破。魏延复来告孔明，说城难打。孔明大怒，欲斩魏延。忽帐下一人告曰：“某虽无才，随丞相多年，未尝报效。愿去陈仓城中，说郝昭来降，不用张弓只箭。”众视之，乃部曲靳祥也。如李恢之请说马超。孔明曰：“汝用何言以说之？”祥曰：“郝昭与某，同是陇西人氏，自幼交契。某今到彼，以利害说之，必来降矣。”孔明即令前去。靳祥骤马径到城下，叫曰：“郝伯道故人靳祥来见。”城上人报知郝昭。昭令开门放入，登城相见。昭问曰：“故人因何到此？”祥曰：“吾在西蜀孔明帐下，参赞军机，待以上宾之礼。特令某来见公，有言相告。”昭勃然变色曰：“诸葛亮乃我国仇敌也。吾事魏，汝事蜀，各事其主，昔时为昆仲，今时为仇敌。汝再不必多言，便请出城！”司马懿荐人如此，亦见懿之知人。靳祥又欲开言，郝昭已出敌楼上了。魏军急催上马，赶出城外。祥回头视之，见昭倚定护心木栏杆。祥勒马以鞭指之曰：“伯道贤弟，何太情薄耶？”昭曰：“魏国法度，兄所知也。吾受国恩，但有死而已，兄不必下说词。早回见诸葛亮，教快来攻城：吾不惧也！”言非不壮，惜乎事非其主耳。祥回告孔明曰：“郝昭未等某开言，便先阻却。”孔明曰：“汝可再去见他，以利害说之。”祥又到城下，请郝昭相见。李恢见马超只是一次，靳祥见郝昭却是两番。昭出到敌楼上。祥勒马高叫曰：“伯道贤弟，听吾忠言：汝据守一孤城，怎拒数十万之众？今不早降，后悔无及！且不顺大汉而事奸魏，抑何不知天命、不辨清浊乎？愿伯道思之！”郝昭大怒，拈弓搭箭，指靳祥喝曰：“吾前言已定，汝不必再言，可速退，吾不射汝！”马超一说便来，郝昭再说不从者，一则有人驱之于内，一则无人驱之于内也。

靳祥回见孔明，具言郝昭如此光景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匹夫无礼太甚！岂欺吾无攻城之具耶？”随叫土人问曰：“陈仓城中，有多少人马？”土人告曰：“虽不知的数，约有三千人。”孔明笑曰：“量此小城，安能御我。休等他救兵到，火速攻之。”于是军中起百乘云梯，一乘上可立十数人，周围用木板遮护。军士各把短梯软索，听军中擂鼓，一齐上城。郝昭在敌楼上望见蜀兵装起云梯，四面而来，即令三千军各执火箭，分布四面，待云梯近城，一齐射之。马谡以三万人而不能守街亭，郝昭以三千人而能守陈仓者，一则无城以为固，一则有城以为固也。孔明只道城中无备，故大造云梯，令三军鼓噪吶喊而进；不期城上火箭齐发，云梯尽焚，梯上军士多被烧死。城上矢石如雨，蜀兵皆退。司马懿能取街亭，武侯不能取陈仓者，所遇之人不同，所攻之地亦异耳。孔明大怒曰：“汝烧吾云梯，吾却用‘冲车’之法。”于是连夜安排下冲车。次日，又四面鼓噪吶喊而进。郝昭急命运石凿眼，用葛绳穿定飞打，冲车皆被打折。郝昭甚能。孔明又令人运土填城壕，教廖化引三千锹镢军，从夜间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郝昭又于城中掘重壕横截之。能断城外之水，不能断城内之水。如此昼夜相攻，二十余日，无计可破。孔明不减公输，郝昭不减墨翟。孔明营中忧闷，忽报东边救兵到了，旗上书“魏先锋大将王双”。孔明问曰：“谁可迎之？”魏延出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孔明曰：“汝乃先锋大将，未可轻出。”又问：“谁敢迎之？”裨将谢雄应声而出。孔明与三千军去了。孔明又问曰：“谁敢再去？”裨将龚起应声要去。孔明亦与三千兵去了。孔明恐城内郝昭引兵冲出，乃把人马退二十里下寨。

却说谢雄引军前行，正遇王双，战不三合，被双一刀劈死。有郝昭之能守，又有王双之能战，不想于此处遇着两个劲敌。蜀兵败走，双随后赶来。龚起接着，交马只三合，亦被双所斩。此处写王双之勇，为后回斩王双伏线。败兵回报孔明。孔明大惊，忙令廖化、王平、张嶷三人出迎。攻郝昭连换三样攻法，攻王双亦连调三次人马，取一人如取一城之难。两阵对圆，张嶷出马，王平、廖化压住阵角。王双纵马来与张嶷交马，数合不分胜负。双诈败便走，嶷随后赶去。王平见张嶷中计，忙叫曰：“休赶！”毕竟王平精细。嶷急回马时，王双流星锤早到，正中其背。嶷伏鞍而走。双回马赶来，王平、廖化截住，救得张嶷回阵。王双驱兵大杀一阵，蜀兵折伤甚多。嶷吐血数口，回见孔明，说：“王双英雄无敌；如今将二万兵就陈仓城外下寨，四围立起排栅，筑起重城，深挖壕堑，守御甚严。”孔明见折二将，张嶷又被打伤，即唤姜维曰：“陈仓道口这条路不可行。别求何策？”维曰：“陈仓城池坚固，郝昭守御甚密，又得王双相助，实不可取。不若令一大将依山傍水，下寨固守；再令良将守把要道，以防街亭之攻；却统大军去袭祁山，某却如此如此用计，可捉曹真也。”妙在不叙明何计，得下文自见。孔明从其言，即令王平、李恢，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；牵制街亭之兵。魏延引一军守陈仓口。牵制陈仓之兵。马岱为先锋，关兴、张苞为前后救应使，从小径出斜谷望祁山进发。此是二出祁山。

却说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马懿夺了功劳，因此到洛口分调郭淮、孙礼东西把守；又听的陈仓告急，已令王双去救。闻知王双斩将立功，大喜，乃令中护军大将费耀，权摄前部总督，诸将各自守把隘口。忽报山谷中捉得细作来见。曹真令押入，跪于帐前。其人告曰：“小人不是奸细，有机密来见都督，误被伏路军捉来，乞退左右。”真乃教去其缚，左右暂退。其人曰：“小人乃姜伯约心腹人也。蒙本官遣送密书。”此姜维用计也。妙在不向姜维一边写来，却在曹真一边见得。真曰：“书安在？”其人于贴肉衣内取出呈上。真拆视曰：

罪将姜维百拜书呈大都督曹麾下：维念世食魏禄，忝守边城；叨窃厚恩，无门补报。昨日误遭诸葛亮之计，陷身于巅崖之中。思念旧国，何日忘之！今幸蜀兵西出，诸葛亮甚不相疑，赖都督亲提大兵而来，如遇敌人，可以诈败；维当在后，以举火为号，先烧蜀人粮草，却以大兵翻身掩之，则诸葛亮可擒也。非敢立功报国，实欲自赎前罪。倘蒙照察，速赐来命。周鲂赚曹休书，是虚叙；姜维赚曹真书，是实写。

曹真看毕，大喜曰：“天使吾成功也！”遂重赏来人，便令回报，依期会合。真唤费耀商议曰：“今姜维暗献密书，令吾如此如此。”耀曰：“诸葛亮多谋，姜维智广，或者是诸葛亮所使，恐其中有诈。”此人见识殊胜曹真。真曰：“他原是魏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，又何疑乎？”曹真只自要夺司马懿之功，故易于中计。耀曰：“都督不可轻去，只守定本寨。某愿引一军接应姜维。如成功，尽归都督；倘有奸计，某自支当。”太便宜了曹真，可惜了费耀。真大喜，遂令费耀引五万兵，望斜谷而进。行了两三程，屯下军马，令人哨探。当日申时分，回报：“斜谷道中，有蜀兵来也。”耀忙催兵进。蜀兵未及交战先退。耀引兵追之，蜀兵又来。方欲对阵，蜀兵又退。如此者三次，省笔。俄延至次日申时。魏军一日一夜不曾敢歇，只恐蜀兵攻击；方欲屯军造饭，忽然四面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蜀兵漫山遍野而来。先疲之，而后诱之。门旗开处，闪出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其中，令人请魏军主将答话。只道曹真自来，故亲自诱敌耳。不然，割鸡焉用牛刀！耀纵马而出，遥见孔明，心中暗喜，回顾左右曰：“如蜀兵掩至，便退后走；若见山后火起，却回身杀去，自有兵来相应。”分付毕，跃马出呼曰：“前者败将，今何敢又来！”孔明曰：“唤汝曹真来答话！”耀骂曰：“曹都督乃金枝玉叶，安肯与反贼相见耶！”孔明大怒，把羽扇一招，左有马岱，右有张嶷，两路兵冲出。魏兵便退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望见蜀兵背后火起，喊声不绝。正合姜维之书。费耀只道号火，便回身杀来。蜀兵齐退。耀提刀在前，只望喊处追赶。将次近火，山路中鼓角喧天，喊声震地，两军杀出：左有关兴，右有张苞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往下射来。魏兵大败。费耀知是中计，急退军望山谷中而走，人马困乏。为一夜不曾睡之故。背后关兴引生力军赶来，魏兵自相践踏及落涧身死者，不知其数。耀逃命而走，正遇山坡口一彪军，乃是姜维。耀大骂曰：“反贼无信！吾不幸误中汝奸计也！”维笑曰：“吾欲擒曹真，误赚汝矣！可惜一篇大文字，却换了一个小题目。速下马受降。”耀骤马夺路，望山谷中而走。忽见谷口火光冲天，背后追兵又至。耀自刎身死，是曹真替死鬼。余众皆降。孔明连夜驱兵直出祁山前下寨，收住军马，重赏姜维。维曰：“某恨不得杀曹真也！”孔明亦曰：“可惜大计小用矣。”

却说曹真听知折了费耀，悔之不及，遂与郭淮商议退兵之策。于是孙礼、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，只得又去求司马懿来救，硬要争气，争气不来。言蜀兵又出祁山，曹真损兵折将，势甚危急。睿大惊，即召司马懿入内曰：“曹真损兵折将，蜀兵又出祁山。卿有何策可以退之？”懿曰：“臣已有退诸葛亮之计。不用魏军扬武耀威，蜀兵自然走矣。”正是：

已见子丹无胜术，全凭仲达有良谋。

未知其计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

进兵有进兵之奇，退兵又有退兵之奇。使人不知我进而进，而后我不为敌之所防；使人不知我退而退，而后我不为敌之所掩。夫胜则不退，不胜则退者，人之所知也。不胜则不退，一胜则急退者，则非人之所知也。人不知而武侯知之，我于此奇武侯；武侯知之，而司马懿又知之，我更于此奇司马。

文有与前相应者，观后事益信其有前事；事有与前相反者，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。如武侯之斩王双，袭陈仓，是则与前相反者矣。王双之战甚勇，郝昭之守甚坚。三战之而不胜，而忽斩之于一朝；两说之而不降，屡攻之而不下，而忽取之于一夕。不有所甚难于前，不见其甚易于后者之为异耳。

七擒孟获之文，妙在相连；六出祁山之文，妙在不相连。于一出祁山之后，二出祁山之前，忽有陆逊破魏之事以闻之，此间于数回之中者也。二出祁山之后，三出祁山之前，又有孙权称帝之事以间之，此即间于一回之内者也。每见左丘明叙一国，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。又见司马迁叙一事，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。今观《三国演义》，不减左丘、司马之长。

三国之中，惟孙权之称帝独后，何也？曰：有不得不后之势也。不称帝于曹操未死之时，恐操之挟天子以伐之耳。至于曹丕称帝，其亦可以尤而效之矣，而犹不敢者，蜀方伐吴，而吴遽帝，是益其伐也；吴方求援于魏，而吴遽帝，是绝其援也。迨夫蜀既款，魏既离，蜀方有事于魏，魏方屡败于蜀，夫然后乘间而践天子之位焉。此孙权之所以谨避于先而审处于后者也。

魏僭帝，吴亦僭帝，则魏贼也，吴亦贼也。武侯伐魏而不伐吴，不惟不伐，又加款焉，毋乃讨贼之意未全欤？曰：原夫伏后之所以死，献帝之所以亡，元恶大憝，不在吴而在魏也。君子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，则惟讨魏之是急，讨魏急则讨吴不得不缓。且吴尝称臣于魏而受魏之九锡矣，是欲魏之助吴以攻蜀也。吴既帝，而吴与魏必不复合。吴与魏不复合，不独魏之势孤，而吴之势亦孤。然则武侯款吴之计，谓即吞吴之计也可。

武侯初出祁山而表一上，二出祁山而表再上，何至于三而表独阙焉？曰：武侯之志决而言切，已尽在《后出师表》一篇中矣。志既决则不必多言，言既切则不必更赘之以言。非独三出祁山为然也，即至六出祁山之事，亦不过“死而后已”一语足以概之云。

却说司马懿奏曰：“臣尝奏陛下，言孔明必出陈仓，故以郝昭守之，今果然矣。自喜其前言之已中。彼若从陈仓入寇，运粮甚便。孔明之力攻陈仓正是为此，却在仲达口中说出。今幸有郝昭、王双守把，不敢从此路运粮。其余小道，搬运艰难。臣算蜀兵行粮止有一月，利在急战。我军只宜久守。司马懿之意，只是利在不战。陛下可降诏，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，不要出战。不须一月，蜀兵自走。自信其后言之必中。那时乘虚而击之，诸葛亮可擒也。”为王双被斩，反衬一句。睿欣然曰：“卿既有先见之明，何不自引一军以袭之？”懿曰：“臣非惜身重命，实欲存下此兵，以防东吴陆逊耳。孙权不久必将僭号称尊，为后文孙权称帝伏笔。如称尊号，恐陛下伐之，定先入寇也，臣故欲以兵待之。”正言间，忽近臣奏曰：“曹都督奏报军情。”懿曰：“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，凡追赶蜀兵，必须观其虚实，不可深入重地，以中诸葛亮之计。”又为斩王双反衬一句。睿实时下诏，遣太常卿韩暨持节告戒曹真：“切不可战，务在谨守；只待蜀兵退去，方才击之。”司马懿送韩暨于城外，嘱之曰：“吾以此功让与子丹，先知曹真有争功之意。公见子丹，休言是吾所陈之意，只道天子降诏，教保守为上。追赶之人，大要仔细，勿遣性急气躁者追之。”再为斩王双反衬一句，更妙。暨辞去。

却说曹真正升帐议事，忽报天子遣太常卿韩暨持节至。真出寨接入，受诏已毕，退与郭淮、孙礼计议。淮笑曰：“此乃司马仲达之见也。”司马懿能料孔明，郭淮又能料司马懿。真曰：“此见若何？”淮曰：“此言深识诸葛亮用兵之法。久后能御蜀兵者，必仲达也。”高抬仲达，却是当面抹倒曹真。真曰：“倘蜀兵不退，又将如何？”淮曰：“可密令人去教王双，引兵于小路巡哨，彼自不敢运粮。待其粮尽兵退，乘势追击，可获全胜。”说追与司马同，不说追之宜慎，则不及司马矣。孙礼曰：“某去祁山虚妆做运粮兵，车上尽装干柴茅草，以硫黄焰硝灌之，却教人虚报陇西运粮到。若蜀人无粮，必然来抢。待入其中，放火烧车，外以伏兵应之，可胜矣。”此计亦通，但恐瞒不过武侯耳。真喜曰：“此计大妙。”即令孙礼引兵依计而行。又遣人教王双引兵于小路上巡哨，郭淮引兵提调箕谷、街亭，令诸路军马守把险要。真又令张辽子张虎为先锋，乐进子乐綝为副先锋，同守头营，不许出战。以上按下曹真一边，以下再叙武侯一边。

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，每日令人挑战，魏兵坚守不出。孔明唤姜维等商议曰：“魏兵坚守不出，是料吾军中无粮也。司马所算，又在孔明算中。今陈仓转运不通，其余小路盘涉艰难，吾算随军粮草，不敷一月用度，如之奈何？”正踌躇间，忽报陇西魏军运粮数千车于祁山之西，运粮官乃孙礼也。来得凑巧，宜孔明之必中计矣。孔明曰：“其人如何？”有魏人告曰：“此人曾随魏主出猎于大石山，忽惊起一猛虎，直奔御前，孙礼下马拔剑斩之。从此封为上将军。乃曹真心腹人也。”孙礼往事前文未见，忽于此处补前文所未及。孔明笑曰：“此是魏将料吾乏粮，故用此计。车上装载者，必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孙礼所算，又在孔明算中。吾平生专用火攻，彼乃欲以此计诱我耶？真是班门弄斧。彼若知吾军去劫粮车，必来劫吾寨矣。曹真所未及即算者，已早在孔明算中。可将计就计而行。”遂唤马岱吩咐曰：“汝引三千军，径到魏兵屯粮之所，不可入营，但于上风头放火。不待他放火，倒替他放火，妙甚！若烧着车仗，魏兵必来围吾寨。”第一路是诱其劫寨之兵。又差马忠、张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围住，内外夹攻。第二路是敌其劫寨之兵。三人受计去了。又唤关兴、张苞，吩咐曰：“魏兵头营接连四通之路。今晚若西山火起，魏兵必来劫吾营，汝二人却伏于魏寨左右，只等他兵出寨，汝二人便可劫之。”第三路是劫彼寨之兵。又唤吴班、吴懿，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军伏于营外。如魏兵到，可截其归路。”第四路是截路之兵。孔明分拨已毕，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。魏兵探知蜀兵要来劫粮，慌忙报与孙礼。礼令人飞报曹真。真遣人去头营分付张虎、乐綝：“看今夜山西火起，蜀兵必来救应。可以出军，如此如此。”不出孔明所算。二将受计，令人登楼专看火号。

却说孙礼把军伏于山西，只待蜀兵到。是夜二更，马岱引三千兵来，第一路兵于此出现。人皆衔枚，马尽勒口，径到山西。见许多车仗，重重叠叠，攒绕成营，车仗虚插旌旗。正值西南风起，赤壁之火仗着东南风，此处之火却仗着西南风。岱令军士径去营南放火，车仗尽着，火光冲天。孙礼只道蜀兵到魏寨内放号火，急引兵一齐掩至。背后鼓角喧天，两路兵杀来，乃是马忠、张嶷，第二路兵至此出现。把魏军围在垓心。孙礼大惊。又听的魏军中喊声起，一彪军从火光边杀来，乃是马岱。第三路兵于此处出现。内外夹攻，魏兵大败。火紧风急，人马乱窜，死者无数。孙礼引中伤军，突烟冒火而走。

却说张虎在营中，望见火光，大开寨门，与乐綝尽引人马，杀奔蜀寨来，寨中却不见一人。急收军回时，吴班、吴懿两路兵杀出，断其归路。第四路兵于此出现。张、乐二将急冲出重围，奔回本寨，只见土城之上，箭如飞蝗，原来却被关兴、张苞袭了营寨。第三路兵于此出现。○以上四路兵写得参差错落，笔法变幻之极。魏兵大败，皆投曹真寨来。方欲入寨，只见一彪败军飞奔而来，乃是孙礼；遂同入寨见真，各言中计之事。愁人说与愁人道。真听知，谨守大寨，更不出战。蜀兵得胜，回见孔明。

孔明令人密授计与魏延，在此处先伏一句，妙在不叙明。一面教拔寨齐起。奇绝，出人意外。杨仪曰：“今已大胜，挫尽魏兵锐气，何故反欲收军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兵无粮，利在急战。今彼坚守不出，吾受其病矣。彼今虽暂时兵败，中原必有添益。若以轻骑袭吾粮道，那时要归不能。今乘魏兵新败，不敢正视蜀兵，便可出其不意，乘机退去。巧于退兵，军师妙计。所忧者但魏延一军，在陈仓道口拒住王双，急不能脱身，吾已令人授以密计，教斩王双，使魏人不敢来追。此处说明一句，却不说出如何斩法，直待下文始见。妙在隐隐跃跃。只今后队先行。”当夜，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。一夜兵已尽退，只落空营。

却说曹真正在寨中忧闷，忽报左将军张郃领军到。魏兵有添益，果应孔明所言。郃下马入帐，谓真曰：“某奉圣旨，特来听调。”真曰：“曾别仲达否？” 郃曰：“仲达分付云：‘吾军胜，蜀兵必不便去；若吾军败，蜀兵必即去矣。’能者所见略同，读到此等处最是好看。今吾军失利之后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？”真曰：“未也。”于是即令人往探之，果是虚营，只插着数十面旌旗，兵已去了二日也。如猜拳者遇着此等空拳，却是再猜不着。曹真懊悔无及。

且说魏延受了密计，当夜二更拔寨，急回汉中。早有细作报知王双。双大驱军马，并力追赶。追到二十余里，看看赶上，见魏延旗号在前，旗号之下却无魏延，与前番赵云退兵时正是仿佛。双大叫曰：“魏延休走！”蜀兵更不回头。双拍马赶来。背后魏兵叫曰：“城外寨中火起，恐中敌人奸计。”孔明所授之计，于此始见。双急勒马回时，只见一片火光冲天，慌令退军。行到山坡左侧，忽一骑马从林中骤出，大喝曰：“魏延在此！”此处忽然又有一魏延，写得出色惊人。王双大惊，措手不及，被延一刀砍于马下。杀得好。魏兵疑有埋伏，四散逃走。延手下止有三十骑人马，望汉中缓缓而行。以三十骑斩一大将。写魏延正是写武侯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孔明妙算胜孙庞，耿若长星照一方。进退行兵神莫测，陈仓道口斩王双。

原来魏延受了孔明密计：先教存下三十骑，伏于王双营边；只待王双起兵赶时，却去他营中放火；待他回寨出其不意，突出斩之。此处方将上项事叙明一遍。魏延斩了王双，引兵回到汉中见孔明，交割了人马。孔明设宴大会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郃追蜀兵不上，回到寨中，忽有陈仓城郝昭差人申报，言王双被斩。曹真闻知，伤感不已，因此忧成疾病，遂回洛阳；命郭淮、孙礼、张郃守长安诸道。以上按下魏国，以下接叙东吴。

却说吴王孙权设朝，有细作人报说：“蜀诸葛丞相出兵两次，魏都督曹真兵损将亡。”于是群臣皆劝吴王兴师伐魏，以图中原。借兴兵引出称帝来，甚有步骤。权犹疑未决。张昭奏曰：“近闻武昌东山，凤凰来仪；大江之中，黄龙屡现。主公德配唐、虞，明并文、武：可即皇帝位，然后兴兵。”因魏兵屡败而吴国称尊，斗笋甚奇。多官皆应曰：“子布之言是也。”遂选定夏四月丙寅日，筑坛于武昌南郊。是日，群臣请权登坛即皇帝位，颇觉前番受九锡之无谓。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。到底不换“黄”字，又是“黄天当立”之谶。谥父孙坚为武烈皇帝，母吴氏为武烈皇后，兄孙策为长沙桓王。立子孙登为皇太子。命诸葛瑾长子诸葛恪为太子左辅，张昭次子张休为太子右弼。魏有张辽、乐进之子，吴有诸葛瑾、张昭之子，一班小辈后生前后闲闲相对。

恪字元逊，身长七尺，极聪明，善应对，权甚爱之。年六岁时，值东吴筵会，恪随父在座。权见诸葛瑾面长，乃令人牵一驴来，用粉笔书其面曰：“诸葛子瑜”。众皆大笑。恪趋至前，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曰：“诸葛子瑜之驴”。又添得二字，驴面之长可知。满座之人无不惊。权大喜，遂将驴赐之。又一日，大宴官僚，权命恪把盏。巡至张昭面前，昭不饮，曰：“此非养老之礼也。”权谓恪曰：“汝能强子布饮乎？”恪领命，乃谓昭曰：“昔姜尚父年九十，秉旄仗钺，未尝言老。先破他“老”字，十分调笑。今临阵之日，先生在后；饮酒之日，先生在前。何谓不养老也？”又破他“老”字，又十分调笑。昭无言可答，只得强饮。权因此爱之，故命辅太子。忙中忽来此一段闲文。张昭佐吴王，位列三公之上，故以其子张休为太子右弼。恪以才选，休以贵选。又以顾雍为丞相，陆逊为上将军，辅太子守武昌。权复还建业。群臣共议伐魏之策。张昭奏曰：“陛下初登宝位，未可动兵。前说先称帝然后动兵，及称帝后又说未可动兵，随口变换，随口变换，方知上文斗笋之幻。只宜修文偃武，增设学校，以安民心。遣使入川，与蜀同盟，共分天下，缓缓图之。”

权从其言，即令使命星夜入川，来见后主。礼毕，细奏其事。后主闻知，遂与群臣商议。众议皆谓孙权僭逆，宜绝其盟好。此是正论，但不知通变耳。蒋琬曰：“可令人问于丞相。”后主即遣使到汉中问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令人继礼物入吴作贺，乞遣陆逊兴师伐魏。非爱孙权，只因重在伐魏，故暂许之。魏必命司马懿拒之。懿若南拒东吴，我再出祁山，长安可图也。”欲以陆逊牵制司马懿。后主依言，遂令太尉陈震，将名马玉带、金珠宝贝入吴作贺。震至东吴，见了孙权，呈上国书。权大喜，设宴相待，打发回蜀。两国使者，遨游二帝之间。权召陆逊入，告以西蜀约会兴兵伐魏之事。逊曰：“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。能者所见略同，读到此等处最是好看。既与同盟，不得不从。今却虚作起兵之势，遥与西蜀为应。待孔明攻魏急，吾可乘虚取中原也。”此学孔明取南郡之智，又是一个要趁现成的。实时下令，教荆襄各处都要训练人马，择日兴师。以上按下东吴，以下再叙蜀汉。

却说陈震回到汉中，报知孔明。孔明尚忧陈仓不可轻进，先令人去哨探。回报说：“陈仓城中郝昭病重。”孔明曰：“大事成矣。”遂唤魏延、姜维分付曰：“汝二人领五千兵，星夜直奔陈仓城下；如见火起，并力攻城。”正不知火自何来，令人猜摸不出。二人俱未深信，不独二人不信，即我至今亦尚未信。又来告曰：“何日可行？”孔明曰：“三日都要完备，不须辞我，即便起行。”一发作怪。二人受计去了。又唤关兴、张苞至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正不知所言何语，又令人猜摸不出。二人受密计而去。

且说郭淮闻郝昭病重，乃与张郃商议曰：“郝昭病重，你可速去替他。我自写表申奏朝廷，别行定夺。”张郃引着三千兵，急来替郝昭。此人亦不为疏虞。时郝昭病危，当夜正呻吟之间，忽报蜀军到城下了。昭急令人上城守把。时各门上火起，正不知火自何来，令人猜摸不出。城中大乱。昭听知惊死。蜀兵一拥而入。

却说魏延、姜维领兵到陈仓城下看时，并不见一面旗号，又无打更之人。一发作怪。二人惊疑，不敢攻城。忽听得城上一声炮响，四面旗帜齐竖。只见一人纶巾羽扇，鹤氅道袍，大叫曰：“汝二人来的迟了！”二人视之，乃孔明也。正不知何时到此，一从令人猜摸不出。二人慌忙下马，拜伏于地曰：“丞相真神计也！”孔明令放入城，谓二人曰：“吾打探得郝昭病重，吾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，此乃稳众人之心也。方知三日之限是假。吾却令关兴、张苞，只推点兵，暗出汉中。方知附耳低言乃是此语。吾即藏于军中，星夜倍道径到城下，使彼不能调兵。方知武侯来法。吾早有细作在城内放火、发喊相助，方知城中起火之由。令魏兵惊疑不定。兵无主将，必自乱矣。吾因而取之，易如反掌。至此方将上项事细说一遍。前乎此者，令人如在梦中。兵法云：‘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’正谓此也。”又自下一脚注。魏延、姜维拜伏。孔明怜郝昭之死，令彼妻小扶灵柩回魏，以表其忠。上文都是鬼神手段，此处忽现一菩萨心肠。

孔明谓魏延、姜维曰：“汝二人且莫卸甲，可引兵去袭散关。把关之人若知兵到，必然惊走。若稍迟便有魏兵至关，即难攻矣。”看过上文，神机妙算，无以加矣，不意又有此段在后。魏延、姜维受命，引兵径到散关。把关之人，果然尽走。二人上关才要卸甲，遥见关外尘头大起，魏兵到来。先生之言，其应如响。二人相谓曰：“丞相神算，不可测度！”急登楼视之，乃魏将张郃也。二人乃分兵守住险道。张郃见蜀兵把住要路，遂令退兵。魏延随后追杀一阵，魏兵死者无数，张郃大败而去。前者差遣姜、魏二人，本为取陈仓之用，不知却为取散关之用。延回到关上，令人报知孔明。孔明先自领兵，出陈仓斜谷，取了建威。后面蜀兵陆续进发。后主又命大将陈式来助。孔明驱大兵复出祁山，此是三出祁山。安下营寨，孔明聚众言曰：“吾二次出祁山，不得其利；今又到此，吾料魏人必依旧战之地，与吾相敌。彼意疑我取雍、郿二处，必以兵拒守；吾观阴平、武都二郡，与汉连接，若得此城，亦可分魏兵之势。舍却两路，又算出两路来。何人敢取之？”姜维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王平应曰：“某亦愿往。”孔明大喜，遂令姜维引兵一万取武都，王平引兵一万取阴平。二人领兵去了。

再说张郃回到长安，见郭淮、孙礼，说：“陈仓已失，郝昭已亡，散关亦被蜀兵夺了。今孔明复出祁山，分道进兵。”淮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必取雍、郿矣！”不出武侯所料。乃留张郃守长安，令孙礼保雍城，淮自引兵星夜来郿城守御，一面上表入洛阳告急。

却说魏主曹睿设朝，近臣奏曰：“陈仓城已失，郝昭已亡，诸葛亮又出祁山，散关亦被蜀兵夺了。”睿大惊。忽又奏满宠等有表，说：“东吴孙权僭称帝号，与蜀同盟。今遣陆逊在武昌训练人马，听候调用。只在旦夕，必入寇矣。”若在梨园剧中，当是一对双探子。睿闻知两处危急，举止失措，甚是惊慌。此时曹真病未痊，即召司马懿商议。懿奏曰：“以臣愚意所料，东吴必不举兵。”陆逊所算，已在司马懿算中。睿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懿曰：“孔明尝思报猇亭之仇，非不欲吞吴也，只恐中原乘虚击彼，故暂与东吴结盟。陆逊亦知其意，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，实是坐观成败耳。你猜着我，我猜着你。两人对手不奇，三手一般则大奇矣。陛下不必防吴，只须防蜀。”放下一头，单重一头。睿曰：“卿真高见！”遂封懿为大都督，总摄陇西诸路军马，令近臣取曹真总兵将印来。懿曰：“臣自去取之。”曹真之印不欲天子取之，而欲令曹真自让之，善处曹真处。然天子之印，不待天子与之，而曰臣自取之，便是目无天子处。遂辞帝出朝，径到曹真府下，先令人入府报知，懿方进见。问病毕，懿曰：“东吴、西蜀会合，兴兵入寇，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，明公知之乎？”真惊讶曰：“吾家人知我病重，不令我知。似此国家危急，何不拜仲达为都督，以退蜀兵耶？”妙在待他自说出来。懿曰：“某才薄智浅，不称其职。”真曰：“取印与仲达。”懿曰：“都督少虑。某愿助一臂之力，只不敢受此印也。”极写司马懿之诈。真跃起曰：“如仲达不领此任，中国必危矣！吾当抱病见帝以保之！”又要逼出他此一句来，极写司马懿之诈。懿曰：“天子已有恩命，但懿不敢受耳。”老奸猾，老世事。真大喜曰：“仲达今领此任，可退蜀兵。”懿见真再三让印，遂受之。辞了魏主，引兵往长安来与孔明决战。正是：

旧帅印为新帅取，两路兵惟一路来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

武侯之计，未尝不为司马懿之所料；而无如司马懿之料武侯，又早为武侯之所料也。懿料武侯之必出，于是而思有以破之；武侯又料懿之知我之出，于是而预有以防之。料其在祁山寨中，而已在武都、阴平；料其在武都、阴平，而已在祁山寨。料其真退而竟是假退，假退而竟是真退。致使一足智多谋之司马懿而动多舛误，束手无策，武侯真神人哉！

武侯一出祁山而即归，以街亭之既失也；再出祁山而又归，以陈仓之未拔也。迨三出祁山而陈仓拔矣，陈仓拔而粮道便矣，粮道便而街亭之兵不必忧矣，且蜀又屡胜，魏又屡败，宜其不归而终亦归者，复因张苞之死，而致武侯之病。呜呼！天不祚汉，于人乎何尤。

前文连写三次出师，两间以吴国之事。此回将写武侯四番出师，而又间以魏国之事。夫以吴事间伐魏不足奇，即以魏事间伐魏则奇矣。以魏之侵吴间伐魏不足奇，即以魏之侵汉间伐魏则更奇矣。且魏方侵汉，而不得侵而去，是前所间之两事为实，而今所间之一事为虚也。魏不侵汉，汉犹伐之；及不侵汉，汉乃不追而听其去，是有前三事与后三事之实，而后间以此一事之虚也。断断续续，实实虚虚，岂非妙事妙文，天造地设！

为将者不可不知天时。知天时而后能战，亦惟知天时而后能不战。赤壁之风，南徐之雾，破铁车之雪，所以助战者也。蜀道陈仓之雨，所以阻战者也。知其战而有战之备，知其不战而亦有不战之备。乃孔明知之而御之，司马懿亦知之而不早避之，则司马懿终逊孔明一头。

刘晔之戒漏言，与王肃之请回兵，同一意也。何也？兵为诡道，声趋左而实趋右，所谓“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”也。事未发而谋先泄，犹恐敌人知之而备我，况劳师于外，旷日持久，而不得进者哉？用兵之法贵在密，贵在速。不密则不速，不速则不密，故曰两之意同。

观于魏之侵蜀，而四出祁山之师，愈不容缓矣。汉以魏为贼，魏亦以汉为贼；汉纵忘贼，贼不忘汉：故曰不伐贼则王业亦亡。此“汉、贼不两立”之言，于斯益验也。我以彼为贼，而伐之不得不急；至彼亦以我为贼，而我之伐之又何得不急哉！

蜀汉建兴七年夏四月，与后六月炎天相照。孔明兵在祁山，分作三寨，专候魏兵。先写蜀兵下寨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，张郃接见，备言前事。懿令郃为先锋，戴凌为副将，引十万兵到祁山，于渭水之南下寨。次写魏兵下寨。郭淮、孙礼入寨参见。懿问曰：“汝等曾与蜀兵对阵否？”二人答曰：“未也。”蜀兵不战，却借魏将口中叙出。懿曰：“蜀兵千里而来，利在速战；今来此不战，必有谋也。陇西诸路，曾有信息否？”淮曰：“已有细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，日夜提防，并无他事。只有武都、阴平二处，未曾回报。”为下文虚伏一笔。懿曰：“吾自差人与孔明交战。汝二人急从小路去救二郡，却掩在蜀兵之后，彼必自乱矣。”亦算得着，但嫌迟了些。二人受计，引兵五千，从陇西小路来救武都、阴平，就袭蜀兵之后。郭淮于路谓孙礼曰：“仲达比孔明如何？”礼曰：“孔明胜仲达多矣。”诚如所论。○两人优劣却在魏将口中定之。淮曰：“孔明虽胜，此一计足显仲达有过人之智。蜀兵如正攻两郡，我等从后抄到，彼岂不自乱乎？”衬起下文。正言间，忽哨马来报：“阴平已被王平打破了，武都已被姜维打破了，不在姜维、王平一边写来，只在郭淮、孙礼一边听得，省笔之甚。前离蜀兵不远。”礼曰：“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，如何陈兵于外？必有诈也。不如速退。”前用反笔衬起下文，此用正笔衬起下文。郭淮从之。方传令教军退时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山背后闪出一枝军马来，旗上大书：“汉丞相诸葛亮”，中央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于上，写得孔明出色惊人。○先见旗，次见车，然后见人。左有关兴，右有张苞。孙、郭二人见之大惊。孔明大笑曰：“郭淮、孙礼休走！司马懿之计，安能瞒得过吾？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战，司马懿在祁山一边事，又借孔明口中叙出。却教汝等袭吾军后。司马懿所算，已在孔明算中。武都、阴平吾已取了，汝二人不早来降，欲驱兵与吾决战耶？”郭淮、孙礼听毕大慌。适才路上闲评，何其闲也。忽然背后喊杀连天，王平、姜维引兵从后杀来，兴、苞二将又引军从前面杀来，两下夹攻，魏兵大败，郭、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。张苞望见，骤马赶来，不期连人带马跌入涧内。后军急忙救起，头已跌破。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。令人叹想蜀道之难。

却说郭、孙二人走脱，回见司马懿曰：“武都、阴平二郡已失。孔明伏于要路，前后攻杀，因此大败，弃马步行，方得逃回。”懿曰：“非汝等之罪，孔明智在吾先。不惟孙礼知之，司马懿亦自知之。可再引兵守把雍、郿二城，切勿出战。吾自有破敌之策。”二人拜辞而去。懿又唤张郃、戴凌分付曰：“今孔明得了武都、阴平，必然抚百姓以安民心，不在营中矣。只因孙、郭二人路上撞见孔明，故算到此。汝二人各引一万精兵，今夜起身，抄在蜀兵营后，一齐奋勇杀将过来；吾却引军在前布阵，只待蜀兵势乱，吾大驱士马，攻杀进去：两军并力，可夺蜀寨也。若得此山势，破敌何难？”此计大妙。若以郭淮论之，又道必胜孔明矣。二人受计引兵而去。戴凌在左，张郃在右，各取小路进发，深入蜀兵之后。三更时分，来到大路，两军相遇，合兵一处，却从蜀兵背后杀来。行不到三十里，前军不行。张、戴二人自纵马视之，只见数百辆草车横截去路。每到伏兵处，便是一声炮响，一彪军出，文法旧矣。○此处不写炮，先写车；不写敌军忽至，却写我军不行，又换一样文法。郃曰：“此必有准备。可急取路而回。”才传令退军，只见满山火光齐明，鼓角大震，伏兵四下皆出，把二人围住。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：“戴凌、张郃可听吾言：司马懿料吾往武都、阴平抚民，不在营中，故令汝二人来劫吾寨，却中吾之计也。不写孔明在营中算他劫寨，调遣伏兵，却于此处突然而出。不独张、戴二人所不料，亦今日读者所不料。汝二人乃无名下将，吾不杀害，下马早降！” 郃大怒，指孔明而骂曰：“汝乃山野村夫，侵吾大国境界，如何敢发此言！吾若捉住汝时，碎尸万段！”言讫，纵马挺枪，杀上山来。山上矢石如雨。郃不能上山，乃拍马舞枪，冲出重围，无人敢当。蜀兵困戴凌在垓心。郃杀出旧路，不见戴凌，即奋勇翻身又杀入重围，救出戴凌而回。极写张郃之勇，正为后文射张郃伏线。孔明在山上见郃在万军之中，往来冲突，英勇倍加，乃谓左右曰：“尝闻张翼德大战张郃，人皆惊惧。照应七十回中事。吾今日见之，方知其勇也。若留下此人，必为蜀中之害。吾当除之。”木门道之箭，已伏于此。遂收军还营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，只待蜀兵乱动，一齐攻之。忽见张郃、戴凌狼狈而来，告曰：“孔明先如此提防，因此大败而归。”懿大惊曰：“孔明真神人也！不如且退。”即传令教大军尽回本寨，坚守不出。坚守不出，是他看家拳。

且说孔明大胜，所得器械马匹，不计其数，乃引大军回寨。每日令魏延挑战，魏兵不出。一连半月不曾交兵。孔明正在帐中思虑，忽报天子遣侍中费祎赍诏至。孔明接入营中，焚香礼毕，开诏读曰：

街亭之失，咎由马谡；而君引愆，深自贬抑。重违君意，听顺所守。前年耀师，馘斩王双；今岁爰征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氐、羌，复兴二郡：威震凶暴，功勋显然。方今天下骚扰，元恶未枭，君受大任，干国之重，而久自抑损，非所以光扬洪烈矣。今复君丞相，君其勿辞！

孔明听诏毕，谓费祎曰：“吾国事未成，安可复丞相之职？”坚辞不受。祎曰：“丞相若不受职，拂了天子之意，又冷淡了将士之心。复爵于军中，不专答丞相之勋，实以鼓将士之气。宜且权受。”孔明方才拜受。受爵不在斩王双之时，而在破郭淮之后，功如武侯，犹不敢滥爵如此。人奈何欲享无劳之俸耶！祎辞去。

孔明见司马懿不出，思得一计，传令教各处皆拔寨而起。孔明第一处诱敌。当有细作报知司马懿，说孔明退兵了。懿曰：“孔明必有大谋，不可轻动。”写仲达把细之甚。张郃曰：“此必因粮尽而回，如何不追？”懿曰：“吾料孔明上年大收，今又麦熟，粮草丰足；虽然转运艰难，亦可支吾半载，前算一月，此算半年。粮多粮少，都要司马懿代为记帐，竟似知数人一般，只因畏蜀如虎故也。安肯便走？彼见吾连日不战，故作此计引诱，可令人远远哨之。”写仲达把细之甚。军士探知，回报说：“孔明离此三十里下寨。”懿曰：“吾料孔明果不走。且坚守寨栅，不可轻进。”仲达第一次不赶。住了旬日，绝无音信，并不见蜀将来战。懿再令人哨探，回报说：“蜀兵已起营去了。”孔明第二次诱敌。懿未信，乃更换衣服，杂在军中，亲自来看，果见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懿回营谓张郃曰：“此乃孔明之计也，不可追赶。”仲达第二次又不赶。又住了旬日，再令人哨探。回报说：“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”孔明第三次诱敌。郃曰：“孔明用缓兵计，渐退汉中，都督何故怀疑，不早追之？郃愿往决一战！”懿曰：“孔明诡计极多，倘有差失，丧我军之锐气。不可轻进。”仲达第三次又不欲赶。郃曰：“某去若败，甘当军令。”懿曰：“既汝要去，可分兵两枝：汝引一枝先行，须要奋力死战；吾随后接应，以防伏兵。汝次日先进，到半途驻扎，后日交战，使兵力不乏。”凡作三番跌顿，然后赶去，却又再三堤防，再三吩咐。写仲达十分周密，不比他人。遂分兵已毕。次日，张郃、戴凌引副将数十员、精兵三万，奋勇先进，到半路下寨。司马懿留下许多军马守寨，只引五千精兵随后进发。以上在魏兵一面写。

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，见魏兵半路而歇，以下在蜀兵一面写。是夜，孔明唤众将商议曰：“今魏兵来追，必然死战，汝等须以一当十，吾以伏兵截其后，非智勇之将，不可当此任。”言毕，以目视魏延。延低头不语。魏延此时不肯当先，只因不听其子午谷之计，心中不悦，非复前之魏延矣。王平出曰：“某愿当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有失，如何？”平曰：“愿当军令。”孔明叹曰：“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，真忠臣也！赞王平，正反衬魏延。虽然如此，奈魏兵分两枝前后而来，断吾伏兵在中；平纵然智勇，只可当一头，岂可分身两处？须再得一将同去为妙。怎奈军中再无舍死当先之人！”又用激法。言未毕，一将出曰：“某愿往！”孔明视之，乃张翼也。又激出二个人来。孔明曰：“张郃乃魏之名将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汝非敌手。”又用激法。翼曰：“若有失事，愿献首于帐下。”写张翼，亦反衬魏延。孔明曰：“汝既敢去，可与王平各引一万精兵伏于山谷中，只待魏兵赶上，任他过尽，汝等却引伏兵从后掩杀。若司马懿随后赶来，却分兵两头，张翼引一军当住后队，王平引一军截其前队。两军须要死战。吾自有别计相助。”第一起调拨二人，是明白吩咐。二人受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姜维、廖化，吩咐曰：“与汝二人一个锦囊，引三千精兵，偃旗息鼓，伏于前山之上。如见魏兵围住王平、张翼，十分危急，不必去救，只开锦囊看视，自有解危之策。”第二起调拨二人，却用锦囊，不是明白吩咐。二人受计引兵而去。又令吴班、吴懿、马忠、张嶷四将，附耳吩咐曰：“如来日魏兵到，锐气正盛，不可便迎，且战且走。只看关兴引兵来掠阵之时，汝等便回军赶杀，吾自有兵接应。”第三起调拨四人，又是明白吩咐。四将受计引兵而去。又唤关兴吩咐曰：“汝引五千精兵伏于山谷，只看山上红旗飐动，却引兵杀出。”第四起只调拨一人，亦用明白吩咐。兴受计引兵而去。

却说张郃、戴凌领兵前来，骤如风雨。马忠、张嶷、吴懿、吴班四将接着，出马交锋。前第三起所拨，却于第一次出现。张郃大怒，驱兵追杀。蜀兵且战且走。魏兵追赶约有二十余里，时值六月，天气十分炎热，人马汗如泼水。百忙中忽点时序，与五月渡泸遥遥相对。走到五十里外，魏兵尽皆气喘。孔明在山上把红旗一招，关兴引兵杀出。前第四起所拨，却于第二次出现。马忠等四将一齐引兵掩杀回来。张郃、戴凌死战不退。忽然喊声大震，两路军杀出，乃王平、张翼也。前第一起所拨，却于第三次出现。各奋勇追杀，截其后路。郃大叫众将曰：“汝等到此，不决一死战，更待何时！”魏兵奋力冲突，不得脱身。忽然背后鼓角喧天，司马懿自领精兵杀到。懿指挥众将，把王平、张翼围在垓心。已在孔明算中。翼大呼曰：“丞相真神人也！计已算定，必有良谋。吾等当决一死战！”即分兵两路：平引一军截住张郃、戴凌，翼引一军力当司马懿。两头死战，叫杀连天。姜维、廖化在山上探望，前第二起所拨，却于第四次出现。见魏兵势大，蜀兵力危，渐渐抵当不住。维谓化曰：“如此危急，可开锦囊看计。”二人拆开视之，内书云：“若司马懿兵来围王平、张翼至急，汝二人可分兵两枝，竟袭司马懿之营；懿必急退，汝可乘乱攻之。营虽不得，可获全胜。”独此数语，却于此处方见，机密之至。二人大喜，即分兵两路径袭司马懿营中而去。

原来司马懿亦恐中孔明之计，沿途不住的令人传报。懿正催战间，忽流星马飞报，言蜀兵两路竟取大寨去了，维、化二人劫寨，只在司马懿耳中虚写，妙。懿大惊失色，乃谓众将曰：“吾料孔明有计，汝等不信，勉强追来，却误了大事！”即提兵急回。军心惶惶乱走。张翼随后掩杀，魏兵大败。第一起张翼，于此再写一番。张郃、戴凌见势孤，亦望山僻小路而走，蜀兵大胜。背后关兴引兵接应诸路。第四起关兴，亦再写一番。司马懿大败一阵，奔入寨时，蜀兵已自回去。又将维、化二人虚写一笔。懿收聚败军，责骂诸将曰：“汝等不知兵法，只凭血气之勇，强欲出战，致有此败。今后切不许妄动，再有不遵，决正军法！”众皆羞惭而退。这一阵，魏军死者极多，遗弃马匹器械无数。又将上项事总叙一句。

却说孔明收得胜军马入寨，又欲起兵进取。忽报有人自成都来，说张苞身死。赵云之死，在《后出师表》之中，张苞之死，又在《后出师表》之外。孔明闻知，放声大哭，口中吐血，昏绝于地。众人救醒。孔明自此得病，卧床不起。曹操哭典韦，孔明哭张苞。然曹操不病，孔明则病，哭可假，得病却假不得。诸将无不感激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悍勇张苞欲建功，可怜天不助英雄！武侯泪向西风洒，为念无人佐鞠躬。

旬日之后，孔明唤董厥、樊建等入帐分付曰：“吾自觉昏沉，不能理事；不如且回汉中养病，再作良图。汝等切勿走泄。司马懿若知，必来攻击。”遂传号令，教当夜暗暗拔寨，皆回汉中。孔明去了五日，懿方得知，乃长叹曰：“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，吾不能及也！”于是司马懿留诸将在寨中，分兵守把各处隘口；懿自班师回。

却说孔明将大军屯于汉中，自回成都养病；文武官僚出城迎接，送入丞相府中，后主御驾自来问病，命御医调治，日渐痊可。

建兴八年秋七月，魏都督曹真病可，方叙武侯病可，又忽叙曹真病可，斗笋绝妙。乃上表说：“蜀兵数次侵界，屡犯中原，若不剿除，必为后患。今时值秋凉，与上文炎天相应。人马安闲，正当征伐。臣愿与司马懿同领大军，径入汉中，殄灭奸党，以清边境。”汉不伐贼，贼亦伐汉。果应《后出师表》之言。魏主大喜，问侍中刘晔曰：“子丹劝朕伐蜀，若何？”晔奏曰：“大将军之言是也。今若不剿除，后必为大患。陛下便可行之。”可见贼亦与汉不两立。睿点头。晔出内回家，有众大臣相探，问曰：“闻天子与公计议兴兵伐蜀，此事如何？”晔应曰：“无此事也。蜀有山川之险，非可易图；空费军马之劳，于国无益。”忽然要瞒众人。众官默然而出。杨暨入内奏曰：“昨闻刘晔劝陛下伐蜀；今日与众臣议，又言不可伐：是欺陛下也。陛下何不召而问之？”睿即召刘晔入内问曰：“卿劝朕伐蜀；今又言不可，何也？”晔曰：“臣细详之，蜀不可伐。”又在天子面前瞒众人，更妙。睿大笑。少时杨暨出内。晔奏曰：“臣昨日劝陛下伐蜀，乃国之大事，岂可妄泄于人？夫兵者，诡道也：事未发切宜秘之。”前此只疑其模棱两可，至此方知是深心人。睿大悟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自此愈加敬重。旬日内，司马懿入朝，魏主将曹真表奏之事，逐一言之。懿奏曰：“臣料东吴未敢动兵，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。”睿即拜曹真为大司马、征西大都督，司马懿为大将军、征西副都督，此时大都督印又是曹真挂了。可见前番司马懿谦让，正是老世事处。刘晔为军师。三人拜辞魏主，引四十万大兵，前行至长安，径奔剑阁来取汉中。其余郭淮、孙礼等，各取路而行。

汉中人报入成都。此时孔明病好多时，每日操练人马，习学八阵之法，尽皆精熟，是为后回赌阵伏笔。欲取中原；正要讨贼，贼却自来受讨。听得这个消息，遂唤张嶷、王平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陈仓古道，以当魏兵。只用一千兵，令人测摸不出。吾却提大兵便来接应。”二人告曰：“人报魏军四十万，诈称八十万，声势甚大，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隘口？倘魏兵大至，何以拒之？”不独两人不解，即读者亦不解。孔明曰：“吾欲多与，恐士卒辛苦耳。”说得没气力，没要紧，一发令人不解。嶷与平面面相觑，皆不敢去。孔明曰：“若有疏失，非汝等之罪。不必多言，可疾去。”二人又哀告曰：“丞相欲杀某二人，就此请杀，只不敢去。”不独二人哀，我亦为二人哀之。孔明笑曰：“何其愚也！吾令汝等去，自有主见：吾昨夜仰观天文，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，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。先生知风，知雾，又知雨。魏兵虽有四十万，安敢深入山险之地？因此不用多军，决不受害。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，待魏兵退，那时以大兵掩之：以逸待劳，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。”此处方才尽情说明。二人听毕，方大喜，拜辞而去。孔明随统大军出汉中，传令教各处隘口预备干柴草料细粮，俱勾一月人马支用，以防秋雨。又点“秋”字，应上秋凉时序，一毫不乱。将大军宽限一月，先给衣食，伺候出征。以上按下武侯一边，以下再叙真、懿一边。

却说曹真、司马懿同领大军，径到陈仓城内，不见一间房屋；寻土人问之，皆言孔明回时放火烧毁。将前事于此补出。曹真便要从陈仓道进发。懿曰：“不可轻进。我夜观天文，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，此月内必有大雨，孔明知雨，仲达知雨；但孔明知有一月之雨，仲达则未必知有一月之雨耳。若深入重地，常胜则可，倘有疏虞，人马受苦，要退则难。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住扎，以防阴雨。”真从其言。未及半月，天雨大降，淋漓不止。陈仓城外，平地水深三尺，军器尽湿，人不得睡，昼夜不安。沉灶产蛙，仿佛似晋阳当日。大雨连降三十日，马无草料，死者无数，军士怨声不绝。传入洛阳，魏主设坛，求晴不得。此时道士亦大吃苦也。黄门侍郎王肃上疏曰：

前志有之：“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；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。”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。先言转饷之远。又况于深入险阻，凿路而前，则其为劳，必相百也。次言路径之险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板峻滑，众逼而不展，粮远而难继：实行军之大忌也。次言天时之灾。闻曹真发已逾月，而行方半谷，治道功大，战士悉作。是彼偏得以逸待劳，乃兵家之所惮也。次言士卒之劳。言之前代，则武王伐纣，出关而复还；论之近事，则武、文征权，临江而不济：岂非顺天知时，通于权变者哉？愿陛下念水雨艰剧之故，休息士卒；此言日下必宜退兵。后日有衅，乘时用之。所谓“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”者也。此言他日方可进兵。

魏主览表，正在犹豫，杨阜、华歆亦上疏谏。王肃表用实写，杨阜、华歆表用虚写。魏主即下诏，遣使诏曹真、司马懿还朝。

却说曹真与司马懿商议曰：“今连阴三十日，军无战心，各有思归之意，如何禁止？”此番一出，是特地来赏雨。懿曰：“不如且回。”真曰：“倘孔明追来，怎生退之？”懿曰：“先伏两军断后，方可回兵。”正议间，忽使命来召。二人遂将大军前队作后队，后队作前队，徐徐而退。以上按下真、懿一边，以下再叙武侯一边。

却说孔明计算一月秋雨将尽，天尚未晴，自提一军屯于城固，又传令教大军会于赤坡驻扎。孔明升帐唤众将言曰：“吾料魏兵必走，魏主必下诏来取曹真、司马懿兵回。先生如见。吾若追之，必有准备；不如任他且去，再作良图。”魏兵每为追蜀兵而败，武侯不追，大有主见。忽王平令人报来，说魏兵已回。孔明吩咐来人，传与王平：“不可追袭。吾自有破魏兵之策。”正是：

魏兵纵使能埋伏，汉相原来不肯追。

未知孔明怎生破魏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

将写武侯与仲达决雌雄，先见仲达与子丹决雌雄；其以面涂红粉、身服女衣为赌，此以赢者为雄、输者为雌也。然以仲达、子丹相较，则子丹是女，仲达是男；若以武侯、仲达相较，则又武侯是男，仲达是女。观后文巾帼之受，其不异于面涂红粉身服女衣者几希矣。

武侯气王朗，只是一气；气曹真，不止是一气。姜维诈降，一气也；王双被斩，二气也；秦良死而寨又劫，三气也。与三气周瑜之事殆相仿佛矣。然周瑜未死之前，有两句歌谣，一封书札；周瑜既死之后，又有一篇祭文。独至曹真，而片纸之中，一番教训，一番嘲笑，一番哀怜，直将歌谣、书札、祭文合成一幅，尤令见者解颐。

甚矣，为将之不可不严也！武侯斩陈式而不斩魏延，怜其勇耳。若纵苟安而反为其所谮，则宽之过也。且陈式未归之时，恐其降魏，而使邓芝抚之；魏延将反之日，预知其背汉，而使马岱防之；独至苟安，而武侯虑不及此，又似失之于疏矣。虽然，此天之不欲兴汉，岂武侯之咎欤？

我以此计中人，而人亦以此计中我。如武侯曾以反间之计退仲达，而仲达亦以反间之计退武侯是也。虽然，物必先腐也，而后虫生之。仲达虽智，岂能间英明之主哉？苟安不能愚后主，而宦官得以愚后主，又非宦官足以愚后主，而后主实受愚于宦官。昭烈所为叹息痛恨于桓、灵者，而其父恨焉，其子蹈焉，悲夫！

三出祁山之师，为武侯之病而去，此仲达不知其去者也。四出祁山之师，为苟安之谮而去，此仲达先知其必去者也。不知其去，则其去也易；知其必去，则其去也难。而武侯卒不难于去者，则减兵添灶之计得也。孙膑以减灶诱敌之追，武侯又以增灶遏敌之追，是得孙膑之意而变化之。可见读古书者，读此句必是此句，便是不能读；用古事者，用此法必是此法，便是不能用。观于武侯，可以悟矣。

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，俱入帐告曰：“魏兵苦雨，不能屯扎，因此回去。正好乘势追之，丞相如何不追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善能用兵，今军退必有埋伏。吾若追之，正中其计。不犯他人失着。不如纵他远去，吾却分兵径出斜谷，而取祁山，使魏人不堤防也。”此之谓攻其无备。众将曰：“取长安之地，别有路途，丞相只取祁山，何也？”吾亦欲问之。孔明曰：“祁山乃长安之首也，陇西诸郡倘有兵来，必经由此地；更兼前临渭滨，后靠斜谷，左出右入，可以伏兵，乃用武之地。吾故欲先取此，得地利也。”前卷是仰察天文，后卷是俯察地理。众将皆拜服。孔明令魏延、张嶷、杜琼、陈式出箕谷，马岱、王平、张翼、马忠出斜谷，俱会于祁山。调拨已定，孔明自提大军，令关兴、廖化为先锋，随后进发。以上按下武侯一边，以下再叙真、懿一边。

却说曹真、司马懿二人在后监督军马，令一军往陈仓古道探视，回报说蜀兵不来。又行旬日，后面伏兵皆回，说蜀兵全无音耗。真曰：“连绵秋雨，栈道断绝，蜀人岂知吾等退兵耶？”写曹真之愚，以衬司马之智。懿曰：“蜀兵随后出矣。”诚如公言。真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懿曰：“连日晴明，蜀兵不赶，料吾有伏兵也，故纵吾兵远去；待我兵过尽，他却夺祁山矣。”诚如公言。曹真不信。懿曰：“子丹如何不信？吾料孔明必从两谷而来。吾与子丹各守一谷口，十日为期。若无蜀兵来，我面涂红粉，身穿女衣，来营中伏罪。”此等赌法甚奇。赢的是男子，输的是妇人。但恐今日天下妇人，偏要赢着男子也。○面涂红粉早与后文张虎、乐綝相映，身穿女衣早与后文受巾帼相映。真曰：“若有蜀兵来，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、御马一匹与你。”以天子所赐为赌，孰知后来却把一个天子输与他家。即兵分两路：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，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。各下寨已毕。懿先引一枝兵伏于山谷中，其余军马各于要路安营。懿更换衣妆，杂在众军之内，赌输了要换妇人妆来，今不曾输，先着小卒衣裳。遍观各营。忽到一营，有一偏将仰天而怨曰：“大雨淋了许多时，不肯回去；今又在这里顿住，强要赌赛，却不苦了官军！”赌赛原是一时高兴。懿闻言，归寨升帐，聚众将皆到帐下，挨出那将来。懿叱之曰：“朝廷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汝安敢口出怨言以慢军心！”其人不招。懿叫出同伴之人对证，那将不能抵赖。懿曰：“吾非赌赛；欲胜蜀兵，胜曹真便是取笑，胜蜀兵便是正经。令汝各人有功回朝。汝乃妄出怨言，自取罪戾！”喝令武士推出斩之。取笑弄出认真来。须臾，献首帐下。众将悚然。懿曰：“汝等诸将，皆要尽心已防蜀兵；听吾中军炮响，四面皆进。”众将受命而退。以上按下真、懿一边，以下再叙武侯一边。

却说魏延、张嶷、陈式、杜琼四将，引二万兵取箕谷而进。正行之间，忽报参谋邓芝到来。四将问其故，芝曰：“丞相有令：如出箕谷，堤防魏兵埋伏，不可轻进。”司马懿之料武侯，又为武侯所料。陈式曰：“丞相用兵何多疑耶？吾料魏兵连遭大雨，衣甲皆毁，必然急归，安得又有埋伏？今吾兵倍道而进，可获大胜，如何又教休进？”芝曰：“丞相计无不中，谋无不成，汝安敢违命？”式笑曰：“丞相若果多谋，不致街亭之失！”照应九十五回中事。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，亦笑曰：“丞相若听吾言，径出子午谷，此时休说长安，连洛阳皆得矣！照应九十二回中语。今执定要出祁山，有何益耶？既令进兵，今又教休进，何其号令不明。”陈式曰：“吾自有五千兵，径出箕谷，先到祁山下寨，看丞相羞也不羞！”芝再三阻当，式只不听，径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。司马懿部下一末将不服，武侯部下一大将不服，正是相对。○陈式又是一个马谡。邓芝只得飞报孔明。

却说陈式引兵行不数里，忽听的一声炮响，四面伏兵皆出。式急退时，魏兵塞满谷口，围得铁桶相似。式左冲右突，不能得脱。忽闻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入，乃是魏延，救了陈式，回到谷中，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带伤人马。此时陈将军羞也不羞？背后魏兵赶来，却得杜琼、张嶷引兵接应，魏兵方退。陈、魏两人方信孔明先见如神，懊悔不及。

且说邓芝回见孔明，言魏延、陈式如此无礼。孔明笑曰：“魏延素有反相，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，因怜其勇而用之。久后必生患害。”早为一百五回伏笔。正言间，忽流星马报到，说陈式折了四千余人，止有四五百带伤人马屯在谷中，孔明令邓芝再来箕谷抚慰陈式，防其生变。周密之至。一面唤马岱、王平吩咐曰：“斜谷若有魏兵把守，汝二人引本部军越山岭，夜行昼伏，速出祁山之左，举火为号。”又唤马忠、张翼吩咐曰：“汝等亦从山僻小路，昼伏夜行，径出祁山之右，举火为号。与马岱、王平会合，共劫曹真营寨。前番调拨此四人为一路，今又分作两路。吾自从谷中三面攻之，魏兵可破也。”四人领命分头引兵去了。孔明又唤关兴、廖化吩咐曰如此如此，前两路叙明所授之计，此一路不叙明所授之计，待后文始见，是换笔。二人受了密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自领精兵倍道而行。正行间，又唤吴班、吴懿授与密计，又不叙明所授何计，又留在末后分明，亦是换笔。亦引兵先行。

却说曹真心中不信蜀兵来，以此怠慢，纵令军士歇息，只等十日无事，要羞司马懿。不觉守了七日，再放过三日，便要赢他花面矣。忽有人报说谷中有些小蜀兵出来。真令副将秦良引五千兵哨探，不许纵令蜀军近界。图欲瞒过司马懿也。曹真之意只以赌赛为重，不以国事为重。秦良领命，引兵刚到谷中，哨见蜀兵退去。良急引兵赶来，行到五六十里，不见蜀兵，此乃孔明所授密计也。心下疑惑，教军士下马歇息。忽哨马报说：“前面有蜀兵埋伏。”良上马看时，只见山中尘土大起，急令军士堤防。不一时，四壁厢喊声大震，前面吴班、吴懿以兵杀出，末后吩咐的最先出现。背后关兴、廖化引兵杀来。第三起吩咐的出现在第二。左右是山，皆无路走，山上蜀兵大叫：“下马投降者免死！”不尽杀之，而欲降之，计画已定。魏军大半多降。秦良死战，被廖化一刀斩于马下。今番却瞒不过司马懿也。孔明把降卒拘于后军，却将魏兵衣甲与蜀军五千人穿了，扮作魏兵，不见男子扮女子，先见蜀兵扮魏兵。令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引着，此四人重复调拨。径奔曹真寨来。先令报马入寨说：“只有些小蜀兵，尽赶去了。”妙，正合他不许近界之意。真大喜。忽报司马都督差心腹人至。真唤入问之。其人告曰：“今都督用埋伏计，杀蜀兵四千余人。与陈式所折正好相当，武侯正了本矣。司马都督致意将军，教休将赌寨为念，务要用心堤备。”夹叙此一段，笔法妙甚。真曰：“吾这里并无一个蜀兵。”还要强嘴。遂打发来人回去。忽又报秦良引兵回来了，真自出帐迎之。比及到寨，人报前后两处火起。真急回寨后看时，关兴、廖化、吴班、吴懿四将，指麾蜀军就营前杀将进来；重复调拨的，于此再出现。马岱、王平从后面杀来；马忠、张翼亦引兵杀到。第一番调拨与第二番调拨的，却于末后出现。魏兵措手不及，各自逃生。众将保曹真望东而走，背后蜀兵赶来。曹真正奔走，忽然喊声大震，一彪军杀到。真胆战心惊，每到遇救兵处，反故作惊人之笔。视之，乃司马懿也。莫非来取玉带、御马乎？懿大战一场，蜀兵方退。真得脱，羞惭无地。不惟输与孔明，又输与仲达，是双输了，安得不羞。懿曰：“诸葛亮夺了祁山地势，吾等不可久居此处，宜去渭滨安营，再作良图。”真曰：“仲达何以知吾遭此大败也？”懿曰：“见来人报称子丹说并无一个蜀兵，吾料孔明暗来劫寨，因此知之，故相接应。今果中计。司马懿一边事，即在司马懿口中补出。切莫言赌赛之事，只同心报国。”老奸猾，老世事。曹真甚是惶恐，气成疾病，卧床不起。姓曹的如此无用，安得不以大事托之司马氏？兵屯渭滨，懿恐军心有乱，不敢教真引兵。

却说孔明大驱士马，复出祁山。此是四出祁山。劳军以毕，魏延、陈式、杜琼、张嶷四将入帐，拜伏请罪。孔明曰：“是谁失陷了军来？”延曰：“陈式不听号令，潜入谷口，以此大败。”式曰：“此事魏延教我行来。”始而一齐扛帮，继而互相埋怨。孔明曰：“他倒救你，你反攀他！轻轻一句，便将魏延抛开。将令以违，不必巧说！”即令武士推出陈式斩之。须臾，悬首于帐前，以示诸将。此时孔明不杀魏延，欲留之以为后用也。按中忽结一断语，绝妙笔法。孔明既斩了陈式，正议进兵，忽有细作报说：“曹真卧病不起，现在营中治疗。”孔明大喜，谓诸将曰：“若曹真病轻，必便回长安。今魏兵不退，必为病重，故留于军中，以安众人之心。吾写下一书，教秦良的降兵持与曹真，真若见之，必然死矣。”与前番致书于周郎一样局面。遂唤降兵至帐下，问曰：“汝等皆是魏军，父母妻子多在中原，不宜久居蜀中。今放汝等回家，若何？”武侯妙人。众军泣泪拜谢。孔明曰：“曹子丹与吾有约，吾有一书，汝等带回送与子丹，必有重赏。”武侯妙人。魏军领了书，奔回本寨，将孔明书呈与曹真。真扶病而起，拆封视之。其书曰：

汉丞相、武乡侯诸葛亮，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：窃谓夫为将者，能去能就，能柔能刚；能进能退，能弱能强。不动如山岳，难知如阴阳。无穷如天地，充实如太仓。浩渺如四海，眩曜如三光。预知天文之旱涝，先识地理之平康。察阵势之期会，揣敌人之短长。嗟尔无学后辈，上逆穹苍，助篡国之反贼，称帝号于洛阳。走残兵于斜谷，遭霖雨于陈仓。水陆困乏，人马猖狂。拋盈郊之戈甲，弃满地之刀枪。都督心崩而胆裂，将军鼠窜而狼忙。无面见关中之父老，何颜入相府之厅堂！史官秉笔而记录，百姓众口而传扬：仲达闻阵而惕惕，子丹望风而遑遑。吾军兵强而马壮，大将虎奋以龙骧；扫秦川为平壤，荡魏国作丘荒！真是一篇叶韵祭文。

曹真看毕，恨气填胸，至晚死军中。又是一个王郎。司马懿用兵车装载，差人送赴洛阳安葬。魏主闻知曹真已死，即下诏催司马懿出战。懿提大军来与孔明交锋，隔日先下战书。仲达此时亦是不得已。

孔明谓诸将曰：“曹真必死矣。”遂批回“来日交锋”，使者去了。孔明当夜教姜维受了密计，如此而行；又唤关兴，吩咐如此如此。又不知先生用何妙计。次日，孔明尽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滨：一边是河，一边是山，中央平川旷野，好片战场。正好摆阵耍子。两军相迎，以弓箭射住阵角。三通鼓罢，魏阵中门旗开处，司马懿出马，众将随后而出。只见孔明端坐于四轮车上，手摇羽扇。二人向来并不曾交话，此是第一番相见。懿曰：“吾主上法尧禅舜，开口便说禅代，正为他日效尤张本。相传两帝，坐镇中原，容汝蜀、吴两国者，乃吾主宽慈仁厚，恐伤百姓也。汝乃南阳一耕夫，不识天数，强要相侵，理宜殄灭！如省心改过，宜即早回，各守疆界，以成鼎足之势，免致生灵涂炭，汝等皆得全生！”孔明笑曰：“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安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乎！对嗣君开口说先帝，对敌人亦开口只说先帝。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。汝祖父皆为汉臣，世食汉禄，不思报效，反助篡逆，岂不自耻？”懿羞惭满面曰：“吾与汝决一雌雄！汝若能胜，吾誓不为大将！汝若败时，早归故里，吾并不加害！”又是一番赌赛。

孔明曰：“汝欲斗将？斗兵？斗阵法？”偏有许多斗法。懿曰：“先斗阵法。”孔明曰：“先布阵我看。”懿入中军帐下，手执黄旗招飐，左右军动，排成一阵，复上马出阵，问曰：“汝识吾阵否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军中末将亦能布之。此乃‘混元一气阵’也。”取“混一”之意。懿曰：“汝布阵我看。”孔明入阵，把羽扇一摇，复出阵前，问曰：“汝识我阵否？”懿曰：“量此‘八卦阵’，如何不识！”一气主合，八卦主分，以分破合也。孔明曰：“识便识了，敢打我阵否？”懿曰：“既识之，如何不敢打！”孔明曰：“汝只管打来。”司马懿回到本阵中，唤戴凌、张虎、乐綝三将，吩咐曰：“今孔明所布之阵，按休、生、伤、杜、景、死、惊、开八门。汝三人可从正东‘生门’打入，往西南‘休门’杀出，复从正北‘开门’杀入：此阵可破。汝等小心在意。”如黄承彦教陆逊之语。于是戴凌在中，张虎在前，乐綝在后，各引三十骑，从生门打入。两军吶喊相助。三人杀入蜀阵，只见阵如连城，冲突不出。三人慌引骑过阵脚，往西南冲去，却被蜀兵射住，冲突不出。鱼腹浦前，石疑是人；祁山寨前，人疑是石。阵中重重叠叠，都有门户，那里分东西南北？妙写阵法。三将不能相顾，只管乱撞，但见愁云漠漠，惨雾蒙蒙。又加此二句，更见阵法之神奇。喊声起处，魏军一个个皆被缚了，赌阵法输了。送到中军。孔明坐于帐中，左右将张虎、戴凌、乐綝并九十个军，皆缚在帐下。孔明笑曰：“吾纵然捉得汝等，何足为奇。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，教他再读兵书，重观战策，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。叫他回去读书，竟似对求试不中的秀才说。汝等性命既饶，当留下军器战马。”遂将众人衣甲脱了，以墨涂面，步行出阵。司马懿与曹真赌只赌得红粉涂面，今却搽了墨脸，更是难当。司马懿见之大怒，回顾诸将曰：“如此挫败锐气，有何面目回见中原大臣耶！”即指挥三军，奋死掠阵。懿自拔剑在手，引百余骁将，摧督冲杀。两军恰才相会，忽然阵后鼓角齐鸣，喊声大震，一彪军从西南上杀来，乃关兴也。第二次授计者出现在前。懿分后军当之，复摧军向前厮杀。忽然魏兵大乱，原来姜维引一彪军悄地杀来。第一次授计者出现在后。蜀兵三路夹攻，懿大惊，急忙退军。蜀兵周围杀到，懿引三军望南死命冲出。魏兵十伤六七。斗兵斗将又输了。司马懿退在渭滨南岸下寨，坚守不出。

孔明收得胜之兵，回到祁山时，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茍安解送粮米至军中交割。茍安好酒，于路怠慢，违限十日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，误了三日，便该处斩！汝今误了十日，有何理说？”喝令推出斩之。与陈式正是同罪。长使杨仪曰：“茍安乃李严用人，又兼钱粮多出西川，若杀此人，后无人敢送粮也。”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缚，杖八十放之。不斩此人反受其误，可见好人做不得。茍安被责，心中怀恨，连夜引亲随五六骑，径奔魏寨投降。苟安不是苟，竟是狗矣！懿唤入，茍安拜告前事。懿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孔明多谋，汝言难信。汝能为我干一件大功，吾那时奏准天子，保汝为上将。”安曰：“但有甚事，即当效力。”懿曰：“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，说孔明有怨上之意，早晚欲称为帝；使汝主诏回孔明，便是汝之功。”此奉答前文马谡反间之计，彼此相对。茍安允诺，径回成都，见了宦官，得其人矣。布散流言，说孔明自倚大功，早晚必将篡国。宦官闻知大惊，即入内奏帝，细言前事。官中府中，不宜异同。后主惊讶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宦官曰：“可诏还成都，消其兵权，免生叛逆。”后主下诏，宣孔明班师回朝。亲小人，远贤臣，后汉所以倾颓也。蒋琬出班奏曰：“丞相自出师以来，累建大功，何故宣回？”后主曰：“朕有机密事，必须与丞相面议。”也会说谎。即遣使赍诏星夜宣孔明回。使命径到祁山大寨，孔明接入，受诏以毕，仰天叹曰：“主上年幼，必有佞臣在侧！吾正欲建功，何故取回？我如不回，是欺主也。若奉命而退，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。”苟安之罪，上通于天。姜维问曰：“若大军退，司马懿乘势掩杀，当复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吾今退军，可分五路而退。今日先退此营，假如营内兵一千，却掘二千灶。今日掘三千灶，明日掘四千灶，每日退军，添灶而行。”孙膑减灶之法，武侯反用之；虞诩增灶之法，武侯正用之。杨仪曰：“昔孙膑擒庞涓，用添兵减灶之法；今丞相退兵，何故增灶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善能用兵，知吾退兵，必然追赶；心中疑吾有伏兵，定于旧营内数灶；见每日增灶，兵又不知退与不退，则疑不敢追。吾徐徐而退，自无损兵之患。”方将添灶计策解说一遍。遂传令退军。

却说司马懿料茍安行计停当，只待蜀兵退时，一齐掩杀。正踌躇间，忽报蜀寨空虚，人马皆去。懿因孔明多谋，不敢轻追，自引百余骑前来蜀营内踏看，教军士数灶，不出先生所料。仍回本寨；次日，又教军士赶到那个营内，查点灶数。回报说：“这营内之灶，比前又增一分。”司马懿谓诸将曰：“吾料孔明多谋，今果添兵增灶，吾若追之，必中其计；谁知已中孔明之计。不如且退，再作良图。”于是回军不追。孔明不折一人，望成都而去。次后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，说孔明退兵之时，未见添兵，只见增灶。懿仰天长叹曰：“孔明效虞诩之法，瞒过吾也。其谋略吾不如之！”遂引大军回洛阳。正是：

棋逢敌手难相胜，将过良才不敢骄。

未知孔明回到成都，竟是如何。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六卷完）

# 第十七卷

##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

或谓武侯妆神作怪，不过为割麦之计，毋乃为人所笑？予曰：不然。今天下之妆神作怪者，大抵类此矣。书符遣将，祷雨祈晴，使人群相尊奉，称其道法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；烧丹炼药，却老延年，使人转相传述，指曰仙翁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；杖锡升座，讲佛谈禅，使人疑为慧远再来，生公复出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；歌姬舞妓，尽态极妍，使人疑为天上飞琼，山中神女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；翰墨丹青，琴棋诸艺，穷工斗巧，竭智悉能，使人疑其笔下有神，腕中有鬼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；星卜堪舆，医方杂术，推吉论凶，知生决死，使人疑其胸罗阴阳，心通造化，无他故也，重口食也。推而准之，比比皆是，何独笑一武侯哉？

劳师远征，动以年岁，杨仪请立换班之法，可谓善矣。然使及期而不代，此连称、管至父之所以作乱于齐也。一旦大敌猝临，新军未至，不从权则无以应敌，欲从权则又恐失信于我军。当此之时，将何法以处之乎？而武侯则更有妙术焉。以为我欲从权，而人必以我为失信，惟我不失信，而人乃乐于从权。于是不以驱之载者督其战，正以遣之去者鼓其战。《易》曰：“悦以先民，民忘其劳；悦以犯难，民忘其死。”武侯其得此道也夫！

君子读书至此，而叹粮之为累大也。民以食为天，兵亦以食为天。侯割陇上之麦，迫于无粮耳。司马懿之不战，亦曰粮尽而彼自退耳。郭淮之请断剑阁，又曰截其粮道，则彼自乱耳。前者苟安之被责而兴谤，不过以解粮之过期；今者李严之遗书以相欺，亦不过为运粮之有缺。嗟呼！兵之需饷如此，而饷之艰难又如此，然则将如之何哉？故国家兵未足必先足食，食不足无宁去兵。

吓司马懿，则孔明之外又有孔明。东西南北一人化作四人，何其多而幻也！诱张郃，则魏延之外止有关兴，关兴之外止有魏延。轮流转换，两人只是两人，何其少而穷也！非多而幻，须吓司马懿不得；非少而穷，亦诱张郃不得。

假张飞两度撮空，假姜维一悉窃冒，假孔明四面分身，前后可称三绝。罾口川中捕一活鱼，鱼腹浦边放一生鹿，木门道上获一死獐，前后又可称三绝。

却说孔明用减兵添灶之法，退兵到汉中；司马懿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赶，亦收兵回长安去了；因此罢兵不曾折了一人。孔明大赏三军已毕，回到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“老臣出了祁山，欲取长安，承陛下降诏召回，不知有何大事？”后主无言可对，活画一昏庸之主。良久，乃曰：“朕久不见丞相之面，心甚思慕，故特诏回，一无他事。”又来说谎。孔明曰：“此非陛下本心，必有奸臣谗谮，言臣有异志也。”一语道着。后主闻言，默然无语。活画一昏庸之主。孔明曰：“老臣受先帝厚恩，誓以死报。今若内有奸邪，臣何能讨贼乎？”后主曰：“朕因过听宦官之言，一时召回丞相。今日茅塞方开，悔之不及矣。”活画一昏庸之主。孔明遂唤众宦官究问，方知是茍安流言，急令人补之，已投魏国去了。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，余皆废出宫外；又深责蒋琬、费祎等不能觉察奸邪，规谏天子。责攸之、袆、允等之咎，《前出师表》已言之矣。二人唯唯服罪。孔明拜辞后主，复到汉中，一面发檄令李严应付粮草，仍运赴军前；一面再议出师。杨仪曰：“前数兴兵，军力疲敝，粮又不继；今不如分兵两班，以三个月为期；且如二十万之众，只领十万出祁山，住了三个月，却教这十万替回，循环相辅。若此则兵力不乏，然后徐徐而进，中原可图矣。”轮流更换之法，使兵不苦于进征，“三年破斧”之诗，可以勿作矣。孔明曰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吾伐中原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当为此长久之计。”死而后已，曷计其年。遂下令分兵两班，限一百日为期，循环相转，所谓“及瓜期而代”。违限者按军法处治。

建兴九年春二月，此处忽点时序，正与后文四月麦熟相应。孔明复出师伐魏。时魏太和五年也。魏主曹睿知孔明又伐中原，急召司马懿商议。懿曰：“今子丹已亡，臣愿竭一人之力，剿除寇贼，以报陛下。”贼反以汉为贼。贼者，汉之贼；汉者，亦贼之贼也。睿大喜，设宴待之。次日，人报蜀兵寇急。贼反以伐为寇，有巡检为强盗所擒，而巡检呼盗为爷爷，盗骂巡检为强盗者，其犹此乎？睿即命司马懿出师御敌，亲排銮驾送出城外。司马懿渐渐与曹操相似。懿辞了魏主，径到长安，大会诸路人马，计议破蜀兵之策。张郃曰：“吾愿引一军去守雍、郿，以拒蜀兵。”懿曰：“郃前军不能独当孔明之众，而又分兵为前后，非胜算也。不如留兵守上邽，余众悉往祁山。公肯为先锋否？”懿之资张郃，犹真之资王双。郃大喜曰：“吾素怀忠义，欲尽心报国，惜未遇知己；今都督肯委重任，虽万死不辞！”说出一“死”，为之兆也。于是司马懿令张郃为先锋，总督大军。又令郭淮守陇西诸郡，其余众将各分道而进。前军哨马报说：“孔明率大军望祁山进发，前部先锋王平、张嶷径出陈仓，过剑阁，由散关望斜谷而来。”蜀兵之来，却在魏兵一边叙出。司马懿谓张郃曰：“今孔明长驱大进，必将割陇西小麦，以资军粮。汝可结营祁山，吾与郭淮巡略天水诸郡，以防贼兵割麦。”谨防偷麦，贼一发以汉为贼。郃领诺，遂领四万兵守祁山。懿引大军望陇西而去。以上按过司马，以下再叙武侯。

却说孔明兵至祁山，此是五出祁山。安营已毕，见渭滨已有魏兵提备，乃谓诸将曰：“此必是司马懿也。即今营中乏粮，履遣人催并李严运米应付，却只是不到。预为李严赚武侯伏笔。吾料陇上麦熟，可密引兵割之。”于是留王平、张嶷、吴班、吴懿四将守祁山营，孔明自引姜维、魏延等诸将前到卤城。卤城太守素知孔明，慌忙开城出降。先声夺人。孔明抚慰毕，问曰：“此时何处麦熟？”太守告曰：“陇上麦已熟。”孔明乃留张翼、马忠守卤城，自引诸将并三军望陇上而来。前军回报说：“司马懿引兵在此。”孔明惊曰：“此人预知吾来割麦也。”亦算是绝粮道。即沐浴更衣，读者至此，必谓又如拜井出泉故事，祷之于天，以求食也。推过一般三辆四轮车来，车上俱要一样妆饰。此车乃孔明在蜀中预先造下的。与黑油车又自不同。当下令姜维引一千军护车，五百军擂鼓，伏在上邽之后；第一路。马岱在左，魏延在右，亦各引一千军护车，五百军擂鼓。第二、第三路。每一辆车，用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发仗剑，手执七星皂旛，在左右推车。又来作怪。三人各受计，引兵推车而去。孔明又令三万军各执镰刀驮绳，伺候割麦。原来妆妖作怪，只是为此。却选二十四个精壮之士，各穿皂衣，披发跣足，仗剑簇拥四轮车，为推车使者。令关兴结束做天蓬模样，是《西游记》猪八戒名色。○今之打劫东西者，往往搽画头脸，想亦用此法也。手执七星皂旛，步行于车前。孔明端坐于上，望魏营而来。

哨探军见之大惊，不知是人是鬼，在众人眼中，写一作怪跷蹊之孔明。火速报知司马懿。懿自出营视之，只见孔明簪冠鹤氅，手摇羽扇，端坐于四轮车上；左右二十四人，披发仗剑；前面一人，手执皂旛，隐隐似天神一般。又像七星坛前祭风时形状。○又在司马懿眼中写一作怪跷蹊之孔明。懿曰：“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！”遂拨二千人马吩咐曰：“汝等疾去，连车带人，尽情都捉来！”诸葛妆神，司马又要捉鬼。魏兵领命，一齐赶来。孔明见魏兵追赶来，便教回车，遥望蜀营，缓缓而行。魏兵皆骤马追赶，《西厢》曲云：“马儿慢慢行，车见紧紧随。”今却是车儿慢慢行，马儿紧紧随矣。但见阴风习习，冷雾漫漫。尽力赶了一程，追之不上。是《西游记》孙行者神通。各人大惊，都勒住马言曰：“奇怪！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，只见在前，追之不上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见魏兵不追，又令推车过来，朝着魏兵歇下。一发作怪，倒好耍子。魏兵犹豫良久，又放马过来。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。魏兵又赶了二十里，只见在前，不曾赶上，竟似海上三神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尽皆痴呆。孔明教回过车，朝着魏兵，推车倒行。一发作怪，倒好耍子。魏兵又欲追赶。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。传令曰：“孔明善会八门遁甲，能驱六丁六甲之神。此乃六甲天书内‘缩地’之法也，借司马懿口中下一脚注。众军不可追之。”众军方勒马回时，左势下战鼓大震，一彪军杀来，懿急令兵拒之。只见蜀兵队里二十四人，披发仗剑，皂衣跣足，拥出一辆四轮车，车上端坐孔明，簪冠鹤氅，手摇羽扇。又是一个孔明，与前却是两个孔明，作怪之极。懿大惊曰：“方才那个车上坐着孔明，赶了五十里，追之不上，如何这里又有孔明？怪哉！怪哉！”不知遁甲天书中，可有此等变化？言未毕，右势下战鼓又鸣，一彪军杀来，四轮车上亦坐着一个孔明，左右亦有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法仗剑，拥车而来。叙法比前变。又是一个孔明，与前却是三个孔明，作怪之极。懿心中大疑，回顾诸将曰：“此必神兵也！”疑是六丁六甲变的。众军心下大乱，不敢交战，各自奔走。

正行之际，忽然鼓声大震，又一彪军杀到：当先一辆四轮车，孔明端坐于上，左右推车使者同前一般。又是一个孔明，与前却是四个孔明，作怪之极。○叙法又变。魏兵无不骇然。司马懿不知是人是鬼，又不知蜀兵多少，十分惊惧，急急引兵奔入上邽，闭门不出。一个孔明当不起，又生出无数孔明。司马懿真要吓杀也。此时孔明早令三万精兵将陇上小麦割尽，运赴卤城打晒去了。今人虽有吃食意智，却算不出这等神通。司马懿在上邽城中，三日不敢出城。此时麦已晒干矣。后见蜀兵退去，方敢令军出哨。于路捉得一蜀兵，来见司马懿。懿问之，其人告曰：“某乃割麦之人，因走失马匹，被捉前来。”懿曰：“前者是何神兵？”竟道是神兵。答曰：“三路伏兵，皆不是孔明，乃姜维、马岱、魏延也。借蜀兵口中注明。每一路只有一兵军护车，五百兵擂鼓，只是先来诱阵的车上乃孔明也。”又注明一句。懿仰天长叹曰：“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！”忽报副都督郭淮入见。懿接入，礼毕。淮曰：“吾闻蜀兵不多，现在卤城打麦，可以击之。”懿细言前事。淮笑曰：“只瞒过一时；今已识破，何足道哉！只怕到底识不破。吾引一军攻其后，公引一军攻其前，卤城可破，孔明可擒矣。”懿从之，遂分兵两路而来。如今不怕鬼了。

却说孔明引军在卤城打晒小麦，忽唤诸将听令曰：“今夜敌人必来攻城。吾料卤城东西麦田之内，足可伏兵，割了麦去止剩光地，正好屯兵。谁敢为我一往？”姜维、魏延、马忠、马岱四将出曰：“某等愿往。”孔明大喜，乃命：“姜维、魏延各引二千兵，伏于东南西北两处；马岱、马忠各引二千兵，伏在西南东北两处，前是四个孔明，今亦是四面埋伏。只听炮响，四角一齐杀来。”四将引兵，受计去了。孔明自引百余人，各带火炮出城，伏在麦田之内等候。

却说司马懿引兵径到卤城下，日已昏黑，乃谓诸将曰：“若白日进兵，城中必有准备；今可乘夜晚攻之。只怕夜里有鬼。此处城低壕浅，可便打破。”遂屯兵城外。一更时分，郭淮亦引兵来。两下合兵，一声鼓响，把卤城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城上万弩齐发，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进。忽然魏军中信炮连声，三军大惊，又不知何处兵来。先闻炮声，又恐是驱使雷神。淮令人去麦田搜时，四角上火光冲天，喊声大震，四路蜀兵一齐杀至。卤城四门大开，城内兵杀出，里应外合，大杀了一阵，魏兵死者无数。是被天蓬元帅击死了。司马懿引败兵奋死突出重围，占住了山头。郭淮亦引败兵奔到山后扎住。孔明入城，令四将于四角上安营。犄角之势。郭淮告司马懿曰：“今与蜀兵相持许久，无策可退。目下又被杀了一阵，折伤三千余人，折兵之数，在郭淮口中补出。若不早图，日后难退矣。”懿曰：“当复如何？”淮曰：“可发檄文调雍、凉人马，并力剿杀。吾愿引军袭剑阁，截其归路，使彼粮草不通，武侯割陇上之麦，所重在粮；郭淮欲截剑阁之路：亦所重在粮。三军慌乱，那时乘势击之，敌可灭矣。”懿从之，及发檄文星夜往雍、凉调拨人马。不一日，大将孙礼引雍、凉诸郡人马到。懿即令孙礼约会郭淮去袭剑阁。与前之袭街亭一样算计。

却说孔明在卤城相拒日久，不见魏兵出战，乃唤马岱、姜维入城听令曰：“今魏兵守住山险，不与吾战，一者料吾麦尽无粮，二者令兵去袭剑阁，断吾粮道也。汝二人各引一万军，先去守住险要，魏兵见有准备，自然退去。”与前之使马谡、王平守街亭一样算计。二人引兵去了。长史杨仪入帐告曰：“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，今已限足，汉中兵已出川口，前路公文已到，只待会兵交换，见存八万军，内四万该与换班。”孔明曰：“既有令，便教速行。”众军闻知，各各收拾起程。军士思家，归心如箭。忽报孙礼引雍、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，去袭取剑阁，司马懿自引兵来攻卤城了。蜀兵无不惊骇。欲归不得，惊骇可知。杨仪入告孔明曰：“魏兵来得甚急，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，待新来兵到，然后换之。”杨仪是老实算计。孔明曰：“不可。吾用兵命将，以信为本。既有令在先，岂可失信？且蜀兵应去者，皆准备归计，其父母妻子依扉而望。吾今便有大难，决不留他。”即传令教应去之兵，当日便行。武侯是巧妙机权，着实要他去，正是着实不要他去也。众军闻之，皆大呼曰：“丞相如此施恩，我等愿且不回，各舍一命，大杀魏兵，以报丞相！”方知武侯几句抚慰言语，赛过一纸催督公文。孔明曰：“尔等应该还家，岂可复留于此？”妙在只是打发他去，却是不留之留。众军皆欲出战，不愿回家。越打发他，越不肯去。孔明曰：“汝等既要与我出战，可出城安营，待魏兵到，莫待他息喘，便急攻之：此以逸待劳之法也。”要去时便再三遣归，不去时便立刻要战，足见机权之妙。众兵领命，各执兵器，欢喜出城，列阵而待。

却说西凉人马倍道而来，走的人马困乏；方欲下营歇息，被蜀兵一拥而进，人人奋勇，将锐兵骁，雍、凉兵抵敌不住，望后便退。蜀兵奋力追杀，杀得那雍、凉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。以少胜众，全亏以逸待劳。孔明出城，收聚得胜之兵，入城赏劳，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。孔明大惊，拆封视之。书云：

近闻东吴令人入洛阳，与魏连和；令吴取蜀，幸吴尚未起兵。今严探知消息，伏望丞相，早作良图。

孔明览毕，甚是惊疑，乃聚众将曰：“若东吴兴兵寇蜀，吾须索速回也。”试令读《三国》者掩卷猜之，谓书中之言真乎？假乎？若曰真也，则洛阳有此消息，何不知会司马懿？而今司马懿一边曾不闻也？即传令，教：“祁山大寨人马且退回西川。司马懿知吾屯军在此，必不敢追赶。”于是王平、张嶷、吴班、吴懿，分兵两路，徐徐退入西川去了。

张郃见蜀兵退去，恐有计策，不敢来追，乃引兵来见司马懿曰：“今蜀兵退去，不知何意？”懿曰：“孔明诡计极多，不可轻动。惊弓之鸟。不如坚守，待他粮尽，自然退去。”大将魏平出曰：“蜀兵拔祁山之营而退，正可乘胜追之。都督按兵不动，畏蜀如虎，卧龙亦是卧虎。奈天下笑何？”懿坚执不从。

却说孔明知祁山兵已回，遂唤马忠、杨仪入帐，授以密计，先引一万弓弩手，去剑阁、木门道，两下埋伏；若魏兵追到，听吾炮响，急滚下木石，先截其去路，两头一齐射之。二人引兵去了。此处授计，明白叙出，与前回文法不同。又唤魏延、关兴引兵断后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，城内乱堆柴草，虚放烟火。大兵尽望木门道而去。去得井井有条。

魏营巡哨兵来报司马懿曰：“蜀兵大队已退，但不知城中还有多少兵。”懿自往视之，见城上插旗，城中烟起，笑曰：“此乃空城也。”令人探之，果是空城。懿大喜曰：“孔明已退，谁敢追之？”方知旌旗烟火非拒其追，正诱其追也。先锋张郃曰：“吾愿往。”懿阻曰：“公性急躁，不可去。”郃曰：“都督出关之时，命吾为先锋；今日正是立功之际，正是效死之日。却不用吾，何也？”懿曰：“蜀兵退去，险阻处必有埋伏，须十分仔细，方可追之。” 郃曰：“吾已知得，不必挂虑。”懿曰：“公自欲去，莫要追悔。”郃曰：“大丈夫舍身报国，虽万死无恨。”说一“死”字在他口内，明明道破下文。懿曰：“公既坚执要去，可引五千兵先行；却教魏平引二万马步兵后行，以防埋伏。吾自引三千兵随后策应。”写仲达仔细之极。张郃领命，引兵火速追赶。行到三十余里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树林内闪出一彪军，为首大将横刀勒马大叫曰：“贼将引兵那里去！”郃回头视之，乃魏延也。不以无伏兵诱之，正以有伏兵诱之。郃大怒，回马交锋。不十合，延诈败而走。使知伏兵之无用，则伏兵不足畏矣。郃又追赶三十余里，勒马回顾，全无伏兵，忽间一段无伏兵处，使知伏兵之迢递，则伏兵不足畏矣。又策马前追。方转过山坡，忽又喊声大起，一彪军拥出，为首大将乃关兴也。不止以一路伏兵诱之，又再以一路伏兵诱之。横刀勒马大叫曰：“张郃休走！有吾在此！”郃就拍马交锋。不十合，兴拨马便走。使知伏兵之皆无用，则伏兵又不足畏矣。郃随后追之。赶到一密林内，郃心疑，令人四下哨探，并无伏兵，再间一段无伏兵处，使知伏兵又如此之迢递，则伏兵愈不足畏矣。于是放心又赶。不想魏延又抄在前面；郃又与战十余合。延又败走。郃愤怒赶来，又被关兴抄在前面，截住去路。后所见之伏兵，即前所见之伏兵，便知伏兵之更无添换，则伏兵愈不足畏矣。郃大怒，拍马交锋，战有十合，蜀兵尽弃衣甲什物等件，塞满道路。魏兵皆下马争取。以利诱之。延、兴二人，轮流交战。省笔法。张郃奋勇追赶。看看天晚，赶到木门道口，魏延拨回马，高声大骂曰：“张郃逆贼：吾不与汝相拒，汝只顾赶来，吾今与汝决一死战！”郃十分忿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取魏延。延挥刀来迎，战不十合，延大败，弃尽衣甲、头盔、匹马，引败兵望木门道中而走。如此，方才引得到木门道去。张郃杀的性起，又见魏延大败而逃，乃骤马赶来。此时天色昏黑，一声炮响，山上火光冲天，大石乱柴滚将下来，阻截去路。今番着了道儿。郃大惊曰：“我中计矣！”急回马时，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，中间只有一段空地，两傍皆是峭壁，郃进退无路。忽一梆子响，两下万弩齐发，将张郃并百余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。此日之死，早在三出祁山时伏之。后人有诗曰：

伏弩齐飞万点星，木门道上射雄兵。至今剑阁行人过，犹说军师旧日名。

却说张郃已死，随后魏兵追到，见塞了道路，已知张郃中计。众军勒回马急退，读至此必谓一篇妙文已完，不谓又有一篇妙文在后。忽听的山头上大叫曰：“诸葛丞相在此！”众军仰视，只见孔明立于火光之中，指众军而言曰：“吾今日围猎，欲射一‘马’，司马之马。误中一‘獐’。张郃之张。汝各人安心而去，上覆仲达，早晚必为吾所擒矣。”木门道射张郃是一篇叙传，续以武侯几句言语，竟是一篇论赞。此段妙文更出意外。魏兵回见司马懿，细告前事。懿悲伤不已，仰天叹曰：“张隽乂身死，吾之过也！”又是几句论赞。乃收兵回洛阳。魏主闻张郃死，挥泪叹息，令人收其尸，厚葬之。

却说孔明入汉中，欲归成都见后主。都护李严妄奏后主曰：“臣已备办军粮，行将运赴丞相军前，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。”两舌之人今日多有，毋独怪李严也。后主闻奏，即命尚书费祎入汉中见孔明，问班师之故。祎至汉中，宣后主之意。孔明大惊曰：“李严发书告急，说东吴将兴兵寇川，因此班师。”费祎曰：“李严奏称军粮已办，丞相无故回师，天子因此命某来问耳。”孔明大怒，令人访察，乃是李严因军粮不济，怕丞相见罪，故发书取回，却又妄奏天子，遮饰已过。此处方才叙明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匹夫为一己之故，废国家大事！”令人召至，欲斩之。费祎劝曰：“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，姑且宽恕。”照应八十五回中事。孔明从之。费祎即具表启奏天子。后主览表，勃然大怒，叱武士推出李严斩之。参军蒋琬出班奏曰：“李严乃先帝托孤之臣，先帝能知马谡，而不能知李严，可见知人之难。望乞恩宽恕。”后主从之，即谪为庶人，徙于梓潼郡闲往。

孔明回到成都，用李严子李丰为长史，黜其父而用其子，是孔明无成心处。积草屯粮，讲阵论武，整治军器，存恤将士，三年然后出征。两川人民军士，皆仰其恩德。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。时建兴十二年春二月。孔明入朝奏曰：“臣今存恤军士，已经三年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不便讨贼，更待何时？粮草丰足，军器完备，人马雄壮：可以伐魏。今番若不扫清奸党、恢复中原，誓不见陛下也！”已为五丈原之谶，○武侯此行果然不复见后主矣。读书至此，为之一哭。后主曰：“方今已成鼎足之势，吴、魏不曾入寇，相父何不安享太平？”孔明曰：“臣受天帝知遇之恩，梦寐之间，未尝不设伐魏之策。竭力尽中，为陛下克复中原，重兴汉室，臣之愿也。”言未毕，班部中一人出曰：“丞相不可兴兵。”众视之：乃谯周也。正是：

午侯尽瘁惟忧国，太史知机又论天。

未知谯周有何议论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

观武侯渭桥之败，而益信魏延子午谷之计，非善计也。武侯不能必魏人之不防渭桥，魏延安能必魏人之不防子午谷哉？且烧渭桥而不克，则一败犹可以复胜；若便出子午谷而不遂，则一败将不可复胜。故武侯宁为渭桥之偶有一失，而必不为子午谷之侥幸于一得耳。

司马懿之使郑文为内应，犹孟获之使孟优为内应也。而孟优未尝杀一人以取孔明之信，郑文则自杀一将以取孔明之信，是司马懿之谋巧于孟获也。孔明欲赚司马懿而止赚一秦朗，犹姜维之欲赚曹真而止杀一费耀也。乃姜维则以我献书，而使彼中我之计；孔明即以彼献书，而使彼自中彼之计：是孔明之计巧于姜维也。两巧相对，而尤巧者胜焉，真令读者惊心悦目。

平蛮之时，曾用木兽矣。而驱兵之木兽，止用于一时，运粮之木兽，可用之永久，则后之兽，更奇于前之兽也。割麦之时，尝妆神将矣，而陇上之神将，使人背地割麦，渭滨之神将，妙在当面夺粮，是后之将，更奇于前之将也。以木为兽，能使之活；以人为兵，能使之神。却不止一番，偏用两番，又各各惊人，各各出色。若在稗官捏造，不足为怪，而此独为正史中之所实有者，岂非造物奇观！

天下事有我能为之，人亦能学之者矣。而学之者终不如为之者能知其变，则学者不如为者之智也。且为之者能使学之者之适为我用，则学者反受为者之愚也。武侯木牛流马，不但不禁人学，正欲使人学，而人乃至于不敢学。妙哉，技至此乎！

却说谯周官居太史，颇明天文；见孔明又欲出师，乃奏后主曰：“臣今职掌司天台，但有祸福，不可不奏。近有群鸟数万，自南飞来，投于汉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。鸟兽之变。臣又观天象，见奎星缠于太白之分，盛气在北，不利伐魏。星辰之变。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。草木之变。○梁木其坏，正应武侯之死。有此数般灾异，丞相只宜谨守，不可妄动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当竭力讨贼，岂可以虚妄之灾氛，而废国家大事耶？”遂命有司设太牢祭于昭烈之庙，武侯此去，便与昭烈之庙永别。读书至此，为之一哭！涕泣拜告曰：“臣亮五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负罪非轻！今臣复统全师，再出祁山，誓竭力尽心，剿灭汉贼，恢复中原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！”告后主之言，即以告先帝。祭毕，拜辞后主，星夜至汉中，聚集诸将商议出师。忽报关兴病亡，孔明放声大哭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与哭张苞仿佛。然一在将归，一在初出，又各不同。众将再三劝解，孔明叹曰：“可怜忠义之人，天不与以寿！我今番出师，又少一员大将也！”后人有诗叹曰：

生死人常理，蜉蝣一样空。但存忠孝节，何必寿乔松。

孔明引蜀兵三十四万，分五路而进，令姜维、魏延为先锋，皆出祁山取齐；令李恢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候。以下按过武侯一边，再叙魏国一边。

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，改为青龙元年。青蛇见御座，早为此日改元之兆。此时乃青龙二年春二月也。近臣奏曰：“边官飞报蜀兵三十余万，分五路复出祁山。”魏主曹睿大惊，急召司马懿至，谓曰：“蜀人三年不曾入寇，今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”懿奏曰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中原旺气正盛，奎星犯太白，不利于西川。与谯周之言相应。今孔明自负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败亡也。臣托陛下洪福，当往破之。但愿保四人同去。” 睿曰：“卿保何人？”懿曰：“夏侯渊有四子：长名霸，字仲权；次名威，字季权；三名惠，字雅权；四名和，字义权。霸、威二人，弓马熟娴；惠、和二人，谙知韬略。此四人常欲为父报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为左右先锋，夏侯惠、夏侯和为行军司马，共赞军机，以退蜀兵。”前所荐郝昭、张郃已死，今又引出四人来。睿曰：“向者夏侯楙驸马违误军机，失陷了许多人马，至今羞惭不回。今此四人，亦与楙同否？”懿曰：“此四人非夏侯楙所可比也。”睿乃从其请，即命司马懿为大都督，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，各处兵马皆听调遣。懿受命，辞朝出城。睿又以手诏赐懿曰：

卿到渭滨，宜坚壁固守，勿与交锋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诈退诱敌，卿慎勿追。待彼粮尽，必将自走，然后乘虚攻之，则取胜不难，亦免军马疲劳之苦，计莫善于此也。此诏出于司马懿之意，乃密令天子赐之耳，恐诸将欲战故也。

司马懿顿首受诏，即日到长安，聚集各处军马共四十万，皆来渭滨下寨；又拨五万军，于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桥，令先锋夏侯霸、夏侯威过渭水安营；又于大营之后东原，筑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筑城便是欲守不欲战之意。懿正与众将商议间，忽报郭淮、孙礼来见。懿引入，礼毕，淮曰：“今蜀兵现在祁山，傥跨渭登原，接连北山，阻绝陇道，大可虞也。”懿曰：“所言甚善。公可就总督陇西军马，据北原下寨，深沟高垒，按兵休动；只待彼兵粮尽，方可攻之。”即曹睿手诏中语。郭淮、孙礼领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

却说孔明复出祁山，此是六出祁山。下五个大寨，按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；自斜谷直至剑阁，一连又下十四个大寨，分屯军马，以为久计。已有不欲复退之势。每日令人巡哨。忽报郭淮、孙礼领陇西之兵，于北原下寨。孔明谓诸将曰：“魏兵于北原安营者，惧吾取此路，阻绝陇道也。吾今虚攻北原，却暗取渭滨。令人扎木筏百余只，上载草把，选惯熟水手五千人驾之。我夤夜只攻北原，司马懿必引兵来救。彼若少败，我把后军先渡过岸去，然后把前军下于筏中，休要上岸，顺水取浮桥放火烧断，以攻其后。吾自引一军去取前营之门。若得渭水之南，则进兵不难矣。”武侯此算亦是妙着，但恨为司马懿猜破耳。诸将遵令而行。早有巡哨军飞报司马懿。懿唤诸将议曰：“孔明如此设施，其中有计。彼以取北原为名，顺水来烧浮桥，乱吾后，却攻吾前也。”以前往往只猜得一半，此却被他全猜着。即传令与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“若听得北原发喊，便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击之。”先这一路兵堤防渭滨。又令张虎、乐綝，引二千弓弩手伏于渭水浮桥北岸：“若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，可一齐射之，休令近桥。”又遣一路兵，又是防渭滨。又传令郭淮、孙礼曰：“孔明来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营人马不多，可尽伏于半路。若蜀兵于午后渡水，黄昏时分必来攻汝。汝诈败而走。蜀兵必追，汝等皆以弓弩射之。吾水陆并进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吾指挥而击之。”第三路兵方是防北原。各处下令已毕，又令二子司马师、司马昭，引兵救应前营。第四路又是防渭滨。懿自引一军救北原。第五路又防北原。

却说孔明令魏延、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；孔明第一路兵是攻北原。令吴班、吴懿引木筏兵去烧浮桥；第二路烧浮桥。令王平、张嶷为前队，姜维、马忠为中队，廖化、张翼为后队：分兵三路，去攻渭水旱营。此三路俱取渭滨。是日午时，人马离大寨，尽渡渭水，列成阵势，缓缓而行。却说魏延、马岱将近北原，天色已昏，先写第一路蜀兵。孙礼哨见，便弃营而走。魏延知有准备，急退军时，四下喊声大震：左有司马懿，右有郭淮，两路兵杀来。两路魏兵于此出现。魏延、马岱奋力杀出，蜀兵多半落于水中，余众奔逃无路。幸得吴懿兵杀来，救了败兵过岸拒住。吴班分一半兵撑筏顺水来烧浮桥，再写第二路蜀兵。却被张虎、乐綝在岸上乱箭射住。又一路魏兵于此出见。吴班中箭，落水而死。吴班死了。余军跳水逃命，木筏尽被魏兵夺去。此时王平、张嶷不知北原兵败，直奔到魏营，又写第三路蜀兵。已有二更天气，只听得喊声四起。王平谓张嶷曰：“军马攻打北原，未知胜负。渭南之寨，现在面前，如何不见一个魏兵？莫非司马懿知道了，先作准备也？我等且看浮桥火起，方可进兵。”王平比众人又加把细。二人勒住军马，忽背后一骑马来报，说：“丞相教军马急回。北原兵、浮桥兵俱失了。”姜维、马忠、廖化、张翼两路兵已在取回之内，故不复写。用笔甚妙。王平、张嶷大惊，急退军时，却被魏兵抄在背后，一声炮响，一齐杀来，火光冲天。此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夏侯霸、夏侯威也。妙在不实写其人，但虚写其兵，令读者自知。王平、张嶷引兵相迎，两军混战一场。平、嶷二人奋力杀出，蜀兵折伤大半。孔明回到祁山大寨，收聚败兵，约折了万余人，心中忧闷。街亭之失，失在马谡；渭桥之败，败由武侯。胜败之不可料如此，用兵者可不临事而惧耶？

忽报费祎自成都来见丞相。孔明请入。费祎礼毕，孔明曰：“吾有一书，正欲烦公去东吴投递，不知肯去否？”祎曰：“丞相之命，岂敢推辞？”孔明即修书付费祎去了。祎持书径到建业，入见吴主孙权，呈上孔明之书。权拆视之，书略曰：

汉室不幸，王纲失纪；曹贼篡逆，蔓延及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，敢不竭力尽忠。今大兵已会于祁山，狂寇将亡于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义，命将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书不尽言，万希圣听！

权览毕，大喜，乃谓费祎曰：“朕久欲兴兵，未得会合孔明。今既有书到，即日朕自亲征，入居巢门，取魏新城，再令陆逊、诸葛瑾等屯兵于江夏、沔口取襄阳；孙韶、张承等出兵广陵取淮阳等处：三处一齐进军，共三十万，克日兴师。”读书至此为之一快。费祎拜谢曰：“诚如此，则中原不日自破矣！”权设宴款待费祎。饮宴间，权问曰：“丞相军前，用谁当先破敌？”祎曰：“魏延为首。”权笑曰：“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。若一朝无孔明，彼必为祸。孔明岂未知耶？”赵咨称其智，良然，良然！祎曰：“陛下之言极当！臣今归去，即当以此言告孔明。”遂拜辞孙权，回到祁山，见了孔明，具言吴主起大兵三十万，御驾亲征，兵分三路而进。孔明又问曰：“吴主别有所言否？”费祎将论魏延之语告之。孔明叹曰：“真聪明之主也！吾非不知此人。为惜其勇，故用之耳。”祎曰：“丞相早宜区处。”孔明曰：“吾自有法。”早为授计马岱伏笔。祎辞别孔明，自回成都。

孔明正与诸将商议征进，忽报有魏将来投降。孔明唤入问之，答曰：“某乃魏国偏将军郑文也。近与秦朗同领人马，听司马懿调用。不料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为前将军，而视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忿，特来投降丞相。愿赐收录。”言未已，人报秦朗引兵在寨外，单搦郑文交战。秦朗来得快，明明是假。孔明曰：“此人武艺比汝若何？”郑文曰：“某当立斩之。”孔明曰：“汝若先杀秦朗，吾方不疑。”郑文欣然上马出营，与秦朗交锋。孔明亲自出营视之。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：“反贼盗我战马来此，可早早还我！”不责其反，但索其马，明明是假。言讫，直取郑文。文拍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，斩秦朗于马下。如此斩得快，又明明是假。魏军各自逃走。郑文提首级入营。孔明回到帐中坐定，唤郑文至，勃然大怒，叱左右：“推出斩之！”奇妙。郑文曰：“小将无罪！”孔明曰：“吾向识秦朗；汝今斩者，并非秦朗。安敢欺我！”武侯实未尝识秦朗，哄骗的妙。文拜告曰：“此实秦朗之弟秦明也。”一冒便说，然秦朗不是秦朗，秦明亦不是秦明，还有一半是假。孔明笑曰：“司马懿令汝来诈降，于中取事，却如何瞒得我过！若不实说，必然斩汝！”奇妙。郑文只得诉告其实是诈降，泣求免死。一冒又一吓，只得尽情说出。孔明曰：“汝既求生，可修书一封，教司马懿自来劫营，司马懿先教郑文斩一魏将，以取信于孔明，则必不料此书之诈也。吾便饶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还当重用。”郑文只得写了一书，呈与孔明。孔明令将郑文监下。樊建问曰：“丞相何以知此人诈降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不轻用人。若加秦朗为前将军，必武艺高强；今与郑文交马只一合，便为文所杀，必不是秦朗也。以故知其诈。”说曾识秦朗，亦是武侯之诈。众皆拜服。

孔明选一舌辨军士，附耳吩咐如此如此。军士领命，持书径来魏寨，求见司马懿。懿唤入，拆书看毕，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。郑文与某同乡，秦朗既有兄弟，郑文如何没有同乡？今孔明因郑文有功，用为先锋。郑文特托某来献书，约于明日晚间，举火为号，望乞都督尽提大军前来劫寨，郑文在内为应。”此皆孔明附耳吩咐之语。司马懿反复诘问，又将来书仔细检看，果然是实，书中笔迹果然是实。即赐军士酒食，吩咐曰：“本日二更为期，我自来劫寨。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”军士拜别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剑步罡，祷祝已毕，又来作怪。唤王平、张嶷吩咐如此如此。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如此如此；又唤魏延吩咐如此如此。此处不先叙明，止用虚笔，妙！孔明自引数十人，坐于高山之上，指挥众军。

却说司马懿见了郑文之书，便欲引二子提大兵来劫蜀寨。长子司马师谏曰：“父亲何故据片纸而亲入重地？倘有疎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别将先去，父亲为后应可也。”懿之不死，赖有此儿。懿从之，遂令秦朗引一万兵，去劫蜀寨。真秦朗来了。懿自引兵接应。是夜初更，风清月朗；先写风月，反衬下文。将及二更时分，忽然阴云四合，黑气漫空，对面不见。此从仗剑步罡中来，令读者自知。懿大喜曰：“天使我成功也！”于是人尽衔枚，马皆勒口，长驱大进。秦朗当先，引一万兵直杀入蜀寨中，并不见一人。朗知中计，忙叫退兵。四下火把齐明，喊声震地，左有王平、张嶷，右有马岱、马忠，两路兵杀来。“如此如此”，原来如此。秦朗死战，不能得出。背后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，喊声不绝，又不知魏兵胜负，只顾催兵接应，望火光中杀来。忽然一声喊起，鼓角喧天，火炮震地，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维，两路杀出。“如此如此”，原来如此。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四散逃奔。此时秦朗所引一万军，都被蜀兵围住，箭如飞蝗。秦朗死于乱军之中。是司马懿替死鬼。○假秦朗之死，瞒不得孔明；真秦朗之死，却替了仲达。司马懿引败兵奔入本寨。

三更以后，天复清朗。神奇之笔。孔明在山头上鸣金收军。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；后收兵已了，天复清朗，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。补注明白。○如此作法，不曾杀得司马懿，只算小题大做。

当下孔明得胜回寨，命将郑文斩了。写书后不即斩，至得胜后方斩，大有针线。再议取渭南之策。每日令兵搦战，魏军只不出迎。孔明自乘小车，来祁山前渭水东西，踏看地理。忽到一谷口，见其形如葫芦之状，内中可容千余人；两山又合一谷，可容四五百人；背后两山环抱，只可通一人一骑。与征蛮时盘蛇谷相仿佛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问向导官曰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答曰：“此名上方谷，又号葫芦谷。”孔明回到帐中，唤裨将杜睿、胡忠二人，附耳授以密计。令唤集随军匠作一千余人，入葫芦谷中，制造木牛流马应用；前征蛮时所用木兽，早为此时木牛流马作一引子。又令马岱领五百兵守住谷口。孔明嘱马岱曰：“匠作人等，不许放出；外人不许放入。吾还不时自来点视。捉司马懿之计，只在此举。切不可走漏消息。”为后回伏线。马岱受命而去。杜睿等二人在谷中监督匠作，依法制造。孔明每日往来指示。

忽一日，长史杨仪入告曰：“即今粮米皆在剑阁，人夫牛马，搬运不便，如之奈何？”不用孔明吩咐杨仪，先写杨仪来禀孔明。斗笋处用逆不用顺，绝妙笔法。孔明笑曰：“吾已运谋多时也。前者所积木料，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，教人制造木牛流马，搬运粮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马皆不食水，可以轻运，昼夜不绝。”今有人要便宜着，谚讥之云：“又要马儿不食草，又要马儿走得好。”惜其未得孔明之法也。众皆惊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。不知丞相有何妙法，造此奇物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令人依法制造，尚未完备。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，尺寸方员，长短阔狭，开写明白，汝等视之。”众大喜。孔明即手书一纸，付众观看。众将环绕而视。造木牛之法云：

方腹曲头，一脚四足；头入领中，舌着于腹。载多而行少：独行者数十里，群行者三十里。曲者为牛头，双者为牛脚，横者为牛领，转者为牛足，覆者为牛背，方者为牛腹，垂者为牛舌，曲者为牛肋，刻者为牛齿，立者为牛角，细者为牛鞅，摄者为牛秋轴。牛御双辕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人不大劳，牛不饮食。

造流马之法云：

肋长三尺五寸，广三寸，厚二寸五分，左右同。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，径中二寸。前脚孔分墨去头四寸五分，长一寸五分，广一寸。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孔长二寸，广一寸。后轴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，大小与前同。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二分，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杠长一尺八寸，广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后杠与等。板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长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广一尺六寸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。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：前后同。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长一寸五分，广七分：八孔同。前后四脚广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，轩长四寸，径面四寸三分。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，广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，同杠耳。

众将看了一遍，皆拜伏曰：“丞相真神人也！”若非神人，安能驱使草木？过了数日，木牛流马皆造完备，宛然如活者一般；上山下岭，各尽其便。不唯省力，亦好耍子。众军见之，无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将军高翔，引一千兵驾着木牛流马，自剑阁直抵祁山大寨，往来搬运粮草，供给蜀兵之用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剑关险峻驱流马，斜谷崎岖驾木牛。后世若能行此法，输将安得使人愁？

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，忽哨马报说：“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。人不大劳，牛马不食。”懿大惊曰：“吾所以坚守不出者，为彼粮草不能接济，欲待其自毙耳。今用此法，必为久远之计，不思退矣。如之奈何？”畏蜀如虎。虎可畏，牛马更可畏。急唤张虎、乐綝二人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五百军，从斜谷小路抄出，待蜀兵驱过木牛流马，任他过尽，一齐杀出，不可多抢，只抢三五匹便回。”偷石人石马者是笨贼，抢木牛流马者是巧贼。二人依令，各引五百兵，扮作蜀兵，夜间偷过小路，伏在谷中，果见高翔引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将次过尽，两边一齐鼓噪杀出。蜀兵措手不及，弃下数匹，张虎、乐綝欢喜，驱回本寨。“爰丧其马”，蜀人之忧；“尔牛来思”，魏人之喜。司马懿看了，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，乃大喜曰：“汝会用此法，难道我不会用！”便令巧匠百余人，当面拆开，吩咐依其尺寸长短厚薄之法，一样制造木牛流马。司马懿善抄别人文字，然依样画葫芦，毕竟未尽知文字中之妙也。不消半月，造成二千余只，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镇远将军岑威，引一千军驱木牛流马，去陇西搬运粮草，往来不绝。抄得快，用得快，极似今之读时文秀才。魏营军将，无不欢喜。

却说高翔回见孔明，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五六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“吾正要他抢去。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，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。”故意使他抄我文字，却是替我做了文字，妙极。诸将问曰：“丞相何以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，必然仿我法度，一样制造。那时我又有计策。”妙在不即说明。数日后，人报魏兵也会造木牛流马，往陇西搬运粮草。孔明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算也。”便唤王平吩咐曰：“汝引一千兵，扮作魏人，星夜偷过北原，只说是巡粮军，混入彼运粮军中，将护粮人尽皆杀散；却驱木牛流马而回，径奔过北原来。此处必有魏兵追赶，汝便将木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，牛马就不能行动，前但说得造法，不曾说得用法；前但说得行法，不曾说得止法：却在此处补出。汝等竟弃之而走。背后魏兵赶到，牵拽不动，扛抬不去。吾再有兵到，汝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，长驱大行。魏兵必疑为怪也。”真正作怪。王平受计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唤张嶷吩咐曰：“汝引五百军，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，鬼头兽身，用五彩涂面，妆作种种怪异之状；一手执绣旗，一手仗宝剑；身挂葫芦，内藏烟火之物，伏于山傍。待木牛流马到时，放起烟火，一齐拥出，驱牛马而行。比前番割麦时倍觉声势，如此用兵倒好耍子。魏人见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来追赶。”张嶷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魏延、姜维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同引一万兵，去北原寨口接应木牛流马，以防交战。”又唤廖化、张翼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引五千兵，去断司马懿来路。”又唤马忠、马岱吩咐曰：“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战。”先遣一队天将，后遣三队人。六人各各遵令而去。

且说魏将岑威引军驱木牛流马，装载粮草，正行之间，忽报前面有兵巡粮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兵，人且可以妆神，蜀何不可妆魏！遂放心前进。两军合在一处。忽然喊声大震，蜀兵就本队里杀起，大呼：“蜀中大将王平在此！”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杀死大半。岑威引败兵抵敌，被王平一刀斩了，余皆溃散。王平引兵尽驱木牛流马而回。司马懿用别人文字，却倒被别人用了去。败兵飞奔报入北原寨内，郭淮闻军粮被劫，疾忙引军来救。王平令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，皆弃于道上，且战且走。郭淮教且莫追，只驱回木牛流马。众军一齐驱赶，却那里驱得动？此时却似盗石人石马矣。郭淮心中疑惑，正无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声四起，两路兵杀来，乃魏延、姜维也。王平复引兵杀回。三路夹攻，郭淮大败而走。王平令军士将牛马舌头，重复扭转，驱赶而行。司马懿但能学文，不能学舌。郭淮望见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见山后烟云突起，一队神兵拥出，一个个手执旗剑，怪异之状，驱驾木牛流马，如风拥而去。妆神作怪只为抢粮之用，与前卷天蓬元帅正是一般。郭淮大惊曰：“此必神助也！”众军见了，无不惊畏，不敢追赶。

却说司马懿闻北原兵败，急自引军来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声炮响，两路兵自险峻处杀出，喊声震地。旗上大书汉将张翼、廖化。司马懿见了大惊。魏军着慌，各自逃窜。正是：

路逢神将粮遭劫，身遇奇兵命又危。

未知司马懿怎地抵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

二出祁山之前，有魏侵吴、吴破魏之事。六出祁山之时，又有吴侵魏、魏破吴之事。犹是吴也，御魏则胜，攻魏则不胜，何也？曰：无讨贼之志也。魏之侵吴，司马懿在焉；乃曹休一败，而司马懿引归，为虑武侯之将伐魏也。吴之侵魏，陆逊在焉；乃诸葛瑾一败，而陆逊亦引归，此岂亦虑武侯之将伐吴乎？本无所虑，而一败辄退，使武侯之倚赖于吴者，竟成画饼。悲夫！

武侯一生，用火攻者凡五。有烧之而不必杀之者，如博望之烧，不必杀夏侯惇；新野之烧，不必杀曹仁；赤壁之烧，不必杀曹操是也。有烧之而必欲杀之者，如盘蛇谷之烧，必欲杀藤甲兵；上方谷之烧，必欲杀司马懿是也。乃不欲杀之，则果无一人之见杀；必欲杀之，则独有一事之不同，何也？人曰：天之助魏。予曰：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晋也。天为助晋而雨，则不惟不助魏，乃正所以灭魏欤？

或谓武侯知曹操之不死，而特使关公释之；知陆逊之不死，而特使黄承彦救之。若独于司马氏三人，而不能预知其不死，是不智也；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于死，是逆天也。予曰：不然。华容之役，不遣别将，或以为孔明咎矣；鱼腹之役，不报猇亭，或又以为孔明咎矣：以为人之纵之，而非天下纵之也。唯至于上方谷之事，而殚虑竭能，尽其人力，然而人不纵之，而天终纵之。夫然后天下后世，不得以谋事之不忠咎武侯，而武侯亦得告无憾于先帝耳。

因粮于敌之计，善矣。而敌之粮不可常恃，则因粮不若运粮之善也。木牛流马之挽输，善矣。而我之粮又未可常继，则运粮又不若屯田之善也。屯田而转饷不劳，蜀之兵便，而蜀之民亦便矣。三分其田，而军屯其一，民屯其二，兵不妨民，民不苦兵。不独蜀之民便，而魏之民亦便矣。后之有事于远征者，武侯屯田渭滨之法，其何可以不讲乎？

司马懿克日而擒孟达，未尝受诏于曹丕；受巾帼而不战，何独受诏于曹睿！知其军中请诏之诈，而临行所受之诏，亦必其密启之魏主，而求其赐之者也。为将之道，贵于随机应变，便宜行事。岂有既出师以后，而为将者复以欲战之谋，千里而请命者哉？则又岂有未出师以前，而为上者主一不战之说，先期而预定者哉？由其后之非真，益可悟其前之是假。

《诗》之刺尹氏者曰：“谁秉国钧，不自为政。”盖言大臣误天子，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。武侯之自校簿书，殆鉴诸此矣。托马谡而马谡失之，释苟安而苟安负之，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，其犹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欤？故处陈平、丙吉之世，可以不为武侯；而当武侯之时，不得复为陈平、丙吉。

天下岂有寿而可借者哉？若寿而可借，则死亦可诅也。武侯祝之，仲达何必不诅之？武侯自祝之，何不取仲达而诅之也？天下岂有星而可救者哉？若星可救，则雨亦可止也。风将借之，雨独不能止之。陈仓之雨，既知之而预备之；上方谷之雨，何以不知之，而勿止之也？然则武侯之祝寿而禳星者，毋乃愚乎？曰：武侯非为己请命，而为汉请命耳。忠臣之事君，如孝子之事父母，知其亲之将殒，而不复为之求医，不复为之问卜者，必非人情。然则武侯之披发步罡，与《金滕》之秉圭植璧，一而已矣。

却说司马懿被张翼、廖化一阵杀败，匹马单枪，望密林间而走。张翼收住后军，廖化当先追赶。看看赶上，懿着慌，绕树而转。化一刀砍去，正砍在树上；及拔出刀时，懿已走出林外。与马超追曹操相似。廖化随后赶出，却不知去向，但见树林之东，落下金盔一个。廖化取盔捎在马上，一直望东追赶。原来司马懿把金盔弃于林东，却反向西走去了。与孙坚之弃赤帻相似。廖化追了一程，不见踪迹，奔出谷口，遇见姜维，同回寨见孔明。张嶷早驱木牛流马到寨，交割已毕，获粮万余石。廖化献上金盔，录为头功。魏延心中不悦，口出怨言。孔明只做不知。又为后文伏线。

且说司马懿逃回寨中，心甚忧闷。忽使命赍诏至，言东吴三路入寇，朝廷正议命将抵敌，令懿等坚守勿战。此则是魏主之诏矣，然亦司马懿教之于前也。懿受命已毕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以下按过西蜀，再叙吴、魏。

却说曹睿闻孙权分兵三路而来，亦起兵三路迎之：令刘劭引兵救江夏，田豫引兵救襄阳，睿自与满宠率大军救合淝。满宠先引一军至巢湖口，望见东岸战船无数，旌旗整肃。宠入军中奏魏主曰：“吴人必轻我远来，未曾堤备；今夜可乘虚劫其水寨，必得全胜。”此写魏将用计，三路中只写一路。魏主曰：“汝言正合朕意。”即令骁将张球领五千兵，各带火具，从湖口攻之；满宠引兵五千，从东岸攻之。是夜二更时分，张球、满宠各引军悄悄望湖口进发；将近水寨，一齐吶喊杀入。吴兵慌乱，不战而走；被魏军四下举火，烧毁战船、粮草、器具不计其数。吴人两次以火攻胜魏，今却反为魏所烧，何其惫也。诸葛瑾率败兵逃走沔口。魏兵大胜而回。次日，哨军报知陆逊。逊集诸将议曰：“吾当作表申奏主上，请撤新城之围，以兵断魏军归路，吾率众攻其前：彼首尾不敌，一鼓可破也。”此写吴将用计，三路中只写两路。众服其言。陆逊即具表，遣一小校密地赍往新城。小校领命，赍着表文，行至渡口，不期被魏军伏路的捉住，解赴军中见魏主曹睿。睿搜出陆逊表文，览毕，叹曰：“东吴陆逊真妙算也！”遂命将吴卒监下，令刘劭谨防孙权后兵。魏将用计，而吴人不知；吴将用计，而魏人知备，亦天意也。

却说诸葛瑾大败一阵，又值暑天，人马多生疾病；乃修书一封，令人转达陆逊，议欲撤兵还国。逊看书毕，谓来人曰：“拜上将军：吾自有主意。”使者回报诸葛瑾。瑾问：“陆将军作何举动？”使者曰：“但见陆将军催督众人于营外种豆菽，自与诸将在辕门射戏。”从容不迫，颇有名士风流，然不似他人之燕雀处堂也。瑾大惊，亲自往陆逊营中，与逊相见，问曰：“今曹睿亲来，兵势甚盛，都督何以御之？”逊曰：“吾前遣人奉表于主上，不料为敌人所获。机谋既泄，彼必知备，与战无益，不如且退。已差人奉表约主上缓缓退兵矣。”前上表用实写，后上表用虚写。瑾曰：“都督既有此意，即宜速退，何又迟延？”逊曰：“吾军欲退，当徐徐而动。今若便退，魏人必乘势追赶，此取败之道也。足下宜先督船只诈为拒敌之意，吾悉以人马向襄阳而进，为疑敌之计，然后徐徐退归江东，魏兵自不敢近耳。”与武侯焚香操琴一样意思。瑾依其计，辞逊归本营，整顿船只，预备起行。陆逊整肃部伍，张扬声势，望襄阳进发。以进为退，是为善退。早有细作报知魏主，说吴兵已动，须用堤防。魏将闻之，皆要出战。魏主素知陆逊之才，谕众将曰：“陆逊有谋，莫非用诱敌之计？不可轻进。”众将乃止。数日后，哨卒报来：“东吴三路兵马皆退矣。”魏主未信，再令人探之，回报果然退尽。魏主曰：“陆逊用兵不亚孙、吴，东南未可平也。”善进为能，善退亦为能。因敕诸将，各守险要，自引大军屯合淝，以伺其变。以下按过吴、魏，再叙武侯。

却说孔明在祁山，欲为久驻之计，乃令蜀兵与魏民相杂种田：军一分，民二分，并不侵犯，魏民皆安心乐业。木牛流马运粮虽便，不如屯田之尤便。司马师入告其父曰：“蜀兵劫去我许多粮米，今又令蜀兵与我民相杂屯田于渭滨，以为久计。似此真为国家大患。父亲何不与孔明约期大战一场，以决雌雄？”懿曰：“吾奉旨坚守，不可轻动。”老儿油嘴，只是害怕耳。正议间，忽报：“魏延将着元帅前日所失金盔，前来骂战。”众将忿怒，俱欲出战。懿笑曰：“圣人云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’但坚守为上。”今之引书中言语，以掩饰其短者，大率类此。诸将依令不出。魏延辱骂良久方回。孔明见司马懿不肯出战，乃密令马岱造成木栅，营中掘下深堑，多积干柴引火之物；周围山上，多用柴草虚搭窝铺，内外皆伏地雷。置备停当，孔明附耳嘱之曰：“可将葫芦谷后路塞断，暗伏兵于谷中。若司马懿追到，任他入谷，便将地雷干柴一齐放起火来。”葫芦里却是卖火药。又令军士昼举七星号带于谷口，夜设七盏明灯于山上，以为暗号。七星灯之火，正与下文之火相应。燎原之火，未有不本于星星之细者也。马岱受计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魏延吩咐曰：“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讨战，务要诱司马懿出战。不可取胜，只可诈败。懿必追赶，汝却望七星旗处而入；若是夜间则望七盏灯处而走，只要引得司马懿入葫芦谷内，吾自有擒之之计。”如孙行者以葫芦装人。魏延受计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唤高翔吩咐曰：“汝将木牛流马或二三十为一群，或四五十为一群，各装米粮，于山路往来行走。如魏兵抢去，便是汝之功。”此又测摸不定。高翔领计，驱驾木牛流马去了。孔明将祁山兵一一调去，只推屯田，吩咐：“如别兵来战，只许诈败；若司马懿自来，方并力只攻渭南，断其归路。”算到他归路，已是算无遗策。孔明分拨已毕，自引一军近上方谷下营。

且说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马懿曰：“今蜀兵四散结营，各处屯田，以为久计。若不趁此时除之，纵令安居日久，深根固蒂，难以摇动。”懿曰：“此必又是孔明之计。”只是不敢出头。二人曰：“都督若如此疑虑，寇敌何时得灭？我兄弟二人，当奋力决一死战，以报国恩。”懿曰：“既如此，汝二人可分头出战。”自己不敢出头，却推别人去试一试。遂令夏侯惠、夏侯和，各引五千兵去讫。懿坐待回音。

却说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分兵两路，正行之间，忽见蜀兵驱木牛流马而来。二人一齐杀将过去，蜀兵大败奔走，木牛流马尽被魏兵抢获，解送司马懿营中。以木牛流马引诱司马懿，是以牛引马，以马引马也。次日又劫掳得人马百余，亦解赴大寨。既以流马引马，又以活马引马。懿将解到蜀兵，诘审虚实。蜀兵告曰：“孔明只料都督坚守不出，尽命我等四散屯田，以为久计。不想却被擒获。”此明系武侯所教，却不叙明，令读者自知。懿即将蜀兵尽皆放回。夏侯和曰：“何不杀之？”懿曰：“量此小卒，杀之无益。放归本寨，令说魏将宽厚仁慈，释彼战心：此吕蒙取荆州之计也。”照应七十五回中事。遂传令今后凡有擒到蜀兵，俱当善遣之。仍重赏有功将吏。诸将皆听令而去。

却说孔明令高翔佯作运粮，驱木牛流马，往来于上方谷内；夏侯惠等不时截杀，半月之间，连胜数阵。省笔之法。司马懿见蜀兵屡败，心中欢喜。一日，又擒到蜀兵数十人。懿唤至帐下，问曰：“孔明今在何处？”众告曰：“诸葛丞相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西十里下营安住。今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。”此明明系武侯所教，今却不叙明，令读者自知。懿备细问了，即将众人放去；乃唤诸将吩咐曰：“孔明今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安营。汝等于明日，可一齐并力攻取祁山大寨。吾自引兵来接应。”今番却骗得出头了。众将领命，各各准备出战。司马师曰：“父亲何故反欲攻其后？”懿曰：“祁山乃蜀人之根本，若见我兵攻之，各营必尽来救；我却取上方谷，烧其粮草，使彼首尾不接，必大败也。”欲攻上谷，先取祁山，自以为妙计，那知正中了别人妙计。司马师拜服。懿即发兵起行，令张虎、乐綝各引五千兵在后救应。

且说孔明正在山上，望见魏兵或三五千一行，或一二千一行，队伍纷纷，前后顾盼，料必来取祁山大寨，乃密传令众将：“若司马懿自来，汝等便往劫魏寨，夺了渭南。”众将各各听令。

却说魏兵皆奔祁山寨来，蜀兵四下一齐吶喊奔走，虚作救应之势。司马懿见蜀兵都去救祁山寨，便引二子并中军护卫人马，杀奔上方谷来。今番着了道儿。魏延在谷口，只盼司马懿到来；忽见一枝魏兵杀到，延纵马向前视之，正是司马懿。候久了。延大喝曰：“司马懿休走！”舞刀相迎。懿挺枪接战。不上三合，延拨回马便走，懿随后赶来。延只望七星旗处而走。懿见魏延只一人，军马又少，放心追之，令司马师在左，司马昭在右，懿自居中，一齐攻杀将来。不是三马同槽，却是三马落阱矣。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。懿追到谷口，先令人入谷中哨探。亦甚把细。回报谷内并无伏兵，山上皆是草房。懿曰：“此必是积粮之所也。”遂大驱士马，尽入谷中。懿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，前面魏延已不见了。懿心疑，谓二子曰：“傥有兵截断谷口，如之奈何？”至此方疑，已是迟了。言未已，只听得喊声大震，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，烧断谷口。魏兵奔逃无路。山上火箭射下，地雷一齐突出，草房内干柴都着，刮刮杂杂，火势冲天。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，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：“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！”读至此，为之拍案一快。正哭之间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黑气漫空，一声霹雳响处，骤雨倾盆，满谷之火尽皆浇灭：地雷不震，火器无功。地雷怎及天雷，人火怎当霹雳火？读至此，为之废书一叹！司马懿大喜曰：“不就此时杀出，更待何时！”即引兵奋力冲杀。张虎、乐綝亦各引兵杀来接应。马岱军少，不敢追赶。司马懿父子与张虎、乐綝合兵一处，同归渭南大寨，不想寨栅已被蜀兵夺了，虽失其槽，未丧其马。郭淮、孙礼正在浮桥上与蜀兵接战。司马懿等引兵杀到，蜀兵退去。懿烧断浮桥，据住北岸。

且说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，听知司马懿大败，失了渭南营寨，军心慌乱；急退时，四面蜀兵冲杀将来，魏兵大败，十伤八九，死者无数，余众奔过渭北逃生。孔明在山上见魏延诱司马懿入谷，一霎时火光大起，心中甚喜，以为司马懿此番必死。不期天降大雨，火不能着，哨马报说司马懿父子俱逃去了。孔明叹曰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！不可强也。”知其不可而强为之，亦欲自尽其人事耳。若竟诿之天，而不为之谋，岂昭烈托孤之意哉！后人有诗叹曰：

谷口风狂烈焰飘，何期骤雨降青霄。武侯妙计如能就，安得山河属晋朝！

却说司马懿在渭北寨内传令曰：“渭南寨栅今已失了。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。”只是不要出头好。众将听令，据守不出。郭淮入告曰：“近日孔明引兵巡哨，必将择地安营。”懿曰：“孔明若出武功，依山而东，我等皆危矣！若出渭南，西止五丈原，方无事也。”此是欺人之语。明知孔明必屯五丈原，故诈为此言，以安众心耳。令人探之，回报果屯五丈原。司马懿以手加额曰：“大魏皇帝之洪福也！”老儿油嘴。遂令诸将：“坚守勿出，彼久必自变。”

且说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，累令人搦战，魏兵只不出。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，盛于大盒之内，修书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。既送巾帼，又送缟服，不唯是妇人，又是寡妇矣。诸将不敢隐蔽，引来使入见司马懿。懿对众启盒视之。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。懿拆视其书，略曰：

仲达既为大将，统领中原之众，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，乃甘窟守土巢，谨避刀箭，与妇人又何异哉！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，如不出战，可再拜而受之；倘耻心未泯，犹有男子胸襟，早与批回，依期赴敌。

司马懿看毕，心中大怒，乃佯笑曰：“孔明视我为妇人耶？”即受之，此时亏他耐得，便是今日妇人，亦不自己为妇人，而耐男子之气也。令重待来使。懿问曰：“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？”使者曰：“丞相夙兴夜寐，罚二十以上者亲览焉。所啖之食，日不过数升。”懿顾谓诸将曰：“孔明食少事烦，其能久乎？”更无别策，只好咒他死。却不想受了他巾帼女衣，是竟为孔明之妇矣，若咒死了他，则是真正寡妇也。使者辞去，回到五丈原，见了孔明，具说：“司马懿受了巾帼女衣，看了书札，并不嗔怒，只问丞相寝食及事之烦简，绝不提起军旅之事。某如此应付，彼言：‘食少事烦，岂能长久？’”孔明叹曰：“彼深知我也！”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。主簿杨颙谏曰：“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，窃以为不必。夫为治有体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譬之治家之道，必使仆执耕，婢典爨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其家主从容自在，高枕饮食而已。若皆身亲其事，将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？失为家主之道也。是故古人称：坐而论道，谓之三公；作而行之，谓之士大夫。昔丙吉忧牛喘，而不问横道死人；陈平不知钱谷之数，曰：‘自有主者。’陈平、丙吉当国家无事之时，岂可与武侯一例论乎？今丞相亲理细事，汗流终日，岂不劳乎？司马懿之言，真至言也。”孔明泣曰：“吾非不知。但受先帝托孤之重，惟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。”正是鞠躬尽瘁之意。众皆垂泪。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。诸将因此未敢进兵。

却说魏将皆知孔明以巾帼女衣辱司马懿，懿受之不战。众将不忿，入帐告曰：“我等皆大国名将，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！即请出战，以决雌雄。”主将已是雌了，众人雄出甚么来？懿曰：“吾非不敢出战而甘心受辱也。奈天子明诏，令坚守勿动。今若轻出，有违君命矣。”老儿油嘴，何不云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乎？众将俱忿怒不平。懿曰：“汝等既要出战，待我奏准天子，同力赴敌，何如？”浑身是解说。众皆允诺。懿乃写表遣使，直至合淝军前，奏闻魏主曹睿。睿拆表览之。表略曰：

臣才薄任重，伏蒙明旨，令臣坚守不战，以待蜀人之自敝。奈今诸葛亮遗臣以巾帼，待臣如妇人，耻辱至甚。臣谨先达圣聪，旦夕将效死一战，以报朝廷之恩，以雪三军之耻。臣不胜激切之至！纯是假语。

睿览讫，乃谓多官曰：“司马懿坚守不出，今何故又上表求战？”卫尉辛毗曰：“司马懿本无战心，必因诸葛亮耻辱，众将忿怒之故，特上此表，欲更乞明旨，以遏诸将之心耳。”辛毗猜破仲达之诈。睿然其言，即令辛毗持节至渭北寨传谕，令勿出战。司马懿接诏入帐，辛毗宣谕曰：“如再有敢言出战者，即以违旨论。”此时不独司马懿为妇人，曹睿亦为妇人矣。众将只得奉诏。懿暗谓辛毗曰：“公真知我心也！”于是令军中传说：“魏主命辛毗持节，传谕司马懿勿得出战。”蜀将闻知此事，报与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。”此法瞒不得辛毗，怎瞒得武侯耶！姜维曰：“丞相何以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彼本无战心；所以请战者，以示武于众耳。岂不闻：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’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？若必请诏而后战，则上方谷之兵，何以不闻奉诏而出也？此乃司马懿因将士忿怒，故借曹睿之意，以制众人。今又播传此言，欲懈我军心也。”若蜀兵懈惰，懿必复出矣。

正论间，忽报费祎到。孔明请入问之，祎曰：“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，乃自引大军至合淝，令满宠、田豫、刘邵分兵三路迎敌。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，吴兵多病。陆逊上表于吴王，约会前后夹攻，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，因此机关泄漏，吴兵无功而退。”孔明听知此信，长叹一声，不觉昏倒于地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于此愈信。众将急救，半晌方苏。孔明叹曰：“吾心昏乱，旧病复发，恐不能生矣！”是夜，孔明扶病出帐，仰观天文，十分惊慌，入帐谓姜维曰：“吾命在旦夕！”维曰：“丞相何出此言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见三台星中，客星倍明，主星幽暗，相辅列曜，其光昏暗。天象如此，吾命可知。”但观前日之雨，不必更观今日之星矣。维曰：“天象虽则如此，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吾素谙祈禳之法，但未知天意若何。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，各执皂旗，穿皂衣，环绕帐外；我自于帐中祈禳北斗。若七日内主灯不灭，吾寿可增一纪；如灯灭，吾必死矣。闲杂人等，休教放入。凡一应需用之物，只令二小童搬运。”此等禳星法是真本事，不似今日道士禳星，是骗斋供吃也。姜维领命，自去准备。时值八月中秋，是夜银河耿耿，玉露零零，旌旗不动，刁斗无声。写军中秋夜，与子美“暮上河阳桥”之诗相仿佛。姜维在帐外引四十九人守护。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，地上分布七盏大灯，外布四十九盏小灯，内安本命灯一盏。上方谷只有七盏灯，此处又添出无数小灯，灯与灯前后相应。孔明拜祝曰：“亮生于乱世，甘老林泉，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，托孤之重，不敢不竭犬马之劳，誓讨国贼。不意将星欲坠，阳寿将终。谨书尺素，上告穹苍：伏望天慈，俯垂鉴听，曲延臣算，使得上报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克复旧物，永延汉祀。非敢妄祈，实由情切。”是非为己请命，而为汉请命也。拜祝毕，就帐中俯伏待旦。不像今之伏坛道士，本无诚心，一味妆模做样也。次日，扶病理事，吐血不止，日则计议军机，夜则步罡踏斗。一发食少事烦。

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，忽一夜仰观天文，大喜，谓夏侯霸曰：“吾见将星失位，孔明必然有病，不久便死。幸灾乐祸，只缘无可奈何耳。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。若蜀人攘乱不出接战，孔明必然患病矣。吾当乘势击之。”此时何不奉天子诏？霸引兵而去。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，见主灯明亮，兴中甚喜。姜维入帐，正见孔明披发仗剑，踏罡步斗，压镇将星。忽听得寨外吶喊，方欲令人出问，魏延飞步入告曰：“魏兵至矣！”延脚步急，竟将主灯扑灭。谷中之火为大雨所扑灭，帐中之火为魏延所扑灭，前后乃相映。孔明弃剑而叹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禳也！”原是禳不得，可破愚知之见。魏延惶恐，伏地请罪；姜维忿怒，拔剑欲杀魏延。正是：

万事不由人做主，一心难与命争衡。

未知魏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

或疑武侯有灵异之术，如八阵图、木牛流马之类，几于神矣，仙矣，而终不免于一死者，何也？曰：武侯非左慈、李意之比也。长生不死，为出世之神仙；有生有死，为入世之圣贤。学圣贤则不失为真实，学神仙则多至于妖妄。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，示天下以可疑；正以圣贤之无不可知者，示天下以可法耳。

曹操、司马懿之为相，与诸葛武侯之为相，其总揽朝政相似也，其独握兵权相似也，其神机妙算为众推服，又相似也。而或则篡，而或则忠者，一则有私，一则无私；一则为子孙计，一则不为子孙计故也。操之临终，必嘱曹丕；懿之临终，必嘱师、昭。而武侯不然。其行丞相事，则托之蒋琬、费祎矣；其行大将军事，则付之姜维矣。而诸葛瞻、诸葛尚，曾不与焉。自桑八百株、田十五顷而外，更无一事以增家虑，则出将入相之孔明，依然一弹琴把膝之孔明耳。原其初心，本欲俟功成之后，为泛湖之范蠡，辟谷之张良，而无如事之未终，乃卒于五丈原之役。呜呼！有人如此，尚得于功名富贵中求之哉！

五丈原之役，所以践“死而后己”之一语也。而有死而不已者：后事有所托，则九伐中原将自此而始；前事有所承，则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。又有死而不死者：蜀人之思孔明，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；魏人之畏孔明，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。岂独当日之刻像于车中者为然哉！后世之慕义者，读《出师》二表，无不欷歔慷慨，想见其为人。则虽谓武侯至今未尝死，至今未尝已焉可也。

死为定数，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，何也？曰：念托孤之任重，则不可以死；念嗣君之才劣，则不可以死；外顾敌之未灭，而内顾诸臣更无一人堪与我匹者，则又不可以死。不可以死而死，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。虽然，人事已尽，则亦可以无憾于死。无憾于死，则不可死者其心，而可以死者其事也。老泉以不可死者责管仲，而独不能以此责武侯。则武侯之死，殆贤于管仲多矣。

管仲尊周，有拨乱之风；乐毅存燕，有继绝之力。武侯自比管、乐，特以拨乱继绝之意自寓耳。而武侯之才与品，有非管、乐之所能及者。其用兵，则年小之子牙也；其辅主，则异姓之公旦也；至其出处大纲，又与伊尹最相仿佛。如先识三分，非先觉乎？躬耕南阳，非乐道乎？三顾而出，非三聘之幡然乎？鞠躬尽瘁，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？兄弟各事一国，而天下不以为疑，非犹五就汤五就桀之迹乎？专国十二年，而后主不以为偏，非犹迁桐宫废太甲之事乎？始之不求闻达，依然千驷弗视之心；继之誓愿讨贼，无异一夫不获之耻：三代以后，一人而已。

却说姜维见魏延踏灭了灯，心中忿怒，拔剑欲杀之。孔明止之曰：“此吾命当绝，非文长之过也。”维乃收剑。孔明吐血数口，卧倒床上，谓魏延曰：“此是司马懿料吾有病，故令人来试探虚实。汝可急出迎敌。”抱病若此，料事到底如神。魏延领命，出帐上马，引兵杀出寨来。夏侯霸见了魏延，慌忙引军退走。延追赶二十余里方回。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。

姜维入帐，直至孔明榻前问安。孔明曰：“吾本欲竭忠尽力，恢复中原，重兴汉室。奈天意如此，吾旦夕将死。吾平生所学，已著书二十四篇，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，内有八务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惧之法。务居其一，戒、恐、惧居其三，可见用兵之道贵在小心。吾遍观诸将，无人可授，独汝可传我书。切勿轻忽！”维哭拜而受。孔明又曰：“吾有‘连弩’之法，不曾用得。其法矢长八寸，一弩可发十矢，皆画成图本。汝可依法造用。”为后文射魏兵伏线。维亦拜受。孔明又曰：“蜀中诸道皆不必多忧；惟阴平之地切须仔细。此地虽险峻，久必有失。”为后文邓艾入川伏线。又唤马岱入帐，附耳低言，授以密计；嘱曰：“我死之后，汝可依计行之。”为后文斩魏延伏线。岱领计而出。少顷，杨仪入。孔明唤至榻前，授与一锦囊，密嘱曰：“我死，魏延必反，待其反时，汝与临阵方开此囊。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。”为后文临阵见马岱伏线。孔明一一调度已毕，便昏然而倒，至晚方苏，便连夜表奏后主。后主闻奏大惊，急命尚书李福星夜至军中问安，兼询后事。李福领命，趱程赴五丈原，入见孔明，传后主之命。问安毕，孔明流涕曰：“吾不幸中道丧亡，虚费国家大事，得罪于天下。我死后，公等宜竭忠辅主。国家旧制，不可改易。吾所用之人，亦不可轻废。周公曰：“厥若彝及抚事如子。”伊尹曰：“无以辨言乱旧政。”同此意也。吾兵法皆授与姜维，他自能继吾之志，为国家出力。为后九伐中原伏线。吾命已在旦夕，当即有遗表上奏天子也。”李福领了言语，匆匆辞去。

孔明强支病体，令左右扶上小车，出寨遍观各营，自觉秋风吹面，彻骨生寒。写尽病躯，妙在“自觉”二字。乃长叹曰：“再不能临阵讨贼矣！悠悠苍天，曷此其极！”千古以下，同此悲愤。○宗泽临终大呼“过河”者三，又高吟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之句，盖亦以诸葛武侯自况也。叹息良久。回到帐中，病转沉重，乃唤杨仪吩咐曰：“王平、廖化、张嶷、张翼、吴懿等，皆忠义之士，久经战阵，多负勤劳，堪可委用。前对李福止言姜维，此对杨仪并及数人。我死之后，凡事俱依旧法而行。前与李福言者，是国法；此与杨仪言者，是军法。缓缓退兵，不可急骤。汝深通谋略，不必多嘱。姜伯约智勇足备，可以断后。”嘱杨仪，亦重托姜维。杨仪泣拜受命。孔明令取文房四宝，于榻上手书遗表，以达后主。表略曰：

伏闻生死常有，难逃定数；死之将至，愿尽愚忠：臣亮赋性愚拙，遭时艰难，分符拥节，专掌钧衡，兴师北伐，未获成功；何期病入膏肓，命垂旦夕；不及终事陛下，饮恨无穷！伏愿陛下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，达孝道于先皇，布仁恩于宇下。提拔幽隐，以进贤良；屏斥奸邪，以厚风俗。即亲贤臣、远小人之意。

臣家成都，有桑八百株，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有外任，随身所需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产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余财，以负陛下也。

孔明写毕，又嘱杨仪曰：“吾死之后，不可发丧。可作一大龛，将吾尸坐于龛中；以米七粒，放吾口内；脚下用明灯一盏；军中安静如常，切勿举哀，则将星不坠。吾阴魂更自起镇之。神奇之极。司马懿见将星不坠，必然惊疑。吾军可令后寨先行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。若司马懿来追，汝可布成阵势，回旗反鼓。等他来到，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，安于车上，推出军前，令大小将士，分列左右。懿见之必惊走矣。”前用木牛、木马，今又用木人，何先生之善能驱使草木也？杨仪一一领诺。是夜孔明令人扶出，仰观北斗，遥指一星曰：“此吾之将星也。”奇绝。众视之，见其色昏暗，摇摇欲坠。孔明以剑指之，口中念咒。更是神奇之极。咒毕，急回帐时，不省人事。众将正慌乱间，忽尚书李福又至，见孔明昏绝，口不能言，乃大哭曰：“我误国家之大事也！”须臾，孔明复醒，又奇。开目遍视，见李福立于榻前。孔明曰：“吾已知公复来之意。”奇绝。福谢曰：“福奉天子命，问丞相百年之后，谁可任大事者。适因匆遽，失于谘请，故复来耳。”孔明曰：“吾死之后，可任大事者：蒋公琰其宜也。”福曰：“公琰之后，谁可继之？”孔明曰：“费文伟可继之。”福又问：“文伟之后，谁当继者？”孔明不答。费祎之后，汉祚亦终矣。先生所以不答。众将近前视之，已薨矣。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，寿五十四岁。后杜工部有诗叹曰：

长星昨夜坠前营，讣报先生此日倾。虎帐不闻施号令，麟台唯显著勋名。空余门下三千客，辜负胸中十万兵。好看绿阴清昼里，于今无复雅歌声！

白乐天亦有诗曰：

先生晦迹卧山林，三顾那逢圣主寻。鱼到南阳方得水，龙飞天汉便为霖。托孤既尽殷勤礼，报国还倾忠义心。前后出师遗表在，令人一览泪沾襟。

初，蜀长水校尉廖立，自谓才名宜为孔明之副，尝以职位闲散，怏怏不平，怨谤无已。于是孔明废之为庶人，徙之汶山。及闻孔明亡，乃垂泣曰：“吾终为左衽矣！”李严闻之，亦大哭病死。盖严尝望孔明复收己，得自补前过；度孔明死后，人不能用之故也。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，没齿无怨言。夫无怨已难矣！今废之，黜之，而又为之泣，为之死；孔明之得此于廖、李两人者，更不易也。○忙中忽夹叙此二事，绝有笔力。后元微之有赞孔明诗曰：

拨乱扶危主，殷勤受托孤。英才过管乐，妙策胜孙吴。凛凛出师表，堂堂八阵图。如公全盛德，应叹古今无！

是夜，天愁地惨，月色无光，孔明奄然归天。姜维、杨仪遵孔明遗命，不敢举哀，依法成殓，安置龛中，令心腹将卒三百人守护；随传密令，使魏延断后，各处营寨一一退去。以下按过蜀将一边，再叙魏将一边。

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，见一大星赤色，光芒有角，星有角，大奇。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，坠于蜀营内，三投再起，此是孔明神通。隐隐有声。星有声，大奇。懿惊喜曰：“孔明死矣！”既惊又喜，写仲达忌孔明之甚。即传令起大兵追之。方出寨门，忽又疑虑曰：“孔明善会六丁六甲之法，今见我久不出战，故以此术诈死，诱我出耳。今若追之，必中其计。”既喜又疑，写仲达畏孔明之甚。遂复勒马回寨不出，只令夏侯霸暗引数十骑，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。以下按过魏将，再叙蜀兵。

却说魏延在本寨中，夜作一梦，梦见头上忽生二角，武侯既死，而其星有角；魏延未死，而其头梦角。亦闲闲相对。醒来甚是疑异。次日，行军司马赵直至，延请入问曰：“久知足下深明《易》理。吾夜梦头生二角，不知主何凶吉？烦足下为我决之。”赵直想了半晌，答曰：“此大吉之兆：麒麟头上有角，苍龙头上有角，乃变化飞腾之象也。”总之要反，则是头上生出角耳。延大喜曰：“如应公言，当有重谢。”直辞去，行不数里，正遇尚书费祎。祎问何来。直曰：“适至魏文长营中，文长梦头生角，令我决其吉凶。此本非吉兆，但恐直言见怪，因以麒麟苍龙解之。”祎曰：“足下何以知非吉兆？”直曰：“角之字形，乃‘刀’下‘用’也。今头上用刀，其凶甚矣！”预为后文之兆。祎曰：“君且勿泄漏。”直别去。费祎至魏延寨中，屏退左右，告曰：“昨夜三更，丞相已辞世矣。临终再三嘱付，令将军断后，以当司马懿，缓缓而退，不可发丧。今兵符在此，便可起兵。”延曰：“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？”此句便有不肯相下之意。祎曰：“丞相一应大事，尽托与杨仪；用兵密法皆授与姜伯约。此兵符乃杨仪之令也。”闻此数语，宜其不服。延曰：“丞相虽亡，吾今现在。杨仪不过一长史，安能当此大任？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。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，务要成功。岂可因丞相一人，而废国家大事耶？”不说投魏，只说伐魏；不说不肯听令，只说不宜回兵，以渐而来。祎曰：“丞相遗令教且暂退，不可有违。”延怒曰：“丞相当时若依我计，取长安久矣！此是不服武侯。○遥应初出祁山时事。吾今官任前将军、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，好货。安肯与长史断后！”此是不服杨仪。祎曰“将军之言虽是，然不可轻动，令敌人耻笑。待吾往见杨仪，以利害说之，令彼将兵权让与将军，何如？”费祎诡词以对，极为得体。延依其言。

祎辞延出寨，急到大寨见杨仪，具述魏延之语。仪曰：“丞相临终，曾密嘱我曰：‘魏延必有异志。’今我以兵符往，实欲探其心耳。今果应丞相之言。吾自令伯约断后可也。”于是杨仪领兵扶柩先行，令姜维断后；依孔明遗令，徐徐而退。此处杨仪、魏延，又分做两边写。魏延在寨中，不见费祎来回复，心中疑惑，乃令马岱引十数骑往探消息。回报曰：“后军乃姜维总督，前军大半退入谷中去了。”延大怒曰：“竖儒安敢欺我！我必杀之！”因顾谓岱曰：“公肯相助否？”岱曰：“某亦素恨杨仪，今愿助将军攻之。”此是孔明所教，却不叙明，令读者自知。延大喜，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。以下按过蜀将一边，再叙魏营一边。

却说夏侯霸引军至五丈原看时，不见一人，急回报司马懿曰：“蜀兵已尽退矣。”懿跌足曰：“孔明真死矣！可速追之！”夏侯霸曰：“都督不可轻追。当令偏将先往。”又是一个怕的。懿曰：“此番须吾自行。”遂引兵同二子一齐杀奔五丈原来；吶喊摇旗，杀入蜀寨时，果无一人。只好在无人处耀武扬威，想因孔明死后，特到营中来吓鬼净宅耳。懿顾二子曰：“汝急催兵赶来，吾先引军前进。”于是司马师、司马昭在后催军；懿自引军当先，追到山脚下，望见蜀兵不远，乃奋力追赶。忽然山后一声炮响，喊声大震，只见蜀兵俱回旗返鼓，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，上书一行大字曰“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”。此是铭旌耳。犹认作帅旗，可发一笑。懿大惊失色。定睛看时，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，拥出一辆四轮车来，车上端坐孔明，纶巾羽扇，鹤氅皂绦。写司马懿先见旗，后见像，吃惊不小。懿大惊曰：“孔明尚在！吾轻入重地，堕其计矣！”急勒回马便走。背后姜维大叫：“贼将休走！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。”魏兵魂飞魄散，弃甲丢盔，拋戈撇戟，各逃性命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。畏蜀如虎。见死虎亦认作生虎，可发一笑。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，扯住马嚼环叫曰：“都督勿惊。”懿用手摸头曰：“我有头否？”惊极逼出趣语。○如无头尚然会走，则陨星安得便死！二将曰：“都督休怕，蜀兵去远了。”懿喘息半晌，神色方定；睁目视之，乃夏侯霸、夏侯惠也；被死人吓怕，连活人也几乎不认得。乃徐徐按辔，与二将寻小路奔归本寨，使众将引兵四散哨探。

过了两日，乡民奔告曰：“蜀兵退入谷中之时，哀声震地，军中扬起白旗：孔明果然死了，止留姜维引一千兵断后。前日车上之孔明，乃木人也。”人如孔明，虽木人可当活人；不似今人，活人却像木人也。懿叹曰：“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！”解嘲语，然而颜汗矣。因此蜀中人谚曰：“死诸葛能走生仲达。”武侯原是如生，仲达几乎吓死，直可谓之生诸葛走死仲达耳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长星半夜落天枢，奔走还疑亮未殂。关外至今人冷笑，头颅犹问有和无！

司马懿知孔明死信已确，乃复引兵追赶。无耻。行到赤岸坡，见蜀兵已去远，乃引还，顾谓众将曰：“孔明已死，我等皆高枕无忧矣！”可知以前却是夜眠不贴席也。遂班师回。一路上见孔明安营下寨之处，前后左右，整整有法，懿叹曰：“此天下奇才也！”又在武侯死后补写武侯。于是引兵回长安，分调众将，各守隘口。懿自回洛阳面君去了。以下按过魏兵，再叙蜀事。

却说杨仪、姜维排成阵势，缓缓退入栈阁道口，然后更衣发丧，扬幡举哀。蜀军皆撞跌而哭，至有哭死者。使人畏威易，使人怀德难。孔明何以得此于蜀军哉！蜀兵前队正回到栈阁道口，忽见前面火光冲天，喊声震地，一彪军拦路。故作惊人之笔。众将大惊，急报杨仪。正是：

已见魏营诸将去，不知蜀地甚兵来。

未知来者是何处军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

此记武侯死后之事也。前营之星方殒，而魏延遂与反汉之兵，则武侯之不可以死也。锦囊之计有遗，而魏延终应生角之梦，则武侯之实未尝死也。逆知其必叛，而不于未叛之时除之，于此见武侯之仁；不待其既叛，而早于未叛之先防之，于此见武侯之智。

魏延既反，不独司马懿一大敌也，即魏延亦一大敌也。当其焚栈道，攻南郑，使魏人之知而回兵转斗，则蜀之亡可翘足而待矣。且有杨仪与延互相讦奏，少主疑于内，诸将阻于外，太后忧惶而未宁，廷臣聚议而未决，而卒能定之，俄倾易危为安，则武侯身后之功不甚伟哉！

武侯死，而吴之君臣惧可知也，曰今而后莫予授也已！武侯死，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，曰今而后莫予毒也已！惟其惧，而边境之戌于是乎增；惟其喜，而土木之功于是乎起。然则思武侯者，不独蜀人为然也。于其戌之劳，而吴之人不得不思武侯；于其役之苦，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。

凡后人之失，未有不由于前人之失以为之倡也。有铜雀、玉龙、金凤之台作于前，乃有总章观、青霄阁、凤凰楼之工兴于后矣；有曹丕之杀甄后以作之于前，乃有曹睿之杀毛后以效之于后矣。然曹操止于筑台，而睿则更劳其民于拆台；操止以其民充役，而睿至欲以官充役。毛氏比甄氏之来为正，而其被黜亦与甄氏同。曹睿曾以射鹿之事讽其父，而其杀毛氏则与其父等。尤而效之，更有甚焉。则祖宗之为法于子孙者，可不惧欤？

却说杨仪闻报前路有兵拦截，忙令人哨探，回报说魏延烧绝栈道，引兵拦路。魏延隐然一敌国。仪大惊曰：“丞相在日，料此人久后必反，谁想今日果然如此！今断吾归路，当复如何？”费祎曰：“此人必先捏奏太子，诬吾等造反，故烧绝栈道，阻遏归路。魏延上表事，在费袆一边虚写。吾等亦当表奏天子，陈魏延反情，然后图之。”姜维曰：“此间有一小径，名槎山，虽崎岖险峻，可以抄出栈道之后。”一面写表奏闻天子，一面将人马望槎山小道进发。费袆只算得上表，姜维便算到归路。

且说后主在成都寝食不安，动止不宁；夜作一梦，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，孔明乃蜀之屏障。先主得孔明如得水，后主倚孔明如倚山。遂惊觉，坐而待旦，聚集文武入朝圆梦。谯周曰：“臣昨夜仰观天文，见一星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东北落于西南，主丞相有大凶之事。今陛下梦山崩，正应此兆。”“泰山其颓”，“哲人其萎”。后主愈加惊怖。忽报李福到，后主急召入问之。福顿首泣奏丞相已亡；将丞相临终言语，细述一遍。后主闻言大哭曰：“天丧我也！”哭倒于龙床之上。能令后主如此，不是写后主，是写武侯。侍臣扶入后宫。吴太后闻之，亦放声大哭不已。能令太后如此，不是写太后，是写武侯。多官无不哀恸，百姓人人涕泣。能令多官百姓如此，不是写多官百姓，是写武侯。后主连日伤感，不能设朝。忽报魏延表奏杨仪造反，不在魏延一边写，只在后主一边写，省笔之法。群臣大骇，入宫启奏后主。时吴太后亦在宫中。后主闻奏大惊，命近臣读魏延表。其略曰：

征西大将军、南郑侯臣魏延，诚惶诚恐，顿首上言：杨仪自总兵权，率众造反，劫丞相灵柩，欲引敌人入境。臣先烧绝栈道，以兵守御。谨此奏闻。

读毕，后主曰：“魏延乃勇将，足可拒杨仪等众，何故烧绝栈道？”此句颇似聪明。吴太后曰：“尝闻先帝有言：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，每欲斩之，又将五十三回中语一提。因怜其勇，故姑留用。今彼奏杨仪等造反，未可轻信。杨仪乃文人，丞相委以长史之任，必其人可用。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，杨仪等必投魏矣。此事当深虑远议，不可造次。”太后亦能于料人料事。

众官正商议间，忽报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到。近臣拆表读曰：

长史、绥军将军臣杨仪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：丞相临终，将大事委于臣，照依旧制，不敢变更，使魏延断后，姜维次之。今魏延不遵丞相遗语，自提本部人马先入汉中，放火烧断栈道，劫丞相灵车，谋为不轨。变起仓卒，谨飞章奏闻。

太后听毕，问：“卿等所见若何？”蒋琬奏曰：“以臣愚见：杨仪为人虽禀性过急，不能容物，至于筹度粮草，参赞军机，与丞相办事多时，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，决非背反之人。魏延平日恃功务高，人皆下之，仪独不假借，延心怀恨。今见仪总兵，心中不服，故烧栈道，断其归路，又诬奏而图陷害。臣愿将全家良贱，保杨仪不反，实不敢保魏延。”一个先料杨仪，次料魏延。董允亦奏曰：“魏延自恃功高，常有不平之心，口出怨言。向所以不反者，惧丞相耳。今丞相新亡，乘机为乱，势所必然。若杨仪才干敏达，为丞相所任用，必不背反。”一个先料魏延，次料杨仪，所见皆同。后主曰：“若魏延果反，当用何策御之。”蒋琬曰：“丞相素疑此人，必有遗计授与杨仪。若仪无恃，安能退入谷口乎？延必中计矣。陛下宽心。”蒋琬料事如此，武侯荐之不谬。写蒋琬亦是写武侯。不多时，魏延又表至，告称杨仪反了。正览表之间，杨仪又表到，奏称魏延背反。二人接连具表，各陈是非。后表俱用虚写，省却无数笔墨。忽报费祎到。后主召入，祎细奏魏延反情。后主曰：“若如此，且令董允假节释劝，用好言抚慰。”和事天子。允奉诏而去。

却说魏延烧断栈道，屯兵南谷，把住隘口，自以为得计，不想杨仪、姜维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后。仪恐汉中有失，令先锋何平引三千兵先行。仪同姜维等引兵扶柩望汉中而来。杨仪亦可谓能。

且说何平引兵径到南谷之后，擂鼓吶喊。哨马飞报魏延，说杨仪令先锋何平，引兵自槎山小路来搦战。延大怒，急披挂上马提刀，引兵来迎。两阵对圆，何平出马，大骂曰：“反贼魏延安在？”延亦骂曰：“汝助杨仪造反，何敢骂我！”平叱曰：“丞相新亡，骨肉未寒，汝焉敢造反！”乃扬鞭指川兵曰：“汝等军士皆是西川之人，川中多有父母妻子、兄弟亲朋，丞相在日，不曾薄待汝等，今不可助反贼，宜各回家乡，听候赏赐。”众军闻言，大喊一声，散去大半。先散其兵，此必杨仪、姜维所教。延大怒，挥刀纵马，直取何平。平挺枪来迎。战不数合，平诈败而走，延随后赶来。众军弓弩齐发，延拨马而回。见众军纷纷溃散，延转怒，拍马赶上，杀了数人，却只止遏不住。只有马岱所领三百人不动。此受武侯之计，不即叙明，令读者自知。延谓岱曰：“公真心助我，事成之后，决不相负。”遂与马岱追杀何平。平引兵飞奔而去。魏延收聚残军，与马岱商议曰：“我等投魏若何？”岱曰：“将军之言，不智甚也。大丈夫何不自图霸业，乃轻屈膝于人耶？吾观将军智勇足备，两川之士，谁敢抵敌？吾誓同将军先取汉中，随后进攻西川。”妙，岱亦善于词令。

延大喜，遂同马岱引兵直取南郑。姜维在南郑城上，见魏延、马岱耀武扬威，风拥而来。维急令拽起吊桥。延、岱二人大叫：“早降！”此时马岱竟似同谋，令人猜摸不出。姜维令人请杨仪商议曰：“魏延勇猛，更兼马岱相助，虽然军少，何计退之？”不是一番疑惑，不见武侯遗计之妙。仪曰：“丞相临终，遗一锦囊，嘱曰：‘若魏延造反，临阵对敌之时，方可开拆，便有斩魏延之计。’今当取出一看。”遂出锦囊拆封看时，题曰：“待与魏延对敌，马上方许拆开。”妙在拆开又不见计策，令人猜摸不出。维大喜曰：“既丞相有戒约，长史可收执。吾先引兵出城，列为阵势，公可便来。”姜维披挂上马，绰枪在手，引三千军，开了城门，一齐冲出，鼓声大震，排成阵势。维挺枪立马于门旗之下，高声大骂曰：“反贼魏延！丞相不曾亏你，今日如何背反？”延横刀勒马而言曰：“伯约，不干你事。只教杨仪来！”魏延只恨一杨仪。仪在门旗影里，拆开锦囊视之，如此如此。妙在到此处又不说明，只是令人猜摸不出。仪大喜，轻骑而出，立马阵前，手指魏延而笑曰：“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后必反，教我提备，今果应其言。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‘谁敢杀我’，便是大丈夫，吾就献汉中城池与汝。”读者至此，正不知此是甚计谋。延大笑曰：“杨仪匹夫听着！若孔明在日，吾尚惧三分；他今已亡，天下谁敢敌我？休道连叫三声，便叫三万声，亦有何难！”遂提马按辔，于马上大叫曰：“谁敢杀我？”一声未毕，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：“吾敢杀汝！”手起刀落，斩魏延于马下。来得突兀，出人意外。众皆骇然。斩魏延者，乃马岱也。先闻其声，次见其刀，然后知其人，总是写得意外。原来孔明临终之时，授马岱以密计，只待魏延喊叫时，便出其不意斩之。当日杨仪读罢锦囊计策，已知伏下马岱在彼，故依计而行，果然杀了魏延。此处方才叙明，以前却是疑阵。后人有诗曰：

诸葛先机识魏延，已知日后反西川。锦囊遗计人难料，却见成功在马前。

却说董允未及到南郑，马岱已斩了魏延，与姜维合兵一处。杨仪具表星夜奏闻后主。后主降旨曰：“既已名正其罪，仍念前功，赐棺椁葬之。”如此待之，不失为厚。杨仪等扶孔明灵柩到成都，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，出城二十里迎接。后主放声大哭。上至公卿大夫，下及山林百姓，男女老幼，无不痛哭，哀声震地。又写一番哀痛。后主命扶柩入城，停于丞相府中。其子诸葛瞻守孝居丧。

后主还朝，杨仪自缚请罪。后主令近臣去其缚曰：“若非卿能依丞相遗教，灵柩何日得归，魏延如何得灭？大事保全，皆卿之力也。”遂加杨仪为中军师。马岱有讨逆之功，即以魏延之爵爵之。此亦处置得停当，想必蒋公琰所教也。仪呈上孔明遗表。后主览毕大哭，降旨卜地安葬。费祎奏曰：“丞相临终，命葬于定军山，不用墙垣砖石，亦不用一切祭物。”补前回中所未及。后主从之。择本年十月吉日，后主自送灵柩至定军山安葬。为后文钟会感神伏线。后主降诏致祭，谥号忠武侯；令建庙于沔阳，四时享祭。后杜工部有诗曰：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前解咏祠堂，后解咏丞相。至城外然后有丞相祠堂，然至城外而见祠堂，是无心于见祠堂者也。先言祠堂而后至城外，是有心于吊祠堂者也。有一丞相于胸，而至其地寻其庙，则有锦官城外，森森柏树之中也。三四两句，是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。碧草春色，黄鹂好音，入一“自”字、“空”字，便凄清之极。○黄鸟所以求友，旷百世而相感，君子有尚友古人之思，而无如古人终不可见，如隔叶也。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后解承三四来，丞相不可见于今日矣；然当时若非三顾草庐，丞相并不得见于昔日也。天下妙计，在混一不在偏安也。两朝既受眷于先，并效忠于后也。虽不能混一天下，成开济之功，然老臣之计、老臣之心，则如是也。死而后已者，老臣所自失于我者也。捷而后死者，老臣所仰望于天者也。天不可必，老臣之志则可必也。“未”字、“先”字妙绝，一似后曾恢复，而老臣未及身先死者，体其心而为言也。当日有未了之事，今日遂长留一未了之计、未了之心。嗟呼，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，而不获见诸事者，可胜道哉！在昔日为英雄之计、英雄之心，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。

又杜工部诗曰：

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遗像肃清高。三分割据纡筹策，万古云霄一羽毛。前解。史迁疑子房“以为魁梧奇伟”，“而状貌乃如妇人好女”二语，正与此诗起二语意相似。向闻其名，但震其人；今观其像，又叹其高。“清高”二字，从遗像写出：入相则紫袍象简，出将则黄白旄，而今其遗像，羽扇纶巾，一何清高之至也。加一“肃”字，又有气定神闲、不动声色之意。三分割据，英才辈出，持筹挟策，比肩皆是。如孔明者，万古一人。三是泛指众人，四是独指诸葛也。“鸿渐于逵，其羽可用为仪”，“凤翱翔于千仞兮，揽德辉而下之”，羽毛状其清，云霄状其高也。仲伯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。运移汉祚终难复，志决身歼军务劳。后解。万古罕有其匹矣！古人中可与为伯仲者，庶几其伊、吕乎？若萧、曹辈不足数耳。然耕莘钓渭，与伊、吕同其清高；而荡秦灭楚，不得与萧、曹同其功烈何耶？此缘汉祚之已改，非军务之或疏也。运虽移而志则决。“身”即所云“鞠躬”，“劳”即所云“尽瘁”，“歼”即所云“死而后已”，“终难复”即所云“成败利钝，非臣逆睹”也。“终”字妙，包得前后拜表、六出祁山，无数心力在内。前解慕其大名不朽，后解惜其大功不成。慕是十分慕，惜是十分惜。

却说后主回到成都，忽近臣奏曰：“边庭报来，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，屯于巴丘界口，未知何意。”后主惊曰：“丞相新亡，东吴负盟侵界，如之奈何？”不用顺接，忽用逆接，斗笋甚奇。蒋琬奏曰：“臣敢保王平、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，以防不测。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，以探其动静。”虽无全综之事，亦当报丧。后主曰：“须得一舌辩之士为使。”一人应声而出曰：“微臣愿往。”众视之，乃南阳安众人，姓宗，名预，字德艳，官任参军、右中郎将。后主大喜，即命宗预往东吴报丧，兼探虚实。不重在报丧，重在探虚实。

宗预领命，径到金陵，入见吴主孙权。礼毕，只见左右人皆着素衣。不消送帛，先自挂孝。权作色而言曰：“吴、蜀已为一家，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？”责问王平、张嶷守永安之故。预曰：“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势宜然，俱不足以相问也。”预亦善于词令。权笑曰：“卿不亚于邓芝。”照应八十六回中事。乃谓宗预曰：“朕闻诸葛丞相归天，每日流涕，令官僚尽皆挂孝。不是写孙权，是写武侯。朕恐魏人乘丧取蜀，故增巴丘守兵万人，以为救援，别无他意也。”说明全综守巴丘之故。预顿首拜谢。权曰：“朕既许以同盟，安有背义之理？”预曰：“天子因丞相新亡，特命臣来报丧。”权遂取金鈚箭一技，折之设誓曰：“朕若负前盟，子孙绝灭！”前者砍案为誓，今者折箭为誓，一为伐魏，一为和蜀。又命使赍香帛奠仪，入川致祭。冥仪四色，奉申奠仪。

宗预拜辞吴主，同吴使还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奏曰：“吴主因丞相新亡，亦自流涕，令群臣皆挂孝。其益兵巴丘者，恐魏人乘虚而入，别无异心。今折箭为誓，并不背盟。”后主大喜，重赏宗预，厚待吴使去讫。以下按过东吴，事叙西蜀。遂依孔明遗言，加蒋琬为丞相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；加费袆为尚书令，同理丞相事；加吴懿为车骑将军，假节督汉中；姜维为辅汉将军、平襄侯，总督诸处人马，同吴懿出屯汉中，以防魏兵。防魏重于防吴。其余将校，各依旧职。

杨仪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，而位出琬下，且自恃功高，未有重赏，口出怨言，谓费袆曰：“昔日丞相初亡，吾若将全师投魏，宁当寂寞如此耶！”杨仪为人亦与魏延仿佛。费袆乃将此言具表密奏后主。后主大怒，命将杨仪下狱勘问，欲斩之。蒋琬奏曰：“仪虽有罪，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，未可斩也，当废为庶人。”后主从之，遂贬杨仪赴汉中嘉郡为民。仪羞惭自刎而死。杨仪结局却与彭羕相仿佛。

蜀汉建兴十三年，魏主曹睿青龙三年，吴主孙权嘉禾四年，三国各不兴兵。将三国总叙，作一关锁。单说魏主封司马懿为太尉，总督军马，安镇诸边。懿拜谢回洛阳去讫。以下又按下蜀、吴，单叙魏国。魏主在许昌，大兴土木，建盖官殿；前既胜吴而归，今又闻武侯已死，故妄意肆志于土木也。又于洛阳造朝阳殿、太极殿、筑总章观，俱高十丈；又立崇华殿、青霄阁、凤凰楼、九龙池，命博士马钧监造，极其华丽，雕梁华栋，碧瓦金砖，光辉耀日。抵得一篇《阿房宫赋》。选天下巧匠三万余人，民夫三十余万，不分昼夜而造。民力疲困，怨声不绝。

睿又降旨起土木于芳林园，使公卿皆负土树木于其中。公卿为栋梁，今使公卿负木，是栋梁负栋梁也。司徒董寻上表切谏曰：

伏自建安以来，野战死亡，或门殚户尽，虽有存者，遗孤老弱。若今宫室狭小，欲广大之，犹宜随时，不妨农务，况作无益之物乎？陛下既尊群臣，显以冠冕，被以文绣，载以华舆，所以异于小人也。今又使负木担土，沾体涂足，毁国之光，以崇无益，其无谓也。役民既已不情，役官更是无礼。孔子云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无忠无礼，国何以立？臣知言出必死，而自比于牛之一毛，生既无益，死亦无损？秉笔流涕，心与世辞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后，累陛下矣。不胜战栗待命之至！

睿览表怒曰：“董寻不怕死耶！”左右奏请斩之。睿曰：“此人素有忠义，今且废为庶人。做了庶人一发该搬砖弄瓦，为役夫之事矣。再有妄言者必斩！”时有太子舍人张茂，字彦材，亦上表切谏，睿命斩之。即日召马钧问曰：“朕建高台峻阁，欲与神仙往来，以求长生不老之方。”钧奏曰：“汉朝二十四帝，惟武帝享国最久，寿算极高，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。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，台上立一铜人，手捧一盘，名曰承露盘，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，其名曰天浆，又曰甘露。取此水用美玉为屑，调和服之，可以返老还童。”马钧是李少君一流人。睿大喜曰：“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长安，拆取铜人，移置芳林园中。”

钧领命，引一万人至长安，命周围搭起木架，上柏梁台去。不移时间，五千人连绳引索，旋环而上。公卿搬木石，是公卿为役夫，今役夫升青云，是役夫为公卿矣。那柏梁台高二十丈，铜柱圆十围。马钧教先拆铜人。多人并力拆下铜人来，只见铜人眼中潸然泪下。兴废无常，成毁顿易，铁汉亦心酸，铜人安得不泪下？众皆大惊。忽然台边一阵狂风起处，飞砂走石，急若骤雨，一声响亮，就如天崩地裂，台倾柱倒，压死千余人。不死于兵，又死于役，君求长生，民则不聊生矣。钧取铜人及金盘回洛阳，入见魏主，献上铜人、承露盘。魏主问曰：“铜柱安在？”钧奏曰：“柱重百万斤，不能运至。”睿令将铜柱打碎，运来洛阳，铸成两个铜人，号为“翁仲”，列于司马门外；又铸铜龙凤两个，龙高四丈，凤高三丈余，立在殿前。木牛流马却是有用，铜人、铜盘、铜龙、铜凤却是无用。又于上林苑中，种奇花异木，蓄养珍禽怪兽。少傅杨阜上表谏曰：

臣闻尧尚茅茨，而万国安居；禹卑宫室，而天下乐业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。古之圣帝明王，未有以宫室高丽，以雕弊百姓之财力者也。桀作璇室、象廊，纣为倾宫、鹿台，致丧社稷；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；秦始皇作阿房宫而殃及其子，天下背叛，二世而灭。夫不度万民之力，以从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当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为法，以桀、纣、秦、楚为诚。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宫室是饰，必有危亡之祸矣。君作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存亡一体，得失同之。臣虽驽怯，敢忘诤臣之义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陛下。谨叩棺沐浴，伏候重诛。

表上，睿不省，只催督马钧建造高台，安置铜人、承露盘。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，入芳林园中。奇花异木、珍禽怪兽，犹不若此物之佳。○此句便引起下文宠妃废后事，绝妙过接法。众官纷纷上表谏诤，睿俱不听。

却说曹睿之后毛氏，乃河内人也，先年睿为平原王时，最相恩爱；及即帝位，立为后。后睿因宠郭夫人，毛后失宠。曹睿固甄后之子也，独不记甄后失宠之事也？郭夫人美而慧，睿甚嬖之，每日取乐，月余不出宫闼。是岁春三月，芳林园中百花争放，睿同郭夫人到园中赏玩饮酒。郭夫人曰：“何不请皇后同乐？” 睿曰：“若彼在，朕涓滴不能下咽也。”其新孔嘉，遂令旧者之取厌如此，为之一叹。遂传谕宫娥，不许令毛后知道。毛后见睿月余不入正宫，是日引十余宫人，来翠花楼上消遗，只听得乐声嘹亮，乃问曰：“何处奏乐？”一宫官启曰：“乃圣上与郭夫人于御花园中赏花饮酒。”毛后闻之，心中烦恼，回宫安歇。“却恨含情掩秋扇，空悬明月待君王。”次日，毛后乘小车出宫游玩，正迎见睿于曲廊之间，乃笑日：“陛下昨游北园，其乐不浅也！”睿大怒，即令擒昨日侍奉诸人到，叱曰：“昨游北园，朕禁左右不许使毛后知道，何得又宣露！”喝令宫官将诸侍奉人尽斩之。毛后大惊，回车至宫，睿即降诏赐毛皇后死，立郭夫人为皇后。皮去毛曰韕，今去毛立郭，却是光皮矣。一笑。朝臣莫敢谏者。忽一日，幽州刺史毋丘俭上表，报称辽东公孙渊造反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，建宫殿，立官职，兴兵入寇，摇动北方。睿大惊，即聚文武官僚，商议起兵退渊之策。正是：

才将土木劳中国，又见干戈起外方。

未知何以御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

孙权之欲结公孙渊以拒魏，犹曹丕之欲借孟获以侵蜀也。公孙渊之斩吴使以献曹睿，犹公孙康之杀二袁以献曹操也。孟获之叛汉者不一，而公孙之奉魏者至再，则魏于公孙，其亦可以恕之矣。而武侯不杀孟获，司马懿必杀公孙，何仁与不仁之不同如是耶？厥后怀、愍二帝为刘渊父子所戮辱，前渊后渊，其名不谋而合，君子于此，有报反之感焉。

用兵之道，有势同而事不同者，陈仓道口之雨，足以阻侵蜀之师，襄平城外之雨，独不返平辽之马是也。有势不同而事亦不同者，敌粮多而我粮少，则八日而取上庸，敌粮少而我粮多，则百日而后拔襄平是也。或退或进，或速或迟，随时而易，变化无常：读此可以悟兵法。

武侯之平蛮难，仲达之平辽易。何也？攻心则难，攻城则易也。且祁山未出之前，武侯有北顾之忧，而能肆志于南征，则其事非人之所能及。武侯既死之后，仲达无西顾之患，而后安意于东伐，则其事犹人之所能为。故仲达虽能，终在武侯之下。

甚矣，管辂之深于《易》也！以不言为要言，则正使人于不言而得其所言。以常谈见不谈，则又使人于其言而得其所未言。后世之侈陈阴阳、广衍象数者，直谓之未尝知《易》可耳。

曹操之父，为乞养之子；曹丕之孙，亦为乞养之子。夫以父而乞养，则前之世系于此紊；以孙而乞养，则后之宗祀于此斩也。盖曹氏之绝，不待晋之受禅，而于曹芳继立之时，已为吕秦、黄楚之续矣。或以芳为任城王曹楷之所出，然则宗室入继，何以不明告之大臣，而乃秘而不传，使人莫知其所从来乎？呜呼！曹丕之谋之，如彼其艰难；而螟蛉之嗣之，如此其率易。后之篡臣，其亦鉴于此而知沮也夫？

以既死之孔明，而妆一未死之孔明，所以使仲达见之而惧也；以不死之仲达，而妆一将死之仲达，所以使曹爽闻之而喜也。见之而惧者，不疑此日所望之车，是既死而赚以不死；反疑前夜所见之星，是不死而赚以将死。然则仲达之卧床，其殆以所疑于武侯者反用之也欤？

却说公孙渊乃辽东公孙度之孙，公孙康之子也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追袁尚，未到辽东，康斩尚首级献操，操封康为襄平侯。照应三十三回中事。后康死，有二子：长曰晃，次曰渊，皆幼，康弟公孙恭继职。曹丕时封恭为车骑将军、襄平侯。又补叙曹丕时事，此前文所未及。太和二年，渊长大，文武兼备，性刚好斗，夺其叔公孙恭之位。曹睿封渊为扬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又补叙曹睿时事，亦前文所未及。后孙权遣张弥、许晏赍金珠珍玉赴辽东，封渊为燕王。渊惧中原，乃斩张、许二人，送首与曹睿。睿封渊为大司马、乐浪公。又补叙东吴事。以上叙公孙渊来历，皆补前文所未及。渊心不足，与众商议，自号为燕王，改元绍汉元年。副将贾范谏曰：“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，不为卑贱。今若背反，实为不顺。更兼司马懿善能用兵，西蜀诸葛武侯且不能取胜，何况主公乎？”又带应祁山事。渊大怒，叱左右缚贾范，将斩之。参军伦直谏曰：“贾范之言是也。圣人云：‘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’今国中屡见怪异之事：近有犬戴巾帻，身披红衣，上屋作人行。此是兽妖。又城南乡民造饭，饭甑之中，忽有一小儿蒸死于内。此是人妖。襄平北市中，地忽陷一穴，涌出一块肉，周围数尺，头面眼耳口鼻都具，独无手足，刀箭不能伤，不知何物。此非人非兽之妖。卜者占之曰：‘有形不成，有口无声；国家亡灭，故现其形。’有此三者，皆不祥之兆也。可当《齐谐》志怪之书。主公宜避凶就吉，不可轻举妄动。”渊勃然大怒，叱武士绑伦直并贾范同斩于市。令大将军卑衍为元帅，杨祚为先锋，起辽兵十五万，杀奔中原来。何不于武侯未死之前为之？

边官报知魏主曹睿。睿大惊，乃召司马懿入朝计议。懿奏曰：“臣部下马步官军四万，足可破贼。”以四万当十五万。睿曰：“卿兵少路远，恐难收复？”懿曰：“兵不在多，在能设奇用智耳。臣托陛下洪福，必擒公孙渊以献陛下。”武侯一死，疑便自负。睿曰：“卿料公孙渊作何举动？”懿曰：“渊若弃城预走，是上计也。守辽东拒大军，是中计也。坐守襄平，是为下计，必被臣所擒矣。”如滕公之料英布。睿曰：“此去往复几时？”懿曰：“四千里之地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还百日，休息六十日，大约一年足矣。”前擒孟获不消一月，今平公孙算定一年。一速一迟，前后相对。睿曰：“傥吴、蜀入寇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已定下守御之策，陛下勿忧。”睿大喜，即命司马懿兴师，征讨公孙渊。懿辞朝出城，令胡遵为先锋，引前部兵先到辽东下寨。哨马飞报公孙渊。渊令卑衍、杨祚分八万兵屯于辽隧，此是司马懿所算中计。围堑二十余里，环绕鹿角，甚是严密。胡遵令人报知司马懿。懿笑曰：“贼不与我战，欲老我兵耳。我料贼众大半在此，其巢穴空虚，不若弃却此处，径奔襄平，贼必往救，却于中途击之，必获全功。”欲东奔襄平，是使彼出下计。于是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。

却说卑衍与杨祚商议曰：“若魏兵来攻，休与交战。彼千里而来，粮草不继，难以持久，粮尽必退；待他退时，然后出奇兵击之，司马懿可擒也。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，坚守渭南，孔明竟卒于军中。今日正与此理相同。”是抄司马懿旧文字耳，不想此处却用不着这篇文字。二人正商议间，忽报魏兵往南去了。卑衍大惊曰：“彼知吾襄平军少，去袭老营也。若襄平有失，我等守此处无益矣。”遂拔寨随后而起。即司马懿取街亭守陈仓之意。武侯能料之，卑衍、杨祚不能料之，是原不会抄文字也。早有探马飞报司马懿。懿笑曰：“中吾计矣！”乃令夏侯霸、夏侯威：“各引一军，伏于辽水之滨，如辽兵到，两下齐出。”二人受计而往。早望见卑衍、杨祚引兵前来。一声炮响，两边鼓噪摇旗，左有夏侯霸，右有夏侯威，一齐杀出。卑、杨二人，无心恋战，夺路而走。奔至首山，正逢公孙渊兵到，卑、杨一边用实写，公孙渊一边用虚写。合兵一处，回马再与魏兵交战。卑衍出马骂曰：“贼将休使诡计！汝敢出战否？”夏侯霸纵马挥刀来迎。战不数合，被夏侯霸一刀斩卑衍于马下，辽兵大乱。霸驱兵掩杀，公孙渊引败兵奔入襄平城去，闭门坚守不出。此则竟出下计矣。魏兵四面围合。

时值秋雨连绵，一月不止，平地水深三尺，运粮船自辽河口直至襄平城下。魏兵皆在水中，行坐不安。与陈仓道之事，前后仿佛。左都督裴景入帐告曰：“雨水不住，营中泥泞，军不可停，请移于前面山上。”懿怒曰：“捉公孙渊只在旦夕，安可移营？如有再言移营者斩！”与陈仓道退军，又是不同。裴景喏喏而退。少顷，右都督仇连又来告曰：“军士苦水，乞太尉移营高处。”懿大怒曰：“吾军令已发，汝何敢故违！”即命推出斩之，悬首于辕门外。武侯用兵，严以济宽；懿之用兵，一于严耳。于是军心震慑。

懿令南寨人马暂退二十里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，牧放牛马。司马陈群问曰：“前太尉攻上庸之时，兵分八路，八日赶至城下，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。照应九十四回中事。今带甲四万，数千里而来，不令攻打城池，却使久居泥泞之中，又纵贼众樵牧。某实不知太尉是何主意？”懿笑曰：“公不知兵法耶。昔孟达粮多兵少，我粮少兵多，故不可不速战，出其不意，突然攻之，方可取胜。今辽兵多，我兵少，贼饥我饱，何必力攻？正当任彼自走，然后乘机击之。我今放开一条路，不绝彼之樵牧，是容彼自走也。”粮则以多胜少，兵则以少胜多。陈群拜服。

于是司马懿遣人赴洛阳催粮。魏主曹睿设朝，群臣皆奏曰：“近日秋雨连绵，一月不止，人马疲劳，可召回司马懿，权且罢兵。”与前王肃等之谏，又相仿佛。睿曰：“司马太尉善能用兵，临危制变，多有良谋，捉公孙渊计日而待。卿等何必忧也？”遂不听群臣之谏，此处不听谏者之言，比前又是不同。使人运粮解至司马懿军前。懿在寨中，又过数日，雨止天晴。是夜，懿出帐外，仰观天文，忽见一星，其大如斗，流光数丈，自首山东北，坠于襄平东南。各营将士，无不惊骇。懿见之大喜，乃谓众将曰：“五日之后，星落处必斩公孙渊矣。迟则百日，速则五日。迟则极迟，速则极速。来日可并力攻城。”

众将得令，次日侵晨，引兵四面围合，筑土山，掘地道，立炮架，装云梯，日夜攻打不息，箭如急雨，射入城去。公孙渊在城中粮尽，皆宰牛马为食，至此方攻，正是待其粮尽。人人怨恨，各无守心，欲斩渊首，献城归降。渊闻之，甚是惊忧，慌令相国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请降。孟获屡战不降，公孙渊一战便降，彼此不同。二人自城上系下，来告司马懿曰：“请太尉退二十里，我君臣自来投降。”懿大怒曰：“公孙渊何不自来？殊为无理！”叱武士推出斩之，将首级付与从人。孟获不降而武侯纵之，公孙渊顺降而司马懿不许，彼此又自不同。从人回报，公孙渊大惊，又遣侍中卫演来到魏营。司马懿升帐，聚众将立于两边。演膝行而进，跪于帐下，告曰：“愿太尉息雷霆之怒。克日先送世子公孙修为质当，然后君臣自缚来降。”懿曰：“军事大要有五：能战当战，不能战当守，不能守当走，重在此一句。不能走当降，不能降当死耳！何必送子为质当！”司马懿狠甚。叱卫演回报公孙渊。演抱头鼠窜而去，归告公孙渊，渊大惊，乃与子公孙修密议停当，选下一千人马，当夜二更时分，开了南门，往东南而走。不能守当走，谨如司马之教。渊见无人，心中暗喜。行不到十里，忽听得山上一声炮响，鼓角齐鸣：一枝兵拦住，中央乃司马懿也；左有司马师，右有司马昭，二人大叫曰：“反贼休走！”渊大惊，急拨马寻路欲走。早有胡遵兵到；左有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右有张虎、乐綝。四面围得铁桶相似。公孙渊父子，只得下马纳降。不能走当降，亦谨如司马懿教。懿在马上顾诸将曰：“吾前夜丙寅日，见大星落于此处，今夜壬申日应矣。”众将称贺曰：“太尉真神机也！”懿传令斩之。公孙渊父子对面受戳。孟获有七擒，公孙渊只是一擒；武侯有七纵，司马懿更不一纵：彼此又大不同。司马懿遂勒兵来取襄平。未及到城下时，胡遵早引兵入城。城中人民焚香拜迎，魏兵尽皆入城。懿坐于衙上，将公孙渊宗族并同谋官僚人等，俱杀之，计首级七十余颗。司马懿好杀，是但能攻城而不能攻心，但能兵战而不能心战者也。出榜安民。人告懿曰：“贾范、伦直苦谏渊不可反叛，俱被渊所杀。”懿遂封其墓而荣其子孙。就将库内财物赏劳三军，封赏竟自己出，司马氏专权之渐。班师回洛阳。

却说魏主在宫中，夜至三更，忽然一阵阴风吹灭灯光，只见毛皇后引数十个宫人哭至座前索命。才见番兵灭了，又是一阵阴兵来了。睿因此得病。病渐沉重，命侍中光禄大夫刘放、孙资，掌枢密院一切事务；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佐太子曹芳摄政。宇为人恭俭温和，未肯当此大任，坚辞不受。睿召刘放、孙资问曰：“宗族之内，何人可任？”二人久得曹真之惠，乃保奏曰：“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。”宇贤于爽。舍其贤者，用其不贤者，此曹氏之当衰也。睿从之。二人又奏曰：“欲用曹爽，当遣燕王归国。” 睿然其言。二人遂请睿降诏，赍出谕燕王曰：“有天子手诏，命燕王归国，限即日就行；若无诏，不许入朝。”燕王涕泣而去。用一曹必去一曹，曹氏之党寡，而后司马氏之党盛矣。遂封曹爽为大将军，总摄朝政。睿病渐危急，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。懿受命，径到许昌，入见魏主。睿曰：“朕惟恐不得见卿；今日得见，死无恨矣。”懿顿首奏曰：“臣在途中，闻陛下圣体不安，恨不肋生两翼，飞至阙下。两翼已成矣。将飞入宫廷，食曹氏之子孙也。今日得睹龙颜，臣之幸也。”睿宣太子曹芳，大将军曹爽，侍中刘放、孙资等，皆至御榻之前。睿执司马懿之手曰：“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，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，照应八十五回中事。孔明因此竭尽忠诚，至死方休。偏邦尚然如此，何况大国乎？僭号之国反指正统为偏邦，此在曹睿之言则然，后世修史者亦复踵之，何其误也！朕幼子曹芳，年才八岁，不堪掌理社稷。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，竭力相辅，无负朕心！”又唤芳曰：“仲达与朕一体，尔宜敬礼之。”遂命懿携芳近前。芳抱懿颈不放。睿曰：“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！”言讫，潸然泪下。懿顿首流涕。魏主昏沉，口不能言，只以手指太子，须臾而卒。曹睿好神仙，何不以承露盘中天浆活之？在位十三年，寿三十六岁，时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。

当下司马懿、曹爽，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。芳字兰卿，乃睿乞养之子，秘在宫中，人莫知其所由来。曹操奸猾，曹丕篡逆，孰知再传而后，遂不知为何人之子乎？盖不待司马氏之篡，而曹氏已早绝也。于是曹芳谥睿为明帝，葬于高平陵；尊郭皇后为皇太后；改元正始元年。司马懿与曹爽辅政。爽事懿甚谨，一应大事，必先启知。曹爽无知。爽字昭伯，自幼出入宫中，明帝见爽谨慎，甚是爱敬。爽门下有客五百人，内有五人以浮华相尚。亦是无用之人。一是何晏，字平叔；一是邓扬 ，字玄茂，乃邓禹之后；一是李胜，字公昭；一是丁谧，字彦靖；一是毕轨，字昭先。此五人，先叙其人品，后详其姓氏。又有大司农桓范，字元则，颇有智谋，人多称为“智囊”。此一人先叙其姓氏，后详其人品。此数人皆爽所信任。何晏告爽曰：“主公大权，不可委托他人。恐生后患。”爽曰：“司马公与我同受先帝托孤之命，安忍背之？”晏曰：“昔日先公与仲达破蜀兵之时，累受此人之气，因而致死。主公如何不察也？”将赌赛羞惭事于此一提，照应第一百回中语。爽猛然省悟，遂与多官计议停当，入奏魏主曹芳曰：“司马懿功高德重，可加为太傅。”太尉掌兵，太傅不掌兵，此暗夺其兵权也。芳从之，自是兵权皆归于爽。爽命弟曹羲为中领军，曹训为武卫将军，曹彦为散骑常侍，三曹怎敌一马。各引三千御林军，任其出入禁宫。又用何晏、邓扬 、丁谧为尚书，毕轨为司隶校尉，李胜为河南尹：此五人日夜与爽议事。于是曹爽门下宾客日盛。司马懿推病不出，二子亦皆退职闲居。此时武侯若在，亦是伐魏一机会。爽每日与何晏等饮酒作乐，凡用衣服器皿，与朝廷无异。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，先取上等者入己，然后进宫。佳人美女，充满府院。黄门张当谄事曹爽，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，送入府中；爽又选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为家乐。又建重楼画阁，造金银器皿，用巧匠数百人，昼夜工作。如此所为，便不能成事，安能制司马懿乎？

却说何晏闻平原管辂明数术，请与论《易》。时邓扬 在座，问辂曰：“君自谓善《易》，而语不及《易》中词义，何也？”辂曰：“夫善《易》者，不言《易》也。”孔子学《易》，而《易》不在雅言之数，可见《易》不可以言传。晏笑而赞之曰：“可谓要言不烦。”不言《易》正深于言《易》也，故赞之曰“要言”。因谓辂曰：“试为我卜一卦，可至三公否？”又问：“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，此是何兆？”辂曰：“元、恺辅舜，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谦恭，享有多福。以周公、元、恺为言，连曹爽亦说在内。今君侯位尊势重，而怀德者鲜，畏威者众，殆非小心求福之道。可谓要言。且鼻者，山也，山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忽讲相法。今青蝇臭恶而集焉。位峻者颠，可不惧乎？愿君侯裒多益寡，此《益》卦之义。非礼勿履。此《履》卦之义。不言《易》却是言《易》。然后三公可至，青蝇可驱也。”不论数，而论理。邓扬怒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谈耳！”辂曰：“老生者见不生，常谈者见不谈。”玄语、隐语，亦妙语。遂拂袖而去。二人大笑曰：“真狂士也！”辂到家与舅言之。舅大惊曰：“何、邓二人，威权甚重，汝奈何犯之？”辂曰：“吾与死人语，何所畏耶！”所谓老生者见不生。舅问其故。辂曰：“邓扬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脉不制肉，起立倾倚，若无手足：此为‘鬼躁’之相。何晏视候，魂不守宅，血不华色，精爽烟浮，容若槁木，此为‘鬼幽’之相。此麻衣相法之所无。二人早晚必有杀身之祸，何足畏也！”不决之于卜，而决之于相。其舅大骂辂为狂子而去。

却说曹爽尝与何晏、邓扬等畋猎。其弟曹羲谏曰：“兄威权太甚，而好出外游猎，傥为人所算，悔之无及。”预为后文伏线。爽叱曰：“兵权在吾手中，何惧之有！”司农桓范亦谏，不听。不叙所谏何语，是省笔。时魏主曹芳，改正始十年为嘉平元年。曹爽一向专权，不知仲达虚实，适魏主除李胜为青州刺史，即令李胜往辞仲达，就探消息。胜径到太傅府中，早有门吏报入。司马懿谓二子曰：“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。”乃去冠散发，上床拥被而坐；又令二婢扶策，方请李胜入府。曹操假病以试吉平，司马懿假病以欺李胜。胜至床前拜曰：“一向不见太傅，谁想如此病重。今天子命某为青州刺吏，特来拜辞。”懿佯答曰：“并州近朔方，好为之备。”诈扮耳聋，妙甚。胜曰：“除青州刺史，非并州也。”懿笑曰：“你方从并州来？”妙绝，活像聋子。胜曰：“山东青州耳。”懿大笑曰：“你从青州来也！”妙绝，活像聋子。胜曰：“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？”左右曰：“太傅耳聋。”胜曰：“乞纸笔一用。”左右取纸笔与胜。胜写毕，呈上，懿看之，笑曰：“吾病的耳聋了。此去保重。”言讫，以手指口。妙绝，活像病人。侍婢进汤，懿将口就之，汤流满襟。妙绝，活像病人。乃作哽噎之声曰：“吾今衰老病笃，死在旦夕矣。二子不肖，望君教之。君若见大将军，千万看觑二子！”言讫，倒在床上，声嘶气喘。妙绝，活像病人。李胜拜辞仲达，回见曹爽，细言其事。爽大喜曰：“此老若死，吾无忧矣！”

司马懿见李胜去了，遂起身谓二子曰：病得快，好得快。“李胜此去，回报消息，曹爽必不忌我矣。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，方可图之。”又先为下文虚伏一笔。不一日，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，祭祀先帝。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。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，及御林军护驾正行，司农桓范叩马谏曰：“主公总典禁兵，不宜兄弟皆出。傥城中有变，如之奈何？”此之谓智囊，若曹爽只是酒囊、饭囊耳。爽以鞭指而叱之曰：“谁敢为变？再勿乱言！”当日，司马懿见爽出城，心中大喜，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，并家将数十，引二子上马，径来谋杀曹爽。正是：

闭户忽然有起色，驱兵自此逞雄风。

未知曹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七卷完）

# 第十八卷

##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

甚矣，天之恶魏也！继之以不知所从来之曹芳，而又相之以醉生梦死之曹爽，纵令司马懿真病而真死，而其国亦必为蜀、吴之所并矣。纵使曹爽听桓范之言，而迁驾许都，檄召外兵，其势必不胜，亦必终为司马氏之所并矣。而况同槽之三马，猝然闭城，恋豆之驽马，腼然就缚哉！孟德奸雄，而再传以后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，悲夫！

知何晏、邓扬之附曹爽为必死者，管辂也。知司马懿之谋曹爽为必胜者，辛宪英也。然管辂知之不足奇，宪英知之则奇矣。当曹爽之未灭，而出从曹爽者辛敞也。及曹爽之既灭，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。然听其姊以全我之义，不足奇；违其父以伸己之志，则奇矣。管辂以男子知人，必知之以卜与相；宪英以女子知人，不必知之以卜与相。辛敞以男子之智资于妇人，夏侯女则以妇人之志过于男子。如此二女子者，殆列女传中所仅见。不以盛衰改节，此夏侯女之节，一武侯佐汉之节也；不以存亡易心，此夏侯女之心，一武侯报先帝之心也。然则耳之截，鼻之割，即谓之张睢阳之齿、颜常山之舌可也。身毁而乃以全身，形残而乃以践形，是又管辂相法之所不能及者。辂但知鬼躁、鬼幽为死人之相，孰知截耳、割鼻有完人之目耶？

此回叙曹氏失政，为司马篡魏之由。而夏侯霸入蜀，又为姜维伐魏之始。然夏侯霸之心，非姜维之心也。霸所欲伐者司马，而欲借汉以存曹也。维所欲伐者曹氏，而欲借霸以灭魏也。姜维之心则武侯之心也。武侯以先帝之心为心，而欲终先帝之事。姜维又以武侯之心为心，而欲终武侯之事也。霸与维事同而心则异，维与武侯心同而才则异。才异而一出即败，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己。

文之以前伏后者，有实笔，有虚笔。姜维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后，而一出祁山之前，先写一姜维，此以实笔伏之者也。钟、邓入蜀，在九伐中原之后，而一伐中原之前，先在夏侯霸口中写一钟会，写一邓艾，此以虚笔伏之者也。且有武侯之嘱阴平，葬定军，又虚中之虚。此处夏侯霸之言，又虚中之实。叙事作文，如此结构，可谓匠心。

却说司马懿闻曹爽同弟曹羲、曹训、曹彦并心腹何晏、邓扬、丁谧、毕范、李胜等及御林军，随魏主曹芳出城，谒明帝墓，就去畋猎。懿大喜，即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，一个司马懿心腹。假以节钺行大将军事，先据曹爽营；又令太仆王观，又是一个司马懿心腹。行中领军事，据曹羲营。如陈平领太尉入北军。懿引旧官入后宫，奏郭太后，言爽背先帝托孤之恩，奸邪乱国，其罪当废。周勃去产、禄要瞒着妇人，司马懿去曹爽正要用着妇人。郭太后大惊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有奏天子之表，诛奸臣之计，太后勿忧。”太后惧怕，只得从之。懿急令太尉蒋济、尚书令司马孚，一同写表，又是两个司马懿心腹。遣黄门赍出城外，径至帝前申奏。懿自引大军据武库。早有人报知曹爽家。其妻刘氏急出厅前，唤守府官问曰：“今主公在外，仲达起兵何意？”郭后已为司马懿所用，刘氏干得甚事！守门将潘举曰：“夫人勿惊，我去问来。”乃引弓弩手数十人，登门楼望之，正见司马懿引兵过府前，举令人乱箭射下，懿不得过。偏将孙谦在后止之曰：“太傅为国家大事，休得放箭。”又是一个司马懿心腹。连止三次，举方不射。司马昭护父司马懿而过，引兵出城屯于洛河，守住浮桥。

且说曹爽手下司马鲁芝，见城中事变，来与参军辛敞商议曰：“今仲达如此变乱，将如之何？”敞曰：“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见天子。”芝然其言。敞急入后堂。其姊辛宪英见之，问曰：“汝有何事，慌速如此？”敞告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闭了城门，必将谋逆。”宪英曰：“司马公未必谋逆，特欲杀曹将军耳。”善于料事。刘氏若能学之，必不使曹爽出城矣。敞惊曰：“此事未知如何？”宪英曰：“曹将军非司马公之对手，必然败矣。”明于料人。刘氏若能学之，必不使曹爽废仲达也。敞曰：“那日司马教我同去，未知可去否？”宪英曰：“职守，人之大义也。凡人在难，犹或恤之。执鞭而弃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”忠于劝义。刘氏若能学之，必不使曹爽行谮妄之事矣。敞从其言，乃与鲁芝引数十骑，斩关夺门而出。人报知司马懿。懿恐桓范亦走，急令人召之。范与其子商议。其子曰：“车驾在外，不如南出。”辛敝有姊，桓范有儿。范从其言，乃上马至平昌门，城门已闭，把门将乃桓范旧吏司蕃也，范袖中取出一竹版曰：“太后有诏，可即开门。”司蕃曰：“请诏验之。”范叱曰：“汝是吾故吏，何敢如此！”司蕃只得开门放出。范出至城外，唤司蕃曰：“太傅造反，汝可速随我去。”后仲达杀桓范，只为此语。蕃大惊，追之不及。人报知司马懿。懿大惊曰：“‘智囊’泄矣！如之奈何？”蒋济曰：“‘驽马恋栈豆’，必不能用也。”智囊怎当钝物。懿乃召许允、陈泰又是两个司马懿心腹。曰：“汝去见曹爽，说太傅别无他事，只是削汝兄弟兵权而已。”恐其在外生变，故诱之使归而就死耳。许、陈二人去了。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，令戡济作书，与目持去见爽。懿分付曰：“汝与爽厚，可领此任。曹爽所厚者，又为司马懿心腹。汝见爽，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，只因兵权之事，别无他意。”直如骗小儿。尹大目依令而去。

却说曹爽正飞鹰走犬之际，忽报城内有变，太傅有表。爽大惊，几乎落马。太傅忽然起床，曹爽自应落马。黄门官捧表，跪于天子之前。爽接表拆封，令近臣读之。表略曰：

征西大都督、太傅臣司马懿，诚惶诚恐，顿首谨表：臣昔从辽东还，先帝诏陛下与秦王及臣等，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后事为念。今大将军曹爽，背弃顾命，败乱国典，内则僭拟，外专威权。以黄门张当为都监，专共交关；看察至尊，伺候神器，离间二宫，伤害骨肉，天下汹汹，人怀危惧。此非先帝诏陛下及嘱臣之本意也。臣虽朽迈，敢忘往言？太尉臣济、尚书臣孚等，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卫，奏永宁宫皇太后，令敕臣表奏施行。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，罢爽、羲、训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车驾；敢有稽留，便以军法从事。此数语竟似告示，不像表文。司马懿之专，于此见矣。臣辄力疾将兵，屯于洛水浮桥，伺察非常。谨此上闻，伏干圣听。“伏干圣听”四字，何不竟改“想宜知悉”。

魏主曹芳听毕，乃唤曹爽曰：“太傅之言若此，卿如何裁处？”爽手足失措，回顾二弟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羲曰：“劣弟亦曾谏兄，兄执迷不听，致有今日。应前卷中语。司马懿谲诈无比，孔明尚不能胜，况我兄弟乎？不如自縳见之，以免一死。”爽兄弟三人都是驽马，懿父子三人都是骏马。三驽马恋栈，三骏马便同槽矣。言未毕，参军辛敞、司马鲁芝到。爽问之。二人告曰：“城中把得铁桶相似，太傅引兵屯洛水浮桥，势将不可复归。宜早定大计。”正言间，司农桓范骤马而至，谓爽曰：“太傅已变，将军何不请天子幸许都，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？”若行此计，国中必大乱，姜维得乘乱伐魏，必得成功。爽曰：“吾等全家皆在城中，岂可投他处求援？”果应蒋济之料。范曰：“匹夫临难，尚欲望活。今主公身随天子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应？岂可自投死地乎？”爽闻言不决，惟流涕而已。因恋生泣，只是抛不下栈豆耳。范又曰：“此去许都，不过半宿。城中粮草，足支数载。今主公别营兵马，近在关南，呼之即至。大司马之印，某将在此。主公可急行，迟则休矣！”此之谓智囊。爽曰：“多官勿太催逼，待吾细细思之。”活画一无用之人。少顷，侍中许允、尚书令陈泰至。二人告曰：“太傅只为将军权重，不过要削去兵权，别无他意。将军可早归城中。”爽默然不语。其名曰爽，何其人之不爽若此。又只见殿中校尉尹大目至。目曰：“太傅指洛水为誓，并无他意。罚咒当饭吃。有蒋太尉书在此。将军可削去兵权，早归相府。”爽信为良言。桓范又告曰：“事急矣，休听外言而就死地！”

是夜曹爽意不能决，乃拔剑在手，嗟叹寻思；自黄昏直流涕到晓，终是狐疑不定。今之文思迟钝者，竟日不成一字，毋乃与曹爽同乎？桓范入帐催之曰：“主公思虑一昼夜，何尚不能决？”爽掷剑而叹曰：“我不起兵，请愿弃官，但为富家翁足矣！”曹子丹被孔明气死羞死，尚是有羞有气，今曹爽直是不羞不气也。范大哭出帐曰：“曹子丹以智谋自矜，今兄弟三人，真豚犊耳！”痛哭不已。许允、陈泰令爽先纳印绶与司马懿。爽令将印送去。主簿杨综扯住印绶而哭曰：“主公今日舍兵权自缚去降，不免东市受戮也。”爽曰：“太傅必不失信于我。”曹氏子孙如此无用，当使奸雄气沮。于是曹爽将印将绶与许、陈二人，先赍与司马懿。众军见无将印，尽皆四散。爽手下只有散骑官僚。到浮桥时，懿传令，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，奸雄手段，妙在缓缓而来。余皆发监，听候敕旨。爽等入城时，并无一人侍从。桓范至浮桥边，懿在马上以鞭指之曰：“桓大夫何故如此？”范低头不语，钳智囊口矣。入城而去。

于是司马懿请驾拔营入洛阳。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后，懿用大锁锁门，令居民八百人围守其宅。曹爽心中忧闷。羲谓爽曰：“今家中乏粮，兄可作书与太傅借粮。刀在其颈，犹欲借粮，为之一笑。如肯以粮借我，必无相害之心。”爽乃作书令人持去。司马懿览书，遂遣人送粮一百斛，运至曹爽府中。奸雄手段，只是缓缓而来。爽大喜曰：“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！”遂不以为忧。愚人愚到底。原来司马懿先将黄门张当捉下狱中问罪。当曰：“非我一人，更有何晏、邓扬、李胜、毕范、丁谧等五人同谋篡逆。”懿取了张当供词，却捉何晏等勘问明白，皆称：“三月间欲反。”此等狱词，皆周内所成，未必真有其事也。懿用长枷钉了。城门守将司蕃告称：“桓范矫诏出城，口称太傅谋反。”懿曰：“诬人反情，抵罪反坐。”亦将桓范等皆下狱，然后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，灭其三族。拔剑寻思，想了一夜，竟想不到此。其家产财物，尽抄入库。

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，乃夏侯令女也。早寡而无子，其父欲改嫁之，女截耳自誓。及爽被诛，其父复将嫁之，女又断去其鼻。其家惊惶，谓之曰：“人生世间，如轻尘栖弱草，何至自苦如此？今日此等达人多矣。且大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，守此欲谁为哉？”女泣曰：“吾闻：‘仁者不以盛衰改节，义者不以存亡易心。’曹氏盛时，尚欲保终；况今灭亡，何忍弃之？此禽兽之行，吾岂为乎！”辛宪英教弟以义，夏侯女辞父以节，同时乃有两个奇女子。懿闻而贤之，听使乞子自养，为曹氏后。司马懿自受巾帼，当以男子衣冠送夏侯氏。后人有诗曰：

弱草微尘尽达观，夏侯有女义如山。丈夫不及裙钗节，自顾须眉亦汗颜。

却说司马懿斩了曹爽，太尉蒋济曰：“尚有鲁芝、辛敞斩关夺门而出，杨综夺印不与，皆不可纵。”懿曰：“彼各为其主，乃义人也。”遂复各人旧职。独杀桓范，特以智囊见忌耳。辛敞叹曰：“吾若不问于姊，失大义矣！”好姐姐，我亦愿为之弟矣。后人有诗赞辛宪英曰：

为臣食禄当思报，事主临危合尽忠。辛氏宪英曾劝弟，古今千载颂高风。

司马懿饶了辛敞等，乃出榜晓谕：但有曹爽门下一应人等，尽皆免死，有官者照旧复职。军民各守家业，内外安堵。何、邓二人死于非命，果应管辂之言。应前卷中语。后人有诗赞管辂曰：

传得圣贤真妙诀，平原管辂相通神。鬼幽鬼躁分何邓，未丧先知是死人。

却说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，加九锡。令人追忆魏公加九锡时。懿固辞不肯受。此则贤于曹操。芳不准，令父子三人同领国事。懿忽然想起：“曹爽全家虽诛，尚有夏侯霸守备雍州等处，系爽亲族，倘骤然作乱，如何提备？必当处置。”即下诏使往雍州，取征西将军夏侯霸赴洛阳议事。剪灭公室，其意可知。夏侯霸听知大惊，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。有镇守雍州剌史郭淮，听知夏侯霸反，即率本部兵来，与夏侯霸交战。淮出马大骂曰：“汝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亏汝，何故背反？”霸亦骂曰：“吾祖父于国家多建勋劳，今司马懿何等人，灭吾曹氏宗族，又来取我，早晚必思篡位。吾仗义讨贼，何反之有？”夏侯霸欲讨魏贼，姜维即借他来共讨汉贼。淮大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取夏侯霸。霸挥刀纵马来迎。战不十合，淮败走，霸随后赶来。忽听得后军吶喊，霸急回马时，陈泰引兵杀来。郭淮复回，两路夹攻，霸大败而走，折兵大半；寻思无计，遂投汉中来降后主。孔明得姜维为帮手，姜维又得一夏侯霸为帮手。

有人报与姜维，维心不信，令人体访得实，方教入城。霸拜见毕，哭告前事。维曰：“昔微子去周，成万古之名；公能匡扶汉室，无愧古人也。”遂设宴相待。维就席问曰：“今司马懿父子掌握重权，有窥我国之志否？”霸曰：“老贼方图谋逆，未暇及外。但魏国新有二人，正在妙龄之际，若使领兵马，实吴、蜀之大患也。”预为数回后伏线。维问：“二人是谁？”霸告曰：“一人现为秘书郎，乃颍川长社人，姓钟，名会，字士季，太傅钟繇之子，幼有胆智。乃翁笔下有字，乃郎胸中有字。繇尝率二子见文帝，会时年七岁，其兄毓年八岁。毓见帝惶惧，汗流满面。帝问毓曰：‘卿何以汗？’毓对曰：‘战战惶惶，汗出如浆。’帝问会曰：‘卿何以不汗？’会对曰：‘战战栗栗，汗不敢出。’一人戏问曰：“人身上何物不怕吓？”或答曰：“惟有汗不怕吓。人越吓他，越要出来。”今会曰“汗不敢出”，则是汗亦怕吓矣。为之一笑。帝独奇之。及稍长，喜读兵书，深明韬略。司马懿与蒋济皆称其才。一人现为掾吏，乃义阳人也；姓邓，名艾，字士载。幼年失父。素有大志，但见高山大泽，辄窥度指画，何处可以屯兵，何处可以积粮，何处可以埋伏。便为渡阴平岭张本。人皆笑之，独司马懿奇其才，遂令参赞军机。艾为人口吃，每奏事必称‘艾、艾’，古之名人口吃者，韩非、周昌、扬雄、邓艾也。今有嘲口吃者曰：“既是昌家，又疑非类。知无雄风，定有艾气。”懿戏谓曰：‘卿称艾艾，当有几艾？’艾应声曰：‘凤兮凤兮，故是一凤。’其资性敏捷，大抵如此。二人深可畏也。”二人来历却在夏侯霸口中叙出，省笔之法。维笑曰：“量此孺子，何足道哉！”

于是姜维引夏侯霸至成都，入见后主。维奏曰：“司马懿谋杀曹爽，又来赚夏侯霸，霸因此投降。目今司马懿父子专权，曹芳懦弱，魏国将危。臣在汉中有年，兵精粮足。臣愿领王师，即以霸为乡导官，进取中原，重兴汉室，以报陛下之恩，以终丞相之志。”此一段言语，可当姜维一篇前出师表。尚书令费袆谏曰：“近者，蒋琬、董允，皆相继而亡，二人之死在费袆口中补出，省笔之法。内治无人。伯约只宜待时，不宜轻动。”维曰：“不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似此迁延岁月，何日恢复中原乎？”“微尘栖草”是言其轻，“白驹过隙”是言其快。一则以徇节为不必，一则以徇节当及时也。袆又曰：“孙子云：‘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’我等皆不如丞相远甚；丞相尚不能恢复中原，何况我等？”将六出祁山事于此一提。维曰：“吾久居陇上，深知羌人之心；今若结羌人为援，虽未能克复中原，自陇而西，可断而有也。”既得夏侯霸为帮手，又欲借羌人为帮手。后主曰：“卿既欲伐魏，可尽忠竭力，勿堕锐气，以负朕命。”于是姜维领敕辞朝，同夏侯霸径到汉中，计议起兵。维曰：“可先遣使去羌人处通盟，然后出西平，近雍州。先筑二城于曲山之下，令兵守之，以为犄角之势。我等尽发粮草于川口，依丞相旧制，次第进兵。”此是一伐中原。是年秋八月，先差蜀将句安、李歆同引一万五千兵，往曲山前连筑二城：句安守东城，李歆守西城。

早有细作报与雍州剌史郭淮。淮一面申报洛阳，一面遣副将陈泰引兵五万，来曲山与蜀兵交战。句安、李歆各引一军出迎，因兵少不能抵敌，退入城中。泰令兵四面围住攻打，又以兵断其汉中粮道，句安、李歆城中粮缺。郭淮自引兵亦到，看了地势，忻然而喜，回到寨中，乃与陈泰计议曰：“此城山势高阜，必然水少，须出城取水；若断其上流，蜀兵皆渴死矣。”马谡屯山上患在水道，今二将屯城中亦患水道，盖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。遂令军士掘土，堰断上流，城中果然无水。李歆引兵出城取水，雍州兵围困甚急。歆死战不能出，只得退入城去。句安城中亦无水，乃会了李歆，引兵出城，并在一处，大战良久，又败入城去。此时蜀兵甚渴，其望姜维之救亦甚渴矣。军士枯渴。安与歆曰：“姜都督之兵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”街亭之危，咎在马谡；二人之危，咎在姜维。歆曰：“我当舍命，杀出求救。”遂引数十骑，开了城门，杀将出来。雍州兵四面围合，歆奋死冲突，方才得脱，只落得独自一人，身带重伤，余皆殁于乱军之中。是夜北风大起，阴云布合，天降大雪；因此，城内蜀兵分粮化雪而食。蜀兵啮雪，几似苏武当年。○此日之雪，虽承露盘之天浆不是过矣。

却说李歆杀出重围，从西山小路行了两日，正迎着姜维人马。歆下马伏地告曰：“曲山二城，皆被魏兵围困，绝了水道。幸得天降大雪，因此化雪度日。甚是危急。”维曰：“吾非救迟：为聚羌兵未到，因此误了。”羌人误姜维，而姜维又误二将也。遂令人送李歆入川养病。维问夏侯霸曰：“羌兵未到，魏兵围困曲山甚急，将军有何高见？”霸曰：“若等羌兵到曲山，二城皆陷矣。吾料雍州兵必尽来曲山攻打，雍州城定然空虚。将军可引兵径往牛头山，抄在雍州之后，郭淮、陈泰必回救雍州，则曲山之围自解矣。”此围魏救赵之法。维大喜曰：“此计最善！”于是姜维引兵望牛头山而去。

却说陈泰见李歆杀出城去了，乃谓郭淮曰：“李歆若告急于姜维，姜维料吾大兵皆在曲山，必抄牛头山袭吾之后。将军可引一军去取洮水，断绝蜀兵粮道。吾分兵一半，径往牛头山击之。彼若知粮道已绝，必然自走矣。”夏侯霸所算，早在陈泰算中。郭淮从之，遂引一军暗取洮水。陈泰引一军径往牛头山来。

却说姜维兵至牛头山，忽听得前军发喊，报说魏兵截住去路。维慌忙自到军前视之。陈泰大喝曰：“汝欲袭吾雍州！吾已等候多时了！”句安等侯多时，偏等不来。维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陈泰。泰挥刀而迎。战不三合，泰败走。维挥兵掩杀。雍州兵退回，占住山头。维收兵就牛头山下寨。维每日令兵搦战，不分胜负。夏侯霸谓姜维曰：“此处不是久停之所。连日交战，不分胜负，乃诱兵之计耳，必有异谋。不如暂退，再作良图。”正言间，忽报郭淮引一军取洮水，断了粮道。维大惊，急令夏侯霸先退，维自断后。陈泰分兵五路赶来。维独拒五路总口，战住魏兵。泰勒兵上山，矢石如雨。维急退到洮水之时，郭淮引兵杀来。维引兵往来冲突。魏兵阻其去路，密如铁桶。维奋死杀出，折兵大半，第一次出兵就见掣肘，不及武侯多矣。飞奔上阳平关来。前面又一军杀到；为首一员大将，纵马横刀而出。那人生得圆面大耳，方口厚唇，左目下生个黑瘤，瘤上生数十根黑毛，不知管辂相之，又作何语。乃司马懿长子骠骑将军司马师也。维大怒曰：“孺子焉敢阻吾归路！”拍马挺枪，直来刺师。师挥刀相迎。只三合，杀败了司马师，维脱身径奔阳平关来。城上人开门放入姜维。司马师也来抢关，两边伏弩齐发，一弩发十矢，乃武侯临终时所遗“连弩”之法也。忽将武侯临终事一提，与一百四回照应。正是：

难支此日三军败，独赖当年十矢传。

未知司马师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

今人将曹操、司马懿并称。及观司马懿临终之语，而懿之与操则有别矣。操之事，皆懿之子为之，而懿则终其身未敢为操之事也。操之忌先主，是欲除宗室之贤者；懿之谋曹爽，是特杀宗室之不贤者。至于弒主后，害皇嗣，僭皇号，受九锡，但见之于操，而未见之于懿。故君子于懿有恕辞焉。

曹丕乘丧以伐刘禅，曹芳亦乘丧以伐孙亮。而前之伐则丕自主之；后之伐非芳主之，而司马师主之：其不同者一。前之兵有五路，而止一路是魏兵；后之兵有三路，而三路皆魏兵：其不同者二。前之兵不战而自解；后之兵战而后退：其不同者三。前之兵四路实，而一路是虚；后之兵一路败，而两路皆走：其不同者四。前后更无一毫相犯，岂非奇事奇文！

乘雪以诱敌者有之矣，武侯之破铁车兵是也；而冒雪以犯敌，则未之有也。以黑夜劫营者有之矣，甘宁百骑之劫是也；而白日劫营，则未之有也。用短兵步卒于险峻无人之处者有之矣，邓艾之袭阴平岭是也；用之于平川大寨则未之有也。以舟师破舟师者有之矣，黄盖之烧北船是也；而以舟师入旱寨则未之有也。以前后所未有者，而独于丁奉之战徐塘见之，真异样惊人。

丁奉成东兴之功，而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绩，其故何也？曰：魏来而我御之则克，我往攻魏则不克，则明验已见于前事矣。自周郎之御赤壁，而吴一胜；及孙权之攻合淝，而吴不胜。当曹操之攻濡须，而吴再胜；及张辽之拒逍遥津，而吴又不胜。及曹丕之攻三郡，而吴三胜；有徐盛之守南徐，而吴四胜；又曹休之取石亭，而吴五胜；及诸葛瑾之被烧于满宠，而吴又不胜。此非其章章者哉？画江而守，自顾有余，而取人不足。在孙权未死，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未亡之时，犹然如是，而乃欲于孙亮之日进图中原，吾知其难耳。

司马懿之杀曹爽，是以异姓而灭宗室；孙峻之杀诸葛恪，是以宗室而灭异姓。恪与爽之才不才不同，而其气骄而计疏则一也。外不能测张特之诈，内不能烛孙峻之奸，而又刚愎自矜，果于杀戮，聪明虽过于其父，而卒以恃才取祸，哀哉！

却说姜维正走，遇着司马师引兵拦截。原来姜维取雍州之时，郭淮飞报入朝，魏主与司马懿商议停当，懿遣长子司马师引兵五万，前来雍州助战。司马师发兵，补叙在此。省笔法。师听知郭淮敌退蜀兵，师料蜀兵势弱，就来半路击之。直赶到阳平关，却被姜维用武侯所传连弩法，于两边暗伏连弩百余张，一弩发十矢，皆是药箭。两边弩箭齐发，前军连人带马射死不知其数。司马师于乱军之中逃命而回。几同上方谷之难。

却说曲山城中，蜀将句安见援兵不至，乃开门降魏。姜维折兵数万，领败兵回汉中屯扎。以上按下蜀汉，以下再叙魏国。司马师自还洛阳，至嘉平三年秋八月，司马懿染病渐渐沉重，前是诈病，此是真病了。乃唤二子至榻前嘱曰：“吾事魏历年，官授太傅，人臣之位极矣。人皆疑吾有异志，吾尝怀恐惧。吾死之后，汝二人善理国政。慎之！慎之！”与曹操铜雀台语相似。○此时偏不耳聋，偏不错乱。言讫而亡。长子司马师，次子司马昭，二人申奏魏主曹芳。芳厚加祭葬，优锡赠谥；封师为大将军，总领尚书机密大事，昭为骠骑上将军。以上按下魏国，以下接叙东吴。

却说吴主孙权，先有太子孙登，乃徐夫人所生，于吴赤乌四年身亡，遂立次子孙和为太子，乃琅琊王夫人所生。和因与全公主不睦，被公主所谮，权废之，和忧恨而死，又立三子孙亮为太子，乃潘夫人所生。此时陆逊、诸葛瑾皆亡，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诸葛恪。补前文所未及。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，忽起大风，江海涌涛，平地水深八尺。吴主先陵所种松柏，尽皆拔起，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，倒插于道上。孙权将亡，先书灾异，与后诸葛恪将亡，亦先书灾异，正是相映对。权因此受惊成病。至次年四月内，病势沉重，乃召太傅诸葛恪、大司马吕岱至榻前，嘱以后事。嘱讫而薨。在位二十四年，寿七十一岁，紫髯白矣。乃蜀汉延熙十五年也。后人诗曰：

紫髯碧眼号英雄，能使臣僚肯尽忠。二十四年兴大业，龙盘虎踞在江东。

孙权既亡，诸葛恪立孙亮为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建兴元年；谥权曰大皇帝，葬于蒋陵。早有细作探知其事，报入洛阳。司马师闻孙权已死，遂议起兵伐吴。尚书傅嘏曰：“吴有长江之险，先帝屡次征伐，皆不遂意。照应前事。不如各守边疆，乃为上策。”师曰：“天道三十年一变，不但欲灭吴，亦有吞魏之意。吴将变，魏亦将变也。岂得常为鼎峙乎？吾欲伐吴。”昭曰：“今孙权新亡，孙亮幼懦，其隙正可乘也。”遂令征南大将军王昶引兵十万攻南郡，征东将军胡遵引兵十万攻东兴，镇南都督毋丘俭引兵十万攻武昌：三路进发。前曹丕用三路取吴，今司马师亦用三路取吴，正复相似。又遣弟司马昭为大都督，总领三路军马。是年冬十月，为雪天伏笔。司马昭兵至东吴边界，屯住人马，唤王昶、胡遵、毋丘俭到帐中计议曰：“东吴最紧要处，惟东兴郡也。今他筑起大堤，左右又筑两城，以防巢湖后面攻击，诸公须要仔细。”遂令王昶、毋丘俭各引一万兵，列在左右：“且勿进发。待取了东兴郡，那时一齐进兵。”昶、俭二人，受令而去。昭又令胡遵为先锋，总领三路兵前去：“先搭浮桥，取东兴大堤。若夺得左右二城，便是大功。”遵领兵来搭浮桥。

却说吴太傅诸葛恪听知魏兵三路而来，聚众商议。平北将军丁奉曰：“东兴乃东吴紧要处所，若有失，则南郡、武昌危矣。”写丁奉能谋，是老将之智。恪曰：“此论正合吾意。公可就引三千水兵从江中去，吾随后令吕据、唐咨、刘纂各引一万马步兵，分三路来接应。但听连珠炮响，一齐进兵。吾自引大兵后至。”丁奉得令，即引三千水兵，分作三十只船，望东兴而来。

却说胡遵渡过浮桥，屯军于堤上，差桓嘉、韩综攻打二城。左城中乃吴将全端守把，右城中乃吴将留略守把。此二城高峻坚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全、留二人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死守城池。蜀有句安、李歆守二城，吴亦有全怿、留略守二城。仿佛相似，而胜败不同。胡遵在徐塘下寨。时值严寒，天降大雪，胡遵与众将设席高会。前回蜀兵取雪当水，此回魏兵对雪饮酒。同一雪也，而忧乐大异。忽报水上有三十只战船来到。遵出寨视之，见船将次傍岸，每船上约有百人。遂还帐中，谓诸将曰：“不过三千人耳，何足惧哉！”只令部将哨探，仍前饮酒。何贪杯至此！丁奉将船一字儿拋在水上，乃谓部将曰：“大丈夫立功名，取富贵，正在今日！”遂令众军脱去衣甲，卸了头盔，不用长枪大戟，止带短刀。“狭巷短兵相接处，杀人如草不闻声。”此用之狭巷耳。今用之平川，则奇矣。魏兵见之大笑，更不准备。忽然连珠炮响了三声，丁奉扯刀当先，一跃上岸。写丁奉能战，是老将之勇。众军皆拔短刀，随奉上岸，砍入魏寨，以水兵劫旱寨，奇绝。魏兵措手不及。韩综急拔帐前大戟迎之，早被丁奉抢入怀内，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雪天遇雪刀，两白相照，可不更以酒赏之？桓嘉从左边转出，忙绰枪刺丁奉，被奉挟住枪杆。嘉弃枪而走，奉一刀飞去，正中左肩，嘉望后便倒。以我之短，胜彼之长。奉赶上，就以枪刺之。即用彼之长，济我之短。三千吴兵，在魏寨中左冲右突。胡遵急上马夺路而走。魏兵齐奔上浮桥，浮桥已断，断桥雪景，大有可观。惜此时魏兵心忙，无暇吃酒耳。大半落水而死；杀倒在雪地者，不知其数。魏兵此时可谓红雪齐腰。车仗马匹军器，皆被吴兵所获。司马昭、王昶、毋丘俭听知东兴兵败，亦勒兵而退。

却说诸葛恪引兵至东兴，收兵赏劳了毕，乃聚诸将曰：“司马昭兵败北归，正好乘势进取中原。”遂一面遣人赍书入蜀，求姜维进兵攻其北，许以平分天下。前者石亭之胜，吴使入蜀献捷，与此正复相似。一面起大兵二十万，来伐中原。临行时，忽见一道白气，从地而起，遮断三军，对面不见。陵树拔而孙权将亡，白气见而诸葛将死，一般灾异。蒋延曰：“此气乃白虹也，主丧兵之兆。不止是丧兵，又应在丧身。太傅只可回朝，不可伐魏。”恪大怒曰：“汝安敢出不利之言，以慢吾军心！”叱武士斩之。众皆告免，恪乃贬蒋延为庶人，乃催兵前进。丁奉曰：“魏以新城为总隘口，若先取得此城，司马师破胆矣。”恪大喜，即趱兵直至新城。守城牙门将军张特，见吴兵大至，闭门坚守。恪令兵四面围定。早有流星马报入洛阳。主簿虞松告司马师曰：“今诸葛恪困新城，且未可与战。吴兵远来，人多粮少，粮尽自走矣。与司马懿之料蜀兵，仿佛相似。待其将走，然后击之，必得全胜。但恐蜀兵犯境，不可不防。”师然其言，遂令司马昭引一军助郭淮防姜维。毋丘俭、胡遵拒住吴兵。

却说诸葛恪连月攻打新城不下，下令众将：“并力攻城，怠慢者立斩！”于是诸将奋力攻打，城东北角将陷。张特在城中定下一计：乃令一舌辩之士，赍捧册籍，赴吴寨见诸葛恪，告曰：“魏国之法：若敌人困城，守城将坚守一百日而无救兵至，然后出城降敌者，家族不坐罪。今将军围城已九十余日，望乞再容数日，某主将尽率军民出城投降。今先具册籍呈上。”曹洪之守潼关，曹操限之以十日；吴兵之攻皖城，吕蒙限之以半日。未闻有百日之约也。恪深信之，收了军马，遂不攻城。骗信了。原来张特用缓兵之计，哄退吴兵，遂拆城中房屋，于破城处修补完备，乃登城大骂曰：“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，岂肯降吴狗耶！尽战无妨！”诸葛恪着了道儿，可谓受骗者之戒。恪大怒，催兵打城。城上乱箭射下。恪额上正中一箭，翻身落马。诸将救起还寨，金疮举发。众军皆无战心。又因天气亢炎，回想雪天劫寨时，寒暑一更矣。军士多病。恪金疮稍可，欲催兵攻城。营吏告曰：“人人皆病，安能战乎？”恪大怒曰：“再说病者斩之！”众军闻知，逃者无数。忽报都督蔡林引本部军投魏去了。恪大惊，自乘马遍视各营，果见军士面色黄肿，各带病容。遂勒兵还吴。早有细作报知毋丘俭。俭尽起大兵，随后掩杀。吴兵大败而归。一胜不止，至于败而后止，是画蛇添足矣。恪甚羞惭，托病不朝。吴主孙亮自幸其宅问安；文武官僚，皆来拜见。恪恐人议论，先搜求众官将过失，轻则发遣边方，重则斩首示众。恪有死之道。于是内外官僚，无不悚惧。又令心腹将张约、朱恩管御林军，以为牙爪。恪有死之道。

却说孙峻字子远，乃孙坚弟，孙静曾孙，孙恭之子也。孙权存日，甚爱之，命掌御林军马。今闻诸葛恪令张约、朱恩二人掌御林军，夺其权，心中大怒。太常卿滕胤，素与诸葛恪有隙，乃乘间说峻曰：“诸葛恪专权恣虐，杀害公卿，将有不臣之心。公系宗室，何不早图之？”峻曰：“我有是心久矣；今当即奏天子，请旨诛之。”

于是孙峻、滕胤入见吴主孙亮，密奏其事。亮曰：“朕见此人，亦甚恐怖，恪有死之道。常欲除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卿等果有忠义，可密图之。”胤曰：“陛下可设席召恪，暗伏武士于壁衣中，掷杯为号，就席间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亮从之。

却说诸葛恪自兵败回朝，托病居家，心神恍惚。一日，偶出中堂，忽见一人穿麻挂孝而入。又是一道白气。恪叱问之，其人大惊无措。恪令拿下拷问，其人告曰：“某因新丧父亲，入城请僧追荐。初见是寺院而入，却不想是太傅之府，却怎生来到此处也？”宅第化为寺院，今日多有之矣。恪大怒，召守门军士问之。军士告曰：“某等数十人皆荷戈把门，未尝暂离，并不见一人入来。”孝子眼中误见，是真怪；众人眼中不见，更是奇怪。恪大怒，尽数斩之。是夜，恪睡卧不安，忽听得正堂中声响如霹雳。恪自出视之，见中梁折为两段。栋折榱崩，凶莫大焉。恪惊归寝室，忽然一阵阴风起处，见所杀披麻人与守门军士数十人，各提头索命。前是人怪，此是鬼怪。恪惊倒在地，良久方苏。次早洗面，闻水甚血臭。恪叱侍婢，连换数十盆，皆臭无异。轻于杀人，故有血臭之怪。恪正惊疑间，忽报天子有使至，宣太傅赴宴。恪令安排车仗。方欲出府，有黄犬衔住衣服，嘤嘤作声，如哭之状。君之獒不如臣之獒。恪怒曰：“犬戏我也！”叱左右逐去之，遂乘车出府。欲牵黄犬出东门，不可得也。行不数步，见车前一道白虹，自地而起，如白练冲天而去。又是白虹，可见前之所应，不止在兵败也。恪甚惊怪，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；“今日宫中设宴，未知好歹，主公不可轻入。”董卓入朝之时，有李肃赚之；诸葛恪入朝之时，有张约阻之。前后相类而相反。恪听罢，便令回车。行不到十余步，孙峻、滕胤乘马至车前曰：“太傅何故便回？”恪曰：“吾忽然腹痛，不可见天子。”胤曰：“朝廷为太傅军回，不曾面叙，故特设宴相召，兼议大事。太傅虽恙，还当勉强一行。”恪从其言，遂同孙峻、滕胤入宫，张约亦随入。恪见吴主孙亮，施礼毕，就席而坐。亮命进酒，恪心疑，辞曰：“病躯不胜杯酌。”孙峻曰：“太傅府中常服药酒，可取饮乎？”恪曰：“可也。”遂令从人回府取自制药酒到，恪方才放心饮之。不饮君之酒，而自饮家中之酒。以为怀疑，则怀疑极矣；以为不敬，则不敬甚矣。酒至数巡，吴主孙亮托事先起。孙峻下殿，脱了长服，着短衣，内披环甲，手提利刃，上殿大呼曰：“天子有诏，诛逆贼！”诸葛恪大惊，掷杯于地，欲拔剑迎之，头已落地。从前种种灾异，至此结局。张约见峻斩恪，挥刀来迎。峻急闪过，刀尖伤其左指。峻转身一刀，砍中张约右臂。武士一齐拥出，砍倒张约，剁为肉泥。此亦一黄犬也。孙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，一面令人将张约并诸葛恪尸首，用芦席包裹，以小车载出，弃于城南门外石子岗乱冢坑内。可惜聪明人如此结果。世之自恃聪明妄自尊大者，可知戒哉？

却说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，动止不宁。忽一婢女入房，恪妻问曰：“汝遍身如何血臭？”其婢忽然反目切齿，飞身跳跃，头撞屋梁，口中大叫：“吾乃诸葛恪也！被奸贼孙峻谋杀！”前已写过无数灾异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后。恪合家老幼，惊惶号哭。不一时，军马至，围住府第，将恪全家老幼，俱缚至市曹斩首。前之灾异，为恪杀之兆；后之灾异，又为全家皆杀之兆。时吴建兴二年冬十月也。昔诸葛瑾存日，见恪聪明尽显于外，叹曰：“此子非保家之主也。”知子莫若父。○此补前文所未及。又魏光禄大夫张缉曾对司马师曰：“诸葛恪不久死矣。”师问其故，缉曰：“威震其主，何能久乎？”宣帝负芒刺于背，霍光之所以赤族也。○此亦补前文所未及。至此果中其言。却说孙峻杀了诸葛恪，吴主孙亮封峻为丞相、大将军、富春侯，总督中外诸军事。自此权柄尽归孙峻矣。

且说姜维在成都，接得诸葛恪书，欲求相助伐魏，遥接前文。遂入朝，奏准后主，复起大兵北伐中原。正是：

一度兴师未奏绩，两番讨贼欲成功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废曹芳魏家果报

姜维一伐中原，因夏侯霸之来，乘其宗党之内变也。再伐中原，因诸葛恪之约，乘其邻境之外侵也。而前后皆无成功者，前则借羌兵为助，而羌兵不至；后则羌兵至而反为敌所用也。夫武侯在日，犹有铁车之助魏；武侯死后，安能恃羌兵之助刘？若以羌兵为可信，孰如南蛮孟获之可信乎？武侯不闻求助于蛮，而姜维乃欲求助于羌，此姜维之失计者耳。

姜维虽失计，不得以失计咎姜维也。何也？牛头山之败，固甚于武侯之失街亭；而铁笼山之围，则不异武侯之算上方谷也。亦无如上方谷之烧，则水自天来；铁笼山之渴，则水从地出。街亭之水道绝，天不助马谡以泉；铁笼之水道绝，天独助司马昭以水。天实为之，谓之何哉？故曰：不得以失计为姜维咎。

五月渡泸之时，武侯尝拜井出泉矣。而武侯所拜，有数十井，司马昭所拜，止是一井，而有数十井之用，不更奇乎？赤壁鏖兵之时，武侯尝借箭曹营矣。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，有十万枝；姜维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，正是一枝。以一箭而胜十万箭之力，不更奇乎？读《三国》者，阅至后幅，愈出愈奇。谁谓武侯死后，无出色惊人之事？

郭淮死，徐质死，而司马昭不死，非天之爱司马也。为有一段绝妙排场在后，欲借司马氏演出，为后世乱臣贼子戒耳。献帝有衣带诏，曹芳亦有血诏；汉有伏后之见弒，魏亦有张后之见弒；汉有伏完、董承之事泄，魏亦有张缉之事泄。报复之反，何无分毫之或爽耶？且前人所为，后人效之，必有更甚者。曹操未尝以衣带诏而废献帝，司马师乃以血诏而废曹芳，则已甚矣。天之假手于后人，以报其前人，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。衣带诏之泄露甚迟，曹芳之血诏泄露甚速，则更快矣。天道好还，及其还也，又加倍相偿。读书至此，令人毛发俱悚！

甚矣，造物者之巧也！逆臣之报，不待后世之人言之，而即令其子孙当日自言之。今人以司马师比曹操，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马师；今人以董承比张缉，而曹芳亦自以其国丈比董承。此是现前因果，明明告世，不必更听释氏地狱轮回之说矣。

蜀汉延熙十六年秋，将军姜维起兵二十万，令廖化、张翼为左右先锋，夏侯霸为参谋，张嶷为运粮使，大兵出阳平关伐魏。此是二伐中原。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“向取雍州，不克而还；今若再出，必又有准备。公有何高见？”霸曰：“陇上诸郡，只有南安钱粮最广；若先取之，足可为本。武侯第一次出兵，曾取南安、安定、天水三郡，此计与前有合。向者不克而还，盖因羌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会羌人于陇右，然后进兵出石营，从董亭直取南安。”石营、董亭俱地名。维大喜曰：“公言甚妙！”遂遣卻正为使，赍金珠蜀锦，入羌结好羌王。羌王迷当得了礼物，便起兵五万，令羌将俄何烧戈为大先锋，引兵南安来。前番不肯自来，今番买他便来。甚矣，阿堵之有用也！

魏左将军郭淮闻报，飞奏洛阳。司马师问诸将曰：“谁敢去敌蜀兵？”辅国将军徐质曰：“某愿往。”师素知徐质英勇过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质为先锋，令司马昭为大都督，领兵望陇西进发。军至董亭，正遇姜维，两军列成阵势。徐质使开出大斧，出马挑战。蜀阵中廖化出迎。战不数合，化拖刀败回。张翼纵马挺枪而迎，战不数合，又败入阵。徐质驱兵掩杀，蜀兵大败，先写徐质之勇，以见姜维之智。退三十余里。司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

姜维与夏侯霸商议曰：“徐质勇甚，当以何策擒之？”霸曰：“来日诈败，以埋伏之计胜之。”维曰：“司马昭乃仲达之子，岂不知兵法？若见地势掩映，必不肯追。司马昭收兵之故，从姜维口中说出。吾见魏兵累次断吾粮道，今却用此计诱之，可斩徐质矣。”此计殊妙。遂唤廖化吩咐如此如此，又唤张翼吩咐如此如此。二人领兵去了。一面令军士于路撒下铁蒺藜，寨外多排鹿角，示以久计。

徐质连日引兵搦战，蜀兵不出。哨马报司马昭说：“蜀兵在铁笼山后，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，木牛流马，又于此一提。照应一百二回中事。以为久计，只待羌兵策应。”昭唤徐质曰：“昔日所以胜蜀者，因断彼粮道也。今蜀兵在铁笼山后运粮，汝今夜引兵五千，断其粮道，蜀兵自退矣。”不出姜维所料。徐质领令，初更时分，引兵望铁笼山来，果见蜀兵二百余人，驱百余头木牛流马，装载粮草而行。魏兵一声喊起，徐质当先拦住。蜀兵尽弃粮草而走。质分兵一半，押送粮草回寨，自引兵一半追来。追不到十里，前面车仗横截去路。质令军士下马拆开车仗，只见两边忽然火起。善学丞相火攻，是好徒弟。质急勒马回走，后面山僻窄狭处，亦有车仗截路，火光迸起。质等冒烟突火，纵马而出。一声炮响，两路军杀来，左有廖化，右有张翼，大杀一阵，魏兵大败。徐质奋死，只身而走，人困马乏。

正奔走间，前面一枝兵杀到，乃姜维也。质大惊无措，被维一枪刺倒座下马，徐质跌下马来，被众军乱刀砍死。质所分一半押粮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尽降其众。霸将魏兵衣甲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骑坐，打着魏军旗号，从小路径奔回魏寨来。魏军见本部兵回，开门放入，蜀兵就寨中杀起。此处用兵，直与武侯仿佛。司马昭大惊，慌忙上马走时，前面廖化杀来。昭不能前进，急退时，姜维引兵从小路杀到。昭四下无路，只得勒兵上铁笼山据守。原来此山只有一条路，四下皆险峻难上，其上惟有一泉，止够百人之饮。此时昭手下有六千人，被姜维绝其路口，绝其水道，可以奉答前番二城之火。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马枯渴。昭仰天长叹曰：“吾死于此地矣！”读至此，令人拍案一快。○上方谷苦于有火，铁笼山苦于无水。前后相对。后人有诗曰：

妙算姜维不等闲，魏师受困铁笼间。庞涓始入马陵道，项羽初围九里山。

主簿王韬曰：“昔日耿恭受困，拜井而得甘泉。将军何不效之？”昭从其言，遂上山顶泉边再拜而祝曰：“昭奉诏来退蜀兵，若昭合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当刎颈，教部军尽降。如寿禄未终，愿苍天早赐甘泉，以活众命！”祝毕，泉水涌出，取之不竭，因此人马不死。此天助晋，非助魏也。看司马昭所祝，但为自己寿命祝耳，更无一语及魏事。

却说姜维在山下困住魏兵，谓众将曰：“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马懿，吾深为恨。照应一百三回中事。今司马昭必被吾擒矣。”

却说郭淮听知司马昭困于铁笼山上，欲提兵来。陈泰曰：“姜维会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羌兵之来，在陈泰口中虚写。省笔之法。将军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虚袭我后也。可先令人诈降羌人，于中取事。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铁笼之围。”郭淮从之，遂令陈泰引五千兵，径到羌王寨内，解甲而入，不战而降便是假；带着五千兵来，一发是假。只好骗羌人，却骗蜀将不得。泣拜曰：“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杀泰之心，故来投降。郭淮军中虚实，某俱知之。只今夜愿引一军前去劫寨，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内应。”迷当大喜，遂令俄何烧戈同陈泰来劫魏寨。俄何烧戈教泰降兵在后，令泰引羌兵为前部。是夜二更，竟到魏寨，寨门大开。陈泰一骑马先入。俄何烧戈骤马挺枪入寨之时，只叫得一声苦，连人带马跌在陷坑里。陈泰兵从后面杀来，郭淮从左边杀来，羌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数，生者尽降。俄何烧戈自刎而死。此人略胜迷当。郭淮、陈泰引兵直杀到羌人寨中。迷当大王急出帐上马时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来见郭淮。淮慌下马，亲去其缚，用好言抚慰曰：“朝廷素以公为忠义，今何故助蜀人也？”迷当惭愧伏罪。淮乃说迷当曰：“公今为前部，去解铁笼山之围，退了蜀兵，吾奏准天子，自有厚赐。”郭淮用计，亦与司马懿仿佛。

迷当从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后，径奔铁笼山。维欲用羌人，羌人反为淮所用。惜哉！时值三更，先令人报知姜维。维大喜，教请入相见。魏兵多半杂在羌人部内，行到蜀寨前，维令大兵皆在寨外屯扎。迷当引百余人到中军帐前，姜维、夏侯霸二人出迎。魏将不等迷当开言，就从背后杀将起来。维大惊，急上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一齐杀入，蜀兵四分五落，各自逃生。读至此，拍案一叹。维手无器械，腰间止有一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壶。维望山中而走，读者为姜维捏一把汗。背后郭淮引兵赶来。见维手无寸铁，乃骤马挺枪追之。看看至近，维虚拽弓弦，连响十余次。淮连躲数番，不见箭到，知维无箭，乃挂住钢枪，拈弓搭箭射之。又为姜维捏一把汗。维急闪过，顺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，待淮追近，望面门上尽力射去，淮应弦落马。得此一箭，稍快人意。维勒回马来杀郭淮，魏军骤至。维下手不及，只掣得淮枪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赶，急救淮归寨，拔出箭头，血流不止而死。司马昭下山引兵追赶，半途而回。夏侯霸随后逃至，与姜维一齐奔走。维折了许多人马，一路收扎不住，自回汉中。虽然兵败，却射死郭淮，杀死徐质，挫动魏国之威，将功补罪。以上按下蜀汉，专叙魏国。

却说司马昭犒劳羌兵，发遣回国去讫，班师还洛阳，与兄司马师专制朝权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见师入朝，战栗不已，如针刺背。令人追想献帝见曹操时。一日，芳设朝，见师挂剑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师笑曰：“岂有君迎臣之礼也，请陛下稳便。”须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马师俱自剖断，并不启奏魏主。少时朝退，师昂然下殿，乘车出内，前遮后拥，不下数千人马。写得司马师声势，依然曹操当年。芳退入后殿，顾左右止有三人：乃太常夏侯玄，中书令李丰，李丰有二，李严之子亦名丰，乃蜀之李丰也。今之李丰，则魏之李丰。光禄大夫张缉，缉乃张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令人追念伏完。芳叱退近侍，同三人至密室商议。芳执张缉之手而哭曰：“司马师视朕如小儿，觑百官如草芥，社稷早晚必归此人矣！”言讫大哭。令人追念献帝告董承之语。李丰奏曰：“陛下勿忧。臣虽不才，愿以陛下之明诏，聚四方之英杰，以剿此贼。”夏侯玄奏曰：“臣叔夏侯霸降蜀，因惧司马兄弟谋害故耳。照应一百七回中书。今若剿除此贼，臣叔必回也。臣乃国家旧戚，安敢坐视奸贼乱国，愿同奉诏讨之。”芳曰：“但恐不能耳。”三人哭奏曰：“臣等誓当同心灭贼，以报陛下！”令人追念马腾等誓词。芳脱下龙凤汗衫，咬破指尖，写了血诏，授与张缉，令人追念献帝赐衣带诏时。乃嘱曰：“朕祖武皇帝诛董承，盖为机事不密也。如此报应，妙在教他子孙自说出来。卿等须谨细，勿泄于外。”丰曰：“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？臣等非董承之辈，司马师安比武祖也？曹芳以武祖比师，便为司马氏篡位之兆。陛下勿疑。”

三人辞出，至东华门左侧，正见司马师带剑而来，从者数百人，皆持兵器。三人立于道旁。令人追念董承遇曹操时。师问曰：“汝三人退朝何迟？”李丰曰：“圣上在内廷观书，我三人侍读故耳。”师曰：“所看何书？”乃看汉史衣带诏故事。丰曰：“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书也。”师曰：“上见此书，问何故事？”丰曰：“天子所问伊尹扶商、周公摄政之事，我等皆奏曰：‘今司马大将军，即伊尹、周公也。’”不欲学伊尹、周公，却欲学舜、禹受禅耳。师冷笑曰：“汝等岂将吾比伊尹、周公！其心实指吾为王莽、董卓！”何不竟说曹操。三人皆曰：“我等皆将军门下之人，安敢如此？”师大怒曰：“汝等乃口谀之人！适间与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？”曹芳左右都是司马氏心腹，却于司马师口中见之。三人曰：“实无此状。”师叱曰：“汝三人泪眼尚红，笔有在后文追染前文者，此类是也。如何抵赖？”夏侯玄知事已泄，乃厉声大骂曰：“吾等所哭者，为汝威震其主，将谋篡逆耳！”师大怒，叱武士捉夏侯玄。玄揎拳裸袖，径击司马师，不是厮打的事。却被武士擒住。师令将各人搜检，于张缉身畔搜出一龙凤汗衫，上有血字。比董承事又泄漏得快。左右呈与司马师。师视之，乃密诏也。诏曰：

司马师弟兄，共持大权，将图篡逆。所行诏制，皆非朕意。各部官兵将士，可同仗忠义，讨灭贼臣，匡扶社稷。功成之日，重加爵赏。献帝手诏，在董承眼中叙出；曹芳手诏，在司马师眼中叙出，又自不同。

司马师看毕，勃然大怒曰：“原来汝等正欲谋害吾兄弟，情理难容！”遂令将三人腰斩于市，灭其三族。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时。三人骂不绝口。比临东市中，牙齿尽被打落，各人含糊数骂而死。令人追念吉平截指之时。师直入后宫。魏主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。皇后曰：“内廷耳目甚多，倘事泄露，必累妾矣！”令人追念伏后、董妃语。

正言间，忽见师入，皇后大惊。师按剑谓芳曰：“臣父立陛下为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。臣事陛下，亦与伊尹何别乎？曹操自比文王，今司马自比伊、周。前后一辙。今反以恩为仇，以功为过，欲与二三小臣，谋害臣兄弟，何也？”芳曰：“朕无此心。”师袖中取出汗衫，掷之于地曰：“此谁人所作耶？”亲笔现在，如何抵赖？芳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战栗而答曰：“此皆为他人所逼故也。朕岂敢兴此心？”师曰：“妄诬大臣造反，当加何罪？”自然反坐，有何理说！芳跪告曰：“朕合有罪，望大将军恕之！”情甘罪责，所供是实。师曰：“陛下请起。“陛下”二字之下，忽接“请起”，自有陛下以来，未有如此之没体面者也。国法未可废也。”不当曰国法，竟当曰家法耳。乃指张皇后曰：“此是张缉之女，理当除之！”芳大哭求免，师不从，叱左右将张后捉出，至东华门内，用白练绞死。令人追念华歆破壁取伏后时。后人有诗曰：

当年伏后出宫门，跌足哀号别至尊。司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还报在儿孙。

次日，司马师大会群臣曰：“今主上荒淫无道，亵近娼优，听信谗言，闭塞贤路：其罪甚于汉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谨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别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如何？”此时不学曹操，不学曹丕，又学董卓矣。觉第四回中事，于此又现。众皆应曰：“大将军行伊、霍之事，所谓应天顺人，谁敢违命？”此时更无丁原、袁绍其人。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，奏闻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？”师曰：“臣观彭城王曹据，聪明仁孝，可以为天下之主。”太后曰：“彭城王乃老身之叔，今立为君，我何以当之？今有高贵乡公曹髦，乃文皇帝之孙；此人温恭克让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从长计议。”一人奏曰：“太后之言是也。便可立之。”众视之，乃司马师宗叔司马孚也。师遂遣使往元城，召高贵乡公，据幼而髦长，故师利于立幼，因孚之言，勉从之耳。请太后升太极殿，召芳责之曰：“汝荒淫无度，亵近娼优，不可承天下；当纳下玺绶，复齐王之爵，目下起程，非宣召不许入朝。”芳泣拜太后，纳了国宝，乘王车大哭而去。只有数员忠义之臣，含泪而送。后人有诗曰：

昔日曹瞒相汉时，欺他寡妇与孤儿。谁知四十余年后，寡妇孤儿亦被欺。

却说高贵乡公曹髦，字彦士，乃文帝之孙，东海定王霖之子也。比曹芳又觉来历明白。当日司马师以太后命宣至，文武官僚，备銮驾于西掖门外拜迎。髦慌忙答礼。太尉王肃曰：“主上不当答礼。”髦曰：“吾亦人臣也，安得不答礼乎？”文武扶髦上辇入宫，髦辞曰：“太后诏命，不知为何？吾安敢乘辇而入？”遂步行至太极东堂。司马师迎着，髦先下拜，此时曹髦极其谦恭，后文仗剑出宫，只为更耐不得耳。师急扶起。问候已毕，引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吾见汝年幼时，有帝王之相，汝今可为天下之主，务须恭俭节用，布德施仁，勿辱先帝也。”髦再三谦辞。师令文武请髦出太极殿，是日立为新君，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，入朝不趋，奏事不名，带剑上殿。与曹操无异。文武百官，各有封赐。

正元二年春正月，有细作飞报，说镇东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，以废主为名，起兵前来。司马师大惊。正是：

汉臣曾有勤王志，魏将还兴讨贼师。

未知如何迎敌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

今人读董卓之废汉帝，未有不怒者也；读司马师之废魏王，未有不喜者也。今人读曹操之弒伏后，未有不怒者也；读司马师之弒张后，未有不喜者也。何也？为曹氏之报宜尔也。虽然，弒后废帝，不可以训。操为汉贼，师亦为魏贼，为汉臣者当为汉讨贼，为魏臣者安得不为魏讨贼乎？故毋丘俭之挥泪，文钦之起兵，文鸯之力战，作史者皆特书以予之。

魏之逼汉，即以司马氏之逼魏者报之矣。若司马氏之逼魏，岂得独无报乎？曰：有报。报之以金墉之祸，报之以青衣之辱，报之以牺牛之易，报之以刘宋之篡也。然司马昭有后，司马师无后。有后则报之于子孙，无后则当报之于其身。而司马师独以病终，将奈何？曰：眼珠迸出，亦可以当显戮也已。

姜维三伐中原，在曹芳既废、司马师既死之后。夫师既死，则有隙可乘；芳既废，则亦有贼可讨也。然维之心，自为汉讨贼，初非为魏讨贼也。而以讨汉贼为念，亦不妨借讨魏贼以为名者，何哉？盖人方欲讨司马，我姑从其讨司马之名，而天方大讨曹，则我自行我讨曹之志耳。

背水之阵，徐晃以之拒汉而不胜，武侯以之拒曹而胜，姜维用之，则视前而为三矣。疑兵之伏，武侯一以之退曹操于汉中，一以之退司马懿于祁山，邓艾用之，则亦视前而为三矣。此用彼法，彼用此法，或不皆得，或皆得，各各不同。读之不厌其复。

却说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扬州都督、镇东将军、领淮南军马毋丘俭，字仲闻，河东闻喜人也。以其能讨贼，故存其官，并书其地，书其字。闻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，心中大怒。长子毋丘甸曰：“父亲官居方面，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国家有累卵之危，安可宴然自守？”与马腾父子相同。俭曰：“吾儿之言是也。”遂请刺史文钦商议。钦乃曹爽门下客。为后尹大目追赶一段伏笔。当日闻俭相请，即来参谒。俭邀入后堂，礼毕，说话间，俭流泪不止。钦问其故，俭曰：“司马师专权废主，天地反复，安得不伤心乎？”前董承与马腾语都有反挑，今毋丘俭与文钦语只是直说。钦曰：“都督镇守方面，若肯仗义讨贼，钦愿舍死相助。钦中子文淑，小字阿鸯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常欲杀司马师兄弟，与曹爽报仇。今可令为先锋。”又是一个好儿子，不减马超。俭大喜，实时酹酒为誓。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，皆入寿春城，立一坛于西，宰白马歃血为盟，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诏，令尽起淮南军马，仗义讨贼。与曹操矫诏讨董卓时相似。众皆悦服。俭提六万兵，屯于项城。文钦领兵二万，在外为游兵，往来接应。俭移檄诸郡，令各起兵相助。

却说司马师左眼肉瘤，不时痛痒，瘤者，身之赘肉也。师之视君亦如此矣。乃命医官割之，以药封闭，连日在府养病。忽闻淮南告急，乃请太尉王肃商议。肃曰：“昔关云长威震华夏，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，抚恤将士家属，因此关公军势瓦解。七十五回中事，于此一提。今淮南将士家属皆在中原，可急抚恤，更以兵断其归路，必有土崩之势矣。”师曰：“公言极善。但吾新割目瘤，不能自往。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稳。”时中书侍郎钟会在侧，此处钟会出现。进言曰：“淮、楚兵强，其锋甚锐，若遣人领兵去退，多是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则大事废矣。”师蹶然起曰：“非吾自在，不可破贼！”遂留弟司马昭守洛阳，总摄朝政。师乘软舆，带病东行。令镇东将军诸葛诞总督豫州诸军，从安风津取寿春；又令征东将军胡遵，领青州诸军，出谯、宋之地，绝其归路；又遣荆州刺史、监军王基，领前部兵先取镇南之地。师领大军，屯于襄阳，聚文武于帐下商议。光禄勋郑褒曰：“毋丘俭好谋而无断，文钦有勇而无智。今大军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锐气正盛，不可轻敌，只宜深沟高垒，以挫其锐。此亚夫之长策也。”一个说守。监军王基曰：“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军民思乱也，皆因毋丘俭势力所逼，不得已而从之。若大军一临，必然瓦解。”一个说战。师曰：“此言甚妙。”遂进兵于隐（水字旁隐）水之上，中军屯于隐（水字旁隐）桥。基曰：“南顿极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。若迟，则毋丘俭必先至矣。”不惟要战，又要速战。师遂令王基领前部兵来南顿城下寨。

却说毋丘俭在项城，闻知司马师自来，乃聚众商议。先锋葛雍曰：“南顿之地，依山傍水，极好屯兵；若魏兵先占，难以驱遣，可速取之。”葛雍所料，已为王基所料。俭然其言，起兵投南顿来。正行之间，前面流星马报说：“南顿已有人马下寨。”俭不信，自到军前视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营寨齐整。俭回到军中，无计可施。忽哨马飞报：“东吴孙峻，提兵渡江袭寿春来了。”孙峻之来，却用虚写。俭大惊曰：“寿春若失，吾归何处！”是夜退兵于项城。

司马师见毋丘俭军退，聚多官商议。尚书傅嘏曰：“今俭兵退者，忧吴人袭寿春也，必回项城分兵拒守。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，一军取项城，一军取寿春，则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兖州刺史邓艾，足智多谋，又在傅嘏口中写一邓艾。若领兵径取乐嘉，更以重兵应之，破贼不难也。”师从之，急遣使持檄文，教邓艾起兖州之兵破乐嘉城。师随后引兵到彼会合。

却说毋丘俭在项城，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来。请文钦到营共议，钦曰：“都督勿忧。我与拙子文鸯只消五千兵，取保乐嘉城。”俭大喜。钦父子引五千兵投乐嘉来。前军报说：“乐嘉城西皆是魏兵，约有万余。遥望中军，白旄黄钺，皂盖朱幡，簇拥虎帐，内竖一面锦绣‘师’字旗，必是司马师也，安立营寨，尚未完备。”时文鸯悬鞭立于父侧，闻知此语，乃告父曰：“趁彼营寨未成，可分兵两路，左右击之，可全胜也。”钦曰：“何时可去？”鸯曰：“今夜黄昏，父引二千五百兵，从城南杀来；儿引二千五百兵，从城北杀来：三更时分，要在魏寨会合。”此之谓父子兵。钦从之，当晚分兵两路。且说文鸯年方十八岁，身长八尺，全装惯甲，腰悬钢鞭，绰枪上马，遥望魏寨而进。

是夜司马师兵到乐嘉，立下营寨，等邓艾未至，师为眼下新割肉瘤，疮口疼痛，卧于帐中，令数百甲士环立护卫。三更时分，忽然寨内喊声大震，人马大乱。师急问之，人报曰：“一军从寨北斩围直入，为首一将，勇不可当！”文鸯之来，先在众将眼中、司马师耳中虚写。师大惊，心如火烈，眼珠从肉瘤疮口内迸出，想其怒目视曹芳之时，当受此报。血流遍地，疼痛难当；又恐有乱军心，只咬被头而忍，被皆咬烂。做逆贼有何便宜？原来文鸯军马先到，一拥而进，在寨中左冲右突，所到之处，人不敢当，有相拒者，枪挑鞭打，无不被杀。此处方实写文鸯。鸯只望父到，以为外应，并不见来。数番杀到中军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鸯直杀到天明，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，邓艾之来，先在文鸯耳中、众军眼中虚写。鸯回顾从者曰：“父亲不在南面为应，却从北至，何也？”妙在不知是邓艾。鸯纵马看时，只见一军行如猛风，为首一将乃邓艾也，跃马横刀大呼曰：“反贼休走！”此处方写是邓艾。鸯大怒，挺枪迎之。战有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写文鸯，又写邓艾。正斗间，魏兵大进，前后夹攻。鸯部下兵，乃各自逃散，只文鸯单人独马冲开魏兵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数百员魏将，抖擞精神，骤马追来。将至乐嘉桥边，看看赶上。鸯忽然勒回马，大喝一声，直冲入魏将阵中来；钢鞭起处，纷纷落马，各各倒退。鸯复缓缓而行。写文鸯如生龙活虎。魏将聚在一处，惊讶曰：“此人尚敢退我等之众耶！可并力追之！”于是魏将百员，复来追赶。鸯勃然大怒曰：“鼠辈何不惜命也！”提鞭拨马，杀入魏将丛中，用鞭打死数人，复回马缓辔而行。文鸯之勇，直与常山赵云仿佛相似。魏将连追四五番，皆被文鸯一人杀退。总收一句，省笔。后人有诗曰：

长坂当年独拒曹，子龙从此显英豪。乐嘉城内争锋处，又见文鸯胆气高。

原来文钦被山路崎岖，迷入谷中，行了半夜，比及寻路而出，天色已晓，文鸯人马不知所向，只见魏兵大胜，钦不战而退。老子殊梦梦。魏兵乘势追杀，钦引兵望寿春而走。

却说魏殿中校尉尹大目，乃曹爽心腹之人，因爽被司马懿谋杀，故事司马师，照应一百七回中事。常有杀师报爽之心，又素与文钦交厚。今见师眼瘤突出，不能动止，乃入帐告曰：“文钦本无反心，今被毋丘俭逼迫，以致如此。某去说之，必然来降。”此是赚司马师语。师从之。大目顶盔惯甲，乘马来赶文钦，看看赶上，乃高声大叫曰：“文刺史见尹大目么？”钦回头视之，大目除盔放于鞍鞒之前，以鞭指曰：“文刺史何不忍耐数日也？”此是大目知师将亡，故来留钦。钦不解其意，厉声大骂，便欲开弓射之。文钦如此有粗无细，干得甚事！大目大哭而回。文钦收聚人马奔寿春时，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；欲复回项城时，胡遵、王基、邓艾三路兵皆到。钦见势危，遂投东吴孙峻去了。文钦之投吴，如夏侯霸之投蜀。

却说毋丘俭在项城内，听知寿春已失，文钦势败，城外三路兵到，俭遂尽撤城中之兵出战，正与邓艾相遇。俭令葛雍出马，与艾交锋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斩之，引兵杀过阵来。毋丘俭死战相拒。江淮兵大乱。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夹攻。毋丘俭敌不住，引十余骑夺路而走。前至慎县城下，县令宋白开门接入，设席待之。俭大醉，被宋白令人杀了，将头献与魏兵。于是淮南平定。此时文钦去了，毋丘俭死了，惟文鸯不知下落。妙在此处不即叙明，留在后文始见。

司马师卧病不起，唤诸葛诞入帐，赐以印绶，加为镇东大将军，都督扬州诸路军马；一面班师回许昌。师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见李丰、张缉、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。与曹操临终见伏完等二十余人，正复相似。师心神恍惚，自料难保，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到。昭哭拜于床下。师遗言曰：“吾今权重，虽欲卸肩，不可得也。汝继我为之，大事切不可轻托他人，自取灭族之祸。”言讫，以印绶付之，泪流满面。昭急欲问时，师大叫一声，眼睛迸出而死。两目俱出，此目无天子之报。时正元二年二月也。于是司马昭发丧，申奏魏主曹髦。髦遣使持诏到许昌，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，以防东吴。昭心中犹豫未决，钟会曰：“大将军新亡，人心未定，将军若留守于此。万一朝廷有变，悔之何及？”司马昭之有钟会，犹曹操之有贾诩、郭嘉耳。昭从之，即起兵还屯洛水之南。髦闻之大惊。太尉王肃奏曰：“昭既继其兄掌大权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”髦遂命王肃持诏，封司马昭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昭入朝谢恩毕。自此中外大小事情，皆归于昭。去一司马师，又来司马昭。○以下按下魏事，再叙蜀汉。

却说西蜀细作哨知此事，报入成都。姜维奏后主曰：“司马师新亡，司马昭初握重权，必不敢擅离洛阳。臣请乘间伐魏，以复中原。”后主从之，遂命姜维兴师伐魏。维到汉中，整顿人马。征西大将军张翼曰：“蜀地浅狭，钱粮浅薄，不宜远征。不如据险守分，恤军爱民，此乃保国之计也。”前文官谏，今武臣亦谏。维曰：“不然。昔丞相未出茅庐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且六出祁山以图中原。不幸半途而丧，以致功业未成。将前事一提。今吾既受丞相遗命，当尽忠保国，以继其志，虽死而无恨也。亦学武侯“死而后已”之语。今魏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时伐之，更待何时？”夏侯霸曰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曹芳既废，夏侯玄既死，霸之意在报仇，故主于必战。可将轻骑先出枹罕。若得洮西南安，则诸郡可定。”张翼曰：“向者不克而还，皆因军出甚迟也。兵法云：‘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’今若火速进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胜矣。”张翼之意，不战则竟不战，欲战必速战矣。

于是姜维引兵五万，望枹罕进发。此是三伐中原。兵至洮水，守边军士报知雍州刺史王经、征西将军陈泰。王经先起马步兵七万来迎。姜维分付张翼如此如此，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。二人领计去了。维乃自引大军背洮水列阵。妙，所谓“置死地而后生”也。王经引数员牙将出而问曰：“魏与吴、蜀，已成鼎足之势，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”维曰：“司马师无故废主，邻邦理宜问罪，此句是客，此为魏报仇，乃夏侯霸之意也。何况仇敌之国乎？”一句是主，此为汉报仇，乃姜维之意也。

经回顾张明、花永、刘达、朱芳四将曰：“蜀兵背水为阵。败则皆没于水矣。姜维骁勇，汝四将可战之。彼若退动，便可追击。”四将分左右而出，来战姜维。维略战数合，拨回马望本阵中便走。王经大驱士马，一齐赶来。维引兵望着洮水而走。将次近水，大呼将士曰：“事急矣！诸将何不努力！”此韩信破赵之计。众将一齐奋力杀回，魏兵大败。张翼、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后，分两路杀来，把魏兵困在垓心。方知前吩咐之计，乃此计也。维奋武扬威，杀入魏军之中，左冲右突，魏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死者大半，逼入洮水者无数，斩首万余，垒尸数里。此番大胜，又当得风便转。王经引败兵百骑，奋力杀出，径往狄道城而走，奔入城中，闭门保守。姜维大获全功，犒军已毕，便欲进兵攻打狄道城。张翼谏曰：“将军功绩已成，威声大震，可以止矣。今若前进，傥不如意，正如画蛇添足也。”维曰：“不然。向者兵败，尚欲进取，纵横中原。今日洮水一战，魏人胆裂，吾料狄道唾手可得。汝勿自堕其志也。”本欲不胜不止，却弄出不败不止。张翼再三劝谏，维不从，遂勒兵来取狄道城。

却说雍州征西将军陈泰，正欲起兵与王经报兵败之仇，忽兖州刺史邓艾引兵到。泰接着，礼毕，艾曰：“今奉大将军之命，特来助将军破敌。”泰问计于邓艾。艾曰：“洮水得胜，若招羌人之众，东争关陇，传檄四郡，此吾兵之大患也。今彼不思如此，却图狄道城，其城垣坚固，急切难攻，空劳兵费力耳。吾今陈兵于项岭，然后进兵击之，蜀兵必败矣。”写邓艾有谋，以“凤兮”自许，亦殊不愧。陈泰曰：“真妙论也。”遂先拨二十队兵，每队五十人，尽带旌旗鼓角烽火之类，日伏夜行，去狄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之，待兵来，一齐鸣鼓吹角为应，夜则举火放炮以惊之。此武侯在汉中惊曹操之计。调度已毕，专候蜀兵到来。于是陈泰、邓艾，各引二万兵相继而进。

却说姜维围住狄道城，令兵八面攻之，连攻数日不下，心中郁闷，无计可施。是日黄昏时分，忽三五次流星马报说：“有两路兵来，旗上明书大字，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，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。”维大惊，遂请夏侯霸商议。霸曰：“吾向尝为将军言：邓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晓地理。应一百七回语。今领兵到，颇为劲敌。”维曰：“彼军远来，我休容他住脚，便可击之。”乃留张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。维自引兵来迎邓艾。行不到五里，忽然东南一声炮响，鼓角震地，火光冲天。维纵马看时，只见周围皆是魏兵旗号。维大惊曰：“中邓艾之计矣！”遂传令，教夏侯霸、张翼各弃狄道而退。邓艾先声足以夺人，非艾声足以惊姜维，因有夏侯霸之言为之先耳。于是蜀兵皆退于汉中。维自断后，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。维退入剑阁之时，方知火鼓二十余处，皆虚设也。维收兵退屯于钟提。

且说后主因姜维有洮西之功，降诏封维为大将军。维受了职，上表谢恩毕，再议出师伐魏之策。正是：

成功不必添蛇足，讨贼犹思奋虎威。

不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

姜维一伐中原之后，间之以丁奉破魏之事；二伐中原之后，间之以文鸯反魏之事；而三伐、四伐，更无他事以间之者，何也？牛头山之战，全乎败者也；铁笼山之战，初胜而终败者也；洮西之战，则全乎胜者也。不全乎胜则士气沮，全乎胜则士气锐。锐则可以及锋而用焉。此四伐之师，所以继三伐而即出欤？

邓艾有“五必出”说以料蜀，姜维亦有“五可胜”之说以料魏，彼此若合符节，而料其出则果出，料其胜则不必果胜，则以维之所料，已为艾之所料故也。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，则不得谓之知己；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，则不得谓之知彼。

四伐之败与一伐等。盖一伐之役，句安陷焉；四伐之役，张嶷死焉。其失固相类也。然为国讨贼，虽败犹荣。一伐之时，未学武侯之自贬；四伐之后，亦学武侯之自责。君子于其败而哀其遇，于其贬而怜其心。

有毋丘俭之讨司马师于前，又有诸葛诞之讨司马昭于后，两人皆魏之忠臣也。诸葛兄弟三人，分事三国。人谓蜀得其龙，吴得其虎，魏得其狗。不知狗亦不易为矣。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；蒯通曰：“桀犬吠尧。”亦自比于狗；赵盾曰：“君之獒不若臣之獒。”亦自比家将于狗。若后世无义之徒，正狗之不如耳。

司马昭之攻诸葛诞也，贾充劝其挟太后、天子以亲征，此则从前未有之事矣。曹操南征北伐，岂尝挟献帝而俱行乎？其挟帝而俱行，惟许田射鹿之时则有之；至于挟太后而俱行，则又何尝有之乎？曹操所不为而司马昭为之者，恐我出而天子在内，则曹芳之血诏，亦曹髦之所欲发也，故必挟天子而后可以无恐也。又恐天子虽在外而太后在内，则太后之诏可请，而城门可闭，亦未必无曹爽故可也，故必挟太后而后可以无恐也。凡乱臣贼子，欲效前人之所为，往往较前人之心又加危，较前人之心又加慎。嗟乎！人之窃弄威福，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娱乐耳；乃防患虑祸，岌岌不宁以至于如此。人亦何乐而为乱臣贼子也哉？

却说姜维退兵屯于钟堤，魏兵屯于狄道城外。王经迎接陈泰、邓艾入城，拜谢解围之事，设宴相待，大赏三军。泰将邓艾之功，申奏魏主曹髦。髦封艾为安西将军，假节领护东羌校尉，同陈泰屯兵于雍、凉等处。邓艾上表谢恩毕，陈泰设宴与邓艾拜贺曰：“姜维夜遁，其力已竭，不敢再出矣。”先写陈泰料敌不中。以反衬邓艾之智。艾笑曰：“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。”邓艾居然将才。泰问其故。艾曰：“蜀兵虽退，终有乘胜之势；知彼之壮。吾兵终有弱败之实：知己之沮。其必出一也。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，容易调遣；知彼之利。吾将不时更换，军又训练不熟：知己之钝。其必出二也。蜀人多以船行，知彼之逸。吾军皆在旱行，知己之劳。劳逸不同：其必出三也。狄道、陇西、南安、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，蜀人或声东击西，指南攻北，吾兵必须分头把守；知己之分而小。蜀兵合为一处而来，以一分当我四分：知彼之合而大。其必出四也。若蜀兵自南安、陇西，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；若出祁山，则有麦可就食：知彼之粮易于我。但言知彼，而知己在其中。其必出五也。”陈泰叹服曰：“公料敌如神，蜀兵何足虑哉！”于是陈泰与邓艾结为忘年之交。如程普之服周郎。艾遂将雍、凉等处之兵，每日操练；各处隘口，皆立营寨，以防不测。以上按下魏国一边，以下再叙蜀汉一边。

却说姜维在钟堤大设筵宴，会集诸将，商议伐魏之事。令史樊建谏曰：“将军屡出，未获全功。今日洮西之战，魏人既服威名，何故又欲出也？万一不利，前功尽弃。”维曰：“汝等只知魏国地宽人广，急不可得，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胜。”邓艾“五必出”，姜维“五可胜”，彼此若合符节。众问之。维答曰：“彼洮西一败，挫尽锐气；吾兵虽退，不曾损折。今若进兵，一可胜也。邓艾所言“一必出”，维亦算在第一。吾兵船载而进，不致劳困，彼兵从旱地来迎，二可胜也。邓艾所言“三必出”，维却算在第二。吾兵久经训练之众；彼皆鸟合之徒，不曾有法度，三可胜也。邓艾所言“二必出”，维却算在第三。吾兵自出祁山，抄掠秋谷为食，四可胜也。邓艾所言“五必出”，维却算在第四。彼兵虽各守备，军力分开，吾兵一处而去，彼安能救？五可胜也。邓艾所言“四必出”，维却算在第五。不在此时伐魏，更待何时耶？”夏侯霸曰：“艾年虽幼，而机谋深远，近封为安西将军之职，必于各处准备，非同往日矣。”维但能料其兵，霸则能料其将。维厉声曰：“吾何畏彼哉！公等休长他人锐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吾意已决，必先取陇西。”众不敢谏。

维自领前部，令众将随后而进。于是蜀兵尽离钟堤，杀奔祁山来。此是四伐中原。哨马报说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个寨棚。维不信，引数骑凭高望之，果见祁山九寨势如长蛇，首尾相顾。维回顾左右曰：“夏侯霸之言，信不诬矣。此寨形势绝妙，止吾师诸葛丞相能之。今观邓艾所为，不在吾师之下。”在姜维眼中、口中，写一邓艾。然亦未见其人，但见其营，尚是虚写。遂回本寨，唤诸将曰：“魏人既有准备，必知吾来矣。吾料邓艾必在此间。猜得着。汝等可虚张吾旗号，据此谷口下寨，每日令百余骑出哨，每出哨一回，换一番衣甲旗号，按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方旗帜更换。示兵之多，以疑之。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，径袭南安去也。”亦是好算。遂令鲍素屯于祁山谷口，维尽率大兵望南安进发。

却说邓艾知蜀兵出祁山，早与陈泰下寨准备，见蜀兵连日不来搦战，一日五番哨马出寨，或十里、或十五里而回。艾凭高望毕，慌入帐与陈泰曰：“姜维不在此间，一个说邓艾必在此间，果然在此间；一个说姜维不在此间，果然不在此间。两个猜得都着，是对手拳头。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。料得如此。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，更换衣甲，往来哨探，其马皆困乏，主将必无能者。陈将军可引一军攻之，其寨可破也。破了寨栅，便引兵袭董亭之路，先断姜维之后。先破前寨，却断后路，算出陈泰两路兵来。吾当先引一军救南安，径取武城山。若先占此山头，姜维必取上邽。上邽有一谷，名曰段谷，地狭山险，正好埋伏。彼来争武城山时，吾先伏两军于段谷，破维必矣。”先到武城，却伏段谷，又算出自己两路兵来。泰曰：“吾守陇西二三十年，未尝如此明察地理。公之所言，真神算也。公可速去。吾自攻此处寨栅。”于是邓艾引军星夜倍道而行，径到武城山。下寨已毕，蜀兵未到，即令子邓忠，邓忠于此出现。与帐前校尉师綦，各引五千兵，先去段谷口埋伏，如此如此而行。二人受计而去。艾令偃旗息鼓，以待蜀兵。

却说姜维从董亭望南安而来，至武城山前，谓夏侯霸曰：“近南安有一山，名武城山，若先得了，可夺南安之势。只恐邓艾多谋，必先提防。”你猜着我，我猜着你。好看杀人。正疑虑间，忽然山上一声炮响，喊声大震，鼓角齐鸣，旌旗遍竖，皆是魏兵。中央风飘起一黄旗，大书“邓艾”字样。又未见其人，先见其旗。又只在姜维眼中虚写。蜀兵大惊。山上数处精兵杀下，势不可当，前军大败。维急率中军人马去救时，魏兵已退。恶甚。维直来武城山下搦邓艾战，山上魏兵并不下来。恶甚。但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维令军士辱骂，至晚方欲退军，山上鼓角齐鸣，却又不见魏兵下来。恶甚。又但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维欲上山冲杀，山上炮石甚严，不能得进。守至三更欲回，山上鼓角又鸣。恶甚。又但闻其声，不见其人。维移兵下山屯扎。比及令军搬运木石，方欲竖立为寨，山上鼓角又鸣，魏兵骤至。三番不下来，此处却突如其来。蜀兵大乱，自相践踏，退回旧寨。次日，姜维令军士运粮草车仗，至武城山穿连排定，欲立起寨栅，以为屯兵之计。是夜二更，邓艾令五百人各执火把，分两路下山，三番不下来，此处又突如其来。放火烧车仗。两兵混杀了一夜，营寨又立不成。维复引兵退，再与夏侯霸商议曰：“南安未得，不如先取上邽。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，若得上邽，南安自危矣。”姜维亦料到此，但先为邓艾料去了。毕竟邓艾是先猜先着。遂留霸屯于武城山。

维尽引精兵猛将，径取上邽。行了一宿，将及天明，见山势狭峻，道路崎岖，乃问乡导官曰：“此处何名？”答曰：“段谷。”维大惊曰：“其名不美！‘段谷’者，‘断谷’也。倘有人断其谷口，如之奈何？”读书至此，令人一吓。几为落凤坡、罾口川之续矣。正踌躇未决，忽报前军来报：“山后尘头大起，必有伏兵。”维急令退兵，师纂、邓忠两军杀出。维且战且走，前面喊声大震，邓艾引兵杀到，三路夹攻，蜀兵大败。幸得夏侯霸引兵杀到，魏兵方退，救了姜维。欲再往祁山，霸曰：“祁山寨已被陈泰打破，鲍素阵亡，全寨人马皆退回汉中去了。”陈泰打寨，在夏侯霸口中虚写。省笔之法。维不敢取董亭，急投山僻小路而回。后面邓艾急追，维令诸军前进，自为断后。正行之际，忽然山中一军突出，乃魏将陈泰也。魏兵一声喊起，将姜维困在垓心。维人马困乏，左冲右突，不能得出。荡寇将军张嶷闻姜维受困，引数百骑杀入重围，维因乘势杀出。嶷被魏兵乱箭射死。维得脱重围，复回汉中，因感张嶷忠勇，没于王事，乃表赠其子孙。于是蜀中将士多有阵亡者，皆归罪于姜维。维照武侯街亭旧例，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，行大将军事。抄旧文章，只是不如原稿。以上按下蜀汉一边，以下再叙魏国一边。

却说邓艾见蜀兵退尽，乃与陈泰设宴相贺，大赏三军。泰表邓艾之功。司马昭遣使持节，加艾官爵，赐印绶；并封其子邓忠为亭侯。

时魏主曹髦，改正元三年为甘露元年。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，出入常令三千铁甲骁将前后簇拥，以为护卫；宛然董卓变相。一应事务，不奏朝廷，就于相府裁处。宛然曹操后身。自此，常怀篡逆之心。有一心腹人姓贾，名充，字公闾，乃故建威将军贾逵之子，为昭府下长史。充语昭曰：“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，且当暗访，然后徐图大事。”昭曰：“吾正欲如此。汝可为我东行，只推慰劳出征军士为名，以探消息。”贾充领命，径到淮南，入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。诞字公休，乃琅琊南阳人，即武侯之族弟也。兄弟三人分事三国，亦大奇事。向仕于魏，因武侯在蜀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。后武侯身亡，诞在魏历任重职，封高平侯，总摄两淮军马。补叙诸葛诞前事。当日贾充托名劳军，至淮南见诸葛诞。诞设宴待之。酒至半酣，充以言挑诞曰：“近来洛阳诸贤，皆以主上懦弱，不堪为君。司马大将军三世辅国，功德弥天，可以禅代魏统。未审钧意若何？”诞大怒曰：“汝乃贾豫州之子，世食魏禄，安敢出此乱言！”写得诸葛诞义形于辞，不愧武侯族弟。充谢曰：“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。”诞曰：“朝廷有难，吾当以死报之。”说得凛凛烈烈。充默然。

次曰辞归，见司马昭细言其事。昭大怒曰：“鼠辈安敢如此！”充曰：“诞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又在贾充口中补写诸葛诞平日。久必为患，可速除之。”昭遂暗发密书与扬州刺史乐綝，一面遣使赍诏征诞为司空。诞得了诏书，己知是贾充告变，遂捉来使拷问。使者曰：“此事乐綝知之。”诞曰：“他如何得知？”使者曰：“司马将军已令人到扬州送密书与乐綝矣。”使者口中泄漏机密，妙在要言不烦。诞大怒，叱左右斩了来使，遂起部下兵千人，杀奔扬州来。将至南门，城门已闭，吊桥拽起。诞在城下叫门，城上并无一人回答。诞大怒曰：“乐綝匹夫，安敢如此！”遂令将士打城。手下十余骁骑，下马渡河，飞身上城，杀散军士，大开城门。于是诸葛诞引兵入城，乘风放火，杀至綝家。綝慌上楼避之。诞提剑上楼，大喝曰：“汝父乐进，昔日受魏国大恩！不思报本，反欲顺司马昭耶！”乐进为曹操旧将，于此提照出来。綝未及回言，为诞所杀。一面具表数司马昭之罪，使人申奏洛阳；申罪致讨，比毋丘俭更是烈烈。一面大聚两淮屯田户口十余万，并扬州新降兵四万余人，积草屯粮，准备进兵。又令长史吴纲送子诸葛靓入吴为质求援，务要合兵诛讨司马昭。志自可取，不必以成败论之。

此时东吴丞相孙峻病亡，从弟孙綝辅政。綝字子通，为人强暴，杀大司马滕乱、将军李据、王惇等，顺笔带叙吴事。○杀诸葛恪用详叙，杀此三人用略叙。因此权柄皆归于綝。吴主孙亮虽然聪明，无可奈何。为后回孙綝废亮张本。于是吴纲将诸葛靓至石头城，入拜孙綝。綝问其故。纲曰：“诸葛诞乃蜀汉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不说诸葛瑾之弟，而独说武侯者，因孙峻杀诸葛瑾之子故也。有针线。向事魏国；今见司马昭欺君罔上，废主弄权，欲兴师讨之，而力不及，故特来归降。诚恐无凭，专送亲子诸葛靓为质。伏望发兵相助。”綝从其请，便遣大将全怿、全端为主将，于诠为合后，朱异、唐咨为先锋，文钦为乡导，起兵七万，分三队而进。吴纲回寿春报知诸葛诞。诞大喜，遂陈兵准备。

却说诸葛诞表文到洛阳，司马昭见了大怒，欲自往讨之。贾充谏曰：“主公乘父兄之基业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弃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变，后悔何及！不如奏请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无虞。”曹瞒但挟天子耳，贾充又教司马昭挟太后，愈出愈奇。昭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遂入奏太后曰：“诸葛诞谋反，臣与文武官僚计议停当，请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，以继先帝之遗意。”孙綝将诸葛诞儿子作当头，司马昭却将太后、天子带在军中作当头。太后畏惧，只得从之。次日，昭请魏主曹髦起程。髦曰：“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，任从调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”昭曰：“不然。昔日武祖纵横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字宙之志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敌，必须自行。然未闻奉母氏以行也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扫清故孽，何自畏也？”髦畏威权，只得从之。昭遂下诏，尽起两都之兵二十六万，命镇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，安东将军陈骞为副先锋，监军石苞为左军，兖州刺史周泰为右军，保护车驾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淮南而来。

东吴先锋朱异，引兵迎敌。两军对圆，魏军中王基出马，朱异来迎。战不三合，朱异败走。唐咨出马，战不三合，亦大败而走。王基驱兵掩杀，吴兵大败，退五十里下寨，报入寿春城中。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，会合文钦并二子文鸯、文虎，文鸯前卷不知下落，此处却与文钦会在一处。雄兵数万，来敌司马昭。正是：

方见吴兵锐气堕，又看魏将劲兵来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

诸葛恪之进兵于新城，魏无衅之可窥；若孙綝之进兵于寿春，则乘魏之衅而动矣。毋丘俭之讨司马昭，犹惧吴之袭其后；若诸葛诞之讨司马昭，则吴且为之援矣。綝之事易于恪，诞之事易于俭，而迄无成功者，是綝之才不如恪，诞之才亦不如俭也。然吴有不降贼之将，则于诠一人为忠臣；魏有不降贼之兵，则诸葛诞数百人皆义士。君子谓吴之一人，可以愧吴之众人；而诞之数百人，愈以重诞之一人云。

“威克厥爱”，为将之道固然，而用法太严，御人太酷，又必败之理也。朱异不杀，则吴将不至离心；文钦不诛，则魏将不至解体。读书至此，可为严酷之戒。

曹操筑土城于潼关之西，地高而无水患；司马昭筑土城于淮水之南，地卑而有水患。无水患，则城难堕；有水患，则城易堕也。而天雨不降，淮水不发。与寿春相拒数月，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；以淮河之势，而曾不及铁笼山一井之涨溢。此实天意，岂人事哉！此谯周《仇国论》之所作也。

谯周《仇国论》，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耳。其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时，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者，盖武侯“非所逆睹”一语，已足以破之矣。使人尽明哲，孰竭愚忠？使人尽知天，孰尽人事？故后世人臣有报国之志者，愿读《出师表》，不愿读《仇国论》。

闻魏之衅而起，闻吴之败而止，此姜维五伐中原之师，所以一出而即返。前于三伐、四伐之时，魏军中早有一邓艾为之设谋，为之画策，而维与艾尚未识面；直至此回，而又先见其子，后见其父。及既见之后，而又略战而退，未及大决雌雄。其事之纡徐，文之曲折如此。读书至此，又乐得而观其后矣。

却说司马昭闻诸葛诞会合吴兵前来决战，乃召散骑长史斐秀、黄门伺郎钟会，商议破敌之策。钟会曰：“吴兵之助诸葛诞，实为利也；以利诱之，则必胜矣。”利与义相对，不为义则必为利。为魏讨贼者义也。会以吴人为利，则诞之义可知矣。昭从其言，遂令石苞、周太引两军于石头城埋伏，王基、陈骞领精兵在后，却令偏将成倅引兵数万先去诱敌。又令陈俊引车仗牛马驴骡，装载赏军之物，四面聚集于阵中，如敌来则弃之。

是日诸葛诞令吴将朱异在左，文钦在右。见魏阵中人马不整，诞乃大驱士马径进。成倅退走，诞驱兵掩杀，见牛马驴骡遍满郊野，南兵争取，无心恋战。此曹操破文丑之计，其解渭桥之危亦以此。忽然一声炮响，两路兵杀来：左有石苞，右有周太。诞大惊，急欲退时，王基、陈骞精兵杀到。诞兵大败。司马昭又引兵接应。诞引败兵奔入寿春，闭门坚守。昭令兵四面围困，并力攻城。

时吴兵退屯安丰，魏主车驾驻于项城。钟会曰：“今诸葛诞虽败，寿春城中粮草尚多，更有吴兵屯安丰以为犄角之势。今吾兵四面攻围，彼缓则坚守，急则死战。吴兵或乘势夹攻，吾军无益。不如三面攻之，留南门大路，容贼自走；走而击之，可全胜也。先算诸葛诞。吴兵远来，粮必不继。我引轻骑抄在其后，可不战而自破矣。”次算吴兵。昭抚会背曰：“君真吾之子房也。”曹操以荀彧为子房，昭又以钟会为子房，前后遥相照映。遂令王基撤退南门之兵。

却说吴兵屯于安丰，孙綝唤朱异责之曰：“量一寿春城不能救，安可并吞中原？如再不胜必斩！”一味好杀，安能成功。朱异乃回本寨商议。于诠曰：“今寿春南门不围，某愿领一军从南门入去，助诸葛诞守城。将军与魏兵挑战，我却从城中杀出，两路夹攻，魏兵可破矣。”此计亦妙，但城中增兵，则粮愈少。异然其言。于是全怿、全端、文钦等，皆愿入城。遂同于诠引兵一万，从南门而入城。本欲虚一门以待诞之走，不想吴兵反从此而入。出于意外。魏兵不得将令，未敢轻敌，任吴兵入城，乃报知司马昭。昭曰：“此欲与朱异内外夹攻，以破我军也。”乃召王基、陈骞吩咐曰：“汝可引五千兵截断朱异来路，从背后击之。”于诠所算，又早为司马昭所算。二人领命而去。朱异正引兵来，忽背后喊声大震：左有王基，右有陈骞，两路军杀来。吴兵大败。朱异回见孙綝。綝大怒曰：“累兵之将，要汝何用！”叱军士推出斩之。一味好杀，安能成功。又责全端子全祎曰：“若退不得魏兵，汝父子休来见我。”是驱之降魏。于是孙綝自回建业去了。

钟会与昭曰：“今孙綝退去，外无救兵，城可围矣”昭从之，遂催兵攻围。全祎引兵杀入寿春，见魏兵势大，寻思进退无路，遂降司马昭。势所必然。昭加祎为偏将军。一以杀驱之，一以赏招之。祎感昭恩德，乃修家书与父全端、叔全怿言孙綝不仁，不若降魏，将书射入城中。怿得祎书，遂与端引数千人开门出降。诸葛诞在城中忧闷，谋士蒋班、焦彝进言曰：“城中粮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率吴、楚之众，与魏兵决一死战。”诞大怒曰：“吾欲守，汝欲战，莫非有异心乎！再言必斩！”与孙綝之令无异。二人仰天长叹曰：“诞将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至一死！”是夜二更时分，蒋、焦二人逾城降魏，司马昭重用之。又以赏招之。因此城中虽有敢战之士，不敢言战。

诞在城中见魏兵四下筑起土城，以防淮水，只望水泛，冲倒土城，驱兵击之。不想自秋至冬，并无霖雨，淮水不泛。岂非天意！城中看看粮尽，文钦在小城内与二子坚守，见军士渐渐饿倒，只得来告诞曰：“粮草尽绝，军士饿损，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，以省其食。”去兵亦所以足食。诞大怒曰：“汝教我尽去北军，欲谋我耶！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又是一个孙綝。文鸯、文虎见父被杀，各拔短刀，立杀数十人，飞身上城，一跃而下，越壕赴魏寨投降。司马昭恨文鸯昔日单骑退兵之仇，欲斩之。照应一百十回中事。钟会谏曰：“罪在文钦，今文钦已亡，二子势穷来归，若杀降将，是坚城内人之心也。”昭从之，遂召文鸯、文虎入帐，用好言抚慰，赐骏马锦衣，加为偏将军，封关内侯。要杀则竟杀，不杀则抚之慰之，爵之禄之。直是老瞒手段。二子拜谢上马，绕城大叫曰：“我二人蒙大将军赦罪赐爵，汝等何不早降！”城内人闻言，皆计议曰：“文鸯乃司马昭仇人，尚且重用，何况我等乎？”如什邡侯故事。于是皆欲投降。诸葛诞闻之大怒，日夜自来巡城，以杀为威。又是一个孙綝，如此安得不败！

钟会知城中人心已变，乃入帐告昭曰：可乘此时攻城矣。”昭大喜，遂激三军，四面云集，一齐攻打。守将曾宣献了北门，放魏兵入城。必至于此。诞知魏兵已入，慌引麾下数百人，自城中小路突出，至吊桥边正撞着胡遵，手起刀落，斩诞于马下，数百人皆被缚。必至于此。王基引兵杀到西门，正遇吴将于诠。基大喝曰：“何不早降！”诠大怒曰：“受命而出，为人救难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义所不为也！乃掷盔于地，大呼曰：“人生在世，得死于战场者，幸耳！”急挥刀死战三十余合，人困马乏，为乱军所杀。孔曰“成仁”，孟曰“取义”，于诠有焉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司马当年围寿春，降兵无数拜车尘。东吴虽有英雄士，谁及于诠肯杀身！

司马昭入寿春，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枭首，灭其三族。武士将所擒诸葛诞部卒数百人缚至。昭曰：“汝等降否？”众皆大叫曰：“愿与诸葛公同死，决不降汝！”有卒如此，可不愧诸葛二字。昭大怒，叱武士尽缚于城外，逐一问曰：“降者免死。”并无一人言降。直杀至尽，终无一人降者。与张睢阳之事相似。昭深加叹息不已，令皆埋之。后人有师叹曰：

忠君矢志不偷生：诸葛公休帐下兵。薤露歌声应未断，遗踪直欲继田横。

却说吴兵大半降魏，斐秀告司马昭曰：“吴兵老小，尽在东南江、淮之地，今若留之，久必为变，不如坑之。”李广不封侯，只为杀降之故。何秀之不仁也！钟会曰：“不然。古之用兵者，全国为上，戮其元恶而已。若尽坑之，是不仁也。不如放归江南，以显中国之宽大。”会之言与秀天渊，宜独为夏侯霸之所称许。昭曰：“此妙论也。”遂将吴兵尽皆放归本寨。将来成大事者，必能用善言。唐咨因惧孙綝，不敢回国，亦来投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部三河之地。淮南已平，正欲退兵，忽报西蜀姜维引兵来取长城，邀截粮草。姜维此来，先在司马昭一边听得。又是一样笔法。昭大惊，与多官计议退兵之策。

时蜀汉延熙二十年，改为景耀元年。姜维在汉中，选川将两员，每日操练人马：一是蒋舒，一是傅佥，两人颇有胆勇，维甚爱之。忽报淮南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，东吴孙綝助之，昭大起两淮之兵，将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只听得一半。维大喜曰：“吾今番大事济矣！”吾亦谓然。遂表奏后主，愿兴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谯周听知，叹曰：“近来朝廷溺于酒色，信任中贵黄皓，黄皓事借谯周口中叙出。不理国事，只图欢乐；伯约累欲征伐，不恤军士，国将危矣！”乃作《仇国论》一篇，寄与姜维。维拆封视之。论曰：

或问：“古往能以弱胜强者，其术何如？”曰：“处大国无患者，恒多慢；处小国有忧者，恒思善。多慢则生乱，思善则生治，理之常也。故周文养民，以少取多；勾践恤众，以弱毙强，此其术也。

或曰：“曩者楚强汉弱，约分鸿沟，张良以为民志既定，则难动也，率兵追羽，终毙项氏，岂必由文王、勾践之事乎？”曰：“商周之际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之固，当此之时，虽有汉祖，安能仗剑取天下乎？今秦罢侯置守之后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于是豪杰并争。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时，实有六国并据之势，故可为文王，难为汉祖。时可而后动，数合而后举，故汤、武之师不再战而克，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。如遂极武黩征，不幸遇难，虽有智者，不能谋之矣。”

姜维看毕，大怒曰：“此腐儒之论也！”掷之于地。遂提川兵来取中原。又问傅佥曰：“以公度之，可出何地？”佥曰：“魏屯粮草，皆在长城。今可径取骆谷，度沉岭，直到长城，先烧粮草，魏兵屡次断蜀之粮，今则是蜀兵取魏之粮，反而用之。又变一样文法。然后直取秦川，则中原指日可得矣。”维曰：“公之见，与吾之计暗合也。”即提兵径取骆谷，度沉岭，望长城而来。此是五伐中原。

却说长城镇守将军司马望，乃司马昭之族兄也。城内粮草甚多，人马却少。望听知蜀兵到，急与王真、李鹏二将，引兵离城二十里下寨。次日蜀兵来到，望引二将出阵。姜维出马，指望而言曰：“今司马昭迁主于军中，必有李傕、郭汜之意也。直应第九回中事。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来问罪，汝当早降。若还愚迷，全家诛戳！”望大声而答曰：“汝等无礼。数犯上国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归！”言未毕，望背后王真挺枪出马，蜀阵中傅佥出迎。战不十合，佥卖个破绽，王真便挺枪来刺。傅佥闪过，活捉真于马上，便回本阵。李鹏大怒，纵马轮刀来救。佥故意放慢，等李鹏将近，努力掷真于地，暗掣四楞铁锏在手。鹏赶上举刀待砍，傅佥偷身回顾，向李鹏面门只一锏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于马下。写傅佥不惟能谋，且又能勇。王真被蜀军乱枪刺死。姜维驱兵大进。司马望弃寨入城，闭门不出。维下令曰：“军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养锐气。来日需要入城。”次日平明，蜀兵争先大进，一拥至城下。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一派烧着，魏兵自乱。维又令人取干柴堆满城下，一齐放火，烈焰冲天。几同博望、新野。城已将陷，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，声闻四野。

正攻打之间，忽然背后喊声大震，维勒马回看，只见魏兵鼓噪摇旗，浩浩而来。来得突兀。维遂令后队为前队，自立于门旗下候之。只见魏阵中一小将全装贯带，挺枪纵马而出，年约二十余岁，面如傅粉，唇似抹朱，厉声大叫曰：“认得邓将军否？”小小年纪，便尔油嘴。维自思曰：“此必是邓艾矣。”在姜维意中，虚猜一邓艾。挺枪纵马而来。二人抖擞精神，战到三四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小将军枪法无半点放闲。维心中自思：“不用此计，安得胜乎？”便拨马望左边山路中而走。那小将骤马追来，维挂住了钢枪，暗取雕弓羽箭射之。那小将眼乖，早已见了，弓弦响处，把身望前一倒，放过羽箭。维回头看小将已到，挺枪来刺。维闪过，那枪从肋旁边过，被维挟住。那小将弃枪，望本阵而走。维嗟叹曰：“可惜可惜！”再拨马赶来。追至阵门前，一将提刀而出曰：“姜维匹夫，勿赶吾儿！邓艾在此！”在姜维耳中，实听一邓艾。维大惊，原来小将乃邓艾之子邓忠也。此处方才叙明，前文故意令人不测。○钟会弟胜于兄，邓家子如其父。然则艾艾真有两艾，凤兮不止一凤矣。维暗暗称奇，欲战邓艾，又恐马乏，乃虚指艾曰：“吾今日识汝父子也。幸会幸会。且各收兵，来日决战。”艾见战场不利，亦勒马应曰：“既如此，各自收兵。暗算者非丈夫也。”于是两军皆退。邓艾据渭水下寨，姜维跨两山安营。艾见蜀兵地理，乃作书于司马望曰：“我等切不可战，只宜固守。待关中兵至时，蜀兵粮草皆尽，三面攻之，无不胜也。今遣长子邓忠相助守城。”一面差人于司马昭处求救。

却说姜维令人于艾寨中下战书，约来日大战，艾佯应之。恶极。次日五更，维令三军造饭，平明布阵等候。艾营中偃旗息鼓，却如无人之状。恶极。维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战书，责以失期之罪。艾以酒食相待，答曰：“微躯小疾，有误相持，明日会战。”却像回债的。次日，维又引兵来，艾仍前不出。如司马懿受巾帼时。如此五六番。总叙一句，省笔。傅俭谓维曰：“此必有谋也。宜防之。”维曰：“此必捱关中兵到，三面击我耳。吾今令人持书与东吴孙綝，使并力攻之。”忽探马报说“司马昭攻打寿春，杀了诸葛诞，吴兵皆降。昭班师回洛阳，便欲领兵来救长城。”司马昭一边事，在姜维耳中却分作两番听得。维大惊曰：“今番伐魏，又成画饼矣！不如且回。”正是：

已叹四番难奏绩，又嗟五度未成功。

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

天之报恶人，有报之奇者，有报之正者。曹丕以臣废君，而司马师亦以臣废君，此如其事以报之者也，报之奇者也；孙綝以臣废君，而孙休乃以君灭臣，此反其事以报之者也，报之正者也。天以为报之奇者不可训，则还以报之正者训天下而已矣。

吴之有孙綝，犹魏之有曹爽也。而司马懿以异姓去宗室，而政不复归于曹；丁奉亦以异姓去宗室，而政犹归于孙，则何也？孙峻之后有孙綝，犹司马懿之后有师、昭也。毋丘俭、诸葛诞以起兵讨师、昭而不胜，丁奉、张布以杯酒杀孙綝而有余，则又何也？曰：魏之得国也以篡，吴之得国也不以篡，故魏之将灭，天必假手于其臣；而吴之将灭，天不必假手于其臣耳。

献帝谋诛权臣，而一泄于国舅董承，再泄于国丈伏完，有两事焉。若曹芳托国丈而事泄，止如汉之一事也；孙亮则因国舅以及国丈而事泄，是一事而合汉之两事也。且伏完为后父，而张缉亦为后父；董承受血诏，而张缉亦受血诏：则以魏之一人，兼为汉之两人。董承不必有父，而全纪有父；伏完不必有儿，而全尚有儿：则又以汉之两家，并为吴之一家。读《三国》者，读至后幅，有与前事相犯，而读之更无一毫相犯。愈出愈幻，岂非今古奇观。

雍纠之妻，祭仲之女也，而以父杀夫非也；卢蒲癸之妻，庆舍之女也，而以夫杀父亦非也。况全尚之妻，乃以兄之故而杀其夫，又以兄之故而并杀其子乎？然君子不责全尚之妻，而责全尚，何也？国家之事而谋及妇人，宜其败也。知其必败，不可以学雍纠；即幸而不至于败，不可以学卢蒲癸。

孙亮知黄门之小过，而刘禅不能识黄门之大奸；孙休知邻国之是非，而刘禅不能知本国之得失。先主之后人，不及孙权之后人远矣。作者合而叙之，使人于相形之下，见其短长云。

吴主以蜀有内侍之乱，而特使人以敌国之外患警之，此绝妙斗笋处，亦绝妙伏线处。何谓斗笋？姜维因外患而动，则伐魏之笋，于此斗也。何谓伏线？姜维因内侍而归，则班师之线，又如此伏也。叙事作文，如此结构，可谓匠心。

武侯以出祁山而胜，姜维亦以出祁山而胜。姜维能继武侯，则姜维之六伐中原，即谓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。且其事多有仿佛者：武侯与仲达斗阵法，姜维亦与邓艾斗阵法；而武侯斗阵只是一番，姜维斗阵却有两番。邓艾斗阵是真，即以斗阵破之；司马望斗阵是假，又不必以斗阵破之：则姜维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。武侯好布八门阵，姜维好布长蛇阵。武侯布八门阵于祁山，先有鱼腹浦边之石以为之端；姜维布长蛇阵于祁山，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为之端。陆逊不遇黄承彦必亡，邓艾不得司马望亦必死。一样惊人，一样出色。每见读《三国志》者，谓武侯死后便不堪寓目，今试观此篇，与武侯存日岂有异哉？

司马懿用反间之计退武侯，邓艾亦用反间之计退姜维，诚前后一辙矣。然司马懿即以蜀人苟安为反间，是以蜀间蜀；邓艾必使魏人党均行反间，是以魏间蜀也。显使蜀中无黄皓，魏即遣百党均，亦何益哉？然则邓艾之计，仍谓之以蜀间蜀也可。

却说姜维恐救兵到，先将军器车仗，一应军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后将马军断后。细作报知邓艾。艾笑曰：“姜维知大将军到，故先退去。不必追之，追则中彼之计也。”乃令人哨探，回报果然骆谷道狭之处，堆积柴草，准备要烧追兵。积草烧追兵之计不在姜维一边实叙，却在探马口中虚叙。众皆称艾曰：“将军真神算也！”遂遣使赍表奏闻。于是司马昭大喜，又奏赏邓艾。此下按下蜀、魏，专叙东吴。

却说东吴大将军孙綝，听知全端，唐咨等降魏，勃然大怒，将各人家眷，尽皆斩之。与先主不杀黄权家属，厚薄相去天壤。吴主孙亮，时年方十七，见綝杀戮太过，心甚不然。一出西苑，因食生梅，令黄门取蜜，须臾取至，见蜜内有鼠粪数枚，召藏吏责之，藏吏叩首曰：“臣封闭甚严，安有鼠粪？”亮曰：“黄门曾向尔求蜜食否？”问得聪明。藏吏曰：“黄门于数日前曾求食蜜，臣实不敢与。”亮指黄门曰：“此必汝怒藏吏不与尔蜜，故置粪于蜜中以陷之也。”二语道着。黄门不服。从来偷食人极嘴强。亮曰：“此事易知耳。若粪久在蜜中，则内外皆湿；若新在蜜中，则外湿内燥。”小智耳，妙在敏捷。命剖视之，果然内燥。黄门服罪。亮之聪明，大抵如此。载一小事之明，以见其大事之察。然无大事可叙者，以大事俱归于孙綝故耳。虽然聪明，却被孙綝把持，不能主张。綝之弟威远将军孙据，入苍龙宿卫；武卫将军孙恩，偏将军孙干，长水校尉孙闿，分屯诸营。孙綝父子兄弟五人与曹爽兄弟三人，正复相似。

一日吴主孙亮闷坐，黄门伺郎全纪在侧，纪乃国舅也。亮因泣告曰：“孙綝专权妄杀，欺朕太甚；今不图之，必为后患。”如曹芳之告张缉。纪曰：“陛下但有用臣处，臣万死不辞。”亮曰：“卿可只今点起禁兵，与将军刘丞各守城门，朕自出杀孙綝。如曹髦之自讨司马昭。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。卿母乃綝之姐也。倘若泄漏，误朕匪轻。”一脉亲戚，却在孙亮口中叙出。纪曰：“乞陛下草诏与臣。临行事之时，臣将诏示众，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动。”密诏请而后与，较曹芳之自书血诏付张缉，又是不同。亮从之，即写密诏付纪。纪受诏归家，密告其父全尚。尚知此事，乃告妻曰：“三日内杀孙綝矣。”子不告其母，而夫乃告其妻，可见夫妻之情密于子母也，为之一叹。妻曰：“杀之是也。”口虽应之，却令人持书报知孙綝。不顾其夫，不顾其子，而但以内家为重，今之妇人多有之矣，又为之一叹。綝大怒，当夜便唤弟兄四人，点起精兵，先围大内；一面将全尚、刘丞并其家小俱拿下。比及平明，吴主孙亮听得宫门外金鼓大震。内伺慌入奏曰：“孙綝领兵围了内苑。”亮大怒，指全后骂曰：“汝父兄误我大事矣！”乃拔剑欲出。全后与伺中近臣，皆牵其衣而哭，不放亮出。孙綝先将全尚、刘丞等杀讫，一个妇人送了老公与儿子也。然后召文武于朝内，下令曰：“主上荒淫久病，昏乱无道，不可以奉宗庙，今当废之。汝诸文武，敢有不从者，以谋叛论！”众皆畏惧，应曰：“愿从将军之令。”尚书桓懿大怒，从班部中挺然而出，指孙綝大骂曰：“今上乃聪明之主，汝何敢出此乱言！吾宁死，不从贼臣之命。”全纪不得为孝子，桓懿乃可为忠臣。綝大怒，自拔剑斩之，即入内指吴王孙亮骂曰：“无道昏君，本当诛戮以谢天下，看先帝之面，废汝为会稽王，吾自选有德者立之！”叱中书郎李崇夺其印绶，令邓程收之。亮大哭而去。与司马师废曹芳一样手段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乱贼诬伊尹，奸臣充霍光。可怜聪明主，不得莅朝堂。

孙綝遣宗正孙楷、中书郎董朝，往虎林迎请琅琊王孙休为君。休字子烈，乃孙权第六子也，在虎林夜梦乘龙上天，回顾不见龙尾，失惊而觉。乘龙者，应在为君。无尾应在其子之不得立也。次日，孙楷、董朝至，拜请回都。行至曲阿，有一老人，自称姓干，名休，叩头言曰：“事久必变，愿殿下速行。”休谢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孙思将车驾来迎。休不敢乘辇，乃坐小车而入。百官拜谒道旁，休慌忙下车答礼。孙綝出，令扶起，请入大殿，升御座即天子位。休再三谦让，方受玉玺。文官武将朝贺已毕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。封孙綝为丞相、荆州牧，多官各有封赏。又封兄之子孙皓为乌程侯。为后文嗣立张本。孙綝一门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权倾人主。吴主孙休恐其内变，阳示恩宠，内实防之。綝骄横愈甚。

冬十二月，綝奉牛酒入宫上寿，吴主孙休不受，綝怒，乃以牛酒诣左将军张布府中共饮。酒酣，乃谓布曰：“吾初废会稽王时，人皆劝吾为君。吾为今上贤，故立之。今我上寿而见拒，是将我等闲相待。吾早晚教你看！”周郎对蒋干醉话是假，孙綝对张布醉话是真。布闻言，唯唯而已。次日，布入宫密奏孙休。休大惧，日夜不安。数日内孙綝遣中书郎孟宗，拨与中营所管精兵一万五千，出屯武昌；又尽将武库内军器与之。于是将军魏邈、武卫士施朔，二人密奏孙休曰：“綝调兵在外，又搬尽武库内军器，早晚必为变矣。”孙休此时干休不得。休大惊，急召张布计议。布奏曰：“老将丁奉，计略过人，能断大事，可与议之。”休乃召奉入内，密告其事。奉奏曰：“陛下勿忧，臣有一计，为国除害。”休问何计。奉曰：“来朝腊日，只推大会群臣，召綝赴席，臣自有调遣。”休大喜。奉令魏邈、施朔为外事，张布为内应。

是夜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将老树连根拔起。天明风定，使者奉旨来请孙綝入宫赴宴。孙綝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与诸葛恪家黄犬衔衣、孝子入门之怪仿佛相似。心中不悦。使者十余人簇拥入内。家人止之曰：“一夜狂风不息，今早又无故惊倒，恐非吉兆，不可赴宴。”与诸葛恪入朝时仿佛相似。綝曰：“吾弟兄共典禁兵，谁敢近身？倘有变动，于府中放火为号。”嘱讫，升车入内。吴主孙休慌下御座迎之，请綝高坐。酒行数巡，与诸葛恪饮酒时仿佛相似。众惊曰：“宫外望有火起。”此是丁奉等在外擒孙家兄弟时也。綝便欲起身。休止之曰：“丞相稳便，外兵自多，何必惧哉？”言未毕，左将军张布拔剑在手，引武士三十余人抢上殿来，口中厉声而言曰：“有诏擒反贼孙綝！”令人追想孙峻杀诸葛恪时。綝急欲走时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綝叩头奏曰：“愿徙交州归田里。”休叱曰：“尔何不徙滕胤、吕据、王淳耶？”即以前事问之，现前果报。命推下斩之。于是张布牵孙綝下殿东斩讫。前谓布云“吾早晚教你看”，不想看出这局面来。从者皆不敢动。布宣诏曰：“罪在孙綝一人，余皆不问。”众心乃安。布请孙休升五凤楼。丁奉、魏邈、施朔等，擒孙綝兄弟至，张布一边用实写，丁奉等一边用虚写，省笔之法。休命尽斩于市，宗党死者数百人，灭其三族。命军士掘开孙峻坟墓，戳其尸首。将被害诸葛恪、滕胤、吕据、王淳等家，重建坟墓，以表其忠。其牵累流远者，皆赦还乡里。旧案尽翻。丁奉重加封赏。

驰书报入成都。后主刘禅遣使回贺，吴使薛珝答礼。使命往来，叙得简略，省笔之法。珝自蜀中归，吴主孙休问蜀中近日作何举动。珝奏曰：“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入其朝，不闻直言；经其野，民有菜色。所谓‘燕雀处堂，不知大厦之将焚’者也。”西蜀事在吴使口中虚写一番，妙在有意无意写来，只为后文姜维回兵伏线。休叹曰：“若诸葛武侯在时，何至如此乎！”于是又写国书，教人赍入成都，说司马昭不日篡魏，必将侵吴、蜀以示威，彼此各宜准备。因其不知内忧，故以外患动之。

姜维听得此信，忻然上表，再议出师伐魏。孙休本欲以外患动其内忧，姜维乃舍内忧而图其外患，绝妙斗笋。时蜀汉景耀元年冬，大将军姜维，以廖化、张翼为先锋，王含、蒋斌为左军，蒋舒、傅佥为右军，胡济为合后。维与夏侯霸总中军，共起蜀兵二十万，拜辞后主，径到汉中，与夏侯霸商议，当先攻取何地。霸曰：“祁山乃用武之地，可以进兵，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。因他处不可出也。”总照数回以前之事。维从其言，遂令三军并望祁山进发，此是六伐中原。至谷口下寨。时邓艾正在祁山寨中，整点陇右之兵。忽流星马到，报说蜀兵见下三寨于谷口。艾听知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升帐，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也！”原来邓艾先度了地脉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。地中至祁山寨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时，于中取事。邓艾一边事，却从此处补出。此时姜维至谷口，分作三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乃王含、蒋斌下寨之处。邓艾唤子邓忠，与师纂各引一万兵，为左右冲击；却唤副将郑伦引五百掘子军，于当夜二更径从地到直至左营，从帐后地下拥出。以攻城之法攻营，不从天降却从地出。

却说王含、蒋斌因立寨未定，恐魏兵来劫寨，不敢解甲而寝。忽闻中军大乱，急焯兵器上的马时，寨外邓忠引兵杀到。内外夹攻，王、蒋二将，奋死抵敌不住，弃寨而走。姜维在帐中听得左寨中大喊，料到有内应外合之兵，遂急上马，立于中军帐前，传令曰：“如有妄动者斩，便有敌兵到营边，休要问他，只管以弓弩射之！”一面传示右营，亦不许妄动。与张辽之守合淝仿佛相似。果然魏兵十余次冲击，皆被射回。只冲杀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杀入。此处却无地孔可钻，但能竖入，不能横进。邓艾收兵回寨，乃叹曰：“姜维深得孔明之法！兵在夜而不惊，将闻变而不乱：真将材也！”次日，王含、蒋斌收聚败兵，伏于大寨前请罪。维曰：“非汝等之罪，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。”谯周以为不知天时。又拨军马，命二将安营讫。却将伤死身尸，填于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以地道为蜀人之冢，哀哉！令人下战书单挪邓艾来日交锋。艾忻然应之。

次日，两军列于祁山之前。维按武侯八阵之法，依天、地、风、云、鸟、蛇、龙、虎、之形，分布以定。邓艾出马，见维布成八卦，乃亦布之，左右前后，门户一般。前有武侯与仲达斗阵，今又有姜维与邓艾斗阵。前是仲达先布，各自一样，此是邓艾后布，却是学样。维持枪纵马大叫曰：“汝效吾排八阵，亦能变阵否？”艾笑曰：“汝道此阵只汝能布耶？吾既会布阵，岂不知变阵！”艾便勒马入阵，令执法官把旗左右招刮，变成八八六十四个门户。好看。复出阵前曰：“吾变法若何？”维曰：“虽然不差，汝敢与吾入阵相围么？”前武侯是教仲达打阵，今姜维却教邓艾围阵，又自不同。艾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两军各依队伍而进。艾在中军调遣。两军冲突，阵法不曾错动。姜维到中间，把旗一招，忽然变成“长蛇卷地阵”，邓艾会做穿山甲，今却遇了卷地蛇。将邓艾困在垓心，四面喊声大震。艾不知其阵，心中大惊。蜀兵渐渐逼进，艾引众将冲突不出。只听得蜀兵齐叫曰：“邓艾早降！”邓艾仰天长叹曰：“我一时自逞其能，中姜维之计矣！”读至此，令人拍案一快。

忽然西北角一彪军杀入，艾见是魏兵，遂乘势杀出。救邓艾者，乃司马望也。出于意外，令人废书一叹。比及救出邓艾时，祁山九寨，皆被蜀兵所夺。读至此，又令人拍案一快。艾引败兵，退于渭水南下寨。艾谓望曰：“公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？”望曰：“吾幼年游学于荆南，曾与崔州平、石广元为友，讲论此阵。此二人从先主三顾时叙之已久，不复提矣。忽于此处照应出来，妙极。今日姜维所变者，乃‘长蛇卷地阵’也。若他处击之，必不可破。吾见其头在西北，故从西北击之，自破矣。”蛇无头而不行。艾谢曰：“我虽学得阵法，实不知变法。公既知此法，来日以此法复夺祁山寨栅，如何？”望曰：“我之所学，恐瞒不过姜维。”艾曰：“来日公在阵上与他斗阵法，我却引一军暗袭祁山之后。两下混战，可夺旧寨也。”不欲以斗阵胜之，却欲以诈斗阵胜之。于是命郑伦为先锋，艾自引军袭山后；一面令人下战书，搦姜维来日斗阵法。来日候教，伏惟枉临。维批回去讫，乃谓众将曰：“吾受武侯所传密书，此阵变法，共三百六十五样，按周天之数。今搦吾斗阵法，乃班门弄斧耳！但中间必有诈谋，公等知之乎？”妙在姜维不自说出。廖化曰：“此必赚我斗阵法，却引一军袭我后也。”妙在等廖化说出此意。维笑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即令张翼、廖化引一万兵去山后埋伏。

次日，姜维尽收九寨之兵，分布于祁山之前。司马望引兵离了渭南，径到祁山之前，出马与姜维答话。维曰：“汝请吾斗阵法，汝先布与我看。”望布成了八卦。维笑曰：“此即吾所布八阵之法也，汝今盗袭，何足为奇！”今人都是盗袭，那个是自己做出来的。望曰：“汝亦窃他人之法耳！”维曰：“此阵凡有几变？”望笑曰：“吾既能布，岂不会变？此阵有九九八十一变。”比姜维学问没有一半，便要出来比试，极像今日子弟，略读几句文字，便欲出来会考也。维笑曰：“汝试变来。”望入阵变了数番，复出阵曰：“汝识吾变否？”维笑曰：“吾阵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变，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奥乎！”望自知有此变法，实不曾学全，乃勉强折辩曰：“吾不信，汝试变来。”今日空疎之腹，反不信淹博之人，往往如是。维曰：“汝叫邓艾出来，吾当布与他看。”望曰：“邓将军自有良谋，不好阵法。”维大笑曰：“有何良谋！不过叫汝赚吾在此布阵，他却引兵袭吾山后耳！”此言洞见肺腑，胜领教阵法多矣。望大惊，恰预进兵混战，被维以鞭梢一指，两翼兵先出，杀的那魏兵弃甲拋戈，各逃性命。读至此，令人拍案一快。○此时蜀兵亦有长蛇卷阵之势。

却说邓艾催督先锋郑伦来袭山后。伦方转过山角，忽然一声炮响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杀出，为首大将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话，两马交处，被廖化一刀斩郑伦于马下。阵不会斗，将亦不经斗。邓艾大惊，急勒兵退时，张翼引一军杀到。两下夹攻，魏兵大败。艾舍命突出，身被四箭。读至此，令人又拍案一快。○郭淮一箭便死，邓艾四箭不死，大是侥幸。奔于渭南寨时，司马望亦到。二人商议退兵之策。望曰：“近日蜀主刘禅，宠幸中贵黄皓，日夜以酒色为乐，正与吴使薛珝语相应。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，此围可解。”如此良谋，胜斗阵法。艾问众谋士曰：“谁可入蜀交通黄皓？”言未毕，一人应声曰：“某愿往。”艾视之，乃襄阳党均也。艾大喜，即令党均赍金珠宝物，径到成都，连结黄皓，阉人偏好金珠，正不知欲传与何人。可发一叹。布散流言，说姜维怨望天子，不久投魏。与苟安谮孔明事相同。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。黄皓奏知后主，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。读至此，又令人废书一叹。

却说姜维连日搦战，邓艾坚守不出。维心中甚疑。忽使命至，召维入朝。维不知何事，只得班师回朝。邓艾、司马望知姜维中计，遂拔渭南之兵，随后掩杀。正是：

乐毅伐齐遭间阻，岳飞破敌被谗回。

未知胜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（第十八卷完）

# 第十九卷

##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

有司马师之废曹芳于前，又司马昭之弒曹髦于后，天之报曹氏，毋乃太过欤？曰：非过也。曹芳为乞养之子，则未必其为操与丕之孙也，于其非孙者报之，不若于其真为孙者报之之为快也。且以非孙而冒孙者斩其祀，又不若去一冒孙者立一是孙者，而终至于夺其祀之为奇也。苍苍者之巧于报反如此，后世奸雄，尚其鉴哉！

或谓奸雄将作乱于内，必先立威于外，则司马昭之弒君，又当在灭蜀之后；或谓奸雄将定难于外，必先除患于内，则司马昭之弒君，又当在灭蜀之前。由前之论，是孙休之所虑也；由后之论，是贾充之所劝也。然而弒君之事，人固难之矣。司马昭不自弒之，而使贾充弒之；贾充又不自弒之，而使成济弒之。所以然者，诚畏弒君之名而避之耳。熟知论者不归罪于济而归罪于充，又不独归罪于充，而归罪于昭，然则虽畏而欲避，而何所容其避哉？《春秋》诛乱贼必诛其首，有以夫！

赵盾不以赵穿之弒君为己辜，司马孚能以昭之弒君为己罪。然则由陈泰言之，有进于贾充者，以充为次；由司马孚言之，又有进于昭者，而昭又为次矣。故依齐南史之书法，当以司马昭为崔杼；依晋董狐之书法，又当以司马孚为赵盾。

陈泰之舅，舅不如甥；王经之母，母如其子。泰不死而其义不朽，经能死而其忠愈不朽。君子以髦之死为不足惜者，所以报先世为人臣而篡国之辜；而仍以经之死为足嘉者，所以正后世为人臣而从贼之义。

曹操以周文自比，司马昭亦以周文自比。然操比周文，则竟比周文耳；昭则自言学曹操之比周文，直自比曹操也。操欲学周文，则篡国之意犹隐然于言外；昭欲学曹操，则篡国之意已显然于言中。虽同一篡贼，而一前一后，又有升降之异焉。

蔡和、蔡中，实为蔡瑁之弟，犹不为周郎之所信；王瓘本非王经之族，安得不为姜维之所料乎？纵使姜维信之，而夏侯霸必能识之；则邓艾之计，又疏于曹操矣。武侯知郑文之诈，而先斩郑文，故有得而无失；姜维知王瓘之诈，而不先斩王瓘，安能有得而无失乎？粮与栈道，虽王瓘焚之，无异于维自焚之：则姜维之智，终逊于武侯矣。文有后事胜于前事者，不观后事之深，不知前事之浅，则后文不可不读；有后事不如前事者，不观后事之疏，不见前事之密，则后文又不可不读。

却说姜维传令退兵，廖化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虽有诏，未可动也。”廖化之言，只从君命起见。张翼曰：“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，皆有怨望；不如乘此得胜之时，收回人马，以安民心，再作良图。”张翼之言，却从民心起见。维曰：“善。”遂令各军依法而退。命廖化、张翼断后，以防魏兵追袭。

却说邓艾引兵追赶，只见前面蜀兵旗帜整齐，人马徐徐而退。艾叹曰：“姜维深得武侯之法也！”邓艾每赞姜维必赞武侯，可见文中虽无武侯，却处处有一武侯。因此不敢追赶，勒军回祁山寨去了。

且说姜维至成都，入见后主，问召回之故。后主曰：“朕为卿在边庭，久不还师，恐劳军士，故诏卿回朝，别无他意。”维曰：“臣已得祁山之寨，正欲收功，不期半途而废。此必中邓艾反间之计矣。”后主默然不语。活画一昏庸之主。姜维又奏曰：“臣誓讨贼，以报国恩。陛下休听小人之言，致生疑虑。”后主良久乃曰：“朕不疑卿；卿且回汉中，俟魏国有变，再伐之可也。”极没气力语，却只为后回七伐中原伏线。姜维叹息出朝，自投汉中去讫。以下按下蜀汉，再叙魏事。

却说党均回到祁山寨中，报知此事。邓艾与司马望曰：“君臣不和，必有内变。”就令党均入洛阳，报知司马昭。昭大喜，便有图蜀之心，早为一百十六回伏笔。乃问中护军贾充曰：“吾今伐蜀，如何？”充曰：“未可伐也。天子方疑主公，若一旦轻出，内难必作矣。邓艾方说蜀有内变，贾充却说魏有内变，借伐蜀转出弒主，斗笋甚奇。旧年黄龙两见于宁陵井中，魏初改年号便曰黄初，自以为土德王，盖色尚黄也。黄龙正应曹氏之君。井中正应幽沉之象。两见者，正应曹髦被弒之后，又有曹奂被篡也。群臣表贺，以为祥瑞；天子曰：‘非祥瑞也。龙者君象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屈于井中，是幽困之兆也。’遂作《潜龙》诗一首。诗中之意，明明道着主公。曹髦作诗之事，却在贾充口中写出，叙事妙品。其诗曰：

‘伤哉龙受困，不能跃深渊。上不飞天汉，下不见于田。蟠居于井底，鳅鳝舞其前。藏牙伏爪甲，嗟我亦同然！’”汉少帝飞燕之时兴也、赋也；曹髦黄龙之诗比也。不谓百回之后，忽有其对。

司马昭闻之大怒，谓贾充曰：“此人欲效曹芳也。此人公之何人？若不早图，彼必害我。”彼者何人也？充曰：“某愿为主公早晚图之。”时魏甘露五年夏四月，司马昭带剑上殿，髦起迎之。群臣皆奏曰：“大将军功德巍巍，合为晋公，加九锡。”髦低头不答。昭厉声曰：“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，今为晋公，得毋不宜耶？”曹操受九锡尚能假意托辞，司马昭受九锡却是公然索取。尤而效之，殆有甚焉。髦乃应曰：“敢不如命？”口气亦恶。昭曰：“《潜龙》之诗，视吾等如鳅鳝，是何礼也？”天子以字取祸，又见于此。髦不能答。昭冷笑下殿，众官凛然。髦归后宫，召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入内计议。髦泣曰：“司马昭将怀篡逆，人所共知。朕不能坐受废辱，卿等可助朕讨之！”不能为勿用之潜龙，却欲为有晦之亢龙矣。王经奏曰：“不可。昔鲁昭公不忍季氏，败走失国；今重权已归司马氏久矣，内外公卿，不顾顺逆之理，阿附奸贼，非一人也。如华歆、王朗之助曹丕。且陛下宿卫寡弱，无用命之人。陛下若不隐忍，祸莫大焉。且宜缓图，不可造次。”髦曰：“‘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’朕意已决，便死何惧！”还是献帝耐得。言讫，即入告太后。王沈、王业谓王经曰：“事已急矣。我等不可自取灭族之祸，当往司马公府下出首，以免一死。”人心不附曹而附昭，果如王经之言。经大怒曰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敢怀二心乎？”不肯轻动之人，正是敢死之士。王沉、王业见经不从，径自往报司马昭去了。

少顷，魏主曹髦出内，令护卫焦伯，聚集殿中宿卫苍头官僮三百余人，曹操帐前虎卫军动以万计，今何如此其惫也？鼓噪而出。髦仗剑升辇，叱左右径出南阙。王经伏于辇前，大哭而谏曰：“今陛下领数百人伐昭，是驱羊而入虎口耳，以龙自况，王经乃比之以羊。空死无益。臣非惜命，实见事不可行也！”髦曰：“吾军已行，卿无阻当。”遂望云龙门而来。

只见贾充戎服乘马，左有成倅，右有成济，引数千铁甲禁兵，吶喊杀来。髦仗剑大喝曰：“吾乃天子也！一向不成为天子，此时欲正名定分难矣。汝等突入宫庭，欲弒君耶？”禁兵见了曹髦，皆不敢动。众人还有天子二字在肚里。贾充呼成济曰：“司马公养你何用？正为今日之事也！”贾充只有司马二字在意中。济乃绰戟在手，回顾充曰：“当杀耶？当缚耶？”直将曹髦作一羊耳。充曰：“司马公有令：只要死的。”不要献生，只要纳熟。成济捻戟直奔辇前。髦大喝曰：“匹夫敢无礼乎！”言未讫，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，撞出辇来；再一戟，刃从背上透出，死于辇旁。从前天子遇害，未有如此之惨者。焦伯挺枪来迎，被成济一戟刺死。众皆逃走。王经随后赶来，大骂贾充曰：“逆贼安敢弒君耶！”充大怒，叱左右缚定，报知司马昭。昭入内，见髦已死，乃佯作大惊之状，以头撞辇而哭，不知此处眼泪从何处得来。将谁欺？欺天乎？令人报知各大臣。

时太傅司马孚入内，见髦尸，首枕其股而哭曰：此是真哭。“弒陛下者，臣之罪也！”赵穿弒其君，而《春秋》归罪于赵盾，孚殆以赵盾自比矣。遂将髦尸用棺椁盛贮，停于偏殿之西。昭入殿中，召群臣会议。群臣皆至，独有尚书仆射陈泰不至。昭令泰之舅尚书荀顗召之。泰大哭曰：“论者以泰比舅，今舅实不如泰也。”吴国全纪是外甥背娘舅，今魏国荀顗是娘舅背外甥。乃披麻带孝而入，哭拜于灵前。昭亦佯哭而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何法处之？”泰曰：“独斩贾充，少可以谢天下耳。”曰“少可以谢天下”，则知斩贾充亦是次着矣。昭沉吟良久，又问曰：“再思其次？”意在成济一人。泰曰：“惟有进于此者，不知其次。”明明道着司马昭。昭曰：“成济大逆不道，可剐之，灭其三族。”济大骂昭曰：“非我之罪，是贾充传汝之命！”昭令先割其舌。济至死叫屈不绝。弟成倅亦斩于市，尽灭三族。助乱贼者即为乱贼所杀，人亦何为而助乱贼也！后人有诗叹曰：

司马当年命贾充，弒君南阙赭袍红。却将成济诛三族，只道军民尽耳聋！

昭又使人收王经全家下狱。王经正在廷尉厅下，忽见缚其母至。经叩头大哭曰：“不孝子累及慈母矣！”母大笑曰：“人谁不死？正恐不得死所耳！以此弃命，何恨之有！”可与徐庶之母并传。庶母欲其子之忠汉，经母喜其子之忠魏，同一意也。次日，王经全家皆押赴东市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。满城士庶，无不垂泪。后人有诗曰：

汉初夸伏剑，汉末见王经。真烈心无异，坚刚志更清。节如泰华重，命似鸿毛轻。母子声名在，应同天地倾。

太傅司马孚请以王礼葬曹髦，昭许之。贾充等劝司马昭受魏禅，即天子位。昭曰：“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圣人称为至德。曹操欲学周文王，司马昭亦称文王，看样得好。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，犹吾之不肯受禅于魏也。”曹芳常以曹操比司马师矣，今司马昭亦以曹操自比。夫君之比臣于曹犹可言也，臣亦公然自比于曹操，不可言也。贾充等闻言，已知司马昭留意于子司马炎矣，曹操让皇帝与曹丕做，司马昭亦让皇帝与司马炎做，欲篡其子孙而即学其祖宗之法，哀哉！遂不复劝进。是年六月，司马昭立常道乡公曹璜为帝，改元景元元年。璜改名曹奂，字景召，乃武帝曹操之孙，燕王曹宇之子也。奂封昭为相国晋公，赐钱十万、绢万匹。其文武多官，各有封赏。以下按过魏事，再叙西蜀。

早有细作报入蜀中。姜维闻司马昭弒了曹髦，立了曹奂，喜曰：“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。”遂发书入吴，令起兵问司马昭弒君之罪；一面奏准后主，起兵十五万，车乘数千辆，皆置板箱于上；令廖化、张翼为先锋。化取子午谷，翼取骆谷，维自取斜谷，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齐。三路兵并起，杀奔祁山而来。此是七伐中原。

时邓艾在祁山寨中，训练人马，闻报蜀兵三路杀到，乃聚诸将计议。参军王瓘曰：“吾有一计，不可明言，现写在此，谨呈将军台览。”艾接来展看毕，笑曰：“此计虽妙，只怕瞒不过姜维。”瓘曰：“某愿舍命前去。”艾曰：“公志若坚，必能成功。”遂拨五千兵与瓘。瓘连夜从斜谷迎来，正撞蜀兵前队哨马。瓘叫曰：“我是魏国降兵，可报与主帅。”

哨军报知姜维，维令拦住余兵，只教为首的将来见。瓘拜伏于地曰：“某乃王经之侄王瓘也。近见司马昭弒君，将叔父一门皆戮，某痛恨入骨。今幸将军兴师问罪，故特引本部兵五千来降。愿从调遣，剿除奸党，以报叔父之恨。”与前蔡中、蔡和之降吴以杀蔡瑁为名一样局面。维大喜，谓瓘曰：“汝既诚心来降，吾岂不诚心相待？吾军中所患者，不过粮耳。今有粮车数千，现在川口，汝可运赴祁山。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。”读者试猜姜伯约是何意见？欢心中大喜，以为中计，忻然领诺。姜维曰：“汝去运粮，不必用五千人，但引三千人去，留下二千人引路，以打祁山。”妙着已算定。瓘恐维疑惑，乃引三千兵去了。维令傅佥引二千魏兵随征听用。忽报夏侯霸到。霸曰：“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？吾在魏，虽不知备细，未闻王瓘是王经之侄。想是通谱宗侄耳。其中多诈，请将军察之。”维大笑曰：“我已知王瓘之诈，故分其兵势，将计就计而行。”原来如此。霸曰：“公试言之。”维曰：“司马昭奸雄比于曹操，既杀王经，灭其三族，安肯存亲侄于关外领兵？故知其诈也。能料王瓘，只是能料司马昭耳。仲权之见，与我暗合。”于是姜维不出斜谷，却令人于路暗伏，以防王瓘奸细。不旬日，果然伏兵捉得王瓘回报邓艾下书人来见。维问了情节，搜出私书，书中约于八月二十日，从小路运粮送归大寨，却教邓艾遣兵于墵山谷中接应。维将下书人杀了，却将书中之意，改作八月十五日，约邓艾自率大兵于墵山谷中接应。一面令人扮作魏军往魏营下书；来降的是真魏兵，下书的是假魏兵。王瓘是以真用假，姜维是以假用假。一面令人将现有粮车数百辆，卸了粮米装载干柴茅草引火之物，用青布罩之，以此木换八木。令傅佥引二千原降魏兵，执打运粮旗号。维却与夏侯霸各引一军，去山谷中埋伏。令蒋舒出斜谷，廖化、张翼俱各进兵，来取祁山。前姜维本自出斜谷，今却换了蒋舒，变化得妙。

却说邓艾得了王瓘书信，大喜，急写回书，今来人回报。至八月十五日，邓艾引五万精兵径往墵山谷中来，远远使人凭高眺探，只见无数粮车，接连不断，从山谷中而行。此是傅佥扮作王瓘。艾勒马望之，果然皆是魏兵。知真魏兵。左右曰：“天已昏暮，可速接应王瓘出谷口。”艾曰：“前面山势掩映，倘有伏兵，急难退步，只可在此等候。”邓艾亦甚精细。正言间，忽两骑马骤至，报曰：“王将军因将粮草过界，背后人马赶来，望早救应。”此两人是假魏兵。艾大惊，急催兵前进。时值初更，月明如昼。且是八月十五日。○将写火，先写月，百忙中有此闲笔。只听得山后吶喊，艾只道王瓘在山后厮杀。径奔过山后时，忽树林后一彪军撞出，为首蜀将傅佥，纵马大叫曰：“邓艾匹夫！已中吾主将之计，何不早早下马受死！”读至此为之一快。艾大惊，勒回马便走。车上火尽着，中秋放烟火，竟似正月元宵。那火便是号火。一火两用。两势下蜀兵尽出，杀得魏兵七断八续，但闻四下山上只叫：“拿住邓艾的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！”大是快人。唬得邓艾弃甲丢盔，撇了坐下马，杂在步军之中，爬山越岭而逃。与曹操割须弃袍时仿佛相似。姜维、夏侯霸只望马上为首的径来擒捉，不想邓艾步行走脱。维领得胜兵去接王瓘粮车。

却说王瓘密约邓艾，先期将粮草车仗，整备停当，端候举事。忽有心腹人报：“事已泄漏，邓将军大败，不知性命如何？”瓘大惊，令人哨探，回报三路兵围杀将来，背后又见尘头大起，四下无路。瓘叱左右令放火，尽烧粮草车辆。前烧假粮，此烧真粮，弄假成真，以火济火。一霎时，火光突起，烈火烧空。瓘大叫曰：“事已急矣！汝等宜死战！”乃提兵望西杀出。背后姜维三路追赶。维只道王瓘舍命撞回魏国，不想反杀入汉中而去。瓘因兵少，只恐追兵赶上，遂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。姜维不先杀王瓘，亦是失着。姜维恐汉中有失，遂不追邓艾，提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瓘。瓘被四面蜀兵攻击，投黑龙江而死。又是以水济火。余兵尽被姜维坑之。维虽然胜了邓艾，却折了许多粮车，又毁了栈道，乃引兵还汉中。邓艾引部下败兵，逃回祁山寨内，上表请罪，自贬其职。司马昭见艾数有大功，不忍贬之，复加厚赐。艾将原赐财物，尽分给被害将士之家。昭恐蜀兵又出，遂添兵五万与艾守御。姜维连夜修了栈道，又议出师。正是：

连修栈道兵连出，不伐中原死不休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

姜维四伐与三伐相连，而三伐胜，而四伐不胜，张翼所谓画蛇添足者也。今八伐亦与七伐相连，而七伐胜，而八伐不胜，是又画蛇添足矣。而姜维之意，则以为不然。盖画蛇而既成，则蛇固可以无足；若画蛇而未就，则蛇正不可无尾耳。

洮阳之出，维以为非艾之料，而艾则知其料我之不料也；祁山之救，维知为艾之所料，而艾则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。至于后主之召回，不独维不料之，艾亦不料之矣。智者之智，常出于智者之意外；愚者之愚，亦出于智者之意外。读书至此，能不为之慨然！

又有读至终篇，而复兴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。如观黄龙见井之兆，令人思青蛇见御座之时；观曹髦咏黄龙之诗，令人思汉帝咏飞燕之句。斯已奇矣。然当时之人，犹未以前相况也。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，则明明以十常侍为比，明明以灵帝为鉴。于一百十回之后，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，忽然重见一百十回以前之事。如此首尾连合，岂非绝世奇文？

武侯出师以屯田终，姜维出师亦以屯田终。屯沓中与屯渭滨无异耳。以为避祸，而保蜀之道在焉；以为保蜀，而取魏之道亦在焉。姜维未尝有九伐之事，而后人以沓中之役为姜维之九伐中原。夫为取魏而屯田，则虽谓之九伐为可也。

蜀之伐魏自此终，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。可见汉不灭贼，则贼必灭汉，此正武侯“不两立”之说也。先主将入西川，先见孔明画图一幅，又得张松画图一幅；司马昭将入西川，先见邓艾沓中画图一本，又得钟会全蜀画图一幅。前后天然相对，若合符节，真奇文奇事。

却说蜀汉景耀五年，冬十月，大将军姜维差人连夜修了栈道，整顿军粮兵器，又于汉中水路调拨船只。俱已完备，上表奏后主曰：“臣累出战，虽未成大功，已挫动魏人心胆。今养兵日久，不战则懒，懒则致病。其语甚壮，如先主髀肉复生之叹。况今军思效死，将思用命。臣如不胜，当受死罪。”数语又抵得一篇《出师表》。后主览表，犹豫未决。谯周出班奏曰：“臣夜观天文，见西蜀分野，将星暗而不明。谯周好言天文，又为后文伏笔。今大将军又欲出师，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诏止之。”后主曰：“且看此行若何。果然有失，却当阻之。”谯周再三苦谏不从，乃归家叹息不已，遂推病不出。

却说姜维临兴兵，乃问廖化曰：“吾今出师，誓欲恢复中原，当先取何处？”化曰：“连年征伐，军民不宁；兼魏有邓艾，足智多谋，非等闲之辈：将军强欲行难为之事，此化所以未敢专也。”廖化前番欲战，此番不欲战，亦与张翼之见合矣。维勃然大怒曰：“昔丞相六出祁山，亦为国也。吾今八次伐魏，岂为一己之私哉？今当先取洮阳。如有逆吾者必斩！”遂留廖化守汉中，自同诸将提兵三十万，径取洮阳而来。此是八伐中原。早有川口人报入祁山寨中。时邓艾正与司马望谈兵，闻知此信，遂令人哨探。回报蜀兵尽从洮阳而出。司马望曰：“姜维多计，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？”邓艾曰：“今姜维实出洮阳也。”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艾曰：“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，今洮阳无粮，维必料吾只守祁山，不守洮阳，故径取洮阳；如得此城屯粮积草，结连羌人，以图久计耳。”姜维欲取洮阳之意，姜维不曾说明，却在邓艾口中说出，妙。望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艾曰：“可尽撤此处之兵，分为两路去救洮阳。离洮阳二十五里，有侯河小城，乃洮阳咽喉之地。公引一军伏于洮阳，偃旗息鼓，大开四门，如此如此而行；我却引一军伏侯河，必获大胜也。”此番又为邓艾所算，与取上邽时一样局面。筹画已定，各各依计而行。只留偏将师纂守祁山寨。

却说姜维令夏侯霸为前部，先引一军径取洮阳。霸提兵前进，将近洮阳，望见城上并无一杆旌旗，四门大开。霸心下疑惑，未敢入城，回顾诸将曰：“莫非诈乎？”诸将曰：“眼见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听知大将军兵到，尽弃城而走了。”霸未信，自纵马于城南视之，只见城后老小无数，皆望西北而逃。霸大喜曰：“果空城也。”夏侯霸多谋，此番却在邓艾之下。遂当先杀入，余众随后而进。方到瓮城边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城上鼓角齐鸣，旌旗遍竖，拽起吊桥。霸大惊曰：“误中计矣！”慌欲退时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可怜夏侯霸同五百军，皆死于城下。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时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大胆姜维妙算长，谁知邓艾暗提防。可怜投汉夏侯霸，顷刻城边箭下亡。

司马望从城内杀出，蜀兵大败而逃。随后姜维引接应兵到，杀退司马望，就傍城下寨。维闻夏侯霸射死，嗟伤不已。是夜二更，邓艾自侯河城内，暗引一军潜地杀入蜀寨。蜀兵大乱，姜维禁止不住。城上鼓角喧天，司马望引兵杀出。两下夹攻，蜀兵大败。维左冲右突，死战得脱，退二十余里下寨。姜维又输一阵。蜀兵两番败走之后，心中摇动。维与众将曰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今虽损兵折将，不足为忧。成败之事，在此一举。汝等始终勿改。如有言退者立斩。”不但天意不可回，人心亦未可以强矣。张翼进言曰：“魏兵皆在此处，祁山必然空虚。将军整兵与邓艾交锋，攻打洮阳、侯河；某引一军取祁山。取了祁山九寨，便驱兵向长安。此为上计。”张翼之计亦自胜着，惜又为邓艾猜破。

维从之，即令张翼引后军径取祁山。维自引兵到侯河搦邓艾交战。艾引军出迎。两军对圆，二人交锋数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各收兵回寨。次日，姜维又引兵挑战，邓艾按兵不出。姜维令军辱骂。邓艾寻思曰：“蜀人被吾大杀一阵，全然不退，连日反来搦战，必分兵去袭祁山寨也。守寨将师纂兵少智寡，必然败矣。吾当亲往救之。”张翼所算，又在邓艾算中。乃唤子邓忠分付曰：“汝用心守把此处，任他搦战，却勿轻出。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应。”是夜二更，姜维正在寨中设计，忽听得寨外喊声震地，鼓角喧天，人报邓艾引三千精兵夜战。诸将欲出，维止之曰：“勿得妄动。”原来邓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，乘势去救祁山，邓艾之救祁山，不用衔枚疾走，却用鼓角喧天，借夜战为名，乘势而去，真意料所不及。邓忠自入城去了。姜维唤诸将曰：“邓艾虚作夜战之势，必然去救祁山寨矣。”你猜着我，我猜着你，好看杀人。乃唤傅佥吩咐曰：“汝守此寨，勿轻与敌。”嘱毕，维自引三千兵来助张翼。两人真是对手，叙法简净。

却说张翼正到祁山攻打，守寨将师纂兵少，支持不住。看看待破，忽然邓艾兵至，冲杀了一阵，蜀兵大败，把张翼隔在山后，绝了归路。正慌急之间，忽听的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，只见魏兵纷纷倒退。左右报曰：“大将军姜伯约杀到！”伯约之来又在张翼一边，写得突兀。翼乘势驱兵相应。两下夹攻，邓艾折了一阵，急退上祁山寨不出。姜维令兵四面攻围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后主在成都，听信宦官黄皓之言，又溺于酒色，不理朝政。阿斗如此不长进，子龙错抱了他也。时有大臣刘琰妻胡氏，极有颜色；因入宫朝见皇后，后留在宫中，一月方出。此时宫中府中太觉一体了。琰疑其妻与后主私通，命妇留宫一月，原无此体，但后主南道方盛，北道恐未暇及此。乃唤帐下军士五百人列于前，将妻绑缚，令军以履挞其面数十，几死复苏。与面何干？想怒其冶容诲淫也。后主闻之大怒，令有司议刘琰罪。有司议得：卒非挞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，命妇非入侍宫禁之人，宫中亦非命妇游翔之地。君臣皆失也。合当弃市。”遂斩刘琰。自此命妇不许入朝。然一时官僚以后主荒淫，多有疑怨者。于是贤人渐退，小人日进。“亲贤人，远小人，前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人，后汉所以倾颓也。”令人忆武侯之言。时右将军阎宇身无寸功，只因阿附黄皓，遂得重爵；闻姜维统兵在祁山，乃说皓奏后主曰：“姜维屡战无功，可命阎宇代之。”是欲以骑劫代乐毅也。后主从其言，遣使赍诏，召回姜维。维正在祁山攻打寨栅，忽一日三道诏至，宣维班师。何异岳飞金牌十二。维只得遵命，先令洮阳兵退，次后与张翼徐徐而退。邓艾在寨中只听得一夜鼓角喧天，不知何意。至平明，人报蜀兵尽退，止留空寨。与邓艾救祁山时一样方法。艾疑有计，不敢追袭。姜维此番退兵，不独维所不料，亦艾所不料也。

姜维径到汉中，歇住人马，自与使命入成都见后主。后主一连十日不朝。维心中疑惑。是日至东华门，遇见秘书郎卻正。维问曰：“天子召维班师，公知其故否？”正笑曰：“大将军何尚不知？黄皓欲使阎宇立功，奏闻朝廷，发诏取回将军。今闻邓艾善能用兵，因此寝其事矣。”忽兴忽寝，全凭一个宦官做主，可发一笑。○早知如此，何如勿昭姜维。维大怒曰：“我必杀此宦竖！”此时姜维欲效袁绍之杀十常侍，亦是快事。卻正止之曰：“大将军继武侯之事，任大职重，岂可造次？倘若天子不容，反为不美矣。”维谢曰：“先生之言是也。”次日，后主与黄皓在后园宴饮，维引数人径入。早有人报知黄皓，皓急避于湖山之侧。黄皓如此害怕，罪不比张让、赵忠之难除，特天子不欲除之耳。维至亭下，拜了后主，泣奏曰：“臣困邓艾于祁山，陛下连降三诏，召臣回朝，未审圣意为何？”后主默然不语。维又奏曰：“黄皓奸巧专权，乃灵帝时十常侍也。直照应到第一回，可谓常山率然，首尾相应。陛下近则鉴于张让，远则鉴于赵高。又说一个样子与他看。早杀此人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复。”后主笑曰：“黄皓乃趋走小臣，纵使专权，亦无能为。昔者董允每切齿恨皓，朕甚怪之。补前亦所未及。卿何必介意？”维叩头奏曰：“陛下今日不杀黄皓，祸不远也。”后主曰：“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卿何不容一宦官耶？”令近侍于湖山之侧，唤出黄皓至亭下，命拜姜维伏罪。和事天子。皓哭拜维曰：“某早晚趋侍圣上而已，并不干与国政。将军休听外人之言，欲杀某也。某命系于将军，惟将军怜之！”言罢，叩头流涕。乞怜取妍是此辈故态，其如姜维之不好男风何！

维忿忿而出，即往见卻正，备将此事告之。正曰：“将军祸不远矣。将军若危，国家随灭！”不特为伯约忧，正为国家忧。维曰：“先生幸教我以保国安身之策。”正曰：“陇西有一去处，名曰沓中，此地极其肥壮。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，又将屯田渭水事一提，照应一百二回中事。奏知天子，前去沓中屯田？一者，得麦熟以助军实；一是足兵。二者，可以尽图陇右诸郡；一是进取。三者，魏人不敢正视汉中；三是御敌。四者，将军在外掌握兵权，人不能图，可以避祸：四是自保。此乃保国安身之策也，宜早行之。”三句是保国，一句是安身。维大喜，谢曰：“先生金玉之言也。”次日，姜维表奏后主，求沓中屯田，效武侯之事。后主从之。维遂还汉中，聚诸将曰：“某累出师，因粮不足，未能成功。今吾提兵八万，往沓中种麦屯田，徐图进取。汝等久战劳苦，今且敛兵聚谷，退守汉中；魏兵千里运粮，经涉山岭，自然疲乏，疲乏必退。那时乘虚追袭，无不胜矣。”姜维意中只是以破魏为事。遂令胡济屯汉寿城，王舍守乐城，蒋斌守汉城，蒋舒、傅佥同守关隘。分拨已毕，维自引兵八万，来沓中种麦，以为久计。以下按过蜀汉，再叙魏国。

却说邓艾闻姜维在沓中屯田，于路下四十余营，连络不绝，如长蛇之势。连营亦与阵法一般。○此是九伐中原。艾遂令细作相了地形，画成图本，具表申奏。先是一本画图。晋公司马昭见之，大怒曰：“姜维屡犯中原，不能剿除，是吾心腹之患也。”贾充曰：“姜维深得孔明传授，急难退之。须得一智勇之将，往刺杀之，可免动兵之劳。”贾充是盗贼之计。从事中郎荀勖曰：“不然。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，信用黄皓，大臣皆有避祸之心。姜维在沓中屯田，正避祸之计也。若令大将伐之，无有不胜，何必用刺客乎？”方是堂堂正正之论。昭大笑曰：“此言最善。吾欲伐蜀，谁可为将？”荀勖曰：“邓艾乃世之良材，更得钟会为副将，大事成矣。”昭大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乃召钟会入而问曰：“吾欲令汝为大将，去伐东吴，可乎？”将行刺跌出兴师，又将伐吴跌出伐蜀。会曰：“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吴，实欲伐蜀也。”妙人。昭大笑曰：“子诚识吾心也。但卿往伐蜀，当用何策？”会曰：“某料主公欲伐蜀，已画图本在此。”又是一本画图。昭展开视之，图中细载一路安营下寨屯粮积草之处，从何而进，从何而退，一一皆有法度。邓艾止画沓中之图，钟会又画全蜀之图，同一画图，又自各别。昭看了大喜曰：“真良将也！卿与邓艾合兵取蜀，何如？”会曰：“蜀川道广，非一路可进，当使邓艾分兵各进可也。”既以伐吴跌出伐蜀，又以合兵跌出分兵。曲折之甚。昭遂拜钟会为镇西将军，假节钺，都督关中人马，调遣青、徐、兖、豫、荆、扬等处；一面差人持节令邓艾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关外陇上，使约期伐蜀。即遣新将，再封旧将，一新一旧，便有不相下之势。次日，司马昭于朝中计议此事，前将军邓敦曰：“姜维屡犯中原，我兵折伤甚多，只今守御，尚自未保；奈何深入山川危险之地，自取祸乱耶？”昭怒曰：“吾欲兴仁义之师，伐无道之主，汝安敢逆吾意！”叱武士推出斩之。须臾，呈邓敦首级于阶下。众皆失色。弒君之后，又必示威于臣；伐国之前，亦必示威于内。奸雄作威，往往如此。昭曰：“吾自征东以来，息歇六年，治兵缮甲，皆已完备，欲伐吴、蜀久矣。今先定西蜀，乘顺流之势，水陆并进，并吞东吴；此灭虢取虞之道也。方算伐蜀，又算到伐吴，自此至末回，方是一气呵成。吾料西蜀将士，守成都者八九万，守边境者不过四五万，姜维屯田者不过六七万。今吾已令邓艾引关外陇右之兵十余万，绊住姜维于沓中，使不得东顾；遣钟会引关中精兵二三十万，直抵骆谷，三路以袭汉中。此处本欲邓艾绊住姜维，钟会潜入西川；后文却是钟会绊住姜维，邓艾潜入西川。正妙在与后相反，方见事之变化。蜀主刘禅昏暗，边城外破，士女内震。其亡可必矣。”众皆拜服。

却说钟会受了镇西将军之印，起兵伐蜀。会恐机谋或泄，却以伐吴为名，令青、兖、豫、荆、扬等五处各造大船；又遣唐咨于登、莱等州傍海之处，拘集海船。钟会佯作伐吴，即刘晔讳言伐蜀之意。司马昭不知其意，遂召钟会问之曰：“子从旱路收川，何用造船耶？”会曰：“蜀若闻我兵大进，必求救于东吴也。故先布声势，作伐吴之状，吴必不敢妄动。一年之内，蜀已破，船已成，而伐吴岂不顺乎？”亦从伐蜀先算到伐吴，自此至末卷，方是一气呵成。昭大喜，选日出师。时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，钟会出师。司马昭送之于城外十里方回。西曹掾邵悌密谓司马昭曰：“今主公遣钟会领十万兵伐蜀，愚料会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独掌大权。”早为钟会谋反伏线。昭笑曰：“吾岂不知之？”悌曰：“主公既知，何不使人同领其职？”昭言无数语，使邵悌疑心顿释。正是：

方当士马驱驰日，早识将军跋扈心。

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

此回记魏取蜀之事也，而司马昭主其事，则非魏之能取之，而晋之取之也。魏之灭，尚在蜀灭之后，然曹芳已废而曹髦已弒，虽奂之一息尚存，而已全乎其为晋也。全乎其为晋，则不得复以魏目之。犹之起兵徐州，乃备之讨曹，而非备之犯汉；兵败当阳，乃魏之攻备，而非汉之伐备也。前乎此者，魏之攻蜀有二：一发于曹丕，而五路之兵不战而自解；再发于曹睿，而陈仓之兵遇雨而引归：是天意之不欲以魏灭汉也明矣。天不欲兴汉，而又不欲以魏灭汉，于是灭之以灭魏之晋焉。而汉之灭，庶可以无憾云尔。

钟会将取蜀，而佯作取吴之势，其谋是诈；乃未取蜀而先为取吴之地，其谋仍是真。斯伏线之最奇者矣。而犹未也，邵悌于会之未行，而预知其必胜，预知其必叛，则更奇；司马昭于会之未胜，而预知其胜后之必叛，又知其叛之必无成，则尤奇。以数回之线，于一回伏之，天然有此一气呼应之文。近之作稗官者，虽欲执笔而效焉，岂可得耶？

黄巾以妖邪惑众，此第一回中之事也，而师婆之妄托神言似之；张让隐匿黄巾之乱以欺灵帝，亦第一回中之事也，而黄皓隐匿姜维之表又似之。前有男妖，后有女妖，而女甚于男；前有十常侍，后有一常侍，而一可当十。文之有章法者，首必应尾，尾必应首。读《三国》至此篇，是一部大书前后大关合处。

以死诸葛走生仲达，而武侯不死；以死诸葛吓生钟会，而武侯又不死。然武侯能显圣以谕魏将，而不显圣以教后主；能显圣以护百姓，而不显圣以助姜维，则何也？曰：此天之不可强也。自非然者，武侯之前，关公亦尝显圣矣。关公能显圣以追吕蒙，岂不能显圣以追陆逊；能显圣以解铁车之围，岂不能显圣以救猇亭之败哉？

邓艾未入川时，先得一梦；钟会于定军山前，亦得一梦。人但知艾与会之梦为梦，而不知艾之以梦告卜者亦梦也。会之祭武侯，与武侯之托梦于会亦梦也。不独两人之事业以成梦，即三分之割据皆成梦。先主、孙权、曹操，皆梦中之人；西蜀、东吴、北魏，尽梦中之境。谁是谁非，谁强谁弱，尽梦中之事。读《三国》者，读此回述梦之文，凡三国以前、三国以后，总当作如是观。

却说司马昭谓西曹掾邵悌曰：“朝臣皆言蜀未可伐，是其心怯：若使强战，必败之道也。此不遣他人同往之意。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；心不怯，则破蜀必矣；蜀既破，则蜀人心胆已裂。‘败军之将，不可以言勇；亡国之大夫，不可以图存。’会即有异志，蜀人安能助之乎？早为姜维助会不成伏线。至若魏人得胜思归，必不从会而反，更不足虑耳。又为魏将不从钟会伏线。此言乃吾与汝知之，切不可泄漏。”邵悌拜服。

却说钟会下寨已毕，升帐大集诸将听令。时有监军卫瓘，护军胡烈；大将田续、庞会、田章、爰青（左青右为“影”的右边）、丘建、夏侯咸、王贾、皇甫闿、句安等八十余员。会曰：“必须一大将为先锋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。谁敢当之？”一人应声曰：“某愿往。”会视之，乃虎将许褚之子许仪也。虎痴之勇，已隔数十回，于此一提。众皆曰：“非此人不可为先锋。”会唤许仪曰：“汝乃虎体猿臂之将，父子有名，今众将亦皆保汝。汝可挂先锋印，领五千马军，一千步军，径取汉中。分兵三路：汝领中路，出斜谷；武侯尝从此处去，钟会却从此处来。与前文相映。左军出骆谷；姜维尝从此处去，钟会却从此处来。与前文相映。右军出子午谷。魏延欲从此处去，钟会却从此处来。与前文相映。此皆崎岖山险之地，当令军填平道路，修理桥梁，凿山破石，勿使阻碍；如违必按军法。”数语极似常套，却为后文伏笔。许仪受命，领兵而进。钟会随后提十万余众，星夜起程。

却说邓艾在陇西，既受伐蜀之诏，一面令司马望往遏羌人。又遣雍州刺史诸葛绪，天水太守王颀，陇西太守牵弘，金城太守杨欣，各调本部兵前来听令。先写钟会一番调度，便接写邓艾一番调度，各自声势。比及军马云集，邓艾夜作一梦，梦见登高山，望汉中，忽于脚下迸出一泉，水势上涌。须臾惊觉，一场大事，却先述一梦起。浑身汗流，遂坐而待旦，乃召护卫邵缓问之。缓素明《周易》。艾备言其梦。缓答曰：“易云：‘山上有水曰蹇。《蹇》卦者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’孔子云：‘蹇利西南。往有功也；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’不是圆梦，却是起课，不消更卜，梦即是卜。将军此行必然克蜀。但可惜蹇滞不能还。”早为邓艾被杀伏案。艾闻言，愀然不乐。忽钟会檄文至，约艾起兵，于汉中取齐。艾遂遣雍州刺史诸葛绪，引兵一万五千，先断姜维归路；次遣天水太守王颀，引兵一万五千，从左攻沓中；陇西太守牵弘，引一万五千人，从右攻沓中；又遣金城太守杨欣，引一万五千人，于甘松邀姜维之后。钟会是三路，邓艾是四路，各各不同。艾自引兵三万，往来接应。

却说钟会出师之时，有百官送出城外，旌旗蔽日，铠甲凝霜，人强马壮，威风凛凛。人皆称羡，惟有相国参军刘实，微笑不语。邵悌知而言之，刘实知而不言，更有意思。太尉王祥见实冷笑，就马上握其手而问曰：“钟、邓二人此去可平蜀乎？”实曰：“破蜀必矣，但恐皆不得还都耳。”此处又总为二人被杀伏线。王祥问其故，刘实但笑而不答。是有意思人。祥遂不复问。

却说魏兵既发，早有细作入沓中报知姜维。维即具表申奏后主：“请降诏遣左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平关，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阴平桥。这二处最为要紧。若失二处，汉中不保矣。钟会三路、邓艾四路，姜维却重在二路，又各不同。一面当遣使入吴求救。正与钟会之言相合。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敌。”连此亦是四路。时后主改景耀五年为炎兴元年，插入此句，为后“二火初兴”语伏笔。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。忽接姜维之表，即召黄皓问曰：“今魏国遣钟会、邓艾大起人马，分道而来，如之奈何？”赤壁之战曾仗孔明东风之功，今何不以黄皓之南风退之？皓奏曰：“此乃姜维欲立功名，故上此表。陆下宽心，勿生疑虑。臣闻城中有一师婆，供奉一神，能知吉凶，可召来问之。”今日人家女子往往信此。后主从其言，于后殿陈设香花纸烛享祭礼物，令黄皓用小车请入宫中，坐于龙床之上。即此师婆，亦是蜀中之大灾异，当与柏树夜哭等同观。后主焚香祝毕。师婆忽然披发跣足，就殿上跳跃数十遍，盘旋于案上。活画一师婆身分。皓日：“此神人降矣。陛下可退左右亲祷之。”后主尽退侍臣，再拜祝之。即天子拜师婆，亦是朝中一大灾异，当与青蛇升御座同观。师婆大叫曰；“吾乃西川土神也。即师婆自称土神，亦是朝中一大灾异，当与雌鸡化雄同观。升下欣乐太平，何为求问他事？数年之后，魏国疆土亦归升下矣。陛下切勿忧虑。”言讫，昏倒于地，半晌方苏。活画一师婆身份。后主大喜，重加赏赐。自此深信师婆之说，遂不听姜维之言，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。自李傕信师巫言，已隔百余回，忽又其匹。姜维履申告急表文，皆被黄皓隐匿，因此误了大事。与张让隐匿黄巾消息前后一辙。

却说钟会大军，迤逦望汉中进发。前军先锋许仪，要立头功，先领兵至南郑关。仪谓部将曰：“过此关即汉中矣。关上不多人马，我等便可奋力抢关。”众将领命，一齐并力向前。原来守关蜀将卢逊，早知魏兵将到，先于关前木桥左右，伏下军士，装起武侯所遗十矢连弩；又将武侯临终之事一提，与一百四回照应。比及许仪兵来抢关时，一声梆子响处，矢石如雨。仪急退时。早射倒数十骑。魏兵大败。仪回报钟会。会自提帐下甲士百余骑来看，果然箭弩一齐射下。会拨马便回，关上卢逊引五百军杀下来。会拍马过桥，桥上土塌，陷住马蹄，险些儿掀下马来。马挣不起，会弃马步行跑下桥时，卢逊赶上一枪刺来，读者至此，必谓钟会死矣。却被魏军中荀恺回身一箭，射卢逊落马。钟会麾众乘势抢关，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，不敢放箭。被钟会杀散，夺了山关。钟会几死复生，又夺山关，皆意外惊人之笔。即以荀恺为护军，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。会唤许仪至帐下，责之曰：“汝为先锋，理合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专一修理桥梁道路，以便行军。吾方才到桥上，陷住马蹄，几乎堕桥，若非荀恺，吾已被杀矣。会之不死，实有天幸。汝既违军令，当按军法。”叱左右推出斩之。诸将告曰：“其父许褚有功于朝廷，又将许禇前事一提。望都督恕之。”会怒曰：“军法不明，何以令众？”遂令斩首示众。众将无不骇然。早为后文诸将不从钟会张本。

时蜀将王含守乐城，蒋斌守汉城，见魏兵势大，不敢出战，只闭门自守。钟会下令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不可少停。”魏兵利在速战，蜀兵利在固守。乃令前军李辅围乐城，护军荀恺围汉城。自引大军取阳平关。守关蜀将傅佥与副将蒋舒商议战守之策。舒曰：“魏兵甚众，势不可当，不如坚守为上。”战不如守，其言是矣；守不如降，其理何居？佥曰：“不然。魏兵远来，必然疲困，虽多不足惧。我等若不下关战时，汉、乐二城休矣。”蒋舒默然不答。不怀好意了。忽报魏兵大队已至关前，蒋、傅二人至关上视之。钟会扬鞭大叫：“吾今统十万之众到此，如早早出降，各依品级升用。如执迷不降，打破关隘，玉石俱焚。”傅佥大怒，令蒋舒把关，自引三千兵杀下关来。钟会便走，魏兵尽退。佥乘势追之，魏兵复合。佥欲退入关时，关上已竖起魏家旗号，读至此，只道钟会使人袭关耳，熟知却是蒋舒！可发一叹。只见蒋舒叫曰：“吾已降了魏也！”佥大怒，厉声骂曰：“忘恩背义之贼，有何面目见天子乎！”拨回马复与魏兵接战。魏兵四面合来，将傅佥围在垓心。佥左冲右突，往来死战，不能得脱；所领蜀兵，十伤八九。佥乃仰天叹曰：“吾生为蜀臣，死亦当为蜀鬼！”如此之鬼，鬼可不朽矣。若师婆之说是鬼话，连鬼亦不是鬼也。乃复拍马冲杀，身被数枪，血盈袍铠。坐下马倒，佥自刎而死。蒋舒能无愧死！后人有诗叹曰：

一日抒忠愤，千秋仰义名。宁为傅佥死，不作蒋舒生。

钟会得了阳平关，关内所积粮草、军器极多，大喜，遂犒三军。是夜魏兵宿于阳平城中，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。钟会慌忙出帐视之，绝无动静。魏军一夜不敢睡。次夜三更，西南上喊声又起。读者至此，疑是姜维设下疑兵耳。钟会惊疑，向晓，使人探之。回报曰：“远哨十余里，并无一人。”会惊疑不定，乃自引数百骑，俱全装贯带，望西南巡哨。前至一山，只见杀气四面突起，愁云布合，雾锁山头。读者至此，又疑是武侯所设八阵图，如鱼腹浦边故事耳。会勒住马，间乡导官曰：“此何山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乃定军山。昔日夏侯渊殁于此处。”夏侯渊事已隔数十回，于此忽然照应。○读者至此，又疑是夏侯渊阴魂作怪。会闻之，怅然不乐，遂勒马而回。转过山坡，忽然狂风大作，背后数千骑突出，随风杀来。读者至此，再猜不出。会大惊，引众纵马而走。诸将坠马者，不计其数。及奔到阳平关时，不曾折一人一骑，只跌损面目，失了头盔。皆言曰：“但见阴云中人马杀来，比及近身，却不伤人，只是一阵旋风而已。”师婆所言之神，不过鬼混；钟会所见之鬼，却是神奇。会问降将蒋舒曰：“定军山有神庙乎？”舒曰：“并无神庙，惟有诸葛武侯之墓。”照应一百五回中事。会惊曰：“此必武侯显圣也。定军山显圣与玉泉山显圣，前后遥遥相映。吾当亲往祭之。”次日，钟会备祭礼，宰太牢，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。祭毕，狂风顿息，愁云四散。忽然清风习习，细雨纷纷。一阵过后，天色晴朗。魏兵大喜，皆拜谢回营。是夜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，忽然一阵清风过处，只见一人纶巾羽扇，身衣鹤氅，素履皂绦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眉清目朗，身长八尺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概。忽于钟会梦中写一诸葛孔明，仿佛先主草庐初遇时。其人步入帐中，会起身迎之曰：“公何人也？”其人曰：“今早重承见顾，吾有片言相告：虽汉祚已衰，天命难违，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，诚可怜悯。汝入境之后，万勿妄杀生灵。”朗朗数语，迄今如闻其声，不似师婆鬼语。言讫，拂袖而去。会欲挽留之，忽然惊醒，乃是一梦。会知是武侯之灵，不胜惊异。于是传令前军，立一白旗，上书“保国安民”四字，所到之处，如妄杀一人者偿命。不是写活钟会，正是写死武侯。于是汉中人民，尽皆出城拜迎。会一一抚慰，秋毫无犯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数万阴兵绕定军，致令钟会拜灵神。生能决策扶刘氏，死尚遗言保蜀民。

却说姜维在沓中，听知魏兵大至，传檄廖化、张翼、董厥，提兵接应。一面自分兵列将以待之。忽报魏兵至。维引兵迎。魏阵中为首大将乃天水太守王颀也。颀出马大呼曰：“吾今大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分二十路而进，已到成都。汝不思早降，犹欲抗拒，何不知天命耶！”维大怒，挺枪纵马，直取王颀。战不三合，颀大败而走。姜维驱兵追杀至二十里，只听得金鼓齐鸣，一枝兵摆开，旗上大书“陇西太守牵弘”字样。维笑曰：“此等鼠辈，非吾敌手！”遂催兵追之。又赶到十里，却遇邓艾领兵杀到，两军混战。维抖擞精神，与艾战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后面锣鼓又鸣，维急退时，后军报说：“甘松诸寨，尽被金城太守杨欣烧毁了。”两路太守实叙，一路太守虚叙，笔法变换。维大惊，急令副将虚立旗号，与邓艾相拒。维自撤后军，星夜来救甘松，正遇杨欣。欣不敢交战，望山路而走。维随后赶来。将至山岩下，岩上木石如雨，维不能前进。比及回到半路，蜀兵已被邓艾杀败，魏兵大队而来，将姜维围住。维引众骑杀出重围，奔入大寨坚守，以待救兵。忽然流星马到，报说：“钟会打破阳平关，守将蒋舒归降，傅佥战死，汉中已属魏矣。此事已实叙在前，于此再虚叙一遍。乐城守将王含，汉城守将蒋斌，知汉中已失，亦开门而降。二人之降，在前未曾实叙，特于此处虚叙出来，妙。胡济抵敌不住，逃回成都求援去了。”此事在前未曾实叙，特于此处补叙出来，妙。

维大惊，即传令拔寨。是夜兵至疆川口，前面一军摆开，为首魏将乃是金城太守杨欣。维大怒，纵马交锋，只一合，杨欣败走，维拈弓射之，连射三箭皆不中。维转怒，自折其弓，挺枪赶来，战马前失，将维跌在地上，杨欣拨回马，来杀姜维。读至此，必谓姜维死矣。维跃起身，一枪刺去，正中杨欣马脑。又是绝处逢生。背后魏兵骤至，救欣去了。维骑上战马，欲待追时，忽报后面邓艾兵到。维首尾不能相顾，遂收兵要夺汉中。哨马报说：“雍州刺史诸葛绪已断了归路。”诸葛绪之兵亦用虚叙。维据山险下寨。魏兵屯于阴平桥头。维进退无路，长叹曰：“天丧我也！”副将宁随曰：“魏兵虽断阴平桥，雍州必然兵少，将军若从孔函谷径取雍州，诸葛绪必撤阴平之兵救雍州，将军却引兵奔剑阁守之，则汉中可复矣。”欲取剑阁，反先取雍州，其计亦曲。维从之，即发兵入孔函谷，诈取雍州。细作报知诸葛绪。绪大惊曰：“雍州是吾合兵之地，倘若疏矢，朝廷必然问罪。”急撤大兵从南路去救雍州，只留一枝兵守桥头。姜维入北道，约行三十里，料知魏兵起行，乃勒回兵，后队作前队，径到桥头，果然魏兵大队已去，只有些小兵把桥，被维一阵杀散。尽烧其寨栅。诸葛绪听知桥头火起，复引兵回，姜维兵已过半日了，因此不敢追赶。绝处逢生。

却说姜维引兵过了桥头，正行之间，前面一军来到，乃左将军张翼、右将军廖化也。维问之，翼曰：“黄皓听信师巫之言，不肯发兵。翼闻汉中已危，自起兵来，时阳平关已被钟会所取。今闻将军受困，特来接应。”遂合兵一处，前赴白水关。化曰：“今四面受敌，粮道不通，不如退守剑阁，再作良图。”与宁随之意相合。维疑虑未决。忽报钟会、邓艾分兵十余路杀来。维欲与翼、化分兵迎之。化曰：“白水地狭路多，非争战之所，不如且退去救剑阁可也。若剑阁一失，是绝路矣。”维从之，遂引兵来投剑阁。将近关前，忽报鼓角齐鸣，喊声大起，旌旗遍竖，一枝军把住关口。故作惊人之笔，令读者着急。正是：

汉中险峻已无有，剑阁风波又忽生。

未知何处之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

有入险而能出者：先主檀溪之跃，后主当阳之夺，孙权逍遥津之逃，曹操濮阳之败、潼关之奔、华容道之释，司马懿上方谷之走，皆是也。然此特事之险，而非地之险也；又特难之以险脱，而非功之以险成也。若夫造最险之谋，而经最险之地，犯最险之患，而成最险之功，则未有如邓艾之贯索于悬崖，裹毡于峭壁，持斧挟凿以行七百里无人之境者也。人即好幽，幽不至此；文即好奇，奇不至此。不谓读《三国》者，读至终篇，有此惊见骇闻之乐。南郑桥边之钟会，犹铁笼山中之司马昭也。昭几死而不死，会亦几死而不死，皆天意也。偷渡阴平岭之邓艾，犹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。武侯以延之计为危，而延不得自行其危；钟会以艾之计为危，而艾竟得自行其危，亦皆天意也。天意所在，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强耳。

武侯显圣以告钟会，而不显圣以告邓艾，不见武侯之神也。然既显圣于定军山，又必显圣于阴平领，则武侯之灵，毋乃太劳乎？今有不必显圣，而同于显圣者。定军有墓，武侯如在焉；阴平有寨，武侯亦如在焉。风中隐隐有人，不若石上明明有字。山前一梦，能保蜀人之生，又不若岭边一碣，能决魏将之死。愈出愈奇，岂非旷古奇观！

蜀之求援甚急，而吴之来援甚迟，论者以此咎吴，而不必以此咎吴也，何也？孙休之不能援刘禅，犹张鲁之不能援刘璋也。以汉中救成都则近，以江东救绵竹则远。近且莫救，远可望乎？且人事已非，天命已去。即使丁奉倍道而来，若马超之攻葭萌；而蜀中之有黄皓，甚于陇中之有杨松。内乱既深，虽有外助，必无济矣。故君子不为吴咎，而但为蜀咎。

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，而能以一死报社稷。君子曰：武侯于是乎不死。盖战死绵竹之心，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。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，则于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之家训，不其有愧乎？故瞻、尚亡则武侯存。

却说辅国大将军董厥，闻魏兵十余路入境，乃引二万兵守住剑阁；当日望尘头大起，疑是魏兵，急引军把住关口，董厥自临军前视之，乃姜维、廖化、张翼也。姜维绝处逢生，却在董厥一边叙出，笔法变换。厥大喜，接入关上，礼毕，哭诉后主黄皓之事。维曰：“公勿忧虑。若有维在，必不容魏来吞蜀也。且守剑阁，徐图退敌之计。”厥曰：“此关虽然可守，争奈成都无人；倘为敌人所袭，大势瓦解矣。”预为后主出降伏线。维曰：“成都山险地峻，非可易取，不必忧也。”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绪领兵杀至关下，维大怒，急引五千兵杀下关来，直撞入魏阵中，左冲右突，杀得诸葛绪大败而走，退数十里下寨，魏军死者无数。蜀兵抢了许多马匹器械，维收兵回关。此是灯欲灭而复明。

却说钟会离剑阁二十里下寨，诸葛绪自来伏罪。会怒曰：“吾令汝守把阴平桥头，以断姜维归路，如何失了？今又不得吾令，擅自进兵，以致此败！”绪曰：“维诡计多端，诈取雍州。绪恐雍州有失，引兵去救，维乘机走脱；绪因赶至关下，不想又为所败。”会大怒，叱令斩之。监军卫瓘曰：“绪虽有罪，乃邓征西所督之人，不争将军杀之，恐伤和气。”会曰：“吾奉天子明诏、晋公钧命，特来伐蜀，便是邓艾有罪，亦当斩之！”会与艾不睦自此始。众皆力劝。会乃将诸葛绪用槛车载赴洛阳，任晋公发落；随将绪所领之兵，收在部下调遣。全不顾邓艾体面，为邓艾者实难堪此。有人报与邓艾。艾大怒曰：“吾与汝官品一般，吾久镇边疆，于国多劳，汝安敢妄自尊大耶！”此时尚不是争功，不过是争体面争意气耳。○想口吃人发怒，此人正不知称多少艾艾矣。子邓忠劝曰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父亲若与他不睦，必误国家大事。望且容忍之。”艾从其言。然毕竟心中怀怒，不以诸葛绪送邓艾而送晋公，一可怒也；不交还其军，二可怒也；言欲杀邓艾，三可怒也。该怒。乃引十数骑来见钟会。会闻艾至，便问左右：“艾引多少军来？”左右答曰：“只有十数骑。”会乃令帐上帐下列武士数百人。艾下马入见。会接入帐礼毕。艾见军容甚肃，心中不安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将军得了汉中，乃朝廷之大幸也，可定策早取剑阁。”并不提起诸葛绪，亦甚见机。会曰：“将军明见若何？”艾再三推称无能。期期不吐，是口吃模样。会固问之。艾答曰：“以愚意度之，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，用奇兵径取成都，姜维必撤兵来救，将军乘虚就取剑阁，可获全功。”邓艾此计，原是行险侥幸。会大喜曰：“将军此计甚妙！可即引兵去。吾在此专候捷音！”一片奸诈。二人饮酒相别。会回本帐与诸将曰：“人皆谓邓艾有能。今日观之，乃庸才耳。”方知适才大喜答应，都是假语。众问其故。会曰：“阴平小路，皆高山峻岭，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，断其归路，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。吾只以正道而行，何愁蜀地不破乎！”遂置云梯炮架，只打剑阁关。

却说邓艾出辕门上马，回顾从者曰：“钟会待吾若何？”从者曰：“观其辞色，甚不以将军之言为然，但以口强应而已。”在从人口中写一钟会。艾笑曰：“彼料我不能取成都，我偏欲取之！”回到本寨，师纂、邓忠一班将士接问曰：“今日与钟镇西有何高论？”艾曰：“吾以实心告彼，彼以庸才视我。彼今得汉中，以为莫大之功。若非吾屯沓中绊住姜维，彼安能成功耶？若非钟会在剑阁绊住姜维，艾亦安能成功？吾今若取了成都，胜取汉中矣！”当夜下令，尽拔寨望阴平小路进兵，离剑阁七百里下寨，有人报钟会说：“邓艾要去取成都了。”会笑艾不智。有此一笑，乃见下文之奇，出于意外。

却说邓艾一面修密书遣使驰报司马昭，一面聚诸将于帐下问曰：“吾今乘虚去取成都，与汝等立功名于不朽，汝等肯从乎？”诸将应曰：“愿遵军令，万死不辞。”艾乃先令子邓忠引五千精兵，不穿衣甲，各执斧凿器具，凡遇峻危之处，凿山开路，搭造桥阁，以便军行。竟似一造匠人，不是军士。艾选兵三万，各带干粮绳索进发。约行百余里，选下三千兵，就彼扎寨。又行百余里，又选三千兵下寨。是年十月，自阴平进兵，于巅崖峡谷之中，凡二十余日，行七百余里，皆是无人之地。谢灵运凿山是高兴，邓士载凿山是大胆。魏兵沿途下了数寨，只剩下二千人马。前至一岭，名摩天岭，马不堪行，艾步行上岭，正见邓忠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。钟会笑而邓忠哭，一哭一笑，正是相对。艾问其故。忠告曰：“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，不能开凿，虚废前劳，因此哭泣。”不能为灵威持炬之人，将为阮籍穷途之哭矣。艾曰：“吾军到此，已行了七百余里，过此便是江油，岂可复退？”乃唤诸军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吾与汝等来到此地，若得成功，富贵共之。”欲求生富贵，须下死工夫。众皆应曰：“愿从将军之命。”艾令先将军器撺将下去。艾取毡自裹其身，先滚下去。副将有毡衫者裹身滚下，无毡衫者各用绳索束腰，攀木挂树，鱼贯而进。行险侥幸。邓艾、邓忠，并二千军，及开山壮士，皆度了摩天岭。凤兮凤兮，以摩天之翅飞过摩天之岭矣。方才整顿衣甲器械而行，忽见道傍有一石碣，上刻：“丞相诸葛武侯题”。其文云：“二火初兴，有人越此。二士争衡，不久自死。”“二火”者，炎字也。“二火初兴”，乃炎兴元年也。“二士”者，邓士载与钟士季也。“不久自死”者，二人争功而皆被杀也。武侯之神，至于如此，则此处亦可谓之武侯再显圣也矣。艾观讫大惊，慌忙对碣再拜曰：“武侯真神人也！艾不能以师事之，惜哉！”后人有诗曰：

阴平峻岭与天齐，玄鹤徘徊尚怯飞。邓艾裹毡从此下，谁知诸葛有先机。

却说邓艾暗度阴平，引兵行时，又见一个大空寨。左右告曰：“闻武侯在日，曾拨一千兵守此险隘。今蜀主刘禅废之。”补叙前事，又与武侯临终之语相应。艾嗟呀不已，乃谓众人曰：“吾等有来路而无归路矣！前江油城中，粮食足备，汝等前进可活，后退即死，须并力攻之。”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置之亡地而后存，即韩信背水阵之意。众皆应曰：“愿死战！”于是邓艾步行，引二千余人，星夜倍道来抢江油城。

却说江油城守将马邈，闻东川已失，虽为准备，只是提防大路；又仗着姜维全师守住剑阁关，遂将军情不以为重。当日操练人马回家，与妻李氏拥炉饮酒。饮醇酒，近妇人，何其乐也。其妻问曰：“屡闻边情甚急，将军全无忧色，何也？”邈曰：“大事自有姜伯约掌握，干我甚事？”马邈与后主正是一对，有是君必有是臣。其妻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将军所守城池，不为不重。”邈曰：“天子听信黄皓，溺于酒色，吾料祸不远矣。魏兵若到，降之为上，何必虑哉？”立定主意。其妻大怒，唾邈面曰：“汝为男子，先怀不忠不义之心，枉受国家爵禄，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！”马邈与李氏却不是一对，有是夫不意有是妻。马邈羞惭无语。忽家人慌入报曰：“魏将邓艾不知从何而来，引二千余人，一拥而入城矣！”陈后主正在宫中饮酒赋诗，而韩擒虎已到。马邈之事将毋同。邈大惊，慌出纳降，拜伏于公堂之下，泣告曰：“某有心归降久矣。今愿招城中居民，及本部人马，尽降将军。”此等老主意已在拥炉时算定。艾准其降。遂收江油军马于部下调遣，一向都是步卒，此处方才有马。即用马邈为乡导官。忽报马邈夫人自缢身死。夏侯女但知有夫妇，马邈之妻独知有君臣，其节义更胜夏侯女矣。艾问其故，邈以实告。艾感其贤，令厚礼葬之，亲往致祭。魏人闻者，无不嗟叹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后主昏迷汉祚颠，天差邓艾取西川。可怜巴蜀多名将，不及江油李氏贤。

邓艾取了江油，遂接阴平小路诸军，皆到江油取齐，径来攻涪城。部将田续曰：“我军涉险而来，甚是劳顿，且当休养数日，然后进兵。”艾大怒曰：“兵贵神速，汝敢乱我军心耶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斩之。众将苦告方免。为后文田续杀艾伏线。艾自驱兵至涪城。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，尽皆投降。

蜀人飞报入成都。后主闻知，慌召黄皓问之。皓奏曰：“此诈传耳。神人必不肯误陛下也。”邓艾如从天降，疑有神人助之，若后主则非神人之所能助矣。后主又宣师婆问时，却不知何处去了。土神逃走了。此时远近告急表文，一似雪片，往来使者，联络不绝。此时何不治黄皓隐匿之罪？后主设朝计议，多官面面相觑，并无一言。卻正出班奏曰：“事已急矣！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议退兵之策。”先主无儿，武侯有子。原来武侯之子诸葛瞻，字思远。其母黄氏，即黄承彦之女也。母貌甚陋，而有奇才：黄帝之有嫫母，齐王之有无盐，得此而三。上通天文，下察地理；凡韬略遁甲诸书，无所不晓。武侯是天上神仙，夫人亦是天上神仙，皆不从人间来。武侯在南阳时，闻其贤，求以为室。武侯之学，夫人多所赞助焉。天下奇人，必有奇配。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名不甚著者，盖无成而有终。坤道也，妇道也。及武侯死后，夫人寻逝，临终遗教，惟以忠孝勉其子瞻。武侯夫人事，直至篇终补出，叙事妙品。瞻自幼聪敏，尚后主女，为驸马都尉。后主有佳儿亦有佳婿。后袭父武乡侯之爵。景耀四年，迁行军护卫将军。时为黄皓用事，故托病不出。诸葛瞻往事，却于此处补出，叙事妙品。当下后主从卻正之言，实时连发三诏，召瞻至殿下。三诏与三顾前后相应。后主泣诉曰：“邓艾兵已屯涪城，成都危矣。卿看先君之面，救朕之命！”“朕”字两头着“救”、“命”二字，与献帝一般狼狈。瞻亦泣奏曰：“臣父子蒙先帝厚恩、陛下殊遇，虽肝脑涂地，不能补报。愿陛下尽发成都之兵，与臣领去，决一死战。”此数语亦抵得乃前后《出师表》。后主即拨成都兵将七万与瞻。瞻辞了后主，整顿军马，聚集诸将问曰：“谁敢为先锋？”言未讫，一少年将出曰：“父亲既掌大权，儿愿为先锋。”众视之，乃瞻长子诸葛尚也。尚时年一十九岁。博览兵书。多习武艺。先主有孙，武侯亦有孙。瞻大喜，遂命尚为先锋。是日大军离了成都，来迎魏兵。

却说邓艾得马邈献地理图一本，备写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道路，阔狭险峻，一一分明。又是一个张松，令人回想前事，为之一叹。艾看毕，大惊曰：“若只守涪城，倘被蜀人据住前山，何能成功耶？如迁延日久，姜维兵到，我军危矣。”钟会之笑艾正为此耳。速唤师纂并子邓忠，分付曰：“汝等可引一军，星夜径去绵竹，以拒蜀兵。吾随后便至。切不可怠缓。若纵他先据了险要，决斩汝首！”

师、邓二人引兵将至锦竹，早遇蜀兵。两军各布成阵。师、邓二人勒马于门旗下，只见蜀兵列成八阵。三鼕鼓罢，门旗两分，数十员将簇拥一辆四轮车，车上端坐一人：纶巾羽扇，鹤氅方裾。车傍展开一面黄旗，上书：“汉丞相诸葛武侯”。读至此，又令人疑是武侯显圣。諕得师、邓二人汗流遍身，回顾军士曰：“原来孔明尚在，我等休矣！”惊人之笔，出于意外。

急勒兵回时，蜀兵掩杀将来，魏兵大败而走。蜀兵掩杀二十余里，遇见邓艾援兵接应。两家各自收兵。艾升帐而坐，唤师纂、邓忠责之曰：“汝二人不战而退，何也？”忠曰：“但见蜀阵中诸葛孔明领兵，因此奔还。”艾怒曰：“纵使孔明更生，我何惧哉！已来到这里，不得不说硬话。汝等轻退，以致于败，宜速斩以正军法！”众皆苦劝，艾方息怒。令人哨探，回说孔明之子诸葛瞻为大将，瞻之子诸葛尚为先锋。车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遗像也。至此方才叙明，又可谓死诸葛走生邓忠矣。

艾闻之，谓师纂、邓忠曰：“成败之机，在此一举。汝二人再不取胜，必当斩首！”师、邓二人又引一万兵来战。诸葛尚匹马单枪，抖擞精神，战退二人。诸葛瞻指挥两掖兵冲出，直撞入魏阵中，左冲右突，往来杀有数十番，魏兵大败，死者不计其数。师纂、邓忠中伤而逃。瞻驱士马随后掩杀二十余里，扎营相拒。第一番胜是武侯余威，第二番胜是瞻、尚本事。前是写武侯，此是写瞻、尚。师纂、邓忠回见邓艾，艾见二人俱伤，未便加责，乃与众将商议曰：“蜀有诸葛瞻，善继父志，两番杀吾万余人马，又在邓艾口中写一诸葛瞻。今若不速破，后必为祸。”监军丘本曰：“何不作一书以诱之？”艾从其言，遂作书一封，遣使送人蜀寨。守门将引至帐下，呈上其书。瞻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征西将军邓艾，致书于行军护卫将军诸葛思远麾下：切观近代贤才，未有如公之尊父也。昔自出茅庐，一言已分三国，扫平荆、益，遂成霸业，古今鲜有及者；后六出祁山，非其智力不足，乃天数耳。今后主昏弱，王气已终，艾奉天子之命，以重兵伐蜀，已皆得其地矣。成都危在旦夕，公何不应天顺人，仗义来归？艾当表公为琅琊王，以光耀祖宗，决不虚言。幸存照鉴。

瞻看毕，勃然大怒，扯碎其书，叱武士立斩来使，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。又极写一诸葛瞻。艾大怒，即欲出战。丘本谏曰：“将军不可轻出，当用奇兵胜之。”艾从其言，遂令天水太守王颀、陇西太守牵弘，伏两军于后，艾自引兵而来。此时诸葛瞻正欲搦战，忽报邓艾自引兵到。瞻大怒，即引兵出，径杀入魏阵中。邓艾败走，瞻随后掩杀将来。忽然两下伏兵杀出。蜀兵大败，退入绵竹。连写诸葛瞻战胜，则邓艾为无用矣。此处却按下诸葛瞻，再写邓艾。艾令围之。于是魏兵一齐吶喊，将绵竹围的铁桶相似。

诸葛瞻在城中，见事势已迫，乃令彭和赍书杀出，往东吴求救。连写蜀中厮杀，则东吴一边冷落矣。此处却按下绵竹，再写东吴。和至东吴，见了吴主孙休，呈上告急之书。吴主看罢，与群臣计议曰：“既蜀中危急，孤岂可坐视不救。”即令老将丁奉为主帅，丁封、孙异为副将，率兵五万，前往救蜀。丁奉领旨出师，分拨丁封、孙异引兵二万向沔中而进，自率兵三万向寿春而进：分兵三路来援。《纲目》于此书“吴人来援”，书“人”，微之也。书“来援”，缓词也。是时汉有倒悬之急，吴人救之，当为救焚拯溺，犹恐弗及，乃仅命丁奉等向寿春、沔中而已，是果何益于事哉？虽然吴人为义不力，行将自及，悲夫！

却说诸葛瞻见救兵不至，谓众将曰：“久守非良图。”遂留子尚与尚书张遵守城，瞻自披挂上马，引三军大开三门杀出。邓艾见兵出，便撤兵退。瞻奋力追杀，忽然一声炮响，四面兵合，把瞻困在垓心。瞻引兵左冲右突，杀死数百人。再极写诸葛瞻一句。艾令众军放箭射之，蜀兵四散。瞻中箭落马，乃大呼曰：“吾力竭矣，当以一死报国！”遂拔剑自刎而死。此写瞻之烈忠。其子诸葛尚在城上，见父死于军中，勃然大怒，遂披挂上马。张遵谏曰：“小将军勿得轻出。”尚叹曰：“吾父子祖孙，荷国厚恩，今父既死于敌，我何用生为！”遂策马杀出，死于阵中。此写尚之死孝。后人有诗赞瞻、尚父子曰：

不是忠臣独少谋，苍天有意绝炎刘。当年诸葛留嘉胤，节义真堪继武侯。

邓艾怜其忠，将父子合葬。乘虚攻打绵竹。张遵、黄崇、李球三人，各引一军杀出。蜀兵寡，魏兵众，三人亦皆战死。傅佥可以愧蒋舒，三人又可以愧马邈。艾因此得了绵竹。劳军已毕，遂来取成都。正是：

试观后主临危日，无异刘璋受逼时。

未知成都如何守御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

武侯有子又有孙，而武侯不死；先主虽无子，有孙可以当子，而先主亦不死。使蜀之后主而以北地王为之，则吴可吞魏可灭，而汉亦安得遂亡哉？虽然，绵竹之战，臣死于君，识武侯之家教；成都之失，子死于父，见昭烈之遗风。汉虽亡，凛凛有生气矣。

西汉亡于孺子婴，东汉亡于献帝，皆奄奄不振矣。独至后汉之亡，而刘禅虽懦，幸有北地王之能死，为汉朝生色。西汉亡而有王皇后之骂王莽，东汉亡而有曹皇后之骂曹丕，然两后皆未能死，则犹未见其烈矣。独至后汉之亡，而北地王能死，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，尤足为汉朝生色。

三国人才之盛，不独于男子中见之，又于妇人中见之。然男子有才，不必其皆节；而妇人无节，即谓之不才。故论才于男子，才与节分；论才与妇人，必才与节合。是妇人之才，视男子之才而更难也。惟其最难而能盛，则三国有足述焉。魏之才妇有五：姜叙之母，赵昂之妻，辛敞之姊，夏侯令之女，王经之母是也。吴之才妇有三：孙策之母，孙翊之妻，孙权之妹是也。汉之才妇有五：先主之夫人糜氏，北地王之夫人崔氏，武侯之夫人黄氏，及徐庶之母，马邈之妻是也。至于权变如貂蝉，聪慧如蔡琰，又其下者耳。

武侯初死，有杨仪、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；成都初亡，又有钟会、邓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；遥遥相对。然邓艾之表，未尝讦奏钟会，则邓艾与魏延异矣；魏延之表，未尝为杨仪所更易，则钟会与杨仪异矣。且一在班师之日，一在克敌之初，其势既殊，其事亦别，令人耳目一新。钟会之将叛，司马昭之所料也；邓艾之将叛，则司马昭之所未料也。于其所未料者而变生于意外，安得不于其所既料者防患于意中？故使会制艾，而即自将以防会；防会而又恐会知之，于是讳之秘之，即心腹如贾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。昭之奸雄，诚不亚于曹操矣。会欲伐蜀而佯作伐吴之势，昭欲收会而亦收艾之名。治其人而即用其法，出乎尔者反乎尔，其钟士季之谓欤。

却说后主在成都，闻邓艾取了绵竹，诸葛瞻父子已亡，大惊，急召文武商议。近臣奏曰：“城外百姓，扶老携幼，哭声大震，各逃生命。”后主惊惶无措。忽哨马报到，说魏兵将近城下。多官议曰：“兵微将寡，难以迎敌；不如早弃成都，奔南中七郡。其地险峻，可以自守，就借蛮兵，再来克复未迟。”南方但能使其不复反耳，若欲患难相从，岂可恃乎。○嗟哉后主！“南方不可以止些。”光禄大夫谯周曰：“不可。南蛮久反之人，平昔无惠；今若投之，必遭大祸。”多官又奏曰：“蜀、吴既同盟，今事急矣，可以投之。”先主半生作客，尝依吕布矣，寄袁绍矣，托刘表矣。然此一时彼一时也。○嗟哉后主！“东方不可以止些。”周又谏曰：“自古以来，无寄他国为天子者。此言一国不可有两天子。臣料魏能吞吴，吴不能吞魏。若称臣于吴，是一辱也。若吴被魏所吞，陛下再称臣于魏，是两番之辱矣。此言一身不可事两天子。不如不投吴而降魏，魏必裂土以封陛下，则上能自守宗庙，下可以保安黎民。愿陛下思之。”谯周前劝刘璋出降，今又劝后主出降，是劝降惯家。后主未决，退入宫中。

次日众议纷然。谯周见事急，复上疏诤之。后主从谯周之言，正欲出降；忽屏风后转出一人，厉声而骂周曰：“偷生腐儒，岂可妄议社稷大事！自古安有降天子哉？”蜀无降将军，岂得有降天子哉。后主视之，乃第五子北地王刘谌也。昭烈无儿，后主却有子。后主生七子：长子刘 璇 ，次子刘瑶，三子刘悰，四子刘瓒，五子即北地王刘谌，六子刘恂，七子刘璩。七子中惟谌自幼聪明，英敏过人，余皆儒善。后主七子于此叙出，补前文之所未及。后主谓谌曰：“今大臣皆议当降，汝独仗血气之勇，欲令满城流血耶？”谌曰：“昔先帝在日，谯周未尝干预国政。今妄议大事，辄起乱言，甚非理也。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，姜维全师皆在剑阁，提照姜维。若知魏兵犯阙，必来救应：内外攻击，可获大功。此言降不如战，战不如守。岂可听腐儒之言，轻废先帝之基业乎？”提照先帝。后主叱之曰：“汝小儿岂识天时！”谌叩头哭曰：“若势穷力极，祸败将及，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可也。奈何降乎！”此言不得已则战。后主不听。谌放声大哭曰：“先帝非容易创立基业，今一旦弃之，吾宁死不辱也！”先主不死矣！后主令近臣推出宫门，遂令谯周作降书，惯修降书第一手。遣私署侍中张绍、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。

时邓艾每日令数百铁骑来成都哨探。当日见立了降旗，艾大喜。不一时，张绍等至，艾令人迎入。三人拜伏于阶下，呈上降款玉玺。令人追想刘璋纳款之时，为之一叹。艾拆降书视之，大喜，受下玉玺，重待张绍、谯周、邓良等。艾作回书，付三人赍回成都，以安人心。三人拜辞邓艾，径还成都，入见后主，呈上回书，细言邓艾相待之善。后主拆封视之，大喜，即遣太仆蒋显赍敕，令姜维早降；又以降天子敕谕降将军，为之一叹。遣尚书郎李虎，送文簿与艾：共户二十八万，男女九十四万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，有此何以不战？官吏四万，仓粮四十余万，有此何以不守？金银二千斤，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。余物在库，不及具数。有此何不以赏战士？择十二月初一日，君臣出降。

北地王刘谌闻知，怒气冲天，乃带剑入宫。其妻崔夫人问曰：“大王今日颜色异常，何也？”谌曰：“魏兵将近，父皇已纳降款，明日君巨出降，社稷从此殄灭。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，不屈膝于他人也！”后主有此子，是干蛊之子；先主有此孙，是绳武之孙。崔夫人曰：“贤哉！贤哉！得其死矣！妾请先死，王死未迟。”后主有佳儿，又有佳妇。谌曰：“汝何死耶？”崔夫人曰：“王死父，妾死夫，其义同也。夫亡妻死，何必问焉？”言讫，触柱而死。马邈夫妇是有妇无夫，刘谌夫妇是有夫有妇。谌乃自杀其三子，并割妻头，提至昭烈庙中，伏地哭曰：“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，故先杀妻子，以绝罣念，后将一命报祖。祖如有灵，知孙之心！”大哭一场，眼中流血，自刎而死。凛凛烈烈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人。蜀人闻知，无不哀痛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君臣甘屈膝，一子独悲伤。去矣西川事，雄哉北地王！捐身酬烈祖，搔首泣穹苍。凛凛人如在，谁云汉已亡？

后主听知北地王自刎，乃令人葬之。后主闻北地王之死，不但不知愧耻，亦不知痛惜，真无心人哉！

次日魏兵大至，后主率太子诸王，及群臣六十余人，面缚舆榇，出北门十里而降。邓艾扶起后主，亲解其缚，焚其舆榇，并车入城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魏兵数万入川来，后主偷生失自裁。黄皓终存欺国意，姜维空负济时才。全忠义士心何烈，守节王孙志可哀。昭烈经营良不易，一朝功业顿成灰。

于是成都之人，皆具香花迎接。艾拜后主为骠骑将军，司马昌明幸不为尚书左仆射，而后主刘禅竟为骠骑将军，可发一叹。其余文武，各随高下拜官。邓艾竟擅自封爵，有死之道。请后主还宫，出榜安民，交割仓库。又令太常张峻、益州别驾张绍，招安各郡军民。又令人说姜维归降。一面遣人赴洛阳报捷。艾闻黄皓奸险，欲斩之。皓用金宝赂其左右，因此得免。黄皓之爱金珠，原来为此。自是汉亡。后人因汉之亡，有追思武侯诗曰：

鱼鸟犹疑畏简书，风云长为护储胥。徒令上将挥神笔，终见降王走传车。管乐有才真不忝，关张无命欲何如！他年锦里经祠庙，梁父吟成恨有余！

且说太仆蒋显到剑阁，入见姜维，传后主敕命，言归降之事。维大惊失语。帐下众将听知，一齐怨恨，咬牙怒目，须发倒竖，拔刀砍石，大呼曰：“吾等死战，何故先降耶！”号哭之声，闻数十里。蜀中有如此之将，如此之兵，而天子甘心面缚，可发一叹。维见人心思汉，乃以善言抚之曰：“众将勿忧。吾有一计，可复汉室。”众皆求问。姜维与诸将附耳低言，说了计策。以下无数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内，此处妙在不即叙明。即于剑阁关遍竖降旗，先令人报入钟会寨中，说姜维引张翼、廖化、董厥等来降。会大喜，令人迎接维入帐。会曰：“伯约来何迟也？”维正色流涕曰：“国家全军在吾，今日至此，犹为速也。”既来诈降，又偏说不肯便降，乃是善于用诈。会甚奇之，下座相拜。待为上宾。维说会曰：“闻将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遗策，司马氏之盛，皆将军之力。维故甘心俯首。如邓士载，当与决一死战，安肯降之乎？”如此口气便是姜维用诈处，读者当自知之。会遂折箭为誓，与维结为兄弟，情爱甚密，为上宾则犹疏，为兄弟则甚密矣。仍令照旧领兵。维暗喜，遂令蒋显回成都去了。

却说邓艾封师纂为益州刺史，牵弘、王颀等各领州郡；又于绵竹筑台以彰战功，既擅自封爵，又筑台示功，邓艾有死之道。大会蜀中诸官饮宴。艾酒至半酣，乃指众官曰：“汝等幸遇我，故有今日耳。若遇他将，必皆殄灭矣。”气骄而言夸，邓艾有死之道。多官起身拜谢。忽蒋显至，说姜维自降钟镇西了。艾因此痛恨钟会。遂修书，令人赍赴洛阳致晋公司马昭。昭得书视之。书曰：

臣艾切谓兵有先声而后实者，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，此席卷之时也。然大举之后，将士疲劳，不可便用，宜留陇右兵二万、蜀兵二万，煮盐兴冶，并造舟船，预备顺流之计，然后发使告以利害，吴可不征而定也。更以厚待刘禅，以致孙休。若便送禅来京，吴人必疑，则于向化之心不劝。且权留之于蜀，须来年冬月抵京。今即可封禅为扶风王，锡以资财，供其左右，爵其子为公侯，以显归命之宠。则吴人畏威怀德，望风而从矣。书中虽以劝吴为名，实以封蜀为主。既不从禅于京，又自议封爵，爻有专制之意。此艾之所以见杀也。

司马昭览毕，深疑邓艾有自专之心，乃先发手书与卫瓘，随后降封艾诏曰：

征西将军邓艾：耀威奋武，深入敌境，使僭号之主，系颈归降；兵不逾时，战不终日，云彻席卷，荡定巴、蜀虽白起破强楚，韩信克劲赵，不足比勋也。其以艾为太尉，增邑二万户，封二子为亭侯，各食邑千户。诏中但封邓艾，并不提起封刘禅，便是不欲邓艾专制之意。

邓艾受诏毕，监军卫瓘取出司马昭手书与艾。书中说邓艾所言之事，须候奏报，不可辄行。诏用实写，手书用虚写，省笔之法。艾曰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吾既奉诏专征，如何阻当？”遂又作书，今来使赍赴洛阳。时朝中皆言邓艾必有反意，司马昭愈加疑忌。忽使命回，呈上邓艾之书。昭拆封视之。书曰：

艾衔命西征，元恶既服，当权宜行事，以安初附。若待国命，则往复道途，延引日月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国家，专之可也。实有不臣之心，反引《春秋》之义，亦善于词令。今吴未宾，势与蜀连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机。兵法：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艾虽无古人之节，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。先此申状，见可施行。

司马昭看毕大惊，忙与贾充计议曰：“邓艾恃功而骄，任意行事，反形露矣。如之奈何？”贾充曰：“主公何不封钟会以制之？”邓艾方忌钟会，又使钟会制邓艾，此已成不两立之势。昭从其议，遣使赍诏封会为司徒，就令卫瓘监督两路军马，以手书付瓘，使与会伺察邓艾，以防其变。此处手书亦用虚写。会接读诏书。诏曰：

镇西将军钟会：所向无敌，前无强梁，节制众城，网罗迸逸。蜀之豪帅，面缚归命，以收姜维之功，愈使会之与维密也。谋无遗策，举无废功。其以会为司徒，进封县侯，增邑万户，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户。

钟会既受封，即请姜维计议曰：“邓艾功在吾之上，又封太尉之职；今司马公疑艾有反志，故令卫瓘为监军，诏吾制之。伯约有何高见？”维曰：“愚闻邓艾出身微贱，幼为农家养犊，明明以世家子弟推重钟会，妙。今侥幸自阴平斜径，攀木悬崖，成此大功，非出良谋，实赖国家洪福耳。又与钟会初时笑艾之意相合，妙。若非将军与维相拒于剑阁，艾安能成此功耶？直以邓艾之功为钟会之功，妙。今欲封蜀主为扶风王，乃大结蜀人之心，其反情不言可见矣。晋公疑之，是也。”会深喜其言。维又曰：“请退左右，维有一事密告。”来了。会令左右尽退。维袖中取一图与会，曰：“昔日武侯出草庐时，以此图献先帝，钟会曾画一图已呈司马昭矣，又不若姜维之图为详悉也。○又照应三十八回中事。且曰：‘益州之地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，可为霸业。’先帝因此遂创成都。夸美西蜀以引动钟会，妙。今邓艾至此，安得不狂？”张扬邓艾以激怒钟会，妙甚。会大喜，指问山川形势。此时钟会也动念。维一一言之。会又问曰：“当以何策除艾？”维曰：“乘晋公疑忌之际，当急上表，言艾反状，晋公必令将军讨之。一举而可擒矣。”绝妙挑构，绝妙撺掇。会依言，即遣人赍表进赴洛阳，言邓艾专权恣肆，结好蜀人，早晚必反矣。此处钟会表文又用虚写，笔法变换。于是朝中文武皆惊。会又令人于中途截了邓艾表文，按艾笔法，改写傲慢之辞，以实己之语。邓艾所上之表与钟会所改之辞，又皆用虚写，笔法变换。

司马昭见了邓艾表章，大怒，即遣人到钟会军前，令会收艾；又遣贾充引三万兵入斜谷，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驾亲征。西曹掾邵悌谏曰：“钟会之兵，多艾六倍，当今会收艾足矣，何必明公自行耶？”昭笑曰：“汝忘了旧日之言耶！照应一百十五回中语。汝曾道会后必反。吾今此行，非为艾，实为会耳。”奸雄心事正与曹操仿佛。悌笑曰：“某恐明公忘之，故以相问。今既有此意，切宜秘之，不可泄漏。”一般都是有心人，写来真是好看。昭然其言，遂提大兵起程。时贾充亦疑钟会有变，密告司马昭。昭曰：“如遣汝，亦疑汝耶？吾到长安，自有明白。”昭听邵悌不可泄漏之语，连对贾充亦无实话。早有细作报知钟会，说昭已至长安。会慌请姜维商议收艾之策。正是：

才看西蜀收降将，又见长安动大兵。

不知姜维以何策破艾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

姜维欲先杀诸魏将，然后杀钟会，而重立汉帝，其计不为不深，其心不为不苦矣。且将除邓艾，而假手于会；将除卫瓘，而又假手于艾。是谋杀诸将者姜维，谋杀邓艾者亦姜维也；谋杀钟会者姜维，谋杀卫瓘者亦姜维也。然而会灭而诸将不灭，艾灭而卫瓘不灭，则天之未可强也。论者往往以多事责姜维，然则陆秀夫之航海、张世杰之瓣香、文天祥之崖山流涕，皆得谓之多事耶？李陵之不即死，或犹虚谅其得当报汉之言；而姜维之不即死，岂得实没其设谋报汉之志？元人有诗曰：“诸葛未亡犹是汉。”予请更下一语以对之曰：“姜维不死尚为刘。”庶不负其苦心云。

先主基业，半以哭而得成。送徐庶则哭而送之，不哭则庶安得有走马之荐？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，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？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独不善哭，何也？或曰：哀欢非人之所得而教，若待教而后哭，便是不能哭。予曰不然。先主亦尝受人之教矣。其对鲁肃而哭，孔明教之也；其对孙夫人而哭，亦孔明教之也。但教之哭而哭，必其人先自会哭，然后能如所教耳。若后主生平眼泪从来贵重，其睡着于子龙怀中，则丧其母而不知哭；其听北地王之自刃于庙，则丧其子而亦不知哭。以此二者，不能得其眼泪，更何从得其眼泪？

观后主之不哭，而司马昭笑其不哭，卻正又当哭其所笑矣。不独为卻正哭，又当为孔明哭，为先主哭。先主有如此之子，此托孤之时，所以执手流涕；孔明有如此之君，此出师之时，所以临表涕泣也。

或作高视刘禅之说曰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言，乃禅之巧于自全也。若日夜流涕，感愤思归，奸雄如司马昭，其能容之乎？然则闭目开目之刘禅，依然一青梅煮酒、闻雷失箸之刘玄德耳。虽然，使禅而果能如是，则不至于用黄皓，不至于疑姜维，亦不至于献成都降邓艾矣。然则为此说者，夫岂其然！

司马昭欲舍炎立攸以继师后，其与宋太宗之杀德昭而自立其子者，不啻天渊矣。虽然，以此为昭之爱兄，则犹未知昭者也。使攸而非昭之子，而昭欲立之，乃为公耳。今则阳托立侄之名，而阴受立子之利，其计不亦巧乎？盖不明君臣之义者，必不能笃兄弟之谊。故观曹丕之篡汉帝，知其必不能爱曹植；观司马昭之弒魏主，知其必不能念司马师。魏之亡，非亡之而魏自亡之也。何也？炎之逼主，一则曰“我何如曹丕”，再则曰“父何如曹操”，是其篡也，魏教之也。魏教之，则谓之魏之亡魏可矣。且魏之亡，魏自亡之而亦汉亡之也。何也？炎之受禅，一则曰“我为汉报仇”，再则曰“我依汉故事”，是其禅也，汉教之也。汉教之，则谓之汉之亡魏可矣。天理昭然，丝毫不爽，岂不重可畏哉？

曹氏以再世而篡刘，司马氏历三世而篡魏，似魏之亡独迟于汉也。汉灭于魏未灭之时，似汉之亡，独早于魏也。而非也。当曹芳之立而魏已亡，及曹芳之废而魏再亡，及曹髦之弒而魏三亡矣。何待于奂之见黜而后谓之亡哉？然则汉之亡终在后，魏之亡终在先耳。

董卓闻受禅台之言，曹丕有受禅台之事，魏则取前之虚者而实之，晋又取前之实者而再实之也。汉将亡有黄巾之妖，魏将亡亦有黄巾之怪。汉则先举后之一黄巾而散为众人，魏则又举前之众黄巾而合为一人也。受禅台有三，则两实一虚；黄巾有二，则一多一寡。此又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。

却说钟会请姜维计议收邓艾之策。维曰：“可先令监军卫瓘收艾。艾欲杀瓘，则反情实矣。将军却起兵讨之，可也。”姜维忌艾亦忌瓘，若使艾杀瓘，是为维先去一忌也。会大喜，遂令卫瓘引数十人入成都，收邓艾父子。瓘部卒止之曰：“此是钟司徒令邓征西杀将军，以正反情也。切不可行。”瓘曰：“吾自有计。”遂先发檄文二三十道。其檄曰：“奉诏收艾，其余各无所问。若早归来，即加爵赏；敢有不出者，灭三族。”妙在先散其羽翼。众则不可擒，少则可擒。随备槛车两乘，星夜望成都而来。

比及鸡鸣，艾部将见檄文者，皆来投拜于卫瓘马前。时邓艾在府中未起。瓘引数十人突入大呼曰：“奉诏收邓艾父子！”艾大惊，滚下床来。瓘叱武士缚于车上。妙在事成于俄倾，迟则不可擒，速则可擒。其子邓忠出问，亦被捉下，缚于车上。府中将吏大惊，欲待动手抢夺，早望见尘头大起，哨马报说钟司徒大兵到了。钟会之至却在邓艾一边叙来，笔法变换。众各四散奔走。钟会与姜维下马入府，见邓艾父子已被缚。会以鞭挞邓艾之首而骂曰：“养犊小儿，何敢如此！”姜维亦骂曰：“匹夫行险侥幸，亦有今日耶？”艾亦大骂。一吃口怎敌得两便口。会将艾父子送赴洛阳。会入成都，尽得邓艾军马，威声大震。乃谓姜维曰：“吾今日方趁平生之愿矣。”渐渐露出马脚来了。维曰：“昔韩信不听蒯通之说，而有未央宫之祸；此句隐然劝他共反，是主句。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，卒伏剑而死。此句是陪说，然却不可少。斯二子者，其功名岂不赫然哉？徒以利害未明，而见机之不早也。先以危辞动之。今公大勋已就，威震其主，何不泛舟绝迹，登峨嵋之岭，而从赤松子游乎？”再以冷语挑之。○将劝其谋叛，反劝其辞官，妙甚，恶甚。会笑曰：“君言差矣。吾年未四旬，方思进取，岂能便效此退闲之事？”正要钩他此句出来。维曰：“若不退闲，当早图良策，此则明公智力所能，无烦老夫之言矣。”分明教他谋反，却妙在隐而不言。会抚掌大笑曰：“伯约知吾心也。”二人自此每日商议大事。维密与后主书曰：“望陛下忍数日之辱，维将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幽而复明，必不使汉室终灭也。”若有此事，真是快事；纵无此事，亦是快文。

却说钟会正与姜维谋反，忽报司马昭有书到。会接书，书中言：“吾恐司徒收艾不下，自屯兵于长安。相见在近，以此先报。”会大惊曰：“吾兵多艾数倍，若但要我擒艾，晋公知吾独能办之。今日自行兵来，是疑我也。”钟会之反，姜维催之，司马昭又催之。遂与姜维计议。维曰：“君疑臣则臣必死，岂不见邓艾乎？”更不消引韩信、文种为喻，即以邓艾为譬。如作文者，只用本题，不用别意。会曰：“吾意决矣！事成则得天下，不成则退西蜀，亦不失作刘备也。”不必学他人，只学刘先主。亦如作文者，只用本题，不用别意。维曰：“近闻郭太后新亡，可诈称太后有遗诏，教讨司马昭，以正弒君之罪。司马昭必挟曹奂而出，恐有以天子之诏讨之者耳。今维见曹奂而在军中，便算出郭太后遗诏来，正与司马懿讨曹爽之诏相合。据明公之才，中原可席卷而定。”会曰：“伯约当作先锋。成事之后，同享富贵。”维曰：“愿效犬马微劳。但恐诸将不服耳。”既说倒了主帅，便又算顾众将。会曰：“来日元宵佳节，故宫大张灯火，请诸将饮宴。如不从者尽杀之。”董承与吉平饮宴亦是元宵佳节，至此已隔九十余回，忽然相映。维暗喜。次日，会、维二人请诸将饮宴。数巡后，会执杯大哭。邓忠阴平岭上之哭是真哭，钟会席间之哭是假哭。诸将惊问其故。会曰：“郭太后临崩有遗诏在此，为司马昭南阙弒君，又将南阙事一题。大逆无道，早晚将篡魏，命吾讨之。汝等各自签名，共成此事。”众皆大惊，面面相觑。会拔剑出鞘曰：“违令者斩！”众皆恐惧，只得相从，画字已毕，勉强画字与甘责一般，画犹不画也。会乃困诸将于宫中，严兵禁守。维曰：“我见诸将不服，请坑之。”会曰：“吾已令宫中掘一坑，置大棒数千，如不从者，打死坑之。”若听姜维之言而遂坑之，何必又置大棒乎？机不早决，变将作矣。

时有心腹将丘建在侧。建乃护军胡烈部下旧人也。时胡烈亦被监在宫，建乃密将钟会所言，报知胡烈。烈大惊，泣告曰：“吾儿胡渊领兵在外，安知会怀此心耶？汝可念向日之情，透一消息，虽死无恨。”丘建只为一胡烈，又因胡烈转出一胡渊。建曰：“恩主勿忧，容某图之。”遂出告会曰：“主公软监诸将在内，水食不便，可令一人往来传递。”会素听丘建之言，遂令丘建监临。会分付曰：“吾以重事托汝，休得泄漏。”事之将败，所托非人。建曰：“主公放心，某自有紧严之法。”建暗令胡烈亲信人入内，烈以密书付其人。其人持书火速至胡渊营内，细言其事，呈上密书。渊大惊，遂遍示诸营知之。众将大怒，急来渊营商议曰：“我等虽死，岂肯从反臣耶？”又因胡渊转出众将。渊曰：“正月十八日中，可骤入内，如此行之。”妙在不即叙明。监军卫瓘，深喜胡渊之谋，又因众将转出卫瓘。即整顿了人马，令丘建传与胡烈。烈报知诸将。

却说钟会请姜维问曰：“吾夜梦大蛇数千条咬吾，主何吉凶？”与邓艾水山蹇之梦，一远一近，正自相对。维曰：“梦龙蛇者，皆吉庆之兆也。”邵缓为邓艾圆梦是真语，姜维为钟会圆梦是假话。会喜，信其言，乃谓维曰：“器仗已备，放诸将出问之，若何？”维曰：“此辈皆有不服之心，久必为害，不如乘早戮之。”会从之，即命姜维领武士往杀众魏将。维领命，方欲行动，忽然一阵心疼，昏倒在地。凭他胆大，无奈心疼。天命已然，人谋何益。左右扶起，半晌方苏。忽报宫外人声沸腾。会方令人探时，喊声大震，四面八方，无限兵到。维曰：“此必是诸将作乱，可先斩之。”忽报兵已入内。会令关上殿门，使军士上殿屋以瓦击之，互相杀死数十人。宫外四面火起，外兵砍开殿门杀入。会自掣剑立杀数人，却被乱箭射倒。众将枭其首。谋事不密又不速，宜其死也。然使事纵得成，维杀诸将之后又必杀会，则会固始终一死耳。维拔剑上殿，往来冲突，不幸心疼转加。维仰天大叫曰：“吾计不成，乃天命也！”此时姜维即不心疼，而事机已泄，外兵已来，亦无及矣。遂自刎而死。噫，维死矣！汉斯亡矣！时年五十九岁。宫中死者数百人。卫瓘曰：“众军各归营所，以待王命。”魏兵争欲报仇，共剖维腹，其胆大如鸡卵。子龙一身都是胆，正不知又怎样大。众将又尽取姜维家属杀之。邓艾部下之人，见钟会、姜维已死，遂连夜去追劫邓艾。早有人报知卫瓘。瓘曰：“是我捉艾，今若留他，我无葬身之地矣。”护军田续曰：“昔邓艾取江油之时，欲杀续，得众官告免。提照一百十七回中事。今日当报此恨。”丘建欲报旧主之恩，田续欲报旧主之恨，两人相反而相对。瓘大喜，遂遣田续引五百兵赶至绵竹，正遇邓艾父子放出槛车，欲还成都。艾只道是本部兵到，不作准备，欲待问时，被田续一刀斩之。邓忠亦死于乱军之中。水山蹇之梦至此应矣。后人有诗叹邓艾曰：

自幼能筹画，多谋善用兵。凝眸知地理，仰面识天文。马到山根断，兵来石径分。功成身被害，魂绕汉江云。

又有诗叹钟会曰：

髫年称早慧，曾作秘书郎，妙计倾司马，当时号子房。寿春多赞画，剑阁显鹰扬。不学陶朱隐，游魂悲故乡。

又有诗叹姜维曰：

天水夸英俊，凉州产异才。系从尚父出，术奉武侯来。大胆应无惧，雄心誓不回。成都身死日，汉将有余哀。

却说钟会、姜维、邓艾已死，张翼等亦死于乱军之中。太子刘璇，汉寿亭侯关彝，皆被魏兵所杀。军民大乱，互相践踏，死者不计其数。旬日后，贾充先至，出榜安民，方始宁靖。留卫瓘守成都，乃迁后主赴洛阳。止有尚书令樊建、侍中张绍、光禄大夫谯周、秘书郎卻正等数人跟随。廖化、董厥皆托病不起，后皆忧死。

时魏景元五年，改为咸熙元年，春三月，吴将丁奉见蜀已亡，遂收兵还吴。补应前回中事。中书丞华覈奏吴主孙休曰：“吴、蜀乃唇齿也。‘唇亡则齿寒’。臣料司马诏伐吴在即，乞陛下深加防御。”为后回伏线。休从其言，遂命陆逊子陆抗为镇东大将军，领荆州牧，守江口；左将军孙异守南徐诸处隘口；又沿江一带屯兵数百营，老将丁奉总督之，以防魏兵。不能救蜀，已成灭虢举虞之势，此时欲自守难矣。

建宁太守霍戈闻成都不守，素服望西大哭三日。诸将皆曰：“既汉主失位，何不速降？”戈泣谓曰：“道路隔绝，未知吾主安危若何？若魏主以礼待之，则举城而降，未为晚矣；万一危辱吾主，则主辱臣死，何可降乎？”虽不能死，与早降者不啻天渊。众然其言，乃使人到洛阳，探听后主消息去了。

且说后主至洛阳时，司马昭已自回朝。昭责后主曰：“公荒淫无道，废贤失政，理宜诛戮。”司马昭本不欲杀后主，因见他醉生梦死，故意吓他一吓，要他醒一醒耳。后主面如土色，不知所为。文武皆奏曰：“蜀主既失国纪。幸早归降，宜赦之。”昭乃封禅为安乐公，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”，以其不知忧患，固当封以此名。赐住宅，月给用度，赐绢万匹，僮婢百人。子刘瑶及群臣樊建、谯周、卻正等，皆封侯爵。后主谢恩出内。昭因黄皓蠹国害民，令武士押出市曹，凌迟处死。快事快事。○此时后主何不乞免之？时霍戈探听得后主受封，遂率部下军士来降。次日，后主亲诣司马昭府下拜谢。昭设宴款待，先以魏乐舞戏于前，蜀官感伤，独后主有喜色。见魏而不思蜀，已为无情。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，蜀官尽皆堕泪，后主嬉笑自若。见蜀而不思蜀，尤为无情。酒至半酣，昭谓贾充曰：“人之无情，乃至于此！虽使诸葛孔明在，亦不能辅之久全，何况姜维乎？”乃问后主曰：“颇思蜀否？”后主曰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也。”此之谓安乐公。须臾，后主起身更衣，卻正跟至厢下，曰：“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？倘彼再问，可泣而答曰：‘先人坟墓，远在蜀地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。’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。”要他放回，恐亦未必。后主牢记入席。酒将微醉，昭又问曰：“颇思蜀否？”后主如卻正之言以对，学舌不差，还算亏他。欲哭无泪，遂闭其目。两番闻乐不能得泪，此时安得有泪？昭曰：“何乃似卻正语耶？”趣甚。后主开目惊视曰：“诚如尊命。”写得后主如画。昭及左右皆笑之。且慢笑着，司马氏再传而后，便有问虾蟆食肉糜之主矣。昭因此深喜后主诚实，并不疑虑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追欢作乐笑颜开，不念危亡半点哀。快乐异乡忘故国，方知后主是庸才。

却说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，遂尊之为王，表奏魏主曹奂。时奂名为天子，实不能主张，政皆由司马氏，不敢不从，遂封晋公司马昭为晋王，令人追思曹操封魏王时。谥父司马懿为宣王，兄司马师为景王。昭妻乃王肃之女，生二子：长子司马炎，人物魁伟，立发垂地，两手过膝，聪明英武，胆量过人；此处详叙司马炎，为下文称帝伏线。次子司马攸，性情温和，恭俭孝悌，昭甚爱之，因司马师无子，嗣攸以继其后。不以炎继，而以攸继，一片权诈。昭常曰：“天下者，乃吾兄之天下也。”公然以天下归之司马氏，目中久已无曹氏矣。○既笃于兄弟之情，何独不知君臣之义。于是司马昭受封晋王，欲立攸为世子。一片权诈。山涛谏曰：“废长立幼，违礼不祥。”若论承嗣之礼，则继师者固当以炎，继昭者乃当以攸也。贾充、何曾、裴秀亦谏曰：“长子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，非人臣之相也。”昭犹豫未决。惟攸与炎本皆为昭之子，故犹豫未决耳；若使攸而真为师之所出，则昭又未必然矣。太尉王祥、司空荀顗谏曰：“前代立少，多致乱国。愿殿下思之。”昭遂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。其以次子嗣师而不以长子嗣师者，逆料诸臣必以立长为言。即犹豫未决亦是假。

大臣奏称：“当年襄武县天降一人，身长二丈余，脚迹长三尺二寸，白发苍髯，着黄单衣，裹黄巾，此时又遇一黄巾之妖，与首回遥遥相应。拄藜头杖，自称曰：‘吾乃民王也。“民王”二字，名色甚奇，与首回“大贤良师”等号相似。今来报汝，天下换王，立见太平。’如此在市游行三日，忽然不见。此乃殿下之瑞也。此非晋之符瑞，乃魏之妖孽。殿下可戴二十旒冠冕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跸，乘金根车，备六马，进王妃为王后，立世子为太子。”昭心中暗喜；回到宫中，正欲饮食，忽中风不语。次日病危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马荀顗及诸大臣入宫问安。昭不能言，以手指太子司马炎而死。司马师临终时，有目至于无目；司马昭临终时，有口一如无口。皆以臣凌君之报。时八月辛卯日也。何曾曰：“天下大事，皆在晋王；可立太子为晋王，然后祭葬。”是日，司马炎即晋王位，封何曾为晋丞相，司马望为司徒，石苞为骠骑将军，陈骞为车骑将军，谥父为文王。昭自比文王，故如其所命。

安葬已毕，炎召贾充、裴秀入宫，问曰：“曹操曾云：‘若天命在吾，吾其为周文王乎！’果有此事否？”照应七十八回中语。充曰：“操世受汉禄，恐人议论篡逆之名，故出此言，乃明教曹丕为天子也。”得此一脚注，遂使曹操教曹丕之意竟教了司马炎，可发一叹。炎曰：“孤父王比曹操何如？”妙。充曰：“操虽功盖华夏，下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。贬坏曹操，以赞司马氏。子丕继业，差役甚重，东西驱驰，未有宁岁。又贬坏曹丕，以赞司马氏。后我宣王、景王，累建大功，布恩施德，天下归心久矣。与“民不怀德”对说。文王并吞西蜀，功盖寰宇，与“东西驱驰”对说。又岂操之可比乎？”见得司马昭不做皇帝，已算极耐得。炎曰：“曹丕尚绍汉统，孤岂不可绍魏统耶？”司马昭明明要学曹操，司马炎亦明明要学曹丕。贾充、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：“殿下正当法曹丕绍汉故事，复筑受禅台，布告天下，以即大位。”此处受禅台与八十回之受禅台，正是依样葫芦。

炎大喜，次日带剑入内。此时魏主曹奂，连日不曾设朝，心神恍惚，举止失措。炎直入后宫，奂慌下御榻而迎。炎坐定问曰：“魏之天下，谁之力也？”奂曰：“皆晋王父祖之赐耳。”炎笑曰：“吾观陛下文不能论道，武不能经邦，何不让有才德者主之？”明明当面鄙薄，要他义让。奂大惊，口噤不能言。傍有黄门侍郎张节大喝曰：“晋王之言差矣！昔日魏武祖皇帝，东荡西除，南征北讨，非容易得此天下。今天子有德无罪，何故让与人耶？”炎大怒曰：“此社稷乃大汉之社稷也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自立魏王，篡夺汉室，借司马炎口中替汉朝出气。吾祖父三世辅魏，得天下者，非曹氏之能，实司马氏之力也。四海咸知，吾今日岂不堪绍魏之天下乎？”曹丕欲篡汉，却使他人说合；司马炎欲篡魏，竟是自家开口。节又曰：“欲行此事，是篡国之贼也！”炎大怒曰：“吾与汉家报仇，有何不可！”此是苍苍者之意，却在司马炎口中直叫出来。叱武士将张节乱棍打死于殿下。奂泣泪跪告。献帝尚不曾如此没体面。炎起身下殿而去。奂谓贾充、裴秀曰：“事已急矣，如之奈何？”充曰：“天数尽矣，陛下不可逆天，当照汉献帝故事，重修受禅台，是祖宗做样与别人看，曹奂只当怨曹丕耳。具大礼，禅位与晋王；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情，陛下可保无虞矣。”

奂从之，遂令贾充筑受禅台。以十二月甲子日，奂亲捧传国玺，立于台上，大会文武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魏吞汉室晋吞曹，天运循环不可逃。张节可怜忠国死，一拳怎障泰山高？

请晋王司马炎登坛，授与大礼。奂下坛，具公服立于班首。炎端坐于台上。贾充、裴秀列于左右，执剑，令曹奂再拜伏地听命。充曰：“自汉建安二十五年，魏受汉禅，已经四十五年矣。处处提出魏篡汉故事来，可见当日之事乃是贼偷贼物。今天禄永终，天命在晋，司马氏功德弥隆，极天际地，可即皇帝正位，以绍魏统。封汝为陈留王，即用献帝初时名号，一发分毫不差。出就金墉城居止，当时起程，非宣诏不许入京。”与华歆叱献帝语前后一辙。奂泣谢而去。太传司马孚哭拜于奂前曰：“臣身为魏臣，终不背魏也。”曹氏篡汉时，曹家宗族中却无此人。炎见孚如此，封孚为安平王。孚不受而退。是日文武百官，再拜于台下，三呼万岁。炎绍魏统，国号大晋，改元为太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魏遂亡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晋国规模如魏王，陈留踪迹似山阳。重行受禅台前事，回首当年止自伤。

晋帝司马炎，汉以炎兴为年号，恰合司马炎之名，亦谶也。追谥司马懿为宣帝，伯父司马师为景帝，父司马昭为文帝，立七庙以光祖宗。那七庙？汉征西将军司马钧，钧生豫章太守司马亮，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隽，隽生京兆尹司马防，防生宣帝司马懿，懿生景帝司马师、文帝司马昭：是为七庙也。曹丕不闻帝曹腾、曹嵩，晋则更有胜焉者。大事已定，每日设朝，计议伐吴之策。正是：

汉家城郭已非旧，吴国江山将复更。

未知怎生伐吴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

此回纪三分之终，而非纪一统之始也。书为三国而作，则重在三国，而不重在晋也。推三国之所自合，而归结于晋武；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，而追本于桓、灵也。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，则始皇不可以比汤、武；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，则武帝岂足以比高、光？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：“陛下可比汉之桓、灵。”然《三国》一书，以桓、灵起之，即谓以桓、灵收之可耳。

前回晋之篡魏，与魏之篡汉，相对而成篇；此回炎之取吴，亦与昭之取蜀，相对而成篇。而前回于不相似之中，便有特特相类者，见报应之不殊也；此回于极相似之中，偏有特特相反者，见事变之不一也。如邓艾之拒姜维，悉力攻击；而羊祜之交陆抗，通好馈遗，则大异。钟会之忌邓艾，彼此不合；而杜预之继羊祜，前后一心，则大异。伐蜀之议，决诸终朝；而伐吴之议，迟之又久，则大异。平蜀之役，二将不还；而平吴之役，全师皆返，则大异。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刘禅，以懦而称臣；而“设此座以待陛下”之孙皓，以刚而屈首，则又大异。至于取蜀之难，难在事后：邓艾专焉，钟会叛焉，姜维构焉，而邵悌忧之，刘实知之，司马昭亦料之矣；取吴之难，难在事先：羊祜请焉，杜预劝焉，王浚、张华又赞焉，而冯纯沮之，荀勖、贾充沮之，王浑、胡奋亦欲缓之矣。比类而观，更无分寸雷同，丝毫合掌。凡书至终篇，每虞其易尽。有如此之竿头百尺，愈出愈奇者哉！

《三国》一书，每至两军相聚、两将相持，写其勇者，披坚执锐，以决死生；写其智者，殚虑竭思，以衡巧拙：几于荆棘成林，风云眩目矣。忽于此回见一轻裘缓带之羊祜，居然文士风流；又见一馈酒受药之陆抗，无异良朋赠答。令人气定神闲，耳目顿易，直觉险道化为康庄，兵气销为日月，真梦想不到之文。

或谓大夫之交不越境，以羊、陆二人交欢边境，如宋华元、楚子反之自平于下，毋乃有违君命乎？予曰不然。一施德而一施暴，则人尽舍暴而归德，而施暴者将为施德者之所制矣。彼以德怀我之人，是欲不战而服我也；我亦以德怀彼之人，是亦欲不战而服彼也。外似于相和，而意实主于相敌，又何议焉？

中原之兵，所以难于取吴者，有前事以为之鉴也。周郎有赤壁之捷，陆逊有猇亭之捷，徐盛有南徐之捷，朱桓有江陵之捷，周鲂有石亭之捷，丁奉有徐塘之捷，斯诚未易图矣。而孰知从前之难，则屡战而不克；向后之易，则一战而成功。贯索之舰，断之以刀，连环之舟，焚之以火，吴之摧敌者有然；时移势改，险不足恃。凡古今成败无常，皆当以此类之。

三国之兴，始于汉祚之衰；而汉祚之衰，则出于阉竖之欺君与乱臣之窃国也。一部大书，始之以张让、赵忠，而终之以黄皓、岑昏，可为阉竖之戒。首篇之末，结之以张飞之欲杀董卓；终篇之末，结之以孙皓之讥切贾充，可为乱臣之戒。

三国以汉为主，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；然篡汉者魏也，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，未足快读者之心也。汉以魏为仇，于魏之亡，又可以终篇矣；然能助汉者吴也，汉亡而汉之与国未亡，犹未足竟读者之志也，故必以吴之亡为终也。至于报报之反，未有已时。禅、皓稽首于前，而怀、愍亦受执于后；师、昭上逼其主，而安、恭亦见逼于臣；西晋以中原而并建业，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；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，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：则自有两晋之史在，不得更赘于三国之末矣。

却说吴主孙休，闻司马炎已篡魏，知其必将伐吴，忧虑成疾，卧床不起，乃召丞相濮阳兴入宫中，令太子孙单上雨下单出拜。吴主把兴臂、手指单上雨下单而卒。兴出，与群臣商议，欲立太子孙单上雨下单为君。左典军万彧曰：“单上雨下单幼不能专政，不若取乌程侯孙皓立之。”何不仍求孙亮而复立之？左将军张布亦曰：“皓才识明断，堪为帝王。”丞相濮阳兴不能决，入奏朱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吾寡妇人耳，安知社稷之事？卿等斟酌立之可也。”兴遂迎皓为君。

皓字元宗，大帝孙权太子孙和之子也。当年七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为元兴元年，封太子孙单上雨下单为豫章王，追谥父和为文皇帝，尊母何氏为太后，若论入继大统，便不当自帝其父。加丁奉为右大司马。次年改为甘露元年。皓凶暴日甚，酷溺酒色，宠幸中常侍岑昏。又是一个中常侍，与蜀之黄皓正是一对。濮阳兴、张布谏之，皓怒，斩二人，灭其三族。第一便杀两个顾命定策大臣，其亡可知。由是廷臣缄口，不敢再谏。又改宝鼎元年，以陆凯、万彧为左右丞相。时皓居武昌，扬州百姓溯流供给，甚苦之；又奢侈无度，公私匮乏。陆凯上疏谏曰：

今无灾而民命尽，无为而国财空，臣窃痛之。昔汉室既衰，三家鼎立；今曹、刘失道，皆为晋有：此目前之明验也。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。武昌土地险瘠，非王者之都。且童谣云：“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；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！”此足明民心与天意也。今国无一年之蓄，有露根之渐；官吏为苛扰，莫之或恤。大帝时，后宫女不满百；景帝以来，乃有千数。此耗财之甚者也。又左右皆非其人，群党相挟，害忠隐贤，此皆蠹政病民者也。愿陛下省百役，罢苛扰，简出宫女，清选百官，则天悦民附而国安矣。

疏奏，皓不悦。又大兴土木作昭明宫，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。又有曹睿之风。又召术士尚广，令筮蓍问取天下之事。尚对曰：“陛下筮得吉兆：庚子岁，青盖当入洛阳。”为后文降晋之兆。刘禅误信师婆，师婆之言不应；孙皓误信术士，术士之言却应。皓大喜，谓中书丞华覈曰：“先帝纳卿之言，分头命将，沿江一带，屯数百营，命老将丁奉总之。朕欲兼并汉土，以为蜀主复仇，当取何地为先？”既好土木，又好甲兵，其亡可知。核谏曰：“今成都不守，社稷倾崩，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。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，乃为上计。若强动兵甲，正犹披麻救火，必致自焚也。愿陛下察之。”前以一吴伐一魏，尚不能胜；今晋兼魏、蜀，是又两魏矣，以一吴伐两魏岂能胜乎？华覈之言最是老成。皓大怒曰：“朕欲乘时恢复旧业，汝出此不利之言！若不看汝旧臣之面，斩首号令！”叱武士推出殿门。华覈出朝叹曰：“可惜锦绣江山，不久属于他人矣！”为吴亡伏笔。遂隐居不出。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，以图襄阳。

早有消息报入洛阳，近臣奏知晋主司马炎。晋主闻陆抗寇襄阳，与众官商议。贾充出班奏曰：“臣闻吴国孙皓，不修德政，专行无道。陛下可诏都督羊祜率兵拒之，俟其国中有变，乘势攻取，东吴反掌可得也。”平吴之未遣杜预而先遣羊祜，犹平蜀之未遣钟会而先遣邓艾也。炎大喜，即降诏遣使到襄阳，宣谕羊祜。祜奉诏，整点军马，预备迎敌。自是羊祜镇守襄阳，甚得军民之心。吴人有降而欲去者，皆听之。减戍逻之卒，用以垦田八百余顷。与孔明屯田渭滨，姜维屯田沓中，前后相似。其初到时，军无百日之粮；及至末年，军中有十年之积。祜在军，尝着轻裘，系宽带，不披铠甲，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。彬彬然有儒雅之风，其视羽扇纶巾亦不多让。一日，部将入帐禀祜曰：“哨马来报：吴兵皆懈怠。可乘其无备而袭之，必获大胜。”祜笑曰：“汝众人小觑陆抗耶？此人足智多谋，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，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，吾救之无及。在羊祜口中补前文所未及。此人为将，我等只可自守，候其内有变，方可图取。若不审时势而轻进，此取败之道也。”自邓艾与姜维苦战之后，又见此一段不战之文，出人意外。众将服其论，只自守疆界而已。

一日，羊祜引诸将打猎，正值陆抗亦出猎。羊祜下令：“我军不许过界。”众将得令，止于晋地打围，不犯吴境。陆抗望见，叹曰：“羊将军有纪律，不可犯也。”日晚各退。曹操与孙权书曰：“愿与将军会猎于吴。”是以猎为战也。今观此二人之猎，何其从容不迫两无猜忌乎！祜归至军中，察问所得禽兽，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。更妙。吴人皆悦，来报陆抗。抗召来人入，问曰：“汝主帅能饮酒否？”来人答曰：“必得佳酿，则饮之。”抗笑曰：“吾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今付与汝持去，拜上都督。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，特奉一勺，以表昨日出猎之情。”周瑜饮玄德以酒是歹意，陆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。来人领诺，携酒而去。左右问抗曰：“将军以酒与彼，有何主意？”抗曰：“彼既施德于我，我岂得无以酬之？”众皆愕然。

却说来人回见羊祜，以抗所问并奉酒事，一一陈告。祜笑曰：“彼亦知吾能饮乎？”遂命开壶取饮。部将陈元曰：“其中恐有奸诈，都督且宜慢饮。”祜笑曰：“抗非毒人者也，不必疑虑。”竟倾壶饮之。关公饮鲁肃之酒是大胆，羊祜饮陆抗之酒是雅量。自是使人通问，常相往来。一日，抗遣人候祜。祜问曰：“陆将军安否？”来人曰：“主帅卧病数日未出。”祜曰：“料彼之病，与我相同。吾已合成熟药在此，可送与服之。”孔明识周郎之病以不药药之，羊祜识陆抗之病即以药药之。一是赌智斗巧，一是开心见诚。来人持药回见抗。众将曰：“羊祜乃是吾敌也，此药必非良药。”抗曰：“岂有鸩人羊叔子哉！曹操不信华陀，是奸雄机智；陆抗不疑羊祜，是良将高怀。汝众人勿疑。”遂服之。次日病愈，众将皆拜贺。抗曰：“彼专以德，我专以暴，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。今宜各保疆界而已，无求细利。”正是羊叔子敌手。众将领命。

忽报吴主遣使来到，抗接入问之。使曰：“天子传谕将军：作急进兵，勿使晋人先入。”抗曰：“汝先回，吾随有疏章上奏。”使人辞去，抗即草疏遣人继到建业。时吴主皓已还都建业。近臣呈上，皓拆观其疏，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，且劝吴主修德慎罚，以安内为念，不当以黩武为事。吴主览毕大怒曰：“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，今果然矣！”遂遣使罢其兵权，降为司马，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。阎宇代姜维，蜀主但有其意；孙冀代陆抗，吴主竟有其事。群臣皆不敢谏。吴主皓自改元建衡，至凤凰元年，恣意妄为，穷兵屯戍，上下无不嗟怨。丞相万彧、将军留平、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，直言苦谏，皆被所杀。前后十余年，杀忠臣四十余人。羊祜所谓孙皓之暴过于刘禅，正为此也。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。群臣恐怖，莫敢奈何。

却说羊祜闻陆抗罢兵，孙皓失德，见吴有可乘之机，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。陆抗谏伐晋而羊祜请伐吴，其言似异而其音实同。其略曰：

夫期运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因人而成。此将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”二语倒转说来。孔明谓天时之不可强，羊祜谓人事之不可怠。今江淮之险，不如剑阁；孙皓之暴，过于刘禅。吴人之困，甚于巴蜀，而大晋兵力，盛于往时。不于此际平一四海，而更阻兵相守，使天下困于征戍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也。非好黩武，正欲止武；非好动兵，正欲息兵。盖吴平则征戍可息也。

司马炎观表大喜，便令兴师。伐吴之事，于此一紧。贾充、荀勖 、冯紞三人，力言不可，炎因此不行。伐吴之事，于此一宽，此是第一层曲折。祜闻上不允其请，叹曰：“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。今天与不取，岂不大可惜哉！”亦是至言。至咸宁四年，羊祜入朝，奏辞归乡养病。炎间曰：“卿有何安邦之策，以教寡人？”祜曰：“孙皓暴虐已甚，于今可不战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殁，更立贤君，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。”陆抗未去，则吴不可得；孙皓既死，则吴亦不可得。炎大悟曰：“卿今便提兵往伐，若何？”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紧。祜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不堪当此任。陛下另选智勇之士，可也。”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宽，此第二层曲折。遂辞炎而归。是年十一月，羊祜病危，司马炎车驾亲临其家问安。炎至卧榻前，祜下泪曰：“臣万死不能报陛下也！”炎亦泣曰：“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吴之策。今日谁可继卿之志？”祜含泪而言曰：“臣死矣，不敢不尽愚诚，右将军杜预可任。若伐吴须当用之。”钟会与邓艾彼此相妒，羊祜与杜预前后相荐，与前回相反而相对。炎曰：“举善荐贤，乃美事也。卿何荐人于朝，即自焚奏稿，不令人知耶？”钟会伐国欲密，羊祜荐人亦欲密。伐国之密，恐其备我也；荐人之密，恐其感我也。恐其备我不足奇，恐其感我则奇矣。祜曰：“拜官公朝，谢恩私门，臣所不取也。”如此则免朝廷朋党之疑，可为万世人臣之法。言讫而亡。炎大哭回宫，敕赠太傅、钜平侯。南州百姓闻羊祜死，罢市而哭。江南守边将士，亦皆哭泣。襄阳人思祜存日，常游于岘山，遂建庙立碑，四时祭之。往来人见其碑文者，无不流涕，故名为“堕泪碑”。与蜀人之思武侯、南人之思武侯仿佛相似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晓日登临感晋臣，古碑零落岘山春。松间残露频频滴，疑是当年堕泪人。

晋主以羊祜之言，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，都督荆州事。杜预为人，老成练达，好学不倦，最喜读左丘明《春秋传》，坐卧常自携，每出入必使人持《左传》于马前，时人谓之“《左传》癖”。关公好读《春秋》，杜预好读《左传》，正复相对。及奉晋主之命，在襄阳抚民养兵，准备伐吴。

此时吴国丁奉、陆抗皆死，吴主皓每宴群臣，皆令沉醉；又置黄门郎十人为纠弹官。宴罢之后，各奏过失，有犯者或剥其面，或凿其眼。此断胫剖心之类也。不意读至《三国演义》终篇，如见《封神演义》首卷。由是国人大惧。晋益州刺史王浚上疏请伐吴。其疏曰：

孙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贤主，则强敌也；伐之当急者一。臣造船七年，日有朽败；伐之当急者二。臣年七十，死亡无日。伐之当急者三。三者一乖，则难图矣。愿陛下无失事机。孔明《出师表》有六不可解，王浚伐吴表有三不可失。孔明意在尽人事，王浚意在顺天时。

晋主览疏，遂与群臣议曰：“王公之论，与羊都督暗合。朕意决矣。”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紧。侍中王浑奏曰：“臣闻孙皓欲北上，军伍已皆整备，声势正盛，难与争锋。更迟一年以待其疲，方可成功。”晋主依其奏，乃降诏止兵莫动。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宽，此第三层曲折。退入后宫，与秘书丞张华围棋消遣。不用王浚紧着，却用王浑缓着；不依王浚着有用之着，却与张华着无用之着。文势至此，又是一顿。近臣奏边庭有表到。晋主开视之，乃杜预表也。表略云：

往者，羊祜不博谋于朝臣，而密与陛下计，故令朝臣多异同之议。凡事当以利害相校。度此举之利，十有八九，而其害止于无功耳。自秋以来，讨贼之形颇露。今若中止，孙皓恐怖，徙都武昌，完修江南诸城，迁其居民，城不可攻，野无所掠，则明年之计亦无及矣。

晋主览表才罢，张华突然而起，推却棋枰，敛手奏曰：“陛下圣武，国富民强；吴主淫虐，民忧国敝。今若讨之，可不劳而定。愿勿以为疑。”弃了局中之着，却助表中之着，纸上与局中无异也。若失此机会，则一着错，满盘差矣。晋主曰：“卿言洞见利害，朕复何疑。”羊祜之棋，全赖杜预为之终局；杜预之棋，又亏张华为之帮局。而孙皓之棋，乃于是结局矣。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紧。即出升殿，命镇南大将军杜预为大都督，引兵十万，出江陵；镇东大将军、琅琊王司马伷，出涂中；征东大将军王浑，出横江；建威将军王戎，出武昌；平南将军胡奋，出夏口。各引兵五万，皆听预调用。以上是五路陆兵。又遣龙骧将军王浚、广武将军唐彬，浮江东下，水陆兵二十余万，战船数万艘。以上是二路水兵。又令冠南将军杨济，出屯襄阳，节制诸路人马。如平蜀之有卫瓘监军。

早有消息报入东吴。吴主皓大慌，急召丞相张悌、司徒何植、司空膝循，计议退兵之策。悌奏曰：“可令车骑将军伍延为都督，进兵江陵，迎敌杜预；骠骑将军孙歆进兵拒夏口等处军马。臣敢为军师，领左将军沈莹、右将军诸葛靓，引兵十万，出兵牛渚，接应诸路军马。”吴兵只三路。皓从之，遂令张悌引兵去了。皓退入后宫，不安忧色。幸臣中常侍岑昏问其故。皓曰：“晋兵大至，诸路已有兵迎之；争奈王浚率兵数万，战船齐备，顺流而下，其锋甚锐，朕因此忧也。”昏曰：“臣有一计，令王浚之舟，皆为齑粉矣。”皓大喜，遂问其计。岑昏奏曰：“江南多铁，可打连环索百余条，长数百丈，每环重二三十斤，于沿江紧要去处横截之。再造铁锥数万，长丈余，置于水中。若晋船乘风而来，逢锥则破，岂能渡江也？”岑昏献计虽是下策，犹胜于黄皓之请师婆也。○东吴前几番御敌都是用火，此一番御敌却是用金。皓大喜，传令拨匠工于江边连夜造成铁索、铁锥，设立停当。

却说晋都督杜预，兵出江陵，令牙将周旨引水手八百人，乘小舟暗渡长江，邓艾使人偷越山岭，杜预使人暗渡长江，前后仿佛相似。夜袭乐乡，多立旌旗于山林之处，日则放炮擂鼓，夜则各处举火。旨领命，引众渡江，伏于巴山。次日，杜预领大军水陆并进。前哨报道：“吴主遣伍延出陆路，陆景出水路，陆景一路又在此处初出，叙法参差。孙歆为先锋：三路来迎。”杜预引兵前进，孙歆船早到。两兵初交，杜预便退。歆引兵上岸，迤逦追时，不到二十里，一声炮响，四面晋兵大至，吴兵急回。杜预乘势掩杀，吴兵死者不计其数。孙歆奔到城边，周旨八百军混杂于中，就城上举火。歆大惊曰：“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！”杜预巴山之兵，与邓艾阴平之兵，仿佛相似。急欲退时，被周旨大喝一声，斩于马下。了却吴兵第二路。陆景在船上，望见江南岸上一片火起，巴山上风飘出一面大旗，上书“晋镇南大将军杜预”。杜预渡江，却在陆景眼中叙出，倍觉声势。陆景大惊，欲上岸逃命，被晋将张尚马到斩之。了却陆景。伍延见各军皆败，乃弃城走，被伏兵捉住，缚见杜预。预曰：“留之无用。”叱令武士斩之。了却吴兵第一路。遂得江陵。于是沅、湘一带，直抵广州诸郡，守令皆望风赍印而降。省笔之法。预令人持节安抚，秋毫无犯。遂进兵攻武昌，武昌亦降。杜预军威大振，遂大会诸将，共议取建业之策。如邓艾之取成都。胡奋曰：“百年之寇，未可尽服。方今春水泛涨，难以久住。可俟来春，更为大举。”如田续之阻邓艾。○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，此第四层曲折。预曰：“昔乐毅济西一战而并强齐，今兵威大振，如破竹之势，数节之后，皆迎刃而解，无复有着手处也。”事如破竹，文亦如破竹。遂驰檄约会诸将，一齐进兵，攻取建业。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。

时龙骧将军王浚率水兵顺流而下。前哨报说：“吴人造铁索，沿江横截；又以铁锥置于水中为准备。”浚大笑，遂造大筏数十方，上缚草为人，披甲执杖，立于周围，顺水放下。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，不意此事反为北军所用。吴兵见之，以为活人，望风先走。暗锥着筏，尽提而去。又于筏上作大炬，长十余丈，大十余围，以麻油灌之，但遇铁索，燃炬烧之，须臾皆断。东吴欲用金克水，王浚却用火克金。两路从大江而来。所到之处，无不克胜。

却说东吴丞相张悌，令左将军沈莹、右将军诸葛靓，来迎晋兵。莹谓靓曰：“上流诸军不作提防，吾料晋军必至此，宜尽力以敌之。若幸得胜，江南自安。今渡江与战，不幸而败，则大事去矣。”靓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言未毕，人报晋兵顺流而下，势不可当。二人大惊，慌来见张悌商议。靓谓悌曰：“东吴危矣，何不遁去？”方知答应沉莹乃是勉强。悌垂泣曰：“吴之将亡，贤愚共知；今若君臣皆降，无一人死于国难，不亦辱乎！”此处若无死难之人，不独吴国无气色，即书中煞尾亦无气色。诸葛靓亦垂泣而去。张悌与沉莹挥兵抵敌，晋兵一齐围之。周旨首先杀入吴营。张悌独奋力搏战，死于乱军之中。沈莹被周旨所杀。了却吴兵第三路。吴兵四散败走。后人有诗赞张悌曰：

杜预巴山见大旗，江东张悌死忠时。已拚王气南中尽，不忍偷生负所知。

却说晋兵克了牛渚，深入吴境。王浚遣人驰报捷音，晋主炎闻知大喜。贾充奏曰：“吾兵久劳于外，不服水土，必生疾病。宜召军还，再作后图。”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，此第五层曲折。○以上凡作五番顿跌，出人意外。张华曰：“今大兵已入其巢，吴人胆落，不出一月，孙皓必擒矣。若轻召还，前攻尽废，诚可惜也。”棋局可以不完，兵局不可不完。晋主未及应，贾充叱华曰：“汝不省天时地利，欲妄邀功绩，困弊士卒，虽斩汝不足以谢天下！”贾充更无他长，但会相帮弒君耳。炎曰：“此是朕意，华但与朕同耳，何必争辩！”忽报杜预驰表到。晋主视表，亦言宜急进兵之意。晋主遂不复疑，竟下征进之命。伐吴之事，又于此一紧。王浚等奉了晋主之命，水陆并进，风雷鼓动，吴人望旗而降。吴主皓闻之，大惊失色。诸臣告曰：“北兵日近，江南军民不战而降，将如之何？”皓曰：“何故不战？”众对曰：“今日之祸，皆岑昏之罪，请陛下诛之。臣等出城决一死战。”皓曰：“量一中贵，何能误国？”众大叫曰：“陛下岂不见蜀之黄皓乎！”姜维以黄皓比张让，吴人又以岑昏比黄皓，三人正是一般。遂不待吴主之命，一齐拥入宫中，碎割岑昏，生啖其肉。陶浚奏曰：“臣领战船皆小，愿得二万兵乘大船以战，自足破之。”皓从其言，遂拨御林诸军与陶浚上流迎敌。前将军张象，率水兵下江迎敌。二人部兵正行，不想西北风大起，此时东风不可复借矣。吴兵旗帜，皆不能立，尽倒竖于舟中；兵卒不肯下船，四散奔走，只有张象数十军待敌。

却说晋将王浚，扬帆而行，过三山，舟师曰：“风波甚急，船不能行；且待风势少息行之。”浚大怒，拔剑叱之曰：“吾目下欲取石头城，何言住耶！”遂擂鼓大进。若避险峻，不能取蜀；若畏风波，何以取吴？吴将张象引从军请降。浚曰：“若是真降，便为前部立功。”象回本船，直至石头城下，叫开城门，接入晋兵。孙皓闻晋兵已入城，欲自刎。中书今胡冲、光禄勋薛莹奏曰：“陛下何不效安乐公刘禅乎？”皓从之，亦舆榇自缚，率诸文武，诣王浚军前归降。剥面凿眼之威何处去了。浚释其缚，焚其榇，以王礼待之。唐人有诗叹曰：

西晋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。千寻铁锁沉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头。人世几回伤往事，山形依旧枕寒流。今逢四海为家日，故垒萧萧芦荻秋。

于是东吴四州，四十三郡，三百一十三县，户口五十二万三千，官吏三万二千，兵二十三万，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，米谷二百八十万斛，舟船五千余艘，后官五千余人，皆归大晋。令人追想孙策破刘繇时。大事已定，出榜安民，尽封府库仓廪。次日，陶浚兵不战自溃。琅琊王司马伷并王戎大兵皆至，见王浚成了大功，心中忻喜。次日，杜预亦至，大犒三军，开仓赈济吴民。于是吴民安堵。惟有建平太守吾彦，拒城不下。闻吴亡，乃降。如蜀之有霍戈。王浚上表报捷。朝廷闻吴已平，君臣皆贺上寿。晋主执杯流涕曰：“此羊太傅之功也，惜其不亲见之耳！”此杯亦是堕泪杯。骠骑将军孙秀退朝，向南而哭曰：“昔讨逆壮年，以一校尉创立基业；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！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！”此数语抵一篇“麦秀”之歌。

却说王浚班师，迁吴主皓赴洛阳面君。皓登殿稽首以见晋帝。此是青盖入洛阳矣。帝赐坐曰：“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。”皓对曰：“臣于南方，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”孙皓应对捷于刘禅，然只是南人轻薄嘴耳。帝大笑。贾充问皓曰：“闻君在南方，每凿人眼目，剥人面皮，此何等刑耶？”皓曰：“人臣弒君及奸佞不忠者，则加此刑耳。”明明道着下官。充默然甚愧。帝封皓为归命侯，子孙封中郎，随降宰辅皆封列侯。丞相张悌阵亡，封其子孙。封王浚为辅国大将军。其余各加封赏。

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，为一统之基矣。一部大书，此一句是总结。此所谓“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者也。直应转首回起语，真一部如一句。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泰康七年，魏主曹奂亡于太康元年，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，皆善终。不以司马炎作结，仍以三国之主作结，方是《三国志》煞尾。后人有古风一篇，以叙其事曰：

高祖提剑入咸阳，炎炎红日升扶桑。光武龙兴成大统，金乌飞上天中央。哀哉献帝绍海宇，红轮西坠咸池傍。何进无谋中贵乱，凉州董卓居朝堂。王允定计诛逆党，李傕郭汜兴刀枪。四方盗贼如蚁聚，六合奸雄皆鹰扬。孙坚孙策起江左，袁绍袁术兴河梁。刘焉父子据巴蜀，刘表军旅屯荆襄。张燕张鲁霸南郑，马腾韩遂守西凉。陶谦张绣公孙瓒，各逞雄才占一方。曹操专权居相府，牢笼英俊用文武。威挟天子令诸侯，总领貔貅镇中土。楼桑玄德本皇孙，义结关张愿扶主。东西奔走恨无家，将寡兵微作羁旅。南阳三顾情何深，卧龙一见分寰宇。先取荆州后取川，霸业图王在天府。呜呼三载逝升遐，白帝托孤堪痛楚！孔明六出祁山前，愿以只手将天补。何期历数到此终，长星半夜落山坞！姜维独凭气力高，九伐中原空劬劳。钟会邓艾分兵进，汉室江山尽属曹。丕睿芳髦才及奂，司马又将天下交。受禅台前云雾起，石头城下无波涛。陈留归命与安乐，王侯公爵从根苗。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逃。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

此一篇古风，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，而末二语以一“梦”字、一“空”字结之，正与首回词中之意相合。一部大书以词起，以诗收，绝妙笔法。

（第十八卷完·全书终）